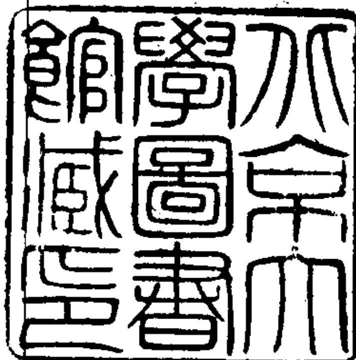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一）

明、劉宗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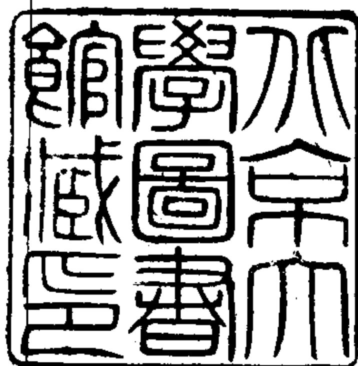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二)

明、劉宗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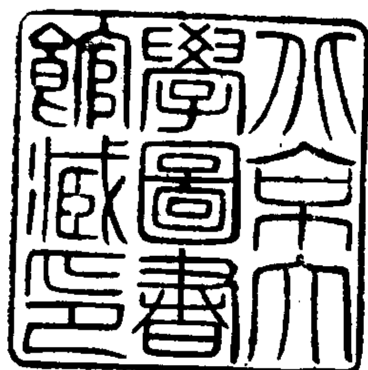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三)

明、劉宗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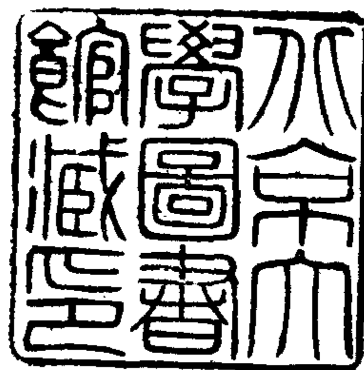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四)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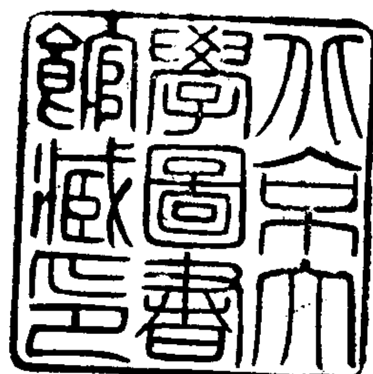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五)

明、劉宗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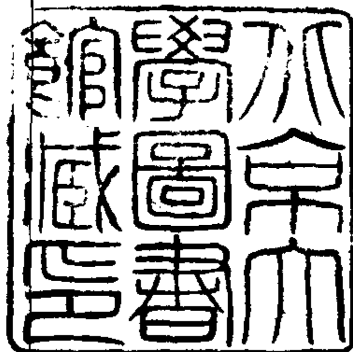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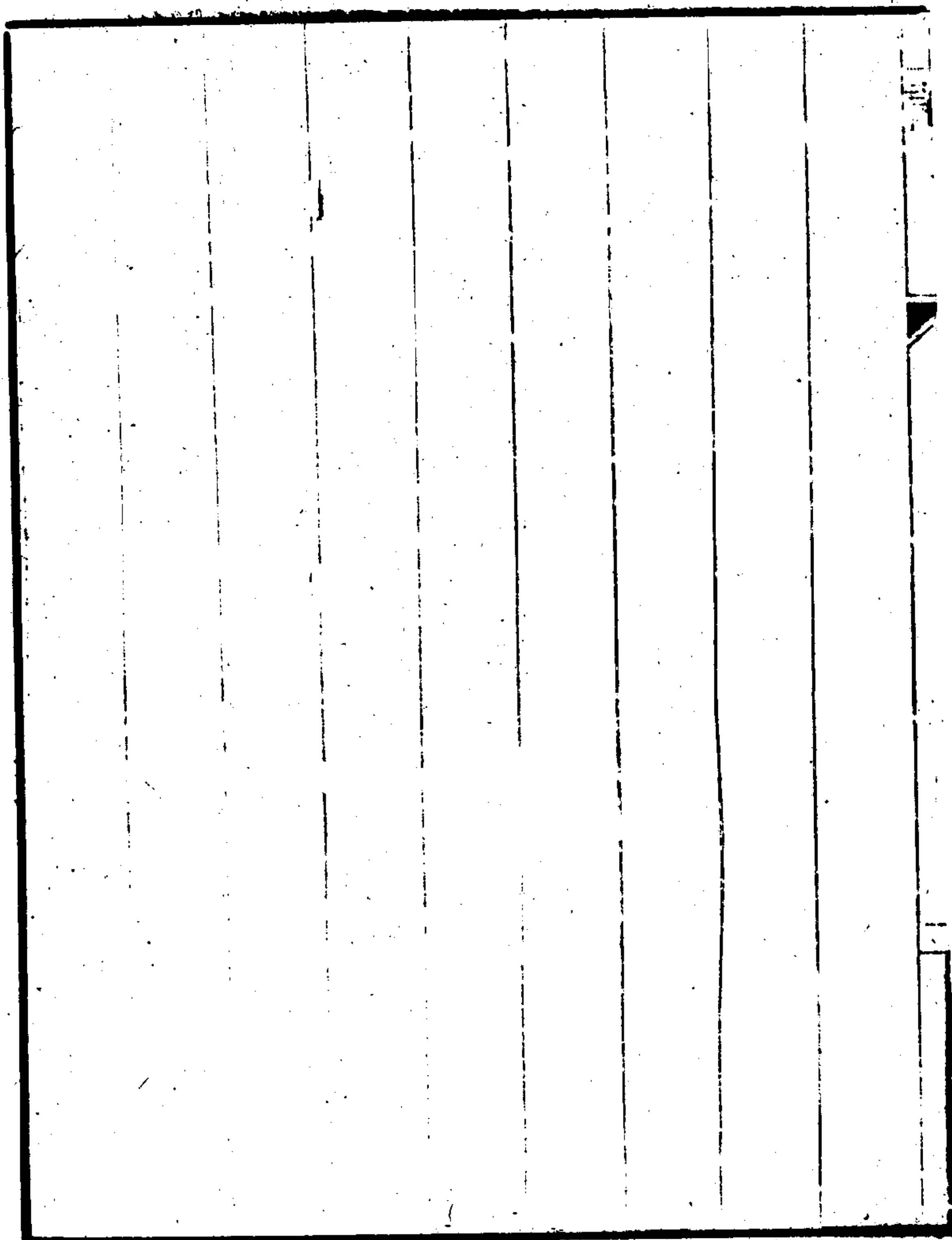
（六）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道光二年閏三月十六日奉
上諭禮部議覆御史馬步蟾奏請以劉宗
周從祀
文廟一摺明臣劉宗周植品砥官致命
遂志實務明予完人其講學論心著
書立說粹然一出於正洵能倡明正
學扶持名教劉宗周著從祀
文廟西廡列於明臣蔡清之次以崇儒
術而闡幽光欽此



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
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
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
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
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
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
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
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
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
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
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
而善於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

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
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擬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愫利害之便
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
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
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
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
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
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
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
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

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厓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皐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卽焚周王會赤奕陰羽菜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緜蕞耳昔和靖得

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愼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姚江門人黃宗羲拜書

蕺山劉先生遺書自康熙乙丑丙寅間太倉王公掞始刊於山陰時蕺山高弟梨洲黃子尚在與姜董二子即伯繩原本校而行之凡四十卷而乾隆壬申歲翠庭雷公督學吾浙即先生家求遺書重梓祇存二十四卷已而開四庫全書館國子助教張羲年以雷梓本進復刪入諸學言諸書之專行者存奏疏以下入別集類爲十七卷蓋王顓庵始刊之全書傳布未廣而翠庭本乃獨行也傑曩得甯雷文定讀其序劉子之文而慕之欲訪之者有年矣歲庚寅家大人自湘楚旋里得見无休董氏重訂本分語類文編經術三門視梨洲所校尤加詳慎亟與里人好學者授之剞劂氏刻既竣大人命傑爲之序先生以理學大儒成仁致命卓然爲一代完人從祀 文廟兩廡天下無愚

智賢不肖皆知慕先生願得其書而讀之則先生之書何藉後人之序以傳況董氏著有全書鈔述全體大用賅貫靡遺如傑固陋又何能有所發明哉雖然傑嘗讀梨洲序學案矣謂學者皆以高劉二先生倂稱不知忠憲雜於禪大醇小疵惟先生醇乎醇者也又曰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所以推崇夫師之道者若此而楊園張子嘗與沈子相書論古易鈔義爲先生少作自言無足觀者又伯繩輯先生書時亦有貽書請刪削語錄者是親炙弟子不免互相牴牾也又若此竊謂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雖源出姚江亦嘗與石梁同作證人之會而踐履篤實不倂辭辨爲明季儒者之冠後之人不務綜其生平之言行觀之而徒沾沾

於門戶同異間也亦惑已且夫聖賢之道立身事君辨義利愼出處進退不失宜死生不易志能是者謂之完人先生在神熹兩朝官行人官禮曹數月輒告歸思陵昔一起府尹再起冬官三起都憲居官皆不滿數月福王監國留南都一月計生平立朝前後財四三年爾而奏疏九十八上若除詔獄除新餉皆槃乎祈天永命之大者而當宁以爲迂濶難用嘗入文華殿論人才之難先生曰天下未嘗乏才止因求治太急進退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嗚呼思陵而誠以用才爲亟若先生者非當時之完人哉乃徒於既去之後嘆其清執敢言朝臣莫及也果何爲耶然而先生之道一阨於魏璫再阨於宜興三阨於烏程而其志不稍屈卒之首陽一餓蕺山之名遂與文山疊山比烈焉

嗚呼是則先生之所由無媿其學者夫

道光十五年夏五月會稽後學吳傑謹序

徵刻啟

劉子全書四十卷明山陰劉忠介公手著高第弟子董无休所編次凡語類十三卷文編十四卷經術十一卷附以行狀年譜各一卷闡道之功憂世之志修己及人致君濟衆之業備於斯矣公清德高節致命成仁

昭代褒闡

錫予專謚從祀兩廡聞風興起者咸思由文章以考見其道德乾隆中郡人所刻遺集刪擬簡畧無以發示精蘊幸董氏定本手稾具存擬重加校紬繕寫付梓惟卷袠較多需費千金以上用是啓告

志學君子分任集成尅期蕆事俾廣其傳以垂不朽

先賢靈爽實式憑之道光二年十月後學王宗炎啓

校刻姓氏

蕭山王宗炎晚聞

山陰李宏信柯溪

蕭山陸成本畫村

蕭山湯金釗敦甫

山陰李　澐鐵橋

上虞徐迪惠鹿苑

會稽吳　傑梅梁

上虞王望霖石友

山陰沈運照蘭石

山陰孫　欽雨川

山陰杜　煦尺莊
諸暨周　㮚改亭
山陰杜春生禾子
山陰何士祁竹薌
山陰方　煦少梅
會稽宗績辰笛樓
會稽劉　淯稺泉
上虞王燕藻五橋
上虞錢協和劍生
山陰劉　驥楠墅
山陰周　厚龍樵
山陰孫　慶積莽

會稽張　濂廉泉

山陰沈　元杜山

山陰杜寶霌晴佳

覆校姓氏

蕭山吳鍾愔樸菴

蕭山王曼壽恭甫

會稽陳祖望冀子

會稽沈傳薪小齋

山陰沈復粲霞西

山陰范廷鏞東來刻字

蕺山弟子籍

葉廷秀潤山山東 劉理順湛六杞縣 成德玄升懷柔 金鉉伯玉順天

祁彪佳世培山陰 章正宸羽侯會稽 孟兆祥允吉交河 熊汝霖雨殷餘姚

孫嘉績碩膚餘姚 吳鍾巒巒稚武進 吳執御朗公台州 陳子龍臥子松江

彭期生觀民海鹽 陳龍正幾亭嘉善 徐復儀漢官上虞 王毓蓍玄趾會稽

潘集子翔山陰 傅日炯中黃山陰 周鑣仲馭金壇 祝淵開美海寧

張瑋二無武進 何弘仁仲淵山陰 史孝咸子虛餘姚 史孝復子復餘姚

王朝式金如山陰 傅衡平公諸暨 王亹予安會稽 沈綵素先會稽

王紹美子輿會稽 王紹蘭子樹會稽 張嵘平子山陰 謝穀式臣會稽

陶履卓岸生會稽 趙甸禹功會稽 陳誠忭天若山陰 陳堯年敬伯山陰

來蕃成大蕭山 王兆修爾吉會稽 王毓芝紫眉會稽 沈兆錦有開山陰

沈夢錦子良山陰 趙廣生公簡山陰 祁熊佳文載山陰 王業洵士美餘姚

秦弘祐 履思山陰　劉世純 君一山陰　陳洪綬 章侯諸暨　張　梯 木弟山陰

黃宗羲 太沖餘姚　董　瑒 原名瑲生　姜希轍 二濱餘姚　吳調元 君燮嵊縣

周　璿 敬可山陰　張應鰲 奠夫山陰　惲日初 仲升武進　魏學濂 子一嘉善

許元溥 孟宏蘇州　鄧履中 左之江西　葉敦艮 靜遠衢州　徐　耀 韞生泰州

董　標 公望陝西　路　邁 廣心武進　王　開 ■寧州　曹宗璠 汝珍金壇

韓　位 參夫槀城　陳　確 乾初海寧　吳蕃昌 仲木海鹽　陳之問 介升海寧

王嗣奭 右仲鄞縣　馮　悰 儼公杭州　江　浩 道闇■　張岐然 秀初錢塘

錢　棻 仲芳嘉善　周茂蘭 子佩長洲　黃宗炎 晦木餘姚　劉應期 瑞當慈谿

張履祥 考夫桐鄉　黃宗會 澤望餘姚　陸曾曅 章之會稽　沈中柱 石臣平湖

學人

萬斯選 公擇　陳赤衷 夔獻　蔣弘憲 萬爲　董允瑫 在中

董允璘 吳仲　高斗權 辰四　李鄴嗣 杲堂　張汝翼 旦復

范光陽 國受　萬斯大 充宗　陳自舜 同亮　陳紫芝 非圖

陳錫嘏 介眉　王之坪 文三　倪雲蛟 石濤　鄭　梁 禹梅

仇兆鰲 滄柱　萬斯同 季野　萬　言 貞一　毛　勍 孝章

李　開 錫袞　董道權 巽子　陳汝咸 莘波 以上　董旻櫝 克干

周襄緒 還梅　王穀振 麟仲　王穀章 鄂叔　毛奇齡 大可

魯德升 敬侯　董旻橚 克封　黃正誼 [illegible]方　姜　垚 汝皐

黃百家 主一　姜兆熊 芑貽　王追祚 維洄　劉路昌 蕺臣

張　煥 用名　董旻梴 克灌　徐　夔 侶陶　姜之珩 左校

姜公銓 山啟　邵廷采 允師　施　敬 勝吉　陶　復 克幾

王學文 書倉　施　教 惠吉 以上紹興　朱遹邁 人遠

陳　易 潮生　陳　翼 敬之　祝翼權 端臣　祝翼模 豹臣

張曾祚 繩其　高湛遠 深伯　高朝纓 濬仲　鄭　薦 春薦

唐嘉政殿宣　唐嘉猷聖廣　張　涵天奏　金　張介山

吳卜雄震一以上杭州　魏允枚交讓嘉善　魏允札州來

周　靖牧寧長洲　高東生麓隱金壇　顧　諟在瞻淮安　丁世錫夢莪長興


劉忠介公遺像
里人沈復粲敬摹

人各有死鴻毛泰山閻先生風立懦廉頑有冠不南有
笏可擊蕺山一坏首陽爭烈

商邱後學宋犖拜贊

證人講學及見先生持身端肅面冷如冰賜環一出客
魏是膺上嫌迂闊誠意正心弘光繼統時幼世英誅求
四鎮鼎莽孤臣僉王下石殺之無名首陽勁節惟公一
人

山陰後學張岱拜贊

清嚴一介爲操剛經百鍊而出讀其奏章惟龍逢比干
諶與伯仲窺其理學濂洛關閩克與後先荷戈倡義千
秋正氣如生絕粒首陽萬古綱常不墜

青浦後學張安茂贊

維嶽降靈誕生哲彥曠世真儒躬行實踐爲閔悲貂爲
邦蓍蔡師表人倫儀型百代中臺彌月補衰萬言進禮
退義介然清膝劾奸糾痛身家匆恤直道事人寧止三
黜與講東林巍巍正氣君了滿朝矜兒畏忌志尹之志
志在覺民樂顏之樂樂以志貧作誠主敬慎獨功嚴遙
善改過聖門真傳體用成修知行兼舉濂洛於峙闢閩
爲偶守道之貞信道之篤繼往開來如綫斯續存生與
生吾死與死以身殉道成終成始皇闢鼎草絕位首陽
正命全歸于古勞芳信國崖山仁全義至後先同揆若
合符契文章疏草美正精金忠肝義瞻四海成欽扶羅
植紀身參天地拒邪放淫孟氏之羅朱門親炙壽弓光
風後人景仰北斗僭宗允矣大賢易名忠正孤亘體宮
有光前聖嗚呼吾祖身肩道統明儒集成遺像禦然璧
支于尋

孫男士林百拜謹贊

劉子全書目錄

卷之八

二

三

會講中言

會錄

卷之十五

文編二 奏疏 崇禎

卷之十七

文編四　奏疏 崇禎

卷之十八

文編五 奏疏 揭

答祁生文載 熊佳辛未十二月

答秦履思 弘祐辛未

二 辛未十一月

三 壬申

四 壬申

五 壬申

六 壬申

七 癸酉

八 癸酉

九 甲戌八月

十 甲戌八月

與錢仲芳 棻丁丑四月

答秦履思十一丁丑

十二戊寅六月

十三戊寅六月

十四戊寅

答門人戊寅九月

答王金如三朝式戊寅十一月

答胡嵩高嶽朱縣之昌祚張奠夫應鰲諸生戊寅十一月

答王生士美業洵戊寅十二月

與管霞標宗聖己卯六月

答葉潤山二己卯八月

答李孝廉盛世己卯十月

論羅近溪先生語錄二則示秦履思己卯十一月

卷之二十

文編七 書下 時事出處 啓 檄

與周生（萬曆甲寅）

與丁長孺禮部（元薦甲寅）

與王止敬分巡（時熙丙辰）

與某

與朱平涵司成（國楨丁巳）

與周綿貞（起元己未）

與張太符太守（魯唯己未）

答方孩未巡關（震孺天啓辛酉）

與丁長孺二（壬戌）

復朱平涵相公二（癸亥五月）

答王金如（崇禎庚午十二月）

二（庚午）

與侯六眞司農 恂丙子五月

上溫員嶠相公 體仁丙子七月

復錢御泠閣學 丁丑正月

與錢牧齋少宗伯 謙益丁丑二月

答祁世培侍御 彪佳戊寅六月

與黃石齋少詹 道周戊寅十一月

答諸生 己卯正月

與浙撫熊 奮渭己卯正月

與范質公南大司馬 景文己卯四月五日

與周仲馭工曹 鑣己卯四月二十八日

示諸生訟帖 己卯五月朔日

與李懋明南大司馬 邦華己卯五月

二 己卯九月

與王雪肝太守 孫蘭 庚辰十月

二 庚辰十月

三 庚辰十月

與族姪 明孝 辛巳正月三日

與王雪肝四 辛巳正月

五 辛巳二月

與章格菴吏掌垣 正宸 辛巳八月八日

答范質公二 辛巳

與王雪肝六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與祁世培二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與張自菴 鉉 辛巳十一月二日

文學助餉啓

朱氏婚啓　　秦氏婚啓

討賊檄

卷之二十一

文編八　序　引　題　緣起　書　書後　跋　記

馮少墟先生教言序

張愼甫易解序

錢緒山先生要語序

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

方遜志先生正學錄序

方遜志先生死事存疑

同心冊序

顯考秦臺府君顯妣貞節章太淑人行畧

卷之二十三

文編十　傳　論　議　銘　箴　贊　祭文

南洲先生傳

女兒貞範夫婦小傳

死事都司范公傳 闕

章貞女傳

沈貞烈女傳

孝愍周氏傳

處士韓東樓傳

大司成芝臺陳公傳

徵君辛復元傳

先室乩攢告文
先室改葬告墓文
改葬先考妣告文
改葬先考妣虞祭告文
卷之二十四
文編十一
紹興府鄉賢考次 縣學崇祀 府學特祀
保民訓要
天樂水利圖說
安昌社倉記
鄉書
卷之二十五

文編十二 雜著附會墨

遊天衣寺

訪張自菴山居不遇

和韓參夫題解吟軒三首

寄懷樊密菴

和灌雲叔賡蘇

和灌雲叔應制

和灌雲叔懷古

壽族兄凝碧翁七十　答陶先生問心作

墓次讀堵牧遊褒史志痛五首

上鳳林宿東嶽禪林

訪張自菴天衣寺

謁鳳林

劉子討次羣書

尚書佚經 出大戴禮

夏小正 附月令 丹書

儀禮佚經 出大小戴記凡六篇

奔喪 投壺 公冠 明堂 諸侯釁廟 諸侯

遷廟

儀禮佚傳 除檀弓禮運遝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十三篇附鍾呂考一篇

冠義 附深衣 昏義 士相見義 補劉氏 飲義 射

義 燕義 饗義 郊特牲錯簡 朝事 聘義附見 喪記 三篇

喪義 四篇 祭法 祭義 三篇 禮本 即禮三本 禮器

禮坊 樂記 鍾呂考

家語正集 凡三十三篇傳一篇 內尚書逸經二篇毛詩逸

相魯　王言　大昏　問禮　五儀　三恕　好
生　觀周　賢君　辨政　六本　顏回　子路
初見　入官　困誓　五帝　執轡　本命　論
禮　觀射　郊問　五刑　刑政　禮運　冠頌
廟制　辨樂　問玉　正論　子夏問本冠名曲禮
子貢問冠名曲禮　公西赤問冠名曲禮　曾子問

家語補集凡二篇

表記　雜記雜取說苑孔叢子等書

家語外集即大戴記餘凡七篇

千乘　四代　虞德　誥志　少辯　用兵　少
閒

家語附集凡十二篇

始誅　儒行　致思　辨物　楚聘　經解　五

帝德　屈節　本始記　七十二弟子　弟子行

明堂位

古學記

小學 曲禮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大學 戴記古本分七章

學記上 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傅　祭義　學記下 原學記篇序十三經首

四書

論語　曾子 十篇節取大戴爲章句見前　子思子 中庸　孟子

十三子

董子　文中子　周子　程子　程叔子　張子

朱子　陸子　曹子　薛子　吳子　胡子

王子

眞纂

明道統錄七卷

方遜志先生正學文輯

王陽明先生傳信錄三卷

古小學集記九卷

學的 躬行 禮學 樂學 射學 御學 書學 數學 聖統

古小學通記

政本編一 問官編二 入官編三 王道編四

金鑑錄

祖鑑卷一 近鑑卷二 遠鑑卷三四五 王鑑卷六 帝鑑卷七

廣鄉書

鄉約小相編

人譜類記

水澄劉氏家譜已刻

公移　義田權輿說　孝義傳芳　附義役記事

明德淵源錄　世澤編　大家紀　家禮　續

置祠田始末　芳齋公三世家乘跋　世德錄

表貞錄　司馬公祀典　蔆山葬記　京兆公實

錄

劉子全書抄述

門人董　瑒初名瑞生撰

一劉子全書稾初止一本多用故紙背寫成册昔溫公日記八九紙草稾閒用故牘又十數行別書牘背往往剪開黏綴橫淋筆用禿紙用故紙全書稿頗似之中閒多子親稾有改抹重複字幾不可認此底本也後有兩本一即底本子之孫子本名茂林授瑞生緝錄者一爲錄本名文錄廣錄傳屬子嗣君伯繩氏汋編訂孫子志名士林藏之又文抄九卷即從錄本摘出者。按年譜丙寅以前稿寄友人不歸丁卯至乙亥復爲人竊去丙子始留心抄錄十年內存十七八豈尚有散稾未入邪。按底本錄本互有闕佚錄本有小異底本者底本亦有開入錄本者。朱子門人黃氏榦稱朱子曰先生王子門人徐氏愛稱王子曰陽明先生鄒氏守益王氏畿曰陽明先師曰先生錢氏德洪與王氏艮曰夫子錢氏又曰陽明先生王氏艮門人王氏棟曰明翁今例先儒稱子

一日語類朱子論學有語類一編劉子五子連珠註有語類字亦主論學李勿齋東明日語錄非先儒之意且其字義半用佛經皆門人之誤也故以語類稱首人譜如王子全書首傳習錄劉子於乙酉五月改訂後六月戊寅示伯繩氏曰做人之方盡於是譜也蓋人譜自子誤後凡經再訂底本已入版本附有伯繩識語此當爲定本矣（續刻本又有大同小異）而錄版版本復多不同今以底本爲正而以續錄版版本之不同者註於下以備參覽錄本作卷之四茲定爲卷之一〇憶自戊寅歲瑞生始侍誨郎請得甲戌初本抄之而是歲六月子復魏子一有云向偶著人譜編多屬未定之見去年（丁丑）所示仲木者別後思之亦多瞽語俟少遲日另作抄本以奉正（又云仲木精進否）仲

木海鹽吳仲木蘩昌也瑞生於子沒後數年會於禾郡所云亦多贅語是戊寅以前有再訂本亦多未定語而遲日別有本也今底版本於自序後載時崇禎甲戌秋八月閏吉蕺山長者劉某書而初本自序後載同之其文與底版本大異茲將全文註底版本序後而崇禎等十八字於註中載之其伯繩識語云吳巒稚初刻於湖巒稚吳泰伯鄉吳氏鍾巒也卒辛卯九月二日後有屬瑞生爲之傳者巒稚甲戌成進士後令長興是所刻當卽初本當在乙亥至初本與底版本若圖若圖說若要旨若紀過格若訟過法若改過說有初少而增者有初合而分者有初定而更者有初析而并者有初先而後者有初存而去者亦註於下且可以得功候之淺深焉緒山

錢氏曰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覿奚以太繁爲病瑞生侍子歲年頗同錢氏（嘉靖辛巳王子返越德洪輩侍者尚寥落癸未後環室而居臨席環坐不下數百人洪七年日侍）或藉以竊比云（底版本卜動念以知幾下有可不費絲毫氣力語本程子錄版本改注下）

一語類次讀易圖說瑞生存有錢本數十年今錄版本即此與底本無大異惟取其一二漏句訛字補之訂之按子自序有云余嘗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而得易道焉又云因再述諸圖復衍其說於後以補前說之未盡錄版本合學言會約會錄圖說作卷之五今定爲卷之二（圖說五章有在心爲意在意爲知即知爲性語而一本作在心爲知即心爲性林去意字）

一語類次孔孟合璧五子連珠附聖學喫緊三關示孔孟大旨實以求仁之說復益以五子之言仁者及求仁者

所有事子嘗於此卒業焉蓋學以孔孟爲宗以宋五子爲緒而總以仁爲要歸猶朱子以四子爲六經之階梯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也底係刻樣本其錄本未之見別見惲仲升月初所寄節要刻本中有截及者句字編次不無小異採註於下今定合璧連珠爲卷之三三關

一爲卷之四

一語類次聖學宗要子以後五子追配前五子謂宗傳在是成於甲戌六月底本用發刋格紙子以敗筆爛筆手芟改之而論西銘腹段改語中和說一二三語四前段語艮知答問一二三四五語八十語十一前段語總按語茲子親書取向所得遺書錢本參對註不同者於下而未見錄本定爲卷之五太極圖說註初底本云天地自無極說到萬物是天地之

終始也聖人自萬物反到無極是聖人之終始也乃依說作解天地聖人提起分前後二段萬物萬事各因本文底改云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返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去上天地聖人字添二上字一而字而一本將下事字改物字於義轉晦訂從底本而注其下

一語類次證學雜解二十五則底本載紙背錄本於各解小有異同今以底本為準而以錄本分注於下定為卷之六

一語類次原旨凡七首底本用短紙屬謄本抹二十八字改二十字而原學中後幅見零刻本與錄本同與底本大異則存改文而注底文原學下錄本有減於底本者有別於底本者則從底本增之合之而以減者別者作分注使讀者審擇焉定為卷之七

一語類次說曰尋樂曰做人三首讀書一首示兒中庸首章曰

第一義求放心靜坐讀書應事處人向外馳求氣質習曰讀書要義曰養氣曰苦次曰治念曰艮知曰三省曰立志曰艮止曰生死凡二十四首底本雖有竄抹疎密眞行皆膽本所竄多子手墨其第一義處人讀書讀書要義習三省立志艮止說俱子手竄有通篇手抄者有疾書作草者有三四抹改句字熟視難認者手澤存焉子其猶在乎由說而上合解旨爲聖學提綱故遞次之此定爲卷之八讀書要義說內有求仁是孔門第一義段語立志說內有今世之學道者自謂十分親切段語生死說內有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段語錄本摘入學言似複依底本存說內一語類次問答與李明初章晉侯祁季超秦履思俱細行書膽本與王右仲屬手抄眞行間出與董生膽本如原旨取錄本之不同者分注之與史子復爲直格膽本注

同董生與祝開美於宋字謄本中補入草書三條屬後人筆中一條額標四字曰此則宜存亦後人筆想有刪之者故特標之其四字仍注本條下自問答學言至會約會錄皆隨事誘迪言無不備故遞次之此定爲卷之九

一語類次學言底本五百七十餘條而錄本缺二百餘條底本於錄本未收者額痣以硃是分識之將并存之也而錄本以只此一心條爲冠此心論也又有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一條此張蓬玄玄壁序中語也與讀書要義立志生死說中語摘入即底本亦因錄本而黏入心論夫立論各有其候序書或因其人條內既有所不收條外又有所增入似不如各還其故之爲得錢

氏丙辰之四月於傳習續錄之餘取遂稿削其影響不
眞與文錄既載者或有見乎如予以意爲心之所存其
論似剏當時學者如董標史孝復輩驚爲異說然朱子
嘗有意是情專所主時語敬齋胡氏亦云心有專主之
謂意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特語焉不詳瑞生
守其說不敢以告人距子辭世三十八年得泰州王氏
門人王一菴先生棟遺集二册讀之內有會語及誠意
問答所言與子恰合子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
心只是虛體耳著箇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鍼有子午可
指然定盤鍼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與心只是虛體中
一點精神仍只是一箇心又曰如云生意主意又曰意
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又曰意爲

心之主宰不屬動念又曰心只是一箇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又曰心體只是箇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箇子午見此一點光明不是蕩而無歸者一菴氏曰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氐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周子主靜之旨子宗之）所謂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一點（予讀易第一圖如是）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
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
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愼則恐恍惚之際物化神馳
雖有斂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功先天易簡之訣安
有此作用哉子又曰心所向曰意正如盤鍼之必向南
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朱子曰知止則志有定向凡
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意志也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
志學皆言必爲聖人的心仍以主宰言也然意者心之
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
曰志又曰大學之要歸之知本何以前五條由末以之
本而誠意一條獨由本以之末致知一條又由末以之
本格物一條又由本以之末一菴氏曰意晷在前主意

立而後志趨定矣然定而後能靜定字本應意誠註云志有定向亦是說主宰定也又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又寄秦州子東厓氏曰近看得誠意之意非是心之所發以意爲心之所發則不免於發後求誠而去欲防私之弊所由以起此高明之士所以鄙之而跳入於仙佛窠中也又曰去歲與令弟言之恐未全信有刻誠意解數條寄家鄉諸友雖唐一橋亦無一字見寄恐亦未之全信後附數紙請正得手教且辱許可但良工獨苦之處未蒙一一批答鄙意眞以立意爲嫌然有甚不得已者知我者其惟此刻乎罪我者其惟此刻乎蓋得此北對而

心之所存其旨較然一菴氏師泰州傳格物之敎以溯
良知猶程門之豫章而見從體驗不苟狥師說子當年
未見此集一時諸未信者不減一橋東厓諸人而沒後
纂微言者以己見刪增原本卽學言中有云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上數語俱用周元公而刪本已
刻者作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爲性也性之所
以爲注卽心之所以爲心也微特子之意旨全失卽元
公語句在連珠中未經檢對然底本下數語作動中有
動靜中有靜物九字又將物字抹去亦誤今爲更正而
照底本補存九十二條訂十二條心論歸於論部三說
語序語不重載某某條歸會錄并證以一菴氏之說使

知意之所存一語標揭尼山秘旨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又有遙相契合者非爲異說子之苦心庶不終晦其見於諸解說大學參疑古記亦多此旨定爲卷之十十一十二

一語類次會約會錄證人之會始崇禎辛未上巳後月以三日爲期初集於陶文簡公祠已集於陽明書院繼集於古小學白馬山房間私集於洽然閣有會約每會計人登籍司記者登載講語曰會錄朱子講有作講義者憶十四年中子里居日錄語甚多今取底本并及一二門人手記如明道語有採入門人私集者與錄本已刻者校之錄本佚者六十四條而底本於錄本未收者領上書錄本刪宜存是意謂錄本去取之未確也當非伯繩氏定本

而錄中有雜入學言者學言又有雜入錄語者稍爲正之尚俟博容而約言約誠與底錢本有異或分注或大小書以別之合以庚辰申言定爲卷之十三按高子遺書作語錄序云會語輯於問說二子先生嘗囑曰其中尚多可商幸細觀之於是擧其雜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以明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其錯綜者稍爲次序使人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於魏忠節初謁語出於子敬今於子或補收或改正或分注而不敢輕汰亦以明子之道云

一日文編彙文也略倣先正文編之目首奏疏致用也子存日經門人編刻雖間有譌脫然屬子經目者今抄本竄抹不一其手屬詞比事轉多曼澀概從錢本亦有序次先後錯互句字淆混一二參之又瑞生舊嘗存有忠言讜論錢本其未入未上者從抄底錄小異者從注又奏疏他集有無題而書官標事者有去事頭後人別誤

一目者子鋟本目揭事頭四五字文書官標事底本錄本俱屬誤目今略倣古式以事頭爲題而文卽起於事下之語銜注任事首疏題下則語不遺而體亦愜其朱子集條析甚細王子書初列別集共七卷後雜續編凡三篇茲略如別集而條析俟訂仍鋟本卷一二三四五之次附紀事揭定爲卷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一文編次書理事之指切見於書錢氏所謂問難辨詰莫詳於書也在朱子集一爲時事出處帖一爲講學及雜往來帖尚有分注張呂劉問答陸陳問答問答論事知舊門人問答諸目王子書文錄首列三卷外集詩後復列一卷續編雜列一卷有半皆從人而次其年歲今以論學時事出處分上下而底本答胡生二親筆紙本餘

多屬紙背亦多佚取所存私抄講學二十一首同底本者校之注明錄本時事出處亦然又取零刻講學八首時事出處一首對底本於實脫處注明又講學十三首時事出處二十首啟二首所存檄一首與錄本同者補之外有未備尚俟續蒐底注少書三十九啟三檄一今書補外少答履思十九與履思二十一答履思二十二與紀當二示兒五共定為六啟補外少謝李懋明巡按旌表先貞節一檄補

卷之十九二十

一文編次序引題緣起書跋書後記卽事而暢其詞也朱子集與書多注日近思錄注寫日其朔後十日除公移外不用初字王子疏移外多止注年錄本止注年茲仍底本與奏疏注年外宜注日者注之間舉錄本不同者注下底本中有子手稾有大小紙繕稾十四首二條録本二首餘屬紙

背亦有佚篇取私抄七首并所存定本傳習錄序賑越緣起荒册漫書重修古小學記附錄入之他佚蒐補定爲卷之二十一

一文編次墓誌銘墓表狀所以存人底本有子手稾改墨旁抹者仍分注之內朱少師誌銘藏有錄本校注之又誌銘五表一屬繕稾狀二十葉屬錄本餘俱紙背朱子集不列國號玆或列或不列似無大分別似可倣朱子集爲一式其王諫議誌底文老潔而改多弱句銘語亦然必出校讎之手今從底文丁長孺先生表改文與底文互有短長從子親筆而以雜筆作註定爲卷之二十二

一文編次傳家傳見家譜論闡論見後議銘箴贊剛德諸贊頌見古易鈔義像贊

祭文告文傳以廣誌狀之推而論議銘箴贊祝西山所謂
議論之文體分敘事用顯用幽各有當焉底本傳祭文
手稾外繕稾大小十九錄本三內祭吳磊齋文取之零
刻本餘俱紙背芟去者復之重見注之陳芝臺傳錄本
私存者取對紙背稾後人抹去者還之心論自學言改
歸尹和靖先生從祀論論釋氏私抄同錄本鄉兵議有
私抄後幅取零刻本注之銘係紙背取零刻之竄易者
注之箴係繕稾取零刻之脫落者注之獨箴係草本取
零刻之岐字注之定爲卷之二十三
一文編次鄉賢考次保民訓要水利圖議社倉說鄉書文
之見於事者錄本於家譜後合鄉約小相編廣鄉書會
子章句作廣錄初訂亦作編纂羣書茲以在官居鄉風

教政治所關疏議序記能言之此則能行之斯至文也
與佚經家語諸編不同亦不欲有別外之分考次屬紙
背手稾訓要從宅編私抄者圖議倉說鄉書俱係私存
底刻本定爲卷之二十四
一文編次雜著從備也舊存私抄者讀大學癸亥夏日二
則家塾規小學約官總憲自警西臆一則偶言二則遺
世綬姪四則示陳甥示王伯含書王素中扇而素中扇
得之親筆大概同底本小異者注之而偶言遺姪六則
底本載入學言又零刻者劉氏祠田公移義田權輿說
示子汋二餘則紙背載手稾外（內看語四）小大紙作繕稾定
爲卷之二十五（外論表判策宜倣王子山東鄉試錄編附）
一文編次賦與詩文之以諷詠規切著者賦四首皆草本

招魂乃小紙繕稾定爲卷之二十六詩略似朱子東歸亂稾其瑞生向存有倡詶刻本中附陳氏洪綬句者惻哭記刻子沒後五年取對底本改稾較確以刻本爲正以底本改稾作注向所聞答文覺先生問心作則抄中未見通本皆紙背稾多親筆定爲卷之二十七

一曰經術示子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日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朱子見延平後刻意經學後於東萊有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大爲學者心術之害語於江西永康有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語）劉子於芝臺傳有經術經世語所著有稍似本義章句或問集註者（他如宗要圖銘說似圖解家譜祭儀似家祭禮連珠似近思傳信錄似淵源錄小學集通記似小學）首論語學案向有私抄同底本（寫自門人）而有好爲更改者如解未可與權底本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

辨亦非也改作漢儒反經合道之說非即朱子謂權與經有辨亦非何必添即字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謂經也故謂權非反經而言也改作正是道合當如此權乃所以爲經也非反經而爲權也何必去理字添權字更非反經而爲權句解性相近底本云指點粹然之體此無嗇彼無豐改作指點出粹然之體在此無嗇在彼無豐何必添出字在字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無算改作各任所習而往以至倍蓰無算何必改以至字說者謂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改作孔子是言氣質之性孟子乃言義理之性何必加乃字解上知下愚性只是一性習只是一習非相近之外復有

上知下愚而謂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如此則三品之說也改作性只是一性非相近之外復有上知下愚而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若不待習則三品之說矣何必刪習只是一習句添若不待習句蓋前人意理旣到語字閒自無紕漏況筆格又本明潔者乎而欲因校讎行據潤面目轉乖矣至於旨趣所在一絲不使淆亂一毫不使糢糊則得句知歸聞言析義自無迷謬矣定爲卷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一經術次古易鈔義鐵本即底本間有與私抄本小異者註之其有若震來虩虩虩虩恐動貌下承以恐動之極而改作恐懼之極則誤咸繫傳末句并彖傳亦盡情剖露改作并彖傳亦剖露盡矣則多事如此類俱仍底本

定爲卷之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按呂祖謙書伊川易傳後易傳傳摹寖舛失其本眞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

一經術次曾子章句子嘗欲以大學還古學經而節取大戴爲章句凡十篇曰曾子合論語子思子中庸孟子稱四書音註簡確今得耩本與私抄本同定爲卷之三十五

一經術次大學古文參疑古記古記約義雜言大學原出禮記其古本一爲秦末魯人高堂生所傳與同時濟南伏生口授尚書竝出壁文漢書藝文志曰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六藝論曰後魯共王得孔氏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大學中庸在其中孔安國獻之其十七篇

與高堂生所傳同外則逸禮也漢書儒林傳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六藝論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大戴聖小為五傳凡五今禮文行世十七篇小戴之書也立之學宮以為經其註疏大學則漢末馬融傳小戴學而鄭玄受業於融為之註一曰受之馬融摯恂唐孔穎達据皇甫侃為本補以熊安生為之疏其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下誠意章皆在經文下淇澳詩至沒世不忘也在誠意章下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在沒世不忘下聽訟一章在止於信下不分經傳章節見十三經中鄭氏注漢靈帝熹平四年命蔡邕正定其文曰篆曰隸曰八分勒石洛陽高堂生傳至鄭玄古本不移一字名熹平石經此一石本也一

爲曹魏政始中諸儒虞松等奉詔考正五經松受之漢賈逵逵父㣲師杜子春俱受業於劉歆歆生漢成哀間去高堂生二百年松表引逵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穎達正義曰武帝時獻書始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後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著於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至是衞覬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另刻於石豎舊石經西名政始石經越五百九十七年至唐開成丙辰轉以楷書鏤石又二百五十年宋天祐中遷西安卽今陝碑與熹平原文同此三本者篆楷異而文則一卽朱子章句所附見陽明王子序而復刻之古本也其鄞縣豐氏坊石本乃明嘉

靖中始刻與續說郛卷首所載石經古本皆後人改本

非眞古本至宋明道先生一本大學之道至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爲天下僇矣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至伊川先生一本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親作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克明德至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至爲天下僇矣所謂齊其家其衍字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惟命不于常節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楚書曰至未小人之使爲國家一作彼爲不善之小人使爲國家俱不分章節朱子一本從伊川更定之補格物

致知傳元王魯齋栢一本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知本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之至也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黃氏震一本吳氏澄一

本明方氏孝孺一本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淸公槐葉丞相夢得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若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

爲全書章先生淸臣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而未果浦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頣聞其說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其說亦非一人所能盡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至近代始定朱子易嘗斷以爲至當亦以待後之君子世之黨所閒而不顧理之是非皆非朱子意舊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說經略舉大義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同也山家國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不乖於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王氏艮一本分脩身爲本以下爲格致傳

景氏某一本蔡氏淸一本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節知止節子日聽訟至此謂知之至也刪上此謂知本句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季氏本一本不分章節大學之道至所以使衆也一家仁至未之有也此謂治國至絜矩之道子日聽訟節先愼乎德至亦悖而出君子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克明德至止於信惟命不于常節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楚書日二節如保赤子節桃之天天三節殷之未喪師節秦誓日至蓄必逮夫身樂只君子至爲天下僇矣孟獻子至末刪故治國七字

又鄭氏瑗崔氏銑潘氏

濱高氏拱皆有所更梁溪顧氏憲成一本未梓高氏攀
龍以格致未嘗闕傳而誠意章卽次此謂知本之下凡
十有餘本也今予古文參疑首大學之道節次欲明明
德節從魯齋次物格節從熹平本揭爲第一章則創見
也次物有本末節似從蔡氏本次緡蠻黃鳥節起下知
止節次知止節從蔡氏本次邦畿千里節承上止義次
聽訟節從蔡氏兼魯齋次自天子二節承上知本從熹
平本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從熹平本卽將此八
節附註補傳謂義已盡魯齋蔡氏作右傳之四章釋格
物致知此作第二章則創見也次誠意章作第三章釋
誠意從熹平本脩身在正心章作第四章釋脩身之先
義齊家在脩身章作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治國必先

齊家章作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從朱子章句平天下在治國三節下次秦誓四節南山節先慎乎德四節殷之節楚書節參改本言悖而出節舅犯節惟命節稍更定生財有大道五節從熹平本作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次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下節參改本決克明德二章從朱子章句次穆穆文王三節從朱子章句作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亦創見也又取高氏攀龍古記於國治而后天下平以前作統釋大學之教次自天子其本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瞻彼淇澳前王不忘五節克明德盤銘二章邦畿千里緡蠻黃鳥穆穆文王聽訟四節作申致知在格物之義解缺傳之疑餘同章句又爲三綱八目之圖及約義雜言

焉定爲卷之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以上底本卷分二十四錄本卷分二十六

一附錄子劉子行狀按明道狀作自伊川朱子狀作自門人黃榦王子狀誤自門人黃縉問有收之年譜外者王子狀與湛氏甘泉所撰墓誌銘並入世德記子有自誤水澄劉氏家譜已梓行此行狀屬門人黃宗羲著附此錄本入惲日初狀定爲卷之三十九

一附錄年譜上下并錄遺按孔孟事譜輯於後儒季氏本伊川程子年譜有註外有祭文奏狀遺事朱子嘗言不能保無謬誤見朱子實紀序朱子故有譜祝氏穆謂是歲春夏有拔木捲岸二事悞書易簀之日作書先季子在後黃勉齋榦范念德悞爲先黃范後季子又李公晦

方子嘗輯朱子言行三卷魏鶴山了翁爲之序不稱有年譜至明正德丙寅崔氏銑以公晦書屢經鐫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寖增於後因其舊而脩之釐爲十二卷曰實紀迨嘉靖壬子李肅愍默準勉齋行狀及文集語錄考訂成之狀中不載二事李氏仍之狀書范猶先黃李爲更定王子年譜編述於門人緒山錢氏德洪補葺於龍溪王氏畿考訂於後學念菴羅氏洪先又或節行狀文補之王子譜成於嘉靖癸亥四月距戊子二十六年其良知說語始發於正德辛巳歸越日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學又一番證透錢氏特揭於二卷之首爲正錄有論年譜書與年譜序有附錄祭文戊子後二年庚寅五月薛氏侃建天眞精舍祠有勳賢祠志抄未刻劉子譜纂自子伯繩氏汋討辛卯子遘世已

七年郡人已奉子祀古小學證人書院之後室時六月上浣以前伯繩氏居室旁取子日記紀過格及私抄筆札譜集種種手編之瑞生亦讀書東樓毎出稿以示兼以福謚相諮虀麩脫粟宛然在目春秋二仲祀日學人有來會者語詹詹伯繩氏眠余微哂而已來成夫蕃過東樓贈句有云經臺寂寞垂桐實與子相逢窗戶陰一座簡書能裂眦百年持論已開心且曰此來爲君不從講也斯訂譜時也自伯繩氏戊申沒後錄得譜稿二本一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中多竄抹傳自學人不會誠意宗旨者爲之至不可認一曰劉忠正公年譜與前本大同小異夫信公譜作自弟璧璧行履不同信公而史傳從略後來胡學士廣撫史傳與劉提舉岳申龔開

傳合而成之而取證於蕺譜及指南錄諸編惟椒山年譜出於自著子於記格筆札譜集之外不自爲譜而伯繩字摹句繪幾於無可增減茲以忠正譜爲正而註以先君子譜之不同者間有一二隱而未揭散而無紀者小爲訂之亦即伯繩氏未發之意也按譜於初生稱明神宗萬厤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與朱子譜稱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義略同而宋譜此後大書不稱年號止稱幾年干支易世乃稱宗與號亦不復稱朱子文正譜同宜倣宋譜删每歲年號先生字譜註子嘗有日紀云始自志學日宜於壬辰十五歲書作日紀註又云起萬厤乙巳終乙酉按朱韋齋公有日紀學言載丙寅有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

遠人語丙寅子四十九歲則嚮道始二十歲丁酉宜如
王子譜十八歲下揭是年先生始慕聖學語二十六歲
旌毋夫人後宜補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一句還水澄
舊里後宜補倡道於越一句以代陳太毋徐安人七十
序有承毋夫人之教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一日登朝
卽慷慨論天下事以去去而倡道於稽山鏡水之間者
前後十五年當始是歲也伯繩氏丙寅註謂行事之始
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此亦可考之一二也二十七
歲甲辰官行人載四明事而請終養在明年三月錄遺
則云明日請終養宜合錄遺改註乙巳請終養下三十
一歲戊申趙令問疾至太息而去後丁巳京察下註御
史某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爲考功郎力爭不可

乃獲免其詳見錄遺其先君子譜御史某下有上章詆
先生堅僞欲置之殊劣作力持不可下有曰士謗昔令
會稽熟知之其非徒倚爲名高者語今註入錄遺舊註
宜删四十歲丁巳和龜山詩有三復愼獨章句宜標用
愼獨之功爲綱餘亦宜倣是丁長孺先生元薦於辛亥
致書定交而先是癸卯見許敬菴先生日初與長孺遇
見祭公文而癸卯不載定交無本癸卯下宜補一段四
十四歲辛酉註上福清論國是書不傳而別狀載書詞
甚詳宜加大約字註下餘如劉公永澄等見祭文篇者
鄒忠介公元標等見祭公文俱宜酌補而錄遺倪先生
元璐書致及號於衆稱子以元晦在祁氏彪佳諸公議
蔡之前宜入辛未前己巳汋遇册立東宮補官生宜[illegible]

譜末語入是歲丁卯讀陽明先生文錄至戊寅成傳信錄宜將原序語改入甲戌立紀過格終甲申九月辛巳復起鳳山之藏宜依鳳山改葬記補入朱子亦嘗再遷其大人吏部公大學參疑古小學通記易鈔人譜雜記俱有臨絕註復見錄遺宜訂刪又賑饑於前此丁丑三月嵊邑獨詳而庚辰止於建社倉於所居之里下註是年春越郡遭水災米價驟湧題張氏賑冊斗米數百文曰先生與祁侍御彪佳請於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出私囷以平糶設粥佐之至辛巳不一及瑞生閱會稽所鋟救荒冊子有荒冊漫書序簡首其言曰庚辛間連遭大祲里人之爲殍而轉徙者日相告今年春饑民洶動賴當事者預爲議儲議通商議平糶又踵庚辰法委鄉之士大夫綱紀之朝一

期會曰賑暮一期會曰粥又分巡四郊遠至窮山僻戸
一一期會其里老曰賑曰粥無不應士大夫出私囷畫
地而區計口而給傭夫賈豎日手一錢二錢施丐者又
或壺漿載道半取其直以諱嗟而來者殣而狼籍者樽
之疫者扶之自元夕迄七月晦全活萬萬計而册中庚
辰首載捐銀糴賑劉司空募銀三百四十七兩合官出
俸銀紳士民助銀共得八百五十七兩四錢分稽山東
仰東陶西陶中望下望都泗朝東坊爲東南區石同西
府永昌西大安寧東大坊爲東北區上望坊爲西南區
東府坊爲中區發糴米二百八十三石一斗捐米一百
八十七石七斗八升賑饑民四千二百二十九口口一
斗而下紳士民分坊平糶米三千一百二十八石四斗

石減三錢發糶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口紳生本戶平糶米五百六十八石二斗石減四錢口不計諸紳發行銀一千一百兩糶米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七升石減三錢分坊平糶給票坊民某紋銀若干該米若干一升至一斗止口不計司區者爲王毓芝張名翰祁鴻孫謝龍震等監糶者爲趙甸王毓蓍秦弘祐陳誠忭王兆修等鄉都發簿見里一都至三十三都勸捐米七百三十石一斗三升賑饑民九千八百八口報自司賑票編號數將本都圖米數均給票塡某若干口支米若干赴公所挨次對册親領是年子有題張氏賑册文明年辛巳元正奸人乘甚雪集衆鬨民家剽米當事請子議懲亂後行賑祁侍御造諸生門請司事縣繼之有牘云萬姓羣黎生死攸係此之功德

不比尋常語城內縣五區仍分坊設廠內永昌東西二廠東府內外二區凡十八欄以柵會邑司坊為王毓芝董瑞生張嶧陳誠忭倪元瓚陳樹勳王兆修商章祖王自超張名翰倪會覃等自正月十五日始至八月十五日止出常平倉穀六百四十六石四斗八升九合官米并官銀糴米四百八十三石四斗一升九合銀一百六十兩抽官販商販台溫米羨四百六十六石九升三合捐米有義輸者有貲厚者二有田多者有賈蓄者千一百一石六斗八升六合銀六兩四錢給上次饑民二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口穀口五升三合米一百三十日作六次一百十四日四次百三日六次九十五日八次九十二日三次八十二日七次四次八十日五次四次七十九日六次七十八日四次七十七日七十四日

六次七十日五次六十七日六次六十日五十五日三
次口同穀內二十餘石除老疾仍給粥米餘令捕蝗以
斗易升銀助貧生藥局及下鄉公費粥須潔須熟須溫
人給一大碗辰巳二時持所給籌至廠婦人就廠旁別
室各以序官米或佐以捐米五十日四月九日至七月
終令寺僧荷擔賑流移行乞私米二百七日一百九十
日百日有雙日煮者有自認日期不限米一百八日五
十日者有自賑不以聞者有將米代粥送貧生孤寡者
有及外方貧戶者流移者有西大義戶出米五十石石
減五錢自一升而一斗正月至六月而盡發本坊五百
一十五口者其各廠口或仍原册或核增及減叉畫鄉
爲東西南北中五區其三十三都共一百七圖總理爲

徐廷玠董瑞生謝龍震王餼祁鴻孫陳剛等推歷中陶履卓謝穀輩分任之設廠九十三所或社廟或寺院或祠堂齋官米三百五十九石五斗正鄉捐米二千五百二石五升給饑民二萬三千八百九十八口合鄉坊共五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口山陰例之不下十餘萬口予所謂踵庚辰法也邑侯序云賴地方鄉達大老時借前籌先聲鼓義是子實主之而同袍文學耆民善士乃分方拯濟焉故子有冠篇之作宜綜括入譜丙子始以誠意已未發之說示學者註作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爲性心之所以爲心也無靜下少神也二字爲性下少也字及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十字與學言同誤有乖宗旨宜改正癸未十一月婁東張受先采來問學有答問

宜補註至錄遺總宜訂入譜註不必如范文正譜後之
補遺遺事明道狀外之門人朋友敘述及遺事也文有
宜登大略者有宜止載題者宜酌擇甲申五月己丑門
人蒼黃告變者瑞生也宜載名譜載是月十日起復原
官按邸抄屬八日又載會推冢宰吏部疏舉先生已而
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俱置不用按邸抄三
日監國四日署吏部尚書事兵部尚書史可法傳單約
諸臣會推吏部尚書以在任南京戶部尚書掌都察院
事張愼言爲正以子爲陪點用愼言五日愼言傳旨會
推閣員諸大臣推可法高弘圖姜曰廣七日愼言復同
九卿會推日廣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徐汧未見子名宜
加訂又載九月三日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鋮宜作兵

部右侍郎又載是月十一日拜疏辭註云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弘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麟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按邸抄曰廣以九日告歸行在十五日子出都門在十六日大鋮郎於十一日謝恩乙酉閏六月丙戌起幅巾葛袍戊子卒有殉難日紀多入譜中惲氏作丁酉庚子譌宜註明日紀存者止乙酉一月子又自號秦望望中山人見大學參疑還山主人見慟哭記讀易小子見古易鈔義山陰廢士見陳司成傳宜註入朱子行五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初生日吏部公稱朱子以行並註年譜官階地域宜從當時又稱謂子於道統錄大儒稱先生諸儒稱公朱子稱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諸子公卿稱謚如稱王文正或稱爵如稱王荊公無爵稱官如稱范太史門人近世前輩如之無官稱字如張思叔或兼以號如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呂某奸邪直書姓名如章惇稱考嘗曰先君子韋齋先生○王子

稱海日公曰吾父龍山先生　稱高忠憲公有曰高存之見詩稱門人或

以先生與宗人札有自稱行者見書戊寅冬令從學止稱

後輩於朱少師自稱姻弟長孺自稱友弟宜核其世始

標某姓公下稱名字號謚地作小註內閣名公一名後

稱地或稱謚官及號宜酌此類似容稍訂今定爲卷之

四十　朱子韓文公考公年譜洪興祖作增考年譜方崧卿作洪載生地同新史誤記遊鳳翔岐山詩年月

誤洪方以貞元十四年從董公晉平汴州誤要當以公之自言及李翺行狀皇甫湜墓志神道碑爲正翺湜皆從公遊者文見於集者不復載其新史河南令詭洛陽令年誤洪以論錢重物輕狀作元和七年誤李漢謂收拾造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而淮西事宜狀中實無此語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神道碑語有不可曉者如方鎮反一段是也神道碑命喪葬如禮俗習一無汚我一段譜不載墓誌知人罪非我計朱子謂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神道碑復爲兵部侍郎當作吏字○按文公修武人行狀曰昌黎人公亦自稱昌黎墓誌銘不言鄭里劉暆舊唐書

昌黎人歐宋新唐書曰鄧州南陽人誤加鄧州二字也

一全書外有裒纂錄本作廣錄 一曰明道統錄錄首宋先生濂按明王圻道統考明儒故首濂未有錄本 一曰方遜志先生正學文輯三卷 一曰王陽明先生傳信錄三卷王子嘗欲將聖人緊要語發揮作一書取孝弟文字燒之而未果茲錄似之○擬合入道統錄 一曰古小學集記九卷學約躬行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聖統○子自謂有未盡處 一曰古小學通記四編政本一編問官二編入官三編王道四編未成 一曰金鑑錄七卷祖鑑卷一近鑑卷二遠鑑卷三卷四卷五王鑑卷六帝鑑卷七屬子增續本 一曰廣鄉書 一曰鄉約小相編譜云視保 民訓要更詳明 一曰憲綱規條二卷 一曰人譜雜記四卷以上各自成編與朱子集尚書譜序孝經刊誤卦爻彖象說諸種入雜著王子書大學或問五經臆說朱子晚年定論入續編附傳習錄異然多無定本嗣當詳訂 一曰水澄劉氏家譜六册錢本存祠其公移義田權輿說芳齋公三世家乘跋外有孝義傳芳附義役記事明德淵源錄世澤編大家紀家禮續遺祠田

始末世德錄表貞錄司馬公祀典菱山葬記京兆公實錄宜訂入○錄本世德表貞二錄附年譜

一哀纂外有討次一尚書佚（一作逸下同）經（出大戴禮凡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曰丹書一儀禮佚經（出大小戴記凡六篇）曰奔喪（年譜首公冠以奔喪次明堂下）曰投壺曰公冠曰明堂曰諸侯釁廟曰諸侯遷廟（一下有合原經十七篇差次篇目字）一儀禮佚傳（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年譜作深衣）考曰昏義曰士相見義（補原父劉氏）曰飲義（年譜作鄉飲酒義）曰射義（年譜次燕義下）曰燕義曰饗義（郊特牲錯簡年譜不載）曰朝事（聘義附見年譜下有公食大夫義補原父劉氏）曰喪記三篇曰喪義四篇曰祭法曰祭義三篇曰禮本（郎禮三本）曰禮器曰禮坊（年譜註附經解簡餘）曰樂記

附鐘呂考（一篇○按朱子所編儀禮係目一儀禮附記上篇曰士冠禮冠義附曰士昏禮昏義附曰士相見禮曰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曰鄉射禮射義附曰燕禮燕義附曰大射禮曰聘禮聘義附曰公食大夫

禮曰覲禮一儀禮附記下篇曰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
問間傳附曰士喪禮曰既夕禮曰士虞禮喪大記奔喪
問喪曾子問曰檀弓附曰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朱
子語錄有問答數條云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昏禮以至燕射皆然只士相
見禮郤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又云儀禮
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
小朝聘燕享之禮儀禮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
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無
入頭處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卻以禮
記附又於禮記外取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附
本經下又云樂記是古來流傳此箇文字又朱子門人
楊復作儀禮圖其自序云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
黎亦云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
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
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
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
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
大饗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嚴陵趙彥肅嘗作
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
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蓋儀禮元未有圖故先師欲學
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
也燧為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
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

（按子訓次儀禮目錄似略本朱子更爲補佚云）

一家語正集（凡三十三篇）曰相魯曰王言曰大昏曰問禮曰五儀曰三恕曰好生曰觀周曰賢君曰辨政（年譜作正）曰六本曰辨物（年譜入附集致思下）曰顏回曰子路初見曰入官曰困誓曰五帝曰執轡曰本命曰論禮曰觀射曰郊問曰五刑曰刑政曰禮運曰冠頌曰廟制（年譜下有辨樂）曰問玉曰正論曰子夏問（本冠名曲禮）曰子貢問（冠名曲禮）曰公西赤問（冠名曲禮）曰曾子問（記中夫子之言戴氏裁節問答類出己手如郊問廟祀等篇子皆是正之）

一家語補集（凡二篇）曰表記曰雜記（雜取說苑孔叢子等書年譜說苑下有韓詩外傳字）

一家語外集（即大戴記餘凡六篇朱子謂大戴禮好處被小戴摘作禮記尚有零碎好處子攷有同心與年譜作七篇）曰千乘曰四代曰虞德曰誥志曰小辨（年譜作少辨下有用兵篇）曰少閒

一家語附集（凡十三篇）（年譜作十二篇）曰始誅曰儒行曰致思（年譜下有辨物篇）曰楚聘曰經

解（年譜五帝德篇次此）曰屈節曰本始（年譜下有終記篇）曰五帝德曰帝系（年譜作繫從削）曰官人（年譜作從削）曰七十二弟子曰弟子行曰明堂位（年譜作從削緇衣亦削又云十二篇皆從削其禮察保傅餘篇還賈誼勸學還荀子一下有毛詩逸傳一篇日緇衣字）一古學經（初作記凡七卷）曰小學（曲禮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按朱子禮記次篇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今投壺歸儀禮佚經深衣祭法附佚傳月令附尚書佚經合二類從此）曰大學（戴記古本大學分七章）學記上（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傅一下有祭義）學記下（原學記序十三經首按禮記次篇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大傳註云與喪小記誤處多當釐正樂記七篇爲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今禮運入家語正集禮器郊特牲大傳樂記坊記入儀禮佚傳明堂位經解儒行入家語附集哀公問仲尼燕居還家語中庸存四書表記入家語補集緇衣削文王世子從學記上學記從學記下大學從大學意畧同朱子而緒甚清一）四書曰論語（年譜首曾子）曰曾子（節取大戴爲章何十篇）曰子思子（中庸）曰孟子一

十三子曰董子曰文中子曰周子曰程子曰程叔子曰張子曰朱子曰陸子曰曹子（月川一無曹子作十二子）曰薛子曰吳子（康齋）曰胡子曰王子一史斷以上諸種原本並止列目錄本作雜著

一集以全書名祖二程全書也其朱子釋諸經四書外有語類又有文集（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名大全陽明王子有全書分語錄文錄別錄外集續編外集本二程外書今子以語類（不別輯）文編經術分次共爲一書餘俟再蒐以補未備（或以續別外名之）

一朱子卒慶元庚申季子侍郎在有類次本爲正集王潛齋已刻之方冊存閩藩（一作臬）又有浙本詳略微有不同閱四十五年淳祐乙巳侍郎有子門人弟子有存者建

安守王遂（實齋）請之無所獲惟劉文昌從蔡西山孫覺軒所手錄抄掇成帙取付劉叔忠刊落其繁考訂其實成續集並存書院又二十年咸淳乙丑通守余師魯翁季蒐輯遺文屬黃鏞刊成別集爲大全王子全書詳王文成公全書參訂計朱子大全成於卒後六十五年王子全書成於薨後四十五年其類次抄掇考訂蒐輯較定檢編徵求彙集久而後竣如此而錢氏又克紹王子之學反復始終以訂其書今子辭世四十一禩徒從所藏鋟本錄語及底本錄本與私抄并搜取舊人私錄零稾一二麤爲討次其有愧於朱王之門多矣

一次輯先賢之書必資參訂歐陽公謂韓文印本多爲校（讎）書者妄改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

之類朱子於韓文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待覽者之自擇又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於上蔡雅言時有小異著某氏本語及某本異同悉註其下以備參考俟知言之君子考而擇焉朱子得上蔡語錄寫本上下二篇於胡文定公家與吳中版本吳氏本皆曾恬天隱所記者時有小異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版本所增多有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子曰自起其辭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輒放而絕之文公文集自註外有考異補遺附於每卷之後別集每篇下必注其所從得中間或注家藏注藏錄稾見某集注此事不知何据與家傳不同此與某本大旨不異但先後詳略有不同者疑復自刪之也此比某本爲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某段下所係更重後

以不欲形迹當時某事之失而刪去之按某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此段疑避某節而去之恐皆不可遺也此但差詳疑某本欲刪以從簡耳某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論而刪之也某本在某段前在某段後此本無合次某類以有後某篇仍舊編附此所謂某公者疑指某公此本無者爲賢者諱也又注先生勾斷批云抹出批云又先生批云又此段注字係先生批者後見先生又云上下疑有闕文此有闕文又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按總目某處當有某一條今鈌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某字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詳之有註某下一本有某字一本無某字舊錄無某字一本作某字補遺則

云某條內某句某字註下一本有某句有某字餘倣此註下有問云某句某字註答云某句某字者異則云某句某字註上一作某句作某字餘倣此又註此下一有云云某句之某字恐當作某字亦作某字某處之某字一本空某字下一本空一字疑是某字恐當云某句某字如用某字此語太略此一節當刪去王子全書詳見參訂朱王二集蒐訂不易如此保無尚有韓文蔡錄之失乎茲劉子抄本彼此殊語鋟本前後兩文寫刻又復雜收增刪每輒任意加有零鑴散草藁字誤筆同中不無小異歧處或緣率䏚媿無叔忠師魯之勤而遜緒山念菴之識每一臨書輒爲慨邑云

一前賢書集初編之日未有無偶佚者無闕文者二程有

外書十二篇朱子有續別集方遜志先生有遺集王子有續編朱子奏狀有注第一狀闕者釋氏論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糴場奏乞推賞賑濟上戶等篇中多空字版木尚存文信國詩文多易本字惟吳淵穎等集不諱遜志先生集空處尤多今子雖去世不遠底本多於錄本如學言會錄之類確於錄本如人譜奏疏之類它若書序要篇俱備餘更蒐討中有闕篇闕字亦俟採補總不敢妄改竄入一字

一訂書亦有從刪者程子識仁朱子謂乃地位高者之事近思錄遺之朱子集有云此條疑以不急而刪去此段恐嫌於誇而去之王子靑錢氏取少年未定之論應酬諸作刪而去之自辛巳以後釐爲正錄巳前間採外集

而不全錄既而伏讀遺文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言近指遠又錢氏云今所去取卽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玆劉子語類學言三卷文編書上下或擬刪去一二再閱似宜備存復爲收入

一改竄之失（昔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至朱子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意主牽湊詞多舛複吐論之人胸臆貫穿句字推蕩有不必言言照應屑屑嵌塡者改則刻劃襯貼神氣已傷乖而旨趣復窒如答董生心意十問之第四條底云心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近之上既有已發字故下但言近之且近之字法甚活而改之則云多從已發重出而又死煞矣底又云正之爲義如云方方

正正有倫有脊與中字不同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也借中字以通解正字心字對事字非對意字也而改之則云與誠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此條底答問意心本體流行之分然前有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之句至末纔收郞謂心爲用意爲體亦得此處不應遽作誠以體言正以用言語而將他處由末之本插入又底云中庸言中和正字近和字又周子曰定之以仁義中正此中正二字從中和化出來將和字參合正字義自圓活卻又婉切而改之則云中郞誠和近正中爲天下之大本誠爲正本也何等硬直先賢之書不可輕改若此他可類推憶子辭世後有持子書欲爲更定句字者商於埽雲徐氏埽雲曰如

此則是君之書非先生之書矣信然哉梨洲氏致札云先師文集曾訂正抄完否發刻亦有端緒否當日陽明文錄其弟子皆天下之才經營之十年而後成今老兄以一人之力從幾番淆亂之後復其眞本有功於師門也大矣瑞生實有媿於斯言○編訂前人書須洞見前人旨趣功力先後本末以爲條理次序此不必同彼今不必同古也而鶻突皮傳者借他人之標目以爲位置葫蘆傀儡眞形全失矣前人自有規則不煩救正也前人各有作用不煩打并也直是未曾夢見前人耳

一子於宋後儒者契濂溪明道二子每舉主靜立人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語爲的他則析微剖異殆無剩義而意者心之所存喜怒哀樂爲四德太極卽陰陽氣外無

理氣質外無理義存養外無省察總是揭主靜立極一原無間之義以此窺子庶不河漢

一子一生惟忠孝兩字言及君父肝心如揭衮子者何異親見曾閔龍比請讀其書

一子少受學於章南洲先生云古易鈔義本十四五時口授二十六癸卯三月師事許敬菴先生於德清同門者爲長孺丁氏恭定馮氏而次年甲辰三月赴京又明年五月至自京而先生已卒計三年中止二十六月又去家十五月而存理遏欲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語終身守之朱子由延平直接程子而二程子十五十四歲侍春陵後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稟承罔不在多也

一學至於子自有儒者來外氏之染殆淨其句字間如公

衮衣鉢光明藏頭出頭沒等語歷來涉筆者詞吻相尋

而然非有所沾滯也

一文章義無別指而體有殊勢明允不能詩永叔不工賦子固少游詩如辭趙儕鶴欲廢四六而子無不備美又每轉必出每剝必入論者追擬漢唐大手宋後弗逮也按朱子二十許便慕效南豐之文王子論學諸書學記尊經閣記辭爵軍功諸疏追配八家

一文公大全版本半幅十二行二十二字文成全書直隸本九行十九字浙本中有十八字者直隸本雙筐浙本有單筐者有全書卷之若干或闕之字至二十或間以廿四十一或間以四二或眞或俗兩本互見浙本所蒼漢隨墊直隸本所蒼漢隨墊則直隸大寸浙七分茲倣序大全之蘇公信省約版紙之意行字並同而縱復縮十之一如宋版之式○注有分行有單行分行一式前儘勻寫末寫單行有末亦儘勻

平對著

一仲升悱氏倣高忠憲公朱子節要○按西山蔡氏孫模輯朱子書爲續近思錄有劉子節要之刻詒瑞生瑞生札謝之并寄寓槀仲升復札曰先師爲明季二大儒之一顧自入譜外海內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節要一書弟實刳心焉先生之言道也微言本於見獨精義出諸覺中正可與明高子宋五子分道而合尼山之轍今節要中所載自言事外皆是矣間有由功夫嚴密而進遂欲以能進者爲主人恐不足以定先師之案是以一字一句必衡之量之進之退之以求得當先生之心持此自信不疑不敢求知於今天下以俟後世之子雲不圖當吾世得吾道兄而近出同門不獲弟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且幸先師之道猶在人心也三

復寓橐大氏多明道之篇要其妙乃在以見地行文而不見迹以見地行文道兄所以操其勝於今文章之外也不見其迹道兄所以勝今之執見行文者也今之爲文者家握靈蛇至於言道則餖飣其句餖餡其辭且曰非此餖飣餖餡之物更有何者可以言道鄙哉陋哉其狡者則一切峻其閑而避之惟恐不遠其弊於今爲尤甚今之稍具見地者目朝雲漢至於爲文輒出青杉栢子以佐機鋒不自知非且曰道非此不顯於是識者痛斥其非而道亦因之亦淆亂於其際弟所以讀寓稿明目濯心一讀一擊節不自知其傾倒之至也卬公道兄與門執別竟成千古其令叔耕巖先生尤東南所倚爲師表竟先卬公奄逝江南老成凋落殆盡知道兄聞之

當亦同其慨歎又札曰當今名碩指不多屈東迴錢江則惟先生恨道遠衰頹無緣相聚傾倒徒增悵邑耳又札曰知貴郡復舉學會同人相講有興起之機瑞生守尊門行知之訓不與講席一日履思秦氏弟餌菊承顯語瑞生曰君幸無忘先兄履思之言問何言餌菊曰昔君初侍劉子時人皆以名推二王金如朝式大舍谷也先兄獨曰將來能擔荷此事者必此人也會君一劉氏與餌菊居昭山乃尋洽然四日之會於此奠夫張氏璧雲趙氏期必至已與奠夫輪集友人家梨洲亦時至嘗於奠夫宅舉舜其大孝章瑞生有性靈卽舜語奠夫曰向謂聖學將絕今日方知有人陳汝礪曰今日之會卽當日劉陶二先生所言不過如此吳君燮曰董子自是有主之學見會錄世道人心至今日而益不可問聖學一綫山陰遺緒岌岌有將墜之憂吾輩百方撈摝後起而能得斯任者尚未見其人弟二十年來在敝邑略爲倡興大約虛聲附和者接踵實心求道者寥寥每思越中先師遺風猶在儼然洙泗也又得吾

董先生諸君相為激揚必有聞風而興者幸益努力汲引後生振起絕學挽回世道人心眞今日第一事也當日同心屈指無幾弟又在遠未識桑榆垂盡尚能相聚一堂得聞教益以疑義相咨否耳同門友弟某載頓首

○梨洲黃氏有劉子學案之刻屬瑞生序序曰先師劉子自崇禎丙子在京日始訂誠意之旨以示人謂意者心之所存戊寅瑞生侍師親承音旨時聞者謂與朱子王子不符起而爭之其問答之語往復之書備載全書瑞生心識是說未敢有所可否一時門人後學亦未有會之者先師沒後梨洲黃子特闡其義見於序牘余亦不敢出一詞以應逮先師辭世三十八年得一菴王氏棟遺集內有會語及誠意問答云自身之主宰言謂之

心自心之主宰言謂之意謂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若以爲心之發動便屬流行與先師之旨脗合蓋先師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又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功夫海忠介瑞嘗曰功在格致道在誠正一菴屬泰州門人夙稟良知之教者而特揭意旨以示惜聞者之徒守舊說而不能深求其在我博考於諸儒漫然疑先師之說而不知前此已有不謀而同焉而先師爲特悉是卽周子主靜立人極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標尼山秘旨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自先儒以來未有盛於劉子也先師之學備在全書而其規程形於人譜采輯備於道統錄綱宗見於宗要諸若學言論學諸書原旨證學雜解論語

學案讀易圖說大學參疑古易鈔儀禮經傳種種莫非此旨而學者顧無眞詣援而他附黃子於生平所得合之全書精討而約收之總以標挈斯旨此眞先師不絕之微言也先師序宗要語曰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傳在是卽數子之書不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黃子纂先師學案成謂瑞生曰讀其言如金聲玉振八音迭奏未嘗少有間敢謂先師親傳在是卽先師之書不盡於是而先師之學已盡於是蓋學無二致故言無二致也勉齋狀朱子有言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所謂得統之正能使斯道章章者止一二人而周程張子起孔孟後

千有餘年朱子起周程張子後未及百年先師起朱子後四百餘年蓋自唐虞執中之統馴至成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昭晰呈露已屬先師黃子旣嘗取其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道統之者者述之而又撮其遺編會於一旨以此守先以此待後黃子之有功於師門也蓋不在勉齋下矣世有願學先師者其於此攷衷焉○按二子俱纂刻子書一則依類成編一則提綱舉要雖時全本未出然竝得與參末論識此以見不爲師門所棄如此

劉子全書抄述

山陰後學杜春生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一

門人董　瑒編

語類一　人譜

自序

友人有示予以袁了凡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爲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於了生死

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從（從字舊鈔遺）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功課而紀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勵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序而傳之昔

崇禎甲戌秋八月閏吉蕺山長者劉宗周書

人譜正篇

人極圖



卽太極圖左畔



卽太極圖右畔







按此第二第三圖卽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然分而爲二自有別解且左右互易學者詳之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卽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眞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卽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卽下蟠之地而萬物

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毋至此以天地

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

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

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

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

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卽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

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

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篇二

證人要旨

○無極太極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曾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卽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

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新本有自卿自慊四字）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愼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新本作衆惡之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轉一念下新本作偶著一念因而過矣寧流於惡者有之）是以

君子有慎動（新本作獨）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為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一加提醒不使復流於過而為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塡壑直如此難亦為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為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推山塡壑之象豈知人（新本人字作最初之）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旹即是懲之窒之之時（新本有當下提醒四字）當下廓淸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已

可不費下新本作何等省力至此幾雖已動而仍不失其先見之吉正知幾最得力處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新本有此與幾善惡之說不同學者詳之句

◎靜而無靜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愼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誠於中者形於外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新本有賦形有定四字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

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五行攸敘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愼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

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致力新本作謹

凜下有隨分體當句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新本作精純慥慥君子新本作敦篤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嘗懷不盡之心而黽黽以從事焉庶幾其道於責乎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緣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新本無痛癢然而四字承一倘字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

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履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畧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眞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今學者下新本作然非逐事簡點只爲圓滿此獨體如是學以愼獨方眞見得萬物皆備於我體段一反身而自得之不假外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其要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

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新本有聖人一生用心全在這裏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卽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卽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簡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譜續篇三

紀過格

⊙物先兆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 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無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動而有動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 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 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憂讒畏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坐妻子

作惡 多坐疎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來一過積二過○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於此斯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有靜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大交小交　趨　蹶　以上足容

擎拳　攘臂　高卑任意　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　視非禮　以上目容

貌言　易言　煩言　以上口容

高聲　謔　笑　詈罵　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　搖首　側耳　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閾　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過

積三過〇九容之地卽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有七

種情狀伏在裏許今姑言其畧如箕踞言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新本有如交股喜也會交股怒也會交股其他可以類推

五行不敘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失懽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新本作私貨財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致謹　讀禮不慎衣服飲食居處停喪新本多不葬二字祭祀不敬失齋失戒不備物繼述無聞　忌日不哀飲酒茹葷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以上父子類皆坐爲人子者其爲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考校筮仕鑽刺之類遷轉欺君資緣速化宦成欺君貪位固寵不謹　罷軟　貪　酷　傲

上官　陵下位　居鄉把持官府　囑托公事　遲完國課　脫漏差徭　擅議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事美惡　縱子弟出入衙門　誣告 以上君臣類

交警不時　聽婦言　反目 新本多夫妻二字　帷薄不謹 如縱婦女入廟燒香之類○新本多看燈看戲四字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踰閾 以上夫婦類皆坐爲人夫者其爲婦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飲凌競　語次先舉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蚤年分爨　侵公產　與母相嫌　鬩牆　外訴　聽妻子離閒　貧富相形　久疏動定　疏視猶子　遇族兄弟於途不讓行　遇族尊長於途不起居 以上長幼類皆坐爲人幼者其爲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遊談　流
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强昵
好爲人師　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仍坐前微隱顯三
過來一過積四過○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見如
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
可以類推爲是新本爲是字作諸過皆自四字心上生出來者
物物不極五曰叢過百行主之
游夢　戲動　謾語　嫌疑　造次　乘危　蹊徑
好閒　博　弈　流連花石　好古玩　好書畫　牀
第私言　蚤眠宴起　晝處內室　狎使婢女　挾妓

（新本作挾娼妓）俊僕（新本作養俊僕）畜優人　觀戲場　行不避婦女

暑月袒　科跣　衣冠異製　懷居（居處器什）輿馬　饕

飡　饞食　縱飲　深夜飲　市飲（新本作市肆飲）輕赴人席

宴會侈靡　輕諾　輕假（我假人）　輕施　與人期爽約

多取　濫受　居間爲利　獻媚當途　躁進　交

易不公（虧小經紀一文二文以上及買田產短價）拾遺不還　持籌　田宅

方圓　嫁娶侈靡　誅求親故　窮追遠年債負　違

例取息　謀風水　有恩不報　拒人乞貸　遇事不

行方便（如排難解紛勸善阻惡之類）橫逆相報　宿怨　武斷鄉曲

設誓　罵詈（新本作咒詛）　習市語　稱綽號　造歌謠

傳流言　稱人惡　暴人陰事　面訐（新本多人過字）譏議前

輩　訟（新本作好訟）終訟　主訟　失盜窮治　捐棄故舊

疎九族　薄三黨　欺鄉里　侮隣佑　慢流寓　見虐使僕僮　欺陵寒賤　擠無告　遇死喪不恤　見骼不掩　特役　食耕牛野禽　殺起蟄　無故拔一草折一木　暴殄天物　褻瀆神社　呵風怨雨　棄毀文字　雌黃經傳　讀書無序　作字潦草　輕刻詩文　近方士　禱賽　主刱菴院　拜僧尼　假道學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畧以百爲則故曰叢仍坐前微隱顯大四過來一過積五過○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一關而綱紀之以色食財氣終之以學而畔道者大抵皆從五倫不敘生來

○迷復　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

祟門微過成過日微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閤一時

妖門隱過成過日隱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閤二時

戾門顯過成過日顯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閤三時

獸門大過成過日大惡用大訟法解之閉閤終日

賊門叢過成過日叢惡輕者用小訟重者大訟解之閉

閤如前

聖域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一一進以訟法立登

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雖

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

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

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何曰說在

孟子訓惡人齋沐矣且既已如此又恁地去可奈何

正恐直是不繇人不如此不得

訟過法　即靜坐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座子於下　新本無布一八字　方會平旦以後一躬就坐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間鑒臨有赫　正儼威二句新本作匪闇斯闇匪覿斯覿祗祗栗栗如對上帝如臨師保句　呈我宿疢炳如也乃進而勅之　新本作因而內自訟　曰爾固儼然人耳一朝跌足　新本有墮落千仞四字　乃獸乃禽種種墮落　新本無此四字　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唯於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勅之　勅之新本作內自訟　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　新本有復出十

日十手證佐皆作如是言又應日否否於是二十字頭之一綫新本無此四字清明之氣徐徐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若向新本以復字承來字下作覺此心浩然與天地同流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眞一眞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眞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閒整身而起閉閤終日

或咨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坐法也靜坐非學乎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後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禪入定葢借以補小學一段求放心工夫旨哉言乎然則靜坐豈一無事事近高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撒手懸崖伎倆其一是

小心著地伎倆而公終以後說爲正今儒者談學每言存養省察又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却教何處分動靜無思無爲靜乎應事接物動乎雖無思無爲而此心嘗止者自然嘗運雖應事接物而此心嘗運者自然嘗止其嘗運者卽省察之實地而其嘗止者卽存養之眞機總是一時小心著地工夫故存養省察二者不可截然分爲兩事而并不可以動靜分也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今爲鈍根設法請先爲其奴者得訟過法然此外亦別無所謂涵養一門矣故仍存其說而不廢因補注曰靜坐法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何過之

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言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却妄還眞之路而工夫喫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首毋意必毋固毋我眞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即顏氏之克己

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簡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眞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眞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

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眞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葢本心嘗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嘗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讎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

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如此反覆推勘討箇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於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轉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

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家參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為要夫知有眞知有嘗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眞知嘗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眞知如明鏡當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繇嘗知而進於眞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於意而意誠致之於心而心正致之於身而身修致之於家而家齊致之於國而國治致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

功也詎謂知過之知非卽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尚於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爲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以致知爲要也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簡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到（新本無到字）亦可

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夫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

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𠷣

按人譜作於甲戌重訂於丁丑而是譜則乙酉五月之絕筆也一句一字皆經再三參訂而成向吳䋣初刻於湖鮑長孺再刻於杭俱舊本也讀者辨諸㷔

負先君子臨歧苦心己丑孟秋不孝男汋百拜謹識

劉子全書卷之一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二

門人董　瑒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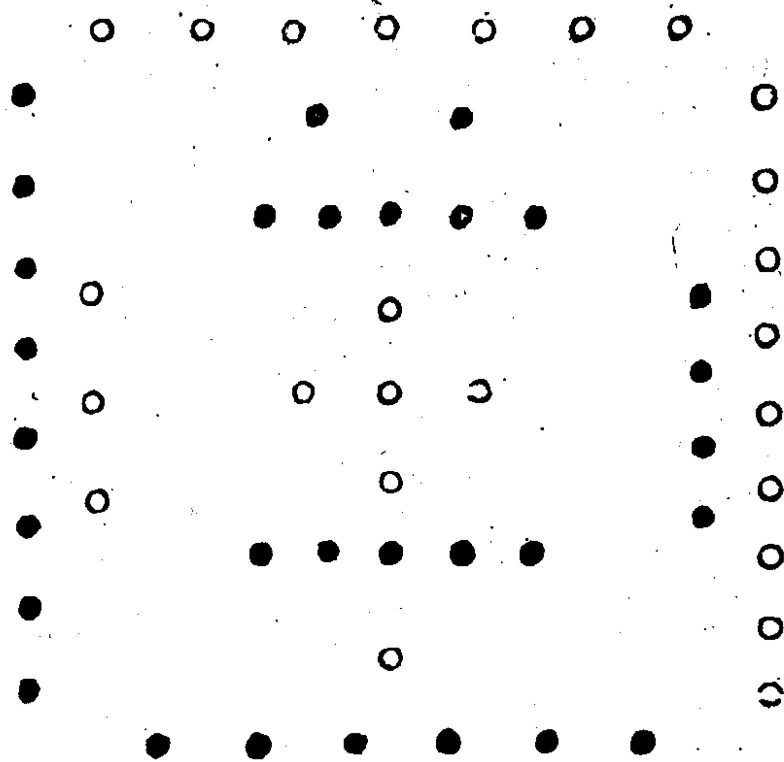
語類二　讀易圖說崇禎癸未正月

自序

余嘗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而得易道焉盈天地間皆易也盈天地間之易皆人也人外無易故人外無極人極立而天之所以爲天此易此極也地之所以爲地此易此極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易有太極三極一極也人之所以爲人心之所以爲心也惟人心之妙無所不至而不可以圖像求故聖學之妙亦無所不至而不可以思議入學者苟能讀易而見吾心焉盈天地間皆心也任取一法以求之安往而非學乎因再述諸圖而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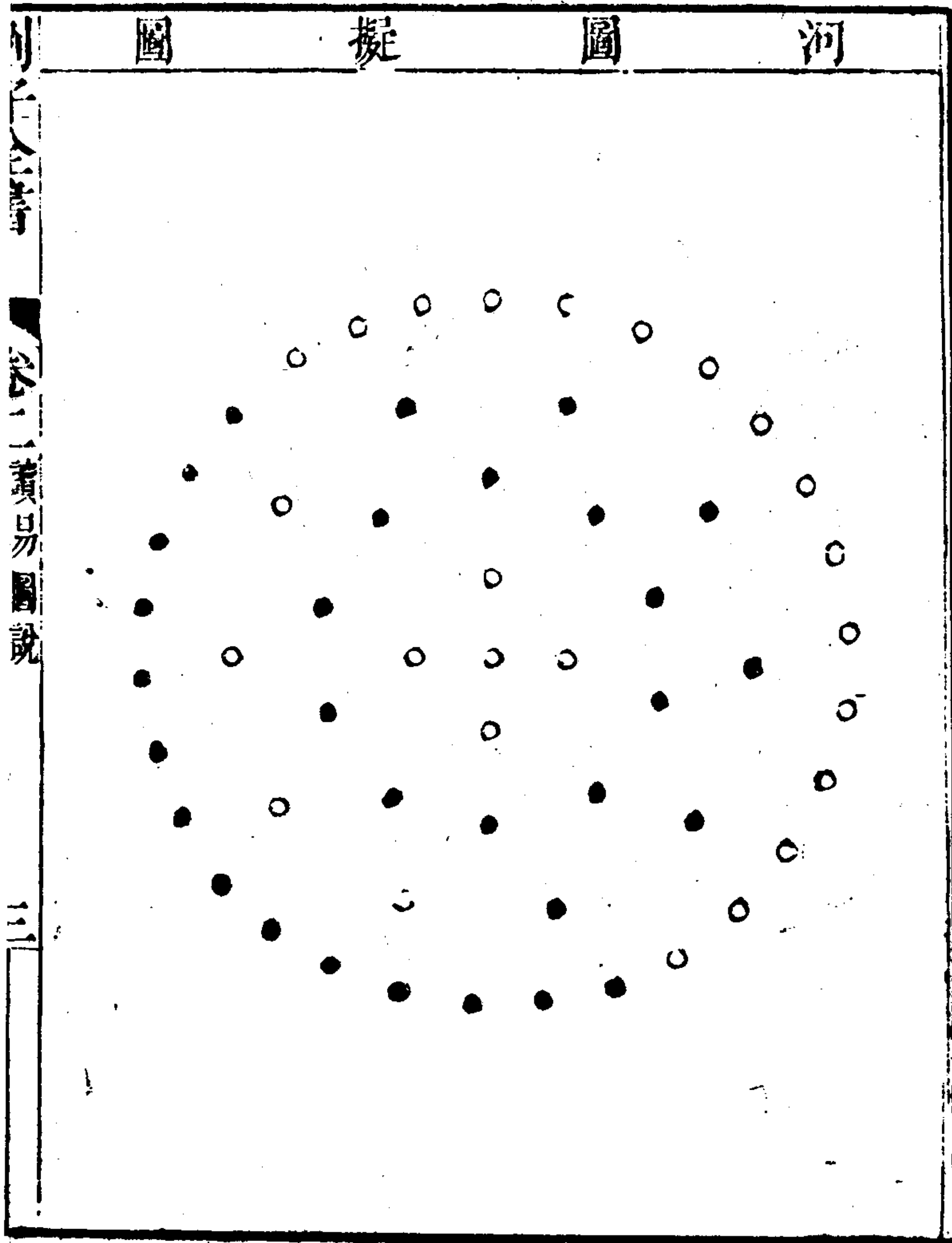
衍其說於後以補前說之未盡總題之曰讀易圖說誠亦自媿瞽見矣殆繇是作此新本是發軔焉庶存跬步之一跌云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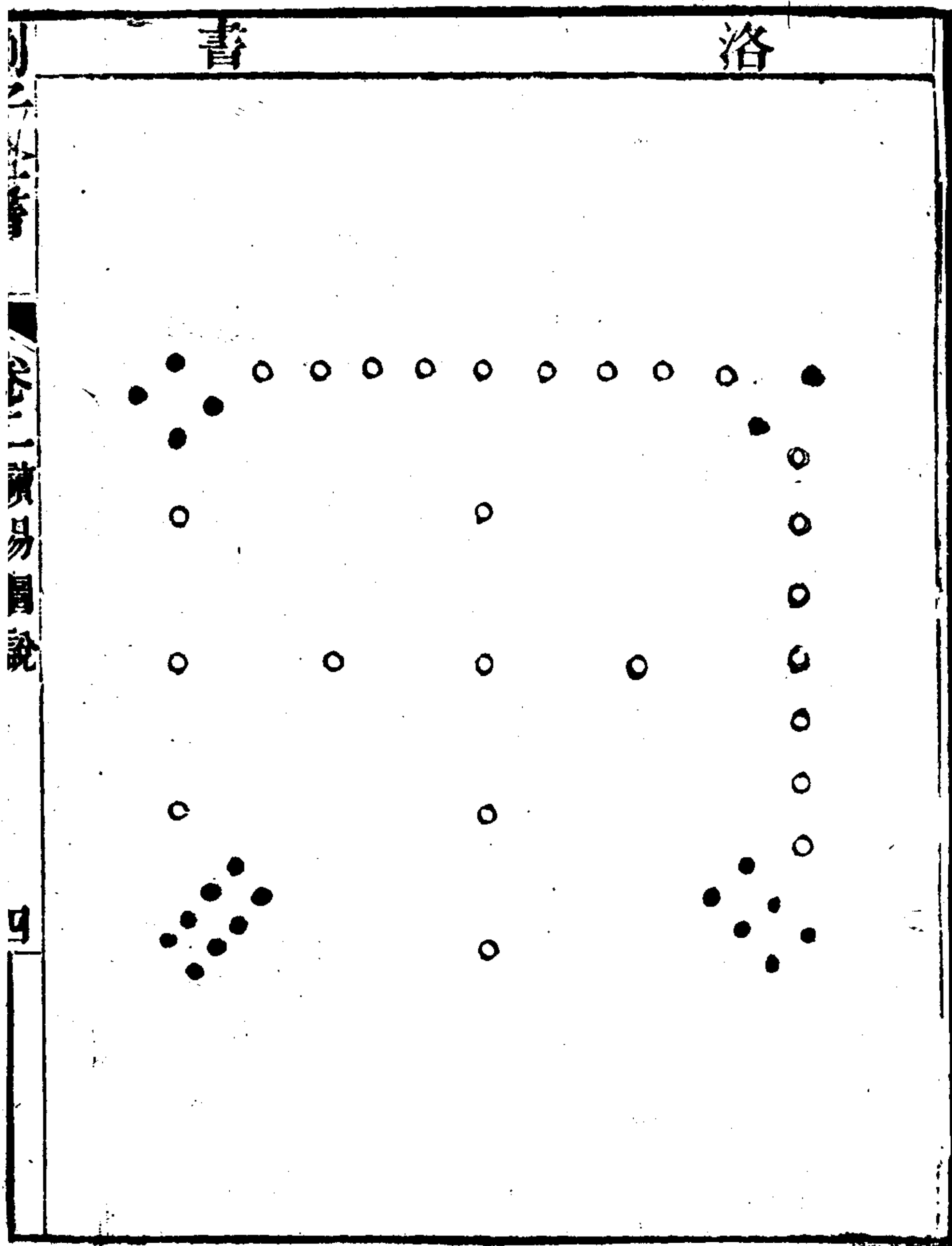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河圖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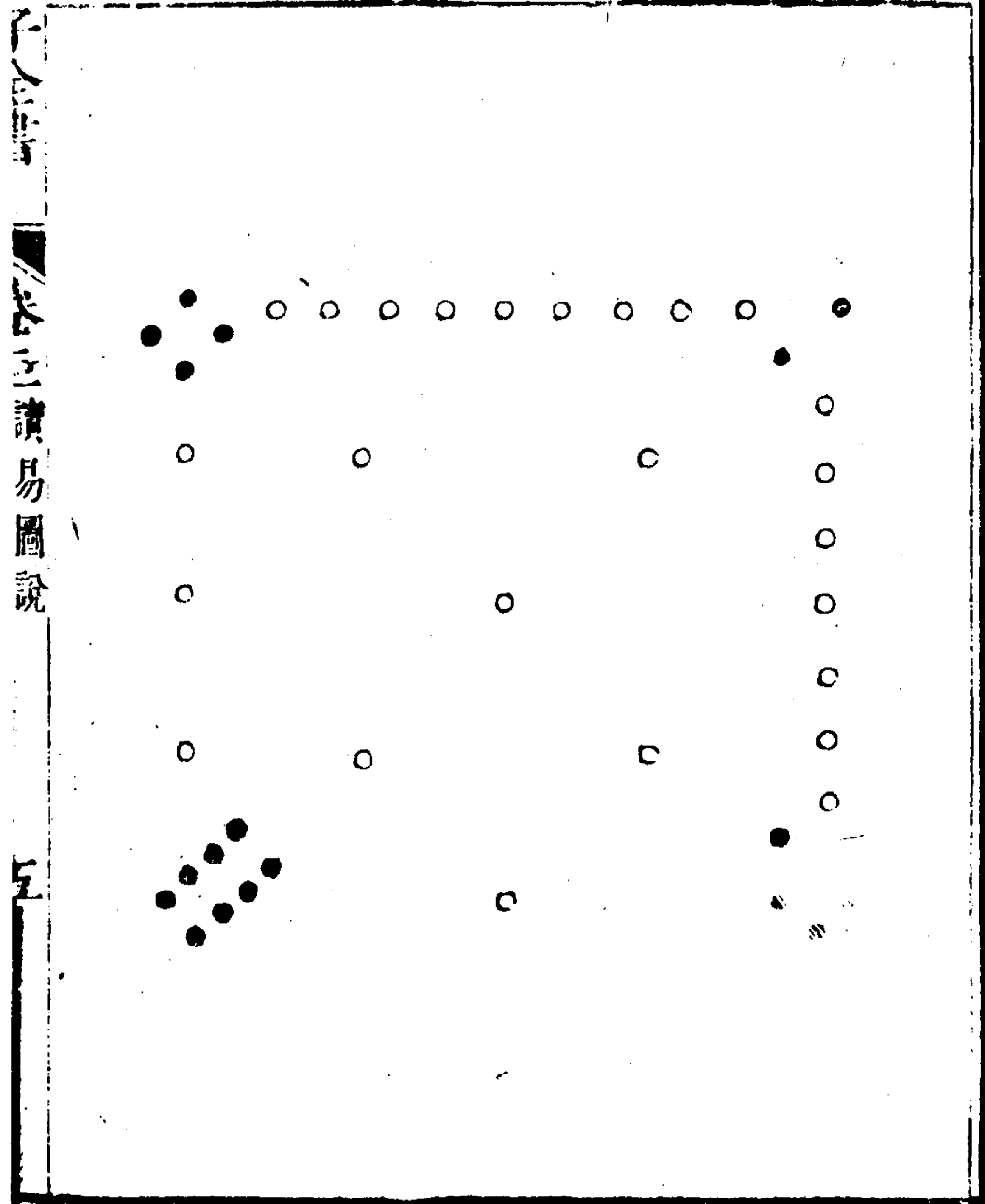
河圖象天者也天道圓故圖亦體圓以象天之圓則以中數之五十知之也五居中而十環於外則十必合爲一體使仍一上一下而分之爲二又安見其爲十乎今故規之而從圓中圓而外亦圓可知以見其爲天圓之象益圖之中數以五統十妙陰陽以合德卽太極之象由是一陰一陽以次規圓於外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備矣故聖人因之以作易亦所以訓天道也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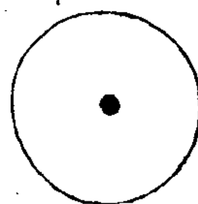
朱子曰洛書葢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蔡氏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洛書縱圖



維書象地者也地道方故書亦體方以象地之方則以四維之用方知之也四維既方則中安得不本之而方以見其爲地方之象蓋書之中數以一守四體中正以無遊卽皇極之色縣是分剛分柔各指其所以矩方而五行五事之類蘊焉故聖人因之以敘疇亦所以訓地道也

圖一



此人心妙有之象爲河雒總圖中一點變化無方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滯於無矣今請爲太極起廢而表是圖其爲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與雖然滯於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佛氏亦有是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意實不同余嘗有詩譏之曰偶圈圓相形容得纔點些兒面目肥亦就彼家言也

圖二



此人心全體太極之象渾然一氣之中而周流不息二儀分焉陽生於右陽根陰也陰生於左陰根陽也陰陽相生禪代不窮四氣行於其間矣又分之而爲八爲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至於無窮皆一氣之變化也所理在其中矣○此具河圖之象圖左方自北而東陽在內而陰處其外右方自南而西陰在內而陽處其外其中陰陽相薄處即五十之居中

圖三



此八心中以陽統陰之象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而陰陽分非謂分一氣以爲陰分一氣以爲陽也一氣也而來而伸者陽也往而屈者陰也來則必往伸則必屈總一陽之變化也故盈天地間陽嘗爲主而陰以輔之陰不得與陽擬也明矣是故陽生於子在純陰之中而左旋以極於午陰生於午在純陽之中而右旋以極於子其分既已如此矣又合而觀之陽嘗居中孕之以陰陰嘗居外統之以陽尤著扶陽抑陰之致焉○此具雒書之象書陽饒陰乏陽生於中又旋外以統陰（卽邵子所謂月窟天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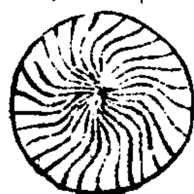
根



此人心中參天兩地之象易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此參兩之說也而豈知爲人心之所自有乎以心參天心卽天以心兩地心卽地其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何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於是有數焉聖人因而仰觀俯察裁之以參兩之法置一爲太極兩得地數三得天數以

三乘兩而得六畫之數此正以心參兩之事也故立卦分爻之後遂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心以至於命道義性命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借數以顯心非離心有數也卽易以明心非離心有易也然則易豈在心外乎數豈在心外乎蓍豈在心外乎至矣哉幽贊之爲義也故曰畫前有易予亦曰蓍前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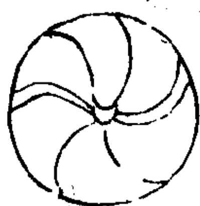
圖五



此人心先天之象太極之體其儀於陽者有天道焉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道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其數也而數從中起天樞建焉益至動之中而有不動者主乎其間所謂動之微者也○此具河圖之象圖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左旋而陰陽相配五行以相生爲序五十居中有天樞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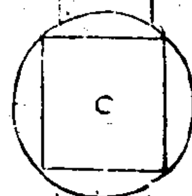
圖六



此人心後天之象後天者地道也地者山川土石之謂也而精氣之上浮爲二曜爲五星此七政也天體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夫天維玄維穆耳得日月五星而後有照臨日月五星非天也日月者五行之精也五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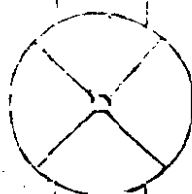
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皆地也故右旋而總囿於玄默一氣之中故地道卽天道也盈天地之間凡屬可見可聞者皆地道也其不可見不可聞者則天道也天道一氣周流任運而動猶不無氣盈六日之病而終能過而不過成造化之功者實以地道一逆分布之爲七政而行之以漸時時有節宣之妙天道所以生生不已也左右互旋順逆相生陽得陰遇乃成歲功故曰易逆數也於人心何獨不然夫人心有七政焉七情是也非用逆何以作聖○此具雒書之象書皆以陽統陰而五行相克以右旋水一統六而居下火七統二而居右金九統四而居上木三統八而居左土統四方而居中以陽統陰以陰開陽尤見陰陽相得之妙雖相克而不相害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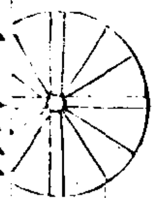
此人心中天圓合地方之象天道圓地道方圓者運而無迹方者處而有嘗故天包乎地之外而卽入乎地之中後先一天也故天地之氣妙合無閒一體而兩分乃著生成之德○此全具雒書之象而河圖在其中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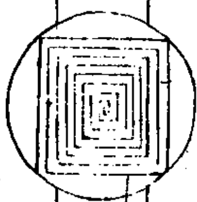
此八心四氣之象天有四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卽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卽東西南北之表義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卽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也又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

圖九



此人心具有十二辰之象天地以一中分造化而一元之運分爲乾坤散爲六子八方風氣正焉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又合以土氣之分旺四時而十二辰建焉土者沖氣也天地之合德也故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元來只是一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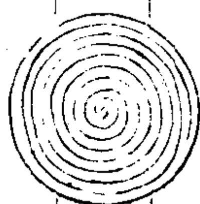
圖十



此人心六合一體之象有地道焉始於几席而極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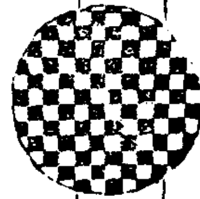
國天下故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圖十一



此人心萬古無窮之象有天道焉始於晷刻而極於世運會元故曰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圖十二



此人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南北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囿於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而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人之積氣積習乎油入於麪不可復出此其不變者也孰知去人滋遠反常滋甚乎盍於易道焉思之

易衍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體人道之撰而順性命之理也圓首而方趾負陰而抱陽胲百骸而麗九竅以爲人乎孰主張是孰推行是無乎有乎微乎微乎其爲物不貳者乎惟一故神神故化陰陽不滯於氣方圓不囿於形以靈萬物以參天地其人乎其人乎順人而人故曰道道本然故曰性性自然故曰命吾舉而歸之曰易

右第一章

易道其本於人乎夫人載道而官莫非易也清輕而氣浮者陰與陽也重濁而質凝者柔與剛也妙合於氣質之間而一理分見者仁與義也兩儀備矣六位成矣參三才而兩之人之所以爲人也故易三之而成象六之而成變繫辭

焉而命之以成占而人道備矣

右第二章

大哉人乎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而嘗足以妙萬物之變者其惟聖人之心乎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右第三章

曷爲天下易曰心心生而已矣心生而爲陽生生爲陰生生不已爲四端爲萬善始於幾微究於廣大出入無垠超然獨存不與衆緣伍爲凡聖統宗以建天地天地是儀以類萬物萬物是宥其斯以爲天下極

右第四章

惟天有極北辰之樞惟地有極沆瀣之墟惟人有極乃背

脊膂方之屋漏室西北隅至矣哉極之爲地乎在境爲自在心爲意在意爲知一作在心爲知即知爲性一作即心爲性爲命之依爲天之倪

右第五章

君子之學易也首證之吾心而得陰陽之大分焉神陽之爲也形陰之爲也陰所以輔陽形所以載神也神褻而見役於形則陰陽消長之勢也故君子尊心以神嘗使陽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有時入於潛而純息爲守有時悔於亢而無首得遇皆所以尊神也神尊而形爲役矣形神相抱妙合無端生生不窮推是道也可以治世泰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朱子曰道心爲主人心聽焉亦其旨與

右第六章

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愼獨之說也至哉獨乎隱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新本少此二句）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故中爲天下之大本而和爲天下之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此性宗也

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之別名以氣而言曰喜怒哀樂

以理而言曰仁義禮智是也理非氣不著故中庸以四者指性體蔡西山氏著爲圖見新書可考

右第七章

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心嘗寂而嘗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而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卽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而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葢愼獨之實功也

天左旋日月星辰右旋乃造化自然之運厤家謂七政
亦左旋但行遲耳雖如此說亦可實病大道本朝高皇
帝特斷其不然其見卓矣○喜怒者陰陽之勝氣二曜
之象哀者水氣懼者中氣愛者火氣惡者金氣欲者木
氣陽明子曰戒愼恐懼是本體卽此懼字○喜怒哀樂
卽天之春夏秋冬喜怒哀懼愛惡欲卽天之溫涼寒燠
大寒大暑笑啼嚬詈卽天之晴雨雷電春亦有燠時夏
亦有涼時秋亦有電時冬亦有雷時終不可以溫涼寒
燠謂卽是春夏秋冬況晴雨雷電乎今人以笑啼嚬詈
當喜怒哀樂因謂有發時又有未發時分作兩際殊非
中庸本旨○四氣在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卽一言一
動皆備誠通處便是喜而樂誠復處便是怒而哀貞下

起元循環不已故記曰哀樂相生卽一呼一吸間亦可理會如方呼方吸卽是喜與怒既呼既吸卽是樂與哀如陽明歌法備春夏秋冬開口定輕徵從之必重揚舒暢後必急疾急疾後必收斂末復悠揚振起逼聲氣自然而然豈是强安排者今梨園傳奇節奏皆然陽明亦有所本

右第八章

吾何以知體用之一原而天無先後也與哉今夫日月照而已矣而照本無體水火燥濕而已矣而燥濕之外別無用則天地可以類推故君子知微以知彰卽用以求體存而不宰終日行而無轍迹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雖然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下學立心其惟誠之於思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右第九章

君子之學其始於誠乎萬物之出震也天下雷行誠之動也動而後入焉故受之以巽入而不已則致虛而明故受之以離明而不已和順於道矣故受之以坤順之至也順無乎不說故受之以兌兌而說說乃淪矣天人之際嘗貞勝矣故爲乾之戰戰乃得勞息之至也故受之以坎息乃得止止則誠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故終之以艮至於交養互發之機則天地時而定位矣山澤時而通氣矣雷風時而相薄矣水火時而不相射矣其爲物不貳又如是夫

右第十章

怠者作之結者散之濡者熯之苦者甘之浮者沉之蕩者止之積者藏之支離者進而君之

右第十一章

夫人心有造化焉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止萬物者莫盛乎艮生萬物成萬物莫大乎乾坤八者備矣吾何以測其及物之功哉誠動於此機通乎彼也一氣運旋之中而萬物恣取焉生者生化者化物不得而知也物各付物吾無與焉萬物一物也一物非物也知無物之爲物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蓋
善言心也圓以言乎其體也方以言乎其用也易以言乎
體用之全也方圓者象也有尚是象者至圓出乎規至方
出乎矩也規矩方圓之至也君子本一中而建極而規矩
出焉存之爲好惡發之爲七情措之爲百行殺之爲三千
三百一規萬規以有天下之至圓其禮爲貌言視聽其倫
爲子臣弟友其行爲出處進退辭受取與其遇爲素位一
矩萬矩以有天下之至方圓以體方方以用圓萬一各正
大小相成以有天下之至易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斯子不云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右第十二章

右第十三章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夫孰知宇宙之所自起乎上下四方一指而已矣往古來今一息而已矣又孰知一指一息之所自起乎一念而已矣君子通宇宙以生心繇一指而一席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仍一指也繇一息而一時而日而月而歲而世運會元仍一息也知一指一息之爲無窮無極也者可與言易矣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堯舜其心至今在

右第十四章

學易有要乎曰有變爲要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聖人之全學也而善學者乃自知變始夫變以通乎所

窮也陽窮則亢陰窮則傷亢可言也傷不可言也是以君子有善變之功爲陽退而陰則高明柔克陰進而陽則沈潛剛克故曰學莫先於變化氣質進極而退則有過必改退極而進則見善必遷故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陽以陽進則西南得朋陰以陰退則東北喪朋故曰與善人居如芝蘭與不善人居如鮑魚知變則知象矣象也者象此者也知象則知辭與占矣

右第十五章

善乎易之言變也莫備乎鼎革矣革去故鼎取新也革之去故也革而不已爲虎之炳爲豹之蔚君子所以脫凡近而游高明者其然乎鼎之取新也新而不已爲金之融爲

玉之潤君子所以策勵修而踐成德者其然乎嗚呼不占而已矣

䷰離下兌上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占曰鞏用黃牛一革而已得中色焉以視虎豹質之醜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占曰巳日之革再言革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占曰革言三就革之至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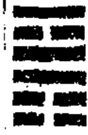
占曰改命之革革之盡也去凡以入聖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占曰未占有孚有諸中彰於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占曰君子豹變闇然日章也小人革面的然日亡也孚不孚之辨也蓋虎炳而豹則蔚矣有收斂章光之義焉革之成也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占曰顛趾出否先去故也得妾以子漸乃生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占曰鼎有實能取新也我仇有疾終慎所習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占曰鼎旣熟矣無耳不行道未光也方雨虧悔重洗新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形渥仍從本文

占曰覆公餗甚不固也其形之渥新何如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占曰金鉉新之燦也鼎耳以養中德之美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占曰玉鉉新之極也蓋金精而玉更潤矣其所利上帝聖賢之養也按鼎革二卦相爲反對其畫上下互易蓋去故卽取新取新乃去故也易卦反對者凡五十六卦正對者八卦

右第十六章

吾於易讀乾而得萬理之統焉讀坤而得萬器之統焉讀

屯而得萬類之統焉讀咸而得萬倫之統焉讀蒙而得萬性之統焉讀无妄而得萬心之統焉讀履而得萬行之統焉讀需而得萬事之統焉讀賁而得萬禮之統焉（新本少此二句）讀姤復十二卦而得萬化之統焉讀未濟而得萬古之統焉

右第十七章

伏羲氏之道不可得而徵矣洪濛初判汹汹穆穆探月窟躡天根鼓以雷霆潤以風雨調以四氣順以入方山川河嶽次第效靈乃一舉而得乾策再舉而得坤儀又多乎哉為之一變一合而六十四卦相生於無窮聖人曰道在是矣吾何以語言文字為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右第十八章

夫道不可得而名也聖人姑以一畫顯之盈天下間萬有不齊者數也而[illegible]以君之一非數也故聖人起數於二使人自悟虛體焉心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吾讀易而得主一之說焉

右第十九章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疇有皇極之說其本之大易乎易六十四卦以象敎太極之體蘊於無形耳至神禹敘疇始闡之爲皇極而居中用事有君道焉善發伏羲氏之蘊者其神禹乎

右第二十章

易道之典其於連山乎天地之化無不運也而艮爲止止

而又止兼山之義也易止之心止之易又止之物各止之也天止止而萬化貞人止止而萬事順三才之所以不朽也維書之教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夫子又取坤乾何也盈天地皆坤也而乾其積而超焉者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離器無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曰歸藏表坤德也則連山之竟義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羑里之際見臣道焉始以乾坤辨冠履也終以既未濟徵治亂也道在明夷夫子繫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三爻辭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貞臣道也或曰文以書演易與

箕子之㝍疇同原而異用故夫子并及之（新本少此句）然則商周之際其大道晦明之日乎（新本下有夷不極一本大明也）

右第二十三章

周公之繫辭也其在居東之日乎承考志也道在家人與睽睽外也家人內也故繫家人曰無攸遂在中饋道其嘗也繫睽曰遇主於巷道其變也外而內變而不失其嘗其惟周公乎至於厥宗噬膚而喜可知也三百八十四爻大抵多危辭吉凶悔吝之辨何其諄諄乎約之以中正見貞一之道焉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右第二十四章

易道至孔子而大備矣其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是以聖人觀象而以之占得聖學焉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至六十四卦而所以之用大備矣以有言印無言以一言綜文周之千百言者其惟大象乎

右第二十五章

春秋之際易其在孔門乎吾道一以貫之渾然太極也求仁之學善體元也克己復禮幾於一矣忠恕之唯得乾道焉敬恕之示得坤道焉善學聖人者盡於此求之

右第二十六章

或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信乎曰顏子傳聖人之神者也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不可傳易不可學冋眞苦心一作心存乎追欲就之若將失之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孰得而擬其所至乎不傳之傳不學之學我博我約漸返

其樸乎二句一作又孰得而擬其所至乎

右第二十七章

曾子之言誠意也其修身爲本之極則乎故子思子曰誠身孟子亦曰誠身又曰反身而誠萬古宗傳其在斯乎

右第二十八章

後千百年而得不傳之學於顏氏子者其無極之說乎從心悟者也非以解太極也若曰太極何極易非極也隨人識取耳故其後繼之曰主靜立人極

右第二十九章

程子以天理爲宗其太極之別名乎雖淵源有自而得之以研體有味哉其自言也純公可謂善發闕一作師門之蘊一作心法矣

右第三十章

陸子之言本心也幾於誠明矣朱子之言主敬也幾於明誠矣一首朱子二句次陸子二句合而言之道在是矣

右第三十一章

又五百年而文成子出特倡良知之旨開萬古聾瞽正統旣明割據之雄自廢摧陷廓淸厥功偉矣若夫稽古考文用垂典則是在後死哉或曰佛以覺爲性然乎曰覺非性也而覺其性之者也良知之與本覺毫釐而千里者也

右第三十二章

天春生萬物而秋以成之萬物皆致養焉風雷霜雹皆其具也非有時而殺之也其或不時焉物遂爲厲復其當則已焉君道亦然是以王者純任德而不任刑德之不效修

之而已殷作誥而民始疑周作誓而民始叛夫誥與誓且然而况於刑乎甚矣申商之禍萬世無已時也

右第三十三章

易爲君子謀信乎曰君子自治焉而已非求以勝小人也君子以君子自治而以小人治小人則各安其分矣是故知進而又知退知存而又知亡知得而又知喪君子以一身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并知小人之爲進退存亡焉則往者有時復亂者有時治世道之所以萬古嘗存也龍德而亢焉能無窮乎漢之君子亢而小人遂化而爲賊終六朝之阨者數百年宋之君子亢而小人遂化而爲夷終金元之阨者數百年

右第三十四章

易曰潛龍勿用龍神物也又潛焉愈不可測矣是以君子善潛其神焉耳潛於聽目潛於視心潛於思思也者神之主也思而無思靜專而守之淵乎其無所（一無所字）用也而無不用也無思之思無視之視無聽之聽其斯以為龍德乎

以下至旅皆用初爻

易曰艮其趾無咎趾之為言止也動而不離乎地其止則初也君子亦慎其初而已矣視其日夜之所息而得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之幾焉則知所止矣知止而定焉靜焉安焉慮（一有焉字）而得焉艮趾之謂也由是進而有身所以止諸躬也徒言艮背不已玄乎

易曰履霜堅冰至周子曰幾善惡幾本善也介於善可以之惡焉猶未離乎善也有履霜之象焉本一氣之變化耳

凝而爲霜堅而爲冰忽還其本則水也知水之可以爲冰又知冰之復可以爲水者斯進乎學矣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顏氏之子猶有不善乎言不遠乎性也謂其能以性之近勝習之遠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曰念巳惡矣因而止焉幾幾乎復焉劍之去也千里

易曰利用爲大作天地作而萬物昌聖人作而萬民康得風雷之象焉於時爲春蟄蟲舊草木萌水泉至天子居左个而頒政令與天下更始皆作之大者也君子之志於學者非大作爲何以發一生之蒙吾故甚惡夫悠悠而不振者

易曰素履往无咎子不云素位而行乎富貴一而巳貧賤

之類居其三非學得其中行依乎庸其能免於戾乎故君子慎其所以履之者請三復虎尾之說

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嗚呼旅之時義大矣哉人盡旅也而仕爲甚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旅進焉旅退焉徒爲是屑屑往來之不已則賤不亦甚乎必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又度其所與即次資斧童僕三者備而旅道幾矣是以君子致愼夫始之者

易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大哉生乎百年而已乎君子曰吾何生乎生乎死乎天理乎人欲乎靜虛而動直乎起居食息必以時乎辭受取予必以介乎進而行所學退而明所志乎富貴貧賤處之齊乎夭壽不貳乎庶幾君子者乎觀乎觀乎吾悠悠乎忽忽乎而庸庸乎而苟苟乎吾負心而

女德一隙無窺乎覯乎覯乎盥而不薦神道其設教乎生
乎生乎夙興夜寐死而後已矣乎一作

右第三十五章

上經首乾坤言天地之嘗而屯蒙以下多紀其變其間非
無出於人事者亦受轉於氣數者也下經首咸恒言人事
之嘗而遯臨以下多紀其變其間非無出於氣數者亦受
制於人事者也言天道者治多而亂少是故其辭易易以
事乎其天則能爲受命不爲衡命言人事者凶多而吉少
是故其辭危危以盡乎其人則能爲求福不爲倖福

右第三十六章

咸恒而下抑何多故乎甚矣君子之難進而易退也遯德
之時也明夷德之晦也蹇德之修也艮德之止也漸德之

序也巽德之入也節德之辨也小過德之謹也未濟德之亨也遜和而嚴夷闇而章蹇藏往而知來艮時止而時行漸處而有嘗巽小心而無斁節苦而甘小過矯往而中未濟巽而能同遜以藏用夷以正志蹇以有躬艮以素位漸以自安巽以入世節以制行過以累功未濟以迄濟易爲君子謀其在是乎

右第三十七章

易爲卜筮設有諸子言之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未嘗言卜筮也居則巳矣君子考動於念慮之微而得一卦之變焉則其爲一卦之占可得而知也考動於事爲之著而得一爻之變焉則其爲一爻之占可得而知也吉凶者占其所失得也悔吝者占其所

憂虞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爻也者效此動者也象也者像此動者也爻以效之象以像之事爲著而念慮微也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易爲卜筮設也蓍龜云乎哉

右第三十八章

易也者易也乾坤易之體也坎離易之用也震艮巽兌易之成也六十四卦易之盡也莫非易也而坎離之用爲大兩在不測化之所以知合一無方神之所以存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九章

旨哉易之序大小過也大過過雖大小也小過過雖小大也陰陽之辨也小過小人之道也有飛鳥之象焉中薄而

外豐名勝實也抑而從下載戢其羽乃知所止也大過君子之道也有棟撓之象焉所托之地然也其爲周公之過乎此皆易道之窮也故上經次坎離之前以示大用也下經次既未濟之前以示大幾也易言善補過有以也夫

右第四十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易之爲易乎故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始學之患其不立也繼學之患其不進也終學之患其未有成也與日俱邁孜孜而不息以千百年爲見在者其時習者乎故君子惜陰聖人積陰小人死而死已矣

右第四十一章

乾爲心坤爲身震爲意坎爲志艮爲思巽爲動離爲容兌爲言

乾爲德坤爲行震爲智坎爲仁艮爲勇巽爲孝離爲弟兌爲慈

右第四十二章

劉子全書卷之二

蕭山後學王宗炎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三　孔孟合璧　五子連珠　附聖學喫緊三關

小序

先是歲丙寅寓韓山庄客有問孔孟大旨者予不敏以求仁之說告之因一一書之成帙題曰孔孟合璧又附以喫緊三關言求仁者所必有事也已而病其割裂擲之笥中久矣乃者友人偶窺及亟有當於心請曰此書頗有關係宜出以示學人予謝不敏乃復裒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厤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竝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手抄之下輒欲請政於知道者而未遑也因念舊述是編亦僅借以自備鞭策

冀有少進而質曾志荒迄今十年所一一按之坐下不免以身作謗如子所謂侮聖人之言者近之又何止割裂經旨已乎前車具在敝帚猶新今而後請遂從此卒業焉而一一以謝所謗徐而讀孔孟五子之全書庶幾乎崇禎乙亥三月蕺山長劉宗周著

孔孟合璧

論語大旨 凡三十八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孔門第一傳宗語一者仁也仁之所以爲仁也一貫則仁也即心而言曰忠恕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學箇甚麽說樂不慍又是何

物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爲之難卽是盡已之忠處○凡問仁皆是問仁的人不問仁的理若問仁的理只令人人告以心之德愛之理便了然不曰仁人而止曰仁何也仁者人也是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隨處見此忠恕之理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見賓承祭忠也不欲勿施恕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大綱小目全副指出是孔子告顏子以一貫處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正是一貫之道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是己欲達也己欲達而轉達於人人則隨處遍滿周流無間所謂仁也能近取譬恕也無忠做恕不出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仁者必覺仁無所不在故曰井有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即仁之覺處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仁知合一之理正是一貫處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問的是爲仁只合如此說爲仁是仁的先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仁守即守處是仁不是用仁去守那一物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打過富貴貧賤關便見仁之實體驗處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學者當自利仁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言生有時而死生生者不死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直指仁之生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又指出箇志字教人下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指出好惡二字教人下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能惡人亦是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既說欲仁仁至又合君子小人皆了當不得何故有矣夫謂爭不定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凡言未知不知只是拿不定之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只是才如何知得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只此不是仁便可知仁

曾子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比原憲又加箇能字愈不是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堂堂二字即竝爲且不可況坐下乎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處尙不是仁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不佞便儘有分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顏子尙有未仁處只小可拿得定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孔子全不敢當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眞能傳一貫之道處上天下地曰弘往古來今曰毅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曰近仁言彷彿是樣子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反足以知仁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忠又卽是仁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曰在其中指點最微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如許言仁又記云罕言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下學而上達是求仁五字靈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夫子一生求仁年譜從心所欲果是何物

昔謝上蔡監西場竹木門人請講論語一日升座爲講師冕見一章講畢謂門人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學者且讀過以上一一公案方許會得上蔡意不然所謂讀盡論語只是全然不曉也

孟子大旨凡一十八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孟子第一傳宗語道一者仁也性之所以善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性之善只就心上看出便的的眞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極口指點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極證聖凡同然處是教人大開眼孔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直指仁體而示人以下手之方如此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極口指點的眞處此處只教人察識得便了擴充卽察識內事七篇中都是此意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又指點出良知良能來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又指點出夜氣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全要人察識擴充而精義之功尤爲喫緊他日又言集義云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是不能求只是不知求故要學要問不是不知求只是不知放故學此問此）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若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教人以反求反求則知所求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與於不仁

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只是知皆擴而充之便了敎甚勝負只謂之二字便害了事）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且先辨種方求箇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又指出暴棄二字爲死心人作哀辭）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

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劈頭誅絕箇利字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執中亦不是所以堯舜之道得孔子而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

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
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
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居要語然須從知言得來若不知得又養箇甚麽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以孟

子之學其大者在距楊墨惡子莫而其微者在異告子并異夷尹庇游夏具顏閔小堯舜等百王上下千古直是一一箇戰過叕博得自心的仲尼出來一口喝破曰性善進而與當日之仲尼覿面印過來因以定厥宗而教萬世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是本心一條真血路打進或曰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造到聖處

昔象山之學自謂得之孟子人有誚之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更無伎倆象山聞之曰然近世王文成深契象山而曰良知二字是千聖相傳嫡骨血後人亦

稱文成爲孟子之學夫二子皆學孟子而所得於孟子
者僅如此今不知大與良在何處學者思之

愚按孔子之道大矣然其要旨不外乎求仁求仁之
功只是下學而上達其所以告門弟子都是此理至
孟子又推明下學之所自始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
故諄諄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可謂善發聖人之蘊合
而觀之孔孟之書往往此畧彼詳互相發明無一句
蹈襲而其學以求仁則若合符節故曰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後之學聖人者亦仁而已矣昌黎氏曰求觀
於孔子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有信孔子而不喜孟
子者又有專得之孟子者聖遠言湮諸子紛紜其說
即孔孟不免作異同何以一天下之道因錄其章句

之喫緊者如右名合璧爲之頌曰

有物混兮不貳不測先天地生生一脈鑄爲孔孟

論語七篇不離求仁萬古宗傳或盡人巧或本天能

剖之雙美合之渾成譬彼厤元天心子半日月同宮

坎離互換匪薄匪蝕導我羣聾取策二三一爾全俎

五子連珠

周子書說類凡一十則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

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萬

物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太極圖說是周子得統於孔孟處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即是太極之理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歸宗求仁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本善而惡即依而對之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此發明太極之理最爲簡明而聖學之妙不言可知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汩者人欲也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止非爲誠無爲也此所謂主靜立極之學在先葆童蒙之初體而成言乎艮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志伊學顏總是求仁之學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何處是自家

意思

程子受學於周子周子毋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爾見周茂叔歸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

周子之學盡於太極圖說其通書一篇大抵發明主靜立極之意而宗旨不外乎求仁仁卽極也窗前春草點也意思總在箇中

程伯子 語類凡一十三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

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橫渠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故伯子答之如此○此伯子得統於濂溪處

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天理郎周子無極而太極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以下皆極力體貼出自家意思語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

水也如此則人亦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生之謂性告子未嘗差惡亦是性荀子未嘗差但渠了只是認得箇人生而靜者耳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分明是太極之理

觀天地生物氣象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

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按朱子謂程子識仁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此象山之學所自出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伯子諸語字字向自己血脈流出可謂妙悟天啟御無一字不印過前輩來

程叔子語類凡一十七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

性即理也即伯子所謂天理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既是一箇塗轍那得萬象森然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
已今人皆先獲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情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
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程子程子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

程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蚤在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承當亦不得

尹彥明問於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易言敬義此卻代以致知皆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

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張子銘語類凡一十五則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幼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媿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右名訂頑程子更曰西銘

○此是張子得統於濂溪處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

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前輩只說理至横渠首說箇氣見得理氣元不相離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必獨成彼自閉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

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若是人則開亦自開蔽亦自蔽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天無一物不體處即是仁無一事不在處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仁之難成也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若領好以用惡手勢更捷然在學者分上只得倒做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先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便上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橫渠之學本領全在西銘而其教人則以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爲先大是有可持循處於此有得方是克己之學

朱子語類凡二十則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性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

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右答張敬夫第三則○此是朱子得統於濂溪處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這箇亦不只是氣連這軀殼亦不是軀殼

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覺便只是覺那寒覺那熱

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此箇物事以上更不容說在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此與周子主靜之說小異

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道是惻隱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先動了方有羞惡恭敬是非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譬如

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麽秋時又把甚收
冬時又把甚藏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卻冷了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然江河池沼皆是此水見水便是同

體何待尋問尋問便見得邏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那物事自是愛不是同體了方愛 觀此則西銘之說似未盡亦須參看

知言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朱子曰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也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豈俟異時見

其發於他處而後操之使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乎　程子言識仁此又言無先識之理政爲識仁不得易言耳非謂果可盲修瞎煉也

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惟心無對　只爲盈天地間皆心故無對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身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讓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即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

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這便是三極大中

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之而不知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

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已下不為害於將來何等苦心

疾革訓門人曰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

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便是朱子一幅小影

紫陽之學切近精實亦復展開充拓去循累而進居然孔子下學上達法門

昔人謂周子至精程子至正而予謂純公尤至醇云若張子可謂敦篤矣朱子幾於大矣論地位濂溪儘高論學術晦翁卓立天下之矩然以言乎學以求仁則五子如一轍視孔孟殆與二曜之有五緯相與後先流行以司化育者乎猗與休哉因爲之頌

孔孟既沒諸儒崛起遞遡心極求仁而已或微或顯羣言燦燦千五百載長夜有旦或悟或修各要其質或頓或漸成功則一乃步驥馭奔軼絕塵瞠乎並後

如環之循元運終始星紀是會璧合珠連斯文未墜

劉子全書卷之三

蕭山後學湯金釗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四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四　聖學喫緊三關

人己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己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規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故擬爲第一關俾學者蚤從事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是主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是下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闇然處便是天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教人急開眼孔

附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孶孶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名譽爲人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

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文辭爲人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珠玉其重無加焉爾　貴富爲人

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

一也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好事如道德仁義邊事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要舍己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暴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事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甚事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旣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旣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

匠斲希不傷手也 病在爲人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責巳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方是眞爲己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

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只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正書箇信不及若信不及又如何肯奮迅發憤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話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

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總是門外漢何曾入門來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遂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

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處處是在己一路）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半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又曰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斤炭火煆一餉方可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煆便要將微火養如何得成（若不肯得在己親切如何肯爾爾）

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便莫做那箇薦里不留行更無商量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爲學不厭身近愈身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身近處是已分上事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立妙之可言也論其至易至近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不離爲已

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

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卻將功名富貴認作在已家當終身幹辦何異黎丘丈人認非子以爲子乎若蚤見此不是自已家當便須一腳跳出亟亟覓箇安身立命處也若業已知之而仍不免墮落其中將奈何只爲已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已此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學者更須向不解處作解痛割一下始得立志要矣善反亟焉因系之銘

銘曰千里之行始於跬步起腳一差燕越在戸大哉仁乎維皇首祚不爵而尊不祿而富勳名天壤吾位自素何與於人紛紜四鶩亦有優孟動作態度儼然

叔敖生理不附色笑雖工總以人錮孰爲在己終身蹉過屋漏之間不聞不睹上通天載下則聖路誠以自成道以時措識己之眞俯仰今故孰非在己過者旦暮以人爲己愈求愈誤杳爾臨岐朱也卻顧

敬肆關

學以爲己已以內又有已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必也主敬乎是爲學人第二關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只是敬肆之別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附

周子曰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主一之謂敬）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吉一而已主一）

之謂敬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處一之一卽吉之一主一則神處一則化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涵養吾一一者無欲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

冠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何事不然正是要字好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冠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天地

是這樣人心是這樣

敬勝百邪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即伯子存久自明之意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怎生無所寓

閒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
迫拘迫則難久

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
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
雖正亦邪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
[illegible]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若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

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先生於靜字動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卽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要在腔子裏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須教他有生意便不孤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交用得著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明道先生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今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後來不知又是如何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張子曰心淸時少亂時常多其淸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

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爲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矯輕警惰終身做不了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朱子曰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 又是誰喚他

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苦

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兀然處已是亡了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又曰只要此心常自整頓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問敬易閒斷如何曰覺得閒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

打成一片　敬如何會間斷

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有繫戀卻是私意雖是專一不舍然既有繫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同之亦可謂不察矣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是內外帖然

容貌辭氣之間二學者持養得力之地

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一學者若敬而矜持先生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宋人有打破敬字之說如先生可謂打破者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 旣說靜不如敬今又說敬不如靜須知不是坐上作生涯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又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又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又曰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又曰思慮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自見纔觧意味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放下箇甚麼

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最說得無病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益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如天雄附子冷的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人喫便不得伊川本說動見天地之心最端的又云求中不可又以未發爲靜何也以是羅先生直以看法當之總不得濂溪主靜之意

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於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

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卽求者便是賢心也才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處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

克己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

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以上晦翁諸謂字字輕快雖後人說良知說天理何以加諸

敬之一字自是千聖相傳心法至聖門只是箇愼獨而已其後伊洛遂以爲單提口訣朱子承之發揮更無餘蘊儒門榜樣於斯爲至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系以銘

銘曰人生渺焉參靈奇偶降而庶類食息牝牡雞犬善放求卽我固哀哉人心不馳而走伊何求之耳目體口各止其所非禮勿授伊何得之得亦何有仁曰廣居義曰大道於時蕃之湛然中守如臨深淵如馭索朽以時出之方寸爲紐上下四旁前後左右感而

遂通如辰逢斗三綱以維九法以阜舉而措之天人
在宥是爲聖功徹尾及首人心之幾或存或否出入
無鄉曷繫厥肘縱之成妄操之或狃二者之間庶幾
無咎勗哉小子鑒彼妍醜一敬作所永奠高厚

迷悟關

由主敬而入方能覿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
迷悟學者闖過此關而學成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生而知只是知此生學知困知
只是知此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做得了只有聞便了然煞不

易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心
以知為體盡其心者盡其知也知便知那性知那天然工
夫須從存養來存養之極直到殀壽不貳時方是知性知
天眞切篤實處故曰所以立命也是謂行解俱盡

附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誠動
於此幾通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通微微處便是幾緣來只要曉得這些子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方是大徹大悟

程子曰學原於思

研窮至理以悟爲則

凡人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

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古人只說眞知更穩似良知

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爲話柄過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否曰不必如此說物

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一草一木之說所謂纔明彼卽曉此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淸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學者先要會疑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若各自立的門庭便不是道今說窮經須如此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件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

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如此則如吾儒專言敬字亦有弊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人世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已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故有是說

謝范與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與之請問先生

日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夢之得醒耳醒來只是舊時人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求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遜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貫通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今人都是懸想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

從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就此事反覆推尋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旣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養個甚涵養又作第二義看來須是如此

須是於事上窮理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便錯了

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當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致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此語在枕江亦當首肯

一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這一分是最難格處

或問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躬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

以狥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不可不察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

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方得何事不是一事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以吾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便是六經註脚之說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若

執著一邊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白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

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也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說到制度處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看來朱子實不支離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欲以鏡見鏡也

究觀聖門敎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是安穩受用處耳

但路頭須蚤明在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先生曰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眞實積累功用中來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蚤故横渠每說豫字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所謂進學在致知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錮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這是致良知處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生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每事自有恰好處 稱心固爲恰

好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直是如此易簡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自是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

答呂子約曰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

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

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也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說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

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
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
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别分一心出外以應
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
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
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旨
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
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
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
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
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
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耳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而說

相輪者何以異哉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謹切處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捉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只爲光輝閃爍的物事原不是無極太極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卻有間隔也他本說未知生焉知死

夫子言闡道引而未發至孟子言知性知天庶幾闖入堂奧然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

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艮然艮然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已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修到方悟到悟到更無往修法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復可恃系之銘

銘曰終身戴天不知其高終身履地不知其遙終身學人血肉皮毛反叩其中有知昭昭致此之知自本及標耳聽目視手持足撈幽明死生或夭或喬一以貫之不隔絲毫是謂仁體即悟即修眞積力久物化滓消一滓尚存全體無交如盲取道如雲在霄行斯

習斯莫問禹堯學者覺也大夢大號夢亦覺因覺亦
夢招一夢一覺浸假而超與造物遊末路風騷

劉子全書卷之四

山陰後學孫欽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五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五　聖學宗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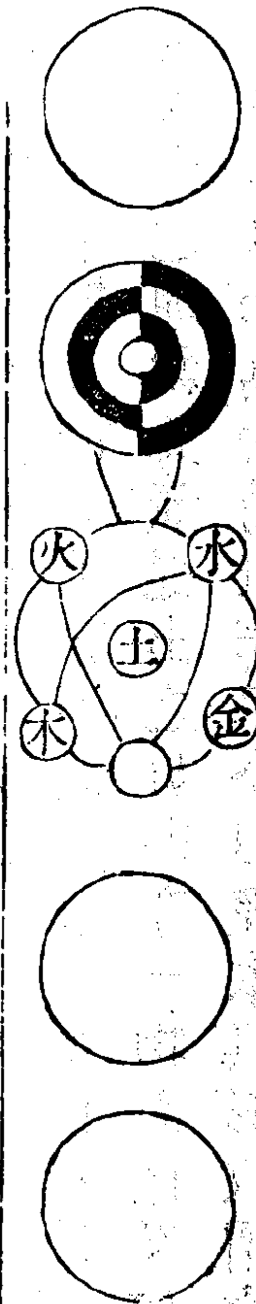
引

孔孟既沒（一有越字）千餘年（一作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又（一少又字）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然（一少然字）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爲不孤顧後五子書浩繁學者多不能盡讀卽讀之而於分合異同之故亦往往圄於所見幾如泛溟渤之舟茫然四騖莫得其歸終亦淪胥以溺而已嗚呼後世無知讀五子書者而五

子之〔一少之字〕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則〔一少則字〕其所關於斯文之廢興豈淺鮮乎宗周非能讀五子書者也偶友人劉去非示我以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已發未發說題之曰宋學宗源飄灑然有當於心爰錄以識仁東銘及已發未發全說〔一作書〕又合於陽明子之與程朱相發明者二則改題曰聖學宗要蓋亦竊取去非之意云耳由今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傳在是即數子之書不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矣昔朱子解太極晚年方出示人而程門高弟相從半年〔一作載〕方得西銘看古人不輕易讀書如此今一旦盡與拈出得無失之草草否讀者知之崇禎甲戌夏日劉宗周書

濂溪周子

太極圖



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

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本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毋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曰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

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唯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發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指天地之所有而界之於物又獨鍾界之於人則天地豈昔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一作物誤）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原稱作天地自無極說到萬物是天地之終始也聖人自萬事反到無極是聖人之終始也）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渾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

與知（一作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愚按太極圖說其要歸之知生死何以故此佛氏所謂第一大事因緣也但佛氏向父母未生前討分曉吾儒則向天地未生前討分曉比佛氏因緣更（一作殊）大佛氏討過分曉便以無生為了義吾儒討過分曉便以生生而（一無而字）不窮為了義以無生為了義只了得一身（一作生）以生生而不窮為了義并天地萬物一齊俱了其為大小之分更自天淵夫佛氏了（一作之）生死本小而看得以為極大便是難了處吾儒直作等閒看過生順沒寧而已周子此言始亦有為而發與

橫渠張子

西銘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篇舊名訂頑程子謂起爭端故易之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譏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眞如一頭兩手(一無手字)足合之百體然若(一作蓋原)其付畀之初(一作物)吾體吾性即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之不得其所其能自已於一體之痛乎於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則(一作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爲濟惡則(一無則字)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體之脈而通之於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即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及其踐之(一無四字)踐之心即是窮

神踐之事卽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於是存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已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知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勿暇問者功足以格天而贊化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生死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

原按存養之功下啟而絕惡則如惡旨酒長善則如育英才與其遇不齊則或爲底豫或爲待烹或爲歸全或爲順令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不以富貴福澤而加欣不以貧賤憂戚而加厭則庶幾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此之謂生順沒寧

至此而君子其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樂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

紀人云原抄此十有大舜申生曾參伯奇四子皆從憂
患中來蕭舜與參皆足以格親而享其富貴申
生伯奇反是其間又有大小順逆之殊蓋維天之命萬
物各有所稟而孝子能處之一致乃見其所爲仁耳上總
批云選
原文

明道先生云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
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愚按
終篇之意本體工夫都無滲漏讀者知之○謹按此篇
之意大概從周先生圖說來但周先生自先天說來作一
起此從後天而入事其義精此篇從後天說起由本體而
至工夫其事實至西銘之所謂仁即圖說之所謂極西銘
之所謂屋漏即圖說所謂主靜立極之地與

東銘　原名砭愚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
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

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心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於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一少不字）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

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明道程子

識仁說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

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一刻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一刪七字也識得後只一刪四字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葢天理微渺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已合彼之勞一有矣字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一有敬字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一有誠字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一作對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潑一無潑字重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

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為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為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按先儒以為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為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為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為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遺卻上句此一作是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愚按識仁篇分明是

太極圖說脫出眞手眼而一字不落註脚可謂善發濂溪之蘊周子說太極程子便於此中悟出一箇仁曰與物無對周子說二五化生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皆備之體周子說中正仁義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義禮智信皆仁也周子說主靜程子便於此悟出（一有箇字）誠敬二字（一無二字）而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周子說天地合德程子便於此悟出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種種青出於藍矣先儒嘗言兩程子平生不曾及圖說一字而至所以與學者相授受大抵不出此意由今考之伯子信然然先生他日有言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乃知太極圖（一作圖說）子原是人人自家有的程子何嘗乞靈於周子周子何嘗乞靈於大易

定性書

橫渠張子問於程伯子曰（一無子字）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一頂寫連程伯子曰）

程伯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一有己字）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

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旨（一作皆）融貫不事更端亦復（一無復字）不煩詮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嘗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嘗以下即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嘗人之情自私自智所以異於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自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即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嘗寂而嘗感故

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嘗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祕密藏卽横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紫陽朱子

中和說

朱子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二字無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

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一有矣字）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朱子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見得箇（一無箇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為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

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巳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一作切)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背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朱子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靜語默之

問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嘗行於（一作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二字一作其字）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一作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

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以心爲主及主敬之說最爲諦當

中和說四 節畧

朱子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一無以字)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一無以字)不審也

畢竟是(一無是字)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

爲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儱侗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奧旨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段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爲未發者存乎其間是(一無是字)即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爲儱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於心以性情爲一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疑(一無疑字)即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者(一無者字)爲未是而專求之涵

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於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曾（一無曾字）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子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平游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覺（一無覺字）靜字爲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於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機必於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於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

第往復之後經輾轉一作轉展折證而後有此定論焉一無焉字則朱子平生學力之淺深固於此窺其一班而其卒傳延平心印以得與於斯文又當不出於一無於字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之一無之字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卽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為善學濂溪者

陽明王子

良知答問 答陸元靜澄

問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陽明子曰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亦照非實信得良知安能一作得如此說

問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陽明子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一無實字下同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一無耳字下同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

而不在不明（舊缺不明二字）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存養省察何嘗不是宋儒之說但提領在良知耳

問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何（一本何字在下嘗人上）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嘗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陽明子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一無欲字）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

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只爲人人承認不過（一作起）所以當面錯

問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一無者字）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一無是字）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抑一作）有動有靜乎幸教（一無二字）

陽明子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

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

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葢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

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從欲而槁心一念說不得是靜中有動靜中有動卽是靜而無靜

問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卽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嘗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陽明子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則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葢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

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問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之字一無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陽明子曰能戒愼恐懼者是良知也

問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與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與且旣曰妄心亦照則在妄心固可謂之照而在照心亦可謂之妄矣妄與照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四字一無

陽明子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

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因妄不生故照不立然（一無然字）但可謂之無妄無照不可謂之無善無惡

問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一有所字）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一有也字）若欲刊剝洗蕩于衆欲未萌之

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淸且欲未萌而搜
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陽明子曰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
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
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
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
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
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
爲患也今曰養生以淸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
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
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問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

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一作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一有而字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嘗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游乎

陽明子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嘗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一本多字）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是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

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
矣
觀先生前後二則直是接著人病根骨髓處不由人不
推門入曰而儒佛之辨亦在（一無在字）較然
問大學以心有（一有所字）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
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
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
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
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
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
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陽明子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

鏡畧無纖翳姸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姸者姸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姸者姸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喩誠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一作之）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其字一無）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

瘧病全在未發時眞能致知者功夫只於此時用○自有宋諸儒而後學者專守（一作宗）紫陽氏家法爲入道之方卽江門崛起直遡濂溪猶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

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獨陽明子讀大學至格致一作物一解謂朱子卽物窮理之說爲支離而求端於心天下無心外之物卽本心以求物理是爲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閒而意可得而誠也遂揭致良知三字專教學者而答陸元靜數書發明中庸之理甚奧則其直一作頁接灝雒一作溪之傳者其曰未發之中卽良知卽主靜立極之說也其曰良知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卽性無內外之說也其曰能戒愼恐懼者是良知卽敬無動靜之說也其曰自私自利爲病根卽識仁之微旨也最後病瘧一喻尤屬居要語所云服藥調理在未發時者又卽朱子涵養一段工夫之意朱子他日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至陽明子則合言之耳孰謂其果立異

同於朱子乎夫諸儒說極說仁說靜說敬本是一條血脈而學者溺於所聞猶未免滯於一指而不能相通或轉趨其弊者有之致良知三字直將上下千古一齊穿貫言本體則只此（一無二字）是極極不墮於玄虛只此是仁仁不馳於博愛言工夫則只此是靜靜不涉於偏枯只此是敬敬不失之把捉洵乎其為易簡直截之宗也或疑子之學近於禪者乃儒釋之辨直以自私自利為彼家斷案可為推見至隱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於此一差無往而不異不必禪也於此不差雖謂茂叔為窮禪（一有容亦二字）可也於子（一有又字）何疑（一有哉字）

拔本塞源論

陽明子答顧麟畧曰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一有人字）者以其生

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

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異類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治一作）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一作則誤才質之下者則一無則字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一無則字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敎視契之善敎卽已之善敎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

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
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
執而手之所探（探一作採）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
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
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
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
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
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
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
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傚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
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
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

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異類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一作可復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暇一作遑而耳目眩瞀一作鶩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上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
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繆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
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
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
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
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諸儒而諸儒之論終亦未能
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
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
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
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
不通其說則不得一作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

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一作飭）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一作實）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習（一作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敎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

必有惻然而悲慼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先生雖一時應病之論而功利一砭實以扶萬古之人心孟一有夫字子好辨而之一作後僅見此篇

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愼獨二字最爲居要卽太極圖說之張本也乃知聖賢千言萬語說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愼獨二字獨卽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愼獨卽盡性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卽仁義禮智之別名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喜怒哀樂分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爲未發

以感而遂通者爲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陰不凋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靜一原顯微無閒者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和爲天下之達道卽見卽隱卽顯卽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爲最真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卽太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在於一作邊際無當於愼獨之義者故朱子初年一有字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

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爲主則性情之體中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說破止因朱儒看得獨字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爲致中字一有和之功故也陽明子曰良知卽未發之中仍落宋人儒一作之見又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到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而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愼獨者以把捉意見爲工夫而不覩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爲極則而反墮虛空之病既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爲絕德故雖以朱子之精微而層摺且費辛勤以文成之易簡簡易一作而辨難不遺

餘力況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爲之拈出以示來學一作者

劉子全書卷之五

山陰後學周厚校

劉子全書卷之六

門人董瑒編次

語類六　證學雜解 二十五則　崇禎癸未十二月

解一

孔門之學莫先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生生不息乃成爲人故人與天地同體而萬物在宥西銘有之乾吾父坤吾毋民物吾胞與此仁體也即人體也然踐形惟肖之說不免以己合彼猶二之也程子云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只此云者心即天即地即萬物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者若無程子之見驟而語之以西銘家當一似 新本作說無異 夢也

解二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此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眞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眞而立卽托眞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眞罔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吃緊於此合下清楚則一眞既立羣妄皆消卽妄求眞無妄非眞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

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箇靜氣而已

解三

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授之以欺欺與謙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與天地合德何謙如之謙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費盡苦心究竟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

解四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愼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鄕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繇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使人名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

解五

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却喉子默默

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謙之功於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

解六

古人愼獨之學固向意根上討分曉然其工夫必用到切實處見之躬行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以是徵莫見乎隱之實故先之曰費而隱而莫顯乎微之義即在其

中鳶飛戾天鳶不可見魚躍於淵魚不可窺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夫婦之造端如此夫大戴亦云匹夫匹婦相與於牆陰之下明日則或聞其言正言莫見莫顯也乃知幽獨一關惟妻子為最嚴於此行不去更無慎獨可說詩稱文王之德必先刑於寡妻而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有味乎關雎之為風始也然則夫婦其人道之本乎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朋友有朋友而後有君臣故五倫以君父為大而夫婦其本也夫子稱道不遠人止言子臣弟友而不及為人夫其意固有在夫亦曰君子達乎此四者而其所以為人夫可得而知也

解七

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

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後儒言
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眞心
或駁之曰心自能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眞處
不易識眞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
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旹而心已亡矣故識不
待求反之即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
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旹莫知其
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於存外加得些子存
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
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

解八

良心之放也亦既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物之交而得

營搆心其爲營與搆日不知凡幾也繼求之應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也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也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爲通與塞日不知凡幾也又求之虛空求之玄澹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也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

解九

學者最忌識神用事識者載妄之官神之有漏義也夫心覺而已矣覺動而識起緣物乃見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覺離本位情識熾然聰明乘之變幻百出其最近而似焉

者爲理識理識之病深則鑿淺則浮詭則異僻則邪偏則倚支則雜六者皆賊道之媒而妄之著焉者也妄非眞也識非覺也妄盡而覺還其初神在何處識在何處故曰學者覺也

解十

甚矣事心之難也間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惚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界緋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闇然而日章闇則通微通微則達性達性則誠誠則眞眞則常故君子愼獨

解十一

此心一真无妄之體不可端倪乃從覺地指之覺者心之主也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實則百邪不能入無主焉反是有主之心如家督在堂羣奴爲之奔走有主之覺如明鏡當空妍媸於焉立獻昔人呼心爲主人翁以此又曰主人翁常惺惺否若不是常惺惺又安見所爲主人翁者

解十二

緜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儱侗儱侗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是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

解十三

古人只言箇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儘見精神徹內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張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箇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憑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為程以前言往行為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

解十四

通書以誠神幾蔽聖人之道而又尊其權於思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以思誠則精以純思以知幾則豫以立思以盡神則通以變此之謂主靜立極

解十五

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卽氣氣卽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箇主宰則形上之理卽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所主而志嘗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爲暴氣者種種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多欲皆緣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銜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馬者之罪也天道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

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干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譬覗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條理條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捐一操一縱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去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卽性只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

解十六

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此是天命之性故爲天下

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卽使斷然止截得住纔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致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

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
除卻貪財心便除卻好色心除卻貪財好色心便除卻賊
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卽事不頓除巳有日消月
滅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
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非乎孟子
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解十七

人生而有氣質之性故理義載焉此心之所爲同然者也
然必學焉而後有以驗其實學者理義之矩也人生而百
年未必皆百年也百年者先天之元氣而培養此百年元
氣全在後天一日寒暑之不時飢飽之失節而病或侵之

久之而至於傷生夭折者有之心之於理義也猶飢渴之於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一息而非理非義可以爲心乎況有甚焉者乎而其於非理非義也猶客氣之有寒暑也一歲不再衣則寒一息而不治之以理義又可以爲心乎況又有甚焉者乎故心不可不養也如培養此元氣然時其飢飽而達之於所欲無令其苦而不甘也節其寒暑而閑之於所感無令其疎而授之隙也則理義之悅我心有不可勝用者矣悅則樂樂則和和則中中則性

解十八

人生而有氣質之病也奚若曰氣本於天親上者也故或失則浮浮之變爲輕爲薄爲虛誇爲近名爲淫佚爲巧言令色爲猖狂爲無忌憚又其變也爲遠人而禽質本乎地

親下者也故或失則粗粗之變爲重爲濁爲險爲賊爲貪
戾爲苛急爲怙終爲無恥爲首鼠觀望又其變也爲遠人
而獸亦各從其類也夫人也而乃禽乃獸抑豈天地之初
乎流失之勢積漸然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或
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然則氣質何病人自病之耳既病矣伊何治之浮者治之
以沈粗者治之以細更須事事與之對治過用此工夫既
久便見得此心從氣質託體實有不囿於氣質者其爲清
明而上際有天道焉厚重而下凝有地道焉立天之道陰
與陽故運而不息以陽主之以陰順之無有或失之浮者
立地之道柔與剛故處而有常以剛進之以柔反之無有
或失之粗者此之謂以心治氣質而氣質化且以氣質化

性而性復其初也

解十九

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卽在其中分明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功於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敎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旹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粗幾而必求之義理之性豈知性者乎

解二十

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舜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旨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食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食理會則曰養氣就卽動卽靜卽語卽默卽衣卽食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食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箇眞與妄去其不善而之於善卽是省察之說

解二十一

進學有程平日未事於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於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焉

得道之大端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踰也守經而行無往來或叛也卽有語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屑也學至此有成行矣乃進而程所安卽事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卽心而理得內不執於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春融而睫得於指掌也學至此有眞悟矣乃進而程所至優焉游焉弗勞以擾也厭焉飫焉弗艱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之說要已乎

解二十二

問學貴靜乎曰然衆人失之於動君子得之於靜也學貴敬乎曰然衆人失之於肆君子得之於敬也學貴致知乎曰然衆人日用而不知君子得之於知也三者古人皆言之然則孰爲要曰人心之體無不知也亦嘗止而嘗靜也而受病各有輕重其言靜也者爲躁者藥也其言敬也者爲肆者藥也其言知也者爲昏者藥也語曰醫不執方善學者各視其所受病得門而入無不會歸然則有異乎曰周子之主靜蓋到頭語也程子主敬徹上下而一之也至朱子自謂一生學問從致知入然補傳之說後人或疑其太迂陽明子又自謂一生學問從致知入然良知之說後人或疑其太徑總之知無內外學無內外以爲外也而滯於聞見將孰爲其內者以爲內也而囿於靈明將孰爲其

外者合之兩是離之兩傷善乎程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分合之間儘是無弊學者詳之

解二十三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爲生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即天地亦在囿而況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死二字看作極大卻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死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眞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由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新本是謂空體下至此刪）且死則死耳卻欲豫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

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討來歷豈不擠謬一生新本作且死則死耳乃欲究死之所自去而有輪迴之說欲原生之所自來而有父母未生前之說反將日用嘗行之道置之不問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向生處理會竝未嘗攙攬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謬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

解二十四

人之生也直直便是道聞道即是聞此道知生只是知此生罔之生也幸而免直罔二字其理甚該聖人理會生死不過知此惟太易之訓頗費解說其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此其意從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來死生之說即幽明之故也下文則繼之曰鬼神之情狀因一死一生

見鬼神之情狀幽明死生鬼神豈止以七尺之成毀言乎雖七尺之成毀亦死生之大者然原始反終決非生前死後之說終始相因原其所自始卽是終反其所已終卽是始一終一始自是造化誠通誠復之理凡天之所以成文地之所以成理皆是也而世儒截去上下文必欲以七尺當之章句之謂何季路問死原從問事鬼神來季路所問之鬼神是造化之鬼神故夫子以事人告之子路未解仍切其指於鬼神之情狀者問之曰死死亦有說乎知死之說則知所以事神乎夫子曰吾不得而知也務知生而已仍申前答也舊抄注云子路大聰明人能問三千七十子所不敢問之曰然夫子答之如是他日又往往以知字煆煉之何故

解二十五

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講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旹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眞妄而合遁於空事不必設取舍而冥求其照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新本凡夫而立地下至此刪）○人之生也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飢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

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飮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腳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

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厖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穀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於意根者疏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

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劉子全書卷之七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七　原旨七篇　崇禎壬午六月淮上著

原心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嘗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眞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什百氣與質也而

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而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

原性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况可以善惡言然則性善之說蓋爲時人下藥（舊鈔作解蔽）

夫性無性也前人言之畧矣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又導而爲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爲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貯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爲一物矣吾不知徑寸中從何處貯得如許新本作若是性理如客子之投懷而不終從吐棄乎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卽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卽羞惡之

心是禮非他也即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一作是下同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巳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巳乎嗚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而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

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爲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卽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所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但恐明之者盡已非性之本然矣爲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

原道上

道其生於心乎是謂道心此道體之最眞也而惟微者其狀耳微而著焉兩端見矣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仁義其

道之門乎仁其體也義其用也一體一用立而易行乎其間矣生生之謂易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事業上而際謂之天下而蟠謂之地中而蕃殖謂之物積而無窮謂之世明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治之爲刑賞布之爲紀綱成之爲風俗類而推之莫非道也約而反之莫非心也踐而實之所以成人也

原道下

夫道常而已矣天地大常而已矣人心大常而已矣有老氏者起而言道德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舉仁義而土苴之此所謂反常者也視楊墨之罪著矣然猶依附於道德也至談天衍雕龍頑炙轂騁髡滑稽之莊周與大堅白異同三耳三足之爲公孫固騎之屬而荒唐極

矣然猶依附於名理也其後有佛氏者以天地爲塵刼以世界爲幻妄以形軀爲假合以日用彝倫事理爲障礙至此一切無所依附單言一心心則猶是心也孰從而辨之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佛氏之言心也曰空其進而言性也曰覺而究竟歸其旨於生死其言空也曰空無空無空之空乃爲眞空其言覺也曰覺非覺非覺之覺乃爲圓覺而其言生死也曰本無生死無生無死乃了生死則吾儒所未及也幾何不率天下而從之乎曰善言心者莫佛氏若也噫嘻危矣君子曰此言心而幻者也吾請言吾常心焉常心者何日用而已矣居室之近食息起居而已矣其流行則謂之理其凝成則謂之性其主宰則謂之命合而言之皆心也是心也未嘗不空而政不必空其空懼其病

吾理也未嘗非覺而政不必覺其覺懼其蝕吾性也未嘗不知生死而政不必并無生死懼其衡吾命也夫學窮理盡性至命而已矣此修道之極則也於是聖人喟然歎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而斯道之常遂爲萬世鵠彼佛氏者方欲依附吾儒求其心而過之其如天地猶是世界猶是一切形軀事理猶是彼亦終不能去而逃之勢不得還與心違而徒以一種恍恍之見自爲顛倒眞如電光之一瞬而水漚之不容隨指而破也烏覩所爲心者乎食心曰蝨殖謂是已乃今之與二氏辨者皆助流揚波者也何以言之曰不識心故也

原學上

古之言學者莫的於孔門而載在大學爲獨詳大學首言

明明德又言明明德於天下何也心本明也故曰明德其理則至善是也學者覺也亦曰效也效心而覺覺此者也故中庸亦曰明善善之理一而散於物有萬殊格物致知所以明之也知而止之得之於一而存之所以誠意也所存此善所發亦此善所以正心也所發此善所行亦此善所以脩身也行之於家而家齊行之於國而國治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乃格致之要則其目有五善通天下以爲量故不博不可以言學學然後知疑乃授之以問問以問此善故曰審問然後致疑乃授之以思思以思此善故曰愼思然後愈疑乃授之以辨辨以辨此善故曰明辨然後明乃授之以行行以行此善故曰篤篤行則進於德矣其德則所謂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

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是故君子求之於父子而行吾之愛焉所以體仁也求之於君臣而行吾之敬焉所以精義也求之於賓主而行吾之讓焉所以制禮也求之於賢否而行吾之哲焉所以用智也求之於天道而至吾之誠焉所以作聖也此明善之極功也而德乃進於明矣且大明於天下矣此所以爲大人之學也後之學聖人者如之何亦曰致知而已矣不致吾知而先求之於本心其失也荒不致吾知而漫求之於物理其失也支支且荒皆非所以明善則直謂之不覺焉已矣覺不覺學不學聖狂之分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原學中

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尚體新本作亭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

善而一物莫之或攖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昡鶩於性之說而倀倀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爲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心性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爲性者孰知卽此心是而其共指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血氣之

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尚且如是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尚也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不見其迹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不尸其能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為幾希之著察有時而薄蝕焉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焉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舊鈔惟心之所統體句下作其有不然者氣血病之也夫氣則亦何所不至乎以天下之至尊而乘以天下之至紛則尊者有時而辱也以天下之至潔而乘以天下之至汚則潔者有時而染也此亦心之至變也君子曰心不離氣血而不雜於氣血者也吾第心還其心焉心得其職而氣血俯首聽命惟吾之所治云爾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

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淸也於是維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舊鈔於是順致之以等語作其微者以治念而動靜起伏之端可得而辨也其著者以治欲而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其精者以治識而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推也其粗者以治形治器而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既一一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舊鈔一一有以治之下作則氣血皆化爲心矣吾旣以氣血化爲心而心之力量於是乎愈大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廣又安往而不體備於一心此心之所以爲妙而學之所以爲至也此之謂天下無心外之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原鈔有蓋言學也句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偏舉之也

原學下

或問曰均是人也或爲聖人或爲凡人何居曰人則猶是其心或異耳曰均是心也或爲道心或爲人心何居曰心則猶是其學或異耳何言乎學也人生之初固不甚相遠矣孩而笑咈而啼飢渴嗜欲有同然也及夫習於齊而齊習於楚而楚始有或相徑庭者矣生長於齊旣而習爲楚語焉無弗楚也生長於楚旣而習爲齊語焉無弗齊也此學之說也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則心之所以爲道也知齊之爲善也而習於齊又知楚之爲不善也而益習於齊則雖有之楚焉者蓋亦寡矣然而當是時心方居齊楚之會忽有導我以楚者吾亦從而楚之矣旣楚之矣仍導我以齊弗顧也習於楚安於楚矣楚之人又

相與咻之而變其善否之情也則亦惟知有楚而已矣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然則善反吾習焉可乎曰奚爲而不可也無非齊也下新本作故曰惟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亦愼所習而已矣論不云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學問之始事也前日之失足於楚也悮以楚爲齊故也果悮耳一日而憬然一日而齊之人矣今而後弟謀所以習乎齊者吾耳習於聽而何以聽無不聰非能益吾以聰也吾知吾聽而已矣吾目習於視而何以視無不明非能益吾以明也吾知吾視而已矣吾口習於言而何以言無不從非能益吾以從也吾知吾言而已矣吾貌習於動而何以動無不恭非能益吾以恭也吾知吾動而已矣吾知吾聽而天下之聲皆習於聽矣吾知吾視而天下之色皆習於明矣吾知吾言而天下之言皆習

於從矣吾知吾動而天下之動皆習於恭矣吾知吾知而天下之知皆習於獨矣雖然猶未離乎習也請進而性焉靜而與陰俱閉不欲其淪於偷也動而與陽俱開不欲其流於蕩也又謂之爲喜怒哀樂之節恭然而春也殷然而夏也肅然而秋也慘然而冬也無所待而習無所待而知也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時習之竟義也或問之曰旨哉聖人之學也而無以加於習習其可以不愼乎請進而性焉下新本作吾何以知視聽言動之必出於齊乎習於齊忘於齊矣忘於齊并無齊矣并無齊者齊之爾吾知矣而吾吾之心乃渾然而得全於天則時習之竟義也故學以盡性爲極則而厥功則在愼習始焉

劉子全書卷之七　　　山陰後學李宏信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八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八　說

尋樂說

先儒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貧貧無可樂也或曰樂道樂道不足以盡顏子而況仲尼乎畢竟道亦無可樂故也此中下落直是深微不可湊泊近儒王心齋先生所著學樂歌則曰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自然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又曰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又曰學則樂樂則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可謂一箭雙鵰學樂公案滿盤托出就中良知二字是喫緊爲人處良知之在人本是惺

惟從本體上說即天理之別名良知中本無人欲所謂人欲亦從良知受欺後見之其實良知原不可欺也吾自知之吾自致之此之謂自謙此是人心眞樂地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謙此良知之謂也顏子之樂亦然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聖人直是無所不知耳然致知之工夫又自有說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義利一關正是良知當判斷處於此判斷得分明便是致知工夫然信子所言則將擇富貴之義者而處之將擇不義之貧賤而去之乎是終身無疏水曲肱分也窮人欲而滅天理孰大於是子嘗言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至非道之貧賤又不去可見道義總無定衡全憑良知判斷良知安處便是義不安處便是不義至此

方是義利關頭最精密處亦便是致知工夫最精密處必去富貴處貧賤者只爲利之溺人莫甚於富貴學者合下從堅苦刻厲中做起便將那人欲之根本一齊砍斷因顯得眞知眞面目出來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顏子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縕袍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慍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且夫子明以疏水曲肱言樂雖謂之樂貧也可疏水曲肱而可樂雖謂之樂道也可但昔賢不肯分明說破故懸此公案示人要人思而自得之他日有無欲作聖之旨已是分明說破在只是說得太高不若心齋尤爲穩當人人此眞知人人此天理人人此樂地惟反求而自得之者能識此中意所謂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卽學樂一歌亦豈有是處乎

做人說 示兒

一夕偶顧兒子汋志氣庸下將來非惟不克做好人且不克爲庸人甡師在坐謂一落庸人更無立脚處正患此子庸庸耳願先生有以進之余曰兒得爲庸人幸甚世間好人如麟鳳騶虞不可多見或累世一出而惡人往往徧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庸人者其立心制行雖不免猶有鄉人之累而已浸遠於惡矣是故庸未易言也然則學爲庸人乎曰非然也謂學人必自庸人始也語有之登高必以下爲基雖貴必以賤爲本是故好高而欲速者躐也希詐以近名者奸也道聽而塗說者誕也知見湊泊者妄也此四者皆做好人之失也庸人無是也由庸人而積好

人若築室於基而爲山於平地也說在夫子之思有恆矣然則庸亦有道與曰淺言之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男女而居室莫非道也深言之飲食之知味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蓋亦有至焉者矣仲尼之聖也而學於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則庸之至聖人猶病諸矣故曰庸未易言也若夫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道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堅其志見小闇大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爲政心從而壞此古之所謂庸人者也而實余所謂惡人也則亦不學爲庸者以致是耳使庸人而庸學焉又焉知其不進於士人乎而且進於君子乎而且進於賢人乎而且進於聖人乎庸詎可忽諸

師聞之曰進之時義大矣哉遂舉以示兒

做人說二

他日兒跪而請曰做人之序亦既聞命矣敢問學之方曰於己取之而已矣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子庸質也姑為子試庸法夫庸者必闇闇則宜矯之以哲庸者必懦懦則宜矯之以強庸者必流流則宜矯之以貞庸者必隘隘則宜矯之以寬庸者必淺淺則宜矯之以沉類而推之隨其所病而矯之皆做人之方也然則其矯之也將若何曰闇不自知也試之以是非而闇見則哲者亦見懦不自知也試之以利害而懦見則強者亦見流不自知也試之以嗜欲而流見則貞者亦見隘不自知也試之以忿懥而隘見則寬者

亦見淺不自知也試之以言語而淺見則沈者亦見是故
窮理所以啟覺也斷義所以養勇也窒慾所以貞操也懲
忿所以擴量也謹言所以沈幾也然而不必求之以遠且
大也日用之物有是非焉起居之常有利害焉衣飲之地
有嗜好焉睚眦之交有忿懥焉唯諾之際有言語焉積小
所以致大也悲近所以及遠也故君子一日用而不敢忽
所以窮天下之理也一起居而不敢苟所以斷天下之義
也一衣飲而不敢恣所以貞天下之操也一睚眦而不敢
加所以懲及親之忿也一唯諾而不敢輕所以謹天下之
言也窮天下之理而闇者有天下之大覺矣斷天下之義
而懦者有天下之大勇矣窒天下之慾而流者有天下之
特操矣懲天下之忿而隘者有天下之大量矣謹天下之

言而淺者有天下之淵沉矣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此之謂天下一人而已矣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其始也出之以矯揉則庸人之伎倆也矯之不已而體於自然非好人之成德乎小子勗之然則其不能矯也又將如之何曰在立志

做人說三

他日又問曰矯治之法譬之治病者頭療頭足療足分投而應不勝窮也將亦有一言而操調元之七者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是非汝所知也是非汝所知也無已汝姑識人而已乎夫人者天地之秀也萬物之靈也將謂其能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男女居室而已乎則亦與禽獸無以異也而何以稱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夫此幾希何物耶以爲非口體不離口體也以爲非男女不離男女也以爲在一身仍不離天下也微乎希乎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稟乎命也則元之善也其具於性也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也其宰於身也爲視聽言動視曰明聽曰聰言曰忠動曰敬也其率之於人倫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也其達於天下則民之胞物之與也其俯仰於天地之間則乾之健也坤之順也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而鬼神之柄也而孰知日用於七尺之軀者則禽獸之禽也獸也然則人也爲獸也合體而分之者也忽然而去之人卽獸忽然而存之獸卽人是以君子有存之

之法擇之精守之一也本吾獨而戒懼之所以致中和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存之極功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伊周之所以相孔孟之所以師濂洛關建之所以斷斷辨說焉而儒皆是物也然而庶民未嘗不存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有時而去耳知其法斯存矣偶知其有存而又去矣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以戒慎還不睹以恐懼還不聞以中和還喜怒哀樂以仁義還父子君臣以位育還天地萬物如斯而已矣故孟子又舉舜以為法而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旨微矣後世學術不明有二氏者既欲棄倫物槌仁義而逃之於虛無若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富強蘇張之短長汨沒於功利者無論其有稍知聖人之道如

楊墨荀楊馬鄭之流又或失之頗僻附會影響支離而幾希之脈薄蝕於人心久矣幸有宋諸君子起而紹絕學一綫相傳爲濂溪之立極伊洛之識仁考亭之居敬窮理指點最爲親切又數百年我朝有陽明子者特揭致良知三字爲幾希寫照而人益有以識尋眞之路決起死之功此眞所謂良醫折肱一劑當調元而紛紛隨病補治之方亦有所不必用矣胥齋氏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歸蓋亦得其大意云耳學者欲爲人不必問庸人與好人階級但自反人身中幾希一點果然存否存則是人人即是聖人之人更無一點做法去即是獸獸中人亦更無做法於是兒起而茫然曰必竟幾希是何物曰此爾父三十年來未了公案難爲汝作荅汝還問之幾希從事讀書

而證之乃再拜而退

右做人說蓋因示兒而謬書所見云耳其後二篇問荅往往設爲之兒固不能作是問余亦不能作是荅也雖然其如庸庸之見何附書此以免誑語之罪且就正於君子云

讀書說 示兒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斯言也孔門明以讀書爲學而子路顧反言之云特其所謂讀書者蓋將因此以得吾之心爲求道計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身自天地既判萬物芸生時則有三綱五常萬事萬化以爲之錯而約之不外於吾心聖人因而辨之以教天下萬世後之人佔畢而守之始有以儒學名者故讀書儒者之

業也曾子曰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又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敎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夫儒者甚無樂乎以文勝也而太史公列九家特謂儒者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藝累世不能殫其功何也堯舜禹湯文武而旣沒矣其間暴君汙吏更相蹂躪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極典謨微言不絕如綫於是仲尼起而修周之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以憲萬世而尊之曰經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語聖而儒以博焉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時有老聃出而譏之曰六經聖人之陳迹也而豈其所以迹哉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孔孟而旣沒矣其間異端曲學更相簧鼓邪說之所淫暴行之所

襃至五季而極洙泗微言不絕如綫於是朱子起而修明之著集註或問補小學修綱目纂濂洛之說以教萬世而定之曰傳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六經之道故語賢而歸以博鳴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於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於道哉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熒然喜而笑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悅色之性耳迨夫習於言而言習於服室居處而服室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於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邂逅於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卽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

晩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又若何而爲心之所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恍以爲是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心恍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由是而及於天下其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夫書者指點之最眞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牖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中庸以究其蘊次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於心者隨在而有以得之矣於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

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四子以浴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詠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愼思以入之明辨以晰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記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濟惡之具有之於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卽心證聖以聞見爲第二義而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說其究至於猖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拯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甚亦有不善拯者矣乃登岸人或遂因而斬與後溺者以

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于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于道哉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熒然喜而咲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悅色之性耳始夫習于言而言習于服室居處而服室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于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邂逅于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卽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晩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又若何而爲心之所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恍以爲是

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心恍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出是而反于天下其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夫書者指點之最真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觸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中庸以究其蘊次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于心者隨在而有以得之矣于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

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
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四子以沿其流讀綱目以盡
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
曲學誅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愼思
以入之明辨以晰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
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
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自後世有
不善讀書者專以訓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
濟惡之具有之於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卽心証聖以
聞見爲第二義而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說其究至于

猖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蓋亦有不善挾者矣乃登岸人或遂因而斮與後溺者以瓢懼其重之溺不知其率天下而溺也

余嘗從陽明子之學至拔本塞源論乃以博古今事變爲亂天下之本信存然乎充其說必束書不觀而後可夫人心不敢爲惡猶恃此舊冊子作尺寸之堤若又束之高閣則狂瀾何所不至舊傳閱一書江陵欲奪情盡指言者爲宋人爛頭巾語此事惟王新建足以知之夫江陵欲奪情不管新建不新建何至以新建之賢而動爲亂臣賊子所藉口則亦良知之說有以啟之故君子立教不可一不慎也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
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
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
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
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
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
所以爲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
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
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
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愼獨之說而後之解者往
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
極一語尤爲愼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

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愼獨之外另有窮理功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愼獨爲動而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功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愼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爲本體無可著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眞工夫故曰勿

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眞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愼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卽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於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

第一義說崇禎壬申以下十一篇一時作

朱夫子荅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

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腳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卽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

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箇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閒更無一髮可容混處者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卻於兩下中擇箇中庸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乎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

求放心說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
果有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
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
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
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夫
旣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
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卽以名相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物
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
隱至微處方有著落此中無一切名相亦并無聲臭可窺
只是箇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
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著人力便落他家一屬他
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

排放或以知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葢此心旣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眞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箇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

靜坐說

人生終日擾擾也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

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趺跏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即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子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甚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

讀書說

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眞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夫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卽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

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愼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苟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況有進於此者乎惟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

應事說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飲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為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

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恒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此疎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功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

處人說

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不能遺一人自有生以後舊鈔作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

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疎濶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矣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其親未有不忠於事君與友于兄弟者信於朋友者宜于室家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過便是眞道德眞性命眞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

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然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箇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

向外馳求說

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針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自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

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即一面回頭一面仍作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方且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口耳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謂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亦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譽文章則以譏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眞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急急只於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

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來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蚤辨諸

氣質說

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益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

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眞性命是形而上者雖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卻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卻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來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閒便是箇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之（一作終）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箇蠢然之

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

習說

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學在復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日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卽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

相近習相遠蓋教人尊性權也然則學以復性也知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證習於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為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為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既以知其為善矣且得不為善乎既以知其為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為善而為之為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為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為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愼之為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愼之為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愼之為之

酬酢以習之則與其酬酢以愼之如是則卽習卽性矣凡境卽性境凡聞卽性聞凡見卽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以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之謂性權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愼習之功其在必愼其獨乎首肯之而去

讀書要義說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此孔門論學第一義也求仁是聖學第一義克復是求仁第一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天地間只是箇生生之理人得之以爲心則曰仁亦萬物之所同得者也惟其爲萬物之所同得故生生一脈互融於物我而無間人之所以合天地萬物而成其爲己者此也人而不仁則生機到處隔截能孑然獨處而爲人乎舍父可以

爲子乎舍君可以爲臣乎離天地萬物可以爲人乎故曰求仁是聖學第一義爲仁之功隨處可下手總之只要破除私意完復心體而已而克復之旨直從形器上搜出病根頓與之破除如貪財好色其竊藏處只是一已認得已破順其情之所發而有以及人則雖欲縱其貪恣之情而勢有所不行矣就其發之而無過不及即是禮即其體之而無爾與我即是仁即此是一了百當工夫便即此是一徹盡徹本體故曰克復是求仁第一義克者一覺便勝非難事也難在一覺耳復者即已是禮無等待也若隨克而復耳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即證克復之爲仁也即天下之歸而知我之往於天下也非仁者之效驗也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取必於一已之克而非取必於天下之

歸也反復以證克復之仁也四勿正克已工夫實下手處
必言視聽言動者循項至踵惟四者爲此已之效靈也非
禮勿視聽言動者隨視聽言動而克已以復禮也非求之
於視聽言動也一心常惺於中也心無時而或息仁無時
而或離也此孔顏授受微旨也後之學者弗謂孔顏絕學
非後人所幾及默體日用之間只揚眉瞬目開口動容無
非護持此已其間種種過惡千病萬病都從護持此已而
生假令此已不立時雖爲盜殺人亦是天理邊事若爲己
而設雖讓千乘之國捐七尺之軀做好人爲聖賢亦是人
欲邊事天理人欲本無定名只爭公私之間而已學者當
將此已放在天地間做箇公共一物看已是天地間大家
主人翁四方八面到處玲瓏隨感而應因物付物是甚次

第由家由國而推之莫不皆然方可堂堂地做箇人或問如是言仁畢竟是大賢以上事如何曰夫子他日又有言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便是告仲弓方便法門又於其先添箇敬字如此則亦無已可克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是此意其言也訒只是力行近仁之意古人言立誠自不妄語始學者從此入門亦得

養氣說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卽天地生生之氣人得之爲元氣而效靈於心則清虛不滓卷舒動靜惟時之適不見其所爲浩然者及夫道義之用彰而充塞之體見浩然與天地同流矣處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不移遇威武而不屈皆是物也集義所生是此氣根抵萌動處精

義入神而後謂之集非零件湊泊零件湊泊正所謂義襲也勿忘勿助打成一片工夫只在持其志志之所之卽是氣之所之志不可奪卽是氣不可禦非有二也但人人都有此浩然之氣只爲此心稍有邪曲則厭然消阻雖咫尺不能通透何況天地間扞格旣久生機槁然軀殼雖具行尸坐肉而已故志之所之本乎心之所存他日只言求放心勿忘勿助此其存之之道道無二學亦無二隨所指而異名也學者當求放心此志自然有運量不怕無浩然作用若心放則志氣遊蕩終成消靡不翕聚則不能散發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直是心所生焉然則善養浩然之氣者尤在主靜以立極乎

書衣說 示汋兒崇禎丁丑正月初五日

喪禮苫有次以致哀也君子之居喪也齊衰之服飦粥之食亦旣足以表哀矣而非其至也又求之於居處之節必寢苫枕塊以示不遑寧處卽蓼莪之間若將見吾親竟三年如一日則非其根心之痛有天至而不可解者詎能幾是故曰所以致哀也嗟乎喪禮之壞也卽齊衰之服世俗亦有寬之者進而飦粥之食千百中不得一二又進而苫塊之處舉世不得一二豈古道之難行亦流俗之敗壞然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而朱子又申之曰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至本朝理學之儒惟胡敬齋先生於此最有聞又陳孝廉先生茂烈五十無子居喪人多解之者而先生竟沒於喪次近世吾年友劉靜之職方居母喪哀毀過禮誠信可泣鬼神此數君

子夫非盡人之子與按禮親喪服成男女各歸喪次男子出次於中門之外無故則不入內室其女子亦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所以辨嫌明微也昔晉陳壽居喪有疾偶使侍女治藥弔者見之遂殞其名行終身坐廢乃知嫌疑之際尤爲君子所致謹誠有見於天下之惡莫不始於微而造於苟且故一念之失而或遂釀成無窮之疚一舉動之忽而或遂積爲不白之疑如壽者往往而是也嗚呼可畏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嘗取以明守身之孝如此後之君子可以知所用力矣予少而惰且未學不能以禮事親至今抱悔終天端有望於後人庶幾蓋我前愆念爾汋生有父師之訓久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爾其慎勉之无忽余言不再

治念說 崇禎壬午六月

予嘗有無念之說以示學者或曰念不可無也何以故凡人之欲爲善而必果欲爲不善而必不果皆念也此而可無乎曰爲善而取辨於動念之間則已入於僞何善之果爲然則爲善去惡奈何曰欲爲善則爲之而已矣不必舉念以爲之也欲去惡則去之而已矣不必舉念以去之也舉念以爲善念已焉如善何舉念以不爲惡念已焉如惡何又舉一念焉可乎曰念念以爲善窮於善矣如念何念念以不爲惡窮於惡矣又如念何然則不思善不思惡乎曰思者心之官也思則得之得無所得此謂思善不思而得失無所失此謂至善夫佛氏之言似之而非者也吾病其以念爲思也然則念與思何別曰念有起滅思無起滅

也或合之或離之一而二二者也愼思者化念歸思罔念者轉引思以歸念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然則念可屏乎曰不可屏也當是事有是心而念隨焉卽思之警發地也與時而舉卽與時而化矣故曰今心爲念又轉一念爲轉轉不已今是而昨非矣又屏一念焉屏之不得今非而愈非矣夫學所以治念也與思以權而不干之以浮氣則化念歸思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學之至也夫思且不可得而況於念乎此爲善去惡之眞法門也上蔡舉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尚說得蚤在已而曰正好用工夫也

良知說 崇禎癸未十一月

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是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

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
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
荅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即所云良知亦
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
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
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
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
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
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
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
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即

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卽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牀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爲下根人設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旣以惡而疑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只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卽

至善卽未發之中亦旣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情轉多此
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
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
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
盡之矣余亦曰致知焉盡之矣

三省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古人爲學最喫緊處三省只是
操心法所謂常惺惺是也先正云此心放下卽是人欲提
起卽是天理天理常存更無放下則亦無提起可言正爲
不能不放則不能不提常提常惺漸純漸一希聖達天之
功亦不外是故三省是曾子未得手學問亦是曾子眞下
力學問然三省之說不只是逐件提起亦不是遇事省發

三者未必常交於目前只是曾子眞見得學問路頭在誠僞欺慊之間故於人謀處隱隱勘此心之忠而知忠之不易盡又於交友處隱隱勘此心之信而知信之不易盡至吾之所傳而習者不外乎六藝之途此是老實頭地工夫一毫不容輕放過所當勉勉從事者於此三者而日省之而所謂戒欺求慊去僞存誠之功或庶幾焉蓋廣大高明自此而進之終得與於一貫之傳也本朝陳時用謂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乃作省克錄以自儆蓋非曾子之省察亦無以幾顏子之克治而二賢之學固可以互證者也愚謂學者當自省而入

立志說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人有生以來有知

覺便有意向意向漸嘗而漸熟則習與性成而志立焉人雖匹夫必有志也志於貨利者惟知有貨利而已舉天下之物無以易吾之貨利也志於聲色者惟知有聲色而已舉天下之物無以易吾之聲色也若志於道亦復如是故曰好仁者無以尚之今之學道者雖十分親切覺得此中隱隱一物有以出乎其上或潛或露時有時無此處毫釐走作彼處十分都是虛假只爲其志在此而不在彼也世人志貨利聲色往往捐生以殉更不見有志道者捐生以殉如所謂死而後已者故學問勘到生死關始眞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衣食間便動得來成甚志聖人直鄙其爲無志耳須知男兒負七尺軀讀聖賢書被服衣冠所學何事不思頂天立地做個人直欲與

蝇頭爭得蝸角爭能溷厠之中爭臭味豈不辜負了一副衣冠反顧面目亦自可憐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自棄者不足與有爲最是催人上路語若於此信不及更無法可治然立志亦不得浮慕有根器人雖沉迷岐路久久一覺便一日千里所謂敗子回頭金不換是也白沙年二十七而發憤從聘君陽明出入仙佛四十而始志於道若董蘿石垂暮之年而始從學於陽明之學更爲晚秀吾將老矣而所學如是恐後日不免有日暮途窮之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緊何人哉緊何人哉

艮止說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止也大學一書括之乎止善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出焉即艮背之說也凡人終日紛擾只爲胷中有物累未遣內而七情爲搆外而五鑿爲迎人已之間動成障礙雖欲求一息之止息其得乎物累既遣則此心澄然湛然常復其至善之體矣一身之中耳以司聽目以司視口以宣言四體以效動而至此皆過而不留若墮體黜聰者然所謂不獲其身也身且不有而况於庭除之地更有人境乎我返其視而天下之爲色者空矣我卻其聽而天下之爲聲者寂矣我收其言動而天下之爲事物者化矣雖金珠百萬不殊疏水曲肱也雖天下之大九州之遠不殊几席也未嘗無身也未嘗無人也止於善而已矣終日止而終日行其生機之融融

於宇宙者固未嘗有一息之間也此聖學之本也昔周子
有主靜立極之說程子因之每教人靜坐李延平又教人
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本朝陳白沙先生
亦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宗築陽春臺置水一盂對之靜坐
者數年陽明先生則云靜坐非是要人坐禪入定只是借
以補小學求放心工夫而良知之說必求之未發之中其
言不一而足至羅念菴又遡濂溪無欲作聖之旨而求端
於靜其言曰君所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
聞也豈惟君不得聞雖吾亦不得而聞之也茲非至靜爲
之主乎又曰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
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又自言曰近覺一切有

無雜念卽感應處便是順適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厭憎執著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定靜功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順應時無靜也凡此皆有得於艮背之旨者而念菴直遡濂溪單提直入尤爲徑捷然亦偏求之靜矣艮其止蓋六子分見之理得乾坤之一體非所以語其至者也昔人稱周茂叔窮禪客彼家亦稱茂叔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本朝諸儒大抵皆逃禪得之然則艮背之學固禪門之捷徑矣禪門稱無我相無人相內而五蘊外而四大皆歸於空便是此理又達磨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方可入道但禪門以空爲體故歸於無所吾儒以善爲體故無所而有所所以不同然學

者苟不識性而求內外之兩忘鮮不流於禪者

生死說

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顓究到無生一路只留箇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終終終始始無有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箇貪

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箇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即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然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裡方是聞道

劉子全書卷之八

會稽後學張濂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九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九　問答

與李生明初問答

明初講性善無不善曰性善當分爲二其一本性自具之善不待學慮思勉不求而自在其中與性同有無者也其一所習之善乃吾因其自專之權自作主張而有生以後之作用能恰合帝天命我之初者是也

率性之謂道惟性善故率之亦無不善若說性外別有箇行習之善可謂不揣其本正恐連這善亦都是僞善

性之發而有情譬如原泉之有流太陽之有光也設使性而無善或有不善當於此情動時見之乃今之性寂

然不動者雖若無可爲善若以其情而言則可以作是善而非惡矣

說箇作字又近於以人性爲仁義了

人之所爲總以其才而善用則爲善不善用則爲不善

才不屬人爲正是天性作用處

才者性之能也是故爲善直至爲堯舜爲文武其力量亦取之吾性而自足爲善不至堯舜文武終未盡其才之力量者也

此語甚善識得才取之吾性自足便不消費許多支離

凡人有所欲斯有所好懿德之好生於性良欲也欲明人之善當識性之良欲

只說良知良能便了

不求安飽而求我固有之仁義禮智是亦盡其才之要法也

艮是艮是此是明初勇撤皐比之日平日成見半就脫落只頭腦二語已不能無誤後亦遂不免有支離處

與章晉侯問答

晉侯問原始反終是天地萬物公共的道理非一身生來死去之謂夫爲學而至於生死正是吾身第一關切事如何反推在天地萬物上吾身正是天地萬物的種子不可謂天地萬物爲吾身種子也鄙見謂天地萬物之始始於吾心而吾則何始此始之所當原也天地萬物之終終於吾心而吾則何終此終之所當反也今先生云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

終是但以吾之終始原之反之於天地萬物足矣恐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究竟無益於吾之生死此正是吾之生死之知有未致處先生又曰朝聞夕死聞道之要只是破除生死心德疑此語未足盡聞道之旨破除生死心只他夕死可矣而所以能破除者其要在聞道也道率乎性性命於天天者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此生之所自來天地萬物終終始始之根也必聞道纔謂之知生既知生即知死故曰夕死可矣願先生詳申其義

先生曰有吾之始而後有天地萬物之始有吾之終而後有天地萬物之終甚是亦惟知所以吾與天地萬物同一終始也然但可曰有吾心之始而天地萬物與之俱始有

吾心之終而天地萬物與之俱終所以古人論生死只就道理上拈起今所謂生死是吾身最關切事亦終落於形骸之見故人以爲極大事而僕以爲尋常事也聞道在聞其所自來正是聞此始終之理這始終之理卽是生死之說亦卽是幽明之故亦卽是鬼神之形狀於此有聞豈是等閒破除生死心亦爲學者所蔽言之非佛氏意也形骸之障莫甚於生死於此破除便於彼是性命非有二也吾輩學問須實落討受用且體貼夫子知生之說若只就泛泛說箇生死總說得明白盡爲無益又曰論本體則天地萬物是吾身種子論工夫則吾身是天地萬物種子

與祁季超問答

一日祁季超顧齋頭先生問山中功課何如對曰靜中看

未發氣象未免爲情識牽纏卽有見到處都非眞見先生曰能見的是誰曰也有亮處到動時又都用不著先生曰連這靜中亮處亦非眞亮若是眞亮正須在動處見他得力子向來從事於禪禪中工夫卻如何用對曰只是提話頭先生曰禪主空提話頭卻便不空了對曰此正是埽除情識法譬如天下本是太平未免爲外賊寇擾必須用兵征勦及賊寇已除國君纔得安靜先生曰此亦是除賊一法終不如提天君作主聖德淸明則自然海晏河淸四表賓服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還須在未發之中討箇眞下落自是一了百當

泰履思問致知之說

先生曰致知有二義從橫說在卽此以通彼從豎說在由

表以徹裏人心未嘗無知只是明一邊又暗一邊若彷彿
舉得全副卻又只是明箇外一層於透底處全在窣黑地
如此安得不用箇格物之功因舉高存之言門人厚葬子
路請臣夫子斷以不可這便是窮理之至處格物之說大
抵如此曰此從本心判斷合如此抑是講究見成物理如
此先生曰講究物理合當如此而吾遂如此正是此心判
斷處不可謂離卻物理另有本心也曰心既有知何故明
一邊又暗一邊明一層又暗一層先生曰正如眼中著一
微塵便生花曰這一塵處又豈是外物推蕩得來先生曰
人心本無一物只爲著些子私意便弄巧成拙貧不能厚
葬無臣不可爲有臣何等見成只爲當時門人著了一點
便憒憒曰如此依舊只是本心也先生曰任君從本心看

取得但爲學者說工夫處須說箇物理

與王右仲問答　丁丑四月

問學言本領如游夏諸子皆有本領　因予有本領之說

游夏諸子得聖人爲依歸皆得聞聖人之道故其學皆本領然而竟以四科名何也

右仲於顏閔十哲有具體一體之說而曰臟腑四肢皆元氣之流貫　因予有元氣之說

元氣種於先天而流貫於臟腑四肢終不得指臟腑四肢極是極是正爲不指點元氣則臟腑四肢皆其駭然者耳卽是元氣

問如唐之二顏宋之文謝我朝方卓孫許諸臣何必談性命考素履

諸公通身是性命是素履故有此轟轟精彩若謂不必談
性命考素履置性命素履爲第二義可乎

問邵子謂仲尼以萬世爲土謂其道無處無時不在而
入道之路狹則其土亦狹矣

仲尼之道猶天然天無時無處不在而天之所以爲天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微乎微乎何但廣狹之數爭入路
乎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問學貴講尤貴行即文學政事內亦有學在至議從祀
宜以有功於國家者爲主即講學亦然

學貴講尤貴行然不講胡以行文學政事皆學也詎曰有
之云乎然夫子曰文莫猶人則學不專於文學可知又曰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則學不專於政事可知從祀之典

正主其學爾有功於吾道不愧聖人之徒者耳有功於吾道則有功於天下萬世矣故先生引邵子之言曰仲尼以萬世爲土正此之謂夫匡國翊運拯溺亨屯孰非吾道中事任古聖賢於此每急急焉然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未嘗取必於功能也則國家從祀之典益可知矣自此學不明士往往以功能爲性命以講說爲雉羔轉展相謬不難挾一切可售之具以干時君世主而國家卒不得收豪末之用馴至率天下爲禽獸猶自以爲吾學云云如王安石馮道之徒接踵於世而人亦莫之怪可勝痛哉可勝痛哉

問夫子不輕許可所以助人之進亦以學無止法若謂由求全然未仁恐未然　因予有夫子未仁由求之說

爲天地間皆仁也則盡人仁也至語仁之至雖夫子猶病
諸然夫子不敢當仁而後世言仁聖之至者必歸之夫子
歟以夫子洞見仁體故學焉而愈知不足乃所以爲仁也
如曰克己復禮曰出門使民曰先難後獲曰其言也訒任
其指點隨處皆眞亦隨處是眞下手由求之徒嘗竊聞之
矣而未窺其學之所至也學無止法一語可爲命的

問張子房之出處似無愧於儒者至汲黯以質直取之
甚能保其眞心者無愧於儒

張子房黃老之淺者也漢治不古厥有由然遂使數千年
然今天下不得蒙至治之澤其叛儒也大矣汲黯亦學黃
老故不能容淄川

問見天不全便有不同 指晦菴象山

鄙語指二先生之學曰所見不同而所見之天不同所以不害其爲同如必全體有見而後謂之同無乃得之蒼蒼轉失之穆穆

問如游夏親炙夫子而茫然則道豈終不可聞邪我輩益無可望矣大抵夫子不輕許人以阻人之進

游夏親炙夫子恐亦未必覿面覷破在葉公一問子路便無從置對及夫子歿而門人欲以有若生存夫子而事之到底不識夫子何如人向微江漢秋陽數語道破眞令萬古長夜甚矣聞道之難也然游夏得處只是終身服膺夫子不倦之教想其精神結撰不閒於文學故視德行不爲傳視言語不爲佞視政事不爲龐寬然遊於大冶之中以相爲麗澤則其中固不可謂無所見矣若朱子不能用陸

子陸子不能用朱子便是不及古人處朱子曰去兩短取兩長陸子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終存二子本色

問請問溫公異於顏閔者安在

顏子聞克復之訓旣知所以請事矣至才竭而見卓所見何事分明已是到頭人視溫公嘗念箇中字作治心之法相隔何啻萬重山宜伊川聞之有煅鍊語

問宋儒論道太精取人太刻則不得門而入者多矣則夫子於顏曾外無可收者矣

政爲得門纔許入此門原不拒來人只是當面蹉過

問聖賢亦不厭功名富貴但取功名富貴與嘗人不同

道不得欣厭并道不得取舍

問新建作用固從良知來然有此人品必非憒憒者即不講學何妨

良知即新建之所以爲新建處亦即前乎新建後乎新建人人之所以爲人處然則新建講學亦講其在我者耳何嘗分外講學來我儕今日亦只講其在我者耳便是便是

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來其精微處未嘗不探取而不講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終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

虞廷之訓曰道心惟微佛氏者微吾儒之微而離道者也又必先之曰人心惟危禪宗者危吾儒之危而遠人者也此儒釋異同之大較也宋儒自程門而後楊游之徒浸深禪趣朱子豈能不惑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妙處而

第謂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辟而闢之將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幷歸之禪門惟恐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之地而後求之於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致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兩平事一作遞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已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又復分爲兩條一作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復歧爲兩途曰生而可知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姿往而不支離益亦禪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爲心也故其於窮理一路姑置第二義雖嘗

議朱子爲支離而亦不非議朱子格致之說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學不本於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卽古人正心洗心等語皆信不過窺其意旨委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篤信象山又於本心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爲千聖滴骨血亦旣知心之所以爲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獨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妄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於不思善惡之說而畢竟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卓見合而觀之朱子惑一作忘於禪而闢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出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纔文成似禪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至朱子晚年定論文成謂未必盡出

於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亦確論也若朱子可謂善變矣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聞道之地其爲卓立天下萬世之儒矩奚疑而文成者殆其功臣與

問禪門說得是者自應採取非寬於禪四科能直證本體卽當取之亦非四科原無二道亦無殊指

先生直以無父無君爲佛氏之罪斯言當矣然如來一法顯行異致其說猶淺至後世又有宗門則竊吾儒之說之精者以文奸而其情益幻總之無有是處是則心迹俱是非則心迹俱非今日無父無君可罪也而明心見性之說可取也是岐心與迹而二之也文中曰心迹之判久矣自是有爲而發四科之說已見前原無二道正須辨其同中之異亦無殊指猶須審其歸中之途

問四絕二無原不在高遠悟則見前卽是

正爲此一悟難然亦無懸空得悟之理必有求悟之學在先生闢異篇曰虛無空寂吾儒所有而二氏不能有也是勘到語

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待人自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卽是學其所達達卽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而欲幾一翻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是南轅而北轍也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

問畢竟朱子之學已到至處後來儒者俱不出範圍只是朱子講問學多故談德性者不無議論不知性命原

無可說夫子止有一貫一語餘皆識學問也何以無可訾邪竊意朱子政先師家法學問不嫌多政爲尊德性而多也夫子語語道問學卻語語是尊德性若謂一貫是德性註脚早已不識一貫了先生躬行之儒也而兼長於文學政事故所著有從祀三篇及闢異正學二篇凡以自鳴所學余不敏既嘗稍效管窺之見以爲請益地而先生於語下復加轉語且索余一一作答余因爲之次第如右知無當於高明萬一也姑以質疑云爾

答董生心意十問　標陝西人　壬午十二月

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

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廷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

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蕊妙於有无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為無則墮於空寂以為有則流於習見正如前教所云者是而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別之疑亦可釋也已

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

意既不可以有無言則并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既判為兩意有無又分為兩時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

問心有無意時否

意者心之所以為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箇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鍼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鍼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箇

心本非滯於有也安得而云無

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

來示似疑心爲體意爲流行愚則以爲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旣而自謂不然愚謂程子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心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近之不觀釋正心章專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言乎分明就發見處指點且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義易所謂效法之謂坤也與中字不同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也中庸言中和正字近和字義周子曰定之以仁義中正此中正二字從中和化出來細思之自得凡五經四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故卽謂心

爲用意爲體亦得

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

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葢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發所謂靜而未始淪於無動而未始滯於有也

知此則知中庸之說矣從前解中庸者皆謬也未發以所存而言者也葢曰自其所存者而言一理渾然雖無喜怒哀樂之相而未始淪於無是以謂之中自其所發者而言泛應曲當雖有喜怒哀樂之情而未始著於有是以謂之和可見中外只是一幾中和只是一理絕不以前後際言也後人以前後言中和既自說不通又卻千方回護費許多解說終屬遁辭與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相去

千里矣喜怒哀樂以四氣言非以笑啼詈罵言笑啼詈罵時有去來四氣無有去來也不然中庸何故就七情中巧巧指出四字來破天開荒一笑而已

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人鮮不以念爲意者嗚呼道之所以嘗不明也如云生意可云生念否念死道也如云主意可云主念否念忽起忽滅無主者也如云言不盡意可云言不盡念乎如云不以辭害意可云不以辭害念乎則意之不可謂爲念也彰彰矣

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

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

亦無歸處

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別否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鍼時時做得主所以日日用得著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焉故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日用則意於是乎誠矣誠無爲纔著思勉則不誠不誠便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爲義則益知意爲心之主宰不屬動念矣

問學問思辨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

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僞學不是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云者卽思誠一點歸宿工夫也

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

此箇機緣正是意中眞消息如定盤鍼在盤子中隨盤子東西南北此鍼子只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此得淨淨地并將盤子打碎鍼子拋棄所以平日用無意功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乎

此箇主宰要宅有又要宅無惟聖人爲能有亦惟聖人爲能無有而無無而有其爲天下至妙至妙者乎

商疑十則答史子復

即翻董生前案

質疑云大學於誠意後復推先致知一著而實其功於格物者誠恐拋卻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涑水元城疑只作得九分人物以此

商曰大學之序原是如此因知格致是誠意工夫明善是

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并無先後可言故格致無特傳止言主意誠不免古人之病然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將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陽明先生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已是一語喝定然否

質疑云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卽所謂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

商曰說意仍是說心意不在心外也心只是箇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所存爲心所發爲意也微之爲言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卽意也今人精覷幾而粗覷意則幾字放在何處然
否
質疑云怵惕惻隱之心時乎未起是無意之時旣起是
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時乎未起是無意之時
旣起是有意之時又曰聖人有意而無意
商曰以此疏陽明先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句最爲分明
但鄙見則謂怵惕惻隱之心隨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
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潑地也至三者之心初然
〔一作來〕原不曾有故三非切切指點則亦已見意之有善而
無惡矣不幸而夾滯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
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此心無時而不有是以謂之固有
亦無人不有是以謂之皆有有之以爲心正其有之以爲

意也今以時起者為意而又以轉念而起者為意不特病在意且病在心矣聖人之心所謂有意而無意者正見此心之妙處若分意於心之外言有言無豈（一有意字）有時而怵惕惻隱又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耶而且卒歸於無（一此句作善惡無常下有是字）不特無納交邀譽惡聲之心并無怵惕惻隱之心宛轉（一作歸字）到無善惡之心體耶然否

質疑云某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箇知字方見有箇定盤鍼有子午可指又曰以意為定盤鍼（一有箇定盤鍼下作若以意充之）則適見信果無所不主

商曰心體只是一箇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箇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當之即來教適見信果亦彷彿見得子午樣子子午是潛

適莫適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以此推測去意字漸分明了總之心一也先生一作實以爲知者卽是意中之知而僕之以爲意者卽是知中之意也前來云不覺失笑先得我心者以此然否一樣子下云子午是天然之適莫適莫是人爲之子午由是而之焉之謂子午由是而之焉之謂適莫所爭誠與不誠耳又曰心體只是一箇光明公以爲知者乃心之知也僕以爲意者乃心之意也要就光明中識取定盤鍼不是以光明爲定盤鍼也此誠之所以爲貴也

質疑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未有以意爲心者以誠意爲正心之本是以子爲母之本如以天下國家身心諸先字由末以之本而幷以概誠意一條則中庸誠身之身亦得爲心本乎又曰心統性情意者情屬故可云心性心情不

可云意性意情

商曰知此則知意之爲意矣心所向曰意正如盤鍼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朱子曰知止則志有定向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爲心之主宰矣意志也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賢的心仍以主宰言也故曰志氣之帥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若以往而行路時訓之字則拕御腳跟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亦尚有可商者按五臟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爲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曰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

即是立志與持志之說乎夫 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
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爲心但不可離
意求心耳陽明先生云云頗經龍溪駁政似當另論頭闕
居業錄云心有專主之謂意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
然敬齋未爲無見意爲心子謂長子代父轉得本地大學
之敎歸之知本何以前五條由末以之本而誠意一條獨
由本以之末致知一條又由末以之本格物一條又由本
以之末審如此錯綜顛倒敎學者如何下手中庸之誠身
原該心意而言如大學之修身爲本原該格致誠正豈可
疑身爲心本乎心意之辨明則性情之辨亦明心與意爲
定名性與情爲虛位喜怒哀樂心之情生而有此喜怒哀
樂之謂心之性好惡意之情生而有此好惡之謂意之性

蓋性情之名無往而不在也卽云意性意情亦得意者心之意也情者性之情也○釋氏視意爲粗根然根塵相合以意合法可知佛法都括在意中故曰佛法大意但佛氏推宗於覺故尊視其心而遁於空以意夷之六根豈知離意無法離法亦無心無覺

·質疑云喜怒哀樂指四氣而言有所未解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亦無甚謬中庸於天命之性後指點出此四字者正以未有無情之性如未有無波之水也

商曰愚所謂四氣者指春夏秋冬而言四氣與七情少別今姑以字義求之喜怒哀樂止四字而樂字又在七情之外豈情又有八乎若將喜樂二字推敲淺深則喜必是樂之初機樂必是喜之暢機分明是自春而夏之氣則秋爲

天之怒氣不待言矣哀則有沍寒慘殺之象冬之氣也眞
下起元故記曰哀樂相生終不然哭能又笑笑罷又哭乎
又曰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若是一笑一啼一詈罵豈有不可見聞者乎天無一刻無
春夏秋冬之時人無一刻無喜怒哀樂之時如曰喜怒哀
樂有去來而所以喜怒哀樂者未嘗去來是謂春夏秋冬
有去來而所以春夏秋冬者未嘗去來也則亦并無去來
之可言矣今曰人有絶然無喜怒哀樂之時必待感而後
有正以笑啼詈罵爲喜怒哀樂也以笑啼詈罵爲喜怒哀
樂則是以風雨露雷爲春夏秋冬矣雖風雨露雷未始非
春夏秋冬之氣所成而終不可以風雨露雷爲卽是春夏
秋冬雖笑啼詈罵未始非喜怒哀樂所發而終不可以笑

啼詈罵爲卽是喜怒哀樂夫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之別名春夏秋冬卽元亨利貞之別名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七情之說始見漢儒戴記中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字不倫不理其義頗該之大學正修兩傳中然大學亦絕不露出情字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卽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卽情卽性也並未嘗以已發爲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非因惻隱之發見所存之仁也後人往往錯會性情之存發異并心意之存發亦異一心之中若有兩存兩發焉將以心意爲主耶將以性情爲主耶從前人分解曰心統性情終是混水不

清

質疑云意有起滅發一善意而忽遷焉發一惡意而忽悔焉是起滅也淺言之人有意欲做某事發其言而忽亡者又有追憶而始得此者有終忘而不復省者其起滅何如也又曰念無主意有主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爲意尤不可以意爲心以念爲意不過名言之誤以意混心則其弊有不可言者

商曰來敎所云起滅相正指念而言如云發一善念而忽遷焉人盡皆然念起念滅不嘗所以忽忘忽憶若主意一定豈有遷者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卻意之有主又有箇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豈知意爲心之所向乎然否

質疑云大學誠意後別（一作尚）有正心工夫中庸致曲有誠後尚（一作更）歷形著動變以幾於（一有能字）化若從容中道僅為意誠而已（一以幾於化下作今於不思不勉僅目為誠意）則（一作豈）夫子從心不踰前意尚（一無尚字）有未誠耶

商曰竊謂大學誠意（一有一字）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夫有生熟然到頭只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心工夫（一有即字）致曲有誠誠則形形處又如何加功得古人學問每說到易簡上後人只喜支離陽明先生最病支離而亦云誠意之後有正心工夫譬如眼中著不得金銀屑等語（一無此句）豈知誠意章言德潤身心廣體胖將身心二字一齊俱到乎（一作蚤已身心一齊俱到）後人不省只為將意字看壞了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則必欲誠其意先正其心而可耳

惟將二意字看壞并誠字亦看壞遂謂誠意非聖人從心境界其實誠意則無意無意則無心但誠之之始未使能無意耳一一齊俱到乎下云若論聖學三十而立已是誠意工夫至於知天命則誠而天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子自稱亦曰知我者其天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其實誠意則無意無意則無心即耳順從心亦由是而之焉耳故周子曰聖誠而已矣又曰誠則無事矣知此則知誠意矣則知大學要旨在誠意之說矣

質疑云從心境界全是良知全體發現不可以意言故聖人有無意之學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難言用工

商曰此箇謂是良知全體發現誠然豈知即是意中好消息聖人毋意正前敎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箇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說分量得說工夫亦得○意與必固我相類因無主宰心故無執定心故無住著心故無私

吝心合之見聖心之妙如以無私意為訓則必固我難接去至慈湖以不起意為宗又當別論不起意只是不起念以念為意也

質疑云原是嘗有原是嘗無不必要他有無只怕自生意見不肯依他又曰竊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為心之主宰然某必舍良知不言而言意者蓋嘗深思而得之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歿其致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確有可依耳意之與知毫釐千里故大學誠意必先之以致知中庸誠之者之功必先擇善而固執學之不可不講有以哉

商曰嘗有嘗無之說甚善先生所謂心即愚之所謂意也若另設私意便害事至及近時良知之弊直說出愚意中

事何幸先得同然不意苦心相證乃爾然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依據處卽是意故提起誠意用致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歸毫釐千里或在此然否

與門人祝開美問答

先生曰曾子論忠恕是就夫子一貫之道而言其得力處全在一信字信字包得忠字忠不但爲人謀爲己謀而無實爲聖賢之志於己字有一毫未盡處便是不忠所以孟子說可欲之爲善到了信地位便縛他不住美大聖神都從此信做去淵曰信便是誠求信只一味無自欺先生曰是

淵言自已有務外之病先生曰心一務外便非誠實爲學須從疑信關打破眞心信得卽事事收斂入內

淵問敬以直內合下便須有箇寬以居之度量然後無拘迫之病否先生曰坤德主順順者順陽道也此心之善無所不備爲學之方惟順其心之本然順其心之自然順其心之當然而已順之所以爲敬也

先生曰記云王中無爲而守至正此語狀心體最妙此中自著不得一毫思慮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思而無所思慮而無所慮所以易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淵問何思何慮之體嘗人亦有何故說非聖神不能與先生曰聖人不過全得嘗人之分而已非有所加也嘗人者聖人之分也聖人者嘗人之全也嘗人是零碎底聖人聖人是籠統底嘗人

淵言爲政以敎化爲本先生曰學者平日儘講得明白臨

時便做不去其故何也淵曰畢竟是行底念頭不果又有一輩人托言姑且隨時做去以圖後效一有詭隨之意便成隔礙除是不顧毀譽一力做去始得先生曰所以只今便要講求體認即如自今日始此後毋論大事小事一動一靜都要勘得名利心淨然後他日臨事有濟一痕不盡將來潰敗終無底止

淵問古人云讀書要優游涵泳不可急迫中庸又說學之不能弗措同異先生曰優游涵泳正所謂學之不能弗措也不然便嬾散了

淵問曰如何復得心之本體先生曰其要在於無欲淵復問如何便得無欲先生曰有所見便無欲惟知止然後能定惟知至然後意誠又曰論學者大本原在無欲初學又

以變化氣質爲先凡人氣質有偏駁處卽爲物欲所乘如怒一人當其怒之過當處已爲氣所使故孟子曰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對言已而曰爲學只是要眞切陽明先生云工夫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時時在心體上不放過安得不眞切安得不簡易

淵問學者主敬敬字與聖人之敬是一是二先生曰初學與聖人雖有安勉之不同然理只是一理若學者之敬與聖人之敬有分別則是學者之敬是僞撤了譬如精金總是一樣只有分兩不同

先生曰知皆擴而充之到了擴充纔是眞知淵曰擴充敢就是集義先生曰看下文火然泉達自有箇不容已的勢在淵曰只此是眞正知行合一假如今人行孝的事外面

問安視膳而無一毫誠意如何算得能行如何算得能知

先生曰最是如大舜在歷山時問安視膳之文多有未備其意已誠眞知便是行故致知工夫居大半

劉子全書卷之九

山陰後學沈運照校刊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　學言上

周子太極圖第三圈即第二圈之蘊五行本從圓今從長者誤也火居左陽之盛也木爲少陽故次之合之見陽中之陰即☾之象也水居右陰之盛也金爲少陰故次之合之見陰中之陽即☽之象也土居中爲太極即○之象也天地之用水火而已矣五行一水火也金木者水火之母氣也土者水火之中氣也合木金土而水火之變生生而不窮陰陽之所以神也（新本首心論改歸論下亦見年譜甲寅條從舊鈔）

五行無定形水火者其象也天地之用莫大於水火水火之象自微而著故木金以配益之四氣不可無統故土以

君之總之一水火也水火者陰陽之別名非燔灼之火淵流之水也陰陽者先天之體也水火者後天之用也體對待以立本用流行以成化

五行即陰陽也謂陰陽生五行猶剩一生字謂陰陽統五行猶剩一統字五行者陰陽變化之妙也劉子之旨原於周子故並以太極圖二條

聖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機也動而无妄曰靜慎之至也是謂主靜立極

學者氣質之病有二一拘鄙一浮誇纔矯拘鄙便得浮誇兩者相矯而轉相爲病學不見性舍本而治標亦終身焉而已矣○拘鄙之病多中一私字浮誇之病多中一僞字只是一心之病更無氣質之病

凡剛者易摧摧之而剛乃見直者易枉枉之而直乃見潔

者易污污之而潔乃見信者易欺欺之而信乃見此君子之道常伸於小人也與○剛者易摧直者易枉廉者易污智者易罔剛吾慮其壯也直吾慮其挺也廉吾慮其劌也智吾慮其察也四者交鑄於道而善藏之以爲用又何病之有

學者先於自知其次以知人其次以知天下事三知君子之全知也（以上新本無）

寡思慮絕嗜欲薄旨味三者養身之要也（新本入會語時證人會未立故從舊鈔）

情動而溢者昏於性也事過而留者歉於理也

處紛而不亂在樂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

戇與直異廉與潔異諒與貞異昏與愚異由前之道小人

所以困才也由後之道君子所以立德也

乍啼乍喜或作或止吟無詩何做無義事止是孩提稍長時不學慮之天機然非道也乃若其道則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當啼而啼當喜而喜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皆是也是故君子學焉而後不學之知無不知慮焉而後不慮之能無不能也本無二條新

湛然寂靜中常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眞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新本自即豎得至脊梁過無 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新本無總字

知行合一之說不是知即是行乃是知之至處即是行也新本無

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云合一舊鈔作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舊鈔無是學

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大學之知即孟子之良知大學之致知即孟子之良能二條新本無

求仁是聖學第一義克復是求仁第一義也吾儕日用之間一揚眉瞬目無非護持此已過惡皆從此生一本無此句假

令此已不立雖聲色貨利亦天理邊事若爲已而設卽道德性命亦人欲邊事天理人欲本無定名在公私之間而已學者嘗將此已放在天地間做公共一物看已是大家主人翁隨感而應因物付物是恁次第（此條從讀書要義說摘出小異舊鈔不載）

夫子所云異端卽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起念便是佛從成毀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申韓（一本無此二句）從毀譽起念便是鄉原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適莫起念便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當下是聖人體段（舊鈔不載）

濂溪因無之說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是爲無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是謂無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是謂無知物是

無善無惡之物是謂無物并無格致誠正無修齊治平無先後無本末無終始畢竟如何是大學的義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不更洩漏天機在此龍溪意中事也幾何而不為異學（新本無）

學術之邪正判之義利而已有辨而淫者曰義利也利乃所以為義也則學術亂矣

聖賢垂訓字字皆可發病惟誠字無病所謂調元劑也一誠立而萬善從之（新本一誠立句別作一條）

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立誠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

周子說無欲有甚奇特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

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也如何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孰爲無處有水即爲冰孰爲有處無冰即爲水欲與天理只是一箇從凝處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間抵隙多在動處動返於吉其靜不濟生而不匱其出無方其爲不窮聖人原不曾動些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愼獨

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中抉誠之本故曰主靜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返復其至善之體是主靜眞得力處靜妙於動動即是靜無靜無動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嗚呼至矣

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即

爲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卽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一念之句上無則字擇善句作擇不在事念者誤

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思之總多此念有此念便有比偶有比偶便有眞勝譬如匹絹稱其細卽有粗者形之又有更細者形之故曰毛猶有倫遡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前思過半矣

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恭把捉一作持之存終屬人爲一本作僞另一條云把捉正是障誠敬之存乃是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新本少此句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

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新本少子靜何以上庚申前錄

眞知善之當爲而爲之與惡之當去而去之亦既足以決進學之路矣然安知吾之所爲善者不復雜於惡而一破吾似是之惑乎又安知吾之所爲惡者又復伺吾善而一鼓吾中道之勇乎惟其知之無不至而後其進而爲之也必力此之爲物格知至此之謂止於至善十條新本無

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等氣象

三十年克一私字不去背城借一定在何日古人云一日用力思之汗顏失今不力墮落百年一旦挾以俱盡形銷骨化此垢猶存塵土借新本作坐以無光猩狸顧而卻步

枉一尺不以利尋丈者吾儒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者楊

氏也其迹相似而實有公私之辨吾儒有見於義無見於利而楊氏反之也夫楊氏所謂一毛者亦豈不在名義中較量哉特其所爲義乃一已之義而非天下之通義則適以就其一已之利而已

楊墨之見不甚相遠試觀摩頂放踵之意其最初曷嘗從天下起見雖曰天下之利而實一已之利也苟無利於已雖拔一毛而利天下有所不爲矣同乎自私自利之學楊氏正用之而其情近墨氏反用之而術愈巧

淸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沈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氣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斬釘截鐵胸中先淬一利刃方有建豎可言

君子之好修也問其企賢者而及之不問其以流俗解也
流俗自解則亦何所不至哉日壞也而月焉終見之悖也
而徐徐焉或五十步也而笑百步焉以是詑於人曰我能
去流俗不亦異乎亦終必亡而已矣新本無
每遇拂意事即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頂在孟子
恭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取橫逆自
取妄人於他人報施不等耳不知又經幾十番自反方得
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慚愧慚愧
孟子三自反全是借他人眼孔照自己肺肝故能毛髮皆
豎毫無躲閃人不甘以禽獸自居則我之自責箏有窮時
新本無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皆騷轉而支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

終日皆輾轉而支此一行之過甚入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新本兩終日下有言字行字）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闔闢或應接賓客或散步庭除或靜觀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已往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詬童僕或量米鹽（新本作措饔飧）恁他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新本少五字）一朝患作追尋所自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新本冊作書）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河流之大也而不舍晝夜不赴壑不已水之性也淤之以沙礫而橫潰決裂沈陸滔天何所不至此豈水之性也哉

壅淤之爲害而疏瀹之功後也夫人亦有淤之者矣（新本無）每念當世無忠告之友吾無從捄吾過焉幸而人言有及我者矣則遽抵之曰此嫉忌我者無顧也則亦弗思之甚矣試反而思之此嫉忌我者胡爲乎來哉苟有以當我之過無往而非忠告也使吾於忌门之外求忠告幸而一當又安知非讒諂面諛之人乎

人言有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隱（新本作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新本少此四字）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以意意不可匿而徵於色吾目擊焉而亦以意喻之意喻之而後（新本作復）意阻之使人抱意而來者輒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忽有告我者曰或謗汝則將應之曰某未之聞也果有之

吾反吾罪焉又有告我者曰或欲聚衆而辱汝則將應之

曰夫夫也亦何至於是果有之吾反吾罪焉恕過誘且辱我者於前則何如曰敢請某之罪不得則迴車而避既解讎焉則如何曰擇其善者而與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然則唾面自乾者是乎劉子憮然曰非謂此也吾將礪人以進吾學也

世道昌明之日其君子必身任天下之勞而遺小人以逸世道艱危之日其君子必身犯天下之害而遺小人以利當君子小人相安之日則恬者必爲君子競者必爲小人當君子小人爭勝之日則勝者必爲小人負者必爲君子然則治亂之數又誰制之乎曰制於人以君子而與小人爭（一有勝字）是亦小人而已矣斯亂之道也（新本兩當君子下少兩小人字以

上癸亥夏日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一作既有第宅之豐又有田園之廣又有內外稽藏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饑寒一作至枵然無一仰賴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迭去似上天曲曲啓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矣哀哉舊鈔不載右一此條後有立志說摘出語今仍歸說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不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即天理也

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却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却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

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祗有誠敬一門頗

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爲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卽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新本無）此心絶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往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新本作毫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舊鈔無會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曰自求道者而言知行二也自得道者而言知行一也（新本無）

或問躬行之學曰靜時存養靜時行也動時克治動時行也由是而父召無諾則行於家矣徐行後長則行於鄉矣資於事父而事君則行於國與天下矣其有未能者如之何亦曰學之不已而已矣（新本入會語改正）

周宇字先生來顧自言日用間心無一事而苦多思往往墮理障中欲遣之不得何也曰天下何思何慮此驅遣心

卽理障也寗宇曰然吾心本無思而思至焉其天機之不容已乎曰天維玄維默耳去其機而可矣寗宇欣然曰善已復顧曰言及此頓令人躍然有舞蹈處曰某亦無言因一笑而別（新本無）

學問之道只有緊關一下難認得清楚如所謂寸鐵殺人者是聖賢之訓多隨地指點大約使人思而自得之此項工夫直須五更清夢時血戰幾場也（舊鈔不載）

心無物累便是道更（新本作莫字）於（新刻下有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卽與消融去卽此是善學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饑則食寒則衣何嘗未饑先求食未寒先著衣使動靜語默莫不皆然則道在是矣（新本無）

胷中逼窄不能容物只是名利心未除利心在則一切利害得以動我名心在則一切稱譏足以動我名心在二句新本漏又何以觀天下之理而順萬物之應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愼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新本則一條云後儒若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以重見註此　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日如溫公念箇中字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愼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致中愼獨屬致和兩者分配動靜豈不睹不聞與獨有二體乎

戒慎與慎獨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之功乎
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功夫果全無用否曰如樹木
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
著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
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
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
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三條舊鈔不載）

天地之大本吾一體盈天地間有一物失所即我之失所
非徒安全之而已又必與天下同歸於善然後有以盡其
性蓋吾善善之量原如此而況處綱常倫理之近乎遇父
有不慈而曰吾孝已至也得乎遇君有不仁而曰吾忠已
至也得乎君子之言孝正以成父之慈也君子之言忠正

以成君之仁也拔一毛而引周身之痛一毛非外也廣新本作外周身而護一毛又可得乎知血肉之痛而不知義理之痛亦不仁之甚者矣以上丙寅丁卯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來橫決若於此處查攷分明如貫蝨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新本入會語未有若落在想像一邊便失古人本旨矣改從舊鈔

有心過也無心過也有心無心之間恰好處如何用功此非反求心體而從事於勿忘勿助之學者何足以語此新本無

多事不如省事有事不如無事以一事還一事則事省以
事順事則事無問何以能之曰無欲浙本註以上乙丑丙寅
友人有源頭之說予謂此非可影響證悟必有從入之路
如武陵人問津桃源方其舍舟登陸一點孤明洞口是從
入路從此委身始可窮源一友以潛字當之一友謂要知
乾元知元則知潛矣予謂此所謂源頭也學者不患不知
元但患不知潛

一元生生之理亘萬古嘗存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
終渾沌者元之復開闢者元之通推之至於一榮一瘁一
往一來一晝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天得之以為命人
得之以為性性率而為道道修而為教一而已矣而實嘗
攝於吾之一心此心在人亦與之無始無終不以生存不

以死亡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元之復開闢者六字新本漏喜怒最易遈鮮有能中其節者人試於喜怒已發後返證未發之體方知實有不中節處若就事理衡量則毫釐千里矣

知道者之喜怒皆任天而動猶有過其則者非善養未發之中無以見天則焉若世人喜怒一切逐物如水瀉隨浪起滅更何中節不中節可言乎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功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兼動靜否曰功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眞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眞動之用體用一源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後又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宋儒見道之語後人往往信不過

曾子稱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則善問者莫如顏子其在聖門又終日言而不違如愚一似謾無事於問者何耶葢顏子仰鑽瞻忽一生精神更無間斷學與問必有百倍於人者其在聖門想與聖人終日言而回過之不見所謂言回亦終日問而聖人遇之不見所謂問有相感於神而渾然如一體之喻者乎如愚不愚之際深乎深乎

程子受學於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葢自有其樂此程子從尋樂後逗出消息如此或曰顏子所樂者道耳程子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亦不得爲顏子矣夫既非樂貧又非樂道則其所謂樂自非言語形容可以相喻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於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其近是乎然喫緊在根心處做工夫有此仁義禮智根於心自然有生色之妙所謂樂則生矣是也根心之功在孔子則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馴至從心不踰之地在顏子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馴至欲從末繇之地斯得之矣後儒王心齋著學樂歌頗足發其蘊予謂孔顏之樂易尋而吾心之樂難尋學者試反求自心樂在何處與孔顏有差別否從此劃然一下鳶飛魚躍盡在目前五條新本無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小學之功非禮無以立而敬又禮之本也儼若思貌之敬安定辭言之敬非禮勿視聽言動如斯而已安民言其効也凡人自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感而逐於物則五官爲之牖矣一向放失在外一旦反求欲從腔子內覔歸根又是將心覔心惟有

一敬焉爲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細之岐是千聖相傳心法也在堯舜謂之兢兢在禹謂之祗台在湯謂之日躋在文武謂之敬止敬勝在孔門謂之敬修在孟子謂之勿忘勿助在程門謂之居敬窮理朱子得統於二程（舊鈔漏得字）惓惓以主敬授學者至明儒相傳往往多得之敬康齋傳之敬齋皆一以敬字做成其言敬最詳有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又曰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肅敬也心地湛一亦敬也此正無不敬之義大抵聖學惟敬自小貫大更無破綻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無衆寡

無小大只是一箇工夫昔有打破之説鮮不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戒之戒之新本云吾人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逐一向放失在外不知主人翁在何處之且反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覓心惟有一敬爲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細之岐是千聖相傳一心法也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無衆寡無小大只是一箇工夫是將此條節畧而添入不知主人翁在何處語與前求仁條有大家主人翁語首列只此一心條語同出校讎標揭之意與劉子旨趣少別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閒也靜以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卽靜卽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一本註以下甲戊

只此動靜之理分言之是陰陽合言之是太極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分卽合是太極非分非合是無極故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

學莫要於知性知性則能知此身之所以始與其所以終時時庶有立地知性則能知萬物之所自始與其所自終處處總屬當身本無二條新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

心者身之長也然有主焉御主而行則心得其職而主勢常尊又有僕焉御僕而行則心失其職而主勢亦降於賤故以心爲主猶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旣自諸侯出勢必至自大夫出自陪臣出今之言學者多春秋進齊桓之

意也新本無

古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解一下卽吾人千修萬行亦只要求解一下解得盡便是聖人不盡卽爲賢人解有分數是學人全不解是凡夫自聖人以至凡夫必以是爲差然新本自聖人下至然字無凡夫不解纔求解則立地便是聖解解則只是解此耳今日惟聖有解凡夫安得解此之謂不解又曰人皆不解我獨解此之謂凡夫以上戊辰

天樞萬古不動而一氣運旋時遍時復皆從此出主靜立極之學本此

對誠通而言則誠復爲靜本一氣之所從出而言則通復皆屬之動蓋生陽生陰生生不息處便是動然而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為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何以又下箇靜字曰只為主宰處著不得註腳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 以上甲戌

只做向上人只問向上路只此一路更無旁蹊曲徑可托纔一跌足墮落千仞

一味退藏一味闇澹寡言以抱吾之愚省事以守吾之拙亦可以寡過矣乎 以上乙亥元旦壁帖

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 一本註以下丙子京邸錄

涵養與克治是入心雙輪入門之始克治力居多進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及至車輕路熟時不知是一是二

問涵養曰勿忘勿助學人大概是助病幾時得箇忘也

涵養全得一緩字新本下有語言動作皆是六字

知人之道莫先於知言書有之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君臣朋友皆然

論人之要心術爲本行誼次之官人之要職掌爲主流品合之

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

有勝己者有憎己者有疑己者有異己者皆吾師也有勝己者知我之不若有憎己者知我之不肖有疑己者知我之未信於人有異己者知我之尚未同於人新本作尚同於人

格君心定國是

端本澄源在正心誠意提綱挈領在進賢退不肖本正則

未治綱舉則目張兵農錢穀各有司存

一日三檢點程子曰其餘時做甚何當盡點鐵成金語也

只爲和叔並未一檢點在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无妄亦無誠

訐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愼刻似公巧似智此人臣之

六賊也以察爲明以猛爲威以愎爲斷以自用爲厲精以

私智小術爲作用此人君之五窮也挾五窮之術而攻之

以六賊必無幸矣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況大亂之後千里爲墟吏守

（新本作出）無民之地官出無田之賦人主亦何以立國爲今之

計宜散天下流移之衆以歸民聚天下流移之民以歸農

合天下之農以寓兵就天下之農以養兵（此句新本無）又鼓天

下之商以佐農教天下之農以爲士而又率天下之士以爲民事則天下事可幾而理也

王道本乎人情又曰人情卽天理今之所大患者在人臣有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正爲以私交廢公義也而今者絕人情以狥一己之情反謂之無情面乎上積疑其臣而畜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則君臣之情離矣此否之象也卿大夫不謀於士庶而獨斷獨行士庶不謀於卿大夫而人趨人諾則僚寀之情離矣此睽之象也如是則亦可謂絕情面矣而欲國無危亡得乎大抵情面與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有時拂天下之公以就一己而不爲私如周公孔子之過吾黨之直是也情面去其心而從面有時恐一己之私以就天下而不爲公如起殺

婁可食子之類是也

主術之病三一曰自用一曰自是一曰自滿官邪之病三主自用則規卸愈巧主自是則逢迎愈工主自滿則威福愈借

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程子一本作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

日有食之陽見蝕於陰日之過也月有食之陽盛而凌陰亦日之過也

喜怒哀樂性之發也因感而動天之爲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之發也逐物而遷人之爲也衆人以人而汩天聖人盡人以達天

中庸之愼獨與大學之愼獨不同中庸從不睹不聞說來大學從意根上說來新本無

獨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而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事心之功經前輩許多方便法門甚難諦當借徑着話伎倆愈下矣總不如孟子一句道破曰心之官則思如爲官者問及職掌何在則有此官便有此職掌一事事不容躲閃而其工夫亦自不難新本無

思之一字古人往往喫緊爲人說如爲小人說則曰弗思耳爲庸人說則曰思無邪爲衆人說則曰愼思曰近思爲賢人說則曰儼若思爲聖人說則曰無思而無乎不思亦曰何思

每拜疏君父多以周張履錯乖得失太重故耳誰謂不蹈鄙夫行徑○且就得失心搜求去是今日喫緊工夫

朱子云隱微深錮之疾此卽爲一輩小人後天之司命卽尋常襲心措事未嘗不勉於善而密制其命者旣定卒亦歸於爲惡而已

每日間只是一團私意憧憧往來全不見有坦然釋然處此害道之甚者

君子以作事謀始愼初念也 新本無

問服官之要曰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有我之病惟發爲勝心勝氣最難持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箇天命之性識得天命之性（一本無此句）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說工夫只說箇愼獨獨卽中體識得愼獨（一本下有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舊鈔不載）

天命之謂性以其情狀而言則曰鬼神以其理而言則曰太極以其恍兮惚兮而言則曰幾曰希以其位而言則曰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卽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起手是就至麤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一本註云擇善固執正是）

虞廷說箇惟微是指道體至微至妙處說箇精一是指工夫至微至妙處又說箇執中是指本體工夫合著至微至妙處所以為千萬世心學之祖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指獨體也天命之性也視之而弗見卽其所不睹也聽之而弗聞卽其所不聞也體物而不可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夫微之顯之往也指不可射思以後化幾流行處非謂微則必顯也誠之者誠此鬼神之理非謂鬼神卽誠也二條新本無

亡友劉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

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乃今只是檢點當面人卻被當面人一一檢點我也懿哉吾友爲之憮然

纔見聖人爲不可爲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爲必可爲仍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欺

師道立而善人多若取友則損益種種矣自世鮮師道故擇友爲急舊鈔不載

堯如天如神眞是迥隻千古爲生知安行第一人舜學知之至者也禹困知之至者也大舜一生只認得自已是庸人故執中之傳開口說人心惟危舜眞自道也故一生只是舍已從人好問好察聞見若決所以淩假登高造極自屑人做到聖人地位大禹只是克艱口口說苦說難其一

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勤將補拙儉以寡過云爾終被他做到聖人禹治水是極大事功只是行所無事而已乃知禹之聰明一毫無用處此是他大智處即是舜之稱大智處後來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噫顏氏之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似曾子者斯可矣

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皆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者做舜極難不合有不是處號泣二語是實落話也予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錄於此推之可見當時兄弟依舊存卻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答是眞此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與弟都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自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自已如此我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

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腳處只是一些子也及瞽瞍允若之日是認得有不是處矣只與舜爭先後之間耳自來說父頑母嚚象傲舜大孝千古冤枉可痛可思自來下新本無

舜就邇言處擇中用中擇之最精則守之至一不俟言矣顏子只說箇擇乎中庸卻是籠侗至曰得一善一善立在何處是他最精之擇學舜處至子路問强夫子先開之以南北之強正是擇善下手第一義也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何等至精和而不流言不離南北而不流於南北也中立不倚言立於南北之中而亦不倚於中也如是則不問有道無道惟此塞之一字是安身立命處合之乃見所謂精一之學也列此三項人分明有生學困階級不必坐定

知仁勇也

舉舜之知而卽承之曰人皆曰予知可知天下極伶俐人皆極懵懂人舉回之爲人而卽承之曰惟中庸不可能可知天下極伎倆人皆極駑下人舉問强而總承之曰惟聖者能之可知天下最平常學問是最峻極學問（二條新本無）

中庸有數喫緊語一曰知行合一之說言不明而曰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言不行而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也一曰誠明合一之說言誠則明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言明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是也有隱見合一之說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有顯微合一之說鬼神之爲德是也有天人合一之說闇然而日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約之則曰慎獨而已矣

天命一日未絕則爲君臣一日既絕則爲獨夫故武王以甲子日興若先一日癸亥便是簒後一日乙丑便是坐失事機嚴哉學者於進退語默動靜之宜皆如此看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故即欲可以還理爲善爲惡毫釐而千里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

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益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嘗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

其如（浙本作始）可以自欺乎哉（哉字恐誤）而終不可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讀衣錦（新本無二字）尚絅之詩而識獨體之蘊焉所謂闇然日章是也天下文章莫著於是而卻藏於至闇之中不可得而睹不可得而聞淡簡溫三句正見獨體之妙分明中庸眞面目知遠之近三句獨中自有之眞知也善學者時時提醒此便是聖路便是天衢故曰可與入德矣又讀潛伏之詩而知君子愼獨之功焉首從人所不見處杜其疢病之門而猶慮其孔昭也又讀屋漏之詩而愈知愼獨之功爲同是爾室之中又向屋漏中討消息并已不可得而見矣又讀靡爭之詩而愈知愼獨之功焉當奏格之時止有一湛然純一氣象并喜怒且不可窺而民已化（賞謂心賞之數下怒）

字○新本心賞之下有鄙喜也三字又讀不顯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爲一理渾然名言莫措并其德且歸之不顯而百辟已刑之當此之時內外兩忘而化於道只是箇箇新本無箇字篤恭而天下平慎之至也又連咏明德之詩而知君子慎獨之功之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微之又微曰不太曰如毛曰無聲且無臭嗚呼至矣無以復加矣可見獨體只是箇微字慎獨之功亦只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微新本下有叹此二字

問誠明曰誠中有明明亦性也明中有誠誠亦教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誠失而後明善學者誠之而已矣三條舊鈔不載

慈湖言無意陽明子謂不免著在無意上了可知纔言無意便是意也

肫肫淵淵浩浩說得至誠無盡藏如此只是夫焉有所倚中而已矣新本無

多言浮也諂言淫也辨言慢也巧言佞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何以故眞知故也何以眞知故一眞无妄故也故曰復則不妄

自來久少工課此心憧憧爲卻何事豈所謂月一至者邪

或曰官家有公幹然未嘗爲公幹廢卻三飧

慢之一字最難治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也須從起處下手方得力若既流新本作成已無及矣

陽明子曰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卽動也并此二心

卽無動無靜卽是無極而太極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非爲山澤借光也珠玉之所以發光於至靜者其神自不可掩也及夫剖珠斵璞而至寶之性弗全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卽仁之親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自合性而言下至此新本無總新本作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麤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覺爲覺其爲仁也新本無六字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聖賢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雖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

身者天下國家之統體而心又其體也意則心之所以爲心也知則意之所以爲意也物則知之所以爲知也體而體者也物無體又即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體是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又云大學八條目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

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所謂意也（一本無四字）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好知惡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一作哉）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

一層切一層眞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爲主以致良知爲用神者（二條新本無）

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愼獨中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愼獨獨一也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心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意誠則正心

以上一以貫之矣今必謂知止一節是一項工夫致知又是一項工夫則聖學斷不如是之支離而古人之教亦何至架屋疊牀如是乎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此心之存主有善而無惡也惡得以所發言乎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

意爲心之所存則至靜者莫如意乃陽明子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何也意無所爲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惟微之體也吾請折以孔子之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謂動之微則動而無動可知謂

先見則不著於吉凶可知謂吉之先見則不淪於凶可知曰意非幾也意非幾也獨非幾乎五條舊鈔不載

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爲善去惡者是物則

心何以有善惡周子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正指心而言○或曰周子嘗曰幾善惡葢言意也今曰好善惡惡者意之靜則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曰子以爲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問者默然乃曰然則周子非與曰吾請以孔子之言折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動之微則動而無動可知曰先見則不著於吉凶可知曰吉之先見則不淪於凶可知此誠意眞註疏也周子曰幾善惡正所謂指心而言

也新本無

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

程子曰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喜怒哀樂之謂也易曰咸感也天下惟感應之道爲無心動以天也感之以喜而喜焉感之以怒而怒焉絶非心所與謀也故喜怒哀樂卽天命之性非未發以來別有天命之性也發對藏而言也新本無

道不可離若止言道耳卽睹聞時用工夫已須與無閒斷矣正爲道本之天命之性故君子就所睹而戒愼乎其所不睹就所聞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直是時時與天命對越

也

或曰君子旣嘗戒愼所睹矣又必及其所不睹旣嘗恐懼所聞矣又必及其所不聞（一作戒懼於睹聞矣又必及其所不睹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卽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聽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

莫見乎隱亦莫隱乎見莫顯乎微亦莫微乎顯此之謂無隱見無顯微無隱見顯微之謂獨故君子愼之

不睹不聞天之命也亦睹亦聞性之率也卽睹卽不睹卽聞卽不聞（一作卽不睹睹卽不聞聞）獨之體也

獨者心極也心本無極而氣機之流行不能無屈伸往來消長之位是爲二儀而中和從此名焉中以言乎其陽之

動也和以言乎其陰之靜也然未發爲中而實以藏已發之和已發爲和而卽以顯未發之中此陰陽所以互藏其宅而相生不已也新本別一條云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以重見註此又指其中和所蘊之情不過喜怒哀樂四者依然四氣之流行而五行各司其令也由是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成乾男則天位乎上以成坤女則地位乎下以化生萬物則萬物育於中此之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而苟非君子實有是愼獨之功從主靜以立人極則亦何以使二儀之不忒其位四氣之各序其功天地萬物之各得其所此之謂修道之教大哉易乎斯其至矣新本無

或問人心既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新本自人心至此無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然不動之時又有感而

遂通之時一作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此喜怒哀樂終當寘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此喜怒哀樂終當造於有象新本無二此字一本又作四者則又新本無則又字安得以未發為動而已發反為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為性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心之所以為心也舊鈔性之所以為性也下作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九字物字復抹去新本上無神也二字性也下承云性之所以為性即心之所以為心也一本無舊鈔物下添也字今從周子語訂正

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包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之可覔

予嘗有詩贈參禪者曰只䦨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更當參看彼家之失

高存之以不許顏子之厚葬及子路使門人爲臣爲窮理盡性之至獨異於佛氏言性處予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

分明賣車買槨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夫婦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反憒憒耳

辨心種者仁義而已矣心中這一點生生意是仁這一點生意純二不雜處是義

天之命脈獨鍾於人飛潛動植人之餘氣也盡其人者並飛潛動植與之俱盡矣人之命脈獨鍾於仁義禮智信皆仁之餘氣也盡仁者并義禮智信與之俱盡矣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卽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卽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一本作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一作戒懼於不睹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

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或曰愼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愼獨如何識得天命之性（以上丙子獨證編）

天有常運人有常情至於當喜而忽感之以怒當怒而忽

感之以喜則情與之俱變矣如冬日愆陽夏日伏陰惟人事之感召使然而天卒不改其常運

天命之謂性此獨體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故君子終日凜凜如對上帝

喜怒哀樂當其未發只是一箇中氣言不毗於陽不毗於陰也如天之四氣雖有寒燠溫涼之不齊而中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所以能變化無窮此中氣在五行卽謂之土土方位居中是也和卽中之別名新本無

問中便是獨體否曰然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

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卽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卽萬物之疾痛痾癢

愼獨是學問第一義言愼獨而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爲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爲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愼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夫新本無此句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愼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箇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爲無弊新本無末二句

戒有殺然止截意愼有恪然封守意恐有惕然阻喪意懼有凜然崩隕意二義一步入一步四字一層進一層益戒愼就莫見乎隱說工夫恐懼就莫顯乎微說工夫也新本作隱處說工夫微處說工夫人心惟耳根最微新本下有故夫子六十而耳順句一本耳順下又有誠難之也句若於此不加謹凜仍一本少不加五字不免一絲滲漏新絲

本作時并其所不睹處亦成洩漏矣末章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復兼色言意蓋如此微字比隱字更微顯字比新本比作視見字更顯也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為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一作神情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凡今一切閒言語閒勾當閒憶想閒是非總是閒居為不善情狀所謂小人新本有而字無忌憚者除卻此等有新本作更有何事可為新本作言便只新本作若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句一作慎獨二字是為新本作便是君子而時中宅中於庸闇之至也

陽明先生教人其初只是去人欲存天理或問何者為天

理曰去得人欲便是天理大抵使人自悟而已他日則曰元來只有這些子連這些子亦形容不得輒健羨不已者久之其後乃有良知只是獨知之說既不費形容亦不須健羨（新本無）

道體本是一中賢智者從而過之有意過之耳此意湊泊處只是毫末而其究成千里之謬

世無所謂賢智者直是人皆曰予賢人皆曰予智耳然總謂之不智一是不能擇知驅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一是能擇而不能守仍驅罟擭陷阱而已（新本無）

陽明先生言良知卽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卽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卽止言愼獨亦得

以知還獨是明中之誠以獨起知是誠中之明起新本作藏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如黃葉止兒啼是方便法也二條新本無

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殺爲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誤認是七情故經旨晦至今

喜屬木少陽樂屬火太陽怒屬金少陰哀屬水太陰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

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氣之中又莫不各有陰陽也

伯淳少喜獵既見周茂叔後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未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其果未也但不知此後更當如何（新本作何如）予（新刻有嘗字）謂伯淳十二年後之喜心定與十二年前不同既嘗學問之人其於習氣自覺輕淺卽再過十二年見獵仍復有喜心亦不害其爲程伯子學者於此宜仔細理會始得

顏子不遷怒不是只就怒上做工夫蓋平日從事於愼獨之學得力既久卽易發難制莫如怒已得箇不遷地位其他可知矣（新本作可知他）獨體常止在其於七情一一如是

或問顏子果能不遷怒終身打成一片否（新本上無果能字下作能終身）

曰未也顏子但不貳過耳言怒纔遷時便是過也

人情樂極生哀亦爲不可繼耳多是一種患失之心新本無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常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程子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然人情亦有生而多懼者膽力不足易爲一切利害所勝學者須是持其志占八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一作安居偰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小人行險僥倖無所不至曾不如懼亦有至死不悔者彼蓋心有所爲故也

人情有繫戀處便有憎慢處只爲一種恩僻見太明所以如此眞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惡與怒不同怒一發卽止惡則留滯胸中嘗覺如此（三條新本無）

喜怒有情而愛惡有意好惡有理而愛惡有欲

欲凡（新本作凡欲）重之爲貨利輕之爲衣食濃之爲聲色澹之爲花草俗之爲田宅輿馬雅之爲詩琴書畫大之爲功名小之爲技藝須一一對壘過而朱子獨約以財色兩關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前乎濂溪（一作濂溪是已）後乎白沙亦於此有得白沙詩曰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或曰周子旣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於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一本下云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下又一故字新本無不待言矣故五字）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友人病于躁深爲切中因知多欲在（新本于下有曰字）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何嘗有七情之累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矣更不須說第二義纔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又說箇幾字

溫公告劉元城以立誠之學曰自不妄語始元城終身誦之○除卻（新本作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戔戔之陳言悠悠之設言謔言綺言游言終日無可啟口者此卽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口容止聲容靜靜亦靜動亦靜也

九容九思一主靜二字足以概之如手容恭足容重如何做恭重樣子只不亂動便是其餘倣此（新本無四字）

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放者戲動出於爲也

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新本無形容字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徇外而爲人也

橫渠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予謂學者亦只有一病一病除百病除或問如何是一病曰心病

隱惡而揚善邇言入於聖人之耳無往不顯出至理卽有介於不善者亦幷作善會不見其惡故曰隱新本無容貌辭氣之間新本無之間字皆一心之妙用非但德符而已一絲一竇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於此更加裝點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厥害匪輕

誠則必形有誠者天道之形有誠之者人道之形天道之形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是也人道之形睟面盎背施於四

體是也語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故君子不問其形之者而惟問其誠之者

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卽鬼神之别名精藏於陰神著於陽也其妙合乎陰陽之際者卽鬼神之德而聖之所以爲聖也

如云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皆不是無本領學問只合獨知一轉種種瑕纇如入紅鑪無所不化後又舉輕當矯之以重四語云四者爲變化氣質之要以重見誌此

人身游氣耳而心爲效靈之官以其靜而能治也令夷天君於百體而同其擾擾則衆僞交起將何恃而不亂乎易曰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處嚴憚之友最有益使人檢身之功惟恐不及過異已者

亦然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卽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卽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象山先生嘗自言所學只是切己反觀遷善改過直如此端的

朱子云畧綽提撕言用力之不多也良知一點炯炯不昧本自提撕何用著力纔著力時便有眼中金玉屑之病在孟子謂之助長然不著力時又一味放倒恁地昏昏不得不自提自醒耳此之謂勿忘勿助之間

良知一點本自炯炯而乘於物感不能不恣爲情識合於

義理不得不膠爲意見情識意見紛紛用事而良知隱覆於其中如皎日之下有重雲然然其爲良知自若也覆以情識卽就情識處一提便醒覆以意見卽就意見處一提便醒便醒處仍是良知之能事更無提醒此良知者（此條新本於良知一點作人心虛明之體次良知作虛明之體後良知俱作虛明避良知也）

思則得之又曰無思何謂也曰思其所無思則無思矣得其所無得則有得矣

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旣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以上丙子京邸書名獨證編）

劉子全書卷之十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一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一　學言中

子曰易有太極新本下云太極之說夫子只就二四六八與六十四中看出非實有一物踞其上也周子則云刪本作濂溪曰故無極而太極新本下有又曰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新本無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新本無也字而新本下有爲是轉語耳乃六字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新本下云宜象山之斷斷而訟也然惜乎象山知太極之說而不足以知濂溪也丁丑按是年始以誠意已未發之旨示學者故學言中首此

河圖左畔陽居內而陰居外右畔陰居內而陽居外陽左陰右皆以內者爲主蓋陽生於陰陰生於陽也至周子圖太極左畔言陽之動而反以陰居內右畔言陰之靜而反

以陽居內將以內者爲主乎外者爲主乎內者生氣也外者爲氣也似與圖意不同雖各有取義而終以河圖爲正葢河圖陽生於陰而周子以爲太極動而生陽河圖陰生於陽而周子以爲太極靜而生陰是河圖之二氣自相生而周子皆以太極生之也自相生則不必有太極若以太極生兩儀則太極實有一物矣爲此言者葢擬夫子贊易之說而悞焉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按易傳天地定位一節乃造化陰陽配合自然之理非有所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而處之有定位也乃邵子圖之以爲此伏羲先天之易豈伏羲而後言易者天地不當定位水火不必相濟乎至帝出乎（新本無乎字）震一章葢序造化四時八節之氣自元而亨利貞以時運旋其象有如

此者而邵子圖之以爲此文王後天之易豈文王以前言易者不得有四時八節之氣乎若先天後天之說尤屬附會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豈先天專以體言後天專以用言乎總之易一而已作易者一人而已文王止以次序自別於夏商而繫彖互有損益仍還之伏羲而止安得別有所謂文王之易哉後人輒圖之而象之而種種穿鑿附會之甚矣其闇於大道也

君子之於學也必大有以作之則八卦之義盡是矣然約之不過存養省察二者而已如風雷火動氣也即省察之說而繼之以致役之坤省察之後宜存養也如澤水山靜氣也即存養之說而閒之以乾之戰存養之中有省察也至艮以成終之後復轉而震貞下起元存養省察之功迭

運不窮又有無時而可息者此聖學之所以日進無疆與又以對待之體言之則乾之健即濟之以坤之順震之動即濟之以巽之入火之燥即濟之以水之濕兌之說即濟之以艮之止一時並致交養互省有勿忘勿助之妙更何先後工夫之可分乎後儒或言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婢或言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未免落於偏指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庶幾其無弊與（三條舊鈔不載）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於人心為最真故慈湖有心易之說（新本無此句）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既而遠取諸物如此大取諸天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間（新本無無間字）無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聖人於道體指出一易字大是奇特只此一字將天地間有無動靜終始大小常變之故一齊托出天地間更有何事不該其中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爲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氣乎

宋儒之言曰道不離陰陽亦不倚陰陽則必立於不離不倚之中而又超於不離不倚之外所謂離四句絶百非也幾何而不墮於佛氏之見乎新本無

或曰虛生氣夫虛卽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

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而即有即無是謂太虛又表而尊之曰太極

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

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人物得之以爲人物一也（一作天地人物同得此理）人未嘗假貸於天猶之物未嘗假貸於人此物未嘗假貸於彼物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之統體而言蒼蒼之天亦物也自太極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各有一天也（舊鈔不載）

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曰上下二字截得道器最分明又曰道卽器器卽道畢竟器在斯道亦在斯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總從此句來

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新本虛故靈靈故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蒙創見

合心意知物乃見此心之全體更合身與家國天下乃見

此心之全量今之言心者舉一而廢八也舉一而廢八而心學歧即淮南格物新建致知慈湖無意猶偏旨也新本無

天者無外之名蓋心體也

心生之謂性心率之謂道心修之謂教此中庸三言註腳

天樞轉於於穆地軸亘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

太極圖說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成萬物物鍾靈有人人立極有聖聖合德天地似一事事有層節豈知此理一齊俱到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人與物亦復同得此理蠢不爲偏靈不爲全聖不加豐凡不加嗇直是渾然一致萬碎萬圓不煩比擬不假作合方見此理之妙

凡事皆有始終由一言一動一呼一吸推之乃知天地有

大始終然始無所始當其始有終之用終無所終當其終有始之用終終始始相禪無窮間不容髮總一呼一吸之積

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惟太極圖說足以摹之西銘猶未盡也新本無

惟天太虛萬物皆受鑄於虛故皆有虛體非虛則無以行氣非虛則無以藏神非虛則無以通精卽一草一木皆然而人心爲甚人心渾然一天體也

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埽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而道術始歸於一乎

或問理爲氣之理乃先儒謂理生氣何居曰有是氣方有是理無是氣則理於何麗但既有是理則此理尊而無上遂足以爲氣之主宰氣若其所從出者非理能生氣也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勿欺其次矣勿欺所以致明也

人寐時惟玄惟默可以證本心夢時忽起忽滅可以證習心

心體渾然至善以其氣而言謂之虛以其理而言謂之無至虛故能含萬象至無故能造萬有而二氏者虛而虛之無而無之是以蔽於一身之小而不足以通天下之故逃於出世之大而不足以返性命之原則謂之無善也亦宜

二條新本無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賦畀之

非流行之外別有箇无妄之理也

陽明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新本無

乾坤合德而無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曰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造化之理

良知不學不慮萬古常寂蓋心之獨知如此故中庸一書極其指點曰不睹不聞曰不言不動曰不見曰無爲曰不

顯曰不大曰無聲無臭曰隱曰微曰闇曰無倚可爲深切著明至周子始據此作太極圖說曰無曰靜通書曰誠無爲而終之以艮止之義

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卽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卽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二條新本無）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發乎（新本云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

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

是獨中眞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新本無此句別一條云蓋以表裏對待言非以前後際言也今以重見分註各條〕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卽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愼獨眞方便門〔新本作法〕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旣思卽是已發〔新本無八字〕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爲動念邊事不爲無弊〔新本爲作能〕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內有以心爲主則性情各有統理〔有一作就一〕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等語庶幾不謬於愼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爲第一義爲悞〔新本無第一義爲四字〕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

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徵性之善猶曰有心善

有心不善故曰有性善與不善惟中庸以喜怒哀樂言之人孰無喜怒哀樂者當其未發謂之中及其已發謂之和乃所以為善也惻隱之心喜之發也羞惡之心怒之發也辭讓之心樂之發也是非之心哀之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新本無）

陽明子言良知每謂箇箇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又（新本作反不能信無又字）不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只是四氣（新本作時）之中氣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禪不窮人若無中氣（新本無中字）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明（新本無明字）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故曰是故君子戒愼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嗚呼其旨微矣

性情之德有卽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卽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由中導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爲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導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爲兩在然卽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爲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卽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餘倣此（新本無三字）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爲好樂也而溢爲樂怒也而積爲忿懥一哀也而分爲恐爲懼爲憂爲患

非樂而淫卽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懥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

陽明子曰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言語既到快意時自當繼以忍默意氣既到發揚時自當繼以收斂憤怒嗜欲既到沸騰時自當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爲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卽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

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以覺照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讐（新本無此二句下而字用則字）而杞柳桮棬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新本有而字）言非以七情言也（新本無此句○後首句下云原不以七情言而以四德言既云七情何以減四既云四情何以喜樂二字犯重而又減爲三乃知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之別名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即信之德也（新本下云人無一時離喜怒哀樂故道不可須臾離若以七情云云云至爲三見上註且聖人固畢世而無怒也雖誅四凶不過與以應得之罪耳親戚既沒雖欲哀無爲哀者是喜怒哀樂不必偏人人皆具而道有時而可離也須知）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

而於新本作其與下文異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於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於時爲秋自其寂然而止也新本作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於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眞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後謂之器是也下云喜也者仁之氣也於時爲春即天道之元怒也者義之氣也於時爲秋即天道之利哀也者智之氣也於時爲冬即天道之貞樂也者禮之氣也於時爲夏即天道之亨而謂之中即五常之信如天道之有中氣故一本心耳至此刪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而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

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而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新本下云蓋以表裏言不以前後際言也見前自濂溪條註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一作覺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愼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後中氣下云是故於喜怒哀樂見人心之全體於未發之中見天命之本性而發而中節之和卽于此見焉蓋曰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謂之天下之大本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謂之天下之達道中外一機中和一理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並不以前後際言也四氣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卽日用閒一呼一吸一作止一衣一食皆可取証而喜怒哀樂其象也一自喜怒哀

樂之說不明於後世而性學晦矣後其象也下云若徒以七情言如笑啼哂志之類畢竟有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不得不以斷滅者為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為情緣分明有動有靜或又為之調停其間曰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又曰終古發終古未發種種曲解終難合一於是執中之見者一有一無動成兩胼而作儱侗千載之觀者忽有忽無若無下手大道始為天下裂矣以下特為拈出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禮智該焉故樂者喜之餘氣哀者怒之餘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專指其盛者言盛者有餘之氣也如春之氣盛於夏秋之氣盛於冬也惟自樂而怒是相克之數然人樂極必生悲故王右軍云欣暢之下感慨係之關雎輾轉寤寐豈是涕泣之謂而曰哀於此益足發明中庸之旨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分明為中庸傳

神蓋曰致中和而要之於愼獨云愼獨所以致中和而周子先言定之以仁義中正亦陰陽之外別無太極耳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心中有意意中有知知中有物物有身與家國天下是心之無盡藏處性中有命命中有天天合道道合教教合天地萬物是性之無盡藏處

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新本作二字）心爲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爲厥心病（新本下云還爲意病爲知病爲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卽與之爲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卽與之爲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眞妄而意卽與之爲眞妄意本無眞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卽與之爲起滅心本無起滅也

故聖人化念歸心（歸新本作還下云要于主靜）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爲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贓乃溺職也

思卽是良知之柄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動情熾而念結焉感有去來念有起滅起滅相尋復自起（新本有自字）滅人心出入存亡之機實係於此甚矣念之爲心祟也如苗有莠

思積（新本有而字）爲慮慮返爲知知返爲性此聖路也念積爲

想想結爲識識結爲情此狂門也

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

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梟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並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只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孟子性善之旨反晦浙本無

性卽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

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卽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其間亦有愆陽伏陰釀爲灾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天道有氣盈朔虛積而成閏最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其在人心卽是一中趲出過不及之端如大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破斧東征皆處時勢之不得不然而委曲旁

行以全其愛親敬長之心所謂過而不過也不然則聖人有死地矣後世如子莫之學不特尾生孝巳恐自大賢以下皆不免（新本不然下無）

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爲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友人嘗啓予曰止爲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

古今性學不明只是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臧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與白對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二條新本無）

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

之動念邊事何邪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閒於動靜則亦不得謂之知矣

獨之知卽致知之知卽本源卽末流也獨知之知卽知止之知卽本體卽工夫也

大學言至善中庸言至德至道至聖至誠及天載之至皆指出獨中消息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乎此者謂之到家漢

誠者天之道也獨之體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愼獨之功也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思字於愼獨之義更分明思曰睿獨體還明之路也故夫子於艮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愼之至也故又曰愼思之

天有四德運爲春夏秋冬四時而四時之變又有風雨露

雷以效其用謂風雨露雷卽春夏秋冬非也人有四德運爲喜怒哀樂四氣而四氣之變又有笑啼哂詈以效其情謂笑啼哂詈卽喜怒哀樂非也故天有無風雨露雷之日而決無無春夏秋冬之時人有無笑啼哂詈之日而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知此可知未發已發之說矣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程子叔子云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是以念爲心也朱子云意者心之所發是以念爲意也又以獨知偏屬之動是以念爲知也陽明子以格去物欲爲格物是以念爲物也後世心學不明如此故佛氏一切埽除專以死念爲工夫及其有得又以念起念滅爲妙用總之未明大道非認賊作子則認子作賊新本如此下止毋怪乎說愈煩而旨愈晦也一句

程子言心指已發言之說亦本之大學大學言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證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

惻隱心動貌卽性之生機故屬喜非哀傷也辭讓心秩貌卽性之長機故屬樂非嚴肅也羞惡心克貌卽性之收機故屬怒非奮發也是非心湛貌卽性之藏機故屬哀非分辨也又四德相爲表裏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發中有藏藏中有發

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痛癢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癢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斷

矣惻隱是知痛癢表明明一作德

禮之用和爲貴而以節爲體體陰而用陽也又曰忠信禮之本也新本下云故哀樂相爲表裏又曰喪禮忠之至也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聖人以證禮本焉

智者良知靜深之體良知貫乎四德而獨於智見其體蓋深根寧極之後正一點靈明葆任得地處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貞下起元是天道人心至妙至妙處

仁統四端智亦統四端故孔門之學先求仁而陽明子以良知立教良知二字是醫家倒藏法也

天道八風之氣一一通之人心如風自東則雲滃而雨萬物資生自南則雨潤之後繼以日暄萬物長養自西則雲

斂而霽天道清肅萬物自長而成自北則重陰凝結氣乃沍寒萬物自成而實四時各循其序八風適得其調分明喜怒哀樂中節之象若動不以時或互相陵越或紛然飈舉則八風皆能殺物而金氣爲甚金氣盛則雨澤不降萬物受刑故西方之教行於中國道之賊也

日用之間嘗見得滿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無間否行而不過其則各止其所否如此乃是切實工夫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惟心本天是曰獨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心之幾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幾始著矣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看大學不明只爲意字解錯非干格致事漢疏八目先誠

意故文成本之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極是乃他日解格致則有意在乎事親等語是亦以念爲意也至未起念以前一段工夫坐之正心位下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夫正心而旣先誠意矣今欲求無善無惡之體而必先之於有善有惡之意而誠之是卽用以求體也卽用求體將必欲誠其意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齊其家又先之治國平天下種種都該倒說也此亦文成意中事故曰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正所以明其明德至以之解中庸亦曰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夫文成之學以致良知爲宗而不言致中專以念頭起滅處求知善知惡之實地無乃麤視良知乎其云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此其供狀也看來果是大學本文否

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爲意也無意之說不辨并夫子毋意之學亦不明慈湖只是死念法禪門謂之心死神活若意（新本無禪門句若作大）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圓等語此的傳慈湖宗旨也文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無（新本作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

形色天性也故大學之教歸於修身內之攝心意知物外之攝家國天下此踐形之盡也（新本無）

子絕四首云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疵不存了無端倪可

竅卽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惟毋意故并無必固我自意而積成爲我纔說得私意今意云私意是以念爲意也

獨體無朕著不得一知字今云獨知是指下手親切言新本無

宋儒言乾坤二畫爲誠明誠立而明至明立而誠至故誠不至則進之以明明不至則進之以誠互相鞭人上道也中庸指出二字爲學問雙關鎖鑰如連環叔子示無敗著

凡事之不可言者皆其不可行者也故君子遇大事先謀慮乃心必曰如之何如之何甚者書之於策而後行是以動鮮敗績今也率意而行卽心口且不能自語安問新本作望其及於人乎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

博學五句是求放心無窮工夫（新本無）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以上丁丑冬日）

化念還虛化識還虛化氣還虛虛中受命德合無疆理從此顯數從此出河雒天機一齊輻輳所謂宇宙在手造化生心

知性者莫過夫子其曰性相近也亦指其生而可見者言之非正言性也當時惟子貢智足以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孟子七篇可謂精于言心矣

（新本無）

日用之間動靜云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飢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强我合道動成兩胖

德日慎小心時謹微

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若無事時存養不得力且就有事時省察有事時省察不得力且就無事時存養若兩者猜不得力只合查考存養是存養箇甚省察是省察箇甚此時揭出一箇本心便須不由人不存養不得亦并無存養可說且不由人不省察不得亦并無省察可說方是眞存養眞省察

心與理一則心無形理與事一則理無形事與境一則事無形境與時一則境無形無形之道至矣乎吾强而名之

口太虛無 新本

凡過生於誤然所以造是誤者必過也惡生於過然所以造是過者亦誤而已故過與惡每相因而過尤易犯過而不已卒導於惡君子惓惓於改過所以杜爲惡之路也

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人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言赤子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勘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先生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卽是知皆擴而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

本旨

大學言明德卽是良知不必更言良知明明德還其本明而止不必更言致也止至善者明明德之極則也而工夫乃始乎知止至於定靜安慮而得所止矣則知至矣知至

則明德之體渾然完復而意於是乎誠心於是乎正推之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而明德明於天下矣故致知只是致其知止之知格物只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如日致良知則明明德又頓在何處而并誠意正心之說不皆架屋而疊牀乎新本無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學問之宗心尚矣然心一也而學或異有本心之學有師心之學有任心之學本心之學學得其心聖學也師心之學索隱行怪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任心之學則小人而無忌憚矣以上戊寅

佛氏止言一心心外無法萬法歸空依空立世界何等說得高妙乃其教門則忍情割愛逃親棄君事事落邊際見

此又何等執著乃言空耶流遯既窮則云空本無空指一點識神認作本來人（新本下有而又不自居識神一句）起時隨識起滅時隨識滅時起時滅隨起隨滅卽謂之不起不滅幾何而不認賊作子乎至是則佛氏之言心可謂喪心之極

或云剛惡剛安得有惡惟過於剛則有之剛而不過卽是柔克（新本無）

人心本無惡近儒解克已不以去私言亦是然形氣之病獨非私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有已而後有物安得仁故克已復禮爲仁此是聖學宗旨不可草草看過

決機審慮患長與人周見利淡四者處事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箇工夫卻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北溪云情者性之動性乃靜平意者心之發孰爲存乎

吳朗公御執云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予謂精神只是一箇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見有所不同耳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

朗公以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爲非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之說尚從佛學來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閒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三條新本無）

朗公云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是動靜判然二一物也

曰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竿一線極渺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眞千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也馴公又云兩間可求惟巳七尺可問維心又云喜怒哀樂稱有盈溢偏是氣指見道之言又曰嘗存此心不為氣動即是無終身之問遂仁○馴公沒遺江臚獨講一綱因勤以上諸語其學大都以立誠為本而以坤二爻為入門因合乾二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其巳處亦篤信不疑因娓娓於克己閑邪謂不常作克去私說斷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一種擔當近裏之識亦自犀利無前乃卓然射行之君子也新本無

海門深病宋儒之學不提主腦盡祖陽明也予謂陽明雖說致良知而喫緊在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故曰明善是誠身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

博文是約禮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此可窺其主腦所在處後人便以㫺知爲主腦終是顧奴失主新本無

學不可不講尤不可一時不講如在父便當與子講在兄便當與弟講在夫便當與婦講在主便當與僕講在門以內與家人講在門以外與鄉里親戚朋友講若是燕居獨處新本下有無可講時句便當自心自講如何而爲食息如何而爲起居如何而爲聖爲狂爲人爲禽有一時可放空邪纔一時放卻便覺耳目無所施手足無所措大之而三綱淪小之而九法斁

除夕訓子弟曰新刻無此句註作除夕訓兒輩君子謹身匆匆乎如不及也平康之中有險阻焉衽席之內有鴆毒焉衣食之間有禍敗焉以上已卯

至哉萬物備我之說萬物皆備而後成其所謂我若一物不備我分中便有虧欠一物有虧欠并物物皆成滲漏如人身五官百骸有一官一骸之不備則衆官衆骸皆不成其位置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敬也一啟口而不敢忘信也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覿矣是謂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故也新本無故也字

從前旬日皆落空忽忽從忙裏過或從憂裏怒裏過須得

陽和一轉方解此箇病痛不是小小

學者須是見道分明見道後方知所謂道不可離者不是我不可須臾離道直是道不能須臾離我

知言是學問入路養氣是學問進路惟知之至斯養之至養之至則知益至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本也誠者天之道也勿忘勿助敬之至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四條舊鈔不載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動於欲便就欲處體體得委是欲欲不可縱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消融而後已一念動於忿便就忿處體體得委是忿忿不可遏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消融而後已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處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萬物統於我矣萬形統於身矣萬化統於心矣萬心統於一矣問一何統乎曰統於萬一統於萬一故無一萬統於一萬故無萬無一之一是謂一本無萬之萬是謂萬殊致一者體仁之功滙萬者強恕之說二乎一乎安乎勉乎

萬統於一其理易見一統於萬旨奧難明知萬者一所散見而一者萬所同然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正以處處此月故爾處處皆圓今以萬月之圓仰印孤懸之月曾無有二既無二圓是無二月既無二月萬川之月攝歸一體吾舉一川之月攝盡各川之月以一統萬旨正如此（統攝二字不作兩解）說一是一說仁是仁作何功能曰仁者純也純一不二是之謂仁仁外無一一外無仁非一不得言仁非仁何以得

一見有兩名祇是一物以之近裏以之著己合爲一體惟一而已勿貳以二勿叄以三純然不雜是爲一致

有萬物而後有萬形有萬形而後有萬化有萬化而後有萬心以一心納萬心退藏於密是名金鎖鑰以一恕推萬恕徧置人腹是名玉鑰匙持匙啟鎖强恕而行但見邦家無怨終身可行止此一心是名大統會 三條新本無

問恕曰恕己已所不欲勿施於己曰恕己焉巳乎曰恕己則盡乎人矣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公於人者也曰請問其方曰不欲勿欲不爲勿爲近取諸身一飲一食子臣弟友如斯而巳然則古之爲方也强而難子之言方也順而易乎曰以易始之以難竟之斯可矣

應事接物儘有差處只是心麤也淺深不得其度緩急不

得其宜皆犯心釁

火氣一平便無入不自得此一道火氣從何處熾然

示韓參夫云力剗浮誇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卽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卽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慎獨之學所謂道者至流溢天下無已時也二條舊鈔不載下舊鈔有聖人之

一條見張蓬玄玄塵序今刪　以上庚辰

劉子全書卷之十一

會稽後學吳傑

劉子全書卷之十二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三　學言下

有一種說不出的道理又有一種形容不得的頭面一齊和合在這裏吾强而名之曰人是甚親切

秦越人曰病在膏肓是藥食攻不到處吾亦曰道在膏肓

萬起萬滅總是一念起滅聖人無念纔有念便是妄也念亦有善乎曰克念作聖是也新本合上作一條

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心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隨感而應隨感而忘者聖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止者賢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流者常人

也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卻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猶不免以其主自命歟歟焉日與七雄十二列爭令共之譴悲夫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或問幾曰未有是事先有是理曰事幾未有是心先有是意曰心幾先知之謂神故曰知幾其神乎

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終身不動些子曰有動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小人閒居爲不善只爲惹卻些子（一作柢爲一念決裂誤）聖人勸之

曰無所不至

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

起一念固是惡（惡一作病下同）除一念亦是惡然後念勝前念知道者覺之而已矣

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不及可商如出手太麤應手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

升沈得失之際因感而動不能忘情前輩周寧宇每以此自責看來此事大難克只因平日種孽既深按伏且久（新本前輩下至此無）雖有好見識好議論只將此種子護持在內全不挑動根株如何得兜底廓清一日乘閒又竊發矣臨境時雖不至大段決裂然既有此病根則出手展足不免時時

掣肘當大利害便全身放倒耳朱子所謂隱微深錮之疾最難瘳也今且作狠狠覰破法直進一步何如

孟子稱舜一則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一則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此等處眞得古人之心看其禪代轉換處絕無一絲罅隙渾然天地相似學者嘗將此等氣象尋討本心是如何便超超長一格去

或曰仲尼之心至今在何如曰吾之心非仲尼之心乎聞者有省新本無

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入麤一二則樞紐之地

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有浮質有浮質因有浮性有浮性因有浮想爲此四浮合成妄根爲此一妄種成萬惡

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

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依著有依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傳稱毋自欺自之爲言獨也謂一點妄心結向裏去爲諸妄之本所謂自也若曰不欺其自己而已人又誰肯欺自已者自非已也獨非念也於此益知誠意之說

機發動所由也發非機也以發爲機矢已在的矣況機乎

由字卽自字中庸曰知風之自

儱侗通病一儱侗不識心二儱侗不識性三儱侗不識天

四儱侗不識命五儱侗不識生死語云若信書前原有易許君親見伏羲來新本無一不識生死下云蓋道本至一而至一之中條理森然儱侗則淆之矣此改易語也

人心之體氣行而上本天者也形麗而下本地者也知宅其中本人者也三才之道備矣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藏其宅不可睹聞是名曰獨發竅於天神明著焉成形於地德行顯焉故君子慎獨而成位乎其中矣

先儒論靜坐有得云此是氣靜非心靜也予謂氣靜亦好氣靜正得涵養法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以此

好行小慧凡日用之間事事安排得好皆小慧之屬可且放過三條舊鈔不載

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是悟境到頭處繼言存養纔著修

持邊此其悟境實際終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方是修之盡修之盡乃得悟之盡正是心盡處也其爲物不貳是自心本來家當盡心者盡此而已至此方叫做立命方得親佔地步在難矣哉只今一動一靜間能不作二胖否猛省

顏子喟然一歎是說自家屋裏話故不勝其苦孟子盡心諸章猶是對塔說相輪然孟子晚年造詣如此所謂學已到聖處也

人有恒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毁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

孔子如天顏子如斗柄建四時曾子如地子思子如五嶽

四瀆孟子則泰岱黃河之尊也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周子誠神幾三字作一事看無有前後際亦無粗細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應事之道順而已矣立心之道正而已矣盡性之道中而已矣事天之道誠而已矣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一本無理字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口耳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如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尚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據之

一作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一作闕字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行乞以死悲夫

或問曰孰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剃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烟火氣

問通知晝夜之說曰晝間亦有夜夜間亦有晝卽坐下頭刻間亦有晝有夜總是造化一通一復之理無時不然如夜間一夢一寐往往相與循環便是此理識得此者謂之通知曰至人無夢何如曰此便是執著知也夜可無夢晝可無念乎夜者晝之復也夢者心之影也人心時通時復晝不能除念則夜亦不能除夢但夢欲其淸便是正念影

子也世豈有槁木死灰而可以為心者乎［新本無以上壬午］心一而已［後重載作也］視於無形謂之明［重載作之謂下同］故明無不見聽於無聲謂之聰故聰無不聞思於無思謂之睿故睿無不通慮於何慮謂之智故智無不知而［重載無而字］四者有遞入之象焉然則人心其統於智乎合聰明睿以為智而無不知也［重載無此句作此所謂良知也］盎然而知者仁也所以寬裕溫柔也又謂之惻隱之心沛然而知者義也［重載作截然］所以發強剛毅也又謂之羞惡之心［重載在辭讓之心下］截然而知者禮也所以齊莊中正也又謂之辭讓之心［重載作秩然在惻隱之心句下］井井然而知歸之無所不知者即智也所以文理密察也又謂之是非之心分而言之粲然情也情一［重載少四字下同］知也合而言之渾然性也性一智也大學之言明德淵已乎［重載作是］

爲心宗是爲畢諦○重啟次後理一也後文義相對新本同重啟

大學首言明明德又繼之曰止於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一本下云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當作新本無下

王門倡無善無惡之說終於至善二字有礙解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無乃多此一重之繞乎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古人未之及也即陽明先生亦偶一言之而後人奉以爲聖書無乃過與

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孟子斷斷以善折之已是千古定案而後人又有無善無惡之說又以孟子爲註腳

至善即性體實無加于善之一毫以定學宗故表之曰至猶易所謂太極也故又曰無所不用其極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新本作意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今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輾轉悠謬矣

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自之爲言由也自之爲言獨也

定靜安慮得皆知止以後必歷之境界學者必歷過此五關方於學有眞得今人漫言主靜無首無尾何怪一霍卽散

由知止而後能得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但得之分量必至天下平乃全雖至天下平於誠意一關不增些子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爲桎梏一爲巖牆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眞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故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以下壬午京邸

物有本末則必是由末以歸本決不是由本以歸末知所先後則必是先本而後末決不是先末而後本故八條目緊承之今乃曰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可乎

致知在格物則物必是物有本末之物知必是知所先後之知右本于兩節互易先後尤見分曉乃後儒解者在朱

子則以物爲泛言事物之理竟失知本之旨在王門則以知爲直指德性之旨轉駕明德之上豈大學訓物有二物知有二知邪

大學言明德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卽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耳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卽天理卽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撇弄此二字益晦陽明之旨以良知爲性體則必有知此良知者獨不曰知得良知卻是誰又曰此知之外更無知轆轉翻駁總要開人悟門故又曰致知存乎心悟自是陽明教法非大學之本旨大學是學而知之者

明德之上可加明字工夫卽本體也良知之上只可加致

字加・得知字工夫之外無工夫也

胡敬齋先生曰心有專主之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葢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卽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知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

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爲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主宰卽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今

以意爲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

陳剩夫先生曰大學誠意是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鎖匙也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愼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愼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

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爲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則乎新本無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益言獨體之好惡也原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旣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卽惡

在不善惡在不善卽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是一箇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心可言無善無惡而以正還心則心之有善可知意可言有善有惡而以誠還意則意之無惡可知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也

心無善惡信乎曰乃若其意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意有善惡信乎曰乃若其知則可以爲良矣乃所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意之罪也吾自知之吾自蔽之不能知所止焉耳

天穆然無爲而乾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盡在帝中

見心渾然無體而心體所謂四端萬善參天地而贊化育盡在意中見離帝無所謂天者離意無所謂心者

從古本則格致工夫畢竟毫無下落或云自平天下以至正心誠意諸傳皆格致疏也終涉附會或云言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意者解毋自欺句云不自欺其知乎又意者獨中有知良知只是獨知時乎皆蛇足之[illegible]也畢竟知無可知致無可致乎曰大學首言明明德則德性自然之知業已藏在其中本明起照何患不知只患不知止不知本則一點莽蕩靈明於學問了無干涉故首章特揭修身為本後章又言知其所止而致知格物之義已無餘蘊至於身之托命果在何地止之歸根果在何地決不得不從慎獨二字認取明矣故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知此之謂知

先知此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止知此之謂物格而知至正不必云自欺其知不必云獨中有知反傷誠意本旨今卽謂格致是誠意工夫亦須善會本文不得以辭害意也若從石本以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後則格致已有特傳不特朱子之補傳贅并陽明之良知亦無開口處矣

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先生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爲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葢曰誠意無工夫

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之說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致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致知可言予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別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卽是知好惡卽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其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揉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卽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爲君子誠

其有惡豈不斷然爲小人吾不意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
做半箇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
惡則當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
致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
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

橫渠先生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不意
陽明子亦墮坑塹中

濂溪曰幾善惡故陽明亦曰有善有惡濂溪曰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者幾也陽明亦曰意之動然兩賢之言相似而
實不同葢先儒以有無之間言幾後儒以有而已形言幾
也曰善惡言有自善而之惡之勢後儒則平分善惡而已

或曰意非幾也則幾又宿在何處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濂溪曰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智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更不雜凶字君子見幾而作所謂善必先知之也惟先見故先知先知之謂知幾知幾則知所止矣或曰吉下有凶字仍是不善必先知之不以禍福言也

意本是善的但不誠則流失之病有無所不至者然初意原不如是

從艮知定主意則誠從情識定主意則欺且僞今人有一於貪財好色者心下畢竟打不過便是僞也

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些子何爲之有章句實用其力不知如何叫做實用其力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邪抑知先主而意繼之邪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爲良如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留鬼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爲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卽知卽意乎果卽知卽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

靜中養出端倪今日乃見白沙面

主靜立人極只是誠意好消息新本作意誠

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箇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予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提點語

周子云有無之間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大公案後人憒憒千載於今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為好樂惡而流為忿懥又再流而為親愛之辟為

賤惡之辟又再流而爲民好之辟民惡之辟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之辨彰彰矣而世儒反以意爲粗根以心爲妙體何邪

心之主宰曰意故意爲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裏言心心爲身本也鄧定宇曰心是天意是帝

鄧定宇先生曰陽明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之是大不致也余甚韙其語然必知是知非而後見此知不是蕩而無歸則致知之功庶有下手處仍指月與鏡言定宇恐人在用處求落後著不得力也可爲互相發明

身遁名教之中心融物理之妙眞切爲己務闇然而日章

不愧屋漏卽上達乎天德友人有問學者毎拈此語爲的

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予請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爲末

李見羅先生曰齊治均平而不本於修則爲五霸之功利格致誠正而不本於修則爲二氏之虛無凡以自申其修身爲本之說然其如文理何與載大學雜言者異

從朱子之補傳則學問思辨可以兼舉庶有合於明善誠身之說而今皆廢之何居曰謂之大學則學問思辨行皆在其中至一篇成書只是疏其道之所在而八目遞言之其要歸之知本而已

格物之說相傳有七十二家其最著者爲以至訓格朱子

是也以去訓格慈湖及許恭簡師是也以式訓格陽明是也以感通訓格念菴是也念菴與朱子相近慈湖與陽明相近然就大學前後本文熟玩之終以朱子之說爲長物有本末將從何項格去從誠正來何必增格式起手在此將從何地感通但朱子泛求物理不免如游騎之無歸少疏知本之義耳然如補傳所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嘗非陽明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矣之意陽明云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全是朱子之說而又云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又兜攬正心項下矣豈欲正其心者究竟只在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乎

朱子之意蓋欲人預先討論物理而以讀書爲大端反而正之吾心乃得反約之地由是進而繼之以誠正之功沛

如也然其如講明後臨到手一著全用不著也曷不將此項工夫一一用在到手時如讀書而求讀書之理則此心明於讀書之下矣讀書之知致而讀書之意誠讀書之意誠讀書之心正矣處事而求處事之理則此心明於處事之下矣處事之知致而處事之意誠處事之意誠處事之心正矣又推之事親敬長隨處用力莫不皆然如此分疏更較親切但此隨事省察之端畢竟當鋪張在誠正以上款項而於經文所謂物有本末此謂知本之說全無分曉則推之誠正以往隨處是架屋疊牀而無從見其爲一貫之血脈反不若朱註之有條理矣卽如陽明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事親之知至而後事親之

意誠事親之意誠而後事親之心并無孝之可言則正矣亦微有商量只意在於事親便犯箇私意了落根在稊稗安望五穀之熟談學而求精者卽云爲子必於孝且不許況可意在於事親卽當晨昏則定省當冬夏則溫凊何處容得意在於事親邪此其辨甚長不細從坐下體勘則不知其弊二條新本無

王門矯朱子之說言良知復以四事立教言無言有言致言格自謂儘可無弊然宗旨本定於無已是一了百當新本無此句故龍溪直說出意中事但恐無之一字不足以起教也故就有善有惡以窮之仍恐一無一有對待而不相謀也故又指知善知惡以統之終病其爲虛知虛見也又卽爲善去惡以合之可謂費盡苦心然其如言心而心病言

意而意傷言知而知岐言物而物麗四事不相爲謀動成矛盾本欲易簡反涉支離蓋陽明先生偶一言之而實未嘗筆之於書爲教人定本龍溪輒欲以已說籠罩前人遂有天泉一段話柄甚矣陽明之不幸也

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此之謂體用一原此之謂顯微無閒（合後身者天下國家之統體一條看）

正心章言好樂見此意之好者機言忿懥見此意之惡者機言恐懼憂患見忿懥之變者機蓋好惡之性發而爲四端矣只爲意不誠則此心無主往往任情而發不覺其流失之病有如此者樂而淫怒而恚哀而傷余謂（新本以上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八字）只此是心不正供狀今乃舍此而摘及有所二

字爲莫須有之獄不已過乎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云爾眼中著不得金銀屑凡累眼之物總是惡緣何辨於金銀乃以是伸無善之說乎

心不在焉謂失所主也失所主則全體亡去此意不誠也之其所而辟意不誠也反其所好意不誠也不慎而辟爲天下僇意不誠也乃知誠意一關爲大學全經樞紐

念近意識近知以識爲知賴王門而判定以念爲意錮日甚焉

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說最爲喫緊而於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疏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

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愼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於格物之前眞所謂握燈而索照也

正心章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又將主敬工夫用在正心項下終忽視誠意關故耳此陽明之說所自來也

陽明只說致良知而以意爲麤根故於愼獨二字亦全不講起於中庸說戒愼恐懼處亦鬆所以念菴有收攝保任之說鄧定宇先生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蓋爲此也夫定宇學佛者而持論如是

治平意極口發揮好惡二字眞（新本作直）是王道本於誠意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好惡者性乎今云情之屬何也好惡與喜怒不同

公私義利之辨非格物致知之極不足以語此

予嘗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爭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裏誠正之辨所關學術甚大辨意不清則以起滅爲情緣辨心不清則以虛無落幻相兩者相爲表裏言有言無不可方物卽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其顚倒播弄而不自知適以爲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支離之病何啻霄壤 二條新本無

大學是一貫底血脈不是循序底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 合心一也合性而言大學八條目如

（常山之蛇二條）

從來學問只有一箇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一本下有說同說異句誤）劈成兩下總屬支離

不睹不聞本言人所不睹聞末章已有註脚而解者深求之必欲分慎獨爲兩事在宋儒則有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在明儒則有無善無惡有善有惡之說只爲諸公素叩禪關卻欲取短錄長成其至是以立大中之極故持論往往如此予謂儒而不雜者自周程而後吾見亦罕矣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將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愈加分曉可見人一并無不睹不聞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著力則可（二條舊鈔前後分載上條次此下條次看來諸公條後新）

本於不睹不聞至兩事下刪去在宋儒一段川然則註言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非乎接曰此惟後語合爲一條而問
目合眼作瞑目塞耳去
視聽下二而字及時字

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
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
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
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
微乃見眞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
爲眞得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
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
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
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

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
力絲毫於此尋箇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
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
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無有作好如好好色無有作惡如惡惡臭

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下有格物者格此句

大學後五傳篇篇有好惡二字誠意之好惡其所存也正
心之好樂忿懥恐懼憂患指其所發者言也至修身之親
愛賤惡則發而及於家者也齊家之孝弟慈其所令反其
所好則發而及於國者也民好民惡好人惡人則發而及

於天下者也故君子必誠其意新本無

先儒謂中庸是大學註疏直是字字體貼出誠意工夫心體本無動靜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有謂喜怒哀樂未感時屬靜既感時屬動靜焉而喜怒哀樂藏於無形謂之中動焉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謂之和則心體分明有動靜可言矣獨蘇季明與伊川論已未發以爲動見天地之心不敢徑下箇靜字可謂千古卓見新本別一條云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爲千古卓見卻不肯下箇動字以重見註此然則未發動乎已發靜乎亦非也心體本無動靜性體亦本無動靜卽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尤屬後人附會餘只意重人前中庸言喜怒哀樂條註○新本亦非也下云發與未發只是一箇時時發時時未發正是陰陽互藏其宅通復互爲其根後人執名相以龐動靜烏識心體本然之妙乎

○一本云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

已發

喜怒哀樂與元亨利貞春夏秋冬宮商角徵羽東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相配已見於蔡九峯洪範一書有圖可攷但加一欲字以配五行似無據何不徑以中字代之新本無

古人未嘗以動靜言心惟大易傳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見心體亦復如是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見心體亦復如是一就感應間識取一就屈伸往來間識取皆不是截然兩候

陰陽之理無處無之因陰陽見動靜非以動靜生陰陽也分喜怒哀樂各有中體合喜怒哀樂共見中體中本是實落性體爲一部中庸權輿而後人卻以氣象求之不免失

之恍惚只爲將喜怒哀樂四字看錯遂謂有中和之中又有中庸之中又曰中和之中實兼中庸總屬葛藤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愼獨工夫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然解者必以愼獨爲致知工夫不知發處又如何用功率性之謂道率又如何用功若此處稍著一分意思便全屬人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小人閒居爲不善正犯此病症來

先儒之解大學者以意爲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存故於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云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爲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悠謬信如此只合和爲天下之大本了

看來諸公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謂工夫只在致和上而御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知著力後自然黑窣地撞著也此與延平之教正相反四條新本無

道無方所性無方所謂所不睹所不聞處是天命之性亦得但解大學方首禁有所此處乃得有所邪

慎獨是學問工夫第一義然大學於誠意前尚有致知工夫而在中庸爲了義何也曰中庸後章說知說行更是完備又臚之爲學問思辨行而陽明先生則曰學也者學此者也問也者問此者也思也者思此者也辨也者辨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仍完得誠之而已故知誠意是了義致知者致此者也格物者格此者也

中庸疏獨曰隱曰微曰不睹不聞並無知字大學疏獨曰意曰自曰中曰肺肝亦並無知字朱子特與他次箇知字蓋爲獨中表出用神庶令學者有所持循

喜怒哀樂一氣流行而四者實與時爲禪代如春過了夏秋過了冬冬又春卻時時保箇中氣與時偕行故謂之時中此非愼獨之至者不足以語此故與小人之無忌憚相反

喜怒哀樂中便是仁義禮智信故中庸於中字逗出誠字或問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橫看成嶺倒成峯好惡從主意而決故就心宗指點喜怒（一本下有哀樂二字疑多）從氣機而流故就性宗指點畢竟有好惡而後有喜怒不無標本之辨故喜怒有情可狀而好惡托體最微

大學言心不言性心外無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性卽心之所以爲心也有說乎曰善非性乎天非心乎故以之歸宗於愼獨一也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中庸看得其言良知亦從生知看得然大學只是言學而知之者（新本無）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卽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只是稍後耳視聖人霄壤知只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耳（知只是良知下新本無）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

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illegible]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卽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岐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卽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而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是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銷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卽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卽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莫是落後著否曰有剝即復間不容髮此一點元陽在天地間無一息間斷七日來復言復已久也若操未剝之陽爲來復之陽所爭不遠看來仍是占先手若已落後著則手忙腳亂中安得有如許力量便與不行不復行謂當下消化不是後日不再作也今人皆所謂頻復者甚之迷復迷復亦是學（五字新本無）

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尚得急著離誠言明終落後著即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來總屬狂慧

凡事豫則立信在言前則言前定敬在動前則行前定道在事前則事前定性在道前則道前定

莫高匪天而鳶戾焉莫深匪淵而魚躍焉莫微於鳶魚而

天淵體爲道心惟微之妙亦有如是者子思子贊之曰言其上下察也新本下云正指心體昭著處非泛言化育流行事終日見天而不見有鳶之飛終日見淵而不見有魚之躍亦見亦顯亦隱亦微

鳶飛戾天而繒弋不及極於高也魚躍於淵而網罟莫加極於深也所托之地皆闇也鳩鷃決起尋丈而下控於地鱔鰍之類與波出沒人得而量之小人之道也與君子之道即小推大故曰費而隱以心言則曰莫見乎隱以道言則曰費而隱故自夫婦之居室推之以極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以見大莫載小莫破即夫婦聖人天地固不足極大小之量也又引詩以指點隱體如鳶魚之在天淵超於睹聞之表不可端倪有如此者君子之學始自居

室造端而自有以闖至隱之堂奧則天地聖人之量亦卽此而在無事他求矣費而隱所以顯而微也

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卽就喜怒哀樂新本下有求之猶以爲麤幾不足據也故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卽人心之德卽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既嘗戒愼恐懼以承之一作君子之戒愼恐懼無下又字又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乃信陽明先生戒愼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爲德如此

不二不測只是一箇不二言實有是理體卽用不測言本

無是事用卽體不測云者隱微之至也昭昭撮土卷石一勺總言不盈一些子正爲物不二之眞情狀及其無窮及其不測只在昭昭撮土中看出中庸如此說得根據（新本無）德性之中本自廣大亦復精微本自高明亦復中庸致之盡之極之道之須當用何等問學工夫時時致廣大而盡精微時時及高明而道中庸是爲溫故致廣大愈廣大盡精微愈精微極高明愈高明道中庸愈中庸是謂知新而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只此三千三百一一體備於身敦而且厚日積月累由中符表底於崇高崇禮所以崇德也崇德所以盡性也此之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愚而好自用盡天下愚人之局坐此愚者必有識以識自封故自用吾安得眞愚者而與之言道也哉噫（新本無）

大學言修身爲本中庸亦曰本諸身而直推本於知天知人幷心意知物一齊穿貫矣由知人以知天卽下學上達之機由知天以知人卽一本萬殊之妙是爲致知在格物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在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

曰蚤有礬有立於礬之先者卽前定前知之理

聖人之心如空中樓閣中通外闢八面玲瓏一氣往來周極世界天地之體皆我之體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只是一箇虛而已

聰明睿知皆此心虛中之象而耳目不與焉耳目者聰明

之戸牖而非其專官也一心耳外闢之則爲聰明周徹之
曰睿極深之曰知而氣機通復之候生長收藏各盡其妙
是謂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
鐘虛也而鳴心虛也而靈耳虛也而聽目虛也而視四支
百骸虛也而運掉夫道又何以加於虛乎存之其中也天
下之大本也發之其和也天下之達道也
或曰心惟虛也而後靈無乃囿於形乎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
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
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有
無而不空其所謂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魂語下而遺
上者與

配天達天其始不離下學立心耳天豈遠乎哉心得其所以爲心則達乎天矣人得其所以爲人則配乎天矣又曰其天天卽我我卽天今必云有物先天得之者天自我出何苦將天亦私爲一己家當看了

至誠盡性之至不學而能卽經綸大經已足見其心精密而無漏矣又出之不窮爲立天下之大本運之無外爲知天地之化育其要歸於無能而已無能故無所何倚之有肫肫其仁仁之至也淵淵其淵靜之至也浩浩其天化之至也合而言之誠之至也合肫肫淵淵浩浩條看

中庸之道從闇入門一有中庸全部收到闇字最是學問眞種子而托體於微操功於敬一步步推入至於上天之載而乃能合天下以在宥愈微亦愈顯卽微卽顯亦無微無顯亦無有無無仍

舉而歸之曰微嗚呼微乎至矣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篤恭而天下平修之意也

誠者自成也誠於意之謂也

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秘旨

理一也得於心爲德(一無此句)本於生爲性(一作主於心)蘊於性爲情(一作生於性)達於情爲才宣於初爲命體於自然謂之天(一作體於性命)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惟天無外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一此句在天得之句上)盡則俱盡虧則俱虧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是爲性宗是爲人

造也舊鈔此一條次後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此千古論性第一義惟濂溪足以發之

性相近以生而善者爲主習相遠以習於不善者爲主上智下愚不移則痛下愚也

論語二十篇語語皆言性皆要人就近處復仍就遠者下工夫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云爾

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卽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註腳

太極本無極是直截語如後人參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宜象山之斷斷一作聽聽而訟也

新本無

千秋上下大道陸沈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

書尋箇入門

孟子道性善蓋爲紛紛時人解嘲以挽異端之流弊其旨可爲嚴切然他日立言茲未輕惹一善字人性之善也一語稍牴亦承告子之言而破之新本無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舊鈔有而字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卽如此解尚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乎今卽如此解下新本無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箇惻隱心就是仁新本無箇字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新本作善

字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以所一作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

告子累被孟夫子鍛鍊之後已識性之爲性矣故曰生之爲性直是破的語只恐失了人分上本色故孟夫子重加指點蓋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孟夫子已是盡情剖露了故告子承領而退新本生之爲性下云孟子恐失人分上本色故復重加指點蓋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犬羊之生惟有知覺運動而已吾人既爲萬物之靈則其生有獨得其粹然者所謂仁義禮智是也告子概言之無乃雜乎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言性第一義也此後纔有箇善字可下

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證性此一點是非之心尤容易起風波少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

孟子論性只就最近處指點如惻隱之心同是惻隱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多不害其爲惻隱也如羞惡之心同是羞惡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然不害其爲羞惡也過於惻隱則羞惡便滅過於羞惡則惻隱便傷心體次第受虧幾於禽獸不遠然良心仍在平日禦人國門忽然見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來豈從外鑠者

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

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

孟子論性之說惟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籍而言則曰命故常能爲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

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將小人有縱惡之途而君子沮爲善之志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而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

心之於思也性也孩提之於愛敬也命也新本無

勿忘勿助間適合其宜卽是義非是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

忘是不及助是過過之病甚於忘氣本易動又因而動之遂至偏勝則本心之體因而梏亡所傷在根也所謂氣一

則動志也

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子處

心只是萬古同然所以千聖千賢都打得合同印過但起見處則微有不同卽堯舜一堂亦有手輕手重何況後之君子惟孔子立大中至正之極亦爲經歷多全不執巳見一步步遞遷上去隨路問程也孟子直是見得到爲他將孔子做倘榜樣又煞下苦心一日輕輕將知言說過豈知啞子嘗瓜有難向人開口處後人於此處終草草了安得不千差萬錯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原乎（新本以上無）濂谿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章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家當繼善成性即是元亨利貞本無天人之別而本義錯會又以解天命之謂性將人分上家當一并推在造化上所關不小然朱子解通書此條下原不錯也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强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大是分曉（新本無）

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末句新本無）

心如穀種仁乃其生意生意之意卽是心之意意本是生生非由外鑠我也

物有本末惟意該之事有終始惟誠意一關該之物有本末然不可分本末爲兩物故曰其爲物不貳終始雖兩事只是一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試就穀種推詳此理甚明如稻米中一角白點是米之生意由此發爲根芽苗葉結實皆自此一點推出去安得有兩物今人只將苗處看意以爲麤幾試問此苗從何來豈另有一物擭向苗裏去新本試就下無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

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箇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另一條舉中也者至達道也曰後人無從會得附此聖人之能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變和言正者就仁義上言也皆酷爲中庸作注疏後人不解中庸并不解圖說通書遂將此道千古長夜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愚按新本以上無通書此章新本作思日睿章最

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吉凶之機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此句一作幾中本無善惡誤）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為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

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為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之矣

昌黎見道已得八九分如原道止言誠正而不及格致自得古人知本之旨後人譏之爲無頭學問止緣不識大學所以遂不識昌黎又如三品之說言性有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情有三而所以爲情者七試問所以爲五是何物已不遠於孔孟之見矣乃何以亦與荀揚竝譏乎哉

世儒謂因情之善見性之善然情則必以七情爲定名如喜怒哀懼愛惡欲將就此見性之善則七情之善果在何處又醫家言七情曰喜怒憂思悲恐驚將就此見性之善則七情之善果在何處中庸以喜怒哀樂爲情則四性又屬何名豈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有性而餘者獨無性也耶從此參入便破一班

是豈山之性也哉果曰是豈山之未發而性也哉是豈人

之情也哉果曰是豈人之已發而情也哉山固無情人豈無性

禪門不忌念而忌意不忌欲而忌思不忌惡而忌善與吾儒蒼素在於此四條新本無

只此一點微幾爲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幹矣俄而枝矣俄而葉矣俄而花果矣果復藏仁仁復藏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說

佛氏言性而不言天故性非其性吾儒則曰天命之謂性

佛氏言心而不言意故心非其心吾儒則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喜怒哀樂所性者也未發爲中其體也已發爲和其用也

合而言之心也

朱子曰心統性情張敬夫曰心主性情張說爲近終是二物局不曰心之性情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不得已而求其似姑從平旦時認取如星宿海萬竅會歸淼淼浩浩不可測其涯涘而一種蓄而欲決之機已有萬折必東之勢又分而爲黑水弱水則其旁支也善水者導之於東而已矣新本無

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蓋言氣質義理之分如此一云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甚明但大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時言一無時字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

所謂不容說者也即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一本有如此則字）水與受水者終屬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予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

見羅先生曰心性古人無辯者辯之自僕始然予闢其道性善編大抵言情善知良皆指心之用言而所以情善知良者性也則心之體也如此則依舊只是先儒之說易云破荒（新本無）未發以前無極之前畫前父母未生前一般伎倆（新本無）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將先後天一齊并出來爲立教之宗

性本虛位情有定理二條舊鈔不載

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爲新本作是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即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得力以上癸未冬月名存疑雜著

虞廷十六字爲萬世心學之宗請得而詮之曰人心言人之心也道心言心之道也心之所以爲心也可存可亡故曰危幾希神妙故曰微惟精以言乎其明也惟一以言乎其誠也皆所謂惟微也明亦可暗誠亦可二三所謂危也二者皆以本體言非以工夫言也至允執厥中方以工夫言中者道之體也即精一之宅也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明是謂嘗惺惺敬以敬此誠是謂主一無適徼故精

精故一故曰惟微惟精惟一連數之而語脈貫合至允執
一句方更端也惟允執二字專以工夫言故堯授舜單提
之而不見其不足後之儒者止因惧解大學既有格致之
功又有誠正之功以合之中庸明善誠身之說因以上援
虞廷分精分一既分精分一則不得不分人分道種種支
離而聖學遂不傳於後世矣

劉子全書卷之十三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三　證人會約　會講申言　會錄

證人會約 底本作證人社約崇禎辛未三月三日

學檄 周琰抄作證人社學檄

蓋聞學惟學人乃眞人與人同斯大圓首方趾何以等藐類於乾坤古往今來胡獨拒吾生於賢聖三復遺編嘅焉永歎羲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堯舜相傳遂闡危微之秘迨羣聖人沒而一中衍派委王統於衰周幸吾夫子興而六籍還儒表微言於長夜杏壇洙泗之間斷斷從之洪水猛獸之際岌岌懼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又曰人爾好辨非得已凡以存天理之幾希抑亦拯民生於陷溺世愈

降而人愈危千秋勝事有鵝湖偶和之英說愈般而旨愈晦一點良知多王氏廓清之力生於其後能無景行之思出於其鄉寧免過門之憾禹穴之靈光未泯蘭亭之禊事可尋相彼鳥兮求友何爲矧伊人兮所學何事如旅未歸深迷既往之迹似築有基先立只今之志或本詩書以論世或借禮樂以維躬或談經而修素業或較藝以啟新知或指點天性於當下或招揭肺肝於大庭總期善相長而過相規且務日有省而月有試慥慥爾鞭辟近裏之功非關口耳恢恢乎浸假上達之路直捷維皇須知此理人人具足而不加印證終虞寶藏塵埋欲信此心人人有知而不事擴充難免電光淪沒乃世之狃於習者每以道學二字避流俗之誚而人之諱言講者轉以躬行一涂開暴棄

之門𢿚也久矣念之悚然老大無成望崦嵫而策駑後生
可畏激霄漢以揚輝聊借典型之地推私淑之人緬懷狂
簡之才寄斯文之重使文成墜緒繼孔孟以常新若濂洛
淵源自何王而遠溯則昔人所以聽言歸與而吾黨因之
不虛此日者也嗚呼七尺昂昂豈是一包膿骨（錄本作豈徒塊然形）
質百年冉冉何止半宿蘧廬欲決其命之良圖應覗我心
而先得辱在同人願言請事申以永好庶踐平生

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
明道故衿紳駢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眞心
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籍
其願入會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

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

一會禮於前廳設先聖孔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雲板三下請謁先聖贊四拜禮謁先賢止長揖禮畢分班序齒東西相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紳齒士與士齒如士而齒德表著者仍齒於紳遠方賢者用客禮不齒坐定聽講講畢復謁先聖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於諸縉紳下設虛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於堂中以待質疑者司贊傳雲板三聲命童子歌詩歌畢復傳雲板三聲

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欲更端者俱俟講畢出位共而立互相印證不得譁然並舉亦不得接耳私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聲糾之講畢命童子復歌詩乃起

一會費每期司會者具香燭於先聖先賢會友既集先進茶茶畢開講講畢具菓餅二器不設席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至會訖有刻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貲自一錢以上多不過三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蔓可也錄成呈之主會者以訂可否乃登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譃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

一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無專屬臨時遷擇而使之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在籍者輪值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糾儀贊以相禮司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永貞

約言

社錄本作會有約約為學之大旨而言之凡以為證人地也并附諸戒條於後即證即修在斯學者幸相與守之天鑒在茲同學劉宗周識

其一

畧戒識僞僻先詆訶名教不講學不讀書及讀非聖之書周本詆訶名教下作遊手遊談博弈裘馬等事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且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

此而非以凡聖岐也聖人亦人爾學以完其所爲人卽聖人矣偶自虧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虧欠之人而遂謂生而非聖人之人可乎且以一人非聖人而遂謂舉天下皆非聖人之人又可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如子淵方謂之一開眼孔人病不爲耳纔讓聖人不爲亦更無第二等人可爲出聖入狂非人卽獸間不容髮錄本無四字明眼者當自得之耳錄本下有問見地何資日在讀書讀書始知古來大聖賢皆從學問中做出吾儕何爲自暴自棄也纔作猛省不由人不發憤用工夫

周本是條下尚有一條云 畧戒弗讀書弗求友輕作詩文好名闘靡素隱行怪參拜僧道

學者知見難開如白日墮雲霧中未嘗不恍恍一斑只是遮蓋重不得透體光明先儒特以讀書一事爲格物致知之要而後儒則蔽其旨於良知曰爲善去惡是格物亦探本之論也然則讀書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良知不囿於聞

見而實不離聞見讀書者聞見之精者也今試問如何而善如何而不善日心非不恍恍而至於如何而爲善去惡未有不轉作茫然者一日讀古人書見得古人爲此事費御多少苦心纔作猛省一一引之坐下不繇人不汗流泪下從前眞是枉做壞人也而其爲善去惡之力不旣慨慨有餘地乎則雖謂讀書卽致良知工夫亦無不可者所慮誇多鬭靡轉入荒唐炫奇弔詭反增逃遁然非讀書之罪也昔和靖先生見伊川半年後方與大學西銘看古人之不輕讀書如此語云先入者爲主發軔一步尤須先防歧路耳

其二　畧戒私財私褻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水年久停喪

人生必有所自來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以前不容言說成性以後儘可識取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所謂良知者也人孰無此良知者自孩提稍長以後一竅生生時嘗流露遇親知愛遇長知敬雖當旦晝梏亡之時此知仍是融然不減毫末卽遇親長暫違之地此知轉是熾然亦不增毫

未性體呈露於此最眞學者欲參性宗錄本作見地既開只向此巾求實地不必更事玄虛良知二字是孟子道性善宗旨致此之知更有何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三 署戒利己妨人駕勢毆人辱人動致人於官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由吾親長而推之有親戚焉有朋友焉又有鄉里焉等而施之漸推之天下之大無有不愛且敬者君子所以廣仁術也乃吾儕毋不勝其有我之見自親長而外一步推不去情疎而愛薄分隔而敬弛鄉里親朋之間有不勝其怨惡者矣况出而事君事長使衆之日乎若是者缺陷仍坐親長處至此恩無可推隨處成缺陷耳學者只向一點良知落根處討分曉於此果無缺陷事則滿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燃泉達

而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萬物之不歸吾一體乎此古人務本之說也若更作對治法必也强恕乎試問己所不欲處果是何事

其四　畧戒會中投遞書揭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持官府雌黄人物

語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吾儕向人分上推不去只爲私己心未除所以動成我見錄本作隔礙於凡辭受取予進退死生之際總得箇利心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眞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與君弑逆大故總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窠臼卽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學者只就動念處番勘入禽關頭是利是義總不能瞞昧自己急回頭莫放錯錄本是利是義下作若於此辨得明莫與與合欄去便一了百當

其五畧戒呼盧酗酊飲以長夜蓄頑童挾優妓樗蒲爲生求田問舍終訟

人生而有已卽有物欲之累其最沈溺處爲酒色財氣四者四者之於人本客感耳而不能不與感俱著則已私爲之主也學以克己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雖有四者之感亦順以應之而已先正有云眞知是忿忿必懲眞知是慾慾必窒眞知中勢如火燎毛一知一切知更何處容得忿慾在若猶不能無著也姑時時喚醒此知漸用克治之功以化之昔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其他可知曾記先師許恭簡公每於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曰今日遇

交際頗能不設將迎見晚年絕色目前此猶有染在遇拂意事或動氣既而日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為學者言如此慥慥君子哉

其六 畧戒側聽淫視疾言遽色跛立箕坐之類衣不紫履無朱冠不采闔闢無惰容喪不用浮屠祭無淫外神動行祈禳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散之為三千三百而人道始備故聖人惓惓於學禮其教必本於小學繇小學而入大學莫不有禮以為之節文斯進於成人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為猖狂者燕居則箕踞科頭羣居則諠浪笑傲以父子則嘻嘻不問坐與立也以兄弟則頡頏不問後與先也飢而食渴而飲嗜慾而牝牡蠢蠢耳如是可以為人乎未也學者曉然於義利公私之辨已能不入獸門

正慮其無所持循也進之以學禮禮者體也近取之節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視一聽莫不具有三千三百苟能致謹於斯而心有不存者葢亦寡矣作聖之地其在斯乎若其大者施之家庭日用間請從文公四禮而推之此條周本無

其七署戒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諛當涂者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於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為外又將以何者為內而守之白沙此言政欲以藩籬重名節非以藩籬外名節也如淫坊酒肆吾儕斷無托足之理不具論至於出入公庭謁見官長或借文字作緣或倚貨財居間似足誇耀流輩舉俗爭豔慕之而不知自

有道者旁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尤者薛文清公曰囑托公事雖能免人於患難實損自巳之廉耻夫免人於患難且不可以廉耻殉況其不堪告語者乎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苦不看破枉作小人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一敗萬事瓦解人但知昏夜乞哀爲壟斷之富貴可耻乃其病根實自做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做秀才時行徑巳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其八　畧戒嫁娶相競宴會相高宮室輿馬服飾踰制○凡宴會用四菓八餚餚五葷三素加禮者用湯餅小菜仍不得過豐遇非常之禮餚不過十尤痛禁梨園宴會邀官府亦然往來用折柬慶禮用紅折一切慶弔稱家有無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習上來卽

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然中於流俗者不能救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涂故人情趨之如騖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每日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豈知濫觴不已其後有不可繼者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恒必繇之未嘗不追悔前事也而終奈此後事何惟有載胥及溺而已禮奢寧儉聖人以之證本教焉本者性地也緣習近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夕之故孤掌狂瀾尤在吾輩矣

其九　畧戒多言及言市井鬧鬬事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修德曰徙義改不善則講學云者正講明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從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爲修德地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

殊異同縱說得勺水不漏亦只是口耳間伎倆於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乎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爲不淺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嘗令精神完養在內卽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其十　畧戒陵誹背憎樂道人短匿怨結交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況在我者未必能且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於過惡相仍尤賴明眼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識者以爲百世師信乎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婉詞相導俾其

遷改乃已其或中拒飾非徵色見詞意非久要聽其去籍甚者干犯名教遺玷門牆鳴鼓之攻不待言矣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端本錄作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嘗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約誡 原大書增改小書

一戒不孝

一語言觸忤行事自專者上罰

一甘旨不供陰厚妻子及妻子觸忤公姑者上罰

一異姓承祧出繼外姓越次奪繼者上罰

一制中嫁娶宴樂會飲酒納妾近婦女者上罰

一虧體辱親匿喪赴試者出會借出繼名色赴試同

一親死改名忘先志違祖訓毀遺書宗器者上罰

一親過不諫侍疾不謹祭祀不敬忌日不哀停喪不葬

繼述無聞者上罰

一戒不友

一分析不平爭財搆釁者上罰

一偏聽婦言嫉妬傷和者上罰

一異母相嫌鬩牆外訴者上罰

一貧富相形憂患不恤者上罰

一戒苟取

一依勢欺陵設機誆騙者出會

一交結官吏說事過錢者出會此戒在孝廉縉紳尤易犯謂之乘勢打劫惡過

穿窬

一把持官吏武斷鄉曲拿訛詐錢者出會

一設機局騙逐戲賭錢者出會

一貪婪慳吝交易不明者中罰

一爲證作保好訟終訟唆訟和事取錢者上罰

一戒干進

一賕求權勢鑽刺衙門者上罰

一懷挾買題倩人代筆者上罰

一要結當途樹碑刻石者上罰

一借名講學奔走勢位者上罰

一易姓冒名頂替徼倖結拜權要者出會

一戒閨幃

一棄妻寵妾以妾爲妻妾倚擬主母者上罰

一縱妻女入廟燒香看戲看燈者出會

一縱妻女延僧拜師削髮爲尼者出會

一交警不時夫妻反目婦言踰閾者上罰

一縱妻女學詩詞寫扇作畫琴棋誇耀者出會

一戒貪色

一少年娶妾及有子娶妾者中罰　四十無子方許娶妾

一多畜婢妾屢進屢出者中罰　此等過端罰亦難加今第存此戒條倘事在可已蚤圖而預改之斯得矣若長惡不悛者徑聽出會

一溺比頑童攜挾娼優　買妓作妾者上罰　錄本作出會

一淫汙外色有干名義者出會

一戒妄言

一期約不信面諛背毀者上罰

一文過飾非巧言佞口者上罰

一好談閨閫攻發陰私者上罰

一搬鬬是非使機舞智者出會（犯此戒者尤能敗類故特從重典）

一戒任氣

一强項自滿剛愎拒諫者中罰

一陵虐寡弱動輒毆駡者中罰

一戒過飲

一呼盧酩酊長夜不止者中罰

一擎拳攘臂脫巾岸幘者上罰

一使酒罵座執成嫌隙者上罰

一盛饌奇品梨園宴客者出會

一戒奢侈

一衣冠過麗隨俗習非者中罰

一飲食過侈暴殄無紀者上罰

一田宅方圓嫁娶侈靡者上罰

一戒遊蕩

一戲動虐言閒遊好事者中罰

一觀戲塲看龍舟神會婦女者上罰

一畜娼妓博弈賭錢縱飲者出會

一習市語稱綽號造歌謠傳奇小說者上罰

一戒惰容

一科頭翹足恣肆不檢者中罰（科頭上錄本有暑月袒字）

一拍肩執袂相接無禮者中罰

以上約誡十二則凡五十條郎參前說而分中上等耳

上罰罰杜門謝會講一次（靜坐訟過立下便改）至

一赴會日捐古書一册藏古小學仍治具以供湯餅一次諸友不更齋分中罰（錄本有杜門字）謝會講一次（靜坐訟過立下便改）至赴會之日仍捐古書一册藏古小學若因而竟不赴會者皆聽

會約書後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則有錢王諸君子並起爲之羽翼嗣此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先生復沿其緒論爲學者師迨二先生沒主盟無人此道不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於時稱二難士心屬望之久矣頃者辭濟陽之檄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壽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諸因進余於先生之祠（錄本進余句作相與字）商訂舊聞二三子從焉於是有上巳

之會既退石梁子首發聖人非人之論爲多士告一時聞之無不汗下者余因命門人某(底本作章晉侯)次第其儀節以示可久遂題其社(錄本作會)曰證人而稍述所聞以約之從石梁子志也或曰人盡人耳何證之庸余乃告之曰人盡人耳五官具百骸備云耳至耳之所以聽目之所以視手足之所以持行人不知也人盡視聽持行耳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持行之所以恭重人不知也人盡聰明恭重耳至聰明不與耳目期而耳目至恭重不與手足期而手足至人又不知也視聽持行者形也聰明恭重者性也而其莫之爲而爲者則天也吾形且不知況於性乎況於天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者盡乎天者也天者盡乎人者

也然則其證之也可若何曰以人證不離視聽持行者
是以天證非視非聽非持非行非二之也君子終日視
而未嘗視視於無形而已矣終日聽而未嘗聽聽於無
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於無地而已矣
孔門約其旨曰愼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知時
可謂先後一揆愼獨一著即是致良知是故可與知人
可與知天即人即天即本體即工夫證乎證乎又何以
加於此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事焉
以終石梁子之志

會講申言　崇禎庚辰閏正月三日

春正月之會聆諸友日新之說不覺戚戚於今而日斯邁
而月斯征吾輩何日之新乎昔賢有言脫去舊習重新做

起因思舊習困人如油入麪如水和泥動自出頭不得苟非痛自懲艾用一番抵死對治之力亦安望有取新之機成湯大聖盤盂致警猶云苟日新首致鄭重之意若登先陷陣然葢幾幾乎其難之也矧吾輩乎然吾輩終有不可不自勉者譬之苦海中人昂首向岸無不奮身一決者不然呼吸之間載胥及溺耳他不具論卽以古人所稱三不惑曰酒色財吾輩臬自視舊時行履何如惑有淺深有粗細古人所引避者自是進一步法未可槩例之今人今人姑以粗淺律之好色也而或挾娼優爭財也而或侻至親宴飲也而或忘衰絰凡若此者殆亦鄉黨自好者有所不爲而爲賢者爲之乎然而習俗移人往往而是也乍處之穢如糞壤而久習之安如茶飯矣口言之礙若芒刺而身

出之坦如康莊矣所謂大惑不解也所恃登斯堂者口誦聖人之書目覩禮義之秩耳聽歌詠之音而且聚之以友朋之雅漸之以歲月之久能不幡然今是而昨非乎此一日也亦庶幾苟新之一會矣而日日新而又日新新新不已浸假上達而爲聖賢則帝命之新有不待言者矣若猶未也能不轉作商量記陶先生嘗指一二流俗者曰此輩謂我老生常談耳然算來畢竟出此常談圈子不得可奈何痛哉斯言人生少壯時氣血有餘文采標致一往稱性何所不可及至意窮力倦老大浸尋始不覺廢然願息回視老生談頗有可味者而已身名百碎了無著手處矣言念及此何如急早收場作勇於改過之聖賢將來下稍頭儘可出人一步乎相傳陽明先生少時頗豪放自命其後

知學一日舊習脫然羣少年進而訕之先生訓之曰吾向不知學以至此今而知過矣豈能復從若輩遊羣少年乃謝去嗚呼若先生誠可謂大勇吾輩豈無拔俗之見時露新機正爲腳跟未定纔欲自立時一種前曳後擁之人進而掣我手足繼以訕笑使不自繇已而登斯堂方欲覔所依歸而視前輩之號爲知道者氣象又只平平往往孤其來意曰我何以道學爲哉相與掉頭而去者十且六七以是益堅其流俗之念容有之乎則前輩之責誠有不得辭者矣然獨不思平旦之氣良知炯炯何去何從必有了落只此是我安心立命之根乃不此之主而專一隨人腳跟以爲進止終至跛躄於陷阱之途而不顧何爲者乎諸君子亦可以自返矣昔海門先生開講郡中其後有一二敗

類者或言清而行濁或曰是而心非致爲陶文簡公厲聲舉發其人遂自竄去而學會亦從此告罷至今以爲口實令人不敢舉道學二字前車之覆亦可戒也不肖敢終勗諸君子以久要之誼姑從今日始各各取新者機先正有言此只問過一可惜念及此寧不凜凜

會錄 附易簀語

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箇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卻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

知眼孔

或舉素位章質自得之義從主敬得來抑心體自然如此暢適先生曰自得全然是箇敬體無時不戒愼無時不

恐懼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何等心安意愜更何境遇足以動其中乎則此心下舊作已遊於天空海濶之境矣若只認作快活景象便已落無忌憚一流

或舉學而章質時習之義曰今日先要明如何喚做學卽今坐下諸友一一反問自己發何念頭來此相聚一堂若或身坐堂中心馳物外又或以前輩倡率後輩勉從更或以講學盛舉姑來相與則於學字不明此會終成虛設如未發足前眞有爲學問做聖賢一段眞意則今日在會堂是學出會堂亦是學卽隨時應事涉境無不是學此便謂之時習而其爲一日千里又何疑乎

或問人不知不慍似乎與說樂相反覆發明曰學問到此只有這箇關頭最難破葢天之與我本是聖人體段但

一落於人便有物欲之累聲色貨利種種膠固而不可解將天所以與我之體盡行埋沒學者卽極力用工夫於諸物欲之累頗能次第銷除直到後來尚有名根不化此名根又從何處來只爲胸中仍是箇物欲於本體全無湊泊考勘至此方是徹底學問

問並生爲人而君子小人懸殊乃爾其先有以異邪抑其後無能邪曰其先本無所異其後無不可同只因習心濡染將聖賢地位讓與別人自甘流俗所以愈趨愈遠說聖賢二字便蹙首咋舌不肯下手承當豈知下手承當便是聖賢地位或曰陽明先生不云乎滿街之人皆堯舜也曰滿街皆堯舜亦自陽明先生言之耳若滿街之人貿貿而趨焉能自認且無論滿街之人卽座中諸

友孰肯憪然以堯舜自認者彼途之人不知堯舜爲何如人望之以爲不可幾及而不肯承當猶名鈍漢此等人尚可撥轉惟退諉之人明知堯舜人人可爲直自不肯當下承當此等病根深入骨髓正所謂無勇懦夫終身墮落者也

問干祿章大意曰此正是聖門判斷天人理欲關頭

問胸中塵染時起如何作淘洗法曰若是塵便能落因問其人曰塵染處是甚物曰只進取心曰學者須知我大而物小則萬物不足以動我說在孟子解既醉矣學者必開此眼孔方可入道

友問某有念不起時如昏黑一般此是何境曰外塵偶息念與俱靜實非大易何思何慮氣象人心只有箇覺體

纔墮昏黑便不是學者須從覺處理會入方是向上一機若一向求靜少閒應事接物依舊不得力靜也只是昏黑動也只是昏黑曰未發之中是覺體否曰然中庸言學問功化極於位育只在致中和然所可致力者獨未發之中耳曰此處沒巴鼻難以摹索曰中體瑩然何勞摹索纔摹索便不是知此便知未發之中

何弘仁問學莫先於改過否曰然曰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過乘於無心往往已不及知因不知故不改故曰巨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在聖人便已知得八九分了學者須時時簡點

吾輩須尋箇眞自訟手段 此下延平教人寡思慮二條舊鈔載戊辰前改歸學言

弘仁問三省之旨曰學以誠爲本忠信者誠也傳習者傳

習此誠（錄本作忠信）也故後儒曰三省只是一省

忠孝盡乎人者也信則盡乎天矣此誠之至也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致誠意之功也中庸之要誠身而已矣明善誠身之功也

小人一朝之忿忘身及親猶甘之處君父之變不覺廢然而返矣前後一人耳而勇怯異縱欲之與循理取舍有素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下問躬行之學一條舊鈔截丁卯前改歸學言）

祁世培（彪佳）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關尚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就義利辨得清認

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友以生死爲問陶石梁先生取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及原始反終之道娓娓言之一日以臘月三十日言之先生微示一語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直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

祁熊佳舉古之學者章問曰均一學也如何有爲己爲人之別此其受病當在何處曰病在不識己此己非形骸軀殼之謂原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若識得此意無往非己無往非爲己之學更有何事可容把捉在人分上此是爲己最親切處

先生曰昔賢云近與看大學頗有進益處問其所以因謂

吟心廣體胖四字不知這四字如何便是進益請座中將此做箇公案各各尋求討箇下落

問格物之義諸說紛紛當主誰說一曰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曰一有界竟二字只有慎獨二字足以徹之別無門路多端可放步也

問聖賢之樂只是從戒慎恐懼中得來否曰有此理然子只是謾問其友語塞曰子且錄本下有從事於三字戒慎恐懼去

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錄本下有從字當下辨

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

人決有爲人不爲禽獸之志方可商不辨此志則講說領受俱是囘護禽獸機穽即良心乍見亦如驚去家產倘

復從此經過眼眼認得不爲我有

一友畏向道便爲流俗訕謗者曰流俗未訕謗時君先作訕謗見柰何畏訕謗而違道念正自昧其平旦好惡處

晦翁云非至明不能燭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牽牽纏纏底人斷是沒用全要與剛體相應提得起放得下纔有進步

友問承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柰何曰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一有假如科舉的人只著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著在仕途上

卽不專爲此總自此旁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把無欲一作只兩字作丹頭○一柰何下作先生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旦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門人問先生近功曰近來夢境頗清無雜夢亦有無夢時若嘗惺惺者門人曰先生已打破夢覺關矣先生謝不敏先是先生嘗書門曰舊學還章縫新功卜夢寐時年五十一歲

友人請曰先生初年志道及今得力處可拈示否曰某自幼有不屑流俗之意此意最真比來從事學問見義必爲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實鮮有慊心處每自刻責故樂與同志商求耳

張應鰲舉顏淵季路侍章請質曰看此章書全要識得聖賢萬物一體之心大抵人之大患只是有我認形骸爲已將自已看得甚隘如何推廣得去卽一家中父母兄弟亦儘有不相通者不知吾人本來與萬物同體是何

等廣大更何處可容狹隘何處可容間隔然所謂一體者亦非推此及彼之說象山先生云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假如對父思孝是父與我原是一體父有未安卽是我子職不盡對兄思弟是兄與我原是一體兄有未安卽是我弟道不修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有一處不得其所是皆我本分中闕陷如何推得在人審如此則合天地萬物時與之周流祇自完成得一己今之役役力謀一身者皆自喪其己也豈不大可哀乎今人能把車裘一關參破便胸中廓然絕無勢利之念這是入道的關頭

或問承先生示立志之說非不劃然特形骸之見尚不能打破柰何曰既有志爲人如何尚打不破如爲臣自然

有君爲子自然有父爲弟自然有兄此心如何能已只恐無志爲人耳若眞有志種種隔絕自然銷化又云本來原是一體天地萬物尚且不隔何況一家之人乎

陶先生曰學者須識認本體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甚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

先生歎曰人謂爲人不肯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蝨息如欺世盜名等輩日日戕賊此身誤認作占便宜事寧不可痛

或曰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一有王金如云道是

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或謂即如今日之會來而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一有即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言甚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諸友當畏足而不入矣或曰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從勳名起見一有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諸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眞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若稍涉名心一有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事業也

問名心不能斷奈何曰吾輩講學正如把一利刃斬斷此根耳

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

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就如今所謂無欲只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在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嘗明不必更言無欲

論大形體即天地萬物是一是二

任情而流便是大惡能知非（舊鈔作回光）自反便是大善可見善惡只在一念轉移間然出此入彼眞是可危毋曰自勘做人能自免於禽獸其庶幾乎

秦弘祐謂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即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即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便（錄本作俱）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嘗行之中若舍日用嘗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

吾輩未嘗不求心但多一切依傍之見

問格去物欲之說曰物欲是通病凡可用力於致知處便

是格物不必即合古人

或苦善惡難辨曰實致其知自不至善惡相混又問恐當

於念頭起處做工夫曰旣動亦追之無及

工夫不能頓有所得時時警策自佳習氣深則一隙之知

抵當不過務用長提此知又曰工夫眞是易簡

陶先生曰有志於學者立身須與流俗異先生曰同堂中

目前與於流俗大槩可決只恐後此不學忽然失足卻

不可知

不遠復與迷復之復同雖是迷未嘗不覺

問一念雖極微卻是極著動一忍念便到伏尸流血田地

若致中和便位天地育萬物起處只幾微耳所以要必
慎其獨日學問到此纔爲切實

先生曰沈溺於聲色貨利在吾輩也少至於喜怒哀樂之
中節卻不易得吾輩喜怒還不甚關係如握事權者倘
一過當便流禍無窮矣陶先生曰若從喜怒哀樂上做
工夫卻極難須理會無喜怒哀樂空空洞洞底體得了
他纔好先生曰謂無喜怒哀樂似失之無謂有喜怒哀
樂又著於有此處做工夫是即喜怒哀樂求之是離喜
怒哀樂求之須自體當

原無惻隱等心卻臨境又有

莊子云至人之用心若鏡曰去了用字

用葆任之功如提燈用蔽明便不息

習染雖日深而人心萬古如一日

先生曰大抵發心學問從自己親切處起見卽是良知若參合異同雌黃短長卽屬知解陶先生曰雌黃參合亦是良知如一柄快刀子能除暴去兇亦能逞兇作盜顧人用之何如耳先生曰恐良知之刀止能除盜不能作盜

先生曰吾輩只指點得面目若淘汰工夫在諸人自用陶先生曰人人是精金美玉只是不肯認帳先生曰亦不廢淘汰但非一時能盡必遷善改過精進始得陶先生曰遷改如掃地掃地是作家日用事遷改是學者日用事但得良知自能遷改如作家人既成了一分人家則去塵滌垢自罷手不得先生曰遷改固是家嘗事但人

沉蔽已久如屋爲糞土所封初入門必須著力掃盪一番此時較難爲力

王朝式問省察克治亦是致知工夫曰終日說致知而實能致知者千萬未見有一以四字易之亦見苦心爲人處

今有人行事亦無大過乃隱微深痼之病有己不覺而人覺之衆人不覺而一人覺之者又曰密叩吾心無一物可摸索又不可不求

問如夫子十五志學以後逓有進境原有工夫曰當下要了莫旁引古人不能了只是平日不肎了

爲己爲人是學問大關頭爲人卽差爲己則必求其是然爲己之中儘有夾帶爲人處

問知了畢竟要去行曰知得徹定行得徹行得徹只是知得徹耳

問爲子當孝爲臣當忠雖極不肖人亦曉得曰盡孝盡忠纔稱得箇知徒曰當忠當孝是從君親分上起見便不能忠孝

問格物之說甚多有以格去物欲暨義者果然否曰若自覺有私欲否曰無私豈易言曰旣知有私即從此克治便是致知不必問書旨如何

先生顧李生曰頃所發揮能諦信否曰猶信未及曰學問中留心疑信與同他日總歸有益若雷同附和卻是混帳不妨存此疑密密體驗於日用間然執成見爲存疑則又非矣

陶先生謂看心不是閉目塞耳必如舜之明四目達四聰纔是先生曰此語最好不識此意認定色身之內以爲心矣

先生示學者從自身起疑而歸本於愼獨 以上廿五條甲戌八月秦弘祐記

朋友中相期只有學問一事此事明更無餘事可明此事了更無餘事可了

敬則心中無一事 一下有又曰心中無一事便包容得浩浩太虛

或舉飯疏章請質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其人曰一念不起時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

或問今人講道理甚好及按其所行儘多差錯故夫子重躬行曰然但不體驗到本心至是處隨著行來仍是差錯故全要自心上查考得的確磨勘得精明自然所行無失此行錄本無行字無先一著工夫也

或問曾點漆雕開見大意何如斯可謂之見大矣曰以其能超於方所之外也問如何謂之大曰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斯可謂之大矣無外之謂天無外之謂道無外之謂大堯舜之爲君伊周之爲相猶然局於方所之內不可謂之大若孔子足以當之曰巢許棄天下如敝蹝可謂之見大與曰巢許遺世之士堯舜伊周不可而況於巢許乎大者如四海之包九垓百川四瀆皆在範圍之中其餘諸子不過中國之水或爲江或爲淮

或爲河或爲漢有原有委可得而究也曰然則孔子居君相之位必能超絶古今不與堯舜伊周同其量乎曰甚矣子之拘也欲爲君盡君道堯舜君之至也使孔子而爲君如堯舜而已矣欲爲臣盡臣道伊周臣之至也使孔子而爲相如伊周而已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周之所以相孔子之所以師時爲之也時之所爲卽道之所在其趨一也時未至聖人不敢先時既至聖人不敢後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知乎此者可與言二子之見大矣其人躍然曰先生命之矣

心虛而已矣惟虛故靈惟靈故應以父子感之謂之仁以君臣感之謂之義以夫婦感之謂之別以長幼感之謂

之序以朋友感之謂之信物感則通物過則寂仍歸之
虛而已矣天地之所以覆載鳥獸之所以飛潛草木之
所以蕃變皆是理也知乎此者惟明道先生
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義禮智信皆無形之
名也然必有心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
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一而二二而一也
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葢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
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
事之理也
誠則明矣陽中之陰也明則誠矣陰中之陽也陽中之陰
離也陰中之陽坎也

誠者天道之本然聖者人道之極至

儆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云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此過也亦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亦謂其出有原而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平時語日還善改過是學者獨步工夫

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反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嘗理乃舍見在之當

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這道理原是見成不須安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已矣這是孟子言性本旨性善一語是爲諸言性者

立一定衡也終不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語之妙

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認如何討下手乃諸人便

欲識認箇甚麽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因而反入於

坑塹者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夫子猶

以爲歎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

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

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

易經從造化說到人心其妙處須自家體認出來

一畫是陽加一畫便是陰非有二也

聖人原從象數悟出理來

濂溪明道之語渟而無弊餘亦便須善會

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與門人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箇善吾從而好之有箇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爲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

放鬆

學貴闇修聲塵一些不露

學者務遜志以下人隨處求益

鄒南皐近於狂高景逸近於狷馮少墟彷彿中行之概論

儒者矩矱少墟第一

朱子之學孔子之教也陽明先生之學孟子之教也

先生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

欲等語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分明天地氣象

無事時惺惺不昧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

一物不容之中而有眞實無妄之理只爲虛莫虛於此矣

只爲實莫實於此矣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艮卦上達天德分明到頭學問四爻止諸躬退藏於密也躬從呂取脊呂之義背非見也即屋漏意示人以下手處大象思不出其位又示人下手親切工夫

夜氣清明之際正天心來復之期從此有火然泉達之機自有欲罷不能之妙

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心是已發意是未發意之精神曰知意之本體曰物

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獨即天

性即理也理無往而不存則性亦無往而不在

謹名教循規矩不可詭異孑孑以自命

憂勤惕厲此聖人心法也

尹先生只長吟心廣體胖一句是得手氣象眞深於愼獨之學者

時時存養時時體驗體驗在踐履上做工夫

先生論心意曰以虛靈而言謂之心以虛靈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又曰心如舟意如舵又曰心意如指南車

論寂感曰寂然不動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妙

靜中工夫須在應事接物處不差方是眞得力

心體嘗寂而流行之機無一刻間斷與天運一般此條下錄本有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二語見後絕食中語

象山不差差於慈湖陽明不差差於龍谿

先生曰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也

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也因謂學者曰爲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曰不免間斷耳（錄本不免作正坐）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曰本來原無間斷一曰知間斷卽禪續一曰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

禪家有三絕一絕聖學二絕彝倫三絕四民之業

一友喜讀史先生曰讀史而不窮經其究也爲功利又曰所貴先經而後史者以天下無心外之事也

薛文清隨處體認天理之學

予於本朝極服膺吳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產先生訟之官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

陳克菴先生地位甚高官廣東布政為中使許奏被逮卒於途時暑月友人張東白殮之以絺衣曰成先生之志也既卒錄本有先生所三字黜吏張聚走京師抗疏訟冤中使賄之不變繇二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又如是吾有以觀先生存誠之學矣

古之人有詩書理義以養其內有揖讓進退琴瑟鐘鼓以養其外故成材也易今之人既視揖讓進退琴瑟鐘鼓為末務而棄之而詩書理義又不明於天下安得不日趨於禽獸乎

禮與性無二禮也者性之流行也欲盡其性不可斯須去禮斯須而去禮卽斯須而滅性矣

學者以立志爲第一義不立志不可以言學又曰人不知立志亦當發羞愧之心人以名位不若人爲耻而不知此心不若人至流於禽獸眞可耻之甚也

先生曰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眞與妄耳或曰如何爲眞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

世之遠人以爲道者以道爲一物必用吾力以求之故愈求而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卽是又多乎哉

或問剛體曰立志卽剛

或問剛亦有慾乎曰剛安得有慾剛而不過便是柔克

或問某所存自謂已善而發之日用之間往往有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人能立誠當下已在聖人位上不必他求先生惓惓說箇誠字又惓惓說思誠二字又曰存誠去僞是第一義君子小人只在誠僞之分

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爲心也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爲性也

武進張二無璿渡江請正於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以靜爲主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然

已而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己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終身用之不盡也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工夫入麤入細皆爲有益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爲外緣所轉（句一作卽懲窒遷改未免）以後起爲功卽少有得力總入人爲湊泊於身心毫無干涉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

問心性兩字是一是二曰心只是此心言心而性在（錄本下有其中字）天下無心外之理問存心養性工夫還做那一還（錄本作以何者當先）曰功夫只在存心上存得恰好處養在其中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乎時又曰存得恰好）處（便是養養得恰好處便是存）

問戒愼恐懼與顏子不改其樂何如曰樂正從戒愼恐懼中來

問某凡事必求心之所安但今日以爲安明日又以爲不安不知初念是轉念是曰有今日以爲安明日以爲非者但就心之所安處斷然行之而不疑心所不安處斷然止之而不行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卽此是愼獨之學

邑令問爲政之要曰爲人上者平其心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心平則政平政平則推之一邑而一邑得其平推之一郡而一郡得其平推之天下而天下得其平此中和位育實際處也

友人舉賢賢易色章請質曰疇不思賢賢疇不思事親事

君交友若不本於誠無有是處先生曰古人言學必有頭腦語曰觀人之好惡可以知其爲人矣葢好惡發於性眞不可假也如好好色須從誠意來已占了學問第一義故於親君友分上各有承當一副至誠心隨地貫去所謂一眞一切眞也不是四者又須本於誠也賢賢卽善善之別名不是賢人之賢纔說到人分上便隔靴搔癢今日之會爲卻何事來

或問萬物皆備之義先生曰纔見得有箇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本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君父二字可推卻身分外乎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

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曰敢問恕與仁之別曰恕卽仁之下手處非有安强之分强之云者卽上文反身之功思誠之則也

問學在尋樂乎曰對一種營營苦處者則曰樂君子無樂可尋但適得乎在我而已曰然則世人何故自尋苦趣曰以苦爲樂曰以苦爲樂柰何曰人未嘗不自知苦樂作惡之人始初心地上亦打不過只因漸漸習慣便成自然（錄本下有既成自然句）則離此一刻便不樂初學道者一下便從打不過處立基址每事設箇勉强法漸次積習去自然日日與之親切緣來都是我本然故物到此時心安意肯有欲罷不能之妙比從欲惟危之樂何啻霄壤

之分乎曰然則世人往往去彼而取此又何也曰正爲耳目聞見都是一副當計較便習壞了人曰何故性無權曰性本有權不見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氣象乎少間把捉不定便與俗作緣然終覺煩惱了人學者將從其順而樂者乎抑從其逆而苦者乎問如何率性以權曰立誠立誠之外無學矣

天下之事大都循名而未嘗責實吾人之病大都責人而不知反己

或問勢利關曰昔謝上蔡曰已打破十餘年矣予謂尚說得容易在當以程子喜獵心勘之

邢生問四教疑亦就根器而施與曰非也此博約之說也自文而約之行自行而約之心則曰忠自心而約之性

則曰信忠信有二義說不得只是一心

祝淵問靜時有無思無慮時節曰人生實無無思無慮時思慮是生生不已同造化不息之機若有意求靜便是寂滅淵曰只要嘗提醒念頭曰不消提他此心原自惺惺純乎天理無一毫間斷卽是無息之體其要只是一誠誠則通誠則復卽天命之不已也以下祝淵記

人只在體上打疊得乾淨聲色貨利自然簡淡了

孔孟之後論性學惟濂溪爲是

惟虛故能誠惟誠爲能虛

顏子高堅前後一章此是他苦心處不是他得力處他得力處全在不遷怒二句

淵問曰禪家參話頭立門坎離調息若吾儒靜坐時事物

不交卻如何著落曰心原自有著落的如何要去著落他淵請舉示曰不得已而言之嘗覺而已蓋心之本體原覺覺即明也只嘗嘗提醒而已又曰初學大患在聞了一句話即猛力下手去做生硬之物吞嚥不下先儒云畧綽提撕便是薛文清云涵養只在動靜語默作止之間此語最好

學固無間動靜初學亦須謝事靜坐爲得

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學者用功不可荒廢亦不可拘迫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今入水將身一跳勢必跳在水外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何處求道知得及連立志二字也多

王毓芝舉誰能出不由戶章先生曰此是吾儒最上一層學術學者

信得及則無適而非道矣

人須用功讀書將聖賢說話反覆參求反覆印證一番疑一番得力須是實實將身體驗纔見聖人說話是眞實不誑語

先生寓潞河時有某生來謁其同來友人代致向往之誠并此生家世先生唯唯略不一顧某生述其父死丙子難求先生一言華袞先生亦唯唯不一顧逌別去淵竊歎先生之嚴冷深愧吾輩向爲世情埋沒夜坐先生曰蚤聞某友父既死難何得朱履優游無異流俗不知他當年換上朱履時胸中亦一念及否因舉王鳳洲先生昔年父既被戮鳳洲白幘終其身又舉蕭山何孝子父含冤死孝子能文章絕意進取手刃父讐終身衰絰不

歿迨臨斂及傳像俱衰絰淵慄然有省

人要識得過顏子一生學問只在不遷怒二句不貳過者非是終身只有一過蓋顏子時時過時時知時時復還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必如此然後謂之好學

毓芝請曰先生讀易已完得閒乞有所著撰以惠後學先生曰議論儘已多了譬如我是庖厨一般整備了許多筵席無論衆客不曾下得箸連庖人亦未嘗其滋味

丙子過德州晤盧紫房遺杜五郎傳一帙蓋鄭端簡所著其人不攖世故以醫卜自給不甚讀書頗洽淨經久而亦忘之家園園以槿籬終身不出籬門宴如也盧自言名根未淨欣然相慕其人故重刻其傳示人眞是學人

一榜樣子（盧時以戶部郎家居）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爲中庸一書之樞紐周子太極圖說本之（舊鈔載學言）

中庸全部收到闇字最是聖賢眞種子

先生夜坐語淵曰世間好利底人還眞率人一好名渾身是假再無救藥外邊修飾甚好裏邊受病益深究其所至適以成其自利之私而已因歎名利二字倚伏甚微說不好利定著好名一邊說不好名定著好利一邊所以學者要在心上用工夫工夫不外擇善能擇善類名而實非爲名類利而實非爲利（錄本能擇善下云不特顯然名利判斷得凡非名之名非利之利無不辨之至精一毫容不住）工夫到此際纔是手段老辣

先生寓潞河時傳警已逼境先生略不爲動曰也少不得

有箇結局同時學者聞報竟夜不寐先生曰古人說安土敦仁吾輩平日學力在何處

語毓芝曰自今去須將此事狠狠下手毓芝曰只爲舉子業割不得先生曰既爲儒者若定要棄去舉業爲聖學便是異端只要體勘我爲舉業念頭從何起見若從君國上起見便是天理若從榮進上起見便是私欲正爲平日學問不明榮進之念消除不淨只些小一念在胸中後將無所不至予謂士人自初第以至崇階華膴同是穿衣同是喫飯何會有半點異常人處只被閭巷一二愚鄙驚喜奉承此人不知不覺不能自主遂高擡起來究竟於自已身上曾有一毫增益否所以內外大小之辨不可不明

後儒議論儘明備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至踐履遠不如前輩可見學問喫緊全不在議論好看

事求可功求成便是霸術武侯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後西六出祁山定要身死營中此其人何等光明俊偉

中庸首章戒慎二句即乾九三爻辭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體乾知大始全是健行不息爲生生不已之機若一息間斷便生機斷滅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正是天機不息一間斷便死一桎梏便槁

恥惡衣惡食朱註謂識趣卑陋程註謂心役乎外俗學種子被兩先生八字道盡凡吾輩勿論道念俗念稍從軀殼上起見者即是恥惡衣惡食之根此之謂小人喻於利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士君子在宇宙間須將身子與萬物一例看凡宇宙間道德事功在人在我總是一般著一毫人我相著一毫多寡勝負相總之爲軀殼上起見此乃內外公私王霸義利之辨

昔人解人心道心說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如此說是一身有二心矣離卻人心別無道心如知寒思衣知饑思食此心之動體也當衣而衣當食而食此心之靜體也然當衣當食審於義理卽與思衣思食一時並到不是說思衣思食了又要起箇當衣而衣當食而食的念頭

心之炯然常覺者無時不然只因爲氣所役便做主不得氣是一種浮游之氣纔著物便爲所牽引去凡一切憧

憧往來皆氣也非心也故學者必先養氣

世人純是强陽之氣用事所以讀書用功便有一種急迫不雅馴底氣象此最礙事卽如讀書難通處且留下難記處且留下不徐不疾卽讀書便是養氣

自開闢至今日神聖至凡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合將自已看得小了精神便馳向外邊去人苟識得心體素位而行便與天地相似位外一切恢張炫赫分毫動他不得

平日學問專爲掃除勢利但此念潛伏甚微一毫未淨日後當熱鬧場中一見可欲便從此一毫未淨處牽引將去便自站腳不住

學者有志爲學便將弄聰明計毀譽一切誇多鬭捷積習

盡情掃除銷歸闇淡自非眞有定力有實爲聖賢之志
自耐此澹泊不得然儒門澹泊是其本色也
一日二日簡束不放過卽此一日二日便是聖人錄本下有路上人字自一日二日以至六日七日累積漸深向後不忍拋
卻前功自然歇手不得明無人非幽無鬼責達則共繇
窮則獨善何等浩蕩何等坦蕩雖有至樂不能易也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以心體觀之此語亦有病陳白沙曰
藏而後發故敬齋譏之曰如是則將此理作簸弄了此
語甚是
擇善不是外面去擇外面人品之邪正事爲之是非此易
明白惟於此中粹然天理無夾雜之中稍稍手勢重些
聲音未免過高舉動未免輕率只此一念便流躁動邊

去手勢畧畧緩些聲音未免過悠舉動未免疏易只此

一念便流愈慢邊去須是此心粹然中正畧無些子過

些子不及中和之氣滿盤流露此之謂動容周旋中禮

此是惟精惟一之功

凡一切事功德業成敗利鈍都是前一步境界惟坐下一

刻所當爲的不可不盡其在我譬如行路底人務要到

家當其在路上時只行路是坐下事可以歸御留滯不

歸未得歸御躁急欲歸皆非素位而行試問此留滯躁

急念頭欲何爲此最害道

讀古人書讀一句便要鋪張一句讀一字便要用他一字

都是計功利之念

訛謊二字甚微不是說以亡爲有只是一件道理胸中明

曉得該得如此外面姑且從俗爲之昧了自心隨人腳步此便是說謊

此心本善自氣拘物蔽以來往往昧失聖賢隨方接引或曰愼獨或曰求仁或曰求放心或曰致良知或曰存天理總是隨人指點欲復此心之良初無門戶名目之可擬也舉求仁卽可該數義舉愼獨求於心亦可該數義

學者不必去除念慮亦不必要不起意只是此心無一刻不在坐下用著不使有一隙空處亦不使有一毫墮於形氣此外別無學問可言也

所謂講明之學不是靠定書册上道理充塞宇宙靜觀物理無非師友仰觀俯察卽俯仰是講明語默動靜卽語默動靜是講明朱子釋格致未嘗差只不合以口耳爲

講明講明後纔去做誠意工夫是將道理分作兩截了

予嘗見童子持錢入市莫之或欺以童子之誠故也即此便見渾沌氣象尚在人間於此益驗得誠能動物

孟子言赤子之心言夜氣言本心言良知性善此是聖賢喫緊喚醒人處人但培得夜氣所存便見得渾沌氣象此理不論聖凡不論今古時時具足箇箇完全只是不會體認得

後生讀書須要細心理會讀上章不知有下章讀上句不知有下句有疑義便要審問有難字便要查考如此讀得少時定勝泛濫而多者今人只是一種夸多鬬靡習氣如何得長進 又曰讀書須再三潛玩意味愈出又祝淵記曰善讀書者於讀書得養生之術優游厭飫一唱三歎神情氣定讀得少時勝人多許今人讀書只一味誇多鬬靡此段未明復思旁及此中泛

監不勝忙迫如此讀不崇朝精神已先疲罷昔人謂仕宦速竟則無味余謂讀書則然○錄本作讀書亦然舊鈔云則字與亦字迥別則字爲是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皆已明白所以便無法可處說道理亦然若有不明白處便好作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舊鈔不載

柔佞輕巧終身不可救藥

明是明此誠誠是誠此明

凡影響學問平日間模樣舊鈔作稜儘好到勢利生死關頭一些用不著學者用功須實實從鼎鑊刀鋸上打煞舊鈔作熬過始得

學者惟有尊心而已錄本無此句尊心卽所謂尊德性尊心而耳目從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學言舊鈔云君子尊心而賤耳目形

爲心役也故曰尊
心卽所謂云云

人品之壞也離品而言才學術之壞也舍心而尊性

凡人學術以先入者爲主少時肆習不可不愼一時所讀之書爲偶然耳其實卽此種下種子終身不能變易昔朱子譏呂東萊蚤年留心史學其後輩遂爲賤王尊伯謀利計功之說在昔賢者不免況後之人乎舊鈔不載

語淵曰學者旣以正人自命踐履一毫失足不得

易敎所言趨吉避凶者蓋趨善而避惡也今人解吉凶都向人事上去大錯

以元亨利貞爲之經以中正爲之的以吉凶悔吝爲之緯以善補過爲要歸易義盡於此矣

人被私欲汨沒如飄入大海終身無出頭日子有志聖學

須盡情斬卻不留些子此心纔得廓然朱晦翁譬人拾得假銀終身愛護卻不肯向火中煆煉煆煉便知拋卻此譬最警切

為學喫緊是要打破一欺字關即如居嘗語默動靜最微最細簡點不到處錯失都是此欺字下根株若是此字剗除不盡更說甚麽學問吾這裏纔說著學問便不容假借分毫

淵偶語葛麻相業張江陵心術欠正事功議論卻好不似今時相臣先生正色曰心術不正更說甚事功議論吾勸諸公著眼明些不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淵問靜坐時游思雜念不能盡除先生曰邪妄之念自然存留不得若游思雜念不能一切剗除不妨且與放下

不能除去只莫增他人心之靈（錄本無之靈字）本自做得主宰只因向來沒有養氣工夫氣去動志天君反聽命於氣遂至遷流積漸（錄本無積漸字）無所不至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事事求慊於心昔賢所謂一日之間閒言語少說幾句閒事件省下幾條如此做去漸漸歸併一路游思雜念自然逐件銷除

凡游思雜念究所自起畢竟名利二字是他根株名利二字總根我見生來（此下舊鈔云我見象箇太極利是陽名是陰爲利廢無所擁護遮藏爲名底害最傑）遺人身本與天體相似天之所以爲天無私而已人若無私便與天體一般（平時嘗曰心是軌者之私難去）

學貴自得師能自得師凡邇言近事觸著皆有警省

淵見先生於雲門淵以遷善改過爲學者作聖之功而祁

較佳則以學者必先有所見如無所見所謂遷改俱無
當也先生曰兩家一言悟一言修總之合之則是離之
則非吾輩果有所見見處便能遷改果能遷改遷改處
正是見吾儒學問只見在作揖打恭開口措足處無非
此道彼釋氏則懸空想著天地間別有所謂道艱深苦
索於凡事變倫物一切不理卽到水盡山窮看來原是
喫飯著衣本等所謂囫地一聲然從前已枉卻許多心
力眞可惜也

人心不可有欣厭有欣厭便有取舍卽如人忽有厭朝市
心此卽是戀朝市心有愛山林心此卽是厭山林心

人主之病病在朝講爲二事士大夫之病病在學仕爲二
事士人之病病在學業聖學爲二事通人之病病在言

行爲二事

退而省其私私字即獨處之時如今人即有志爲學鮮不背地有箇家計必得宴居獨處時與大庭廣衆爲一小小視聽言動與承祭見賓時爲一如此纔可稱爲好學

顏子知之未嘗復行其不行處最微吾輩胸中纔有喜意外面便有舞蹈之意胸中纔有怒意外面便有嚴厲之色有不善便行如響之應聲如何能不行顏子潛消默化畧無幾微滲漏故曰不遠復无祇悔悔者必其有失而後有悔也有失而悔此謂頻復吾輩不能到顏子地位且莫先知過知過便能改過行之不懈後面漸漸促緊來以抵於不遠也幾乎

學者只管言覺體不知心體原是如此應事接物自然妥

當不必更言覺覺之第一義只在見得己過知過改過是覺之第一用神也平時又日能覺的是心

坐下不明白在章句上勘求章句不明白在坐下勘求誠能在坐下勘求未有不明白者

吾儒學問在事物上磨練不向事物上做工夫總然面壁九年終無些子得力此儒釋之分也

人性本無所爲惡亦無所爲不及處只爲氣質所囿但有過處過於彼便不及於此所以第一要改過其過也囿於形氣之私而其復也繇於本心之覺聖賢心法只是一中

癸未四月十七日舟次津門子汋病氣上升先生語之曰終日說降氣曾不肯將心來降下學者只因一種飛揚

跋扈之性不曾放下因此一時拘束未免不得發舒遂鬱而成火在舟不安因思從陸從陸未安因想抵家抵家後一事未了又復一事此中憧憧終無歇息遂汨沒至老若是者何也葢因此中紛紛擾擾皆是有所爲而爲底若是安土敦仁自然隨遇而安吾只勸女放下罷郎此是卻病之方郎此是養心之法

濂溪太極圖說前面是一段惟人也以下又是一段舊有不合二字將天地與人分作兩橛如此說是先有箇太極之理貯在空虛而人得之以爲道不知盈天地間皆是此箇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郎至根荄鱗介無不各具五行之性郎此是陰陽之理郎此是太極之妙故曰陰陽之上更無太極也

陸子所言陰陽已是形而上者此語至當不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不可謂道將仁義亦不可謂道乎

淵問禪家參話頭亦是求放心否曰他是死心法此中是一股死氣吾道裏純是生生不已之機舊鈔不載

先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二語曰天既有意生才卻如何生在如此世界可見事求可功求成凡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儒者不可有卽上天亦初無此等意思不過磨練出此人精光便了更不計其利鈍錄本無卽上天下三句淵因言假使當年孔明果能撥亂反正亦未曾於孔明身上加些子先生曰此論最好吾儒學問只要講明此意必如此而後知孔明終身草廬亦不失爲孔明必如此而後

知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此是聖學
眞血脈

淵初度日先生過焉淵感父母蚤背恨欲報之無繇先生
曰父母雖不在吾身卽父母之身身在卽父母在今當
愛重此身務其遠者大者而已

淵問先生進學亦有次第否曰初年悠揚過了日子晚年
漸覺繁雜近來雖稍有所見然卻不能心與理爲一未
免有些識見意思未淨在細勘來名利二字畢竟剗除
未盡頭出頭沒時有動處方知研究入微一毫假借不
得

初度日問孝先生歎曰吾輩時時將君父放在面前便一
毫苟且不得

昔人有云生有五幸一幸爲人二幸爲男子三幸生中華四幸讀書識字五幸爲士大夫便當灑灑落落自家尊重此身又須戰戰兢兢惟恐墮落此身今人一味長戚戚隨處都若不足及至放肆卻又無所不至這分明是顛倒了

孟子全副精神交與滕文公文公國勢如此阽危而信道之篤一至於此眞千古賢君也後人卽知爲學稍稍境履艱難便將爲學之志都灰了那得如此篤切吾嘗曰春秋之世道在衛武戰國之世道在滕文

惜也越境乃免六字是夫子誅心之語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卽越境可免乎董狐亡不越境此語自差夫子因誅其心彼將以爲越境可免將自惜其亡之不

蚕矣後人把夫子話看死煞了此眞癡人說夢

江漢以濯之二語是形容心體聖門諸子都道不出此時

曾子年最少其造道之深如此

象山見道甚眞朱子學力甚苦

節義之士後儒多所不取不知殺身成仁夫子屢屢言之

如屈大夫賈長沙東漢陳蕃李膺范滂諸君子非深於

學問者不能俱宜表之以見節義與聖學無二道乃後

人謂其行險僥倖而周海門反列揚雄於聖統錄昌黎

與大顚書爲聞道此種議論害世不小

危邦不入夫子就當時如此說今人自說不得此二語君

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祖宗數百年培養之士

可托言明哲之說乎

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此孟子所言本心是也學問深者率此念去學問未醇必有轉念然而是非之心仍在當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矣若轉轉不已必遂其私而已故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一節是臨事揣度與夫子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意相發明此正所謂轉念與初念合也錄本孟子可以取下無可

程門惟尹和靖無失和靖不事著述門人輯其壁帖大半是錄前人語此條下錄本有心無往而不在句下兩見

東銘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此是窺見至隱底語後人推尊西銘錄本下有而忽東銘字眞不解

淵問顯微體用之義曰吾人凡事不離此心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無往而不在不可分外面可見者爲事故程

子說顯微無間二語

此心之覺自堯舜與桀跖一也而其所以有堯舜桀跖之殊者以其氣有萬殊也氣有萬殊則性有萬殊孟子所謂性善者專指此心之覺處言也

靜而存養要潔淨不沾一塵動而省察要精明見得義當爲便必爲義不當爲便必不爲朱子曰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周子曰無欲故靜此是作聖要領此外更無別法

人心之私如千尺浮雲層層障蔽疾風迅掃更無點翳不是說埽了一邊更去埽一邊也吾嘗夜坐看此最有會

世言上等資禀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禀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上等資禀人方可從事朱子之學以其

胸中已是有箇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稟人尤宜從事朱子之學下學而上達始能識得道在吾心不去外求不然只去懸空想像求吾道於虛無寂滅之鄉寧不率天下而爲禪乎曰然則重知者非乎曰知行何可偏廢亦不可作兩項看知之至纔能行之至行之至方是知之至後人言卽知卽行不必於知外更求行重本體不重工夫所以致吾道之大壞也

道理行著便是不是說有箇道理在彼我可以求得自朝至暮道無往而不在以吾心之無往而不在也

道理千變萬化無非此心之妙吾身大小順逆總在此道之中人能信得及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那

得不親切那得不眞篤

積習儘有功君子遠庖厨亦是平時涵養此箇不忍之心勿使戕賊壞了凡羞惡辭讓之心總要平日養得完成

友人言及失第後甚難排遣先生曰此箇病痛不小如今學問正要打破此關人生自有我純是得失毀譽聲色貨利念頭作了安身立命之符除了此念更無站脚處卽此並坐之際一言順之則喜一言拂之則惱一生全被此種念頭作了主營如大樹一般他根株既深徒然斫去枝葉總無益處所以禪家有剗斷命根革卦有革命之說今日用功要將此箇根株盡情斫去始得陽明先生有云人以下第爲耻我以下第動心爲耻此念勘得淨盡不必更言了生死

立身行已最忌夾帶

謂淵曰陳白沙不應舉以老母在陳布衣不應試以有司待士無禮尹和靖以策問爲非遂棄去前輩此等舉動都是胸中實有所見今人漫無所見此中先主張箇不應舉底意此不是爲名便是爲利只此便不是道趁今壯年正該砥志學問實實築箇根基有質幹有枝葉後來因時爲之便無失著

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工夫

習俗敗壞已極挽回習俗惟有志之士能之然御要此中積得些誠意遇事不可輕發一味誠心且省外事

處今之世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都要世間人可法則一毫苟且不得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凡吾人一言一動一呼一吸皆具箇潛見惕躍龍亢的道理於此能不失其中纔可謂之時乘纔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如今把舊行履舊知解層層剝去古人云溫故知新新者正是吾心生生不已之機

易喜易怒輕言輕動只是一種浮氣用事此病最是不小如今要將此種浮氣覓箇銷歸安頓處

佛氏以鏡喻心只說嘗照嘗寂鏡是死物此爲佛氏之偏若是吾儒以日喻心光明嘗照內中自有生生不已之機如日行南至北至具有陰陽不息之妙如心之體本虛惟虛故靈其往而伸者爲仁與義誠通也返而屈者爲禮與智誠復也

謂淵曰人生末後一著最爲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極是精妙臨期往往失之此其受病有二一是僞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禪家指爲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卽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違順之來夢寐之際此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所動不爲害所懾矣惟其平日無終食之閒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學者不可不兢兢也調訊止此○下明德卽是艮知定靜安慮得二條改歸學言

張受先采自婁東來就蕺山洽然閣問學受先問學而時

習如何便說先生曰只是學而時習之又問朋來自遠如何便樂曰只是學而時習之又問不知不慍如何便是君子曰只是學而時習之旣而先生曰總要曉得學字不曉得學字習也差說也差樂也差連不慍也差時

趙佪董瑞生侍先生顧謂曰精神千里相往來豈可當面蹉過受先問閑諸一室不能名一物卻須學先生曰萬物皆此心之形又曰工夫到時只是易簡卽初學時亦是易簡但不可苟且耳受先反覆言義利之辨謂凡便宜處卽是利今日做秀才時要討便宜居官日安得不貪又謂拆開算似有利和盤算卻大不利先生曰和盤算也得拆開算也得受先謂利心之極流而爲寇我不能去利心是以利攻利安能除之先生曰纔有甚焉

受先問孔子云我戰則克卽克己之克否先生曰只是自克受先謂餓死事小先賢之言尚未盡須曉得此時合當死便是死爲正卽是啟予手啟予足底意思此事甚大非小事也先生曰知得成仁便與輕生有別受先居嘗記壁云知足卽足安貧不貧又於病中署自有樂處四字是日又謂廉字最須尋玩有廉隅廉恥二義先生嘉其有守語畢又告之曰只要有把柄　癸未十月十日

下學有二義一是就日用嘗行處做一是埋頭向上

庸言庸行切不可忽一語差一步錯便足以殘心便是心量不完處

人心原合天地萬物爲一體只是有一箇把柄纔收攝得

來

人亦曉得與物同體只有我見卽隔

先賢云無志士不忘在溝壑一番意思不可與入道

求心若難何以證聖聞見遮迷邪意見作祟耳

偶然之見要屬影響不可恃

世間安有生知孔孟只說學知所謂生知乃聰明耳顏子大聰明人卻云如愚曾子大聰明人卻曰魯如顏曾之愚魯眞是大聰明（以上九條董瑀生記○按會語所佚甚多尚俟蒐補）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

良知不慮而知如開手見掌握手見拳當前卽是今乃作

十分去解向無事甲裏討消息要參要悟故陽明亦有萬死一生得來之說慮乎不慮乎

吾師許恭簡公與周海門在南都有九諦九解辨有辨無可謂詳盡而師論辭嚴而理直凜乎日月爲昭今即從海門作妙解亦只是至善註腳終脫不得善字

佛氏之學只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

無善無惡語雖雙提而意實寄於無善宗杲曰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染惡知惡識如芥子大破戒謂貪嗔癡惡知識謂分別心也

形色天性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聖人

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當事至古小學請正諸生拈邦畿千里章謂大學之要只在知止知止則爲聖人不知止則人不如鳥聖狂人禽之分止爭知與不知耳先生曰人禽之辨最是喫緊出乎人便入乎禽世之人不知人禽之說曰姑且爲之不知一出乎人其爲禽也便在脚下古人云率獸食人如今已不少所以要借重公祖父母留些生意使越中有箇人種如今到處開門延冠滿城之中都喪了人氣矣一座聞之悚然時甲申四月闖流冠破山西故先生云云

先生絕食中毓芝來侍先生迎謂曰紫眉來乎吾輩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態毓芝曰然已而問曰先生心境若何曰吾甚樂少焉徐徐曰冥途有玄趾爲侶相對談

心不亦樂乎毓芝曰先生樂在此乎曰吾有三樂吾甚樂下至此錄本無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一樂也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二樂也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三樂也一樂也等句錄本無泰然下作如是而已嗚呼哀哉抑又何求因撫腹曰此中甚涼快乃吟曰即絕命辭見文編詩以下絕食中語

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吾今免夫時先生於誠敬之旨不啻三致意焉

王玄趾素近名倪鴻寶周巢軒亦未嘗學問然臨大節即能致身者以其有至性在也蓋好名好利者習氣而死義者至性也此誠敬之本學者於此握定命符優入聖

域不難矣

洵請示訓先生曰嘗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

吾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之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幾乎

毓芝侍立榻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為亂臣賊子而已矣

有勸先生不宜徒死者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勸者不已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

應蕡侍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蕡曰敢不受教先生點頭嚬蹙徐厲聲曰爾曹勉之應蕡復請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先生即合何如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

劉子全書卷之十三

會稽族裔劉濬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四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一　奏疏

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疏萬曆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初任行人司行人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復蒙聖恩於萬曆三十一年旌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草茅叨列清班寵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遽恤私家顧君親恩並求臣子兩全之地敢籌緩迫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焞壯歲喪臣祖母陳氏義不再娶舉臣父輩三子臣父天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天皆無後影

相弔者祖孫母子三人凶喪頻仍田廬盡賣終歲間半入山中寄食於臣舅氏臣母躬紡績以奉祖而臣祖嚴義方以訓臣伶仃孤苦以有成立臣叨一第臣母終於家匍匐號歸影相弔者祖孫二人終歲間半入山中寄食於臣舅氏如故也茲臣辭膝下致身清朝子遺臣祖一人耳見今行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衰邁朝不暮保而臣風塵羈旅倏焉彌歲不勝烏哺之思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爲命矣且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子能仕父教之忠不能舍孝以作忠即以四窮民二十餘年辛苦幸見天日寧必辭祿以爲孝但鰥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拋而臣使

臣也欲迎養在官啟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轉輾
踟躕進退狼狽終不容已乞身之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
恩而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尚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
見父長不殮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并三恨臣死且不
瞑目尚能靦顏爲朝廷犬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天孝思
錫類凡情切父子屢荷矜憐豈敘在祖孫而有異視伏讀
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
願離職侍養者聽臣之事體委與例合爲此激切上陳懇
恩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臣回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
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籲懇之至

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疏 乙巳三月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厤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

回籍服闋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痛有祖父劉焞侍養無人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烏私未蒙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罔則天威既望闕而踟躕益瞻雲而憔悴伏念臣遺家不造遺腹稱孤臣祖與臣母忍萬死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并一身而為命殆臣長而臣母歿今臣仕而臣祖老既無叔伯又絕弟兄臣以孤子當室抱疚經年祖以老耄居鰥子遺萬里竄跡荒山生涯無以卒歲倚門終日鬱思至於傷脾昔猶善飯而今浸衰臣欲為貧而天不弔幸而歸寧在即或為骨肉如初臣祖春秋八十有一矣報罔極之恩餘年何及臣齒未三十也急無逃之義他日尤長倘致身之節既二於榮家而將父之懷仍牽於持祿併祖為聖朝之煢獨則臣實名教之罪人所以臣心

日痛欲待罪而無期亦知臣罪當誅敢爲親而請命也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懇乞聖慈憐憫臣情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回故里永侍高堂惟皇天后土昭鑒微忱合鰥祖孤孫銘鏤大造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敬循使職諮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敎家推恩起化以禆宗藩以保萬世治安疏 癸丑

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達天下之大節以有事於諸侯比及返命則以五書述邦國之故每國辨異而獻諸王王乃爲之修其政刑秩其典常協其度數恤其災疹而後巡狩省類之制因之蓋行人之職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則入

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蔑焉明興制監前古特設行人司隸於禮部入掌典籍出寄絲綸有周官遺意焉遭世成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幸居宗國歲爲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簡任萬曆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副戸科右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行册封禮役既竣爰報成事臣居恒念天下事大壞極弊者未易枚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敢因馳驅所及俯竭愚悃少贊末議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試採擇焉臣聞宋儒張載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夫三代之法莫大乎封建諸侯唐太宗讀周禮慨然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法三代之治其道無繇已於是命羣臣議封建終阻異說識者恨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於後世而

代興之君分封同姓子弟猶稍稍緣飾其義乃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竟安在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中夏大啓土宇以封諸王外捍邊陲中制襟腹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畧損益前代之遺雖未暇盡善而規模宏遠矣嘗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羣臣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晉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同特顧施爲何如耳大哉王言眞有意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爲之臣者不能將順其意講求一代經久之規以遺子孫而至於一傳而弊也分封過侈葉居升預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於藩服遂增束濕之政累朝以降一懲於漢再懲於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弊澤竭

於上威頓於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說也顧標而失本覩其偏而遺其全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臣以爲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通之臣請以六議臚獻一曰議爵臣聞古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於國中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適子世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有郡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郡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已濫乎今准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鎭國將軍視下大夫鎭國中尉視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二將軍之爵可裁也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無可推矣故宗法惟繼別者稱大宗得世其家小宗親盡則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宜降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大宗則庶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雖絕必繼重統也女子於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五等不又濫乎今隹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畢則曾玄之女爵可裁也與曾玄儀賓之爵可並裁也隆慶中禮部議濫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適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并適子封其二無適子止許世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適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銀兩實本豐林王台瀚所奏夫限子封爵於禮無所考據恐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封爵遠及七世七世之孫尚襲中尉而親

王第六子各列爲庶人不旣戾乎孰若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須庶幾於名正於事順矣一曰議祿臣聞古者大國地方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畧可倣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減限八千石六千石而成化中減例支萬石者實折二千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儉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乎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不可議減乎卿祿三大夫則鎭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八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遞而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賓之祿不可議減

乎資奩之給不可已乎蓋先王之世士必世祿世祿之等自不得埒於職官之俸即遞降而至百畝之糞亦已不薄矣而又開之以仕進之路常祿之外復有圭田如近制流官俸薪之例斯不亦親親賢賢恩誼曲盡乎臣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歲而供之即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塡無窮之壑乃虛額之以廩祿而實坐之以飢寒往牒所載親王而下有給祿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經年不得關領者有三年五年不得關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莫以上聞朝廷知而不問即諸宗亦且習以爲固然而無可奈何於是嘉靖中衡王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襄陽王佑楒上書願准漢唐故事得應舉効用力田自活免飢寒不敢煩歲祿彼豈不樂

貴且富如疇昔哉凡以被空名而受實禍也於是先臣王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聽免祿秩先後議覈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以定畫一之規也曷不取王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之以六等之頒則歲歲所供取諸其撙節而不匱而宗藩之實被其澤者不啻涸鮒之起矣一曰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爲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並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旣薄待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輕視宗藩以不必治一至此者臣讀皇明祖訓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謨固未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姑未暇備極其

用之之途惟王府官屬文若長史司等武若指揮使司等宗人尤可自效請自將軍中尉中聽撫按官歲覈其賢者薦之於朝度能授任仍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制此而絜知程能豈遽出遷人下者且用一宗室即省一流官亦可以清冗官之弊至若王官之必用左遷與王官之不外轉本朝實無此制國初楊士奇以史官高等擢爲審理副後入翰林卒爲名臣宣德中周忱自長史累尚書成化中雷霦以長史陞提學副使萬厤中趙世卿自長史累尚書臣鄉周應中亦以王官謫籍起歷光祿少卿此外尚不能更僕數何嫌何異而過主分别以叢任官之弊長史職專輔導王有失例罪輔導官厥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之墨敗者審理以下莫不皆然則王府固天下逋逃藪而

王府視其宮屬非特贅疣無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近惟恐驅除之不速而又何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而國日瘁也即如郡王府教授郡王講讀資焉今歲貢自訓導歷府授已不下一二十年計其齒亦當八十九十虞旦晩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精彩責之以效用如以充故事而已則國家廪祿可惜也臣按先朝奏准事例凡長史等官於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類而推之宜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後一體改遷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爲藩國之裨非小補矣一曰議教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生而有教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年比冠乃入大學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大樂正造之歆

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成焉諸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於邦國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而統之以鄉學凡民之生者亦以時入學焉三年而大比之鄉大夫賓其賢能而升之司徒已升之太學已升之司馬而材之又簡其不帥教者而移之屏之遠方焉其庶子之爲政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焉蓋所以重冑子正公族備造士之方有如此者今國家近制且爲宗藩立宗學矣而制度未詳官職未備廣勵未專辨論未時非所以爲訓也方今國家文教休明舉海內窮鄉僻壤莫不修六藝之科服孔孟之道以備薪標充王國之楨榦而獨於神明之冑忍爲黔

首之愚不亦悖乎夫古之學者將以適於仕也今登進之途塞而先資之業荒矣爲父兄者以何恃而教爲子弟者以何恃而學雖日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性軼於無所用而動扞文網若楚之許汴之譁往往而是當事者乃始操三尺而議其後不少貸焉亦不教而殺謂之虐而已矣制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掌之郡王之冑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於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冑子諸子及郡王之冑子弱而冠學於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於斯焉於是乎提調之以有司衡之以督學憲臣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其秀而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上升

之冢宰與科甲一體敍選其胄子必入大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簡入大學九年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大學者爲不帥則不授以爵禮曰親未盡而列爲庶人賤無能也其敎必先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賓興畧倣選貢例以論行爲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爲近古而科舉帖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壞而言揚行舉之意微士鮮有用之才朝多倖位之弊甚矣後世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臣濬等著論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於古鄉舉里選之遺誠爲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持帖括之技與郡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開科舉亦有年矣

而賢書列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陰阨其途雖有豪傑之士
能不灰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宗室
之賢才而通行於天下郡邑則亦本朝一盛事也一曰議
養臣聞古者封建井田相爲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大夫
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分之每夫授田百
畝合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以給君以下之廩祿上下相
保忠愛樂利蓋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通
焉後世取民者往往述之王制既廢上多取而無藝下兼
并而不均生民之困也久矣國家之待宗室也齊四民之
業而歲給口糧計不下數百萬石世世雲仍與天無極長
此安窮封爵之祿且不給而況於口糧乎亦終坐斃而已
臣請親王而下各受田如古之制其列爲庶宗者編插都

鄰給以廬舍卽佃其公族之田毋五世親盡而始分者一
夫授以百畝歲視豐歉而賦之公族以供親王以下之歲
祿其國家租庸調一切除之如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准
輸歲祿一萬石不過江南賦役之額耳或祿從減例差得
准貢功之數而佃者可以無困仍視公田肥瘠以爲差等
君祿而下且以類推遞數世之後生齒倍繁量視貧乏給
以餘夫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畢藩
國之內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
以世守常業少免於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
聽有司征收或從外藩貧宗賓之開國以來封爵萬計勢
難盡給公田惟自今伊始子弟續封者聽有司從長設處
邇者福王開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四萬頃資贍養乎臣

以爲賜履所入卽常祿矣而復祿之乎祿不過萬石而侈至四萬頃乎莊田額賜祖制未詳國初固有賜王諸子田六十頃例酌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准古封國君田所得給以世守免支歲祿額外量加優贍出自特典而先王封建井田之遺一舉而復見於今日矣或者曰公田之說行則數世而後勢必盡括民田以益之而不足不成偏重之勢乎夫以宗室當天下固無幾也且澤以世降田以夫授有定制而無兼幷適與百姓通爲肥瘠何偏重之與有今天下困矣井田之制既不可復計莫若倣中古限田之法寧禁宗室有分田乎此一役也以野人養君子而無專城之嫌以宗人養宗人而無竭澤之患臣未見其迂遠而濶事情也一曰議制臣聞古者天子使其大

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天子五載而巡狩入疆問治慶讓行焉於是乎削不敢流不從討叛其加地進律則以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曰述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巡狩之制不行於後世今制歲遣御史往按各省直王國隸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狩卽其義也而法令疎濶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凡王國中動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輕則削地重則削秩其賢如河間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軍而下得從錄用親王報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史報聞其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比五年王遣郡王以朝於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死名婚而登之玉牒國初親王有覲禮天順而

後廢矣攝卿之聘可通也諸典禮之不必數請於朝也抑有說焉宗藩困矣又重之以奔命數數行賂京師賂乃得請數世而後空國不支至有逾時而不舉者臣聞親王襲封內官監該監索賄萬金郡王襲封及王妃郡王妃封亦不下二三千金他典禮稱是習以爲常否則槩從沈壓不以上聞宗藩苦之刑餘之輩安得逞釜隔之奸壅聖天子敦睦之澤如此如辱朝廷何陛下奈何不一問也夫禮雖庶人冠娶妻生死必告告於宗也今槩經奏請何擾擾也古者八議之法一曰議親公族之制辟也王三宥不得則追赦之又不得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宮刑不剪類也今國家疏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爲務苟掛吏議動坐深文往者楚獄之寃嘖有繁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牆

閑宅之錮尚戴覆盆殊可愍也臣聞先後之發高牆者或犯在祖父而淹及子孫或坐在夫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門永違天日直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議倘從民間科斷除大辟外不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而釋徒者限年而釋矣曾世世錮之乎臣請亟下所司及時推勘洗其矜疑者釋之以昭朝廷好生之德仍請著爲定例凡應發高牆閑閑宅者准照戍流徒配之例酌其輕重或限以年或限以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湔釋庶幾用法平而宗室無冤民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營洛邑焉往者陳勝發難先趣入陳勝國時紅巾之亂亦起汝潁間蓋四戰之區也今周府宗室之繁甲於天下若唐府伊府趙府鄭府崇府徽府潞府及新開福府所在充斥至竭

中土之民力而不能給倘以歲之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蹂躪而且挾以貧宗之蠢動一夫作難長驅四潰天下騷然矣曩者宗祿不給至推行臺淩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詎可長也漢時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掉今日中州之虞以挺急而走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更擇河南地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於三楚百粵隸之就近王國并及天下宗藩若陝西韓府等槩議調劑庶可以蘇地方之困周先事之圖乎凡若此者又皆酌古準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三代封建諸侯親賢並置成周之制尤重懿親同姓五十國至裂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爲王室衛也迨其後也魯衛曹鄭之祚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孤立晉亂於骨肉相殘尤

爲殷監漢與過封子弟未必遂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削弱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好禮終鮮禍敗禁闥之禍莫慘於唐族轅之釁莫替於宋若其應舉效用代顯賢俊則猶制之得者由是觀之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爲存亡而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覩已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蹈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漢儒董仲舒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今天下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剏制立法萬世率由而其推行之勢固未嘗膠於成迹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主於强榦義勝則推之以恩恩窒則經之以制勢固然也是故執洪武之事例於永宣之世則窮執永宣之事例於正嘉

之世則窮逮而今日則益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媲美先王而沿習之陋至降而爲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汚民生之困士習之窳邊防之弛紀綱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於後人之沿習而顧重誣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斷持之以藉口於法祖是亦所爲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蒔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始矣傳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膳一日再

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宜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子職之謂何且陛下日溺於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羣臣處聯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興宮府震慘數乘於燄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虧矣世不之左右窺伺之奸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疏忠臣被構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儲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宜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玄修惑於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爲先臣海瑞切諫而將先皇帝實潛裕邸無關儲訓陛下奈何效之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託於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昔高皇帝諭廷臣日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

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問安視膳間者陛下盍亦法高皇帝一令練習啓事益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攝匕鬯乎至於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固如是乎臣不暇遠稽祖宗教諭之規即肅皇帝處裕邸固不若是即先皇帝昔者處陛下於東宮亦不若是竊爲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欲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皎日乎臣恐姑息之爲見者終不結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

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外戾已極尤其
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之於所厚者無所不薄矣尚能推恩
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雖然陛下臨御以來孝竭兩宮錫
類之澤首被宗潢庶幾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而顧不
能善推所為使父子兄弟之間反匱厥施則本原之地必
有受其蔽者惟陛下幡然悔悟自識本心柱有我之私屏
怙終之見因明啓蔽推大孝以成大慈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由身而家由家而國而天下於以稽古定制起弊維新
奠大宗於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此而措之耳先正有
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殆謂此矣
臣束髮受學竊從遺經慨慕古先哲王之化輒欲見之行
事長而通籍遭際聖明幸得自効屬羸病久攖委溝壑之

不測高厚難酬用抱耿耿爰以職事之將謬陳一得罔知僭越干冒天威安所逃罪倘蒙少寬鈇鉞之誅不棄蒭蕘之見除躬修主德端天下大本大慮外將臣前列末議勅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待命之至

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疏 癸丑十月

臣使署冗員分不得論列天下事至於世教人心之責不擇人而付者固未嘗限臣職守如杞人憂天不以為過臣因得以熟覩今天下治亂之機輒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誅又追恤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號稱治平然識者以為經筵徒侈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未幾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廟不數十年揆厥所由靖難

之役一籍奸黨而賢人君子誅夷略盡三楊徒以容悅養
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較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
侍郎者一人空國之禍至是始驗乃知國家之有賢人君
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而其人未有不立槁者我皇
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為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
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於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
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
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為語柄者臣竊痛
之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
者也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
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抉危顯微屏
玄黜頓得朱子之正傳亦嘗別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

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議太明流俗之士苦於束濕屬有救淮撫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罹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有申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於是東林之風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收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果何罪哉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峻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坐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報復爲翻局計御史熊廷弼固嘗訴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積怨一發救廷弼者張皇四起逐總憲處臺省總結局於于玉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於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勘輒坐東林籠罩朝士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癉

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一元珍下有余玉節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而有不人人爭按劍者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跡而原心二臣者亦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然則東林無罪與標榜譽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淮撫欲盡鉗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其誰聽之由是四面樹敵一體之中頓分吳越陵夷至於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辨也且吾以爲門戶渝破之迺

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尙同之念牢不可破勢不能强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伐異臣勸諸臣反其所以攻人者而自訟爲即爲東林之徒者亦姑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交反而兩得其平亦庶乎其可以遠怨矣審如此將胥天下而游於大同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何以攻東林爲哉雖然臣請進於是夫學亦難言矣昔者孔子沒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其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弊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

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於戲本虞廷之中以建皇極於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於聖天子今日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忠邪使賢者安於有位而不肖者亦得以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殷監不遠宋國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輒

忘忌諱冒干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宮之則以化天下疏天啓辛酉十一月二任禮部儀制司主事

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備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所矣一旦遭際我皇上聖作物睹覃恩海宇以臣微賤濫竽起廢之典天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切夙夜兢兢於寅清之地而喟然於禮之可以為國也臣請因事設規為當宁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即繼之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先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盤游畋居則被法服親圖史行以鸞和中以節奏盤盂几杖刀劍戶牖

有銘工誦箴瞽誦詩公卿比諫庶人傳言商旅議於市忙
恐不聞其過也而治化爛焉皆此物此志也臣入闕未幾
仰見陛下朝講時勤留心治道庶幾具大有爲之資聞者
道路之言還宮以後頗事宴游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
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毋乃敗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
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慾之媒此其爲害何啻毒藥猛
獸卽陛下偶一近之已令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
古者投壺射御雖六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
之則亦未始非導慾之媒天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
類是也乃禮之大者又莫先於謹內外之閑矣故曰外言
不入閫內言不出閫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
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自是孺慕眞情特以大內森

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耳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闔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即位以來逐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宮侍逐郭鞏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藩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姆逐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於是而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

結人主之懽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覩此法家弼士如仇讎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然則魏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蒙泉之初出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以躋盛治乃竟爲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可恨哉昔裕陵以沖年卽位王振用事卒蹈土木之難當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三楊猶不能蚤除萌孽以貽他日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八奄亦導泰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毒縉紳幾於亡國至今言宦官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爲

千古永鑒方今皇穹降割匝月之間國統再絕陛下以煢
煢沖齡承天地神人之付托大禍未悔■■■■虎踞邊
左旦夕竊發頭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即令陛
下宵衣旰食與羣臣交儆於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
欲與忠等共了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以耿耿
而不容已也雖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成自然是故目不接靡麗之色而視日明矣耳
不聽柔曼之聲而聽日聰矣心不長滿假之志而善言日
進矣四體不設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宮之中有不
狐鼠竄而奸宄肅清者未之有聞於是而可以正百官於
是而可以齊萬民於是而可以率蠻貊皆六禮之化也伏
惟陛下毅然以古先哲王爲法將平日俳優馳驟之習一

切屏絕而益稽古親賢以自輔開天下之言路還票擬之
職於閣臣仍勅內侍魏進忠等各凜高皇帝鐵榜之戒毋
蠱惑君心專權亂政以釀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
於奉聖夫人客氏者陛下不過一時之依眷本無忝於大
信其中謹禮制而出之當無俟臣言之畢矣臣聞宋儒程
頤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之臣子宋神宗拱手
謝之夫明主既不廢未萌之防則忠臣亦何必諱明盛之
戒臣尤記皇祖時評事雒於仁以酒色財氣四箴進規皇
祖一時不憚卒感其言培四十八年無疆之運臣雖不才
致主之誼不敢自後先哲頤者切見倪思輝等以言得罪
旬日以來遂無諫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切
痛之臣禮臣也在禮言禮分無虞於越俎草野孤蹤不識

忌諱冒干天威儻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
聖明少垂鑒焉　奉聖旨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
學勤政並無宴游等事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
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守
職業毋得沽名瀆擾該部知道
進忠後改名忠賢時取旨予杖福清力救得免

參正孔廟祀典以尊萬古師道疏　辛酉十一月

臣齋事儀曹接邸報見廣東道御史蕭翼一本為聖裔巳
沐殊恩孔廟宜修缺典等事大抵為增祀至聖先師孔子
皇祖王父防叔伯夏而發事關典禮而其說頗係斯道之
晦明有不容隱忍而處於此者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
繼天立極若堯舜禹湯文武盛矣時至春秋世道際升降
之會上天之心以為斯道不可一日不行於世也則篤生

仲尼以素王講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敎天下萬世使
羣聖人之道亘萬世而行如一日而仲尼遂爲萬世師所
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然則萬世而下所以
尊事孔子者蓋可知矣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也者
有父之親而不必以情屬有君之尊而不必以爵隆況孔
子萬世師乎過魯一祀而後代有追崇爵則自公而王矣
謚則自宣而文宣而大成矣澤則子孫或以侯或以公矣
然則言乎尊孔子之道未許也至我肅皇帝獨斷自宸衷
易王而師易土像而木主去文宣不用昭至德之難名而
孔子之聖始揭眞面目於宇宙以全其所爲生民未有之
盛萬世而下尊孔子之道者肅皇帝也夫旣以道尊孔子
矣猶欲求孔子於血肉之軀由身而推之父由父而推之

祖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眞乎夫孔子者禘天而郊羲皇祖堯舜而宗文武者也非孔氏所得而私也若曰以孔子之聖必有親也旣有父也必有祖也則有孔氏之家祀在矣然則叔梁紇之祀非與夫啓聖之祀昉於肅皇帝也臣捧繹當時明詔本爲顏曾子思禮不先父食故不得已而以諸賢之父配享於啓聖若叔梁紇之祀猶然公孫洩之立疑天下後世者耳而謂可以慰孔子在天之靈乎矧欲聚三世而合享之似族食一似社飲亦種種爲瀆而已凡禮不得其說而求之於假借未有不流於瀆者也是故禮言君則有先君焉臺臣周公追王之說是也言親親則有高曾祖禰焉臺臣同堂異室之說是也未聞言師而猶及師之父與祖者禮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周立四代之

學虞庠祀舜東膠祀禹瞽宗祀湯雍祀文王不聞推祀太
王王季也於孔子又何疑焉總之以王禮事孔子者知有
爵之尊而不知有道之貴功利之見也以親禮推孔子者
知有生之本而不知有道之原血肉之見也言道者而茍
以血肉起見幾何而不以食色論性是功利之眞種子而
陷溺人之深阱也此其說正與稱王之蔽相爲表裏甚矣
斯道之難明而易晦也孔子之道天道也無夾雜故無假
借故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崇奉孔子者亦明孔子之道
而已矣以臣愚謂宜推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特立一
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因罷天下學官
啓聖一祠進顏路曾晳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
十哲則降於兩廡路之長也點之賢也鯉之趨庭也正不

妨各幸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illegible]始於五代後儒往往非之且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今降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所爲毫無假借者也抑臣有進焉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太學者天子之學即古之明堂亦曰辟雍天子臨雍而釋奠則踐天子之位矣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矣降天子之禮樂而用侯等肅皇帝始自貶以尊孔子耳臣以爲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自不妨槩從侯等以涖祀者即古之封域諸侯也恭遇皇上初登大寶幸學有日行且紹肅皇帝表章師道追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千載一時臣媿未嘗學禮無以佐一得仰祈皇上勅下本部會同九卿科

道將臣疏與臺臣之疏一并酌議要於至當以定孔廟祀典則斯文幸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修舉中興第一要義疏 壬戌

邇者邊釁孔熾國勢瀕危沖聖在御宵旰靡寧然而中興之理未卜其要也臣竊謂救世者必先識天下第一義而操之往往於形見勢詘之外別有轉移而收功甚捷則今日之學政是已昔我高皇帝用夏變夷加意教化干戈甫定卽立國子監及天下郡邑社學博選天下儒宿有道術者爲學宮師士至以起家學宮爲榮資製臥碑以訓士所爲董正率作之方備至若國家通經積分之法尤稱近古一時人才輩出化行俗美流風被於百年成化時軍興告詘許天下生員輸粟入監浸假而及白丁煌煌虎觀遂爲

錢虜貫豎子設肆雖有祖宗作養之法無所用之官師失職士習日圮推之天下郡國更可知已臣聞之先正謂人才之生弘治不如成化正德不如弘治至嘉靖又不如正德而今竟何如哉萬厤時征倭征播征寧夏猶戔戔乎得之葉夢熊李化龍宋應昌其人乃今邊事五年於茲而以經撫敗者踵相接河西既陷没聚天下之才推敲五旬日無一當守關者推者未必任任者未必才則人才於茲盡矣遼事之亟也當事者倉皇計兵食無所措遑行天下郡邑例得銀百兩買一青衿下至有司類攷亦以貲升幾令天下盡化為銅臭又何怪人才益日以盡乎先臣李承芳謂害天下人心莫如學宮壞天下士習莫如科舉率天下為惡無紀極莫如學官則今天下之謂也今天下世道交

喪矣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節義爲何事平居以富貴爲壟斷臨難以叛逃爲捷徑至於國是日囂人心日競紀綱日壞刑政日弛封疆日蹙寇盜日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不日拱手而授之他人亦孰非此學宫不識字人所胚胎而釀之者乎則今日救世之微權亦畧可覩矣臣謹尊祖宗舊制修明學政首停納粟監生以端天下之上習倘以軍興故難廢事例臣請寬儒士一途優其資格得與粟監等而人之樂輸亦已衆矣雖然事例之開有十一歸朝廷者乎臣嘗閱倒批一弊至一咨而假監生六人通計近日監生假者強半他事類此所司莫問焉夫籌邊者舍樽俎而議兵食以飛輓爲嘉猷凭計者忽經制而事漏卮以條例爲長策皆計之左也必不得已寧賣官寧鬻獄

可也終弗以銅臭累士士習端矣而後論秀臣請天下下第舉人必入監乃得入官而禁乞恩之例又令天下提學官每三年一選貢其法以歲考行之歲考發落後仍集一等生員再試經義策論選其優者一人貢入太學其有德行著聞者特拔之必選通學不分廩增附舊制也近者本部功令責成提學官三年中必歲考一周方待遷而終成故事間舉小府以塞責如臣鄉紹興不歲考幾二十年今以選貢不得不歲考而又省選貢一事是一舉而兩得也選貢之年不行歲貢每三年中縣學一選一歲府學如舊額而歲貢願入監者聽之於是國學士彬彬盛矣論秀矣而後議儲養臣請亟復祖宗通經積分之法凡監生自廩業歷六館而上至率性爲成才咨送吏部撥歷授官仍揀

其不率教者或從革黜或發原學食廩非是皆得積分而授官古者太學之教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計積分謁選亦當以九年七年爲率消速化之心非有大故勿得告假至所以教之之方除臥碑申飭天下士子外宜畧做胡瑗經義治事之意令士子朝夕學舍以明經爲主兼通世事如兵屯水利鹽法天文地理算數之類就其質之所近各習一事漸以類通官師以時考訊又以其暇行射禮及雅歌琴瑟士因得以薰陶德性臻之大成儲他日之楨幹爲儲養矣而後議錄用國初監生高等多得授給事御史郎官而後稍陵夷也今請由上舍陞者舉人高等徑授九卿屬官次等授府州縣正官選貢高等徑授小九卿屬官及府州縣正官次等授儒學訓導又次等授首領佐貳果爾

人亦不必以科舉爲榮而漸復古鄉舉里選之意若官生入監亦一體序銓不得槪從資格士之待用於學者如此其重而師帥之地不得薄爲資格愈可知也於是乎議官師國子祭酒豈無有宋訥章懋南陳北李其人乎必極天下之選弗以翰林爲資格其六部諸曹必取新甲科與中行評博一體敘遷并擢自教官之有聲績者斷不得以有司破甑爲借徑而提學一官尤宜選御史郎署之賢者如外任方面知府皆弗得調以簿書錢穀之困久而經術薄也所屬教諭必取諸副榜舉人及訓導之選貢出身者訓導用歲貢必限年年過六十提學官咨申吏部遴授訓導以充社師量支舊廩限年而報罷社既得師而龍鍾者亦不至自廢以終身兩利之道也官師得矣而後議體統司

成學憲其體統固甚貴也獨郡縣教官菲薄特甚每伏謁上司叩頭屈膝不異胥吏何以稱師嚴道尊頃者教諭聶雲翻建言請教官弗得行跪叩禮臣甚韙之自今教官見上司請如京官堂屬之體獨得自別於他途以伸士氣教官率天下爲惡無紀極率自奴顏婢膝中來也體統秩矣而後議徵勸人師難得先朝宋訥陳敬宗爲國子師皆一二十年不改官或終其身今法宜擇人而久任但增秩祿或至尙書師保其六館學憲皆議久任博士助教等得攷選爲給事御史如舊例次亦不失部屬提學官聽本部考成參其數而等之升京堂者數人超級而調者數人而最下者劣取焉其教官自副榜出身者徑升主事評事等官次得調國學其選貢訓導亦得升國學次得升府州縣正

官而歲貢者亦降等可也總之粟途之例格而儲養不得不厚儲養厚祿用不得不優祿用優師帥不得不重師帥重體統不得不尊而激勸亦不得不異其法有相因而致者一舉而學政秩然復祖宗之舊矣夫學亦學爲忠孝節義而已矣學政之教行則天下皆知子不可以叛父臣不可以叛君四裔不可以叛中國舉天下之才蒸蒸咸奮於朝廷人心係之而正國是係之而明紀綱係之而肅法度係之而明政事係之而立封疆係之而飭寇盜係之而屏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係之而固是沖聖中興之業不下堂序而奏也臣所爲救世第一義如此宋靖康之禍太學生陳東上書討賊留李綱諸士爭奮助之天子至用大儒楊時爲國子師卒延南渡之業於今可以鏡矣臣嵩目時

艱不敢營心職外恭遇聖天子在御名世在堂張弛化瑟

千載一時輒不揣狂愚一申芻蕘之見倘蒙採擇酌賜施

行邦禮幸甚宗社幸甚

奉差事竣兩閒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

以原官趨任以安分義以肅國家官常疏癸亥六月

臣宗周於天啓二年四月内奉命差往南京公幹沿途接

邸報於本年六月内奉聖旨改臣光祿寺寺丞及事竣復

命行至直隸滄州地方復接邸報於天啓三年五月内奉

聖旨陞臣尚寶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先後

望闕叩首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芽蚤蒙皇祖拔擢筮仕

行人後先謝病家食有年一旦聖明踐祚旁求遺逸不棄

葑菲遂以臣不肖濫側起用之典超序儀曹臣逢不可爲

不幸而所以致身於我皇上者亦既有其地矣不意受事未幾涓埃罔効一歲而兩蒙殊擢洊歷卿丞遂躋下大夫之列臣聞度德而授任者國家詔爵之典計日而効勞者臣子守官之法故虞廷考績必以三載崔亮停年不廢資格凡以堅豪傑任事之心塞宵小速化之路所裨世道人心非苟而已者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啓雲龍風虎之運仁賢輩集耆舊景從蓋嘗起以非常之禮待以不次之典忠信重祿度越千古追爵輕而濫官冗而枝京卿如市淸署無光每令言者有連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微臣之陋復事濫竽席未煖而輒遷班未列而又遷更爲近事所希有而國家詔爵之典幾以臣一人益壞矣夫今之所爲京堂之選者或起家謫籍或敭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而當

之者安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家無一籌之展一割之効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猥與諸名德頡頏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爲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猶佩先臣莊杲以三十年行人應召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肖不敢僭擬先哲而其心夜氣亦不敢自後於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仍以郎署効用前來供職他日累資序遷出入藩臬惟命之從從此羣臣不復懷徼倖之心而皇上所以厲世磨鈍之道益已至矣豈獨臣一身分義之安已乎故事惟大臣得辭官臣六品小臣不敢上援然而廉恥之在人者終不以小臣而奪轉輾踟躕不勝狼狽倘以臣爲越禮控陳徑從罷斥庶不冒

以退爲進之嫌仰戴高厚竭其有極臣謹於途次候命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輿論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謚以闡潛德以光鉅典疏 癸亥九月四任尚寶司少卿

臣惟我國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於百年之後愈嚴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操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恃以彰不朽之節二百年來朝無倖典野鮮佚行煌煌盛矣而不有節已著於當年名且湮於沒世如故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乎於臣則從曾祖也臣請節畧平生爲皇上控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世廟登極與脩武宗實錄成賞銀幣稍遷左中允

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獄廷杖六十復原官尋出湖廣參
政歷河南左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翰林院提督四夷館
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葬祀郡鄉賢先是
張孚敬甫釋褐持肅皇帝繼統之議逡巡莫敢發而於先
臣鄉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叩先臣且讓主名
先臣正色拒之曰子老而博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壞名
教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咸依重先臣曰是
故首阻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撼門哭激肅皇帝
震怒坐詔獄廷杖者若干人先臣以宮僚與焉創甚得不
死已而孚敬驟貴改翰林沮任同館諸君子恥與爲列匿
不見孚敬獨恚先臣曰元隆亦去我乎指先臣字也蓋孚
敬猶冀以夙好相援而不虞先臣介絕乃爾以故坐恚反

踰他伺館者頃之今敬浸柄用由先臣外藩矣既參楚政清貞持大體政事之暇文翰灑然嘗遊赤壁命駕層梯題詩絕壁處聞者壯之竟以骯髒忤按臣意被論劾當事者心知先臣不為動反得擢汴轄去在汴多惠政不詳左轄入覲脩贄朝貴人止青布二端朝貴人皆驚嘆服一時苞苴之風肅然司故存羨鏹數千兩入私橐長子乘間言之先臣故不應一日呼子出政事堂堂故懸古鏡如輪令其子臨其下曰汝照面孔何狀能享此多金子慚謝即日去官所任滿歸不持一錢清風兩袖而已人以此益重先臣介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高絕不為朝貴所援浮沈清署久之始貳卿留都既去復起留都前後凡六年不遷官以去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薛應旂佐之所斥皆權黨至今稱之

通籍四十年沒無餘貲家不擴一椽見於郡志張文恭元忭所爲列傳中可考而信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拂千古未有之彝倫當是時豈不知將順可以希寵因人可以附驥而諸臣引經泥古斷不少挫至不惜頂踵以怒明主殉孝廟在天之靈一時人心士氣直與壬午諸臣勃發後先先臣忝在攖鱗之列九死一生或死或戍或不死特其所遭之偶異而是固難以優劣定矣況先臣砥礪名行坎坷中外淸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始終一致出處無瑕爲當世名卿之冠即擬之鄉先達魏文靖謝文肅無多讓焉獨不得與豐熙共事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亦忠魂所以化碧而志士以之撫膺而長嘆者也先臣家無令緒門戶久凋臣以支庶幸讀先臣之遺書以有今日儼箕裘

之可紹顧帷蓋以誰憐茲者恭遇皇上飛龍覃恩曠蕩澤
被枯朽臣欲爲先臣邀一命之䘏而事在年遠懷疏而止
者再幸值茲五年議謚之日九原可作雖千載而上猶待
表章況先臣百年人物臣猶記先臣請祭葬時會侍郎董
玘亦請祭葬肅皇帝即玘疏下旨曰棟固嘗以議禮哭午
門者玘何爲者耶遂格玘而獨䘏先臣棟云然則先臣當
日一片血忠已獨鑒於肅皇帝不廢易名一節允矣臣查
議禮諸臣如豐熙馬理楊慎等皆後先與謚先臣事例委
與相同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
先臣錫與應得謚法庶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袞而
國家徵信之典且有光於曠世持此以淑世教礪人心詎
曰小補之哉又寧止臣一身一家生生世世之感已耶臣

無任激切籲懇待命之至

天恩愈重臣義難勝懇乞聖明辭免殊常歷擢容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疏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五任太僕寺少卿在籍

臣原任尚寶司少卿於天啓三年九月內蒙恩歷授今職該臣以分義自裁連疏引疾隨蒙聖恩准以新銜回籍調理并給與臣覃恩誥命種種隆施俱出曠典臣戴此高厚與疾里門方期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以圖報恩萬一忽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吏部照會於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是劉宗周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於臣家廟特設香案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賤儒遭逢明聖一旦從田間廢

棄屢擢淸華正微臣捐糜報稱之日而遽爾乞身敢於不
皇上之任使而不顧者凡以朝廷不恤高爵厚祿以待天
下士又開之以額外之途斷不使一切匪人膚豎廁足其
間以辱曠典明矣如臣不肖叨目踰涯分宜先諸臣而退
以彰淸朝甄別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處
者猶竊有餘地云耳何意里居之席未煖也匝歲之間而
遽蒙顯擢仰惟皇上始終帷蓋之仁眞同天地父母之無
量臣未嘗不感極而繼之以泣其如臣義不足以仰承何
哉臣聞古人之訓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
而足與有爲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
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爲亦既曉然自信
於平日矣一辭而退終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人

間事乎忽然而進忽然而退又忽然而進進旣不成其爲進而退終不成其爲退世有如是之脚跟可語於禮義者乎且皇上所以過聽在廷諸臣之請亟於用臣者謂非以今日之退於有守之義有足多乎哉果爾是以臣之退成臣之進也臣愈無以自解矣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擧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眞才山林無姱節陸沈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猶以爲晩何意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言何地通政何官而臣以無行義之尤者一朝而處之豈

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此臣所以輾轉踟躕有死不敢遐命也仰祈皇上鑒臣前日求退之心本非假托原臣今日已退之身萬難復用仍量臣未任太僕亦萬無躐躋通政之理收回成命勅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臣遂天之既或終得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而皇上之所以全臣末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隕首死圖啣結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控辭之至奉聖旨劉宗周義覩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劉子全書卷之十四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五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二　奏疏崇禎

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疏崇禎己巳復職通政司右通政在籍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厤辛丑進士筮仕行人不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啓改元錄用廢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三年歷光祿尚寶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拜命引疾以歸天啓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奉嚴

旨削籍爲民追奪誥命自後屢掛彈章坐臣奸黨無所逃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遇我皇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肅清宮府因念先朝屠毒播棄之餘悉行昭雪一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繼以涕零從此一丘一壑不終聖世之戮於臣有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不日就道以終任使少効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削籍以後目擊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誓

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生來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痞結瘋瘍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閒與死爲鄰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此良友所以心欲灰而身愈困輾轉臨岐不覺進退之狼狽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識短淺在皇祖時旣以躐冶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正可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効捐軀之義而又託之硜硜小節以去則微臣之伎倆盡於此矣尚堪再廁清朝收駑駘之用於末路乎畿郡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爲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嘗之其能免於瘝曠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玆者內察屆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穢如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慚負平生侵尋老病正當

首從罷斥敢復濫今日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爲此萬不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致仕在籍調理俾臣得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歌帝德祝堯年則臣身雖退臣報自存而聖朝所以激勸臣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著遵前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 己巳順天府府尹

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攖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令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猶念不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報稱陛

見之後踴躍懽呼仰皇上爲堯舜主輒不勝其致君堯舜
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
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勳華而至於堯舜之道
所爲繼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爲難乎孟軻有
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瞽以報恩萬
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
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
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
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
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
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乎夫
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遼事乎臣以爲遼事不足圖也

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苗乎往者敵得遼地不能守
無意窺闕久矣即我之不能驟得志於敵亦夫人而知之
也神聖在御遐方來同永寧一捷已足爲東北之先聲今
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飭餉修其政刑而威
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稽首者而陛下方銳意中
興刻期以用兵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
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
之左也幸而一戰復遼矣從此雄心好大日事干戈以敝
中國如秦漢故事則亦近功之念有以啓之也夫今日所
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
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
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

惻然痌瘝真無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呑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盜轉而淪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絶上官以催征爲考課而防黜之法亡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啓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覈而法令滋張頑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

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飾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乃近者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爲贓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

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棄遍天下矣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利口爲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爲莫已若而不

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凛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閒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寀爲國本死也而不蒙身後之邺至今誣贓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梃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寀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冀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

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願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

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巳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絶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巳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可爲昔者宋神宗用其臣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財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閒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强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挾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己以用

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旣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方今陛下有爲堯爲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啓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於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爲亡身殉國之事幾何而不率天下於戾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爲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臣愚與有榮施臣不識忌諱限字過違明例然欵欵愚忠必如是而少盡并祈

聖明矜宥臣無任感激披陳冒干斧鉞之至奉聖旨這所
奏不無迂濶然亦忠藎該部知道

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
以奏郅隆疏 己巳十月初八日

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秩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優異時或
判以親王遇事專決即刑部御史臺不得衡抗焉蓋輦轂
之下藉以肅清奸宄奠安黎庶爲天下樞非斤斤簿書錢
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頗倣前代然共事之以撫按分隸之
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
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參罰首
及順天將謂本府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異
時外解不前徒費文移絡繹卒無當於緩急之數往往呼

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
所言者止因各屬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
血脈不貫又因本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
而舉劾難行至是而京兆之權陵夷極矣又何以彈壓輦
下爲一人承流宣化表率首善之則於天下乎以故履斯
地者率視爲傳舍人懷苟且之志或計月待遷或卒歲而
遷曾未有以三年淹者誠如是則雖有趙張包歐其人亦
無以自見而胥吏轉得以長子孫胥爲奸利若大興宛平
二縣尤稱親民之職也處勢愈卑在事愈難亦惟以錢糧
一事奔走於各衙門如奴隸而傳舍其官甚於臣府上下
之間相率爲偷惰日甚一日地方之事遂以日壞畿輔之
民遂以日疲茲者聖天子恢宏三五之理思得吏稱民安

與天下更始因惓惓於久任之法更調化瑟千載一時寧獨遺此首善地臣不才謬承簡任受事伊始日夕冰兢思得一當以圖報稱義難默默而處於此敢祈皇上深維天下治化之所自起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屬吏如撫按其平日查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仍自臣掌印官以下酌行久任之法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疐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

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勅下該部酌議久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內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以固人心以張國勢疏 己巳十一月初三日

臣惟國勢之强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一旦有事之際乎方今羽書告急■■合衆犯邊漸事深入致聖主焦勞於上臣工竭蹶於下亦旣調遣四出兵勢漸

張敵不日將自退而無如所在人情洶洶四方之民麕至
而入京師煤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得貧民有
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飢號寒之衆塡塞道路此輩
半係賊徒遇奸宄不逞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
營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囂凌反側之象
未有不乘飢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
上聖明不世出天實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
已聲靈赫濯廟算全操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用命
亦何有於深入師老之敵人而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
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撤九門七門煤
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
萬金一給地方各坊舖煑粥以惠煢民仍收養之各舖中

一以賞京營守陴者一以賞營兵出援之家屬使無內顧
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出預給軍士月糧三月亟
運通倉以抵之將一舉而京師之民懽動若雷然後迺命
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之法以戒不虞隱然有寓兵
於民之意環京師之民以衛一人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
之衛父兄而折衝禦侮之威即在於此所謂聖人有金湯
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
實爲臣外屬臣與城院固共於地方者也必彼此聯絡一
體上下相呼應而後可以行法自臣受任來兵馬坊官無
一至臣府參謁者臣雖有區區文告固已令之而不行聯
之而不合一官亦贅旒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
臣書生不能籌邊而責在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

姑効此欵欵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採納施行

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拯畿輔黎遺疏己巳

臣待罪京兆目擊地方飢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則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為己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遇有疏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䘏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饕民深可痛恨順天府及各撫按查明修復積穀備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拯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本內稱諭諸臣還各稱名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煢獨眞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責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

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旛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備也而後稍湮沒巳臣請倣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各坊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鬬毆平民爲阱於國中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其露處宵殞之患且篤殘疾老弱之不能就食者量給以粥餌俟來春查入養濟院其壯者除遠方流至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田死者給藁瘞之約每歲一冬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之爲顛連而無告者亦巳無幾矣至今積穀備賑尤係祖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恃以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卽臣府所屬開報動百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鍰捐之公費而近以遼餉雜項皆有

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平糶一項以衷之是竭澤而漁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此三項為地方備賑地俟賦役書成儘有冗濫可清以補餉額倘舍是而令有司以設法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之民所以日困而日瀕於死亡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異時朝廷一切大典禮大賞賚率給輦下勢不得不加派民間及事已而所派不除遂爲成額後事復然畿輔之賦遂甲於天下可爲不均之甚矣加鄉試錢糧當派之八府會試錢糧當派之天下一切上供之費何獨不然則加派之令宜公也至富家大戶一經報商千金立盡有預買之苦復有加墊之苦曷不令各衙門官任之而苦小民爲則編商之令宜罷也錢糧之有火耗也自臣府而上解戸支納每百兩必加兌三兩小民已

不堪命矣若進宮子粒每錠五十兩又明加滴珠七錢是
皇上身自爲壑也上供之七錢民間之七兩也而火耗之
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
贖鍰之有透支也詞狀不得不愈濫以爲民病臣查大興
一縣前任倪卓兩接院透支至五六百金奸書因爲奸利
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數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小民而
已一縣如此各縣可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
宜斷從撫按禁也行此數端亦足以少甦畿民之困矣而
其要在愼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
實自轂下始誅求之令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奸數
變易不嘗卽有不肖之吏以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
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不滿歲輒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

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一國之饑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誠能慎選良吏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一切人衣人食之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於仁壽之域矣臣所爲仰承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皇上勅下該部一一行臣之言使恩波不竭於平日生意不匱於目前則一番明旨庶不徒託之空言而微臣亦得以少逭溺職之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控陳之至

遵旨回奏疏　巳巳

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條陳兵事內及招集屯丁之說奉聖旨近畿屯丁招集劉宗周議奏欽此臣頃因外患孔

亟令集諸生講求備禦之策有府學生員王廷禎言所屬州縣有屯丁可備調遣臣甚韙其言聞之兵垣兵垣即以上聞臣隨訪求掌故漫無可考惟據科臣劉道亨有議復京屯之疏言選屯爲軍鑿鑿可行臣謹按我成祖文皇帝奠鼎幽燕有山後降夷四十八萬內除十二萬入三大營剩有三十餘萬安插內地散處順天所屬州縣地方各給以屯地編爲戎戶近衞神京其自朝陽關外南北六里及於通州三河寶坻曰城東屯自東安霸州及於永清固安曰城南屯自懷柔及於武清潞縣曰城北屯凡三屯共二百八屆自永原隸京營至萬厤二年始附所在有司管轄臣念此輩受國家豢養二百餘年生齒日繁豈無一日可以恃緩急而此數十萬人者按族而求亦豈無一人足備

干城之選近者時勢孔亟勢將招募天下勤王以張敵愾
之氣此輩近在畿輔一呼可集道里之便資糧之省實相
倍蓰惟是年久事移尺籍隸於有司歲有巡按御史經理
屯政必能洞其原委仰祈皇上特飭屯政御史速行查訪
如果屯丁可用令兵部行文各州縣逐屯挑選精銳計三
十六萬人中每三十人而挑一人亦可得十萬人星給資
糧器械或遣官領送軍前効用或存留該州縣自爲城守
之計事定之日有功員役一併優敘仍世世復其差徭亦
今日救時之一急著也臣以迂疎叨有地方之責日夜徬
皇莫知所出惟有固人心聯信義爲無形金湯少紓報稱
茲承明旨不敢不據實回奏伏惟聖明鑒察施行

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以贊廟謨疏

臣頃以邊報告急具疏條陳大旨在固人心以張國勢請
皇上發帑大賚優恤軍民先爲城守之計未蒙省發計廟
堂之上羣策已集萬無取於迂疎之說乃今敵入遵化告
矣我援兵猶未集也意寇鋒甚銳不敢向邇勢且漸逼而
南臣有地方之責處勢倍亟於羣臣蓋嘗熟思審處而知
天下之大計終不外乎人心臣雖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不
揣迂疎請復以安人心之要爲皇上備陳之其一曰安民
心京師五方雜處一切大奸大宄隱匿其中旬日前臣衙
門首有白晝殺三人者爲捕官執去則此輩之待時而發
者何可勝詰也況又有數千饑民挾以逞乎今五城業行
保甲之法令居民自相保聚而猶未足以相使也京師之
大無賴之徒饑寒之衆一呼而至者不下數萬人苟能有

以用之卽成數萬精兵化一切奸細爲腹心又何必過爲
之慮而罷召募之役乎今須亟立義勇營令各甲開報給
以資糧器械統以大將使成一軍一旦有急可以相使民
心之所恃以無恐者此也其二曰安軍心京軍素稱疲困
自奉旨淸汰之后稍生怨咨近蒙皇上發帑優恤人始有
挾纊之懽乃烽火未望國門而盡驅萬衆以城守業已過
於張皇矣猶不更番休息一夕以風雪死者三百人則總
督李守錡之撫循其衆果何如也臣請皇上嚴勅譙讓仍
一面親臨聖駕弔死扶傷以感動之視此鵠形鬼貌之徒
終不可用以戰鬬但得安其反側而已人人干城矣其三
曰安士心臣聞保甲鄉約相爲表裏旣有保任之法則不
可無約束之法而鄉之能約束其衆者非士而誰臣請令

每坊中各舉老成行誼之士爲約長用以訓戢里中兼察奸宄講求備禦之術舉比閭族黨之民翕然而聽命於士以待上人之調度事定之日擇其勞著者不論舉監生員題請優錄其有鄉紳富民率家丁上城打擊有功者另與優敘以此爲令而士有不感發而典起以圖報稱未之有也其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時事之極也大臣務觀望而無一力擔當之勇小臣工議論而鮮卓然可舉之策一旦敵薄都城欲得鎮定如于謙忠讜至計如葉盛張寧輩可若而人此無他忠義之性不立而一往才具亦無繇以迸露也今請亟下令敵至通州諸臣中有倡爲邪說以誤宗社計者立斬以徇敵至近郊諸臣中有倡爲訛言以搖軍民心者立斬以徇彼諸臣者進有死而退無路安得不并

心同力以報一人所謂彼與我死我故得與之俱生是也其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昔張巡以縣令抗安史兵數十萬卒全江淮乃今日前鋒一過而石門驛官以牛酒迎矣則州官縣令轉相效尤可知也臣請皇上先遣一上方亟誅開門而迎者并望風輒逃者至鄉官生員人等降敵者亦如法乃營一大軍於通州營一大軍於都城近郊或於孫堠地方隔水而陣後以待援兵之集前以收潰卒之決兼可十里列隊遞輓漕糧而進則收拾遠近人心之一策也而其本尤在皇上自安其心昔寇準決親征之策澶淵之後保及百年亦賴其人主信之而不疑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宗社大計惟皇上斷然主持以宋事爲鑒合上下爲一心聯遠近爲一體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又何有於

燎原之撲滅臣所謂固人心以張國勢者如此臣草疏已畢有府學生員毛銳陳城守之策於九門外掘品字坑復遶以土埂使彼不得近而我可施其堵拒之力袁督師嘗行之雖出下策亦可用也謹以其所具呈詞上聞并祈皇上敕下該部施行

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祈聖鑒疏 己巳十一月

頃者有生員劉栻從艮鄉來誦言艮鄉敎官安上遶之死節也緋衣一慟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闔邑之衿紳弁箅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妻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眞足以制敵人之死命而趨之東歸使所在地方皆得一敎官如上遶者爲之倡則進之必能殺敵退之必能嬰城天下事奚抵於壞繇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哉夫宇

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臣弑君子弑父仲尼始單提直指之爲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脈爲君父閑大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過寥寥數子遞衍其脈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於天下或遭讒被錮以死然世道率賴以不墜亂臣賊子時或制其欲而不得肆功亦偉焉明與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奉韋絃家傳布菽二百餘年人文背項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厤之

季有高攀龍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推晚年一出卒遘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渙攀龍已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詬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鮮與通臭味者卽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遍天下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之大倫以衞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疾之必殺之而後快今其骨已朽矣更誰爲黨者卽有之亦且嚙指相戒改換頭面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不過如斯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朝於問業夕於省成如端

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提醒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借上方劍討君側之奸如楊漣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謇謇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舛士氣日下任敵騎之從橫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路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燎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爌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副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事爲

羅織此外若張鳳翔之綜覈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蹇禍之成也正臣子臥薪嘗膽同舟共濟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諷乘機還報復之端即大任有戒心焉謂非一罵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林免異日之禍而不知其立論之舛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此轉慮其眞也而假之居

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乎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眞魏之徒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攀龍之學業已蒙皇上表章不得不千古請弗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此時艱尤不敢以口舌滋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生心害政將來寇患之禍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餙而推言之惟皇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隗始請皇上先用特典旌卹安上達進翰長宮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庶幾我國家金甌無恙之天下不令

天下不識字人相率而壞盡臣不勝跂望祈懇之至

冒死陳言開廣聖心疏

今天下何時也寇壓門庭環京師四面數百里之內無不受其蹂躪而僅以斗絕孤城聽皇上之自爲守幸旦夕無恙已耳於斯時也臣子卽欲私其身家性命不與君父共安危不可得乃皇上且得不與臣子共安危乎念及此而君父一體之情已在目前一時理亂安危之大計可得而言矣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者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爲國今天下恨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面二字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疑關中往來日積月累結爲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

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嚴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爲皇上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勃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殺敵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卽召對時廑率皆落落不合以罷如征討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而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出戰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出甫以腓朏隙其他入援

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候世祿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靈詎可令天下見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託國者必將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令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沽恩自結於上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闖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矣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虞所恃皇上特加申飭以勝厥任況再事推轂而進乎自古來

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即內臣可信人主義不得獨私第還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敗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欷歔飲泣痛恨於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託重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自轉疑關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

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以一身計利害故不憚冒死垂涕以聞惟皇上垂察抑臣聞寇本不多皆亂兵逃民助焰而日張今或出師有期當先下招降之令降者待以不死一切軍民優與安撫又多方設間以疑之如此而寇勢自解也并祈聖明採擇施行

微臣奉職無狀束身待譴以明臣紀疏 庚午二月二十六日

臣不肖承乏順天一月而遭邊兵之變自遵化以南涿州以北其間城池之殘壞男婦之屠戮畜產財帛之搶掠廬舍之焚夷官與吏之或死或逃或降不知凡幾而臣忝居轄下撫有二十七州縣保釐重寄之謂何例以封疆之罪亦何辭焉且臣自受事以來一籌莫展以錢穀則徵發後時以刑名則奏報失實即近者臣府有積書舞文而發覺

不早致一旹奸宄之充斥則紀綱法度一切廢弛可知此尤其罪狀之彰彰者止緣臣迂疏性質試之以事而輒困重以軍興旁午百責攸萃今日之京兆非復前日之京兆而臣愚處此有不勝其瘝曠者矣方今敵氛漸退正國事鼎新之會如封疆失事諸律業已次第昭布多用重典臣方在待罪閒近又奉有御札惓惓以理事安民爲訓益用悚然於心無以自解至指斥庸鄙之狀尤爲臣一人寫照尚能靦顏在位不早服厥辜於聖世乎爲此席藁上請仰祈聖明亟賜處分念此封疆失事不得獨寬於京兆賜之顯戮惟皇上之命或以臣事權不屬罪止瘝曠姑從末減亦惟皇上之命總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紀固然此義不明異時臣子有偷生以辱國者封疆之禍所以未艾也

則亦臣之所不敢出也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奉聖
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
部知道

敬陳地方善後事宜以祈聖鑒疏 庚午

臣惟國家不幸而遭兵革之變十餘年來漸入漸深至今
日而我內地二十七州縣之間屠者屠破者破圍者圍擄
掠者擄掠所在幾無完膚已而轉攻他郡勢益張甚幸而
即退地方之事已不忍言若不及今亟加整頓臣細料理
將來之禍恐不止此而此地之不化而爲異域者幾希臣
叨地方之責夙夜憂惶莫知所出敢以一二善後事宜爲
皇上告即諸臣有已言者臣職掌所不廢也以臣之愚今
日第一宜慎選有司地方之寄有司也視撫按司道而綦

重有司不得人則平日無以撫循其衆衆無固志聞警潰矣今各州縣士民有斬關而出城者爲非良有司也宜亟選才品兼優之士更置之自今州縣官缺預令京朝官各舉所知或於銓注之日另行甄別考其身言試以書判必用甲科而甲科爲長其朝氣可乘前途可策也至於撫按激勸之方必撫字爲先催科爲後教化爲先刑罰爲後平自有良有司而地方之事可次第舉矣其一曰招撫流亡大兵之後斯民之轉徙於四方者不知凡幾也業已下招撫之旨矣而招之之方與撫之之具安在法宜先設粥廠次計版築次給牛犂種子勸以農業惟是錢糧無可設處請捐自內帑昭朝廷弔死問孤之意量縣大小與所傷重輕或萬兩或五七千遣官齎詔徧加慰諭仍捐租三年以

優恤之小民庶有樂生之望乎其一曰清除道路南北通衢商旅之所出入冠蓋相望自經外患所至雲擾地方諸不逞者盡化而爲兵衝突不常是處梗絕延及中原九塞大可寒心法宜令所在地方官於通衢處所五里十里設兵巡哨遇有前項不逞之徒立與擒治仍令佐貳等官不時稽訪以防禦之其各村堡務自相團聚有能擒捉送官者立行賞格而通衢之地所設驛遞夫馬尤宜量還原額稍寬行旅以餘地蓋此項錢糧朝廷原借以惠養貧民而此項役夫地方亦藉以流通血脈貧民無所養勢必化而爲盜血脈不相通勢必壅而轉生他變不見西砲之留滯濟寧數十日以驛遞裁革藉口乎則今日利弊之源與興除之故正未可以一言盡也其一曰選練民兵古者寓兵

於農後世易之以召募至有養兵之費今國家物力單匱安得盡養天下之兵分畿輔而棊布之惟籍民爲兵猶是民耳一旦有急可以相使不至如前日之無備宜亟令州縣官稍乘農隙厲衆講武大縣籍五千小縣三千編以部伍給以器械較以騎射節以進止行以賞罰就中推才力出衆者爲之長以次而上立以名色訓練既久人人干城之寄矣臣考各州縣有屯軍歲久化爲民而其籍故在臣嘗言及之說者以爲屯丁終不可軍也爲不等視民而籍爲兵乎此曹居守則免其繇役入衞則給以行糧環州縣拱護京師而京師安州縣舉安矣其一曰通行保甲夫保甲之法未有不行於平日而可驟得其效者豈有事可行平日反不可行乎有事而行之亦文具耳城門一開而文

具已不復問矣謂宜勅所在地方官於前日所已行者再加申飭要於可久使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擇賢者一人立爲長以約束其衆朔望讀法誦高皇帝大訓譏訪賭盜不得相容犯者連坐行之既久化行俗美國家有道之長恒必繇之卽一旦有儆而奸細盜賊固可按籍而問已凡此通爲二十七州縣言也有獨詳於大宛者焉一在罷加派之令以甦民困異時朝廷遇大典禮大繇役皆通編省直弗專坐兩縣可也一在罷和買之令以甦商困異時朝廷有大供億大物料皆召買自官弗簽商富戸可也又有獨詳於京師者焉一在命五城各立煤廠使民間緩急有備一在禁坊廂坐鋪之法使地方不得乘機興害一在逐優人小唱土娼諸色人出城回籍使一切奸宄

無所出没可也猶未也有司艮矣而州縣官有邊俸之例每三年行取至大宛不滿一年矣誠念其煩苦也將地方何賴若臣衙門固天下首善地也必大法小廉各舉其職而後稱師帥之任乃速化之習更甚於兩縣自臣到任以來屬官遷去者五員問其俸多三五月耳更何職業可稽且迎新送舊費復不貲近者本府推官到任兩縣供應至百餘金使一年而三易推官費且三四百金矣每署而季遷一官歲費數千金矣無怪兩縣之叫苦稱難而不能旦夕待也今請亟於一府兩縣以外通行久任之法如兩縣委稱煩苦不妨徑論部俸或及期之日治效彰著先加部俸以示勸而人情有倍於鼓舞者矣方今聖天子痛懲喪敗之餘人人悉飭事事責成媿臣不才不足以稱任使亡

筆補牢審能行此數者於一時善後之策未必無小補統祈聖明勅下該部酌議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敢習與時艱交困懇祈聖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掌疏 庚午三月初七日

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待罪間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處聖明之世卽不從封疆起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職事殷煩勉以用心料理正微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於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於才

也且窘於勢京府之職莫般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臣口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日軍輿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諉於催科之拙至今日檄催明日守催今日提經承明日提解戶臣握三寸管已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在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買料豆部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懷等州縣又派涼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故不日殘破不堪則日凋疲有素是固然矣其如軍輿之幾誤何哉此臣所爲早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司雖非臣屬實與分地方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違玩之習更有甚於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發價三月前遲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尤後一

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併其空文杳然矣一掩骴骸也臣奉旨移會各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愈化浮土就墜臣累次行文令其加土加築未應也不得已躬行踏勘前至蘆溝見中城之役覆土甚淺臣嘗令地方設法廣其基高其封以示不久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臣所爲窘於勢而難於料理者也況重以臣之不才狠狽其間乎哉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敢復加吹索以遺不測傷一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焰應轉相擔誤臣不足惜如國事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

於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得臣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愚厚幸再炤京師首善之地尤在大法小廉風清弊絕臣雖不肖誓當關節不通以肅輦下其有大奸大宄壞法亂紀者終不敢藉口於勢之難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申飭 奉聖旨府屬錢糧文移漫不遵奉豈成法紀劉宗周還嚴行申飭再有違玩參來重處該衙門知道

酌議屬官之去留以重地方疏 庚午五月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吏部題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這遷謫各官准炤今銜降一級調補外任內除李逢申見在究擬外其高鏘監兌完日再行考核并魏尚賢王守履都著以降級炤舊管事欽此臣查部疏臚列如本府通判黃廷

鵠僉昌言推官李雲鵬及大興知縣楊樸宛平知縣蘇希轍皆在降調之列一時本府兩縣幾於空署所繫地方安危非淺鮮者今何時也患在門庭軍需旁午重以輦轂之下奸宄生心卽臣府衙門非得分猷共理之人亦鮮克有濟而況兩縣有地方之專責者乎先是去冬外患洶洶兩縣新推正官皆到任無日臣不得已具疏請就近陞補且素知樸之才而及之吏部因改推樸與希轍於資格實爲少屈而二臣受事以來亦頗手口拮据不避勞怨以佐國家之急乃今日禍患未平也遽使之卸擔以去繼二臣而來者未必盡才如二臣況在外則曠日之難期在京亦識途之未熟何如姑留二臣以資幹濟而炤王守履例以行之卒亦未嘗顯戾明旨也至推官李雲鵬士民有保留者

矣詢其故僉云折獄平允雖保留或近時之濫套不敢遽行其說而都下人情與外省直不同非可以要結得之總之在事諸臣其當年降調之故多有本非其罪者故當事者往往量從優處以至於此而今者嚴旨已頒臣亦不敢槩邀反汗惟是地方之事爲重輾轉踟躕不敢不冒昧上請仰祈聖明勅下該部再查諸臣勞勣或酌量人地緩急以分去留使一府兩縣不至於空署無人則地方之幸而微臣所藉手以免於尸曠之罪者亦在於是矣

敬陳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疏庚午六月

臣自敵兵宵遯畿輔一塊土重洗[illegible][illegible]卽海宇頓解倒懸之困生靈已悴而復蘇宗社瀕危而再安說者謂此番匡攘天實祈我聖明啓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而

臣獨悚然於天難諶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克己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唯陛下試采擇焉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朘刻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卽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彊失事有誅已足爲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載罪紛紛狠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

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將何以厲寵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煆煉爲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院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寃而煆煉之門業已聞於臣子又何有於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卽令果無寃民乎其如以律爲教民無所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卽位以來軍興

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既誅見征必盡已足爲天
下病矣猶未也又攢及來年之預征者方且有司有逮司
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
民厲者無如貪官汚吏卽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
旦以輜重行李被訐於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吏望風
是責而身坐臟跡非得之贖鍰之透識則得之薦舉之報
謝樂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
操守尤而效之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於天下矣陛下留
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
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阱於國中又何有於爾俸爾祿
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稚轉溝壑
壯者散四方竭澤而漁之卽令苟濟國事乎其如腹心已

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倂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方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勘蘇玫贓證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贓穢亦先聞於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於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爲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

天承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終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引躬自責遡流窮源復進之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千秋金鑑屬者恒陽不雨上厪睿慮齋祓有加冀有以仰答天心臣當率先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註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又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鈇鉞之誅臣愚幸甚宗社幸甚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

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即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庚午六月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爲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事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即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席藁待罪外理合遵旨回奏臣乃得竭其愚悃以畢區區未盡之說

御副聖明之萬一臣惟天下事有本有末如治病者察症
脊標本而後可施其針砭之功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
也卽國勢之强弱亦無與於軍需之足不足也臣卽以遼
事言之敵人之初發難也一總兵失事何足損國威萬一
直度外置之可耳而顧急急於興問罪之師自此而失開
鐵而失瀋陽而失遼陽廣寧及於今日浸入內地孰非當
事者一念貪功喜事有以階之爲禍哉袁崇煥之圖恢復
也哆口五年而忽踐其說度無剪滅之日勢不得不借款
以結局卒啓難端此二者近事之明驗也繇是觀之經國
無遠圖而欲徼倖於難必之功未有不坐困天下者也今
而後請姑置恢復二字不言可乎誠不言恢復二字則遼
東一鎭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鎭原設之餉儘足

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保敵人之不窺我虛實也
莫若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就民壯快手名色
而推廣之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
器械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而退可守乘今日死傷
相弔之後人人飲血驟與以鼓舞之方而所在成有勇知
方之衆今日民不可爲兵必俟召募必俟調遣而用之則
前日昌黎取勝當不出白徒之手矣至於口糧器械之資
聽以本縣錢糧自行設處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
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
之賞審如是即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
而況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哉臣近於順天一府賦
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

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臣復操何法以從總之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胥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胥於新者什九如此而於節省之方已思過半矣若此外更言節省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豐約士大夫不言多寡言非無賄之患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陛下第躬修明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人人行節省之政事事有節省之規又何患財用不足至所謂屯鹽之策鼓鑄之宜頗關今日措餉急著則有司存焉而臣以爲今日聖明在上斷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即國計邊防總在所後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

富者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又安而四夷不從之賓服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乃者聖明軫念民瘼遇災思警冀不啻痌瘝在抱其所以從事於根本之地者固已無所不至而當事之臣不能仰承德意一時紛紛計慮多出桑孔下終不免再蹈覆轍以禍人國臣竊痛之臣迂腐書生不敢不以六經之道事陛下顧報主有心司牧無術誠不能逃瘝曠之誅荷陛下原而赦之不究臣敢不夙夜乃心勉修實職稱一日之任使伏望聖明矜察　奉聖旨

縣緡告匱已極人情濫觴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以垂永久以裕國用疏　庚午

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觴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

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於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涖任即知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發積書奸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贓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illegible][illegible]入寇羽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歷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啓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逋未銷後逋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於鋪行稅契大興每年兩

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有嘗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授以濫觴至於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透支禮儀每年至三五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兵工三部檄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隸鋪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鋪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即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庫染整外之如五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入差及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鋪陳等項

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爲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曆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額設七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額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金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宮府非常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遂得以因緣爲奸轉手之際朦朧開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爲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皇上特設科院董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皆國家惟正之供猶䌰䌰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不載爲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

所無者當裁之以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釐正可也如鄉會兩場皆當亟行撙節以復舊規或加派省直以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頃者兩縣正官並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臣府而後行一時漏卮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典稍不應輒鎖縣役去當此之時雖有强項吏豈能一一力抵權貴人爲朝廷守此金錢則爲縣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簿書正祭器而獵較之風息於今亦有簿正焉臣請皇上特命賦役科院將兩縣經費冊逐一磨勘可汰者議汰可減者議減因刊定例款書冊附於全書之後凡非冊中開載一槩不許應付從此經制既定雖有貪官汚吏不得開乾沒之門雖有權勢私交不得假侵漁之路將一年而

那借塞三年而物力盈還之於下可寬編派之額積之於官且輕物力之差於以造福畿輔之民豈日小補而宿逋之銷不銷可無問已臣迂腐之資目擊帑藏匱乏無能措手不敢不力行撙節爲天下先舍此別無他術仰祈聖明勅下該部會同賦役科道酌覆臣疏立賜施行輦下幸甚臣等府縣官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以固邦本疏 庚午九月

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竭愚悃仰承德意臣待罪京尹有目媿無絲毫補於地方頃從邸報中屢繹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殘破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遂之生全只爲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於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

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毎從州縣文移往來間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於心苟可以爲民請命者臣終不敢放過也如大宛則稱有僉商之苦中人之家一經報商則千金立盡以其領墊之爲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鋪墊累故領價雖倍於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嘗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聽各衙門官收官解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料豆之苦既運津矣又運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坐派之細戶猾者多乾沒焉紛紛科斂雞犬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疆事尚無了期此後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糧戶勒耗至

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申飭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尚忍言乎至進宮子粒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宮有滴珠有鋪墊是明坐加一而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爲有司倡而兌耗之弊不革自罷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大命而奪於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邮皆另行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罰贖鍰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免者一昌平等州縣嘗請典鋪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力不任質即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酌分者勢難望門懸坐也問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鋪復增一番子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堪況此

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祗候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留以助餉乎於此而必取盈焉恐本官點金無術也一州如此他州縣可知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三至各州縣庫吏之告苦也大率半年而破家葢州縣公費無多又額存節省勢不得不坐凭庫以賠墊而此賠墊者有司又多以迎奉上官如豐潤一庫書在事一年而墊撫按關三院交際即至三百金能不轉輾償之小民乎則新餉之當免者四至興隸人役之紛紛見告也業虎而翼矣猶恃有僱役錢少搪其齒吻即僱役不無虛冒近已釐之賦役全書中又加抽扣焉是翼餓虎也委吾民以魚肉又孰厭之則新餉之當免者五而臣於此而重有感焉民生至今日困極

矣惟畿輔之困視外省直更甚外省直之民困於征繕者役有營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壝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奸黠猾得以轉輾肆虐遂不禁日朘月削以趨於盡况重之以兵燹更問孑遺自非爲人上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草與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能寬此湯沐子孫乎邇者盜賊公行輦轂之下不時見告孰非饑寒所迫以至於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莫若有司躬行教化講鄉約以蒸善良行保甲以戢奸宄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不可謂不密而奸愈起盜愈甚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

宜爲都人倡而權在五城動多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居民多感動者至問司坊官以保與甲位署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教之詳條教且不解何論身教蓋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於是知今天下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民生之困何日之瘳惟聖天子毅然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之惠此畿輔以綏四方天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癃病日久恒恐一日報恩無地不禁款款之愚倘蒙聖明不以爲迂勅下該部院行臣之言未必無補於地方萬一自此而放臣之身臣有餘幸原係列款條陳字數逾額并祈聖恩矜宥

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昭分義

疏 庚午

臣叨中萬厤二十九年進士筮仕行人天啓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奪崇禎元年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於茲而實在仕籍僅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羸半生多病不堪自效犬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遭削籍若將終身何意晚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擢以今職辭病不允黽勉趨朝處首善之地竊欲躬行教化爲天下有司倡及乃涖任未幾卽遭邊聲兵事倥傯動關[illegible]廟[illegible]萬狀遂不暇問京兆職掌而地方殘破早已關聯於守土爰於本年二月有束身待譴之請蒙皇上不加顯戮勉臣以著實用心料理臣感激天恩從此益

矣乃心竭乃力無一事敢忘料理冀少圖報稱乃臣素禀羸怯之症拮据一載心血盡耗又因水土不調漸傷脾胃時嘔時痢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調理未及痊可因事見朝又復註籍會祈禱雨澤奉旨切責旋復見朝繼之以補驗煤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數日以來吏書之抱牘而前者臣昏憒無以應輒報罷而去覆何問料理之能蓋臣心可以許國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敢不早自引決以重遺地方之咎爲此萬不獲已懇祈聖明念此輦轂重地終非病臣可效療曠已深亟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今日之分義者實於斯爲至而區區首丘之私始終得遂暫結固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

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

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俟罷斥疏 庚午

臣於本月十七日為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為天下之劇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殘破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職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親民家親事乎肅清輦轂稱首善乎於此有一毫之或歉便已積成瘝曠開罪聖明死有餘媿不幸又繼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甚即今沈痼之身氣息奄奄腹堅如土上下痞膈臣猶日勉強

對吏書遣發諸案而精神恍惚照管難周百弊乘之將如
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忿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乎哉
嗟乎人臣策名委贄身非已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不
世出一旦從草萊起崇班何忍遽爾言去卽臣三十年病
骨久與溝壑爲緣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
未敢果於忘世黽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者犬馬之力已
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通國之人知之而獨不
爲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
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
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簡
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自爲地方計委出於此而亦臣
之所以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

展轉於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奉聖旨劉宗周職任京尹正當實心幹辦以遵屢旨何得堅求自便頻請不已該部知道

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疏庚午九月

臣因患病不能供職於本年七月內兩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辦職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見朝會科場在事拮据正殷臣以恇然病魄日夕飲冰惟恐問萬一之疎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閒或得優游臥理一面便於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授於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於膽汁上溢膀胱下遺

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於心脾人不嘗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奄奄坐斃以身殉官已耳然其如尸曠之日積何哉時方多事畿輔重地政須彈壓之得人內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臥理也前者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於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不服問也獨何至於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他伎倆止此一片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性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無異視卽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於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於劇皇

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勉效之君父則臣終不敢爲乞骸之舉況屢旨在前凜然斧鉞臣寧不知所以自處至於一請再請而不已臣之心有不勝其若割者矣總之臣身不足惜而地方之責終不可負伏望聖明鑒察憐念臣前後悃誠委非矯飾亟賜允放使臣雖不肖不致以尸曠之罪久遺之地方則於綜覈職業之中而寓與成人才之道亦勵世磨鈍之一大機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閹豎毆辱縣官疏庚午

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珵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隷穆貴張登結煽欺官故悞公務向因悞事本府左堂供辦具呈府丞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解見禁未結豈期張

登拉弟內官張進忠於本月十九日闖入經歷司罵詈不遂於二十日統衆數十人箭衣戎扮哨入衙門公堂案座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卑職冠裳一應器用什物打碎一空聲言要銀二百兩方息見有郭內相進亦勸解并遭扭打碎衣可證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墀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挾勢陵官固無辭於戎首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所至語雖至闖縣官之私室毀器裂衣公行毆辱明與縣官爲難實與京兆相讐此其目中尚知有朝廷乎以閹豎之賤而陵侮有司旣難乎爲有司假隸役之忿而報復上官吏難乎爲上官此其所關係紀

綱之陵替當何如者而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戲子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於文票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孫國用之辱臣因其事不若邦理之決裂故不行題參今本官竟以此為城院所劾曰不繇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訴本官為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不一端而即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為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士紳不如奴隸乎異時倘有闖司空之堂圍閣臣之宅以逐大僚如天啓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緜緜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肯受事輦下竊為皇上持風紀將一切豪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於司

坊致一受侮於宦豎今者少府之威又不能行於輿皂致再受侮於宦豎將異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伊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默仰祈聖明勅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參疏究孫國用應否爲梨園戲子欺陵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訴以去則所以肅清輦下爲四方之則效維萬世之治安實於是乎在在臣等與有榮施奉聖旨

劉子全書卷之十五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六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三　奏疏崇禎

力疾赴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逭違玩疏乙亥原任順天府府尹

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措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且剋日就道趨赴嚴程凛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為反顧謀矣惟是臣以犬馬之疾乞恩在告者五年於茲而竟無起色乃者夏秋以來復以

暑濕交侵驟染瘧症江南之人獨此爲虐每間日則寒熱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黽勉就道猶虞風露之不時爲羸體所中因而延緩日月仰辜聖明旰衡求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爲此據實控聞敢祈聖恩少寬程限容臣一面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違玩受罪而聖明帷蓋之仁於此益著臣無任戰慄籲懇之至奉聖旨劉宗周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即祗遵前來陛見不必又請寬限該部知道

微臣再被溫綸力疾萬難前進懇乞聖恩容臣回籍調理疏乙亥原任順天府府尹

臣以久病在告又新經患瘧方在伏枕間於本年八月初

三日恭聞召命義不敢不輿疾就道隨一面拜疏乞恩寬
限調理去後比臣行至山東地方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
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卽祗遵前來陛見不必又請
寬限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汗惶益加叱馭而兼程旬日
遂至德州已與直隸交界而臣病萬難前進矣緣臣夙有
脾症積痰成痞已爲痼疾至此患瘧日久而失調劑胸腹
如塊兀兀上冲挾以往來潮熱致飲食日減精神日潰此
而不徑以苦情告之君父欲再事遷延僥倖萬一又如煌
煌嚴旨何乃若臣樸鈍之才浮沈之品自反平生無一長
足錄而誤爲廷臣所推皇上從而過聽之遽叨此破格之
典尤臣所捫心欲絕而轉不禁其狼狽者爲此萬不獲已
冒死瀆陳仰祈聖慈鑒臣不能前進之苦情委非矯飾容

臣仍還原籍調理栽培傾覆總荷大造之無私而微臣之所以感恩圖報者又豈止與生俱盡而已乎臣之瞻望闕廷曷勝迫切屏營待命之至奉聖旨劉宗周趨召兼程旣近京師著卽前來陛見不必引疾陳情該部知道

微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疏 乙亥

該臣蒙恩欽召來京隨因力疾中途不能前進具疏控辭間奉聖旨劉宗周趨召兼程旣近京師著卽來京陛見不必引疾陳情該部知道欽此益不勝惶悚義不敢不輿疾而前已於本月二十日酉刻抵京師彰儀門外臣擬亟遵屢旨卽日見朝仍念臣以草茅之跡遘此曠典未敢徑自冒昧謹此先具奏聞或容臣偕同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行到日一併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恭

候命下以便遵行臣無任戰惕屏營待命之至奉聖旨劉宗周兼程前來請旨見朝其見敬愼著俟同召林釺孫愼行到日一并陛見該部知道

乞恩認罪疏 乙亥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拜疏爲微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事越四日至二十五日忽傳臣疏以奉旨許臣見朝臣倉皇問卽赴鴻臚寺報名於二十六日早進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訖仍出宣武門外另候進止至二十七日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兼程前來請旨見朝其見敬愼著俟同召林釺孫愼行到日一併陛見該部知道欽此不勝感激伏念臣既請旨陛見而竟以身在國門之外傳聞有誤卽行叩門之禮不敬不恆莫大乎是以至瀆朝儀且跡涉於

違旨臣之罪眞有不可勝誅者仰祈皇上原臣敬慎之本心鑒臣草野之罪狀賜之斧鉞幸而及於寬政則臣之非望也臣謹除一面遵依明旨外席藁待罪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劉誠齎本具奏謹具奏聞 奉聖旨奏內稱本月二十五日忽傳奉旨見朝傳自何人著據實奏明崇武字訛併改正行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乙亥

該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具奏爲乞恩認罪事臣席藁靜聽間於本月初六日奉聖旨奏內稱本月二十五日忽傳奉旨見朝傳自何人著據實奏明崇武字訛併改正行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惶悚謹據實上聞者先是臣初抵都門業已請旨陛見矣時邸報尚未及臣臣恭候累日恐有失

誤因遣臣僕進城聽候適吏部旨意官范仁傳語臣僕臣僕遽以傳及臣謂臣疏已下明日當見朝矣臣遂信之明日爲二十六日正係嘗朝期致有倉卒見朝之誤總之旨意官與臣僕既輾轉傳訛以誤臣而臣咫尺天顏方切媚茲之忱兼之數千里扶疾以後益坐周章之狀又適中其誤則臣之罪實有不容逭者臣謹據實奏明如此仰惟聖慈准臣認罪即賜處分以肅臣紀臣愚幸甚臣無任席稾待命之至　奉聖旨范仁著刑部提問嚴訊所傳情繇明白速奏

聖恩洊及非常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鑒疏丙子

題該吏部題爲欽奉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

郎欽此臣不勝汗慄不勝驚隕臣謹卽於城外私寓設香
案望闕叩頭訖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於
茲一旦蒙恩召起方身在牀褥之日而竟以支離就道兩
疏控陳未蒙鑒允扶掖至京賜之陛見親承天語之琳瑯
曷展臣愚之揚扢草野寵榮至此而極千載一時何意遂
降恩綸自庶僚而躐九列之班繇特簡而側司空之署臣
何人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殊恩苟頂踵之猶存雖捐糜
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卽因誤聽人傳致有誤朝一事
簡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部再擬再奉嚴旨范仁見在
覆審間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
之不暇而遽叨此殊嘗恩命臣亦何敢冒昧而處於此卽
聖明方開使過之仁其如微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

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重任而臣尚有所未暇及也爲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臣前日與范仁一體容臣仍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憲既彰君恩非倖臣無任激切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即祗遵供職其范仁事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

微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俯賜遣還原籍疏 丙子

該臣具奏爲聖恩洊及非常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控陳仰祈聖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即祗遵供職其范仁事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方席藁待罪間莊誦溫綸再申特簡姑置臣罪不問而趨臣供職臣

不覺感而繼之以泣雖前案未結分宜祇承新命以從事矣而無奈微臣狗馬之疾千苦萬苦有不能勉承聖恩者伏念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痞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竟使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臣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年原非有恬退之節足以過人激亢之操至於忤俗止因一病字結果一生而臣反用以獵取不次叨冒至此慚負君父若何可言一旦有欽召之命則適因患瘧而前症作楚日甚臣不敢不輿疾自前勉抵國門數月以來無一日不藥無一日不因藥加楚至於氣膈胸而不降痰閉腸而不升目眊耳鳴時時昏暈止因前案未結靜聽處分未敢乞骸幸而勉成陛見之禮已不負微臣數千里赴召之本懷矣乃司空何地貳卿何官今天下又何等時而可以五

官不靈百骸如偶者尸位其間卽臣不足惜將遂如邦土重寄何此臣之所以聞命若驚感恩欲絶而終不容已於言也倘臣不從國家起見而徒顧此殘喘以乞恩自便聖明在上斧鉞在前其能寬臣臣故不敢再以假請而直述其乞骸之悃仰祈聖慈鑒臣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以原銜回籍調理臣一日餘生尚矢啣結於世世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昨已有旨著卽祗遵供職不必引陳該部知道

先生枚卜召入對上問人才糧餉流冦三事奏曰人才國之本計清問及之社稷之福也臣愚竊以陛下求治大急布令大煩用法大嚴進退天下士大輕遂使臣下智數盡用之蔽卑飾非而不復單心於職業所以有人

而無人之用有饟而無饟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竊以必盡改前日之所爲方有太平之望至於流冦若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要以收拾人心爲急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彈罰小民困於加賦已不可言困於有司彈罰更不可言蓋彈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自然不得其所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臣竊痛之

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 丙子任工部左侍郎

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

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侵內寇相繼十餘年於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强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子焦勞於上前後減膳撤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於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徵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之所以得而苟不直鏡治理之原亦終無以握轉亂爲治之術臣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誦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

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恢遼而賊臣遂以五年平遼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外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於壞者故自厰衛司譏訪而告姦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扑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

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
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閒日殺
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急矣天啓聖衷一
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
新之政次第舉行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剔慮以聯泰交
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辭
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
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
鮮淺者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詭
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
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至莫
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持

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畸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埽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塗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慮乎外侵內寇哉顧此蚩蚩潰池言勦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

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淸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境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后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爲獨體而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至於用人誠爲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淸華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戇而有挾其品未可遽信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加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

奇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礪世之權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痛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為必可為而求之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效已見於今矣此非臣之所知也伏念臣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款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

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臣後昔賢惟皇上少垂乙夜之
覽倘念臣言可采得一一見之施行卽與臣以出位之誅
臣雖身膏斧鉞亦所以畢此報稱之職分也臣無任激切
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
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歸咎
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方謀窺逞虛
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任所爲此無三
釁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
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
心酌處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

微臣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疏 丙子八

任工部左侍郎

頃該臣具奏爲痛憤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歸咎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方謀窺逞虛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任所爲此無三釁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藁間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虛懷盛節雖於微臣之言出於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逐事商求藹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硜硜之能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泣轉輾迴環而尤不容已於對揚之忱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

事業之巍煥也與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於黎庶風動蠻方率從堯舜之道所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纔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於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凜之只此一念謹凜間便是道心爲主是精一是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日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然責考其

時洪水爲災昏墊阻饑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滅於今日之勢而堯舜不以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於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時已不啻數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爲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患若明綸所云貪欺成習真不能自逭斧鉞而臣以爲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爲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爲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顧以爲不足畏一時君若臣惟賡歌喜起於一堂之上而已流寇之爲中原毒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皇

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即四裔非吾族類而兵革之威終不如聲教之訖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治中國耳不患四裔之不終歸我戎索也夫宋誠不必備有宗藩方鎮宦官之釁而播遷之禍實始於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幽燕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於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黨論與夸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決計圖遼卒以見賣於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自此譁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而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

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繇然矣一日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聞終致人才之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而受錮與朝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愼行之垂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以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爲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於是廣起廢之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媒進者庶幾士風有丕變之日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上操幾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昔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斷之曰有爲者亦若是乃知
堯舜人人可爲此性卽堯舜之性此心卽堯舜之心苟非
從此信及安能立定一必然有爲之志而不惑於雜霸之
私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其
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
上再開唐虞之治也哉是亦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本迂
疎未諳時務仰承天語之戒飭敢不夙夜黽勉以期追於
自誤誤國家之譴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
至 奉聖旨奏內惠世揚已有旨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疏 丙子四月未上

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
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

一身然必其血脈先注於腹心之地而後暢於四肢達於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猶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痌瘝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嘗用閣臣矣八九年之間而或以金甌或以廷舉或以特簡又錯出之以票擬至於票擬而爲術愈以疎已帝心既未可憑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從特簡識者猶以爲內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於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後多獲罪且有昔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是皇上終日用閣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既辨官而論之又代爲官之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靡不巨細綜覈羣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

才之摧折日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濫刑繁兵驕將懦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人之用也若乃召對時廑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造膝之談仍令以所未盡者投匭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矣然孰爲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爲皇上出言以爲是而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即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國是遂終於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鞀建鼓以來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可與共天下者閔閔焉訪宗潢羅草澤搜免罝之英參中涓之任備極一時苦心皇上固曰吾第不得天下賢者而用之臣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而不能用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

聖人不敢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聽所以決壅閉之路也以今日求賢若渴如皇上而天下之爲賢人君子裹足而不入於廷得無有壅皇上之聰明遡閉其途者乎語曰君門遠於萬里堂上遠於千里堂下遠於百里言壅閉之易生也願皇上之熟察之也雖然皇上自有其聰明而天下皆愚矣天下皆愚而還以其愚者當皇上之心曰此庶幾可以教而臣之也是皇上終日用賢而轉用愚不肖之士也若是者又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有我之私或累焉故也皇上亦去其聰明聖智而已矣語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歸於愼獨是以聖人黈纊凝旒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淡然無爲而天下治此之謂皇極之要 臣嘗見廷臣中慮皇上焦勞太過

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亦稍啓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爲推明之如此惟皇上於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而於時保之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蓋獨體者用人行政之本也存於中者誠寂然不動之宰而發於外者自有感而遂通之勢是故耳則無煩聽目則無煩視夫無煩聽非止得聽之本然乃實有兼天下之聰焉無煩視非止得視之本然乃實有兼天下之明焉當是時皇上出至誠以選閣臣而閣臣皆一時之弘儒布大公以任九卿而九卿皆一時之偉器降私顏以求直言而天下忠讜敢諫之士日集於左右擴虛衷以訪賢士而天下懷才抱德之彥彙征於寮寀又何必如向者操其詭術一一而苛察之而網羅之也漢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今日皇上愼獨以治天下之謂也夫在在而擇人至勞也愼獨而求治至逸也在在求人宜賢者徧廟堂而賁而拔之無一賢之可任愼獨求治宜治之難致而舉而措之實有效之可據一勞一逸之間皇上亦可以覽其大槩矣寧俟臣言之畢而後知所從事耶惟聖明裁察幸甚

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治安疏 丙子四月未上

臣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古之聖人達而在上則以大道濟時艱窮而在下則以空言持世教故孔孟布衣也而功過禹周乃其所汲汲焉託之空言者亦惟是生心害政之說蓋三代而後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人心者也又千餘年而有宋諸儒繼之爲力愈以艱巳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用夏變夷重開混沌卽位之後卽表章朱熹之學以
上遡孔孟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於時世變風移人心
之正幾於三代列聖承之遞加培養其爲人心世教如一
日至於崔魏之世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公擬孔
子人心澌滅殆盡此固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上受命
中興世道復還祖宗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
時艱轉迫外侵內叛至八九年於玆而未殄其故何也臣
嘗按往事如萬厯中有寧夏之役有朝鮮之役有播州之
役又遡而前之有荆襄流民之役有霸州流民之役其大
者有前己巳之役有寧藩之役皆兵不血刃而定之曾有
今日之敗衂者乎猶是全盛之天下也其士大夫之才諝
膽智非必盡怯於前日也然而成敗異致功烈殊施者豈

非人心升降之機與此一時也大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於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情營於救過言官不務持公道而論主於占風封疆之臣不務定大計而功冒於殺良凡若此者皆人心先受病以至於是也以故皇上惡情面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餽遺則諸臣引袖交懽以致敬設廠衞之機卽以廠衞爲夤緣立廠銷之法轉以註銷途至尊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在門戶之說而諸臣又借以誣善行私議論偶違必推求其主使風聲夙固益踪跡其疑似雖彼此各有依傍而究竟總費調停勢必至盡逐正人再起大獄追貶羣賢以成紹聖之紛紛而國祚繼之是亦先朝士大夫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臣於是而痛人心之爲禍烈矣一中於崔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

以機械變詐之巧鬭其富貴功名之捷使國事幾於再壞
若疆圉而披心膂赤子而背父毋士卒而戕主將則氣類
之相因而至者也然則操救世之權者如之何亦曰正人
心而已而欲正人心莫若明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
道以道之而本之終在皇極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
下之要必推本於用人至引秦誓所稱大臣容賢妨賢兩
等人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人蓋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
反側乃其功夫必從格致來倘非獨知之地眞知善之當
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
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於皇極請自皇上躬親聖學始
方今經筵日御便殿日臨其於聖學思過半矣顧臣特以

爲循舊章耳卽其得之於講讀之後者亦不過少資聞見耳於反躬切己之地又奚補與必也首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其崇儒重道之念乃始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於格致之微而繇是進之誠意以審其機要之正心以踐其實己之明德旣明而人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恥而不知有機械變詐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脩中國自此而乂安四裔自此而賓服在反掌閒是皇上繼

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爲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繇於學此之謂也至近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等仍乞下之廷議酌與從祀之典并論

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累朝之曠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其益有裨乎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之良而曰吾姑以法繩之計所以防人之誇詐者亦已無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眞情愈隱伺察勝而苟免反甚民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溝斷之餘一日遭際聖明捐糜何恤惟是半生羸病無繇勉效犬馬輒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至三感念時艱聲淚俱盡惟聖明憐而鑒臣臣死且不朽

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勑禁天下言利以

挽回世道疏 丙子四月三日

先是開囧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令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勳臣朱純臣各報捐助矣將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甚者鞠躬盡瘁而已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卽破家徇國亦利也故卜式輸邊公孫弘以爲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外侵內寇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爲匪躬自效者卽令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牆以及於馬價亦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此臣所爲利也且夫輯端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免倘遂行之辱國滋甚傳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贓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

不重者辟輕者戍一時士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聞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割之養廉之餘者也卽內廷之臣苟奉皇上約束亦豈有私藏而短牆之役率先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爲邀寵地終將取償於朝廷而息之耳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於是而重有感矣皇上自卽位以來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軍興圖所以佐緩急之計有出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箕斂之說進過此說鬼說夢無所不猥褻益復申法律之教尚介冑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墦壟斷之行率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

之世界而天下之禍遂有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以不謹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誠有見於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千古以爲炯戒卽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尤惓惓於聚斂之戒且以爲甚於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卽是絜矩與民同好惡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今天下旣以橫征之故日驅民爲盜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爲農桑衣食之計以有此孑遺而又轉輾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胡爲乎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愛

養起見而不徒爲粉飾太平與倥偬禍敗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垛天壇諸興作衡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造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儻歲省三分之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勅戶兵工三部合局打算立定規模萬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國與敵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明乎大道之要本其先愼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斂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機明示取舍之極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捐助以長言利之習庶使微臣不至以偃蹇獲罪臣不肖竊有聞於義利之辨願與廷臣交勗之耳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軍國

要役原非得已好義終事何云懷利免覬暫蘇民困奉旨
甚明數金重辟曾有何人大臣進言豈得矢口任聽該部
知道

遵奉屢旨仰佐錢法未議疏　丙子五月未上

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回
奏聞奉聖旨是奏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俱於錢法有
裨至圖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恪實勅
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奸的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參拏
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吳國
仕參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問擬
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倒行制錢及參罰
事宜依議但不許衙役乘機生擾官經紀應否設立該部

核議具奏欽此國仕尚未經回奏復於本月十七日見邸
抄戶部接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文未見
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禁外錢
原防低假若一槩禁絕是否足周流通著戶部及錢法侍
郎詳詢確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諭旨皆責成戶
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爲專職者
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以該本部尚書劉遵憲劄行管理
寶源局員外許國楨遵行去後而臣時訪之民間爭不便
於新令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情難於慮始
故靜聽彌月未敢遽有陳瀆而不意聖明已再四迴環猶
以前議爲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敢無說而處
於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國法之所不能

强也況錢之為泉也又謂之圜府本以流通上下而成制卒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於上者大哉王言錢法本取便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王者與民同利之德意矣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為闡繹之如曰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强之使行也聽其自行而已如曰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若無定數臣謂不必强之使定也聽其自定而已如曰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槩禁絶是否足周流通臣謂不必禁之使絶也禁之且以滋擾但嚴其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嘗貴舊錢嘗賤低假錢獨嘗禁乎有法於此請姑因人情之便而利導之一在酌收法如收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收舊錢亦有收而若事例若稅糧若贓罰皆例收新錢若房號若門稅若贖鍰

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放法如放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官吏師生俸廩衙役工食皆例放新錢若三大營軍需特從優卹皆例放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放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又一在酌行使法凡民間交易估自一錢以上者許用新錢估自一錢以下者許用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從時估既分其貴賤而用之民未有不安於貴賤者也於是禁濫惡之新鑄臣查近日所鑄制錢視萬厤以前良楛懸甚而臣部近用鉋銅一項爲鑄本銅低而制益劣亦何怪民間之賤值乎法宜加增銅料更定字樣如萬厤時錢式且進而視嘉隆則體質既殊制

錢不期貴而愈貴矣於是禁低假之舊鑄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假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鋪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則私錢漸盡舊錢不期賤而自賤矣於是議設在官之經紀毎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鋪必報土著之有身家者聽其新錢舊錢分別兌換兌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通上下之血脈制新舊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爲擾者也至於舊錢絡繹捆入京師臣頗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而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艱并京鑄而艱矣今請除南京戶

工一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必使外省直新
舊兼行恐如京師例而外錢自不禁而漸絶矣臣非不知
隨產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權大體不當較
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注
於彼者必挹於此乎凡此皆於行法之中而不礙人情之
所便所爲因其勢而利導之絶無事於一切把持之術者
也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已經戶部
條議見在遵行者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疎自愧一
得仰祈聖明采擇施行

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効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
調理以終帷蓋疏 丙子五月三日

臣叨中萬厤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

事光祿寺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皆未任削籍恭遇皇上登極於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府尹叨任一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來京本年正月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皇祖作養以來洊歷四朝屢進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非常之典從此淸斷餘生誓當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命慳動辜恩遇在京兆已然即今一日受任輒不勝其支離困頓之狀有勢難終隱而不以告者緣臣中年以脾胃受傷腹內遂成痞積百法難攻攻之愈峻則愈痞而體亦愈羸以至血脈閉塞痰火怔忡其來有漸一旦叨茲劇任黽勉在公疲勞日甚忽於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

息醫生王弘科錢頴咸謂元氣在絶續之間非一藥所能驟起則臣雖有區區狗馬之心亦不能仰圖報稱可知爲此伏枕百叩懇祈聖慈憐臣久病未痊復感新篤萬難供職特賜罷免仍鑒臣受事未幾負恩深重姑許以前任府尹職銜回籍調理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惛憒不知所云臣無任迫切控陳待命之至奉聖旨工務亟需佐理劉宗周著即出供職不必引請該部知道

臣病日久未痊再懇天恩特賜罷斥以重官守疏丙子五月二十八日

頃臣於本月初三日因驟感危症具疏控陳旋奉溫旨著臣供職臣感激天恩義矢盡瘁會逢郊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於執事之列幸而告竣其間啓處不遑者

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夫臣所謂驟感之症在臟虛暴下則驟感者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繇來已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於夏秋兼之積痞如盤積痰如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雲霧中近自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與藥餌爲緣而衰齡日逼療法日窮既而蒙恩起用一時狼狽之狀臣後先披露御前未邀省察溫命重宣臣遂不敢固請以晦臣子之義而今也禍過而災愈生任重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不勝其瘝曠之虞者如臣職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事則工程之勤惰難稽又管理錢法比較銅商而一限不比較則奸商之宿逋莫問卽皇上能優容一病臣在司空之堂而臣不敢以司空負也頃臣見科抄有民本許瑚者論及於臣一

則曰才謂不足一則曰經綸無能覦臣近狀可爲實錄葢瑚爲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謬相引暱者臣亦不受也總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於幹濟本疎而處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之惟是叨冒逾涯終鮮報稱負國負恩且仰累聖明知人之哲臣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問煌煌三尺仰惟聖慈鑒臣瀝職罪狀憐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永錮田里倘臣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造則所爲生當隕首歿圖啣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前已有旨慰留著即祗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

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疏　丙子六月十五日

該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爲臣病日久未痊等因奉聖
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著卽祗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
知道欽此隨該臣於私寓恭設香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
本以夙嬰羸疾驟劇一朝輒有引請實出萬難無已乃蒙
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惓惓勉延昕夕繼而思
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責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
之虛拘也臣而念及於職掌則司空固天下劇司佐理分
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鬱痰成眩既受困於神明
積濕成瘋復受攣於肢體其爲日羸日憊之狀有萬難再
試於鞭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
日甚一日而臣乃不覺愴然於去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
陋之姿浮沈善病將四十年曾無寸豎可錄一旦荷聖明

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躐九卿自初進而凌左席甚者不繇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承恩凡以平生有未効之犬馬至此冀得少酬萬一耳及夫報稱無能種種殊恩總成辜負臣始不禁抱頭鼠竄而況欲假聖明之屢眷以曲蓋其溺職之辜則臣義愈有所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慈鑒臣曠溺未深姑從老疾例量與致仕名色則極辨之朝終無倖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材臣雖從此溘先朝露亦將瞑目九原臣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

感激天恩恭申謝悃疏 丙子六月二十二日

該臣於本月十五日拜疏為 微臣兩奉溫綸力疾萬難供
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奉 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奏
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除臣恭設香案於私寓力疾 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
茅半生蒲柳早年通籍已輸膂力於方剛白首出山復逮
桑榆而罔効荷累朝作養之 恩洊躋卿寺辱聖上非嘗之
眷遂佐冬官叨冐之榮至此 而極揣稱之義愚其有說何
意禍過災生從拜命以後無 日不支離抱痛其如事弛官
曠卽乞恩之中無言不狗馬 自傷循此遲章累控乃蒙俯
降俞旨諭留至再方寬臣譴 於無逃調理需痊尚沐君恩
以罔極捧誦之餘能忘感激 推隕不已繼以涕零理合趨
朝而未遑敢申微悃以陳謝 一息螻蟻亦荷無私之大造

百年環草葛圖有盡之生涯臣無任力疾屏營稱謝之至

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遵旨回籍恭申辭悃疏 丙子七月朔日

該臣於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具疏聞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謹於六月二十二日拜疏謝恩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臣謹遵旨回籍禮雖力疾叩閽望闕徘徊瞻天咫尺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巳忍負致身之節伏願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兩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

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苐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乘隙終開門戶之爭此在先朝已成般監至於匡勷中外之畧動關廟算則筦樞之責難輕更以勦撫順逆之權分在地方則邦本之圖尤亟參罰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更張多一事吏增一事之奸倘能事事提其大綱自可種種詳於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增鋪張之治具焦勞日昃未聞交儆於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之原而危時尤切泄沓之戒臣雖奄息願效哀鳴忍死須臾庶見太平有日齊天萬壽永隨草野呼嵩臣今拜表言行無任力疾屏營控籲之至　奉聖旨覽奏辭并陳盡悃知道了該部知道

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

之獻疏丙子九月八日

臣宗周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次天津始知邊庭不戒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臣不禁摧心欲絕者久之因臥疾津城月餘經敵鋒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廑列祖之痛下切萬姓之讐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臣又不勝痛絕比聞敵勢飽颺漸思北遯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芻蕘一言爲當宁獻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疆圉之禍一至於此追原禍始丁魁楚之久以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朝廷不聽其去卒至於敗事不聞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

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日敵人闌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東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任可知也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尤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臣以爲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戸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槩坐以煥黨日中蜚語於上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於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則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而其階之爲後事之禍愈有不可言者矣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炤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

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保妻子之計而已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今誠欲得天下之君子而用之據臣所知如原任大理少卿惠世揚亦一時君子之領袖也而廢籍中如張鳳翔之弘毅李邦華之英敏竝稱未易才倘蒙皇上破格起用天下將有昂首而奮者然世揚十年禁錮業已奉有起用之旨而終從寢閣果誰爲逆閉其途乎則益以知君子小人之不同量矣夫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

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益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則必無比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而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

兼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徙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指佞請南昌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又往往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儆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即惟皇上念亂圖存豁然丕爲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於苟且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戎心叵測憂患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即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鈇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臣無任激切望闕呼天哀控之至 奉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

嘗不專㮤平時一味欺蒙遇警楓至竦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謂何語且已巳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好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茂論罪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外又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顚倒是非本當重處姑著革了職爲民該部知道

微臣再伸去國之忱敢陳今日善後實著以濟時艱疏丙子九月未上原任具官

臣惟我國家不幸而有封疆之禍至今日而極也蓋已岌岌乎有宋人之勢矣乃者戎馬漸退舉國君臣驚魂甫定正古人臥薪嘗膽誓圖雪恥之日則今日所爲懲前毖後

計誠萬萬不宜緩圖而臣請姑從已事求之我皇上自登極以後銳意邊防迄於己巳之變深追既往之愆廟堂之上所爲鰓鰓過計隨事而講求者不曰恢復則曰城守不曰增兵則曰補餉而且厲以賞罰懸以重典已非復往事之廢弛矣乃敵兵數入輒數利益復越重邊踰兩鎮寂然無聲一日而下昌平縱橫四出所至畿輔重地無不殘破再匝月而我師會天下勤王盈數十萬日往來尾敵曾無一矢相加遺者終聽其飽颺而去視己巳之役抑又甚焉眞國朝二百餘年未有之變而亦二百餘年未有之恥也則八年以來所爲講求而過計云者果安在臣乃知前日之講求不過文具耳上以文具施下以文具應止博一註銷而止求其眞功能不可得也前日之過計不過虛聲耳

上以虛聲聳下以虛聲誑止博一周章而止求其眞幹濟不可得也嗟乎此國事之所以不競也今誠欲反前日之文具虛聲而一一歸之實著請自廟堂之上始臣聞漢汲黯告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我皇上聖明天縱仁昭義立未嘗不以堯舜自期唐虞爲效而至於淵涓肴密之地所謂人心道心之辨精一執中之功容或有所未繼也敢遂謂無欲可以行王道乎且欲不必聲色貨利也卽一念偏倚偏倚不已而流爲乖戾一念執著執著不已而滋爲紛擾或聰明之太露或嚬笑之輕假皆欲也有一於此皆足爲仁義之累而於此毫釐於彼千里尚能推而準動而化乎夫以堯舜之聖也猶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則仁義易

蔓而欲心之難化可知臣願皇上卽殷憂以啓聖穆然深
念反求出治之本日從事於湛然無欲之地而保任之以
開天下之眞皇極皇極立於上而天下之治可次第舉矣
乃其大端在於開言路臣聞羣言淆亂折衷諸聖然大要
不出兪咈兩途而兪者時近於佞咈者多出於忠皇上慮
懷下善無一日不啓閶闔之聽至不難以側陋登清華其
於求言之心可爲痛切而惟是逆耳之言有足以格君心
而定國是者前此時或以賣直沽名棄之卽輔臣且不免
焉自此廷臣遂鮮以忠言進者又誰與決理亂安危之至
計乎臣願皇上亟遠佞人旌狂直以開天下之眞言路繇
是而推之用人臣聞一代之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小人無才爲能動人主之聽狙詐近智

告訐近忠刻薄近公恢張近任而君子皆無是焉程才之世往往棄之然而表樹風聲託孤寄命之任恒必於此屬之況有進於才者乎方今朝廷破格用人期得一人焉付以緩急之任而終莫有應者卽居恒沾沾自喜無不人擬平良家傳韓范一旦感之以緩急而束手坐困十居八九矣此無他程才於才而不程才於心也臣願皇上亟進君子退小人以用天下之眞人才至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惟二三良有司耳吏治之壞也築城濬濠利器增兵修政立教百方責備總成故事而第一義尤在催科乃至參罰之令行而賢者以掊克取能聲不肖者以漁獵爲本計督天下而爲蒼鷹乳虎矣況錢糧之完欠撫按自有舉劾考成自有殿最奈何朝廷親吏治以一參一復紛紛異政體

乎至於鐫及數十級絕於本官之品級無當罰由各衙門又於銓部之陞遷無礙法玩人偸莫此爲甚臣願皇上亟罷參罰以明天下之眞吏治吏治得而民生安無奈加派一事日有新而月有異也民窮盜起恒必繇之臣念此番軍興所費不貲不免又煩大司農仰屋之籌無巳請開事例以通之又或停興作罷賞賚一切祭祀宴享之類皆以凶荒之禮處之如是者三年而後復亦可稍紓物力無徒復犯此不蹚之名以起天下之怨也臣猶記巳巳之役計臣分遣京堂以催各省直預征而預征至今爲民害况又重之以加派乎倘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加派之多終不足抵惟正之逋孰若先淸其正供而漸豁浄額乎此收拾人心之大端也臣願皇上亟停加派以明天下之眞撫字民

生安而教化隨之惟鄉約可以教民睦惟保甲可以化民頑此則先王已試之良法而聖明所累勅地方官舉行者第未能設誠致力焉耳假令此法行而前日京師之守何至目查奸細畿輔殘破何至皆係內潰蓋平時故事舉之而有事輒掉臂而去遂有目爲迂濶者矣臣願皇上勅天下有司通行鄉約保甲以明天下之眞城守於是招天下之流亡以歸農流寇之就撫者久以室家田里之不保苟無所以安置之必復爲亂而北地拋荒儘有不盡之地力是在有司設法招徠即以開荒之多寡定吏治之殿最至畿輔之地先臣徐貞明原有成績今當次第推廣法宜特設農田水利使者而行以久任之法視十年以有成則成稻田一畝即可省東南之三十鍾而阡陌錯綜尤可以備

戎馬之驅馳此百世之利也臣願皇上亟重民事倣古八井田之意以明天下之眞積貯於是聚天下之農以寓兵三代以後養兵之費至今日而愈不可繼矣且也召募徧天下而人人有揭竿之思征調徧天下而處處有騷擾之虞臣請所在地方卽以鄉保之任行什伍之法仍給以募兵之貲卽爲牛種春夏勸農三冬講武則盡天下之兵皆化爲土著而所在皆金湯之固矣說者曰寇氛日競天子而欲自守邊爲陵寢一塊土計非畿輔之民盡化爲兵不可而臣以爲欲畿輔之民盡化而爲兵則非寓兵於農不可至於九邊之地在在皆以是推之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尤安攘禦侮之長策也臣願皇上亟昉古兵制以明天下之眞武備至於近日時事之最舛者如大內集兵必釀

將來之釁中官紛遣終掣當事之肘大臣典衣以市廉而狙詐之智長小臣握敬（指銀幣袖中相授受）以交際而廉恥之道喪懲貪而廉吏以强項戍（指成德）禁鑽刺而賢方岳以株連遣（指申紹芳）警官邪而詞臣以莫須有之案長繫（指鄭鄤）以門戶傷善類而輔臣停身後之卹（指文震孟）以私交骫公法而封疆寬失事之誅（指張鳳翼丁魁楚等）則皆己巳以來上下相蒙之積弊牢不可破者臣願皇上一一更弦并勅當國大臣溫體仁等痛洗肺腸以明天下之眞人心眞風俗眞紀綱法度審如是也自朝廷以及天下繇一念之微以及於萬事萬化無往非眞精神之運量以莅中國則爲眞順治以撫四夷則爲眞威嚴尚何外患之足恤而雪恥除兇不在旦晚間乎計不出此而苐求之

前日已成之轍事事而講求之過計之則亦猶然文具而已矣虛聲而已矣將天下事豈堪再壞乎臣嘗通論國家大勢封疆之禍始於前己巳歷庚戌以來至於今日莫不繇人事之感召前己巳之禍召於王振庚戌之禍本於嚴嵩己巳之禍亦中於政本之弱而召於袁崇煥則今日之禍內外廷臣必有任其罪者矣而皇上獨不難爲廷臣受過然皇上今日能代臣子受過臣子異日終不能代皇上受危亡之禍臣尤願皇上之深念之也臣殘病之軀迂疎之識本不足以籌時務而一日去國之忱展轉踟躕終有不容自已者雖至於上之切劘皇躬下之直刺時宰有所不恤蓋惟知國家之爲重而不知身膏斧鉞之是懼也惟聖明鑒臣愚悃賜之采納併勑下所司次第施行宗社幸

甚

劉子全書卷之十六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七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四　奏疏崇禎

罪臣驚聞簡命揣分萬難仰承謹席稾剖心懇祈聖鑒疏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

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內開吏部具題爲欽奉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是劉宗周起改吏部左侍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戰慄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於崇禎九年以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卽聞戒嚴臣因遷延通津之間拜疏陳悃隨奉聖旨封疆重寄

朝廷委任邊臣何嘗不專乃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致疎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官之心是爲何語且己巳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好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罪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舛又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究姑著革了職爲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乃戴罪而南謝恩里門席槀於今幸保首領於牖下何意聖明以求治若渴之懷宏開使過之途誤及微臣驟蒙特簡起自卿階晉以銓貳仰見聖明雷霆雨露眞同大造之無私卽草木何知敢忘鼓坼獨念臣前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者他不具論我皇上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滅倫一案

業已早懸睿照而臣猶惟恐爲輔臣溫體仁所賣姑據律
文謂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則明旨所指亂政之大者
也其後詞臣黃道周特以自謂不如鄭鄤終干嚴譴臣獨
何幸罪同譴異一日遂叨起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
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爾則事涉朦朧寧不轉甚微
臣之罪臣爲此凜凜不敢不剖心自陳再聽君父之生死
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薄譴在籍俟論定臣死
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
得罪者不能枚舉倘蒙槩與甄別儘堪策厲將來亦何取
於臣之老憊無能最出羣臣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私遇之
難也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
作人允垂萬古綱常之則而臣下轉以綱常之說掩君父

之美以是屢激聖衷致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爲諱積成睽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撫心內訟哽咽隕涕幾欲籲天而無從輒不禁款款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激切惶悚待罪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本以清望起改佐銓著即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該部知道

微臣再荷恩綸力疾終難赴任懇祈聖慈俯容在籍調理疏

臣於崇禎十四年九月內奉旨起改吏部左侍郎隨該臣具奏爲辭臣驚聞簡命揣分萬難仰承謹席稾剖心懇祈聖鑒等事奉聖旨云云　欽此欽遵到臣皇上既赦臣罪而不問且復鑒臣朴誠趣臣以供職臣亦可以慨然就道矣

而猶有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通籍四十餘年其間里居强半即遭際聖明初起臣京兆而臣不終其任一去六載繼起臣冬官而臣不終其任一去又六載此豈臣動有所詭託以負皇上之任使乎緣臣生而羸薄中年以後服藥過傷遂成痰痞積爲痼疾故受事未幾即經委頓以乞骸皇上亦往往憐而許之迨臣年愈衰則臣病愈劇一日奉玆特簡徬徨引慝拜疏之後忽以癃閉欲死晝夜呻吟日久未解彌增困憊醫者環視咸謂老年得此多犯不治則臣之不能力疾趨朝亦已審矣夫吏部固人才進退之關也而以臣爲之貳有何寸長足副簡任況犬馬之軀業已窮於報稱乎乃者中外多故九重方宵旰不遑冀得人以資幹濟將首責之銓臣臣雖不才豈忘捐糜而命與時違

心隨景逼辜負高深死有餘恨然臣寧負恩而死終不敢遷延里門以不進不止之身誤官誤國而死爲此輾轉涕零仰祈皇上垂鑒臣愚始終非有詭託特賜俞旨以老疾罷斥遺下缺員亟行銓補如同推三臣皆極一時之選臣雖隕首無期尚圖啣結於生生世世而已臣無任哽咽惶悚待命之至奉聖旨佐銓亟需賢品劉宗周著作速赴任不得固辭該部知道

微臣不能以身報主敬竭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疏

臣以老病誤蒙聖簡拜疏乞骸旦晚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即後之人有以臣爲口實者感茲不世遭逢而報稱缺然能不益重其有君無臣之歎此臣所以賜一月而九

迴者也臣聞古之人恥其君不爲堯舜若撻市朝故雖以定哀之衰庸齊梁之僭亂孔孟猶不忘惓惓之誼苟非若數君者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自中主而進爲聖人當日所謂市朝之恥如責在躬然況又有進於二君稱大有爲者乎臣不肖遭際聖明十五年於茲仰窺皇上希堯軼舜之資前無千古卽位以來孜孜訪落臣嘗數以堯舜之說進而終媿所見之陋非擇焉不精則語焉不詳亦何以仰裨高深萬一乃者時艱未艾交警方殷幸以宵旰之憂勤稍起班行之泄沓而治功猶然未奏得無爲之臣者猶是吾君不能之故習乎臣雖不肖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而道則卽是堯舜之道堯舜之道

卽皇上之道亦卽臣子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只在學不學之間臣因備演聖學三篇爲當宁獻少畢臣前日之志雖猶是鄙儒勦說而當宁苟或推其端以竟天德王道之大全則坐奏昇平之業已卽此而在又何時艱之足慮臣且藉手報恩萬一也謹力疾口占以聞如左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則人主之心是已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原也聖聖相傳迄於文武不離執競之說其後孔門備衍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舊言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非是）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子直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卽意誠之

眞體段（舊指正心義云知此則知未發之中非是）故皆以愼獨爲本教（正心本於誠意故曰本教知本者知此而已）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慨自聖學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淪於危殆（念有克罔意無善惡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眹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未發爲本既以靜生動誠意爲本如何又以動生靜）學術浸以支離從危則近於功利偏執則蔽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佛老與申韓遞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恭惟陛下以生知之資建反身之極契聖歸宗得之心悟端無取於章句之紛挐而政恐章句紛挐或得或失時有異同致陛下之心反受

其熒惑者有之往者臣頗得之傳聞陛下崇信佛法退朝之暇口舉佛號遍及宮中又以天仙菩薩等名並加聖母繪為圖像虔禮齋供以表聖孝一時得之所感甚摯因有三教一理之說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特詔起正一真人處之京師接以恩禮益復佐以禍福之術轉相惶惑天下且有望風而奔走者矣昔者楊墨禍仁義無父無君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又千餘年而得佛老之說卽楊墨之說之深者於是有宋諸大儒特起而排之以為其害甚於楊墨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眞懿哉斯言乃者陛下表章諸儒進以隆號補千百年之曠典為熙朝盛事聞者莫不興起夫諸賢之於佛老果何如者而云三教一理乎臣於是仰窺陛下之心矣忽焉而宗儒忽焉而奉佛或合之或離之

方搖搖而無定也豈陛下求之吾儒而不得其說不免依傍於二氏至求之二氏而終不得其說乃還歸之吾儒乎夫陛下而不求之吾儒則已苟求之吾儒之正也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愼獨之說也而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臣觀凡人之情大抵有喜怒而無好惡有好惡而無是非是以任其情之所發無有不陷於一偏者感之以可喜而喜喜而不已偏於喜感之以可怒而怒怒而不已偏於怒偏則好惡或爽其則是非且失其衡用人行政之間且有次第決

裂而不自知者即今疆場之禍三及宗藩而專闖元臣尚以恩典終帷蓋奪情之舉一無成效而斥邪諸論繫以朋比蒙呵譴豈非喜怒偶偏之一驗乎而今且次第有事於轉圜矣喜怒平而好惡之公乃出好惡公而是非之理自著也此之謂不遠之復天心見焉成湯所以改過不吝也總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者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慎獨而知心之所以爲道本一誠以畢貫慎獨而知中之所以爲執合四氣以交融所以卑之不近於功利高之不入於玄虛也故曰慎獨可以行王道願陛下深信於斯而篤行之臣聞之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夫以陛下十四年講求治道之餘猶或失之搖搖而無據甚矣定

志之難也倘於此而遂求之學問之要折六子之衷而宗孔氏紹百王之統而祖唐虞則其於道也亦庶乎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乎而治功之奏度越千古有不待言者陛下遂爲千古集大成之聖主矣又何有於二氏之說則夫九蓮智上等號仍還彼法無以褻九廟之靈齋醮之舉盡放彼徒無以汚法宮之地宜亦不待臣詞之畢矣臣所謂明聖學以端治本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有要焉此又本計中所爲提綱挈領以其至簡而御天下之至繁卽以其至靜以宰天下之至動者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不於其要而泛焉以圖必至以侵官溺職此正虞廷所以致叢脞也昔者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

得禹皐陶爲已憂夷考二聖人在當時竭一世之焦勞惟有得人一事而絶不以分於他務卒享無爲之治則萬古扼君道之要者莫有過於二帝者也雖然知人則哲帝且難之矣故舜攝位首以四目四聰徹壅蔽之門而其法在先能舍己舍一己之聰明以盡天下之聰明則邇言有所必察惡言有所務隱以爲用中之地乃稱大智焉此知人之學也而卽精一執中之實用力地也然則人主之聰明果不可恃乎人之賢不肖未可以耳目盡也上用耳而天下遁於聲矣上用目而天下遁於形矣耳目旣窮於形聲而吾猶察察焉務致其詳則神明之地愈受其疑矣語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千里故君子舍其耳目而不用專求之道心之微不見之中而獨見曉焉所以明

目也不聞之中而獨聞出焉所以達聰也此明哲作則之至也陛下以天縱之聰明留心治道事事躬親日所裁決萬幾動越羣臣意表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陛下孤立於上而莫之與即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事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豈其知人之學猶然未之或講與一番黜陟又一番是非今日以爲賢明日以爲不肖者有之明日以爲不肖他日又以爲賢者有之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故也且陛下所積疑不化者非朋黨之說乎率天下之人而樹私交以背君父豈非人主之所甚惡而其事實有不然者君子以同道爲朋以能自絕於小人爲黨故十六相舉於虞而四賢集於宋古今以爲美談即顧廚

俊及洛蜀紛紛皆天下名賢適遭阨運雖膺廢戮無負朝廷讀善善惡惡之論千載而下爲之破涕是故如其道則左孺可以死杜伯非其義則酈寄可以賣諸呂朋黨亦何負人國哉若小人安得有所謂黨者各營其私競濟其惡耳及其一日見外於君子輒自謂之孤立而轉以惡名加君子曰黨人主卒中其說而莫之省也且今之所稱懷奸誤國罪惡貫盈非罪輔薛國觀乎國觀陝人也關中風氣近古異時士大夫雅多自好者獨國觀一人敗羣爲其鄉人所唾而朝士之爲小人者正喜其能立異也而引之進之惟恐不加膝一旦以僉堂入政府果誰爲之地乎而此輩遂得以驅除異己動激陛下以黨人之說上自縉紳下及輿序紛紛藉藉日以窺陛下之喜怒而中之至稍持正

論者必使之削迹於朝迄於空人之國而國觀猶然無黨
也然則陛下之聰明幾為此輩所罔久矣何幸離照當空
罔兩立破聿開衆正之途漸卜太平之兆而臣猶不能無
慮於往復之數正恐一念之疑關不撤則羣陰之投間未
已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固所宜辨之於早而知人之地
尤不容不致其力者矣仰惟陛下躬先聖學法堯舜之明
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徒舍聰
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
之是非為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為大聰明廣開言路
合衆論之同遵用中之極即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
為衆正之隱繇是以天下才任天下事首得人以處政本
隨得人以處六曹之地下及百執事無不得人乃慎守祖

宗法度次第布之有位仍不至以聰明亂舊章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雖然此非特人主之學也陛下爲天下而擇一相已足握君道之要矣自一相而下遞有知人之責則遞有知人之學雖所學未嘗不同而人綦衆而日詳職綦分而加變有未可以一端盡者夫惟合天下講知人之學而事事皆得其要領下至一卒之微亦無有不稱任使者矣此今日救世第一義也臣所謂躬聖學以建治要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其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臣謹按大學所謂明德至終篇始指出仁字益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卽得之以爲心則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視天下昆蟲草木皆吾同氣九夷八蠻皆吾肢體顛連殘疾皆吾痌瘝無不有以扶持而安全之渾然天也故德

日天德道曰王道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
者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臣又請追宗於堯舜
矣史稱帝堯曰其仁如天舜德協帝則曰好生史臣實之
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
止耳極其效至時雍風動施及蠻貊二聖人以德化天下
其盛有如是者陛下撫有成業承神光兩廟積弛之後不
難振之以明作庶幾得採時之權矣而邪臣遂日導陛下
以申韓之術致訟獄繁興犯者日衆傳染海內遍是殺機
兵刑交構上干天和無歲不罹災沴至此民生國命內治
邊防欲成決裂從是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聖天子乃發憤
更化舉十四年以前一切繁苛之令一朝告罷臣民鼓舞

[illegible]物更生如霜雪之後繼以陽春薄海內外業已重覩堯天舜日氣象而臣愚以為未可徒求之政事間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自先朝學禁以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趣之益習為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天下皆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不特寬之以文網而且樹之以風猷令天下爭自見其本心焉惻隱之心勝而君父之戴堅矣羞惡之心勝而身家之計奪矣辭讓之心勝而進退取與之介審矣是非之心勝而成敗利鈍觀矣合此四者可與事君矣而仁其大端也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乃者陛下隆三五之業不難進股肱大臣降以殊禮一時風動中外計無不灑然易慮者而

第恐禮貌之虛拘無以遽作其腹心之報臣請因是而推之如詔獄之典祖宗以來固所不廢然亦借以懲大奸大逆而未嘗槩及士類也今者東廠之譏訶雖罷衛尉之鍛錬猶存請自今廷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而至于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辱士尤甚士可殺不可辱仍願陛下推敬禮大臣之心以及羣臣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禮義廉恥之坊設而惻隱之良愈著矣繇是化羣臣以化兆民流寇之遍天下也原其始禍之日莫不本之朝廷嚴刑重斂使然迄於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即陛下非不下哀痛之詔時與此曹以自新而所司莫承德意卒未有以天地父毋之心相感喻者一撫再撫每同兒戲惟其恩信不立是

以負固愈生自此廷議一意用兵日驅數十萬生靈於鋒鏑之下無不玉石俱焚益堅天下從賊之心而今者勦與撫而兩窮矣計莫若有以化之而化之之術仍本之陛下父天母地之心推誠而致之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捧朝廷尺一詔書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因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所在督師等官明示天下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俟賊勢既窮賊徒漸散渠魁未有不授首者也且賊之攻城不已凡以求食耳搶而得食猶之朝廷食之也莫若遂來而食之曰吾以父母食赤子可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化之之說也化兆民遂以化四夷合兆民之衆羣臧一人而天下之勢

安於磐石四夷誰爲伺隙而生心者東方不靖從前半係邊臣開隙以速之禍而至此已仰中國有聖人有不漸消其桀傲之氣徐圖效順者乎臣嘗考古今備邊之策惟戰守和三者若李牧之備趙邊趙充國之制先零郭子儀之折回紇與韓范之經畧西夏皆以善守卒奏膚功過此非漢武之窮兵則宋人之金繒其爲禍敗不同而失策一也而不見近者部臣一出而督戰遂以全軍覆致有松杏之圍則亦後事之永鑒矣臣願陛下及今早定廟謨絕口不言款戰平遼耑意以固圉爲事命邊臣時舉漢唐故事施行之而陛下但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兩階之化至此見大聖人德教覃敷眞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舉一世而甄陶之歸之至仁此眞學問之極功聖人盡性之能事所繇

殆與霸者申韓之效何啻天淵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旦夕幾也王道無近功至治非小補若規小利圖近功不旋踵而害已隨之臣願陛下從事慎獨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之私而日就月將以卜化成倘或責效旦夕又以為迂闊而置之紛紛改作臣恐天下事從此去也統祈聖明采擇

奉聖旨這所奏有裨治理劉宗周亦見效悃該部知道

聖明圖治方殷草莽憂時轉切敢再披愚悃以資匡濟疏 壬午五月二十日未上

臣聞人臣之事君甚無樂乎以言見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固已疎於計而薄於效無所當於致身之萬一而況本之以疎薄之資出之以迂遠之計百言而百不當乎然而臣心有所不容自已也臣雖以病自廢而猶然身託於江

湖之遠目擊世道之陸沈其敢遂忘君父臣臥疾里門於五月初間傳聞松杏錦諸城已破嗣聞流冦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堅城臣不勝撫膺欲絕一日上道輿疾而前行至揚州地方復傳流冦破廬州巢縣等處遠近戒嚴仰惟皇上宵衣旰食不遑寧處舉朝震恐計莫知所出而臣以爲天下治亂之機總係之人主之一心未有陛下纘三五之緒兼性反之功聖德方新徽猷允播而天下事猶底於壞者陛下第自信此心爲天命人心維繫之本主之以誠而出之以正無爲一切好題目所動一切新議論所移則匡濟時艱之第一義也漢臣有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夫多欲不必聲色貨利但一念未誠或慕古而失之迂或矯時而失之驟或求治而朝慕更始

皆多欲之類也故曰王道本於誠意臣願陛下三致意於斯自此而與廷臣講求佐理亦曰誠意而已矣臣觀十餘年來廷臣之所建白中外之所推詳何一非好題目合之以新議論而中情一毫不繼以故聽其言可喜求其事轉謬日日言兵而兵愈弱日日言餉而餉愈虧日日言人才而人才愈乏至於守於何而固戰於何而勝將於何而御兵兵於何而戢武官於何而治吏吏於何而撫民平時毫不推究臨事惟有張皇貪功卸罪徼倖百端甚者爲修齋誦經以惑聖聽人心之不正未有甚於此者時事之壞夫豈偶然耶間有一二近於眞者其或不幸而與假者處則眞者反敗耶間有一二正者其或不幸而與邪者用則正者亦敗今誠欲求善反之圖爲亡羊補牢之計請士大夫

先誠其意意誠則念念誠事事實兵爲實兵餉爲實餉人才爲眞人才守實守戰實戰官爲眞官吏爲眞吏百姓爲吾眞百姓一眞無有不眞者但問其眞是實不患講求之不至講得是眞是實不患力行之不前夫賊之所以取勝於我者眞爲賊也使一心以爲賊又一心自詭於良民以求我兵之不殺則進退皆死矣夫眞於賊猶有賊心焉不眞於士大夫則士大夫而無心矣無心之人豈可與久處賊有心故一變可以爲良民士大夫無心故千變萬化伎倆終不能及賊念及此誠可哀也已然而士大夫平日相聚而謀亦必曰眞心眞事功誰甘居假者而孰知良心掩覆之下往往千層萬節不可推討近而爲聲色遠而爲官爵濁而爲貨利淸而爲聲名小而爲得喪大而爲生死激

而爲意氣浮而爲文章濫而爲交游護而爲局面無不足以陷溺其心而趨之假假之極并其假者而眞亦何眞不假苟一旦欲翻然洗滌立地見此本眞即豪傑之士當亦有所未遑而獨其良心之不容自昧者無不時見之夜氣平旦之間使於此而擴充之則仁義有不可勝用者矣無如旦晝之牿牿之反覆何則請以眞賊與假士大夫提衡而勘必有爽然自失者人亦何苦而不爲眞士大夫臣聞之君盂也臣水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陛下既以誠正之學先天下而立之極又何患舉世一片浮情邪氣不翕然從而丕變乎夫如是而天下事尚可爲也夫治病者急治標緩治本其嘗也至於病而轉亟九死一生即肢體臓腑皆無可療計惟有提掇元陽之一法可以起死回生又安

知治本者之不足恃緩急乎而不然者終日調兵終日轉
餉終日治器械終日繕城池亦何益於成敗之數且也巡
撫不治兵而加設督師遂使功罪得以推諉藩司不治餉
而加設督餉遂使有司益困催科此皆議論之最新者也
而至今猶因仍而不知變題目愈多計畫愈亂目今寇氛
猖獗如此而各省督撫曾無刻期會勦移兵近地紓九重
南顧之憂又曷用此纍纍者爲乎今欲更絃易轍宜莫若
從受病之源痛洗而拔除之而轉移之地仍自皇上之心
始至於安攘規模尤當深維宗社大計萬勿徼倖苟且目
前之計以墮寇讐之狡謀蹈前代之覆轍臣料外患雖深
終不至決裂於聖明之世惟是邦本可憂始終以恤民爲
亟計庶足安集中原臣聞宋臣朱熹告其君必以誠意正

心之說卽上所厭聞而不顧臣萬非其人特以熟念今日救世之權輿端有必出於此者故復本三劄未盡之旨而痛言之若曰猶是勦說耳不誠孰甚則臣亦何所逃罪惟陛下俯垂察焉字偶踰額統祈聖明寬宥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微臣遵旨戒途力疾萬難前進三瀝血誠仰祈聖鑒俯容還籍調理疏 壬午五月二十六日

臣自拜殊恩旋嬰癃閉之症不得已再疏乞骸於本年五月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亟需貞品劉宗周著作速赴任不得固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惶恐無地一日以襆被上道冀少慰君父之惓惓奈前症未痊自出里門日增困憊沿途問醫行至淮安地方尚圖舍舟登陸而臣勢

難前進矣緣臣衰年患此劇疾積百日而不解廹癃閉之
久變爲遺瀝日毎十數遺遺必悶絕以至精血盡耗九死
一生抱此纍然之骨臣卽微倖於輿疾之修途亦萬不能
得之服官之日臣姑無問佐銓建監若何卽令動履蹣跚
試之一朝參公座且有不禁其隕越者而溫綸鄭重有加
無已不徒責之以官守抑又勉之以品格至望臣如此之
切則臣亦何以仰圖高厚於萬一乎臣雖犬馬有心終不
敢以一日未死之身偃蹇家園委君命於草莽而至此已
勢難竭蹶萬不獲已敢遂仍申前請倘蒙皇上鑒臣踉蹌
就道之本心幷原臣不得不繼請之故特賜矜憐許還鋼
籍俾臣以骸骨終丘首臣仰戴高天厚地再生再成之恩
眞沒齒而罔極也臣謹於途次候命臣無任廹切惶悚控

籲之至奉聖旨劉宗周以清望起用著遵屢諭速來供職不得再稽該部知道

感事激衷敢因席槀之餘聊切憂危之獻疏壬午八月三日

臣觀今天下大壞極矣而識者終卜其有太平之漸良以聖明在上宵旰不遑十五年如一日動有以契古帝王之心法則其爲宗社靈長之慶有斷乎其不爽者而終無奈有君而無臣何也自國家多故以來士氣日消人才日壞職業曠而不修功能委而不競遂致一人孤立於上以有今日之禍則長養培植之法誠有不可不亟講者而陛下亦已慨然有感於斯矣一日陛下濟之光講師臣之節自三事九列以降無不進以股肱心膂之託諸臣始有昂首

伸眉以圖報稱者卽薄海外內咸舉首加額曰此眞太平
之漸也曾未幾而閣銓諸臣又相繼以重譴行則閣臣第
坐後言耳若銓臣枚卜一事臣誠未知其詳如第曰濫舉
而已微臣亦在待罪之列尚寬摘發因念人才之難得也
卽拔十得五猶嫌見侈必一一而求全則今之亡於交戟
之下者果人盡皐夔稷契乎臣恐一時之詿誤終在八議
之矜全而遽干霆怒連疊不已非所以通敬體之誼也且
陛下已罷廠衛之役矣何自而流言布於道路匿揭遍於
朝堂徒以枚卜之役也此輩鴟張狐狡實繁有徒君子乎
小人乎不此之問而行其說乎陛下卽不行其說亦將中
其疑矣廠衛之譏訶昔猶孤行其意耳今也不難與宵小
合謀暗作含沙之射明爲一網之收臣恐空國之禍端不

必外患內寇而決也且陛下方下欽恤之詔普天同殺運矣而惠世揚遽以敗法蒙褫斥又以枚卜之役也將必深文周納煆煉莫須有以稱陛下意旨乎司寇所執者三尺法耳法如是而止雖天子不能以喜怒移世揚敢以情面奪乎臣意今天下有不犯情面者必世揚一人而陛下又從而疑之則後之爲司寇者不亦難乎自陛下卽位以來司寇之以失出坐重譴奪官者纍纍而失入獨無一人以此爲訓將胥天下爲溫舒俊臣而不足何三年刑措之幾乎且陛下嘗下詔求言矣一日以枚卜之役重譴臺省并舉朝之申救者皆置之不省臣恐自此天下復以言爲諱矣小臣畏罪而不言大臣持祿而不言卽密勿重臣亦且承恩固寵而不肯言天下事槩可知矣嗟乎將事之徵也

天變於上而不知何以回民窮於下而不知何以恤寇患交訌於中外而不知何以安攘方且導佞曰爲嘉謨指徼倖爲長策滋紛更爲治體長姑息爲軍政至使國論卑於弱宋士節隳於臣虜臣恐不知禍之所稅駕獨憖遺一二黃髮之老爲陛下集人心而養國脈今又不難一日成抱蔓之勢長此不已陛下終何以託國乎諸臣已矣請姑留一世揚以全政體之萬一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甚言保治之難也仰惟陛下痛念時艱之亟動殷將伯之呼謹用舍以平情一刑憲以布德察鉤黨之邪謀集盈廷之正論而要使僉邪不以傷善類新進不以間老成則慎終如始臣有以知天下不足定也臣迂疏庸劣不禁款款之愚倘蒙陛下恕其狂瞽少加鑒察得賜罷

序以代世揚臣愚幸甚

聖德巳開治象皇衷尤切時艱敢抒恭慰之忱少效

涓埃之獻疏 壬午八月十一日未上

臣日久候命遠在天末恭聞聖體少違天和不勝瞻戀計日就平尤不勝忭愉輾轉迴腸中情交迫一種芹曝之懷有不敢不自靖於聖明者臣聞商臣之告其君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一者誠也天德之本王道之所自出也故又曰王道本於誠意陛下以天縱之資懋日新之德孜孜治理十五年於茲其大端在敬天法祖勤民體臣備有帝王之盛善矣而至所謂克一之地亦誠有不易言者乃者陛下念天下之不治也數下詔書引躬刻責發於至誠所至人人灑泣

靡不誦王言之大則以王言之所及字字皆王心也而陛下聖不自聖之心政有加而無已也臣請因事而求之陛下方有事於敬天矣未卜其心果與天一也心與天一則靜而虛者卽爲天體動而直者卽爲天用安往非昭事之精而不然者知有蒼蒼之天不知有日明日旦之天將謂鬼神可以誣矯災祥可以倖回或流而爲方術紛紛之說者有之今者法宮之地禱祀時舉致聖躬齋虔已甚方圖假是爲祈天永命之本而不知適以瀆於禮謂之淫祀淫祀無福則文成五利之徒所以遺譏後世者也願陛下之愼之也陛下方有事於法祖矣未卜其心與祖宗之心爲一體也此心卽祖宗之心則服高皇帝之寶訓勳華可以再作遡列聖之鴻猷漢唐可以陋觀安往非繼述之大而

不然者惟其法不惟其意或以開創之鴻圖爲守成之令緒徒滋紛更轉以洪永之嚴明廢仁孝之寬厚亦多蹊盭今者求治未免太急救時轉失時宜十餘年來刑賞無章用舍不一中外成觀望之局文武皆齮齕之形論國勢於弱宋鎮節敝於晚唐大抵祖法之陵夷有以致之願陛下之思之也陛下方有事於勤民矣嗟乎民生至今日尚忍言乎一死於寇再死於兵三死於歲四死於貪官污吏五復死於廷遣之督促爲竭澤之漁徒以時艱之告急也雖陛下之心有無可奈何者而臣以爲民生一日未遂則兵事一日難問則盜賊一日難除今但得見在之民不爲寇見在之兵不借寇以殃民而天下事終有底定之機計莫若選擇良有司行撫循之政亟罷減俸行取之例要之以

久任使之家視事而身視民處之以異數超遷而善價科
者不與焉猶可救萬分一乎今者蠲除之令雖下風厲之
權尚虛將陛下愛民之心猶有所未全歟陛下方有事於
體臣矣一日讀九經之說曰敬大臣體羣臣明良喜起于
載再賡會未幾而閣銓諸臣又相繼以重譴行閣臣之所
坐者私言耳私言誠罪而在聖朝終不當以誹謗附深文
則臺省之過於攻訐有以誤陛下也銓臣之所坐者濫舉
耳濫舉誠罪而在聖朝終不當以曖昧傷大體則廠衛之
巧於中傷有以誤陛下也誤在言官猶可行也誤在廠衛
不可長也天下將謂陛下體臣之心又有時而或替矣凡
若此者陛下弟善反諸心果其猶有不誠不一之累則今
日所謂引躬刻責之地端亦不外乎此而至於已誠而益

求其誠巳一而益求其一亦愈有所不容巳矣臣聞之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表裏之難一也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終之難一也是以漢武致譏於內欲唐文遺誠於漸思惟陛下深致意於斯臣有以知咸五登三之治可坐而致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備陳天下治亂之機以資匡濟以仰紓宵旰萬一疏

壬午八月十五日未上

臣觀時事至今日而不可爲矣治標旣無急著治本又屬緩圖計莫若通論天下之勢以覘其受病之淺深而其爲補救之方亦畧可得而覩矣總之不離本計者近是雖緩著實急著也臣請次第推言之今日救世之權宜莫有先於定廟謨者今之籌邊者曰守曰戰籌寇者曰勦曰撫迄

無定畫也守不足而漫言戰往事之敗已共問矣戰既敗乃遂言款與且款爲何事陛下不廣集廷議決可否而獨使二三宵小得以行其計至屈膝穹廬議金議繒智出宋人下而終遺千古之譏此不行誅何以立國至於勦撫之說從前有可怪者殲渠散脇本爲一定之論乃撫則偏歸之魁桀勦則反行於徒黨卒兩敗而不可行今請抱定議論專以固圉決關東之策以平定安集還飢民而倡亂者殺無赦但能圖患效功即與一體授賞庶天下事漸有可爲者乎廟謨定矣乃進而言法度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此帝王馭世之大法也頃自二三奸輔相繼用事往往以朝廷之命討爲臣下之威福故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至賞濫而刑亦濫司勳無銓政司寇失

刑章法守陵夷極矣今者幸而有反正之機猶未盡也賞罰之大者莫過於行閉之役則楊嗣昌實爲戎首有楊嗣昌因有張若麒呼吸靈通中外敗事倘二人生前死後之戮不盡行於聖世則天下事終有不可言者矣法度明乃進而言紀綱國家之所以相維而不壞者徒恃此區區分義耳語曰廉遠堂高又曰指大於股脛大於腰此紀綱之說也自陛下有意輕文臣而積輕之勢至於堂廉不可辨且有意重武臣而積重之勢幾於臂指不相使於是文武終日爭體統互持觀望之局中外終日費調停釀成跋扈之奸今左帥逃矣全師覆矣曷不亟下尺一之詔爲更置之端失今不問尤而效之又何誅焉顧徒以一二詿誤大臣應貫城之虛將終如輕朝廷何哉紀綱肅乃進而言政

事朝廷設一官具一官之職掌故典衣典冠各有司存職詳職要不相假借此所謂政體也自陛下勵精求治事事躬親不免下侵臣工之事遂開天下委卸之門三公不論道六卿不分職百執事不供奔走朝夕之所經營不過求詳於胥吏之役而止於是巡撫不治兵則添設督師而巡撫曠糧道不治糧則特遣科員而糧道曠守土者不靖地方則又特遣侍郎以護餉而守土者皆曠且也關陝而四省撫江北而三督撫無不曠也則爲不罷冗員而盡責中外以官守乎政事修乃進而言教化教化云者本王者之心術而出之示天下以不言之教而民乃從好也易則大端在去利懷仁義而已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極其禍至不奪不饜此今日

之勢也自陛下首言遼事使賊臣得發難端兵連禍結緜朝廷以及郡縣無不講於征繕之途而一時言利之習大昌天下始有斬木揭竿而起者今第以聖天子子惠元元至意練兵核餉爲後事圖再不起民間一絲一役庶足安天下反側之心獨無如積習相沿官邪如故耳今天下雖三空四盡而有司所漁獵者仍不乏田園妻子之計權貴所誅求者仍不減苞苴昏夜之私然使臺省不黷貨何患墨吏無解綬之風而不見今日者在在言減俸官官乞行取乎古人授臺省而泣今講攘胡爲乎所恃陛下開之以道術而不徒密之以譏呵厲之以廉恥而不徒拘之以法網則仁義之效斷可計日而待也凡此五者遞而進之一一皆治本之計然必有敎化而後有政事有政事而後有

紀綱有紀綱而後有法度而後可制勝於廟堂之上天下之勢真如建瓴而及也豈非本計之中又有最始者與而其要尤在聖明建極於上亟講正心誠意之學諸輔臣啟沃於下益聯手足腹心之交則中興大業端必在茲舍是臣無能為計矣臣目擊時艱憂心如焚不禁款款之愚少裨宵旰之慮惟聖明所採擇宗社幸甚

臣病日久難痊臣罪日久滋深四瀝血誠仰祈聖鑒亟賜罷斥疏 壬午八月十六日

該臣以宿疾未痊行至淮安地方拜疏為微臣遵旨戒途等事奉聖旨劉宗周以清望起用著遵屢諭速來供職不得再稽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戰慄不敢不力疾再前取道於陸有不勝其狼狽者伏念臣病廢餘生荷聖明

再生之賜屢降溫綸彌增感泣心非木石命等螻蟻其敢顧此頂踵不以還君父乃臣棲遲淮郡已經兩月而前日所謂癱閉之症杳無痊可之期屢延醫生孫信等調理不效愈傷精血迄於左目失明兩股如削彷徨岐路徒傷久逝之魂悵望闕廷彌結來生之願而臣固非區區爲一身計也念此時艱孔亟匡濟需人皇上用一人期得一人之用矧佐銓尤用人之人銓不得人則所用之人皆不得人其關係安危呼吸爲何如者而臣敢以病爲嘗試皇上亦何取於病臣而嘗試之迨試臣不效始治臣以溺職之罪晚矣臣不足惜將如國事何此臣所以終事陳請幾於負恩負遇而有所不遑恤也至此而臣罪滋深臣心滋苦倘蒙皇上俯鑒臣愚委無別故寬其欺罔之譴而姑錄其傴

蹇之罪狀勅下該部察理具覆特賜罷斥以為人臣不終受事者之戒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謹前次山東臨朐縣地方候命臣無任席稾待罪之至 奉聖旨紀綱重地卿新膺簡命著即前來供職不必瀆請該部知道

微臣違叨寵命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肅憲紀疏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

臣蒙聖恩起陞吏部左侍郎該臣屢告在途未蒙俞允行至山東臨朐縣地方接邸報吏部為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星催到任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悚無地隨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草野孤蹤荷聖明使過之仁寵以非嘗之遇佐銓華貴處非其據實切飲冰已不勝進退狼狽之狀乃臣既未經受事再

躐榮階進叨憲席揆諸分義有萬萬非臣所敢仰承者臣聞明主官人必循資而考績人臣受事務揣分以盟心故事都察院以侍郎轉者絕少而以一日未任之侍郎躐轉者自皇上御極以來亦未之見也而始見於臣臣其敢冒昧自處以辱官常且仰負聖明如不得已之盛心乎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百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聖政維新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其有展布之地乎如臣學本迂疎資兼菲劣素無一割之長可奏匡時之畧而其爲中臺覆餗懼尤有不待言者矣仰惟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才如同推尚書臣傅淑訓而外資望多度越臣者以

充任使容臣仍以骸骨　請得賜臣首則所全於臣子分義
無幾而所裨於官常國　紀實大伏望聖明鑒允臣無任戰
慄懇祈之至　奉聖旨憲　紀亟資表率卿貞標碩望有裨激
揚著即遵旨受任不允　辭該部知道

微臣力疾近畿再　申前請仰祈聖恩允臣辭免殊擢
容以原官勉圖　報稱疏　壬午十月三日

該臣於中途為臣病日久難痊等事奉聖旨紀綱重地卿
新膺簡命著即前來供職不必瀆請該部知道欽此又為
微臣連叨寵命等事奉　聖旨憲紀亟資表率卿貞標碩望
有裨激揚著即遵旨受任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並事欽
遵分斤不勝戰慄扶疾　再前兼程累日已次畿南新城地
方而臣日彌增困頓晝夜怔忡勢難驟進容臣少假調理

臣因此而終有感於臣子進退之義也聖明在上誠不難以破格盡人才之用然何意不肖如臣遂得誤邀知遇俄而貳銓俄而總憲又重之以狗馬之疾萬難處以要地而猶然竭蹷不休似此起廢之曠典徒作梯榮之捷徑則微臣其最甚者矣將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昔孟子讀詩至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而首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者當之今何時乎敵寇交訌中外鼎沸臣雖不才其敢蹈泄泄之戒以自絕於天乃連疏控陳未蒙昭鑒轉被溫綸益用汗惶用是再披情愫仰叩聖明允臣辭職俟臣體少痊陛見有日容臣仍以原官供職或改用別部侍郎供職使臣得受成於主者以無大遺覆餗之誅臣之幸也統惟聖慈許臣寬假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奉聖旨覽奏知卿已抵近畿

急務正殷著卽趨朝到任以副簡畀不得屢控稽遲該部

知道

微臣恭承大對一時未展愚衷謹補牘以祈聖鑒疏

壬午十月二十一日未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宗周扶疾入京遂得面恩陛見旋賜召對惶恐之下不覺於語次有所不敢盡退而惘然若有失也皇上芻蕘不遺方切切焉引躬是圖而臣乃不能仰承萬一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者臣實有之矣臣爲此懼不敢不勉故述所聞以奉揚天子之休命臣竊惟三代以後王迹熄而伯圖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久矣所以然者良繇爲之君者徒以法制把持天下而從事於反身之地者疎也皇上而肯念及此乎眞社稷蒼生之幸也今天下之亂亦云極矣

一日賴皇上發政施仁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詔書數下凡在窮簷蔀屋無不感泣以此上格天心疊災之後忽見有年小民始有更生之望自此和氣翔於域中尊親徧於血氣又何患中外不次第廓清而今者卜之天時人事已有底定之兆止在行間一鼓氣色耳此皇上躬行仁義之效也今而後臣乃知仁義之可以託國而前此一二小人導皇上以功利之圖刻薄寡恩之道者真禍敗之階也然苟非聖明天縱又孰與講求治道至此而皇上所以善反諸身以為出治之本者其功夫愈有所不容已矣必也信道篤而立志堅必以二帝三王之治為治而不安於凡近之規則必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而不徒從事於鋪張之務亦曰學焉而已矣皇上孜孜聖學日御經筵其於古帝

王相傳心法果已盡得其要領否乎乃者臣每從用人行政間仰窺皇上之心矣廓然而無我春生秋殺分明天地氣象此亦心體之固然而無待於外求者也於此察識而擴充之更將時而保任之則火然泉達之機益具有上達天德之妙而心體之在我者始於是以完復矣夫猶是心也而一息之昏明已爭天理人欲之途卽猶是聖人之學也而一念之操舍卽分出聖入狂之畔則古帝王從入之路益有可得而言者不曰兢業則曰緝熙合言之曰敬而已矣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其斯以爲修身爲本之極則惟皇上以身之之功復性之之道謹微於著顧行於言愼終於始而畢貫之以一敬全收仁義之效則學何以不勳華治何以不雍動乎臣嘗慨三代而下漢文有近道之

資而無其志宋神有慕古之志而無其學我皇上以聖人之資決聖人之志而又進之以聖人之學將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亘千百年以我高皇帝纘其微者不至皇上而益著乎臣犬馬微忱不禁披露敢拜手稽首以獻臣今謹已遵旨受事仰副惓惓臣無任戰慄屛營之至

微臣草莽有懷敢因諮諏所及入告聖明疏十月二十一日未上

臣宗周幸得從陛見之後俯垂清問遂及臣沿途見聞仰見聖明軫念時艱營精治理冀得之臣子諮諏之暇以爲補救之方乎臣雖不敢無說而處於此而愚衷猶有所未悉也嗟乎民窮至今日甚矣臣鄉於江南頗稱樂土而今年春村中猶有殺其子以食者則所在四方可知矣臣於

五月初旬辭里門而北維時江南方事插種曾未幾而陰雨連綿繼以霪潦新苗淹死復行佈種儀多拋荒米價縣踊相傳人多枕籍死者行至江北水災相似淮揚之間二麥尚多被野浥爛則插種益已後時矣時廬州所屬已次第報爲賊陷賊哨前探至天長地方逼近維揚人情洶洶漕撫先遣兵三百聲援揚州追兵甫至揚即行刦掠因而散去從賊者幾半上官亦未之問也既而賊騎亦限於水澁不果至揚矣臣住淮安日久漕撫史可法聞顧臣臣問之曰爲不勦賊曰方事餽漕時漕撫既以餽漕爲重而鳳皖二撫馬士英徐世蔭又先後履任方新尚未有協勦之議也至於漕事既畢可法乃事練兵以圖大舉而彼此聲息轉復杳然至今未聞有一旅向廬州一步者則所練之

兵果當何時用著乎而一時撫按諸臣遷延玩寇之景象大約如是矣區區數百里之間環錯以三督撫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賊護漕者止言護漕護陵者止言護陵守安慶者止守以安慶則賊亦何時辦乎說者曰正以督撫之多員也力薄而權分偷心生矣且非惟不能辦賊也而今者淮揚按臣又以殺傷老稚告矣臣嘗遇科臣陳泰來叩以時務之要曰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蓋亦有激乎其言之也兗東一帶行李猶有戒心臣乃遵青州而進見地方農事登場頗勝淮北但人煙往往斷絕故拋荒甚多而其地到處有水利可講屯種可行惜無人以經理之耳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為蹙額曰由經招聚之民一見上官督賦輒思掉臂去嘗無法以羈縻之於是紛紛陳告又向臣求

減十四年糧矣而最苦者以東三府而代西三府之米豆
百倍維艱且以東路而代西路之驛遞又百倍維艱上官
亦未有以處之也臣嘗遇督運侍郎王正志因言此差之
無當於事事云誠爲運道計莫若亟復西路驛遞之爲長
便矣驛遞復而運道通既可以招集流移亦可以開墾荒
蕪而議者猶不免西路遺孽是慮見今東路有護餉之兵
若并之於西而已充然有餘地倘遷延日久終讓兗東一
路爲盜藪扼斷南北咽喉徒使東三府并受其斃眞計之
左也且也各省直藩司不催糧而另遣部郎徒歎鞭長之
莫及兵道不護餉而特委卿貳轉多掣肘之文移亦計之
左也比臣行至河間所屬獨苦無雨秋收告歉僅支眼下
畿南一帶復稱有年特小民以召買米豆爲艱多坐有司

不職所致蓋召買雖有官價而準以時價已苦賠累況給價不全賠累之中又賠累焉甚則有全不給價者矣總之今天下瘡痍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壞今但緩得一分催科便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騷擾因使隨處講屯田水利與人以衣食之望則流亡自集即可隨處行鄉約保甲絕人以爲盜之原則瘡痍漸起而所謂去兵之說古聖人斷斷乎不我誣也今日日言練兵而終無一兵可用日日言調兵而終無一兵不助賊以害民致反授辭於賊曰勦兵安民一時文武諸大吏何嘗巾幗之辱則又安用此多兵爲乎而且事紛紛多餉乎臣在臨朐相傳劉總鎮領兵過河未半渡而輒爲賊所擠以敗溺死者無算此豈兵少之罪乎又聞小袁賊聲

言就撫而該督遂遣一典史涖賊營反受其挫辱踉蹌而還繼以兵將多人盡遭屠戮種種舉動眞成兒戲一旦驟遺河決之禍天乎人也則諸援師觀望玩寇之罪愈有不勝誅者矣臣雖一隅之見聞未足槩天下大勢而其端可以類推惟皇上獨觀萬化之幾深酌時務之要首念民艱多方收恤或量核災荒經減見年錢糧或深懲覆轍盡罷前日練餉因勅各撫按令所在官司各舉兵農錢穀之任無恃一切專官專遣從此本計修而勝算自握綱領得而條目自張坐見中州釜魚不卽自滅亡亦當終有向化之日而區區外患且有不待言者矣臣今據實指陳以聞

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 十月二十五日

臣惟國家設立內臺與六部相提衡爲天下風紀之司固理亂安危之所自出也惟是守不得人則法久而夷令熟而玩種種受弊之端遂開天下犯義犯刑之習所不至以人國爲儌倖者幾希而臣乃凜凜於此矣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風無形而所及者神所被者遠廣故又曰知風之自此其權固於皇躬之邃密操之而在臣衙門因以法紀奉揚之故亦得繫風於紀顧名思義於端本澄源之說亦有不可不亟講者則在諸御史且然況其爲之長者乎臣以不才忝荷皇上任使受事伊始不敢遠求之官也而亦反而責諸身苟其一念不可以對君父與一事不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臣不敢不席藁服皇上之大法法行自近臣乃進而與諸御史約如是繇是以求之綱紀之地自朝廷以

及天下端不乏風行草偃之機惟皇上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四方臣敢不受成於下以庶其無忝厥職臣請指其要者而類陳之一曰建道揆臣聞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首善之地固道揆之所自立而天下以感發而興起者也先臣馮從吾嘗因舊址建首善書院於京師率士大夫之同志者而講肆其中會廣寧告陷人多迂之者從吾曰今日正不可不講學此其意固自遠矣而竟以是能去卒遺隹魏之禍首善一席鞠爲茂草識者傷之天啟聖明躬先問學日御經筵方將闡明孔孟之奧以統聖眞而獨不令學士大夫仰承教澤乎臣請亟復首善書院郎祔從吾爲贊宗而令京師子弟之秀者專爲肄業地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憲不亦休乎先是皇上特重孝經小

學二書頒示天下一時士習多鄉風者而臣以爲有小學之教而無小學之地猶然空文耳倘因首善之舉即用之爲都人士小學因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舊制選名德老成士爲之師聚里中彥士而教之因而縣黨庠州序以達於國學將異日賢良方正諸科未必不因此而起而所裨於聖朝作人之化亦豈其微哉伏候聖裁一曰貞法守臣聞五刑五用繫之天討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爲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於是有錦衣之獄已讀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立命焚錦衣刑具事寬恤而歸諸獄於法司至東

劉子全書

廠緝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於大逆大姦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復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致人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猶不難肆羅織之威曰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輦轂之下人人重足浸傳九重好生之德幸今朝廷有清獄大典從前一切株連蔓引之寃始得盡出覆盆中外歡呼聖德而皇上且已改定新書不復畀此曹以事權矣請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猶有不公不法傳於道路蹤跡彰著者獨許臣衙門以五城御史覺察廉其罪情之重者送刑部究擬倘御史不行覺察事露併坐御史御史得職而衛廠之譏呵可以不事自此耳目無旁寄之門嗣端享清靜之福於以仰追三代刑措之風其庶幾乎伏候聖裁

一曰崇國體臣聞堂高廉遠古人借以喻上下之分亦曰體統正而後朝廷尊耳今天下之勢何啻指大於臂臂大於腰者所謂失今不治非徒病尰又苦蹠盭耶今中原寇亂士卒非不林立而主帥之約束不行何以故郎大帥非不碁布而文臣之節制不受又何以故則陵夷之勢其所繇來者漸矣推此以往部民而叛官長青衿而抗師帥僕奴而殺主翁皆積漸之勢也臣乃知今之號爲尚書侍郎者名位雖尊而語其權藉之地不過一吏胥之任耳朝升堂而受事夕繫囹圄矣方伏謁而趨承倏從縲紲矣則當其在事之日而人人已囹圄待之縲紲伺之矣白此五日京兆者下陵上替轉相尤效等而進之王公一階耳此臣所謂寒心也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

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許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此雖於僇辱之中而不忘禮遇之意豈其人之足念哉正所以尊朝廷也頃者皇上業已行九經之政敬大臣而體羣臣何所不曲致其恩禮而終有感於舊銓諸臣之一案頗爲聖度累不小則臣不得不慮及之以爲將來慮伏候聖裁一曰清伏姦臣聞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同類而稱曰賊在外爲姦在內爲宄以見腹心之寇慘於裔夷爲明主之所愼防云今天下有夷寇之禍易解也而所難者乃在姦宄前此枚卜之舉何等關係而朝堂禁地忽有以匿名揭告者胡爲乎來哉賊在內矣則必有爲之外者矣此非一種罷閒官吏欲燃既死之灰定係一時貪鄙縉紳冀覬非望之福因而關通線索表裏

爲姦至不難以門戶之說羅朝士而一網之動乘人主所
甚忌乎此其膽大包天目中已無君父爲王法之所必誅
而皇上亦姑置之而不問以全大體豈不適遂狡謀愚以
一逞再逞無已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臣請此後除
匿名文字一切立毀不問外但有朝紳結交近侍蹤跡顯
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
事以呈身或假途以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許
臣衙門竟以自簡從事立破姦謀庶魑魅魍魎不至跳梁
於清晝而保泰之業或亦不外此而得之矣伏候聖裁一
曰懲官邪臣聞國家之敗無不繇官邪者而官之失德自
寵賂始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
正道四之說識者已爲之褫嘔其後稍稍濫觴未甚也我

皇上御極以後加意澄淸閒有以賂告者必罪不赦以爲是足令行而禁止矣而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贄輒袖手授受不令班皁見竊至列柬投遞必託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此其事詎可令穿窬見乎而其途必自臺省而上權貴人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爲恥頃自薛輔敗而人心稍有警惕次第改觀易聽矣倘其積習盡洗臣幸得與天下吏始共奏澄淸之理若猶未也但有輦金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即單詞檄之立致三尺至於士路紛囂久成一講搶攘世界而近者復有起廢之典不惜紛紛陳乞廢者乞不廢者亦乞至廢而起者又乞決裂四維尤爲不小相應一併禁止以挽頹

風伏候聖裁一曰飭吏治臣聞吏治之關於生民休戚自古而然矣矧今天下魚爛瓦解之日乎而綮吏之責獨臣衙門專之則巡方之遣是也臣始先言今日吏治之汙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爲背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爲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爲科斂之藉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讎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而後乃知此輩手攫之金錢亦直以頭顱換耳至問其所以犯贓之故殊似有可原者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四應不給而至於營陞謝

薦坐之巡方御史尤甚卽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然則臣亦不必詳言吏治若而良若而楛矣而第專責之巡方但令巡方不要錢則自巡撫而下皆不要錢守令卽要錢無用處所不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者未之有聞臣嘗念今天下新政宜民事事宜歸惇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容少骫而臣乃執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風幷亟罷減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自此吏治當有起色乎伏候聖裁凡若此者臣雖不敢盡謂有當於時務之要而於風紀所關大者以尊主而庇民小者以修政而立事亦稍稍得其要領倘聖明弗以爲謬勅下各該衙門特賜

施行世道幸甚 奉聖旨覽奏具見振飭講學明倫有裨風教修復小學選擇師儒著該撫按著實舉行官邪吏治關卿職掌卽嚴飭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失職風憲受贓的指實參來餘已有旨了

闕門大典澄敘宜嚴敢定流品之衡以裨激揚之憲疏 十月二十七日

臣聞進賢而退不肖固銓序人才之法獎恬抑競尤轉移世道之權乃者考選之役臣宗周特奉我皇上面諭不敢不斤斤從事因思臣衙門風紀之司固淸議之所自出也而此一時也功名之路驟啟囂競之途轉捷如郎署中有自行陳乞者矣推知中有滅俸行取者矣臣以爲斯二者皆不可爲訓者也夫郎署亦考選中階也薄郎署而不爲

能必考非郎署乎且也以禮曹乞考將必徑改省郎而後快以樞曹乞考又必并薄臺郎而不居是視臺省爲必得之物也吏治之爲天下最也保障綢繆何所不事乎今之賑濟也而減俸建城也而減俸防河也而減俸有減至三年者與減至二年者是視臺省爲微勞之勸也嗟乎一時人情習尚至是身如此速化如彼而欲求後日有一切建樹尚可得乎臣頗聞先朝名碩有授臺省而辭者辭而得之遂以郎署顯辭而不得卒不難以臺省顯而其人皆炳耀千古稱不朽今之君子宜何居焉此攘攘而來者無乃以臺省爲貨將終如此番考選何矣臣於是而深有感焉姑請以往事折之臣入長安人言籍籍如給假御史喻上猷者居鄉不簡至短喪而起復尤爲名教所不容又如河

南巡按御史嚴雲京者前令山東至賄寇以冒功終見巡方之狼狽此二臣者亦孰非清華之選而至今不能不爲前人咎價失今不愼又以匪人廁足其間臣恐後之視今甚於今之視昔矣臣猶記大奸得路之日舉國寒蟬而二三挺松柏之節者自袁愷成勇而外亦未易多屈指臣謂必袁愷成勇其人而後始不負臺省之選可以攖鱗亦可以借劍今二臣身雖廢而道自光如愷已在起用之列無事臣言獨勇尚錮戍籍臣知聖明已有裁鑒旦夕下賜環之詔亟復臺員以終後效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者也仰祈聖明嚴勅該部此番考選必以恬競分賢不肖之槩參功令而酌行之仍乞并勅該部將御史喻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戍籍成勇即與昭雪則有此一番澄序亦足爲

狂瀾之砥所關於世道汙隆有非渺小者而皇上饑渴求才之意亦庶幾其小慰云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奉聖旨覽奏具見恬抑競深於激揚有裨考選減俸原以優勵罕勞兼咨盡及併部屬陳乞情亦各殊著吏部察核年俸淺深勞績大小及生平品行詳確開列同訪單奏繳候奪除上疏嚴尖京著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該部知道

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覲典疏十一月二日

照得崇禎十六年天下官員例當入覲除一切官評臣等加意採訪外先期例行榜示如微逐過從有禁逆程設席有禁山人墨客往來有禁揑款私揭揑情肆辯有禁訐後潛住京城已經節年申飭內外官相應一體遵奉而其最干法紀者無如餽遺一事竊照近世士大夫不以苞苴及

門爲恥如外任官歲時問餽京邸亦既習以爲嘗矣至朝覲年則自守令以上必人輦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其截俸留考諸員又持有一番鑽營之費惡薄相仍愈趨愈下今聖政維新嘉與天下共奏澄清之理責成實在臣衙門臣請特設厲禁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兵馬司預加緝訪至期遇有入覲官員齎金如故事在各衙門餽送打點或轉託親知投入者不論與受立行開報城御史參送法司仍立限五城至期若無舉發本官即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即已經風聞有據而城御史不行舉發城御史即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再聽五城御史兵馬互相覺察但能發奸一事二事御史紀錄兵馬優陞總之臣雖不敢薄待天下士而移風易俗之教豈能一朝而得之禮教

之窮也不得不佐之以法法在必行請自臣等及諸御史始統祈聖明垂鑒勅下臣衙門遵奉大書禁約通將舊禁各項款以下責各該衙門一體施行應拏問者卽行拏問應糾參者卽行糾參庶舊俗爲之改觀而士風於焉丕振所關一時計典之重亦豈其微乎 奉聖旨覲典亟宜清肅申誡奉有屢旨其餽送鑽營等弊尤宜痛禁著該坊官屆期嚴加緝訪犯者立行開報以憑參拏發奸各官卽移該部紀錄優陞容隱一并論治仍大書榜約并舊禁各款一體飭行

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疏 十一月十一日

臣等嘗深維風紀之說而知天下之治必有所自始則京

師其首善矣譬之振衣者必提其領舉網者必挈其綱綱領之地得而天下之大可次第而推也臣請遂言所以風京師者臣衙門御史之差巡城也專以肅清輦轂其下有兵馬司官屬承之所至必令行禁止如埋輪破柱之風乃稱厥職自城職不舉而朝廷一切發奸摘伏之權不得不別有所寄致往者亂政亟行遺爲厲階無足怪者臣考之故牘城御史不徒爲喧鬧設也進之爲禁賭博爲捕盜賊爲參奏打點餽遺又進之爲裁抑豪橫爲懲罰奢侈游戲又進之察問九門官吏不法皆其職掌之大者臣宗周受事衙門之日淺見諸御史日有報月有稽於諸條款纚然具也而每項則註曰無犯果爾豈不比屋可封一旦有事後發覺者將何以置對天下事之敗於文具類如此矣而

臣謂此固非可以武健嚴酷勝也臣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先之以儀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亦視其所以風之者而已矣王道之不行也一切良法美意蕩然若後世所稱鄉約保甲二事猶有先王之遺焉乃者業已累奉明旨申飭舉行而終未有著實舉行者何也本教疎而風厲之權弱也今臣等雖不才敢不黽勉萬一與諸御史力以風紀自任推明德意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者有善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規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將先王化成天下之效不難再見於今日而行之自京師始則請自城御史始率京師之衆五方雜處之民

盡收之鄉保之中遇有前項不法得遞相舉發重則題參如打點餽遺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拿問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驅逐不許潛住京師如私倡小唱戲子遊僧遊尼之類所不令行而禁止者未之有也臣等於是乃立責成之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發即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臣因即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發即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且改劄差爲題差復季差爲年差以重事權庶幾無敢以空文塞者而臣等亦得以風紀自效無忝厥職統祈聖明裁奪立賜施行其鄉保一事恭

候命下之日容臣等裁酌事宜先行所屬并通行省直各地方一體遵依遴者邊將縣開凡可恃以安集人心爲城守要著則臣宗周已於己巳之嘗行之京兆府矣緣係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奉聖旨這所陳巡城職掌深於整肅風紀有裨至講明鄉約保甲尤得安民要領併一應禁奸除惡等事通著嚴加申飭彈力舉行其甄別御史兵馬以示勸懲依議改季差爲年差是否典制該部知道

遵奉明旨疏 十一月二十七日

該臣等題爲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事奉聖旨這所陳巡城職掌深於整肅風紀有裨至講明鄉約保甲尤得安民要領併一應禁奸除惡等事通著嚴加申飭

嚴力舉行其甄別御史兵馬以示勸懲依議改季差爲年差是否典制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一面先行所屬外臣因將鄉約保甲二事通爲一事畧舉大綱布之方策使人皆易知而易從而至於推行之際又在臨時斟酌期於不爲民擾要之可久而已條列事宜如左再照巡城御史一差曾經先憲臣孫丕揚於萬厯二十一年題准定爲年差載有成書其後不知何年改爲季差或一季或二季漫無定例臣是以遂有復年差之請正所以遵典制也統祈聖

裁

鄉保事宜

一奉高皇帝聖諭爲約典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敎訓子孫各安生理

毋作非爲

一約誡 本藍田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䘏

一約禮

每遇朔望日地方官爲主約正爲賓保甲以下居民從行講約禮設聖諭香案官長以下序立拜叩頭如常儀乃鳴磨伐鼓司講者開講講訖司贊者出位而唱曰某鄉某有善當舉某事某事舉畢書於冊糾過者倣此仍伐鼓告成事禮畢圓揖而退

每遇初八二十三日爲小講期約正爲主保長爲賓甲長以下居民從畧如前儀而少殺遇農忙月則輟

其他歲節有會飲射有會皆從俗

一約制

一家定戶十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皆以才充十保爲鄉鄉有約正特以德充或以爵以齒有約副兼以才充合鄉爲坊坊有官合坊爲城城有城御史城御史治其坊坊治其鄉鄉治其保保治其甲甲治其戶戶有戶籍登其民數而遞總於官凡寺觀另編爲甲而同統於保其小菴刹卽聯入四民中

一約法

一戶有事一甲舉之一甲有事一保舉之一保有事一鄉舉之一鄉有事坊官舉之一坊有事城御史舉之匿而不舉及舉不以實者罰其縱惡者連坐

勸善條例

孝子　順孫　義夫　節婦　民士

以上或旌以花紅或粟帛或給扁或給冠帶或題

旌各隨事大小

懲惡條例

失火　鬬毆　酗酒　賭博　挐訛　盜賊　私鑄

制錢　九門官吏不法　勢豪不法　宴會奢靡

器服踰制　打點餽遺　私娼小唱　戲子　遊僧

遊道　尼姑　道姑　訛言惑衆　罷閒官吏

夷漢奸徒

以上或笞或杖或枷號或題參或徑自拿問或徑

行驅逐各隨事重輕

一約備

一戶有警一甲羣起救一甲有警一保羣起救一保

有警一鄉羣起救一鄉有警官司羣起救至通城有

警則甲守其甲保守其保鄉守其鄉各坐信地以聽

命於官夜行無出鄉出鄉者各以盜賊論其訛言者

以軍法論

每戶備兵器一事無力者或止木棍一條

每甲備燈籠一盞

每保備鑼一面

每鄉備弓箭一二副善騎射者司之另木鐸一事以

老而貧乏者掌之月行三巡本鄉各施以錢一文

每衞衕口有柵柵有守輪以甲長二人

每夜有更夫五人充以乞者

奉聖旨這所奏鄉約保甲事宜有裨風紀兼資防禦著嚴飭城坊官設誠舉行巡城原屬小差以半年為期該部知道

特糾官邪行賄有據謹自劾不職以肅風紀疏二十五日

臣於本月二十四日辦事衙門詑有起復加銜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者與臣素昧平生進而謁臣於私寓坐定手出書儀一封周方可三四寸許臣因問所從來則原任絳州知州今陞戶部浙江司員外郎孫順所齎以自爲打點外計地而育民其部民也因爲之過付時育民方左右顧而無人幾欲作袖中之緣而臣乃毅然揮之別去臣不覺處躬無地退而自思以臣忝列風紀一席而此

曹猶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弁髦然豈臣之平生固不足取信於人與昔人云人心如靑天白日何至相疑臣實愧之又重以爲國憲辱臣眞大負皇上任使矣乃者臣方奉皇上面諭責臣澄淸計典一事隨該臣預行題准惓惓於餽遺之禁方在大刻榜文張掛閤都人誰不知之者而不意令之不行首中之臣則自臣以往一時賄賂公行遍染各衙門當又有莫可窮詰者矣臣聞古之爲政於天下者令懸而不犯刑設而不施貴其所以感之者豫也若待其已犯而後繩之亦已晚矣臣眞大負皇上任使矣仰祈皇上先將臣亟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仍勅下該部將孫順亟行褫革王育民并與懲處庶計典於焉少肅仕路爲之一淸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孫順營賄計與王育民代行詐贓俱著革了職法司提問具奏卿秉正發奸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不必剖陳該部知道

遵奉明諭申飭憲綱以昭法守疏壬午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宗周於本月十三日恭承召對隨於御前發下欽定憲綱一書諭臣遵行以訓飭諸御史諄諄有加臣恭領而退悚慄不勝隨該臣次第諭諸御史各靖共乃職一照憲綱行事并其在差者另行劄示去後訖臣等因恭繹憲綱一書大都求詳於諸御史而於臺長不及一二焉意蓋曰諸御史之職卽其職也則表率之地愈有不敢不勉者矣然臣等雖自愧率屬無能而成憲犂然稍一申明開耳目爲

之一新精神於焉煥發自臣等以及諸御史敢不灑然易慮精白自矢以圖報稱仰副聖明惓惓責成至意臣等爰取三十四條檃恬其旨仰塵睿覽倘蒙鑒允容臣等再行所屬永爲遵守以竊附於不愆不忘之義將聖天子垂憲一世之風猷不至託之空言而無用臣等與有榮施謹具列如左

計開

一曰重臺員之建白臣謹按憲綱首重建言曰直言所見蓋謂御史處風紀之地爲朝廷耳目之官以言爲責者也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其道與直而無遜古稱名御史往往緣此雖至貶竄誅夷而不顧天下卒收其言之利而不然者身家念重利

祿情深勁骨化爲柔腸矢口總成曲説或事出風聞或類從毛舉或顛倒是非或雷同附和或攻訐陰私或借題營窟或上言德政或濫薦私人甚者附下罔上比周爲奸招權納賄威福自恣有一於此皆直道所不居爲言官之溺職臣當擇其尤者而重事參處以警其餘此振揚風紀第一義也伏候聖裁

一曰定臺員之差遣臣謹按憲綱特申御史出巡之任則註差固有定例矣曰小差以試御史充曰中差以實授御史充曰大差以資深御史充不相紊也偶臺員缺人則或初試而註中差淺資而註大差推移之間因得以趨避冷合難就易而成法亂矣至諸差之中其坐大差者自巡方而上若管理章奏若十三掌道尤不可

不重其事權如章奏不職則建白於何定流品十三掌道不職則省直於何稽文案而今也槩以故事視之沿襲日久卽欲問其職掌而不可得至兩畿督學一差地方之風敎寄焉原係會同禮部爲特選此外有監軍一差兵事之安危寄焉又係會同兵部爲特選此則未可槩以資序論者以資序論而多至不舉其職矣今臣等請於成憲之當遵者必立爲畫一之規於舊章之已湮者必加以整飭之法而於時宜之當酌者又必通以遴選之方使所在各舉其職焉雖其間有題差劄差不同一皆勒以成限不致遊移久近生畔援之端則亦鼓舞人才之大端也伏候聖裁

一曰正臺員之體統臣謹按憲綱御史主糾劾百司所

至地方自六品官以下得徑自拿問煌煌豸繡其重如此而又許內外臺得互相糾劾以共處於無私之地此體統之所以益重也然則臺員固以人重耳非徒以官重也而今也或官非其人狐狸是問而舍豺狼鷹鸇弗逐而同猫鼠其重安在且夫巡方在事固有定體矣藩臬之品級固甚懸也而執刺用手本知府之品級亦相懸也而謁見行跪禮至教官有師模之責而亦行跪禮郎吏以下出自貢監也而槩行叩頭禮皆非憲體之舊也乃巡方竟坐是以矜貴倨則日與地方官相遡以勢相取以利相與以迎送餽遺充其情或多乞墦龍斷之术若其重又安在而至於近日陵夷之漸尤有不可言者催科有考成矣詞訟增贖罰矣一切助工助餉日有

濫觴矣此雖一時功令之變局然乎而巡方遂得以行其誅求無厭之計則決裂又甚矣臣請自今爲御史者必以人重官爲百司表率而無取諸虛貴也庶不至下交而賣轉開陵侮之端而且以催科還撫字以刑罰還教化以一切助工助餉之義量取之所有而盡捐成額於朝廷因使得益著其攬轡澄清之節夫如是而御史體統乃重御史之體統重而朝廷之體統益重則世道與有攸賴乎伏候聖裁

一曰嚴回道之考察臣謹按憲綱有巡方失職之條至舉劾不稱者遂以煙熚成而尤重犯贓之法於是回道例有考察云乃後世相沿視爲故事率取養交避怨而已近據南星以張素養舉貪吏也而處高攀龍以崔呈

秀犯贓私也而處一時以爲空谷聖明在上累經嚴旨法在必行而臣等猶懼無以仰承德意也一則文具之呈詳易飾一則採訪之聞見難眞坐是苦無下手終成瞶瞶者有之今請御史回道之日另奏一簡明文冊如其察吏也果舉得眞廉吏某人某事糾得眞貪吏某人某事痛尋嘗之舉劾不與如其安民也果於某地方招集得流移若干人又於某地方開墾得荒蕪若干畝并清察過糧差積弊若干件事拿問過大姓豪橫若干件事表章得眞經明行修眞孝廉眞儒幾何人而向來例套所及者皆不與於是考其殿最登報一一及格爲上等有舉有遺爲平常全不舉者不稱職而次第拔以功令姑酌爲改調降級罰俸三等眞如執尺度以繩長短

握權衡以定重輕未之或爽也至犯贓者另事採訪特從重論而考察之法於是乎行矣伏候聖裁

一曰嚴臺員之選轉臣謹按憲綱選用風憲必取公明廉重老成練達之品而禁新進初仕者法如是其嚴也則臺員之所以自待者可知乃前此有以甫釋褐而聯翩蒙欽飭者此誠一時曠典平而倖端既開遂有爭從速化者矣且有甫拜恩而即自行陳實授者矣及其敝也既得患失何所不至臣稽往事臺省之遷轉或內或外未嘗有軒輊也自人情重內而輕外於是卿寺之途日競而外改監司者因有升例之名人多視為畏途者臣觀前輩臺員其賢者多請出為監司以自効兵農錢穀事事可觀一曰肩鴻任鉅聲施爛然而今也不特薄

監司不爲且并薄督撫而不屑而其爲監司者反得借
邊才以攘之於是內與外爭騖於榮進之途視一官如
傳舍職業日隳人才日耗禍患日臻以至有今日嗟乎
難言之矣請自今選授臺員一遵憲綱故事至遷轉之
日除回道考察處分外并閱歷者另論外積至資深望
重槩以一內一外行之而斟酌於才品之間罷去年例
名色使內者既備節鉞之選外者亦配京卿之望庶人
情之囂競以息而於天下事有可次第言者矣臣聞之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其何能國伏候聖裁

奉聖旨覽奏申飭臺規自屬職掌但憲綱舊制甚明面諭
已悉卿宜祇遵力行以肅風紀不必另託數陳該部知道

闢左道以正人心以扶治運疏 閏十一月十五日未

上

臣聞天下治亂之機必有所自始故孟子稱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人心之關於世運尚矣而人心之邪正率本於道術之晦明自古未有道術不明人異教家殊俗而天下幾大順之休者今天下皆知有異端之禍而不知異端之禍異端之教爲之也又皆知有盜賊之禍而不知盜賊之禍盜賊之教爲之也何謂異端之教則佛老而外今所稱西學者是始萬厤中西夷利瑪竇來中國自言航海九萬里而至持天主之說以誑惑士人一時無識之徒稍稍從而尊尚之遂爲南禮卿沈㴶論列以去不意其徒湯若望等越十餘年復入中國遂得竄緣厤局以行其一家之說又有西洋火器是其長技皇上因而

吳

竊之京師至表之爲天學而其教浸浸行於中國矣臣竊
意厤家之說大抵隨疆域以分占候故四夷各有星官未
必盡行於中國也而今且設局多年卒未有能究其旨者
至厤法爲之愈訛況一技若火器豈中國有道聖人所恃
乎不恃人而恃器兵事之所以愈不振也若天何主乎天
卽理也今以爲別有一主者以生天而生人物遂令人不
識祖宗父母此其說詎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而近者且
倡仁山大會以引誘後進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
之歸矣此臣所謂異端之教也何謂盜賊之教則張道陵
遺孽所稱天師者是道陵在漢爲黃巾餘黨號五斗米賊
自言能以符籙驅鬼神愚民因而信之傳之後代累有封
爵或稱天師至本朝始改號眞人晉經降革旋復至今襲

職者爲張應京一日皇上有事於禦災捍患爲生民祈福也暫許之來京事已年久輒留駐京師屢玷崇班之列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今者應京遂膽大心雄乞賜第宅皇上姑從而許之初不必崇信其術也而應京從此益得以行其禍福之說所至爭奔走矣夫應京非盜也而充其術足以爲盜不見近者無爲白蓮之徒蔓衍不已皆張道陵故智乎此臣所謂盜賊之敎也而臣於此更有感焉今天下學術不明奇衺之士悉驅而入佛老其不入於佛老者不謂之道學至所在緇流聚衆說法動及數千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孕而繁殖天下安得不日趨於壞如臣鄉有普陀佛寺每年航海士女不下萬人山東有泰山神宮春秋道路往來每年不下數十萬人臣謂無論其邪

說足以傷風敗俗即借此金錢下以養鄉井之流離上以給公家之賦役奚不可者而此外尚不能以悉數也所恃聖明表章正學罷百家而宗孔氏永遵吾中國君臣父子之教憲萬世而淑來玆又何至遺此異孽盜孽以釀禍亂於無窮乎仰祈皇上將西人湯若望等立驅還海毀其祠宇悉令民間燔其文字將張應京立斥還籍罷其賜第姑縣之以待有功并將普陀泰山等處凡係會衆說法地方悉勅守臣永行禁止仍令勅天下無度牒僧人年三十以下者盡行還俗從此人心正而世教明以爲息邪除冦張本而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亦端於此可卜矣臣處風紀之地不敢不特糾統祈聖明垂鑒施行

責成巡方職掌以振揚天下風紀立奏化成之效疏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一日未上

臣等頓首蒙皇上頒賜憲綱一書該臣等具上條奏隨奉聖旨責臣力行不必徒託敷陳臣等敢不祇承無斁而其間猶未詳及於巡方之職也夫巡方之職在察吏安民其所關於今日理亂安危之故何如者則言豈容一端而已乎臣聞古之巡行郡國者所至使墨吏望風解綬何言夫風乎誠動於此機通於彼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今天下皆知吏之墨而不知察吏者之墨以墨治墨將何令之從而其所在爲生民遺厲有不待言者甚矣巡方之爲天下毒也頃者臣已將風憲犯贓一語早爲揭出業奉聖明申飭有加諸臣亦既曉然如大夢之獲醒將繇是以持斧一方必奏吏稱民安之績可知

謂其所以風之之道得也然則與其言察吏不如其先言
風吏也而與其徒言安民不如即以風之之道安之也臣
因仰遵功令俯切時艱畧倣周官六計之說爲吏道取程
而一一求端於風尚之地一曰風吏治以廉善善以言乎
懷保之德也古稱親民之官必曰父母未有父母在上而
其子他往者今天下何多流移之民乎强者散而四方弱
者轉於溝壑致中原以北千里爲墟而天下且有無民之
官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言招撫不論遠鄉近籍但有投
誠向化者卽與一體撫養編入保甲之中老者養之幼者
撫之鰥寡者配偶之而其武悍者卽隸之行伍以用之仍
各還其生理生理未復不妨永免差徭以堅其歸附之心
畢是職也則庶所稱廉善者與其二曰風吏治以廉能能

以言乎其才勝也而經理之最先者莫如農事今天下所至無民則所至皆拋荒矣益以賦役之繁重不特失業者荒即有業者亦往往捐棄其業以就荒而生齒益盡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言開墾不論土著流移但有願佃荒田地者即給與佃帖永爲世業一面假以牛種又從而時時勸相之以漸消其游惰之習仍蠲其子粒數年其在軍屯地方別聽軍衛衙門處置而至地窄人稠之處雖鮮失業之民尤必爲之相其原隰穰其水溢旱乾恒使一歲耕視二年稜如漢趙過之耕代田可也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能者與其三日風吏治以廉辨辨以言乎其智勝也而心計之纖委者莫如賦役一事今天下獨苦加派耳乃朝廷嘗降易知單以便民而有司亦槩無行之者一聽吏胥沈

閣以致糧額不淸於是有額外之徵非時之徵疊年之徵追呼騷擾計一切停壓有打點使費每科十得三先入吏胥之手而國課愈逋見今十五年臣鄉百姓已完十六年糧事且起徵十七年而解進戶部猶未完十四年則十五年糧果歸何地至里甲之弊抑又有甚焉者萬麻初都察院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通計每年銀力二差所需而均之十年里甲使貧富無以相詭民至今稱便乃行之既久條鞭之外又復科派科派之中轉生奸利則爲之放富差貧那甲移乙種種坐不均之嘆而至於地方復有不時之需徵斂益多頭緒至此小民告困乃甚於加派百倍矣臣頗聞先臣海瑞爲江南巡撫盡蠲小民一切供應執里役者終歲不出一錢而獨不爲勢家所喜在任僅九閱月而罷

臣生之初見現年里役亦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糧解戶則計畝約費三五兩不等而家盡破矣獨宦戶偃然處十甲之外不值現年臣鄉如此江南可知江南如此天下可知此今天下第一民艱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均賦大要在力清保甲使各鄉轉相稽核以糧歸田以田歸戶以戶計丁以丁科差以差科銀而一切詭寄花灑那移規避之計皆無可中之將民困其有甦乎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辨者與四日風吏治以廉法言作法貴自上始也今天下民窮財盡矣又重之以風俗之偷刁誣百出訟獄繁興上官往往利其所爲以爲科罰地一承上司之歡一飽身家之欲小民之不堪命亦既所在而是矣最可恨者如臣鄉江南冠蓋輻

轇之地無一事無矜紳孝廉把持無一時無矜紳孝廉囑託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且亦有釁起瑣褻而兩造動至費不貲以乞居閒之牘至轉輾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徑行賄於問官或假抽豐於鄉客動百盈千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於此者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僞訟毋誣告毋越訴除大事親行聽斷外如鬭毆婚姻財產等事皆行鄉約處分回報一槩不科罪名久之而庭無留牘民不見吏矣至於地方有勢豪不法土豪不法各衙門吏胥不法不妨一一申以三尺以備特訪而一切責棻備不與焉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法者與五日風吏治以廉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今天下人心之不正久矣人心壞而風俗隨之時則有降賊之官有附

寇之民又有倡亂之子衿紛紛籍籍至誅之不勝誅則昔庠序之教不明而吏道無以師帥於上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教化請分其四民治之以其士之俊秀者養之於學宮既有師儒之官以董正之矣而又為之申鄉社之約特遵高皇帝大訓令以時讀法焉因得暇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也夫然後簡其善良而激勸之或以孝弟或以力田或以經明或以行修皆得據實上聞因而尊顯之而民俗日歸於厚矣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正者與六曰風吏治以廉敬今天下無武備矣惟文事可以寄之則封疆之吏有專責焉必也臨事而敬乎卽近日所行修練儲備四者未始非固圉之要著而行之以苟且之心往往急切無序勞民傷財反為禍本久矣

其不講於敬事之說也誠風吏以廉矣於是乎議備禦請卽自保甲法始衆志成城修之至也以民寓兵練之至也制挺以撻堅利備之至也又聽民閒各置社倉以行其相友相助之義則備之至也而後以其餘力講求四事而次第及之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舉是職也則庶所稱廉敬者規於是按六計而行羣吏之殿最焉請自縣令始通計三年內外一廉備六計具是眞賢令也或平嘗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邑矣於是進而課二千石必其能率所屬之縣通行六計者眞良二千石也或平嘗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郡矣又進而課守巡其能率所屬之府通行六計者眞賢守巡也或平嘗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路矣又進而課藩司其能率諸道通

行六計者眞賢方岳也或平會不職各有差而風行於一省矣又進而通課各監司其爲左右布政使於戶口錢糧有專責焉其爲屯田水利諸道於土田有專責焉其爲漕儲道於賦役有專責焉其爲按察使於刑名有專責焉其爲提學道於敎化有專責焉其爲撫邊防海淸軍諸道於備禦有專責焉其爲稱職平會不職一一各有差而風行於天下矣則總之先操其風尚之地得也嗟乎今天下無吏治矣其賢者日奔走於簿書錢穀以博能聲而不肖者以溪壑爲得計上官樂與同濁耳等而進之藩司不治餉臬司不治刑屯田不治田水利不治水軍不治軍兵不治兵一旦有急紛紛廷遣耳而最可異者無如督學一官今天下有督學出巡不受鄉紳囑託不行吏書夤緣不受地

方官把持一遵糊名故事者乎而況欲責之以道術繩之以名節又何怪世道之淪胥以溺也則誰爲巡方而至於是煌煌持斧山岳動搖之謂何寬大吏而摘下寮舍正官而繩佐貳所察何吏所安何民甚焉錢神有靈公道退聽情面爲重飭書可委則臣等有同道考察在矣惟是表率之無能而徒煩文具風勵之無地而徒事責成巡方之察吏與臣等之察吏者豈不受同病之相憐而臣乃終不能已於言如此所幸聖明有一番申飭則臣等有一番提撕爲此不避煩瀆仰祈聖裁倘臣言不以爲迂恭候命下容臣等通行所屬遵奉施行世道幸甚民生幸甚

計開

六計類要

一招撫流移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登報本府訖

乙年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登報本府訖

丙年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本府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本道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道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布政

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某任內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道某道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撫按訖

乙年督率某道某道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撫按訖

丙年督率某道某道招撫過流移各若干名口登

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招撫過流移若干名口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一開墾荒蕪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開墾過荒田地山若干頃畝登報本府訖

乙年開墾過荒田地山若干頃畝登報本府訖

丙年開墾過荒田地山若干頃畝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田地山若干頃畝聽

本府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道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荒田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荒田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荒田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田地山若干頃畝聽

本道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道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開墾過荒田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開墾過荒田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開墾過荒田地山各若干頃

畝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田地山若干頃畝聽

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屯田道某任內
水利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軍屯田地山各若干
頃畝蓄洩過陂塘江河水利若干處所登報布
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軍屯田地山各若干
頃畝蓄洩過陂塘江河水利若干處所登報布
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開墾過軍屯田地山各若干
頃畝蓄洩過陂塘江河水利若干處所登報布
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蕪若干頃畝蓄洩過
水利若干處所聽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
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某任內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清察某道某道開墾過軍民荒田地山各若
干頃畝登報撫按訖

乙年清察某道某道開墾過軍民荒田地山各若
干頃畝登報撫按訖

丙年清察某道某道開墾過軍民荒田地山各若
干頃畝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開墾過荒蕪若干頃畝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一清理賦役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

報本府訖

乙年淸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

報本府訖

丙年淸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額糧幾分登

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淸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

額糧完欠聽本府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淸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淸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解
過額糧完欠聽本道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
各倣此
某道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及徵

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及徵解過
額糧完欠聽布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
各倣此
某省糧儲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
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
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徵解過額糧幾分登報布政
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徵解過額糧完欠聽布政司考

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鹽法道某任內

甲年清理過鹽運司等衙門鹽課解額若干登報

鹽院訖

乙年清理過鹽運司等衙門鹽課解額若干登報

鹽院訖

丙年清理過鹽運司等衙門鹽課解額若干登報

鹽院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鹽課解額若干登報布

政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某任內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清察某道某道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徵解

過糧額幾分登報撫按訖
乙年清察某道某道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徵解
過糧額幾分登報撫按訖
丙年清察某道某道清理過賦役各若干件徵解
過糧額幾分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清理過賦役若干件徵解過糧
額完欠聽撫按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
此
一簡省詞訟
某省某府某縣某任內
甲年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連
紙贖若干兩登報本府訖

乙年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連

紙贖若干兩登報本府訖

丙年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連

紙贖若干兩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

惡若干起聽本府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批發某縣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道訖

乙年批發某縣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道訖

丙年批發　某縣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　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

惡若干起聽本道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某道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批發　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　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按察司

訖

乙年批發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按察司

訖

丙年批發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
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按察司
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
惡若干起聽按察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
各倣此
某省按察司使某任內
甲年批發某道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
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撫
按訖
乙年批發某道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
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撫

按訖

丙年批發某道某府某縣審豁過寃獄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各若干起連紙贖若干兩登報撫

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審豁過寃獄若干起擒治過積惡若干起聽撫按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

倣此

一申明教化

某省某府某縣某任內

甲年申明鄉約旌過善良若干人登報本府訖

乙年申明鄉約旌過善良若干人登報本府訖

丙年申明鄉約旌過善良若干人登報本府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人聽本府考成

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人聽本道考成

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道分守道某任內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人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人聽布政司考

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提學道某任內

甲年出巡過某府某府考試生儒不犯關節一事

登報撫按訖

乙年出巡過某府某府考試生儒不犯關節一事

登報撫按訖

丙年出巡過某府某府考試生儒不犯關節一事

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歷歲考科考不通關節一事與否

聽撫按考成

某省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道某道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名口登報撫按訖

乙年督率某道某道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名口登報撫按訖

丙年督率某道某道申明鄉約旌過善良各若干

名口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旌過善良若干名口聽撫按考

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一修飭備禦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任內

甲年通行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本府

訖

乙年通行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本府

訖

丙年通行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本府

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本府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府知府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縣某縣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本道訖

乙年督率某縣某縣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本道訖

丙年督率某縣某縣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本道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本道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道分守道某任內 分巡道某任內

甲年督率某府某府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布政司訖

乙年督率某府某府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布政司訖

丙年督率某府某府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布政司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布政

司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

清軍道某任內

驛傳道某任內

海防道某任內

撫邊道某任內

甲年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撫

按訖

乙年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撫

按訖

丙年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第四事登報撫

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某省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某任內　右布政使某任內

甲年清察某道某道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撫按訖

乙年清察某道某道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撫按訖

丙年清察某道某道通行過保甲及修練儲備次

第四事登報撫按訖

通三年考滿共修飭過備禦有無虛實聽撫按

考成六年九年考滿通理各倣此

巡按某省監察御史某任內

舉過六廉卓異自縣官以上某某共幾員又舉過

廉平稱職自縣官以上某某共若干員

糾過貪自縣官以上某某共幾員又糾過不謹

浮躁不及自縣官以上某某若干員

舉過地方人才及孝弟力田廉節等各若干員名

口

糾過地方勢惡土豪及衙門積奸各若干員名口

申辦過地方冤獄幾件及解過罪名紙贖各若干

兩

督察過地方修練儲備四事各幾處

通一年限滿遵照憲綱事宜造冊復命聽都察院考察回道

應詔陳言仰慰宵旰疏

頃者邊警日迫恭奉皇上詔書首諭吏部都察院以禦邊大策令所在各衙門條奏一切機宜仰見皇上匡濟殷懷不勝其將伯之呼者臣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夫死封疆士死制古之義也臣敢不效死以報皇上所可言者惟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明之主必務鎭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舒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臣觀闕門之役忽然而議戰忽然而議款忽然而撤薊督忽然而復薊督種種敗遺無不由於張皇造次者則今日懲前毖後以定廟謨於萬全非皇上先自治其心其可得乎此匡濟時艱第

一義也至於目前下手急著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亟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帥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殺賊以圖後效亟錄用張鳳翔佐樞將倪元璐仍歸辭學而補其缺以資謀議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河以備越渡防運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資召募勇敢之士以禦備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仍令所在糧儲急則焚燒緩則押寄此外臣意慮所不及者亦不敢泛事鋪陳其一切軍國機宜合應令各衙門所屬皆集義於下議定而後達於其長貳長貳以達聖聰庶可省議論而責成功而其專議兵事者仍令集於兵部兵部審而行之專議用人者仍令集於吏

部吏部決而用之皆不另事條陳又以表同心共濟之誼則濟變之策暫有出於此者而明詔所云集思廣益之道亦庶乎有以幾之矣統祈聖明一併採擇臣無任激切摧隕之至 奉聖旨

考試實授疏 閏十一月二十三日

刑科抄出該本院題前事條因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閏十一月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院該臣等案察本年五月內該前院臣王道直題為欽奉聖諭事等因六月初八日奉聖旨御史職任巡方察吏安民所關甚重鄉等總司憲紀必須加意甄覈以期得人覽奏各款有裨釐飭即著如議嚴加考試分別去留以副諭旨餘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職等恭繹明綸敢不公慎確

聚仰副皇上簡擇盛心謹於本月二十日將試御史張懋爵陳純德吳邦臣周燦四員齊赴本衙門嚴加扃鑰當堂出題臣等時刻監臨覿昔加岦試以章奏判語各一道飭遵往例將原卷封貯候旨遵行隨該臣等將試御史張懋爵等考過章奏判語詳加品騭或根心以抒論或援職以明守合之刑名多諳律法雖純疵有辨相去不遠而此抑猶其貌焉者也又必稽平日之建白若何與在事之官守若何而後定其器識焉則如吳邦臣周燦自列臺端累著風議而且一差巡漕一差催回皆已奉有溫旨考居稱職矣陳純德論列少疎居心最實前按山西亦經回道考察無疵許其復職此三員者並得列在一等進以實授御史者也至張懋爵前按淮揚雖經回道而據臣所聞本官按

差三年陞序官方頗有遺議即如舊淮撫朱大典素以貪聞而本官共事不行糾劾安見持斧之風稜但回道以後能發銓司曾亨應婪狀甚有裨於銓政功過相掩宜居二等之列例應再考而本官歷俸已久又與新咨試職不同合無姑與實授以策後效則恩典出自上裁而非臣等所敢擅便也總之以功試言一惟稟之成憲有聚無枉莫不定以公衡則臣等所藉手以報成事者如此仰惟聖明勅下吏部再加察理分別等第復請定奪照例施行官嘗幸甚奉聖旨吳邦臣周燦陳純德俱准實授張懋爵既稱例有再考還著續考奏奪吏部知道

恭承聖諭感激時艱敬矢責難之誼以圖報稱疏壬午閏十一月二十七日申救熊大行姜給諫未上

日者敵騎憑陵深入內地勤禦全疎致煩皇上焦勞宵旰下詔求言宏開闢門之典益切引躬之思終之惓惓以責難望諸臣爲人臣子處交戟之下不覺心膽俱碎況臣忝列風紀仰承聖諭指及憲綱面諭之說計所以責備於臣者尤切其敢不兢兢日夕與諸御史勉圖言責以當官守而臣乃竊有慼於今者禍敗之故矣我皇上聖明天縱嗣服之初方將大有爲以光守文之業會國統自中葉以降即位之初首誅大逆餘孽猶延踵相傳護遂得以小忠小信之計逞作威作福之私上搖國是則無人不羅爲門戶下困民生則無法不峻以誅求至於天變人窮兵連禍結益復懷奸不已敢效宋人和議之策以誤國事邇者有臣鄉人自被掠逃回者備述情形止因前日有講款之役於

焉遂借以爲兵端臣已曾達之樞部則小人用事之禍其足爲乎所幸聖明屢摧大奸聿新庶政舉向來一切慘急煩苛氣象盡還之惇大朝野方喁喁想望太平有日而不圖前此諸奸之作孽已深後來在事之幹蠱不力禍敗相仍至有今日此誠剝復相乘之一會也而識者於此宜亦不無隱憂矣乃一日科臣姜埰司臣熊開元並以言事觸聖怒下之掖庭臣不知所挾何說而第於朝會之間共聽御傳在熊開元則以指摘輔臣語而在姜埰則以闡繹聖諭因追論舊事匿名廷揭詰臣不勝股慄退而思之如熊開元所坐正爲今日之幹蠱不力者言而第其奏對之際欲屏人密語以翹人之過此豈臣子進言之法此端一開而天下之爲告密者爭蜃起而禍人國矣則其心可原而

其言罪也如琛所坐正爲前日之作孽已深者言而第於引詔之下欲盡避規卸出缺之名以掩人臣之罪亦豈臣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之義乎此說一倡而天下之爲營私植黨者益弁髦憲綱而不顧矣則其心可原而言罪也聖明在上於諸臣是非得失之辨豈不洞若觀火推見至隱二臣卽有罪可原正不難借此一處以揚正直之氣發忠愛之忱而矯枉不無太過至以衞獄處言官自今日始所傷國體轉亦不小臣猶記枚卜會推之役干觸聖怒諸臣各得罪以去然若惠世揚章正宸者輿論至今惜之輒有言於皇上之前則夫大譴大呵之法終不可不愼所施矣乃臣於是而更有進焉我皇上既以責難望諸臣矣今試思難者何在則必從所難受處曲喩於轉圜之地而逆

耳之中有利行則必從所難克處推究於意見之微而合己之後有樂取審如是也又何必盡皆曰道先王之言身爲禮義之則乃稱責難之恭以自當於明主乎臣聞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而夫子遂進之以知難之說其下文則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而興喪之幾於此決矣故子思子亦告衞侯曰君出言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則國亡無日今幸有矯卿大夫之非者矣又何意聖明於朝責引躬之下得聞狂夫之言乎臣願皇上姑寬此二臣以彰聖度改敕法司勘問少存言官之體以作將來怒蛙之氣則聖德於此益著而以之爲匡濟時艱之本亦有餘裕矣臣素託愚戇屬蒙皇上優容之下輒敢不識忌

諱伏惟聖明鑒察

附召對紀事

今上崇禎壬午之仲冬爲吏不戒東兵內入豫藩陷霸州越通津疾馳南下所過無堅城朝廷震恐下罪己求言之詔期與大小臣工交相咨警以圖匡濟誓欲迅掃狂氛以振國威內中復申諭言官曰言官以言爲責稱職非易緘默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諸臣中有大奸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前須憲綱面諭已明以後俱著祇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斥革必不姑貸諭下廷臣疑懼禮科給事中姜埰上疏曰代人規卸爲人出缺

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幷及二十四氣之說上怒收錦衣衞時上開弘政門毎日命諸臣面陳時政得失有行人司副熊開元請屏人一作左右密奏上去內侍開元請屏閣臣上曰閣臣乃與朕共圖國事者豈不得與聞乎爾第奏毋諱開元遂劾首輔周延儒受賄事語多含隱上怒延儒頓首請罪曰以臣在不敢盡言乞皇上令其補牘以進上許之次日疏上舊作幷疏又陰陽支蔓回護幷延儒姓名不述上愈怒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與姜埰同收錦衣衞獄仍詔諭延儒入直先生聞之憮然曰皇上方開弘政門下詔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諫官何與雖二臣優劣不同開元難與埰比然所指者時宰也時宰不可言況天子乎當糾九卿以公疏救之入朝堂昌言其事

太宰鄭公三俊以下俱首肯屬少宰王公錫袞屬稾而謀以特疏繼其後次日鄭公註籍王公遲疑不敢上先生再過促之遂於二十八日進疏方擬次日再拜持疏至二十九日早輔舉適有去留督撫事上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對從首輔周延儒請也先生與諸大僚在直房候召以故不得歸寓拜疏鵠俟良久忽傳有密旨命錦衣衛置二臣於死詭以斃杖聞先生徬徨謂同列曰果爾寧不上累聖德吾儕身爲大臣豈可坐視人主於過舉乎面對時六部九卿不可不力救如皇上不允伏地不起必得請而後已卽不可得或請改付法司衆許諾午刻上出御門各官隨輔臣行叩頭禮輔臣周延儒等謝諭入直訖上諭曰前有旨著卿等會議督撫去

留如何不回奏吏部左侍郎王錫袞奏曰會議督撫欽
限五日回奏因冢臣偶恙不能面議移文各衙門令具
單臣部酌定尚未繳單所以稽遲上諭時事孔亟卽日
直房速議來春禮部尚書林欲楫奏曰要地督撫關係
甚重欲去一人必先擇一人以待之如未有其人而遽
議去去者五日京兆置兵馬錢糧於不問而來者往往
費幾番推敲而不可得詎不重誤封疆乎上曰朕前有
旨其才望堪任者會推來用不肖者卽時更換總要大
公至正上命科道官過來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奏曰
臣等至愚極陋不能仰副皇上求言至意或言而不當
或言而過激屢蒙皇上優容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無
所逃罪但埰作令清苦居官勤飭身體孱弱不堪重刑

伏望聖恩優容上曰敵兵內侵將及四月從無一人敢逆其顏行者任其焚刼蹂躪慘不忍言外患方深從無一人禦之爾等止求優容而已乎時聖容惻然歎曰朕何面目見爾等又諭曰朕未嘗不納諫前王孫蕃能發奸豎不吝面從日者朕申飭言官爾等正宜警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乃姜埰反來詰朕二十四氣事同匿名至屢見章奏煩瀆不已不得不重處一人以警其餘聞近有續人之報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無廉恥儻大小臣工各盡其職滅此朝食何難之有麟徵又奏曰封疆失事皆繇督撫不得人言官多指及者先臣王恕馬文昇在吏部言官論列諸不職一疏中多至一二十人及下部覆必核某人應去某人應留言官亦無

敢諱此後巡撫用人言官專司糾劾吏部加之考察更
得輔臣主持於上天下事尚可為也上曰已屢有旨麟
徵又奏曰熊開元奏劾輔臣雖不免出位妄言然諺云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封疆失事不得不責備首輔
并祈皇上寬宥上曰開元陰行譏譖前旨已明麟徵退
上諭今日以滅寇為第一義此外俱可緩御史黃澍奏
賑恤河南事上命速行戸科給事中廖國遴請宣督江
禹緒戴罪以圖後效上不許曰禹緒兵無紀律豈得再
誤封疆御史周燦奏曰行兵之要在兵畏將法將畏國
法督撫鎮將諸臣多貪冒掊克恩信先已不孚尚望軍
法行於士卒士卒既無軍法而欲臨敵用命未之有聞
今事急矣闖敵又增將入口矣不能禦之於先又不能

防之於後徒以追尾欺蒙皇上霸州河間並無一旅救援坐視其陷而不之恤天下有如斯行軍司馬乎夫五案大法皇上巳行之戊寅然事後追論無益軍紀請皇上權其罪之至重者立逮一二以震竦人心此目前急著也上曰今日召對正爲此事御史楊若橋奏曰臣前有切實可行之效一疏舉遠臣湯若望製火器如西洋無閒等砲可以設布城上亦可那用行閒上曰城守大砲不便移動各邊隘口不患無砲總在用得其法若橋對曰無如湯若望上曰爾與之講求先生出班跪奏曰楊御史之言非也臣聞古之用兵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以故師出有名動有成績今縱不能一於仁義亦當以節制爲本乃紀律步伐全不討究但見

今日講火器明日講火器（乃紀律步伐至此一云未聞以火器爲長技邇來邊臣於制勝固圉之策兵陳技擊之法槩置不講而惟以火器徼萬一之幸）任彼到一城破一城至一邑陷一邑豈無火器而然與先臣戚繼光在塞上嚴刁斗謹斥堠軍法明肅虜騎數十年不敢犯邊何嘗專恃火器此其已事彰彰可師也且火器彼此共之我可以禦彼則彼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閒反爲火器所陷乎今武備積弱而難言者正徒講火器而置兵法不問不恃人而恃器所以愈用兵而國威愈損（一作頓）也至湯若望西番外夷向來倡邪說以鼓動人心已不容於聖世今又創爲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還彼國以永絕異端以永遵吾中國禮教冠裳之極上意不懌曰火器乃國家長技湯若望非東寇

西夷可比不過命其一製火器何必放逐若仁義節制之論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之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閫外用命今日法紀之大者無如行師賞罰一事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一作遛）實王法所不容如何槩置之不問上曰正召卿等會議先生奏曰督撫去留諸臣尚無定議頃周御史所奏照五案大法速治一二以震竦人心此論甚正祖大壽見在敵營其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不可究詰諸臣皆言奸細何無一人指及者從前因循而不及言今日畏縮而不敢言後來將有欲言而不忍言長此不已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惟皇上立正典刑以肅國憲庶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所戢乎此正臣

所謂修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固知之先生又奏曰今日督撫去留多有不敢輕議者上曰何故不敢輕議先生對曰易之恐犯臨敵易將之忌不易恐再誤封疆所以難議總因往日會推有以情面得者有以賄賂得者原不堪任督撫故今日有事於甄別如欲甄別請自范志完始志完身任督師關門三協皆其責任既不能厲兵整旅使匹馬不入又不能設奇制勝使匹馬不出反借入援南下以爲脫卸之地萬一自此續來備禦無人志完之肉寧足食乎此不可不首議處分上曰三協矢事范志完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之處分未妥致有今日之敗局乃不追原禍始卑明國法轉欲以今

日之敗局掩前日之敗局可乎今日當從頭做起從容整頓以爲從事圖庶幾可及止也十五年來至此一云陛下幸爲浮語虛辭所挽亂故國是無憑處分失當今不追原事始明正紀綱狠以一切苟且之虛文當迫促補苴之實政臣恐禍至之無日也一有又言扳孽之竊伏又言行開賞罰之外錯朝廷用舍之繆盭上一有變色字曰從前已不可追今南下之敵如何埽蕩從頭做起所做何事一作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頓首言今日第一義在陛下開誠佈公洞豁疑貳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川舍較然永爲皇極主於是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壹是與中外臣民更始則宗社無疆之福上問計將安出先生對曰敵兵屢犯不得不以禦侮爲急務既欲禦侮必先練兵既欲練兵必先選將既欲選將必先擇賢督撫一日此非賢督府弗任也督府賢自能力修閫外之政既欲擇賢督撫必吏兵二部得其人一日而其要則在吏兵二部蓋吏兵二部用人之樞要也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一有不然縱有韓范不能用也

請皇上首責二部，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念念從國家起見，事事從君父圖維，毋以偏執𢷤眾論，毋以情面誤封疆，繇是擇天下賢者委專閫之任，於以選將練兵，可次第漸舉，而外侮不足患矣。然其要在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邇來主議者但論一作今持議者動言才望，不論操守，凡浮躁貪婪者爭起而推邊才，酷吏墨夫驟膺節鉞，泛駕跅弛悉典重權，至釀成今日禍敗而不可救。不知天下真才望皆出於天下真操守一作不知操守乃濟事之本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一作但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耳一作才望耳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辦一作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

生奏曰正以前日(一作今之)敗壞皆緣貪縱使然故今日宜勵之以廉節卽以濟變言愈宜先守而後才(一作愈宜以守先才)上曰大將自有才局非區區操守可冀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一曰誠如聖諭但大將才局固不恃操守以成功而成功未有不本於操守)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得一職(一作凡補授一銜一職)無不得賄數百金(一作必以賄爲高下)所以(一作故)三軍解體士卒無有(一有爲之)用命者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一作豈不益信操守之不可忽乎)上曰知道了(一作上爲色解可之)先生退戶部尚書傅淑訓奏曰熊開元姜埰狂妄無知自于罪譴臣等公疏懇請伏望聖明寬宥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時淑訓奏對畢無一人繼者先生乃奏曰臣忝居法紀之地官守言責皆得與聞如熊開元姜

垛一則詭託機密似開告密之風一則出語不倫殊失對君之體二臣誠不能無罪但皇上方下詔求言凡在廷非無不采納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從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臣願皇上俯念時艱擴聖度於如天得賜寬釋臣不勝幸甚如臣宗周向者累多狂妄罪在不宥（底稾作中道拜疏指陳得失極知無所逃罪蒙）皇上不加斧鉞放歸田里復荷賜環連擢今職臣罪實浮於二臣乃臣何幸而蒙皇上之涵茹二臣何不幸而蒙皇上之譴責也再如黃道周直言讜論獻可替否有朋友所不能堪者而皇上能堪之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天下咸頌大聖人之無我度越尋常萬萬彼道周何幸而蒙皇上破格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

皇上法外之恩也臣所恨者正以二臣尚不能如道周之愷直儻如道周之愷直皇上自能容之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恩豈得與比先生奏曰二臣學與守雖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案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如爾奏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溷亂紀綱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臣敢以衰朽餘生保二臣無他上愈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曰臣有罪輔臣周延儒等禮部尚書林欲楫刑部尚書徐石麒兵部尚書張國維左僉都御史金光辰各出班一有免冠字申救上曰熊開元疏必有主使想

郎劉宗周兵部左侍郎馮元飈奏曰劉宗周頃在直房
亦言二臣有應得之罪但皇上方下詔求言似宜少從
寬典相約面對時求聖恩改發刑部不意宗周出言切
直致干聖怒葢其生平爲人無事不切直往往面斥人
過嘗責臣以佐樞無能他若吏戶等部無不受其規切
者今日所言實係公事如宗周獲罪而臣等晏然何以
對士大夫伏乞皇上將臣等處分姑貸宗周幸甚金光
辰又奏曰皇上疑熊開元疏爲宗周主使宗周賦性硜
直朝士鮮有知交與熊開元素無往還前日恭領面諭
宗周每言二臣有罪第幸逢不諱之朝一至御前不覺
以忠愛之心披納膈之悃實從君德起見非有他也且
宗周在衙門與臣振揚風紀百事整頓皇上所頒憲綱

見在奉行日進諸御史而董戒之欲與天下共奏澄清之理底稾有又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寒霜宿郊關若宗周者可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終望皇上優容上曰金光辰也著議處底稾有光辰又奏曰宗周爲人清直在衙門不言不動人心亦皆振肅倘皇上留此老臣不特舉朝感戴即薄海內外無不歌詠皇仁臣有一字之欺願甘斧鉞次工部尚書范景文五府勳臣吳遵周等各請宥上曰卿等不必申救劉宗周金光辰先出候旨九卿科道同在直房議事先生與光辰趨出上暫回煖閣諸臣入直房議督撫去留定恭進御覽少頃上傳旨劉宗周著刑部究問金光辰降三級調外任用輔臣周延儒等底稾有執旨二字復至御前申救甚力上改票劉宗周愎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狥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

著革了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
知姜埰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著
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諭諸臣退時漏下二鼓矣先
生在朝房初聞究問之旨毫無戚容與光辰談如故私
念曰出門之日早知有此矣後得今旨亦無喜色易服
歸寓深自負疚語家人曰吾初不欲出山一日時艱告
急輿疾趨朝然既出後輒思建立以報聖恩私心耿耿
今以語言獲罪辜負聖明多矣十二月朔日拜疏謝恩
初七日辭朝卽於是日騎驢出國門去先是有監丁錢
天錫者楚人營密雲巡撫行賄首輔省中廖國遴楊枝
起臺中曹溶爲之居閒餽黃金二百延儒謝之繼而賄
次輔陳演四百許之三人分金有差國遴六百枝起[illegible]

百溶二百又有白金六千散諸臺省中外無異言乃替撫王繼謨尚在任溶草疏授同官甯承勳劾繼謨去代以天錫啟事者少宰王錫袞次輔主票擬焉時行賄者皆用黃金而首輔爲最長安籍籍先生初入朝拜疏糾之（底稾作條陳憲綱事宜內借官邪以警動之）曰官之失德繇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又曰自今以往但有齎金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即單辭檄之立致三尺首輔見之以爲指己恚甚而外廷又競以天錫事加首輔首輔聞之益懼曰總憲方求多於我況可以他人事誣我乎乃進密揭悉天錫事於上前因請甄別天下督撫以示公上頷之故降前諭戒飭臺省使各改行自新國遴等誦聖諭驚曰此必

首輔雪其事禍在旦夕盍嗾一人以脫罪乎一日攜酌過姜埰謬爲言曰聖諭內往事不許言近事恐蹈出缺規卸之嫌又不敢言然則言官終鉗口結舌乎俟將執簡以從埰曰某力任之卽有斧鑕非所敢避遂草前疏以上國遴等又向熊開元佯論首輔婪縱事開元以降謫杞家不得調素憾首輔聞三人言輒請召對繼以補牘稍發首輔穢狀上方未得臺省交關主名而又嚴重廷儒能發奸也見二臣疏震怒曰行賄之事埰實爲之而反致詰於朕邪若輔臣可爲公忠矣而開元毀之此皆大奸之尤者於是早朝畢進百官數二臣罪遂命錦衣衛逮治是時入犯至密雲屬三協之一爲西營要衝天錫逡巡不敢前而舊撫王繼謨備禦有方信地無

國遴等復令言者留繼謨上許之爲之票擬者亦次輔也陰規善地以待天錫先生召對時顛末未悉不及明糾事後有迹其大畧如此嗟乎三人之奸橫亦甚矣初三人固首輔門下士雅相善也自密揭進而三人疑首輔賣已遂假二臣疏卸天錫於探謀逐首輔以爲德於次輔進私人巨瑜胡世安入政府使大權盡歸己出二臣不察而墮其術中皇上不察而墮其術中卽先生亦不察而墮其術中致非刑驟起國論沸騰正人退而僉邪進幾於空人之國而未艾小人禍人國一至此夫越數日上終以先生言反密旨改二臣刑部擬罪朝論咸謂先生之身雖斥而先生之言已用上成主德於無瑕下全諫臣於既死厥功洵偉矣誰謂空言無益於人國

哉然而先生聞之滋戚矣男汋恭述

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　壬午十二月二日

該臣於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隨閣部諸臣後召對中左門以奏對忤旨屏息出次朝房隨奉上傳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狥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知姜埰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著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初一日赴鴻臚寺報名今早恭詣午門外行謝恩禮訖臣戰慄之下感激天恩不禁耿耿伏念臣生逢聖世先後蒙皇上三起田間皆由特恩為一時諸臣中異數而臣以衰病之餘形骸漸廢神智漸昏報稱漸窮至此

瞀與疾而出實爲感痛時艱不暇自揣菲劣叨茲重地日久冰兢既蒙面諭尤凜憲綱乃前後條陳多以草野之姿載其至愚極陋之狀臣亦自知罪戾難逃幸荷優容勉圖懲艾而氣質未經消磨輒於召對之際仍敢效其狂悖仰干聖怒自分虀粉猶復念臣年老曲賜矜全天地父母之恩真出臣之望外矣一息尚存犬馬知戀瞻望闕廷不勝雨泣惟望皇上聖德日新聖躬時葆勅幾康於知要少抒宵旰之憂擴問察以用中益禰高深之助庶羣策畢而羣力益張將廟算周而廟勝自卜何近日寇氛之足慮臣未見自古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無治平之望者也臣溝壑餘生始終願皇上爲堯舜主而已爲此少陳謝忱冒干慈鑒臣無任泥首請死以聞　奉聖旨該部知道

戀闕瞻天敬陳辭悃疏 十二月五日未上

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孝子幾諫不違其志臣每有感於斯言爲之欽泣伏念臣[illegible]病支離不堪鞭策業已久徹御前況重以狂悖之罪乃蒙聖恩曲存帷蓋解其職事俾得以長林豐草再陶聖世從此遂當遠遯闕廷瞻天尺五亦復何言而臣輒不禁其涕之流零也百年頂踵畢於此臣能不少抒去國之懷乎臣惟自古國家治亂之數莫不有人事以感召之故曰或無難以喪邦或多難以興邦以我皇上有道聖人之主也而適遭時艱內寇外侵迭沓不已一切匡濟之資動無足恃致煩皇上下哀痛之詔爲之引躬克責以承天譴且也闢門訪落益與羣臣講求微之道至躬親庶務不恤夜分習以爲常一日出行間火器戰

卑手自演試以示羣臣如是者焦勞亦可謂至矣而臣猶以爲未覩其要領也夫人主所自託於天下者止此一心耳誠使操之無本而用之或失其要卽焦勞而已亦何益於成敗之數卽今聽政勤矣而紀綱之條布或紛求言廣矣而謀猷之入告猶濶用人亟矣而仁賢之奏效尚疎委任切矣而上下之猜疑轉甚防奸密矣而法外未必無遺奸慮患深矣而術中未必無隱禍無乃本原之地有先受其病者乎臣嘗伏讀高皇帝御製心問篇有神役心心役神之辨猶是一心耳而役神與見役於神爭在芒芴遂以判聖狂之路況役神不已轉以心爲形役乎然則皇祖之治天下亦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以神役焉爾甚矣皇祖之善言心也臣願皇上以法祖之心學爲救時之大權務

時時自格其神焉何以事神曰敬不顯亦臨無斁亦保無徒以焦勞代兢業可乎何以致敬曰誠顧言於行愼終於始無徒以鋪張爲實事可乎敬則誠誠則神神則天惟天不言而信惟神不怒而威此天德之粹而王道之純也且臣聞之古者天子端冕而聽政則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其職皆主於論道故陳平不對錢穀曰自有主者丙吉舍盜賊而問牛喘宰相且然況天子乎以天子而親細務問宰相所不必問之事則宰相不復舉論道之職而六卿以下惟有奔走於文法而已矣是宰天下而曠其官也何治乎之幾臣願皇上日進諸輔臣講求誠敬之學以爲萬事萬化樞無令輔臣下侵六卿權乃各舉其大政以奏一人而天下固已治矣又何必苦形勞神惟日之不足以重其敝

乎此臣所爲芹曝之獻不自知其仍蹈迂疎如此惟聖
寛其罪譴而賜之采擇臣死不朽

戀闕瞻天恭申辭悃疏十二月十日 科王應熊未上

臣宗周以罪蒙譴已於本月初七日辭朝出國門際此時
艱惓惓不能忘君父因而棲遲累日恭遇萬壽昌辰以草
對效封人之祝而臣乃逡巡行矣伏念臣通籍四十二年
前後仕於朝者僅六載有餘遂荏苒以逮老終攖罪戾辜
負聖明猶荷鴻慈俾得暫延耕鑿於聖世從此遂當永辭
闕廷而臣之頂踵與之俱盡矣臣能不泫然於臨岐之際
乎蓋臣毎痛念時艱而重有感也今外患急矣言守言禦
萬無幾幸所恃一人克艱於上臣工交警於下相與一德
一心共奏臥薪嘗膽之效而事殊有不然者上愈艱而下

愈玩上愈亟而下愈緩上轉愈疑而下亦愈以解體於是上知廷臣之不足與有爲也而一日而起舊輔王應熊矣臣頗記應熊初進閣時曾經舊科臣章正宸糾參正宸因而下獄未幾應熊以罪去始召用正宸至今應熊之彈墨未乾也而陛下遂毅然用之諸臣亦遂付之無言將前此之彈者非乎是乎夫世道之所以嘗治而不亂者徒恃有區區清議爲維繫人心之本而下操之爲是非之衡上決之爲用舍之路合之卽所稱國是焉者也我國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幾三百年至皇祖之末小人始倡爲門戶之說以阨君子迄於熹廟在御遂有崔魏之禍賴陛下起而撥亂世反之正一時正人君子方彈冠鵲起而温體仁復祖崔魏故智爲當門之鋤彼時廷推如孫慎行遂終身不

及用以死卽辛酉浙江科場實臣官儀曹時首發其事而科臣惠世揚因而糾之其後累經法司勘問舉子坐假關節而試官實以文藝中舉子亦既水落石出矣體仁必强坐之爲試官關節而甘心焉曰吾姑以破朝士之爲朋黨者此正所謂一網正人君子者也自此體仁遂得進用益以小忠小信自媚於上而外行睚眦殺人之毒其閒蓋亦有託之公忠者矣實皆借以行其私也在政地十年引用王應熊楊嗣昌薛國觀以及謝陞一脈殺機自朝而野而徧天下致上干天和海內數百萬生靈次第驅之鋒鏑之下不足又重之以連歲災祲以趨之盡嗟乎內寇外憂兵連禍結天下無生齒世界成草昧果誰爲之者乎一日陛下悟前事之非也因而慨慕古先哲王推明道術發政施

仁者種種海內如獲更生蚤已卜太平之有象矣而不意猶有今日之禍則前此諸人之作孽已深有非可以旦夕濟也然則今天下果足恃乎臣竊慮之矣情面破乎苞苴絶乎寵利捐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誰乎聞雞擊楫誓不與賊俱生者誰乎而最可痛者輔臣周延儒猥負救時之畧終無許國之積誠尤可怪者樞臣張國維動言集衆之思全乏濟變之偉畧則一時之曠職實多豈可盡委前人之過乎而陛下乃始低徊今昔之故不得已而有故劍之思一腔心事有鬱鬱無可告之廷臣者矣臣請平心而解之以流品而言君子小人自不能無夾襍之弊以學術而言孔孟申韓終不能無理亂之分故謂今之諸臣見擯於體仁輩者未必皆君子則可謂體仁一流人爲君子則

不可謂今日諸臣力不足以匡禍亂致太平則可謂前日諸臣終足以辦太平中興之業則往事之效亦已彰彰矣而可乎不可乎昔宋人再相蔡京或問之陳瓘瓘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伊周何以加臣於應熊亦云而今旣儼然宣麻矣一日君臣作魚水歡幸陛下特勅應熊以隻手匡扶宗社無植黨無營私無報恩怨無流毒生靈無以聚斂爲長策掊克爲嘉謨好大喜功爲遠略則天下幸甚不然臣不知禍之稅駕也嗟乎清議之不立也與邪正之相蒙也所賴一二諫臣起而明其概乃自應熊用而向之侃侃而論者今何默默而容乎上之不可效補衮之職以爲近於謗下之不敢讀對仗之文以爲近於陵遠之不可折旣死之奸雄以爲近於瀆近之不可袒新參之彈章以爲近

於黨凡終日言兵言餉言城守言隻輪不返亦幾如風影之不可幾以爲近於冗言路盡矣將是非於何而明舉錯於何而定人心於何而一世道於何而理亦甚非朝廷下詔求言之意而國事愈可知已臣終願陛下以好惡公天下而無徒恃一已之見以用舍卜人情而無徒狃一時之急任老成爲腹心集羣議爲耳目進君子退小人以清仕路明王道斥霸功以端治理而聖明且益從事於一帝三王之學以爲安內攘外之張本則太平之業可翹足而俟也臣六年朝籍望七餘生自揣無黨無援仰恃聖鑒輒敢開此不諱之口再冐天威死亦何憾臣聞古之人畎畝不忘君況微臣尚叨帷蓋之下乎臣無任冐死以聞

劉子全書卷之十八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五　奏疏 弘光 揭

恭承新諭忍死引陳疏

臣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削籍在里驟驚大行皇帝凶問撫膺慟絕誓不與逆賊俱生執戈而起前進會城與鄉士民激同讎之義矢死綏之心方在左右呼號間恭遇殿下誕膺天眷俯順人歸正位監臨宗社有君必巳首興問罪之師爲先皇雪大讎臣不勝鼓躍忽於本月十七日接邸報奉諭旨劉宗周起都察院左都御史著速催到任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又不勝涕零顙絕伏念臣以豎儒歷任先帝屢經罪廢兩月中臺寸籌莫展雖蒙大行皇帝憫

臣年老賜之帷蓋而臣負官溺職之狀久已擢髮難數一旦遘此物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十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其敢辱明綸而叨特簡他日濫用匪人之漸謹席藁瀝血守死待譴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奉聖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遘國奇凶求救伸討特還卿總憲故劄付意盡朕憂患相倚不得以難進爲辭該部知道

君恩未報臣罪當誅謹瀝血陳悃仰祈聖鑒以伸在三之誼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臣朋友並屬大倫所從來舊矣又曰不信乎朋友則不獲乎上當先帝在御於壬午之冬正値羽書旁午調兵措食之時而臣恭逢召對稍爭言

官熊開元姜埰得罪事不禁迂戇致蒙先帝處分先與革職既而有會試舉人祝淵上書爭臣不當罷并奉有看議之旨隨該禮部議覆罰科候旨閒臣固未知祝淵何如也久之淵乃進而謁臣訪其履歷具道其詳並及所以留臣之故以其同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嘗稱及臣之爲人也而淵過信之以成此誤舉臣因誚讓之不置淵自此遂委臣稱門下士臣攜之南還至去年冬月淵復奉旨以緹騎逮入京訊問當日上疏主使之人則臣豈能逃罪乎臣方席槀候逮問遽聞國難神京既破麟徵死之淵偶不死亦不逃相傳視麟徵含殮扶櫬南還乃束身於司寇嗟乎淵不忍負麟徵臣敢負淵臣非徒不敢負淵也淵之罪實臣之罪淵罪一日未明則臣罪一日未除而乃輒拜新朝

之寵命上傷先帝知人之明則大負先帝矣負先帝不忠負淵及麟徵不信不忠不信又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仰祈陛下收回恩命仍理祝淵一案以正臣罪而若淵者并乞勅下法司俟其到部之日特與申理或仍照禮部原擬或援恩詔事例徑與寬釋則恩典出自上裁而非臣之所敢與也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吳麟徵能死國難不愧忠臣義士之友著該部將麟徵淵分別恤復卿宜祇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賴爲一轉慎勿遜延吏部知道

甲申先生赴召途次擬言曰先帝無亡國之徵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壞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徵也幸

有不亡者先帝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孜孜乎敬天勤民憂勤恭儉之德實可光祖烈裕孫謀遂以啓陛下中興之運必也明王道而斥霸功則刑名之路絕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朋黨之禍消省議論而責成功則文法之弊消重禮義而勵廉恥則賄賂之門塞而其要尤在求端於政本之地鄉使先帝勞於求賢必得天下之賢者以自輔何至以諸臣相繼竊據朝權釀成大壞極弊如今日之不可救是以明主務聰明之實則必防壅閉之奸凜兢業之懷猶不廢咨詢之益

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

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轉乾坤之大業而一旦爲奸臣賊子所賣致國破君從亘古未聞普天同恨皇祖有靈

啓我陛下重建舊都正位凝命今月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讎固無以表陛下前日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此一時也先皇帝一十七載之哀慕方深人人致死一鼓而進殺僞官擒叛將以殍逆賊止在陛下先聲一震閒眞中興有道第一義也而至於討賊之法施爲次第亦有可言者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鎭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響應而起者今者東南諸路漸有起色事卽未可遽信但勑江楚浙直閒各固其國合師以促賊如釜中魚耳自此併力

西北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黨日盡
矣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督撫
非才不免彈壓無寄遠不具論卽如淮揚數百里之間設
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
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於遠
地是倡逃之實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眷
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
臣謂一撫二鎮罪皆可斬也而撫臣爲最必先治撫臣不
律之罪而後可行於鎮臣仍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專責
以彈壓鎮臣且不宜多設督臣以滋牽制之弊如此而後
武功可得而奮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
競極矣無故而施封典旣以長其跋扈而士卒獨不能宿

餉益增庚癸之呼將悍兵驕有自來矣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覈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之恢復焉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除一二殉難諸臣已經恩詔優䘏矣此外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不受僞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臣不能一一悉數其人而於法皆在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而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相傳實繁有徒必且倡爲一種曲說以惑人心不特僞官僞并

眞官亦化爲僞而天下事益不可爲或陰陽詭祕爲賊行閒尤當顯示誅絕無墮狡謀行此數者於討賊復讎之法亦畧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無俟臣一一及之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從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倖而不死反膺陞賞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槩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統惟睿照采擇施行臣東身在道先頁血誠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册猶偏安必規進取規統六師恢復舊物朕意原是如此至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與愼新餙核舊官俱說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後效仍著宣付史館

該部知道

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讎疏

嗟乎國破君亡何代蔑有惟是宇宙之所以嘗存而不毀者止此綱常名教子以之事其父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一日不明於世耳先皇帝身殉社稷正命考終凜然著春秋大義燕貽之善述篤我皇上以中興大業踐祚有日知無刻不以討賊復讎爲事而獨怪廷臣中謀國無能旬月以來無一舉動可以慰先帝之靈撫今追昔有不令人不髮指者臣請得而追訟之國難之有勤王也自己巳以來舊矣何獨寬於今日乃賊兵入秦踰晉漸逼畿南京師坐困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

之危亡而不之救如曰兵不成兵餉不成餉將平日料理之謂何乎日既無料理勢不得不以君父爲孤注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旣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憤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此時總督尚有張國維親承先帝之命儘得便宜行事率諸撫臣鼓行而前淮揚上下蚤已廓清勢如破竹而國維久滯家園意在卸擔委君命於草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夫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耳殆新朝既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北伐之師矣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賚以蠟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共激讎

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啣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迂闊天假之靈果令吳王諸逋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顏面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而更有難爲解者先帝既已升遐發喪有日矣乃哀詔係何等大典而濡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倘稽至期年半載而不訃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小功不稅君子譏之況三年之通喪乎止因諸臣先言吉禮而後言凶禮漢文而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今日典禮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

詔而及之乃廷臣不能仰宣陛下德意一槩徑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訓何嗟乎已矣先皇帝一十七載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雖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又何怪從逆諸人纍纍若若朝君臣而暮寇讎乎昔人云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將先皇帝一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後乃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春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從此大義一明人心競勸兵不血刃而天下服矣臣言及此臣死無恨臣無任痛絕呼號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正論侃侃足資激發國耻未雪時切朕懷奏內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

[illegible][illegible]及力拚先帝遊朱供久[illegible][illegible]了詔諭頒發已將一月
漸有[illegible][illegible]至是何緣故該部知道

微臣再奉溫綸力疾中途不能前進仰祈聖明終賜

罷斥疏

臣蒙聖恩[illegible]都察院左都御史隨該臣引罪陳請卽奉不得難進爲辭之旨時臣方坐蔬煢煢哀疚一面束裝又該臣賫奏引罪去後行至丹陽地方冒暑日久脾胃受傷遂增困頓續奉聖旨卿忠臣祝淵義士吳麟徵能死國難不愧忠臣義士之友著該部將麟徵淵分別恤復卿宜祗遵新命前來受事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賴爲一轉愼勿遜延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捧誦溫綸不勝汗惶不勝感泣乃者國難方殷君仇未復在聖明方篤敎忠之訓豈臣子能忘

隕首之圖惟是臣通籍四十四年猥以多病十九家居荏苒遲老久已耳目半廢肌體全枯遘茲愍凶如不欲生旣感新痾益增舊劇卽今一俯仰一拜跪已眩暈不禁何望趨朝之日敢希受事之能際天步之艱難豈任衰慵之尸素況臺長何官關係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誠有如新諭所及者而謂以老病如臣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輾轉思維惟有引身一決少逭誤國之誅仰祈聖明鑒臣就道本心與中道難前之狀始終萬無矯飾仍照先帝遺命賜之罷斥俾臣得跟蹌言旋屛息牖下翹首太平臣所謂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任望闕祈懇之至 奉聖旨卿忠義天植留身正爲先帝復仇已至輦轂佇望見之行事豈宜潔身以乖素志還著應遵成命作速前來供職愼勿少稽該

部知道

明國是以正人心疏 未上

臣聞國之有是卽治道之所從出也天下之理有是必有非而是非之途紛然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惟大聖人立禮義之權衡而定是於一雖有似是之非不得而干之故道揆以正法守以明世之所以嘗治而不亂也臣嘗上下千古而以國是之晦明徵治運之汙隆有斷斷不爽者遠不具論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元人之手闢乾坤而再造揭日月以重光建極綏猷蔑以加矣綿歷二百八十年以有今日方將與天無極而不意氣數當升降之會人事有得失之殊外憂內訌釀禍一時致先帝一身適遭其窮當賊勢之洶洶也廷臣有倡

爲南幸之說者先帝曰吁陵寢爲重烈哉王言論是非不論利害於是君死社稷大夫死封疆士死制想見一代人心風俗自是度越古今重光祖烈而所以佑啟我皇上中興之業亦豈其微哉陛下於高皇帝爲繼統於先帝猶然繼體也一時南國諸臣有忠於先帝者始有忠於陛下者忠於先帝故聞訃若驚不敢遽信爲實然而事難一決忠於先帝以忠於陛下故亟奉陛下爲社稷生靈主而機不少需分之各得其心合之共成其是不意有小人者起而挑搆其閒特倡爲定策之說以擠在位幾欲成諸臣首鼠之罪狀則誤甚矣嗟乎晉文霸主也而勇犯進仁親之說千古以爲美談聖明在上豈忍聞定策之說凡今之爲定策之說者皆邪說也以誤陛下則不忠之大者也而臣於

是乃重有感矣有一番鼎革則必有一番是非有一番正論則必有一番邪說自神廟數十年來朝士異同之局實起於國本以光廟冊立之遲也與三王並封之誤也而諸臣乃羣起而爭曰太子天下本本不早建名不正言不順禍莫大焉久之而冊立既行羣疑猶未釋也其後有張差之變以白晝闖青宮蹤內官二人寬之者曰風癲嚴之者曰有他變兩者皆不無有苦心而畢竟以告變者爲是風癲者爲非則是非之一案也至光廟大漸有李選侍據乾清要熹廟以垂簾故事而臺省諸正人若楊漣左光斗又羣起而爭選侍踉蹌移宮其反之者曰安選侍畢竟移宮爲是安選侍爲非則是非之又一案也其時又有紅丸一案光廟一月太平天子其棄羣臣也實以李可灼進紅丸

而致亡之幾於是禮臣孫慎行以許止不嘗藥之義借劍輔
臣方從哲其論本正而護輔臣者輒詆之爲多事則是非
又視矣此三案者其初本不甚相遠而其後浸成水火之
不相下遂逕一開戈矛愈競於是逆璫魏忠賢用事小人
遂起而乘之不難借三案以殺天下正人君子又勒三朝
要典一書以示中外識者寒心先帝初服誅忠賢毀要典
盡理部獄諸君子而追卹之國是大定矣而後此之爲小
人猶猶未已也今者復有定策之說此亦不過偶然之倡
論而既有此議論浸淫不已無乃與前而爲四乎臣以爲
一朝有一朝之是非一事有一事之是非定策之說原與
三案迥不相涉茀恐相攻相軋不已則水火益甚機械益
深勢必追理三案以求勝追理三案之不已勢必追戮諸

君子不難盡用其所讎而以忠賢為大功元勳則南渡之業從此去矣今臣請一言以斬定策之説曰父讎未復為人子者何忍言定策君讐未復為人臣者何忍言定策惟陛下不輕行定策之賞而後臣子不敢居定策之功則今日之國是庶幾其定於一乎臣猶記英廟復辟一二奸臣倡奪門之説致擠于謙於死地賴英廟追悔前事而既無補於忠臣之得禍至今傷之世廟纘統張桂而臣議大禮其論不甚偉而楊廷和輩方依依不忘孝廟尤見忠臣之用心李構大獄至今又傷之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嗟乎是非之難定久矣方要典之初出也人人以為聖書而先帝報罷其時倡毀要典之説者即今戶部尚書學士從容殉難之倪元璐也元璐而非忠臣則可元璐而誠忠

臣也豈其不明於是非之大較而過犯此非聖之法必不然已臣聞之羣言淆亂折衷諸聖頃者臣閱邸抄奉皇上有國是國體之諭臣愚不勝手額惟陛下洞觀治忽之幾默察忠邪之路一是一非何去何從則先以是非明涇渭之辨而後以一德協和衷之美體統正而朝廷尊推之一切大命討大典禮皆可以時措之而不謬於所適從臣所謂重開正始之運者此也

微臣報主無能謹抒一得以奉揚休命疏

臣於引罪之後捧誦溫綸備及紀綱法度風俗人心而惓惓以轉移之責委之微臣臣老病侵尋犬馬之伎已窮業已拜疏控陳而耿耿微忱仍有不容自已者姑因明諭推言之竊附對揚之萬一夫治天下莫大於紀綱固矣紀綱

二字無所不該而獨以提挈之地責之人主之身所謂君爲臣綱是也則陛下其容以自諉乎惟陛下獨攬乾綱爲中外臣民作則使天下於此受紀焉其道利用剛而職之以要如古稱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兩言而畢耳於是大臣作法而小臣隨之小臣作廉而勳戚近倖皆隨之合天下之紀以奉一綱其誰敢爲矯命雄行如前日之譁於朝者而紀綱於是乎肅矣乃進之以法度陛下自深宮以及大廷皆法宮也行中采齊趨中肆夏皆法物也陛下第以法律身其教至嚴而禮其體也必使怠惰不設於四肢嚬笑不假於近習其所以爲民法之地者如衡誠設不可欺以輕重度誠設不可欺以長短也法立而度張自此百司庶府無犯義無犯刑無植黨營私無專權罔上以行之天下

之大一王之憲凜如也而法度於是乎修矣乃進之以厲
俗今天下所最爲風俗病者莫過士大夫方隅之見門户
濶則不必問賢否入者爲主出者爲奴使天下靡然從之
浸以成俗其閒雖亦有是非邪正之辨而門徑既分一成
莫破小人日陷於小人永無反正之路君子益貌爲君子
實有從邪之資究竟誘國事于不顧使人主受孤立之禍
流風所漸下至經生士子結盟聯社互相傾動汲汲如狂
天下之亂恒必繇之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陛下苐明示天
下以蕩平之道謹提好惡之衡而不至以偏聽生奸獨任
成亂又誰爲作好作惡以干之者則風俗庶其有淳乎乃
進之以人心人心之病自風俗而來已非一日矣所繇利
祿之途競而忠孝之誼衰也陛下苐以身先之止將雪恥

除兇一事時時從先帝起見而天下可以作忠矣且時時從先慕皇帝茹荼而天下可以作孝矣頭者都城之破其士大夫從容引義而死者可屈指數也此外固不乏讀書談道理雅負物望錚錚至生死一關奸偽盡見乃知士大夫心術之微眞有不易言者而苟非養之有素教之有方猥欲襲取于當官危急之日亦萬不可得之數已則愼選師儒以爲學政重亦今日董正人心之首務也凡若此者陛下亦既一一求端於身矣猶未也又求之設誠之地而得吾之本心焉剖之天理人欲之幾焉於是乎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二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

舉勤化絲斯以往即古二帝三王之烈亦何多讓焉陛下
幸無以二帝三王爲不可學也希淵亦淵希驥亦驥有爲
者亦若是耳語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則圖之此其
時矣惟陛下無遺狂瞽賜之采擇宗社幸甚臣無任力疾
披陳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復從紀綱法度風俗人心進而
求端於朕躬天德所以爲王道之本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中興有象匡濟無聞特陳陰陽消長之幾以資廟算

疏

臣聞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
人之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
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謂
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爲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爲小

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係否以貞吉又以廣遷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蚤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也而世道因之巳今天下誰甘爲小人者聖明御極之初如朝暾之出暘谷萬物爭相見焉一時人才落落流品未分又孰辨其爲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矣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宴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誤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倡言定策挑激廷臣搆成水火之形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又以功賞之不均發憤冢臣致朝端之上哄然聚訟紀綱掃地矣諸臣之品不同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焉於是羣陰翩翩起矣

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而其相與彙征而進者正未有已時矣於是閣部諸臣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維揚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爲要挾之區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又各有舊汎也而置若棋奕洶洶爲連雞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啟雄心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既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我兵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幸逆闖之西奔敵騎已長驅入中國遂當飲馬江淮乎又無

問荆襄之上游何矣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有內臣提督而其爲成敗之數可知也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語曰不見其形顧察其影仰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幾獨奮乾綱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決用兵之策度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處之繇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全楚惟諸將所至再啟茅土而士英遂并得以

功名終矣若今督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而進將見疆場之臣卽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合天下以成泰來總還一君子道長世界以歸之朝廷中興事業終必賴之者也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弘光第一美政臣草野迂疎本不宜妄于朝政然念亂圖存耿耿有懷亦借以報聖恩之萬一臣無任力疾控陳之至奉聖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宮府內外多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該部知道

陛見禮成聞言引罪乞賜罷斥疏

臣以先朝罪廢之身首蒙聖恩起用力疾入朝業行見朝

禮訖臣分宜卜日謝恩稍圖犬馬報稱之私矣惟是臣前日有陰陽消長一疏規及樞輔馬士英而士英遂杜門乞休致煩聖明下詔諄諄示以和衷之誼臣罪滋大臣懼滋深今天下何等時而尚容臣子急私鬭而緩同讎業已紛紛有日況臣又益之狂瞽之說迹涉佐鬭何以自解乃士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服未滿自稱草莽而并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之罪且死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下遽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者即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皇上乎夫士英所亟亟於自鳴者定策之功也臣豈謂定策非功臣信有功矣惜其所以居功者猶未盡也使士英而果居定策之功則今日討賊復讎係何等急着使士英

既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講
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圖
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士英若者而何意其
至今全無下手也卽今江北四鎭岌岌乎分崩離析之憂
士英不聞居中調度爲何事一味聽其各相雄長以自爲
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
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
臣請翹跂俟之矣且臣聞之享天下之大功者必有天下
之大器而成天下之大事者又必出之以戰兢惕厲之小
心今也沾沾定策之說不覺露之眉宇業已示人不廣而
且欲以一己之功盡成天下首鼠之罪案天下其孰甘之
詩人之美周公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臣願士英終以古

大臣之道自處而無挾褊心矜氣以待天下士使小人得借爲援致他日成黨錮之禍則世道之幸也臣所謂效其相成之義者如此若微臣罪狀果如樞輔所言惟聖明亟正典刑以爲草野無君者之戒倘或幸從末減量與罷斥亦惟聖恩之昭雪非臣所敢私冀者也臣謹席藁以俟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奉聖旨

微臣義不受辱以辱朝廷乞賜處分疏

頃該臣於逡次坐病痛討賊無期不惜一言以責成樞輔欲其鼓厲鎮臣相勸於功名之路以報皇上之知遇非敢求多於鎮臣也而今者淮海鎮臣劉澤清遂發憤於臣至欲殺臣而後已雖未奉明旨處分然臣不敢自詭聾啞付之不問臣竊惟國家之所以長久而弗壞者恃有此紀綱

法度而已矣以正官常以範庶類中外文武之等秩如也本朝受命二百年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之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盡矣至澤清所欲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以來朋黨之說倡而空國之禍積漸而不可解其間所稱爲黨人久已冄沈碧化越一二十年而臣尚偷視息於人間世方指爲遺孽至此臣當殿後而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尚自許國家勞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斥一面將澤清原疏發下廷議應否誅臣少存法紀之萬一即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問及之者時事如此良可痛矣臣無任激切控引之至奉

聖旨

糾逆案邪臣疏

臣以衰病乞骸方在承旨未遑叩闕郎日接邸抄奉阮大鋮爲兵部侍郎之旨從勳臣柳祚昌請也仰見陛下軫念時艱急需幹濟至掄才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鋮無贊導故云如此則大鋮似應起用夫復何疑雖然是舉也所關風紀甚大臣有不能付之默默者臣請遂言之大鋮之陷於逆黨蓋以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大中竟死於詔獄殺大中者魏璫而大鋮其主使者也已經樞輔馬士英明言之則大鋮不諱爲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操履凝寒人

方之元禮孟博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辨而才諝爲次即大鉞而才識可用也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終足以病世道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參半也未幾而大鉞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繼此而廢獨容此二三權貴人朝進一人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可而其爲斜封墨勑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樞輔言之而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矣夫何勳臣祚昌又繼承其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而後已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

於何地乎蔦牘之紛紛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槩報罷而勳臣首犯之臣尤不能爲祚昌解則所爭於風紀之地者三也臣聞名主賞諫臣又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言雖隆盛之朝不可廢糾參之司也乃陛下於大鋮之用預懸一厲禁曰不得仍前把持瀆擾前此誰敢爲把持者有之則自樞輔與勳臣始而陛下方且惟其言是聽又何有於此外之羣臣瀆擾容有之亦仰承陛下納諫之休耳然朝廷之上奸雄不至於盡逞者全恃二三骨鯁之臣力持淸議以陰折回邪之膽若并禁制之使不得言亦將何所顧忌乎假令今而後舉國寒蟬相率爲唯諾之習以取媚於上爲若輩謀則得矣而亦豈陛下所以爲社稷蒼生計哉仰祈聖明特寢大鋮之命果度其才可用不妨

徐俟論定再聽廷推總之大鉞之進退關係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冀少塞報稱之誼統祈
聖明垂鑒

再陳訓搠疏

伏念臣以至愚極陋之資遂老餘年一旦遭逢明聖拔擢
崇階受事未幾遽爾言去報稱之誼缺然臣生非木石乃心耿耿不覺呻吟於病苦之餘繼以涕零而不自禁也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直士剖心尚矢垂死臣雖去國之身苟得一言而死於闕下亦臣之幸也臣請遂言之始先及其綱領之大者以爲匡濟之資而無取於迂濶焉可乎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臣聞古人之言及時閒暇也蓋深有感於飄搖之際矣蓋國家不幸而有逆寇之變

纖之以強敵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所及稍足褫敵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暇矣惜未聞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豎充廷矣金吾赫奕戚畹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厄矣官嘗亂矣有一於此已足爲聖政累而況陛下悉兼之乎內修如此外攘可知廟堂之上輒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所爲狃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持斧必伐戒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以來中外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於大臣則閣部可

以兼柄三推恩於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
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
而彼此雄長積爲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
天子出矣此所爲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
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古而
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
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人主眩於是非名實
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以
空虛之禍如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不難爲一二元
惡大憝稱寃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
若並有餘戮焉幾何而不令玄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
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以自爲利

遂至望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譏訕及於先帝揆厥所繇總之交游爲重君父爲輕親暱爲先國讐爲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以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爲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與焉吾夫子推言之詳矣自申韓有刑名之說而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爲炯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於溫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蹈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科罪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於迫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

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厰衛之設何爲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治體此所爲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且禍中於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邇識者每有去兵之說有激乎其懲噎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曾未幾時而高黃二鎮又報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額兵三萬將雪恥除兇是問乃不用以殺賊而自相屠戮而朝廷又爲之和解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乎今卽令諸鎮並篤忠貞永爲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猶慮江南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不殺賊之兵索十二萬不殺賊之餉此必窮之術也當事

者明知之而不敢言曰擁諸鎮以爲重寧敢負陛下而不敢失諸鎮之歡陛下又執鎮臣以爲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諸鎮之心則亦惟有加派横征商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已矣此所爲積外釁而釀內憂也臣言所及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而其要尤在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時時以先帝之讐恥爲念必復讐討賊以報先帝奏中興之業則繇此而舉聖政以圖遠大之猷繇此而振王綱以收旁落之權繇此而明國是以分邪正之辨繇此而端治術以開教化之途繇此而固邦本以籌兵食之計皆可相因而至而繇此而圖冦圖敵亦或庶幾有濟乎臣智識短淺敢遂以此存報稱之一二倘蒙聖明俯垂乙夜之覽終不以臣言爲罪得寛斧鉞

賜之採兪宗社幸甚

敬陳中興第一義疏 南憲未上

伏念臣以老病迂疏過蒙恩遇得賜還山自恨出山一日畧無報稱深媿平生從茲遠離闕廷不禁犬馬戀主之忱再有傾吐少資黼座臣聞自古帝王受命而興未有不得之於憂勤者也而及其敗也必以逸樂至孟子稱天降大任必先爲動心忍性之地以增益其所不能則彼蒼之玉成聖賢又有如是者陛下以神聖之資爲上帝所寵綏起自藩邸親歷喪亂艱難險阻備嘗之久矣側聞陛下監國之初每以涕泗臨羣臣痛先帝之大讐未復也曰一切典禮皆需之十年事雖萬不盡然於此仰窺陛下之用心可謂動忍之極矣將繇此而祗承帝命建中興之業直翹足

劉子全書

以待矣臣乃慨然有感於動忍增益之說也臣聞之以古爲鑑可以知得失臣嘗上下千古得中興遺烈可若而君姑近言宋高宗說者往往以當時和議爲賊檜恨而不知高宗之志久已忘父兄之讎惴惴焉惟恐身之不保爲二帝續也檜乃有以中之然猶召李綱而成朝廷許趙鼎眞宰相識岳飛精忠特不終其用耳而南渡之業畢竟得力於諸臣居多臣觀今日之國勢未定也陛下即欲爲宋高亦有李綱趙鼎岳飛其人乎臣不敢信也并有賊檜其人乎臣亦不敢信也即有其人矣陛下幸而爲宋高亦何以慰先帝在天之靈請從此動忍焉進之爲晉元帝猶然曾衞之政也而王導之才差勝於秦檜一時羣賢畢集小定偏安之業然任之太專卒起王敦之逆致曰王與馬共天

下則其才不足與有爲矣必也唐肅宗乎才足有爲而志不逮也靈武之旆大都其臣李郭之勳哉卒以姑息之政釀成藩鎮之禍願陛下進而爲漢光武光武起於匹夫而滅莽誅郎以有天下才與志皆可觀矣況有鄧寇諸臣勠力乎獨惜其三公失職權流嘗侍守成之業猶存乎見少願陛下進而爲夏少康周宣王時則有臣靡鬲方召爲之佐一旅之衆六月之師庶幾王者氣象矣猶未也願陛下遜學爲帝堯堯承摯廢之後亦中興者也夷考其德不過允執厥中一語開萬古傳心之統繇是以及舜禹湯文武而其爲之臣者皋夔而下可知也於是有昌言之拜於是有岳牧之咨於是有一德一心之眷想見明良會合有非偶然者陛下誠學爲堯舜禹湯文武則亦堯舜禹湯文武

矣又何患無皐夔以下諸臣乎學之要亦曰中而已矣陛下第反而求之心焉其爲偏倚與否其爲駁雜與否其爲過不及與否皆可得之於幽獨之中而時驗之於聽言用人行政之際必也時動且忍焉以其所能益進其所未能則幾矣今而後庶幾可不負上天寵綏之意而謂不足以雪恥除兇慰先帝之靈臣不信也臣觀凡人之心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自其憂勤而推之可以爲堯舜自其逸樂而推之雖欲爲宋高而不足陛下亦於己取之而已矣然則今天下豈遂無皐夔其人不爲皐夔何至甘心爲賊檜而不足故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廷臣交儆於斯臣自此行矣關河黯然臣不勝摧隕欲絕之至

揭

請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謚典揭時官太常寺少卿　天啟壬戌九月十六日

職惟謚典之爲重於天下也爲其錄一人而千百人知所勸錄一時而千百世知所勸故也夫孰有以一人勸千百人一世勸千百世而非天下之至眞者乎眞品之難也或節義而眞或事功而眞或文章而眞莫非眞也而眞理學尤難理學無三者之長名甚辱而託足反捷故尤難也明興萬厤間有故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庶幾其人乎永澄字靜之直隸寶應人自少英挺不羣年八歲開塾師誦說文信國之爲人卽欣然慕之設位禮拜識者已覘其趨操十三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自是刻苦奮勵立志以古

聖賢自期再上公車不第築土室讀書三年不窺戶遂成萬厤辛丑進士體羸不任簿書告授順天府學教授友人嘲之曰以子雅負用世才而俯首一經欲何爲乎永澄笑曰此中豎立正自不少行當有以報卿耳至則訓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型範備至怠者作之抑者伸之饑寒者衣且食之維羔不及門多士翕正咸謂安定復出也未幾量移國子監學正訓士一如順天滿三載念大父年高請急歸是時四明相當國妖書楚獄京察事紛起正人短氣永澄固不樂仕也數欲上書論天下事輒以父命尼忿憤慨不平作甲乙志邸中雜記其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三致意焉嘗因災異修省奏記李宗伯請開言路尤屢奏記歸德相引狄仁傑處呂宗張九齡處林甫故事明君子決

小人之道當事者頗聞而惡之永澄遂去國三年父復促之官待補原官一載不報而母訃至永澄躃踊痛絕讀禮竟三年不入內寢近世士大夫行三年喪者永澄一人而巳服闋抱餘痛不置依依子舍又踰年病瘵朝命卽其家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而永澄死矣永澄生有狂者之質毎不可當世流俗士而尚友千古嘗銘座右曰士勉不爲惡人尤願無爲庸人勉不爲庸人尤願無爲鄉人故鄉人等之塗炭淸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矯此其立志也毎讀書又卽古人行事披瑜摘瑕窺見至隱以爲反身之地嘗曰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却被劉靜之指其空缺處焉知千載而下無指劉靜之空缺處者乎嘐嘐自任如此永澄之學從義禮辨種而特嚴於取與嘗書薛西原囑

託之戒於座右終其身不渝人不敢以嗟來進至義所獨斷往往不避形迹或舉世非之不顧其於義利關可謂勘到至處永澄質甚癯長不滿六尺而神氣嘗周流宇宙汲汲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於國朝掌故兵屯漕儲之類靡不諳練有條貫思以見之行事雖處散曹而傑然身任天下之重時有不可則抱道而蠖處愛君憂國之念發於至誠又若惟恐其身之不遇於世者因註離騷以見志字字可涕也繇今觀之永澄之於學眞欲無一處可指空缺而後已而其心亦幾無一處之空缺其神苦其魄大其氣銳絕塵而往一日千里不勝髓竭力耗以死也屬纊之日披衣起坐襟稍偏顧其弟曰吾平生無敢不出於正者死而邪之非正也徐整襟曰生死之際可以觀人至是而靜之

幾無空缺處矣其未抵於大且化命也昔人稱陳孝廉際
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陳白沙稱羅文毅以爲君子心事
如青天白日職謂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當之豈所謂
理學而眞者非耶遺文多散佚緒言數卷僅友人所緝云
今天下以講學爲詬矣其心曰吾殆未得眞者而與之孰
知彼之所爲眞者非佛老之影響則鄉愿之蹊徑猶葉公
之好畫龍耳又安知世有永澄其人乎卒遇永澄其人鮮
不望而去之从而嫉仇之不令其坎坷以死不已則眞理
學之不顯於世亦已久矣職考國朝諡典其行自庶僚者
非大賢不與三百餘年僅如晨星永澄名位甚微事業文
章不多概見於世獨其一片眞精神之所豎立卓然不愧
聖人之徒値茲世衰道微理學不明之日而苟借永澄一

人以爲世諱矣使天下曉然知理學自有眞不必談性命如佛老飾邊幅如鄉愿且使後人之繼承澄而起者不至以講學取擯爲世大禁是所謂錄一人而勸及千百人錄一時而勸及千百世者乎自在當世大君子主張之而已議謚在邇伏惟查照施行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薦陶奭齡公揭 崇禎丙子六月　同與名者王業浩

金蘭

具官某某謹揭爲特舉理學眞品以光盛典事竊照薦舉之典功令畫定以守令兩途無非爲時艱計幹濟耳乃在應舉諸賢固未可以守令限也況又限以舉主之品官而曰三品以上舉太守四品以下舉州縣乎則當事者自將有通變之術矣如詞林會公元寵舉同鄉原任肇慶府推

官陞濟寧州未任致仕陶奭齡者殆當世第一流人物也
本官清眞簡介生而有近道之資少與其兄文簡公厲志
講王文成之學至不憚旁參密證以求向上一路人稱二
難限於一第自廣文歷司李所至以其學顯而淸標惠政
疏宛理枉尤著粤東上下交口頌之量移濟寧飄然投牒
林居六七載鄉閭奉爲彥方堯夫日與士子商求性命得
之者無不人人如醍醐之灌頂因而北面日衆遠近響應
文成學脈遂得丕振於東越夫本官旣絕意仕進亢席師
模不愧理學眞品一旦側名薦剡實足爲巖廊之光然而
百里非大賢之器審矣倘得台衡主持疏通於前例之外
斟酌夫政事之源特表醇儒處以師道輕則加銜六館重
則正席成均冀本官幡然出山則以之橫經論道與學作

人必有可觀者聖天子破格用人無踰不錄無品不程而獨於理學之士頗成空谷師儒之選未卜眞才則所關於世道興衰之際殆非渺小當事者能無首加意及此乎職等皆例有薦士之責每相顧鄭重不敢以所未信者開市恩之路而獨於本官在梓里中知之甚眞詞林一薦已足爲本官九鼎不勝擊節第恐循例擢用似於本官經綸原本及薦剡微意尚隔一籌故職敢合詞以請用佐相成之誼伏惟採擇施行世道幸甚

劉子全書卷之十八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九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六　書上 論學

與陸以建年友一 萬曆癸丑下同

以建論學先提主腦不喜言工夫邊事一涉省察克治必掃除之

大抵聖賢學問只是三十而立爲聖凡天人關頭當此之時如弓之引滿而巧力自呈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今世所云掃除者自謂處處圓滿不知視聽言動間有多少不愜意處如告子之不得於心往往而是第不從而求之强以危者爲安耳迨其久也一槪抹殺直自安之所謂烏知其非有也聖學要旨攝入在克己卽大中之旨攝入

在愼獨更不說知說行周子學聖有要一段亦最簡截與克己愼獨之說相印證此千古相傳心法也

與以建二

道形而上者雖上而不離乎形形下即形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非只在灑掃應對小節即未離乎形者皆是乃形之最易溺處在方寸隱微中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即形上形下之說也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懼之功焉在虞書所謂精一在孔門所謂克己在易所謂洗心在大中所謂愼獨一也後儒所謂一所謂主敬立大本致艮知一也又安見形色之謂下而性天之謂上哉是故無微顯無精粗無內外無之非下學則無之非上達又安見視聽言動非所以求仁哉喜怒哀樂非所以致

中和哉人情事變非所以立大本哉道固不涉空虛學亦不落象罔此古聖賢相傳心法所以逈別二氏今世俗之弊正在言復不言克言藏密而不言洗心言中和而不言愼獨言立大本而不言心官之思言致知而不言格物遂不免離相求心以空指道以掃除一切爲學以不立文字當下即是性宗何怪異學之紛紛也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古人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有多少病痛在孔子所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顏子三月之仁往往而是此學問思辨功夫所以終身不能已而不厭之學孔子所以成大聖也孰事提主腦之說蓋慮頻失頻復日月之至無當於學問而不知孔顏已難之矣徒然其爲躐等之見也

與以建三

以建有歸并一路之說

人有議子靜之學專歸管一路者子靜曰吾學止有一路子靜之學專內而畧外信本心而遺形器未嘗不是卻未免落在一路僕謂人心最初止有天理一路其紛然而岐者皆人欲也下愚者流縱欲惟危無論矣我輩學道人雖亦當下分曉但形生神發以來默默受制彼此相持姑與中立及至調停不得全體墮落反生一種似是之理就中脫出如說經便有權說天理便有人情說枉尺便有直尋凡辭受出處生死以及日用云爲之際無不皆然此又所謂岐中之岐謬以千里者也子輿氏曰舍正路而弗繇哀哉學者纔看破時會須立判清楚永辭夾從只剩得赤條

條一路超然上達又何內外精粗之足言易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此歸并一路之説也

與王弘臺年友 應乾萬厤丁巳

伏惟年臺因病服藥發軔玄修遂復借途釋氏還證儒宗合世間出世間法而一之猛著進步如陽明先生凡三變而後進於道庶幾近之矣然吾儒與二氏終異途徑卽陽明先生未嘗不涉足二氏而其後亦公然詆之且援子靜爲非禪則必有獨覺禪之爲謬者而後人輒欲範圍三教以談良知之學恐亦非先生之心矣讀年臺格致辨大抵力提主翁以爲印證物理之本而八者一齊俱到可爲深契文成之旨第其所爲主翁者果卽物以求之乎抑先物以求之乎如先物而求之也則心自心物自物矣而復本

心以格物是役其心於外物也勢必偏內而遺外矣焉能格之而焉能致之卽其所爲格而致焉者亦格其無物之物而非吾之所爲物也且致其無知之知而非吾之所爲知也且其所爲誠與正者亦無意之意無心之心而非吾之所爲心與意也修齊治平一舉而空之矣此龍溪之說所以深陷於釋氏而不自知也若卽物以求心則物未嘗外也而知亦未嘗內也卽格而卽致矣二者於年臺何居焉陽明先生主腦良知而以格物爲第二義似終與大學之旨有異儒釋之分實介於此在先生固已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矣又何怪後人之濫觴乎世教滔滔顧年臺力迴禪檄直達孔宗以續斯文之脈因病服藥病已則止不無望於今日昔有宋諸君子公排佛老始莫不沉酣其

旨而後抽戈以向之則年臺今日之謂也弟不知佛老安能闢佛老姑以㦮㦮之見妄試管窺以爲受敎之地云爾若執鞭自效則心許年臺久矣

答李生明初　崇禎辛未

明初言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故先生答之云云

性既善則率性仍是率此善之性而率亦無不善可知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性善全在率性之道上見中庸說道只是五達道五達道豈有不善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其嘗也不幸而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則豈其道之故哉君子道其嘗而已

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小人之弑父與君未嘗不同此至善之性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卒流而爲無父義者見之謂之義卒流而爲無君百姓日用而不知卒流而爲弑父與君蓋習與智長而不自覺失之於不學故也小人無論矣卽楊墨自以爲學亦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爲學本天命之性以求率性之道不使之須臾離而已矣此之謂修道之教

楊墨亦性中之人則道亦性中之道敎亦性中之敎而不能不流爲過不及之差只爲蚤失一段戒懼工夫始以毫釐卒以千里雖謂之外性以爲學也可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物物卽道之散於事者

今日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物理有碍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事事卽道之措於物者今曰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事理有礙子思子既言率性之道不可離豈非以性善道亦善故不可離也今曰有道善有道不善而槩曰不可離則將訓人以善不可離耶抑惡不可離耶且曰率性則非作爲此性可知今曰纔說率性便屬作爲則質之子思子文理均礙習既不能失性卽以杞柳爲桮棬而杞柳之性自在正是雖習爲楊墨小人而聖賢之性自在終不可曰雖習爲大聖賢而奇杌之性自在

率性之非性猶飲水之非水讀書之非書然飲只是飲此水讀只是讀此書卽讀此書未必盡此書之理則亦讀書之功有所未至而終不可以讀爲罪曰讀不是書另有書

在何與握燈而覓火乎且書與人終二物非人性比也率正是性性即是道習於善是修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於不善是悖道之教不可以言率習可相遠率本一致下愚之不失性非謂弒父與君是性只弒父與君而心有不安處是性他做此等勾當有多少陰謀造作來可謂率性乎

古人言善都從源頭上無思無爲處看來故曰性善道亦善後人言善都從末流上有造有作處看來故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有道善有道不善有造有作之善原無定名惡亦無定名是故孟子以楊墨爲異端韓子則以墨子爲孔子荀子非孟子於十二子之中近世李卓吾以秦皇武瞾爲大聖人而學者又以李卓吾爲孔子即陸象山以朱子

爲僞朱子又以陸象山爲禪此等善惡名目皆從私意識輾轉卜度總不是定理若論源頭武墨未始非聖人所以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學者須從源頭上尋出本來人果是何等面目一切性道教是善是惡必知端的

學者千差萬錯只是不識性不是不識率性

答鄜生文載 熊佳辛未十二月

所云己私難克果是克之而知其難抑是未加克治之功而預揣其難若是克之而知其難則必能轉向難處克將去勢必自難而之於易矣且既云克己之難定須知己私下落與去來分數一一不差何須更問箇己從何處起又從何處克無乃正是宮牆外望語乎所云改過之難亦然改過與克己工夫相爲表裏惟其原有己私做成病根故

隨有一切過誤以爲病症然卻不可全以過爲誤過而誤可一改再改而不了過而故且得不立求了當橫渠云戲言出於思戲動出於爲過而出於誤者蓋亦寡矣至所云好名之累正是此已窩藏之物一破一切破一除一切除業已苦於克己之難矣更問箇如何破除乎須知功名富貴亦不是全然不好題目只爲私作一已看了所以做成種種是亂臣賊子家當若通彼君父身上又不成箇忠臣孝子家當乎此昔賢所以不容已於進取之念只是有說而天理人欲之幾亦可燎然而自決矣所云工夫本體只是一箇做工夫處卽本體只是只是既如是說便須認定本體做工夫便不得離卻本體一步做工夫而今工夫不得力恐是離卻本體的工夫本體正當處只是箇天理工

夫正當處只是存天理若已存之自我則天理之外更無人欲何故又有天理人欲夾雜不能自斷之疑此知平日工夫未必本體也所云單言本體不免流於禪門掃除一切之弊此亦不容無說禪門原不識本體所以欲掃除一切而歸於空空之爲言與吾儒人生而靜以上處大有分別識得本體萬理皆實即功名富貴原非外物何落空之有來教所舉集義忘助之說正是吾儒異端兩家分途新本作兩條公案集義必有事是吾儒體認天理之極功義襲而歸於忘助是異端支離穿鑿之通病但眼界不清容不免以義爲外而以襲爲集則雖欲崇正學而不免已悖道而馳雖欲闢異端而不免已同條而貫此不可不慎者也吾輩今日下手工夫且就天理二字一加體認若此處恰有湊

泊便是功夫得力時那怕箇己私難克過誤難改高明以爲何如幸裁擇而置力焉

答秦生履思一　弘祐辛未

學窮本原行追先哲便是吾輩八字護身符也然苟能學窮本原則無慮行之不追先哲也窮本之功大抵在反勘此心天理人欲之幾內外賓主之辨爲喫緊幸置力焉

答履思二　辛未十一月

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正當處若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正恐非本

體之流露與正當處故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正爲用工夫下一項門針非專談本體也而學者猶不能無疑於此何也既無善可爲則亦無所事於爲善矣既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既無本體亦無工夫將率天下爲猖狂自恣郎有志於學者亦苦於從入之無途或流而爲佛老者有之寧不重爲之慮乎故僕於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解紛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無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無支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云爾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問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腳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

宿絕不於此外空談本體滋人高明之惑只此便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示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爲善方是眞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眞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卻季路兩問之意此正夫子之所病而亟亟以事提醒者也我輩口口說事依舊說到事鬼上口口說知依舊說到知死上連訓詁家風亦失所以不佞當日有是言蓋欲學者拳拳服膺聖訓以爲入道之地耳或問造化之鬼神不必事吾心之鬼神不可不事百年之死不必知當念之死不可不知何如曰夫子告之審矣請以是終訓詁之說

答履思 三 壬申

相念之久忽承枉顧一吐新得慰可知也商及進學之力未免爲進取所奪至於日用之間雖良知不昧而去彼取此終亦墮於恍惚之見此等病痛非眞用力人不能勘破亦非眞用力人不敢道破不佞謂學人種種病痛只坐志不立若是眞立志肯毅然以身任道決不肯將天地間第一等事讓與人做自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視眼前小小蝸角蠅頭曾不足當吾一瞬而又何進取之爲累乎今世之言學者只隨世就功名卽學問一事不過傍門依戶遮蓋眼前以爲隨世功名之資安禁當境肯不作手忙腳亂行徑旣熟將來又恐有無所不至者故學先自辨其志也至於喫緊功夫止有

義利關劈頭當打破此後方有商量若此處憒憒一切見解都無下落安得不墮於恍惚故恍惚之見亦不可不求其病根也只此是入良知的路頭良知在我有何恍惚有物焉蔽之故恍惚耳後世學術不明學者專取良知以爲捷徑於古人用功處一切舍過師心自用認賊作子以遂其自私自利之圖而仍欲別開徑竇以認取良知之面目誣覺愈求而愈遠終自墮於恍惚之阱者也聖遠年湮在有志者或不免有忘羊之惑而況其他乎幸高明有以裁之

答履思四　壬申

學問只在反求今日只問反求得力不得力更莫問人之爲聖爲凡爲欺爲實然就中亦便是反求工夫人之見我

圖之也人之欺我導之也若專以評量爲事而頂操一不信之心以阻人之進則毫釐而千里矣何如何如嚴於課行畧於講解便是一時頂門針日當與同志交勉以無負執事之惓惓

答履思五 壬申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必借仁者以合之蚤已成隔膜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爲心今人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不知人者也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學者於此信得及見得破我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卽欲容其自私自

利之見以自　絕於天而不可得不須推致不煩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性學也然識　破此理亦不容易看下文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　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爲旣　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學者大要只　是愼獨愼獨卽是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是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近世　一輩學者肯用心於內亦多犯懸空識想將道理鏡花水　月看以爲絕悟其弊與支離向外者等今但時養未發之　中是喫緊工夫舍此更無理會處幸高明致力焉

答履思　六　壬申

邇來深信得陽明先生良知只是獨知時一語親切從此用功保無走作獨只是未發之中未發之中正是不學不慮眞根底處未發時氣象安得有勝心習氣在學者只爲離獨一步說良知所以面目不見透露轉費尋求凡所說良知都不是良知也致良知三字便是孔門易簡直截之旨今日直須分明討下落耳若不討下落分明則知善知惡四字亦無用處終歸之不知而已令弟一通深見學人向往之力種種疑端都有根據目下所坐看來亦只是於良知下落未有分明在良知卽太極無聖無凡其有一概不齊之品者只爲氣拘物蔽人欲害之然雖氣拘物蔽之不齊而其所謂良知之無聖無凡者自在也上智不能無人心故仲尼有不善不改之憂何況伯玉諸賢下愚不能

無道心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又何必過疑伯玉諸賢至如
子貢冉有之不能斷衞事子路之死孔悝之難亦是不能
致此良知使然而其爲良知自在故一曰夫子不爲也一
則結纓而死此時分明有悔恨意思要之不足爲古人累
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周之放攝都是良知中作用
若伋壽申生之死讒死賊當時雖合再有商量亦已是信
得良知如此非苟而已者止緣他只在應用上流轉少卻
一段未發工夫所以不免有過不及之病楊墨之仁義王
安石之經術抑又下矣原其初心只在功利上著腳本與
良知無涉卽自以爲良知亦只落在應用邊所謂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者也良知喫緊處便只用在改過上正是愼
獨工夫閔賜以下猶覺放鬆在故聖門惟顏子爲獨步所

云日用之間見有遲速事有首鼠念有得失大約坐不能致良知之病所謂見有遲速恐只就聞見支離上說若反之知善知惡安得有遲速首鼠兩端不自決私欲害之也念已發矣機已赴矣覺亦無及矣正緣失之於未發者先不可救也若是從愼獨後所發又何須更加辨別更加決斷乎凡若此者吾有以窺令弟之用心都只向事物上求善惡而不從一念未起皆求個有善無惡之體是以生出種種葛藤終日求此良知而尙未見有入手工夫之可言也須知良知無聖凡無大小無偏全無明昧若不向獨上討下落便是凡夫的良知其失也爲小明爲偏蔽爲迷復雖未嘗不知善而有時認賊以作子雖未嘗不知惡而有時認子以作賊此僕所以云知善知惡四字亦總無處用

也孔門說個愼獨於學人下手處已是千了百當只爲頭面未見分明故陽明又指個良知見得仁義不假外求聖賢可學而至要人喫緊上路去非與古人有差別故曰良知只是獨知皆吾黨今日所宜服膺而弗失也

答履思七　癸酉

承示朱子語要閱之極精當有功於吾輩近日藥石居恒三服膺焉可也然只此便見朱子學問至到處若更於此外求之到心行路絕處昔人便不肯言此是何故我輩於冊中數條大段當面錯過卻一味談玄說沙於坐下有緜毫抵當否耶語錄未暇徧摘要在隨處尋下手工夫耳

答履思八　癸酉

世不可以苟持也有道焉卽吾之所以安身者是亦卽吾

之所以宅心者是故君子有持世之責者莫先於持身昔人云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謂之法度便一毫走作不得也且如龜山從蔡京之辟朱子譏其做人苟且不免胡亂如此誠繇斯言推之則昨所及和靖先生事毋事恐亦有未盡處宜亦不免朱子之議也今人多說本心如二先生所行斷斷無違心以害理可知而是非得失之歸猶不免更合有商量則不及二先生者更可知矣吾輩學者且從持守入可也來書及此深足發明正學鞭策吾黨今且將此意再加體勘到自已身上果是何如因而考證平日之所見又是何如宜必有恍然於進步者矣心體至精亦至大謂之無盡藏學者苟隨事而精察焉當必有行年五十始知四十九年之非者願相與勉之

與履思九 甲戌八月

遷改格廣利濟一款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不如已之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郎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今善惡並書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昔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淸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湔除似不必分多寡但有過而不改入於文直須記千萬過耳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爲善終落在功利一路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凡此皆道之所在不可不謹

與履思十 甲戌八月

來教娓娓大抵以敬菴先生九諦爲非而信周海門先生之九解今其書見在可覆也僕平生服膺許師者也於周師之言望門而不敢入焉今方欲會通兩家之言以歸於一而足下又持論如此是何異晦菴夫子以象山先生爲禪而象山先生又斥晦翁主張無極之說爲眞禪乎然則古今之言道者惟其意而已矣意之所在奴可以爲主意之所不在主可以爲奴無定說也僕竊謂天地間道理只是個有善而無惡我輩人學問只是箇爲善而去惡言有善便是無惡言無惡便是有善以此思之則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必然也言爲善便是去惡言去惡便是爲善卽陽明先生所謂去人欲便是存天理是也以

此思之則陽明先生所謂爲善去惡是格物亦未必然也至於改過則更細矣豈有過誤淨盡時不是至善圓滿時予改過遷善不妨並做稽之典籍何獨不然今所謂有善非善者正恐有善而自矜耳故曰願無伐善又曰有其善喪厥善吾輩要做向上工夫立一條款而一旦據冊書曰某日以某事行一百善心下打得去否此僕所謂無消煞處也非謂善不當遷也大抵諸君子之意皆從袁了凡顏壯其來了凡之意本是積功累行要求功名得功名求子女得子女其題目大旨顯然揭出雖是害道然亦自成一家言諸君子平日豎義本是上上義要識認求良知下落絕不喜遷改邊事一旦下梢頭則取袁了凡之言以爲津梁浸入因果邊去一上一下之間如以爲打合得一則是

道差也以爲打合不得一則是敎差也二者宜何居焉

與錢生仲芳 棻丁丑四月

千秋絕學朱夫子其至矣後人鮮有能發明之者何論不佞郎一肯出處之概似信似疑亦往往不得於心仰止昔賢死有餘媿況繇此而要其至爲淳熙以後事業乎至於大學中庸之道雖絕章有年實茫乎未窺涯涘姑以其所疑者質之大學言格致而未有正傳獨於誠意章言慎獨明乎慎獨郎格致第一義故中庸止言慎獨而微之顯直達天載後之入道者必於此求之矣然則學不務闇而翹然以口耳自侈皆小人之道也仕不盟幽而皎然以身名自樹皆不忠之尤者也不佞知過矣敢自此而卜遯翁之業以無負明主之玉成是所以酬知己於萬一也子一之

便布此請益

與錢生 丁丑四月

聖人之道求諸其心而已矣心神物也其與時推移無一息之滯則化機也即化於物亦化也然物化而理遷矣故君子愼其所以存之者易稱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直方大有物有恒內君子外小人皆所以存之之道也夫易變化之書也而夫子他日贊易不過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葢指其本也心外無易心外無神惟神無方愈存則愈神惟化無體愈推則愈化故謂孔子十年含一境可彼化人之說何足以語於斯吾病其本心而非心也即莊生論蘧伯玉六十而化猶然不識化義則并不識伯玉可知如足下庶幾其知道者與何言之近也願益反諸身而自得之

與錢御泠相公 士升丁丑四月

日者初度之辰魏子一諸子儼然造請焉而以華衮之章見示展誦之下驚汗欲流宗周亦何以得此於閣下乎而閣下固非爲一人私言也其感慨係之世道其切劘乃在吾黨將使天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又使天下之爲君子者必用小人而不用於小人皆自斯言啓之皇皇乎持世之言也然弟以發之宗周則擬人非其倫甚矣天下將有望閣下而致疑者曰其所云君子小人云爾云爾則宗周之獲戾吾黨滋甚又其如閣下何雖然宗周於此竊有謝焉來教殷殷於君子小人消長理亂之際也則進而有爲之說也宗周請退言其藏者夫學不見性而誤認靈明爲本體功非了悟而妄擬情緣爲妙用總是不爲矯激之

說誤之而及其弊也絕倫離類以求眞空墮體黜聰以希正覺則始於調停終於矯激其去道不愈遠乎故善持世者先明吾道之是而其非者自不能浼不必其力而勝之也善治心者先識此心之眞而其妄者自不能緣不必其逃而去之也不然非認賊作子則認子作賊無一可者此殆閣下引而未發之旨乎世道之禍總起於學術不明生心害政往往如印印紙則今日吾黨欠缺處正在退藏一著耳

答趙君法 重慶丁丑四月十六日

手示惓惓問心又得之體認之餘於昏明之辨似是之幾三致意焉則於事心之學已思過半矣弟謂求之古人與求之吾心分爲二事則認心猶有所未眞而并其認古人

處亦往往未眞可知也古人不過先得我心同然耳是以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反覆入身來便能尋向上去則所謂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故學而不求諸心則已學而求諸心則於古人橫說豎說是同是異是合是分是虛是實是偏是全皆有用處正如因病立方隨病尋方兩兩比對有何彼此說敬便是肆之藥說靜便是動之藥說中便是偏之藥說誠便是僞之藥說窮理便是誕妄之藥諸病總是一病諸方總是一方惟舍此而尋章摘句閒奇鉤深乃與吾心了不相似而不善讀書者不免坐此猶然依附於靈光之地久之而且一作強吾心以附古人之糟粕以爲吾心亦若是而已矣是以高者入於辭章卑者狃於功利終其身墮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覺亦可

嘆也已一是以下作其病益深世醫拱手要之求心之法亦無難如足下所言求箇本明之體明只明箇是與非明得盡滓渣便渾化杳無是非可言其間雖不得聰明亦專靠不得聰明雖不得言解亦專靠不得言解須於百忙昔一切不涉時痛著一下討箇分曉方是入路若只是依樣葫蘆頭出頭沒便終身作門外漢矣纔明此便曉彼何患臨事不得力纔識真便無妄何患認賊作子願足下立定腳跟寬限程途謹持轡策以從事於此久之必有可觀

答葉潤山民部 延秀丁丑閏四月二十二日

來書云孔孟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路頭纔欲治心又恐墮於虛寂今欲講心學而黜俗學其何道之

從是質疑者一大學言明德新民愚謂明體適用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畫一分定於功名輕一分今欲明體適用身世咸宜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二先儒謂學各有本領如周子之無欲二程之主靜張子之體仁朱子之讀書窮理張南軒之辨義利是也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症之藥而辨義利尤爲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腳根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今欲直求入手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三大學言修身至正心微矣至誠意微之微矣而又言致知終之格物格物分明大學第一義而格物之解宋儒紛若自朱子卽物窮理之論出而折衷歸一但有疑於

致知已入細而格物又涉於迹今欲融格物之義
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四著書立言惟見道分明
者能之延秀非其人也但無人講論輒以筆印代
口傳便於就正有道偶言三卷敢呈台覽倘糾正
擲下使盲人得路此生以之是質疑者五

僕生也黯馴至老大平生出處半屬憒憒無足爲知己道
者獨是向學一念老而未灰猶幾幾乎求友而正之此中
積疑有未敢向人吐者何幸來教便便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乎請姑就教所及者商之其一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爲
天命之謂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沓不相屬性命仍是
二理今曰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爲性斷然是一不是二
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故言性而不要諸天性無是處言天而不要諸心天無是處說天者莫辨於中庸之卒章正不諱言空寂也而學者以爲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爲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可知矣其二曰大學言明德新民而其要歸於止至善善卽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箇一者何也卽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而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旣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顧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故曰於義理重一分自於功名輕一分倚輕倚重世無此等性命今僕請更

其辭而曰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則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是以孔孟急急皇皇正是孜孜學問處而顏子簞瓢陋巷亦不失爲禹稷之同道學以見性者嘗作如是觀然則吾儕終做不得獨了漢也其三曰本領之說大畧不離天命之性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起便是入手一著從此浸假而上併倫類聲塵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浩浩其天自有一團生意不容已處卽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利爲燕越分途而又必專恃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於義外之意至於中道彷徨東西易向而不自主亦勢所必至也告子求仁而不識義與今之求義而不識仁其病一也其四曰大

學八條目向來於誠意一關都看錯了今來敎曰學至誠意微之微矣卓哉見也意有好惡而無善惡然好惡只是一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也故莫粗於心莫微於意而先儒之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無乃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乎知之爲言良也以其爲此意之眞窩宅也故曰誠意先致知物之爲言理也以其爲此知之眞條理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有善惡而其初則本善而無惡理有萬殊而其本則至一而不二眞格物者非粗非精非內非外正是天命之性一直捷津梁故大學以之爲第一義信非誣也擇焉不精明儒之見誠有之不獨胡薛也然而道在反求學求自得今郎將諸儒剖辨分明孰是孰非因而得其所歸仍是依門傍戶之見不願

門下有此也又其後及著述一端大抵著述有二有知道之言有求道之言知道之言句句說本體不妨存所信求道之言句句說工夫不妨存所疑學必有大疑後有大悟偶語三卷大抵疑案也故其言曰學到有疑處方好商量倘繇此而更求信地必有不容思議一著工夫此時方憑門下信口說來是橫是竪即本體即工夫無非大道勉之勉之不佞非知道者握寸莛而發洪鐘庶幾在斯將何以塞明問之萬一惟有遙遙神往而已

答王右仲州刺 嗣奭丁丑五月二日

辱道教再四捧繹種種微言十得八九但其間稍爲諸家之說所障不免大費鑪錘耳竊謂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爲善

而已乎他日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卽此是無聲無臭所云無聲臭卽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腳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汲汲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箇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揉時與物搆而善不善之差數覩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啓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卽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卽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箇過不及

則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旣有過不及之分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爲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云爾先正有言高聲一語是罪過類而推之顏氏之不遷怒猶有乖於中體者在纔一遷怒與世人睚眦而殺人何以異紾兄臂踰東牆只是乘於食色之見仁而過者耳蓋事雖有徑庭之殊而心之過不及總之只爭些子此一些子說得是偏說不得是與善對敵之惡而況其失之於偏者善反之而卽中乎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卽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名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槩坐之以性不已寃乎爲善爲不善只爲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

是虛其初誰爲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毋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舍巳生後分外求箇未生前不免當面錯過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箇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淸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眞爲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文成公曰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淸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也

答右仲二　丁丑五月

承論及萬物皆備之說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箇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任天地間一物爲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毋又因父毋以推到

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胆楚越矣陶先生謂我所自有不受於天極當但所云靈明者恐亦只是一物而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爲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不壞鄙意與陶先生不無稍有異同耳禪家以了生死爲第一義故自私自利是禪家主意而留住靈明不還造化當是其果驗然看來只是弄精魂伎倆吾儒之道既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

答胡生鳴鐫一 丁丑七月二十九日

憂樂之關心也蓋亦有故矣憂一也小人憂得其情君子憂得其道夫憂得其道雖憂樂也樂得其道樂中亦自有憂也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孔門眞血脈也後之學

聖人者亦從可知矣苟不學其所謂憤者機而惟學其樂以妄憂之進地雖偶有所見終非實際況其滋流而爲猖狂爲無忌憚乎僕故不敢以樂字拈學則而惟凜凜乎憂勤惕厲之法以鞭辟爲已而且以爲俗學坊非得已也白沙先生詩曰雪消爐炉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吾儕須是消得盡自有到家皆不然說憂說樂總無是處

答胡生二 丁丑八月十五日

前足下第一書言樂天之誠亦已見得聖賢心地活潑潑光景如此多失之懸想而未有實際僕所以借憂勤惕厲之說以救正之第二書纔說到自己分上有俗腸俗骨浮態浮情因事累心離心成性等語乃知前日見地眞是數他家珍（舊作珠寶）不涉自己受用一毫也從今只一味自鞭自

痛覺是俗腸便與洗刷去覺是俗骨便與磨練去覺是浮情浮態便與之振拔起來則於古人立志之說亦可以思過半矣因事累心心本不受累離心成性心本不可離亦去其所以累之離之者而已至熱鬧冷寂二關都不得力自是初學境界今且只埋頭與之用力去莫預求得力處也熱鬧處不得力轉向熱鬧處用力冷寂處不得力仍向冷寂處用力用力既久自有相當處薔循習黽勉此心自不至大段走作天理當得呈露也第三書言學術似是之辨而獨服膺薛文清且欲以敬字爲入門與前日樂天之說不啻燕越矣只恐仍是借古人成案評論一番稍過昔日見地仍是不同耳夫文淸學程朱者也朱子言孟子道性善一段直是爲學者指出眞血路與人看學者若不合

下信得自己原是聖人如何有親切下手工夫卽主敬之說亦至此方有依傍耳若藥不瞑眩亦是藥去一箇不肯信及病痛更無別病可瘳也至云習染最難埽除氣質最難變化身心最難相貼言動最難無過種種苦心具見足下發心之眞鞭己之力但此等病痛依舊只是從向信及處下手急將性善堯舜之說切切理會一番得箇通身汗下眞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便是瞑眩好消息終靠不得寧靜一機作光景玩弄悶見一地作口耳工夫也而日且扶植志氣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而又不預擬一得力程途失之於助長欲速之私則日就月將其進自不能已惟足下勉之

答右仲三 丁丑八月六日

向病中接大教久之乃得展誦其於儒者之學可謂斤斤矩矱循朱而顏循顏而孔階級雖分同歸一路遞而進之庶幾弗叛於道而門下大意乃爲班駁龍溪之書而發則僕固嘗見及此矣龍溪之於文成所謂固朱而紫倫於似者也天泉證道記尤其顯然左驗也顏子殁而聖人之學亡龍溪數稱之而其言本之象山蓋喜其專用心於內也象山喜之一似顏子工夫猶然落空落幻未有實際在則亦喟然一嘆仰鑽瞻忽卓爾末繇全似禪家參悟一門而象可爲不知顏子矣豈知顏子從博約以後其工夫儘是據實而不免苦孔之卓只爲此心此理未嘗渾合一片其境地猶在天人之間故不禁其絕塵一往而無從此際苦心眞似啞子嘗瓜其滋味向人道不得可見顏子仍是漸修

一法工夫豈所謂縣不啓之扃達無轍之境云云乎門下誦言而闢之艮是也至於德性聞見本無二知心一而已聰明睿智出焉豈可以睿智者爲心而委聰明於耳目乎今欲廢聞見而言德性非德性也轉欲合聞見而全德性尤未足以語德性之眞也世疑朱子支離亦爲其將尊德性道問學分兩事耳夫道一而已矣學亦一而已矣一故無內外無精粗與其是內而非外終不若兩忘而化於道之爲得也至謂古來聖賢開出皆急急幹辦一事不知所幹者何事此處若不求下落不免逐響尋聲躋吾道於尋常日用之外矣

示金鋐鮑濱二生 附圖 丁丑八月十七日

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

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可知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天下有遠人而可以爲學者乎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曰君子之學愼獨而已矣



獨體卽天體



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昏昧放逸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之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却無一隙縫子是其止處其下一圈便是小人閒居之象

答陳生二 敬伯丁丑十二月

使者來接手書娓娓乎曷我以朱夫子之大業使人神旺也此道不外當身只要人信得及便當統體是聖人更須尋得從入之路有的確處方許埋頭一下作進步不然亦將伥伥然而無所之矣正心之說已得學問頭腦然文成公云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致良知亦爲誠意而設也致知卽誠意中一段研究省察工夫非誠意之外另有箇研究省察也今之語心而非心者謂其離意以求心而語意而非意者且謂其離知以求意耳如此則於愼獨之說亦總無相當可知獨也者一步密一步歸并此心到物則而已幸足下身體之至於世衰道微人情習爲軟媚毫無激

昂意使流俗不振江河日下養成臣弑君子弑父之惡誠有如來諭所云者吾輩眞不得辭其責政須自鞭自策一味反身而求正己物正少振斡旋之機耳此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

答魏生子一 學濂丁丑十二月十五日

接手教惓惓道義之匡扶令人感發無已政如尫夫之適百里者徬徨中道屢欲仆矣而左右之者乃能手掖而起以決跬步之進且多方而鼓舞之使人躍躍有一日千里之想頓忘其力之疲也所論經義治事二途競進自是古人明體適用之學且講之當世以儲人才實一切緩急卽是三年蓄艾之良圖然此亦秉鐸者之任至吾輩所以自爲學更須捉住頭腦卽體卽用不離當身所至有融會貫

通之機則於古人體用一原之說或庶幾焉而於道亦思過半矣今世不知有聖賢之學久矣病在治經者徒以資口耳而忽身心之印證治事者徒以博功利而忘幹濟之成績是以學愈講而叛道乃愈甚才愈高而惑世誣民之禍亦愈深政坐本領全疎耳足下以忠孝立身以名節道義砥俗自不至蹈此流弊然業已具載道之器尤不可不猛尋向上一路以規進步總之眼界愈曠則托足愈有竿頭故學者誠不可以所見自封也

答秦履思十一丁丑

學者正苦於是非之界不清而趨向易惑故須從事於學證本心則界址清閑名教則趨向定又何患識力之不到而特時有失足之虞乎近見得此病痛往往傷於所恃學

者須時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卻第二義不問也正須看作一箇工夫方得何如

答履思十二 戊寅六月

來札謂此事人人可以承當洵然政爲便承當此當身之人故也若謂另有一物在前聽我與之作緣方取承當消息則終身與之爲二矣豈是親切理會工夫乎故學者不可不識人此人渾然與物同體天地萬物皆人也非七尺形骸之謂故大學之敎始於格物致知政是親切反身工夫第一義格物以致吾之知而當人之能事畢矣離物以空之與逐物以外之總於致知之學無有是處所云流俗之病政坐在逐物一路知解之病政坐在離物一路若以人當人以人治人何病之有或曰蠢然者人乎炯然者人

乎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無蠢非靈形而下者謂之器無靈非蠢足下詳之

與履思十三 戊寅六月

作報後竹倏起予乃前義亦有未盡故聊復畧言之學者見道不眞不免有以此彼合之形因而有以彼就此之勞所以不失之於流俗則失之於知解二者總爲見道不眞要之流俗之障易破而知解之惑難除今學者窮年費日下工夫自謂恍若有見仍不免墮在知解上也若眞見得及信得眞卽一揚眉瞬息間皆有著落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有一時一處間斷若非親到漫然拈及仍落在知解也須實就此理會始得雖然流俗之錮人未嘗不與知解頭出頭沒滾作一塊人但習而不察耳

僕處病中有幾場生死關打不過利害關打不過毀譽關打不過種種欣厭取舍異同關打不過看來都是俗也以此不敢不苦勵不敢不謹凜未病服藥願爲賢者告

答履思十四 戊寅十月

承論儒佛之說僕意學者須是見道分明爲坐下第一義見道分明後此中繭絲牛毛皆不能脫而於一切同異之說亦可不言而喻矣若反之此中原未了了徒借道體之說一彼一此不獨謗佛亦謗儒故僕終置之第二義聽朋友中自爲去取而已大抵天地間只是理一分殊四字足以盡之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許大乾坤何所不有然不害其爲一元生意是故類一也而靈蠢分人一也而男女分業一也而仕農分卽道一也而禹

稷與顏子分堯舜與巢許分豈能比而同之乎三教九流亦若是也故將自其同者而視之無往而不一也而吾不必強之而使一自其異者而視之無往而不分也而吾不必強之而使分強之分合皆出於私智小見如後世堅白異同之辨而無當於大道之觀者也一儒一佛說箇同字已不免有打合之見紛紛辨難從此而起何似只向第一義上用工夫便不落葛藤溪徑在今天下無眞學儒者未許開口便闢佛亦幷無眞學佛者未許開口便附儒爾密向嘗稱與之言亦似了了者然願足下不終向爾密身上討了斷也何如爾密僧人也

答門人敬伯戊寅九月一本作答鮑生

來書云無意而誠意獨之體也不知可如此說否

既謂之曰誠意便說不得無意古人極口指點曰惟微曰幾希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皆指此意而言正是獨體故誠意章再言愼獨

意無朕正是天載之無聲無臭處然却說不得一箇單無字（便與佛氏異）故曰動之微又曰吉之先見分明畫出眞面目也云吉之先見則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一語便有礙了周子云幾善惡幾安得有善惡幾有惡則孟夫子不屢屢說幾希之良矣性善之說至此方勘得清楚

答王金如三 朝式戊寅十一月

前者草率作答區區之衷宜有不盡竟於足下者茲敢進而請益焉竊惟斯道之傳至吾夫子而集大成矣其微言載在四書六經可考而信也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

其解遂於此中猶存乎見少而求助於外何異盲者處大明之下覓微燈以索照乎或曰取善貴廣學不諱博也正謂有得於孔孟之道而因以折衷於諸子百家定其瑕瑜存其去取亦無往非證道之地耳若其苟存一不足之見博討旁稽竊竊焉取而附益之未有不操戈還向者也嗟乎孔孟而既往矣微言日泯求其能讀聖人之書者幾人惟時老莊之徒首蔽於長生之見崇尚虛無絕仁棄義各著書以垂後世其爲叛道之言顯著不足辯也獨楊墨言仁義而孔子之道蝕故孟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七篇出而二嬴秦學者遂專言老莊若堅白異同之類皆寓言之支流也漢魏以來一變而言黃老又曰易老合羲皇於老氏不勝其畔援之情然祖其說者亦不過競標名理以資

談柄其旨淺陋易窮此時有聖人者出而一倡吾道以正之何物清談摧枯拉朽耳惜乎崇有之論不足以厭而徒以相譏率無補於天下之亂於是西方之教乘虛而起儼然雄據其上矣猶是虛無之說也而益反其本破尊生之見超於無生無生亦無死其究不離尊生乃其功行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於吾儒之說者讀儒書者又從而附會之出入變化莫可端倪當此聖遠言湮學絕道喪之日學者驟聞之而喜以爲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及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卽吾聖人之精言也安得不掉首相率而趨之乎天不殄吾道特起有宋諸儒後先犄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惓惓以闢佛老爲己任比於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時佛敎大行求其粹然獨出

於儒者濂溪明道而外無聞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於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䆧亦眛之有所未精矣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眞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喙間有置喙者卽詆之爲禪不復置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隊得之聯翩雖以一堂契晤而鵞湖不能盡化其我見則一彼一此之間固已開門而揖盜矣況末流益復弊焉者乎夫闢佛老美名也辟之不勝至貶吾聖人之道以殉之寧不益授以柄於是爲佛氏之徒者私聞之而喜曰彼之爲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吾爲哉卽學聖人之學者私聞之而恚曰此之爲儒者如是如是何以闢佛爲哉此禪學之所以日新月盛而未有已也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始固嘗求之二氏

之說矣久而無所得始反而求之六經特舉前日所讓棄於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於宋儒之說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良知之說有功後學斯文賴以一光繇今讀其恢復之辭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工夫本體大畧相似只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物理固不得謂之明心可謂良工苦心吾意後之學聖人者繇陽明子而朱子及於明道濂溪遡之孔孟如是而已矣然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於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師說而益啓瞿曇之祕舉而歸之師漸躋陽明而禪矣則生於二溪之後者又可知矣至是而禪之與儒是一是二永不可問矣雖使子輿氏復生且奈之何而其爲斯道晦明絕續之

關益有不可言者矣僕嘗私慨以爲居今之世誠欲學者學聖人之道而不聽其出入於佛老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譬之溺者與之以一瓠而濟一瓠亦津梁也學者患不眞讀佛氏書耳苟其眞讀佛氏書將必有不安於佛氏之說者而後乃始喟然於聖人之道直取一間而達也譬如是佛亦何病於儒治病者輕則正治甚乃從攻熱因熱用寒因寒用不亦可乎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焉於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養深自得不難尊爲壇坫與二三子共繹所聞毎一與講席輒開吾積痼退而惘然失所據也一時聞者興起新建微傳庶幾有託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僕皆自視欿然以爲不可及因而往還論道十餘年如一日不問其

爲儒與禪也至僕之於足下私心期望更有不同於泛泛者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血性之熱往往度越後進繇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問其爲儒與禪也其餘諸子可知矣然而世眼悠悠不能無疑矣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遊禪遊何以道學爲哉且子而與其從學佛之士寧若從吾流俗士僕聞之笑而不荅諸君子自信愈堅其敎亦愈行而其爲世眼之悠悠愈甚噫嘻今而後將示拒人於流俗之外不得一聞聖人之道者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普濟一世之襟期盡一世之流俗歸之大道上接孔孟之傳下闢陽明之室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

諸君子行履儘足自信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僕資性不逮人老而未聞道猶竊願學焉斤斤救過之不遑苟足以匡吾之過而進吾之不及皆吾師也請從而終事焉小學之訂願足下勿疑亦幷無致疑於僕願足下終亦教我

答胡嵩高嶽朱縣之昌祚張眞夫應鰲諸生戊寅十一月

比辱手教纚纚數千言具見衛道苦心於今之世殆亦空谷之足音而況以不佞之汶汶寡昧者當之又不啻大聲之呼而疾雷之破耳也敢不拜嘉僕於此復竊有請焉夫道一也而釋氏二之教本分也而託於釋氏者混之則其爲世道之病信有如足下所言者固已不煩更端而請矣今之言佛氏之學者皆其有意於聖人之道者也不幸當

聖遠言湮之日又無老師大儒以爲之依歸遂不覺惑於二氏而禪尤其甚者耳則亦聖人所謂賢知之過也彼其於聖人之道旣嘗童而習之矣彝倫日用託於耳目之近者概可知也稍讀佛氏書而異之其言單提性宗離四句絕百非層層折入亦復層層掃除以視吾儒言天載尚隔幾重階級而自詫爲妙道自歎爲希有安得不去而從之乎此厭常喜新之惑也夫聖人之道不落虛無事事有可持循宜乎學之之易矣乃以吾夫子之聖竭一生功力至七十年而幾幾乎從心之說及門之徒三千七十傳道者不過一二人亦僅具體焉況聞而知之者乎蓋求道之難而學爲聖人如此其尤不易也孰似彼佛氏者以悟性爲則一念回機卽同本得嘗言句日不會便當截取老僧頭

以故傳燈若干人無不人人證聖諦諦傳宗吾寧不舍難而就易乎此欲速助長之惑也且所貴乎學聖人之道者爲其有利於吾耳不然亦利於天下而儒者首禁人以功利之說動云無所爲而爲至推之天下中和位育只是道理如此倘實求施濟堯舜猶病總不得位蓬累而行耳鄉鄰之鬭者閉戶云耳若佛氏性宗既透起願即是道場懺悔即離苦厄滅度盡六道冥報通三生而身復超於三生六道之外以了生死一大事創於自利利人無甚乎則尚俟一切有爲法乎此計功謀利之惑也凡此三惑者一言以蔽之儒門淡泊收拾不住彼家所爲自供自認者也而不知聖人之道本如是其淡而不厭也進必以漸且逾進而逾無窮也出乎義而不出乎利也此所謂惑之甚也子

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殆謂是與其中儘不乏確深警敏之士見地往往有過人者就其所至畢足自成片段自占地步以視一輩流俗之士藉口於聖人之道而悠悠忽忽漫無所據者亦有間矣且今之號爲學聖人之道者卽幸而偶有所見能讀古人書反之性地仍自茫然曾不敢望彼家聲聞一乘而況問其所爲卓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升堂而入室者乎則一彼一此之間固未有以相勝也不相勝而相譏狠欲以語言文字挽其一往不返之深情亦祇以重其惑已耳然則奈之何哉僕於此有說焉今之言佛氏之學者大都盛言陽明子止因良知之說於性覺爲近故不得不服膺其說以廣其教門而衲子之徒亦浸假而良知矣嗚呼古之爲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傳而爲程

朱再傳而爲陽明子人或以爲近於禪卽古之爲佛者釋
迦而已矣一變而爲五宗禪再變而爲陽明禪人又以爲
近於儒則亦玄黃渾合之一會乎而識者曰此殆佛法將
亡之候而儒教反始之機乎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
必歸於儒今之言佛氏學者旣莫不言陽明子吾亦言陽
明子而已矣譬之出亡之子猶識有父母一面時時動其
痛癢則父母固得而招之自爾而上益恍惚矣陽明子者
吾道之爾也今之言佛氏之學者招之以孔孟而不得招
之以程朱而又不得請卽以陽明子招之佛氏言宗也而
吾以陽明之宗宗之佛氏喜頓也而吾以陽明之頓頓之
佛氏喜言功德也而吾以陽明之德德之亦曰良知而已
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學者而不知有良知之

說則已使知有良知之說而稍稍求之久之而或有見焉則雖口不離佛氏之說足不離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爲吾儒之心從前種種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爲吾儒之徒乎此僕之所以誦言陽明子而不容已也夫道者天下之達道而言道之言亦天下之公言也孔孟言之而不足則程朱言之程朱言之而不足則陽明子言之陽明子言之而不足則後之人又有言之者但不許爲佛氏之徒所借言而苟其借之而足以爲反正之機則吾亦安得不因其借者而借之以一伸吾道之是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僕亦曰陽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道陽明之道言陽明之言且獨言其異同於朱子之言殆亦以發明朱子之蘊善繼朱子之心以求不得罪於

孔孟焉而止耳僕聞之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曰君子反經僕亦與二三子共學陽明子而已矣今而後願足下偃旗息鼓反其分別異同之見而告自邑焉於以尊所聞而行所知日進於高明廣大之地則天下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吾道之明且行庶有日乎僕旦暮跂之

答王生士美 業洵戊寅十二月

前者辱諸君子非分之推自是諸君子秉彝之好獨恨不佞非其人終不敢違其本心之明而自處苟且以欺諸君子轉負諸君子惓惓之意昌黎子嘗著師說以明道收興起八代之權正所謂明道先乎吾而後儼然稱於天下曰師天下爭歸命焉其不然者唖面而往耳僕自視何如人憪憪救過之不遑而足下遂欲以古人望我不已過乎吾

鄉陶石梁子雅爲吾黨推重特其入門不免借途於釋氏一時從遊之士多以禪起家卒難驟返於正亦其弊也僕與石梁持論每有異同或至水窮山盡之日將有廢然而返者未可知也夫以陽明先生之明睿而迴環出入於二氏者二十年及已覺其非而猶恨舊習之纏繞卒難擺脫且又若干年況後之君子乎吾輩於此姑且從容商訂時取其有益於坐下者而韋弦佩之且徐用涵育薰陶之法以聽其自化安知無陽明先生其人出焉計不出此而驟主分別之見至以異端擯同儕不亦絕人已甚乎昔橫渠先生著訂頑砭愚二箴程子見之以爲起爭端遂改東西銘古人於文字稱名且斤斤顧忌若此則諸君子之所以自處可知矣蓋已之取途不可不正而待人不可不寬已

劉子全書

之儒釋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釋可姑置之不問諸君子之行履果能純乎儒而絶乎釋又何患學釋者之不去乎釋而從吾儒乎僕且翹首望之矣第恐儒釋之辨終於言說而已則僕又如諸君子何哉今而後務期曠然大同歸於無我卽有異同之見不妨互相規證庶幾學術會歸於一耳至於往來之禮終望諸君子止用後輩稱呼僕受之心安理得諸君子行之亦心安理得只此便是眞學問惟足下諒之并致諸友

與管霞標 宗聖 己卯六月

昨承教愛具仰與人爲善之盛心佩服無已儒釋之辨各各取證於心不害其爲大同小異況足下之教則全以儒宗詮佛乘并求所爲小異處不可得矣僕每念如來法是

西方教法至達摩入震旦便將震旦教法和合其中此佛法一變也至今日所講則又一變也子韶慈湖其再生乎子韶慈湖亦儒者流而家風自成多與程朱別故后人目爲禪至象山則又與二子不同後人亦目爲禪誠可異也僕嘗病儒者之學不傳自純公而後學者菁將孔孟頭地壓下無可立站處遂將此事一并送出於佛氏而佛氏亦沾沾自喜益士苴吾儒其爲世道病亦不小僕向嘗以此意微與朋友言而聞者似終欲處佛氏於吾儒之上頗以鄙言爲不然不知足下終以爲何如也學問說到宗心處亦已至矣但善言心者一語可了不善言心者累千萬言說得天花亂墜亦不了譬如富人說金說黃說白已是剩語貧子說金終日贊嘆不已雖亦不離黃白之旨而聞者

反多眩騖矣前遇方外人極口談宗語不了僕應之曰大易神無方而易無體便是聖人分上甚是簡淡家風如此高明以爲然否

答葉潤山二 己卯八月

大抵學者之於道不日進則日退而進退之機於已取之自以爲進者進也即自以爲退者尤進也今者門下苟已不安於前日之見則濯濯新知必有進於前日者矣而且有擇不精行不力之病則自今以往又必有進於精且力者矣此所謂日進者也雖然使徒落想像邊事亦第二義耳所舉損益二卦自是反躬實踐之地學者所當終身用之不盡者但此中進退之機亦甚微細最宜時加體認等是懲忿窒慾耳嘗人有嘗人之懲窒學人有學人之懲窒

聖人又有聖人之懲窒不特取效有難易之分亦其下手有精粗之辨也僕意讀易須以乾道爲綱領乾知大始便是懲窒功夫綱領處得此綱領則入細入粗把柄在手矣所舉視無形聽無聲持行無地等語亦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意歸之愼獨而已獨卽前所謂乾體也然不免悠繆其辭近於佛老之說反晦本旨質之修辭立誠之意殆不如此乃知吾輩論學只是樸實頭地一是一二是二卽指畫身心性命亦須一一有著落若天道有已然之迹方可捱步尋求不墜落虛空窠臼耳目下所可商者出處一節吾輩所學將以用世耳旹事多艱主恩未報可云長往山林乎若言學則隨地皆學也言道則隨地皆道也亦豈有內外人已體用之可岐乎勉之勉之幡然而行可也

辛復元平生似有來歷僕嘗與之言見其議論頗正但未卜其持守若何凡人門面濶大者多不易持守亦甚留心世道而不免太熱恐有枉尺直尋處論人只得取其長耳其弟子魯君願醇謹近聞作州有聲殊非俗吏比則師友淵源可知不妨時時接引之世間難得一念向道朋友也

答李孝廉 盛世己卯十月

昨奉尊翁先生所述孔書不佞竊因是而求之吾夫子之道其精者盡在魯論其富且美者在六經之緒言而其麗者在家語如是而止耳其他散見於諸子百家之所稱述固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其得者不由魯論六經而其失者止成其爲諸子百家彼固有託焉故也語云孔子沒而微言絕魯論之不異於天下久矣又取其似是者一切承訛襲舛而附益之澠淄莫辨眞贗無分推一切詖淫邪遁

之見而盡託之孔子之書又不幾操戈而入室乎竊謂當草昧之初諸子百家爭鳴競喙非表章孔子之言不足以勝之則此書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當末流之季諸子百家乘間竊發非愼守孔子之道不足以救之則此書於天地間似當存而弗論焉可也昔孔子刪詩書不啻汗牛充棟乃斤斤得此識恐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也後人之傳魯論亦此意也夫僕爲魯論一書惜故不敢輕爲尚論

論羅近溪先生語錄二則示秦履思　己卯十一月

孟子性善之說得告子生之謂性一問發揮隱躍最爲痛切先生却嫌告子不直下承當再著箇然字其然豈其然生之謂性本是不錯然惟孟子眞信得及所以同中說異異中見同將三才之蘊一口道盡當此之時爲告子者曰

然曰不然總是兩無著落故只以一默點頭乎然告子尚無許多伎倆只是疾雷一下忙無措地耳如此則是生之謂性一句尚是看不清楚也既認清楚則不須問矣既認清楚則并無杞柳湍水之問矣蓋告子學焉而不得於心又不受孟夫子陶鑄所以終成異端其曰仁內義外只是有見於同無見於異耳慈湖有云只說渾成語也罷豈知渾成中正是不廢分析在若不分析便不成渾成義外者置而外之心中不欲說箇義在也義卽是仁之義義外則不成其仁內矣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之殊後人都不理會只喜說儱侗大抵墮告子之見先生學告子而深者也學告子而深則近於孟子矣先生學孟子而過者也學孟子而

過則近於告子矣險哉險哉愼之愼之
赤子之心較孩提之童又小一二歲蓋純乎天者也孩提之童其在天人之間乎天非人不盡故君子盡人以盡天而天其本也不有赤子之心焉得有孩提之童之知能故赤子提宗最爲端的先生之學可爲直達原始正陽明意中事也然赤子之心人皆有之信得及直下便是聖人所謂信得及者只於此心中便覺一下耳纔覺一下便千變萬化用之不窮雖千變萬化用之不窮卻非於此心之外又加毫末也此心原來具足反求卽是反求卽是覺地覺路卽是聖路不隔身心不歧凡聖不關根氣不須等待方是眞潔淨學者但當保任而已別無他謬巧也如先生所言悟入處不免反費推敲果如此說誰是善根不宿慧目

不清者又將此一項入頓放在何處意者先生所言悟處終是囫地一聲消息黃面老子於此費卻幾多工夫方得了手如達磨且面壁九年況其他乎彼惟不識箇赤子之心而求之未生前所以當面錯過反費追尋先生何故又起爐竈也

答韓參夫 位庚辰四月十六日

別道範不禁離索之思竟冬抱痾入春少安乃得爲先公完宿諾媿散人出之拙筆無當千秋耳接執事閏正月二日書殊爲慰浣兼承教言惓惓以正學相切劘唯恐聱人之没足榛荊坑塹也而亟納之康莊甚大惠也且感且佩陽明先生艮知之說執事既許其爲孟子之言矣又嫌其少箇致字一似有本體而無工夫豈知陽明立言之病正

是以大學合孟子終屬牽强而執事反病其不合乎良知之說本不足諱卽關見遮迷之說亦是因病發藥但其解大學處不但失之牽强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只教人在念起念滅肯用爲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與所謂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淸之句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門人有卽用求體之說又有致和乃以致中之說又何其與龜山門下相傳一派顯相矛盾乎然則陽明之學謂其失之粗且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爲禪也陽明而禪何以處豫章延平乎只爲後人將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擠入禪乘於其平日所謂良知卽天理良知卽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不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

之阨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以意逆志披牝牡驪黃而直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尚論之資而一脈大中至正純粹不雜之聖眞必有恍然自得於深造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道終無可明之日矣僕願參夫且擴開心胷高擡眼鏡上下古今一齊穿貫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絕無躲閃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禪之一字中人日久以故逃之者既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吾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之佛氏之地亦安見其有以相勝古之有慈湖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嗚呼吾道日晦矣惟參夫留意

答文燈巖司理 德翼庚辰四月十九日

友人自嘉禾來知門下貝錦之狀想日久論定已不足攖達人之胸次而門下猶嘵嘵及此蓋亦古人三自反之學仰窺大君子處流言而不失几几之度者如此也出處去就之間自是吾輩大關義命二字孔孟家法而孔子又云疾固孟子不爲悻悻乃知非義之義與精義之義有辨卽俟命之命與立命之命亦有辨君子察乎此二者而可以得進學之地矣更推及思誠之說則究竟法也聖誠而已矣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隨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

也念也以念爲思是認賊作子也又以無念爲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卽誠可謂誠卽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元公之學何幸門下身發其蘊乎不欲爲苟去又不欲爲苟就思之思之可以觀誠矣誠不誠至不至已也動不動人也學以求已而已矣一管之見敢以質之高明亦藉手展吾向往之私云爾

復曹遠思進士 庚辰九月

知恥近勇一語殆是吾輩頂門針不佞請姑就來教所及者而請事焉可乎夫恥者人之本心也而體蘊有辨孟夫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他日解之曰指不若人則知

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今人之懵懵焉無所用恥者鮮
不以一指易肩背此可謂之知恥乎不能知恥雖有恥與
無恥同亦何怪日卽於忽忽而不振乎此知恥近勇之說
也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正以自反歉慊一著爲一生定
命符此眞能知恥者也降而北宮孟施雖憍然自喜可以
目無萬乘然而繇君子觀之直一指之伎倆耳是故與其
貌而法三代之事不若尚論三代之人而尚友之之爲眞
與其浩而窮六經之書不若擇其要者而圖之如南容之
復白圭屛山氏之讀易之爲約而易操與其知交盡天下
賢人君子不若闇然日章不出戶而知天下則其於當世
之務亦固無事於數數然矣以門下之抱異日者卽一當
而起生民於溝壑措宗社於安瀾亦豈異人任然苟學不

聞道而徒以一切倖倖者當之卽幸而得之亦正一指之伎倆不足爲賢者道也聯菴先生曰眞正英雄毎從戰兢惕厲中來請爲執事誦之目今一切事不能盡如我意只可付之嘆息惟循分自裁於當場處莫放過便是積累處若於當場處不肯放過則隨我今日境界便有事業可做若以其近者易者而忽之曰我欲云云安知非出位之思乎且思當場時又當作何狀其中情之不繼正堪回頭猛省耳來敎曰覓著意思嚴立功程近之矣苟於此弗失則名世事業亦何所不辦乎要其本在知所用恥始正無事於旁求也

復沈石臣進士 中社庚辰九月

夜來讀言志錄大爲擊節門下志操雅自耿耿如此將來

豎立亦何可量人患無志耳此志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君子亦求其大者而已承教孟子求放心一節直是吾儕終身進學之要人心至神操存舍亡之間往往間不容髮已立志後方許商量此語也又云知求正是學問得力處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云思則得之思卽致知之別名原來卽本體卽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卽性性卽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卽謂知此理

覺此理猶二之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別名先儒以為擴前聖所未發蓋取其善言性善云非謂此一頭工夫至孟子方說破也總之性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入門究竟更無別法隨昔用力隨處體認無有喫緊於此者來教剖晰詳盡猶或不免以名色致疑要在反身而求之始得惟高明披示仍得開我茅塞也

復陳幾亭中翰龍正庚辰九月

學問進步若何想下手人時時是工夫自時時有進步際此時艱能上格君心否中轉士大夫氣習否下拯生民於塗炭否今日種種自信得過探囊而出時措之耳世少讀書人僅留老兄輩一二不多得勉之幸自愛異日無負高先生沈石臣沉潛之器悃愊之衷大是道品將來世道當依賴之辱不棄遂引爲肺腑更望老兄時時獎進之切劘之亦吾黨喫緊事也弟老病日甚坐下一著雖稍覺有親切處終媿踐履未能純一只是虛知解閒說話多耳承教步步著實便是頂門針也佩之

復沈石臣二　辛巳六月二十二日

承教首及精密二義便是反身一著到頭地凡學而求之身以外總屬邪廓總屬象貌安往而不雜且漏乎苟識吾

身焉善反之反之又反以至於盡易稱精義入神精此而已又云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此而已神是何物卽此身之眞歸宿此亦何名卽此理之眞面目卽精卽密卽身卽反推勘至此事心之功於斯爲至善學者於精密諦義時時覿體承當吾第無所以雜之已矣不必更求所以精也吾且無所以漏之已矣不必更求所以密也若曰吾更求所以精之斯不精矣又曰吾更求所以密之斯不密矣主敬二字古人大有分曉正無所以雜之漏之之謂耳原來不是另有一事則敬之至也敬則無往不敬精則無所不精密則無所不密始於一念一事推而達之天下國家洋洋優優都是此道理充塞宇宙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故主敬所以存誠也存誠所以誠身也誠身要矣主敬

亟焉以是知主敬之功頗無許多名目纔有許多名目若曰如何而容止如何而人倫如何而日用便開夾雜之門立誠之說只在自身立命纔向身外尋求姑曰如何而坐立寢臥如何而妻子僮僕如何而閭里親朋以往且如何而一一措辦總成賓漏之因則亦不可不辨之蚤也雖然講解邊事仍非坐下事若是坐下事亦須如執事所云一一位置分明始得來教殊爲向來影響人大蹬一步深爲佩服今且只恁地一一位置去自然有長進莫向訛說夢說生活也何如王程既迫亦是不容久滯家園當官涉世只在箇中初非更端敬之敬之而已

答劉乾所學憲　鱗長辛巳十一月

領大教極足開我固陋之見於高明所見儘是無疑吾輩

無撒手懸崖伎倆不得不借一方便法門如艮知天理者是軀殼之說亦復如是然細參之亦本是眞實諦義易艮卦便是此義註脚如曰艮其身止諸躬也不善會卻是艮其身止諸身也之謂矣因思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卽忽離兩無依據轉爲釋氏所藉口眞所謂開門而揖盜也至玄門則又徒得其形而下者而竟遺其形而上者所以蔽於長生之說此道之所以嘗不明也讀來教曠若發矇矣弟亦近見得此道頗親切淺易全著不得一切捕風捉影之解只是工夫粗疏爲形器所滯耳旣摭實便須致精以

入之精則神神則一矣請於門下之言三致意焉

答某邑令 辛巳十二月

承敎作令之難自古而然乃近者更加以急公之誼際以
拜災禦患之艱宜賢者有不免鞅掌於其間者然舍此心
此理之外亦豈有他謬巧乎心量無窮善盡其心者每於
絕處逢生故心無盡理與之俱無盡理無盡故事與之俱
無盡此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惟賢者勉之

答嘉善令 辛巳十二月

承諭求放心之說至矣哉簿書錢穀皆放心之地亦卽是
求心之地此居官者當以學問爲第一義而不可不日加
之意者也夫心非一膜之心而宇宙皆足之心也故善事
其心者無有乎內外顯微動靜之間而求其所謂本心者

亦曰仁義而已矣生生之謂仁時措而宜之之謂義是也其不善言心者反是內外顯微動靜皆成兩畔於是曰置其心於一膜之地而遺其所謂宇宙者卒亦以其心爲血肉之心槁焉而不靈奚有乎生生之妙眞雞犬之不若矣求之於靜失之於靜求之於敬失之於敬求之於覺失之於覺靜也敬也覺也皆似之而非者也不得其說皆死道也放固放在一膜之中求亦求在宇宙之外旣不免以其放者爲求又安得不以求者爲放簿書錢穀之皆心者爲其有以寄吾之生心也君子生其心以生人生百姓一簿書焉而生生一錢穀焉而生生則學問之道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不然卽求之簿書錢穀也而放愈遠矣願門下勉之

答某司理　辛巳十二月

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學士大夫之不知有心久矣況云本心何物心在而膽決焉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故學問之道舍事心無可爲功者心其本也膽其幹也而才氣則其枝葉之扶疏者也今或撥其本而徒植其幹於計已疎矣況區區擁護於枝葉者乎則亦何怪其生意之槁焉而無餘也即今一官有一官學問刑名之地動見本心焉心既不差輕重出入之間見得然與之然見得不然便與之不然心下自肯自決又何膽與氣之不相配而出乎說在孟夫子之言不動心矣

答葉潤山三　壬午五月

所示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有是言只今

以讀書爲一項事做官爲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復何一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其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地嘿而成之即是悟機此所謂即學即達非別有一不可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知止之說其入道之竅門乎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脅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位遲量無方一掬不爲小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不爲大又何有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之交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閒是以體用一原然則吾儕學道只從微字討消息可乎敢以質之高

明

答葉潤山四 附來書壬午六月朔日

學庸庸解承批示覺向來所見種種滋疑如傳釋誠意古本原爲第一章誠爲有見註意者心之所發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爲心之所存豈卽中庸言未發之中與格物所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若云向末一邊若以爲心之所存博約互用與此不得不再請益也

意爲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爲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旣本於心心安得不本於意乃先儒旣以意爲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

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來教所云好惡何解僕則曰此正指心之所存言也大學自知至而後此心之存主必有善而無惡矣何以見其必有善而無惡以好必於善惡必於惡也好必於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也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也必於此而必不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此正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看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於此不於彼者非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纔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難道平旦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

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懥憂患恐懼好樂決裂處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即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無爲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矣陽明先生惟於此解錯所以只得提出良知二字爲主柄以壓倒前人至他日解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與朋友聚訟不已僕反復之而終不能強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置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或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爲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即博即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

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只主在意上此佛氏所謂一毛頭上生活也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今非敢謂學問眞可廢省察正爲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甚養又養箇甚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不

聞爲已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嘗惺而嘗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譌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卻與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嘗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嘗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愼獨之功必於斯而爲至也

答門人祝開美一 　癸未正月五日

此道本不遠於人學者只就日用尋常間因吾心之所明

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處且不必向古人討分曉也卽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因此發箇哀戚心不肯放過卽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此外更求道乎由此而推則所謂三年之喪期功之制祭祀之節家庭拜跪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處卽是禮所許處其間有古今之異宜有鄉風之沿習固未可一概膠柱而鼓瑟也惟大節目處有斷然從之則人違之則獸者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處便只得心安意肯去做此外別難著力也流俗之病錮蔽世人鮮得自拔只爲胸中所見从小所謂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纔肯關開見地便當稍有立脚處其間又有立異以爲高者若全不向見地討分曉而但較量於淸濁之間以

去彼而取此則雖稍能立定脚跟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況又有墮落一邊而不自知者其弊又將有過焉者乎總之人心本無不明轉爲一種習聞習見遮蓋著重重容易不出頭所以措足都差世人靈魄相搏都向暗地裏過日子者多此處發箇猛省便當一日千里也

期喪百日內飲食居處宜變於嘗日此外通融可也若嫁娶亦須既葬方以不得已行之

復李二河翰編 士淳癸未二月十二日

格物雖格盡天下之物然其要只是知本盡物有萬而本則一也即朱子云表裏精粗全體大用正逗此中消息可爲分明世以爲支離者悞也若陽明先生言格去物欲反有礙格去物欲是禪門語從吾儒用不著若只說爲善去

惡是格物亦不妨兩先生是同是異須善理會夫所謂知本者依舊只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不是懸空尋箇至善也知止而后有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前後非兩件事亦並非架屋疊牀但亦須看得意字分曉方有下落匆匆作答殊媿率爾

答吳生懋九 癸未二月八日

盡其在己聽其自然二語便是入道之訣然又以爲難而惟恐聽之之不靜則又轉自退託矣虛冐固不可退託亦不得也僕請更加進焉盡其在己盡其心而已聽其自然聽之天也求盡諸心則有主矣孰爲難者聽之在天則心益有主矣孰爲不靜者故求道之要莫先於求心心求之而即在亦畢世求之而未必在嚴乎嚴乎

答史子虛孝感癸未除夕

偶有問答爲令弟發覆不免語長未能歸一伏承尊教復披摘至此殊切感佩讀兄所言良知處大是通透了徹知近日所見之別所養之深則同異之見亦不必屑屑於取必矣然歷歷誠意之說竊亦偶窺聖經而反此一則不欲說壞意字謂心意知物只一串事不應心與知合作一事而獨置意於膜外若意是有善有惡之意則心亦是有善有惡之心知亦是有善有惡之知并物亦是有善有惡之物却又如何得一一反之無竊以自附於龍溪先生之旨非敢爲倡也一則不欲說粗意字謂大學之致只是知本不應致知之後首入粗根先洩此一點靈光於末稍一著而且云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終屬顛倒竊以自

附於陽明先生古本序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之說亦非敢爲倡也惟是主張不免太過語意之疵則誠有之矣至來教云動而已形形者屬何物竊謂誠則自形形又何物誠則形形卽是誠其旨已見於誠意本傳故中庸亦云莫顯乎微又曰知微之顯又云夫微之顯可謂深切著明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葢用在將發處便著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用功則必爲將爲迎爲憧憧而後可耳若云愼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僕每痛古人微言一一被後人說壞使大道不明高明之士輒存見少紛紛多岐未能歸一故往往不惜破荒開口而曲折頗長尚嫌數他珠故不敢盡呈於有道俟高明斧正後再有開發隨便請益耳

答史子復 孝復癸未十月

昨小語幸蒙批示匆匆畧讀一過蓋亦有與鄙意互相發明者如謂僕之所云意蓋言知是也則其他可以類推知意之與知分不得兩事則知心與意分不得兩事矣分晰之見後儒之誤也意爲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爲獨不然第思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如意爲心之所發則孰爲心之所存乎如心以所存言而意以所發言則心與意是對偶之物矣而惡乎可總之存發只是一幾故可以所存該所發而終不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公案未可便以朱程之言爲定本也陽明先生門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僕則曰好善惡惡者意之動此誠意章本文語也如以善惡屬意則好之

惡之者誰乎如云心去好之心去惡之則又與無善無惡之旨相戾今據本文果好惡是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好惡云者好必於善惡必於惡正言此心之體有善而無惡也故好惡兩在而一機所以謂之獨如曰有善有惡則二三甚矣獨卽意也知獨之謂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總之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謂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而言謂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謂之物識得此方見心學一原之妙不然未有不墮於支離者但此等分解亦只是訓詁伎倆與坐下了無干涉吾輩能切已反觀於生身立命之原時時有把柄不復墮落影響則此心此理自有不言而相喻於同然者矣

身所住處心卽在是甚善須知此身非止七尺腔子滿世界皆心滿世界皆身也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何嘗止向七尺討分曉乎爲此說者恐其神明受錮於形骸而漸起一種自私自利之見耳不如大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認得位字淸楚亦何至坐馳之有

與開美二 乙酉二月

凡功夫以用而不用爲善（一下有用字）但有沾滯爲用處（一作但有一念焉可執以爲用）皆害道也凡道體以得而無所得爲眞得但有一物焉可指以爲得皆其得在外者也必也天下何思何慮乎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天下何思何慮乎君子亦求之一者而已矣但遣思慮亦不得也何日再還山陰之

與開美三 乙酉三月

俾令此道終不孤乎

答開美四 乙酉三月

道體尚未平復何也詢之使者近日頗無醫藥之誤無乃寇自內起乎凡病未有無因而至者一切粗根細根皆須審求此後益不得放過也工夫切在夙夜男女間飲食起居間語默動靜間於此一一不放空亦不攪攪分外則心地可帖帖無事矣即世緣之應違皆自心生方寸之外別無荆棘也自此而靜觀造物之妙化育流行傍花隨柳惟我適意而已是故可以忘物我一得喪齊死生古之知道者如是前書不盡又迎來教奉答諸惟順順時節養

答開美五 附問乙酉六月

問不見可欲故靜證本體於何思何慮之天無暴

其氣則和必有事於勿忘勿助之際只挑定何思何慮勿忘勿助兩言做工夫便能尋向上去第恐峻絕處著手不得反成退步耳努力

答史子復二 附來書乙酉五月

來書云細繹大學參疑具仰衞道苦心竊謂大學一書既無的證可據即位置精確總屬臆說說既無徵何如姑置勿論從來聖學正傳畢竟知先而行後經傳中有析言之者大學以致知先誠意中庸以明善先誠身論語以知及先仁守而孟氏則有始終條理及巧力之說尤爲明確有專言知而不更贅一行字者大學首揭明明德便知孔子之朝聞夕死孟氏之見知聞知程子所謂未有眞知

而不能行者是也大學三綱既首明明德矣八目遞爲先後之辭而復以致知先誠意亦猶中庸之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其示人下手緩急若是其鑿鑿也而後乃專以誠言而不更及致知明善者則先生所謂誠爲專義了義致知明善爲誠意誠身而設者是已顧既爲誠而設則舍致知明善決無能誠之理蓋誠之爲言无妄也无妄豈易言哉天下惟合下至誠之聖人不必更言致知明善其次則未有不自明而誠者第致知之知初非聰明情識之卜度茲以尊言誠意而猥欲抹殺其所自因抑按致知知止之知僅爲知修身爲齊治平之本知誠意爲修身之本而并以中庸明善爲證　云云

則凡粗完大學訓詁者皋造定靜安慮等境界乎蓋必眞知未發本體而後謂之致知明善亦必致知明善之誠而後可爲專義了義不然則如射者不先中的之巧而徒從事於貫革之力正使登峯造極不過爲淸任和之三子下此則涑水元城流輩而已非了義并失專義矣以是竊謂功夫喫緊不必爭辯於已發未發而要在致力於眞見未發是何面目與其繇敬入誠爲伊雒正脈固不如繇致知入誠意繇明善入誠身先識仁體而以誠敬存之之尤爲洙泗正宗也至謂陽明古本序中欲遷就其致良知之旨與首二語自相矛盾且以已發解意字與中庸矛盾尚欠一番玄會以此判讞

前人似尚未是釋之定國奏當恐前人不任受此
寃抑耳仰恃知愛輒敢罄其狂瞽少效他山之助
惟先生有以教之

承示格致之義三復之餘已徵同調第其間不無手輕手
重之勢亦一時成見使然非果相矛盾也夫學者覺也纔
言學已從知字爲領路豈惟學此知困此知卽生知之知
亦是此知則誠意之必先格致也與誠身之必先明善也
夫人而知之僕亦嘗竊聞之矣一日有感於陽明子知行
合一之說曰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夫眞切篤實非徒
行字之合體實卽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
一所以中庸一則互言道之不明不行一則合言誠明明
誠可爲深切著明惟是立教之旨必先明而後誠先致知

而後誠意凡以言乎下手得力之法若因此而及彼者而非果有一先一後之可言也至於所以致知之方不離誠之之目五者而陽明子更加詮註則曰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可見舍此之外更無學問思辨可言他日又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又總言之曰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格致是誠意工夫將古來一切劈開兩項工夫湊合作一事眞大有功於學者猶恐其不能合也直於大學工夫邊事輕輕加一良字以合於明德之說以見卽工夫卽本體可爲費盡苦心凡此皆丈妙契有日卽僕亦嘗口耳而悶之頗見一二於參疑中巳蒙丈稍稍印可此僕所謂自附於同調者

也至所謂手輕手重云者文有見於工夫邊事重舍工夫別無主意可尋以自附於一先一後之本文僕竊有見於主意亦安得有工夫可下以自附於古本諸傳首誠意與（邊事重離卻主意）所謂誠意者直指單提之本文政如射者先操弓挾矢而後命中與欲命中而始操弓挾矢不能無少異然其實同於一射而已又如道長安者先辦出門路程而後入京師與必有欲入京師之意而始出門以取路程不能無少異其實同是長安道上人則亦何害其為大同而小異乎此外畧有可商者文言致知之知非聰明情識之知而謂徒知修身為齊治平之本不足以言知至似矣無奈經文明言物有本末修身為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明白直截前人行之而陽明子復之行之者是乎復之者是乎復之者

而誠是也則知本之知可易言乎學必知止乃能知本知止之知可易言乎知止則止矣止至善可易言乎緜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致知者也卽所謂誠意者也是以謂之知本是以謂之知至故曰知至而后意誠知止之知合下求之至善之地正所謂德性之良知也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陽明子之言良知從明德二字換出亦從知止二字落根蓋悟後喝語也而不必以之解大學以大學原有明德知止字義也今於一章之中必分格物之物非物有本末之物必分致知之知非知本知止之知且以爲猶有所不足也必撰一良字以附益之豈不畫蛇而添足乎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以良知之知知本則又架屋疊牀之甚矣大學言致知原以工夫言不特致字以工夫言并

知字亦以工夫言乃明明德一句中上明字脫出非下明字脫出今若加一良字則知字似以本體言全是下明字脫出矣所以又有知良知悟良知之說則又架屋疊牀之尤甚矣夫曰知良知悟良知則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此外更有何事宜乎誠意一關不免受後人之揄揶矣竊嘗論之據僕所窺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陽明子之學致良知而已矣而陽明子亦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凡以亟復古本以破朱子之支離則不得不遵古本以誠意爲首傳之意而提倡之至篇終乃曰致知焉盡之矣又鄭重之曰致知存乎心悟亦何怪後人有矛盾之疑乎前之既重正心而曰眼中著不得金玉屑後之又尊致良知而以知是知非爲極則於學問宗旨已是一了百當又何取此黍稗

雙行之稱子而姑存之而且力矯而誠之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爲小人卒乃授之知善知惡而又爲善而去惡將置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於何地乎僕不敏不足以窺王門宗旨抑聊以存所疑竊附於整菴東橋二君子之後倘陽明子而在未必不有以告我也未發之中委是難言姑請以誠字求之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横看成嶺側成峯至宋人看氣象之說蓋不得已而誘人入路之法姑當別論陶周望曰虛空中大蹬一實地殊可思也道者天下之達道學者天下之公言前人呶呶而爭久矣辨異致同端在今日如果同也借寸莛之叩以發洪鐘如其異也道無異學無異願丈指其同者而同之僕敢獨爲異乎然丈之啓我亦已多矣

劉子全書卷之十九

山陰後學何上祁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七　書下時事出處　啟　檄

與周生萬厤甲寅

不佞少而讀書卽恥爲凡夫旣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其身試之風波荆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且苦心孰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羣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尤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而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箸直眼見銅駝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全爲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

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久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有地而亡其所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川朱先生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垂之萬世由是觀之一歲九遷非惟不足爲賢人君子重而誣謗之交困頓之亟反足以玉成賢人君子丁長孺不忘他山以不佞言爲攻不佞其敢忘先民之遠猷乎敬佩明教之辱

與丁長孺禮曹　元薦甲寅

長安中似此世界亦忍曰不得人固曰子學長孺吾亦曰學長孺嗟乎長孺不足學乃欲我學翩翩朱紫者耶雖然

長孺銳不佞平長孺心熱不佞心隱是乃學長孺者亦惟長孺亮之而已若乃山林學問便只是平淡布素不必冥冥亦不必汲汲黨錮之日孺子亦其人乎問以國家事笑而不答仁兄復喃喃口不絕世事何也見教歸併性命一言眞是諸君子本無局歸併性命此爲完局不知十洲諸公亦曾念之否十洲竟爲豪傑不能效儒者細密事遂使黔淮兩餘戈身自中之惜哉百金之餽其所取者義乎不義乎卽十洲心下過得去殆亦非道義之愛也已矣請弗汚我先人墓上石不佞平生固僅有先人一事未了姑將茹荼帶索待此餘生幸無以爲故人念歸來讀書之外更無長物嘗庶幾於歸併一言而未之逮也浮生易邁願無負友生亦願兄努力振豪傑而上之特此綵綵短髮更欲

何爲況人心天意交値陽九而不憬然思奮舞猶爲丈夫乎李懋明大爲吾黨生色四明以往風彩俱不及悉倘若相聞當勗以令終耳孫一陽奈何不去位恐終是鈍著質齋兄見其最高乎草復不盡耿耿

與王止敬分巡 時熙丙辰

不佞杜門自廢無能勉修部民之節所恃心亮久矣一切無可關問獨有烏私耿耿仰望知已不能自已不佞生而孤先人撫孤之節可泣鬼神久蒙前直指提旌例得豎坊懸旨一揚先人姓氏而不肖孤伏枕廢錮先後十三年力未能捐此膚髮致委皇命於草莽矣先人有孤而無孤也且不肖之不能爲先人孤也祿不逮養死不及貤死而暴露淺土不克葬者先君子垂四十年先慈十六年則亦終

天而已矣惟是先人名行不可不表著於當年孤雖不肖
事或得以當道任之而素性寡援重以汙賤海內交游畧
盡獨存門下一人稱知己耳木石有情能不呼天呼父母
而叩倘以門下之靈一終人子之役孤雖沒齒九原亦可
藉手以見先人是門下終以孤與先人也犬馬之報曷其
有極謹以先人事狀并詞上奏施行

與止敬二

先慈之役旦夕告竣自今不肖得稍逭終天以苟稱一日
之孤者皆台造也雖然不肖猶將進而請益於門下求所
謂不虧其身不辱其親之旨而終勗之門下豈無意乎椎
魯不前力不競也以言乎就正之心則洗矣昨者造次請
益望而擬其倫其古之玉色金聲和風甘雨者乎稍聆謦

咳窺豹一斑慮無不啟翼我者夫是以慨然更有請也夫學問之方亦既存乎書册矣力則由已矣競不競自知之矣然而親師取友不廢下問之皇皇也卽古人猶先之矣語曰事其大夫之賢者此不肖所以上援於門下而不爲僭也不然亦何恃以承先人之造亟擬泥首台階知道義之分不在形迹間敬耑一介之役貢此區區統惟垂鑒

與某

不佞宗周束髮志學願私淑當世學士大夫奉以黽勉弗墜亦既竊聞先生之風矣自顧知識眇淺無可就正用力雖苦而無成往者出處無狀積詬叢集大懼不齒於君子長者一旦披德音道積愫重之以蒹葭之咏特達之知千古一時所不瞿然而感奮者誰耶惟先生以斯文自任必

在吾黨雖以不佞之賤不忘惓惓引之大道況視宇宙之大乎方今世道之責屬之先生亦既幡然而起天下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無不著蔡先生想望丰采如孤鳳鶱於雲霄方覽德輝而下也先生亦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昔人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是也出必輔是君濟斯民先生念之熟矣竊以功名易辦爵祿易輕流品易標壯節易立惟中庸之道盡性之經綸不易承當得則爲堯舜事業失則爲異端曲學一切逐世視前數者而讓之由其所易則一節之士君子所不由由其所難則逢世之學君子所深痛程子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曰學必至乎聖人而後已旨哉言乎自中庸之鮮能也盜儒代作君子扼腕而思狂狷矯枉過正偏士乃見而聖學之大全復

受其晦則亦因噎廢食之過也方今世教日漓天下相率以講學爲諱兩者交譏眞得眞儒而用之以挽回世道先生之出豈偶然哉願先生本聖人之學而要其至以中庸立則以盡性起經綸舉而措之於世道必有所濟且以一雪耻學士大夫之詬也孟子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願先生深念之不佞管窺無當猥辱下交肝膈道義傾蓋如故遂忘固陋而進之

與朱平涵司成 國楨丁巳

憶昔戊申己酉之間不佞宗周方坐廬也陶石簣嘗以參藥見恤而申其故曰此實朱平涵先生惠也先生偶有聞於予借通臭味而又不欲有其名故令相知中轉致之云云斯誼也門下或已忘之而不佞於心耿耿十年所矣知

已之難千古爲恨正恨以交臂失之未有素之平生之雅
越在鄉曲之外欲望而得其人如不佞之於門下者不佞
亦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宗周固猥瑣鄙儒也一日辱大君
子之翦祓慮無不灑然勃然以有起色旣越十年而志業
罔聞猥瑣如故自度終無當於大君子翦祓仰止門牆逡
巡不敢進未能一道所懷私心耿耿無已也乃門下終與
之進矣歲底陳生歸儼頒手教引之同心言言肝膈重以
大惠軫恤之私有加無已今而後敢不祗承明德以勵餘
生夫門下眞品邃學冠冕士林識者日以門下出處卜世
道之盛衰而道與時違卒令門下退而修林皐之業自門
下退而吾儕聞門下之風者亦退而以門下爲依歸處風
濤洶湧之場恃以無恐偉哉門下先天下而倡肥遯之貞

後天下而固學士大夫之志當世一人而已昔館閣諸子不幸而遭崑宣之禍未幾事解諸君子多驟起柄用而門下獨否再罹宣城之禍以門下視諸君子果何如哉譬之金數經烈焰精彩倍增眞故也願門下終勉之

與周綿貞年友　起元己未

春間會貴鄉楊致吾公祖云年兄已出山適粤西矣弟聞之喜而不寐也兄乃超然於出處之際如此乎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徼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蹋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旦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鬬蟀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以二三兄弟相次去

國一網而盡遂遺君父以空虛之患狐鼠成羣倒番世界舉祖宗二百五十年金甌之天下一旦付之銅駝荆棘中吾黨與有罪焉今天下原無新舊法可爭南北司相軋不過人主委轡於上是非予奪聽之衆政如失柁之舟隨風顛蕩同舟者旁觀睥睨洶洶焉將覆溺是患未敢有攘臂而操之者苟有人焉熟識人情事勢徐起而操之爲同舟請命則人亦未有不拱手聽之者而惜乎其悻悻以逞也且左右足而已甚焉則覆溺之患反若出於操舟之所爲安得不羣起而攘之且擠之溺乎殆羣起操一柁而舟遂覆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至於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眞心爲國家其所以異於小人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一事然且不免有破綻可乘安得不

授以柄哉所云吾黨之罪在朱人之上不爲虛也然則天下眞虛無人矣今日之禍宜矣念及之良可悼痛年兄此出非偶然正當熟識人情事勢而圖之承覆舟之後載胥及溺之日舉世無操杝之人而吾不難徐起而觀變爲吾黨留一維楫地將天下事尚可爲未必非天心悔禍日也然至此亦愈難矣弟歸田七載無一善狀可報知已去冬得爲先大父卜葬稍豁平生攢眉事賤體亦時多病七載睽違不知魂夢之擾擾於左右也小詩錄一扇頭情見乎辭不盡

與張太符太守　解唯　己未

世事多艱南北交訌越瀕海之地素稱瘠土既北奉徵兵加賦無虛日而又近警於海寇患切剝膚越岌岌殆哉倘

見門下悉意拊循日與吾越以清靜和平之理而綱紀齊
然民自以不犯吾儕小人所恃以偷旦夕之安者乎然而
桑土之籌則有之矣不佞居恒念亂竊有一得之見敢效
諸左右地方之事不出備冦安民兩者然而行之有次第
操之有標本則安民又備冦之本似是所宜亟講者安民
之要其一曰儲常平近者民苦饑饉米價日貴所望秋收
接濟不至洶洶如萬厤戊子年事倘更罹水旱歲一告歉
倉廩無粟更誰恃乎先儒朱子社倉法常行之諸路而效
救荒之策莫善於此今欲倣其意而地方已無積貯矣更
操何者以時斂散謂宜秋冬之際米價漸平發官帑給富
商大戸遠近糴穀數千石入倉凡一切罪鍰以穀又不足
或將如坻給散皆改折色而以其米改貯之常平積漸而

盈遇來歲青黃不接之日出散貧民秋成之日量息還官歉則蠲息歲歲如是使富者不得居奇貧者有所待命雖有水旱災荒不能爲患矣高收在卽歲爲徽商所販以給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則米價可平低收益裕以儲常平且有餘米其一曰禁梨園梨園之爲天下病不能更僕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於吾越爲特甚斗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奸誨盜甚且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越之亂必自此始近奉兩縣禁示語多剴切而終之曰凡宴會不在此例所謂曲終奏雅不已戲乎豈亦逆知此風之決不可革而姑寬此一條以爲出路乎是明導之也旣明導之又陰縱之禁之何益誠欲禁梨園當先禁宴會梨園欲禁宴會當先禁上人之宴

會夫宴會亦何取於梨園平崇雅黜浮挽一切江湖之習
在此舉矣審如是而小民猶有犯者請一切以法懲之服
邑入宵不以勢奪朝令而夕行矣先公祖蕭拙齋公行之
四十年之前化流俗美士民至今頌之不衰不圖於門下
僅見之既以爲之兆矣特在允蹈之耳其一曰行保甲頃
見盜賊竊發或猝入國門至煩捕廳以下昏夜單車巡檄
道路漏下數刻亦已勞矣扞掫東指而賊已西逸豈能十
百化身雖肘腋之近有不可知者莫若行保甲之法牌編
十家比十爲保比保爲鄉董以鄉約凡一切游手游食不
安生理及來歷不明而生可疑之人皆不得居停故縱事
發一體連坐初下令似近煩苛久而習之令行禁止浸無
事矣此所謂身不下堂而治者也生記十年前有司奉上

司文移行保甲法令下數日偶會邑侯見犯法者例坐主者生起而請曰此可以初試法乎邑侯笑不應竟置之十家輪牌會不能一用而牌已投之爨下不復問矣凡季世法令之不行皆此類也苟行之有數善焉一革盜二禁奸三戢賭博四料民實五里井親睦六寓伍兩卒徒上下相保其一曰清訟牘凡民之所以不得安於田里而興歎息愁苦之聲者以訟獄煩也訟之煩大抵誣告十九其迫於不得已而以情質者十一去其十之九而一者所存幾何是則地方本無事而奸民故爲此擾擾也亦利上之人漏網吞舟幸一得志可甘心弱肉云耳律曰誣告加三等誠遇聽訟之際有詞而誣者必坐以其罪重者枷號示衆雷霆之下尚敢有徼倖者將旬日之間而案牘一清囹圄有

空虛之象矣夫一詞興而坐敝者數家小事且然況人命强盜乎不如此又何以安善良也末世之政多姑息或概示姑息猶未甚害而無奈其偏中於强有力者使姦先得志訟獄繁興豪强者既利於兼并貪暴者益乘於多取甚可痛也語曰養根莠者害嘉禾崔寔政論所以作也其一曰端士習士習之壞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青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爲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屬託爲通津以官府爲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卽鄉里且爲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職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蓋士習之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頃者吾越鄉

額少士人輒刺刺議人文不振咎在地靈稍用形家言以厭勝之此計之左也夫使士而必出於青紫利祿不爲國家用則得一士增一蠹江南人物幾爲天下互鄉入足者至以爲阱用是故也門下以學問文章緣飾吏治作我師保千載一時諸士不且蒸蒸向化乃積習猶存心志未回徑竇日捷豈所以風厲之者猶未盡善與計莫若於朔望謁廟之日羣博士弟子員大會明倫講書一章叩擊疑義而以門下折衷於上隨舉士人立身行己之要忠孝廉恥之防兵農錢穀之用與夫國家所以明經取士之意一一闡揚俾聞者汗流泣下如寐得醒隨甄別其才器之高下而激勸出焉士始有感動而興起者乎至於考校之日則必防代筆杜私情務錄眞才以充上駟改觀易聽尤在此

舉矣夫士四民之首也士不安則農工商賈遞困而不安此豈迂遠不切事情者哉舉是數者小民庶得安乎民安而後議備寇往者海寇至六七巨艘出沒三江上下閭鄉民奔竄未聞一示以官兵數日後掉尾而去浸有輕視地方之心一旦向岸越之殘破可立而待也然亦考舊制有將領有戍卒歲久茸蹋僅存空伍不佞閒嘗建議海道請特設重將督領諸衛所增兵防守不特防寇且防倭臨觀瀝海之間居然要害也而議者以爲反滋多事不若申飭舊章使誠申飭舊章請兩道公祖嚴督臨觀把總時訓練汰老弱明賞罰之法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無事則金鼓旗幟往來相聞以覘敵膽有警則彼此救援矢石齊發務斃賊於水不使艤岸而門下提衛兵居中調度隱然有折

衛之威萬一寇賊臨城沿海之衛已不足恃獨門下爲張許耳明乎本衛武備不可不急講於今日者已凡此以上數端雖戔戔無所措畫誠未知有當於高深與否然以當門下虛受之衷未必無芻蕘可采况不佞辱知有日茍有所見曷敢自隱以負明德故敢效其狂瞽如此夫天下事必得其人而後行門下固世道之寄重輕者也况區區一小郡當門下之世而不一爲起弊維風爲吾越保百年無事則後更無望矣仰惟門下馳域外之觀破拘攣之見深維一郡利病之由先事豫防羣策畢舉則吾越之民庶幾有起色乎

答方孩未巡關　震孺天啟辛酉

遼陽之役丈既以其身出萬死一生衛社稷矣一切死生

利害方出關之日較勘了然比者猶不免以家難爲辭僕每聞而傷之人皆有母緊我獨無乎此等榜樣古人政自不少王陵趙苞不足道范孟博獨非人子耶今日國家禍敗止緣士氣茅靡人心瓦解廟堂之上既以觀望爲局面疆埸之外又以萎縮爲良圖尚堪吾丈説苦説病耶丈須豎起脊梁爲天下倡明忠義之氣以固河西之人心因以固天下之人心而丈亦必以平亂爲朝天之期庶幾人人有感動而興起者則救時平亂之首務也若夫經撫之任爲戰爲守或得或失丈爲政矣丈舉足便有輕重凜凜白簡不以此時按功罪明是非使廟堂之上早有處分結疆埸之局而夢云不和而已耶丈曰不和廟堂之上亦漫曰不和復有從而調停之者曰未嘗不和又曰不由其不和

輾轉悠謬莫適爲主遂使一旦有部科按視之命此等舉動令關外聞之必且遺我巾幗之辱爲萬世笑揆厥所繇疆場之政果孰爲之而丈豈智出姚閱科下而蹈其轍耶以僕之愚經畧之才氣巡撫之肝膽皆足以有爲而特以廟堂措置之不善使兩人者皆得以成規避之局始未嘗不忼慨任事而卒變而爲營私之計逆窺事勢之難爲因各持所見以益決其水火之情廟堂之上復從而佐鬭其閒而兩人始可以各各卸担矣且不幸而敗事又可以卸罪是兩人者中本無不和之見而特借不和之說以自便復利人之佐鬭以成其不和以自便則懷奸不忠之大者也而丈猶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耶夫後勁之說經未嘗不和於撫也左次而退撫未嘗不和於經也僕以爲熊[illegible]之

權端在斯行矣而孰知語言之不化反益甚則其和不和之故益可知矣僕竊謂今日之局經處內而撫處外勢不得不以經隨撫協力成功而撫身逼虎狼之穴勢又不得不決言一戰以僥倖於萬一爲經畧者眼空一世所見無人固其素性一旦身膺節制三方之寄其肯一一寄人籬下而惟撫之進止乎哉此僕所爲措置之不善者此也丈何不明言其事當一委經臣調度撫臣撫臣旣不受節制則當以經臣駐節廣寧身決戰守之計而撤回撫臣居山海關以聽調度倘經臣不願居廣寧則當聽經臣自舉一巡撫更換舊撫惟其調度無不如意由是而功成則朝廷固不恤通侯之賞敗則不難以尙方膏七寸之頸而當是任者雖有卸担卸罪之計亦無所用之矣不然是所謂旣

不能令又不受命絶物而已經臣宜何居焉弟恐三方布置之局終是師老財匱之階而高監軍何光祿棄地之說終不可以定國是惟老丈苦心籌之明目張胆言之無使他日有噬臍之悔幸甚幸甚僕辱丈道義之愛誓於此生靡敢渝諾苟有所見不敢自隱一腔熱血直無灑處又私心望丈爲名世樹立德業進於古人故不敢泛泛寒溫而直述其肝膈如此若夫樸遬豎儒哆談時事未當高明之見則丈直笑而置之可矣

與長孺二　壬戌

弟入都門已知時事不可爲奸璫既爲腹心之疾而賊臣又誤封疆以速禍敗乃黨內璫者多以經畧爲話柄借以傾閣銓媒孽諸君子諸君子既與北司爲水火則勢不得

不附閣銓因不得不寬經畧矣此時事之最難言者也封疆連喪而朝士猶爭經爭撫言是言非尚無定案迄於彌月不用一人行一事束手待斃國事至此眞可痛也今日公論似反出於小人弟謂外患卽不來小人亦當翻局助內璫以殺正人君子激成亡國敗家之禍而况外憂內難且洶洶交作於旦夕乎小疏唐突及仁兄意欲稍存公案一障狂瀾非敢開罪知已也執政不喜復得嚴旨𡚒小側目焉弟一身亦幾無安頓處矣目下禁中事益可虞弟每與高景逸蹙額恨閣部大老中無有見及此者恐大禍只在目前吾黨刼運義無可逃山林廊廟同是君臣之義不知吾黨他日之不負相許者幾人耳弟自入都心鬱鬱多孤憤部務復倥偬遂不能作一字通問以爲歉徐生來承

手教深服高識遠慮然長安言及丁長孺無不如壽藥亦終付之漆室之謀而已南望慨然書何能悉

復朱平涵相公 癸亥五月

頃讀閣下所著書雖遊戲筆墨間事然於當世之故亦既娓娓及之矣使能一一見之行事則此書未必非先資之言而相天下之道思過半矣曰小品志遜也雖然道固有大於此者乎愚生請聽而進之今天下大患第一在學術不明而於大臣特甚大臣之學術不明則必以正心誠意為迂濶而趨希世之邪說以之致主必以堯舜為不可為而踵亂亡之霸圖則亦適足以賊其君而已矣方今聖天子固嘗有意於堯舜之治矣一二大臣亦嘗以堯舜望其君而至其操術以自進不免賊害其君而不自覺高者猶

停卑者觀望調停觀望之術窮又思反其道而用之頤者江陵一案不難盡詘皇祖之睿斷與之昭雪且日以嚆矢於衆曰事君者學江陵而已矣問其故曰江陵能以申韓之道事其君擁少主當疑國而天下謚如今天下獨不得江陵而用之何恤時艱懷擁少主當疑國古大臣獨無伊周其人與江陵學申韓而失之卒天下叛君父死有餘辜焉奈何復從而燃之人心不正學術不明未有甚於此者且夫以江陵之才使正其心術以濟雖古之伊周何以加爲先正有言曰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此萬世相天下之善物也閣下居恒學孔孟之學亦旣有聞於誠正之說矣今試取伊周當日之事格之果能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與果能不以寵利居成功與果能

仰思不合坐待旦與果能吐哺握髮來天下士與果能聞流言而不惕與此非眞有得於誠正之學者不足以語此閣下試取而證於今日果能一一致之吾君與將見君誠莫不誠君正莫不正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吾君巳一日而爲堯舜矣吾亦何忝爲伊周哉倘道不出此進之必爲調停觀望退之必爲江陵無一可者先正有言纔讓第一義不爲便無第二第三義可爲方今患難方興征調日煩民窮盜起廟堂之上綱解目弛君子日退小人日進城狐之奸日披狂而不可制禍炭炭移之宗社乃其病實先受於君志之未定然則轉移啟沃之權所責成於閣下者豈其微哉夫正心誠意大學也伊周大業也堯舜其君大任也閣下先資之言既嗛嗛乎小者而不居得無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不佞敬爲天下賀矣

答王生金如 崇禎庚午十二月

題主古有明文僅擇善書者任之而以爲神所憑依在是則鄭重舉之雖文也而亦仁人孝子之情也如以情則擇一學行優者任之可矣靑衿布衣或師或友之間皆可矣不必備世俗之美觀也乃不佞所云簡約行之自是從太夫人在堂起見恐以隆重所生稍開嫌於太夫人便於子道有憾人情所在卽天理也孔氏不云乎道隆從而隆道汙從而汙道亦何從之有時與勢名與分之間而已矣又曰葬祭以禮或過或不及非禮也惟足下酌而行之

答金如二

承諭知孝子之情必如是而後卽安僕其敢以泛嘗視而

鄙見以爲孝子之情政不必藉是而安也題主之禮世之縟禮也凡世俗之孝其親者皆能勉焉以從事而賢者顧未嘗屑屑焉誠有見於寧易寧戚之故所係於禮之存亡者不小而君子卒不敢以彼而易此也倘足下苟自盡其心焉起居食息之際無一時不嘗置力以求其所爲哀痛之節固將閔閔皇皇之不暇而暇飾爲觀美乎哉或一念不謹所關於名教者甚大卽情文雖備難逭終天之恨而況今日之情文僕以爲終在可商故寧持簡約之說以效千慮之一得不敢陷足下於非禮之禮耳不然一日之役僕豈有愛也幸足下亮之

與侯陸珍司農 恂丙子五月

承發鈔議因坐病不及據覆且寡昧之見自揣無可效

長也竊謂國家立一法必要於可行而行之要於可久
徒苟且目前而已捧誦部議驟而行之歲得一百五十萬
金錢充度支甚利也然止此一百五十萬金錢之鈔一上
一下間自一歲而後安所再得一百五十萬金錢充度支
乎譬之短販然其博子母也以日月計而不可以久持久
之未有不立敗者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似不若仍
倣國初之制而行之猶爲無弊蓋國初之制兼利民而還
以利國今日之制專利國而害或遺於單戶貧民還以病
國則明旨駁正之意固可深思也偶與王雲來中翰商及
之越數日中翰手書條議來閱至藏富於民不當先言利
字以駭民之觀聽深得僕心所同然其他款項亦纚纚可
觀敢遂以聞之左右

上溫員嶠相公 體仁丙子七月

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宗周一介孤蹤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竽卿貳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從此辭闕且辭閣下而行矣臨岐不禁中夜徬徨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己恐一旦溘先朝露亦死不瞑目則請以狂瞽之見敬效一言於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治精誠所至隨事足以格玄穹而對萬方眞無忝堯舜在上而閣下以淸執風猷佐之於下君臣相得可爲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召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

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喪亂弘多禍蔓兵連未知稅駕則動稱匡濟撫人耳我皇上飢渴軫念不難種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若干人奉賜環者僅十二人特首錄惠世揚黃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於世揚也始擬邊撫則曰邊才而蒙駁繼擬南銓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再駁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於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聖明首御卽起廢一人宜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爲異己者方操門戶之見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曲爲調劑而終不令其入長安一步果奉何人之風旨與閣下身秉國成固有以人事君之責者也其意所可否足令天下分

榮辱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爲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亦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而廢吳家周吳執御瞿式耜蘄之以彈閣下而廢錢謙益之以閣下廷辯也而廢又其彰彰者矣夫撰地一席固所稱比肩事主者也卽有殿爭何妨和氣而閣下亦時見其實不能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早本自嘉善錢士升輾轉相鬬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奴枉戍則近於賣友長洲文震孟爲皇上特簡數月參知天下未見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遽激聖怒以去則近於罔上夫長洲骯髒之姿以語言得過閣

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騶並未嘗贊一詞而亦以長洲
同調故坐腹誹去則近於誣下卽邇者嘉善之去其建言
大關國體閣下實與聞之曷不曰臣嘗同坐聖明未必不
轉圜如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獨以言得
罪則近於陰擠同官審如是也將後之爲閣臣與閣下共
事者不亦難乎嗟乎門戶之多倚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
有以激成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閣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
心成矯枉過正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
無罪閣下特借題阻其進步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
以此進自此人人樹敵處處張弧人之所以加閣下者日
過而閣下亦積不能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爲驅
除異己之地二三鷹犬又稍稍起而應之使昔之立異同

者皆褁足而去朝端之上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於閣下者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耶此殆昔人所爲騎虎之勢也卽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阿貴怨不避私其最可自信者無如參鄭鄤一事鄭禔躬不檢至坐以勸父杖母實出世間情理之外終須行勘地方而後可以斷斯獄不然將謂閣下之以門戶殺鄤也又無如揭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贓一溺職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激聖怒以詔獄士可殺不可辱頗令聞者寒心況煅煉不已終成文致又將謂閣下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以門戶借三人誠足爲門戶之累在閣下何妨別白宗周聞之昔賢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閣下猶未之聞乎夫閣下而不爲別白門戶計則亦已矣誠爲別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中擇天

下之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於己者而容之舉親舉仇共偕大道於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揭之潞公功名埒於夷簡從前恩怨總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卽自居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處紅本一案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祉何乃者囂訟起於槧臣格鬬由於婦女宮評操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又何問國家擾攘故昔人有去河北賊易之說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閱先朝載紀如張文忠大禮大獄等事彪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譏於世廟至今有不能爲文忠諱者嚴分宜於楊沈之獄只是不能救正耳豈必眞如傳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多

所自取後人亦一概坐分宜青史之筆往往而是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爲可惜閣下自許相業孰與文忠賢少間一跌吾不知於嚴張二公又何居矣尤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久以同籍之雅兄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往往希望淸光即一日同朝且然乃私心耿耿終不敢自外左右輒不禁抒此胷臆似病似狂計閣下得之必擲地詈曰黨人餘唾然宗周老矣病且死旦夕耳意復何爲而自陷倚傍取譏後來私心政自不敢負故人因而負君父語云美疢不如藥石君臣且然況朋友乎閣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即其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臨書哽咽

答錢御泠閣學丁丑正月

閣下進退久速動與道俱乃者江湖之身隱然有以繫廊廟之望當世幾人政自不得不以天下安危爲己任如來教所云枯禪行徑去世緣以求大道似合尚有商量在前世士大夫功名富貴意願已極計無復之未嘗不以逃禪爲竟究細思之總是一貪心所使爲其爲自私自利之極也而豈足爲賢者道乎無已則求之性命一著要之不離當境者近是望閣下切身反勘而求之

與錢牧齋少宗伯 謙益丁丑二月

落落人寰屈指聲氣中時有門下一人通之夢寐而自揣寡昧之識無當大方終未遑一通姓氏於左右能無不識荆州之恨玆者驟驚奇變凡在同人曷勝眦裂嗟乎門下亦何以得此於今日計其事一一可以自理會須明目張

膽披露悃誠仰徽明主之鑒無至如前日科場一事竟囁嚅不言而受小人之檻阱也夫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久矣而門下毋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切世道之慮者孰不有望於門下而門下灑泪行矣勉之矣生死之際寵辱之交前人處此已多榜樣幸門下自愛

答祁世培侍御　彪佳戊寅六月

令岳秉銓國家治亂安危端在今日處斯地者關係甚非淺鮮賢者在事自當有一番光明磊落作用第時局難調物情未悉不免動成棘手尚須門下密爲指南不吝以衷言時效苦口而郵置之其世道實嘉賴焉萬一偶有跌足則至戚如門下豈能置之膜外不關痛癢乎昔王墨池負一時清譽及佐銓舉動頗失物望高忠憲公嘗向僕指名

劉子全書

而斥之當時僕頗以忠憲爲過然由今而追思前日之事則墨池委有未當處矣居進退人才之地者其未易稱任往往如此辱諭及敢附以聞幸門下留意

與黃石齋少詹　道周戊寅十一月

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世道隨之遂有今日喪亂之禍一綫九鼎獨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陰以褫奸回之魄而扶國命於無疆則亦所謂功不在禹下者也弟周以衰病伏枕彌歲月不接朝事友人時時傳門下昌言累牘輒爲擊節無何又得去國狀復爲之太息不已嗟乎君臣相遇自古難之矣今日者門下方幾幾得之於聖明而終成釜鬵也豈非天乎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故焉當此之時君負臣乎臣負君乎以微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

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雖然天而果欲平治斯世將必有操大人之學如孟夫子者起而一遇齊梁間雖齊梁之君猶足用之而況進而聖明乎世無其人惟門下終勉之

答諸生 己卯正月

承寵命謁祠有日敢不拜嘉但僕因改葬二親日夕不遑寧處草土餘生纔及旬餘安能遠從諸君子作雅會以上辱先聖之靈而且不孝之罪遺恫二親終天罔贖更無顏面可對諸君子以上辱先聖之靈以是不難少揭罪狀自擯宮牆而諸君子猶復不棄而寬其鳴鼓之誅則不肖亦何以自捫寸心乎今而後願諸君子允僕累請終削門生之籍姑與以不屑之誨聽其徐而自艾焉苟其寸心終可以

自遣不難復出而請事於諸君子則侍教尚有日矣不然僕奄奄餘生之不保諸君子縱憐而與我其能及乎昔西河氏見罪於曾子至投杖而拜友道之嚴如此若曰不楚而呻吟姑爲是謬言以相誑存其規避之迹則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熊浙撫 奮渭己卯正月

時艱告亟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宗周越在草莽徒懷鼠泣偶得里中王孝廉谷者一揭讀之輒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業已聞之幕府仰塵台覽乃者門下仗節勤王駐師境上相機進止誓當直指中原大會北師以彰撻伐上紓君父之憂下洩普天之憤而一時格於詔旨未敢遽進臣子分誼自是宜然乃宗周頗聞大夫出疆安社稷利生民

之說則事固有以權濟者矣矧今日者宗社之命懸於髮緜爲人臣子拯溺救焚當如何而猶拘拘於咫尺之義無乃轉妨於大義乎且詔止援兵在東省未破之先則又非所論於今日矣倘今日已詔天下勤王而或爲遊兵所阻不得達萬一事出不虞則封疆之臣亦將何以自解嗟乎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至不能當一隅之衆一旦破壞至此非其力不競而勢不敵也數十年以來世教不明人心澌滅人人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即知有君父亦止知有成敗利鈍不知有是非馴至舉族化爲巾幗率土盡成荆棘揆厥所繇誰任其咎幸而公忠體國如門下者天下信之且也以文武壯猷四方爲憲風猷所指舉足便有重輕而事偶近於拘嘗迹或涉於觀望遠近相聞不禁皇皇饑渴

門下誠一日內斷於心亟舉義師拜表而行爲天下倡天下之大將有聞風而響應者是門下一日而喚醒普天之人心於長夜也人心復而國命隨之天下之勢眞如挈領而振裘居高而建瓴水也而說者曰流冠洶洶揚帆東下且夕陪京之不保則兩浙爲剝膚矣當事者不封守是謀桑梓是計暇言遠圖雖鞭之長及馬腹乎宗周又竊以爲過矣封守者君父之封守而桑梓之安亦君父所貽也藉令中原久陷則南北之咽喉斷矣即長安消息萬分無恙東南半壁已成甌脫區區守此一塊土將屬之誰氏而吾儕幸而偸且夕之安又將爲誰氏之編戶乎爲此言者仍是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知有成敗利鈍而不知有是非之故智也故嘗妄謂今日之計以尊安君父爲第一義以

保全封守爲第二義則必以攘亂以備寇爲後著而總之以表明人心世教爲喫緊要著想高明必有以辨此矣惟是師行糧從日者既藉其額餉以輸之京師則此外之征繕萬難措手可知不得已請有司與士民分任之苟蒙憲檄一下自無有不效命者至於桑梓之計吾儕小人亦竊慮之倘旌旗北發有日乞以一旅之師另屬一兵道陳之境上以壯聲援一面行所屬地方講求居守之策如鄉保積貯城池器械之屬次第舉行亦足爲先事之備矣審如是而門下以一身靖中外之變雖古竹帛所紀何以加諸而其爲吾儕小人世世焚頂亦奚待問乎

與范質公大司馬　崇文己卯四月五日

世道陸沉至此極矣千尺狂瀾亦止恃淸議一綫爲之撑

砥而公竟以此罷司馬之堂則天下之亂亦何時而已乎然宇宙間已得存此一段議論矣存此議論亦便有此事功今天下崇事功而薄議論弟謂今天下之亂正坐無議論耳子叛父臣弑君士紳附官官公然行之而不顧亦旣公然言之而不忌彼固恃天下無起而爭之者也幸有起而爭之者亦空谷音耳少不勝衆則謂之邪說謂之暴行何疑然猶幸有爭之者一人言之而不足一人又言之衆人又相繼言之言之也日以長而彼公然言之而不忌者至此亦爲之少阻則言之所關於世道果何如哉弟於是深爲公慰也貴鄉已經兵馬蹂躪宗親無不被其害者獨墳墓尚得無恙否聞道駕尚在南中至此烽煙暫息當有展墓之行矣茫茫世界何處是一片樂土也

與周仲馭工曹 鑣 己卯四月二十八日

友人自遠來往往言門下身寄名教之重士類望之不啻岱斗不佞私聞之而喜以爲當世不可無門下如孤掌之抵江河下也如不佞則已老病尋復頹然自放矣所不能釋諸懷者時艱未艾當此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日獨我輩林間人無死地耳近事畧已小安食肉者儘得處堂吾輩林間人亦處堂俱食肉者處堂耳林間人安所得處堂一日墮無事甲中一旦有事便手忙腳亂七尺無安頓處想門下念及此久矣山中近課亦幸有以教我否

示諸生訟帖 己卯五月朔

不佞寡昧無知輒荷諸君不我鄙夷聯之講會所期長善救失互相切劘以無隕於名教庶不至上辱先賢之靈乃

者暨陽路父母偶通聲氣可爲空谷遺音不佞方逡巡自避不敢以草野之踪上溷當途而交遊中遂聞有治席相招呈身進取爲科舉地者傳之道路穢人齒頰且使路父母而具眼能不陽喬遺嘲頓爾驅車一二好修之士將有聞風而去者敗羣如此又何取於登斯堂舉斯事作繫籍之聖賢乎世路儘寬吾道自嚴聽諸君子審擇而處無虞於前卻晦菴先生有言義利之辨不明至有以利爲義以義爲利者其究非惟不得爲君子而并其爲小人亦不索性思之凜凜雖然吾終不敢薄待天下士而阻人以寡過之路也所媿抗顏無地惟有引身避席自訟而已

與李懋明大司馬 邦華己卯五月

聞南司馬之命少爲衆正吐氣南中在往時爲閑局在今

日則天下根本之計繫焉流寇眈眈無日不忘順流而下我江南一塊土全賴留都作屏翰耳至北事近來雖烽火暫息恐捲土重來亦止在旦夕間如再來決不似前日之局面欲求南宋之事而不可得幸而得為南宋亦須先事作南宋之料理則留都之所繫於宗社命脈當何如哉當事之所以處公計或出於此公不忘國恤幸幡然命駕即太公年高為人子者似不能絕裾然君親並重而天下事亦有緩有急急在君則違親以致君亦所以成孝弟意日下勸公早出山待南中事體稍有料理已得桑土綢繆之計此時或再有後命旼北方堅辭而還子舍庶幾出處之正乎望之

與懋明二 己卯九月

驟聞兆耗春去秋來之說信爾不誣矣宗社奈何君父奈
何天下事雖萬萬不可為在臣子豈有不下手之理誠下
手時一人下手人人皆下手事為有難濟者乎公天下一
人也在留都尤留都一人也今日已坐司馬堂受事矣南
北樞一體握宗社大命凡事當以權濟今日決當立集南
中兵馬首倡義旗一鼓北進一面傳檄遠近督撫犄角並
進相機駐札計此時當事者必出一種權宜之策苟且之
圖得南兵速行使南北咽喉不至為嚴兵所阻則至尊猶
可南幸以暫避北鋒若苟出堅守京師以待四方之援則
南兵所恃為緩急不啻左右手又不待言矣事在他人或
有濟不濟若在愍明先生則平日忠義既足以服人心此
時調度又足以恰眾志何患徒捐七尺軀輕於一擲乎王

文成贛州之義至今爲烈況公見據事權非昔人可比乎事亟矣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倘今日懋明不下手更無人下手將率我輩盡交臂事人乎力疾草草伏惟鑒在

與王雪肝太守　孫蘭庚辰十月

荒政萬難下手所幸老公祖悉力講求孜孜延訪當必有得其要領者如社倉一事誠爲標本兼治之計已托祁世老條列事宜想能得當報命但鄙意謂是舉也必官與民交任之仍以官爲主而後可要其成所謂君子之德風也目下一面亟宜先須一明示張掛四城曉諭士民以社倉之利決當舉行不宜遲緩庶使士民便於遵依一面令所屬各發贖鍰召商往糴東路分發三十九坊以爲倉本乃聽各士紳富戶次第捐儲一面立官簿籍分三十九坊各

報社正委以出納則事且旦夕行矣若上官不率先鼓舞恐人情皆在觀望中誰肯一破頭面以犯衆忌且以身家殉乎卽如官糶果係正項所那不妨出糶之後仍還在官此後乃以一切科罰者充之積少成多爲長久計城中稍有端緒便可推及四鄉總之老公祖設誠而致行於上不患士民不嚮應於下也

答雪肝二 庚辰十月

承發余祁兩公書見示生細讀之其於目前救荒急著亦已筋點無遺似可仰承德意於萬一矣生雖有社倉之說止是慮著原無異同小異者兩公言暫而生兼言常兩公言平糶而生專言積儲耳慮平糶之說可一而不可再今但勸士紳以儲米則所積之米卽是無形之社倉明年聽

其以時價出糶仍將此糶本候秋成之日復儲米如前復時價出糶如前則儲米年年有息而待糴者歲歲得平稍以官簿經紀其間亦可望之數年年來雨暘不時此等景象日日可虞故不得不酌標本而言之若今僅爲目前計則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終亦惟日不足矣祁世老似謂不佞竟欲强士紳出米立社爲公家之物而已不得與焉則厲民之令甚於平糶委有難行者況有建置之擾擾乎今鄙意既已說明乃知原無異同目下且言急著再爲善後之圖可也

與雪肝三 庚辰十月

頃承本縣頒下儲米坊册仰推痌瘝德意在在流注一二子遺稍有半菽之望矣但念此十室九空之時卽富室終

鮮蓋藏計必以招商爲第一義方得備此八千正額而遏糴之禁所在而是商人寸武難錯台寧設禁猶曰隔府新嵊而設禁則同府矣同出台臺怙目之下而忍令一肥一瘠咫尺之間頓分胡越乎想台臺已移文日久不知本縣何故尚不遵依日者宗周遣人告糴於嵊稍蒙鄧父毋推昔年宗周有賑嵊之德也而沾沾報之得米五十斛此外有販者輒遭奸民搶掠垂橐而歸官亦不之禁不此之禁而禁糴計之左也且嵊人固自爲計矣殊不知嵊禁弛則台禁亦弛一路源源灌輸而至是無損於嵊而大有造於郡城也更通四明一路以濟之將遠近之米價漸平而行販者亦無所利於遏糴矣夫遏糴固王政之首禁也即前日西路之過亦可暫而不可久且越郡一撮土固無當於

江以北吳會數省之緩急也若以東路視吾越其事懸矣倘當事諸君子而苟懷天地父母之心宜必有不終屑屑於一日之權宜者矣前日本坊曾具一呈未蒙准行意其中有申文兩道語未必果得之兩道乎今復稍圓其詞補牘以進仰候裁奪或止給一批令本坊商人一行之何如然以不佞私計之儲米不得不招商招商不得不弛禁卽弛禁於嵊而不弛禁於台寧嵊人豈能獨受其累則兩道終須老公祖一通情款詳述利害而得之倘此法不行將儲米一事委之空文一旦有急饑民嗷嗷而索平糶於富室何以應之將謂上官塵飯塗羹我也而事且有不可知者矣統候台裁

與永侯族姪 明孝辛巳正月三日

昨舉不變塞之說謂頗不易識破非也此塞字不必作道理解只就眼前境遇稍一對勘便是瞭然塞對通言卽今冠進賢日逐勢利之場動得如意可謂通矣回視前日窮秀才氣味豈不大有逕庭人情政以爲豔稱而不知本心之地日移而月化者亦已多矣今但得每事便將平日窮秀才氣味置在目前一味與之冷落與之消滅便討了無限便宜而終身遠大之業亦便不外此今只是隨俗忽忽且怎地去葢順逆之勢異而當境萬難自持也幸賢勉之

昨遺乞言册子似太支君子暴貴不爲父作諡況動作稱述爲無鹽刻畫識者或不取矣

與雪肝四 辛巳正月

不佞仰遵儲米之令率二三里人告糴於台寧以爲社倉

張本而台寧遏糴之禁所在而然也小民之囂競固甚而上官之厲禁尤嚴輒曰我台人寧人之不保而暇爲紹謀乎聞是說而里人徒手以歸夫凶荒薦臻巳爲大難措手所恃四封有恤鄰之誼庶幾源源而來小民得藉以無恐而不意疾痛杳不相關一至於此也彼曰自謀之不暇而孰知譬之人身血脈欲其相通未有手足委頓而腹心可以安然無恙者故紹亂而台寧亦亂安紹正所以安台寧此不待智者而自明矣嗟乎四封閉糴自今以往小民其無孑遺矣惟是老公祖爲一郡主小民之饑寒皆仰給焉生輩雖不能得之於兩道老公祖其忍坐視而終不之救乎更乞再四申請爲秦庭七日之哭或者彼見憐而有一粒之相通亦未可知也然勢孔亟矣惟老公祖亟圖焉

與王雪肝五 辛巳二月

時事日亟意外之虞眞不能以刻待可奈何則遏糴之令在當事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猶之凶歲耳一日雨而米價湧再日雪而米價大湧豈一日之雨雪果爲民厲乎良以人情之變喜於思亂有如此者故今日救荒之策計必以安輯人情爲第一義官販之說便是今日急劑官販之說行將見言未脫於口而人情已平一二矣官販之計決將見米未解於途而人情已平八九矣則上人爲民請命之心固足以稍稍取亮於人而頓奪其囂凌愁苦之氣也但以鄙見揣之台寧一路須得老公祖玉趾親移方出萬全卽不然亦須得陳公祖一行蓋此時不特道府縣之情難調而道路亂民之勢尤不易輯陳公祖緯有經濟雅著丰

裁誠代老公祖一行而領以押運之官所濟不既多乎不然文移之往來動成故套卽小吏之奔走豈足當洶洶之亂民乎但官販之說不知專召官商畢那庫藏絕不與於民乎抑仍是三十九坊儲米之說每坊給批各自齎本而但以在官領之卽爲官販乎從前一說則徑而易行而難在散米收銀從後一說則物情未必盡齊而終省在官一番會計與前日一番給簿之說不相戾如二說竝行則頭緒更紛我之求於販地者取數必多而彼將有不易應者矣如專從後說則各坊行販皆當分爲兩次每次一百石庶幾接濟有漸統祈台裁

答范質公二 辛巳五月三十日

春暮接翁臺手書有味乎入學政敎之說卽未窺枕祕已

令人憬然茅塞何時奉有成刻開示吾黨乎別諭感念時艱不已彼時禍敗相沿以為固然士大夫倖免者如釜中魚幕上燕尚得生活幾許時豈知河南襄漢之報接踵而至使高皇不得有其孫神廟不得有其子朝廷安得有吾儕臣庶而圖苟活以享富貴吾不知謀國諸公亦何顏面處灰戟之下相與歌喜起頌太平恐九廟有靈終不使黨錮諸君子獨赴西市後之視今今之視昔千古已然悲夫目今江南半壁徧罹奇荒所至人相食幸而暫遲揭竿之呼終不聞廟堂有一番休養生息之德意益復誅求不已征繕四出不盡驅之為盜不已時事至此尚忍言乎翁臺一腔經濟進不得大有為於時退而修其素業以淑諸人以俟諸後長夜人心由此一旦亦世道之慶也弟老矣一

切無以報知己惟闔門待盡而已臨風布懷仰候興居萬

福惟爲道自珍

與章羽侯吏掌垣　正宸辛巳八月八日

道駕歸省甚竭鄙懷會衰病日深艱於出戸不及走晤數

年作別所欲一言者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將亡僕

之謂矣況身當事局處漏舟之地岌岌乎與舟爲存亡者

乎執事久爲諫官矣所言天下事幾何昔陽城爲諫議大

夫五年不言事昌黎作諍臣論諷之自若也其後陸宣公

貶而延齡相城乃起而取白麻壞之痛哭於廷城卒以諫

顯蓋宣公在事時誠於天下事固無可言者乃知士君子

語默各有宜而賢者之不可測類如斯也今天下豈無宣

公其流而貶且死而垂死不死萬死不一生者乎而執事

不言得無曰今天下固無宜公其人耳僕謂人情不甚相遠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雖然此猶一事耳請進而求其大者今天下之亂固必有所自本矣則君心是也執事亦旣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所謂格心之効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成矣則政地是也奸佞相仍十餘年如一轍執事亦旣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請劍之舉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決矣則邦本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執事亦旣已知之矣而又付之無可奈何而不言卽督糧之役何爲者乎上有一給事督糧則自有司而下至胥吏皂役莫不給事矣聾千萬人爲給事以督一細民之糧其尚有死地乎此皆所謂討之左者也然則天下事益可知矣舍是三者而不言更無可言者矣

且執事而不言亦更無可言其人者矣已矣哉此娶婦之恤所以鼠思泣血而不容已也或曰天下事亦甚無樂乎以言濟也執事將別有一當以報國其爲彌縫匡救之力亦已隱矣然而短長之効已見於今矣僕以爲今天下救時之急務宜莫有過於開言路者執事言官也開則自我開閉則自我閉後之人曰崇禎之間率天下爲寒蟬導人主以杜絕言路之禍者爲章某其人是則罪之大者也執事將何以自解乎執事平生自許萬萬不後陽亢宗向也舉天下以第一流人奉之一旦處棘手之日惴惴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置宗社安危於弗問幸而天祐人國萬無他虞蹉跎日月卿貳在前宰執迎刃終爲嚼蠟之無味耳何若向者爲諸生之猶得俯仰於天地之間也哉或曰

謂不佞竟欲强士紳出來立社爲公家之物而已不得與焉則厲民之令甚於平糴委有難行者況有建置之擾擾平今鄙意既已說明乃知原無異同目下且言恐著再爲善後之圖可也

與雪千三　十月

頃承本縣領下儲米坊冊仰推痌瘝德意在在流注一二子遺稍有半菽之望矣但念此十室九空之時卽富室終鮮盖藏計必以招商爲第一義方得備此八千正額而過糴之禁所在而是商人寸武難錯台寧設禁猶曰隔府新嵊而設禁則同府矣同出台臺怙冒之下而忍令一肥一

瘠咫尺之間頓分胡越乎想台臺已移文日久不知本縣何故尚不遵依日者宗周遣人告糴於嵊稍蒙鄧父母推昔年宗周有賑嵊之德也而沾沾較之得米五十斛此外有販者輒遭奸民搶掠垂橐而歸官亦不之禁不此之禁而禁糴計之左也且嵊人固自爲計矣殊不知嵊禁弛則台禁亦弛一路源源灌輸而至是無損於嵊而大有造於郡城也更逕四明一路以濟之將遠近之米價漸平而行販者亦無所利於遏糴矣夫遏糴固王政之首禁也即前日西路之遏亦可暫而不可久且越郡一撮土固無當於江以北吳會數省之緩急也若以東路視吾越其事懸矣

小裂乎遏糴之不可行也不佞豈不知之但其法有小弊而大通者上臺之不可逆也不佞亦豈不仰體之但其說有似逆而實順者則亦不可不思其故者也上臺之求多於吾越也不過爲省下飢民請命耳豈知自七月以迄於今杭嘉湖以往無日不食我紹興之米亦既數月矣不足又以官商尾其後我越人又迎送以將之幾空國而出亦庶幾周人之急不啻孝子慈孫之奉慈母矣今者省下秋成業已告登人人頗慰樂生之願但一二奸商乘機射利相與罔上而行其私上之人爲其所愚猶然以饑告非其情矣越之人將遂終聽之是竭澤之漁也語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我越人之罄抑亦杭人之恥也孰若少節其一二於今日以待杭人青黃不接之日乎有前日之大通斷

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一日之小節又可以裕來日之大通此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曰過之而適以通逆之而乃以順承也然則祖臺何憚不持此說以明告之上臺乎傳畢公祖之言曰招商於今日而販米於明春不亦可乎此說似善矣又孰若招商於明春販米於明春尤直截痛快乎且不侫所以有暫閉商之說者蓋爲民間晚收頗薄亟待登場之日使一二有力之家稍稍爲蓋藏計庶幾徙薪之策若自今外販絡繹米價日騰貧民苟利於得錢而富人皆觀望不肯下手爲他日計將來欲販不能欲賑不得滿城百姓人人轉眼死矣卽老公祖雖有一切良法美意亦安所措之且老公祖可以越人之米空國而濟三吳轉能以台寧之米空國而濟吾越此必不能則眞坐

困之術也救荒何等事焚溺及身焦濡不暇顧忍爲一切利害升沉寵辱計要須通融長算既不可抱一膜之見以自封而亦豈可爲從井救人之術以自愚惟老公祖熟思而審處之但以士紳辭可乎宗周我躬之不閱不憚再瀆統惟台涵

與祁世培二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諸君子謀荒政毫無濟於事今不阻外販而言積儲不言積儲而他日又言賑濟皆必不可幾者也遏糴有禁夫人而知之且身遭台寧之毒矣其忍以身行之省下但此事須滿盤打算譬之一家之中爲父母者但可顧其子女耳爲祖父母則顧及其孫行而廣矣爲曾祖父母則顧及曾孫行又廣矣此其間各有分願互相俯仰乃相與聯絡成

一體之誼勢不能以一父母任祖父母之責且任曾祖父母之責者也是以爲人上者無分民而有分土縣顧其縣府顧其府道顧其道省顧其省各相顧也而後出其餘力以上供而互相轉輸於不窮庶幾可大可久之道計不出此載胥及溺而已前者吾鄉旱禾大熟聽杭以往三吳之商日日捆載而出鄉人之射利者又從而迎送之賓主如歸無不恣其所欲又以爲不足上司又以官批通販捆而去者又不知凡幾旬月以來亦足以報命矣而越之當事者猶惟恐或失上臺之心也守成事而不變區區私販之禁何爲者乎僕恐今而後必無有私販至越者矣何也越之人既明招省下以官販矣一江之隔即操一二金者皆得請一批而來轉眼有舉省下人及三吳中人不論士農

工商皆持批而至吾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乎且昔日合寧之爲厲禁也撫臺封銀千兩至郡公祖而猶然遲遲其應之今外販之米果僅千兩乎前吳中人來謁僕者云近日自鎭江以南無日不食紹興之米者如是者已兩月矣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節一宣政之嘗經也有前日之大通斷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今日之小節則又可幾後日之大通法在與時消息而已今僕意謂目下但暫閉令兩三月使登場之物一二富室稍爲蓋藏計需至明春縱省下人空國而至亦可聽之今日猶爲省下寄外府也亦何不可之有且自今省下一路秋成告登雖云非大稔且夕且可支吾今之熙熙來者皆奸商射利之舉而全不出於告饑者也至明歲乃告饑耳阻目下而通於他日仁至

義盡兩得之矣今當事者明以地方利害及彼此一體之誼剖告上臺苟有血氣心知者誰不聽之而必謂持數月之禁便當得罪上官將上官能榮辱我也亦殊非仁人君子爲民請命之初心矣今當事者但知媚上官不知有地方吾儕又但知媚公祖父母不知有桑梓嗟乎吾死無日矣明年一郡生靈命脈仍係之吾兄一人今不可不爲徙薪亟亟弟偶有所見不憚力疾草草幸鑒而裁之或再以上聞之當事者可也

與張自菴 辛巳十一月三日

學會數年全不得力諸君子登致知之堂全不知良知二字何狀止因前輩講究不親以致後學涵育無地與言及此每增媿嘆幸賴先生以躬行之教新感發之機吾道何

幸乃者如王素中以義方之過坐小事而殺孺子質之良知二字亦打得過否父之親子天性也間有不中不才之養矣責善且不可況棄而殺之是可忍也弒父與君恒必繇之止因平日講習不明神明之地往往認賊以爲子以至措之家庭日用有認子爲賊者矣吾輩因此自反一念睚眦便屬殺機一事暴戾卽成逆行其時時中於君父之身者當亦猶是也特素中顯坐之而在吾輩尚未經一一摘發耳吾輩幸以此一事爲前車知人心天理人欲之幾間不容髮時時簡點念念提撕反而求吾一點不學不慮之機恍然而自得焉則火然泉達之機自有不容已者矣孟夫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危哉危哉夫人而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亦安用此昂藏

七尺享嗜慾之樂而號衣冠之倫類乎望先生痛切爲大聲疾呼弟且在閉閤訟過之日也

與黃石齋二 壬午二月

金在鑛而眞得火而變出火而精進以人工乃成令器此門下之謂也故前日之役世人以爲所遭之不幸一至於此而自弟旁觀則猶恐其火力之不足及其足於火而喜可知也則今日之役世人無不以爲幸而自弟旁觀轉慮其工力之不繼矣得火之后向者躍今定矣向者浮今沉矣向者偏駁今進於純矣然從此制器尚象焉若何而備世道用若何而備吾道用爲鼎爲呂或方或圓亦唯門下所位置焉庶不至辜負君恩此番古來傑士如門下所遭殆亦不少其能克有樹立以稱於天地間男子往往空谷

音抑或舉其在鎭之面目而失之者有之此其成敗得失之機所爭甚危願門下勉之一言相訊神與俱長

與于瀛長太守 癸壬午五月

敝鄉嘗積弛積困之後恭遇福曜儼臨竹馬懽呼眞不啻雲霓之慰望於農人也而不佞於此竊有請焉吳越同壤前此在事諸君子政績未始不偉而往往以鄉客爲祟至於後先含尾不絕也久之而鄉客之舉動皆坐之當事者矣至今以爲恨乞台臺先杜此一關以申大府之憲便是造福地方第一義鄉客謝而土著之爲客者并謝矣大府之鄉客謝而屬吏之爲客爲土著者胥謝矣自此風清弊絕一切良法美意皆可次第及於民間則襲黄之上理也不佞敢手額以俟

答徐虞求司寇 石麒 壬午十一月

若麒誤國之罪死有餘辜據其轉辨之口一則曰被命而留一則曰任非監軍夫被命而留則已有監軍之責矣不然留之何爲者卽監軍身在功罪之外而本官勝則早已同其功敗則獨卸其罪天下有如此行邊之司馬乎然此多是誅心之論至於一逃終難自解四城之所以終於不可收拾者坐此也想在刑章必有正律聽門下裁酌此舉當爲萬世思失出失入均之非法也至他日意外事且不必照顧只此私意草此布復

與世培三 壬午十二月

十年子舍一日立朝天下爭想見風采焉藹不宜草草當面蹉過徒取不著要緊之說以泥過眼前而博功名之路

也方今宗社之命危於髮絲求所爲轉禍爲福之計於天下事亦儘有可言者有大本焉有大用焉有大機宜焉皆可得次第言之也有不言言必轟轟有不動動必烈烈上以之悟主心下以之振作士大夫之氣於時艱萬一有濟乎卽一切意外不測在言官分上亦只是嘗事有道者應已覷破久矣若今日徒作寒蟬打哄一場卽一歲九遷留中能不坐一不了缺陷事件以遺後日之悔眼前華轂身後青蠅孰得孰失乎僕小草一出本是狼狽然既出亦便思有建樹以報明主而平日學不得力只索芒迫一遭便了思之甚是可嘆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願仁兄視爲前車如兄能大展平生僕亦何憾乎然僕老憊之資蒙聖恩始終帷蓋未始不全君臣之禮遇有何寃抑而

輒煩諸君子奉爲奇貨話柄不了又明知無益於事而姑爲打哄之計以取目前將天下事不知蹉過了多少豈非不忠之大乎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類如斯矣遇相知中乞拈出此公案以息葛藤鬪者亦必憬然

與開美二　癸未二月十四日

不虞得譽遂屬千秋此道因緣眞有天作之合者不佞敢謂少有當於知己惟是晚年進步端有望驊騮之影而恐後者矣乃者驟得人言致以質疑不知已蒙許可胷中塊壘之氣怡然冰化否耶浮氣病心浮名害道僕亦過來人不敢不苦相告即如古人最磊落者所謂陳止齋其人然以聖門視之猶然暴虎馮河伎倆況後人之學識萬萬不及止齋而妄慕邯鄲之步多見其不自揣矣且足下豈以

前日之舉爲失之誤不免失知人之明未可千秋遂不惜再有奇舉既以蓋前愆又以垂後名便作堂堂男子耶審若此則一團私意已如魑魅魍魎之不可測又何以自信於道終能高視闊步於人間乎嗟乎人心之病於私也如千尺浮雲層層雜擁凡人之認賊作子而誤盡一生者往往而是不然古人一生學力說惟精說擇善當在何處用伏望速整歸鞭倘終蒙不棄得相尋於雲門鑑湖之間爲幸多矣惲仲升處有詩稿一帙幷原旨一帙皆乞索來寄下爲荷

與世培四 癸未三月七日

旅處通州又彌月勢不得不行矣囘首五雲百爾感愴因念把袂之日彼此眷眷而在仁丈尤獨有不豫色然者抑

何念僕之深乎亦借以灑羈人去國之淚也嗟乎天下事至此不忍言矣仁丈處交戟之下計當必以諫諍明職業一言而當不有益於君必有益於國則庶幾太平之一機也卽不幸而碎首玉階甘斧鑕以如飴亦臣子分內事此時死則死耳猶愈於鬱鬱坐長安邸求死不得而徒以七月不汗死願仁丈早留意學求日進無曰我不能誰爲能者目下儘多葛藤事兩正相扼尤非佳兆想仁丈必有以處之會磊齋幸一致意道求自信可也不盡

復門人惲仲升日初先生 癸未三月二十一日時欲就留

數日前接來教見相愛之切至不難處以非分一至於此然而害道之甚矣在前日開美巳多此舉況待今日學人平日只是信道不篤毋事不免向外馳求往往陷於過舉

而不自覺如此類者甚多不可不深察而懲艾之昔賢云
即向好事猶爲物化況未必然乎吾輩只合素位而行纔
涉位外便伏私意習熟不已眠夢日長終身墮落矣幸二
兄先生早爲救正省卻多少事不然當此多事之時只吾
輩二三人壞天下事而有餘矣僕從茲益反而自艾名利
場打不過洗不淨盡必有一種聲音笑貌爲人所窺及處
至使朋友中遂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闒然一關不易過也
千萬珍重

與開美三 癸未十一月時被逮

凡禍福之來若是意中事則當安之固然若是意外事則
當付之適然適然之謂命固然之謂性盡性至命之學即
斯而在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尺知道者

盡於此辨之

與黃跨千浙撫鳴俊甲申四月四日

比來聲息遂至於斯人人以爲有今日而當事者一味苟且目前以欺聖明此時事之所以遂至於斯也爲門下計惟有卽刻整槊勤王一鼓而進與應撫相後先厚集聲勢以迎王師此時朝廷必下親征之詔矣倘徐淮一路漸通則賊背腹受敵不至爲久駐之計天下事尚可爲也然門下非決計自將不可令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得門下身明忠義以爲天下倡庶幾稍足喚醒人心之一二天下有感動而興起者則濟事之本也地方事且留爲第二義且責所在郡縣安戢人心一切征繕皆宜告罷以省紛擾仍望門下一日決計其安家行糧

不妨隨後設處次第接濟設處之法宜責士紳捐助俟門下一行文移便遵行耳

答開美四 甲申

使來接手書知惓惓之誼僕此番出處大是憒憒時命之窮只合待死無第二義可言僕見近來頂進賢者多犯鬼氣不久皆當入鬼道吾輩如何索做一日人也尊聞行知頗望足下大須謝卻世情一味闇然潛然以無悶為德便是安身立命地詳味來書遭一番煅煉亦未見有長進處學力不進便須退退一步轉落千丈坑塹矣念之可畏也

答張生考甫 履祥 乙酉正月

辱有見訪之示敢靳且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老人亦頗苦應酬知道義之愛必能亮我同志中幸概以此

意相致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鼻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

與世培五 乙酉六月

時事至此吾輩決無袖手旁觀之理卽袖手旁觀將此身置於何處 缺 門下經濟大節人所共推前日作柄臣而歸其道未始不光明乃今事亟矣又不得不屬門下雖門下已無如時事何然臣子存一日無一日可忘君父之戴不觀郭令公之處肅宗嫌疑之際乎朝廷下一紙詔書令公無有不應者卽如龜山晚年一出識者以爲於宋事亦有一二之濟門下才過龜山遠甚而氣局且可進擬令公今日之事亦何惜不慨然投袂而起乎他人不可知在門下

出身許國斷然有濟但恐許國之誠不眞則孟烏之勇亦終不能勝匹雛耳今且不問事之濟與不濟先問此身當行不當行今日不行異日能別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古來覆轍種種相仍多矣逃死者未必生求富貴者未必得富貴君子亦制於義命而已矣

與于瀛長守道二 六月

前日聞執事速於行有士紳遺書欲不佞一言以挽駕不佞謝之以爲執事有心於許國者也何待人言而決行止哉然事勢至此終有不忍不一言者昨蒙執事之教曰時事之不競以人心崩潰而然誠哉是言人心之崩潰不勝數而總以逃字爲得計主逃而失國臣逃而棄主地方官逃而失士民士民逃而失地方若江河之勢不可止也然

豈無爲一掌之抵者乎今當事者不言城守而先閉門以倡逃即越城之士民一朝而盡矣且不言死守而先以家屬潛出以倡逃即城中官府之家屬一朝而盡矣在越言越尚得有人心乎哉吾越不競而天下可知矣執事亦旣曉然於人心崩潰之説矣旬日以來未聞講求所以固結人心者安在惟終日杜門謝事以卜行旌以是士民陽爲挽留陰實解體然而執事之宿望固在也大賢舉動不可測意者別有指揮乎今日閤城門盡閉曰杜馬兵耳夫馬兵東來盡逃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者而旦夕來矣皆逃也可誅也推之而屬吏之遷移家屬者并士民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執事即不行大法亦宜三令五申曉諭人心使耳目稍稍有警人皆有是心也不提不醒不激不

動一成一旅天下事尚可爲今但得上下皆不逃則思過半矣幸執事毅然挺持表明忠義之心立決固圉之策先將諸有司之家屬出城者挽之使回則布置自有次第也總之能辦一不逃之心則執事行亦可止亦可行而在浙則定全浙之人心止而在越則定一道之人心安往而不寄宗社之重若猶未也執事今日過省明日全省下諸公來越矣明日過越後日過四明矣他日之闊廣矣則我越人猶然東道主耳執事奈何輕棄之道墟村章格菴練鄉兵一旅一村依以爲重使執事能倡之於上則人人皆格菴矣某待死者也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執事裁擇焉

答熊雨殷給諫汝霖　六月

接手諭言人所不能言便足盡今日措置事情門下即可捐軀入郡總之吾輩今日斷無生路等死耳與其墨墨而死毋寧烈烈而死

答蔡嗣膽 祖載上書援袁閬文議事六月

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自棄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有俟也今普天無君臣之義矣而吾越又然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必待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尚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而

不決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尚有逃地也今何地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朱子譏莊生之言不見道以此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玄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王玄趾眞可以不死我又非王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狥義狥情皆可弗問矣槃之詞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

啟

復林自名巡道 銘鼎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以節擁山城久著澄清之績名高憲府聿追吐哺之風士類騰聲衡門借色恭惟門下闓嶠鍾靈熙朝挺瑞文章與政術俱流允矣金和玉節道韻擢風塵而上翛然鳳翥鸞騫故自敭歷中外以來一官每稱落拓即今提衡藩臬之地卅年猶滯監司惟是福耀偏臨於兩浙遂爾袞衣暫借於東山褰帷則雨露隨車仗鉞而鯨鯢授首凡在山陬海隅之類咸被耕田鑿井之休矧其一介孤生九切三天私覆獎借逾涯驟驚鼎呂之傳宣軫存兼至爲喻肺腑之披示重以貺既益訒高情雖下體無遺不得專美作者即躍冶是累尚許進擬清流此國士所以感特達之知而放

臣因以動憔悴之色者也某才非世用智與時違一日立朝莫展匡時之畧單辭去國徒殷請劍之忱終邀聖主曲赦之恩首巨是正乃辱明公孔邇之愛化日猶舒龍門在望悵雲樹於江皐槧跡長跧指台垣於霄漢勒此蕪誠志爾謝悃某可勝感激悚惶之至

迓崑崙叔　天啟辛酉正月

令節惟春良辰既望敬烹葵於寒舍上掃雪於玉山綸巾鶴氅偏宜招隱之遊載酒跨驢雅訂尋梅之約會陽春與白雪爭奇誰稱子和看皎月與煙燈競麗共賞元宵倘辱惠臨可勝跂爾

復許平遠海道　豸崇禎丙子十二月

臘破江皐早識東皇有主春浮海嶠快瞻玄造無私幽谷

生輝枯株吹潤恭惟門下心涵元化道協泰符操文武以
提衡風清一路控東南而秉憲澤滿千家乃如泉石孤踪
九荷憐憫破格屈茲履端之慶喜分椒栢以傳觴敢承擊
壤之休願效封人而展祝披鼎翰之昭回自況寒鴉曉日
拜腆顏而覥恧何啻涸鮒西江爰勒蕪辭爾殷雲樹之思
遥瞻台祉曷罄升恒之祝某可勝踴躍稱謝之至

丁丑八月十三日

辭嵊邑諸友講學啟

不佞少不知學老竟無聞荏苒流光抱遺編而蠹絶追陪
社席指樂事於朋來乃辱諸君子不鄙賜以教言千秋大
業信非遥實惟海門氏有靈假之汲引此日幾人私所淑
媿悚之下踴躍殊般尋師問友何辭載笈之勞講道論心
適恰負牆之願奈採薪之憂有日而鑿坏之遯非肥正如

井蛙不可語以江海何止溝斷無所事其丹鉛蒹葭一水望秋色以蒼蒼沂舞同羣憶春風之兩兩從茲聲氣遙通證修應其有托倘或晤言再續雲水豈便無緣勒此謝辭統祈企亮

復姚逌所方伯啟　丁丑十二月十九日

伏以微省揚休南國晴光日麗棠陰樹績東郊淑氣時催喜溢江皐寒收蓬蓽恭惟門下三吳偉人四朝鼎望簪筆侍殿庭勁節於今明皎日褰帷行郡國湛恩所至作甘霖淹茲吾浙久虛叶夢之懷際此時艱尤篤匪躬之義東南之杼軸已空誰顧民巖於瑣尾西北之挽飛恐後何辭官謗於催科三載歸公喜遘衮衣之無恙一年借冠重教竹馬又來迎乃者律轉東皇早識條風應候春回黍谷爭看

枯木敷榮梅蕚先傳於驛使椒漿侈佐以大官如兹鼎貺何當鮿生緇衣言好誤收物色於塵埃葑菲無遺姑備藥籠於溲勃捧誦之餘感愧深五內拜嘉之下報擬三生欲效採芹之獻難抒向日之忱惟冀道協亨嘉晉端揆而啟泰心融茂對酌斗柄以調元則耕田鑿井小人永荷太平之休而樹駿流鴻當代共占名世之烈僕可勝瞻依稱謝之至

答海憲宋

伏以化籥方新荷東皇之布德鴻鈞乍轉胥樂土以禔休物得氣先猶隨時變人爲靈首寧昧栽培恭惟門下道體調元神周贊化陽春有腳褰帷載滿路星標玄造無心按部識二天露覆會玄運之巳催啟韶光而漸泰海曙雲霞

遙睇林間之色江郵梅柳先移隴上之音何物鮿生遽膺合眷衡門乍啟喜傳芳信於桃符藿食猶長幸借椒觴於鼎薦拜鳳麻之新頒載鴻書而交重懽同挾纊聊耕鑿以送殘年作屏呼嵩並使君而迓嘉祉敬布謝悰兼申賀正藉此魚素愧乏瑤將某臨楮可勝踴躍主臣之至

答鄭總督啟

恭惟門下夔龍品望韓范風猷躬膺特簡九重之南顧方殷早與危疆中禁之矢謨已預卽時事當萬難萬苦之交不禁卒瘏於手口而明公以有體有用之學詎煩談笑於幄幃三方犄角遙開一面之驅四郡材官坐奪上流之氣總之兵餉供輸不過洽標急著條來平定安集允惟邦本艮圖況當聖政更絃之會適贊元臣采芑之行凡在同人

共殷秉額盈盈一水瞻保障於東南望望二天邀帡幪於泉石若僕者樗散戚資匏繫爲識本無用世之才而猥得品題終負明聖之羿雅有彈冠之願而老攖疾廢祗遺知己之羞二疏陳情空髮膚之罔效一辭何惜慮溝壑以先塡乃承高誼特軫先施寵錫載貰瑤而賁嘉言自肺腑而情感媿交并瞻仰殊切借鞭影於駑駘聊激雲霄之氣炙台光而向往徒增河漢之思薄言報謝祗將璧完敢目不恭之罪庶存引分之誠統冀慈涵可勝悚切

復鄭道尊啟

伏以斗山在望時殷河漢之思師保如臨雖切羹牆之見爲泉石有膏肓之痼至干旌無月月之虛忽捧雲箋可任泥首恭惟門下珪璋令器麟鳳休儀八閩淵源遡微言於

朱蔡九天柱礎支一路於東南亦既文章政事之兼長且能著述躬修之媲美嘉言懿行咀含百代之英奚必非非而今是人眚天灾拯救一時之急方圖虔始而厚終竹馬歡呼重借冠公之轍袞衣舄奕暫遲姬旦之歸晉賀未躬瞻仰何極如宗周者巖穴不深誤落人間以姓氏襟期有素還借知己之吹噓遽叨非分之榮實切循牆之懼而門下往往勉其遯思不勝適館授餐之好乃下走奄奄抱此殘喘爲遂臨風倚玉之懷舉其狼狽之形廢巾櫛者亦已三年負此偃蹇之跡干斧鉞者寧止萬狀捧瑤函而踴躍望垣席以趦趄肅此控辭仰祈垂鑒所願古道相成時勗我以素心素節芳猷丕渙日戴德於一天二天唯使野人長受時和年豐之賜爰致一郡共禔春臺大牢之休黨小

草有日終當面奉指南郎函丈無緣不廢神交千古勤此

撫詞聊代荆請

鄉紳助餉啟 甲申四月七日

竊惟主憂臣辱已無頂踵可私主辱臣從更問室家安在乃者流氛飄急震及郊圻上遺明聖之宵旰下切普天之痛忿正軍興旁午之日會杼軸其空之時當事有勤王之舉旣師行而糧從吾儕無朝食之謀盡破家而殉國先醵助餉之金一灑同仇之淚行使江東子弟以八千入大會王師頓起河北聲靈若廿四郡同稱義士敢搶首而椎心冀此呼而彼應敬候書單惟力是視

文學助餉啟 甲申四月八日

嗚呼普天率土王土王臣誰逃君父之倫莫問艱危之日

乃者流氛倡亂宗祉震驚在當事方馳赤白之旌於吾鄉尤下輓飛之檄所賴素封先行義助借此孝弟力田之餘聊供樵蘇後爨之亟一坏一滴亦俾高深靡室靡家誰遑俯仰朝廷養士三百年在茲一舉吾黨同盟二十載所學何庸渡江擊楫豈忘祖逖之心裂繒從戎敢負終軍之志灑泣以陳列名惟命

納采朱氏婚啟 爲章甥一匡萬麻壬子九月

伏以兩姓締盟嘉禮式隆奠鴈三秋叶吉良緣早卜乘鸞喜溢門闌誠殷簪紱恭惟老親翁門下纓簪望族詩禮名家世澤蹕青雲之武有開必先人倫擅玉樹之英發祥獨秀厥鍾名閨雅稱關雎之淑何當下體不遑葑菲之遺雖孟光擇配求賢必似伯鸞若鄭珣撫孤有道疑如茂叔念

舍甥早歲遺呱頻篤渭陽之眷而章氏全城餘慶謬期宅相之賢茂林南望百年喬木同根澄水西來一葦清河可遡敢邀玉府之仙翁檢人間之婚籍叨中錦屏之妙選結天上之佳緣敬諏吉日薄具采儀風清露白照玉杵以齊輝蘭秀菊芳映鏡臺而一色景泰岳之千尋焳焳朱門在望衍麟祥於百世繩繩令德無疆爰勒蕪箋尚祈台照

答秦氏婚啓　天啓甲子

伏以禮行釆擇爲婚媾之徵詩咏好逑繄君子之德匪作合兮自天敢要盟也如日恭惟尊太親翁門下甲科世冑甍憲華宗家學承先儒術不妨於小試名州出倅簿書何病乎大賢乃鍾鳳毛成五章蔚起青雲之業早卜龍媒去千里矯騰汗血之光惟是天道無知致阻董子賢良之對

所幸遺孤有托可期鄭門經學之傳靈椿未老撫暮景而含飴丹桂垂芳附孫枝而遶膝茲者舞象成童正恃義方之董訓且也操觚問字益徵詩禮之旁通遂申宿諾俯定良緣如不佞潦倒功名何當鑒選而弱女嬌羞荊布莫問鴻妻一脈私親實因姑以及媳十年知己且念昔以如今喜承鴈幣之頒愧乏瓊玖之報伏願壽履日升德門雲麗弈弈箕裘重脫少年之頡頏喈喈鸞鳳永諧百歲之懽則福祚與泰山並峙而門楣在澄水長流某曷勝踴躍欣忭之至

檄

討賊檄 崇禎甲申五月

嗚呼國與天地止立三綱人負鬚眉終成一死屬國祚之

中衰致民彝之橫決痛我大行皇帝臨御有年靡一事負羣臣百姓憂勤竟𡰥何此心非舜業堯兢而逆賊李闖者梟狠同族狗鼠爲羣始隳赤子而弄兵終聚黃巾以倡亂積二紀之招徠前禽偶失合諸藩之犄角困獸猶兇天誅久逋遂一舉而犯都城帝德無荒寧九死以殉社稷柱維摧裂神鬼呼號幸啓中興自豫邸方張問罪之師仍歸王氣於金陵豈卜偏安之業凡此有天可戴曷不與子同讐賊顱未授緩一日增臣民一日之辜國難方殷留此身逭此身巾幗之辱因歃血而糾義旅且制梃以佐元戎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孰是君也而可無死子死於孝臣死於忠莫非死也而甘死冠爭擊渡江之楫盡起偏袒之徒顏行北指徒易水而下幽燕露布西傳叩函關而恢百二參取

其殘立雪神人之憤乃光舊服重呼廟社之靈嗟乎率子弟以攻父母亘古未有之孽積一隅而徧天下豈彼蒼偶割之殃止因人心不正禍實兆於衣冠以至士習披猖釁乃乘於盜賊所恃高皇帝在天有靈遞傳十六朝遺澤未泯一時殉難有諸公爲吾浙爭光少作狂瀾之砥此日偷生若吾黨賴斯文未喪重回長夜之昏聲先討賊吳山若爲增高淚灑勤王越水於焉盡赤諒成言之可信庶聞者以有興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

山陰後學方煦校刊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八　序　引　題　緣起　書　書後　跋　記

馮少墟先生教言序

少墟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關西有橫渠子之風而學術醇正似之其教人多本於人倫五性惓惓於正人心息邪說辨晰人禽凡聖之所以分爲海內學者所尊信比官京師會刻書曰告急京師震恐先生慨然曰嗟乎此學術不明之禍也臣弑君子弑父其所由來者漸矣吾爲此懼於是率同志士大夫爲講會限日集於城隍廟之齋房一時人心謐如若不知寇禍者予嘗側席講下見先生論說大都發明爲學之大端與學之不可不講一一其趨嚮而隱

躍其機使人思而自得而先生誠意懇惻油然盎然徹人心腑遂不覺其過化之速士之向往先生者日益衆簪履雲集至不能容則剏首善書院以居之未幾僉人目爲迂濶異議籍籍而先生拂衣去矣其講學教言爲友人王堇父輯錄凡若干卷予乃受而卒業焉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於孟子闢楊墨明先王之道以救世而識者以爲功不在禹下方今天下之禍過於洪水當事者議安攘茫無借箸而先生獨以講學爲第一義蓋亦孟子所謂修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也當人心崩潰之餘先生僅以緒說渺論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道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則先生學之所及者於是乎遠且大矣顧先生之學足以威荒

服而不能化同氣之僉人道足以恢戎索而不能息一時之邪說則邪說之害果有甚焉者而益信先生講學之不容已矣先生豈欺我哉今第令先生之道明於日星彼邪說者終不能肆魍魎以憑人則首善之地且當與清廟明堂永垂不朽聞先生之風者雖百世而下猶將感而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雖謂先生今日之功不在孟子下可也維時狎主齊盟者爲吉水鄒先生道同心同而出處同其教言相發明者别有傳茲不贅云余辱二先生之教最深一時聚散出處之故多係余感慨姑綴此數語於簡端以告同志非敢謂智足以知先生之道也

張愼甫易解序

予讀友人張愼甫氏所著易解至陰陽消長之際不覺蹷

書而嘆也傳不云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云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而約之於三陳九卦聖人之所以卒免於憂患者以此夫聖人以神明之德生衰世而遇暗主猶不勝其憂且患而思所以處之之道況中才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此易之所以不能無作也嗟乎憂患之故難言之矣洪荒既闢結繩之教衰民生日以多故凡相攻相取相感之途其間正而勝者嘗少不正而勝者嘗多聖人有憂之故以陰陽分淑慝以消長推之人事而深致其存陽之意其言危平易傾之道諄諄不置皆重爲君子謀也小人之乘君子也其君子實有易心焉在乾謂之亢在壯謂之罔在夬謂之頄持此以處廢興鮮有不爲世道病者而其身之不免於憂

患亦不足言矣夫君子非僅能處憂患也化天下之憂患而已矣以憂拯憂憂愈生以患遣患患愈至君子曰安得返天下於結繩之初而與民恬焉無所同患乎愼甫氏之談易也獨有取於乾之元爲六十四卦統宗因有取於初之潛爲三百八十四爻根底合之全經皆從此發明至於陰陽消長之際往往不欲過爲別白而一意以長養爲主深自晦匿務留餘地於小人以寄治化之權予始讀而訝之君子卽不敢爲亢爲罔爲頻亦何至貶損如是將履不以泰乎謙而鳴乎復不必中行乎恒德而承之羞乎三人不言損而凶事不言益乎困不必致命遂志井不改邑而巽下牀乎則九卦之德何以稱焉已乃三復而得之愼甫蓋善言憂患者也夫元天德也其道生生不窮爲萬有托

命人得之爲元善亦生生不窮爲萬有托性而潛則元之停毓地也故虛而不詘動而愈出三才之所以萬古不朽也世道有升降而人心之元善萬古一日同在元善生生一氣之中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亦萬古一日何有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世道之降也若江河之流而不可止也與其力遏於滔天不若早塞於涓涓之爲得也則與其以君子勝小人也不若以君子還君子也而與其爲九德之君子又不若乾元之達於木也世愈降而憂患愈深易道亦愈興姬孔而後一興於涪再興於考亭憂患之情後先一轍而卒無挽豨韋氏之波迄於後世往往中吾道以陰慘揫斂之氣而日甚一日愼甫於此不勝穆然咨嗟爲而回以陽春一脈讀其書殆將轉殺機爲生機覘紡纏

猶旦暮焉夫人人而遊羲皇又何憂患之與有此包羲氏之本旨也嗚呼如愼甫者始可與與易也已愼甫積學不試孜孜著述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書成予爲序其大者如此世有用愼甫者執此以往可也

錢緒山先生要語序

予讀天泉證道記知王錢二先生並傳陽明子之教法也予嘗有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先生推明之爲四無之說而錢先生則謂是師門教人定本不可易遂舉以質陽明子曰汝中所言可接上根人德洪所言可接下根人世傳王門教法有此兩端予嘗虛心諷詠間果無師門定本之言一有一無語語執著不免王先生駁正固也故予亦不覺

詞然自失至許爲顏子明道所不敢言錢先生當於何處作解而予以爲此非子之言而王先生之言也予所雅言良知而已矣又曰良知卽天理爲其有善而無惡故也知是有善無惡之知則物卽是有善無惡之物意卽是有善無惡之意而心之爲有善無惡又何疑乎古之言道者至性善一語天機發洩已盡過此以往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卽言及無字已成剩語云何得有上根法吾聞乾竺氏之言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王先生四無之說意本諸此此眞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甚矣其敢言之也王先生方詡詡語下以爲與己遂筆之於書以蠱來禩無乃與良知之旨愈相謬刺乎予故曰此非予之言而王先生之言也卽錢先生固嘗有論學書數十卷大抵不

離良知者近是予獨喜其言良知不作有無善惡詮解墮學人熟見尤爲善發師蘊乃知當日定本之言殆亦一時之權論而未可遽以槩先生也先生嘗謂王先生曰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闡道妙發性眞者皆賢人之言也此可爲天泉斷案先生有裔孫集生氏頗能讀先生遺書猶念先生之教不盡行於後世也因出舊編請政於予予後進識淺愧未窺先生萬一而友人王企如遂取先生之書摘其粹者若干條爲要語示予予曰何儉乎曰先生之書雖不盡於是而教法則已備是子不云乎德洪接下根殆爲吾儕而設予曰有是乎有是乎其下也乃所以爲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夫不離愚夫愚婦而直證道眞徹上下而一之者其惟良知二字乎嗚呼此

眞錢先生之言而子之言也學者欲求端於陽明子之教者必自先生始乃根器如金如而獨有取於先生之言亦可爲善學也已

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

孔孟既沒傳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而程子之門獨得其傳者和靖尹先生也夫先生何以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卽聖人之心是已堯舜之兢業禹之祗承湯之日躋文武之緝熙兢競皆聖人之心法也是心也仲尼傳之子思子以作中庸則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約之曰愼獨遂爲萬世傳心的旨道之不明也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異端曲學邪說暴行充塞仁義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皆此無忌憚之心爲之而儆

也久矣後千餘年河南程氏兩夫子繼濂溪氏作直遡孔門心法以一敬爲入德之方廓除蓁莽使聖道復明於世及其門者首稱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與張思叔云今試論之兩程子道大而諸高門弟子各以質之所近爲學如上蔡定夫中立諸君子皆高才敏悟出入師說不免或雜於禪中立出處一節終費解說思叔早世亦未見所至惟先生獨自附於古之學者以一敬做成自動靜語默推之出處去就死生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期許之至矣其後乾道淳熙間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之旨而中立不與焉則先生之度越諸子得統於程門信矣遺文若干卷其手著者爲壁帖凡數百條其他緒言爲門人所記者

曰師說而其上朝廷劄子僅以明出處之槩非其至者合之凡以發揮一敬字止耳此一敬字亦本無多說故著述特簡如此及讀先生壁帖又多舉古人成說錄以自警亦不輕下一轉語自有宋儒語錄以來絕無此風味乃知先生本無事於著述先生所至闢三畏齋以居而壁帖即其齋中物居恒誦言之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之謂傳聖人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學者幸無以著述求之先生汴人隨宋南渡告老終於越世祀郡城之古小學舊集刻於前太守洪西溱公逾百年浸失其傳會今撫臺慈嶽王公行部至越首訪先生俎豆所寄已就圮亟捐俸命有司新之且重刻其遺文以惠多士余不敏竊嘗向往先生之學因搜得舊本稍加詮次付之梓人以副王公之志

而僭引其端如此較讎者友人廷評王君應遴嗚呼王公之刻是編也蓋亦有感於後之學者不善於求心而卒流爲小人之無忌憚故借先生以坊乎則衞道之功於是乎大矣時天啟歲在甲子冬月旦

方遜志先生正學錄序

天之生聖賢何爲也哉天下之生蠢蠢衆矣有欲而不能自遂有性而不能自通與禽獸無以異也苟非聖賢者出而任君師之責以道濟天下且垂之萬世而無窮則倫類之滅也久矣故天生聖賢以爲天下萬世也而聖賢生於其時亦遂以天下萬世爲己任以善承天心（錄本作亦善承天心以天下萬世爲己任）不敢有一毫（錄本作幾微）自私自利之心若（錄本無若字）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伊周之爲相孔孟之爲師是已（錄本作一

而已矣且夫堯舜之有天下也而讓諸賢禹受禪也而復傳於子湯武臣也而放弒其君以有天下伊尹周公相也而放太甲踐成王（錄本作沖人）之阼孔孟布衣也而歷聘春秋戰國之時主終不遇則發明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道以敎萬世此數聖人者其倡局甚奇而道不相襲（錄本作而處心各甚苦）總之以善承天心（錄本作總之以天下萬世爲已任）不敢有一毫（錄本作幾微）自私自利之心故也則亦何疑於後之君子乎忠臣之事君也服勤至死已耳甚者殉以妻子若乃死而殉以十族者千古以來自本朝方遜志先生始說者謂靖難之役非易姓此在三楊固可以不死卽死矣王元采周是修諸君子非乎而先生必以十族也則亦未知天所以篤生先生之意矣天之生斯民也至[illegible]季而亂極矣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胥天下而淪於■■■■者■年倫類之滅亦已久矣（錄本無倫類下八字）天降我明聖人再造乾坤爲生民主亦僅足以闢洪荒之運而滔天之禍猶未艾也天其能無意於先生乎先生當是時生不得堯舜其君唐虞其治（錄本有則亦已矣）將一死以救天下之亂何恤此十族不以殉一身（錄本何恤十字作計非十族并命不可）惟先生以十族爲一身而後能以一身易天下使天下盡化而爲忠臣爲（錄本無爲字）孝子庶幾克承天意云耳計不出此欲區區以溝瀆之身抵天下橫流之勢何異捧抔土而塞孟津我知其（錄本無我知其三字）必無幸矣則先生直能以天下萬世爲己任也其任大故其心獨苦其心苦故其事特奇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周之放攝孔孟之轍環而先生之禍十族也其揆一也一者何也天之心

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又何疑乎又何疑乎先生生有異質早師宋潛溪氏接考亭之正傳學者尊稱之曰正學先生其明道之書（錄本無其明道之書句）舊刻遜志齋集二十四卷余反復卒業無一言不合於道而猶慮學者不免以詞章目之因特（錄本無特字）節其粹者爲三卷以傳而題之曰正學錄以言乎憂天憫人之旨則亦具是矣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此書有爲（錄本作予）於先生之書亦云　余不敏無能窺先生之學萬一辱在桑梓向往之日久因僭引一言於簡端以告同好後之人有表章先生之學者宜必以斯編爲嚆矢也（錄本余不敏下云少知學問飄向慕先生有年私心謂國朝理學之傳必以先生爲稱首徧得及時闡揚特舉從祀之典以興來禩則是編實其尚論之地姑以一言弁之簡端且就正於海內同志諸君子云）

方遜志先生死事存疑 天啟甲子十月

愚按鄭端簡傳先生死事謂文皇用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繫獄既而召先生草詔先生陛見悲慟有周公輔成王問答等語復哭且罵乃處以極刑竊意北師渡淮先生決策固守誓死社稷城破之日事勢搶攘先生非左右乘輿則徘徊殿闕或同徐輝祖輩率巷戰之兵皆未可知比宮中火起必有執先生以獻者而時文皇方案治姦黨先生名在裒然首當付之詔獄矣何至遽邀寬政從容以禮召先生平南城復辟徐有貞曰不殺于謙有何名色英廟且噤舌矧先生於文皇乎惟先生以一代名德大儒聲灌海內文皇在藩邸必雅知先生亦不待廣孝言始知之姦黨之誅必從末減釋縛登庸如管仲故事無不可者以是

有廖鏞之命既鏞復命忤旨文皇必震怒且械先生廷訊矣必不以草詔召也先生慟哭入見必矢口抗節立申春秋之義亦何至娓娓問答曰成王安在又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何不立成王之弟作此隔膚痛癢語乎周公輔成王燕靖難之先聲文皇他日與廷臣或言及之不應遽及之先生廷訊之時雷霆迅下不宜霽威至此也然則草詔之命信有之乎曰文皇既正大位一時文學侍從之臣郊迎馬首者必已料理及此出之袖中乃介介一亡國之纍臣乎若謂必假先生以爲重以飾其掩耳盜鈴之計則堂堂靖難之義固不出此當斯時意先生抗節不屈文皇謂先生固文學有聲者謬以草詔脅之借以貸一死窺先生之微而不意愈逢其怒奮筆立起天地變色卽文皇之威燄

不能伸於先生不覺膽落魂摧兵興以來無此挫辱斯猶向之欲曲全之者乃所以自困而先生之禍於此乎階矣總之先生之節千古一人一時轟轟烈烈之狀不能盡傳於後世惡之者旣謂叩頭餘生而愛之者又往往得之傳聞在數世後不無失之附會端節所云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矢死靡他斷然不可磨滅者頗爲得之嗚呼尚論者亦由先生之心以求先生之事而已矣又別錄載先生持斬事亦有說革除事在壬午六月先生時方御縞終卒不易服以陛見故云若必求斬而持之誰授先生斬者高辦事亦同

同心册序 乙丑

同心册者吾友中表沈中一子既有志於學而求盟於余

以爲久要地者也中一子端凝温厚有載道之質居恒恂恂自好亦既有聞於朋儕間而未卜其有志也去年自南雍落第還會余亦罷官家居因數過從余講論一日慨然曰今天下亂矣士不務爲有用之學將何以救世學而有用卽不過於時未嘗無用也奈何以科舉自錮已矣吾將去而從子之所學余始聽其言而異之今之士鮮有若中一子之開眼孔者余自媿下風殊甚會族弟應麒處余家塾嗜學甚眞中一子一語成莫逆因相與定交余周旋兩人間左提右挈不覺其氣之日以鼓而思若翼也一日中一子以一編見投求所以訂盟於同心者而曰學不可以無盟也惟吾子蒞之且重以辭余因躍然而起曰甚矣子之有志於學也抑亦何以盟爲哉昔者周室既衰天下不

復知有天子之爲尊而日相尋於篡弒時則有五伯者迭起而倡尊王之義以連與國於是乎有會盟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五禁森嚴猶有先王之教焉而周室卒賴以不墜故聖人亟稱之又大其事於春秋方今世道交喪人人不知有孔孟之學久矣中一子不得已而大聲疾呼求天下之同心者而惠盟焉則亦春秋之意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既沒二千餘年間董相一盟於淄川文中子再盟於河汾有宋諸儒特盟於濂洛關閩之間而閩學最著本朝薛胡陳王各以其學盟而文成於吾越最著大抵皆伯討也中一子其殆聞諸儒之風而興起者乎雖然春秋之義貴王而賤伯伯之盛王之衰也盟誓之繁忠信之薄也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

益也中信而行要之以禮澗溪之芼潢污之水可羞王公而薦鬼神則亦已知盟言之不足恃矣學術之壞也色取而心違言堯而行跖及其號召朋徒口血未乾操戈相向皆伯之餘習也善乎中一子之論取友也曰忠信本也行誼次之文藝次之講說又次之不勝其有敗盟之慮焉得是說也學而進之以紹明聖統撥亂世反之正意在斯乎一匡九合不足道也故曰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嗚呼吾乃今知所以盟中一子矣敬書之以告天下之同盟者

辛復元生生集序 崇禎丙子二月

歲丙子處京師獲交河東辛子一日出示余所繪古今聖

賢圖像各系以論贊凡若干幅題之曰生生集辛子亦既自識其所以生生之義矣宗周受而卒業焉肅然如有臨又靄乎若將就之追欲叩之一堂之上也夫古之聖賢往矣而精神有曠百世而相成者何也語云心之精神謂之聖惟心不朽故聖人之精神與之俱不朽君焉而聖者此心也相焉而聖者此心也師焉而聖者此心也爲儒爲諸子文章氣節勳業之不一其途而同歸於道者此心也在虞廷謂之中在周頌謂之敬在孔門謂之仁在後儒謂之極謂之天理謂之良知皆此心之精神所謂生生不朽者也乃子輿氏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聖人不過盡其所爲幾希者以異於禽獸云耳非有以異於人也今日中曰敬曰仁則視心不遂遠乎

聖人恐人之遞傳遞遠而遞失其心也故爲之親切指點之如此若曰只此些子耳無他道也存者存此去者去此無他道也夫人驟而語之以聖人之心未有不錯愕自廢以爲絶德今曰即此而在能不憬然思躍然奮乎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學不識心而欲求聖人之道者未之有聞不自識其心而欲求聖人之心尤未之聞也辛子之學本之先河東薛氏庶幾能從事於心者披覩其所論贊往往信手拈來無不肖其神骨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辛子之謂也或問識心云何宗周自反焉猶是禽獸不遠之心耳一旦披之以聖賢之像斂而肅然如有臨爲乎若將就之迫欲叩之一堂之上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請以質之生生氏

宋儒五子合刻序 丙子六月

京師首善之地道化之所自起也而士大夫談學者絕少間有之便指爲不祥以是益懸厲禁而談宗門則否士乃往往去彼取此今年處京師見宗風頗盛嘉會駢填（錄本填作聯）時標勝義（錄本無義字）其一二有志者直借爲儒門進步謂向上一機非此不徹似吾儒原有欠（錄本欠作遺）缺在於是友人金子伯玉錢子沃心獨刻（錄本刻作梓）宋儒五子合編以惠都人士若曰道在是耳何事旁求已乃紹余門人陳敬伯問序於余而余爲序之曰（錄本旁求下作梓成屬予序之予唯唯序曰）昔者孔孟既沒學失統宗異端蜂起其蕩者爲莊周列禦寇之徒其厖者爲管商申韓而其最黠（錄本黠作亂眞）者爲佛老則竊吾（錄本下有儒字）之宗而叛焉者也而佛氏尤甚惑人滋深故諸家頗廢佛

氏獨傳於後世於是有宋周程諸大儒遞起而收錄本作排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斯道賴以不墜若周子所著有太極圖說有通書張子有東西銘有正蒙程子有程氏遺書而朱子時見於集註或問錄本有語錄字及往來門人問答諸書其類尤夥錄本作多乃朱子於周特表章太極圖說於張特表章西銘至于爲之註解以傳於世而近世陽明先生撮朱子諸書之最要者爲晚年定論周海門先生又取程氏遺書類爲節畧曰程門微旨二先生之懃懃懇懇不啻朱子之於周張也余請得而尚論之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似之而未盡也夫天即吾心而天之託命處即吾心之獨體也率此之謂率性修此之謂修道故君子愼獨而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事天也此聖學之宗也

子思子所謂吃緊（錄本作致詳）於中庸者如此周子圖說大抵本之中庸而主靜二字直是戒慎恐懼眞消息故程子遂有主敬之說張子有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說朱子尊信程子有格物致知之說合之（錄本無二字）凡以發明濂溪之說（錄本作傳）然海門標微旨不詳及敬處（錄本作不詳及其言敬）陽明標定論直以良知之意概之疑非朱子全副精神（錄本作疑二子精神有未全偏乎是者）而不知乃所以善發二子之蘊也西銘規模本從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中來是爲禮意然不合之東銘則下手無力（錄本作茫乎無所措手）數百年委棄塵土一朝光復則二君子之功也嗚呼吾讀圖說而識道之原委焉讀東西銘而識道之際量焉讀微旨而識道之途徑焉讀定論而識道之要歸焉雖言人人殊合之皆愼獨之學也美哉洋洋乎

道在是矣又何旁求乎（錄本作焉）或曰周子言无極無乃太極之上更有无極否（錄本作乎）余曰非然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道也而卽以載道周子本謂陰陽之上更無太極耳後人不察轉從无字（錄本作義）索解遂為異學立幟佛氏者惑於无之深者也橫之無際則絕類遺倫縱之無朕則墮智去故故其言性也以覺而遺其所覺之理之為天其言心也以空而昧其宰空之神之為獨無本體并無工夫其究歸於無忌憚余所為竊吾（錄本有備之字）宗而叛焉者也嗚呼有能明於無極之說者乃可以讀五子之書而學佛之徒亦將㡯然而返矣余媿未學未能窺五子籓籬姑就二君子命刻（錄本作梓）之意而推言之如此二君子亦庶有以風也夫

李懋明西臺疏草序　丁丑七月十一日

抱痾田間偶吉水李懋明先生緘其舊疏草一帙示余則皆神廟時先生官西臺封事也先生在西臺正色敢言稱眞御史然未嘗毛舉細事以塞責而獨言其大者若宗社大計則有藩封一疏若治亂大機則有分別邪正一二疏若職掌大利弊則有廠庫諸疏所謂西臺封事僅如此而先生竟以言去國久之向之從邪而樹侁先生者次第敗人乃思先生之言爭推轂先生浸浸大用又罷去又起又去先生三起三見斥皆以西臺封事爲左券而所指邪流其人竟與先生始終相爲消長云余乃深有感於先生言治亂之故也世道之所以嘗存而不毀者止此孤陽一脈繫之君子而小人每足以干之故聖人於否泰之際特分

別言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至於剝盡而坤相疑而戰猶爲之稱龍稱血分玄黃之位若曰身雖敗也而道自存也則君子之所以嘗勝於小人而卒寓來復之機乎我國家至神廟之際重熙累洽號稱治平不幸而有國本一局其君子與小人遞爭而遞相勝負議論旣久君子曰國本小人亦曰國本而君子之道始見夷於小人至錮之以朋黨之名禍中於人國雖經兩朝鼎革卒啓聖明維新之運而燈燈暗續愈出愈奇質以先生屢進屢退之身何其始終若合符節乎此一邪一正之說先生所以喚醒一世之大夢者至今猶歷歷也倘先生之言不終廢於世則君子之道所爲嘗勝於小人者亦以此矣今天下無問識不識無不知有李先生者時事至此卽二三符小亦且撫膺自稚

鼠竄無地而獨難於用先生即一旦有用先生者先生其孰此往乎抑時會機宜別有說也前輩有言黑白不宜太分明者是或一道也夫道神明變化而無方故君子稱龍焉易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而先生固曰已矣嗷啼今無所用之矣是刻也姑以備西臺一時公案以正之子余乃爲引其端而歸之

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 己卯四月四日

良知之教（錄本作說）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錄本無而字）無後不復生先生又（錄本作亦）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欲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爲

復性之本(原本作路)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卽本體卽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孔孟既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爲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救正不遺餘力而其後復束於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遂爲絕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卽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卽聖人之無不知(錄本作無知而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於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與傳習錄一書得於門人之所覩記語語三字符也學者亦既家傳而戶誦之以迄於今百有餘年宗風漸替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

拾緒言曰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羣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裔孫士美鋭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爲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爲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一卷爲附錄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於余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錄本無及字)其弊也往往看良知(錄本看良知作失之)太見成用良知(三字錄本無)太活變高者玄虛卑者誕妄其(錄本作而)病反(錄本有有字)甚於訓詁則前輩已開此逗漏(錄本無此句)附錄一卷僭有刪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詎可重令後人見乎(錄本如蘇張下無)總之(錄本作要以)不執方而善用藥期於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錄本作賜之言)余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請即藥之以先生之教益先生所病於宋人者以其求理於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則曰

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實爲此篇眞骨脈（錄本此句作此其宗要也）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爲障幾欲求心於理之外矣夫旣求心於理之外則見成活變之弊亦（錄本無亦字）將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是（錄本無是字下句同）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何也亦本是變動不居而先生云（錄本作謂）能戒愼恐懼者是又何也先生蓋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卽天理其於學者直下頂門處可爲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於此亟首肯（底本有然則前人之遺後亦卽近日之良藥歟嗟乎）則先生之言（底本無則字）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時株守舊聞者驟詆之曰禪後人因其禪也而

禪之轉借先生立幟自此大道中分門別戶反成燕越而至於人禽之幾輒喜混作一團不容分疏以爲良知中本無一切對待由其說將不率天下而禽獸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斯編出而吾黨之學先生者當不難廓然自得其心以求進於聖人之道果非異端曲學之可幾則道術亦終歸於一而先生之教所謂亘萬古而嘗新也遂書之簡末并以告之同志媿斤斤不脫訓詁之見有負先生苦心姑藉手爲就正有道地云

禮經考次序 己卯十月

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缺尤甚周禮儀禮古今異宜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出自一人眞贋混雜種種錯簡尤難位置後人以小戴文頗近古獨立

學宮傳之至今然欲遂廢大戴而不錄亦非通論也夏小正丹書蔚然彝鼎實三禮之冠冕曾子十篇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端在於斯槩而與諸篇同擲可惜也宋儒朱子慨然悼三禮之淪亡無以見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始表章周禮爲周公身致太平之具已而又輯儀禮欲以戴記爲之傳而合之以通行於世顧猶苦於二書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於一需至晚年始有儀禮經傳通解之編與原旨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之疑於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葺爲三禮考註及禮記纂言等書其在二禮較朱子頗爲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至所謂纂言者割裂尤甚卒無補於朱子之萬一禮家遂爲千古疑案矣宗周早年發憤讀書嘗次第六經之業至戴禮輒不能章

句因而有慨於朱子之說妄專編摩旋亦罷廢間嘗表章曾子十篇及學記小學諸記合之大學爲學校全書而所遺於戴記者已少駢枝之物矣顧欲遂進而傳儀禮亦弗可得也今年夏抱病家園會門人餘杭鮑濱以讀禮之暇顧余問學偶出通解考註等書以質異同而余乃恍然有會於心因取二戴與濱重加考訂往復數四已乃喟然而嘆曰禮在是矣禮在是矣儀禮者周公所以佐周禮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以學周禮及夏殷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蓋先王之禮至周大備矣而猶必折衷於孔子而後定故其居恒與門弟子雅言一則曰吾從周一則曰予善殷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至他日以之告顏子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則孔氏門牆豈斤斤為儀禮作註腳乎惜也微言大義薄蝕於記者之口既盡取孔子之言而私之又時時假托孔子以見瑕至或淪而為黃老降而為雜伯而雅言之教竟不傳於後世矣幸而有家語一書頗存源委以參戴氏之說眞如珠玉之混泥沙而文繡之錯以麻枲敗絮也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小戴錄為一十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氏之言錄為正經而其後乃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又於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肯也戴氏一家言今盡取而還之孔子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因尊之曰禮經而僭附其義曰考次云大都孔子之言禮也亟於本而緩於末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

其遠者大者是故可以範圍二禮亦可以羽翼二禮中庸所稱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吾夫子其孰與於斯嗚呼至哉宗周媿於前人無能爲役姑因卒業之後附塵一得之愚不免或失之主張大過重傷古述者心則僭妄之誅誠有俟於後之君子云樂記別有錄茲不載

族姪永侯制義序 己卯十一月

族猶子明孝舉於鄉蓋出雲間吳坦公門云一日明孝之言曰省下交際惟房師甚簡詰以故曰坦公先生捐謝陋規門下士無敢以一絲贄也余欣然頷之已而復留滯省下日久比其返也詰之曰吳先生卽不妄取人當亦不拒人干請有以邮子之私者乎而且僕僕無已時乎曰無之

蓋先生莅仁和庭如止水絕無事可居間爲貨囿無假先生之去我也而日相與論心講藝商榷疇昔不倦不覺其時之需也余曰有是哉有是哉此可以知吳先生矣吾子勉之二十年前有鄒匪石司馬以外郡理分較吾浙出其門者惟吾城城疑越字黃白安先生最著余猶記匪石分較時風采迥絕流輩即有司所具供億亦不取一物而去士類至今傳之何幸今日有吳先生公門桃李當又有不止於匪石者乎後世尚科舉之習所稱座主門生雖人合乃其風猷氣誼時時動相速俏齊其父兄權之半前輩趙高兩先生尤膾炙人口而儈之者亦曰師生師生云進而求之則有廬陵之於蘇氏呂成公之識象山者矣古今人不可相及將有爲者亦若是乎而予能無望於明孝乎且無重

望於吳先生乎會先生刻諸弟子窓蕺至作序明孝惓惓以明學爲言先生殆有不可量者乎獨因而齒及余不佞不勝內愧甚無可以報吳先生也姑以昜明孝如此

古學記序 己卯十二月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其自庠序而下皆謂之小學而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即所謂大學者也天子諸侯亦設小學以教世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如庠序至入大學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又內則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既冠以後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無方蓋先王立教之方如此其備也當是時上焉

者以聖人之德作之君師嘉與天下士大夫同學此學至化行俗美大和在成周宇宙間者數世降及後裔浸以陵夷於是孔子起而乘素王之權以師道自任日與門弟子修明其說時有出於先王之意表者其訓大學也自格致誠正推之治平蔽天子以下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亦前此所未闡也獨其所以訓小學無明文及觀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所載抑何斤斤切於門人小子乎雖其間大小藝節無所不舉而以視大學之道猶其滯於小者耳惟是戴記一書雜出秦火之後不免篇章失次句讀不完讀者茫然宋儒朱子乃始表章大學中庸配論孟爲四書斯文爲之一光已而復著小學補遺經之缺卽其分門列類引喻精微有老師宿儒所不能究者而云小藝小節乎則亦

朱子之小學而非古文之小學也古文之小學卽曲禮少儀者是而朱子固有所未暇及乎至他日著儀禮經傳通解立有學禮一類先之以學制次之以少儀次之以曲禮及弟子職而終之以大學中庸頗得古人立敎之意疑其已悟舊篇之贅并表章大中亦贅解矣宗周不敏嘗反覆三禮之體知學禮不與諸禮類因而推明朱子前後異同之說特立訓學一書首少儀參以曲禮爲小學下篇次文王世子及保傅節要爲小學上篇乃進之以大學而以文王世子錯簡合之學記終焉總名之曰古學記序十三經首仍以曲禮等篇還戴記存三禮之舊也中庸配論孟若外記然皆訓學之書也推之爾雅孝經則小學之翼也易詩書禮春秋則大學之翼也至是古人典籍一一皆有

原委不至散而無統耦而無序而道術庶歸於一乎昔孔門之論學也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下學而上達夫曰博文卽小學之教曰約禮卽大學之教曰下學上達卽大小一貫之說故君子之學無時非小學亦無時非大學而特其與年俱進之候則必自下而上由小而馴至於大眞如堂階（錄本作室）之有序而不可躐（錄本下有百物之有時而不可移）其要歸之循循善誘此孔門之學所以卓然立萬世儒矩而絕異於後之異端曲說者（錄本有此字）也後之學者語大則浸淫佛老旣失之大而無統語小則轉入支離復失之小而寡要而至於進爲之序數學之方又一切失之淩躐扞格終不可幾於成德吾不知於古人立教之意何如得是編而存之庶幾有瘳乎因於

手抄之暇量存詮註以明宗旨仍述其大意於簡首如此

古小學集記序

國制皆社學也而行於吾鄉獨稱小學且進之曰古小學祀以和靖尹先生蓋曰學古人之學云爾一日有鼎新之役旣竣學士稍稍集因欲求所謂古人之學而不可得也進而請事予予乃取先師和靖子所以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爲集記以示學者凡九卷首學的示所本也次躬行示所重也次六藝示所習也終之以聖統望的而趨赴的而止也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首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次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鄉物云者蓋王國有虎門之教鄉大夫取而布之鄉下行於黨庠州序爲小學之法物仍令士子限年而

進升諸大學云其後孔門遂取以爲教法四科之設博約之旨率本諸此其時不繫德行之科及身通六藝者不得稱儒術爲高弟子古人之學其大旨居然見矣聖人之道聖人之心爲之也學得其心之謂德聖其通明者也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義所以强此也中和所以節文此也六德一德也行之爲德行著之爲藝文莫非心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本心以稽行而理無間於顯微卽物以求心而功不失之輕躐（錄本本心卽物二句連而理無閒功不失二句連）此所以小學大學通爲一貫而卒馴至於聖人之域當世收成才之用也學術之衰也士不知本心久矣舁者溷之以聲利高者蕩之以虛無生於其心作於其行作於其行害於其事居恒自飲食男女而外一切倀倀無所適從則僅取古

書學一途相矜以記誦相傲以詞章相糾以訓詁以進託於大學之業至自命爲老師宿儒而叩其中實茫無所得適以就其所謂聲利之習與異端曲學而止豈非失之於小學者素乎當是時將遂還其老師宿儒退而修灑掃進退之業寧不倒行逆施雖然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君子亦卜之心而已矣是編也寡陋之裁誠無當於古人萬一而於下學立心之說抑或庶幾焉蓋吾不能言聖人之心而姑言小子之心小子之心得而聖人之心亦可次第而求也則刃子其階梯已聞者憮然曰吾乃知古人之學之要而可循也遂書之簡首

古小學通記序

予旣集爲小學記以示學者有日矣或病其有體而無用

也予聞之唯唯既而曰天下有無川之體乎因復本小學之意而推之以極其至得古人全體大用之說著古小學通記一書凡分四編編若干卷首政本仍言學也次問官卽以官學也次進以入官卽學卽政也終之以王道則學之大成也然則治天下國家又何以加於學乎盈天地間一道也盈天地間一學也自其小者而觀之無用非體也自其大者而觀之無體非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古之言學者莫辨於孔子其小者日與二三子修灑掃進退應對之節而其大者卽以之進退百王且自託南面之權二百四十有二年載在遺言定在刪述後之君子有志於當世之務者亦可以折衷於斯文矣爰本孔門論政之說以類

而推上嘉唐虞下逮近代舉宇宙間一切典章文物盡收之學問中歸之素王之的醇如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庶幾乎然則是編也曷不遂系之大學吾懼其有後心焉因吾之小而小之雖大小也命之曰通記以其小者通其大者耳吾志吾學也而又以訓吾門人小子云

張蓬玄玄塵序 庚辰閏正月

年友蓬玄張公嘗寄余移愚玄塵二集余草草讀之未竟也會余坐疾置笥中今年春乃得復取而讀之讀移愚知公志學之久大略十年一進步而見道乃在辛壬以後公自此進未可量也已所著玄塵凡三卷蓋公近年筆也余乃讀而序之曰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即心即理即事即物而渾

然一致無有乎精麤上下之歧此所以為（錄本作謂）中庸之道也故學以盡性為極則盡性者道中庸者也（錄本學言無此句）療饑者取資於菽粟禦寒者取適於布帛而天下之至味異采反寓於平淡之中亦率性然也後之言道者視平淡為平淡耳（錄本學言無耳字）於是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既遯有而入無又遯無而入有有無兩（錄本作雙）遣善惡不立其究歸之斷滅性種以為神奇則天下之真神奇矣（一本學言作猶謂之見性何哉）譬之山珍海錯不可以療饑明珠翠羽不可以禦寒然且率天下之衆而奔走之此佛老之說（錄本作教）所以惑世誣民流禍天下無已時也公見道之後居恒深念及此故發為論著時露苦心而獨精言於有無之際其言曰物無其形謂之隱物無其聲謂之微如龍在淵如帝在宮

隱微爲無何啻千里又曰日不住於天云何無日龍不住
於淵云何無龍惟神無方惟易無體神易爲無誰知其非
可謂深抉奧窔舉學者一切新奇之見恍如披雲霧而覩
靑天雖有山鬼伎倆亦無所用之而我公衛道之力亦已
一絲九鼎矣夫道布帛菽粟耳命之以玄不受也而公猶
自命玄靈何居若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昔人每謂儒門
淡薄收拾不住今讀公之書眞如晉人搖塵謦欬間四座
風生絕勝鼓吹十部者彼家不云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
門持鉢效貧兒爲逃禪之說者亦可以蹶然起矣公學宗
元公於主靜立極之說三致意晚年邃深悟大易洗心退
藏之旨自謂得此者如遊子歸故鄉草樹風煙皆爲佳境
轉覺艮背之時行時止猶隔絲毫此余所謂見道者也過

此以往優焉游焉終身焉養深而德益邃故鄉消息只在家嘗衣飲閒了無人境可尋請更爲公進一籌曰去其玄而可矣

測史剩語序 辛巳四月二十三日

昔謝上蔡自負該博每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識其玩物喪志其後復見明道看史輒逐行仔細不蹉一字心甚不服既而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士夫等一讀史耳而或離或合得失霄壤學之不貴徒博也如是吾夫子刪述六經以教萬世至春秋亦儕史耳而一經筆削遂爲萬世不刊之典此之謂善讀史者他日則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與其托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聖人之志即所謂見諸行事者是而其親切著明莫過於春

秋春秋大義數千華衮鈇鉞凜如日星懸諸象魏故後人
遂以爲天子之事卽萬世而下且以爲憲而其道乃行於
天下萬世此所以爲聖人之志與然則玩物喪志之說殆
亦讀史者之指南矣夫學不尚志而欲綱羅百代以自附
於著作之林鮮不爲伯子所譏者況後世經生家侈言該
博乎大江以西有馮鳳城先生學粹而行尊生隆萬間稱
鉅儒邦人士奉爲模楷垂數十年顧數奇不遇晚以明經
高第試廣文一席歷靖安河南所至横經講道諸生咸被
服其教久之不衰平生著述半付祝融獨測史剩語若干
篇則先生上下千秋托以自見其志者間嘗出示靖安士
靖安士爭珍之遂刻之以廣其傳附諸小品尤多見道語
距今百年往矣遺本尚存讀其書於古人公案往往別具

隻眼而大義必折衷於聖人歸之經術經世有時起古人於九原曰某事云何某事云何尤非經生識力可幾假令先生幸登朝署爲國家陳大計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直出其緒餘以辦而先生卒用廣文老徒托之空言爾爾識者曰此先生志也而卽先生行事之實也先生沒而其後人相繼以家學顯於朝中星氏遂稱名御史一日覿趾兩浙謀重刻先生此編因乞言於余余不敏不足窺先生所學萬一姑用先生所以測史者轉測先生之志以爲讀史法至先生言秦漢興亡之際未嘗不廢書而嘆嗟乎殷鑒不遠使君得無意於當世之故乎而先生之志遂行且遠矣

布衣周仲純懼言序　辛巳五月一日

客歲丹陽周仲純以所著懼言二抄見遺因請余一言印可余受而一讀輒以病置殊心旨其言於今弗敢忘遂出之笥中再卒業爲之序曰昔者楊墨橫議充塞仁義率天下而無父無君如人相食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卒賴孟子好辯明孔子之道而楊墨之道息其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信可懼也天之生民久矣自堯舜以來治亂循環之數天實俾之君師之位以挽回之則生當其任者安得不懼且也以空言代斧鉞幾幾乎其勝之又安得不懼黃老之雜漢也至晉之清談而極佛氏之病唐也至宋之禪學而極浸淫至於今日其間蓋亦有誦言排之者矣然誰爲收孟氏之功者而衷考諸儒之用心亦良苦矣今請遂言禪古之言道者曰至本心焉止

矣然儒者言心禪亦言心儒者言心卽此仁義之心是而禪則去而歸之覺可謂精矣極其旨曰了生死曰心無生死顛倒出沒終不離生死窠臼錄本作之說此之謂自私自利之極者宜其以世界爲幻妄而不復知有君父之大倫也然則禪其弒父弒君之嚆矢與而世方以其言心也而喜之并以其生死也而惑之曰心學如是如是是率天下而賊其心也食人之肉猶謂之獸況擇心而食盡人之種而肉乎布衣生於江南少從梁溪諸君子遊得聞其緒言遡關洛而上達之孔孟因有感於今天下率獸食人之禍必自談禪始爲之號召同人大聲而呼錄成一家言曰吾爲此懼以承孟夫子信可懼也布衣之學不可盡考大抵言誠言敬言敬直又言義方以援之親義序別信推之天下

之大其言心也可謂最有原委亦異乎世之自私自利以爲學者矣昔孔孟不得位僅以空言收撥亂之績其道大其任則師也一布衣耳棲棲蓬蓽無世道之責一日上擬孔孟寄口吻於萬喙爭鳴之日何異孤掌狂瀾而其心固有所不容已何哉布衣之心卽孔孟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天地之心非佛氏自私自利之心也布衣操是心也以進益求之誠敬之地從此眞積力久恍然見吾天心焉而進而揖堯舜姬孔於旦暮則布衣之任亦何必遂遜古人布衣勉乎哉余不敏請從布衣終言此心以爲將伯助布衣其許之否遂書之簡端以歸

宜興堵氏家乘序　辛巳五月四日

今春關使君堵子仲緘越江命使不靚面而論心遂以其

所著居廬事狀及褒史見遺乃知仲緘有釋禍後追服廬墓事余爲之低徊泣數行不能竟讀世道江河復有仲緘其人乎已又得讀其所輯家乘二帙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世德備矣其有爲堵氏祖也者斯有爲堵氏孫也者而且有爲是祖是孫繩繩不已也者自此堵氏遂得稱世家爲江南望有不徒恃門第爲誇耀者德之涼公卿不如輿隸雖百世而後子孫有不敢居其氏族者矣世家豈在門第乎按乘堵自通五公當元季步淮渡江著籍宜興秉一耒而居固甚微也其後遂以耕讀爲業其耕者不廢讀故多隱德以學行著而其讀者老守一經不汲汲於榮利或進而需次選人不過冗員下吏高者擢州縣長罷其人尤往往磊落多建明有當世名公卿所未敢問者至仲緘十

世始以科第顯堵氏之業浸浸起矣乃其家教獨以孝義聞自樂耕公而後榻服如一日不忝萬石君家而若月川公棄產避地𡟒敦諸父之好沖宇公處約能甘克養二人之志即古人尤難之迄於仲緘堵氏之興豈偶然乎今夫河出自崑崙其始不過濫觴輒伏地數千里漸推以納九河四瀆而後大以放之海有本故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仲緘其知本者與亦之爲道也積而善下惟積也故濫觴水也放而之海亦水也而惟其善下也故納百川而不盈溉萬國而不涸君子於此可以有志於學矣仲緘廬墓一節在天地間固應有是事僅以補前日生事之缺憾亦濫觴類也積而大之由事君而立身則放而之海稽天浴日之水也仲緘

之學邇之有本亦既不媿其家聲矣今而後益務善下焉能爲百谷王所進寧有量如謂涓勺卽全水沾沾焉矜溝澮之盈則亦溝澮焉耳如本何如本何仲緘勉諸是編也以之推揚祖德幾無遺義質而文詳而有體而且大書特書以昭勸戒竊附春秋經傳之法其用心可謂勤矣然草創實自心曕先生先生於仲緘爲仲祖偶讀其所著論易仲緘諸語可以知其人益以見堵氏之多賢也因樂爲書之仲緘諱胤錫崇禎丁丑進士今以南京戶部主事督北新鈔關

張含宇先生遺藁序　辛巳

余辱與孔時友因得論世張氏有浮峯先生知其爲文成高第弟子也已而又示余含宇先生遺言若干篇讀之可

爲世濟厥美正嘉以還文成倡良知之學一反宋儒以來支離訓詁之習入其門者推流揚波惟恐不盡天下遂不復言朱氏學獨浮峯先生惓惓於戒懼謹獨之說大都不離宋派亦云獨契王門至含宇先生則全以紫陽之家法格王門之異同雖猶是浮峯遺旨而語加峻切劇益加嚴其自許爲文成功臣逾甚先生之言曰文成之良知已非孟氏之良知而今日學者所言之良知益非文成所言之良知矣苦心哉知心哉又因文成以及前輩敬仲氏批駁不遺餘力自擬孟氏之闢楊墨云心之精神是爲聖未嘗非孔子之言而不可以是盡概孔子之言敬仲知不可以是盡概孔子之言故不得不取孔子之言而一一操戈以相向以自伸其一家之言甚矣其無忌憚也大抵象山之

后不能無敬仲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蓋亦吾道盛衰離合之欸會與而後之人必欲推尊兩家弟子以并叛其師不盡決吾道之藩而歸之異不止則亦其師與有過與宜先生之閒闢錄本作斷斷以諍也先生篤信聖人近於卜子夏其言文成亦時有過者終不可謂非文成功臣惟是斯文未喪賢聖代興朱陸楊王遞相承亦遞相勝而猶不無互相得失遞留不盡之見以俟後之人我知其未有涘也後之君子有志於道者盍爲之先去其勝心浮氣而一一取衷於聖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我者又何朱陸楊王之足云宗周生也晚猶及一二奉先生顏色坐間不輕發一語而氣宇敦重使人望而莫測其際以爲先生天下長者乎時余未知學遂不及侍先生登致知之堂乃今始得

劉子全書

讀先生遺書如太璞未雕渾乎質有其文益以想見先生之爲人深媿請事之晚矣嗚呼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而其不可以徒有言也又有如是夫

開心劄記序

范司馬公僑寓留都讀書之暇輒有記述久之以一編寄余題曰開心劄記記凡四綱曰爲人曰爲學曰爲政曰爲教而綱復有目凡各若干則宗周受而讀之犂然有當於心也宗周請進而商我公以心夫人固莫靈於心矣然有時而通塞焉其通也可以塞而其塞也又可以通曷故哉心之所以爲心者理也心無通塞理有通塞也理雖具於一原而用實散於天下其有時而通也天地萬物卽與之俱通其有時而塞也天地萬物卽與之俱塞夫合天地萬

物以妙此心此理通塞之機而事心之功又可易言乎必也一處通隨處求通處處通還於一處求塞卽偶以爲通矣又有通焉者卽偶以爲塞矣又有塞焉者此君子之學必務窮理以爲宗而出之所以無窮乃其入之所以無盡歟昔賢有池面浮萍之喻謂人心受蔽全係來處無源源頭活水（錄本全係句作以本始之地無活水故耳）正指良知言以見天下無心外之理亦旣知所本矣乃朱子之學全得力於讀書爲格物致知之大端而究竟與徒事記誦者迥異所謂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得其本末是非之辨也則其指（錄本作旨）詎可少歟他日又著近思錄爲入道階梯於修己治人之法畧備焉公之爲是編也借河東讀書之說而求端於紫陽故其所讀者古人書頗得循序致精之法至規矩次第多

本之近思出以新裁文加謹嚴上下千古曠然見吾心焉蓋曰心之所以爲心卽人之所以爲人也知人之所以爲人斯知學矣知學之所以爲學斯知政與教矣學者得是說而求之心之自塞而通也眞如掘井者之必及泉而不覺其周流四應無窮也又何心之非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之非心乎則公之嘉惠後人於是遠也已嗟乎聖遠言湮斯文不絕如綫舉世昏昏如百尺浮雲往來於太淸之下幾無纖翳可窺坐令世道陸沈無已君子於此問昭昭焉公卽不手挾風雷挽虞淵而旦晝賴有是編庶幾一當夜行燭宗周其餘輝之先及者與因書之簡端以當請事

明儒四先生語錄序

宗周東越鄙士也生於越長於越知有越人越人之言道

者無如陽明先生其所謂良知之說亦既家傳而戶誦之
雖宗周不敏亦竊有聞其槪沾沾喜也一日括松嬰中毛
子來司訓吾會稽出蕺樂編商訂復以其所纂四先生語
錄示余由陽明而進之爲白沙先生敬齋先生敬軒先生
題曰明儒心訣自皇明啟運世教休明垂三百年士之號
爲知道者固不止於四先生而四先生首祀宮牆尤爲一
代斯文嚆矢故海內學士大夫盛稱四先生獨越人私陽
明先生予乃今得讀四先生纂言而旨爲薛先生布帛菽
粟不離日用踐履而直窺性天之妙胡先生推本其旨更
加謹嚴歸之愼獨陳先生自然爲宗頗衍無欲作聖之說
漸啟良知一脈而王先生遂暢言之發薛先生以來未發
之蘊懿哉洋洋乎一時羣言之通會乎雖謂四先生掩映

本朝前無古人亦可學者繇四先生而達於孔孟是入室而由戶也蓋嘗論之舜文上下千載又東西夷不相及而孟夫子斷之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者心也道之所以爲道也在薛先生謂之性與天在胡先生謂之獨在陳先生謂之自然在王先生謂之良知一也善學者亦求之心而已矣求吾之心以求四先生之心卽四先生之心以求四先生之言無往而不一也道之不明也有繇然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學一先生之言而求所謂道高之而蕩於玄虛卑之而滯於形器皆過不及之見也善學者求之心而已矣雖然學一先生之言而求所謂心高之或蕩於玄虛卑之或滯於形器猶然過不及之見也夫求心有道焉心一而已而攻取昏塞之途百出故濂溪亦曰學聖之

道一爲要必也以良知啟鑰而進之持守進之踐履乃徐而幾自然斯可與言一也已纂言之意其在是乎毛子振鐸未幾遂以原稿付梓嘉惠多士而問序於予予乃爲推本其意如此今而後誠自愧吾越人之沾沾矣

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 壬午二月

蓋會稽有二陶先生云文簡公著名館閣爲一代宗工所著歇菴集行於世久矣介弟石梁先生吏隱州郡闇聲光遠遜文簡而懋實埒之識者以擬正叔之於伯淳既沒而所著今是堂集始出於是海內漸得以窺先生學問文章視文簡允稱雙璧而其人皆卓然托以千秋無疑也宗周晚辱交先生時相與切劘於文成致知堂近十年因頗知先生梗概今復得讀其遺文慨然人琴之感遂爲論次而

傳之今是堂者先生取淵明歸去來辭以名讀書之所也蓋先生自托遠脩時時聞其風而悅之晚更號柴桑老人以此夫淵明在當時不過酒人自命耳間發爲詩文大抵皆寄傲於酒非有意於文也而說者以爲六朝無文章惟歸去一辭豈非以其眞勝歟余最愛其獨酌篇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又曰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淵明所見如是宜先生之有取爾也乃先生一日讀至止酒篇吾今眞止矣之句而感焉卽以眞止名其齋且志曰淵明非眞能止者若終致其不滿之意然夫淵明亦托喩於酒者也先生托喩於淵明者也兩公之意不在酒而在止不止之眞境若合之若離之非必有所取舍也然則先生止巳乎先生自少從文簡公沈湛於

性命之學久之而有所得也其於形骸事理之縛灑如也與身世浮沈得失之遭泛泛如也嘗一命司理報遷郎自免以去宛然彭澤在官之風晚而吾黨始奉先生登致知之堂揭良知之說以示學者曰大學言致知必先言知止止在何處一時聞者汗下而或疑先生學近禪先生固不諱禪也先生之於禪政如淵明之於酒托興在此而取喻在彼凡以自得其所爲止者耳止乎止乎出入三際而無方渾合萬靈而無體上下古今而不疑往來位置聖凡而不隔脩悖其惟良知之知致矣乎則先生所爲禪者是乎故先生終日言禪而不言禪其得處往往見之詩文先生不輕事著述而興會所乘自備諸體一種眞機流露動成妙契別有語錄繫之喃喃尤其極口痛切處轉不落語言

伎倆者余嘗私論以淵明之資得聖人爲之依歸便當躋諸淵點而淵明政自不屑屑也猥云心在彷彿及之耳先生靈心暎發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至微窺岸晷獨於知止一著工夫終自謂過之知止斯眞止矣眞止斯眞聖矣儒可不立况於禪乎先生他日謂學者曰儒釋理同而教門則異吾輩衣儒衣冠儒冠自合遵儒者教以稱於天下曰儒孔孟自有家法奚必爨可是師又曰知儒釋之所以分始知儒釋之所以合信斯言也可以觀先生矣而學者往往失之集共若干卷清眞冲粹如其人然余不敢作文字觀而直推本於先生之所學如此使讀者亦終不以文字求先生也私論文覺故學者又稱文覺先生

孝經啟蒙序　壬午六月中浣

孝經列在十三經炳若日星爲扶世立教第一義而經筵不以進講學宮不以課士相沿甚爲缺典頃者聖天子御宇首加意綱常名教之大特表章孝經一書與朱子小學並頒學宮士不通二典無繇續食公車至不肖有誅移忠有令蓋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則聖人以孝治天下之極思也一日東魯潤山葉子以民部郎言事偶不當上觸聖怒下詔獄久之葉子即獄中讀孝經因爲之疏義蓋本其平日十數年周旋子舍一種懇欵無窮之心體認極爲親切者至此即以之立朝方次第見之行事而葉子急於致君頗犯所謂未信之戒當此時也叩九閽而無路望一水以雲停身親三木逼露性光不覺一一證之古人纏緜於始事中事之間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又以進之終事

之說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也曰庶其牖我孺子讀竟署以餘語曰四破尤爲警策因自志曰蒙友人共事者遂題之曰啟蒙云巳而聖明深知葉子冤解網肆赦一日過淮城邂逅余於病榻間悲喜交集余叩近詣葉子遂出此編相示余讀之不忍竟讀僅識其大旨而去嗚呼如葉子者亦庶幾有聞於孔曾之訓矣充斯指也子爲子鵠臣爲臣鵠以立是身爲千萬世鵠眞不負聖天子表章斯文至意則是編其左券矣葉子勉之旣行余因具書其事以遺葉子且俟吾黨梓而行之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方先生死事距今二百五十年而凜凜生氣薄日月震乾坤愈傳愈遠遂當前無千古後無萬古則論世之外尤恃

有先生之遺言在也遜志齋集若干卷盛行於海內之日久（萬吉下底本作然先生既以往矣而所不與俱往者正恃有生之遺言在則遜志齋集若干卷已盛行於海內者也）是獨吾浙寧海為先生闕里向無專刻生於其里與宦於其里者不無杞宋（底本作文獻）無徵之嘆抑亦後人之責（底本作弁浙之羞）與乃者盱江張君來令寧海（底本作張侯受謙氏搆嶽蒞土）下車首（底本作郎）留意教化之事則（底本無則字）首謁先生祠宇憮焉嘆息至欲讀其遺文闕如也因謀之所知姚江（底本無四字）盧生偶（底本作盧文言文言）從雲間市肆搆得善本歸以遺令君（底本作而進之侯）乃亟付之梓（底本作捐俸付梓）梓成遂因盧生請序於余余不敏竊（底本梓成下作以余辱梓里頗能知先生也遂因文言以請序余蓋）嘗一再讀先生之書（底本作文）矣先生以間出之資上下千（底本作今）古發為文章如昔人所謂周情孔思日光玉潔者庶幾近之蓋昭代之

業未有尊於先生者也而先生非徒文而已余將因是以窺先生之學先是先生教授蜀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因表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後人遂稱正學先生何居乎先生之學之正也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七篇蒙好辨之譏而一時無父無君之道息且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云蓋學術之邪正而人心之邪正郎係之世道之隆汙恒必繇之此古之聖賢所以悲憫當世洞視萬古甘以身冒天下之疑至犯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弗顧也孔孟既沒禍亂相尋者千有餘載而有宋諸賢始起而撥其微言紹厥墜緒然身遭中廢皇綱未振陵夷至於勝國而天下之亂極矣天乃篤我高皇帝誕起淮甸撥亂世反之正先生遂應運而生以自附於見知之列有

不偶然者先生自少以古聖賢自期既而出自宋濂溪之門頗得淵源考亭進遡洙泗其著述之大遂有周禮辨正大易攷次武王戒書註等書皆佚不傳而獨其精神心術之微寄此編自箴銘雜著以往想見其踐履之密操持之固願力之宏與經術經世之富有則先生之於道已摑然升堂而啟室矣其處也非孔孟不師其出也非伊周不任世以為程朱復出真程朱復出也故曰正學也乃先生抱此耿耿方將次第見之行事而不幸處鼎革之會遂請（庶本作靖）一死於嗣君報兩朝之知過至轟轟以十族殉創古今未有之局無乃忠而過者與易曰大者過也又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先生有焉過而大也矯在過正所以中也故曰正學也皇王而降世不能時治而

不亂亂不極不治道不能必通而不窮窮不變不通且久是故春秋有孔氏而道在萬世故匹夫可以擅天子昭代有先生而三百年恬熙之運獨賴麻衣一慟留之而有餘故一死可以塡十族其過而不過同也然則遜志一編其殆今日之麟經乎說者曰今天下內外紛擾斡濟無資臣子之報薄矣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風厲之雖然先生至今不死也乃者令君遂以先生之書還寧海允爲兩浙斯文冠冕天下望而震焉而盧生又爲先生創年譜益開當年生面自此世有讀先生之書者乎孰非人臣孰非人子有爲者亦若是可也嗚呼此固人心所以萬古不死者與而令君此舉有功於世道亦豈其微哉豈其微哉盧生志士也從余遊遂贊令君以有成徵吾浙一時風尙因書之

簡端以歸之

河漕綱目序 癸未

崇禎壬午冬河決汴梁先是流寇圍汴城城中入拒濠而守者前後幾一載欲棄城無可爲計稍引河流灌濠寇乘之水大至諸守土官軍遂奉藩封眷屬攬舟濟河北舟中指可掬也而居民之淹者以萬計城遂陷朝議猶論守城功行賞於是聖天子大發金錢遣重臣治河且治寇與國圉三大役並作頃之寇去而他掠敵亦北歸當事者得專力於河而決口出汴左右且三費益鉅萬萬無奏績期幸漕事不廢國家得暫免意外時余待罪歸田也從吾倩紫眉氏出天津達衛河而南因以其暇考求故牒紫眉爲余言衛河即古黃河故道流東北自天津入海者也漢時首

決瓠子勢南徙歷唐宋漸逼而南與淮合蓋九河既湮阡陌廢溝洫之政泯使水不受地以至此而衛河失其故道從遡源輝縣而止明興踵元之遺開會通渠轉漕南北輒有資於河益利河南徙然亦爲漕患且爲泗州祖陵虞故縣官歲歲治河治漕無慮日幾半天下之物力以供事而不足終未覩成算也余因稍窺古今升降之運關於四瀆者甚大而河其最著云頃之紫眉歸越遂著河渠一書稱河漕綱目言河又言漕志時務之要也遡自堯時九年之役迄於皇明世廟間凡有關河事者書并有關漕事者亦書數千年成蹟一覽而指掌又集河事叢說專備國朝諸名公之所覩記以資參考合之述海運者利害卓然成一家言間以示余令人覩河雒而思禹功知後有作者之弗

及也漢賈讓疏治河三策首㩲禹之蹟千古以爲美談迄未有行之者而河害至今不息嘉靖中勳卿黃公綰引僉事江良才言宜通河於衞有三便一復黃河故道完地軸之全氣以壯京師形勝二便漕可以一谿會通一谿淮達衞遡流而上兩利以備緩急三言溝洫畧從井田制以開粒食之源而縮爲申其說據堪輿家言兩山之中必有水兩水之中必有山所謂水由地中行者也治水者不順水之道而徒欲與澤流爭一旦之命以施疏鑿功雖神禹弗能其後周恭肅公用言溝洫事尤詳余嘗往來南北咨諏所及北自臨清至分水高凡十餘丈南自徐沛至分水亦高可十丈則汶濟之間正岱嶽之脊而南徙之河所必谿之道水旣逆行欲其不橫流四潰亦胡可得故昔人謂

張秋之決殆有天意惜前人智不及此若運道所資南旺諸湖以時蓄洩儘足任漕艘而必引河之爲快此眞所謂引猨兵以治內寇未有不中其禍者也不見前歲長山之決乎今天下三大患並作大司農日持籌軍國之需亦旣熟講水利屯田諸務見之施行矣將遂循本計量以九年期歲移數十萬治決金錢有事河陰原武之間爲萬世奏平成豈巽人任而苟非聖天子講正心誠意之學日行其所無事進踪神禹之智亦何以早定廟謨則斯編其左驗已草莽臣當手額以俟

別祝開美序 癸未五月二十六日

自聖人之學不講於後世而士生其間惟知有科舉之習相與汲溺於辭章聲利人欲肆而天理亡極其流禍所謂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卽其間不乏有志之士慨然薄流俗之所爲思有以自見而錮習已深羣瞀相導高者砥飭於行履身者矜厲於氣節以質諸聖人之學亦概乎其未有聞也然古稱入道之資自中行而外首錄狂狷則此其近之者歟卒聽其寘寘無聞雖欲自遁於流俗而相去不能以寸抑亦吾黨之過也海寧祝子開美與余素昧平生昨年以公車入都下一日京師戒嚴聖天子特開弘政門以來羣策時余方待罪諫院偶言事不當觸聖怒奪官舉朝失色開美奮起上書爭言甚切直并觸聖怒下部議當是時開美自分禍不測幸聖天子終鑒葑菲言無他得不深罪是年遂罷南宮試若開美非所稱當世有志之士乎余不佞卽內媿開美亦不以是貶開美無何開美肅禮來

晤余逡巡謝曰前日之舉得無小過開美曰何哉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余因進以遠且大者而謂一節之士不足學開美得之復欣然會國患未紓開美益感激欲上書搢擊一二用事大臣余稍聞而亟挽之旣而開美亦終以余言爲然不果行余乃與開美買舟南下相與昕夕對而商所謂學問之道於古人微言奧義無不灑焉相視以莫逆而開美已遂體驗於身心之際見其氣日靜識日清趣日恬以趨余自視弗逮亦覺向者粗浮之姿頗有鞭策喜得開美之晚矣今而後余將與開美坐進此道如遵萬里程歷羊腸九折不知凡幾惟逯足自視余則竊附老馬之識耳夫聖人之道非辭章聲利之謂也求其在我而已矣淡漠不極不可以通微堅忍不極不可以定性惟

其入之也深而後其擴之也大得之也愈艱而後守之也愈固率是道也以推之斯世斯民直分內事開美能無意乎嗟乎世道至今日不忍言矣將別姑書此歸之以志久要

陳太毋徐安人七十序 代孫鑑湖先生作　萬曆丁巳五月

余閱古女史載婦人女子之芳烈詳矣其瑰意奇行揭日月而動鬼神不忝鬚眉男子至夷考其事則遇變而顯者十居八九如伯姬之焚共姜之誓孟母之三遷抑何周旋患難之際如此其亟也幸而逮其夫若子而又未必賢則有綠衣之賦不能感其夫東海之智不能保其子者矣彼且用夫子以成名而身親其亡國敗家之禍亦豈其得已者乎故夫婦人女子而顯者皆婦人女子之不幸也世不

之履嘗蹈順稱賢女子者事不越酒漿葴醢之間而已矣身不踰閫以內名不出里巷而遂當是時雖有操如姬共訓如鄒孟幽如綠衣智如東海亦卒無以表見於世而徒以其夫若子流景耀於當年垂功名於來禩人且曰此非獨其男子能也意必其交儆之德聖善之令聞有不可誣者則從而表其一二微事以當之而天下後世亦遂從而稱盩之斯其名亦已儉矣而其人竟不可多得何也豈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紀耶史氏載梁鴻之婦不過舉案齊眉一事及二程之母呂正獻公有申國夫人也亦不過曰馭家有禮而已意豈出姬孟諸女子下哉時乎蹈嘗履順則然也古之君子易地則皆然然則士君子遭時遇主不幸而以節義顯爲龍逢比干幸而優游岳牧之列爲夔

爲龍無智名無勇功亦若是已吾越有門人大行君劉起東氏者余辛丑禮闈所錄士也既辱交起東知起東有母夫人賢又知起東之姻家陳安人賢夫人節行不媿姬孟間爲近世女範余既熟聞之若陳安人者亦庶幾有舉案之風乎余嘗徵安人之賢於起東也其爲婦道乎起東曰無有其爲母道乎起東曰無有其爲姑母之道乎起東曰無有然則安人何以賢起東曰吾知安人之君子思石公及其父子間而已思石公方以碩德典型爲鄉里所矜式而其子若孫繩繩譽髦起也以是歸安人之賢可乎噫其幸也其不有賢也乃其所以爲賢也求安人之賢而不可得意者事不越酒漿葴醢之間而已矣方且爲鴻婦方且爲桯母爲呂夫人君子曰二母同道夫道時而已矣時處

其變則伯姬共孟固得以顯九折不回之節而不爲過時處其嘗則德耀以饋食一小節跨軼千古而不爲不及斯二者皆道也易地皆然者也或矯而託之與溺而安之者皆背道者也可嘗可變知微知彰處仕止久速不失時者其惟君子乎起東氏生而承母夫人之教常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也一日登朝郎慷慨論天下事以去去而倡道於稽山鏡水之間者前後十五年將終身焉以視予潦倒風塵棲遲交戟之下何啻塗炭而去之而起東素不鄙予且謬許余爲同心豈出處語默之間亦各有致乎乃余則終不能無疑於起東者以起東之學居今之時而不用於世得無處德耀之任而試共姜姬孟之道乎請以質之安人何如於是起東聞余言而爽然失也會安人七十之辰

起東復走書京師索一言以爲安人壽遂次第其語而歸之以侑三爵安人固知道者當必以予言爲善頌且將進起東而告之曰明天子方恢宏堯舜之治起東可以仕矣

馬安人七十序

世俗稱能事其親者顯身揚名有章服以推其榮朝夕則備大官之膳極人世所健羨而不可必得者如是止耳然古稱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本其分之所得爲而致之於親未聞其必出於顯揚也者昔陶侃爲吏以官物寄母其母怒返其使而責之萬石嚴嫗至不肯入官舍一畢歲臘而尹氏之母訓其子曰吾聞汝以善養不聞以祿養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然則鳴鐘而列鼎固不若菽水之爲歡也紆朱而拖紫

固不若裘葛之爲適也古之君子有以庶人養者矣或產
歷山而號或任傭而作或賣藥而營或採薪而給或負米
百里之外或七十舞綵於庭或躬枕席於寒暑此其事誠
至微妙而其親安之由其道若舉天下之養無以加此千
載而下後爲美談孝之大小又何以稱焉予將執是以繩
天下之爲子者予有妹適馬氏壻曰錫蕃家世農業敦本
而尚實先公而上世有孝弟禮義流其素風爲鄉里所重
蕃髫年少而孤惟母安人顧復是劬以有成立娶婦生子九
其門祚久之安人年已七十矣三丈夫子身不越隴畝而
左右就養歲時伏臘烹葵剝棗介以醇醪諸孫環膝忻忻
如也或者以安人之劬有諸子也而卜算雖老天錫之矣
階庭之下宜有萌然起者一操象服而被之以樹所生顧

獨憾是耳而君子之知道者特聞其風而說之如三子者苟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可矣極天下之養無以加矣而不見東鄰之子稱能事其親者乎或起家科第爲大官而令德無聞惟賄之聞其父母且有不忍問者徒日取肥腯張宴樂奏箏趙舞溷世俗之觀幸父母非賢者耳苟其賢者能見出尹母下哉以視安人輾然而承庶人之養何如也三子又奚羨焉雖然躬庶人之養則亦庶人之子耳予輿氏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卽此庶人之謂也使由之而遂知之知吾之所以事親者卽庶人之養而有餘孝焉反而求之自得於心終其身無他慕則已一日而成古人之孝矣是故由庶人之孝而著察之卽可以爲聖賢由士大夫之孝而溺焉

不免於東鄰子由聖賢之孝雖小大也由東鄰之子雖大小也三子勉乎哉今年夏安人屆懸帨諸婦與姻婭之末者咸從三子登堂上壽且謀所以頌安人者予懼三子之心或歉然而不自得幾無以承親之歡也諷本古孝子之道以廣之倘卒膺之暇三子試舉予言問質之安人當必有油然而當於心者庶幾不愧尹氏之母乎乃安人平生懿節多不出冀缺元亮家風特其隱居之操聲不越閫外而施卒未易一二更僕而予己心儀之久矣又何覼縷世俗之辭哉客曰善敬爲安人舉百歲之觴遂拜手以獻

天啟甲子十一月

陳思石先生八十序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爲我陳太翁思石先生八十上壽也懸弧之晨諸姻黨謀所以稱賀者將假君子之言以爲重

而不鄙夷予輒有請焉余悚然謝不敏且是役也予嘗先
之矣往者翁年七十會郡侯舉以賓筵修乞言之禮予因
陳古鄉先生之誼以佐鹿鳴於翁平生亦畧具是矣今也
更何說之瑱雖然翁年自七十而至於今亦既十年所矣
翁之祗履豈無有進於平生者乎而予辱翁交最摯所以
知翁者亦豈無進於平生者乎予將出而徵於里里之人
蒸蒸焉勸也其爲望門而息爭者與平心幸物表正鄉閭
者非與則十年間知翁之爲德於里者日有進也入而徵
於家堂構之業煥然起也其子若孫吉祥善事繩繩未艾
也孰翼之燕孰貽之謀與則十年間知翁之作法於家者
日有進也邇而徵於身其蒼顏而黎首者猶是七十之翁
也而神遊玉矣每朝夕焚香而達帝無所事事矣其精白

一心優游乎造物之徒與則十年間知翁之懋修於身者又日有進也是可以爲翁壽乎未也予將進言之夫天地之所以亘萬古而不毀者以其有嘗禪也萬物之新新故故推於無窮者無故息也無息者誠也天之命而人之性也是故血脈一息不進流則瘮神智一息不進用則愚德不日進則日隳業不日進則日敗盈天下之故未有不敗於止息者也百年修之一朝而敗之吾見亦多矣翁年自七十而至於今十年之間其爲暮氣與而自身而家而達於鄉有進而無止如一日其有貞於所性者然與率是道也日有孳孳進而與天地同運雖於萬斯年如一日可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之謂也是道也予嘗學焉而未能不圖於翁也發之翁其智足以知之乎吾聞之

君子之於道也非踐履之難而知而信之爲尤難翁愈進乎哉今歲甲子一元之運初闢於仁壽新天子方臨雍拜老徵天下高年有道術行誼者以進而北面焉東海之濱有儼然扶杖履於朝稱天下之國老者其翁乎而鄉先生云乎哉是可以爲翁壽矣乎也敢終謝不敏客有聞之曰美哉頌也進之時義大矣哉請書之以爲翁壽

丁慎所元配吳夫人六十序 崇禎戊辰

蓋余讀二南而知君子之德動有徵於婦人女子也大者如葛覃樛木采蘋采蘩猗門以內事若江湖魏闕之思亦無與於婦人而汝墳之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其所以感之者不益遠乎於以見周人之化行於士大夫間如此其忠且盛也及夫北門之刺作而

室家之累般矣君子曰士而能爲室家累亦其忠不足也故詩人又刺之曰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王敎旣衰士不明致身之義往往以全軀保妻子爲得計方其無事則紆朱曳紫割榮封蔭味愈羶情愈戀戀不能釋一朝患失計畫無之不難以君父爲貨又何論疾風板蕩之日總之柔腸脆骨先自妻子關頭帶來歷千生萬刼破除不下坐令平生百碎故士格以妻子一關而品乃見若吾友愼所先生可謂卓爾不羣者矣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僅以月計輒爲國家陳治亂消長之機所摘發大奸爭起欲殺之竟以黨人廢先生視諸君子爲前茅識最微力最勁而得禍最淺疑亦有天幸使先生在今日其肯讓諸君子先赴淸流蓋先生忠義淪骨髓平生無一念不在天

下不知何者爲身家計雖其妻子信之余於是知先生之配吳夫人亦有丈夫概焉他不具論憶吾儕晚年一出余嘗卜之梁溪梁溪曰試博封章了俗緣何如余得之唖然自失梁溪雖權論亦率至情先生獨遠人情乎而竟難一起終其身無一命逮夫人縞衣椎髻雅稱鴻妻使夫人稍豔世態垂涎晚收先生能不低頭一就乃知先生平日學問眞能打破妻子關而夫人又有以相之庶幾相與以有成也計先生高名德行且與首陽爭高其爲先生妻又何榮焉而羨彼翟茀其能爲先生妻者乃其能爲夫人夫者鶴鳴子和詎不宜然夫人固世大司寇某公之孫而董學士外孫也既歸先生爲婦若母數十年矣其富能儉貴能勤慈不弛衆子孝不匱尊嫜而上舉詩人所以閫闈致者

蓋莫不備焉而吾黨之頌夫人顧在此而不在彼抑有以知夫人之深而非可令一二流俗見也崇禎春王正月八日夫人屆懸帨之辰諸生辱遊先生者謀舉觴爲夫人壽且托陳生年徵言於予予方善病謝不敏念夫人素曉大義有汝墳之思卽先生往矣煢煢老嫠國恤不遑而及其私緯將何說之操重以爲諸君累而不見聖天子一日握乾符而御世乎意者斯文未墜幸立洗如焚之痛俾我孔邇乎是可以報先生矣夫人得之而喜可知也余乃慨然進南山之祝以爲夫人壽而追述其說如此

王母司馬太孺人六十敘

日者王子朝式數從余論學也曰學在求仁乎余告以克已之義而王子以爲未盡也曰學不識仁無已可克學苟

識仁亦無巳可克余甚韙其言似有見於伊洛之旨者第恐其泛言識解不免經生伎倆而王子方日有意於聖賢之學靜而參動而證無不以求仁爲事迫欲識之也一日余迎謂之曰子識仁何狀王子則舉手中扇一卷舒曰如此不大一體否因縱推之天地萬物亦復如是雖然遠矣請言其近者於家庭日用能隨處作如是見否王子嘿無以應也夫家庭日用之間問所與周旋者非父子之親則兄弟之愛也彼所爲一人之身也而體之爲一與否不自知況天地萬物之泛然而陳者乎於是王子始知識仁之功不事遠求也益不鄙余之鈍劣而請事焉一日乘間請曰式不肖見棄於先君子若而年賴吾母之教以有今日日者初度之辰周一甲子矣敢邀一言以爲壽余方謝不

斂既稍徵其世家則曰母固嫡也而式等三子所生者又各一其母也嫡撫之如出一體焉式是以哳有罔極之思余乃喟然而嘆曰若王母始可與語克己者矣信乎其能一體也人孰無母亦孰無子乎然非其子弗子也而王母獨否其閔閔焉樹人於君子爲廣嗣計也如農夫之卜嘉種焉既耕既植卒收其穫食其報當是時王母不自有已也而惟以君子之心爲心卽衆母亦不自有已也而惟以王母之心爲心式乎式乎其能以有已乎一有已焉亦何以全王母與衆母之心合而觀之盎然仁也默而識之渾然仁也然而向者問之王子不知也余將進而問王母意母亦未之知乎使知之則其爲體也二而二矣是故君子觀於此而可以識仁矣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子誦

之日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王子之取則於家庭可謂近矣抑尤有近焉者乎王子試反求諸已無蹴等無欲速無慕外而好高無出入二氏而流於隱僻久之獨窺顔氏之奥舉而措之全體皆仁識不足道也以質向者伊洛之旨王子以爲何如於戲聖賢之學不講於世久矣學者稍涉唇吻便以爲怪物匿影相避使王子果有意於斯毅然以聖賢爲可學而至不終以經生自位他日幸有聞焉人將曰此司馬夫人之教也則王子所以壽母氏於無窮者至矣又奚事余言於是王子起而再拜稽首曰是可以壽吾母矣式不敏其敢隕越明訓以遺母羞客有聞之者請次第其語以侑觴遂書之

少尹原鑑翁七十敘 己卯五月 親筆自圈點

子族父鑑翁之尹貴邑也踰年而年七十矣因自引謝事
上官素賢翁持之不爲下或曰禮大夫七十而致政不獲
則賜之以几杖况在下僚且若無可自遂者翁曰士固有
志始吾佔畢而事諸生自謂鬚眉男子耳一日屈首簿書
氣慴於伏櫪之餘而力亶於搏顙頓膝之下雖有區區之
心無所用之矣竟去官聞者嗟異近世縣佐引年自翁始
也始翁以茂才高第入太學與其伯氏虞初聲價相頡頏
既伯氏得儁去而翁獨蹇落諸生間日久亦需次天官選
矣會太夫人年高方趣伯氏以祿養縮百里之符至歲久
不得歸覲翁乃依依子舍爲嬰兒娛者十年而翁乃皤然
老矣虞初公數移書勸之仕翁謝曰寧陳李情不絕溫凊
其後太夫人執翁手而訣曰爾獨吾子虞初公亦歸勞翁

曰吾負爾兄翁得之而愈自傷也至此遂無捧檄之情矣黽勉一出了佔畢緣耳而翁在官頗廉勅自持民以事庭謁者煦煦慰諭徐理其曲直以去終不加筆楚邑人戴之以是爲當道所知云然則翁於出處去就間豈苟而已者古之君子出則龍見處則鴻冥其就也千駟萬鍾有所不必避而其去也一介有所不能奪惟其道故也是故見利而忘親非孝也志不行而苟祿非忠也諂事上官非禮也老行不休恥也禦人於國而驕語鄉里賊也數者皆道之不載而今之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即王公貴人能以其功名勢利震耀一世而往往不能慊志於隱約其賢者或依附爲名高非初終易節則纖鉅見情以視我翁何啻蜣螂之於蘇合則翁之所挾以爲重者亦可知矣翁其古之有

道仁人與夫道大行之在天下而小用之亦不遺一家一鄉故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盡歸乎翁哉至是翁歸又閱歲初度之辰族之父兄子弟競爲翁舉古稀觴且繪圖以獻喜翁之歸隱鑑水之原也而命宗周爲之志其勝宗周唯唯遂書以侑觴且系之以歌歌曰鑑之原在南山之巔厥流瀰瀰白雪滿天樂子之寤言又歌曰鑑之水在南山之涘流泉如麥白雲如軥樂子之來止於是羣從子又和而歌曰山之高矣維德之植原之遠矣維慶之積其德維何憲憲令聞其慶維何綏履千億

張自菴八十序　辛巳四月　親筆自圈點

自吾黨竪有講社以來不佞宗周幸得周旋諸君子請事無虛日獨至自菴先生而冷然異之先生自少承其家學

自大父浮峯公爲王文成高弟得良知之說以及考舍字公其後遂從海門先生遊其懿親石梁子輩咸下之師友淵源益有自矣既而浮沈吏隱間非其志也晚偕石梁重訂舊社先生以宿老裒然首座嘗斯文絕續之際遂爲吾黨祭酒乃先生處之落落若不甚異於衆者時而質疑送難舉座紛嘈至先生獨不發一語有問者輒爲點首終莫測其際或以爲愿中復出則先生之私異於吾黨者一夫先生既有聞於良知之說深知此事不落詮解一味勝以玄默似矣乃在坐者遂盛標心宗追求所謂本來面目不可得不免轉費詮解先生雅不以爲是也居恒著論一則曰省克再則曰簡點且不曰日用嘗行非有奇特則曰銷除習氣不廢觀摩余得之擊節因爲學者言工夫邊事大

指歸之先生於是鬨者頗分左右袒而先生中立自若也昔鵞湖之辨呂伯恭兩無岸異猶調停見耳獨先生學本良知而終不以良知私姚江其去取良有深意則先生之私異於吾黨者又一而先生至是已浸有得矣終日默未嘗默終日言又未嘗言洞洞沕沕一段渾樸之氣接之者如登羲皇如享醇醪從此優游天年以俟化亦何所容吾一蹶而先生晚年邁往有吾黨所不逮者余姑不暇叩其私居齋齋何狀即目所覩記王門小學之地每會必先諸君子擱然杖履者先生一人耳至不問祁寒盛暑以為常推其心若有大不獲已者何以故異時理學先生多早擅地步不肯下人甚者矢口前無古人文中年二十餘為人師昌黎亦好為人師獨先生蒼顏皤髮不難逐隊周旋進

退如小兒又何以故則先生之私異於吾黨者又一於是宗周乃作而嘆曰異哉有是哉先生之善學也潛思嘿識而不玄力踐反躬而不執而且日有孳孳忘年歲之不足幾朝夕以有聞其吾師也乎哉會石梁子已千秋宗周日率二三子進而稟承於先生從遊者日益衆斯道賴以不孤云他日有以宗周之言似先生者先生曰陋哉而之言而私我而異我我亦何以異於人是道也請以質之仲尼宗周聞之憬然顧二三子曰命之矣是月之吉爲先生八十初度謀所以壽先生者弗得宗周遂輿前箸率諸生登之賓筵以當三祝先生幸爲舉一觴冀竿頭進步永永壽吾道於無窮也

誥封淑人黃母姚太夫人八五十序　癸未十一月八日

亘千古而不磨者其惟忠義之在人心乎前人往矣後人復從而繼之卽繼者已矣千百世之下有聞風而興起者又從而善繼之遂令此道至今不絕以起長夜之世界傳之無窮天啟中吾鄉有黃白安先生者以御史露章擊奸不勝至殉詔獄一時精氣與日月爭光荷今上卹典次第有加獨惜先生當日一段救安社稷之志至今猶然鬱而未伸也今天子明聖飢渴求治者十有七載而士大夫積習相仍猶多紹述逆閹之政以爲罔上行私之計致外內交訌封疆破敗追原禍始未嘗不痛恨遺奸愈以推先生之義於不衰邇年以來公車之章爲先生請易名之典無虛日若曰安得起先生九原以終濟天下事乎抑亦先生之志也蓋嘗論之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事者則必有成天

下事者兩者嘗相待以始終而成事之難往往甚於死事程杵之義古今韙之卽尚論昭代逆振之禍劉忠愍死之于忠肅繼起而成之逆瑾之禍孫忠烈死之王文成繼起而成之彼所謂成天下事者其人或死或不死皆不媿死天下事者云今先生往矣後之君子誰爲繼先生而死者韙之下底本作彼一時也先生不難捐七尺以爲宗社亦旣功在世道不特成就先生一是矣繼先生而起者懲前毖後僅得一二忠智之士宜若可以有爲而決裂反甚禍敗相尋何爲者歟嗟乎今天下固皆全軀保妻子之流也而其爲賢不肖之屢進屢退者相去無幾也不此之問而徒以悠悠之口委過於前人豈得爲通論乎譬之拯溺者必濡裳救焚者必爛額無死天下事之心而輒欲嘗試以成天下事亦必不得之數也猶記先生得禍時配姚夫人幾以身殉者屢矣時太公耄而在堂

所遺諸子長者年舞象次之背項提抱間覆巢之下幾無完卵夫人既義矢一決而姑忍須臾以俯仰其間送往植孤備嘗苦辛距今二十年諸子相繼雀起並有聲於文學行誼之間以紹乃家學不已（底本作矻矻紹乃家學云）始知夫人之善成先生也向微夫人無終從地下之心而徒欲以健婦操門戶則後先絕續之際弓冶之謂何是使先生之業不及一傳於後人而又何暇問汗青之點綴乎然則今天下正患無先生其人耳邊鄙乎時艱所幸先生之靈不泯時以殘膏剩馥掛人齒頰挑動普天下之血性庶天下有起而爲忠肅文成也者則夫人殆爲之兆矣乃者（血性下底本作庶天下有聞風而興起者乎是先生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嘉平之月爲夫人五十初度人盡五十耳在夫人則已于秋夫人之稱未亡者若而年而

矣於先生之心猶然彈指也卽自此而千秋猶然彈指也宗周辱先生同志又重以姻婭之盟爰率豚子及諸子之辱後先世講者執爵以進於以慰夫人未亡之心宗周（以進下底本作宗周媿行無能爲役於先生而）姑爲之推其義如此見夫人之壽與天無極而先生之壽亦與天無極有以也夫

引

大家世業引

世人孜孜一生總不越身家兩字卽就家紀中籌畫亦以喜做私房小伙總屬父母分上便諉之大家大家猶言公家云夫家不爲其大者將欲爲其小者則亦小之乎爲家而已昔之人無九世一二十世同居者乎夫一二十世云遠矣然自父母而推之猶之一身也通一二十世以爲身

而後成其爲大身合一二十世以爲家而後成其爲大家有大家因有大家紀米鹽錢穀一出一入珍視如私家不敢毫有屑越庶幾可久可大之道是在大家翁責矣雖然昔人以乾坤爲父母故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一身一家云乎哉余劉氏在越凡十餘世以視昔人猶然在同㠰中一日有宗祠販築之役人競耶許僉曰大家事咄嗟而辦余得之欣然因爲著其說如此

嵊邑荒政引辛巳五月十三日

先是歲丙子嵊人饑有司設法議賑率其士民而先之風未遠也一日嵊人有告急於郡中者余社中友聞狀或泣數行因昌言於衆曰嵊饑卽吾饑也矧異時吾越人者歲取其早稔以接青黃猶外府然倘無嵊安得有吾越乃昔

之二三衿紳醵金粟若干往以佐賑於是嵊之人奮臂而起曰郡人何與吾事而毛裏我況其爲毛裏者乎一呼響應爭出其餘囷佐當事者散之鄉井至一賑再賑三賑無窮陬僻壤不飽德而嵊人竟免於餓殍一時詑爲盛事越二年嵊人再告饑則吾郡中爲尤甚矣郡告糴於嵊曰是固嘗活我者也輒弛禁時而稇載及我於是郡中卽以昔年嵊賑之法賑其里明年饑益甚至斗米千錢人相食死殣塡市巷蓋三百年未有之災傷也郡中又以昔年嵊賑至再至三之法賑其里猶不勝其捉襟露肘禍未艾也而嵊人則舉行已事人施人濟如取諸懷而與之視吾郡更整以暇以是不至大困則今令鄧公之經濟慨慨乎裕哉公以去年六月蒞嵊正嵊人告亟之日而公菊訪其故籍

而張弛措之曰蕭規曹隨吾亦何加於前令乎則盡出其橐中俸以爲倡而士民之從之視前令彌勸已會公以遷去遂以其事布之方册俟後人要厥成公又課日計賑扐其餘者爲社倉權輿亦前令所未及也公在事方期年以歲之不時而施爲次第動遺百年利賴然問之公公不任德曰前令之遺問之士民士民不任勞曰上官之澤請還以勗我郡中人嗚呼吾於是知越人之可教而公之治庶幾其歌樂只也夫因書之以告來者

紹興府荒政引 癸未

宗周枯恒私慨生今之世安得覩古太平之民人人登飽煖全壽命如所謂使民富且壽者而稱之則亦何道之幾乎將必井而田必肉而刑雖聖人不可行於今日亦師其

意而已矣語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夫惟三王知天下之有同情也
而通天下之情以一之則人人各遂其情矣此井田之意
也易之象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故曰井井養而不窮誠
如是即水旱凶荒何以病諸今之天下非古之天下而獨
其舍情而截魄者歟千載如一日善治天下者因之而已
吾鄉庚辛間連遭大祲里人之爲殍而轉徙者日相告也
今年春饑民洶動賴當事者預爲徙薪議儲議通商議平
糴竭蹶從事未已也則又踵庚辰言相養法委其鄉之士
大夫而綱紀之朔一期會焉曰賑應以賑暮一期會焉曰
粥應以粥又以其貳屬分巡四郊遠至窮山僻戸一一期
會其里胥三老曰賑曰粥無不應以是死傷雖日衆而所

全活亦不下萬萬計當是時吾儕士大夫感上官德心無不矜奮用命爭出其私囷畫地而區計口而給朝夕如家人父子相𠕇藉者久之而一切傭夫賈豎咸好行其德日手一錢二錢施丐者又或壺漿載道姑牛取其直以諱嗟而來者蓋人人有獨爲君子之恥矣其殣有狼籍者又施櫘收之疫而病者扶之上官聞之益喜更爲之設法補助以有終蓋自歲首元夕以迄於玆七月聊閭閭如一日也而其在庚辰姑無論遠近皆傳以爲曠事云語不云乎君子之德風也人性之善也與其情之必然而不容已也第患無以勞來之乃者當事諸大夫自監司鄭公而下無不極一時人倫之選相與同心共濟如主伯亞旅謀其家事而會稽周侯尤以敏才練識受成於下消萌杜蘖大者斧

斷細者川涵動中機宜迄於有成績嗚呼豈偶然哉侯固曰吾能以民養民已矣非能以官養也即上而諸大夫亦遂曰吾能以邑養其邑鄉養其鄉已矣非能以吾養也君子以爲一時有王政焉無何有秋告登一二子遺欣欣有起色相與扶攜而望太平則又相泣曰哀哉吾儕何自有今日乎一時痛定思痛之情仍有鄭俠不能圖而舉其父母兄弟妻子不能聚而相告也於是侯遂摭其往事書之成册以示我郡人侯固曰此爾鄉後事之師也宗周遂受而書之簡首

題

馬太夫人貞節册題辭

古今忠臣義士不常有而婦人多從一之義彤管所著世

不乏人豈其性與人殊乎抑所托之地然也此無他男子以市朝爲豢爵祿名位之交烹心之不受變者亦已寡矣正如膏粱子弟不習艱苦必敗乃家敎豈若兒女子煢煢處閭閻閒俯仰無憐四顧而荆棘横生從艱難困苦中卒完其志氣者之易易耶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余讀我邑侯所述其祖母楊太夫人狀輒嗟咨不忍竟夫人懿節泣鬼神用啟賢孫享有令譽他日示子若孫曰爾曹稱艱苦兒孫所不斬爾一日成立者皇天后土實式憐之願爾曹世世無忘今日嗟乎此蓋夫人自志也夫艱德之本也貞艱之著也苦節不可貞而女子貞焉艱之爲也艱之時義大矣哉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嗚呼臣道也而即婦道也世有秉箕

臣之道以事其君者必於夫人焉取其則矣夫擁高策肥
挽銅墨而提百里之封亦可以鳴得意矣乃古有戴星而
出入者巡行阡陌而聽斷者閉閤而思者又有釜無魚甑
無塵者如此其勞且苦也乃能卓然循良聲施後世況入
而諍可否於殿陛出而秉鈞衡於天下所謂危其身焦其
思以奉社稷者乎然則夫人之所以勵我侯者至矣侯以
名進士起家吾邑甫下車多惠政居然有艱苦之思不知
乃自夫人來進而求之道未可量也語曰求臣忠必於子
孝夫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猶二之也求忠臣於節婦之教
是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侯勉乎哉侯既出是狀徵吾
邑之能言者以永夫人之德歌謠贊頌積而成帙美哉洋
洋乎柏舟之烈具是矣余愧不能言姑撮其大旨書之册

端以慰侯之志且以告世之爲人臣者

題勤王紀畧 八則　崇禎丙子

流寇本吾赤子其初皆因迫於饑寒而起數年以來朝廷征斂太急民日益窮盜日益衆致天下未經流寇之處有等奸民日夜望賊之來以爲投降計者今大勢至此似未易一朝撲滅但得地方在事各官體朝廷愛養小民之意力行撫字不至驅民爲盜則賊勢漸孤或勦或散隨機可行 右論流寇

兵不殺賊專一殺民總由軍無紀律將失調度今但得一二有制之兵分布要害相機進止則縱無殺賊之功亦無殺民之慘而今一味畏戰故賊來則避賊去則尾逢賊則敗遇民則殺 右論殺賊

散賊之法軍前樹招降旗能歸良者先給免死票執還原籍原籍有司照驗量給牛種仍勸鄉里一體顧恤 右論散賊

禦賊之法分二守一戰自監司而下各畫地爲守其巡撫則專統大兵相機邀擊自各巡而下又各畫地爲守其總督則專統大兵相機邀擊 右論禦賊

江南吏治甚汙天下可知第一是詞訟不明第二是催科太急但小民又專以催科爲病蓋催科之頭緒甚多有司輒聽吏書爲政其爲民害尤甚 右論吏治

積荒之後小民流離溝壑之狀所在而是大抵富者日貧貧者爲盜故盜賊日多一日良民日苦一日一曰有鄉紳魚肉之苦二曰有奸民生燒之苦三曰有差役追呼之苦

四曰有豪右武斷之苦五曰有盜賊攻扳之苦六曰有衙訪賣訪之苦右論民生

今人主實惠未究於下如存留旣不可赦內解又不行赦其赦及五年以前者又因功令太急郎小民拖欠一二往往那借下年之糧以報完故其欠者仍復不廢誅求若一概免征則下年之糧何以抵補又其赦者往往是包役奸書奸里或大戶城社爲恃者其究恩不及於小民右論赦書

糧弊種於那借那借始於侵欺一二不肖有司爲吏書所慂弄動借羨餘之說以開谿壑或京債見勒或朝覲打點動支庫銀始曰羨餘終移正項歸之官者十之二三歸之吏書者十之六七於是錢糧缺額而那借之弊起那者一

而借那以乾沒者或十借者一而因借而乾沒者或十由是以前官仍後官以前吏仍後吏那不已借不已積至二三十年而錢糧幾鈌一年有餘故今見征者崇禎九年之糧而見解者多係崇禎七年之糧上蒙下蔽莫此爲甚小民苦預征之難繼而朝廷反行逋負之誅近見丹徒張文光知縣錢糧册一本頗明此弊然終無補於既往無益於將來止可清其自己坐下耳然苟清得一官坐下則官官相繼亦不至日甚一日今須各省略倣此法各造清查册要見那借始於何官甚於何官庶幾杜不肖有司侵欺之路耳 右論錢糧

題族叔祖澄源公祀典 丁丑十月

有味乎詩人之歌式似也彼所稱蜾蠃之負猶然而況一

氣之感通者乎然君子之敎爾子也旣曰似之則必其身有之也所求乎子將以似吾之爲子也所求乎弟將以似吾之爲弟也所求乎臣將以似吾之爲臣也所求乎朋友將以似吾之爲朋友也故曰以言敎者訟以身敎者從方言取喩於簷水良有以夫族祖澄源府君居恒慷慨負氣誼偉丈夫也尤篤於原本之思嘗念其先世南塘公之祭田至以一斛米權子母積累至百餘置田若干畝世世祀南塘不絕傳爲水澄一段佳話解者曰南塘事繼母以孝聞嘗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不遑我後宜啟府君以食其報云若府君所爲似南塘者也而府君亦遂啟都昌君郎都昌君未竟之業且卜自府君以日大則府君於劉氏實本支之世祖矣以故府君沒而後人遂得爲府君立殿祀

法世世不祧乃者介孫鑒之承其翁少尹君之命訂爲祀典俾傳之可久是又所爲身食其報也蓋惟府君所以事南塘者如此而後人所以事府君者亦遂如此且所求乎子者如此而所求乎臣弟友者亦必如此君子以是徵府君之教眞能式穀似之也抑又以觀天人之際矣遂書而弁之

題五倫志古篇 丁丑十一月朔日

理一而已而見於五倫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君爲敬在臣爲忠在夫爲愛在婦爲順在兄爲友在弟爲恭在師爲傳在弟子爲習又就孝慈忠敬愛順友恭傳習之中分出許多題目未暇更僕數也故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又

曰知其理一所以分殊知其分殊所以理一至李延平則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此鞭入實下手語也後人喜儱侗纔着分別便以爲支離或從而嬌之曰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之一於是日攻苦其所謂一以幾於卓如之見而卒亦了無一處可得至於坐下種種疎漏有不及顧者猥曰皆是皆是亦終付之儱侗而已頃得而法五倫志古篇讀之初微嫌其少頭腦旣思而得之而法殆爲延平氏解嘲也若還向而法自身鞭入是一是萬請從事於知之之說何如書以詰之

楊椒山先生佚稾題辭 戊寅正月

嘉禾陳子則梁緘寄椒山先生佚稾一通則先生在詔獄時賄提牢比部應養虛公序也先生文集若干卷及獄中

手著年譜既盡行於世而其佚不傳者尚得若干篇迨始爲鹽官陳木叔搜錄付梓以補全集之缺而贈養虛者其一云余因莊誦數四而有以窺先生之微夫養虛於先生傾蓋交耳提牢之役亦不過舉其職分之所當爲稍異於前此諸公之下石者而先生秉彝相感一時知己之誼滿紙淋漓至不難刎頸以見志公書之譜曰吾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嗚呼朋友如此況君臣之際乎吾乃知先生之心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無處不遍滿在子爲孝在臣爲忠在弟爲悌在朋友爲信一眞一切（一作無有不下同）眞一至一切至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先生偏有以完之宜其忠義光天壤事業亘古今稱本朝有數人物不虛耳乃先生之言心也必試之死生利害之際以觀其素卜其所養又

推之見道之分明可謂知本孟夫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此亦人人皆有之本心也而獨歸之賢者之弗喪則亦何以得此於賢者乎誦先生之言亦可以憬然矣則梁好古士也辱與余交因問序於余而余爲推其說如此將以示天下學士大夫之求心者木叔者則梁友也余雖未同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并借以請事焉

題文中子 己卯五月

文中子吾道之粹焉者也一日與門人言退而有憂色或問之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薆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由而興乎

語已子（子字一無）爲之歌蕩門人皆沾襟焉宗周讀之而有感於當世之故也視（文中一有）子之云抑又甚矣非徒無化且無政非徒無雅且無聲非徒無文且無讀書種子無政則天下無邦矣無聲則四方無風矣無讀書種子則人類胥流於禽矣世道之衰也何日之與有雖然政與聲非吾之所及也請遂言文夫文之爲言理也言乎其心之理也天道之蘊也生民之紀也故孟子知言以知心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今天下詖淫邪遁之言畢見於經生學士如魑魅晝現變怪百端又如妖物憑人笑啼怒罵總不自主吾幾病其無心矣無心故無文無理以是無文無理之人造此無政無聲之世如影響然固不必異日冠進賢握樞要播惡於衆而其效乃見昔有大官不識甄獄二字時人譏

其白丁然僅不識字耳乃有稱讀盡天下書不識忠義字者不識廉恥字者又有并不識一是字者此非關不識字也爲不識心也不識心是以無心此之謂讀書種絕嗚呼今天下安得識心者其人而與之言斯文之興喪述禮樂之隆汙乎請以俟諸吾黨

題王布衣誡子書 癸未三月五日

余偶讀國初王布衣所遺其子之書而不勝扼腕於今也今世士大夫居官何如乎處要地而以簠簋不飭聞往往而是也極生人之致不過如孟子所稱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而止誠哉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外有不可已者無如父母事曰吾囷將以備養云菽水懸空之訓古人亦既諄諄矣而無如父母之不我愉也子且奈之何余嘗見

近世一二矯節之士以金注其官反不難借父母以成名甚之有爲父母所恨恨而不能一朝居至含淚以死者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而至於是此眞梟獍豺狼之不若矣夫使士大夫居官而僅爲父母辦一甘溫與其居處一席地死而營三尺之藏亦甚無幾爾而竟不難借之以成名則曷不借宮室妻妾與所識窮乏者得我以成名乎此之謂不知類也生死亦大矣君臣之義亦不薄矣而古之烈士則曰有母在此身未敢許人則爲貧之仕宜亦有不得已者獨惜士大夫之用心乃在此不在彼也幸哉有王布衣以爲人父卒成其子之廉一時相與告誡至一椒一藥物之傳致猶斤斤功令將何事可得肆者宜聖主開天爲之降璽書而寵異作士大夫之坊表傳之至今無窮也賢哉

布衣充是說也雖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而有所弗爲弗避也居恒無一介不取與之操而欲臨事而捐七尺軀以酬君父其道何由顧今之人以爲取與小節耳推其意將必叩頭餘生乃爲達節則本心之喪亦已久矣吾鄉都諫磊齋公向嘗刻之官所一日偶出以示余仍索余題磊齋之意固將借是以告天下之爲人子者且告天下之爲人父者余爲之擊節不已曰必如此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父子定而後君臣胥定因書之簡端

秦氏家範題辭

余既得讀秦埜亭先生遺訓一通而其曾孫履思氏又撰爲家範示余大抵本先生之訓而推演之懿哉其能繩武也夫孝德之本也爲人子孫者苟能不忘祖父之教以淑

身而世其家則推之一家之範亦有餘裕矣先正云若是眞學問文章必有見於當官之法與治家之政範乎範乎其眞學問文章乎願履思深思而力行之

緣起

賑嵊緣起 丁丑

季春有白馬山房之會偶及鄰邑嵊災其民菜色有不忍言者蓋自去秋不登迄於今死亡離散之狀日異而月不同勢岌岌盡矣一時諸君子相顧嘆息若身罹其痛而莫爲之所余因商之祁世培先生請上官暫捐帑金召商轉糴庶幾米集而價平官不費而民沾微息亦小康之道乎或曰帑如洗奈何無已請以吾儕士大夫之有力者任之而終難其事卒付之虛願而已既檢會語稍稍闡之王友

爾吉慨然爲諸友倡計以千金行一販而身任四之一於是遠近得之耶許相勸方舉事有月而社中王金如顧余曰饑民死者垂盡矣幸有存者手無一錢而欲以平糴博升斗救之俛首不啻索之枯魚之肆也請如昔年天樂鄉故事設廠放粥使余再三思之以一邑之衆而計日求活於二三措大之手猶是西江之飛潤耳雖然亦了吾當下一念必博且濟將堯舜病諸因姑聽諸君子隨其願力爲之嗚呼口分世業之制壞而議常平常平不得而議借販至借販不可得而又議授飧斯其爲救荒之策亦已愈苦愈下矣顧予思往者天樂之役郡邑諸大夫實爲士紳倡吾儕相與仰承之不過推揚德意以報成事至今一方之民歌樂只者歸之諸大夫又安知前轍之不可繼乎則吾

黨今日斯舉將爲之嚆矢也聞者曰然因相與踴躍行導其條例署之金如頗悉不再具

賑越緣起　庚辰四月二十四日

蓋聞天災流行必需人事以補救禦荒無策止恃滿腔之血心居恒而相友相助鄉鄰雖有一體之情遇變而人啼人號吾儕豈無向隅之恤撰之今日誠有然者吾越公鮮蓋藏私窮積儲既秋成之告詘復夏麥之遇饑遂至米價日騰爲百年一遘之變因而民饑日甚有十室九空之嗟眼見餓殍盈野勢必變生意外此眞在在可憂之時而亦人人自危之際也所幸當事諸大夫並軫己饑之懷既嘔心而導仁以術尤感吾鄉賢侍御先倡移粟之舉且竭力以奔命於途於是人人向風遠近慕義積潤可以成流望

梅因之止渴矣而僕等又念人心以有感而奮儆俗尚久錮而迷非大聲而疾呼無以立起痿痹不戸說以人諭何由其拯顛連是用布此肝膈再提惻隱之心遂嘗投我血誠一往纓冠之鬭或通商以給珠桂之需不計百金二百金而上惟力是視或施粥以待飢塵之輩如自一金十數金而饒隨愿所矢或己力雖慳隨機勸化他人卽是身行其德或虛願尚阻就中曲行方便不滅實究之恩以一人而活千萬人今日旣有陰功合千萬人以誦一人彼蒼豈無記性嗟嗟在昔天樂一隅猶壓腹心之痛繼而嵊人鄰壤且存手足之情況忠在剝膚誼關同室一家之中而一人枵腹熱饑豈能坐視一身之內而元氣受傷啖飯亦是行尸言念及此聲淚俱迸諸君子而曲仰施濟余小子其

敢愛髮膚

書罷姚江史子復同鄉子繼勳洗子調珪見顧言及姚人之饑視山會尤甚狀相與嗟咨太息不已三君子皆熱腸人也因謀之余請復行賑糶故事余爲之翹舌忩三君子爲不同病相憐乎而借拳鬪場其何以應雖然仁人以萬物爲一體姚饑卽吾饑也而姚人之告急甚於山會先其急者後其緩者似亦一體之誼乎今日以吾山會之緩分身而赴姚人之急他日卽以姚人之緩分身而赴吾山會之急亦奚不可者而必規規爲吾急吾私耳將何私不急何吾不私夫其胸中苟有餘姚之想者必其并不切山會之想者也得無曰吾八口且嗷嗷乎則人情大抵然矣豈知無山會安有八口無餘姚

又安得有山會吾願鄉人由八口而推之而大之而遠之但隨緣而應探囊而取可也并書之以慰三君子且致夫省會之閉糴者

書

書貞女張佳孺事

貞女張佳孺者聘於王而其姑死孺痛弗得成婦服用縞縧束髮以見志未幾夫亦死佳孺大慟必欲一往弔然後聽父母所爲其母弗能止也乃過王入門先詣姑柩前哭盡哀已並夫尸而哭之曰以爾蓋棺之日爲我合卺之期圖以頰相偎曰夫婦之情如此而已復慟絕既殮乃持服遂留王不歸矢志終身焉時孺年十八距今十餘年所矣君子曰夫死而往弔猶可能也姑死而服縞不可能也其

哭夫可能也先哭其姑弗可能也其斯爲純貞其斯爲從容中道而聖矣乎 居山陰白魚潭

書鮑長孺社約 丁丑八月七日

君子之學愼獨而已矣無事此愼獨即是存養之要有事此愼獨即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謂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知乎此者之謂復性之學

書胡嵩高知行譜 丁丑八月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又程子謂門人曰學貴力行門人遂問力行之要程子曰且靜坐細閱。二譜朋友中安得苦學如嵩高者直是寸寸節節做工夫來是知是行實知實行如車兩輪如鳥雙翼慥

慥乎進於成德之地無疑也但知是知箇甚麽行是行箇甚麽若於此有會則知行只是一事今而後幸爲我合而譜之以示教何如若不然不免枉卻從前苦功爲可惜耳

書鄭生休仲册　戊寅十一月初六日

休仲從余遊嘗出其所著五經制義示余余時在病中從伏枕間稍一寓目往往根據名理不謬古人立言大指視世之哇謠迭奏翹然以侈靡爲工作敲門使倆者亦有間矣余因語以博學詳說之訓而不究其說休仲恍然若有省也一日顧余而請益余乃稍稍告之以反約之說會今仲冬之三日有文成祠維會余從二三子申艮知之旨且惓惓於誠僞之辨休仲得之充然而色喜且惘然若有失也而自悔其平日之學不免陷溺於詞章無當於道也曰

弘不聞此處度一生矣因復進而請入道之方余無以再益也嗚呼又多乎哉子務自信其良知而已矣反求即是而探之不窮索之無方而用之終身不能盡洋洋乎六經也哉了而自信焉稍以發揮於屋漏衾影之地家庭出入之間而道在是矣而遂以其餘者反雉羔之業不必五經不必不五經此時想見休仲一種吮筆伸紙神情落落寞寞將有翹舌不能著一語者矣則休仲益矣曰然則立誠之說有異乎曰致知焉則誠矣休仲唯唯遂別余西歸書之於册遺之

書張奠夫塾約

奠夫開塾於家榜示其生徒曰立志用功不自暴棄又曰知禮成性變化氣質蓋一則示以入門之方一則示以下

子之法云大抵人大不幸是無志孟子斥之以暴棄意謂人情親己之切無過於身者今而一旦暴之若寇讐然卽此言非禮義者是且棄之若陌路然卽此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是人亦何苦而寇讐陌路其身乎是亦可哀也念及此得不汗流淚下從此發一勇猛心曰聖賢亦人耳爲聖而聖希賢而賢則其爲自愛自護計當何如者何患不一日千里故曰入門法也若夫進學之要古人言之頗詳而禮其大端云夫子三陳九卦始於履德之基也下此一基則餘八卦可相因而至巽以行權卽禮之熟處至大中慎獨之說又學禮之精者故橫渠教人有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說其旨最爲直截學者纔知禮便成性成性便變化氣質學至變化氣質斯成矣學者試一用之灑掃應

對進退間便有進步可窺若更隨地循循皆作如是觀法積而不已將向來一副習心習氣不覺次第卽換去只此便是聖人路上人向所謂爲聖而聖希賢而賢眞箇不作誑語也故禮之一字下手法亦卽究竟法也會負夫請益於余姑書此以廣其說爲同志勗

性無定體知禮則知性知性所以成性也氣質無主權性成則化氣歸性性卽氣氣卽性此横渠先生見道語也學者諦審之始得辛巳秋七月二日蕺山長病夫宗周書

書後

書高景逸先生帖後

閱先生遺表及别友人書見先生到頭學力庶幾朝聞夕

死者顧其各有攸當弗得草草看過先生告君曰願效屈平遺則不忘君也其告友人曰得從李范遊不負友也先生蓋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以數子自况也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亦爲後人貪生者解惑云然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一有字憶先生往歲嘗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針見血語也求先生於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爲正又先生處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北向一作背倚池畔左手捧心右手垂下帶口不濡入一作勺水入名異之者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作一作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嘗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失矣

嗚呼先生往矣余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又或（又或作復）一過求之二氏者辜負先生臨岐苦心因特爲表而出之

書蔡孝子跋　缺

書徐節婦傳後　崇禎辛巳五月十一日

何子仲淵從余遊日久方黽黽進於道也一日出其舅氏石梁先生所著徐節婦傳示余則仲淵女兄也節婦幽貞至性非親暱如渭陽誰窺其素者而先生亦旣言之核且詳且言足以信從此節婦遂已千秋而仲淵猶痛姊氏之節或反以親暱掩也數請余不置將藉手一言爲採風者劵余數休之曰渭陽之言至矣何俟余贅抑而之表而姊也將表而志耶抑表而行若名耶如以志則而姊一生飲

泣止同穴盟耳彈指三十年總屬未亡遑問身後名且鬼女子何與人閒事而借人齒頰傳之道路乎此節婦意中事也古之言節者或捐生溝瀆或斷肢毀容或抗志於强暴或乞諒於父母纍纍足紀也而節婦無是當其靑年破鏡亦何難一死至靳一死以代養終靳一死以立孤且爲兩世烝嘗計而節婦遂已稱老曰吾事畢矣亦何媿古人芳節乃余獨窺節婦之微有不可及者當其生而提抱耳一舉箸猶不肯錯指且不肯容一人錯指惟恐涴者他日其肯以七尺軀委之弱草輕塵也耶則節婦豈倖得之者耶夫道有性而至者有習而至者性者嘗習者或激而之變節婦道其嘗者耳無所激而成故不之於變雖然何自其大父泰亭公以經濟貢物望當官治家皆有法度而毋

夫人承恭惠公膝下魚魚伯仲間二陶先生皆以理學著型範素矣安在其爲不習而利乎仲淵資性近道平日奉身若處子一旦冠進賢風塵沒頂能不隨俗雅化仲淵亦愼所習哉他日試不媿姊將不酷似其舅也因書此慰之

跋

表貞錄跋 萬厤丁巳四月

嗚呼惟我先貞節氏以苦節叨旌典例給官帑三十金爲建坊資顧此項在地方本無正額支銷當事者遇此曠典徒以空文相應前令趙公士諤特捐私俸處之於宗周爲同年友故也嗣後直指使者王公弘基撫臺高公舉亦量有捐助而估費不貲竟未遑襄厥役距今十有三年矣歲丙辰春豫章止敬王公以御史臺出憲越州自赤城移節

會稽於宗周同年且同志友下訪衡門憫余食貧思有以處之而家祖兄大參公健甫颿以建坊之役私請於王公王公慨然曰吾職也亟索牒轉聞之撫臺暨按鹺二臺得報可又率道府縣諸公供事焉於是卜址得家廟之陽一區集鍰得一百四十金而羨鳩工治具越歲乃告竣眞故事所希有則非邀惠我王公之靈不及此矣嗚呼帝恩不朽先人之名俱不朽王公暨諸大夫之靈亦俱不朽乃腐心毀骨靦然稱七尺之孤者宗周哉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宗周尚懋圖之生生世世

芳齋公三世家乘跋 崇禎癸酉

宗周述我祖三世事狀不覺肅然斂容焉嗚呼芳齋弗可評矣若遂安昆季之克孝克友素菴之善繼善述可謂世

濟其美至居安思危四字尤足以見祖宗相傳心法凜凜乎盤盂几杖之嚴後之人茍能守之弗失亦可以永保家聲於無恙而惜也蒙安襲慶者之久而或忘之也至於今宗風亦浸以偷矣語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祖宗遭家不造父子兄弟閒關萬里行則裹糧居則荷戈出萬死得一生以延我劉氏箕裘我子孫一盂之飯一縷之被體何莫非祖宗之賜其忍忘之耶夫惟有前日之憂危而後有今日之豫大亦惟有今日之豫大而卽釀有異日之陵夷安危依伏之機亦誠可畏哉祖訓具在後之君子有繩武之思者尚三復於斯按司馬公固有三世墓表然墓間竟未之豎也茲崇禎之戊辰公孫玉宇翁重修墓道於三世墓前各列石几而表題其上方頗足補昔人之遺時翁

年八十矣孝思如此允光世德云

明德淵源錄跋語 癸酉夏

劉氏祀典軍政皆有籍始自先宗長敬亭公公秉家政煩立紀綱爲經久計見前僉憲公序中是時三世祭產不敷公嘗用此惓惓雖經宗周輩日有拮据猶未及慰公志以歿既歿十餘年今宗長翀翁益引孝思加毖舊章用是宗周不敢忘前日之緒而竭蹷從之久之始以不腆之產告成事歲無虞於蒸嘗而若軍產之日有陵夷者亦復不恤怨德以繩之稍可垂之世守矣追念昔人艮用憮然暇日爰取舊本更爲潤色付之剞劂以示族人首載家乘具見世家之淵源如此書曰黍稷非馨明德維馨故題之曰明德淵源錄是錄也其事則祭祀燕享而已其文則史其義

則尊祖敬宗而避豐禰之嫌收族合渙而通一體之愛宗
周將竊取之矣

恩綸册跋

恩綸世錄者錄恩數之最異者也最異者何先是宗周釋
褐於萬厤之辛丑殿甲之資當拜京朝官而宗周先期以
內艱去是年秋册立貞皇帝爲東宮覃恩有位凡應選京
朝官而需次者皆給誥此宗周服闋謁選行人詢之當事
者曰宜補恩典照京朝官需次例於是驗封司特爲題請
得以正八品本等官誥貤贈我先君則一異數也既而宗
周請告坐廢八年不赴官會貞皇帝哲皇帝相繼御極錄
用先朝遺佚之士起宗周儀曹郎而是時登極覃恩凡新
被命者皆與宗周因得以赴官之日卽補官誥至此先慈

并被一命矣又二異數也及宗周自儀曹改光祿丞晉尚寶少卿連擢僕少未任請告方俟命閒會册立東宮覃恩宗周以去國之身未任之職而并邀新命又二異數也及宗周自僕少在告旋起銀臺被命褫奪不二年今皇帝登極又覃恩給還舊誥且起宗周為京兆又給京兆官誥於是晉贈我先考妣三品勳階且追贈我先大父母三品勳階旋奪之旋予之又加予之錫及三世尤稱異數云國制臣子服官非滿考不貤封此外以國慶覃恩者普天曠蕩於臣子為特恩或畢世而不一遘如宗周不肖官行人得兩載餘不及考官儀曹者十閱月官勳丞者幾二載官尚璽者三閱月官京兆者一載倘必待滿考有尺寸之績而後推恩於所生則俟河之清終無日矣浮沉三十年之中

而四遇覃恩邀此種種異數實惟我[illegible]考積德累慶非朝伊夕天道有知雖阨於生前而終必伸[illegible]歿如[illegible]勞然乎捧誦溫綸可為信而有徵夫以弱植如宗周居恒[illegible]碌靡所表見卽冗員下僚已早為淸時所棄顧能數仆數起邀倖躐級有今日信非邀惠我祖考之靈不及此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祖考有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如宗周何哉顯揚之無當而燕翼是恃頭顱如許嗟何及矣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庶幾日孜孜焉未之逮也嗚呼沒齒而已乎猶未也在三之誼非吾君孰與顯吾親亦惟是九原啣結矢之世世宗周何力之敢圖嗚呼沒齒而已乎

記

按察司副使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烏

石吳公家廟記

予讀子輿氏言商周之際以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徵代興之不易則喟然歎曰甚矣家國之相依以有立也昔先王代天理物首以封建制天下大者開國爲諸侯其次承家爲卿大夫世食采地而不以官家國並建稱屏翰焉若諸侯之別子不得祖諸侯則身自爲宗以統族人死而立之廟世世別爲大宗諸小宗不得而宗也是爲宗法亦通行於卿大夫及士庶人先正有言曰宗法立則公卿各保其家忠義立而朝廷固又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所本往往親未絕相視如塗人甚者父兄不能率子弟蓋宗法如此其重也故先王行之與封建相表裏世之降也封建廢而

天下無善治宗法亡而天下無世家久矣代不乏名卿碩輔應運而起猶得列五等之封食租衣稅而建制既殊扞以文網或及身而廢矣或及子孫一再傳而廢矣若房杜之僅立門戶者何限所謂宗法壞而世業輕忠義不立故也晉王謝氏頗稱世家徒以風流病俗千古嘅之下此則一二單微僅表風義而已在唐爲公藝氏在宋爲陳氏在我明爲鄭氏吾越固仕國也而州山之吳最著相傳出於延陵唐徵士文簡先生始卜居州山宋元間子孫散處不一而愼直公復自蕭山長山遷州山爲皇明吳氏鼻祖愼直公傳四葉而吳世益大隆萬間大司馬環洲公秉鉞七鎭宣聖天子順治威嚴之略國家於今賴之後復以擒王功世祿錦衣千戶侯海內列爲世家乃吳自文簡先生以

箕光之節避地道園擅勝山水其流風餘韻猶足振起苗
裔及數十世之遠若質庵公之偉義雲窩公之素風細山
公之孤忠烏石公之純孝州東公之理學長谷公之風雅
咸足冠冕人倫不媿祖德以是刑于有家日討其子姓而
訓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慮無不蒸蒸雅化式穀似之者
予嘗問之長老言吳世有家法以宗老一人董家政又立
宗理二人以懲不法子孫有犯則告廟伐鼓而杖之俟其
悛也不悛則不齒於宗死不入廟非有大故終不致於官
至爲邑長吏所詑曰他姓治以官法而不足獨吳氏治以
家法而有餘里中至今稱之幸是道也以保宗祊世世奚
有壞歷唐宋迄今州山之墟若建國然世資忠義以奬王
室勛在盟府宜矣先是吳大小宗各有祠僅備士庶禮至

憲副烏石公以孫貴進爵孤卿制得視古之卿大夫而公固大宗子也於是環洲公從致政之暇創烏石公家廟權大夫而三楹由烏石公上逮始祖爲一廟旁逮宗子之昆弟爲一廟下逮諸子諸孫爲一廟而一切提以宗法云上逮祖宗以訓孝也旁逮昆弟以訓弟也下逮子孫以訓慈也孝弟慈立而家道備矣蓋三代以後宗法旣湮數千年於茲而吳氏乃得修明其緒與浦江之鄭掩映後先會國家運際綦隆規隨三五之業思得故家遺俗以風海內將必以二氏爲權輿吾於是有感於先王之禮雖不盡行於後世而猶得行之一鄉一家之近以爲移風易俗之機倘由此而遂行之天下將三代之治旦暮遇之而惜其覔以一家一鄉尼也則亦司世君子之過也廟成於萬厯癸巳

向未有記裔孫有鼎博雅士嘗修吳氏世家言思以亢宗甚銳懼宗法之既久而斁也因徵記於予予乃得本其大者而志之以示後人且以風之天下於是乎書

劉氏義田小記 丁丑六月

昔孔門論仁以博施濟衆爲猶病而僅取足於欲立欲達之心蓋循其本也乃知天下無心外之學亦無心外之事功徒取必於事功而愈馳愈遠亦立匱之術也古之君子若文正之流皆以其道大行於天下矣其未盡者又以行之家爲贍族之惠曰義田無亦博濟類乎君子曰其義則美矣而其仁轉病夫學不識仁而從事於義并其義病也義也者行吾仁而宜之者也日者余宗有事於祠田族之人醵金而成之咄嗟間得二百金余謀之先方伯公且節

其餘者以爲贍族貲於是有義田權輿之說迄今不十年積貲十倍於曩昔遂得置田若干畝又以其暇經營十世之堂留及中廢軍田次第告竣而余之心亦以悴矣成法具在後之人循而行之又遲之十年二十年其於文正之田猶掇之耳不見世之爲撲滿者乎銖銖而儲之及其久也積而散之其力大饒吾宗之爲義田也何以異於是裒前之多而益後之寡挹此之有餘而注彼不足方且儆世世以爲藏聚千百人以爲往濬不涸以爲源資善貸以爲息而并忘私報以爲利濟美哉義乎轉覺文正之猶沾沾矣若宗周亦僅有是心云爾有是心不患無是事亦不必遂有是事宗周慕義而不遑將學仁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皆有是心也嗚呼吾求諸心而知

天地萬物之無非己也其於家猶一指也因姑爲之說以示來者

貞烈祠碑記

越郡城之東北隅筆飛里中有祠曰貞烈以祠故王貞女沈烈婦而祔於天啟三年時有里人張宇侗者與貞女同里繼感烈婦事因念此兩人節行魁奇足裨風敎於是具牒上臺使者請給以專祠即報可立成之故其役亟而祠儉內外兩楹左穿一門限以土垣其地割之官舊爲織染局廢基僻處委巷中未足肅通都大市之觀聽而兩人貞魂烈爽亦足憑依垂不朽矣祠成里人伏臘如禮一時麗牲之石未備也迄今數十年而吾友宇侗出其所著兩人傳示予因乞言於予又醵金礱石以供事予乃得載筆

從之謹按王貞女者三江所人父子清生而慧讀書一過目成誦輒解大義幼字郡城劉某已劉客於燕私一外婦十餘年不歸竟死於燕貞女時年三十矣父母議再聘不可會劉有母瞽且無別子遂歸劉依姑家貧拮据紡績養姑七年而姑死又營葬其姑獨居守墓者數年忽微疾而逝時方仲夏尸香徹數里縣令巴蜀楊公楷聞之親往祭之生卒未詳按楊以萬歴丁酉任山陰滿六載始去貞女之卒殆其時乎沈烈婦者郡城之萬安里人幼從其父旅京師字林大茂爲繼室年二十四而林沒無子林固蕩子嘗吏於宛平日事樗蒲六鞠罄其家至不能爲生烈婦安之既稍稍改行垂沒念其婦勢不獨生也而託之婦兄婦輒以死誓盡鬻其衣飾器具制二棺以待有一婢一僕並

檢身殮還之日俟吾柩出寧爾家可也比殮林畢卽絕食跪坐於柩旁積十四日乃絕發其坐下苫簣盡赤長安士人聞而異之來赴弔者及操文而祭者累日不絕司城御史上其事於朝旌之時萬厤癸丑秋日也去貞女死可十餘年一方清淑之氣特鍾之閨閣表異如是宜生同里死同德沒而同享千秋之祀也或疑詩人之賦栢舟也有母不諒而矢死未聞必以死爲義郎江漢游女不可求思寧必終身不偶廢人道之大經而兩人計不出此無乃苦節艱貞乎予請得而尚論之昔者遜國之際方練諸臣九死不顧十族不以易一變說者以爲猶有屈子之過焉乃至金川一卒終其身不受聘以死曰吾仕不難恐負往日城門一慟此其人固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至此乃見所謂無

逃之義者則其於屈子又何疑乎貞女稱婦於平生不識面之人而卒養姑以全孝其有金川之風乎烈婦立槁屍側視方練有餘烈此二人者一從容而展義一慷慨以捐軀易地皆然均之與天壤俱敝者也嗚呼世有委贄稱臣至君危不能持國亡不能死視烈婦可以愧死矣世有士而寡廉鮮耻甘爲鑽穴踰垣之行而不顧視貞女可以愧死矣敬書之以詔吾鄉之爲學士大夫庶幾有所觀感而起也則亦宇侗諸君子志也

重修古小學記 庚辰二月

越郡之有古小學也昉自前太守洪西淙公珠以祀寓賢宋大儒尹和靖先生云先是嘉靖中有詔許天下各建社學公遂燬郡中淫祠即其址建學大集士子絃誦其中而

重師模於和靖遵時亦憲古也其制前爲臺門進之卽和
靖先生享堂左一楹曰義路右一楹曰禮門分二門而入
爲養正堂爲遊藝所左右各列號房繚以周垣仍餘隙地
落成者嘉靖九年庚寅而都御史姚公鏌爲之記讀其辭
想見一時風規之盛歷隆萬以來師徒罕聚學舍盡圮尹
先生遺像退移之遊藝所敗楹且爲風雨所剝落其隙地
亦多分割之居民不可問矣天啟甲子宗周因具言之前
撫臺王公遂下檄山陰令馬公鼎新之且首捐俸鍰爲各
屬倡無何逆璫賢亂政詔毀天下書院禁師徒之講學者
用是工未半而告寢迨今上御極四年辛未郡諸生復具
狀上臺時太守黃公欣然任之爲設處公費諸大夫後先
在事咸有同心暨前學臺劉公今令君汪公會稽周公厚

厥終次第建各堂廡如舊制距今歲庚辰通計前後十七載而告成事蓋幾幾乎其艱哉於是吾儕士大夫暨二三子衿歲時有聚講其地者而風規已不逮西淙時遠甚宗周退而有感焉夫世道之升降則學術之古今係之矣古人之學先王所爲陳之庠序學校之間者何爲也哉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其序也有要焉其爲道一也在曲禮曰毋不敬卽小學立心法也而大學則惓惓於愼獨云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善學者終身於小學而已矣自小學之敎不明於後世而本心先壞談大學者一變爲辭章聲利卽今家塾之地父兄師友之所詔語不過曰讀書取科第耳博金紫飽妻孥耳如是者累而進之而其爲世道之交喪可知也當是時人欲肆而

天理滅邪說昌而暴行興致講學反爲大禁禍亂相尋千古一轍又何怪聲氣奄奄有今日乎尹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其言主敬二字尤得古人心法推之出處去就之際風義凜然學者推程氏正宗晩而幸以桑梓惠吾越越之人始與聞大道之要自此名世大儒有相望而起者然古學之不能不降而今也滔滔之勢所在而是矣吾欲正告之以聖賢之學而不吾信也請從小學始學之爲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焉亦曰敬而已矣夫聖人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而區區辭章聲利是問乎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知始焉故也越於先生亦河也祀之小學訓小學將以明大學也學古之學契聖之眞以挽回今日之世道抑亦吾黨小子之責也役既竣宗周方以記文屬友人石梁陶

于而陶子倏巳修文地下因不揣爲代庖如此王公諱治山東人劉公諱鱗長福建人黃公諱炯河南人馬公諱如蛟和州人汪公諱元兆歙縣人周公諱燦吳江人其他與襄厥事皆見別狀監督工程則沈生應位張生元迪呂生孚王生毓芝之相繼爲政先生舊像仍處遊藝祠以西淙公而新設木主於享堂從太學制也

附請立石呈

紹興府官生劉汋府學廩膳生員郝錫禎等呈爲修復小學懇恩立石批炤永杜私佔情弊以彰風教事竊炤宮牆爲造士之區斯文攸寄祠宇托名賢之重典守宜嚴本府城南隅有古小學者倡自嘉靖年間以祀宋流寓大儒尹和靖先生實爲於越文獻鼻祖年久就圯祠

中空地遂爲附近居民佔佃久假不歸近於天啟中三學諸生具呈上臺各蒙批助陸續修建正廳及講堂游藝所左右廂房遊廊一帶次第落成千載儒宗重覩衣冠之盛百年廢業永還絃誦之休但祠中左右隙地及新葢廊房若不及今嚴禁積久必至陵夷或遭近鄰虎踞法難清理伏乞台臺大彰明示立石設禁曉諭地方仍給印照着有志生徒輪流典守庶可垂之將來永有禆於風教須至呈者崇禎十三年正月　日具呈官生等

古小學記附錄庚辰二月

郡中又有稽山書院處臥龍山脊頫擅稽山之勝刱自先朝而縣新於昭代葢晦菴朱夫子俎豆地云載在祀典郡志可考也祠後有會經閣爲前太守南公大吉所建聚士

子樂育其中即海內所傳誦陽明先生尊經閣記者是也年久而圯朱夫子遺像僅留一土質濯濯風露中里人華生彝靖者讀書其旁顧而傷之取一小油蓋覆其首久之油蓋去則土質立盡華生告余因具呈前任本府黃公炯黃公慨然色動偶訪會稽禹陵有敗木若干株計可爲營建需也而屬之華生華生率其友輩次第載來稽山繼以匠石之斤一切物料稍稍畜儲方計日落成而黃公報陞任去遂停稽山之役其華生輩所鳩祠宇物料委積原廢基經今年久漸次告朽可惜也仁人君子倘垂念地方風敎一日而舉墜緒繼前功以不負黃公惓惓之雅幾得備一蓋於前賢豈惟朱夫子以下之靈實式憑之即山靈有知邀既不朽敢跂足以俟

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越郡學宮其來舊矣累經先朝鼎輯以迄於兹而頹圮日甚當事者或掉臂過焉崇禎之癸未郡太守于公還自覲會時艱孔亟冦賊交訌所至郡國騷然公旣竭蹶爲征繕計而且進謀其大者於是始有事於學宮自寢殿以往及稽古閣則廟享禮器若簠簋勺幕琴瑟匏敔之所藏也次明倫堂爲官司設教地也次敬一亭肅皇帝御製箴碑建焉終以齋房翼明倫而左右者四皆士子肄業地也於是墜者起之朽者飭之汚且剝者丹鉛刻畫之經始於癸未之九月越明年甲申二月落成爲費頗不訾而公率取之俸餘不以累公帑於是廟貌儼如堂廡廓如拱衛周垣或輪或奐而向之鞠爲茂草而不可問者悉還舊觀役旣竣

王子兆修暨子族子世鵾輩爲不可無說也過而請之宗周宗周謝不敏姑進兆修等而告之曰諸子亦知公所以興學之意乎世道之壞也人心受其病而人心之病首中於學術請試以肅皇帝敬一之說質之人皆有是心也克念焉而聖罔念焉而狂則天理人欲貞勝之幾也心本一也而人欲二之必也主敬乎惟敬故一一則誠誠則聖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又曰聖學一爲要申之曰無欲其旨嚴矣伊洛之教衰而後儒進之以良知直指本心爲敬字提宗視古人無異旨也乃後之學者一詭以情識則認賊作子既不諱言人欲再詭以性空則認子作賊尤不喜言天理於是誠敬之說爲世大禁浸假而以良知授之佛氏矣佛氏之說昌卽良知亦所厭聞而吾道竟爲天下蝕

是率天下而窮且盜也浸淫既久安得無今日之禍昔孟子闢楊墨比之洪水猛獸而曰我亦欲正人心佛老之禍甚於楊墨自古而然況後世乎識者以爲莫若救之以敬也煌煌聖謨炳若日星得是說而存之爲伊雒發䑏爲姚江吐氣推之斯世斯民猶掇之也公聞之曰其然哉請自越士始宗周遂次第其語以授兆修俾登之石公諱頫字穎長直隸金壇人其治越廉明多惠政爲一時良二千石冠雅志理學嘗著公餘錄行世亦見其經濟所自董役者兆修世鵾也

鳳山改葬記

孤宗周蓋生而衰抱也先君子既捐館則先大父家亦貧不克葬舉殯於邑西郡梁枋之原附曾王父母殯側越二

十餘年宗周生年二十四發蹤外家登進士是爲萬厤辛丑其年即丁先慈憂聞訃奔喪是冬卜地得會稽第十九都下蔣邨水田一片或曰吉遂啟我先君子殯合葬焉然蔣邨旣係水田風氣不完頗切五患之慮誓另卜吉壤爲改葬計以故其葬也不起墳亦不備一磚一石纍然抔土而已宗周痛念生不見父仕不逮母旣區區一抔土且不能爲長久計何以生爲坐是鬱悒漸攖羸疾前後廢處田間三十餘年此三十餘年中無月不以先人大事爲念歲時浪跡溪山不問風雨晦冥惟饑與病搆則暫輟必欲厲矣竟未有遇也先是崇禎四年甲戌親友中多勸孤罷此役者謂蔣邨未嘗不吉且葬久矣可奈何孤喟然太息而聽之其冬始有修墓之役因起土加封遶以石砌闢明堂

可令流水稍成規制業已付之成事矣獨乃心抱痛不解也丙子與我淑人又卜地久之無所遇越戊寅春子壻陳生剛與姚大理家有墓地界址相嫌兩家皆求直於孤因邀孤上城南之乾溪里一爲闚視平解之事竣言歸行次孤偶念卜地之難悵怏不已剛進曰去此不遠有一地可選也孤欣然規往同行者門人呂信夫及江右徐體乾皆工堪輿家言者也遂自乾溪踰野狐嶺至會稽廿一都袁郙之鳳山而剛爲指其處孤環顧良久曰樂哉斯丘乎俗所謂葬官地也剛曰果爾壻力能任之以葬外母孤遜謝剛乃別去孤同徐呂二生出宿於近里東嶽祠詰旦二生再上鳳山探其巔週其所自還報曰果吉壤也乃買舟歸頃之壻剛遂得間而引鳳山業主袁應聘者立券交價訖

伊叔裘大琦知之訟之官又增價付大琦大琦亦無言其冬孤拜瑁之德姑任徐呂二生往開壙以葬我淑人有日矣比報壙中土頗佳孤心動曰幸哉有此豈先人有靈天賜之土乎孤乃計決改葬我二人無何有張氏之訟先是張大理家亦嘗卜地於裘而得之與余界相聯因謂裘盜賣其地其事絕不然相持久之孤終不出一詞而大理公乃感悟竟聽裘氏贖故地而止孤遂以冬十二月十有八日啟我二人蔣郇之藏往迎至鳳山窆焉方蔣郇既啟亦絕無蟻水之患先慈一柩幾四十年而完好如故惟先君子歷年愈久則其柩不可舉矣乃易殮孤得親捧先君子遺蛻進之冠服慟欲絕既改葬人多咎孤妄動者孤又時時慟欲絕而識者終以新宮爲吉但倉卒舉事葬未合法

則有之矣孤問之曰坎太深虞水孤又時時慟欲絶旣而人言籍籍如是孤因謀之門人張惠侯又卜改葬越庚辰秋八月朔惠侯以蓍决得巽之蠱其繇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神告之矣遂擇今年辛巳三月初六日破土而以初九日啟玄宮先穿一磚秉燭入見槨四圍及頂垂垂結水珠大小不等其色白識者曰氣所成也氣旺故聚而成顆積久不散不下注吉兆也然以手探之絶無暖氣周棺皆水珠而棺底又乾孤方徬徨問惠侯又詳審槨內濡潤狀曰陰氣太重改葬無疑也遂起柩穴前卽故穴而退前者尺許據右者二尺七寸許起基一尺五寸蓋軀轉更端而定焉會中表沈中一來弔亦贊决遂以十有四日巳時下窆次第築三和加封其兆處山麓上下間坐戌向辰兼辛

乙三之一分金曰庚寅庚申故老相傳其地爲丹鳳啣書蓋取主山秀竦如鳳形而右臂環抱有啣書之象也其近穴左右各小沙三重伏如眠弓又重沙疊出障其下水如舞袖其南來若耶大溪自右過左環穴前如帶其隔溪前向爲日鑄諸山高下重疊如鋪錦其下諸小山遞趨而北遶過穴左以障大溪則山與溪重重交織入其中者東西南北使人不知來去如逃桃花源爲若耶最勝處說者謂於堪輿家種種合法我二人千萬年長久之圖庶其在此乎則不肖孤宗周自此可以死矣事既竣宗周告我二人曰生六十四年而始葬吾親此生何苦死六十四年而重見吾親吾生猶幸傷哉情見乎辭先君子別號秦臺蓋世家郡城樓頭南見秦望如臺云及今先君子手埋玉鳳山其

來脈分自泰山而泰山仍暗拱於肩左右如列戟頗增形勝則别號殆預爲兆人生一抔土艮非偶然惟是宗周奉二親不誠不信數遺播遷之謬魂魄靡寧通天之罪若何可言倘先人從此保有寧宇得免一切不可知之慮以垂之千萬年而宗周洵可以死矣鳳山之得名也其鄉本名鳳林相傳神禹會計至此受圖籍有鳳凰來儀云御書之說或本諸此去鳳山十餘里而北即禹穴也嗚呼先君子何幸得托體其鄉冀佳山佳水與古人同不朽則先君子亦同不朽一日友人張自菴先生顧而弔之因爲之題其華表曰丹山起鳳陰面日泰峯符瑞宗周又涕不自勝陳剛字小集邑諸生孤長女於歸五年而天剛眷眷伉儷推恩其烏如此類者不一張惠侯諱元廸邑諸生久從孤問

學周旋草土中依依不置並推高誼呂生信夫諱孚亦佳士今已物故辛巳九月十有九日不季孤宗周泣血謹述

聞魏廓園諸君子被逮記事

廓園者故吏科都給事中大中也淸貞孤介舊遊高景逸先生之門從事正學有日一時師友立朝與太宰趙儕鶴先生同心許國有攬轡澄淸之思羣小人怨之入骨去年夏太宰破例用賢者鄒維璉爲銓曹廓園諸君子實主之小人遂乘釁而起無奈維璉賢者何於是省中傅櫆力糾廓園及僉院左光斗不當與史館中書汪文言往來結黨專權亂政亦暗指維璉事而汪文言往來實無左驗中旨處汪廷杖去二君子在位如故而小人與中璫魏忠賢表裏決裂日甚諸君子惴惴不免矣於是副院楊大洪漣列

魏璫二十四大罪昌言於朝廓園諸君子繼之薄海內外以手加額謂君側且清太平指日而璫罷彌固降中旨切責漣謂爲汪文言報讎璫勢益張杖主事萬璟死逐御史林汝翥圍首輔葉向高宅迫之去且洶洶及部院矣會山西缺撫臣小人私薦郭尚友而太宰不聽用賢者謝應祥御史陳九疇糾應祥不可用坐部院阿黨廓園與選郎夏嘉遇各疏辨廓園且言於應祥爲師友素知其賢狀得旨大中不應私座主與陳夏並落職三級去已而部院趙高二先生皆自劾理魏大中夏嘉遇枉狀亦奉嚴旨去於是小人羣起而攻君子無虛日首設道學之禁追奪鄒元標等官毀京師首善書院碎其碑仍毀天下各處書院理張差之獄奪王之宷官還鄭養性於京師定移宮罪案借事

奪楊左二君子官復賈繼春御史尋超擢陳九疇京堂而小人與中璫之怒未解也復逮汪文言入京逼供楊左魏及河南道御史袁化中故給事中周朝瑞故刑部郎顧大章六人各受監犯官楊鎬熊廷弼等重賄爲之脫死及趙太宰以下鬻爵交通狀又立殺文言滅其口乃分遣緹騎逮六人詔獄至則下錦衣五日一訊備極楚慘六君子遂以七月廿九日後先身死仍下詔暴六人罪狀轉行各省撫按提家屬追贓趙太宰以下行撫按追贓者十五人坐黨人而奪官追誥養馬當差者百餘人天下震焉六君子者廓園於宗周爲同鄉稱同志友楊大洪舊以給諫去官宗周嘗薦及之及宗周去官左浮丘躬來挽而袁熙宇復薦於去後皆有千古之誼焉惟周顧二公未識荆茫茫天

壞呼搶無從覥然靦息終無如諸君子何矣痛哉痛哉汪文言者故奄王安門下客嘗遊劉是庵相公及諸正人之門安敗文言亦爲人連及擬城旦後事白輸粟入監以諸正人力題中書故楹論及之楊熊之獄在昔遼陽陷羣小人皆欲脫鎬死罪而廓園力糾之至以孤身受衆嫉不顧而事始定廣寧陷諸正人頗欲寬廷弼死罪而廓園力持之至首倡公疏以授刑科糾正之而事亦定乃昔之脫鎬者皆聯翩用事而反誣廓園以賄今之借廷弼以傾正人者皆用事爲大官而并誣廓園以受賄亘古以還未有如廓園之冤者也六君子既死邏者告廷弼外通謀叛立斬西市傳首九邊鎬獨不死嗚呼鎬何幸而諸君子一何不幸至此耶天王聖明臣罪當誅自古爲然予亦何恫乎諸

君子尚冀皇天后土二祖十宗之靈赫赫監之

冠禮紀事 己巳二月四日

歲己巳正月二十六日余初度辰也是日兒汋冠迎先達周宁宇先生爲賓而以門人章晉侯攝之晉侯嫺於禮次第三加有祝既醮乃請先生字則令晉侯擬以進先生曰伯繩可而申之曰望子之繩先志也蓋從命名之義云兒再拜謝既卒享余復請先生訓詞先生起而朗聲徹四座訓曰爾伯繩務謹身節慾夙夜勤學底於有成他日爲忠臣爲孝子爲宇宙奇男子以繩爾父母祖宗之志且以上繩天地之德爾尚念之哉余拱手曰請學先生先生笑曰年齒視余耳科名爵位視乃父可也瀕行先生復指自耳曰小子聽之自今以往入爾耳者多能敗爾德爾其擇交

而遠於侯晉侯從旁助兒曰先生之言眞藥石也乃登輿
而別時先生年九十矣視履安和而神逾王進爵十餘巡
微醺欣然樂之顧謂余曰晚年知已一人耳復懷艾臬趙
夢白之爲人愴然者久之已而曰人生知已實難夫子嘆
莫知所以求知於天天實有可知處非是占地步語又謂
余曰余近已謝識神去矣先生是先生每從五更枕上啟神
悟旦則得意疾書嘗舉以示余余曰此識神也至是先生
學益進故云余因問先生曰識神謝去後胸中復何舉似
先生曰無可舉似余顧謂門人輩曰信矣先生之學庶幾
矣先生自行禮及卒享無一言不合於道而天機動盪無
幾微滲漏節可指德盛禮恭於此亦窺全豹云翌日余走一
詩箋謝先生并謝晉侯而先生報之曰淸風及時佳作揪

卿不佞曷足以當之書法遒雅可珍晉侯亦有詩示兒其韻皆用天衢弟

荏苒孤生不記童纔云有覺已成翁眼看孺子勝元服指擬聞孫慰逝衷潛德未揚三品誥遺書還借五更瞳生來失教從今日珍重賓筵禮數隆

肩輿偶出擁兒童鶴髮朱衣九十翁何幸通家推孺子將因學禮屬愚衷一時袞冕煌煌祝千古精神炯炯瞳春晝不須歌既醉共看人上宓皇隆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一　山陰後學杜煦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二

門人董瑒編次

文編九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太虛先生劉公暨配沈安人合葬墓誌銘（天啓甲子十二月）

余劉氏聚族水澄也深巷數百武門第相屬無他姓錯處其間其風聲氣習往往自成一家蒸家世詩書而鮮生計又挾市廛下流故其人文弱而儇中世士大夫益習爲浮華以導之靑靑子衿三五當衢動利齒而月旦人以爲高人至相戒不敢出其里輒曰水澄水澄云當是時有足不踰限目不習交游終歲扃戶讀書不輟若處子者獨吾族祖太虛先生一人自此子姓中間有望先生而趨者水澄之俗爲之少變乃自先生沒而巷無居人久矣恐後之視

今甚於今之視昔也悲夫太虛先生者余先君子始終同硯席忘分交也又居比舍無一月不聚首談藝文或砥礪名行以爲常及先君子沒先生撫而哭之哀弔小子以遺腹生稍長登小樓與姊妹行窺西窗聽咿唔讀書聲不絕夜或篝燈火光自帷中映徹心喜之後余去故里漸識人事始稍稍向慕先生閒謁先生道先君子同硯席事低頭不能仰視久之先生年浸高及耄私心耿耿擬操短章上壽一道平生而先生先一歲卒矣然則今而後苟可以不朽吾先生者非余小子責也耶因從叔氏儀之請憮然太息爲誌其墓曰先生惇樸篤行古君子也其事二親孝晨昏寒燠之節斤斤如禮疾或籲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孺慕終其身其處昆弟垂白無閒言又推其誼及諸父

諸父以析箸有言幾逮於訟矣先生從中力劑之飢乘閒進曰兄弟手足奈何以貲財傷天性遂爲骨肉如初尤穆然敦源本之思宗祠圮身先拮据者數年乃還舊觀嘗葺宗譜承司馬公遺緒百年間世次名第皆可考信晚年益虔祠典或閒日至祠拂拭几筵如生事禮且以訓宗人其處家庭雍睦與其配沈安人朝夕相莊白首如新賓家人化之其待親故咸有恩禮戊子大饑舅氏困先生分饔飧濟之有佃者告急稍捐租與之又或捐山笋令一方人恣取爲粥糜以食全活頗多其他好行其德類是其自奉甚非糲食布衣自少至老不改步而中心安之即衣食不給晏如也其持己耿介恥干人雲間何士抑素交也後司理吾郡數年先生不一通竿牘從弟載崖歿有張姓者逋負

百餘金先生索償之不私一錢然其與人冲然無競無少長見之皆抑抑自下而終無媚骨其動容有常度行不趨立不倚坐不箕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性喜讀書歷寒暑不爐不扇垂老一編不去手絕無絲竹棋弈麴蘖之好雅志在青雲之業早年奮厲嘗以諸生高等食廩有年方待貢太學而尼於例竟以庠序老命也嗚呼此亦足以窺先生之槪矣善乎儀之狀先生曰先子中腸純白無纖介欺隱不虛設一事不妄發一言口不談道學而平生處心積行無不是眞道學者此尤先生一片屋漏中精神或非外人所及窺而余固信其決當有是也所稱古之君子人與不虛矣先生諱炯字仲靈先世出宋五忠臣裔始祖文質公八傳至父西河公某母王氏以某年月日生先生庚申補

邑庠戊寅食廩丙午鹺院舉德行庚申今上登極覃恩選授訓導卽以是年某月日卒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與先生同德同壽先生之婚修懿行安人勳有相焉向所謂白首如賓者也生子儁娶傅氏儀邑諸生娶季氏出繼從弟焬女長適邑庠陶允敎次適六合知縣沈綰儁生子釗文女二人儀生子鉉文女二人聘字皆詳狀中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塔山之陽余小子因念先君子嘗年於吾宗同硯席者自先生而外爲贍鴐部郎玉笥公州剌史崑崙公皆莫逆也二公或發於身或於其子卽宗周最不肖猶得藉先人之澤以邀一第而先生獨阨窮以死後之人亦無能爲先生少吐氣者然先生風義高儔伍里中仰之不啻陳太丘王彥方而二子恂恂又足以承父敎

一門孝義吾族難之則先生之爲劉氏重而傳世家於不替也固不必以富且貴也銘曰

尼父有云木訥近仁外若不足愈邇厥根於時葆之其仁肫肫率而履之弟友子臣雖曰未學孰此之眞舉而措之九族一身其所未竟則命之云悠悠澄水翳翳德門不殊而富不爵而尊古之君子今也何聞

江西寧州知州竹渠章公暨配宜人俞氏合葬墓誌銘崇禎六年癸酉九月

嘉隆間會稽章氏聯蟬起科第者六七公而雙渠公與竹渠公從兄弟也其人皆有遠韻非一切猶情勢利者比故一則以部郎中廢一則以州刺解組並杜門卻埽怡情山水間數十年以老竹渠公尤擅風雅之業所著思齋集

若干卷鄉之搢紳先生序而傳之至今行於世則公歿已五十年矣昔人謂死而不朽以言立者公其近之乎宗周固章之所自出於公爲外祖行恨生也晚不及事公一日其嗣孫冠手敘公狀而問志於余且贊以遺稿余乃得次第卒業想見公之爲人焉公詩長於選體而得意處在和陶諸篇其和時運篇曰活活清流脫纓可濯矗矗蒼山舉目可矚佳景無窮賞心易足班荆坐飲物我同樂又曰旋自東郊憩我茅廬足雖倦矣心實宴如宣尼嘆與點獨先予一時托興有古狂士風姑借彭澤以自況而意若有不止於彭澤者此其命集本指也他如和遊斜川曰露凝衆芳落日入羣動休人苦不知止輕身事浪遊和飲酒篇曰醉醒自有時一悟須脫穎醉翁不在酒斯言婉而炯其和

雜詩曰猶祿如涉江探道如登嶺就岸始爲安陟巔方覩景曝日豈不煊日入依然冷莫矜一蹴功須悟前途永月彈有遠音燭照無寧影何事離本根徒隨轉蓬騁一飽不須多擘動制以靜又次雲門曰湖興移月艇山踪入雲林湖山如有待雲月本無心繫艇月還在臥林雲更深難窮野遊趣靜奏丘中琴皆翩翩逸興與昔人競爽近體不屑屑求工而意指近是公自中歲謝事歸始爲詩每於五更枕上默誦古漢魏詩數卷興至攜朋儕酬或獨酌欣然放歌一切戶外事鮮有以易其慮者獨與上虞山人葛公旦爲倡和友時時相過從已而嗣君孟嘉亦工詩父子朋又自相倡和並翛然有塵外之想一時謂爲嘉事而孟嘉詩跅弛自放多不逮乃公撿押故自稱爲天籟云始公弱冠

補諸生年二十四以春秋舉嘉靖甲午鄉試七上公車不售謁選爲羅源知縣再陞眞定府通判三擢江西寧州知州所至有惠政去羅源二十年人猶立石頌德公爲人溫夷簡曠大都如其詩故其居官落落少俯仰卒爲含沙以去晚年陶情詩酒間解地深微居然揖曾狂之堂洵其所養有過人者公諱秉中字性之竹渠其別號卒年八十一時爲萬厤辛卯距生之年爲正德辛未考曰忭任建昌縣主簿妣王氏祖文泰曾祖以誠任高唐州知州公之生也王夢高唐公南向坐廳事旣寤生公卒步武焉配俞宜人生於正德某年卒於萬厤某年享年幾十生一子二女子即孟嘉女長適張仕修縣學生次適何繼高以進士歷官參政孟嘉諱啟謨別號太元早工舉子業不售雅好賓客

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徐文長董思白輩其爲人高視濶步不可一世晩以太學生選藩司首領方待詔而卒於京年五十五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厤乙未配何氏生於某年卒於某年側劉氏金氏羅氏劉生一子卽冠一女適沈伯霖太學生孟嘉之卒也冠甫十齡而何已早謝世使冠卒有成立者劉等三慈母力也里人嘖嘖稱女丈夫云冠以太學生授長蘆鹽運司知事歸亦工詩傳其世業娶薛氏生二子觀廣觀庶廣娶某氏二子陛階庶娶某氏孟嘉始葬公於鑄浦施家嶼之陽以俞宜人合之後冠復葬孟嘉於公穴之右以何孺人合之玆崇禎壬申七月十有三日冠用日者言改葬公於原圩之上並改祔孟嘉而又以金氏祔其側劉羅二穴相去稍遠從故圩也銘曰

奕奕高唐華表連雲感夢來裔是祖是孫競負流芳亦有
季昆乃季者何古之逸民三仕州郡不辱其身蹇蹇羅源
時揚滂氛以征以繕拮据宵晨百年保障去久逾新已倅
三輔中外交訌未皇六師先詰兵戎肅清萑苻貫櫝歸農
晉而江右勞勩是酬秉心惟一敷政優游乘以貝錦公則
倦遊慨焉懷歸東皋西疇眷眷良晨交交好仇行行仙鳥
泛泛芳洲以琴以書以倡以醻以忘離老以消百憂緬懷
狂簡彭澤其次彼丁運艱爾當淸世胡爲效之其心則似
無懷葛天解得其意百年高風邈矣難嗣有其嗣之霏霏
手澤一傳再傳珠璣拱璧鑄浦之陽列仙是宅出谷遷喬
有梓翼翼亦有闕儀葛藟冰蘗彀千百年徵公遐則媿我
勒銘高文典册

文林郎廣西梧州府鬱林州北流縣知縣萃臺章公

暨配孺人宋氏合葬墓誌銘 崇禎癸酉陽月

先慈太淑人同胞者舅氏二人獨仲舅以科名顯雖官止縣令事業不盡表當世而人品自是裒然即章氏稱多賢指不數屈也既殁而行實不傳無以示來禩三十年於今宗周渭陽之眷耿耿於心會妗姆宋孺人繼殁將改卜吉壤以合葬而宗周乃敢任其墓中之役私念知舅氏者莫如甥也志曰章公諱爲漢字子清別號萃臺章爲會稽望族自始祖開基凡十傳而及我外大父南洲先生先生經術行誼冠冕士林詳宗周所著傳中配外大母楊氏生公公生而沈潛寡言笑自少德器端凝識者咸以遠大期之先生英偉岸立氣兀兀上人而公退然身冂如不勝一味

收斂善下父子間自相師友先生嘗曰吾兒有聖賢之質吾所不逮惜未嘗學問耳然公自少服先生型範口無過言身無訾行卽處心積慮動質前修鮮有不合於道者而居家孝友尤著他不具論卽宗周以遺腹稱孤太淑人立孤難於殉死致煩楊夫人日夜絮泣公承二人志亟攜養母子於家視宗周推濕就燥以往飢而食寒而衣稍長入塾從師又長而昏及遣嫁吾姊無不先二人志一一以身任猶記公司敎壽昌時宗周從先生五年中凡三往壽昌讀書黌宮公初命宗周搦管爲文閱之數點頭巳謂宋孺人曰甥兒佳器也乃父爲不亡矣及公所習雉羔之業每脫稿必命宗周繕書若在官簡牘亦時時書之時宗周年十四五日受經先生而侍公如父忘其身之去太淑人膝

下也其後不數年宗周登賢書從廣西官舍聞捷音爲之狂喜尋卒於官宗周自此不得見公迄於今日當世苟有知宗周者則必知公立孤之德爾爾歎爲不可及云公少苦讀書致危疾幾廢舉業既長而瘥卒業年二十三補郡諸生又十年以易舉萬厤壬午鄉試與計偕明年下第尋丁楊夫人憂己丑再上春官中乙榜署壽昌儒學教諭公日與諸生橫經講藝諸生輻輳如家人壬辰上春官又挫明年擢知河南永寧縣時中州大饑天子廷遣都御史齎內帑金錢行賑都御史督責諸郡縣長吏頗厲時時有落綬去者公焦勞僅至首捐俸爲所屬倡富民應之得金錢子粒若干又因事設處爲賑法甚備而境內民賴以蘇都御史考公稱職明年災滅公又創立義倉多儲粟爲經久

計民恃以無恐公爲政不務赫赫名獨以仁心爲質行其撫綏積久而民德之戴之如父母公乃退而自喜曰吾平生已見一斑居二年其族叔守誠來憲中州例當引避公去任民遮道留不得多繪像以祀者乃調廣西之北流其地猺民雜處盜賊出沒爲患前事者率庸流搪抵旦夕以去公至首議保民六事一曰講鄉約二曰興學政三曰立社師四曰訓卒伍五曰革里甲六曰禁暴露皆切中地方利弊民大悅無何鄰邑昭平猺作亂所至屠擄莫當一日以三千人向北流適鹽司朱東光行部至計無所出以問公公曰是不難使君疾馳一驍騎以先聲布曰兵巡某悉起各縣兵會勦賊矣某隘伏某兵某衝伏某兵賊當自退朱如其言賊果退朱大奇公薦公當路間在北流期年積

前任報滿偶勘事鄰縣途中寒歸而疾作遂不起邑人哀之時萬厤戊戌十二月五日也距生嘉靖己酉享年五十及櫬歸行李蕭然先是公在官先生數移書以古循吏望公勅公無爲子孫計公報曰兒固計不出此也其家學相砥礪如此赴北流時圖迎養先生而不果至是臨終獨以不得見先生爲恨先生撫棺一慟曰兒已不負所學雖死何恨公始娶王氏夭繼胡氏又夭再繼宋孺人生四子二女宋孺人性剛明理家井井教諸子自幼而長動有法度故諸子皆克世其家公之歿也子女相繼襁褓迄於成立則孺人三十年拮据黽勉矣孺人生隆慶丁卯卒天啟丙寅享年六十子熨然燦然鳳竹鳳梧女長適沈祖誠庠生次適謝應祥熨然娶林氏側一子燦然郡庠生娶羅氏四

子鳳竹邑庠生娶周氏二女一字泰一字宋繼王氏三子一女字某側一子鳳梧邑庠生娶王氏一子二女未字熨然燦然後先早卒宗人惜之卜兆曰某之里而葬期有待預爲之銘銘曰

祿位名壽不踰中人而德則豐學問文章不媿過庭而修益恭德之豐矣玉潤金融修之恭矣事親從兄鳴琴之韻清白吏之風遺爾子孫傳之無窮卜佳城之天錫矣偕爾偶以齊風

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馬湖來公墓誌銘

余髮未燥卽聞西陵有來道之先生其於書無所不讀而一二舉止狂率類晉人人多異之者以是不及交先生晚一見先生於司馬邸署領其議論破囊而出大驚以爲經

濟才既別去又十年先生已懸車在里閭一顧余里中適
大會羣士先生欣然臨講席神情疏散謦欬間風生四座
未嘗不爽然自失恨知先生之晚也無何而先生捐館比
葬有日伯子彭禧介余族弟之辱先生館者錫和謁余而
請誌於余余恨知先生晚卽晚知先生有不盡知者方遜
謝再三而錫和頻申前命不獲已爲按其族銓部君之狀
而節略焉先生來氏諱斯行字卽道之而馬湖其別號也
來系出微宋之後傳至宋直龍圖閣學士屏山公始自鄢
陵扈蹕臨安因家於蕭山歷五傳爲潭居公始卜居長河
其後代有顯人來遂爲於越望族潭居凡七傳而至先生
厥祖畏齋公某考靜觀公某皆以先生貴贈廣西按察使
而靜觀公博綜羣籍稱通儒雖隱德弗耀所著書曰敦倫

寶鑑曰備忘錄曰曲水鼉鳴曰字學源流各若干卷足爲
後人憲娶贈淑人沈氏生四子仲爲先生生負異姿讀書
不再過成誦自少卽淹貫經史百家言倚馬成文千言不
加點總角補邑弟子遇當途小試無不奏冠軍者獨阨於
棘試凡七舉始以萬厤丙午得雋明年丁未成進士丁靜
觀公憂服闋謁選得主事刑部著獄志四十卷代王子爭
立朝議立長與鼎渭獨先生申濫生之例與庶生者鼎沙
謂沙已有成命不可輕廢立仍請治渭訐父大罪當是時
貞皇帝在東宮久處母愛之嫌外廷胥抱隱憂故先生及
之而實與立長之議相成其後卒從先生議壬子典試廣
西事竣聞沈淑人訃歸服闋補工部管理器皿盔甲兼督
山陵以不行請托忤要津遂坐察典論調補永平府推官

時疆禍日烈遼以東西聚天下勁兵而善於轉餉先生駐天津管南北二餉南北餉者海運也由山海而進爲北道登萊而進爲南道先生拮据其間皆有艮擘而猶謂是未可以收海運之全也請復元人膠河故道輓江淮之粟直達天津在今日爲救遼之急著即一旦中原有事漕渠爲梗可恃以無坐困尤萬世定鼎之訏謨因繪圖自南海芝蔴灣至北海海倉凡二百四十里其間地形之高下挑濬之淺深與夫沿革便宜皆種種列眉而系之以說且課費不過十萬當事者心韙之而卒不能決也漕舟守凍卒數千願索來春口糧不得輒鼓噪赴軍門爲亂先生馳一牌諭之卽定隨縛首事者正法秩滿擢兵部主事卽陳行師機要請屯兵海外若月坨島馬頭營並居要害宜分宿水

陸重兵以資應援當事者頗欲用其說乃擢先生監軍兼
事整飭天津時已并失廣寧先生申前請期得當一面自
効而時亦終無用先生者久之卒報罷會山東蓮妖倡亂
撫臣告急津撫檄先生提兵五千往援道過景州妖黨相
聚數千人卒發刻日攻州城城中人出遮留先生殺賊先
生賜謝之而密署所部援兵一鼓而進殲之白家屯遠近
懽聲如雷諸士紳仍疏留先生鎮餘孽先生不顧疾馳山
東時賊首張東日據鄒縣徐鴻儒據滕縣相與犄角禦官
兵殺傷無算而鴻儒尤黠桀先生請先復滕以孤賊勢因
會總兵官連戰克捷鴻儒棄城逃至戈里兩賊伏山據險
方營衆尚十萬我師躡之來燕禱先焚其輜重於他所復
進戰戈里再戰再捷擄其掃地王僞太師等鄒城聞之欲

公降而鴻儒復自戈里入鄒城斬欲降者三百餘人爲死
守計我師驟薄城失利築長圍以困之穴城城破鴻儒潰
圍逃閒道爲燕禧所執械送東撫獻俘闕下山東平先生
遜功不居循例陞少參仍備兵津門久之貴陽有安酋之
亂水西遠近諸苗長爭附之而長田阿秧其最也所居田
當偏頭辰沅之上下扼我餉道兩臺議調兵十萬駐平越
卽擢先生平越道仍稍錄平妖功進秩按察使而以兵事
聽先生贊畫先生曰是未可以兵威勝也適黃平州吏楊
政啟訴究行閒問之舊嘗習秧者先生喜曰吾得閒矣密
授以計令其叛而投秧不五日函秧首以還諸苗震懾其
後安酋卒就擒黔蜀閒次第底定則秧之敗有以啟之而
楊政啟者先生許事成賞以五百金官都司當事者靳之

先生頗不平屬有微疾遂得請而還今上戊辰起補鬱林兵巡仍用先生靖土司也先生至而反側者以安止用恩信招撫而已尋擢福建右布政使。一載舊疾復作先生曰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乞骸家居築梧桐園編經摹史無虛日或從野衲羣深話無生或從子弟論文講道又申宗法以訓族人遇月夕花朝一詠一觴陶然自適終不聞有戶外事越癸酉之某月日以疾卒於家距其生為隆慶丁卯享年六十有九先生英爽開霽率性自可居恒不修小節而識略偉然風馳電掣故所至以功名顯其論道則出入二氏從宗門之旨以達於孔孟妙悟得之天啟及先生既貴師事海門周子講良知之學向時所見宜有漸歸實[illegible]者而惜余生也晚一席請事未足以盡之嘗讀先生書

曰見太虛以內無一非知是爲致知見太虛以內無一是物是爲格物又曰爲善去惡善惡之念未除無善無惡有無之見猶在其發明新建大略如此來燕禧者先生仲子固爲諸生而自少喜談兵有膂力年二十餘從先生征廣川征綿滕征西水皆橫槊躍馬摧鋒貫陣積以功次擢至遊擊將軍世襲外衛鎭撫而生擒徐鴻儒尤稱壯烈當是時山東兩撫並以平妖功晉司馬世爵錦衣實攘之先生父子其後燕禧鬱鬱不得志夭死而先生處之坦如也識者遂以窺先生所自信云先生所著有經史典與四書問荅五經音詁經史淵珠槎葊集及燕語家乘等各若干卷行於世其小品曰宗談六種皆以證學者在官封事若干首行間始末皆有成帙配沈氏累贈淑人其他家庭懿節

及子女昏嫁皆詳狀中兆曰某之陽而葬也以某年月日

銘曰

神廟以來天步鬼東西羽檄紛如埃禁中頗牧人爭推高旗大纛幕府開蛇豕日逼鴻雁哀空遺至尊嘆撫髀叶矯矯我公騰龍媒倏忽九天風雲迴提戈所至殲其魁金印肘懸斗大來孺子負戟英雄摧我公掉頭云胡爲叶滄江把釣白雲陪手編竹素天人該力絕千古跨九垓出聖入禪雄辨才公今一笑遊蓬萊無生之旨安在哉盍歸乎來姚江隈春風動地轟如雷題此貞珉光夜臺其不朽者惇史裁

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前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日乾趙公墓誌銘崇禎乙亥六月

萬厤昌啟間吾鄉有曰乾趙公者嘗筮仕爲刑部郎間一徙官已復爲刑部前後三十年竟以刑部郎懸車又十年卒於家世莫能知公之爲人而公嘗自言曰吾幸効一官始終不貳也刑部郎已矣又多乎哉時有唁公白首爲郎者故云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公諱會楨字衷如一字先之曰乾其別號先世出趙宋燕懿王之後南渡始家於慈谿曰某公十八傳而及公考官橋公以公貴封如公官母方贈宜人公生甫歲而方宜人卒因育於母家自少端靜異羣兒嗜學日篤嘗病目雖瞑坐一室指畫口唫無曠晷而學亦日進目尋自愈長補諸生久之以萬厤甲午舉於鄉再上公車成戊戌進士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十一年所讞疑獄如鉅豪李二者坐殺利殺人而無左驗

懸詞莫決巳五年所矣公一訊立白起沉尸覆傷狀如新創也諸司傳誦公以爲神而李固雄於貲力能奔走權要人多爲之請間公屹不動也其他執法理枉多稱是出爲福建參政道由漕河舟子與漕卒鬨而誤斃一卒公坐是左官補祁州知州居二年政聲著三輔間復入爲刑部郎公既久於法曹曉暢律意而本之以矜慎故所治獄卒麗於平會妄男子張差持梃入青宮所當闢者輒仆錯愕間羣起縛之下法司訊公適乇曹判時貞皇帝在青宮久違問視而福藩母鄭貴妃日有寵於皇祖宵人乘之數進蜚語窺禁中事二三柄事臣又坐戚畹往還故多持觀望者於是臺臣某有瘋顛之說而提牢主事王君之宷窮治差顚得其交通內官狀詞連戚畹鄭國泰坐以主使請劍甚

力公乃颺言於朝曰何物姦徒闌入禁庭洵有主之者然執內豎龐保劉成而城社膽落矣縱姦則下疑朝士株引則上疑宮闈而事愈有不可知者因亟定爰書以上報可於是皇祖宣貞皇帝於青宮奉聖母同御便殿見羣臣諭以兩宮慈孝無閒之意而人心乃安一時清議諸臣猶龂龂爲國本計爭祖王說與倡言瘋顛者水火日甚明年大計王削籍諸邪臣益用事馴至魏璫借其說以定要典會王君起廢復用刑部郎罷歸逮死詔獄天下寃之公遂滋罹清議矣葢公持論類調停頗坐過兩之嫌爲王疏所摘方王君起廢時公亦自劾罷刑部郎歸既而邪黨用事搆殺王君諸依草附木者次第彈冠登要津獨公以刑部郎家居如故迨今上龍興諸奸亦次第服辜卒無有引繩公

者而公之以刑部郎家居又如故舉時公車追誦之言曰
調停之與請劍議本相成特惡其以黨姦爲調停至倡大
東之說敢於叛君父而不顧也懿哉斯言已足白公平生
矣始公旣斷梃擊事以外艱去又起補原官慮囚江南所
縱舍矜疑數十百人時張太宰問達頗知公稍欲引用公
不果公固未嘗數數也公爲人簡素居長安二十年率儆
裘羸馬官舍蕭然與人落落不苟合然不爲崖異至當大
任決大疑輒不動聲色得之余通籍後公三年稍與公同
朝每望見公穆如清風自顧以爲不可及旣而出處之跡
時時相左不克竟公樹立會公旣没之三年其嗣孫重慶
將葬公於某之陽而以其年家子馮水部君之狀來請余
誌余辭不文乃重慶從余遊有日必假余言以瞑公也因

爲摘其大者如此系以銘銘曰

此侃侃而爭者君子之朋胡不附以矜名彼炎炎而勝者小人之勢亦不乘以射利臣筆如山臣心如砥曰臣三十年爲郎不負爽鳩氏嗚呼庶以永而來祉

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葬預誌崇禎己卯正月

嗚呼淑人辭我而違世者二年於茲九原長夜將謀諸隧道之石以爲不朽計而釵荊裙布不出里巷家風卽奄奄良人秩秩德音安所稱鴻妻萊婦相引以爲重而卜諸彤管之靈是甚可媿也余姑私存吾淑人而已淑人會稽之章氏余母族姪也父北川公仕華母齊氏生四歲而孤家且貧母鞠之備劬長而學繡刺卽工繡刺時以其力佐母乏日無停晷當沍寒挑燈或入漏盡至十指凍裂以是得

賢女聲先慈謀之母姨往視之曰女且有福乃啟舅氏而
勝之不備筐篚年十九贅余越三月來我舅氏以余生而
孤長而育於舅氏也而至是已分爨矣家無應門淑人躬
親操井臼以奉我先慈惟謹至備嘗艱苦余惟下帷攻舉
子而已入夜仍挑燈佐讀往往後余而寢先余而興且偶
余網髮巾衣具淑人輒手結一巾遺余數年乃除去而際
遇顯終不能備淑人翟冠耿耿余懷矣淑人歸余之明年
爲萬厯丁酉余補郡庠旋領秋薦登辛丑進士不幸先慈
見背惟淑人遠於含殮稍拜官行人復承先大父重自此
余抱羸病會淑人亦病相對一榻三年支離之狀極人世
所不堪余病稍起父拙於逢世因而坐廢家食者前後二
十年淑人日御[illegible]而操[illegible]不自識爲官人婦也又以

其間嫁二姑娶一從叔婦娶一再從叔婦撫一孤甥娶甥
婦以及孫甥孫甥婦皆淑人爲德以相余而余乃食貧日
甚且與淑人若將終身矣越天啟辛酉熹廟改元余自行
人起儀曹主事連擢光祿丞尚寶卿太僕少卿淑人一隨
尚寶任僅數月偕余謁告歸一年起右通政會逆璫魏忠
賢亂政辭遂坐削奪崇禎戊辰今上改元復官誥起余順
天府府尹淑人再隨任踰年偕余謁告歸乙亥廷推閣員
奉欽召赴京丙子以工部左侍郎謁告甫出國門聞警急
因寄津城上書刺時宰誤國狀奉旨削籍歸則淑人寢疾
於家浸劇矣未幾疾革時丙子十二月十五日申時距生
萬厤戊寅九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五十九余與同庚先淑
人八閱月而後淑人而苟延者又二年淑人乃竟止於是

平始以余官儀曹封安人繼官僕少進恭人繼官京兆進今淑人中年生二子長汋以官京兆遇今皇太子册立恩補官生次者殤四女長適陳剛次適王毓芝三聘章激殤四適秦祖栻皆士人汋娶周氏舉二孫曰茂林鄧林嗚呼福履如淑人亦足酬一生辛苦而余所追感於淑人者數事淑人始歸余余性易恚時遣淑人詬語致上忤慈親已淑人從容進曰爾爲人子事母可如是耶余大悔恨輒自創久之而淑人喜告所知曰吾夫子能改過矣先慈晚年體浸瘦淑人躬承起居凡巾櫛匕箸皆服其勞先慈事事宜之而動依若左右手及大父病余滯京師淑人典簪珥以事湯藥周旋問視間如其奉先慈也則余之有媿於子孝多矣余坐逆璫之廢朝論洶洶欲殺余視東林六七君

子淑人聞之必勉余忠義無偷生余方自危若朝露而淑人意自若也余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及守京兆都城受圍火光徹衙署家人皆號泣爲行遯計獨淑人不動曰吾從夫死余曰何至是淑人曰爾幾倖乎余又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則余之有媿於臣忠多矣始淑人患痰疾疾甚發譫踞牀起坐朗聲曰我觀音大士也而歷歷言家人休咎事多奇驗還叩淑人則曰我不死行當受三品封誥踰時而甦惘然自失也自此虔信大士日夕持經咒薰禮竟數十年而性不慧開卷不辨之無及皈依既久乃能讀心經及延壽諸經并解其大義沒之前病痰喘甚苦屢絕問以鬼神事曰無有乃曰生老病死人人不免耳終無一亂語脩然而逝余年二十六從德清許恭簡

公遊嘔嘔問學於今頗有意於朝聞之說每見佛氏談生死不甚契輒以挽淑人而淑人不顧乃今淑人所得於生死之際如是眞有學儒所不能者且有學佛所不能者終媿余之恍恍而生惚惚而死也淑人性剛明處心行事動稟質成一生無謔語無綺語無口是心非舉止端重雖處閨閤無惰容筦家政數十年雖出入米鹽斤斤節嗇而恩施上下必均以有禮又以其暇躬紡績爲嬪妾先至老不衰路云婦德矣及其死也余哭之曰失吾良友因題其旐曰孝莊是爲孝莊淑人志客聞之而嘆曰美哉淑人勗哉君子其能相與以有成如是余曰有是乎有是乎因冠以劉子稱合葬預志後有求劉子者亦於此得之昔鄉前輩鈕石溪先生自述墓志以病天下之諛墓者余聞其風而

悅之因并不自志而稍附淑人以自況君子有以哀其志云劉子晚號克念見志也銘曰

此纍然而起者爲誰氏之阡不名不行返其天先不日不月不紀歲年先萎非促後死非延清風明月白石丹泉時與俯仰一氣脩然噫嘻我偕淑人兮非言之傳

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司淸吏司郎中醒涵臧公暨配誥封安人吳氏合葬墓誌銘崇禎己卯三月

吾友丁長孺先生負一世人倫鑒而不輕許可晚於懿戚中得二臧伯曰存涵仲曰醒涵時以學問文章相切劘並成國器因舉示余曰此吾鄉後起之彥也尤亟推其仲云比余過苕獲接二君子皆相覯莫逆余私識之曰伯也當以經濟顯仲也當以志節著無何存涵起家大行掮館矣

醒涵則自大行稍遷南銓郎後伯不數年亦捐館平日所期經濟志節或酬或不酬即酬者十不一二因念天之生才既不偶而又往往成之難而奪之易如此悲夫仲氏既卒之二年厥配吳安人亦卒又七年胥子基辰始以其季父熙如之狀來請志於余以待葬曰唯知己之賜余乃撫然讀其狀而節略書之按公諱照如字明遠醒涵其別號也臧爲長興望族其先徙自無錫自公而上逮始遷者凡十七世而近世七葉相仍皆顯於科第其一隱德最著公考諱涵公歷官廣西僉事公又與其伯並舉南宮一時以爲盛事公由萬厤己酉舉應天鄉試越丙辰以南宮高第成進士連丁僉憲公及母沈宜人憂服闋猶抱毀久之熹廟改元辛酉謁選行人歷崇禎戊辰今上改元轉南京

吏部文選主事尋進郎中己巳給假還里以病卒年五十有一君子惜之郡人士因上公品行於學使者亟祀鄉賢云公少負異姿讀書一目十行下益攻苦自厲爲諸生即名噪諸生間而顧獨有志於聖賢之學嘗揭夏正夫先生三言於壁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識者知公趨操將高忠憲倡道東林當世方奉爲龍門公實心師之而獨不喜事交遊附貴勢居恒處之落落既總憲席益引嫌及忠憲從容蒙難之後公乃拜墓登堂執弟子禮而去曰不負吾夙心也其立志皦然如此公爲大行凡八年四奉簡書所至以廉幹稱會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誅不附己者肆奸心惡公致俸滿不調而當楊左諸君子之逮詔獄也於魏忠節尤同年契厚下

獄之日公已泰使節出都門復滯其行而居停其子學洢
輒解橐中金以佐緩急已又毀産數百金助輸其所坐懸
贓及諸君子寃死公又各爲文奠哭闕者咋舌忠節之難
獨周忠介締婚吳門與公破産都下事最著而忠介竟坐
是以死公偶不死耳逆閹建祠都城自府部而下無不醵
金者公慨然謂諸僚曰此何等事而碌碌隨人合署竟不
行當是時舉朝附璫稱功頌德遍天下岌岌勸進而一掌
狂瀾獨有公一人以散僚著臣節係宗社安危如九鼎則
公之幸而不死亦豈偶然已乎今上御極誅閹方次第錄
用諸正人而秉事者猶闒黨忌公梗言路遂得南銓以去
臨發念職猶在進賢退不肖實關中典大計因兩上書言
國是反復邪正是非之辨若遺戍之孫公愼行削奪之文

公震孟擬辟之惠公世揚皆出之蔞菲中并齒及余而若
某某為一時遺奸公又摘發之公論翕然歸公時右擬公
北銓矣忌公者後先接踵亟胥公郎中故事北銓無以正
郎改故也公乃始終不為宵小容其立朝風節類有如此
者此余所謂志節一斑者也公嘗建宗祠立義學以收族
又分宅卹孤愛及親知脫驂解綈動有古人風至或操百
金五百金乞公一竿牘不可得曰恨吾心不青天白日致
疑乃爾亦足以觀公之微矣所著有五經註疏諸司典則
及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吳安人出自華族亦有賢行方
沈宜人病亟時安人刲股以進人稱其孝年踰壯無子遽
為公進二室後生一子郎基辰而基辰尤顧復備至不自
知其非所出也於此又徵公家教公生於萬厤己卯安人

先公生二年爲萬厯丁丑而年得五十五其合葬也以某年月日兆在某里其世系子孫婚配皆詳狀中不具列嗚呼以公之志而得要其終學以遠且大迨於今日時事瀕危何啻孤棟之依明堂往者聖明初政天下想望治平乃自先朝崇長中涓以來宵人之脈一剪而復蔓日浸月長釀成空國之禍又有不止於前日者而公也已矣試問公異時所推轂賢士大夫竟安在九齡老矣韓休死矣獨媿余鹿鹿容容躑躅老病之間負公知已也余能無餘慨也乎余能無餘慨也乎系之銘銘曰

古人三可惜惟公服之無斁此生此學與此日廹以律此身粹然完璧惜此世道陽九孔阨矢公之志未竟公德公所自惜者百年已往而其爲世道惜者亦吾黨之責公也

慰諸勒此金石

諫議大夫原任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誌銘

諫議公旣沒之七年而其嗣子開以范尚寶之狀來請志於余余旣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黨晨星盡矣余而不志公又誰爲志公者公諱元翰字伯舉别號聚洲先世鳳陽人自鳳陽徙滇之寧州則始祖珊也當高皇帝時從征六詔下西南有功授世官於滇遂家焉而厥後子孫散處他郡邑巳沒滅不傳獨家寧州而可紀者曰機曰暹曰鋭曰網遞傳及宋是爲贈公自贈公而上皆隱於農畝而網以行誼著於鄉至贈公奮起諸生益磊落負奇氣王氏之興有自來矣配黃孺人生公有異徵年十四補諸生時雖童子巳傑然恥爲凡兒萬厤戊子舉於鄉卽丁贈公憂當

贈公病亟公籲天請代刲股以進人稱其孝屢上公車戊
戌署竹溪敎諭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公氣骨英勁雖讀
書中祕輒感慨天下事不屑隨世以就功名因出爲吏科
給事中七閱月轉工科右領巡視廠庫時神廟方深拱不
視事秉政者以養交持祿爲得計轉相授受羣邪附之致
正人日落舉世不知有淸議久矣公首列五事以獻一謹
法令二專會推三愼名器四廣賜環五嚴奏辨會沈四明
被言乞歸輒援王山陰自解公劾其誣善行私顚倒涵綸
旣而沈歸德並罷舉朝愕然公上疏爭謂鯉不當與一貫
並罷皇上一日罷兩閣臣其當罷與否舉朝知之而舉朝
不敢爲鯉伸一辭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皇上不
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不報四明去復指援其門人李晉

江大拜公又上疏爭謂廷機無相識無相才無相度徒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竊取大柄他日必至僨轅至引安石禍宋以喻前後三四上語多切直其後晉江遽出綸扉待玦者踰年而去公又念時事之日非也上疏極諫列可痛哭者八事一閣員不補人失心膂厥疾狂一九卿不備員强半署篆外而監司知府莫不皆然人失股肱厥疾痿一南北臺省寥寥巡方日久報代無人人失耳目厥疾聾瞽一廢籍諸臣淪落有年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一內備全虛九邊缺餉至八十餘萬京營十餘萬卒皆以空籍耗實糧安備緩急一臺省封事一切留中言路斷絕一榷稅之使遍天下民間賣子鬻妻以供無厭誅求怨氣通天一郊廟朝講日久不親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凡

此皆足以致亂亟請皇上下詔罪已如輪臺奉天故事已復因災異疏論山陰相燮理無狀比周一貫廷機驅除正人汪若霖姜士昌宋燾等即賢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錢一本遂中立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龎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皆不得召用傷觸天心及兵部尚書蕭大亨贓穢如山左副都御史詹沂柔媚無骨戶部尚書趙世卿末路回邪均宜罷斥以應古者災異策免之例又因會推冢卿參大亨及南兵部尚書孫鑛因會推吏禮二卿參詞臣黃汝良全天敘又特參遼東巡撫趙揖開釁生事貴州巡撫郭子章開釁土司及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頑鈍汙穢又疏參同官及臺員之敗羣者前後皆留中不報當是時公直聲震中外數十年小人嘗竊賴公摧

鋒力抵幾幾乎勝之而國是小定公益自負一往不反顧日論列天下事在省三年積數十萬言朝士視公足左右爲榮辱於是小人人人自危日思所以中公矣一日詞林湯賓尹者托其私人進結於公爲大拜地公故不應其人怏怏去省中王紹徽尤恨公切骨與其私人日夜謀遂揑公廠庫贓及暮夜之金至百餘萬嗾御史鄭繼芳發之百足競起公抗疏辨且罵賴神廟素知公皆弗問公益憤憤度無以自白乃集五城司坊官役若干人於正陽門出其行李十餘擡家屬肩輿五乘衆白之而公則向闕叩頭慟哭曰臣無能簪筆事陛下矣遂挂冠出都門去於是南北臺省交章訟公冤而銓曹竟以擅離職守降公刑部簡較辛亥大計遂列公浮躁公之視廠庫也條陳事宜有九議

五款等疏且連章參剝商中官楊致中李進忠吳進王道等請逮問追贓凡所以節虛冒而恤商民者百方致爲中貴人縮頸頓足嗚呼墨者如是乎公去國十五年而熹廟御極趙忠毅出爲吏部尚書矣乃起公湖廣按察司知事明年甲子晉工部主事未幾逆閹魏忠賢竊國柄逐忠毅去御史張訥并論公奉旨閒住而向之仇公者爭起而附奄據大位紹徽等復理贓款之說兩疏論公必殺公爲快遂奉旨削奪又二年今上繼統首誅奄及其黨皆罹刑書一時泉正彈冠而公獨爲冢卿王永光所扼不得召公曰已矣吾其汶汶以沒齒乎因上書自理臣二十年孤蹤前後爲小人所錮而張訥者復參臣以東林黨臣與顧憲成諸臣師友聲氣何黨之有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惡

相濟君天下者勿問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永光益惡之遂報罷其後有薦公者會黨論復起而公已無意於世矣越四年病卒初公之去國也旣辯身以自白而言者未已公以是不敢遽歸滇攜其家僑寓蘇門言者復謂輝縣腴田半入其手公乃去輝南下所至士大夫皆匿影引避若將浼者獨年友劉靜之逆諸河滸而勞曰知子有今日久矣因相與渡江謁顧端文諸君子講性命之學歲餘乃始歸滇旣拜工部之命行次江陵遭錮力不能返滇矣浮江而下暫止眞州旋入浙變姓名匿西湖中訪余山陰道上黨禁解還眞州已巳自眞如金陵爲投老計遂卒於金陵而公自被放以來所至輒縱情山水東躡岱峯西窮華巓中條尼泗歷少室嵩高南入吳會渡錢塘泛東海禮普

陀還過金焦滯武陵問桃源善德之奇出巴蜀上峨眉登其絕頂飄然有遺世想還滇十餘年出沒太華昆池閒遠及點蒼雞足洱海無不窮其勝概皆有記有詩嘗曰吾平生惟山水爲家緣道義爲知己持此自老足矣臨沒橐無餘錢賴尚賓諸君之義以成斂至是百餘萬贓跡竟歸無是公而公亦可以死矣悲夫余因追念公一生出處之際有不勝其感慨者國家自神廟之季黨論方興小人翕訿高張變白爲黑正人君子之禍至熹廟而極蔓延迄於今日玄黃戰而愈雜天日朗而愈霾國事至此有莫知所稅駕者而公實以其身周旋於四朝之際公每時時感憤曰吾進之不得與忠介嗇菴慶彈冠之會退之復不得與忠憲輩同遊化碧之魂而黨乎黨乎余聞而傷之朋黨之禍

君子見謂於小人同也猶幸吾爲君子耳獨公并疑君子辛亥之察孫太宰丕揚曹吏部于汴皆借公以謝小人平夙怨而御史史記事復下石焉故小人益得憑陵公一種悠悠之論終其身流布海內每當鼎革之際語及公便費推敲不曰持守有譽則曰性氣難近雖吾黨猶然卒使公躑躅於東西南北荒嵐野水之間以死世未有奇寃奇阨如公者迨公死而公心乃白公之品磊磊乎揭日月而行舉天下知爲先朝名諍臣有功於世道不小也悲夫公卒於崇禎癸酉年六十有九配趙孺人側陸氏生一子郎開應天府學生英毅有父風而公郎葬於江寧之太白鄉遂稱江寧寓賢後之君子亦尚有以論公世云尚寶君諱鳳翼系以銘銘曰

何來乎天一方東西南北覥儉逃亡死而扞於二三子之手無寧死於故鄉冀余心之耿耿聊不媿吾膺滂梁溪有席近相望旅魂飄飄庸何傷

誥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墓誌銘 崇禎辛巳五月二十九日

今皇帝御極之十二年時艱瀕亟流氛遍豫楚震及陪京特詔起吉水李司馬於陪京時其尊人文源公年九十望矣再疏請終養不獲命而公乃謂司馬曰老臣義不忘國恤而乃以老臣故戀戀家園養志之謂何藉而不就咎在老臣而行矣吾其偕往慰而心於是司馬奉公以行而公時步履殊壯且善啖留三月忽思歸歸而司馬仍再申前請不報無何訃音至矣司馬痛絕徒跣奔喪以不得視含

殞爲恨識者曰天下喪亂忠孝道虧勢不兩遂獨而能以
子之孝臧臣之忠則非太公之教不及此而余則謂司馬
此出煩係中外之望卽在事不久諸所擘畫已足爲國家
固根本遏亂略功在世道則太公所恃以瞑云賢哉太公
懿哉司馬君子謂是父是子洵能相與以有成也宗周請
遂因而尚論公方司馬爲臺郎時國是紛糾玄黃初判其
黔者往往墮雲霧而不自知獨司馬先識爲衆正指南而
異己者百計咻之又遺書公咻之司馬弗顧也既之公以
南國子學博報滿入都見長安物態曉然謂司馬曰始吾
虞子錯趾坑塹中今乃如是毀譽何嘗功名數定守正而
行卽以賈禍吾亦何憾乎司馬得之志益堅既而擧郡得
路淩不利於諸正人會司馬方接浙公遺書曰磽磽易折

盍去諸吾亦從此休矣司馬遂去浙明年京計司馬外謫復以餘罰及公南北部亦論調而公固恬然安之司馬引罪公曰吾乃不能爲孟博母乎公坐是終身不起司馬一起輒坐廢黨讎迄今未已至以身之進退爲世道汚隆者垂四十年大抵公啟之也始公偕司馬同舉於鄉年已遲暮矣了不改其寒素雖一衣不易且謂司馬曰世人往往科名爲金穴一日得志美服御盛騶從至不恤妄攫廣貸終身敗壞實乃權輿而其一切甘澹薄務以堅忍强其筋骨異時少有進步稍堪負荷報國恩司馬輒奉命惟謹鄒忠介聞而喜曰不意前輩素風乃見喬梓間則司馬一生樹立其根底固有素矣公居恒謂司馬甞曰古人言行不媿影寢不媿衾此不知經幾許磨練得來今世論學者每

輕視之徐觀所爲有不可以對朋友質妻孥者小子戒之須從幽獨中細加簡點無兜兜欺人又曰吾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在戰兢中猶僅以鄉黨自好結局從善如登苐日循天理安本分仍是不脫流俗須刻厲向上一息少懈墮落何等他日見學者言良知則曰天下豈有現成良知今人直說得本體乾乾淨淨完完全全乃利欲攻取敗名喪德不知所知何物鏡自有光塵垢翳之不務刮磨而曰鏡不受翳吾不信也或言及鬼神事則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吉凶不在天也如晝無妄營夜夢亦清一事仁義終身欣愜此非卽吉乎小人肆行滅理無所不至卽塗飾甚工人不及知每到屬纊寃魂債主歷歷在目豈眞有鬼心自爲耳其他格言多不載公其學焉而知道者與乃

者司馬方以忠介遺鉢振鐸仁文之堂爲士類景從率本

之公指君子以是知公之善教公少而孤奉其母夫人克

懽遭家中葉銳志業舉于學成九試始以萬歷庚子售甲

辰就廣德州學正戊申遷國子博士壬子量移大理評事

改刑部浙江司主事晉郎中皆南京歷官冷署少所建明

而其在廣德也遇諸生如其親子弟勤勤督課之多方諸

生有以微事閒詿誤於上官者公必爲原情解之至直指

欲以所私前廣德守某祀名宦者公按守在官無狀持不

可曰公論出於學校吾其敢以一官辱瞽宗大典事竟寢

直指恚甚竟奪其薦剡在刑部時有叔姪爭產累訟不決

者公特廉其教唆者懲之而徐諭以天性因各惻悟相持

一慟以讓終人服其德化保定劉督撫某之子訐其同鄉

官省郎者郵符往來南都事覺爲省郎所執送法司下公時省郎勢張甚督撫遂請殺此子以謝省郎公謂父子天性何遽乃爾況所坐不至是姑與之寬政而犯者懼逆父命逃去省郎抗疏劾公亂法公曰殺人媚人吾弗爲也犯者復自歸擬城旦而去省郎竟以此爲公論所薄而公清譽乃驟起其他折衷情法往往類是公性醇實居恒議論多本之平恕至臨大義決大閑則凜然不可犯取與進退之際斤斤如也或勸之速化則曰與其捷競無寧鈍處故前後在南都皆報滿不調既罷歸一意課其子孫讀無慮日而公亦手一編如經生不治生產不邇聲色不繕園亭雖登臨山水之興未嘗數涉足然亦終不喜著書大抵歸之質行跡公一生自樹允矣前輩典型亦足托於世稱不

朽矣公諱廷諫字信卿文源其别號仕終刑部郎中晚以司馬貴累封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階資政大夫配周氏繼劉氏萬氏周萬皆以公比部考滿封安人又偕公封歷進恭人淑人夫人考秀以公貴贈刑部浙江司主事晉贈如公官妣周氏歷封同考先世出自唐忠武西平郡王晟凡四傳至始祖唐始占籍吉水又四十傳於今世爲吉水鼎族至司馬益大詳見狀中子男五人長郎司馬邦華次邦英曲靖府推官次邦藻邑諸生次邦著拔貢生次邦蔚邑廩生孫男十五人士開士國士亨士齊士京俱邦華出士閎邦英出士升士奎士斗士壁士星士沆俱邦著出士延士建俱邦蔚出孫女十一人出邦華者需姑于姑怡淑出邦著者坤姑巽姑出邦藻者慧姑金姑出邦著

者建姑惠孺出邦蔚者爾孺惠姑士開孺下文皆有子男凡八人其婿嫁皆詳狀中公之子若孫相繼起文學有聲多稱國器而士開以殉弟士亨弱奉旨特旌尤足徵公教公生於嘉靖癸丑正月十八日卒於崇禎辛巳八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八以無疾考終正寢其葬也以某年月日暮在玄潭松林塘附十三世祖妣鄧氏側先是司馬旣奔喪即陳情請卹例得祭葬方在候命間而司馬不遠數千里使命持狀乞言於舊治宗周宗周遂節其過庭之大者書之貞珉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使得有所觀法焉復系之以詞

鬱彼林塘閟宮有姜文江之源大忠孔揚卜世卜年再敞新疆是日聞孫生而徵祥箕裘不替聯武頡頏橫經振譽

洊歷曹郎闈闈執法白首馮唐盈虛消息與時偕臧景運嗣新家賢彌光一命再命三命循牆以其敎忠媚茲明王以其治孝將父則湜奕奕留樞綱紀四方爲宗社金湯惟厥考肯堂豐碑載銘庶有俟於旂嘗

大中丞張浮峯先生暨配胡淑人合葬墓誌銘

大中丞浮峯先生卒將八十年而其聞孫孔時氏始以襄中之石請銘於余蓋前此先生卜葬未定也方伯公方遂巡有待以迄於今而孔時乃備其壙典則固非當世尚論之君子不足以與於斯而余豈其人乎然余既辱交孔時有年竊有聞於陽明先生師友淵源之際不禁其向往之私有不容已於論著者先生固文成高弟子也昔者文成以良知之說教天下一洗學者訓詁支離之習返之踐履

而消歸於當念益卓然孔孟之旨也而學焉者往往不得其說動求之狂慧不免轉增玄解解愈玄而知之良愈晦浸淫趨於邪說下者依舊訓詁而已則文成在日目擊及門之士固已知其不免明示詆訶獨橫山東郭中離數君子佩其師說不忘而在越復有先生云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辯士至於眞切純篤無如叔謙指宇先生則先生之學於文成可知也居恒每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我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爲學非學也其發明師旨類如是迨文成沒而慧辯之業日新月盛先生獨以反躬鞭辟卓立其間使後學有所持循則良知一脈傳之至今不盡爲邪說所蝕先生力也先生宦

轍前後在江西最久政事之暇日與東郭念菴洛郁樞潭諸公聯講會以證訂文成之學因闢正學書院於省會羣彥士而修業焉先生歲時進考其成喁喁如也異爲名世鉅儒多出其中者已又建懷玉書院於信州以處湖東諸郡士且特迎龍溪緒山兩先生遞主講席江右宗風丕振遂留緒山卒文成年譜之役相與上下其議論踰年而竣先生之有功於師門又如此也先生有至性甫二週而喪考郡守公輒知哀慕飲食舉止異常時年十六自塾歸卒逢虎患傷其臂神色不渝識者知其根器及既登文成之門篤信其師說而力行之大端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事母唐恭人終身孺慕不衰閨門雍肅服官涖政所至有建明不媿其學同門之士稱純粹似伯淳篤誠似

君實云晚年見地益高嘗揭座隅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亦足窺先生所至所著語錄及文集若干卷歿祀瞽宗又陪祀文成於天眞於越允矣其有光於吾道先生張氏諱元沖世家山陰白魚潭里自皇考少參公以來累世簪纓華貫爲於越鼎族先生弱冠舉於鄉五上公車登嘉靖戊戌進士筮仕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疏論分宜入相謂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分宜憾之又疏罷中官之遣織造者遷工科都給事中時世廟方事玄修居齋宮日久先生數以視朝請不報同時言事者禍不測咸爲先生危之弗顧也頃之出爲江西參政晉廣東按察使視海道縛海賊徐碧溪何亞八敘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監司第一丁母唐恭人

憂服闋補江西右布政轉左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會閩中流賊犯境勢披猖先生疏請旗牌行便宜命將出師日以斬獲聞餘黨方次第授首而汪副使出戰忽爲賊所戕額院被論落職省中忌者復及先生并奉旨回籍公論爲不平而先生處之怡然代者未幾解兵事乃追頌先生云先生歸二年卒於里門年六十有二配胡氏封孺人以子方伯公貴封太恭人而孔時列狀稱恭人佐夫子以恭儉則成其令德啟哲胤以義方則世其家聲悉而數之其事上也敬其御下也嚴其接姻族黨里也惠而周種種垂訓動是大家風範每云好榜樣好榜樣令內外諸婦服之享年若干卒具徵先生刑于之化子一卽方伯公一坤而孔時則仲孫鎡也胥府左長史皆世其家學其

他詳狀中先生生於弘治壬戌卒於嘉靖癸亥恭人生於弘治丙寅卒於萬厤乙酉始方伯公葬先生於麟寶山越若干年而孔時卜之不吉乃以某年月日改葬先生於秦望山之陰某山恭人合焉是爲浮峯先生合葬墓始先生讀書浮峯寺文成顧而登其巔曰此山卓絶不羣叔謙似之爲題浮峯書室而去故學者遂稱浮峯先生銘曰

浮峯高高不極何年駕出神鼇脊遙遙祖自崑崙脈濵渤流沙盡揮斥蓬萊之島洞天側朝宗遠近培塿匹惟有浮峯立如壁傍睨恍惚爭辟易豈知平地無奇特實者其履虛者識一點良知獨爲則淵源紫陽互羽翼終古靈光亘不蝕秦碑夏簡遺文寂紫氣還浮讀書室

徵士印臺章公墓誌銘

余少孤養於外家年十七從塾師假館於印臺公於公中
表行而公已儼然前輩不敢進而論硯席交間聆其言論
風采未嘗不望以爲天下長者既謝去漸遠外家稍自疎
於公而公名德月醞積而施於鄉余過毋黨詢人物無不
首屈指公者無何公遂以仲子徽委禽余女益習公平生
及公沒而公諸子手持公狀以乞余隧道之銘余不能辭
也謹爲之誌曰公章氏諱懷德字天成別號卽印臺世家
會稽傅山里傅山之章世有令人科名爵位炳耀三朝而
以隱德稱者亦代不乏人於今則推徵君矣始公以諸生
進胄監選入日久謝去晚由廷臣應詔薦公有治郡材被
徵復不起終老於家故稱徵君云 公考曰靜齋公早世公
則進承其大父少參公修趨庭之業顧不屑章句而惟謹

身飭行以敦儒風期不墮少參公箕裘而已少參公宦橐不踰中人公力佐以儉約且耕且讀早夜瞿瞿以漸衍清白之緒迨少參公歿而公竟起家至素封余每見近世士大夫以墨者輒不及一傳而敗少參公於子孫無厚遺而獨能取償於後日蓋世德相仍服禮秉度之效非徒居積致然也少參公繼娶董夫人生子英少公十齡而公事之自少如嚴父析產之日惟董夫人指已又掖英起家行業與公埒世以爲難又推以及里黨貧乏者多待公舉火然與必當阨諸必稱情絕無沾沾市恩意公德度寬和與人無競而中實介然不爽涇渭與之謀必罄情愫動鮮敗績論事有遠識往往片言而決故人皆不忍欺公亦不能售以欺也即子錢家有負公者公視其力不任輒焚券而

已以是公終身不投牒官府雖處豐腴門庭閴如嘗於元旦啟門獲盜者卽其道佃客也跪而請曰久負公德故自縛來謝耳公曰勞苦爾亟飲之酒而遣之命佃如故其好行其德多類是或方之陳仲弓云公雖章句儒生守耕桑之業迨老無出鄉而寬足以得衆辯足以知人廉足以鎭物愼足以當機倘得莞郡邑符一展其經濟其聲施豈遂遜龔黃漢世得人多取之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公實無媿焉遭際聖明赫然中興致欲罷科舉行古初制洪永之際於斯爲盛而公竟以碩隱終葢是時公年已老矣同時海內被徵者若而人輒續食公車而功名多不顯致以虛聲詬處士竟格薦舉行科舉如故人多思公者臨歿謂諸子曰古人積德如耳鳴自聞近名何爲又曰信吾初心

卽是善行有意爲善喪厥善斯余所謂天下長者也公內行尤醇備詳載章奏發所爲傳中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舉葬於某里初娶袁氏生子黼太學生繼倪氏生子某某皆邑諸生某皆嫁肯士族少參公諱禮世所稱稷峯先生以經術盛鳴海內者也系之銘銘曰

信爾心成爾行積爾德韜爾名耳甍甍達帝廷月旦爭賢良徵公不起薄樊英吁嗟乎人以徵重今抑還以人重徵後有作者式公平生

特進左柱國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恒岳朱公墓誌銘崇禎甲申二月

宗周幸以鄉前輩奉恒岳朱公也而公自辭學憲家居日久足跡未嘗入城府無由一奉顏色接其緒論居恒心儀公廉靖長者遂當坐至公卿未必盡了天下事既而公起隴西歷蜀右左轄擢巡撫總督控制西南所至平大難策大勳始知公之才有大過人者當祖宗全盛時聲靈震讋四海猶不能靖安南之局至麓川之役糜敝天下十年僅博中國一大縣而當事者倖封侯之賞至今有遺議焉以公而觀竟何如者蓋時事至今日而難言矣自邊事告警以來海內騷然蜀中遂有奢酋之變云奢酋者苗屬世居藺州爲蜀外徼與黔徼安氏爲界皆爵宣慰而世相讐殺雄長於諸司天啟辛酉奢崇明以應調入援出兵重慶乘舋賊殺撫道各官遂以重慶反一呼得二十萬衆分道進

成都所過郡縣望風瓦解時公先以左轄入覲就道矣省會無主勢洶洶蜀王亟率士民出東門遮道留公公慨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立返旆治兵爲守禦計纔二十餘日稍得勝兵七千佐以鄉勇而賊已薄城下公出誓衆曰必致死無有貳心衆皆感泣因率衆登陴分屯四門賊百計仰攻不得志乘賊懈直擣賊營斬馘千餘生擒賊目數人因得賊中要領一日盡淸城內奸細誅殺二百人出示賊益出奇用間多方以誤賊而賊將羅乾象來歸賊計始窘有退志我兵漸出營城外旁援戰公輒戎服當陣前矢石如雨而目不瞬諸將感奮殊死戰久之援兵大集賊乃潰奔越明年正月成都之圍凡百日而解公始得巡撫報矣賊退至敘州勢復合攻城公以大兵兼程追勦又先勅

所過郡縣截其歸路前後死者數萬人乘勝逐北定敘州
復重慶斬其驍將樊龍賊乃渡瀘水去以餉乏不及窮追
又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遂入藺
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公因請以外四百里膏腴地隸
永寧衛內四百里蠻獠之鄉分給各降將使世爲藩衞詔
從之無何安氏復反水西至是安奢解讎賊得逃水西界
上互相脣齒還擁衆掠藺公復敗走之會黔撫覆歿於大
方甲子公出師遵義爲黔聲援晉兵部尚書時黔師屢衂
勦撫兩無定局議以公專征賜尚方移撫貴州節制貴川
雲湖廣五省軍務公還鎮重慶大治兵分道並進別用降
將招奢氏懿親拍登等斬崇明之子寅首來獻寅最雄狡
寅誅而崇明益無能爲公且一意討水西矣尋以父喪歸

公既歸黔事益壞已已仍起公貴州總督如故時安氏之亂於茲八年公受事則具陳從前所以坐敗之故而與之更始首斷以戢爲撫破一切欺妄之習於是選將練兵大懸賞格募敢死士招耕墾以資屯粒爲久駐之計而公復遍歷險隘定營壘因勢利便以規進止遂會黔滇蜀三方進勦各絕其犄角之路公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諜安兵有抵赤水者令守將佯北以誘之深入至永寧大兵出其後奮擊賊背腹不相顧大潰遂斬崇明及安邦彥等餘賊竄匿方期一鼓進兵而蜀將以爭功故拔營先歸示以瑕隙安位年幼爲遠近諸種目所脅復羣起而抗王師公度水西山溪險阻霧瘴陰毒不辨昏朝難與力爭務以計困之屯兵近地相持百餘日稍出遊兵四面迭攻漸促以進

焚其積窖斷其樵牧賊且饑坐困別將劉養鯢密遣人入
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
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故賊殺王巡撫者兇首
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夷目納款會黔人
不樂罷兵復起釁相讐殺公立誅首亂者數人乃定丙子
移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益剪水西羽
翼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作亂公會師討平之名聲伏誅
蜀帥侯良桂貪橫不法公劾奏有旨勘議而傒以奧援行
反噬且修向者爭功之隙也因指水西侵地藺畝公謂公
曲庇安氏并奉旨行勘坐誣既而安位死黔人復欲用兵
且構老烏等酋叛黔以為公罪公一戰而定仍以款終自
此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計道里一千六

百里皆設亭障通商旅無虞於竊發方蜀事之初定也諸將吏咸欲郡縣其地公曰爾等徒自營封賞不爲疆域萬世計輕言改設釀釁異時咎將誰諉夫蠻方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其地深箐而徼荒其民鳥獸聚散耳力持不可乃寢諸將吏聞之皆不喜遂啟異日爭功之端及安氏之亂公既以歎終力寢郡縣之議因遂上奏曰臣惟邊徼雖要不可忘職制寇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矣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夷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廩煙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譙聯絡不絕彼必不敢卒入爲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地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屯萬人人賦

水田二十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即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衞不易其俗中外相安一也地益闢墾聚落日繁經界既正敵不得以民藉口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倉金錢以勞諸將不足以賚賜之賚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彼日備我七也從兵食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衞所自實八也軍耕抵餉民耕抵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征使

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緒昧死以聞其後蜀人爭功不已又欲得水西地以自廣公復上奏曰臣惟禦邊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毀巳納欵殘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酋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陡臨賊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接築城守渡轉運縻費捐有用以資無用且內激藺衆必死之鬭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倡可喜之談誇開疆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也奏上明詔詰責數四公持議益堅及安位死無嗣朝議必狥黔人之請主用兵公復奏略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嫡族遠支紛然

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征其賦稅殊俗內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彌丸一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酋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詔竟從公跡公前後條奏眞得古王者控馭之策動可以爲後世憲當羣議沸騰貪功喜事之輩後先接踵蠭憝朝論致天子

不難鐫公一官謝黔人而公卒一力擔當不以利害毀譽動其心決國家長久至計倘公智不出此爲西南宿禍本中國之憂自此方大國事豈待有今日此余所謂度越前人者也公爲人倜儻有識量知人善任人樂爲用其用兵謀定而後戰尤善於用間因敗爲功矢石之下神氣愈閒指揮不亂至爲降將羅乾象擒首曰公天人也敢不爲公死乎後乾象屢立戰功其禦苗一以恩信未嘗妄殺一人故所至爲人歸附既歿皆罷市巷哭始公起隴西以勳獮冠至臨洮行經首陽山下遇一老人與之談當世事甚契因載歸虔事之授以奇門遁甲六壬觀占諸書居數月盡得其術乃辭去故公尤長於占候而內江有牟康民隱者也精術數之學預卜西南有事定之者朱公云邇者海內

用兵幾三十年欲求公一戰一壘守一勦一撫不可得嘗是時惜不及進用公竟委之西南一局以老然猶幸公專制西南使縣官得并力中原以有今日而公之以一身用舍係天下安危抑豈其微哉豈其微哉公初釋褐授大理評事慮囚三晉有囚某某犯殊死而豪皆力走權貴人如響公不出都門有暮夜投黃白不貲以爲囚地者公毅然卻之既受事閱某甲由辭坐殺多命公特疏論辟事聞廷中皆稱平不置擢蘇州知府清羨餘慎刑獄恤灾傷政務畢舉又以暇集諸生執經問業風采卓然擢廣東督學副使瀕行郡中以織造監激變嘯聚數千人將甘心於中貴人諸大吏撫之不能定交誘公片言而解在粵力任風紀謝一切請托按使者林某累牘薦士公卻之最後竟以二

十人檄藩司應試棘院公怫然不許曰倭官非法仍榜其姓名於市林恚甚即誣公他事朝論竟直公至劣處御史在粤六年再錄科考所拔多名士及公告侍養十年而再出還蜀右轄時朝廷方以營造殿門采木於蜀積二十年費帑數十萬官吏坐瘐死者日相望而寸木未達於京師責在右轄公心疑其事趨駕至涪州木廠會官司立第其上下而去取之以其不中程者給商人爲道里費以北進五日而竣役又清通省漏籍田若干畝歲抵新餉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及水西底定即其地築城建堡設公署開荒屯種諸役皆公身自經營犂然可紀而費則取之公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然居恒一味韜藏謹繩墨絕無嶄異於人者識者以是愈窺公微蓋嘗尚論公沉毅如魏公

忠誠如汾陽謙遜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畧大類趙營
平允爲本朝經濟名臣冠冕終媿余知公之晚也公諱變
元字懋和别號恒岳世居山陰白洋里始祖琛以亥子辛
從龍功世襲壽州衛千戸封武畧將軍長子昂傳絅四傳
尊弘治壬子舉人任內江知縣五傳僊正德庚辰進士任
監察御史六傳以京七傳璘配趙氏生三子而公季也公
生神骨清異識者已卜其偉器少讀書警敏十歲能文二
十歲舉萬厯乙酉鄉試成壬辰進士累官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戊寅三月廿四日卒於
官祭葬如例享年七十三距生嘉靖丙寅配莊氏封一品
夫人推恩三世皆如公階子男四人長兆寧以蔭功世襲
錦衣衛指揮使無嗣次壽宜承襲三兆憲以水西功世襲

錦衣衛指揮僉事四兆宜官生任南京後府都事婚配别詳女一適太學生祁象佳賜塋在九里山而葬也以戊寅年十二月廿四日銘曰

川嶽儲精篤生人豪東南巨鎮禹穴胥濤世爲才藪有舉斯髦桓桓新建盟府載勞我公繼起參井之交孤城一戰如虎貔貅席捲千里深入不毛討貳舍服同歸覆幬要荒之義厥貢包茅於昭聖武不僭不慆豐功大節麟閣名高臣寧不佚臣職無逃兵事利害孰爲解飄允矣前修撫田擒濠我思頗牧中外建旄九原可作指揮蕭曹豈惟才難器則斗筲三公易養暮夜徵操公功取斯舉世滔滔爰勒斯銘式歌以鐃永爾萬年惇史孔褒

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崇禎戊辰十二月

記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倫必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私心訶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於君子小人之際以定其品若理之衆疑之中何也世有眞君子必其能自别於小人者也自别於小人而小人嫉之還以爲小人則其負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而况後之君子乎白沙葢有感於斯也後文毅百餘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於吾浙得一人焉爲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白首家食終其身不遑一席煖於朝顧孜孜切切饑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不避焉者其爲何如人乎嗚呼此亦今日之文毅也而今已矣宗周椎魯媿無能爲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余而誰謹摭其生平大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别號愼所湖州

長興人生而忼慨負奇氣遇事勃發一往莫回表裏洞達而忠孝篤摯之懷尤得之天植嘗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稱一時高足又學於其鄉許莊簡公自此邈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動以身程及見世道陸沉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於富貴利達視如敝屣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即從顧先生授尚書已探奇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業名家北遊太學舉萬厤乙酉京闈連丙戌進士予告丁外艱家居八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貞皇帝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責備婁江再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己亥京察以

浮躁落級先生不赴調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臬
司經歷尋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三月之
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爲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
朝鼎沸廋無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臚諸奸罪狀并
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爲經世之文其黨轉攻
先生攢矢如雨先生再疏以爭條具剖眞心覈名實重大
體平物情端學脈五者三疏再披徽誠以存公道皆反復
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際而攻先生者益急神廟竝留中
不報先生乃謝病去在主客三月耳所主四裔入貢者皆
感悅既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
非詆東林曰門戶籍朝士賢者入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
以六經亂天下語入省闈策問先生家居不勝忿乙卯復

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啟改元暫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繫典格士論不平久之臺省交薦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卿方胥大用而先生已病會小人復起用事挾中奄矢創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時朱元寧罷相歸詢及時事故誘以謬語先生怫然起口喃喃罵一揮手而別前易簀數日也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正人坐門戶者多盆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自此禍且移宗社賴今上聖明建極反之正而先生之言往往奇中人於是知先生昔之矢口而爭其爲世道慮至深遠也先是先生起主客福清當國且待以小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

或謂稍通欵要人可免者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
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向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
不往再邀前曾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舠於
相公舟側者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强項未易用也
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梁溪家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
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
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儀介然
恥爲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者惟先生
一席終於林皐余嘗以爲空谷音不虛也先生自諭祕書
歸即小築北山之華瀨溪時集同志讀書談道有終焉之
意間往來梁溪商訂學術是非多屈其座客先生處之胸
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

語及輒嗚咽流涕幾欲借劍而無從齎志以歿識者恨之
初先生考少參公慮先生以伉直取禍痛加裁抑先生不
屑也而曰寧璧碎無瓦全公聽之喜執先生手曰勉之
無忘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
貴而勞不忤色事繼祖母吳曲有禮意忘其非吳出也母
夫人歿而事外祖母陸如母存林臥十年奉陸以終舅應
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彌篤又推少參公意卹及祖母
之族嘗待以舉火公有側室嚴無子而矢柏舟先生事之
惟謹既歿力請於當道旌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賓
客無所不厚也尤嗜義若渴遇所不平里中及名教關係
輒攘臂起不顧世間一切恩怨如爲鄉紳陳潛齋乞後而
剔螟蛉之篡繼贖名臣蔣侍郎賜塋於豪有力之手而復

其蒸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於羣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斂明經臧大咸於長安旅邸皆其較著云明經耶文煥謬爭先生父塋地仇也以許師一言而降心相從終身德報之致反爲文煥所賣而不悔人尤難之其視桑梓利害不啻痌瘝切身吳俗善逋賦以鄉紳家悉免繇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以供追呼有幾命箠楚者時朱元寧以司成家居倡均繇之議大爲梓里讙謀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讙者口塞吳中役法自此少變其後苕溪有葉朗生之變其餘黨尚蠢伏也而長興瀕太湖爲盜藪先生慮之則謀之石令有恒使預爲備令賢者於先生素引肺腑因薦材官顧思義并其家丁三十餘人宿衛左右歲甲子元旦賊

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刼令啓庫獄不屈死之并殺徐主簿事聞家人皇迫請避先生起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召思義等設殊賞殺賊且飛書告急當道乃入縣撫令尸慟哭而出丞若尉於頹垣積薪中相與洒血誓衆哭聲震天地當擒賊首吳野樵追至西門又擒殺數人餘黨逃逐事甫定而城中民訛言云殺令者屠城自辰至酉竄匿殆盡有素憾令君者因倡爲報讎之說先生揭榜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誦言令賢無報讎事且曰二十八人豈皆讎耶人情益洶洶一夕數驚謂先生袒令君將謀不利於闔城先生處之兀然不少動三日斂令君如禮馮推官始來署縣事益相與協謀爲善後計時訛言煩興先生合門不保者幾再處危疑之地

日夕焦勞凡兩閱月而以長興先人咸頌先生之功然先生從此病矣尤痛念令君死節以百口自之聲淚俱下聞者感動先生自少厲廉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爲諸大吏所嚴重有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知也李尚書三才撫淮徐侍御縉芳視鹺江北竝東林客也交遊中乘便射利居間者或至千金先生獨無一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後二公敗向之居間者多謝去惟先生交情如故居恒喜接引後學毎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至擊節沾膺聽者忘倦遇有志操者多方鼓舞之趣其向往時而命酒論文識鑒精絕一經賞拔無不脫穎去或去而敗節輒大榜其門絕之不以貴介寛至聲氣

之所感召且徧天下。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廢與起必關世道汚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爲前矛而小人嫉讎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爲舉主則以爲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爲賣友身既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爲懟君三者皆不能無疑於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如是朋友與君臣孰重順逆不兩全自古記之使先生而懟則賈太傅屈正平二君子非耶黨論初起立黃未判彼邪正之介僅針芒而先生抉之最早獨清君子一脈於百口謠諑之日則學焉而信道之篤可知其必爲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配臧氏繼吳氏皆有賢德嗚呼後

之爲君子者尚有感於斯
友人劉宗周曰初余於許師莊簡公座中見先生抵掌談
天下事神采迸露輒驚起退而嘆服非當世士遂相與定
交然間與師語及先生之爲人必曰意氣意氣先生聞之
戄然晚年目告喜靜坐夫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必也狂
簡狂簡亦何病於世神廟季年清議名臣先生第一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諡文介淇澳孫公墓表 崇禎戊寅三月

今上御極之八年念前此置相不得人無由建太平之業
也始大破資格進舉臣於廷親試才品拔其尤未厭復用
夙望即家起毘陵孫公屬公已嬰疾聞命力趨闕水陸
間疾浸劇抵國門上疏趣公陛見而公竟不起上驚悼良

久下所司議䘏贈公太子太保祭葬如新銜仍任子一人皆異數也易名文介識者以爲稱情云予嘗私慨謂今天下安得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而用之以致君堯舜坐奏昇平之業則心儀孫公一人耳當世士大夫方推轂公無虛日而爲之小人者獨害公致前後困折瀕死公晚際聖明殷懷夢卜雖害公者不得不聽公一出乃公卒不得大用以死天乎人耶公死而若後先並命之文公震孟林公釬亦相繼死吾黨不禁人亡之慟矣嗚呼公死矣予請尚論公大臣之道公起家詞林歷遍修中允庶子少詹事皆職在編摩不具論論其著者方公之以禮部侍郎視篆也値神廟靜攝久諸典禮廢弛公首疏今日關治亂者數事遂及福王之國期當是時福府挾母愛以有寵於上諸窺

伺者乘之致東朝積處危疑二十年來廷臣爭册立爭竝
封爭出閣無慮日而坐以落籍永錮者半天下也旣而廷
臣屢以之國請至四十一年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貴妃
猶日夜巧營上前至莊田取盈四萬頃度搜括數省曠日
持久不可得舉朝患之公奮然曰此禮臣責也疏八九上
輒謂人主當以大信示天下不得以難繼之土田藉口輒
奉旨切責又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一日內降更期後年
矣且責政府以必行無附和廷臣煩聒政府惶恐持未下
公立率九卿以公疏爭度不可得則舉朝伏闕而公方待
命間出入殿廷與諸大臣旅會辭氣慷慨曰今日是某死
所還攢諸政府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皆感激爭
出危言佐之聲朗朗徹大內政府乃得以前旨反汗頃之

戚畹私人有假公者公與之語所以為福王母子地且曰自古國家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而動煩過計留千古不決之疑上聞之大感動於是貴妃令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是役也賴神廟始終英斷不難割數十年椒房之愛冀國本於泰山而苟非公一片致死血誠仰邀帝鑒亦何以幾幾得之於是人多頌公功者公謝曰聊追禮臣責耳又數年有妄男子張差闖宮梃擊事人愈推公曲徙功而忌者遂曰居功其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遷主諸王選婚皆關聖孝聖慈之大者公動持典禮爭則動忤上意久之多得俞旨公遇事必核舊章杜僥倖風采肅然嘗有中官非例索內供金錢至持駕帖坐需公執不可召役於庭而呵之中官噤無言去一時清執聲震

內廷故自天子以下皆嚴憚公公乃得行其志焉楚獄久
寃賴公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八代藩廢長立少公念其
事正與東朝類亟正之杜奸人窺伺者至庚戌科場之弊
尤坐小人營窟久滋盈廷議卒按法持之又請從祀豫章
延平皆報可在部踰年請告去去八年繼爲禮部尚書而
鼎湖再泣矣先是先帝疾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者因政
府方從哲進紅丸先帝遽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聽引
疾以去從哲亦引疾去矣公以爲未正厥辜也甫入朝即
抗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
食死春秋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父然則從哲宜何如
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
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舍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

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辭弑君之名益難免弑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祔廟擬謚恭例貶李選侍不早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一官而戍可灼朝野快之當公建白時鄒忠介方爲御史大夫首祖公以爲卽不殺從哲亦當直筆書信史爲後世戒於是公論翕然歸公獨二三宵人不懌也頃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旨又請告去自神廟以來士大夫以學術持清議者積爲羣小所不容相沿有門戶之說公既去侍郎值京察竟以君功定策糾公坐永錮矣至是小人益嫉公若讎公去之明年會逆閹魏忠賢日用事聲勢灼天下羣小附之遂修門戶之怨一網正人落

籍去又明年大起詔獄副院楊公漣而下死且戍者若干人越丁卯公議戍得寧夏極邊因以公論紅丸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宷爭梃擊楊公論移宮爲三大案特修三朝要典頒布天下坐公等皆罔上不道公得之忻然曰何不遂從楊公地下遂戒行天祐皇圖其年秋今上以藩邸繼嘉廟大統赫然正始誅璫及其黨與乃詔卹死事諸臣而公解戍復原官其時逆黨餘孽猶布滿朝署多尼公出者獨詞林倪元璐南銓臧照如發憤爲公上疏既而廷臣交薦公戊辰改元始以原官協理詹事召公三辭不允逆孽閃爍問尼公者八年如一日上不能無疑亦不強起公公已若將終身矣晚年一召正羽書狎至聖天子齋宮引咎之日公既義不俟駕竟不及一覲天顏遂次謁告奉溫綸

公得之必捧而泣恨餘生不能報主想見公懷忠入地之憫而識者以爲際此時艱小人益秉事卽一日大用公公不能行其志也悲夫始公爲侍郞方爭之國事時也而枚卜及公葉文忠當國雅知公則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公曰吾敢以一官誤國家大事爭益力及公再出文忠再當國且晚且相公竟以討賊一疏而罷人多惜之公狀貌不踰中人而性獨鯁介孤行峭立往往不可一世疾惡旣嚴卽於賢者亦未嘗苟同故人莫得而用之然一日立朝斷大事決大疑動爲國家樹典禮之極使亂臣賊子有所制而不得肆用是夾日兩朝功存社稷卽不相天下其聲施固已宏遠矣始公喜讀佛氏書嘗從靜上人參心宗久之有得時覺心光迸開晃晃四照至涉事急迫此景亦復觸

琨然自謂終歸斷滅未是本心乃嘆曰儒衣破綻終不可以裂裟補也遂一意宗儒日以五事自課一默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其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屛去精求之反躬一路歸於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時時體驗而有至焉故遇事一往不計利害立朝之日動以身殉國守道守官見之所至賁獲不能奪凡以行其所學有如此者臨革謂子比部君士元曰吾輩若將道理不講與聖賢自然君父念重身家念輕何事不濟又曰吾生平於出處二字最分明嗚呼公眞凜凜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與公諱愼行字闇斯別號洪澳晚好石更號石齋以自況生有異姿母唐氏荆川先生女也故淵源有自舉萬厤乙未進士第三人始入詞林以文章負盛名獨扃戸讀書不妄交與謝一切

竿牘非其義一介不取世咸稱爲苦節至居家處鄉曲動有坊表縉紳名教士大夫以此益高之卒年七十二配封夫人李氏無子子其兄之子郎比部君生卒世系皆詳狀中始予官儀曹嘗備公屬員引予知己自此出處語默多有同者晚年又介公以竿召命追感同心之誼良用耿耿遂因比部君之請且據其狀而爲之表諸隧道如此以示永久已又讀公所著文集而穆然於公也

劉宗周曰余讀文抄而知公之學出入於辭章佛老無所不博繼讀困思抄而知公學之一稟於正折衷羣儒微言以訂讀愼獨義百通而知公反約之功依乎中庸讀一易二易三易四易而知公屢絕韋編探河洛有得遂明於憂患與故順吾道之通塞噫盡之矣及讀公奏議若愛梔愛

晝病籲里居曳尾諸記而知公於出處顯晦生死之際無一不以言顧行子臣弟友歸之慥慥之地是謂稟龍德而正中志天民之所志後千百年庶幾有以尚論公世與又日紅九一討大義凜然是故孔子述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亞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誥贈太常寺少卿養沖姜公墓表

今天下所急者事功所需者幹濟才而置一切理學行誼風節文章於高閣以為此皆啖名者之所務而亂天下之嚆矢也數十年來轉相祖述積為驅除禁錮之術久矣乃今天下未嘗乏才也銖兩而取之復泥沙而用之上之人從而顛倒之鼓舞之者百方而竟無一割之效可以當緩急致國事於累卵轉增乏才之嘆豈非所用非所才所急

非所務乎宗周因而追感往事吾友有姜養沖先生者固所稱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之翹楚也而先生竟坐是不得大用以死後之人嚴事先生亦止知先生如是如是意者持論有餘而試之用或不足即可以大用不可褻用猶然咲名者流乎乃先生特有不然者始先生筮仕爲戶曹主事也甫弱冠耳旋出而司倉徐州徐倉以儲該衛官軍俸月糧及所至領運官軍行糧故事謹支放而已先生獨留心軍民利弊爪櫛及纖微如放糧必稽日月爲次第異時有預放過一二年者因有歷放一二年者至是通行平準夙蠹爲之一清如收糧則嚴稽遠近地方積逋不得以那借爲辭異時各地方坐派倉糧有不載考成者先生特與申部題准入考成自此得按期征解解至仍聽與領官

軍交兌無停刻免胥吏轉展需索又如徐左二衞之有軍
便名色也扣軍糧爲免役錢稱便軍實以厲軍吏追呼至
遠年逋役無可稽考輒恣胥役輩乾沒而衞官與部使者
亦染指其中一軍化爲空籍矣至是一切報罷且永著爲
令至舳艫往來榷課概與以寬政而歲入反浮前使者惟
收稅諸役從橫爲市最藪奸利先生事事繩以法使不爲
行旅者病迄於任滿風清弊絕稱老吏不如則先生之用
一效於錢穀者如此既而以按察副使視學三秦先生念
秦士朴厚可敎也首肅憲範彰軌物有托倖竇者卽入彀
必置之劣第風采凛然而先生尤加意士行既嚴甘結之
法公之里舉矣又使就試諸生舉所知合之學博有司各
舉所知乃大啟秦中書院進諸生之文行兼優者而專造

之資以餼廩備以書籍肅以規條主以博士先生之賢者仍分立五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古文詞四曰理學五曰昭代典故聽諸生各占一會或二三會會之日各以其學互相質難收麗澤之益漸底於成材巳又拔其尤立定性一堂處之儼然積分之法而先生又時引其儁者侍諸函丈問從容酬對如家人子弟又於書院中立祠祀三秦名賢遠自蘇子卿而下近自靖難忠臣張公紘而下各若而人凡所以示鼓舞激勸者百方異時醇儒名世背項相望咸歸先生陶鑄功亦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壬辰大計詔錄先生卓異爲天下冠則先生之用再效於風紀者如此其後卽家起江西驛傳時當事者以供應不足議加編地方錢糧先生曰民困極矣居官者苟能身視民家事視

郵事亦何弊不釐於是一意奉功令去汰去奢而立覈加編之議方神廟以中貴人視權各省直也所至如餓虎縱差役紛紛假冒擁傳而行倒得專制不關主傳者或水陸兼支或額外數倍莫可誰何先生曰吾職掌何事乃不敢問傳客往來遂勅有司一槪無私應而中貴人乃詟輒持倒爭先生不爲奪自此中貴人以他事銜命者皆不得專制矣仍立循環二簿一給有司一給夫馬戸卽乘傳貴人供應一夫一馬必以登候歲季查考懸以厲禁幷夫馬折乾有禁額外需索有禁夫馬工食之稽遲有禁尅掊有禁一時津人候吏如出自湯火中而地方歲省金錢以萬計遂用節省所餘免派進賢十縣歲供七千餘金各府州縣且以次及矣嘗一視學豢舉祀其鄉之賢者塘南王公蒙

山陳公專祠祀健齋傅公孺東徐公又祀江右督學名臣黃公仲昭而下若而人皆從前曠典在江右二年江右人戴之如慈母嚴師則先生之用三效於簿書期會間者如此而先生自此已罷官歸矣始先生通籍爲郎卽與海內名賢及同舍諸正人後先定交遂慨然以世道自任會神廟始不視朝國家大計未定僉人相繼工煬竈之術以籠絡天下諸言事者紛紜斥落先生時時扼腕益與諸正人風義相期故在徐倉有治體四事疏一杜留中二延忠讜三舉召對四躬節儉自徐遷部有應詔陳言疏專言册儲宮事并請宥廷臣之言儲宮得罪者旣而以郎署起補則有摧枉用直懲貪獎廉疏薦直臣鄒公元標呂公坤廉吏陳公有年許恭簡先生而下各若而人至是以江右齎俸

遂有人才關係世道一疏復薦鄒忠介等而刺政府不能容賢娓娓數千言時李晉江方新入參知蘇先生疏語以王介甫刺已也竟奉嚴旨降廣西臬僉尋以御史宋燾疏救并謫先生興安典史矣歸田十五年會顧端文主盟東林講性命之學先生率諸同志左右之風期達於海內而先生每謂性命之學政無取於高談但於四端中於羞惡辭讓是非處不見識於有道便是眞講學聞者韙之先生自少奉宗伯公家教既通籍益以古人樹立自期孜孜問學一種樂善慕義之懷尤得之性生故鑄品日粹而物望亦隆隆起早需大用然而難進易退之操凜如也又念宗伯公及母賀夫人年高數陳終養前後棲遲子舍者復十餘年以此不盡究當世之用而識者謂先生前後諸論列皆

關係國家治忽大機使其言次第用而先生亦以其身參衆賢而進必將躋一世於平康正直之路無難者則先生之用而不用終不諱其大用又如此先生居家孝友惇素兩遭大故皆毀瘠至哀慕終身事伯兄老而彌恭撫其幼子受托孤之命而見嫉於其嫡兄且多方傷先生弗顧也先生操履嚴潔平生不肯以一介自苟而獨喜周人之急至捐宗伯公所遺產之半以贍宗戚故人無替存歿其高誼往往出古人於此亦足窺先生學行一斑則先生用世之畧其得之素所體蘊者深乎深乎往先生督學桼中適嗥承恩反寧夏寧鎮亦先生屬也聞變即驅車而往會賊已闔城拒我師先生周旋營壘間以待事平既入鎮城訪諸生之死義者優卹而旌之其資交鼠竄者立罷去一時

人心悚仄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今日者誠得若人布之有位何憂外患之至舉世望風盡成巾幗此固先生所爲幹濟才也則皆先生之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也世猶用是詆吾黨不休曰咲名曰亂天下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先生諱士昌字仲文宗伯公督學蜀中時夜夢文星入室越日賀夫人舉先生於官舍故名長而丰神秀朗濯濯如仙子讀書不再過卽了早以制藝擅時名人驚夙成年十九舉於鄉明年登萬厤庚辰進士歷爲郎至副使參政旣謫籍物望益歸賧以常少推者再皆留中光廟登極將錄用先生而先生已厭世去熹廟初遂錫贈與如原推士論以爲未厭云卒於天啟辛酉年六十一配于淑人名臣景素公女也子男四長志濂舉萬厤戊午舉人次志穎志

沂志潔皆世其家學宗伯公諱鑽以嘉靖癸丑進士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家丹陽宗周始志其大者如此表諸墓仍系之以詩詩曰

大江以南德聚星羣賢遞執牛耳盟中有文昌麗斗精濯以峩眉積雪瑩前身乃是蘇翰卿風節文章莫與京大者訏謨陳帝廷蹇蹇謇諤諤擢狐城其次秉憲多士衡振古風教還西京下及錢穀猥瑣程靡非經術經世徵儲書行繼三輔騰局不霖雨遂蒼生十年搖落江湖情聲光戛戛磨太清一夕運會東南傾人傳公獨遊蓬瀛誰為來者斂槩征汲引總屬君子能光輔新朝致聖明樹人之澤百世仍摛詞華表托典型喟為太息陂與平震起聾聵雷轟轟

封侍御磐石金公墓表　崇禎癸未十一月

古之君子修之於家獻之於天子之廷豈其身獨優爲之
彼所謂父兄之教不速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況又重之
以師友之薰陶乎後世父兄師友之際多曠於教矣非豪
傑士自命其能崛起大業一舉而聲施人國古今人之不
相及以此余晚年出山以諫院一席得與天樞氏周旋一
堂之上稱莫逆其事未幾毋至人才進退國是可否之際
未嘗不奉天樞爲蓍蔡天樞亦不余鄙也而時時匡余所
不逮方期同心許國以濟時艱不意有中左召對之役余
爭言官得罪事偶觸聖怒禍叵測則天樞起而申捄余甚
力由是兩人同罷天樞當外謫因數請終養俟旨間而封
公磐石先生之訃至天樞徒跣歸以不逮含殮毀甚久之
將奉先生之靈返葬於椒有日矣先生世椒人故從治命

云於是天樞緘書以先生墓道之石屬表於余余則何以表先生猶記天樞將發都下時颿破涕爲余言先生屬纊之際口拈遺語臨風北睇曰詩有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兒勉之矣又進之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語不及私余爲之心折曰有是哉先生之言醇乎醇允乎其爲臣鵠也蓋先生之學所以本諸身者如此因以教於家啟其後人至倉卒不亂如臨師保如式珙球聞先生之風者亦足以興矣已而又讀其門人方曼公翰簡之狀得悉先生平生如約以醍躬儉以訓家惠以和鄉里皆縷縷可述而大端一本之孝弟蓋自高祖東園公以儒術起家再傳至存吾公稍進爲校官及先生昆季而日大先生遂授之天樞父子兄弟世以學術文章相爲

師友入其門雍雍如也先生垂老猶手持一編率諸子講業風雨晦冥不輟金氏之興有由然矣夫先生卽不憑而以韋布老猶及晚得之天樞不啻其親見之也是爲施於有政矣嗚呼先生其古逸民之遺而中倫中慮者與是宜豎之豐碑與松楸林立于古今過者矜式先生諱九殿字承明配某氏享年七十有五天樞名光辰卽先生仲子而先生舊以天樞御史得晉封故又稱封公其他詳狀中銘曰

迺潛德於東園以箕以裘五世而昌紹家聲於儒術遞相師友再傳而益光蔚啟中臺蹇蹇諤諤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幾夙夜永有譽於先覺

菱山祖墓類狀

曾祖考茅山府君諱概字元平行瀹三十一位世家山陰水澄里父守直公濟繼娶張氏生府君上距始遷祖八傳矣而府君自其高祖遂安公以降世以孝友起家至守直公與仲守愚公繩武益有聞府君繼之守愚公則啟少司馬艮所公兩房兄弟顯晦殊途而德義可風一致司馬公家居日與諸昆季飲食相過從鴈行八人或一人後至公不舉席也府君兄事公追隨杖履如嚴父公愛之異諸從間每宗人有事諮公輒曰可問十三翁蓋府君於小宗行十三也以故宗人又浸服府君敎慨年一足病跛月扶節臨里門而坐族子姓過門必盤辟謁拜府君舉節示答其衣冠不飭不敢見也有冠而從新製者衣過綵者必相戒無過府君門其他見府君必與子言孝與弟言弟或詰平

日所業勤嬉何狀巳而各致訓誡辭其人偶不能往復輒作色詬詈至以箠擊之乃巳府君於族小宗子也而主宗政日久當是時族之冠娶妻生死必告於府君儼然行古宗法焉府君歿而後人遂莫有繼者府君性嚴毅好面折人過所至無賢愚皆憚服之然頗濶略世務承守直公遺業一給昏嫁外絕不問生計有無晚年家漸落猶未際窘也而遽以所居廳事鬻之隣曰吾子孫有興者可復也諸子有難色府君卜之神神許之乃決蓋是時先君子巳聳頭角望旦晚取科第云其後竟不獲售府君志後人舉其事多笑府君迂者平生行事往往類此府君生於弘治戊午正月廿二日午時卒於萬厯丙子八月廿一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九娶茅氏

曾祖妣茅氏安人出阮㵎里父某官主簿母某氏安人恭慎性成又善操家政每節量出入以佐府君所不逮事府君白首相莊府君治家嚴勝性復卞急安人輒乘間柔之多所匡護晚年齋居一小樓奉大士像禮供甚虔晨起必盥佛案閉所供淨水以漱口始誦佛號而齋食者歲過半遇窶人及持衲而乞者日不厭施也宗周嘗聞之姑氏先君子幼失恃恃於安人憐愛異常其日佞佛也必舉而祝曰坡兒云何未長曰願賜之長未成立曰願賜之成成矣曰願早登科第以大我門積十餘年如一日後安人歿先君子相繼亦歿辜負安人昔心安人之歿也先府君三年爲萬厤癸酉六月廿一日辰時距其生爲弘治巳未八月二十日午時享年七十有五私謚曰恭惠生三子一女子

長諱輝楚王府典膳娶祝氏次卽先祖考三諱恢邑庠生娶朱氏繼娶胡氏女適州山吳與膳公號望山生四子惟長子行健有後一女適阜埠沈紱官州同學博公號環峯生三子懿懿懃懿無後而懿懃子女皆蕃

祖考兼峯府君諱焞字仲厚行堂三十四位府君承茅山府君之敎孝友無忝前人而淳篤過之少而尫羸坐廢學旣娶先君子環秀異常則授書課之曰爾成吾志於是歲延名師開塾學每饔飧治具及歲時束修之遺必厭其師意有加不虞其力之匱也如是者十年百畝產盡而先君子學成三試場屋弗售府君猶操豢以待不幸先君子中道夭矣則府君平生大挫不冠不衫獨處一小樓謝人事者三年府君故抱鰥也又失愛子又以敎子而家廢自此

歷閱坎坷有人所不能堪者居舍自先世已鬻他人至是每僦親屬家居之遷徙輒無常至僦又不任則身徙山莊數楹在麻溪者而宗祠有毋去依外家章仲叔依孀朱惟季叔夫婦偕府君以養無何季叔夭季孀大歸繼夭又數年仲叔復夭府君三子至此無一存止挾一老僕曰來清與俱有時朝不食清出樵於山東薪過市貿米歸而炊乃食日踰旰矣一日大雪絕炊清曰奈何府君曰姑安之今者暇吾與爾治薪且待霽也兩人方雜奏鋸斧頃之有連蹇雪道來者蓋握粟貿薪者也府君望見鼓掌曰天賜吾食矣遂濟如是困而獲濟者數四輒自喜天幸冬無纊則擁爐燒茅火盡撥灰頹然而瞑或火熟芋栗一飽以代糧及稍羸糧又輒付之酒家陶然命酔府君故不善獨飲則

時時召山隣家飲山隣家覘府君有酒不待召巳滿座上有時府君無酒則山隣家亦來餉府君時時不絕也山田十餘畝率種秫待釀爲一宿之醅朝釀夕盡又釀又盡隣家之登場未畢而府君甕頭巳空又善植果品若棗杏梨栗之屬以時濟乏所居籬落閒錯以名卉每果熟花開索飲者畢至客至清理網出漁溪沼閒應手舉鱗不踰時巳進盤飡府君心喜之忘其身之無告也無何清又死府君大慟曰吾乃不得以一僕終天年至是府君年七十矣顧影兀然而向所與飲食客復謝去始不禁無聊以病病痞懣艱食時宗周年漸長尚依外家聞之泪潄潄下走寧府君府君意殊不解曰吾老矣莫爾待矣頃之宗周年十八以童子試得雋府君聞之爲一粲又二年宗周進膠庠其

秋遂聽鹿鳴府君從山中得捷報喜劇至步不能舉趾曰張而笑不止不知病之去體也自後得返僦故里祖孫一聚首乃府君竟不忘山棲時懷抱往來舊業復召故所與飲者而樂之座客益滿又四年宗周舉進士第府君大喜曰果成我志不負我教子苦辛則又曰吾幸健飯而孫蚤貴不十年貤封三品吾猶得身親見之矣會宗周得第郎丁母憂服闋謁選官行人不獲迎府君官所時府君年八十浸衰明年宗周謁告歸府君滋釋也而忽忽自怪曰兒告養不祥頃之病瘧越四月不起天乎痛府君不逮一日之養也宗周又自傷不以志養終天抱毀焉至久病不能官數起數廢積二十五年爲今上崇禎己巳宗周忝起順天府府尹會冊立東宮恩追贈府君如其官階通議大

夫使府君至今日而身親見之宗周庶得自比人子乎惜也一展黃紙焚下泉耳府君爲人坦衷直腸絕不知人世有機械事與人處油油無競一切恩怨好醜不設於胷始府君居約時嘗受侮一豪者及宗周捷鹿鳴豪持酒肉俟府君出也而餉於途曰請謝前過府君便舉巵一醉而釋之平生自喪子而外絕無攢眉事雖處困阨亦絕不一問生計云何至身併四窮民而陶然有以自慰嘗曰人生得喪命也長戚戚何爲及晚有孫貴又曰使我向者以憂患自隕亦豈有今日哉人以爲知言麻溪山莊者茅山府君爲諸子分田而府君讓其腴者寧處其塉者麻溪瀕江多患十種不五收府君竟坐是以困後府君每困輒取其田券富人或售或不售其不售者府君因以老菟裘且遺之

劉子全書

子孫耕而祀之府君嘗曰吾死吾所手植花果樹木必俱死已而如其言而清故所漁處後人漁終不得魚至今里中詫其事云府君故瘠也而晚乃彊卒登上壽教子不酬而捷收於孫中年困阨歷盡人所不堪而忽以望外遭逢享其餘慶或挹之彼或注之此何莫而非天乎則非府君冥識曠懷不一一見及此已府君生於嘉靖乙酉八月二十三日丑時卒於萬厤乙巳八月二十九日卯時享年八十一配陳氏蚤卒追贈淑人來清故夏履橋人失其姓自幼事府君以忠愼稱善治庖兼勤於穡事方府君家破人離雖父子骨肉不相保而清服勤左右至死無二心君子以爲義死葬麻溪塢

祖妣陳氏淑人系會稽樊江里人檀仲女也檀官涇縣主

簿母謝氏淑人歸府君而靜好之誼甚摯又上宜於茅安人茅安人佐佛淑人亦從而佐佛亦喜爲種德事方府君未際乏之時遇歲歉見途有餓莩輒施槥凡此之類多淑人相之年三十五以病卒時府君長淑人四歲而所遺先君子方十六齡二叔一姑以次離提抱孺而泣也府君曰吾聞吉甫賢父也而殺伯奇奈何以是累吾子傷逝者心遂終身不繼府君四十年煢煢頽瘁骨肉飄零如斷萍飛絮坐是故也而四十年間秉義不忒凜然秋霜烈日懿哉府君弗可及矣轉思淑人當日所以感府君之義而矢之百年罔替有非偶然已者宗周既長從府君稍一問淑人平生府君輒嘿然意若有自傷者宗周弗敢復以故淑人平生不及詳嗚呼亦徵之府君而已矣淑人生於嘉靖巳丑

七月十三日卯時卒於嘉靖癸亥十月初四日未時生三子一女子長即先君子諱墩娶章氏生宗周次諱瑛次諱瓚皆見下女適道墟章立鎬

叔考中望府君諱瑛字汝玉行慶六十七位爲人有心計見家世日瘠營思刻苦自振經營十一者百方而先大父意豁如也毎謂府君曰兒誤矣富貴豈可以人至哉府君心不然見先大父座上客常滿則刺眼如棘出入徑行不顧或怒形於言以是府君一侍先大父客輒褁足去先大父滋不悅然府君心計惟日之不足終亦不能有就也晚年貲二傭將往田麻溪先期一傭死一傭逃府君悒悒自恨曰果命也吾其已矣遂發病卒於朱先大父聞之不哭則歎曰二傭直幾何而以命償惜也富貴豈可以人至

哉府君嘗工日者言卜先大父曰必膺晚福當十年豈從
天降乎及卜宗周曰老人之福爲是故也竟如府君言豈
所謂工於謀人拙於謀己者耶府君生於嘉靖壬子正月
十三日丑時卒於萬厤丙申五月初八日戌時享年四十
有五娶滕墺朱氏生女一適蕭山俞而後府君者環峯府
君之孫宗畢也娶周氏
叔考泰屏府君諱墳字汝相一曰汝猷行慶九十二位府
君資性亞先君子方業舉子有成矣會先君子卒先大父
心頓摧不復望府君遂聽府君浮沉屢試有司不售稍爲
人塾師非其好也宗周童子時嘗從府君授論語府君設
科嚴所進同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宗周率府君教日不敢
轉睫而日無曠課府君憐愛有加少與族弟孫滿友善及

孫滿病瘵革府君持之哭失聲自此亦病瘵越數年不起時年三十三府君性狷急無他腸居家孝友自先贈君歿後獨府君奉先大父得其懽及轉徙山莊猶依戀不離左右雅工楷書得子昂筆法爲時所珍今遺墨無存者配王氏府君卒王安人歸王亦卒遺腹女子一長適陶崇訓太學生嗚呼府君之賢而無後亦天也宗周忝以猶子之職奉府君然於禮則在所降矣先大父而後僅宗周一人以遺腹稱孤而宗周今者又僅舉一子無能爲府君立後辱念及此未嘗不耿耿永懷自傷門祚之衰也府君生嘉靖丙辰某月日卒萬厤戊子四月初六日某時安人少府君十二年生嘉靖戊辰十一月十一日寅時卒萬厤己丑五月初九日某時享年二十二系出會稽蠏浦里

顯考誥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泰臺府君暨顯妣

誥贈淑人貞節章太淑人行狀（原作顯考泰臺府君暨顯妣貞節章太恭人行畧）

先考泰臺府君劉氏諱坡字汝峻行慶四十七位世家山陰水澄里先世出漢苗裔始家山陰者曰縣幕公文質五傳爲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鏵怡軒生守直公濟守直生茅山公概茅山生兼峯公焞兼峯公娶陳氏生三子長卽府君府君生於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三日丑時越乙丑年十八補會稽縣儒學生戊辰歸我太恭人又九年病卒是爲萬厤丁丑八月二十三日卯時府君先舉一女旣卒之明年正月而子宗周生又二十三年辛丑宗周舉進士第甲辰授官行人先是辛丑九月神廟冊立東宮覃恩宗周

巳身遭慶典至是授官例得貤贈府君修職郎行人司行人蓋異數也又十有七年今上改元天啟辛酉宗周自廢籍起官儀曹郎復用登極恩晉贈府君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又二年癸亥宗周連擢同寺卿復用皇子生恩晉贈府君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乙丑宗周卽家起右通政辭遂奉嚴旨削籍并奪府君誥嗚呼家門之禍至此尚忍言哉府君生而瓌秀弱不好弄兼峯公延師教之授以舉子業甫齠而能文年十二試童子縣令楊公賞之錄名上府太守某公偶顧府君則訝曰小孺子乃得濫竽何令君之眊也卽留侍席間面試立就警語則又詫異曰果佳兒也然不宜速成錫以楮筆而出頭之丁陳安人憂既免喪而進膠庠則名籍籍起藝林矣嗣後連三舉棘試庚

午癸酉皆爲巡按御史識拔御史臨場試通省士百不收一二得儁者爲殊遇人或賀府君曰劉君見小敵怯見大敵勇迄於丙子竟未及聽鹿鳴而罷府君體素羸每入場屋輒以勞作眩憒日中乃醒一拭目操觚疾書不加點隻字而文理豐致人盡以冠軍期之外大父南洲先生夙負人倫鑑每射覆科名十不爽一二而往往失之於府君府君之弗售殆命耶乃宗周讀府君遺書二十年而脫穎去抑又何也宗周少多病歲讀書不能以日月計自扣胸中貯字不滿百而恍恍一窾從天啟入場屋若有神助者何也人皆曰此先公之靈也及宗周既第又不能入官數請告家居忽起又廢又起竟得以三命貤封宗周官未嘗一考所膺三命皆覃恩異數事若非偶然者又何也人又

曰此先公之靈也洵然哉洵然哉府君春秋僅三十而以所未盡者憑於遺腹子之身如取諸寄卽曰不於其身於其子猶二之也乃今者竟以宗周不肖事明主不忠自干大戮致上及府君又如府君有靈何府君性至孝喪陳安人時年甫十五六哀毀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以義夫終府君既失恃則恃於祖母茅安人及茅安人沒府君哭之如喪妣時有科舉之試縣公已拔高等矣及府試遭喪輒告罷或曰國制無期喪不應舉者府君泫然曰方寸亂矣豈能操筆作試牘竟不可奪府君嘗讀書羅文懿公家久之歸謂兼峯公曰比處羅氏見其家父子兄弟間皆有禮教不似吾門苟簡者自今願取以爲法兼峯公聞而喜之府君素褊急自此力加矯治德器日底於和粹而家

庭闈風尚幾一變接我太恭人素莊無故不晝處於內見燭乃入卽內處亦無不冠不履時子女育於乳媼府君未嘗手授提抱必自太恭人轉相接也其矜嚴好禮如此府君禔躬飭動履閒雖小必謹所御衣冠圖史之類皆有常度無或卽於褻居恆閉戶讀書目不習浮薄之態意惟恐浼之所交必里中長者里中人皆愛而敬焉嗚呼天實鍾府君之德以孝弟禮法爲士林坊表而且嗇於年未試於用宜必有後人者起而承憑府君之靈以千百年垂不朽而今也已矣侂得之宗周而又失之夫宗周卽不肖無能爲府君後也倘世有憑而形之者曰有是父乃有是子則宗周不肖之戮永永永不朽而先君子之靈亦於是不朽矣乎

先慈章太恭人系出會稽道墟里父穎以學行爲海內士人師稱南洲先生母楊氏太恭人生有懿質自少閒靜寡言笑先生鍾愛之因命名曰爲淑且卜曰他日必貴爲擇配而難其人會先生教授吾族水澄里中先君子方舞象也而嫺於文客偶攜所作至先生所亟賞之問是誰家兒曰吾擇壻如是可矣先大父因納采而楊安人有難色曰奈無姑氏何先生曰嫁女嫁兒郎何姑之問意遂決比歸先君子先君子旣遊膠庠矣太恭人肅雝以相有雞鳴之風學日進事大父及曾大父母咸得其懽里之人無不嘖嘖稱賢婦者積十年而先君子捐館舍太恭人年二十七手抱一女子歲週而宗周猶在娠也則誓以死殉先生強解之曰兒卽死奈爾夫無後天道有知假爾孕生男以報

地下死未晚因操文祭先君子曰爾欲有後上叩帝閽且哭且酹而太恭人乃勉稱未亡人以待聞者傷之既彌月宗周生當是時大父之室磬洗矣先生素愛女而楊安人又日夜懟先生之擇壻也僅恃此藐諸孤慮誰爲依命者因趨返太恭人於家太恭人則念舅氏在堂不得盡婦職歲時往來起處不遑頃之水澄之居舍又鬻他人大父去而依所親韓氏太恭人尚往來韓不絕踰年韓見卻大父乃挾兩叔氏投山莊而聽太恭人大歸母家矣時楊安人已殁伯仲舅相勸敦手足之情無煩孤寡以拮据太恭人顧刻苦自厲躬操紡績已躬授之織織成貿市以博微貲又更端紡績如故寒暑以爲常迨宗周已勝句讀出則隨先生而入傍太恭人讀機杼之間未嘗不篝燈相向也而

太恭人竟坐是體日羸宗周年十二仲舅莘臺公司教壽昌先生從之任因念宗周之失學也特遣之壽昌從先生讀書時酷暑中徒步爲艱至卽病一足攣中冬扶病侍先生歸明年春足疾瘳復侍先生之壽昌旋病目經年而愈又明年歸巳復侍先生之壽昌又病目又明年莘臺公遷官去任宗周隨之歸年巳十六矣五年中三往壽昌道千里而險太恭人無絲毫姑息之戀又歷攖疢不顧卽旁觀者翹舌而宗周竟以是讀書有成年二十遊膠庠是秋隨薦於鄉時劉氏不識所謂宗周也一小孺子養外家一日而成名人始知先生之教而推本於太恭人三遣壽昌不啻孟氏三遷云然太恭人得之未嘗一色喜也意若轉自傷者年未五十而寖衰每顧宗周曰勉之爲爾父爭氣望

遠大吾願已矣會女兄嫁於章者復寡太恭人哭之遂奄
奄抱疾庚子冬宗周依戀膝下不欲上計偕太恭人促之
行倚門揮涙明年辛丑宗周試南宫得儁放榜之明日太
恭人遽以一疾不起捷至已不逮人方頌太恭人孟氏之
教不衰而又傷之曰子可以祿養而母不待惜哉又有解
者曰此未亡人志也一日而立孤一日而殉死者於地下
足矣奚其待宗周得是説而痛之如不欲生也先是大父
居山莊日久雨叔父繼夭無依而宗周年且長矣太恭人
則數遣宗周迎大父至外家具晨昏之禮大父處之不樂
也旬日輒去而太恭人徬徨者必累日歲時或遺之甘毳
大父每嘆曰吾不能撫孤反以累婦時大父浸桑榆且攖
病不支及得宗周捷報而霍然則又時謂宗周曰非爾母

吾安得有今日人又稱太恭人純孝云歲癸卯御史馬從聘按浙採其事上之朝奉詔旌表貞節之門而浙東觀察使王公時熙特下所司暨坊於里中顏之曰宇宙完貞云辛酉以宗周官儀曹郎贈安人癸亥以宗周官同卿加贈恭人於是宗周得稱太恭人天之所以報太恭人者至矣惜宗周之不能爲子也宗周夙承太恭人懿訓頗歷歷在耳始宗周聽鹿鳴而歸天且暮用便服謁見太恭人太恭人恚曰爾倖爲舉子獨無舉子服可服而以私褻也又遲遲入夜簡親棄禮自此始矣宗周亟更衣終不樂而罷一日宗周逐隊謁當途爲人居閒以斯闗太恭人又恚曰爾母之爲乎母則有舊飭勑在而爾故出此懼爾福祚之不長宗周得而改之或見宗周氣宇輕浮則時時勑曰戒之

戒之無多言多言敗德無多動多動敗事又常曰人須有剛骨方能自立人之言曰人軟受欺爾之謂矣其他因事督過類此宗周得之兢兢奉身如不及少之時猶得似人及逹太恭人日遠而忘之致過日叢材日薄竟爲淸時所廢家食二十年一日立朝猶思得當以報聖明因上書論政事指斥權璫天子薄其罪不深坐會黨人議起宗周投劾歸未幾黨禍作遂奉旨削籍上及太恭人嗚呼宗周惟不克終奉太恭人教以至於此今日之禍固是宜然天乎毋之無罪也故宗周仍稱太恭人以志痛云太恭人幽閒靜正得女德之純居恒自操女紅外輒扃戶靜坐坐或終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一中規一中矩步趨而裳襞不動謦咳之聲未嘗聞聽除郎侍坐先生先生每伺察太恭人顏

色爲喜慍時或故爲款語博太恭人一啟齒不可得也處外家子弟往往不言而化有口角者得太恭人一言卽罷去太恭人喜慍不形每事有不可於心者惟終日不語而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其天性然也宗周少不更事長而奉膝下有年親得之儀刑見太恭人一言一動無不閑於內則其處心積慮純乎坤道之隤然而剛方之操凜不可犯方之古人柏舟而下吾不知於孟母何如彼所謂得其子而名益彰以覩宗周今日又何如耶昔范滂以鉤黨坐戮其母謂之曰汝今與李杜齊名雖死何憾若滂母者世所稱賢母猶不免以聲名動其子稍戾聖賢中道假令太恭人逮今日會見其子坐鉤黨之戮吾知其智必出滂母而上也行矣勉之矣太恭人卒於萬曆辛丑二月二十八

月未時距其生爲嘉靖辛亥正月初二日卯時其卒之年
偕先君子合葬下蔣之原同邑陶文簡公旣志其墓而德
清許恭簡公又爲貞婦傳行於世

山陰後學李濬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三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十　傳家傳刻入家譜內　論　議　銘　箴　贊　祭文

南洲先生傳

先生諱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會稽道墟章氏章於會稽爲望族而先生家世隱約父信齋公樂善好義里中稱長者先生生九歲而母林卒則刻苦讀書以承父志年十四五從上虞孝廉謝狷齋公受易公器之已又學於徐九皋公二公易學顓門教有師範後皆登進士第爲名宦而謝公夙節更著卽世廟間以御史四劾奸相嵩者也先生英偉風成長而漸服二公之敎益挺挺自立傑然有塵視珠玉銖視軒冕之志乃大肆力於經術久之遂以易名家發爲

制義追琢古致而多獨解一時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每邀先生聯講社得疑義必顧先生云何先生徐出一解則四座嘆服因益奉先生爲祭酒諸文懿公累上公車不第一日過先生再拜請教先生具言其故授以指南公躍然復再拜謝去尋登上第因終身聯爲石交餘所交知名士後先登第去者德先生不忘類如文懿公也少與族兄少參公禮僉憲公煥號章氏三傑先生獨坐數奇以郡諸生試於省者連十一舉輒報罷年踰艾矣乃去而從所尚以處士終始先生困諸生既久一日以蓍卜遇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則喟然嘆曰吾其已矣將在及門二三子乎已而門人日益進數十年間吾鄉以易顯名制科者多出先生之門先生遂儼然爲當世師當世無論識不識無不

稱南洲先生云先生之設科也量人材器而程之高者許之下者舉之其要歸於敎率發必命中乃已至卒作之際風雷迅厲又使人鼓舞忘倦故及門多所成就始而發於族族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其後族孫如鐩以孝廉舉已敎於鄉鄉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若陶允宜以駕部郎顯羅光鼎以比部郎顯沈校楊大成並以縣令顯已進而敎於郡邑郡邑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若馮景隆以大參顯趙璧及吾族祖璉並以州刺顯朱某以縣令顯已進而行敎四方及京師四方及京師士所至爭延先生若華亭徐文貞孫元春以進士舉中州郭蒙吉以別駕顯順天周應中以光祿少卿顯及其老而再遊京師則朱張二翰學陶宗伯爭延敎其子弟而陶望齡以南宮第一人舉以司成

顯朱敬循以通政顯張汝霖以憲副顯張汝懋見以御史顯已申少師瑤泉公獨延致其壻郭生頃之還家年巳七十餘矣再延陶氏陶允嘉以鹺運副使顯年八十而不肯宗周弱冠舉進士則先生所手植之成者也及望九十猶爲諸孫授經周光祿聞之遣其子來學人以爲伏生再出其他後先及門者不下千餘人傳先生經學世其家者又數十人乃先生雖不發於身而仲子爲漢亦受先生一經舉於鄉爲名邑宰先生之道不終蹇矣始先生教如鉉三年而有成曰鉉自此舉矣然艱於第得周光祿曰奇士也但不宜遲暮則盡出其枕中祕授之曰熟習之取科第如寄光祿唯唯一舉而連捷得陶司成曰吾非子師也行當大魁天下得朱通政曰子他日名位埒周望及周光祿數

起數仆則誡之曰予病太剛終不能大顯永通政以先生
九十來稱觴先生睇視其俯仰高舁狀私恚曰叔理不久
矣未幾死自少愛宗周曰兒必有成宗周之舉於鄉也先
生方隨任仲子有粤西之行舟泊江干宗周出初場以試
卷走呈喜曰甥必舉矣余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
得宗周捷報然猶以少年登科第爲不幸其負知人鑒一
切奇中往往類是先生性豪爽嗜酒每晨起爲諸生授經
畢輒會客飲飲輒醉醉後輒罵座不顧尊貴人尊貴人在
座者次第竄匿去盆連連達夜不休甚則推食案鼎肴狼
籍委地主人不敢俯而視又整席如初以進然此外不呼
盧不射覆惟高談古昔稱經史及當世人物賢否而已故
聽者悚然忘倦酒罷復考諸生課一一勸誡有差而諸生

益日夜進於學館中少師邸一日偶自他所歸夜深矣問郭生課不應先生震怒命長跪不起聲達內庭少師起而聽翌日躬捧夏楚至先生謝曰願先生終教孺子自今不率請二物收威威復顧其壻曰世安得善教如先生者自此待先生禮益隆先生雖日館貴人而語不及私未嘗一涉足勢利久而隸卒皆信之聽先生出入交遊蚤夜不問兩處師相皆長揖上坐或曰不已倨乎先生曰師道然也先生偉幹修儀丰骨峻整而浮赭彩弈弈望之如神人而一段剛腸正氣得之天授當其發揚蹈厲一往而前能令千夫辟易雖自謂賁育莫能當之先生嘗自言曰使余得志揚歷事業不足多也先生既有志不遇益憤嫉流俗往往發之酒後既老而厲壓益甚嘗自笑曰氣是以阨道義

酒亦足以配道義又曰吾平生嫉惡太嚴然人有片長輒
頌不啻口或立銘其平生游之與人交終身不替過有德
於已者一飯不忘友人朱在川嘗助先生麥舟十金越數
十年朱君物故其子落魄京師先生酬以兩金且給道路
費命之歸其子曰伯何贈之腆也先生具道舊誼因拜謝
而去又嘗周人急族子某某遭詿誤法永戍皆藉先生援
得解先生終不言德也族弟某比鄰聯第子孫嘗欲拚其
第以自寬一日坐人命累乃書券納先生求援先生門諸
敢乘危以牟利哉還其券而解之晚年家居里有遊手博
塞治飲而解鬭者必匿避先生即不及避必自縛僻罪乃
其俗幾一變云先生律己動循禮法雖造次不設惰容而
心事磊落如晴空胷次洞然無纖毫隱伏故所至人望而

敬之年八十命工繪青天白日圖小影曰吾平生以之則先生所挾以師表一世者非偶然已又曰吾平生得之二師先生配楊氏生二子一女長爲雲次爲漢女爲宗周太恭人二子皆先先生卒而孫輩復世其家卒於萬歷乙巳享年九十二疾革謂宗周曰此常事不足怖也先生所著有易解存河南郭氏故不傳而詩文雜稿藏於家宗周於先生孫行也然不敢言戚而以師道事先生志不朽也

贊曰師道之重於世久矣語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先生蚤傳謝公學擁皐比談易數十年淵源所漸多成名士宗周齷齪不足道如周光祿陶司成二君子皆卓然樹立其出處有無爲世重輕而一出自先生之門則先生造就人才之功乃在世道矣周光祿嘗謂宗周曰吾平生得之先生

不啻先生之於謝公也嗚呼今亡矣夫

女兄貞範夫婦小傳 天啟丙寅秋日

宗周少孤則依太恭人既失太恭人無所依也乃牽姊衣而泣曰姊即吾母自今事姊如事母矣時姊已稱寡故相依倍親嬰聚首者艾少展平生之抱而姊且病病且夭事母之信托諸空言嗚呼姊長余二歲以萬厤丙子生性慧敏有斷少同養外家工繡刺外大父爲擇壻而得章君養仁其父固族兄弟也最契以是進其子爲館甥而養仁貌寶狠又羸弱骨立於法不能壽一日以愛甥字之亦命也姊歸養仁六年年二十四而寡育一女一子孤寡之痛甚於姊稱孤時矣姊之于歸也會其姑謝卒而養仁哭之毀三年不食肉自此遂成癆瘵以死時年二十六養仁自少

有至性不殺起蟄不折方長及長益端飭自好動止有常度人呼之曰執方先生惜不永於年以死及其死也外大父過而哭之曰惜也端士因題其旐端齋云姊承太恭人家範素矣又得之養仁翔于肅肅婦道既寡厲志以撫孤爲事淩憂瘁成疾處牀蓐者十年竟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姊節行不媿太恭人乃薄命一至是乎弟宗周因爲易名曰貞範存母敎也允爲端齋配矣姊初歸端齋家頗贍後經伯叔析箸遂窘而又以病益耗於醫藥余家復貧不及以時恤愈鬱鬱以死由今思之尋常事姊且不逮何事母之云姊既死乃撫其子子之娶其婦婦之越十年而子復死亦僅遺一子一女孤寡之痛至此極矣甚矣天之酷我姊也其酷爾弟耶夫人生有三世孤寡揃作一場如余姊

弟者乎而終不爲蒼蒼一鑒乎且也章君之端愨與吾姊之瘁節於天道又可卜也是在孫行一綫矣子一匡已補邑庠生女適何光捷亦邑庠生婦朱氏遺孤曰安民而葬域未卜

章貞女傳 辛未六月

余母族章會稽望族也風氣岍直近古别於他著姓入國朝以來貞臣志士代不乏人卽簪笄女流亦往往以德操著如先太淑人撫孤宗周尤其皎然者矣異哉於今又得貞女焉其父曰太學生方振母劉氏爲余族兄先方伯公女有賢行而早世先舉子曰英士女子二人貞女其長也生而柔婉有至性母沒哀毀骨立既免喪遇忌必慟工於繡刺暇則學書史稍覽詩易兼通釋典長而嫻於閨門之

禮足未嘗輕置戸外也初太學君之考司城公方官京邸時王新建瑞樓公有子族壻也因以其孫求配於貞女曰此其爲文成後者也司城公曰吾女孫得奉文成祀幸矣遂字之乃王氏之子固嬖人所生也一日家釁作瑞樓公遽出其子曰螟蛉也且以其事聞於朝太學君詞曰誰氏子也而稱秦晉乎因絕昏王氏瑞樓報可然猶爲族子所持未敢顯言絕之也至己巳貞女待年二十矣王所爲螟蛉者自燕歸乘瑞樓公故而覬世襲且來請婚時太學君方謁選都下托故謝之女微聞所以心竊自傷適有議姻於妹氏者貞女疑以爲己也一日引佩刀自截其髮家人驚問故第曰吾毀容自廢得依吾父膝下終其身於願畢矣如其不可請以死誓人孰無死者已而遂寢疾不起疾

數月時以不一面父爲恨臨革坐起念金剛經而逝且謂
家人曰吾死命也幸弗悲悼時郎已已之某月某日也嗚
呼女何爲而死乎以爲死所天誰爲天者以爲死所暴又
未嘗有鼠雀之訟也一日陶石粱先生與余講居易之學
人皆指患難處爲蹈險者而先生以里中二女子爲證曰
只此是易二女子者其一爲張氏女既聘於王而夫死竟
歸夫家易服守志其一郎貞女此其事皆甚奇而貞女所
處爲尤難云方絕昏之議未決也英士嘗謀之於余余無
以應既思而得之絕婚義也完婚禮也與其廢禮無寧廢
義蓋亦爲生女子地當出此者不意女子能誓死女子死
而禮與義兩全無害又曲全於父子閒豈所謂居易俟命
者與險易之數貞於道不貞於遇如以遇而已一生一死

轉展較勘閒動有定地何者而以六尺從之無乃行險徼倖之至乎則貞女辨之審矣英士方有志於學一日以其妹之狀來請因有感而爲之傳

沈貞烈女傳 辛未閏十一月望日

人亦有言守身如處子蓋士君子守身之難也居恒擇地而蹈動自斬斬幸無詿誤一試之嫌疑曖昧之地未有不喪其所守者卽心本無瑕名行可惜是故擁懷違節也而貞士否之徑竇小嫌也而君子去之守身至此庶幾不媿處子嗚呼此沈貞女之所以死也或曰女子而有死地者必其爲强暴所迫耳此時生則汙死則潔一生一死汙潔判霄壤不得以彼易此宜矣貞女無是也何以死爲審如是吾懼天下曖昧之行而七尺之藩動以小嫌決也貞女

會稽之阜埠里人小字壽爲御史砥菴公七世孫父應節母吳氏生四歲喪母又家貧父以販傭爲生故自少依伯姆呂氏以居呂亦蚤寡而生一子孤寡相依間貞女不知其非呂出也今年十八矣一日父外貿會呂亦歸寧外家貞女乃過其從伯應傳之妻張氏房宿焉夜未半有盜犯之者貞女驚喊尋厲聲呼曰伯父好爲之遂繼以泣張及其女並驚寤莫知所謂既而慰之曰此誤也貞女泣不止復加醜詆則愈忿時聲息稍稍聞隔室矣達曙趨歸輒飲泣不食諸嫂妹多問故者亦不言所以是日值高祖忌辰强之與祭禮畢而返則處分其家內米鹽之類甚悉乃乘閒乞滷於人紿之曰將以漬虀遂暗服之傳之妻若女稍聞乞滷事疑之亟來視攜手中堂忽仆地扶起甦曰我服

滷矣諸侍者倉皇進諸藥解之曰事已無益爾等幸無汙我衣亂我髮且失我簪簪吾母所遺也而呂之子祖壽冒之曰妹不長進至此曰妹不長進安得至此傳之子士彥問曰妹何爲至此者則瞪目視曰往問爾父又謂祖壽曰我死兄爲我雪口氣姆恩未報父恩未報已矣亟趨而歸令我一瞑目語畢氣絶時十月十四日晡也舉族男女聚觀者咸怪其事多爲之流涕及殮張命侍女易衣手僵不可開呂氏歸撫尸慟曰吾女自幼有教豈肯以遺體見外人遂屏諸侍女親爲之殮於是兩手展動如生貞女生而敦敏自少愼舉止寡言笑每聞人舉圖史所載烈節婦女事輒嘆慕不已既長父爲之擇壻而未偶貞女聞之每曰父止一女女而嫁父誰依乎至是以一夕之釁從容自裁

若惟恐其身之不白也而不恤以一死浣之若曰辱雖小大也嫌雖微彰也凜斯志也斯可與言守身之義矣古者婦人出必蔽面居必擁幃不夜行不寄宿不親授受雖姑姊妹間不與同立坐凡以別嫌明微預遠曖昧之行故宋姬沒於漸臺旅婦勇於斷臂貞女抑亦聞其風而與起者乎然且至死而不言所以事固有不忍言者春秋之志賊在內從諱斯不亦義盡仁至一死重於巨山乎故因沈氏諸文學之請而爲之傳且爲吾黨之學守身者勗焉

孝愍周氏傳 崇禎乙亥八月十五日

吾鄉故光祿少卿周寧宇先生立朝忠清一節有古社稷臣風郎居鄉諸懿行未能更僕數鄉人多化之者而先生又有令女孫曰周氏嫁於汪而死義君子哀之私謚曰孝

慼言不媿爲先生孫也禮婦人謂嫁曰歸義重於夫恩輕於父矣周氏之爲慼也曷不從婦而從子曰爲義絕於夫不得爲汪氏婦也不得爲汪氏婦也者乃其爲先生孫也者先生長子曰太學君惺早故遺一女一子女即孝慼氏初太學君擇壻而得蕭山之汪某富人兒也先生有難色曰吾家儒素非若偶會中冓有主之者竟諾而歸汪先生滋不懌也已而先生亦謝世其舅姑雖知先生廉苦猶覬宦門女不乏艷粧一日顧氏短褐椎髻狀輒怏怏移侮母家姑趙又繼母也不恤其子益開釁其婦時時詬誶不忍聞舅汪某時喜時怒喜則相爾汝追隨褻下如厮養習爲嘻嘻怒則助姑爲厲而已氏乃還母家而雨泣也曰吾死不歸汪也此歟而屬者可與托終身乎其母不解所以輒

遣之如是者數年忽一夕縊死時其夫方館於外也亟走還視殮質明曳而葬之中野里人愕然有訃母家者曰死之夕汪某有獸行焉氏方厲聲逐淫者而某走挾乃姑爭持械來亂擊其頭額抱傷悶絕因闔戶自盡其弟熙乾訟之官閱三月起屍烈日中顏色如生然當事者竟無能斷斯獄也余嘗進熙乾慰之曰舅不義而殺其婦還以舅抵是父子相殺也且氏固念之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辱親之名以偷生殺人之父以立節無一可者熙乾感之事遂已然而氏之志愈不可以不白也卽汪氏可無婦先生不可無孫因爲作孝慤傳俟采風者擇焉

外史曰余讀書至中冓之刺莊公而醜之衞竟以是亡其國下及唐李高玄之際何獨不然當是時假令宣姜諸孽

有秉孝愍之志者撊然制人主之惡而不得肆國亦奚底於壞方且三綱由此而明九法由此而敘其有裨世教視栢舟一誓猶然僅了婦人分內事者然則孝愍固不特爲先生孫也亦永永永爲汪氏婦矣

處士韓東樓公傳 庚辰二月

客冬仲燕山布衣韓參夫來自白門訪余於蕺山之麓相與證舊聞而啟新得懽如也蓋參夫自壬申訪余後至此再晤矣氣益充識益定余遂引爲畏友因閒與之論禮樂之際余所未達者參夫必爲之發覆如云世謂必復古禮古樂然後可以致太平非也古人三千三百九奏九成皆從性術中流布無一事出於勉強者今人得其意卽禮自我制樂自我作莫非古也且古之人亦何所本而然乎聞

者爲之解頤既別去乃以其先大父之傳見屬而參夫且
曰欲開百世之家禮故傳十代之先人蓋參夫自始遷祖
相傳已十世矣自始遷以來皆有海內名筆爲之表誌所
缺者獨大父母耳偉哉參夫之志余所不得而辭也乃問
其人曰鄉人問其業曰農業而問其平生則曰隱而未耀
其無懷葛天以上乎諱曰遠號曰東樓字未詳也配曰張
氏厥考曰宗儒妣曰楊氏繼張氏有弟曰近有丈夫子三
曰天吉曰天寵曰然然官文思院副使卽參夫考也其生
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享年七十九張氏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九十二合葬某里世爲眞定
藁城人然則何以傳東樓公乎而參夫則曰傳之以先生
之言斯可已夫參夫而以余言傳先人孰若以參夫傳先

人禮之爲物也家其則也而身本也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合而言之則道也而家國天下之所從出也天地之所以昭鬼神之所以格草木鳥獸之所以咸若皆是物也故君子之學合天下爲一家會萬古而一人區區十世百世有不足言者參夫勉乎哉而其爲先人傳不既永永乎是爲韓氏八世祖東樓處士傳

外史氏曰禮失而求之野相彼冀缺夫耕婦饁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近世士大夫玉帛相見率代以黃白出入袖中手手相攫詭祕甚於暮夜此詎可令農莊子見者巳矣乎吾安得從東樓公其人與之言禮而進而遊於九宮相讓百獸率舞之盛乎

大司成芝臺陳公傳 庚辰八月

皇明天啟崇禎閒有經濟名臣曰大司成陳公諱仁錫字明卿別號芝臺吳之長洲人登天啟壬戌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丁母憂服闋起補原官充經筵日講以忤逆璫忠賢削籍歸今上御極用廷臣薦起原官尋晉春坊中允改國子司業再補經筵晉諭德謁告越二年即家起南京國子祭酒甫拜命以疾卒是爲崇禎甲戌年五十六天子念講幄舊勞賜祭葬而鄉人仍祀公學宮錄公賢也公著述甚富其大者凡若干種各若干卷行於世君子以是窺公經世之畧云公生有異姿自少辨博屈其宿老益務攻苦治舉子業早有儁聲年十九薦於鄉明年下第父崇德君謂公曰兒不患不貴顯正患知遇早殖學不固他日無以報君父耳公退而讀書不輟則又誡之曰兒讀書弗迂

弗腐去此二病則博古可以通今守約可以達節公唯唯乃大肆力於古人之學首讀孔孟書日吾向者所治帖括之說微言大義不在是因日積所疑抉其指要久之得數十萬言於是有四書語錄巳聞毘陵錢啟新先生倡道東南尤喜與學者言易公復負笈從錢先生受易學久之印可錢先生恨相遇之晚也而公所著論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以生天地爲心孰生之易生之又曰舉念即先天豈患無羲皇心地所慮者不周旋三聖步趨一失足成千古恨其他善發師藴類如此於是有淵天紹易羲經易簡錄等著公既治經學有聞乃進而旁治史家言遂留心經濟之學始公父爲崇德令頗著循吏聲公讀書署中習知民艱念東南物力巳竭而惟正之供仍不盡歸之朝廷大都

弊坐中飽因核掌故紀見聞爲吏治砭石於是有賦役一
書以今而觀吏道之汚抑又甚焉時公固經生也而熟籌
天下事已井井及公旣遇矣職在編摩益取史家言商榷
古今理亂興亡之故無不洞如觀火者讀資治通鑑曰美
哉辨忠邪審治忽箴諫深切其啟沃之資乎於是有通鑑
論較綱目會紀二編一時傳者紙貴旣晉經筵會魏忠賢
專國命時事日非公進講之下惓惓以博謀廣詢進賢遠
奸爲言其黨聞而惡之一日忠賢以軍功冒爵上公給世
劵公當視草辭不可或怵以禍公曰死卽死耳劵不可草
忠賢乃別屬所私而尋以朋黨謀報復坐公削籍詞連文
文起翰撰欲并殺文起公去惟闔門待死而已顧乃心不
忘當世復考經濟之說兼綜條貫以類成編於是有經濟

八編又以其暇彙百家言備學士腹笥著類書每顧逆焰日熾衣冠之禍不已輒飲泣曰吾終無以報君父乎會今上臨御天日重朗次第進用公而公著通鑑一書上已從藩邸早塵乙夜之覽以是頗知公人咸公輔期公其晉司成也佐祭酒顧公錫疇申飭祖宗積分法爲儲才地而公則時進國子生諭之曰吾所司何業德業乎學業乎功業乎教不行而敗若類如曠官何聞者相顧色起會先朝餘孽猾時時布要地錦衣某者忽蜚語中公禍不測未幾錦衣自敗獲免公遂以宮諭捧節周藩役竣請告還里人以爲明哲公前後輶軒所至若邊陲要害建置沿革及一切吏治民生無不得之諮諏一日讀西山氏大學衍義好之已讀文莊公補義猶病其漏也閒取時務之要纘輯之爲

是有衍義合刻有皇明衍義刻而公復輾然曰詳於古而
畧於今艷記載之空言而忽祖宗之成憲非所以昭法守
也於是又倣二氏之意爲皇明世法一編紀高皇以後累
朝創守鴻模於天德王道之間炳如也公一生著述之大
莫是過而坐是已神瘁矣猶力疾成書竟以不起至公所
扼腕於當世之故者一則曰重閣權則旁竊自杜閣臣得
入則閣權自重一則曰任將者刻於持議而寛於課功故
不能不事欺罔將兵者掣肘平時而責成臨敵故不得不
出而敗衂又曰天下事尚可爲惟言路與閹人隔絕雖劉
瑾汪直不久當自敗乃者中外之故難言之矣邊腹交訌
積十年二十年不解聖天子經營禍亂之日久亟思得幃
幄臣以贊斡濟意未嘗不在公也而公卒不待卽海內識

不識無不注意公一人且晩相而公卒不待豈亦運會之阨然乎始公既久困公車念母吳夫人老不欲應舉會神光二廟相繼賓天公泣然曰吾獨非顯皇帝所錄士而廢草莽之義乃進請於母曰兒將北進哭二陵乃圖終隱母頷之壬戌之役既上春官卽策蹇走西山拜二陵徘徊灑淚而去時廣寧山海方喪敗公車士爭南竄或尼之曰見險而渝非忠也其年竟上第後公除母喪而出政權閹肆虐彪虎從橫之時公欲弗起因謀之交起諸君子僉曰國事至此某等坐廢無可爲者子尚寄朝籍而圖潔身自便乎公感其義幡然起當是時朝士稱上公勸進忠賢無虛日致伏謁稱九千歲宗社大命危於髮絲天下已無君臣之義矣劵諂一拒凜然揭一代綱常還之君父卒啟今上

中興之祚可爲功在世道而識者終惜公之未及大用也公束髮以天下爲己任又痛崇德君早世不竟所施輒奉其遺訓以周旋一生孜矻大要歸之經術經世晚築無夢園讀書其中公之自命居然遠矣而卒限於年稍讀公無夢初稿亦足想見其先憂後樂之致云初崇德君早世遺太翁太母皆耄年公承懽昕夕代崇德君終子職者八年太翁每嘆曰吾兒不亡及二人相繼謝世公哀毀一如喪崇德君也母没痛含斂不逮廬於墓所者三年人傳有瑞芝馴鵲之祥嘗出前後經筵賜鏹及八年餘俸置莊田若干畝贍族最後又推以及姻且友及病亟猶勉裁成籍以示後人於是有病中一念錄是爲公絕筆公英敏博達志氣偉然濟之以學遂稱通儒其於出處去就間介然中立

不激不隨淵乎其近道則得之學易尤多故公於錢先生浸軏題主日在茲私祀之終其身夫公於學問文章風節行誼動足千古而余乃表之以經濟反若一無所恃者亦本公志也嗚呼乃所以為經濟之大也余生也晒不及交公然早知公為正人心相許也比公歿而公子濟生偶顧余寓以公千秋之役見委余以不文辭越二年公倩吳子守貿又來申前請余方坐疾逡巡而吾會稽邑父母周君燦又代為請者再誼不得辭遂本經世之志以綴公傳補揚太史所未備俟掌金匱之業者兼採焉崇德君諱允堅萬曆乙未進士仕終崇德令其他卒葬世系皆別見令君為公禮闈所錄士來治吾會稽有聲余又因會稽以知公也

外史氏曰熹廟初海內正人自皇祖五十年培養以來一朝而畢聚於朝其高者談理學次之矜風裁下亦不失爲慷慨氣誼相與狎主齊盟共效澄清之志惟公及文開學最晚進已褎然壇坫而公獨一意韜光斂鍔矻矻鉛槧閉談經濟業人莫窺其際其後諸君子次第坐鉤黨或廢或死或鬱鬱厲下死說者以爲門戶之禍諸君子與有過焉公雖不倖免寶愛其死以有爲而所談經濟業卒不顯嗚呼宋之衰誠正而迂矣卽陳同父不能開南渡之運公亦何負於清時乎

徵君復元辛子傳 崇禎辛巳五月十五日

徵君辛子諱全字復元山西絳州人崇禎中廷臣交薦學行以貢入京師待詔故稱徵君云徵君生而岐嶷丰度玉

立識者知其非常人九歲入小學通孝經論語會族人誣搆繇役事破其家徵君遂廢學去而治生或謂其父小亭公曰而子千里駒也而局促轅下終乎遂聽之竟學時徵君年十六矣則從塾師讀書太山祠偶及程朱行實心慕之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遂日焚香端坐紀錄言行至爲文以告之神其立志如此顧猶未知所入處年十九讀讀書錄知入道必自敬始作主敬箴以自勖自此棄去科舉之習一意聖學時人聞而訕笑之弗顧也未幾小亭公卒家貧無以喪面垢襄事以七戒名所居葷酒笑遊歌咏宴會及諸吉事皆屏絕著孝經闕疑年二十三門人始進益深自期負玩心高明悟河洛之說因以契天名齋自稱天齋子郡守張公某聞而異之叩其學大驚以爲程朱復

田郎向之訕笑爲排擊者至是稍偵其私居敦篤嚴苦狀
皆折服於是門人日益進年二十七始就室於張補行冠
禮於學宮之明倫堂從學師曹公茂孺請也其年督學南
公居益較士至絳特延之就試而終不以舉業應因策以
明體適用之說則條對井然遂令冠多士餼廩之學宮檄
赴秋闈辭明年巡撫吳公悌薦於朝不報又明年過關中
執贄馮少墟先生先生稱之曰辛子年少而知學充其詣
薛胡不足多也著馮子教言又踰年過安邑執贄曹眞予
先生著曹門學則自此徵君之學益有師承風動遠近所
至登壇鼓篋答問如響同志雲集嘗一會於垣曲再會於
安邑三會於平陽四會於長安五會於洪洞六大會平陽
二十四郡邑士於明倫堂皆從當道所請屈其守令而上

有擁篲前驅之風徵君則益以名教是兼爲己任輶車所至必謁其里中先後名賢其湮廢者則請之當道表章之而於河津則謁薛文清於太平則謁王文忠尤以寄景行之思仍錄其門人之賢者配饗於祠爲舊典所未載云天啟中魏璫擅政屠戮忠良則爲文以告關壯繆聞者裂眦流寇渡河貢士盧若水首建義旗攖難及婦女王氏等皆不屈而死爲著存烈編以哀之比歲凶饑殣載道徵君繪圖上之直指因上聞得發帑行賑其惓惓不忘當世類如此也母陶安人卒哀毀如其考三年不入內室復著孝經翼存親編會葬者千餘人時徵君年四十六矣居恒有感於當世之故嘗著衡門芹經世石畫二書擬效龍門故事上書以獻既而不果嘆曰資格不除科目不變而求人才

飭吏治是卸步而希前人也先是巡鹽李公日宣巡按祝公𡻕又繼吳公後先薦於朝皆不報及督學袁公繼咸廉訪所屬人才得徵君援以殊禮特超貢勸駕至京入胄監大司成倪公元璐復援以殊禮令講學璧雍聽者環橋風動輦下一時薦紳先生皆折節下之會流寇孔熾震及鳳陽皇陵徵君痛憤著治平誅野擬上聞而上方下詔命廷臣各舉賢良一人以備守令選遂中止則侍御路公振飛首以徵君應矣旋給假還里其後內閣賀公逢聖上書曰辛全忠孝特根天性詩書尚友古人眞品眞才必循必卓所謂窮不失義而得已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者全足以當之無媿實非守令之器也卽以守令展臣敢爲守令得人慶遂特奉旨召用而徵君卽以其年九月卒於里門則

崇禎九年丙子云年四十九臨革門人叩所學曰來時無一物去時無一物復謂其妻張曰吾始終只是持敬語不及私門人私謚曰文敬先生因祀之養心書院卽徵君臯比地也先是絳守笪公繼艮擬爲徵君建講院會遷去則解所佩銀帶貯庫爲他日鳩工貲至是成笪公之志以祀徵君亦足以表一時上下人心之嚮應矣所著書數十種而四書說及養心錄頗行於世其他語錄復若干帙徵君旣歿之五年庚辰其門人賈[illegible]來越請爲之傳因慨然許之劉子曰余往年赴召得接徵君於邸且讀其所著書數種未嘗不嚮慕其人以爲眞儒復出而徵君方急於用世不惜援周流歷聘之風以自見意者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及徐考其平日立志之卓制行之醇已足爲吾道建一壇

守則其於出處去就亘非無據而然其眞聞龍門之風而興起者乎自洙泗風微典型日遠士大夫溺於自私自利之說不復知有天德王道之大全久矣徵君不由師傳早即聖矩遂毅然以世道爲已任使得竟其用由賜不足讓也而僅止於此乃其學則已升堂爾矣嗚呼吾今不得而見之矣

文學沈本人傳 崇禎癸未八月

余蚤歲得交沈子處之頹落落而心實器之晚益加嚴重私引以爲益友一日余卜葬內子犯人祖塋沈子來解余有難色沈子言未終而去余因自訟曰沈子竟以爲不可乎自後每見沈子必內媿久之而事解得竊附於補過之列曰吾不敢負沈子也而沈子已謝世矣悲夫沈子性坦

直與人交語必由衷遇意所不可輒侃侃陳說或面折人短長無阻色當之者始若不能堪而卒乃亮其無他反致親附其在鄉里親族解紛息爭多一言而決與人期雖久不渝遇人急難輒多方周卹往往陰行其德而不以告人夫沈子雖困諸生中巳隱然爲一方中正有達官貴人所不及者然居恒扃戶讀書絕不妄與人接其於聲利之途岸如也故終身不揖見一有司識者以是稱其有士行余所爲嚴重沈子者此也沈子諱祖誠字本人世家郡城西之霞頭鄉其王父龍津先生校以嘉靖戊午舉鄉薦後官萍鄉令多惠政居鄉尤以淳德稱父烈積學有聲配謝繼汪舉四子而沈子居仲爲汪出云少補諸生輒下帷攻苦數試有司不利年旣遲暮而志不衰久之子姓多鵲起者

顧兆錦夢錦曰二子勉之矣吾雖老當先爾著鞭及撤棘復並報罷意亦豁如也父卒事其母汪極謹汪晚年坐痼疾沈子湯藥必親設榻隨臥起以爲常昆季並鳴於文學而壎箎和鳴友愛備至伯兄謝出也先故無子爲之定嗣且撫其所遺二女如已出兆錦蚤孤亦撫如已出人尤難之歲庚辰吾越告饑沈子獨率其鄉之人行賑里中全活者甚衆明年饑益甚上官廉知沈子賢遂委以一鄉之政而沈子徵發期會井井如也至措置粥廠事宜纖悉皆周遠近就粥者歸之如投懷而沈子益出其私捆不貲以佐緩急鄉人皆相慫而勸時酷暑中沈子往來經紀竟以勞得疾既革猶忽忽言粥廠事不已鄉人愛之多爲望禱云年五十六配章氏爲余舅莘臺公爲漢長女而沈子竟

無子既卒兆錫遂進爲嗣子因亟思所以永其親也向余稍稍述岸畧余喟然曰余志也具書之二錫皆從余遊有志操

劉子曰仲尼論士首行已次孝弟次言行必於信果此外無聞焉嗚呼上焉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斯可矣後世士風日薄高者馳騁詞章下之奔走勢利至有名噪公卿行同市販以自誇詡於人曰名士名士而士亦爭豔慕之以爲榮使世道卒受其弊當是時求一扃戸讀書其人已如空谷音況進而語士行吾乃於沈子有餘慕焉

心論

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員能平能直員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五法立而天下之道冐是矣隆而爲

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是爲五常韋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伯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於漠氣合於虛無方無員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古小學尹和靖先生從祀論 庚辰二月

吾越固不乏理學之儒祀晉宗者惟是小學之制尤稱特典有專祀則有從祀茲術覘大學乃小學以尹先生爲宗

則生於先生之前者法不得與矣其生於先生之後者惟陽明先生爲再起儒宗祟奉已有專祠自此學者多言王氏學其著者從祀王祠自王氏以前四百年間最著者凡得四先生石先生鏊翊翼斯文參講大儒之席俞先生浙發明理學進窺中庸之旨韓先生性當元世而隱遯不露頗立異學之防潘先生府際治朝而昌明倫紀乘垂孝治之極皆不媿尹先生門牆卓卓乎百世師也哉然四百年間而裒舉僅四先生法綦嚴矣尚俟後之君子詳加論定而續補焉

論釋氏

或問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信乎曰然非與吾儒本天所以本心也釋氏之心非吾所謂心也天下無心外之學離心

而言天者罔也使釋氏而本心也烏乎異然則其言覺非
乎曰釋氏之覺非吾所謂覺也吾儒之言覺也以心而釋
務覺其心也然則其言空非乎曰釋氏之空非吾所謂空
也吾儒之言空空也以心而釋務空其心也肰則其言生
死非乎曰釋氏之生死非吾所謂生死也吾儒之言生死
也原始反終未常不以心而釋乃謂心無生死也吾儒有
生死而無生死釋氏無生死而有生死也借曰無之何言
之有故凡吾儒之言心皆其出乎天之自然而釋氏動出
於人也道至此歧矣然則有同乎曰心一也釋氏之心亦
吾儒之心也心一也而敎或異釋氏之敎西方之敎也猶
之須道然二十取一法固簡矣是故人道可以同牛馬君
親可以等路人亦其心之所安者也安則天矣以視吾儒

易地則皆然勢不能操章甫而入越也則亦成其爲佛氏之心而已乃其徒之慧者因之遂欲逃俗而出以繕修其身心歸之淸淨如釋迦者流則已不勝其輾轉矣然於心猶未遠也夫迦亦人耳何至如後世種種幻說創種種神奇如吾儒牛首蛇身之類而世且遂以爲實然甚矣人之好異也其後達摩入中國思以其教易天下而不得遂一字不立以面壁終此佛氏之最近者也嗣此轉相衣鉢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標其號曰禪要不離覺空生死則皆吾儒近似之說也去儒彌近而去佛彌遠質之西方之教之初原不如是則直謂之喪心之人耳乃後之吾儒亦復喪其心而服其教且不難以吾之教緣飾其近似之教而轉叛其心談禪至此非特吾儒之異端抑亦

釋迦之異端矣惟其去釋也愈遠故其去儒也彌近去儒近故其害道也滋深於是吾儒乃始沾沾焉分別之曰本天本心本心之說出而吾儒噤不敢言心彼禪者則愈攘臂稱雄灼然以心學自命於天下曰此吾敎所獨也吾儒不覺爽然自失相與俛首而從之終數千年不復覩聖學之眞則亦言道者之過也悲夫悲夫

鄉兵議 崇禎己卯四月十五日

議得近日鄉兵之設既有定額又有專官國家所以爲地方桑土計至鄭重也但事出創舉推行之際仍須在地方講求良壁必使今日無兵之擾而他日又有兵之用庶不負此番功令仰副聖天子嘉惠元元之至意夫功令所議者鄉兵耳鄉兵則與額設營兵之制異矣營兵募民以爲

兵有事則調遣策應戰守無常鄉兵籍民以爲兵有事則專以上城守堞一面安戢市巷而散處各鄉者亦不過自相聯絡以爲守禦計兩者建置本是不同今遂欲以營兵之法議鄉兵無乃非當事意旨乎往者功令嘗責地方行保甲矣然竟無設識而行之者一旦緩急無所恃又不得已而議鄉兵鄉兵之令下而人情惶駭一切阻隔之勢又萬萬於保甲矣今莫若仍以保甲寓鄉兵其法於在城居民聯十家爲一甲甲有長選十家中稍有身家而胆力出衆者充之又聯十甲爲一保保有長選十甲中稍有身家而胆力出衆者充之又聯十保爲一鄉鄉有長選十保中稍有身家而胆力出衆者充之而又統之以坊長以司會計計一坊轄十鄉十鄉便可得千人今大縣取數僅五百

大約可以兩三甲并一甲卽以一甲之長充一兵而此二三十戶者互相通融專出資以備一兵之衣甲器械其工食則輸之里長照田科派大約一里之長可養兵二名如是則市民有卽次之安而無別設營房之費鄉民有田野之樂而無奔走供命之勞亦兩便之道也至於操練之法宜定春夏每月三操秋冬倍之遇操之日每甲給工食六分曠日不與焉其六分中仍坐五釐歸十長十長操一日常得一錢五釐也一錢五釐中仍坐五釐歸百長百長操一日常得一錢五分也蓋十百長有調度之責承上接下頗難其任故不得不稍厚其糈至遇變之日鄉保甲齊上守城日給工食槩以五分五釐不爲盈縮人情未有不踴躍用命者其各鄉邨要害處亦請部署如城市而斂錢爲

工食亦如例仍聽其自相團練或鄉長不任則另覓教師充之至四季乃入而與額兵一并聽操於司官行賞罰焉此所謂古者寓兵於農之法也或曰以五百人取給以一城而常聚之不虞長亂乎曰此正以靖亂何虞長亂如一甲犯法十長得而舉之不舉坐十長十長犯法百長得而舉之不舉坐百長百長犯法官司得而治之而更置之不治坐官司此磐石之勢也或又曰今功令特設武弁爲專官業已責以訓練之任俾得自成一旅而今也卽於四民籍里而處之仍是吾民耳營房不立訓練不時何兵之用曰吾政欲其仍是吾民耳仍是吾民而其爲吾兵之利亦孰大焉者兵以禁亂若保甲法行則先事消弭地方永受無事之福矣古者公卿爲將帥今雖特設武弁而吾旣以

民爲兵請卽以有司處武弁爲長吏者謹握其轡而御之徐化其武悍嚴酷之氣則官制雖變而職掌不變庶幾適變宜民之術而愚竊猶有說焉三代而後兵法壞而武備弛典王之君力能搏捖一世雖專設營伍猶不大爲民病及夫易世之後承平日久往往百姓有養兵之累而國家終不得一兵之用至於兵愈多而亂愈甚國事愈壞如今日者亦已燭炤數計矣況近日營兵鼓噪之害又彰彰如是今能借新立鄉兵之名而權以古人兵農合一之意如王文成之於南贛漸革營兵之制一滌衰世之習且繇一府而推之一省推之天下轉亂爲治之機庶幾在斯卽三五遺休亦何難再見於今日世道幸甚謹議

座右銘 四則

吾耳聰而目明以及口味鼻臭手持足行無一非人也而莫知所自成吾耳自聰目自明自味自臭自持自行無一人也而莫知所以生生吾將極無極而窮無窮冥心於屈伸禪代之形於此有我焉超三才而獨靈非人非天寂寂惺惺於戲其天下之至誠

毋作疑心事毋矢譏口言毋遂非文過毋侮人自賢毋狥人而枉毋有我而堅毋戀愛中境毋長習中年毋誤病中藥毋死書中詮凡此十義者日比韋與紘一義攝諸義一心還本然先立決定志銳根能百千借曰他人耳終身亦已焉

此憧憧而來者誰乎復憧憧而往如販斯估利與名與一夕千途手不及拮据而口卒瘏有造物者假予以邯鄲之

符顛倒苦樂弄予如瘂主人始矍然而悟叱風馭雲去二豎而從吾逍遙乎與天為徒

冥宇宙心塞聖賢口渾乎遊萬物之樊而出鳥入獸死能與草木同朽打得過儒前佛後是一生了手將目我為鄉愿則否

學戒四箴 課諸生作

人生大戒酒色財氣四者予問學有年日嘗從事於斯而未之得將終身擾擾巳乎爰不憚與諸生發憤讀書共究大業交儆日長遂勒成箴言深切觀省并附戒條於後以昜諸生庶幾為遷善改過之地云耳

酒箴

翼翼聖修靖共朝夕絫口維旨曰疏儀狄一獻之禮百拜

終席賓主孔嘉令儀令色傲逝竹林五斗一石匪疾厥躬亦沉神室矧於小子三爵不識謔浪笑傲百爾罔極爲貪爲嗔或爲淫慝絕罔去媒登先授賊玄水在御齊明有赫懿哉初筵衞武之德

戒曰酒之爲諸生病也以昏神以動氣以廢事失時棊矣故聖人曰不爲酒困諸生無故不得赴人酌嘗舉酌以九行爲度暫舉者倍之不及於醉主人進嘗膳設四豆二葷二素暫舉各四之仍不得呼盧爲樂違者加罰尤禁三兩成羣出入酒肆犯者猥屬市墨行徑非吾徒也逐之其或被人引誘者重責之再犯者逐之

色箴

莫毒匪鴆莫威匪虎誰謂袵席而憑斯侮螓首蛾眉伐性

之斧豈無城國監於往古克己先難如狂如蘇有儆者思
心所不睹夙興夜寐神明爲伍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叶非
日尊生保此靈府勇埒上蔡識超忠武學聖之和男子系
魯禮義廉恥一永言配祜

戒曰色之爲禍昔人比之毒藥猛獸信然諸生既攻苦讀
書自當清心寡慾遠絕閨房之事矧在少時血氣未定
乎諸生父母在一月一歸省父母亡再月一奉先此外
無故私歸家室者加罰若晝狎淫朋夜宿娼妓干犯名
教言之汙口犯者立逐

財箴

茫茫千古一關天塹曰義與利壯夫色痁不有呼蹴曷徵
本念餓死事小失節甚玷毋曰暮夜鬼神所闞凡若穿窬

語釣默餂擴而充之作聖之漸苦節惟貞奢也寧儉原憲
微章黔婁薄殮亦有童子不因人熱勗哉先民夙夜無忝
我心匪石孰可以砭

戒曰財之爲累於讀書尤屬對症曾見有牙儈持籌心
可讀聖賢書者乎學以治生爲本非此之謂也惡衣惡
食畫粥斷虀云耳至於勢利之交古人羞稱人情一絲
一粟便生嫌隙友誼難終願諸生愼之今約諸生毋與
米鹽毋權子母毋假財帛此外更有博弈賭錢者逐之

氣箴

浩然之氣與天地調蹶而趨之其焚如燎裂眦指髮或呼
歔歔日食彗竟雹擊風飈上天徵咎於人曰妖妖德之乘
厥心孔囂辟彼攻疾不於其標君子至止握宥斗杓靜觀

氣象動直以擾吽擴兮證性法在日消有所忿懥會不崇
朝脊絕推山强哉其矯
戒曰氣之一字諸生於父母兄弟妻子僮僕閒日可供
勘不孝不友之罪實坐於此如夫子忘身及親之訓可
惕也諸生日在下帷自無悖逆爭鬬之事然朋友之閒
矜而忿戾者有之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此正氣之爲病
也而其根多自拒善一念開之賢者多自是之見嘗抉
氣以凌人不肖者懷護短之情又忌人之規切卽如朋
友有過而面折之誠不易得乃不受言者反訐之曰爾
亦坐某事某過奈何繩我其人亦不甚交相怨矣不思
責善朋友所難卽言而未當苟善反之猶然對症服藥
剴切中膏肓乎不觀夫子之論損益乎曰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諸生盍知此意以益友自期并以益友望人虛心遜志共效切磋進未可量也其爲人也好善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何患不爲良士不爲孝子悌弟嗚呼取善之義大矣哉今約爾諸生善則相長過則相規值月輪掌美惡必書於冊聞過不舉者罰之輕重與犯者同科仍責首座生提領無忽

自勗箴

客有目我以狷者又有目我以狂者因憮然而自命曰似狂非狂似狷非狷二者之間亦中亦愿夫夫也殆有志於道而實無所踐不免自囿於鄉人碌碌浮沉去禽獸之一間者耶噫可不勉與

獨箴

聖學本心惟心本天維玄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為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所命卽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為四氣性體乃朕率為五常殊為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知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馳驅乃暗故曰闇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為原始此知無終是為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夷乎也彼萬形非我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

黃白安侍御像贊　崇禎戊寅五月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峩冠絳袍觸邪則鷹凜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媿男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臯夔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噫嘻曷齎公志以爾乎茫茫千載伊誰後死按侍御遺像得之官司理時距蒙難之日八年所矣故云

王聚洲年友像贊　戊寅十一月

嗚呼吾友以爲館閣之英也而雅志錚錚願出入於禁庭以爲公輔之器也而慷慨自喜恥浮沉於聲利故上書不難掛神武之冠去國亦遂收黨錮之籍而且爲五湖長而且叟四岳屐終栖栖而皇皇奚喪家之足惜公其放比靈均而品則嫭嫭北海之匹與

總憲中湛陳公像贊 崇禎壬午十二月

進而奉公之教也戔戔愧相與之淺退而聞公之風也訢訢何慕用之般一日得步公武而公其已矣凜秋稜之肅肅標岳峙以膴膴我瞻斯像三嘆平生不有作者云胡以興

祭年兄劉靜之文 萬厤癸丑二月

惟我亡友職方徵上劉靜之年兄卒於里居時劉宗周以行人使事過淮南聞變入甫踰一旬拊棺而哭哭且慟越宿再哭之又三哭之酹酒几筵乃去明年還朝爲癸丑之春仲再上淮南訪其里重呼我靜之而哭之曰嗚呼靜之不可作矣夫何使我嗚嗚哽塞日居月諸以至於今也日予之應召而北也將訪兄以當世之務而兄已在病病甚

屏謁者止予外坐出片紙相問答言言肝膈也比排闥而入見兄憂形於色喘息奔促不能出聲嗛嗛齒吻間皆君父之念且若愛莫予助者予握手而寬之曰兄姑休矣既自叩所病予曰病在勝心用事藎藥之也兄頷之留予宿詰旦入視則神氣頓爽霍然有起色因相與究養心之旨兄不鄙予之道聽而津津焉謂病且起矣竟別去當是時予所爲世務之訪者終不開其端而兄亦不竟其說徒抱此耿耿以別今而後欲一領兄之謦欬而不可得也予能無慟也耶且予固謂兄之病病於無妄旣臻勿藥之効已而猶懼以臨歧之泣傷兄之心益兄之病遽爾忍於一別夫孰知不三月而兄捐館卽爲死別也使予得朝夕起居解兄之焚灼而沃之以清冷兄固可以無死乎古人有于

里徵夢而赴難死友者予何人哉予何人哉予猶記辛亥之夏予罹奇疾久兄不遠千里訪予於西湖之滸時相別久許又各先後免喪相持泣四行下不能仰視逡巡三日而後去瀕行勉予葆攝甚至使予而先死兄眞不難爲巨卿之誼而予竟何人予能無追慟也耶兄嘗以陳思罔王鏡予二兄死而予又善病慨然謂予曰士生今之世不有人道之患則必有陰陽之患予聞而傷之越一歲而兄竟死又益之以兄之畏友涇陽顧子而同志諸君子三五垂盡兄嘗日固以自況也乃獨使潦倒奄息偷生人世者予一病夫耶予猥不應死兄應死耶以天之生靜之也國家之育靜之也而死而死耶且予在而兄遽死耶予能無加慟也耶兄死矣一腔心事無從付託以兄之愛屈指同籍

中最不遺一病夫者顧予最闒拙無能軒輊於兄而兄十年許從士大夫推轂之一日未肯不在劉生竟使以溝壑之餘勉事行役不遑啟處庶幾終兄之指乎顧乃心亦未嘗不在靜之也比聞職方之命而喜可知也予不難出而難於獨出兄不難處而難於獨處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心之誼一朝而盡矣予能無加慟也耶歲甲辰予始以家艱起補與兄定交一見而心莫逆也維時廟堂多故予二人每以親老在堂難於一擲且前且卻卒先後謝病以去乙巳春予先發兄慷慨而歌曰時事只今難著眼扁舟容爾獨南征又歌曰暇日有懷西北望浮雲一片帝鄉深一時孤臣去國之意宛然可掬予二人每結遯世之盟而不忘憂世之志嗣後予罹憂兄輒繼之予罹病兄又繼之予

拜除書兄又繼之迨予出而兄死矣挾扁舟而思共濟扶
浮雲而歸帝鄉兄得無意乎四顧而發遺歌其響在其人
亡予能無加慟也耶予每以兄一身之進退卜世道之消
長而以一念之憂喜卜君子小人之進退二三兄弟每奉
兄爲蓍蔡罔敢失墜卽海內流品識不識無不望兄爲祥
麟瑞鳳欲一玷青蠅無由得焉身雖阨而道彌尊後有作
者必曰靜之云何正不必身試之而日見其大行於天下
後世其有不行者天也此兄之所以悲也兄不悲其身之
死而悲其道之不行於天下後世予亦不悲兄之死而悲
天下後世無以副兄之望今日之事兄爲其始予等二三
兄弟爲其卒天不可知乎人可必乎安得若人焉而令後
之君子曰靜之不亡也予能無加慟也耶乃人固有可必

者矣兄嘗邀予謁顧涇陽子予以病不果後托兄介紹將有日矣而兄亦病病且死涇陽亦死此一段師友因緣天若有以限予而予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爲知已羞至今清夜而思發憤不知靜之之陶鑄我也予嘗與兄論交際則曰餓死甚小失節甚大論出處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他日遺書勸駕又引漢李固逆黃瓊書所爲處士純盜虛聲願弘遠謨一雪恥之之語規責懇至令人毛悚論名實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凡此皆以匡予之不逮也又嘗謂予曰子如連城崑璧倘蒙一點瑕便當壞盡愛我哉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予能無加慟也耶兄學宗朱子由踐履而證操存其要歸於持敬識定力沉眞性昭著一洗異端鄉愿之習常與兄究求仁之旨析主

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予開嘗以寸梃自效而虛見無當兄每謝予曰如子言吾學猶非乎由是精進獨苦去而悟道於大江之金山至忘寢食久之歸謂介弟曰靜坐甚有益兄至是已聞道矣弟之聖門抑亦有諸己之信矣而遂攖病以死死之日令介弟扶掖端坐曰吾得正而死已矣又曰生死之際可以觀人遂沒嗚呼予但知前日之靜之而不知今日之靜之九原可作予將起而問兄曰靜中益在何處乎又將問之曰死生亦大矣其際可得而言乎而惜乎今莫予告也予則習靜之前日矣予嘗漫說靜漫說生死兄輒自引以爲他山之石而還以攻予曰弟險耳如躡懸崖幾難試一武予通身得汗一字而中膏肓不覺其身之再造也由今思之靜之自是從戰兢危厲中來由實

以致虛而予自愧其倒行逆施示墮於望洋之見也而終莫予告也予能無終慟也耶嗚呼已矣金石可磨此情不朽古人有言士爲知己死死而已矣徒以兄有不死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尚邀兄之靈以牖予衷乎今而後予也才惟兄之賜不才亦惟兄之棄徒死何益徒涕何從請與兄訣可矣盡之矣嗚呼哀哉兄其聽之

祭長興令石雲岫文

嗚呼王政不綱上恬下玩盜賊蠭起中原大亂黔蜀齊魯浸及吾浙吳興告變事巳復裂嶽嶽長興民之父毋惠比桐鄉廉如萊蕪治盜之政曰有渤海務以德化潛消默敗其未萃者遐方藪澤株連蔓引非朝伊夕如公威信尤賊所忌禍起倉卒挺躬奮臂刼庫庫完刼獄獄仇封疆之義

一死何求公死賊誅賊誅公功江南半壁屹然長虹宗社倚之不震不崩視彼大厦一木猶撐爲顏常山爲張睢陽忠肝烈膽異世齊芳孰謂公死徒死賊手舉世偷生視公反右嗟乎嗟乎世道之壞人心先病冠裳狗彘非賁則徑公也遇賊可以無死縱賊出城封疆猶是爲此說者後義先利亂臣賊子增立赤幟古亦有言難無苟免身死賊誅於公何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後之君子是則是效宗周義辱鄰封又因友以交公傾爾把臂千秋已望知公之品必能進而死天下事且成天下功不意竟以吾鄉死悠悠蒼天胡爲而遘此愍凶豈世道之不幸抑吾黨之終窮素車來哭有泪臨風

祭周封君文

嗚呼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余三復其言而悲之夫一日之養人子所恃以事吾親者亦無幾矣而百年養之一日奪之并其百年而非也夫百年之養亦可以三公換乎故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悲夫我親翁之事我太翁也依依孺慕稱膝下者五十年業已進古稀之觴望耄且期養未艾也而親翁射策甲科歇歷郡邑晉擢西曹先後十餘載其間棲遲子舍之日輒居強半晚一捧檄實迫太翁之命以行行未幾卽以訃告徒跣奔歸若無以自贖於終天者是何百年養之一日奪之乎始信此一日之養眞不可以三公換也雖然古人不又有善養之說乎誠以善養何論一日何論百年意經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得之則我親翁之所以終養其親者當必

有道矣由今思之太翁之學茹古今而麗雲漢者其爲通
儒耶而非我親翁孰與顯之太翁之德履忠信而服孝友
者其古之有道仁人耶而非我親翁又就與顯之而屬者
既已顯而揚之矣帝用覃恩大闡潛服奕奕乎昭日月而
賁蓬蒿庶幾藉以不朽其親乎未也我親翁方夙夜黽勉
求無忝於立身行道之訓以遺太翁休於人世樂寵之外
別有聲華卽自此而存歷樞要九棘三槐太翁在天之靈
實式憑之其爲一日養不旣多乎又安見一日之養之果
以三公換也今而後太翁之心寔可知也而親翁之心亦
慰可知也獨計此日之養遺恨終天浸尋歲月并善養而
無聞者非昔日之宗周也耶此所以聞訃若驚登堂若訴
不禁其故涕之縱橫而不容已也而況乎重之以子女之

眷耶東務一貧聊表叡忱

祭丁慎所先生

嗚呼弟今永與兄辭矣平生之誼若何可言日者兄病革猶切切念我二三友生以其子書來召而弟不果至未幾訃聞匍匐來奔登兄之堂欲一見兄相與永訣而無從豈不痛哉弟之初與兄遇也蓋在許敬菴先師之門而癸卯之歲也時弟初向學見兄神氣骯髒幾不敢仰視因知爲前輩丁長孺而學於師門者也方弟畀畀自好者亦輒有當於兄心相視莫逆既別去將十年弟已遇兄不問而兄私於士大夫間推轂我游揚我無虛日一日緘書鄭重不勝其緇衣之好而弟乃辱與兄友其知我有如此者當是時廟堂之上黨論初起兄首以直道見錮退而隱於合溪

之上惓惓乎世道之憂生民之計與桑梓之圖必於弟發之弟因得廓其蒙鄙以堅定其志氣出處進退惟兄之指林皐之業相勸於吾浙之東西者十年所不終以其身爲小人之歸者兄賜也一旦時事轉移弟與兄先後起官弟出而兄不出居恒輒念曰吾媿長孺遽投劾去會黨論復起兩人復相繼削籍而兄已病且死兄死而二三友生禍日酷吾不知當日垂死繾綣深情果何爲者至此能無癢癢於心乎黨禍之起也兄謂門人陳子曰劉師得無罹不測言已泣下假令弟終罹不測兄真不難與弟俱死者惜乎兄死而弟莫之從也嗚呼噫嘻彼蒼者天實生吾黨上下千秋寥寥幾人其生也不偶則其出也有爲孰是兄也學古人之道抱當世之憂竟不能一日試於當時四十年

江湖憔悴以死死之日徒留一片肝膽於我二三友生而二三友生遭此愍凶之日次第死於讒而死於賊獨弟尚偷一日之生亦已悵悵如窮人之無歸終索一死以報知己而已天乎天乎日月云邁我心悠悠會弟有殤子之戚聊將尊酒遣一介之使進之几筵少補前日永訣之哀知兄必有以鑒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尚饗

祭鄒南皐先生文

嗚呼世道交喪斯文數奇乃令先生溘先長逝乎嗚呼傷哉宗周束髮竊嘗聞先生之風矣已又讀先生之書矣未見先生之心也頻年同官京師得拜先生下風披我以情愫因見先生之心而猶未窺先生之道也既別去先生還山或者以先生晚年一出未能致君堯舜躋斯世於唐虞

三代爲憾疑先生學聖人而未至者其於道也大而未醇
體具矣而用未至也乃今先生沒而宗周惘乎有餘恩庶
幾見先生之道矣先生之道卽孔氏之道而先生之學卽
孔氏求仁之學也先生目擊人心世道之變其紛紛多搆
者盡起於有我而其爾我相形者總一片殺機用事於焉
反求性命之原洞觀鬼神之狀去智故忘形骸渾然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而歸於生生聽天下自消自息以是秉鐸
文江數十年驟起而輔冲主之太平一時際彈冠之會者
咸在先生同體過化中亦不知太平何象光輔何能迨先
生去而世道一變至今更有不忍言者吾黨諸君子乃始
低迴往事知先生一日立朝作用有非吾黨所及窺而先
生一日致君卽是堯舜之君一日輔世卽是唐虞三代之

世向之求多於先生者不免覩先生太異求治太難此種
意見大抵生於有我反爲世道之害而先生久已知之矣
宗周客歲夏間接先生手書云天下事不能盡如我意要
在於養善類護國家元氣而已由今觀之先生之言眞如
擬旁而俟也孰謂先生有體而無用乎大哉先生之道學
孔氏而得其宗醇乎醇者也有先生之道而後有先生之
心其心爲先天化日之心有先生之道而後有先生之書
其書爲繼往開來之書有先生之道而後有先生之風其
風爲廉頑立懦之風合之乃以見斯道之大全而先生亦
已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矣其如世道之不幸何哉傷哉傷
哉宗周不肖終無當於先生之道者業已自命管窺能不
依先覺而傾心望宮牆而隕涕況重之以知己之誼生芻

一家敬附先生故人臨風再拜而遣之冀靈爽之如接也

祭魏廓園給諫

維天啟五年歲次乙丑九月　　日朔始聞我友人廓園先生魏公之訃西向再拜哭之以辭曰茫茫宇宙萬古斯文闡爲正學洙泗推尊爰及宋儒濂洛關閩距邪放淫益嚴以謹道之將行小人所病是非紛起邪或勝正僞學有禁僞黨有碑圍匡伐木先後一揆世道愈降如導岷江亂臣賊子日以披猖後之視今視昔猶甚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屍如阜嗚呼哀哉人百其身乃如先生度越人倫先生之品冰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烈早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親

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勠力同心以補袞職以此忤權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學鵠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賢聖之學莫大乎是嗚呼先生矢死靡悔臣罪當誅於學何罪講之則明行之乃至抑之愈揚劘之愈利世有升降道無汚隆江河流地日月麗空所腐心者待罪友生千秋之誼何以要盟生離不逮死別徒云臨風一慟仰叩帝閽尚饗

祭周海門先生文

己巳年七月初九日寄奠周海門先生嗚呼士有曠世相感不啻一堂而或覿面而失之其爲人之賢不肖何能以寸乎有目而不覩辰星之麗謂之瞽有耳而不聞鐘鼓之

陳謂之聾士之於道也反身卽是而不知求幸遇其人矣示我以明白坦易之說而猶不知求則亦聾瞽之夫而已嗚呼斯道之不傳於世蓋千有餘年而吾越陽明子以良知之說啟天下及門之士於吾越最著者爲龍溪先生又百年龍溪之門於吾越最著者爲先生先生於陽明之學篤信而謹守之由禰而祖一嫡相承讀其書宗旨有述宗傳有編一時學士大夫又相與維持左右底於無弊懿哉先生其於道也可謂辰星之麗宇鐘鼓之在序凡有耳目者皆得而聞且見而況其閔閔焉望道而趨者乎始先生盛講良知之學往來吾越予髮未燥也及稍有知頗欲澡雪身心爲受教地進而及先生之門而先生數歷仕途雲泥相失晚年懸車會遭學禁彼此交遊盡謝一日際聖明

表章斯文首起先生爲士紳耆蔡冀天假之緣宗周不進而奉先生於朝亦將退而奉於野而先生忽巳騎箕尾往矣嗚呼世有覿面而失先生如宗周者哉先生之於道固如是其明白而坦易也從之者遍天下而終不能得之於宗周此余所爲聾瞽者也不特此也世之不爲聾瞽者葢亦寡矣猶賴先生之學大聲而手挈之自學禁以來諸名宿畧盡正當斯道絶續之候而又不少留先生爲後死者地則其所關於世道之不幸爲何如者余能無泫然於先生乎哉先生訃聞之日正宗周趨朝之日不遑走哭姑臨風灑涕一識平生仰止之私冀先生有知終不外我門牆庶幾竊附雙江之於陽明少道區區萬一嗚呼業巳聾瞽自命矣而猶知先生之道之可尊非良知有不昧者耶其

先生之啟余耶其卽先生之啟天下後世耶尚饗

祭宗伯孫淇澳先生 崇禎丙子三月

嗚呼君臣相遇自古難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我聖天子御極九年求賢若渴金甌徒卜夢寐時殷竟無有一副其望者已乃物色及先生不啻儀形傅巖之下特起蒲輪而先生已困頓不成行矣猶扶病抵國門遷延陛見竟爾溘焉虛九重延佇之懷訃聞之日慇懃問故震悼靡寧同朝之士咸爲嗟咨失色若摧孤棟然噫嘻何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以先生之品之學而僅行其道於典禮一席一日聖作物覩或挽之或扼之次且將十年而一片愛君憂國之忱無日不懸之魏闕者亦已付之灰冷矣乃復俛遇而俛奪之撫今追昔人也天乎然

先生之道政不必行於揆路而千古綱常待先生而扶植者已在典禮一席一時昌言偉議聚訟朝端九廟爲之動容羣奸因而落膽傳之信史直與趙盾之書同嚴斧鉞而先生功在宗社矣乃者聖明昭鑒孤忠身後之典悉從異數亦可謂生榮死哀而先生之目瞑已乎宗周舊叨宇下久辱同心林皐相望千里迂迴晩而於役從先生後塵復占春明一席孰非先生餘庇所及而先生已不我顧矣撫蘭臭於當年悵萍踪於帝里能不引紼心摧溯河梁而腸斷薄薦片香附以生芻靈其顧我也耶尚饗

祭章念稷舅 戊寅十一月

嗚呼渭陽之眷自古志之矣惟小人有母凡母之族皆舅氏也凡舅之屬皆母儀也而況聯之以筆硯之好申之以

道義之契閱總角以提攜垂白首而篤摯則其於徃還聚散之故所爲悠悠而繫我思者又當何似乎季夏之交屬宗周寢疾我翁惠然來覲握手慇懃慰勞無已宗周方自虞先溘以爲翁憂而孰意别去浹旬遽以訃至宗周爲之舌翹而不下鳴咽而不能伸者數四嗚呼天乎而奪我翁之易易乎惟翁金玉之品珪璋之器早承家學蔚爲彥士姑小試於幕僚退而優遊里門以其淳德淑行爲鄉黨表異宗周每過而論心相與下上千禩或徵學術之純疵或辨文章之升降或第古人之得失或感時事之興替無不函蓋相投桴鼓互濟而翁本之以博雅之才出之以自得之指掀髯抵掌動屈座隅則又宗周之畏友而時時師保之詔子弟矣今而後入翁之里虛無人焉誰爲啟我錮而

誘我以所未至與言及此能不愴泚乎況自翁而外舅氏之列無一人焉因而念及所生又能不重加愴泚乎乃者日月云邁宅幽有期宗周始得扶病登翁之堂薄戒生芻灑我涕泗一生一死之誼庶幾在此而翁也天人交會斂福極於生前光裕完收緜休聲於世世亦既逍遙乘化而往矣其尚輾然一顧予私耶尚饗

祭張愼甫

嗚呼三代以前士多尚行而後辭章三代以後士或尚言儒術時昌及其獘也以文滅質與質偕亡聖遠言湮大道淪喪邪說披猖士生其間家置一喙如鼓如簧不有哲人尊經翼聖曷挽倀倀猗與先生英姿卓立惇毅剛方沉酣典籍夙稱名家藻麗擅場擁皐談易師嚴道尊朋來遐方

爰及詩書春秋戴禮因畧致詳進之四書凡所折衷希泉稻粱非聖不讀非學不講夢寐義牆九經卒業伯仲之間康成紫陽詎云訓詁實資羽翼斯文孔揚平生大業盡在編摩入室升堂嗚呼老矣壯而不試白賁孔彰士命千秋區區靑紫曷足短長矧其今日道喪千載長夜茫茫得我先生如炳以燭日入之光功存世道吾黨小子庶裁簡狂再窺先生實踐闇修玉質金相非徒言之實允蹈斯爲表爲坊行年八十雙目已廢嘿誦不忘眞積旣久一旦豁然覿體承當古云朝聞又云聞知先生彷彿嗚呼可矣人誰無死腐草流芳彼後死者悠悠天壤孰爲棟梁瞻望几筵言採江籬以酹一觴靈其恍爾莫往莫來鸞馭相羊尙饗

公祭商毋劉太夫人 己卯四月

嗚呼古稱婦人之德及諸已嫁而孝不衰父母以爲醇備然其事不盡聞也史乘所載一二賢婦人旣富且貴者往往諱言外家私恩政不欲以私恩掩公義以示所隆於內則如此故后妃之孝亦僅借歸寧一節以存之而其賢愈不可及我太夫人之歸贈公也其始稱館甥焉而長君次君相繼夢熊於吾里識者占爲異兆未幾贈公捐館舍太夫人心殉所天復身兼庭訓以慰所天於古人丸熊晝荻之類雖不必有其事而綽有其風歲時提攜諸子過我太素兒夫婦依依如其授館日也曰吾君子之眷存焉而太夫人之孝亦著於此矣旣而二君後先脫穎浸浸通顯長君遂位冡宰備鼎鉉爲時名臣世稱商氏有母而長君數十年來推恩母黨視其母之行皆母也而且視其九族之

爲父母昆弟子姓行亦皆母也不特此也又以其仲少參君而下視其母之父母昆弟子姓行以及九族之爲父母昆弟子姓行皆母也雖古稱渭陽之眷未有若此之摯者則凡以致太夫人之孝也太夫人之孝自一一歸寧而外其事不盡聞而徵之長君之孝乃所以爲孝也故君子謂太夫人能以身教其教以孝也以教忠也其教忠也以報所天則貞之至也故君子謂太夫人能以母教以婦教則皆以子教也一日長君簡命出山傷十年依依子舍之至情而徒跣而歸而痛可知也涕涔涔下視太夫人之父母昆弟子姓行如太夫人也而某等其能已於一慟乎其能已於一慟乎薄陳一奠聊合宗盟望音容之儼如顧我屬之老者壯者少而弁者而猶綣然平日之誼也其能已於

一慟乎若長君亦可以慰矣嗚呼尚饗

祭陶石梁先生文 崇禎庚辰正月初十日

吾越自陽明先生倡良知之說直指人心凡聖同轍一時學者聞之如大夢獲呼信吾道之易簡直截由是以傳龍溪龍溪傳海門海門宇內望爲適派宗哲海門之設教郡中也實惟二陶先生首奉壇坫招徠同志共嘯薪微未幾文簡沒而海門東歸風氣於焉中阽先生獨抱文簡未竟之業精推而潛伏之以稱二難何忝既而小試粵東廉平報績甫進專城遂移明志宗周乃始慨然興懷爲二三子歌伐木之章一時雲合景從奉先生如海門往禩而先生尤以貞素之風一洗自來空談之弊故服習既久人人歸其陶鑄社學巖居遞傳勝事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日深而
覺覺之機權愈掦昔人遞啟宗門先生益排玄鑰直令學
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縛橫說豎說不出
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謬於前洙泗後濂洛
嗚呼已矣撫流光於十載聆晤言以非邈嘅玉色與金聲
亦風光而月灑洵典型之不遠忽棟梁之已壞何獨拍之
能鳴況餘生之罔艾冀微言之未殄知後死之可待嗚呼
先生已而已乎死生之說云有云無敬叩几筵飲我醍醐
惟此覺者本不私吾往來聚散造物爲徒抑此覺者無終
與初主張虛空萬象隨驢先生亦幸以身發覆哉而惜也
杳莫我摹其能不終後後覺之覺還悼斯文之奄殂合陳
一奠涕泗以呼良哉尚饗

祭王生金如　庚辰九月朔日

嗚呼求友道於今日抑何寥寥乎蓋勢利之溺人深而講學論道之風絕不聞於天下也始金如甫弱冠而及吾門硁硁負志不凡比聞已得所師承余姑逡巡謝之而處以朋友之間自此往還無閒每相見必以學問相切劘絕不及流俗一語至於患難則相恤德義則相勸過失則相規者匪一而足當是時宗周以為求友於天下而不可得也何意晚得之金如私心甚喜金如亦不鄙夷予而托為同志者幾二十年晚而相信益堅相切劘益摯如言仕則曰無用言學則曰無聞至於支離老病有年亦輒曰尚無進步傍人見之疑金如有遐心而余必改容以謝金如自鞭自策不怨也然則余之所得於金如者亦豈其微乎而余

輒因是以窺金如一種超世之識過人之才隨處傾倒之肝膽有非流輩所敢望其萬一者古所稱豪傑之士非耶而世已有知金如者矣天假之年我知其必有用於世卽遺大投艱無事不辦而何意其遽止於是乎乃余所猶憾於金如者金如有天下之識而不必印之於古有天下之才而不必韜之以靜有天下之眞肝膽而不必出之以養如是者凡以成其爲金如之學而止卽質之金如平日所志宜亦有未副焉者金如遂肯中道而止乎天假之年我知金如之必有進也而何意其遽止於是乎余猶記同社之滿金如偶舉立誠之說及省察克治之說余心喜而目之曰金如自此進矣竟以同人意見相左不竟其說而罷余卽欲效一語於金如不可得以迄於今此事遂成空谷

嗚呼余負金如矣余負金如矣若二三諸君子之辱交於金如者其所取舍政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余固不能一一而要之百身之贖所在有同情古稱三益金如近之余於是益知朋友之道不可一日不講於世也嗚呼今已矣夫哀哉尚饗

祭馮琢菴座師文 崇禎壬午九月二十四日

宗周出於老師之門垂四十餘年三生之報涓埃缺然今乃過老師之里讀老師之文章儼如親炙宮牆回首四十年如一日也乃遂進而伏謁我師靈松楸在望劍履嶄然自謂於此生有天幸焉老師其幸有以啟我乎此一役也宗周奉總憲之命扶此病軀星言夙駕其進而行所志以猶之吾師行之也固不敢負所志以負師恩其退而明所

志與猶之吾師門之也尤不敢踰所志以負師恩則吾師
其終有以啓我乎臨風灑泪釋菜封階攀慕之餘何勝瞻
依而宗周自此行矣敢薦此荒詞以告惟靈其昭鑑之

祭張二無副院 癸未七月二十七日

嗚呼孰有以一身之出處卜斯世與斯民且以一身之存
沒關斯道之亨屯俯仰古今罕儷其人何意出處存沒交
感一時獨繫之先生之身嗚呼傷哉惟先生鍾大江以南
元氣生有異姿夙契道眞早登文介之堂以學易晚窺元
公之髓以盡神遂爲東南學者領袖而舉世亦望之如威
鳳祥麟故先生雖雅志林壑視珠玉如敝屣軒冕如苴土
而世亦不能終廢先生之儒而醇紀綱一席幸余以道契
之雅參棠征之慶識者於此卜世運之維新夫何余既畀

放先生亦以病請後先去位席不及溫余卽已矣爾生何辰陽九之阨一疾奄淪則泰山梁木之感安得不於吾黨有獨殷於斯時也旣人亡而國瘁亦索處而離羣奔奔先生其重顧我於稽山鏡水之間一發宛委之鴻文余敢不踐茲夙訂請事遂巡行過仙鄉愁焉如搗望靈輀之旣返載生芻以遙陳敬臨風而拜使侍肺腑之可申尚饗

祭秦親姆 癸未八月三日

嗚呼婦人之德有待夫若子而聞者矣未有不遘得於夫而終以婦顯不遽得於子而先以母著如我姆之有今日則存歿之感能不百爾所私乎我姆毓自名門生閑閨訓作配君子才名冠兩浙亢志絕塵寔如驥足之騰客几馬避其超忽如鵬摶之負背鷃雀笑其荒唐惜天阨之年竟

奄中道不及微我姆閨雞脫佩之風而孰知姆也遂以未亡八三十年稱完節於是當世咸謂簡如公有婦方姆稱未亡時所遺三孤長者甫齔而幼者方在提抱間賴姆秉心之一致力之劬娶婦生子各有成立而一脈書香亦漸有發皇鬱勃而起者於是當世又咸謂簡如公之子有母嗚呼不得於夫者可以償之子而不得子於今日者可以券之於他日何意一疾靡留遽從地下迹姆始終完節允矣不媿彤管與古共姜宋姬並垂不朽獨難乎爲子者耳宗周早以弱息薦嗣君荷骨肉之眷者有年其於成敗利鈍之故所屬望於後人何敢自後我姆而今也姆已升遐余能不寫我姆之懷以慰不瞑之目於九原薄陳一奠聊迓慈靈而進之哀哉尚饗

祭余封翁 癸未七月二十七日

嗚呼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久已並重於天地間然遭時有幸不幸或處勢兮兩艱此豈獨臣子之遇哉君父之教不講於平日而身家富貴之習動與古誼無關也幸哉有我翁以爲之父卒成其子之忠凡有我翁以教忠卒成其子之孝如我友僉院君者求之衰世薄俗可一二班乎余嘗從僉院君淑我翁之教矣一則曰夙夜匪懈一則曰明哲保身合之而得爲人臣子之大閑僉院君終身奉以周旋弗替也故有時披鱗去國抗節而非以辱身有時捧檄入朝違親而不辭養志凡以見翁教之嫺何意大業未竟翁已厭人間世而姍姍異日者徒使嗣君抗疏陳情輒待命於賜環嗚呼一生訓忠孝之則而親得之於後人卽巖穴

未耀無忝名山一時丁家國之阨而終不遑得之於明主卽殯含弗躬何憾間關獨惜宗周以猥瑣之姿浮沉當世幸知己有素憲府再攀終攖罪纍及良友得無少損翁顏而翁之致豈因顯晦得喪而殊觀余乃愈莫禁其永嘆夫君臣父子而下又有朋友之交以共扶世教於不墜求之古誼曰金與蘭則風塵去國之餘安得不望九原而泪班生芻旣陳俯伺抱壤遡江流以如帶瀉我心之潺潺哀哉尚饗

祭張自菴文 癸未八月

嗚呼維揚之別依依江岸弟雖趦趄北進而神情時不忘里閈遙占福履彌綦泮渙冀初服之可返指瓜期以卜算先生幸需我於雲門若耶之畔乎何意旬月之間而幽明

示判嗚呼傷哉先生家學淵源早稱神駒血汗孜孜師友艮知條貫迄於晚年居安樂玩陳詩說禮耄期不倦雖樸遬如宗周猶得以答問之餘分數學之半十年以來悃悃款款如車有輪如鼎有鉉小學王門賓筵遞冠蓋自石梁子奄逝以後風尙又爲之一換隱括其指大都崇雅黜浮守其師說而弗畔則先生之有功於斯文者於是乎大而弟亦竊慰其私淑之願今也已矣徒使弟以忽進忽退之身躑躅於江湖廊廟兩成其汗漫歷落風塵空懷狂狷高山流水朱絃已斷則弟從此安歸乎重以二三同人之失所援也將悵望白雲躡仙蹤於鸞鶴之侶抑追尋絳席把玄麈於吟弄之伴先生不惠然來思吾儕竭巳其繾綣薄采江蘺鬱邑以灌敢抆淚以陳懷庶半生之可券哀哉尚

饗

祭張九山給諫 癸未十月十九日

嗚呼痛哉先生之死也人誰無死而先生獨死於國難卽死難等耳而先生獨以不進不退之身輕死於鋒鏑之手人顧謂先生可以無死者可以無死而先生卒死語不云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先生固可以死矣當先生在諫垣時慨慷論列力折權奸早已置七尺於度外自分必死者數矣而先生幸不死人方以先生之再出爲宗社卜昇平不期陣馬縱橫突以倉卒間逢難則先生豈伈死者哉嗟乎今天下之可以死而不死者蓋亦多矣獨先生死而未死復可以不死而死總以質此無逃之義成先生之忠益徵先生平日之所學而吾黨之爲後死者何

以生乎嗚呼椎輕博浪齒折睢陽君家典型較茲有光丹心汗青烈日秋霜我弔先生死而不亡江楓血染斜陽夕傷誰非同舟七尺昂藏風簷古道尚其式憑於雍容講席王門小學之場尚饗

祭吳磊齋文

嗚呼死生亦大矣而自知道者觀之不過一晝夜之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可與知生死之說矣公於宗周固非有平生之契也乃登第之時忽徵諸夢焉且誦文信國零丁洋詩句以贈而竟不知爲何許人曰隱者劉生也意者天以宗周賜公則公忠義得之性成初念之說豈果待宗周而始決抑天以公賜宗周而公死矣後公而死者其爲宗周乎嗟嗟死生事小聞道爲大等死耳而公死忠卽舉

死忠耳而公獨奉其初念以死由公之言遡其平日庶幾朝聞夕可者與磊齋之死賊難也旣爲家人所解謂靦淵曰往余問道劉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轉念失之者比比授命余初志也卒死之

先室起攢告主文

嗚呼日月不居淑人違我者五年於茲感傷百端於丑之冬旣奉靈輀往攢下竈之官山又復三年於茲風露交侵吉壤難卜不得已營我先人之遺宮下蔣之原爲淑人新阡將以詰旦之吉往起爾攢而以本月十五之吉卜葬我淑人嗚呼茲里茲營我先人衣冠之遺在焉以淑人之孝思言念舅姑音容恍爾靈其依諸而余也老而痛念於存沒後先之間將何以爲懷乎將何以爲懷乎薄言奠告尚饗

先室起攢告文

嗚呼營兆既吉來啓爾攢駕爾靈輀不震不崩爾夫及子扶爾後先往卽新宮於焉允臧謹陳奠告祖道用光尚饗

先室改葬告墓文

嗚呼昔我葬二親於玆里蓋百爾荼苦矣猥以土薄水蕩且不免後世耕犂之憂遂謀改卜吉壤者三十年餘一旦得鳳山之陽以爲差勝也奉我二親而厝焉遺玆舊宮二親衣冠之靈猶寄音響今以祔葬我淑人葬親則不足葬妻則有餘傷哉今以吉辰遂克成禮永寧我淑人之魄使吾改葬二親而果吉逮竣事之有日也余其往從淑人遊乎薄陳一奠妥爾之魂尚饗

改葬先考妣告文 崇禎辛巳三月初三日

嗚呼宗周昔年奉我二人拊於下蔣之原亦既有年猥因五患是懼萬不獲已於前歲之冬改葬於裘邨之鳳山而卜者猶以爲未吉宗周惴惴焉且疑且信夙夜不遑寧處者又三年於茲人謀鬼謀不一而足爰擬本月初六日之吉亟啓新宮再加改築庶幾少逭前日不誠不信之譴責自今以往永固我二人宅兆於萬年實惟二人之靈若或相之冥冥而宗周之不能終事其親致遺二人以震驚之慘其爲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亦復何言乎亦復何言乎哀哉尚饗

改葬先考妣虞祭告文

嗚呼男不孝有鳳山之役爰於本月初六日破土啓我二人玄宮越十有四日再從卜度乃克結壙自深而淺者尺

餘遷左而右者二尺餘冀得免於蟻水之患而後卽安葢前此抱不誠不信之痛者已虞終天之莫逭幸今日有此役也果已目擊往事之疏繆致我二人遺蛻陷於水泉之下蒸氣能濕暑見其端宗周痛絶欲死而識者果謂地本吉而葬法凶所以如此旣而改打至翌日之後頗見壙中煖氣非復前日之舊而宗周稍稍自慰差謂可以下報我二人矣宗周豈敢云風水之說法當云何亦聊以安二人之體魄而已雖百千萬年總付之不可知之數而揆之事理稍可信於今卽可信於後我二人自此永寧於幽宮以啓我之子若孫在此舉也嗚呼生六十四年而又見吾親此生何幸沒六十四年而始葬吾親此生何苦悠悠此生亦終付之昊天已矣覆土小舉歸告成事敢以淸酌庶羞

之貧用伸哀痛尚饗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三

山陰後學李澐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四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十一　鄉賢考次　保民訓要　水利圖議　社倉記　鄉書

紹興府鄉賢考次崇禎丁丑四月

縣學崇祀八邑共九十八人外存疑者四十二人

山陰定祀三十八人內補祀者一十八人

漢南昌尉梅公福新補

漢太中大夫陳公囂

漢尚書僕射鍾離公意

漢太尉鄭公弘祀府庠補祀縣庠

漢郡功曹邵公疇新補

漢徵士趙公曄 新補見鄉賢贊

晉太子太傅賀穆公循 祀府庠補祀縣庠

晉會稽內史前尚書左僕射孔貞公愉 祀府庠補祀縣庠

晉侍中加散騎常侍孔簡公坦 祀府庠補祀縣庠

晉光祿大夫左光祿祭酒丁簡公潭

晉吳興內史張公茂 祀府庠補祀縣庠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公羲之

南宋海虞令何公子平 新補

南梁尚書左丞賀公琛 新補

南梁中書通事舍人孔公子袪 新補

宋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杜正獻公衍 祀府庠補祀縣庠

宋戶部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錢公勰

宋知亳州前尚書左丞陸公佃

宋敷文閣待制曾文清公幾新補見鄉賢賛

宋國子祭酒知明州姚公勔

宋右丞兼中書侍郎陳忠肅公過庭

宋衛士唐公琦新補見忠節傳

宋處士蔡公定新補見孝義傳

宋禮部侍郎尹公焞祀府庠補祀縣庠

宋戶部尚書王公佐

宋寶謨閣待制陸公游祀府庠補祀縣庠

宋權禮部侍郎兼祕書監莫文清公叔光

宋通判温州曾公恵祀府庠補祀縣庠

宋都官員外郎浙東檢察唐公閎

宋處士唐公珏

存疑　以下原祀縣學後倣此

晉吳興太守孔公嚴　言行未的

晉處士戴公逵　府志載上虞

齊會稽郡公王公琳　言行未的

南宋處士戴公顒　府志載上虞

元處士莊節先生韓公性　府志載會稽

會稽　定祀九人內補祀者七人

漢吳郡太守盛公憲　新補

唐太子賓客襄陽縣男羅夷公珦　新補

唐處士秦公系　新補

宋知饒州唐文介公震

宋龍圖閣學士顧公臨 新補見鄉賢贊

宋處士吳公孜 祀府庠[illegible]縣庠

宋處士謝公翺

元處士莊節先生韓公性 自山陰移補

元處士虞公所 新補見孝義傳

存疑

南宋海虞令何公子平 府志載山陰

蕭山 定祀四人內補祀者一人

晉高山令夏公方

南宋孝子郭公原平

唐衡陽博士許公伯會

宋兵部員外郎王公綖 新補

存疑

宋參知政事兼觀文殿大學士張公叔椿郡志無考

宋寶章閣待制太史郡國公張公稱孫郡志無考

諸暨定祀七人

南宋孝子賈公恩

唐孝子張公萬和

宋崇安令黃公開

元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王公艮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公維楨

元處士王公冕

元處士吳公雄

存疑

春秋越大夫范公蠡郡志載名宦

宋元祐發解張公堅言行未的

宋浦江令黄公汝楫言行未的

宋江東提刑進寳文閣王公厚之言行未的

宋知衡州府王公玠言行未的

宋處士楊公文修言行未的

宋處士朱公光郡志無考

元孝子丁公祥一言行未詳

元處士俞公渼郡志無考

餘姚定祀一十四人內補祀者四人

漢徵士嚴公光

晉晉安太守虞公愿

晉徵士虞公喜 新補見鄉賢贊

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平康侯虞公預

南梁諮議中郎虞公寄 新補

宋知婺州前徽猷閣待制陳公槖

宋禮部尚書開國子胡獻簡公沂

宋判邵武軍孫公應時

宋兩淮制置使毛公順遇 新補

宋太常少卿知臨安府孫公子秀

宋進賢令程公迥 新補

宋處士葉公仲凱

宋瀏陽丞胡公宗汲

元孝子石公明三

存疑

唐弘文館學士文懿虞公伯施先生郡志無考

宋知縉雲縣事莫公當郡志無考

宋權禮部尚書兼祕書監莫文清公叔光郡志載山陰前見

宋華文閣直學士趙公彥㦸郡志無考

宋右文殿修撰莫公子純言行未的

宋知饒州唐文介公震郡志載會稽前見

宋國子司業王公遂言行未的

上虞定祀一十四人內補祀者五人

漢合浦太守孟公嘗

漢尚書前河內太守魏公朗

漢舉孝廉戴公就祀府庠補祀縣庠

漢會稽太守陳公業 新補見鄉賢贊

漢徵士王公充

晉侍中嵇公紹

晉徵士戴公逵 新補

晉太保謝公安

晉會稽內史康樂縣公謝獻武公玄 新補

南宋處士戴公顒 新補

宋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李莊簡公光

宋戶部侍郎劉忠公漢弼

宋司農卿劉公漢傳

宋知福清縣趙公良坦

存疑

宋少師龍圖閣學士趙公子潚 郡志無考

宋迪功郎夏公夢龍 郡志無考

宋直顯謨閣知太平州潘公時 言行未的

宋刑部侍郎李公鄰幾 郡志無考

宋建康僉判貝公欽世 言行未的

宋鄞縣丞劉公漢儀 言行未的

宋兵部尚書宋公延祖 郡志無考

嵊縣 定祀五人內補祀者一人

南梁征東將軍張忠貞公嵊

宋知江州文安縣男姚公舜明

宋樞密編修姚公寬

宋定城尉攝麻城縣事張公愁

宋處士許公瑾 新補

存疑

晉徵士戴公逵 郡志載上虞前見

晉會稽內史康樂縣公謝獻武公玄 郡志載上虞前見

南宋處士戴公顒 郡志載上虞前見

齊吏部尚書漢昌侯朱公士明 郡志無考

宋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姚公勔 郡志載山陰前見

宋參知政事姚公憲 郡志無考

宋國子學錄許公棐 言行未的

新昌 定祀一十五人內補祀者三人

宋稽山書院山長石公待旦

宋尚書右丞文安縣侯石忠公公弼

宋殿中侍御史石公公揆
宋知南康軍石公墪
宋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黃公度
宋贈汝州團練使董公公健
宋司農卿權戶部侍郎王公夢龍
宋大理少卿俞公浙
宋徵士陳公雷
宋少保左丞相王公爚
宋稽山書院山長吳公觀
宋處士董公旭 新補
元處士黃公奇孫 新補
元處士潘公音 新補

元孝子石公永壽

存疑

宋知武康軍石公斗文（言行未詳）

宋祕書正字直華文閣石公宗昭（言行未詳）

宋處士陳公非熊（言行未詳）

宋處士陳公祖（府志原未載祀典）

府學特祀（定祀二十三人內補祀者十人）

漢徵士餘姚嚴公光

漢尚書僕射山陰鍾離公意（新補）

漢太尉山陰鄭公弘

漢尚書上虞魏公朗

漢徵士上虞王公充（新補）

晉太子太傅山陰賀公循
晉會稽內史左僕射山陰孔貞公愉
晉徵士餘姚虞公喜
晉侍中上虞嵇公紹 新補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山陰王公羲之
宋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山陰杜正獻公衍
宋尚書右丞文安縣侯新昌石公公弼
宋禮部侍郎和靖先生寓山陰尹公焞
宋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上虞李莊簡公光
宋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新昌黃公度
宋知南康軍新昌石公𡠠 新補
宋瀏陽縣丞餘姚胡公宗汲 新補

宋大理少卿新昌俞公浙 新補

宋禮部尚書餘姚胡獻簡公沂

宋崇安令諸暨黃公開 新補

宋司農卿上虞劉公漢傳 新補

元徵士莊節先生會稽韓公性 新補

元江西儒學提舉諸暨楊公維楨 新補

存疑

漢太尉上虞朱公儁 允宜崇祀特祀但郡志無考

漢合浦太守上虞孟公嘗

漢舉孝廉上虞戴公就

晉吳興內史山陰張公茂

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餘姚虞公預

晉散騎常侍尚書山陰孔公坦
晉中書太保上虞謝公安
晉右光祿大夫會稽內史虞公譚不載府志屬縣無考
南宋孝子蕭山郭公原平
宋右丞兼中書侍郎山陰陳忠肅公過庭
宋中大夫文安縣男嵊縣姚公舜明
宋吏部侍郎會稽顧公臨
宋處士會稽吳公孜
宋知婺州前徽猷閣待制餘姚陳公槖
宋浙東提點刑獄上虞李公孟傳
宋寶謨閣待制山陰陸公游
宋太常少卿知臨安府餘姚孫公子秀

宋通判溫州山陰曾公悳

宋戶部侍郎上虞劉忠公漢弼

宋刑部侍郎徐公希　郡志無考并未詳屬縣

拾遺　見王公紀鄉賢贊贊共九十人除已見前者不載外共得三十一人

漢都護安遠侯會稽鄭公吉　郡志無考

漢鉅鹿太守山陰謝公夷吾

三國吳徵士餘姚虞公翻

三國吳太子太傅山陰闞公澤

三國吳山陰侯徐州牧賀公齊　府志無考

三國吳司徒丁公固　府志無考

三國吳武陵郡太守鍾離公牧　郡志無考

晉高粱郡太守會稽楊公方

晉中書令山陰王公獻之
南宋南海郡太守孫公處郡志無考
南宋御史中丞山陰孔公琳之
南宋永嘉郡太守上虞謝公靈運
南齊祀部尚書餘姚虞公悰
南齊晉陵郡太守山陰孔公奐
南梁御史中丞山陰孔公休源
隋祕書學士餘姚虞公綽
唐銀青光祿大夫餘姚虞公世南
唐東宮學士山陰賀公德仁
唐禮部侍郎山陰孔公若思
唐戶部侍郎山陰吳公融

唐吏部侍郎會稽徐公浩

宋太傅工部郎中知越州陸公軫　郡志無考

宋職方員外郎山陰齊公唐

宋禮部尚書進龍圖閣學士山陰傅公墨卿

宋太尉會稽李公顯忠

宋端明殿學士高公直柔　郡志無考

宋朝奉大夫會稽華公鎮

宋右諫議大夫山陰梁公仲敏

宋資政殿學士流寓韓元穆公肖冑

宋秘閣修撰山陰俞公亨宗

宋秘書監詹公騤　郡志無考

附小述

鄉賢崇祀列在黌宮爲兩廡之亞甚盛心也故歷代以往其人皆可屈指而盡而苟其學不本於孔孟行不協於鄉評無得而與焉至後世浸假而濫觴矣濫則輕輕則廢并其賢者而廢宜其若存若亡以有今日故釐正之舉寧核無浮寧苛無寬仍分郡邑爲大小之差寧寬於邑祀而不敢并寬於郡祀其法自邑陞郡有祀邑而遺郡者未有祀郡而遺邑者至新擬補祀諸賢亦往往取其潛德孤芳有裨世教其他未敢槩及以竊附微顯闡幽之義非苟而已也嗚呼往代猶然則後有作者槩可知矣惟是寡昧之資不及遍考羣籍闡繹舊聞續綦朝之缺典定一郡之月旦不無俟於博雅君子閱王公綖贊錄其所次人物有郡志所不錄者而當日所謂與

碑亙峙蔚然典型者今果屬之何地無乃杞宋無徵之感自古而然乎

保民訓要 崇禎己巳 疏行保甲隨輯是編以上

順天府爲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弭盗安民莫善於保甲而一切教化即寄於其中古之君子常熟講而施行之邇者京師戒嚴一時城守之計頗恃以無恐然第麤舉其端於法未悉也今特再爲甲飭仰該司坊官以下一一遵守要於可久見經題疏奉明旨著實舉行無或視爲文具倘行之不力使國家不得收良法之效責有所歸三尺具在因揭其事宜如左

計開

一保甲之籍

民　土著　流寓

士

農

工

商

庶人在官

道　妖道有禁

僧　遊僧有禁

優人　合班梨園有禁

樂戶　土娼有禁

流乞　奸細有查　凡流乞總甲收之各鋪房查其來歷冬月以官糈養之至春遣還原籍收管其驅以力農其遠方者仍留鋪中聽其買開行乞死則埋之義冢殘疾者送入養院　在京制有攎竿蠟燭等寺留養流乞

軍

屯軍

營軍(二軍除戰守有事外皆聽有司節制)

十戶爲甲甲有長各戶互相親識以聽命於甲長(零戶隨寄戶有戶票)

十甲爲保保有長各甲互相親識以聽命於保長(零甲隨寄甲有甲票)

十保爲鄉鄉有長各保互相親識以聽命於鄉長(裒㐬隨宜保有保票)

聚鄉爲坊坊有官各鄉互相親識以聽命於坊官(鄉約有特劄)

五坊爲城城有司各坊互相親識以聽命於司官

五城爲畿畿有天子之守臣與院臣各城互相親識

以聽命於守臣院臣

城外爲郊郊外爲都鄙各有長各長遞相親識分隸於國中之鄉長聽命於州縣官

一保甲之政

一曰火燭相誡

二曰盜賊相禦

三曰憂患相恤

四曰喜慶相賀

五曰德業相勸

六曰過惡相規

凡一戶有事九戶趨之一甲有事九甲趨之一保有事九保趨之一鄉有事各鄉趨之小事聽鄉長處

分大者鬪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坐其長廢之若因
而生事取戶甲一錢者卽以贓論
能擧一甲之政者署爲甲長其不能者保長聞於鄉
而廢之
能擧一保之政者署爲保長其不能者鄉長聞於坊
而廢之
能擧一鄉之政者本府旌以禮甚者奏聞擢用其不
能者坊官遞鬪於本府廢之
能擧一坊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於朝陞爲司官其
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擧一城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於朝另加陞擢其
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府之政者惟上所擢用其不能者自劾待罪

一保甲之教

一曰孝順父母

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

四曰教訓子孫

五曰各安生理

六曰毋作非爲

右聖諭六條每日各甲一申飭餚其不肖者教之

每旬日各保一申飭餚其不肖者教之每朔望日

各鄉會司府一申飭餚其不肖者教之

凡鄉用木鐸徇於道路曰宣六義以火夫司之或殘

疾失養之人代之

凡鄉旌善有錄記過有錄月朔會於衆而宣之

凡鄉終歲無訟者旌其鄉曰仁里鄉長紀錄早完官
稅者旌其鄉爲義里鄉長紀錄

凡鄉立鄉學舉鄉師敎其子弟詩書禮樂射御書數
達於成德

凡民六德俱備者鄉舉里選之三德具者門旌以扁
以孝爲主濟惡不才者至三犯法門辱以扁一作楔上
同改過者除之高年有德者鄉飲賓之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表著者特請朝命旌之

一保甲之禮

冠

竝依文公家禮 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品官士庶巾帽不得飾玉結等物庶民不許戴四方唐晉等巾士子不得服紅紫庶人服色止許布褐紬絹素羅士庶妻女竝不得僭用宮裝及圓領珠玉等飾

婚

竝依文公家禮 不得論財禁指腹割襟

喪

竝參文公家禮 禁用浮屠

祭

竝參文公家禮

飲

每春各保長會其甲長出錢少許歸鄉長賽於土穀飲福於社各戶復出錢少許歸甲長會飲於私

家不得往還秋亦如之

射

每月朔望士習射於學官齊民習射於別圃庶人在官者習射於公署皆令能者教不能而官與長提督之如鄉射禮賞罰行焉郊外則行以農隙

讀法

每鄉立鄉約所於便處懸聖諭其上逢朔望約長率保甲各長拱候本府官至肅拜聖諭四拜禮畢各行叅謁官府西向坐鄉長正途士出身者東向坐以下皆拱立聽開講講畢鄉長仍報一鄉善惡事跡禮畢而散

凡家庭尙親父老子當戶兄老弟執役

凡公庭尙賢各戶上甲長各甲上保長各保上鄉長

凡鄉社尙齒甲長序於戶中保長序於甲中鄉長序於保中

凡講約尙貴士讓其士先於農農先於工於賈僧道之流引而進之優隸之徒賤而外之

凡道路男子繇左女子繇右徒步者讓負乘成人者讓瞽疾

凡飲不至醉餚不得過八鼎會親加二鼎

一保甲之養

農田

稻　黍　稷　麥　菽隨土所宜　凡開水田先講水利以備旱潦開荒者官給牛種非地水田事宜備載徐尙寶潞水客談中

樹宅
桑　麻　木棉　棗　楊蔬果隨土所宜
春令民畢出在野有事於耕每月朔坊廂承旨轉相
傳諭
夏令民畢出在野有事於耔每月朔坊廂承旨轉相
傳諭
秋令民畢出在野有事於穫每月朔坊廂承旨轉相
傳諭
冬令民畢入在戶有事於蓋藏每月朔坊廂承旨轉
相傳諭
每甲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一年煤芻一年遇歉則以
時價分賣於本甲

每保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二年爍每二年遇歉則以時價分賣於本保

每鄉推一三戶預蓄雜糧三年煤每三年遇歉則以時價分賣於本鄉

每坊司以贖鍰買米積煤至冬月米給粥厰濟貧煤以備不時之需

每州縣各設常平倉積穀待賑

凡秋成先上賦於官鄉長先期知會至期民各輸如額後至者報名於官令鄉長決罰果係窘乏令印中富民質其戶產輸之其息視其產所入

凡秋成未上賦先償私債者治富人以罪沒其貲入官代輸官稅者不在私債之例

凡鰥寡孤獨及有殘疾不能自養者鄉長報名入養濟院

凡四郊各立義冢貧民無依者死而官給櫘埋之

一保甲之備

每戶備兵器一件木棍一條貧者止備木棍每甲備鑼一面每保備牛三隻爲三頭每鄉備馬四匹弓矢二十副隨用京城內不必備牛各州縣亦然驢隨戶所有不足者補備

每甲選健丁三名每保選藝士二名每鄉選韜略士一名

凡地方有警每甲養健丁三名日口糧三分每保養藝士二名糧倍之每鄉養韜略士二名糧又倍之遞相部署受命於司城以居守器械馬匹惟其所

用事已復初各村里　仍聽自相團練

凡郊以外遇警士民各　以資糧運入城隨寄所親無親屬則寄官府惟身　備計日之糧以待變避冦入城則聽其鄉長辨認　而入各依所親遠方至者各依寺院無食者報名　給食

每鄉遇夜輪一火夫鳴　鑼直更口宣火燭六義以爲常

一保甲之禁

一不許私自宮刑

一不許停喪娶妻

一不許同姓爲婚

一不許私娼賣姦

一不許婦女入廟 如東嶽戒壇混會尤禁

一不許宴集梨園

一不許聚會說法

一不許教唆詞訟 如拴坐舖房尤禁

一不許挐訛結把

一不許容留面生

一不許窩藏賭盜

一不許盛行齋醮

一不許越境燒香 如鄭州廟會泰山進香南海齋僧尤禁

凡一戶犯禁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容奸上官舉之

附保甲牌式凡各戶以鄉長給票用私記各長用官票

某城　坊　鄉　保　甲　人　業係某籍　年

月　日來京自某坊徙至

父某故某官　母某氏存

兄某某業見往某處生理　弟某幾歲未成丁

妻某氏　子某　某

寄客　某某親自某處來　某某友自某處來

僕從　某　某　某

成丁幾丁

門面幾間賃某人房

戶稅幾多

行稅幾多

月糧幾石

器械幾件

年　月　日甲戶准此（出京繳票　移居驗票）

某城　坊　鄉　保　甲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　坊徙至

一戶甲長

二戶某人　某業

三戶某人　某業

四戶某人　某業

五戶某人　某業

六戶某人　某業

七戶某人　某業

八戶某人某業
九戶某人某業
十戶某人某業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甲長准此
某城　坊　鄉　保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某坊徙至

一甲保長

二甲某人

三甲某人

四甲某人

五甲某人

六甲某人

七甲某人

八甲某人

九甲某人

十甲某人

火燭相誡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保長准此

某城　坊　鄉長某人某業係某籍（必用士著士紳）

一保鄉約長

二保某人

三保某人

四保某人

五保某人

六保某人

七保某人

八保某人

九保某人

十保某人

火燭相誡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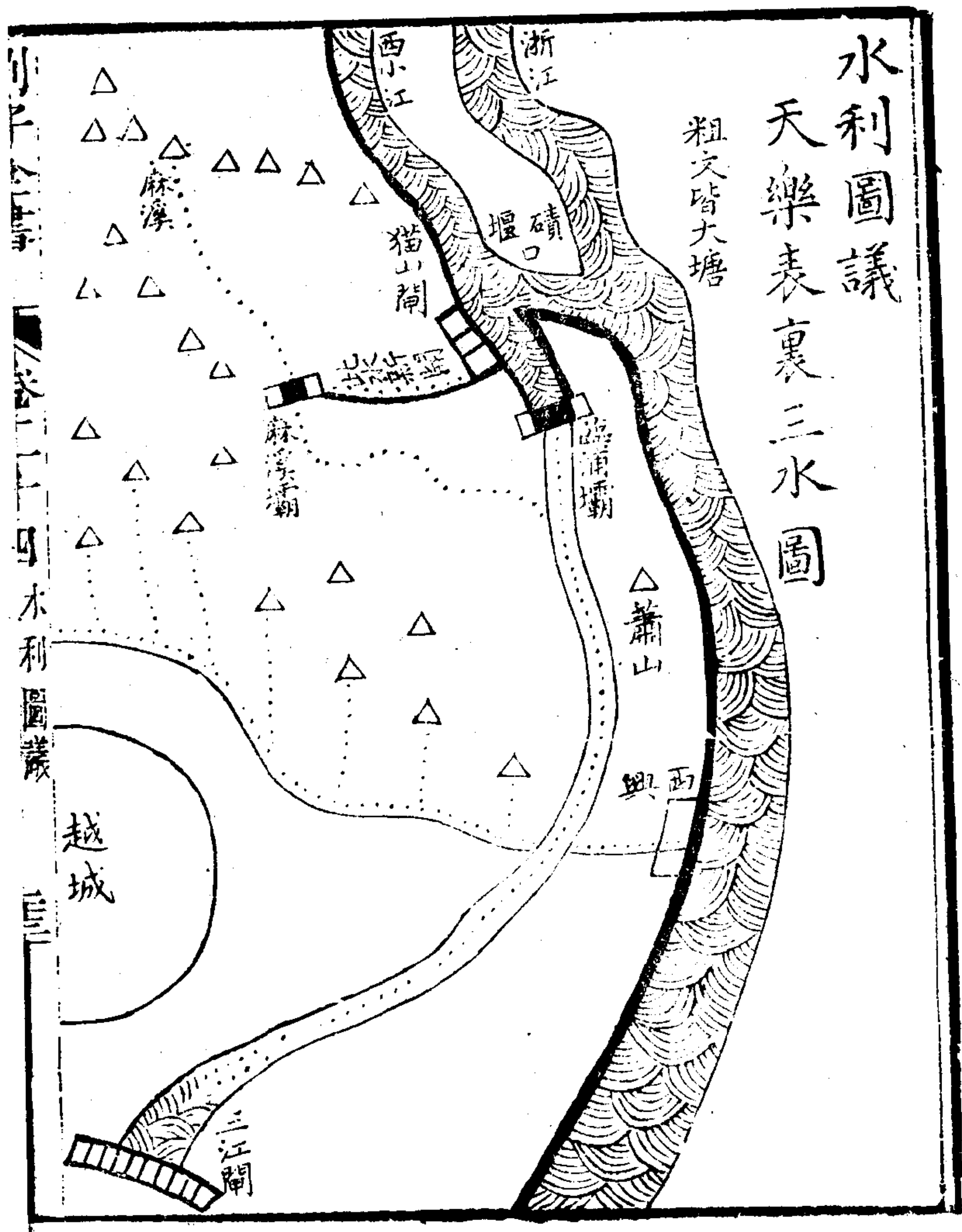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鄉長准此　另加專劄

某府縣爲鄉約事照得京師首善之地保甲王化之基

積甲成成保積保成鄉厥任彌重實惟吉人端士乃克勝之咨爾學行老成衆所推允兹特立爾爲一鄉約長約爾一鄉之民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効君親之戴倘有異數俟爾殊能須至劄者


水利圖議
天樂表裏三水圖
浙江
西小江
磧口堰
猫山閘
麻溪
麻溪壩
臨浦壩
蕭山
西興
越城
三江閘

圖說

按有厯溪之水有西小江之水有浙江之水二江江水也厯溪溪水也終不可以厯溪之水謂卽是西小江浙江之水有臨浦之壩有厯溪之壩臨浦壩以斷江流厯溪壩以斷溪流也終不可以厯溪之壩謂卽是臨浦之壩

天樂水利議

山陰之西南接壤蕭山曰天樂鄉隸四十都四十一二三都凡四都世稱荒鄉而四十一二都之閒特甚爲田三萬七千畝有奇計歲入不足當湖鄉五之一至有比歲不粒登耆俗民苦之故老相傳詩曰天付吾鄉樂處名貪可羞荒田無出產野岸不通舟旱潦年年有科差疊疊愁世情

多戀土空白幾人頭讀之可涕夫天鄉之所以卒爲荒鄉者非徒坐天時地利蓋亦人事之缺陷也按越中形勝千巖萬壑外遶東西兩江而北襟大海東江在會稽外界不具論西江則自東陽發源歷浦江諸暨蕭山山陰至三江所口以出海往者山會中鑑湖以北皆潮汐出沒之區又有西江一水以合之故全越皆爲水鄉迨漢築南塘唐築斗門沿江諸閘入我明築三江大閘漸出而拒海海潮遂不得越三江一步而西江之水已包舉於內地矣夫西江積五縣之水包舉內地將驟決三江而不可得也勢必以山會蕭三縣爲壑於是宣德中有太守某者相西江上游開磧堰口徑達之錢塘大江仍築壩臨浦以斷內趨之故道自此內地水勢始殺獨臨浦以上有猫山嘴一帶江塘

未築江流反得挾海潮而進合之麻溪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故後人復築麻溪一壩以障之相傳設有厲禁曰磧礇永不可塞麻溪永不可開凡以謀內地萬全如是或曰麻溪即指臨浦而言至今臨浦壩稱麻溪大壩而麻溪爲小壩云然自麻溪壩而一溪之水不得不改從猫山以合外江矣當春夏雨集之日山洪驟發外江潮汎復與之會有進無退相持十餘日天鄉之民盡爲魚鼈安望此三萬七千畝尙有農事乎況又有旱乾以虐之坐是十年九荒信有如昔人所詠者至嘉靖中始建猫山閘以司啓閉萬厤中士人復自猫山嘴至鄭家山嘴築大塘永捍江流不使內犯而內水仍不可以時洩其禍未解也夫此一鄉者爲三縣故而受災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者也而豈知其事有

不盡然者前人之策所爲覩其一未覩其二也今請遂言補救之策曰上策莫如移壩中策莫如改壩下策莫如塞壩窪何謂移壩麻溪之有壩也原以備外江非備天樂一溪之水也但三江未閘之先內地水患不常故剖尺則尺剖寸則寸不免幷置麻溪於度外及旣閘之後紹興千巖萬壑同出三江獨多此麻溪一派流乎麻溪遡源趙家橋凡十五里踰壩入內河不過天鄉都半之水以之均分三縣詎盈一𨰼又日夜通流以出三江萬不足爲三縣害則一壩之後何爲者乎而說者謂猫山閘不足恃所慮仍在外江夫猫山果不足恃莫若撤麻溪之壩移壩猫山猫山永無衝決之虞而內地之萬全如故天鄉三萬七千畝一朝而成沃壤矣且壩下仍通窪口可以節旱潦其利雖不

能普之三縣而天鄉獨受之洵稱天付之樂鄉故曰上策也何謂改壩越人久習緜湙永不可開之說以爲一移壩則三縣之禍不旋踵訛以傳訛迄於今日屢費當事苦心無已請從原壩稍改其制壩故有窪洞高廣四尺今第加廣三尺高倍之爲通流水道遇雨集之日天鄉之水從七尺窪口約束而入其流有漸不至全河一決使內地有暴漲之虞需之數日潮汛漸平又可轉決猫山以去此雖於天鄉之水不能一朝盡拔乎而勢已少殺墊潦之患亦可減其六七故曰中策也何謂塞壩窪謂移壩與改壩均之有內地之虞者將必使壩外之水涓勺不入內地而後可則窪洞之設何爲查此窪乃壩內之民私開之以爲利者故其啓閉一聽之壩內潦則閉之使勺水不洩於內旱則

啓之使勺水不留於外寬哉此一方民至此極乎今若遂塞此窪適還其故制而止遇潦之日一方之民亦旣甘受其禍矣遇旱之年猶得酌彼西江存此涸鮒而無如壩以內終稱不便也夫同一天鄉而處壩內者近以有此窪洞永無旱乾水溢之虞故荒鄉已改爲樂土厥田上上而科糧則一體天鄉從下下以視壩外之民可爲偏枯之極矣今損壩內之全利以紓壩外之全害酌盈濟虛香火之情何獨不然語至此而情愈出於無聊故曰下策也過此以往仍舊貫焉耳以土田日荒以人民日困以盜賊日繁以錢糧日逋斯稱無策將白頭之嘆何時已乎雖然此特爲一鄉言利害而未及乎三縣之大利大害也三縣命脈全恃三江爲咽喉倘三江一決而不守旬日之間三縣皆

平陸故昔人曰越可決郎如前歲亢旱河流盡涸農人艱於桔槔岌岌乎有秋之無望矣越雖千巖萬壑而水源出秦望以南不過二十里一雨即淹一亢即涸其勢然也幸而前人開磧堰以通外江矣誠能加築猫山之閘令其堅好如三江啓閉如三江每遇春夏以前用土築閘旣堅壁以絕江潮望秋以後遇旱則啓使一日兩潮源源而入以引灌三縣枯槁之田其爲利孰大於是即一日地方有事至於失三江之險猶有猫山一路可恃以無坐困眞萬世之長策也則麻溪之通塞有不待言者矣嗟乎民難慮始自古病之往者蕭山人惕於猫山一帶土塘未築之先歲遭水患獨恃一壩爲長城與天樂歲爭通塞而近壩奸民倚壩以爲利者輒藉口舊禁以助之使三縣羣起爲難又

天樂居民多間左單戶勢不能敵三　豪右故雖有鑿

鑿可行之策自來不能得之於上官抱隔膚之見而忘一

體之痛癢狃已成之轍而忽今昔之時宜久矣夫人情之

不可解也昔者三江之役前太守湯公鑿山塡海經營至

數年竭三縣之膏羅萬姓之謗而不恤卒成偉功萬世賴

之今之當事者倘念及天樂子遺不難舉三策而酌行之

是亦再起之湯公也不得已思其次其惟中策易行乎目

今麻溪壩石坦山蕭兩縣方議修築千載一時謹從地方

諸父老後具所見聞如此以備採擇

猫山閘議　閘始嘉靖

猫山之有閘也爲麻溪有壩則天樂之水不得不另開一

道以走外江而又虞外江之衝入故建閘以啓閉之法良

善矣無如歲久而不可恃也閘有夫二名向以土棍無賴者充之凡外江貨物船隻入內河獨繇猫山一路為便雖向有明禁而閘夫弁髦之方春夏雨集之日江潮澎湃閘以外水盈尋丈閘夫得錢即啓閘以過貨船勢湍急不可卒閉因以決外江之水注入天鄉竟為大害天樂之所以卒為荒鄉者又以閘為之祟也於今亦得二策焉其一曰更閘制舊制閘二洞洞口高二丈餘今請築其上一半如壩制使閘口僅高丈許時方大水閘口沒入水下雖有貨船無繇過閘過水涸之日閘口上出水面又可聽貨船之出入而無害舊制閘門一重今請於門內又加板一重內外兩槅之如是則啓閉之間可不設禁法不煩餘力而永無虞於外江之患矣其一曰更閘夫閘夫既屬之無賴子

弟雖欲不私過貨册以啓閉爲兒戲不可得今請以地方般實戸司之或十年一更或五年一更聽地方自相推認富戸士田廬舍不出鄉其關係在身家性命所不盡心力而爲之者未之有閘查閘夫歲領工食若干另置公田若干畝爲修理閘板之費頗饒今一并付之富戸又未有不欣然用命者也舉此二者猫山之閘庶幾可恃爲一方司命卽不開麻溪壩天鄉之民當有起色葢麻溪有壩內水雖不能遽出而猫山有閘外水決不能驟入鄉人之言曰山溪之水清水也淹禾數日而無恙外江泛濫之水濁水也淹禾一朝而立死此亦事理之可據者也夫麻溪之三策而苟一行也又能不先事猫山已乎

崇禎癸酉春王正月　　邑人劉宗周著

昌安社倉記　崇禎庚辰十二月

乃者歲祲之告亟也余嘗晉社倉緣始遺友人錢欽之越日縣父母奉本府帖文頒積儲冊通行郡城三十九坊限每坊儲米若干石爲來年青黃不接之時平糶而出之而其間亦遂有社倉之說若曰儲米於今日卽社倉之虛著儲米於他日卽社倉之實著云會陳臥子公祖復移書贊決乃知君子之計事也不狃於目前可喜之功而必爲千百世無窮之慮卽荒政一事萬難下手猶必衷以三年餘九年餘之意而行之若後世常平之儲最爲近古且不禁其積久而弊也後之人考求故實動虞慮始卒遇有急猥欲支吾一切以效目前不已陋乎於是晦翁先生又有社倉之法變通古意爲後世憲今日者郡邑諸大夫蒿目而

軫民艱自夏徂冬無日不博謀廣詢以幾小民半救之飽而後乃復變通朱先生之意以奏有艮舉事不煩而民不擾騷收樂成之效甚矣其獲我心也爰集里中同志朱縣之邢君旋亟議遵行且次第告之里人醵米二百石如例因酌爲斂發之法期於世世行之無弊嗟乎三五既降王澤而竭於上也學士大夫乃或退而修鄉社之政如藍田呂氏關中橫渠氏不難講求先王之意以聯屬其鄉之人幾幾焉十一、而彷彿之亦巳示人以不廣矣何者謂其私而難繼也一日得賢守宰倡率於上尊我皇仁而吾儕乃相率以終事之宛然上下同井氣象雖謂一時之三代可已宗周不敏謬承縣父母之托幸謀始事敢遂矢盟於衆曰凡我同里之人所不與同心以要厥終負上官德意有

如日也郡公王公孫蘭號雪册宜興人軍廳畢公九臣號玉臺蘄水人刑廳陳公子龍號軼符青浦人山陰令江公元兆號濬源婺源人并記以永明德

附社倉緣起

歲己卯江以南秋成槩歉閱庚辰夏二麥復不登遠近米貴吾越處斗絕地外販既艱而寧郡及海洋且爲尾閭遂至斗米銀二錢人情洶洶葢百年來未遭之阨數也幸當事諸大夫力講荒政爲之多方勸募吾儕鄉先生及士庶竭蹶從之於是爲平糶爲助賑爲施粥分投而起由城中漸及四鄉自六月朔迄於孟秋通郡邑饑者幾無日不飽富人德忘其所爲凶歲之苦也而穀價亦漸以平道竟無殣死者一時人心風俗之厚亦百年

所未有詳具祁虎子侍御道濟錄中先是鄉先生平糶之粟阜至數千石余建議頗欲節其餘爲社倉張本會人情急於見德不果行獨友人錢欽之有同心所斂昌安廂一方金錢幾二百行賑之外尚存八十二兩有奇因倡言於衆曰吾屬不得志於天下安所待千萬人而活命者請姑試之於一鄉遂以餘金斂穀若干石爲他日備且立法以示永久計將需之十年而向之貸本於富室者積久以大自此雖有凶年可不損一粒使人人陰受其賜眞儒者經濟事乃者秋成復告歉穀踊貴已覩夏閒窮民旦夕塡溝壑何待來年則欽之已蚤及之矣彼一時也諸君子好行其德其事固甚偉而識者終病其不可繼際此災沴頻仍諸君子之心愈有不勝其

戚戚焉者無已請遂言社倉事諸君子苐以欽之爲權輿繇一鄉而一郡次第推行間不崇朝恩膏已滿四境我越人庶永永有起色昔孟子在齊不復請發棠并斥一切移民移粟之論惟曰制田里教樹畜爲王政本計夫社倉亦近世之田里樹畜也借曰遠水近火耳將七年病終無三年之艾乎姑書以遺欽之

本府帖文

紹興府爲廣積儲以安民生事照得東越自罹水災數月以來阻饑之衆粒食爲艱向經多方設賑旦夕幸得稍安今新穀既升而田禾又復歉收米價月益騰貴刻下已難支待將來何所恃賴貢足令人蒿目而深憂也雖小民近狃故習未可深言利害然明者防患未萌矧人情搶攘業已著乎倘不急爲圖維延至明春瓶罄罍恥嗷嗷待哺莫必其命萬一枚寧無術保無意外之虞本府非不知夏已募助今再捐輸民力極其困憊但熟籌致再行之則似甚難緩之益恐坐困積儲一策誠爲今日救時急著也惟是先事綢繆守土攸責崇望通郡賢士大夫及好義諸君子始終協贊思艱圖易稍爲地

方尺寸之福所藉德造不淺矣爰列
數條書之冊首敢告同心共成義舉
條一古社倉之制豐年收斂儉歲散給官不優而民獲
濟誠爲標本並治之圖然在今日正當宜散之時方爲
議收之計則舉事已緩而責效倍難故宜師其意而變
通行之如山會兩縣有三十九坊但照坊認積每坊其
約米二百石而坊之大小則又權衡而增減之總朔量
力勸儲不致强以太難則所儲之米即是無形之社倉
明年聽其時價出糶不致過虧以辜好義迨秋成之日
稍幸豐登則建倉復制爲永欠計當亦不得再緩矣至
官府捐諸爲士民倡雖挑衿見肘若倍貴時
然誼應率先何敢自外尙祈司牧者加意爲
條一初議照田派儲槩縣通行以爲捐輸最易且無偏
枯之病然熟思似可行於大戶而不便於細民益寒畯
之家即有戶田一二十畝而升斗所入倘不能以資宿
仰完賦稅必欲人人而課之恐事煩而易擾勢散而雖
稽名雖大公而後且滋弊有不勝其里役之需求者今
止就各坊內如其戶田五十畝以上量積米二石一百
以上量積米五石以此遞加不得推阻認儲過少有妨
義舉其或戶田類少而實係素封者坊中自能熟察尤
不可拘於田之一格故爲客齒倘肯分
外多積更爲好義列名申獎用示優嘉
條一典舖歲收子息無用而獲有田之利亦宜各照典
本爲積米多寡然不許里遞混報致滋擾害應者令典

舖同公會議報數
到官以憑取認
係一夏月司賑子衿盟神出募不避勞怨以底於成今
似不能再頒其將事然舍此而他求則或責之坊役轉
恐易滋混擾今議各坊賢紳夙爲領袖者送簿敦懇聽
候主持或所務不便仰即頒即求擇人代任無論袍衿者
義總須老成端練者爲之庶
所委不濫而責成亦易也
條一時值冬月再過雨旬便謀卒歲凡認過米數若非
上緊督聚轉賬開春又成畫餅今議每坊既有任事之
人則稽核尤宜留心即使各貯本戶必須確察米在何
處積有若干毋徒虛提了事以致臨時有悞總期於臘
中仰結報全完則實存
有據將來可恃緩急耳
條一儲米之畢安貧民實安富戶也正須大家識得此
意互相告誠俾知日前之緩計即開後日之隱憂真若
自病自醫自危自救有萬萬不能出於此者則不必家
喻戶曉而捐時度務與其狃近以貽殃何如先幾而弭
變誰獨無決擇之明哉如有從中更議隳壞
全局者即係敗類之尤細訪得實倍罰助賑
右帖下山陰邑安坊
年　月　日
刑廳陳移書
荒政一事孔龍輩庶於大邑敢不仰體仁人梓里之慮

日來時與敝堂翁商榷只目前之策勢不得不出於禁遏商販秋間以省會米貴之故兩臺有通糴之示此一時之權宜也故任其通行關出者衆今他郡皆熟而越州米價日就騰湧節宣之道自宜禁遏昨巳一面具揭兩臺一面出示嚴禁自當眞切奉行至於明歲之計必須廣爲積儲積儲之說如僅僅每縣積穀數百石此只循虛名則可其實無益也古八巳行之驗莫如常平與義倉義倉須碎未易猝行常平之法須官爲出本今公私交困似當合力而圖之除在官者可節省如置外更立一簿求賫士大夫爲倡率各八自認書單捐數百石或數十石以次及於士民之素封者以爲省或平糴之資料諸名公鉅卿軫念維桑必概然指困以此風勁士民其詵背後如郡城得一二萬石明年春夏可以無患于瞻所云干石在市則米價自平郫此說山此法有六善以義相勸不須抑配一善也木各自藏於家至湧貴之時各家滅價平糴無撥運之勞二善也不入官倉吏書不得侵漁三善也當米價騰貴之際稍減一二民卽見德原不失叅藏之息四善也若明年幸而米價不甚貴則各家仍照常出糶無官米之迹五善也公私無損歲歲可行六善也前年敝郡米貴子龍嘗建此議郡守方公力行之以敝郡之小士大夫之少而亦得米二萬餘石去歲糶不及半而米價平矣子龍愚眛妄謂此中亦可訪而行之如台臺以爲不謬敢邀嚮風之呼以爲萃賢之倡幸垂教焉

社倉事宜

入例

一各戸積米已經報官皆務覈實自書花押如止虛名而無實者及缺額者遵示重罰

一見年議定積米之數即爲倉本此後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一并上倉仍照出糶貴賤隨時酌定若捐息不如額者罰息米十分之一

一各戸消長不一土著不常有事故者即以本坊殷實者頂補若父子繼世不在此例

一本坊客戸有好義者願捐社米自五升以上聽其多寡其破格從優者公報上官旌獎仍書於冊

出例

一遇歲豐則聽各戶隨時價發糶歲歉則以十之九平糶十之一施賑

一遇大歉先期掌事者會同通坊長老沿門挨查的實饑戶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行粥賑法中下等行平糶法略分差等遇小歉則但以十之九平糶

一平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之二遇小歉減時價十之一通定季春發糶一半季夏發糶一半其豐年時價發糶亦量與同期

一粥賑法查定戶口亦酌以春夏之交或前或後百日為期每日人科米二合日以為常願折乾者聽米若不足仍候隨時設處賑不如法者罰

一平糶者五日一次查定戶口每日糶三升先期分票或以

竹籤至期執票交銀還票交米記加圖銀取足色米取上白

乾淨各戶輪流週而復始糶不如法者罰

一本坊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實行可記皆每年特派米三斗不論豐歉喪不能舉者一斗仍量物力多寡

一爲非賭博等人遇荒槩不行賑

一儲米倉廒日下一時不能驟辦今姑借倉殷實之家聽鄉保多寡寄頓出糶之日量科耗米倉主監兌米主收銀不得升合短少短少者除追給外另行倍罰

一倉米積至四百石此後毋年息米聽各戶自支自用餘議造倉

一社倉每年推本坊老成殷實者一人掌管一切出納聽其主持仍以三年爲任任滿新穀將登乃行交代任中

一切疎虞衆共糾之仍隨事議罰

一凡罰米輕典一斗以上重典五斗以上皆入倉登册

崇禎十三年庚辰冬十一月晦日昌安坊里人劉宗周那

大忠朱昌祚等仝立

○　年

秋成米價　兩　錢以上

社米積數共計　百　十石

某姓字　十　石

某姓字　十　石

某姓字此後做　十　石

各戶息米共　百　十　石

斗

零戶捐米共　石　斗

石斗　石斗　斗升　斗升　斗升　斗升

○次年散法

是春米價每石　兩

錢至夏中　兩　錢

遵糶訖內捐賑米　石　斗升

遵糶訖內捐賑米　石　斗升

遵糶訖內捐賑米　石　斗升

時糶訖

遵賑訖通前賑過本坊饑民　百　十　名口

自　月　日起

至　月　日止

特賑良士

孝子

斗　升
斗　升
節婦

斗　升
斗　升
卹喪

升
升
通前遵賑訖

官廩穀　十石
米　十石
積散務每年用此填註

鄉書

約言

嗟乎時艱至今日而尚忍言桑梓乎桑梓不可言尚忍言身家乎今天下自公卿士庶而下無不盡爲身謀者居恒則一膜自封覬功令爲弁髦有事則抱頭鼠竄棄君親如敝屣動成聖世之戮民寧作降虜之囚首此時尚得私有此七尺否乎而天下事槩可知矣乃知此屬政坐不知有身謀者誠爲身謀則必謀所以托吾身繇一家而一鄉而國與天下孰非所托之地所托愈遠而所以衛身者愈周故君子以天下爲家小人亦近托一鄉以自固語云天下亂無安國一國亂無安家試觀今日之域中誰是處堂之燕雀南北擾攘有年幸吾越猶稱小康而震鄰日迫遂有

義烏之變於是當事諸君子亟講固圉之策姑退而商鄉約保甲二事其所以爲吾儕小人一身謀亦云至矣乃者聖明在御尤軫民隱卽羽書旁午不復言加派事爰下明詔責成鄉人士若曰爾等第在鄉言鄉爾子言孝弟言弟士服詩書農力田相與無卽於慆淫已耳而伍兩卒徒之衆厲兵講武之法已寄於此昔孟子嘗言王政也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率是道也何憂乎外患昔吾越以君子六千人沼吳千古以爲勝事流風日遠遺敎猶存矧其沐浴我高皇帝道化之盛垂三百年聲名文物甲於海宇一時庠序雍容人凝升堂之彥家推入室之儒業云忠信甲胄禮義干櫓而

猶不能以小人是依建一身一家之業未之有聞也豈乎同此毛土誰無君父止因征斂之乖方馴至四民之失職一旦有聞吾君子之教而起者子與子皆言孝弟與弟皆言弟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秦晉梁楚總屬門庭霜露日月同流血氣或賣刀劍而投誠或望羽于而來格內寧外攘端不越此鄉人之政而得之跂余俟之矣劉宗周書

鄉約事宜 鄧奉道府明文

每坊立一鄉（或合兩坊為鄉都分隨宜）一鄉有長統其衆保保有長統其十甲甲有長統其十戶各隸籍以統於官（鄉長以德充保甲長皆以才選）

凡約長一人約副一人總甲一人木鐸老人一人夜巡四人

約訓奉高皇帝聖諭

孝順父母忠孝一理在家以父母爲嚴君在國以元后爲父母

尊敬長上子弟敬父兄百姓敬官長

和睦鄉里息爭爲上

教訓子孫在勢家大族尤當誡戢僮僕

各安生理以士農工商爲常業

毋作非爲即不安生理之人禁條具下

賭尤禁窩賭　盜尤禁窩盜　私娼罪坐夫男　容留來歷不明等人凡異鄉人以販客來者尤須查其籍貫察其言貌觀其行止并其隨從人與其周身行李仍限其去來時日但屬可疑即行押送出境此外如游方僧道彈唱及投遞公文走報人役皆須一一相一糾察不得輕易安歇　訛言凡道路流傳之言不得轉相告語傳說者即是生訛之人決在不容　夜行不得過一更三點五更三點　搶火火起之家但許左右兩甲

奔救此外不得輕走一步如遇外坊遠保人等借救火爲名乘機竄入即時驅逐仍許地方拏獲送官

臺戲（一槩神廟皆禁社戲凡各甲皆不得安歌梨園逢者兩鄰即時公逐出境○近有士紳子弟習爲風流雜劇登場扮演尤傷風化又有童子鼓樂吹彈迎賽道路者教訓子孫之謂何）

迎神會賽（近見各神社每花迎一次或費二三百金）

縱婦女入廟燒香　溺女　錮婢　健訟（尤禁誣告）　鬬毆（驗傷爲重）

行使假銀（仍禁做造者）

約法

德義相長

孝　敬　睦　訓　生理

以上德行凡一戶有聞一甲舉之一甲有聞一保舉之一保有聞鄉約長舉之大節舉於官旌以扁額小節本鄉風勵貧者旌以粟帛（俟有公資行）

過失相規

不孝　不敬　不睦　不訓　不安生理

以上過端凡一戸有犯一甲舉之一甲有犯一保舉之一保有犯鄉約長舉之大事致於官甚者兩鄰同坐小事本鄉誡飭知而不舉者各罰

罰例　一等一兩　二等五錢　三等三錢

禮俗相交

春秋社無社田則一鄉醵金設供以祀土穀神祀畢會飲其席五葷一素四果酒十餘行罷

私宴親友常舉以五葷三素四果爲限過盛宴亦不得臺戲違者各罰

賀正　賀冬　致端　賀娶妻　賀生子　賀高年　賀進取各隨俗

以上禮節皆士紳作法鄉人從之一以儉爲訓

患難相恤

水火相救　盜賊相捍　疾病相問　死喪相弔　誣枉相白

災荒相濟或平糶則量減十之二或施賑則每貧戶日給米五合或借貸則立券交易其子錢不得過二分

以上卹典皆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一以厚爲訓

約禮

講約公會

每朔望日各甲長以上夙興候上官行禮設香案行五拜三叩頭次謁官長宣讀聖諭六言禮畢而退

講約私會公會隔遠則舉私會

每朔望日士紳會約長行禮略如前講訖約長公舉各戶勸懲事件仍書之冊勸懲冊載後善者書白圈係下過則書黑

圈條下

凡行禮公會則序爵官長東序士紳西序鄉人以下拱而立私會則序齒士紳東序鄉長以下西序鄉人皆與坐其下

約備

每戶限田二十畝以上歲積穀二石有差蠲完官稅平糶鄉里官不得取民不得問出陳收新歲積而饒　健丁殷戶備

每甲備燈籠一盞　器械十件鐵器七木棍三　水缸二隻隨各戶所有

每保備鑼一面　銃五門併火藥　弓箭五副各保甲中殷實者任之

每鄉備木鐸一具三六九日傳誦聖諭六言老人司之　更鑼一面更夫

司之

每坊交界處柵門一座（通十坊坊長置卜年重修總甲司之）

附城守事宜

一凡遇盜賊竊發議派城守則鄉紳爲倡孝廉文學次之各守附近地方接甲分派大槩一甲派二丁以備守城堞之選（仍以餘丁更番告急之日餘丁一并上城）

一某門至某門止分隸附近幾坊坊多且大者挨派別門其家住本坊而營業別坊者以住家爲主不重派（鰥獨孤皆免派）

一每堞一人執一械鎗刀銃斧聽從其便十堞立一隊隊長執方色小旗一杆百堞立一哨老成文學統之立方色中旗一杆鄉紳孝廉自某門起至某

門止總司其事嚴稽勤惰其垜夫各依方色製號巾一頂預先列名於垜有事一呼上城無越信無傳訛無譁語違者治以軍法原派二垜一丁至告急之日餘丁上城一垜一丁

一每垜用鵝卵石一百塊小燈籠一具十垜用水缸一口鍋竈一副俱垜夫自備此外有檑木灰瓶大炮懸簾聽官府置用

一垜夫過夜每隊輪番以二人直更八人宿窩鋪每更聽譙樓鼓聲替換直更之人專一瞭望城外賊情緩急仍通哨輪一鄉勇打鑼巡更往來不絕遇警則宿窩者齊起守垜

一保甲守垜不足聽上官另派軍衛相錯

一垜夫之外另備鄉勇大約每隊一人執械供奔走

聽上官調度係士紳有力之家自備願募者每遇呼點及上城月給銀六分

附鄉勇團練事宜　祁世培侍御著

一四鄉相賊衝等處地方立一監紀即於各保長中推擇謀勇出衆者或舉廢弁而以附近鄉紳文學提調之略如城守之制

一大村大鎮俱立團練之社四旁小村附之監紀至各村鎮相地立社即令本鄉保長統甲下點選鄉兵每甲出二名如垛夫例贍犒之資皆出富家先行會計

一五人爲伍二伍立隊長百人立哨長不及百人與已過百人者俱一體統領仍劄哨長以把總名色

一每社各立教師一人本村鎮無其人別募充用技

藝習熟之後教師可撤有願投本社充哨隊者聽

限三八日操演
四季聽官操演

一各村鎮隊伍編成之日一填官發印簿以備驗稿

一另填一冊報之監紀仍自存一冊上書統領官

某人第幾隊隊長某人鄉兵某人俱書的名年貌

一操演之日監紀給銀一錢把總給銀八分隊長給

銀六分鄉兵給銀四分聞警備禦之日各增二分

餘日仍聽各治生理不給工食教師同把總之式

如係外鄉者各家輪供飯食

一各村鎮於隊伍之外另立塘報一人以有力健走

者充之其贍資同隊長之式

一遇敵之時能擒斬一賊賞銀十兩平時擒獲强盜

一名賞銀三兩竊盜一名賞銀二兩擒獲奸細一
名送官審實賞銀二十兩俱於殷實公派或候官
給
一每兵給青布號巾一頂黃布號衣一件後用白布
書某社第幾隊十人之中以五人執棍（兩頭用鐵包裹）三
人執苗葉鎗二人用火銃弓箭每隊小旗一面上
書某社某隊每哨大旗一面上書某社統領另備
金二面鼓一面號頭一箇
一水村每隊各備船一隻即於殷實借用
一凡操練及聞警之日統領官鳴鑼三通放銃三聲
即齊集社廟
一聞警之日每隊輪一人出夜巡擊梆為號

一監紀探有消息密封塘報一面報官一面傳各村鎮外用一單上書繇某村某鎮遞至某處塘報人挨村遞去各村鎮互相傳遞以便整搠固守

一各鄉勇悉聽隨便調度互相策應

一統領官務常申約束不許各隊伍挾仇爭毆酗賭生事如統領約束不嚴監紀立行更換重者鳴官究治

一監紀相地立社交送示劄印簿之後定於五日內點選齊備聽行掣驗如推諉挨玩量治軍法

皆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三月吉旦昌安擷鐸老人劉宗周謹書

坊

鄉約長　約副　保保長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五甲

六甲	七甲	八甲	九甲	十甲

般戶上 中 下

保甲一保格各保用此塡註

第　保第　甲甲長　總甲

一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二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三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四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五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六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七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八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九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十戶　年　十　籍生理　子　婦　口
　　親識　積米　石　斗　器械　件

鄉勇

貧戶

保甲一甲格各甲用此塡註

鄉勇

監紀官

哨長

隊長 即拔伍中不另署選

一隊 一伍 二伍

二隊 一伍 二伍

三隊 一伍 二伍

四隊 一伍 二伍

五隊 一伍 二伍

六隊 一伍 二伍

七隊 一伍 二伍

八隊 一伍 二伍

九隊 一伍 二伍

十隊 一伍 二伍

信地 在城守垜自　　起至　　止
在鄉就近策應

保甲鄉勇格各信地用此填註

勸懲格

分白黑圈子註善惡事件

正月 

分 

二月 

分 

三月 

分 

四月 

分 

五月 

分 

六月 

分 

月	符
七月	○
分	●
八月	○
分	●
九月	○
分	●
十月	○
分	●
十一月	㊀
分	●
十二月	○
分	●
閏月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四

上虞後學王望霖校刊

劉子全書卷二十五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十二　雜著附會墨

讀大學

大道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愼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總爲誠意而設一下有亦總爲愼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此不必在於正心也亦大學之完了一作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并

無修齊治平之功也後之解誠意者吾惑焉曰意者心之所發則誰爲所存乎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又誰爲好之惡之者乎惟於意字不明故并於獨字不明遂使格致誠正俱無著落修齊治平遞失原委諸儒補之以傳而反離綴之以敬而益贅主之以良知之說而近鑿合之以止修而近支總之無得於愼獨之說故也夫道一而已矣學亦一而已矣大學之道愼獨而已矣中庸之道愼獨而已矣論孟六經之道愼獨而已矣愼獨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亭山墓祭申辭 萬厤乙卯正月

亭山墓劉氏之高高祖也而墓祭不替禮也惟我高高祖芳齋府君子遂安府君三上黔南脫父戍所孝行光於郡史積德累功遂昌劉氏禮祖有功宗有德亭山墓祭固宜

與天壤相始終歷世既遠原本之思浸微子孫衆且窘以享不恪以餕不及燕家長敬亭翁憂之慨然思舉廢怠討故事而申飭之裁制各當要於可久會健甫兄以入貲便道捐俸金修墓石建祭桌增置祀田宗周不敏竊左右之春秋粢盛於是稍稍給葢皇仁及枯朽云先正有言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身予兄弟竝叨遺廕通籍於朝徒以樸樕不前無以大揚先人之休所望後之人有繼而起者則劉氏之澤永矣語曰孝德之本也遡源導流德莫茂焉後之人尚祗承先訓夙夜兢兢以此報祖卽以此報君毋徒恃門第取訴鄉里隕其家聲致劉氏血食之不長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宗周悚然起請與族之長幼尊卑盟曰無若前年春展墓亭山搆釁張氏棄地忘本書成敬

亭翁命刊之簡末藏之家廟以垂世世

劉氏續置祀田始末公移 天啟壬戌八月

蓋聞立廟所以尊祖孝享先於備物有田則祭尚行士庶之家廢禮則夸莫問衣冠之族余劉氏宗祠創自先世垂及百年一切典章文物草具而已而最稱缺畧者無如祭田一事毎春秋告虔輒有空乏之虞即零星征派亦豈久長之計方犧牲粢盛之無資何子姓兄弟之能宴至有祭踰時而不舉飲以衆而議罷如今日者其爲祖宗在天之恫抑孰甚焉嗚呼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身信斯言也伊誰之責乎宗周等愴然有感退而自維學不足以承家忝藉忠賢之廕義有關於幸祖徒申涓滴之忱顧大厦豈獨木所營而巨海以衆流成潤尤望族之賢者效一體

成之誼庶使後之君子修百年可繼之典屈指自矜紳亦外捐貲隨戶產而差凡我九屬錄本作族豈之同心積而久之可推其餘以惠族舉而措之且敎其家以及鄉項踵有盡而祖宗之世澤無窮門祚不常而孝義之家聲永著一本有與天壤俱敝句則斯舉也不亦大有造於劉氏哉敬質先靈統祈

公鑒

癸亥夏日二則

本朝有君無臣可爲千古明良之慨洪武壞於汪胡永樂壞於楊蹇終洪熙宣德之世天順壞於李賢成化壞於萬劉惟弘治君臣相得君子滿朝號爲極治然平臺議政啟沃無聞識者猶有多恩少斷坐失良時之誚若正德之有李東陽楊廷和益無論矣嘉靖繼統赫然將大有爲不幸

以議禮之役君驕臣諂始壞於張桂終壞於嚴夏隆慶間徐階稱反正萬厤初江陵用事復壞申時行王錫爵趙志皐沈一貫方從哲相繼接脈釀成五十年高拱之禍遂成我泰昌天啟兩朝繼中興之業請以望今之相天下者

前輩謂本朝獨士氣不及前代殊亦不然高皇帝用夏變夷既歷三紀風移世變遂啟建文一代仗節死義之氣光於千古成祖受命一籍奸黨而士氣始變既五十年英廟北狩獨南朝李侍郎一人天順成化間兩朝之所培養士氣稍奮如羅一峯章楓山鄒吏目諸君子間出焉重以孝宗十八年深仁厚澤聖化涵濡仁賢輩出有慶厤元祐之風士不必以氣見也至武宗世宗朝始食養士之報大者如諫南巡議大禮諸君子爭自奮勵有革朝遺意皇祖御

極最久初年江陵頗摧折士氣及吳門太倉四明相繼爲政用陰折法漸消之甚者以門戶錮之而氣盡矣今上登極始反前政擢用天下遺逸一時諸君子稍稍吐氣吾不知禍亂之日所謂李侍郎其人有可得而見否也蓋人才關國運士氣之在培養久矣

劉氏義田權輿說 乙丑

按是舉也又爲劉氏義田權輿者何也謂供祀之外尚有事於贍族也嗚呼劉氏之族病甚矣不肖宗周嘗聞長老言往者祖宗盛時先司馬公嘉惠宗祊劉氏戶田盈萬三千畝而戶口落落不及今三之一當是時家給人足禮義興焉距今不百年戶口既繁而田去其籍者復三之一積此以往末流之勢有莫知所底者余爲之訶然且嗟咨太

息不能已已嗟乎盛王不作生民之失所久矣強陵弱衆暴寡與時推移往往旦握權則窶人爲封君夕失勢則公卿之子或爲傭隸無立錐可耕亦衰世之敎然也假令劉氏生三代盛時計口而田分井而作祖宗之業可歷異世無轉徙何論百年間事旣而思之先王之敎雖不復行於後世而世族大家之中苟有行古之道者不難法先王之意以經紀其氏族使人不失業暇修其詩書禮樂傳之長久亦一家之三代也江洲之陳氏浦江之鄭門歷數十世如一日其家積七八百口而可一人使雖其時主不難捐倉廩佐之與時國壞而家弗壞夫獨非近世事乎然則劉氏之不競亦吾黨之責已伯兄健甫以方伯請告家居目擊世澤之陵夷思有以振之一日祀典圮慨然率不肖輩

捐俸制田既上逮吾祖又以其餘者積爲贍族貲事雖無幾其後可繼也兄之意蓋曰吾不能使族之人一一而衣我食我要在人相爲衣食以損有餘補不足而已因酌爲通例以勉族人而不肖亦慫恿之力愼斯術也以往能令劉氏子孫盡奪其懷利之見而趨於義因令劉氏土田漸撤其一己之私而歸於公異日者劉氏之族享於斯贍於斯政教於斯雖有豪强不能兼并雖有貪暴不能多取則亦所謂磐石之宗也又百年而繩劉氏之業亦何至低徊往事如吾黨卽不必同牢共爨其風尚亦有可觀庶幾行古之道云耳故事有至微而承累之可以鉅權輿之說是也義田之舉古人先之矣本朝陳恭愍居官廉猶以俸十之六爲思遠莊公之族人後公沒子孫食貧族人還之羅

文毅又常有是心而力不逮齎志以終古道之難行如此夫誠以二公之德之心而不苦於力又不使沒身而即廢其緒則今日之義所以竊與於權輿者也亦以成先司馬之德也矣歲乙丑冬至後二日不肖裔孫宗周頓首謹書

錄本

劉氏固未有義田也不肖宗周聞之長老往者祖宗盛時先司馬公嘉惠宗祊舉族托其宇庇垂三十年致劉氏戶田盈萬三千畝而富甲郡城當是時家給人足何義之名距今不百年戶口幾再倍往昔而田去其籍者復三之二新澄閭比屋而居稍有溫飽之樂者不過數家此外多一朝不謀夕者也積此以往末流之勢莫知所底矣嗟乎王政之衰也強陵弱眾暴寡權利是轉往往且握權則寡人為封君夕失勢則公卿之子或為備隸無立錐可耕亦何怪劉氏有今日也假令劉氏生三代盛時計口而田分井而作祖宗之業可歷異世無轉徙何論百年間事既而思之先王之教雖不復行於後世而世族大家之中猶有行古之道者不難法先王之意以經紀其氏族使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雖積數十世而相喻如一身亦無凍餒之慮則亦一家之三代也江州之陳氏浦江之鄭門獨非近世事乎然則劉氏之不競亦吾黨與有責已伯兄健甫以方伯請告家

居日擊世澤之陵夷思有以振之一日修春秋祀典并然率不肖輩捐俸制田得若干既上逮吾祖矣又以其餘者爲贍族資事雖無幾兄之意曰吾不能使族人一一而衣我食我要在人相爲衣食而已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因酌爲捐助事例以勉族人數年間稍有應之者由斯以往劉氏子孫人人嚮義矣人人而慕義家家之田皆義田矣誠使人人慕義家家皆義田而其家有傾覆之患者未之有聞又百年而繼劉氏之業亦何至盛衰興感如今日即不必同年共爨其風尚亦有可觀庶幾行古之道云耳本朝陳恭愍公居官廉猶分俸十六爲思遠莊公之族人後公沒子孫食貧族人還之不受人以爲善繼羅文毅公又嘗有是心而力不逮齎志以終夫誠以二公之德之心而不苦於力又不使沒身而即難其繼則今日之義所爲竊取於權輿者乎亦以承先司馬之德也

居喪座警示秦壻嗣瞻 崇禎辛未十二月

古人居喪之禮事事異於平日即祭祀且廢何況其他祭祀既廢并廢宴客矣待客如此自處可知蓋親喪自致之情所不容已者承重之禮埒於人子毫不可忽撫今追昔

尤關兩世之痛若於此漫不警省動多缺陷便不可以爲孫即不可以爲子大者如食稻衣錦孔門斥爲不仁今即不能盡行古禮亦須少存古意三年之中無戲飲無醱飲無滿飲家食無兼味無盛筵待客不過五葷三素四果厚禮遺人暫免慶賀兼信邪祟祈禳無衣絲帛一意下帷讀書無妄涉外事交匪人一則節有餘之物力可以備營葬之資一則堅未定之性情可以致保身之道此學問之根本一生遠大之基今日所宜亟講者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念之哉

家塾規　壬申正月

俗失世壞士不知學弟子不知有師何有於朋友師友之道廢而考德問業之事荒雖有中智之士幾何而成舉子業其小者也苟善學焉進而求聖人之道在是爰

本古人之意述塾規數條以爲多士鵠務相與遵守無斁

一攷德之要

雞鳴後神初醒何思何慮正是本心呈露時卽與保任去纔動念便須打點一日子勾當不使閒過於此憤然發箇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　侵晨起且靜坐自證平旦之氣果與人相近好惡幾希處　每食必讓毋飲必知節　首戒誑語及戲言戲動　上堂揚聲入戶下視入市整容處私褻必愼其獨　視無窺聽無傾立毋跛行毋翔坐毋箕踞凡無故不得廢衣冠　出入則告假則告有聞則告在學告於師在家告於父兄　凡出入遇尊長於途

則趨而揖遇相識則揖過茶坊酒肆戲場則趨而避尤杜足公庭絕交淫比　師長有事則服勞有令則奔走有言則書紳有行則觀模略如子事父母之禮遇朋友過誤則相規相勸務以求益毋匿怨養交毋小嫌致釁時查己過　力矯浮薄之態務以敦厚溫恭為載道之器　毋議人短長毋鬪人私藝毋傳人流言毋習市語　常念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　伏枕後追念一日之間某事有過某言有過俟明日謹書於冊

一修業之要

晨起書紀功舊作過冊書昨日所讀何書所行何事所犯何過舊有所奏何功一一登之無漏　盥櫛後溫書旨候講辰刻師陞堂率諸弟子行禮乃登座諸弟子以次就坐一

生鳴講鼓三（舊有乃）北向揖曰請開講乃講質疑送難務暢厥旨講畢一生先起伐鼓三乃羣起行禮而退各加繹　午膳後搜講書所及之時藝數篇擇其佳者閱之隨日積以成帙時加溫尋　申刻治古書一册本經之外另治一經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定性識仁東西銘等篇不可不讀他若程朱新建語錄或先秦兩漢或韓柳歐蘇（舊另治一經下作或先秦兩漢或韓柳歐蘇或朱程新建語錄）皆是也仍限行款詳加圈點至（舊有記偏數無至字）成誦乃已　鐙下看通鑑五葉加圈點凡三復有疑字則考有疑義則乘閒相質凡一代須明一代大意一朝須明一朝大意一人須記一人始末一事須記一事始末（舊凡一代下至此俱無）其間（舊無閒字）是非成敗無一一拘前人論斷　三六九會課以二題

爲率其法如有司考較或量等高下以示激勸凡以事不會講不會課者先期稟命　朔望考一月所立課程勤惰以行賞罰考畢學詩歌歌畢閒評古今道理互相質難乃假

凡德不進者用重罰視所犯大小小則罰跪大則罰杖屢犯不悛者逐之凡業不修者用輕罰視所犯大小小則罰紙大則罰跪（舊小則罰紙一刀大則罰紙二刀）屢犯不悛者逐之

小學約

蒙養爲極大事亦爲最難事終身學問功皆由此爲根基而知覺初開非可以旦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蒙師自視太輕卽主家亦謂無甚關切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係之重而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

者反倍蓰哉今將小學儀節序列於後

一學生入學倣傚古禮以鮮蔬四色或米糕或酒肉爲贄見禮初進門一揖親手送贄畢再揖退侍立於父兄之後主人升席與先生交拜凡四拜畢主人正先生位席南向請升座先生辭諸生行四拜禮先生受二拜答二拜拜畢先生升座諸生序齒分班對拜行二拜禮禮畢諸生皆向上拱手齊立先生誨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騙功名求富貴封妻蔭子誇耀愚民是要識道理爲聖爲賢到他日做官時亦要爲朝廷理政事安百姓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須向上一條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之本日用要緊的事體不似如今但學做科舉文字而已爾從今便要曉得這種道理立定

志氣發憤做人自然成個人品決到聖賢地位訓誨畢授書 一諸生每日到齋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於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恭身作揖到家見父母兄長作揖 一授書要隨各人資質限定行數不可或多或少亦不可人人畫一亦不可勉强多讀多讀必是强記日久相忘前功盡棄矣 一授書要分句讀正字眼辨平仄先生先教數遍然後諸生自誦須細聽其聲音字眼不可使其朦朧混過誦畢再教二遍 一諸生淸晨到齋將昨日書讀五遍卽背要極熟再理近邊帶書三首熟背背畢將本日所授書分作兩節讀二三十遍纔放早飯 一早飯後先讀會上一節再讀會下一節已刻講書 一講書先說大旨這一章書是爲甚麽

的次訓字次逐句俗講次收繳通章主意次分數段落發明過文脈理中間有關係德行倫理者便要揭出說與諸生知道你也要是這等纔是好人有關係修政事理治民安邦忠臣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纔是好官　一講書每日要講生輪番講還講不明者先生再講之看書之時有疑難字句要細細再三叩問講不明者責之　一看書畢做臨法帖一幅送呈先生較其美惡以行賞罰寫做畢調平仄對句或破承題起講送呈先生改正放午飯　一午後理遠帶書三首熟背　一下午將上午所讀書串合限數讀熟不拘生熟以數滿爲度不然恐有强記之患讀至傍晚須宜草草背過庶次早方可熟背

一將本日書草草背完即上次日生書讀二十遍　一每

日將晚講忠孝勤學故事二條令其熟記空閒時常問之

一每日寫疑難字數箇於水板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義各令牢記待次日講書時一同背講有不能應對者責之始放晚學

一古人故事雖足爲後人取法然亦有不可爲訓者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郭巨埋兒忍絕宗祀以養親一時之口腹何足言孝豫讓則已事二君矣何可言忠諸如此類臨講論時亦須分別是非使知趨向勿可一槪以爲美談也

一每早輪一生掃地自下而上

一桌椅筆硯書籍務要安頓齊整不許雜亂欹斜

一朔望日理半月前功課考試等第以行賞罰

一諸生勤學好問有進益守規矩者給賞票一紙遇該責時除免一次功課勤惰亦當以賞罰行之

一

諸生勤學好問有進益守規矩者紀錄在簿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犒賞　一諸生各坐案頭勤做功課不得彼此往來閒談遊嬉亦不得借問難爲由交頭接耳即有疑義須執書彼此相呼至先生公案前左右立朗聲論辨先生折衷剖明而退　一教諸生隅坐隨行不問不敢對不命之退不敢退毋輕言毋儳言毋譁言毋習市語　一衣裳用布素飲食用菜羹坐立無跛欹平居無惰容　一先生須得寬嚴得體太寬則頑法而不率教太嚴則畏威而生機寂然與其過寬則寧失於嚴語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也東家須當靜聽凡有責罰不宜監制掣肘　一諸生課程須要日日挨定不可脫落一件少一件就須行責　一先生在館以督率諸生爲職業凡一

切交友文會慶弔飲燕之類俱當謝絕一則有妨諸生課程一則有防東家議論一則生平名節攸關豈可時常走動總之受人執贄要眞心造就人才日征月邁不是關約到手且騙今歲脩儀之謂也若非散館之期先生不得離書房一步主人亦須譏察之　一人家擇師須得品行文章兼優者庶使師弟相安切磨有序自六歲入小學以至三四十歲終身無改可也最忌年年換師館如驛舍師不顧弟弟不敬師挨滿一年哄得脩儀到手則東西走散有何益乎尤忌延請名流時輩馳名逐利今日會朋明日結社茶坊酒肆隨處存身娼妓賭場視爲家計毫無問學之功徒有傲慢之態如此爲師後生小子將來化成遊蕩之流矣可不畏哉故爲父兄須時時到館中查考功課細察

師弟之舉動倘有前此之人謝而黜之可也　一諸生讀書不貴多不貴速只要不間斷日日有課程自能有進益四書五經細註所以解釋白文須多讀幾句與其多看說書不若多熟細註若聊且粗畧只要小子早完經書以博名高長傲氣以欺父兄姻黨所謂速成不堅急趨多跌悞盡蒼生莫過於此須當戒之

以上所述小學諸條特其大畧耳其餘在爲師者隨宜自定茲不能盡抑愚猶有說焉人家讀書有成有廢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若成就得一箇好人便卽是許大陰功若瞞騙東家欺哄過日躭誤人家子弟斷絕書香則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惟幸爲蒙師者加意

義倉先聲 甲戌

余嘗感朱子社倉法以爲荒政之前茅無有善於此者而後世卒鮮能行之俗之敝也人樂苟且之謀事規旦夕之便孰有以王道爲心生民之饑溺爲己饑溺者夫社倉其小者也質之三代限年畊餘之法猶然移民移粟之陋習而後世且視以爲創古如井田封建之不可復何怪民生日蹙有今世乎說者曰今天下三空四盡之日也當事者鰓鰓補救苟幸目前之小康不得而迂議社倉垂絕而爲畜艾謀空拳格鬬而講坐作止齊之法也其然乎其然乎則請以責之吾儕譬之父母老憊執掌婚嫁不能給諸子其諸子之成立者尚有餘力也不手足是念而擁肥自殖甚者剜左手之瘠而益其肥愈無幸矣歲甲戌吾越之六水

西南一帶瀕江之民多爲魚鱉者三縣人情洶洶請赦不得請弛征不得請常平又一粒不得於是當事者慨然議賑賑無幾也又無法或反以爲厲一二有心男子乃起而私賑轉相勸導得金錢若干計三縣罹災之民不下萬口各得持數日糧以去尚剩有餘糧會當事者再往賑而吾黨遂弛其擔諸君子乃進而請余以此嗛嗛而狠戾者爲郡中義倉權輿可乎余欣然贊決謀隨有某友者卽首捐百金近遠輿情輻湊而進甚於前日之捐賑余因謬計其事以某處置倉厫以某甲司典守以同志若干人爲逐年交盤之次以某時爲歛發以若干年權子母而善息一聽之首事者至於目下貯本之資或捐或貸隨豐隨耔毫不敢強需之歲月以漸而進持之十年之久而其事漸有可

觀一旦旱乾水溢地方或得少恃以無恐較之乃者家賜人給之勞不相十百乎是諸君子之明德且垂之世世而無窮即一錢一勺之助與撫等無量也今天下胥岌岌矣亂自吾儕人人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猶之施濟耳曰我施曰我濟亦利耳倉以義名合千萬人以爲義也合千萬人以爲義合千萬人以爲利也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嗚呼非有他也凡以解吾兄弟之顛連而上慰吾老憊之懷也西銘之言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知乎此者聖人之徒與

偶言二則 俱丙子

謂友人曰蘋果經冬不壞何也以其善藏也一友曰既用絮以裹之又置之冰窖中方保無虞耳余曰眞寶如許工夫在夫惟絮裹以養其生意而又深深以息之則燥濕之

氣皆不能侵矣知乎此者得養心之道焉

偶過壞木橋惟恐失墜寸步難移少閒稍息其心便以爲不足畏迤邐而前如履平地故莊生有醉墜之說

示子洵

汝書言應事接物不免多錯事後方知此說甚有關係須痛加猛省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然終不免下流之歸者只爭方寸昏明之界一事當前便是利名私意障蔽靈明安得不倀倀無從若事過則身在局外若以我對別人事其心淸其眼亦淸追思前日所爲已無及矣所以事心之學不可一日不講同是一輩人接其心而賢否判卽同是一等心接其隱而得失殊今欲於同然之中而察其迥然之別又於迥然之中而求其未始不同然之體則宜如何以用力邪

又

汝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之病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己我亦不必逐事丁寧時時當以先人血食爲念

遺世綬姪四則

甘受和白受釆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正惟忠信之人不可不學禮忠信以質勝則易流於野惟禮可以文之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而欲爲君子乎盍於此求之

學莫要於學禮夫子雅言之非文貌也其道在變化氣質古人所謂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之類是也然在子則須重矯以輕緩矯以急各隨其所病也故沈潛高明互可相克佩韋佩絃各有攸宜

凡人氣質之病中於心迷謬於四體如響應聲心重與重心輕與輕心緩與緩心急與急輕其所可輕則去惡如崩急其所當急則爲善如登及其旣也重其所已輕則天理易斁緩其所已急則人欲易脫

人心之同其萬古而一日者良知而已自知自轉自病自藥自輕自重自緩自急如秤稱物如度數物莫得逃焉以此律身卽以此律人輕之重之緩之急之隨其資而變化之循而久之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示陳甥

古來聖賢事業俱從少時立基自小學工夫始所謂小學止此洒掃應對進退之學推之以至於事親從兄此固人道之大經不可一日忽而要其所至卽以之收斂放心爲上達天

德之本此其所以進於大學之道也後世小學不講眞心已壞於童穉之時稍有知覺即握管學舉子文章博進取從此步步皆喪心之地行年老大猶不識衣飲事何論其他此時即猛省回顧仍用少小工夫如老女穿鍼豈成手腕吾願爾後生小子切莫蹉此好光陰也聖人戒闕黨童子反在速成速成豈非美事正恐失卻小學無以為遠大之基耳是故立志欲其干霄而措躬欲其卑卑乎谿谷之下文詞可以讓人而立德必期矻矻乎老成之階亦庶乎可以卜其將來也已

示王生伯含 丁丑二月十日

伯含雅有志於學一日偕其雁行素中請益予則何以益伯含雖然語有之志立而學半蓋言其難也必也首試之流俗之衝以防其溺也進試之氣質之蔽以矯其偏也又

試之意見之似以淸其脈也又試之夢寐之交以卜其安也斯可與言立志矣問所志何事曰閱此數闋更有何事請以商之素中

書王素中扇頭 丁丑二月十一日

紫眉倩致其仲素中發憤於學也叩其故則曰謹嗜欲敦倫紀可爲知要請申言其旨子輿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乃知寡欲原爲養心設欲非心也心在何處學不識心而惟欲是寡吾慮其（三字改本作將字）滅於東而生於西終無摧陷廓淸之日矣敦倫一事亦請循其本而求之素中以爲何如 友人宗周

題張惠侯扇四則

學不進只可責志志不立更誰立乎吾姑求志焉亟取子

輿氏自暴自棄之說迴環方寸數四必霍然色起從此激昂去便得其一

吾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常常知過知過大是進步處切不可因此反生退托想一退托則墮落千仞將來必至有過而不自知矣其二

曷爲天下善曰幾毋物莫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今人皆從顯著處下手所以終鮮積累幾乎微乎其嚴乎其三

求道易破俗難破俗易克己難克己則我大而物小我化物而不化於物於道也幾矣其四

章氏貞節呈己卯二月

呈爲表揚貞節以勵風教事竊惟綱常立人道之大關節義屬秉彝所同好有會稽縣已故處士章某之妻奕氏者

貞操天植猝節惟成青年喪偶早矢從一之心白首要盟靡渝未亡之血家徒四壁致伯叔多方奪志而不回耄有高堂積晨昏一意服勤而匪懈止餘弱女非男稍托門楣之重所幸宗祊得嗣何殊毛裏之親繼經中道而先摧轉惜頹齡之無倚荒巨一慟重呼偕老之人煢影相將再問立孤之事茹荼七十八年如一日砥節五十餘歲無間言可謂松筠比勁圭璧同完者矣恭遇太宗師臺下人倫山斗名教典型將采風而貢謠無遺下體欲維世而範俗尤重三綱如本氏者爰稽明例允符旌典敢邀華衮之榮一字金石爭光先借北堂之額千秋風雷競爽行以上聞當宁庶足垂憲來茲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古小學約庚辰正月十九日

小學初成頗開吾黨問學之場會講而外不廢假館倘荷同心何辭負笈止念先師靈爽在上所屬望於來學者斷非詞章科舉之習卽今日雖羔一途不能不出詞章科舉而其爲澡雪身心之地亦何可不敢捍名教仰法先民因思此學此道敢不必談玄說渺只如常人所指酒色財氣四端吾儕號爲學徒儘多涉足蓋舊習困人其來久矣絜己之進端在今日酒不必沉湎卽羣居之日頻舉宴會亦是色不必娼妓卽交遊之中狎比狡好亦是財不必黃白卽往還之際愛佔便宜亦是氣不必鬭狠卽異同之間府城不化亦是有一於此以仰對先靈能無負疚聽諸君子旅進旅退耳若果自信得過一日打過此等關隘卽一日爲聖賢之徒擴而充之於道不遠會詞章科舉之爲累若

而入也主人請擁篲以候辱臨承作登堂之彥浸爲入室之人將來名世大儒儘不乏出自此中宮牆幸甚

凡就學者具書一部表束脩之意不拘何書自四書六籍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有關於學問者皆是亦量家所有而已更取新整以便久貯學中永爲士子肄業

獻鄭休仲并壽其母 庚辰九月

休仲及余門有年雖嘗講求學問之說而猶未卜其志之所存也每相見輒鞭以近裏一著休仲時若有省者一日以生母夫人五十而壽所稱未亡人至此瘁矣休仲痛罔極之莫致也一落魄子衿無以爲顯揚地而進而請事余藍得一言以侑觴余每謂古人立身揚名之義在休仲反身而求之不必亟亟於人言之重輕旣謝去已而復來請

益力余復辭如前休仲憮然曰若是則夫子外我甚弘將終不得爲人子乎哉余因念孝子之事親苟其情之所鍾雖泣竹臥冰猶足以感動乎天而求必致之況其他乎則休仲之介介於一言宜亦有不能自已者而余其可終無以慰休仲乎休仲行矣昔和靖先生少有求道之志一日以有司發策問不善遂去而告伊川曰某不復進士舉矣伊川以命還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和靖遂終學於伊川以有聞而其母夫人之賢亦卒與之俱有聞君子謂有是母乃有是子則當時師弟子相與切劘之故益又可知矣休仲之及余門也既嘗奉母命而來有年所矣意固欲得子如和靖者竊聞河洛之緒以爲善養地而終未嘗屑屑於科舉之習

者也余雖不敢望伊川萬一而是母是子苟其相卜以有成終當不媿尹氏之風況休仲處熙明之世挾博雅之姿讀書懷古浸浸有樹又將不徒以善養終者安知其不爲和靖乎夫其能爲和靖者乃其不必爲和靖者也行矣勉之矣休仲而苟知乎此亦可以言志矣而又無所俟余言矣休仲欣然曰敬受敎遂爲之歌壽母之詩而別

官總憲自警 壬午

居官之病一曰輕輕當矯之以重如山不可移一曰嫩嫩當出之以老如石不可破一曰猾猾當守之以介如霜不可犯一曰淺淺當用之以深如淵不可測藥此病以治此官其幾乎不然鮮有不敗乃公事者

看語四條

張鳳翔看語

續看得原任工部尚書張鳳翔當其筮仕李官已著風采歷然爲士論所推旣而敭歷中外綽有建明隨事擠世道之重迨冬官受譴之日轉可因過而知仁迄被放日久之餘益復澡身而迪德世豈有孜孜矻矻讀書一生而晚節之敗至於面欺君父者乎則一時登對之詿誤允矣無礙其生平者也附此末議并俟輿評

議屯看語 壬午十一月

看得國家設一官必有一官之用自職業不脩而此官居無事之地遂若贅旒然一日有事又議增官所增之官與所設之官兩不相顧而職業愈不可問終至廢乃公事耳若今日議增屯田專官而欲廢屯馬亦其一也考屯差御

史設自嘉靖八年而其以屯兼馬又始於隆慶三年載之會典相沿百餘年不改其爲屯差也所問者軍田耳軍有屯則有子粒而後漸收以折色則有屯之名無屯之實矣今第責屯差以職業使之實舉屯政以足軍儲耳不謂其可廢也若近日之言屯皆以民田開荒言耳軍與民不相蒙也荒與熟又不相蒙也本院料設官開荒之舉終屬畫餅政屯差之駢指耳故謂以御史之軍屯而兼督民屯則可以新設之民屯而欲兼軍屯因廢軍屯之差則甚非計也況此差又兼馬政職掌綦繁而按差之不能兼又不待問矣總之祖宗之法不宜輕變欲輕於裁官與輕於設官皆弊也則莫若仍舊貫之便

議淮撫朱大典關撫葉廷桂看語　壬午十一月

看得今天下安危之寄全係之督撫一席膺是任者宜如
何潔己奉公與士卒同甘苦而可以婪縱閶宜其敗乃公
事矣況又有一籌莫展者乎舊淮撫朱大典者向固嘗以
揮霍見推久歷封疆之任者也何至末路之狼狽一至是
乎先後臺臣鄭崑禎糾之矣科臣方士亮糾之矣至勳臣
趙之龍又於事後特糾之如借富室捐助而得贓以萬計
也借買馬助餉名色而得贓以萬計也豈盡出無據之言
乎至長安近日種種沸騰之口則糧船每隻有勒索矣築
墩臺有科派矣造衣甲器械有重重扣折矣且有謂其買
妓酣歌廢時失事大寮官竅而歸裝至十八船之多者矣
又豈盡出無據之言乎使其有一於此已令耳囊無光至
於賊犯廬而不救賊去既而不追一任封疆之躭誤亦勢

有所必至者允宜行勘彼處地方撫按核實事情定以三尺者也至一并看議之葉廷桂本以破甑之餘復蹴危疆之任調度無能坐見四城之盡失戰守莫決惟聞主欵之陰謀則封疆之法廷桂亦有不得辭者獨其在事三月而議撤已經褫斥法當其辜原參更指其穢跡未有實據姑從寬政可耳

河南道御史吳履中推陞京堂看語壬午閏十一月

看得河南道御史吳履中品格清貞氣宇凝定歷任臺長綽有聲施士類望爲表儀攬轡與司衡並著朝端許其經濟臣襄與坐鎭咸宜況序年勞之首允膺卿寺之擢若浙江道御史梁士濟者淸謹爲資醇朴抱性不務爲赫赫之名而所至克舉其職如按蜀則人皆稱其廉靖按畿則績

亦著之嘆咻至於瓜期巳及本官獨居恬讓惓惓以外轉

自請尤可式一時浮競之習合與陪推以孚輿論

行十三道御史公移壬午閏十一月

都察院爲申明憲綱事照得憲綱職掌於十三道差遣首重章奏科及十三掌道其後二差僅存故事而事權一併歸河南道雖云得其要領然院務殷繁勢亦有不能相兼者總因不必舉章奏掌道之職掌耳因思謂之曰管理章奏則各道建白皆得而與聞之矣不獨料理堂上官照常題奏也謂之曰十三掌道則各省直之章奏刑名皆得而分地關之矣不獨專委之河南掌道也先憲臣孫申明憲務開載甚明而後稍陵夷今後凡在內堂上官及各御史建白除照常事宜止存該房科外但關君德聖政人才治

體之大者一概送章奏科登記凡出巡各御史在差上建白及回道復命本章但關所巡地方人才吏治及一切因革事宜之大者一概送各該掌道登記而本院乃得因之與本道互相參考一以徵流品賢否之概一以悉中外治忽之機所裨憲務良非淺鮮其河南道職掌如故仍各與關會不相侵紊本院忝領憲席嘉與各御史臺一切更始掌故具存法在必行無忽

進學解贈朱縣之

余不敏與縣之共學有日每朋聚間縣之嗒焉不輕啓齒何一語意自得也一日縣之以進取見商近例許輸粟爲明經士高可謁郡倅下不失捷貲親暱多慫恿者事且遂將無虞徑竇爲吾子病余遽正言解之曰子方有意於聖

賢之學而以榮利聞是背馳也無已請從所好耳縣之曰敬受教明日朔友人私謂余曰今日之會縣之逝矣或曰必無宿諸己而縣之欣然在座諸友既各商所疑余因諄諄於義利之辨吾儕非勘此一關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終無由入道意未嘗不在縣之也縣之嘿嘿而已越數日始叩以前事曰已矣荷吾子之教不再計也余得之快然居今之世學古之道有卓然不惑於內外輕重之辨者必縣之獨也而吾黨中一語便解更不作往復解勇於從善者縣之也今而後縣之始可與進學矣余聞之君子之於學如饑渴之於飲食然彼饑渴者之於飲食也亦既知稊稗之不如菽粟與饘酪之不如醴漿矣而猶未有濟於饑渴也必菽粟充腹醴漿入口而旨且飽焉至於厭足

而後已始知向者稊稗饘酪之果弗如也藉令菽粟當前而弗御醴漿在列而弗舉則反不如稊稗饘酪可以濟一時之急而又棄弗取終聽其枵腹以死猶自詫於人曰我知味我知味其誰信之夫學亦若是耳繇之既知斯道之大性分之尊之有加於榮利矣請從而進焉如飲食者必期於入口不飫且飽不已庶幾其望有成乎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及夷考其所學竟不敢躋諸顏冉蓋進道之難如此況又有前後兩截人者繇之試勉之矣雖然世有知菽粟醴漿之爲美而終棄而弗顧者幾人繇之既智足以知此而第患其不能進觀其近日用心所爲曙焉不孰何一語處定是古人善學消息意其於此道已津津入口在齒頰間矣是以知繇之之必有進也暇日偶書之以示同

亦使後之進學者法焉

西窗 壬午

西窗日永絕無人事聽啼鳥啾啾樹頭不知作何語令人提掇意中事不已逝者如斯惟此事不與之俱去又卻問從何來

會墨　萬厤辛丑

一百廿九名劉宗周擬正八卷

考試官檢討孫　批七義風骨高雅詞氣雍容不炫異而深奇醞釀不競藻而腴潤紛披至其論之卓越表之典麗與夫策之操縱自如條答有見神情亹亹筆勢翩翩較漫演而繁稱者迥別矣

同考試官編脩郘　批精光瑩然令人心爽

鄧　批構思渾融摛詞雅正

脩撰朱　批思深哉而氣骨又自崢嶸佳士

贊善周　批典則中有超卓

考試官侍讀學士曾　批　取

考試宮侍讀學士馮　批　中

第壹場一　俊雅之調婉曲之思具見此作

二　不假餘力而意自躍如

三　題旨洞澈

四　聯絡處甚密

五　譚理入細

六　爽快

七　語語圓轉

畏聖人之言

君子切於作聖故畏其至著者焉蓋聖人以其精者著之言則君子作聖之階也夫安得而不畏哉夫子之意若曰學者欲基聖脩當先惺其心體心能嘿証則象亦眞詮何

也天命之眞宰原非洩諸聲而卽漓故因言可以顧命古
聖之眞傳亦豈與其人而俱往則吾心可以尚友總此克
畏之衷而已矣三畏如君子將聖人之言而有弗畏乎精
神所契接之旦暮固以因人而論世勸懲所垂儼爲明命
實則觸目而儆衷典謨遞降以來其一脈之敷衍者既欲
紹統於不墜則旁搜博採豈曰馳神將一訓而視爲日星
之同麗敢兮自我隕越也蓋會悟之餘心思直遡其淵源
卽欲棄置爲糟粕而弗得矣危微擘訓以后其片詞之授
受者既欲神會其奧旨則著箴著銘罔敢遜志方一字而
凜乎斧鉞之加誅奈何不切佩服也蓋誦讀之后耳目悉
囿其範圍卽欲褻越其義理而勿得矣既恐其悖而馳之
也則思畏以不易者爲一身之成憲而不磨者爲生平之

師說既神明有解脫之識正其奉持於靡斁而以忘言得其至言又恐其蝕而晦之也則思畏棄煩言而特宗要旨闢異言而獨崇正學雖意見有羽翼之功正其謹佩於不懈而以吾意通其微言蓋空言垂世不得其人則散惟君子儼若觸之於戶牖而遺文賴以不朽庸言闡教不體諸心則玩惟君子稟如監之以維皇而希聖還以希天君子而稱三畏也不於是而有全功哉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聖人脩道之庸者而皆竭無已之心爲夫道在言行至庸也交脩之而聖心敢自已乎想其自道也意謂體道者貴實詣其域則不可苟舉其功倘自謂已能者固其終於未

能也而況中庸之道尤不易能乎是故臣子弟友之道庸道也而已尚一之未能則將何以修之哉竊計道之庸者不必別求分量即履之成德而著之爲言日向往而難竟修之庸者不必更生馳騖雖黽勉於中而收斂於外已即念而抱歉日用之猷爲吾懼其玩而成怠也則振之以行務迪躬不務塞責雖不敢謂遯世如一日而心固無可息肩矣尋常之談吐吾慮其忽而成肆也則持之以謹務防心勿務防口雖不敢謂仁者之訒言而心固不使滋蔓矣如是斂行而冀行者已足乎吾弗敢信也時勵其不足之想但覺臻一境尚懸一境畢生平之力量日爲百奮而終此不足也即欲廢弛於半塗而弗敢也如是謹言而冀言者無餘乎吾弗敢信也時致其有餘之懷但覺杜一隙復

乘一隙畢生平之念慮盡用三緘而終此有餘也卽欲縱恣乎談說而弗得也蓋庸談中愈尋求則愈難把握吾安見行已足而言無餘是有餘不足之見從行謹後益生愧赧近裏處愈精進則愈若因循又安知德能行而言能謹是自勉自盡之功從有餘不足處頓加鼓舞然則德之行者豈必待不足而思勉要惟視足猶不足則行庶幾可足也言之謹者豈必待有餘而思盡要惟見有餘於無餘則言庶幾有謹也一之未能或至是而可能乎則修之庸者功其力矣

是心足以王矣

心有可以裕治者時君之心是矣蓋論王天下之心則時君之心其庶幾者故曰足王也想孟子迪齊王意曰萬化

基於一心而此心在乎善用善用者似微而著是彼於此矣臣謂王之保民者言德也德不期遠施期於根心心不必及民要於致王王處堂下之牛而不忍於心若是也委曲用心又若是也臣將遡德於發源則體之約而易操者此心近是而論心於乍起萌機之蓄而自溢者於王何有其驗有在矣而神靡不該豈情識功利之累已消融於起念間而如是乎無壅也是物物各得之襟懷也各得中更無瘼痾不必別議懷保而淳風自此洋溢矣其施有待矣而理無不周豈宮闈畿甸之形已涵育於一掬中而如是乎莫解也是物物同原之氣象也同原中更無藩籬固不必強爲旁招而熙皞自此釀成矣雖曰逐境而見於境外尚多間隔第就此境言心則天地生物之心也見天地之

心隨見覆載之分量卽至於在在流行亦不過滿此境之體段而非另有施爲雖曰偶時而發於念後尤多汨沒第就此時言心則帝王好生之心也見帝王之心隨見康阜之玄化卽極之息息聯合亦不過究此時之作用而非另有端緒蓋人心至神一端提醒則無乎不醒而王道至近有此本體卽有此宏施故王之政非無加意寰中者而屬於迹不屬於心則不可王王之心非無强施德意者而屬之妄不屬之眞則不可王臣獨謂是心而足王也固有以識王心矣王亦自識之乎

大哉乾乎　天下平也

大傳贊易道之大而聖人以經法之焉夫乾道通乎治道者則時人之爲也然非易洩其情而聖人何以法之哉且

妙哉時乎爲造化樞爲聖人乘者乎是聖人之時卽天道之情也天道運而不可知雖名言莫罄而象畫可彰聖道爲而無其迹則以天爲御而以易爲乘乃知易固不可無作也試卽易以觀天而知元亨利貞一乾道也固知天道之大也握太極以宰[illegible]則四德歸其橐籥愈渾淪而體本無體分陰陽以成化則四德任其循環愈剖析而用復歸體吾將以乾名之若不盡而爲剛健耶復中且正耶又將以衆妙名之若不盡而爲純粹耶益妙於精耶精之所洩一趨時之所當然而時之所趨不知情之所以然惟是卦一立而模寫不爽其精已无盡藏爻一分而發揮既極其情昭然至著矣是以聖人知易之爲一天也則知情之一時也握時於獨往獨來之間吾將安睹其所乘茀想其語

成象既成爻者若洗於至精之府而天亦自我御矣履時於一張一弛之際彼且乘出於何在萌想其與陰閉與陽開者若駕馭於乾道之上而治從此出矣當其時聖人斡旋乎時者雖有爲而不見其迹天下[illegible]固於時者雖於變而莫知其自不猶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哉蓋易書未作聖心非不涵太虛之精然天道无端雖能御而無可乘之具易書既作聖心非徒擬畫象之迹惟天道在御則六龍皆一時之柄是天道聖人同其大矣

時止則止　光明

彖傳發趨時之道得所止者也蓋止道不外乎時也止與行而趨於時於道不光明乎且君子之學定以操其天而虛以握其體蓋心原不與物搆搆乎物則不定心之障也

而道亦不以念持持乎念則不虛道之障也然則妙矣哉其時之爲道乎雖離動靜一境無由用時而著動靜兩念不可得時若艮之所謂止也者何如哉止之理本一致而分途則行者止之機也而止與行易分情而相逐則時者行止之宮也時因未起不起一好靜之心而惟從戒懼中得相時之靈機若我不自止而與時俱止矣接搆適來不起一惡動之念而惟從省察中起適時之妙用若我不自行而與時俱行矣遊其念於無可把持之天則動靜皆時中之虛位而不得執之以爲定位揆其時於無可尋求之境則時卽動靜之眞機而不得執之以爲定理其靜既動動繼靜而隨適於境者莫窺其禪代之隙不得其隙而何物可翳惟覺湛然中有新新不已之機緘其動卽靜靜卽

動而互藏其宅者莫露其離合之倪不得其倪而何慮可染惟覺澄然內有雋質光輝之氣象故動失其時者汩沒既深汙穢而不淨惟時行而行則雖行其庭而不見其人矣靜失其時者寂寥之后枯槁而勿彰惟時止而止則能止諸躬而不有其身矣其道不亦光明哉故知道不必專主合於行者於止乃眞止不必離動趨乎時者其道乃光艮之所謂止固如斯矣學者奈何不識時而言止哉

子曰君子居其室　二段

君子之言當決其應違之自焉夫一言也而居室而千里應違何頓異哉則言之善不善異耳且君子環六合而爲億兆主者能一遐邇之勢而不能一遐邇之心蓋上樹之聲天下赴嚮焉上殊其聲天下殊嚮焉是故君子亦念其

所以出之者吾於孚二爻辭決之矣彼君子著王言於上非曰吾能孚之邇而不能究之遠者也君子驗民情於下又非曰若固或應我而或違我者也吾以爲君子之言從善不善分途自屋室間取則究千里之外彰應者誠使一言而善也不必大庭之渙播爲綸爲綍卽一居室中而善之所宣可以神溢千里雖遼曠而應之者卽根之乎所出者弗論邇者矣使一言而不善也不必廣衆之頒施有反有側卽一居室中而不善所發可以意通千里雖間隔而違之者卽根之乎所出者奚論邇者矣善不善判終身之榮辱則淵嘿已神化導而剏著之綸音積垢已令解體而況形之口舌故一言而始於輦轂訖乎郊甸自有不爽之理善不善由一時之轉移則涼德而乍建嘉謨民欣更始

令主而偶爲悖出孰不必非雖一言而或係屬耳或係聞
風終無不曁之勢然則君子者將務所以應而大順成風
抑亦任其梗化而縱恣以逞耶將圖所以出而芳聲是播
抑亦待其違拂而反之無及耶君子當惕然省矣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

擬乾象於天而復得之體天道者焉葢君父之道一天道
也則乾之象天者可自圜而廣之矣且渾沌之造化維天
闢之而生人之倫紀君與父主之然天道無爲有運之爲
體者故一元不息君父建極有配之以並大者則三才成
位總皆於易有象矣試觀易之有乾也是畫於仰觀之后
而列於八卦之首者也故象之爲天焉維玄之載雖莫得
其形容而惟稽類於乾則純陽而健者可象也不已之精

雖莫得其體質而惟廣類於天則至一而實者爲圜也試觀時何以行物何以生止有此運旋之員機而萬有因之託命焉又溯之元會紀之運世止有此不息之員機而萬古因之職覆焉自天而下夫孰擅无耦之尊而與天竝則君也爲君者非徒謂舉天下荷其幈幪而惟以其神常運於萬物之表則法天之圜而已矣夫乾專資始之職而與天竝則父也爲父者非徒謂毓合生屬其橐始而惟以其神常周於庶類之先則法天之圜而已矣葢不得君則亂不得父則窮惟天正位以來獨二倫爲之綱維君於天則爲宗子父於天則代其生意惟天起化以后獨二倫爲之輔相而皆於易之乾有取焉易其妙矣哉

附房稿

君子義以　一節

聖人論君子之學遞進之而見其至焉夫學至君子而無以加矣然苟非先有其質也又何以進於成乎夫子之意以爲學者之至於道也宜必以君子爲極詣矣其或學焉而未得其要則情文雖備而本統無以主之吾未見其能幾於粹美之域也蓋其質先毀者其功不繼其養不純者其道不尊吾請以証之君子夫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久矣人乎利者鮮不爲小人人乎義者鮮不爲君子君子者喻義者也喻之極舉吾之神明志氣皆化而爲義矣君子者精義者也精之至并義之全體大用皆合而爲我矣此之謂君子之質質立而學問於焉可詳率履之不越又從容涵泳以自至焉庶幾其得於心乎此之謂君子質有之義

義在而衆美於焉咸萃品節之得中又變化不測以退藏之庶幾其凝於極乎至是并無義之可言矣嗜欲悉斂之中而具見大道流行之妙吾以歸之禮行歸之孫出歸之信成而已矣至是并無禮孫信之可言矣窮神知化之後而止見行成名立之隆吾以歸之君子而已矣君子哉其設誠制行一至此哉存之則日新之盛德措之則富有之大業也君子哉其窮理盡性有如是哉守之則修身之要道化之則達天之極功也蓋必有君子之質幹而後有君子之修爲亦必有君子之眞德性而後有君子之大學問噫所由殆與小人異矣

柳下惠爲　一節

直道忤時觀大夫之受黜者可知也夫直道之不容於世

久矣奚獨至於惠而然又奚獨至於惠而不然且人臣去國非徒潔身將以明道道苟明雖不去猶潔也不然終汚如柳下惠者魯公族也其先世膺爵邑封卽坐守一茅原不失公卿之門又魯賢大夫也其才能著齊魯國卽遨遊四境自堪立國[illegible]之風胡爲乎受魯之士師而不辭且至三黜而不去若曰吾以明直也直則其國之君惡之國之士大夫亦惡之惡之故黜之也非一人惡之故非一時黜之也[illegible]黜何器魯君欲以屨惠必以眞魯君於是乎黜之爰居何物臧孫以爲吉惠以爲災臧孫於是乎黜之大祀太廟何事僖公閔公兄也繼閔公而立夏父弗忌欲躋之惠爲不祥而謗之夏父弗忌於是乎黜之惠之黜遂至於三云夫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哲人知退何必待三逐之初

所爲尾厲戒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亦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耳而惠乃棲遲故國之墟假蹇未僚之側而恬不知怪毋乃愛功名不顧人言乎而非也惠以爲父母之邦故也人非至不堪未有輕去其鄉而忍棄其親者卽以孔子大聖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而獨於父母之邦徘徊不去一曰遲遲再曰遲遲必不若趙之及河齊之接淅無他去父母邦之道也今惠而去父母邦乎抑不去父母邦乎惠而去父母邦不直則道不見惠且直之惠而不去父母邦計唯有枉焉而已且惠之父無駭是也附庸極何罪帥師入之父未嘗不敎子枉也卽惠之母實生蹠爲蹠日殺不辜肝人肉聚黨數千人橫天下是毋亦未嘗禁子枉也處惠之父母者可以枉處惠之父母之邦者亦可以枉而

惠寧逍遙澤畔而不忍爲咿唲齷齪之人孔子曰推此不屑去之心是亦不復仕也已故附於逸民焉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人主既以身托天下則必以情洽天下而後合天下以成其王夫天下遐邇異轍則人主爲尊大小相制强弱相傾則人主爲政而其情之紛焉百出熙熙穰穰莫知紀極者則人主握其情人主既不能獨營其情斯不能孤成其勢而視天下若胡越然者胡越之則主勢孤天下之勢亦孤天下失人主卽向隅哭泣不得自展其情而各聚爲家人主失天下則土崩耳瓦解耳空室而四顧無人大盜環堵其能樂乎嗟至是而始信天下者非徒人主之天下抑亦

人主之家也故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旨哉其言乎嘗讀之書矣亶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在一家之中父母在上則兄弟妻孥僕御環向之故家之嚴君父母之謂也父母有政曰孝友元后有政曰老老幼幼皆言齊家云是故以輦轂爲門庭以畿甸爲堂奧以九夷八埏爲藩籬言家之形也大邦維翰宗子維城公孤卿大夫爲棟爲榱黎庶昆蟲草木爲胞爲與言家之具也爲之制田里而男者疾耕爲之樹桑麻而女者紡績爲申膠庠而使出有孝入有悌言家之道也未雨有備而不疑鄰人夜弭有防而不烹吠犬牝雞有制而不司晨鳴言家之禁也然則天下非渙也其意指之聚則家也天下非異也其分願之同則家也世主不見其聚者同者之爲家而執其渙者異者之爲天下於

是始則溺其情繼則偏其情又繼則縱其情而斯不能合天下以周其情箠楚之日煩而白骨委於原野征斂之無藝而府庫虛於外藏雕墻峻宇以爲觀而苦益絕於閭閻鴻集澤中燕歸春樹天下焭焭然始失其爲家而卒亦掉臂一呼斬木揭竿即人主自謂金城千里子孫萬世爲業焉而忽已無家矣蓋我忘天下之家則天下亦忘我之家我忘天下以爲薄於家冀可厚於身而見忘於天下也則不得吾家并不得吾身故曰殆有甚焉桀紂乃忘其身是也王者知其然故身處黃屋之尊而神周遐荒之外念切儀形之愆而情深保護之猷湛然八荒我闥藹然萬物爲伍愛天下若慈母之慮弱子也而家道彰制天下若嚴父之無格虜也而家禁肅其用天下若天之合義之屬皆我

所聯絡而家有其具其享天下若輻之臻轂之附皆我所轄制而家洽其情是以情洽天下而更無夭札疵癘之虞即以身托天下而共成其安富尊榮之業王者至是而斯天下爲家矣嗟乎人主之欲長有天下與父母之欲長有其家一也父母雖甚不肖然亦有不顧一家之骨肉而忍置之危亡者況民之父母則其前思繩武後思保世以爲長久計當何如哉故古帝王引飢渴泣罪人澤枯骨切切然其弗能釋於懷宛然一家氣象焉而不然者割其肉而食之浚其膏而啖之是智出不肖父母而下也亦大惑矣雖然天下者人主之家而人主亦自有家同牀起傾城之釁在旁生煬竈之奸立貴假義於春秋宗支致嗟於布粟禍亂相仍足爲千古之殷監然則人主欲洽情於天下者

必先絕一己之私情而後可是爲論

表

擬唐命翰林學士陸贄條奏當今切務贄引易否泰損益以對

上褒之謝表 建中四年

伏以

側席求賢圖制治於未亂

虛懷納善獲鏡古以知今豈儒流之末議有禆

宸衷寔先聖之格言恍開

睿慮因時建議揣分知羞臣贄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聖人遺訓六經列治亂興衰而詳於計數明主

獨觀萬化燭盈虛消息而曠若發蒙故一心一德覲

交作於明良而嘉謨嘉猷必入告以古訓處全盛之
熙朝止經邦而論道當式微之中葉急先務而論時
賈生流涕而疏竟遷傅於長沙留侯借箸而籌遂矢
謨於帷幄有赫
皇唐於超前代更臼値宿學士專啟沃之徵忠置院集賢
翰林承燕見之清問
先朝隆創業之規今日肇中興之運恭惟
○○○
心涵太始
道妙重玄
法祖攸行配九功與七德
承天體化思革故而鼎新惟

聖主急當務之施爲宵衣旰食致徵臣蒙特召之寵渥虛
左傾心用是俯竭涓埃冀一得之可採因而仰稽爻
象証四聖以無疑
理無往不復運有開必先否泰反消長之類
國以民爲天民以財爲命損益徵盛衰之幾賢奸共國
貴黜陟之嚴明肥瘠一原見上下之流注彼古聖之
格言實今時之切務讒夫昌與苞苴行與敢期即事
以內省人何以用財何以理惟務口誦而心維豈意
狂瞽之論思遂叨
江河之茹納得意忘言恍若接乎羲文周孔因文識治
儼然顧之几杖盤盂既
虗衷以召對似帝乙歸妹復

稚量之兼收如十朋寵錫誠哉

聖人之盛節允矣翰苑之殊恩也臣贄才疏學易志畢匡

時以中是行務保泰於既往用圭以告荷或益於方

來伏願

始終典學

敬慎圖功

上以逮下濟險收乘木之功

安不忘危傾否固包桑之業賢才羅而萬化彰固金甌

於有永閭閻實而兆民附調玉燭於無疆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判

官文書稽程

簿書鞅掌奉行當速於星火案牘勞形當官必先於恪愼故趙廣漢見事風生而劉穆之判如流水今某職專郵使心作奸圖欲易文而爲私輒欺官而玩法忠不周昌若期期而不奉聖非孔子故遲遲其吾行斷之以罪誰曰不宜

市司評物價

日中爲市先王所以致天下之民壟斷有禁聖人所以息天下之利徵貴徵賤操縱不可任情易有易無出入豈能任意今某貪索百端逐利無厭精粗不等欺童子之無知

濫惡相蒙昧公道而蔑視思神農教市豈爲滋僞而長奸
非許子亂滕焉得等物而同價爾旣玩司官之許我當具
司寇之杖

不操練軍士

九重授鉞三軍之司命攸關萬里專麾一國之戎機所係
故有苗不格亦嚴干羽之舞而突厥請和不弛殿陛之教
今某高拱轅門深居幕府仁非管仲堪誇不習鄉師智豈
淮陰故乃不申軍法三軍目眢乎旌旗六師耳聵於金鼓
遇戰不勝爾之罪也領軍不練法難逃矣

因公擅科斂

周官定九賦之法斂財有經唐室定兩稅之規取民有制
蓋曰租曰庸必須奉彼文移而民膏民脂豈宜擅爲科斂

今某職列有司心存貪墨不能征一而緩二實則假公而濟私寬取一分有愧愛民之君實催科政拙深羞撫字之陽城合計贓而定罪用戒墨以懲貪

斷罪引律令

易垂須象不偏惟利於大人禮察奸回無黨獨稱於君子雖亭長受賄不當盡以法治而不疑斷獄固能動必引經今某祥非鸞鳳酷比鷹鸇或出或入豈能緣五刑而不斷以輕以重未有案入議而後施至使岳武穆興嗟於三字抑或趙汝愚打盡乎一網爾旣下殘生命我當上議王章

策

第一問　主權

大哉人主之權乎宰制六合役使羣動者乎是必先

天下以操其權而後其權一又必合天下以操其權

而後其權行一則無旁落之虞行則無壅閼之患郎

以纘宏業而奏綦隆何有焉夫人主之尊天也天一

元獨運而雨露之沾濡日月之代謝寒暑之柄令無

不有以寄玄默之權而後蠢蠢動植之羣生咸若其

性況人主之權操之無在而運之無不在者奈何孰

之爲私權而不合天下以操之也於稽前代綜核如

宣帝雄斷如光武猜疑如德宗偏聽如神宗彼以爲

總覽而不知失之總覽也彼以爲委任而不知失之

委任也惟我高皇帝遠規往跡近懲覆轍罷中書省

而分任六卿非總覽與委任而兩得者哉乃近者皇

上英明天啟雷厲風行在廷諸臣委以受成而曾無

封事得以當意旨涓埃可以佐滄海則豈非獨任之過哉獨任之不已勢必至於急持急持之不已勢必至於陰匿陰匿而匿之人反得以窺吾意急而持之人反得以伺吾緩究且假借之途百出而人主至一之大權四裂而不可收愚以爲權之歸一而操權之途則不一惟合大小臣工之權還以行一人之權而後可以一人之權徧以收大小臣工之權是故諫垣有言權而君不窮於慮卿貳有事權而君不窮於能公孤有論道之權而君不窮於德賞不撓近法不阿貴賤不在外虎不在內而委任之善庶乎成其總覽矣嗚呼古之綜核名實不任三公雖不得與豁達大度者同科要猶能必信賞罰威屈强鄰何至如今日而

百職不舉輒以意行其私權而謂天下莫予若也夫人臣安敢分皇上之權但恐異日者權孤於上而朝野羣臣弁首受置耳此古人所以有百足之喻也

第二問 官守

周室建官唯賢而制亦最詳惟時三公三孤六卿暨百執事各率其屬而庶績咸熙卒釀太和之風焉嗣後官愈煩而職愈曠才愈乏而事愈驟蓋起於上持一省官之心而下起一厭事之心也上欲省官則官不足以勸天下而斯有所玩焉以偷安下旣厭事則事不足以明守而心復有所跃焉以思逞於是乎尊與卑兩相制彼與此轉相格先與後倏相遷而侵官之弊從此起矣以議侵議則出揣摩之識附會一二

而當議者智令昏焉以任侵任則恃虛矯之氣徼倖萬一而當任者輒反折矣議復侵任任復侵議則作舍之謀終日不成掣手之動百有餘喪天下始脊脊多事而人主愈操不信其臣之心安與覩守官之化乎夫官不期多寡期於致用用不期淺深期於明守倘上之爵祿名位既無以厲世而磨鈍則下之英雄豪傑自無以建功而程能故欲消曠官之弊則官不當省也惟是擴明揚之典嚴考課之法器有所限則無務以全求之才有所迮則無務以格拘之仇可用過可使親可舉廢可起也庶幾官與事相準人與職相宜建官而無多官之擾集事而無多事之害不將繼起漢唐後諸臣而奏芳聲於伯仲哉然使一人兼

數事誠不能左畫圓右畫方以盡拮据之力旣無兼事矣猶然而不理且將復責以他人而十羊卒至於九牧一官擬數人誠不能南泛越北泛燕以盡馳驅之勞旣非兼官矣猶然而不職且將復攝以他官而一瓠復翹以百輿然則官以內自有道揆也道以內即爲法守也人臣而致速官謗樊獨在於省官哉

第三問 忠諫

人臣之所忌者莫大於敢諫之名而不獲進諫之益則其道必求之心術間心之所盟者天地鑒之神明格之天下萬世顯著之而況人主乎故曰一心可以事百王而二心不可以事一主則誠僞之辨也苟積乎誠則自牖可以豁迷披鱗可以導逆而總不爲博

名高英明可以轉圜狂悖可以感動而總不爲翹主過安在與諷而少直也越稽往牒以諫顯者不必擇諷直之兩途而惟根至誠之一心故動中綮肯而不必强聒於先時屢上封事而不必沽譽於外人苦口是備也而終得其善過逆耳是陳也而率令其聽從東都寢駕於將行而其辭隱遷譎申敘於親老而其情動誠哉諸臣之用心故力擬回天勳昭浴日至今稱爛焉嗟乎人臣之事君亦難矣哉徒托跡於寒蟬則易而欲昭補衮之忠則一鳴未可以塞責卽沽聲於鳴鳳亦易而欲奏格心之節則口舌未可以徒爭故惟凜雪於反躬積慮之間而後矢謨於大庭廣衆之上理以諭之雖昏必悟矣勢以禁之雖暴必容矣

激以怒之雖懦必悛矣利以誘之雖狂必易矣隱以諷之雖闇必投矣直可也諷亦可也陰陽與諷與直之間亦可也不然引裾折檻非不激烈猶將萬爭而萬不得況徒出其機智勇辨而鼓蘇張之唇舌哉此秦庭所以伏尸於七十而曼倩之陰陽上下時當帝意者皆無當於諫諍也嗚呼御馬者謹執其轡而不疾不徐時調鞭策間何慮太行之不躋哉否則吾恐康莊有覆轍矣

第四問 和衷

國家不患無君子患有君子而不相爲用則黨與分國家不患有小人患有小人而交相比則黨與合國家不患並合乎君子小人患有君子小人而遞傾遞

軋各挑其消長之權則黨與亂君子小人互爲黨而
國隨以相終始譬之煉石者既沃之水復燦之火水
與火不勝沃且燦而石從此裂此漢宋所以相繼而
亡也則奈何不講和衷之道哉和不惟迹惟其心心
不期同期其是聚於巳則爲一人之元氣聚於人則
爲天下之元氣聚於朝則爲國家之元氣是故精明
可以和渾厚謀猷可以和獨斷圓通可以和正直而
六君子流景耀於當年道誠和不必銜恩於汲引心
誠和不必揚譽於知已而四君子遺芳跡於後世獨
怪夫紹興之二賢而終弗如始則信乎和衷之道難
言矣標謗相髙門戶各立如薰猶之不同處而害和
易知也唯諸相[illegible]形影相接若羶臭之羣相集而和

爲同冐矣則今日之習俗深有可慮者勢足以取然則遺譏歸市名足以相煽則借譽曹上智足以相籠則轉盻設機而膠漆如故利足以相沒則捘覢生情而浮沉取資是故皇上不和於臣工而堂廉隔大臣不和於小臣而體統亡柄臣不和於言臣而事機阻中使不和於外臣而公道枉上之情愈見其乖而下之情日趨於同宇宙之元氣由此澌散矣愚以爲下有臯夔之師濟而後可堯舜其君亦必天下皆九官十二牧之相讓而後可共贊臯夔之業則和衷之道奈何不講於今日而卒至蹈漢宋之往轍哉

第五問　憂盛

有人於此其形骸營衛若初無恙而頓廢攝生之至

術則倉公扁鵲必操藥石而議其後此無他盛不足恃也夫國家之勢何以異於是則治之其未亂矣爲之其未有矣倘患至而後憂之何及哉請先以前代鑒焉周家創業大封同異姓之國八百其後尾大不掉卒移周鼎漢興呂氏不淑幾成右袒而卒以積漸至新莽之禍光武起而節義提之淸名佐之至於淸名極而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矣迨夫有唐其始分天下爲十道何盛也而卒移權於藩鎭有宋之初建都於汴梁比隆周室也而卒釀亂於遼金蓋國家不能無偏重之形則不能無陵夷之勢如地形然東西易向而不自知也我太祖高皇帝一埽麈氛重光日月成三代以來所未有之功故歷二百年而玉燭常調

金甌無損奕葉至於皇上英明神武丕休盛烈凱歌
時反於邊陲捷書屢告乎宗廟猗歟休哉越前代矣
乃杞憂之臣日䰟䰟而詠桑土之詩屢日中之戒豈
過計哉固有以見偏重之勢也試觀今日之域中採
山漉海算商告緡中使者相望於道而猴其冠虎其
翼者又鱗而屬之閭閻之命懸在旦夕閒有一二良
有司爲之爭民命於一朝而逮捕旋踵相繼戮辱夫
始以邑宰爭之而不勝繼以藩臬爭之而不勝終必
以合朝廷爭之而不勝不勝而事可知矣猶記高皇
帝訓內臣止供灑掃弗令與政事則防微杜漸在天
固有神謀而皇上奈何不誦法也嗚呼天下事未始
不可爲也爲於可爲之時則全易爲於不可爲之時

則全亡周不命大夫爲諸侯則諸侯何得逼天子而漢人借喻於燕雀唐人上獻平罪言宋人辨和於一字皆可以補偏救弊而令至今存也者今天下固皇上未雨綢繆之會也愼無驕克捷之虛聲而使議病䐗理者卒望之而卻走則天下幸甚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五終

上虞後學王望纂校刊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十三　賦

淮南賦 萬厯癸丑清明後二日

淮南詠亡友也亡友劉靜之氏稟狷特之資鍾清明之氣苦心慕古矢志匡時其大節辨辭受出處之幾而躬行篤父子君臣之教筮仕京學量移辟雍狐鼠縱橫振衣冠於塗炭桑榆晻遏慰朝暮之門閭時沈四明錢給舍等朋邪亂政誣罔善良先生官大學恥與同朝遂謝病會先生大父家居念孫不置先生益決歸寧云處江河而懸廊廟之憂懷瑜瑾而奮塵埃之跡慨方正之不容讒謂清流可濁會讒邪之交搆幾令白日無光沈錢去餘氛未淨會東林顧先生以清議自任不容於宵小遂被讒中而先生於顧先生固忘年友也呶呶者切齒先生輩幾羅一

（網自是海內分門戶云）而惟靜之氏者邈不繫尾見申屠蟠之先
幾隱不違親免郭有道之黨釁徒使憔悴行吟託離騷
以見志（先生嘗註離騷若干卷藏於家）庶幾優游素業玩河洛而終身
（先生欲講求河圖洛書之蘊因裒聚古今易說雅演象數玩心高明云）啟手足以全歸（先生
病亟令介弟扶掖坐起坐稍倚復令正之曰吾平生鮮不出於正者死而倚之非正也）恨頂踵之
未報淵源學問不忝紫陽之傳風節行誼抑亦羅一峯
鄒吏目之流亞也（先生學宗朱子亟慕本朝二先生爲人云）嗚呼靜之氏英
年登第服官一考前後家居凡八年乃召起爲兵部職
方司主事朝命及門而卒年三十有七大用未試君子
惜之嗚呼誄以哀死名以著實何朝野之殊焉文中貞
耀古有之矣敬質公評擬上私諡曰貞修先生嗚呼爍
哉清標振俗礪堅不二之操學古好修無忝所生之義

允孚既往庶愧將來千秋有託意在斯乎而爲之賦者
爾孤友山陰劉宗周也
淮之南兮淮甬樓孤城倚兮落暉愁我來行役兮宿草已抽鴻雁飛去兮杜鵑啼閶大江洸洸兮信宿扁舟慷慨悲歌兮清流在眸緬懷古之人兮汨羅沈而鴟夷浮悼賈傅之痛哭流涕兮擊祖楫之中流亦有處濁世而不滓兮若著帽與披裘越曠世而相感兮有美人兮同儔迴風塵以蟬蛻兮振奇服而遨遊暎冰壺之寒玉兮騫孤鶴於芳洲遡淵源於闗洛兮駕長轡於魯鄒篤忠孝於君親兮履信義於朋遊爰委贄於明王兮託蘋藻以薦羞慨容容之多福兮詗白璧之招尤秉介石以先幾兮謝冥鴻於丹巨張網羅於藪澤兮惕震鄰以躬憂履九地而踊蹐兮戴皇天

之闔闢既人道之反復兮亦陰陽之愆疇何回蹠之仁戾兮易彭殤之短修夢彼蒼蒼兮上下千秋神聖不作兮麟泣鳳謳蘭蕙先摧兮荆棘栽收柱維缺折兮泛泛神州怨復怨兮我何求行復行兮歸休昔也肝腸涕淚合併一人兮今徒使我託魂夢以悠悠將雙飛以雙翮兮忽離羣以兮投望天末而相思兮悵往來之綢繆聽廣陵之杳渺兮和山陰之凄愀腸一日而九迴兮淚汪洋以交流乃瞻几筵載哭載號梁塵委積庭草荒稠論心敘故月暗風颸自我不見於今已週北堂浩歎稚子低頭芻束玉人劍掛松楸已矣乎曷不觀化於生死之籌兮等身世於蜉蝣兮庶以我心瘳兮且以爾魂幽兮伊何人兮得正而無訧兮孰是死而不朽兮靖彼彭澤康此黔婁夫子之謚允兮貞修

後千百年尚攷信於華褒

弔六君子賦有序

六君子者故左副都御史楊公漣左僉都御史左公光斗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河南道御史袁公化中太僕寺少卿前禮科都給事中周公朝瑞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刑部員外郎顧公大章也楊公嘗上書列魏璫二十四大罪不報一朝奪官尋以朋黨擊死詔獄株及五公天下聞而寃之其友人稽山編籍者宗周賦六君子辭以哭之事在天啓乙丑之孟仲秋間而爲辭者其年之冬月也

緊吾皇之御極兮啓天命於崔隤繼兩朝之鼎泣兮握匕鬯於洊雷荷祖宗創垂之駿烈兮及皇考彌月之介規發

顧命而諄諄兮曰堯舜其可幾爰拜手以稽首兮泣臣庶而心摧肆堯年之初服兮秉玄德以重暉值國步之多艱兮搆中外以危疑賴股肱之夾輔兮別元愷於驩兜孰而不晨兮豺虎扼以如鷗弓旌賁於草野兮舊德集於端揆借有苗之警予兮逆顏行而交綏庶天心之厭亂兮暢皇猷而允釐越五載以臨御兮躬玄默而無為薄海喁喁其望太平兮庶一人將昭德而塞回苟皇心之無斁兮又奚恤乎孤雛與腐鼠迂杞國之憂天兮忽驚霣此巍巍先衆人而逃死兮姑自託於鴻逵駕鸞凰於雲路兮冀同心之我毗胡一朝而罹繒弋兮連鎩羽以遄歸豈君眷之難終兮汔雨露而風霾忽蒼素溫涼之變易兮問黨人以渠魁錄有虞之四凶兮凜震疊以天威緹騎縱橫兮詔獄

窮推五日一讞兮斧鑕鉗鎚繫獄幾人兮苞苴幾瑇六臣駢首兮視死如歸魂渺渺其何之兮俯帝京而徘徊骨籍籍以凝塵兮出圜土而如觚名氏勒於爰書兮形象圖於鼎鼐於洸洸之副憲兮擢士譽於燕隗吞雲夢以吐氣兮駕祝融之崔嵬當先皇之大漸兮正狐鼠之蹤跡排禁闥以厲聲兮直五夜以干掫及嶻嶭之豸冠兮掖沖人於宸帷奠鐘虡之無恙兮疇定策之可尸坐貝錦之盈箱兮乘中冓以爲媒搖國是於玄黃兮忽晝伏而宵窺巾蟊賊於腹心兮出虎兕於圈圍授太阿於閹寺兮挾謠諑之蛾眉借紹聖之紛紛兮吹餘燼於武韋忠讜憚憚以發憤兮紛涕淚以流漓決東海而谿南山兮敢指馬以爲麋義聲震於天地兮似段笏與張椎逞一擊而用壯兮合朝士以彤

頑切同臺之虎嬌兮擇百獸而雄飛曾不知身之陷阱兮
狎乳羝而鞭箠鳳凰鳴於朝陽兮絕千仞而喈喈酌北溟
之寒瀣兮飫商山之紫芝引青瑣之領袖兮奉黃髮以蓍
龜出雍容以決豫兮入孤憤以齎咨抉權奸之隱慝兮泣
皇祚於高禖奮白簡之霜稜兮偕驄馬以齊迴衆正嬔而
同聲兮壎篪叶以鼓吹鍾岱岳之精爽兮厭羣氛於孤虺
咄蹇蹇之罔卿兮亦屢蹶而屢馳惜孟明之三敗兮誤魏
尙於邊陲執忿悁而不化兮睨狂豎之髯髯重知已之懷
恩兮若爽鳩氏之逶迤權王章以八議兮疏天網之恢恢
遠三尺之旣伸兮調異論於鹽梅禍讒人之罔極兮猶載
鬼以張弧旣犄角以合勢兮復乘瑕而抵巘按榆關之喪
敗兮借江夏以掩閩諸臣信其有黨兮彼請劍者伊誰訟

中丞之齗齗兮攢萬弩以交錐持疆場之挈令兮曰可殺以何俺胡權奄之發難兮竟駕言於諸虆指共姜於夏姬兮合三面而網無遺天蒼蒼以下臍兮口奄奄而西顧控君門其萬里兮曾湯鑊之敢違戴天王之明聖兮擢臣罪以常夷罪則罪臣致君堯舜無術兮負先帝憑几之委也罪臣九官不能相讓兮使庶事之隳也罪臣茵頑未以時格兮無干羽之麾也抑罪臣精一執中之道無聞兮致孔孟爲世諱也以玆誓九死而不顧兮敢云臣紀之無虧覥逢干於地下兮弭餘憾於龍夔慨羲皇之不作兮世與道而相睽追三后之未衰兮存巷伯以揚徽正平死而望夷兆賢傅鴆而炎鼎艱龍門標而鉤黨族甘露變而清流擠噫嘻何宮府之多故兮借天祚以興衰洵刑餘之狂猘兮

非吾族以何嗤若皇甫師尹之奸兮被服詩書而籍金閨胡接踵而事主兮動增周道之險巇果邪曲之害公兮將方正之累也縱讒諂之蔽明兮亦蹇諤之疵也鏡往事於今日兮越千載而同揆奈此宵人婦寺比而成族兮厲吾黨之封豨指東林以爲阱兮籍門戶以鐫碑懵禍機昏綱之四布兮顧跐跐而何之勢剝牀於君父兮玩神器於股髀禍無往而不復兮識時命之環迴惟皇考休矣有靈兮儼陟降於几榱顧沖人其日艾兮聯手足於心膂歌天保之萬年兮與國命而同培述祖宗之家法兮復掃除於宮闈普光昌於大夏兮風汐穆而時熙恨九原之不作兮回生氣於重歔泣江海之飛濤兮麗星辰而騎箕病餘生之奄息兮附驥足以颮穨叱羊腸而靡騁兮終行遯於鑿坏

顧四海之同胞兮結情緒於九譩死生泣而歧路兮薦薄朶於江蘺莫冥寞之潸涵兮血悽悽以申辭亂曰玄黃淒厲兮雨雪其同懷人萬里兮自秋徂冬千秋正氣兮魏公一代孤忠楊公死而不忘兮數子同功東林東林兮吾道終窮瞻烏爰止兮莫知雌雄茫茫天壤兮蹈海無從臨風揮涕兮呼我蒼穹

知命賦

不肖罪戾餘生奄焉臥疾積有歲時歲丁卯初度五旬春日懸弧扃門謝客惋抑無聊輒有槩於先師知命之學因述以自勉言雖不文識者亦或有取於其志云

感大化之循環兮陟時序於青陽暢條風於汭穆兮逗淑氣於句芒律中太簇以發榮天地兮吹品彙而駘蕩敷皇

湊陰崖之積雪兮微泉動石澑以淙淙有美苦蕺兮滋靈根於山之陽日融融以逮景兮雲靉靉以舒祥忽震雷其先蟄兮亦乍雨而乍暘破林皐之寂寞兮起春輿於淸狂撫艮辰而增躑躅兮駕言出遊以徜徉伊余生之偃蹇無狀兮擁孤衾而自藏悠悠送白日以如年兮坐邀明月而夜未央搔鬢髮之一朝改化兮曾不知代謝之星霜意恍惚而不自持兮時矯首以徊徨家人忽告余以初度兮遥騁百齡之中道世齷齪而不我歡兮逝當去而逍遥於蒼顥於時輕雲移蒸薄霧褰帷綵霓曳旌羲馭停軌芒芒蔚蔚靄靄漪漪東皇兮虛左玄鳥兮緘素靈剡剡兮山之阿悵仙人兮來何暮余乃輾然伸肩謝二豎之纏綿兮挾盧敖以載祖奏白雲之長謠兮戒神驂以如舞束修容之窈

宛兮御奇服以軒楚佩長劒之陸離兮挾招搖以厲武載玉軫之闔闢兮鳴和鸞以服驤發余軔於東海兮坐余至於扶桑擎若木以超乘兮排閶闔而上帝鄉玉女繽紛其左右兮騶䮺貢以翺翔登崑崙而西望兮招王母於瑤之堂吸咸池以爲醴兮漱朝霞以爲粻蒼龍蜿以就俎兮撫孔翠而倚鸞凰若朱草與神芝兮亦煇燿而儐几行攬璧榆之燦爛兮搆旬始之蒼茫酙酌元氣兮獻酬交錯擊音繁會兮鈞天響作雲和洞陰兮非絲非竹迎風下上兮流丹舞翟燕燕兮差池嚶嚶兮友伊愁莫愁兮卑棲樂莫樂兮高飛歌闌兮舞罷與盡兮來悽其顏渥赭以微酡兮步言旋而少留啓欵欵之素誠兮數往來以詢求昔陶唐氏之神聖兮何傚象於浮流繼重華之協帝兮亦狩死於荒

乜禹乃年與聯朕兮湯武並罹患於幽囚尹放桐不爲口實兮旦乃破斧以安周追光岳之愈分兮大道日脊脊以紛糾申生孝而待烹兮子胥忠而懸眸聽楚狂之歌鳳兮終息駕於周流髡滑稽而嘔孟兮尤見閡於時諸侯謂明良之不作兮賈生過前席而致疏策天人之煌煌兮董相亦投老於江都若黨錮諸賢之駢首兮禍尤酷於坑儒頤讀易於涪水兮熹投著而終遯世滔滔其不返兮哀吾道之多困洵羣黎之不幸兮抑君王之蹇也意造物實爲權輿兮何人事之多舛也幸高昊之我質兮垂玄聽於九京神湛湛以無言兮網恢恢以何憑忽颷風之怒號兮列缺閃光怪以耀冥斧霹靂以震疊萬里兮聊以寫予心之不平余乃鞭風雷而叱咤兮辭帝庭而星駕擁欃槍以揮斥

八極兮迅掃魍魎於終古總山川於指掌兮行歷覽乎荒
夏首泰岳之峩峩兮帶蓬瀛以出沒卬封禪之遺址兮問
靈藥以何物傷中國之無王兮發居夷之慨喟蹈魯連於
東海兮駕鯨鯢而倏忽轉馳騁於南州兮躍龍泉之孤雄
湘流浩以石沈兮衡嶽峩以隻封陟蒼梧之渺渺兮二妃
胡爲而弗從薰風凱以流響兮解吾民之蘊隆想皇王之
遺化兮遵雍冀以遨遊聞堯舜之故墟兮及周秦之短修
馬與鹿其何形兮漢亦燼於黨錮鏡百代以如新兮灑涕
泗於幽州按余轡於燕然兮市金臺於駿馬發易水之悲
歌兮白虹貫於日下哀朱帝之北轅兮噓雪恥於漠野維
皇都鬱其壯麗兮壽天子以萬嘏周四隅以飄飄兮極迂
步於章亥欲遠集而無所止兮望崦嵫其不我待忽悵怏

以懷歸兮跨中州而邁海過建業之靡麗兮攬六代之遺
采涉三江而凌五湖兮將息駕於渤海浮紫氣於巖壑兮
三徑歸來乎春未改情栩栩其莫喻兮託玄契於千載兀
蓬垢於一榻兮謝形骸以尸解噫嘻樂哉天地擴以爲宇
兮陰陽互以闔闢四時環以爲紀兮千古通於一息總六
合之外內兮超無始以無極溯余生之渺渺兮向儲靈於
天府神明澄以日上兮監叔季於三五借良朋以矯勵兮
邁陽九之奇數既霞蒸而龍變兮復泥蟠以蛇步負生成
之至德兮罪敢辭於薄祐日冉冉其何之兮託蜉蝣於朝
露齊壽夭於彭殤兮死生旦暮彼聖賢兮動遭時俯仰稽
造物兮孰知其故豈天心之玉汝兮故彰君子之行素景
前修以匪懈兮吾將覩年華於尼父亂曰尼山不作大道

亡兮功利日驚朱翟狂兮封豕長蛇爭彼猖兮微言渺渺耀餘光兮含眞保素巾煌煌兮委命元化行與藏兮形骸放浪疑荒唐兮修身以俟一息遑兮天人曠曠判微芒兮靜鑑祇今仁是當兮伯玉知非何足方兮庶幾持此效家邦兮

逝哀賦（底本無賦字）

蓋事感丙寅而追賦之聊以代哭其辭曰

夫何忽忽徙倚窘余生於玆世兮心悵悵行以何之旣上薄霄漢以無朕兮復下夷立溟以菲微中央亦有寥廓之鄉兮挾渾敦而溷濁乎寰維乘一氣之恍惚坱圠兮蕩三極以軋茁參差躡崑崙萬里於足下兮距咫尺而不見雲輜美人旣驕蹇以日遠兮又無三足烏爲之申辭懷余心

耿耿以莫訴兮忽搖曳而反顧以悲孰是畏壘之重仍兮結氛霧而愴余飛朝託大鵬之逍遙兮夕乃不離乎雞塒紛糾糾擢茲羈靮兮雖有矯翮將安施暫留滯以無爾勞兮日飲啄而不能肥鳶梟方利余之廉以讓啄兮蚊蚋又腥余股以相侮鷗與鴟鷂既笑余之鎩羽兮猿狙動噭噭繞余以山暮虎磨牙伺攻余外兮余又引尸讒以中蠱耳悠悠其蠅甍兮恍恍其花脅腸一日而九迴兮魂飃飃而魄腐聽流亡之謠以無日兮巫咸猶告余以未果進不得翱翔於天衢兮退欲返舊都而無所徘徊弭余節於歧路兮問同心之零落而坎坷茫茫上下縱求索兮歷選征皐以寄傲幽人既遙不可接兮將倩靈均為余介紹猗歟楚澤之蘭九畹兮擅窅窱而領秀薰芳佳名珍國香以自

閟兮擬一出而歎與都梁乃寄操於尼山兮悵望明王孕靈光於六籍兮不薦用於巖廊胡瓊英一朝隕籜兮陳根委道路以先亡亦有別族稱蕙圃兮借棠陰而繁蕤垂垂亮娥肩之嫉妒無幾兮雖代蘇忍與同歸迨朱明啓候於君子兮菡萏發泥淖而不汙邀炎帝於南浦遨遊兮濯秋水貯而焗明臚忽金風白露相凌厲兮士女爭把蔓以載塗東籬采叢菊有黃華兮曰宜蔭紫櫚以蘊藉繁霜之漸以憔悴兮終不逐韶華於九陌維木有蘭箘有桂兮擢霜標而丁運立武著蹇產芴芴之貞明兮下夷蕨薮之宿莽胡歲寒不能改操兮樵豎又相尋於斤斧貫薜荔之蜿蜒鑄甲兮身際青雲而得所胡蘭燒而桂爐兮殃亦分於池火寠寥作者幾何指兮上應斗杓而臚星粲蠹東南以稱

雋激兮俯視竹林之散誕一君子倡而衆君子和兮相與表德隣之無閒若留夷揭車與杜茝兮亦後先茅茹以瓜蔓唁羣英之零落無餘兮令人慨九原而寤歎芬蕭蕭其疎遠兮曾不若桃李之盈爛也復落落以自可兮眇喬松之出霄漢也吸沆瀣之精以自漱兮燃太乙之藜以含章高耀金莖於絳闕兮下不晦玉樹於華堂共和德以風清皇路兮不悟競指以爲朋薰與蕕既不同器而處兮狐兎又肆其陸梁羨榮華之不久兮春與秋忽時謝其炎涼忽當門之草薙兮且聚族而夷之還望氣以爲不祥兮瀦其宮而變置之浮雲翳而白日淪蒼天沈而積水竭何大塊之磅礴無窮兮奄焉隨衆芳而消歇豈人間別有異天兮乃獨栽荊棘以遺孽荊棘既不栽而自繁兮況利有狐兎

以爲宂善萬物之平分一氣兮爾蘭獨向隅而悲啜吁嗟爾蘭兮曷不爲黃虞之屈軼兮生當階庭而指佞彼佞人之翕翕訿訿兮尚亦恃鑿襄於高聽吁嗟爾蘭兮曷不爲傅巖之鼎梅兮和鹹苦辛甘以相濟信庖人之善割兮寡人實恭嘿以操匕吁嗟爾蘭兮曷不爲姬旦之嘉禾兮遭流言而不爲遜碩終感悟於風雷兮發金縢之誓策吁嗟爾蘭兮曷不爲商山之芝兮長採仙人以療饑生不逢唐與虞禪兮肯隨炎鼎以朶頤吁嗟爾蘭兮曷不爲魏紫與姚黃兮競賞榮華於金谷嗆白璧之難完兮何似容容而多福蘭兮蘭兮莫已知兮時與命不同兮志與義相違苟皇虞之不作兮何世俗之問也寧誓死其靡他兮終不忍被此汶汶也復周旋而不舍兮非敢爲巨佞也秉貞志以

殉所天兮將以得性命之正也哀此下民之淫僻兮江河恃一簣以爲堙天柱折而地維裂兮亟奠吾君於震驚幸持世模以一死兮敢同斷梗與孤萍汗青表俠骨以長馨兮遑恤余苦載之餘生歎風塵一日相遺落兮遙望君鞭弭以于征非徒襲爾之嘉佩兮又執余之手以要盟昔旣與爾有成言兮敢中道而步更魂迢迢遙遙以長逝兮氣塊壘勃鬱以難平忽回首其望帝京兮起邀同心而謁霄狂瀾日淜湃以東決兮勢蕩蕩岌乎滔天叩昔日九閽其邈遙兮美人愈杳渺而不可憑矧虎豹之當關擬談兮空縻纍骨於巖嶄終延佇而不能舍兮又孰知予之竛竮余將剖余丹以爲莛篿兮灑余血以醞絮假脊雍以通神明兮直跨紫宮而飛駐叩上帝之靈如響兮俾啓迷塗於去

任玄黃何以奠分兮緇素何以殊塗寒暑何以貞勝兮閏
位何以乘餘妖后有時而稱制兮中夏何以帝羌[illegible]歎人
生之多艱兮百年亦何哲而何愚蘭茝何以不芬兮吾將
珍椒榝而幃之菌桂何以不揚兮吾將倚豫章而危之曰
大道混淪兮元氣呼吸盈虛晝夜兮剛柔淑慝不有貞沍
兮元於何息造化斡旋兮人事叵測彼蠢蠢者生兮孰立
爾極感治亂之循環兮斯人攸責龍以亢而悔兮返於潛
而復浴赤日於虞淵兮光騰騰而霄燭文拘羑而作易兮
箕佯狂而演疇惠夷猶於三黜兮孔微服而周流斯前聖
之遺軌兮企餘生之勉修璠璵以礪而加潤良金以煉而
益精幸子之無慆爾日月兮又何恤營營之青蠅曠然與
造物爲徒兮何去何住以攖寧庶幾乘流而委命兮寢方

寸一朝之死生蘭逾秀而菊逾芳兮四時闕亙圃之長青佩蹁躚崔錯以左右兮神旖旎綽約而雲凌迴佳人之絕世獨立兮復睠然而翹首艮朋亂曰高山摧頹流水咽兮朱絃一唱鍾期訣兮杜門掃軌交遊絕兮死生自愛道義割兮將子無棄椒漿設兮仰籲上帝冤不可洩兮後死何俟不我閱兮所可閱兮捫朕舌兮

招魂 有序

歲壬午仲冬八日東兵入邊首破薊城分道而下過京師東自霸州出河間直趨臨清其西者破兗州等處則魯藩被難還至河北薄山西界又移臨清之師闔青登間久之不克直抵鄰宿乃捆載其子女玉帛北折與西股合圖闖邊以出則時已踰年爲癸未之四月盡矣我

官兵始終無一格鬭者計此、兩月中相傳城破至百

餘官民之死於家死於國死於道路而逃者不知幾萬

萬禍未艾也於時元輔出而視師矣計旦夕得飽颺去

普天幸再造焉宗周以閏十一月晦日奪官待罪邸下

者兩閱月出次通城者兩閱月又徘徊務關津門者半

月乃解維南下一路浮尸滿河且夾岸而積者日相望

至目不忍覩宗周自傷在官無狀不能為斯民請命於

萬一徒碌碌偷生以去是可懷也因揮涕作招魂之詞

以弔死者且以謝罪焉其詞曰

夫何瀟瀟其戴星兮違帝畿而徂征挾扁舟以南下兮棄

君親如斷萍胥卬友以不前兮痛余僕以懸旌（一作神慘但而靡寧）

歷津門之上下兮一水溯洄以淒清交獸蹄與鳥跡兮向

投鞭之可平孰載道而流離兮既死者之幸生獨爾命之蹇蹇兮罹鋒鏑以縱橫泛流沙而出沒兮夾岸潰以崩泓艤余舟而不前兮亦如訴以如瞠余乃彷徨失次載寢載興停橈倚舷風駛雲蒸怒濤飛兮迴波立蛟宮舞兮魚龍泣哀些助兮青衫濕前致辭兮氣悒悒悼余生之不辰兮遭紛擾以猖披況頻年之旱蝗兮亦號寒而啼飢急縣官之征繕兮復敲骨而吸脂冀須臾以緩死兮保鄉井之子遺先年吾父死兵兮復吾兄以繼之今年鄰人死寇兮并親戚以捐糜胡喪亂之日長兮(一作忽之南牧兮)■馬越已丙戌以於茲痛漁陽之首禍兮跨京邑而出郊圻幸吾皇之無恙兮俾我等以瘡痍或從戎而守戍兮或為賈而為耔或遠奔而近竄兮或走毫而攜兒流血聚以成川兮骨肉蹂以

如蝨橫鳶狸之啄搏兮騁遊魂以安隨苟仁人之盻眯兮早拯若於阽危言旣訖而請逝兮亮余心之爾知爾懷爾鄉兮爾爲誰西河朔兮東青淄北幽薊兮南淮邳迢遙千里兮駕雲霓覓首丘兮附祖禰二麥熟兮雨暘時桃李青青兮社酒旨杜宇啼兮招魂詞魂來歸兮胡不怡爾其逍遙兮駕鸞御以遊天宮闖虎豹之九關兮指絳旛於仙童再懸勳以叩閽兮幸蒼蒼之鑒蒙何皇家之不造兮遘時運以方中高皇德澤其未艾兮十四傳而世濟熙雍幸今上之明聖兮布師濟於夔龍計謀臣與猛士兮亦如羆而如熊若闕師與薊督兮並受脤以匆匆總諸路之援兵兮皆烏合而蜂從環三鎮以犄角兮屆幃幄之上公爾乃一矢不遺累詔如充指帑爲獲殺頁冒功前驅後殿衞其輜

重倏兮倏合飈颺以東大法不靈薄賞无封胡爲乎罹昊天之成命兮貸雷霆而罔赫斥埃氛於一指兮盻欃槍於永夕迨玄運之既頹兮倏朱明之半擲日月耀而不光兮星辰行而失則天柱傾兮地維折八綱壞兮臣子賊裔猾夏兮獸相食夢夢兮無憑蒼蒼兮失職乞余言兮天聽回旻下民兮天眼開俾余戈兮鞭風雷披四裔兮落三台誅佞臣兮先中臺橫江湖兮及草萊厲之鬼兮陰風哀有知無知兮爲祥爲災亂曰大塊茫茫兮禍福推遷氣數不齊兮人事或然王公士庶兮何罪何偏解股刳心兮溝壑俱塡死忠死義兮生者何年包尸坐肉兮黃髮蹁躚石槨裸形兮同歸一阡地水火風兮聚散隨緣還之造物兮水流花連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七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十四　詩

苦次詩九首

萬曆丙午八月承重大父而是詩作於十月云

皇祖之什凡九章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十二句

慘慘背櫌可以履霜纍纍雞骨可以支牀靡愛非生靡憂非死喪心之慘矣淪胥以亡有愴几筵祖考皇皇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如子如遺如怒如飢藐躬不閔追哭我私夙夙興夜寐靜共其祇子愼無疚無一人遺疵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汝杜門以作懸峻用慆德譬彼曀陰當日而蝕譬彼飄風忽自南北動曰予智鮮不爲僻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子心非石曾是不可磯維淵維岳維

德之基毋失尋丈而矜毫釐毋耘人之田而忘其饑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子有粱肉不可以扶羸子有藥石不可以瘳死灰非藥石是繆子方徘徊取道不遠惺惺者夫誰先民有言操心是要歸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敬之敬之克念作聖不顯爾神及爾視聽神以知幾幾泯神定於戲不顯立天之命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維子有神儼而密豫而貞厥德日新神之往矣何有何存我聞爾聲不見其人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我年邁老亦孔之癯嘗爾辛苦候及寒暖載興載寢無影不憐人知爾一不知爾百千

皇祖曰哀哉肆皇天不祿降爾荼毒大命近止先祀隕殰惕用憂懼黽勉令淑弗恤其孚于食有福孝子慈孫俾爾

彌爾性如綫永續

行人予告歸詠十一首萬厤甲寅三月行人予告南下作

酬別長安友人

弱柳千章鎖鳳樓春風送客不勝愁杜門重憶十年病束髮誰先天下憂消煞壯心吾自老傍徨歧路子何求卻教空谷傳驪唱落日浮雲滿帝州

河干別諸父昆弟

潞河濁如醪去去孤帆繫春風三月三把袂別昆季上逮諸父行相將河之次酌酒三五行骨肉多眞意田園歎荒蕪天涯苦淹滯不恤長者言後生猶意氣學仕吾不成學農足家世流浪歲月擲忠孝媿門第勗哉臨歧心百爾在敬忌

過張灣 張從壽亭得名新有李尚書宅

張灣渡口灣如織綠水朱門望不極夾岸灣灣楊柳枝春煙猶帶五侯宅畫船簫鼓日紛紛得意罷官休論貧回首張灣何處是不堪新說李家郁

陽穀道中辭春 六首

客路辭春春可憐客心愁對草如煙憑將雙鬢留春色一路楊花燕子前

老去傷春歸便休滄浪一曲棹扁舟從來擬得休官計不趁東風解白頭

憔悴江河惜問津布帆無恙繫孤臣可憐陽穀城西柳不是青青帝里春

狂半浮生未有涯薄言春盡且還家故鄉留得青梅熟煙

雨邨邨刈麥麻

春入桃源許避秦乾坤投爾乞閒身不知歲月隨流水一任鶯兒綣主人

北來山色初如黛一半春前送原作是客還黃不不知何處是教人指點穀城山

旅懷二首

春深無柳不垂堤樸簌征衫落燕泥一水遙飛淮海闊千山暮合楚雲低天涯姊弟憐多病客子江湖問路迷何事甯牢家國恨悠悠萍水歎仳離

風塵不負由山期小草行藏只自知志慕古人聞道晚學迂當世問津遲三年微祿慚明聖萬里孤鴻惜羽儀悔卻東山舊遺逕無端桃李誤成蹊用正韻

居越詩三十一首 時以行人司家居萬曆丙辰迄天啓辛酉

餅崑崙叔招飲和來韻三首 丙辰

此日舫齋興琴樽次第開誰當下塵榻道有徐孺來

何似題小阮豚兒癡未開凍雲方理臥莫向竹林來

舫齋有高韻三徑為誰開彭澤尊常滿重歌歸去來

湖上贈別丁長孺 以下丁巳

春潮夜夜泊臨安客思連朝酒禁寬宿草空埋金簡恨孤梅猶帶玉人看相逢萍水占星聚共歷冰霜指歲寒南望一峯天目秀欲將雙劍倚巑岏

哭招兒

平生萬點淚思親一點猶殘上汝身貧父終年無肉箸小姑六歲已成人索書問字之無樣待月牽行子妹馴 原作倫

今日杜鵑空有恨招來招去與招頫

自嘲

半壁青山老腐儒倦眠饑食不多須入間蕉鹿休誇夢天上驪龍好探珠春色暗隨玄鬢改汞懷時與白雲俱祇今塵飯供兒戲不值膏粱一唾餘正韻

山居卽事

柴軀三月裌衣寒高臥袁安帶雪看春到落花風細細曉浸仙藥露漫漫山家消息無人問王氏風流異代冠吾道只今輸陋巷百年何物上眉攢

自慰時有亡女之痛

避世曾誇管幼安雙穿木榻膝如盤家餘苦蕺堪塵甑客有明珠解弄丸已識彭殤生是幻卻教兒女事含酸多情

最愛西窗月淸影華胥濯肺肝

答門人昴弟書

春去憑欄十二千一春魚雁報平安人逢四十殘生半病得林皐既節難自昔孔門方鼓瑟不聞曾點更彈冠東周出處西周夢都付浮雲過杏壇

憶諸生

千年木鐸在陳心小試諸生作瓦音老去一經傳句讀春來彈指過光陰若耶溪畔人如玉遡少山前谷是金此日下堂猶抱足法筵青草尺餘深

示諸生用前韻

人心只是道心心強索堯夫譜太音離合看來都罔象思維斷際亦窮陰癡迷故指盤爲日積習還貪沙裏金亂落

天花無擊處石池驚起洞龍深

寄懷姜養沖

禹穴山人慣坐羸黃金已化骨成灰天涯自昔存知己吾道惟君漸羽逵氣挾江湖猶是病憂如孔孟不虛違龍門一別三年往敬拜雙魚作佩韋 正韻

和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吟示學者 有序

客歲門人有索予和龜山此日不再得吟者時予以病謝筆墨未果也蹉跎歲華忽踰周星播首而追往日竟無毛髮堅立可掛七尺軀相將去來而往者已不可追矣此日不再得古人豈欺我哉喟然太息者久之遂命門人歌先生之詩而予屬和之是役也蓋陳白沙先生先之矣一日而名動京

師以爲龜山復出兮豈其人乎為千秋公案一番拈動一番新龜山亭僅僅私一白沙知己哉將有爲者亦若是矣和闕復命門人歌之兮再歌先生之詩以亂之於是油然而興灑然有以自得也遂

駢讚如左時丁巳夏四月幾望序

農夫雨耕隴饁婦乾採桑雨暘各有時及時稽耆蒼懷哉衣與食宵晝揮流光燭伊丈夫子人道立陰陽類固靈萬物生而射四方行行少且壯發硎試光芒希賢希聖神所用何不臧神聖非絕級應以斧斤戕千金握搏黍拱璧飄粃糠生不蟪蛄值死與猩狸藏豈無婉孌時朱顏闕春芳花朝更月夕坐悞膂力剛哲人驚拊髀中夜起彷徨日昃不再中髮短不再長決此須臾命刺虎怯卞莊萬法持一

心三復愼獨章六籍無眞訣猿狙淚登場亦有朱與翟食人肆犬羊尼父援空空顏生誣坐忘遂流夷狄法竊命中夏強洙泗斷斷閒閫洛一葦航中啓龜山氏後先秩天常乾惕指心法致儆荒與亡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道喪復千載吾與點也狂

寄懷李懋明公祖兼呈王止敬公祖李故以御史按浙請告歸今年內察外推矣而王亦以御史出僉浙臬今年內察并落職者也

去年李公初罷官今年復起行省垣橫金作翰何桓桓淮陽不薄都尉權出入中外羨才難胡公不投磻溪竿自言臣故從長安奉職無狀烏臺端城狐社鼠力不殫原作剸一日怏怏歸掛冠青螺白鷺秋漫漫孤臣報國心猶酸東西南北惟所搏原作拚會逢王公解浙繁原作蘩頗言世路多囋

屹公心不禁灰如寒相與怡然樂考槃君恩浩浩天地寬

寄壽座師孫鑑湖先生七十是月季秋先生適以少宗伯滿考槃封三世云 三首

虞廷考績九官熙典禮勳庸上伯夷例得引年臣節小辰逢初度主恩奇高秋露酌仙人掌絳闕雲從王母池更有安車趨召對清時快覩鳳凰儀

春卿奕世拜恩綸上纘先忠烈祖仁錫氏四公傳介德堯封萬麻卜艮臣載昌喜起賡歌會敢負龍千靖獻人華髮忽驚簪後少百年稱賀古稀辰

金甌卜運宋熙豐祖禹當師司馬公保泰初亨君子道匡時轉惜老成衰憂將汗史存朱墨忽見羣賢立異同北望宮牆高萬仞野人猶是獻芻曝

原本三抹去錄之以見孫先生是不立黨者

二十春花遍上林飛霜不覺鬢毛侵何當朱履塡門日獨

後南山上壽心莫猜自鄉偏佐酒風塵垂老更知音鑑湖擬得明皇賜一曲從教汗漫詩

題彭使君冊 以下己未

蒿目坐衰季皇綱淪以圮綱圮目亦隨安問郡縣理美哉循吏聲卓魯表濟濟三年五年踰臺省鱗次起緬懷古遺愛之子遊孔邇上堂掬秋水覿面如飲醴既見父母面且見官長恥見面亦見心推心即豈弟近者國造難繇役增倍蓰豈不急公上十室而九洗以茲費征繕吏亦罕下里頻年禾黍登稽人小康耳子婦話昕夕孰非毛與裏古來三異名一一不足儗吾儕小人腹詎復知大體君子令永終明德祟几几手酌元氣杓足躡星辰履躋世唐虞春西山謝黃綺

題百福衣二首為沖傳叔兒

衆法合成嬰兒衣一法不解嬰兒機出聲喤喤孩且啼為兒說法知哀知長則學為裘與箕

準隆隆百福從取字犬維羆熊豹一變獻於公樂有父雖為兒

哭亡女哀娥

嗚呼雲山峩峩水增波哀哀父母啼哀娥啼痕漬石石不磨石不磨哀惟何婦非鴻母非軻

慰陳壻小集二首

墮爾一點淚留人前日恩恩雙飛憐半子乍別恩如賓事事非疇昔生生怨我辰止餘箕帚愧不敢顧私親

環珮沈秋水音容想素娥展眉推案食翹舌鼓盆歌㦤悴

如今甚歡娛奈老何姻緣若箇好結髮四年多

吳興道中 以下庚申

吳楚東南勝憑虛攬洞庭郁郁桑柘沃岸岸荻蘆青子夜傳孤唱清流逐斷萍百年看意氣都付畫溪汀 丁長孺家長興罨畫溪

道中和理之姪

吳山看不斷一水復相尋原作蕭參黃鵠參天地扁舟問陸沈臨風秋興盡惜別故人深何處狂歌者將因慰素心

和昆崙叔勸駕且呈上壽

何似蒹葭招隱篇清飢如病野如禪東山久臥看兒輩北極新班誤壯年止合一鳴身已罷不聞三獻足猶全相逢莫問瀟湘路幾度蟠桃笑洞天 叔嘗守楚未幾坐誣歸

除夕懷崑崙叔

殘書讀罷火初紅何夕偏招風雨中感歎年華似流水清尊莫放白頭翁

元夕同崑崙叔登蕺山玩雪 以下天啟辛酉

積雪千山紫氣漫山山霽揭蕺山盤原作觀光浮珠殿開瑤圃景入元宵動廣寒稚子爭圍鞠戲勝老僧趺坐衲衣寬何知天半峨眉色都作林間二阮看

採蕺歌 有序

余家蕺山為北郭勝處即王逸少故里也有時上山採蕺望郡大夫官舍於種山蜿蜒如龍環錯六七山佳氣葱鬱昔人呼小蓬萊者近之而郡大夫泰符公以風流儒雅治郡事不減元微之暇時風

日晴好或花明雪霽輒命駕登蕺上其巔倚亭而嘯夷猶自得者久之既而訪逸少之遺跡杳不可得見則悵然迴車余每從圭竇望見公眞飄飄有淩雲之氣也昔華歆隱居走窺官入道上君子譏其不終乃公固得稱吏隱於余何媿爲賦採蕺以懐之山有亭郎郡大夫所重建一時詫勝事云

上山採蕺山之阿（原採山阿）祓蕺下山日午蹉回首白雲漫漫多雲中仙吏脫佩珂停驂獨上舞婆娑九秋鶴唳搖林柯碧落無塵新亭磨俯臨萬井如星羅足躡山蕺跨山坡蓬蒿是處少經過叩門不應誰與何水流潺潺池浴鷺旌干欲去道不呵北郭先生寐也歌蕺山窈兮種山峩種山鳴琴聲相和爲誰洗耳穩高臥

送陶淑先入南都

春風逸足動驊騮鞭影遙看王氣浮幾度皇州思白下憑君今日上皇州

陶鏡心將南偶占挽駕

暗裏明珠捧夜光辛勤大業半兒郎若經黃鶴樓南望繇筆爭多賦鳳凰

奉差詩九首天啓壬戌四月以禮部儀制司主事出差南京七月抵家明年癸亥三月復命作

大柳客店見高存之題壁慨然和之

馬首西風撲面塵喜來萼店見伊人淸音一唱盤山去月在松梢露在筠時公以謫籍久走謁座師歸德公有乾坤總是不閑人之句今起光祿卿

恭謁孝陵有述

於爍皇維極天開混沌初平成追帝造弔伐奉王誅傳檄

中原定肆征搴醜除冠裳新禮樂文字古詩書舊俗中康
誥先生載渭車心傳千聖統法立百王樞脫輓思婁氏紛
更慮賈儒魚叶音卜年應在德創業未爲劬匕鬯文孫重立
宮王氣嘘松楸懸日月江漢灑鐘虡夢遶新宮燕威馮紫
塞軀銅駝朝入望鐵馬夜常趨一旅神堯奮三韓■弼墟
冲人方疢甚祖烈荷天如俯仰千官祝烝嘗萬禩需小臣
啣命至何以効微軀

經梁武墓

空山落照日陰晴古木荒荒流水鳴下馬獨尋梁武碣斷
文無復記臺城

謁方正學先生衣冠

涼風起亭柯木末搖山脊翳然松楸開萬古忠臣邑遊魂

飛故宮慟哭秦川側暢公解公死公死立人極正學久荒蕪讀書字宜識憐予十族流瑣尾懷國恤烽煙直北來起看江天白

贈別桂堂兄

秦淮橋下晚潮平半啗朱欄映檻明（原作畫屏）新月一灣當戶出好風無數滿庭傾通家兄弟雁行闊故國煙花旅夢驚何事滄江不歸去白雲秋色戀鷗盟

丹陽道中

道出江南好穿林窈窕迴馬蹄芳草合人影野塘開雨過重梅候山迎薄暮懷二東消息斷只問使君來

春日同雁峯蟠木兩舅參拙表弟同遊偁山（以下癸亥）

壽日登臨眼界寬青山跨海勢如蟠洞天鍾福千年秀斥

鹵開荒萬井驢掛袮呼朋交自擔迴車喚酒輒多酸間許若箇亡羊者一面尼峰最上看

壽蟠木先生

先生骯髒姿膂力絕九鼎莫重非積習一朝鴻毛等深山六十年屹坐蒲團醒日用十二時誠敬以志警病非西來意短綆汲深井苦行截刀鋸痛徹忍有省道在洙泗間纔遙下葱嶺

北發和陶淑先贈別兼別諸友

春風舞盡落花時冉冉征夫惜路歧海內幾人推共命林間素業寄相思從前學問經生賺同此乾坤我輩支愁絕塞雲橫萬里懸慜先唱渭城詩

問僕歸詠九首 天啓癸亥九月辭僕少之命十一月出都明年甲子正月抵家途次作

和鄭子器

一時冰鑑借春宮竹箭先收會計東家世龍頭無養衍行隨驥尾動悲風山公借啟留賢重殷浩辭函（底作官）署狀空咫尺雲霄不可接薊門寒色在賓鴻

新嘉驛見澄溪先師題壁慨然和之

客路衝寒喚酒頻問津誰是古知津何年鍛羽烏啼血永夜空梁月映銀已謝箕騶歸武庫尙留鳧舃下仙人公門此日看桃李惆悵稽山手澤新

詠姬僕（姬忠烈僕）

我聞義僕有高永事在河西禍洶洶高公一死殉封疆僕義亦與封疆重爲臣死忠僕死義綱常萬古同一視於滕復有姬公僕死義之事如符契姓名附見絕命詞李子守

務堪揮涕守務之名何獨彰廟貌且與魏豎侍君不記前者白蓮賊倡亂滕陽越鄒嶧妖術一呼千百羣所至空城挈家室賊兵未至官輒逃紛紛不數丞尉職豈無黃堂別駕尊視印鄒城如傳客滕陽之令甫下車慟哭巡城城已虛須臾賊遂從東門搶入縣堂索縣符縛令不訹三日許手執笏板身衣朱再拜闕門乃雉經淒涼官舍奴子俱魏豎遂以滕印完收骸甫畢先後誅賊黨相顧多縮頸慷慨義烈主不如封疆小吏分固爾此僕此死何其愚食人之祿分人憂各為其主心非殊高臺道傍築京觀覩彼完印功無算總城之日一筐兒捷書只奏都堂彥錦衣世爵身上卿盡是平民百萬換到今留得數空城猶勝遼陽熊李竄因見近來官爵多廉恥少功名重忠義小枥蕩識忠臣

疾風知勁草高官與大祿願得太平保凌閣擬形容福堂享壽考雖有青史名豈能及輿皁我今一旦扶起高參軍

姚李侍郎若水堂堂正氣垂風霜題與世人作榜樣千秋而下名猶芳人生到底博一死死盡天下侯與王吁嗟乎死盡天下侯與王

歸輿 滁州道中三首

幾陣寒鴉待臘還東風竟日路行艱人隨雪色看秦望馬帶松聲度楚關梅柳欲舒春信早煙嵐如醉古滁環便當乘輿歸山去不問南山與北山

未擬清時可掛冠等閑如戲又如拚當場有劇塗鉛易獨拍無聲調曲難信卽信斯隨處了疑因疑種爲誰干歸來一路尋消息只問飛瓊數點寒

無端歸興擬陶潛計日淸華俸亦廉未卜山妻堪幷食先教稚子學撝謙三年似爽還山約一事眞成避世嫌今古乾坤何處了舊時風月寄緗縑

除夕示陳敬伯

曉日離離檜影斜一聲寒陣起棲鴉客情只坐殘書好莫問他鄉度歲華

甲子元旦

佳氣葱葱望履端賜休臣節遠呼懽扶桑日麗香煙嫋閶闔雲開雉尾寒三載神叢消禁闥一時烽火靜江干普天已樂昇平兆從此君恩竟考槃

官梅

梅蘂珠璣錯晴光轉陸離江春隨浪點山曉帶星移乍慰

鄉心近頻留客夢悲隴頭人已斷好寄一枝誰

居越詩十六首 天啓乙丑二月辭通政之命奉旨削籍家居作迄崇禎戊辰

送侍倩叔備兵山海二首 乙丑

匆匆計日赴嚴關萬里風霜兩鬢斑已託兒曹身後事謾勞金印望家山

十年征戰苦遼陽一旅無成海內創抵掌不須談勝算先抽加派到吾鄉

初訪雲門 六首俱雲門作以下丙寅

五雲深處指瑤京六寺名存半有僧松頂待棲孤鶴穩溪流時照野花明空題御筆高秦望誰問桃源到武陵一點琉璃風雨夜獨令終古證無生 正韻

同洪溟上人天衢弟登秦望 二首

雨霽山光紫翠開分明洗出小蓬萊鳴琴一帶溪流迴絕壁千尋鳥道回杖錫老僧飛可到採芝仙客怪何來不知身在天門上猶望雲霞信手推

登山便欲登泰望不作生來病足商礪齒未經銀漢石洗心還酌碧霞漿攀援有案尋東岱俯仰無徒想上皇此外已拚身世了只將吾事證彭殤

聞鵑次天衢弟韻二首

羽翼初成舌已饒一腔心事在鵑鴞重來破血成何用只合含茶付九霄

信手行藏委化機晴乾雨屐總相宜卻云歸未歸何處夢在溪東醒在西

別雲門

百尺溪頭攬竹船溪雲送別寺門前平生最是多情處只恐山僧似大顛

丁卯元旦以下丁卯

雨雪連宵霽欲開韶光先破五更來主人偃蹇頻稱病爽婦溫存且放懷喜溢椒漿供歲事夢回花鳥到山齋甒生獨荷皇恩重遙望楓宸覛泰階正韻

元旦呈周寧宇先生

開歲少人事喜迴長者車相思勤韶光薄言新巷居山載久已採一樽發道腴緬懷千秋人乃得彭澤㦧爲詠飲酒篇飲酒篇可娛孔顏不可作僅此狂儞儒寂寥復千載赤水尋玄珠於焉縱遐駕神氣攝清虛誰當從之遊眺茲泉石廬日暮送歸雲餘音嫋嫋如

和觀瀾叔

里有蓬蒿架有書不通城市即仙居閒中易擲流光去病後新看積習除日用盡呈先覺覺此心同出太虛虛從今更得還丹訣負日亦詹樂自如

迎春

小樓竟日坐香芸惺惺冰心不惹塵黃鳥無媒尋舊友白雲如蓋待東君須臾氣象絪縕至次第風光紫翠新春在瑤前天在否相逢莫更叙寒溫 正韻

贈吳玄水舊寅 以下崇禎戊辰

眞人自天際有氣如虹垂精光跨斗牛下連滄海滔邂逅逢故人恍然隔世疑巖廊未可問上鍪懽相知積陰破微曜大手霹靂隨羣龍正翺翔惕躍貴及時皇虞久不作珍

重阜與夔

壽健甫兄七十

吾家世明德忠孝邈淵源遂顯司馬氏奕奕清譽纘遞傳諸子姓餘澤流潺湲我公旣霞舉後先推季昆雁行雖稍踈一氣宛同根相期紹祖烈如奉指南轅猶憶通籍時示我以紳言千里始足下只此淸白傳時余尚踈稺多愧中心諼蹭蹬世途久雙鬢如霜繁居恆失宴笑急難呼在原一日風波夷相戒守田園因思僨轅犢終輸遜駕奔貞不與俗絕淸尤避人援當其義所在墨守失孟賁以此衡出處完璧誰與倫抽簪近十載如進古犧罇憶公在嶺西手摩顚毛髡一朝拂衣歸詎與俗士論老成口云謝尚有典型存公年視昔加神氣如朝暾爾茲懸弧日俯仰乾與坤

舄哉忠孝思先德皃可捫願言畢一觴悠游賁衡門

弔周蓼洲銓部

我昔交公僅把臂今來哭公應有涕青天白日看吾黨不論古人朋友誼周公一死疑太草偶爾臨岐感知契人謂殺公正有辭豈知公死權奸悖滿郡焚香爭祝公精誠一日變天地死君死父死應耳里巷何以死公義我聞士氣建永閹十族捐軀豈容易自公之死我等生世道重回三五禩公今至此亦已瞑不負當年兒女縮須知此事本尋常彈冠結綬何可方寄語世人亟然諾莫教變故成倉皇

弔黃白安侍御

青嶂出江汀江流去不平千秋知已哭一夕送君行骨與冰霜悴魂隨雨露清空遺明主恨破柱有平稜 正韻

京兆詩二十九首崇禎己巳七月赴京兆之任越明年庚午九月請告歸皆往來途次所作云

北上別友人以下己巳北上作

幾番出處費追尋此日臨岐話轉深海內故人經代謝山中病骨已消沈私君借箸夔龍事慰我當門陳綮心何事連宵發清夢談經依舊石池陰

過漂母祠

大道久不作舉世尙報施窮愁亂人意嗟來非所辭遂令千載後相傳有母祠天下方擾攘英雄多伏雌王齊反手間豈無周身資一飯早傷惠徒赫壯士姿德色且不忘想見揮金時惜哉兒女智不及子房師人生苟知學饑餓有餘飴

白揚阻風

擾擾行踪五十年再來華髮染風煙閒心倘狎鷗盟戀客夢頻驚鳳詔傳遭際聖明身易許賡歌畎畝事難全懸知此出眞癡絕搖曳黃河萬里船

次駱馬湖王家莊中秋病雨

指點徐淮失翠微風煙繚遶客程違當筵此夕人爭賞待月前川翰欲飛兩岸沙汀隨雁宿一郵燈火到船輝遙瞻天上秋光好又顧窮簷罷羽衣

靜坐 四首

學聖工夫靜裏眞只教打坐苦難親知他心放如豚子合與家還做主人隱隱得來方有事輕輕遞入轉無身若於此際窺消息宇宙全收一體春

萬法論心總未眞精神一點箇中親不求離坎還丹訣且問乾坤成位人亘古生生惟此息祇今惺惺亦非身請觀聲臭俱無處畢竟誰尸造化春

有物希夷氣象眞多從血肉認非親閒來拭拂塵中鏡覺後方呈夢裏人呼吸一元通帝座往來三復得吾身憧憧思慮成何用月過中秋花又春

聖學相傳自有眞春陵一脈洛中親惟將敬字包終始恰與幾先辨鬼神黑浪豈隨初乘佛嵩山應誤再來身憑君決取希賢志口訣雖然不度春

王嬙故里 二首

漢家宮闕已成燼此地還羞宮裏人不見鄉書寄穹帳道傍終日起胡塵

漢世和戎有婦人殿名麟閣亦勳臣牧羊使節今何在此地空招出塞魂

早發新城

西山看欲近紫氣隱皇都聖主旰衡正兒童遮道趨星光隨曉度日色傍冬蘇不盡蕭條景匆匆叱馭徂

別京師諸友 以下庚午還山作

幾年清淚欲沾裳半灑江湖半廟廊何事君恩輕似葉空教友誼重維桑眼中誰挾風雲氣紙上難傳曾孔方記得甘泉烽火急師生仗鼓又升堂

還山小詠 四首

晩年一出拜徵書來往匆匆只歲餘剩有丹心懸落日仍隨流水付東渠烽煙北望天垂斷鴻雁南征澤已虛安得

山中高臥穩夢魂長傍曉鐘除

忍卻癡心別帝鄉不堪歸路九迴腸上書自信終和氏前席人疑待洛陽遘此時艱何日了邀來主眷與天長懸知紫禁深深裏日昃猶傳晡未遑

風雲一代感中興濟濟仁賢集九卿莫惜埋輪三輔理空聞補衮仲山名臣愚自薄翳羌去主聖何難檻殿旌爲祝閶扉開詿誤憐才首自易中丞正韻

風水相將繫客舟計程前日到滄州逢迎是處少郎吏題品繇他作馬牛高閣祇堪容我輩異時猶得免清流一番擾擾成何用身後能無青史憂

又放歌

有君胡不致堯舜有民胡不澤堯舜際此時清主聖忽稱

老踉蹌還山撫雙鬢悠悠世眼幾分開前度劉郎今又來五年十年三屆指一席不暖眞可哀眞可哀來何懷貧兒無錢學艮賈短袖無風學善舞功名富貴且隨緣大道迂迴譏畫虎濟世終須禹稷才莫致顏氏辭尼父一朝失腳蹬迷途及早歸來日已晡尙合還山伴老農灌木蒔花兼學圃男兒莫謂生不逢讀書幾年事攻苦讀書先讀莘野篇歌堯樂舜空千古但使坐下有羹牆何患逢時不三五君不見劉郎二十成榮名五十辭官面如土

長安 二首

頻驚客夢又長安霜落瑤天骨領寒肅肅風稜虛輦下行行狐鼠問朝端止羞京兆無簪筆不信南昌有豸冠贏得抱頭如楚縲青衫憔悴上河干

生來一事費周旋老脚臨岐復惘然去國祇憐窮日迫還山已讓昔人前輸贏總較底棋局醉醒同歸散客筵此箇機緣難著眼須知吾道在韋編

步前韻五首

乞恩初得理方書自謂良醫肱折餘試把風波看幻質豈無舟楫濟亨渠一毛儘識周身痛二豎皆乘正氣虛端的與君尋下手本來无妄莫教除

咄咄深源屢罷書一腔心事棹歌餘天涯對酒呼明月日暮投郵問古渠小決行藏應得爾單言老病亦非虛清時饒有孤臣淚百轉江流意未除

老去空悲三上書自言工拙未工餘天將斗柄迴春旦地與河流出舊渠世道已占圖鳳早功名先辨鼎牛虛十年

一經仍無用辜負君恩自廢除

飽餐一字不觀書樂意相關水到渠得月初冬剛是望計程千里又將餘會看黃鵠遺塵網方信浮雲自太虛六合已環歸興盡閒評今古又乘除

古人不作見遺書幾見今人感慨餘春臼灌園空朽腐鴟夷馬革等溝渠莫言狂狷非中道誰信鬚眉是子虛行矣歸休吾自老空山蛛網罥簷除

無題

一髮無能報主恩青山了卻舊閒身休題薄命捐中道轉憶成言望美人佩是蘭芳如可惜媒非鳩拙再相親多情又顧滄江伴笑與風前採白蘋正韻

問病

莫道人人病是無只因有病也難呼誰能一口開心病恰與通身作命符是有是無都是誑非醫非案亦非吾請君坐下看歸路水綠山青起雁凫

拜仲子祠

振古斯文廟貌新脊梁高處起生身不求吾黨平生過誰識師模百世人客路幾番成老大艤舟一拜感形神可憐靚面猶相失流水涓涓仲子津

白鷴

何處清聲破曉嵐朱顏縞帶雨毵毵非關日暖春將盡定為風柔土向南遥翮起來初伏枕閒情會得曉抽簪仙踪若便還山去秦望峯頭好結菴

金山

一入人間世浮沈便不禁何年留此物萬里到江心靜躡寒潮氣斜簪寶塔陰重來寄孤賞俯仰盡高深

居越詩三十二首 時以京兆尹請告家居作崇禎辛未迄乙亥

輓周寧宇先生 二首有序以下辛未

先生既歿之明年宗周以請告還里始得一哭几筵未幾執紼送先生九原往矣竟不及以辭哭先生平生之誼深用缺然兹者兀坐山樓追悼不已因述輓歌二章臨風展誦之先生冀泉路可通庶幾再承神交云耳

一別衡門耗屢愆歸來惟見隴頭阡空懸北斗推前輩轉望南山揖壽筵暇日每歌元亮句晚年深契道州傳論心束髮呼小友老大風塵祇自憐

首陽高塚蔚嵳峩若箇顛毛望百皤獨與羣賢留晚翠終介兩浙起頹波楓山名德立朝淺南野風猷在里多此日身騎箕尾去寒芒夜夜照林阿

雲山歌為陶鏡心七十壽

仙人家在鑑湖裏四面山頭雲外倚惟有青山管白雲不知世事隨流水日用之間何所需調琴引鶴供圖史有時採藥去雲中上有喬松下芝藥有時恍與雲中遇西來使者青鳥似為報今朝初度辰尺書欲勸瑤池趾主人本是金門客待詔歸來不復起憑君攬取萬斛雲蒸作醴漿佐甘灩醉後狂歌杜甫詩人生七十果何竢古來壽者皆得仙非關黃髮與兒齒直教一息通萬年終無窮兮始無始仁者得之以壽稱天地我延四時紀此理親從我翁識七

十年來忽有得此中眞意不可言一幅雲山譜奇特

贈曾謙之

謙之年長於余數歲一日推許過情莫敢承旣別賦此以謝且以慰其向往之心

世間萬事都等閒苦海徒將精衞塡饑非求食渴非飲師友之道關性天古人孳孳訖一生下問不恥人不能所以後來多樹立躋堯軼舜無與京令人動坐不如昔只爲此事等閒擲黃口未燥足已高況乃顚毛半成白顚毛半白復何爲文采風流固無匹一日有感董藿石挾冊登堂坐彌側古人芳躅不可尋徒令黃口笑狂僻須知爾祖有宗傳反求諸已無孔席師乎師乎爾能從余將從爾奮長策

胡璞完八十壽歌 以下壬申

君不見大江之水日夜流滔滔東注淩滄洲一自胥濤駕不靈遂令吾浙風氣柔三仁四諫人如昨里中前輩多零落即論清節與姱修直夫子宿不可作先生名德起後塵如金在冶玉在璞文章經濟早擅場三仕三已風槩卓幾度瞻雲上太行十年親舍甘藜藿徵車一日拜承明急流已避風波惡老臣頂踵亦何愛總爲君恩惜幃蓋屬者黨釁起朝紳姓名獨在譏評外空餘淸淚灑先皇會見功名榮鼎鼐海內知交無一存病余憔悴江湖在江湖尚有同心許漁父曾招楚三閭我儀其人不可即孤鴻天際冥冥舉七十餘生何所營一杯聊託親朋與先生不出巷無人先生不來庭無履安得先生壽域開萬年永躋世道虞夏羲皇前

送祁世培北上二首

清時起威鳳乃在丹穴藏羽毛蔚五采顧盼周四荒已負絕世姿竦身猶彷徨天路不足凝所思在求凰止必擇梧蔭鳴必於朝陽遂爲虞周瑞蹐世以平康

晦昧塵土間有物遺瑣琚一日還故吾再三欣賞餘什襲不足珍清光披乘車佩之以遠行夷險非所虞祇須勤拂拭羨他家璵諒爲天下寶山澤此焉虛

雲門雜詠

同呂信夫遊雲門時衲子六如淇湨闍然輩在焉及友人李道之郭爾章諸君盤桓者累日得雜詠八首和陸放翁韻

磔磔紅塵醉夢酣生涯佳處郡城南秦山入望迎如贄耶

水迴思織似蠶品入畫圖眞第一行遊仙島恍於三郎看

別業宜園去也是陶菴與邵菴

落日依依林杪暉老僧相見把征衣重來古寺傳忠孝慈得新辭和去歸世路暗隨棋局換青山長待白雲飛當時化鶴人何在容我生還丁令威昔遊雲門王維騎四出之日莅莿七載重見漠漠不勝感懷

千古名山一代狂數詩遺事已俍俍殘碑不護風霜跡者樹新分松檜秧若箇宗門堪繼鉢幾番滄海又成桑辛勤六寺矜恢復隻履西歸是故鄉時六如新挑雲門闢然草結廣福皆復舊刹云

一座山僧伴一回薦道如臥小窗兒不和遺帖亭雲散王氏新碑染翰開看待有樓隨地主乘風無閣待朋來眼前興廢都相似莫遺空林放酒盃時王季重起部有雲門新碑來竪其墨妙不滅右軍

藏帖

老卿登臨不似初秦峰一跨七年餘苦無靈藥將顏駐擬有哀辭待篆書破釜齋糧君莫賺當途築舍事誠疎懸知天上冰壺洞迴隔人間六月廬時欲登秦望并進鸞鼻老僧阻之不果

寂寞任公舊釣竿千溪并作一溪寒人橫小渡攜鷗沒目送危磯立鷺酸未笑風流供措大且傳名姓帶微官竹林幽處山家好狠籍新蔬飼午盤

轉上秦峰又捫苔東西仙跡悵悠哉迴風殘度馬蹄送驟雨一番牛背來處處人家殘照倚郁郁煙樹晚涼栽探幽更指丹山穴鳳羽麟毛載網回時信夫解堪輿家言相從化山去一路指點進李氏佳城而返遂宿道之家

最愛巖居荆作扉主人霞佩芰荷衣論心吾黨摧狂簡握

手春風待詠歸林靜偶過朱鳥媚尋闞坐進紫魚肥杖頭忽斷溪雲去洞口迷津不可依覀別道之

再上雲門雜詠得八首仍和前韻

一番遊興一番酬再訪雲門道自南不盡溪山供野鹿幾多營窟老春蠶風隨樵徑如朝暮病減維摩可二三此日寄聲同調去故人今已卜茅菴前日雲門歸赴小學之會信宿而來云

重來山月半含暉啜罷甘泉又袒衣草砌流螢驚暗度松巢老鶴故遲歸禪心欲印三更寂禰地親占五彩飛坐久不知華露重頓教人世洗炎威

山水情緣老奈狂仙蹤彷彿意倀倀正疑丹井終埋玉直問盤松始放秧鶵鼻一峰臨越絕龍池六月掛扶桑欣然便欲移家去不坐并州認故鄉里中有盤古樹不知來自何年甚偉觀

日日秦山面不回坐間公案是崔嵬疑情未觸懸崖破撒

手難移寸步開萬壑松風催夢盡一潭蘿月送秋來分明

此事傳消息老衲將茶又舉盃

此事端求信地初此中無剩亦無餘雲門座下新拈法老

子生來誤讀書家紀只隨箹飾辨世緣都傍梵鐘疎從今

莫問廬山面身在山中已是廬時六如會諸衲講起信論

蕭然瓊玉數千竿隱寄西窗半榻寒撈月漸看水底徹望

梅徒惜齒根酸誰能定腳當嚴夜自笑空門度宰官一點

摩尼最端的猶煩喻燭轉加盤有蕭然樓

雨色霏微碧潤苔溪橋清興坐悠哉野人何事掩關去山

鳥不啼排案來滿地風光還自認當門荊棘為誰栽莫教

儱侗修禪觀打破虛空蹬一回

我表陵度叩禪師擊竹拈花老衲衣執著兩邊都是病悟
儀一些兒何歸略圖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不信
道州先旣破勞勞此地覓皈依

留別六如上人 有序

避暑雲門遂得晤六如上人相與盤桓者彌月每
叩以佛法大意輒爲我拈出當下機緣迫人承領
予因之有省稍稍參究此事不覺其席之日以近
也暇日復出其所註圓覺相示并索予題詞予讀
之了了大意正在个中被上人一口并出然終是
承領不及即語下分明仍分明箇上人圓覺於自
已無涉正擬議間無有見處遂謝之而姑拈一詩
以言別亦竊附古人遺衣之誼云

我來名山遊不盡名山意詩篇太草草和者亦容易這遇
古雲門口喝類臨濟發我登臨興去去泰山去叶投我濟
勝資要我懷來器有物含光明大攝虛空世如海生一漚
豈徒照乘計我將佩之行不辭坑塹地東瞯泰岱巔西舉
華山跂南嶽有衡山遂進嵩與冀周遊控八極穆王失駿
技前者無曠古後亦無來禩區區秦望邇俯視培塿細樂
哉此日遊可以齊歸寄神仙不足訪牛山亦何涕爲問此
從來老蒼莫能神迥然絕塵立無取亦無棄虛空本渾成
不可著思議況攝虛空者而增謗與戲強欲舉其似乃在
眸瞳記只嫌太妝點不堪反酬贊古宿掉頭悶野翁開眼
際一笑立溪橋溪風自搖曳

雲水相逢舊盤桓且月餘罷齋隨錫杖舉話叩禪書客兆經秋落僧顏帶別癯買山如可遂終亦去吾廬

題闇然廣福山居

總角垂肩狎似鳬晩看雲鶴破羣呼紅塵出世還求世赤手登途莫問途山色長懸終古幻溪聲漸隔數鄰紆但教福極明星耀大海迴瀾遍地酥

又得鳬字

萬里高秋入雁鳬旅情嘹唳帶僧孤不辭累月留方丈那惜浮生過轆轤小徑借荒筇作杖新巢先落燕將雛繁華莫問前朝事止許西來渡一蘆

和門人張奠夫兼示諸生　以下甲戌

千枝萬葉總歸根生意先教入地眞只此幾希窺面目渾

無消息到聲塵謹嚴管鑰須防漏狠藉家私且賁貧自本自根還自覓山山水水過來人正韻

再和奠夫兼呈陶石梁

如許年光祇説今借君供狀待君箴欲除理障翻餘事纔揀沙滓已混金悠忽一生眞坐病悟修雙遣定誰欽閒評十九人中句辜負慇懃是問心

壽章雁峰舅

五月南風江蒻熏江皐有客傍清芬形容老得披裘似鑠朝看抱甕勤此日白衣堪送酒何方青鳥又停雲百年重許登山屐取次追陪興不羣

寓樵風徑題和灌雲叔二首乙亥

時叔以和魯人張元發紅梅春雪之詠見投

傲雪梅姿未可攀江湖踪跡岱東間知人莪問春消息一笑風前花底顏

野人新住若耶溪日日溪風渡水低靈簇一枝應在手商山招隱為誰題

司空詩十九首崇禎乙亥八月被召北上明年丙子七月予告遭嚴警梗遲津門彌月放舟南下乃一年所作云

應召北上寄和族人時聞文張二學士新命

啓事重山公羣賢畢未同漁樵生計在杖履夢魂從老婦驚鞴緯新妝試入宮太平今已兆薄海誦旌弓正韻

應召北上別王金如并示小集諸契

論心幾載後惜別又沾衣客況乘秋落嚴程帶限違江湖清夢遠雲水故人肥千古行藏意寥寥誰與歸

東阿道中

形勝來東表都宗岱嶽看羣峰連碧落一道由長安便欲排閶闔將因訪涓磻停驂穀陽下懷古興何寬

靜坐述意

不事妄排萬法陳青天一氣湛無垠恁教些子名言絕只在當前識認眞斷岸涓流終赴海辭榮古木轉含春分明記得從來意赤子交承囑咐頻

北郊陪祀和劉清之三首以下丙子

大社從郊繼禘嘗父天母地仰維皇三辰共協始陰至百族咸歸有道長擬法含光成濬哲仍因厚德表芬芳日高龍袞千官麗捧出葵心帶露香

南北論郊自昔時丞言列祖孝爲思欣從泰畤規方折屢

聽和鸞中采齊皐幔紛披天日表登歌淒切鳳梧姿太平天子方祈穀鴻雁猶堪慰樂只

宣室於今進賈誼分明夜半席前時何當主鑒如天濟未卜臣心與巷期累月在官公事鞅百年揮涕病瑰支夔龍事業休相問清夢依然鑑水湄

拜疏辭朝

閶闔雲中坐纊旒老臣無地展嘉謀空遺梁笥平生在忍負弓旌歸去休進退一時存小節功名自古誦先憂今朝淚落征衫盡贏得閒身似野鷗

別劉清之兼訊同志

可惜滄江舊釣綸煙波深處巨鼇馴生來未辦臨淵手到底空傳結網人海內一身容去國天涯數子見離羣布帆

明日秋風起楓葉蘆花送客貧 正韻

別郭黎眉孝廉用韻

草萊承恩拜冕旒豈圖臣節在身謀不才自分還山去有道能存知已休滿地兵戈畱後死何年虀粥抱先憂私君縞帶臨歧贈歸向滄江狎舊鷗

示王壻紫眉

鄉心幾度越王臺萬里蕭條秋氣哉長劍未鳴伊北恨短騷還發郢中哀畱連老病眞無地俯仰乾坤若有涯自古書生藏頗牧教人重羨請纓才

感懷用韻

漢廷謀議集雲臺雪恥除兇亦壯哉十萬熊貔坐高九秋風鶴動餘哀入言盡去心匪石臣義何逃天是涯堪歎

病夫無一用江湖廊廟共輪才

題苑節母卷

節義人所性每以習氣汙不有豪傑士曷醒輕薄夫流風所漸被猶介百世徂上善董與人其次如蓬扶最下躍治者不受範與模猗歟范氏母秉彝而茹荼星霜五十載彈指如轆轤豈不易一死所難在立孤惟孝友兄弟又以及其子孰非夫子志庶幾慰黃壚有子泣陳情芳名達帝都兩母視一母一母育雙雛毿毿借白髮揮涕如當初匪唱曷予和允光史與圖聊以示後人以志德不孤

和紫眉

飛將滿幽燕秋風鳴勁弦■兒逐水草介馬及陵園廟算惟城守征書競戍邊空囤餉闕恨隨地阻■■ 正韻

遂崇眉應試　二首

長楊猶未獻作賦擬西京孰謂風塵日能忘去住情臨岐泣揚子中酒病劉伶早識先資器弓旌慰聖明

羨爾多懷抱青雲覓與京驪黃時靠服冰炭世緣情大道空持鉢聾言久說鈴問津消息在行矣入春明　王頲

行次德州聞解嚴

長安消息至■騎已東投去國心逾恨臨風淚轉稠王師應奏凱戍卒好防秋獨有郊原骨縱横不可收

時艱行

時艱驅我去茹荼備迍邅今者痛始定客心殊惘然緊我辭國門時云■犯宣虎豹當嚴關豈能插翅騫胡爲竟闖入内地肆■■盤踞西山長次第汙陵園昌平三萬戍城

頭一炬燃豸史首攖難巡關王肇坤官民血流川鶩伏向經旬廟謨發上傳首推司馬數大司馬張鳳翼專征俾以上方專檄召天下兵勤王爭後先東師最稱勁禁中頗牧偏時中貴高起潛久鎮山海

鋒敢四出目無幽與燕一泊都城近再避良邑堅永東定安肅永清東安定興文安安州安肅西去破竹連遂南出雄縣一旅新城牽新城以劉澤清援過得免北還走順義東垂寶坻涎輦金數萬萬道路子女塡從容飽所掠乃從隘口穿我師出兩月不敢一控弦元戎無節制諸帥相輕軒惟有高中貴斬獲傳百千復傳我兵失不啻相當焉叛將與逃吏紛紛安足言哀哉十萬師送行殊可憐敵出口遺謾語日各官免送朝廷不敢問一手或障天始予臥津城羽檄如蝟騈零騎縱橫來窺滄桃花船地名桃花渡有備不及堤實惟賀公賢時賀世壽鎮天津旣而勢

散遼巡將鬭邊余乃買舟下旬日如度年及至德安境始有露布宣幕府核功次總監當世延桓桓大司馬可惜輿尸旋至尊久宵旰所虞宗祉遷長吁頓澱廷對案不能咽金錢括內庫珍玩碎御前不恤封侯賞誰當畫凌煙還我數空城其如蒼生冤天子發哀痛弔死扶顚連殘局雖已結永爲前車懸借問戎首者莫能執弭鞭羸臣有餘恨灑血上方鮮小人不可用三復易師篇

望徐君墓在張秋

君不見安與棄物如溝壑妄取之身視相若况復交情生死間如何兒女累然諸徐君何人斯爲問延陵掛劍時故人知君君不知君不知兮我何期徒令千古說高義道傍過者增歔欷一坏衰草秋風哀寒芒矗矗干雲霓

居越詩三十九首時以少司空建言削籍家居作崇禎丁丑迄辛巳

入雲門以下丁丑

緩步通樵徑雲低壓籜冠小詩溪磴坐又過竹樓看蕉鹿
雙心化漁磯一水寒薄遊從此發前路正漫漫

秦望

積翠浮天鏡飛丹跨海虹五雲縹緲下六寺有無中彈指
遶秦世臨風憶晉公鷓鴣啼不盡春事在山農正韻

和周我萬

重得溪橋句悠然見白雲風流容爾輩感慨寄斯文境與
身名盡心何靜躁分禪關如可扣莫遺悟聲聞

贈鄭中王右仲刺史用韻二首

右仲老而有志於學時以遣戍至越謁予執禮甚

謙往覆辨難者累數千言予稍爲解之輒謂聞所

未聞也一日復以門人禮來謁幷贄以詩予辭之

因報以二絕云

一日天風破浪間乘槎直犯斗牛還從今識得河源路足

躡崑崙望故山

只是南山與北山辛勤萬里費周還如何來路分明後眼

底空花又一間

壽管霞標六十

羣居二三子講道事昕夕誰爲抗顏起宗風振古德大言

或望洋小言多蠡測雖有不言者寒冰結枯石善教在循

循非語亦非默當其凝然靜萬籟收淵寂及其盎然流天

機滿春色旣而悠然逝飲河各有得我欲儀其人朱霞起

大春獨立虛空際可望不可卽儕輩猶躡景舍者乃爭席會逢甲子週達化稱遷伯祝以南山壽永爲斯文翼大身無成毀先天示消息道在誠明間明以誠爲則四氣調中和宇宙歸福極

寄懷商諶軒瓊州

秋風瀟瀟鳴遊子事遠行行者曷云遠去去還帝京回首出溟渤動呼原上鴒炎方多瘴厲胡爲君久停求忠與移孝各言崇令名古人不可作轉見千秋情

玄鶴歌壽徐檀燕年兄六十

仙人矯矯雲漢姿秋水爲神冰爲肌天風一攬破遼鄗時御應龍膏澤施有時清唳出華亭鳳鳴不與朝陽枝有時鎩羽投東海鵬騫不與九萬期晚來蹤跡更離羣鴻漸之

儀端可思乍將一足中流砥擬作九天孤棟支去住彼此兩無傍廊廟山林兀相望等閑遊戲出入天隨身竿木隨拈放翅間鼻息常微微吐故納新神愈旺世人苦欲求長生譬彼雞羣終日營總然博得千年調不及凌朝一夢興我亦年來髮漸白野鷗欲狎滄江客乘此秋風借羽毛十洲三島憑相識相看一笑齊彭殤莫問今玆與古昔

壽丁母吳夫人七十 以下戊寅

十年以往別艮友夢魂常逐苕溪後星霜屢換鬢毛催鬱伊心事空悠久千年大業繫何人電掣風馳自天授同時遐足絕攀躋安問駑駘膺直負只今滿地江湖淚猶憶當年賈傅日朝朝霞氣傍雲霄夜夜虹光貫牛斗蹇畫迴溪鎖空院西山積雪瑩如練分得清輝耀寶婺老持門戶長

貧賤鹿門應不數龐公五噫歸來亦有鴻如何中道失君子七十年華飛斷蓬聊課兒曹讀父書讀書仍守父遺風舍飴遶膝春晝永曲巷無勞車馬從君不見昔人賦雞鳴雜佩贈遺知子英至今海內交游盡惟有山陰之棹破春行登堂拜嫂如見兄積兄餘算留縞荊階前宿草年年綠重指千秋祝壽朋西山是愼所先生讀書處

壽泰履思尊人六十

人生碌碌電光耳彈指一周花甲子誰爲百歲與千年悟者於此鏡無始我公自幸晚聞道如客得途饑得餌半生志業半浮沈堂構粗承先世趾滿架殘編屬後人讀書亦不期青紫爭看二子狂簡姿羨說當年十中氏老來至此萬事足行盡如馳已未已一朝鼓輿入名山八百煙霞深

處是晨掀啼猿夕舞鶴泠然樂而忘歸歟歸與歸與歸遲

遲啟我立圃揖仙子摘取秋菊與秋英薦以瓊漿祝觥觴

咫尺洞天三十六憑君一級一登足白雲飛盡有仙家宛

在人寰山水曲

避暑廣福菴 二首 以下己卯

空山宜避暑盡日老僧閒時與微風會偏來修竹閒清齋

廣福地小品格禪關萬慮澄然後孤雲自往還

紛寂無二見往還不住緣偶乘秋興逸自覺道心便趺坐

懸危磴行歌答細泉五花天外落深鎖石橋邊

遊天衣寺

漸覺溪聲杳山深古木稀爛柯無客到飛錫有僧歸寶蓋

臨丹闕蓮花傍紫薇祇疑諸祖後此地說傳衣

訪張自菴山居不遇

隔年成雅約此日踐新盟恍入羲皇世空餘山水情掛瓢尋樂處下榻慰平生長媿洛英社堯夫進小程

和韓參夫題解吟軒 三首

拙性由來不解吟解吟誰氏許招尋青山半壁長爲主風動琅玕寄足音

暇日論心得幾人蕭條霜徑隱苔新何緣一鶴空中唳撥盡雲霄萬里塵

伯也能琴期可聽陽春白雪兩分明憑君解道無吟意消息單傳子夜聲

寄懷樊窗菴

之子自何方命駕出雲表翩翩絕世姿羽儀備五苞爰集

東海隅孤鳴拂林杪求凰復求凰愍愍莫予紹傷羽翼乖望門署凡鳥轉盼失四荒一水蒹葭曉自子之行矣梁月空皎皎遺爾金玉音慰我夢魂遶堯羹與舜牆覿面如見窔況西南北海豈惟晤言少勞勞七十翁行腳一何矯孔席日已煖獲麟應有兆從此優游乎願言觴瑤沼西來多紫氣目送孤鴻渺

和灌雲叔賡蘇 以下庚辰

叔嘗有賡子瞻詩至數百篇索和

終歲抱沈痾莫遣二豎往清音藉七發時使心神爽又讀賡蘇篇篇篇破塵網高蹤邈難步聊以寄俯仰我翁超世姿自命何骯髒饑飡聳肩雪寒襲聳肩景叶講從毛詩安得聳肩人酬唱仍兩兩薄言同心者索我於林莽感茲歲寒抱

蕭條在心賞終當攀逐駕倏忽戢肩上

和灌雲叔應制

時流氛猖獗聖天子命楊閣部統六師徂征瀕行親灑宸翰賦詩以贈且賜坐禁中流傳海內爭誇三百年以來曠典吾叔輒步韻成歌以屬草莽臣宗周久之而始以應聊志耿耿

野人食藿正思肥彩筆驚傳紫禁輝彷彿周宣歌六月重將天保祝垂衣

和灌雲叔懷古

鑑湖之濆有賀監故址叔顧之有詩步前輩而索和於予

長憶風流賀季眞承明乞得晚閒身遺芬猶拾鑑湖曲勝

事空傳明主恩老坐不才同見放新鶯高唱孰爲鄰鷗盟

君借千秋去何似深山學避秦正韻

壽族兄凝碧翁七十

吾家文獻可屈指風雅之業昭父氏再起鉅公若司馬揚休天祿推正始後人無復紹箕裘獨公三世迎麟趾髯翁曠達阮嗣宗遯翁頗以拾遺擬是子是孫兼鑄品文采風流亦相似五斗不及乃翁稔三徑還隨遯園尾終日焚香坐清燕一花一石供几案有時鳴琴且賦詩有時臨池妙晉漢結社諸老皆素心七十八十年相參誰爲來者稱後生終歲掩關頭岑岑賀監祠前方索逋雲門若耶又招尋邇者諸老集瑤池青鸞不下雙鯉沈忽憶稱觴遯翁日羽衣霓裳僊僊蹈於今理作新翻曲重聽主人酒滿斟遯翁叔年

七十自製道士衣極新麗余嘗有詩上壽故及之又
客歲凝翁有雲門和章投余余未及報也兼以志歉

答陶先生問心作 舊無

珍重先生語問心中間內外細推尋分明已見仍何有恍
惚難憑又只今潭底月輪空捉摸隙端電影漫沈吟相逢
誰是知音者黃鳥枝頭空好音

墓次讀褒史志痛 五首 以下辛巳

褒史者義興堵牧遊少孤既登第乃追服仍築廬
於墓以居而時人誦之成帙一日緘書相問會予
方改築先墓百爾哀愴因成諸韻以報

生前早已泣孤生一往憑誰訴事情碌碌空傳三釜養悠
悠未保百年塋終教白日回天曉會見丹山起鳳鳴負土
不勝筋力薄何期古道繫簪纓 先君遷阡俗傳丹鳳啣書蹟象形

讀罷哀哉淚轉潸况禁屬和滿人寰因開潁叔當年隧欲舞萊生此地斑拱木可移春正茂荒廬欲借老無顏祇餘鶴表千年碣遙望虞山或可攀（虞山爲牧遊尊人葬處牧遊有桐華篇志異也）

沈沈萬里夜如何恰荷同心助挽歌孺子聲中催望帝三年指下擲流梭風塵託伴魂相弔雲樹含情望轉蹉今日使君高岱華教人一踊一婆娑（先塋自改葬以後於今又三年矣）

俯仰乾坤萬古愁死忠生孝爲君謀忠能告墓死方得孝擬陳情生也偷精衞有時填瀚海陸沈無計挽神州江關小吏偏癡絕贏得餘年傍首丘

老去休嗟生不辰重將未了報吾親一天紫氣探從禹萬壑清風望倚秦彷彿德門推世講侵尋素業寄何人可憐病骨如柴瘦三覆遺經搰子春（秦望前去即禹穴）

上鳳林宿東嶽禪林（去先隴不遠）

南來佳氣一峰峩彷彿仙人託鳳阿不謂買山終得隱劉教卜築屢成訛溪橋避市卽方外竹徑穿林偶碩邁何似畫梁雙繞燕帶雛飛去帶雛窩

訪張自菴天衣寺

羽衣飄渺下瑤臺散作青蓮舌底開淨業有緣留福履斯文得歲兆台階（時歲大祲）關門過客書方授渭水專車夢不回幾度相思隔河漢白雲深處兩悠哉

謁鳳林

一日辭親兩月經曠違如許淚沾纓終天子職無方養依闊親恩罔極情忍問星霜過夢裏願隨狐兎傍來生蒿歌剩有皐魚泣百轉耶溪意未平

重憶牧遊

年來此道委流波總爲人間冠葢多白髮敢援同命薄緇衣幸辱好弓阿無煩問禮推黃氏只合刪詩廢蓼莪自古勞人鮮終養可憐金革有嗚珂石齋有問禮篇遺牧遊

憶黃石齋時以上書下詔獄

煉石瑤天問女媧客星占犯紫微多廟堂自建綱常極圜土空傳明聖歌肯爲孤臣開一面儘教流輩盡黃河讀書只怕無種子仍許諸生授蓼莪

望鳳林

曉來情緒若爲嘉攜得溪山兩袖賒露濕芒鞋隨宿草風迴素幘亂晴沙秦時人望囘蓬島洛下移思挽漢槎一朶紅雲閶闔裏恍疑人際古重華鳳林相傳爲神禹之瑞

上雲門

平生事業在林阿晚卜雲門幾度過不盡名山恣俯仰空餘親舍倚嵯峨樵漁老伴分家計煙水餘脂付病魔從此吾行亦已矣定隨雲定肯雲何

志感

絳帳傳經憶馬融千秋大道孰爲東夢回幾度嚴陵道老去長咀澹味春黃鵠餘歌哀動地青雲逸翮倦摩空平生事業看流水徒抱遺編學鄭傭正韻　馬融思外祖也外氏園有澹味軒余久讀書其中又余上壽昌經過嚴陵

上廣福禪房遲自菴不至

積雪空濛阻勝遊千峰度影日沈浮徒將子舍懸秦望忍負餘生及素秋看竹樓頭清嘯遠採蓮溪畔晚風稠山南

山北遙相見咫尺天台失阮劉

過鳳林

雲滿峰頭水滿溪一天杳靄路封泥何來靈物干霄上忽傍清輝振羽低陳跡漫憑千古弔佳名重借後人題匆匆逆旅供行腳底事傷心日又西

辭鳳林，

一日思親日日虛百年無幾任居諸追陪風雨燈前影簡點溪山杖底裾泛泛終隨野鳥去行行故逐轉蓬徐何時得傍黃泉路好累兒孫挽柳車予素囑兒輩以身後殯於先塋之側限三年足而後卜葬以補生前之缺附時張惠侯同領遺命云

北憲詩六十三首崇禎壬午十月履北憲之任閏十一月召對言事革職時值畿輔戒嚴不得南下棲遲外城兩月通城兩月一時搢紳諸生寄贈詩歌盈篋先生輒和之得若干首名曰旅中唱和

謝恩口占壬午十二月以後

望闕陳情淚滿袪孤臣九死罪何如止因致主生無術轉爲臣時計有疎白髮蕭蕭頂踵在丹心耿耿夢魂餘自憐去國身非葉留滯君恩策蹇驢

贈別張二無副院兼呈金天樞

稽山訪道辱名賢際此淸時復又牽冰雪交情何太苦江湖心事轉悽然德星偶聚圖書燦淸論還辭三子前潦倒不堪稱疾晚儘教客路趁烽煙

贈別金天樞僉院兼呈張二無

不爲孤臣留一死乃從吾黨見平生解衣後起危言輩造膝虛傳敢諫名聖代夔龍原預籙淸時巢許若爲盟風塵

一日驚回首長接雲天溟幾傾

春日示王紫眉時寓蕭寺爲舊日居停

等閒一歲一榮枯久速行藏四氣殊芳草王孫歸路並白衣蒼狗宦情孤且容姓氏呼牛馬莫問居諸轉轆轤笑卻劉郎前度是年年春色在玄都

即事用韻

古寺蕭條擁短砌恰逢春色荷天加一番小草眞成戲急節收場總得疎散木已拚師匠置良工轉見苦心餘竿頭只恐難爲技莫向黔中再問驢

春後一日雪

尋常雪月與風花幾度流光與轉賒莫待彩輪移二八且教芳訊駐韶華南薰聊托孤絃意北溟遙搏萬里家留得

歲寒松柏在冰心又發上林葩

和紫肩

江淹夢筆喜生花賽有清吟歸興賒黃鳥待人留信宿東風識面洗鉛華無端旅況翻驚瘦何處生涯可問家累日談經似揚子非玄非白鬭寒葩

憶江南

偶憶江南江上春春光正與百花新且從花底推同調好趁春前寄故人古寺無僧留地僻寒宵有酒賽家貧歸與曷不遂歸去妬殺當年伽子眞

歸興時杖三諫官各百邊禍益報烈

一出春明歸便休旅懷何事若沈浮雲垂咫尺開閶闔日近長安望冕旒帝德無荒朝會早天顏有喜諫臣留直教

南北烽煙淨永擊康衢謝杞憂

追和劉總憲歸興詩四首并序

越州王毓芝刻劉念臺先生旅中詩以詩友人姜埰蔡啓汶簡寄埰讀而歎曰昔先生之去國也以埰故使朝廷不得收耆舊之用而先生不得殫誠正之效者埰之辠也憶在長安嘗得侍先生左右辱先生折節下交每諮當時政事得失人才可否之故一日詢某公某公者官山左百姓無譽言埰引子民義期則不能對又嘗奉使守德勝門於時軍書旁午雨月中未嘗過私邸一步一日先生周視督察埰以公謁都給事而九門守官強半皆他往先生甚薄之此兩事者皆埰不職狀然先生獨諒埰最荷器重既埰囚首北寺先生欷歔累日至於原危辭援古義上殿一爭幾踏斧鑕不而不顧當決身田里眷戀廷闕猶形之詩歌暴埰不死先生能知人願何以誤知埰有加此設今先生大節揭日月埰且苟偸覼息深負知己攄此今追曩不禁慟絕敬步韻四律而屬同人和之所以明先生之不竟其用也埰之辠也

聖朝乞得此身休，歸去扁舟湖海浮。到處烽煙傳羽箭，何年霜露拜宸旒。吾儒學力平生繫，亡國君臣一死畱。慚愧無能報知己，祇今草野自幽憂。

抗疏批鱗志未休，建章宮外五雲浮。滿天夜色歸雙闕，遶殿霜威渙九旒。內府新傳軍政出，中華不使譯言畱。

孤臣死皐曾無恨欲淨塵氛釋主憂
先生奏仁義可為干櫓不應用西洋人治麻
報主眞諫一死休高風千古白雲浮鑑湖賜老安耕釣
龍馭攀嘷泣一晃旒不分綱常陵替盡聊將草莽姓名畱
可憐賈誼長沙謫宣室空餘夜牛憂
弘光間先生上疏自稱草莽孤臣
自許身同天地休肯隨濁世逐沈浮中原禍亂驚鼙鼓
南渡興亡仰綴旒斯道正傳伊洛遠平生苦節首陽畱
門人還有王炎午絕粒懷沙總國憂
及門王正義公亦投水死

卽事

搖曳孤琴不可攀春愁數點上西山瘦如枯柳枝方臥寒
託賓鴻候未還時事只今歌雨雪吾徒自古病邯鄲玉成
莫負君恩重敢歎生來行路難

用韻呈二無并示惲氏二子

一時推挽荷諸賢口耳猶慚舊習牽力與滿除期少進擬
將消息證同然人歸春日歆陽後家在雲門數里前莫向

臨歧分出處天孤雲際水孤煙

自嘲

幾番逐隊數時賢老去仍教犢鼻牽枉尺直尋寧有是纓冠被髮總徒然上方未効朱雲借宣室空陪賈誼前贏得俸錢過兩月五更朝罷突飛煙

聖壽口占

梵鐘破夢月明孤草野班行禮數迂帝福如天新雨露臣心似水舊江湖封人不盡颺三祝泰運還應兆六符萬里君門猶未遠芻蕘耿耿訟餘辜

自呈

敢辭希聖與希賢拾級先防進步牽簡點過端隨日用銷融習氣似天然道心子夜三更半春色梅花數朵前會問

山翁新面目五湖歸去滿風煙

自求

復云不遠佩宗賢復處難將識解牽月窟天根原妙合太音玄酒亦時然只於一下求陽動莫被空圈誤畫前復後轍尋迷復遠花迷鶯谷柳迷煙宗賢謂屏山

自判

紛紛俗學較愚賢利藪名場起倒牽不向境緣尋小歇儘教心地作茫然鈍根正俟晚年後臆見仍參諸子前但得儒翁配爐火丹還九轉放餘煙

自勘

微言絕後遞推賢由說相乘抵復牽判下聖狂雖一是繇來眞妄互紛然何人理會從身去此道分明在目前月落

萬川隨處好纖纖素手出風煙

自鏡

何事當年繫籍賢浮聞畸見動相牽逢場赫手頭頭似對境安心惚惚然始信妙立無著處空言父母未生前若教來路尋歸路一飯黃粱尚未煙

自昜

如常飽食用心賢不惹游絲一寸牽只合點頭皆會得纔容指掌便樊然僂頭雪色逢春早樹底鶯聲破臘前闕卻主人無箇事坐來香篆屢銷煙

自病

毋勞人分第誰賢坐下偏輸影響牽總是精神全外向直教老死只仍然言儒未卜眞和僞舉念還爭後與前此處

一天分象緯形形色色破晴煙

自慰

邇從立地說賢賢一往粗無外誘牽學到進時方有進見云然處豈誠然鳶魚活潑難爲象堯舜羹牆已見前谷口桃花曾記路武陵春半水流煙

自詑

動華沒後遠推賢滴血相承統系牽遞及道州端的甚曉宗王氏滋紛然良知只說方孩後氣象還參未發前手與虞淵探紅日扶桑萬里正橫煙

自自

偶拈靜坐憶前賢坐斷千營萬慮牽逗出幾希無可象指爲夜氣有繇然人心本與天同體生意常還欲以前湛似

月輪澄似水綿綿帳底不吹煙

和陳章侯

舉世不謀朝與夕何人死易立孤難讀書懷古心如醉對客傷時舌轉瀾坐破春風無地老歌殘白雪幾回歎孟軻不作吾安放好辨云云仔細觀

別同志諸友

風塵歷落歎仁賢嫋嫋春愁別緒牽天步艱難洵孔爾至尊宵旰豈徒然誰能煉石神工盡立與排空赤手前極目歸鴻雲際遠自傷行色傍晨煙

和沈方揚太常

道韻相尋咫尺間無心一似海鷗閒天孤萍水頻留客歲晚風霜獨掩關擬傍德輝來瑞鳳偏容老計在深山傷懷

不須言除夕滿地烽煙戰未還

除夕　時壻紫眉姪君玉子汋同守歲

忽忽何太息年年亦已殘身懸行止地道在廢興間一夕爭下古新愁換舊顏家緣聊得爾尊酒擁爐寒

癸未元旦　時寓接待寺　以下癸未

一任東風自往還曉來春夢破家山無官尚合衣傳漏此日偏宜晝局關路屏禪林烽火寂營開細柳陣雲閑　時城外宣府兵駐營　椒盤柏酒粗添勝都付餘生汗漫閒

別祁世培侍御

纔作商量事事蹉身家失計可云何十年子舍銜恩重萬里王程赴難多大道豈能寬宇宙斯人誰與易江河志完死後交遊薄憔悴征衫已淚沱

人日

每逢人日懷佳節感歎年華爲誰設街頭羯鼓正兒童深院禪房搔首絕往來車馬簇紛紛叩門不應寒與溫圖書滿牀春興酣硏硃讀易希羲文君不見前年人日江臯臥贏得今年客中坐破帽靑衫人閱人卿盃莫問西山墮

倢伃怨四首

倢伃怨歎老也宗周入官六十日而以老賜遣不勝棄婦之傷遂託以見志

啾啾百鳥亂春聲掩戶偏長午夢驚爲道君恩重過輦玉容猶自掩雲骿

嬾起梳妝畫彩眉拭來鸞鏡淚如揮昭陽殿裏人何似彷彿當年燕與飛

何人少小學花鈿長信宮中轉眼前輸卻繡針雙腕拙平
明箕帚待誰憐
古來薄命坐紅妝妾也無良祇自傷料得君王非愛少教
人空數舊年芳

用韻答朱霞青翰林

我讀飲酒詩迫欲生面闢未見飲中句聊託飲中懷抱此
冰雪姿羣芳領好乖胡爲失路人臨歧來棲棲遺我乘黃
車趣我雙足泥遂當從玆邁緩轡咨所諧直上崑崙顛遙
望滄溟迷神仙在何所招招不可回

燈宵十三日是夜無月

一夕風光閱歲閒禪林燈火避塵埃偶淹病骨春歸去又
待朋庭月上來擊柝家家呵犯夜傳烽處處擬登臺懸知

主聖齋宮久未許鼇山樂事回

翼日

春城何處不花開五夜韶光亂點埃雜踏輪蹄過天市紛繽絲竹傍瑤臺上元已卜豐登候薄海同歸福極來惟有野夫供寂寞清樽紅燭思難回

翼日十五日用陳生韻示紫眉

連宵春興話無端頻喚清酤慰薄寒賜擬千官同大酺行蹤九陌望長安黃金氣邑燕臺勝藜火文章漢代冠珍重時人媚時眼將因老病勉加餐

用韻答劉湛陸翰撰三首

君子有攸往周道矢如直輿衛日以閑輪輹豈徒飾是用鮮覆敗九折幾幾勑胡為適千里強駑無末力終虞坐虛

車中道曠乃職正心與誠意儒跡不終熄願言來路人聊從老馬識 得比體

濯濯園中梅矯矯雪中植凡物貴後凋君子尚消息稍逢天運周春風意何極但嫌少嫵媚妒彼桃李色孤賞賴伊人庶以葆立德 得興體

寂寞寰中人去住乖通塞君爲威鳳孤我將冥鴻適各言期千秋矢死靡有忒所媿還農人生不辨黍稷謀生亦已疎東皐有餘式往年惜分手別後費追憶良晤難再尋行行發京國 得賦體

和李二和太史

一字論心萬古悠東風識面幾回休誰將永夜呼春夢恰與迷津問渡舟環轍且從鄒魯去賡歌重借典謨留只今

珥筆推狐史鳳已儀廷麟在遊一書問道詩故及之

用韻酬張二無先生

金玉如音邵所聞南山爲壽斗爲尊終虞老去輸靈骨轉覺生來坐罔根大道孤危當此世微言離合許誰論一從割席風塵後有斐如君不可諼正韻

答陳章侯尺牘

薑桂固吾性苦亦不可貞甘苦無常好所貴聖中清一觴見孔思再觴徵周情便當百千舉洽焉成獨醒獨醒不成醉還以薦嚶鳴願子欣然來無託高陽行劉伶與李白千載何其名

和章侯惠淶酒用韻

抱病忽累日雙眉蹙暫開書空怯左臂顧影罷荒杯去國

吾何往還山夢或來清歌分一醉意氣橫金臺

和孟肖形太僕言別二首

一片浮雲指故山爲誰飛去爲誰還憐君不作詩人句兩字身名刪未刪

幾番車騎枉春城不盡留連去國情片葉如身終去矣留君鼎重奏和羹

春暮和紫眉通城感懷

無限春愁帶客濃殘青數卷出塵封客懷治策如三表負問留行是萬鍾南國鶯花隨夢盡孤城涕淚爲誰容憑君且博清齋坐明日瑤琴風入松

通城即事示開美紫眉及子汋

歸程計日日偏紆如許韶光付白駒幾度楊花隨幔卷何

來燕語上眉舒[illegible]塵十里傳烽近漢騎連營博戰虛留卻

旅人無箇事從容皐比列階除 正韻

答路廣心父母志別 時廣心以銓部得請

憶昔看花自暨陽溪山遙暎美人芳簿書每出鳴琴暇誦說爭傳製錦良遂使諸生沾化雨轉聽野老憩甘棠論心雅託千秋重啟事虛邀曠典光仲腐邅朝應計日長沙造膝待投梁何堪骯髒拋殘骨敢望飄流拾故鄉晚節尚存三去就同心猶及爾行藏黃金不惜酬死馬白眼難憑問九方際此浮雲沈大陸偏餘落月照空梁悠悠莫遣臨岐悵碌碌相看去國忙珍重瑤篇惜分手爲君留滯共君行

遺路廣心父母致誦其先公兩世鄉賢

稽山遡遺愛代有令聞揚如飲河思源勺勺皆天潢我懷

哲人遠抱道貞且方名不出里巷清光耀巖廊遂以不仕終一傳至望江媲美昆季間敎鐸蒸思皇顯紆雖殊軌抱注亦靡常發祥垂五世潛德久愈彰是父有是子蔚爲宮牆望嶽峙江以南典型在家邦所貴繩武者明發以惶惶勉兹夙與夜移爲忠若良纓簪雖屈指擢秀天官郎祖澤不可朽君恩詎可忘憐余連蹇姿景行有餘行萍踪旣爾爾靡盬遑未遑

和陳幾亭中翰分三體

潞水清且駛潞城客流人特物旣屢遷兀焉抱所眞一室寤言少俯仰費招尋叔季日以降三五何其醇庶幾親見之草木敷陽春豈徒謝我友天實悲斯民得與體

宇宙雖大矣結束惟寸心此心亦爾爾所貴體認親與子

證斯理千秋亭與屯天造當雲雷涉險如孟津悠悠世眼白彈指不盈塵但令此心在宇宙歸吾身得賦體

鬱鬱煙霞飛不可援世人煌煌鸞鳳姿而可雞豚循兩者適相得白首早已新君如遂遐舉千仞期合簪壯哉武夷行流風悠所欽終令伯玉賢至死懷諫臣得比體○余在官兩月不及推轂幾亭旋見幾亭遭萋菲而不能白終以爲恨故及之又書來欲往武夷拜文公故里

用韻寄懷馮躋仲兼呈問僊津撫

平生惜知己不如君知臣知臣醫臣素世人何賓賓邂逅逢吾子肝膽濯脩筠遺我去國篇猶然謀致身齷齪羞當世援我鄒魯淳迂闊遠事情所至多參辰但恨學古疎敢云磨不磷束髮際清朝賡歌良可因漸依日月光自謂攀龍鱗持祿既兩月慷慨氣未伸負此司諫職豺狸盈簪紳

帝曰汝耄哉慮予召蒲輪老臣泣隕首士爲知己狗臣死不足惜滿目傷荆榛失路日已久倏爾裘葛新回首天尺五仍復酉河津感兹舊遊地棲棲如蔡陳■騎方狐狡漢兵多鼠馴烽煙斷南北積骸枕水濱桓桓馮開府忠義冠人倫提兵疾風雨往來畿輔頻勞苦不言功謗書傾高旻亦有馮仲子介馬撲■塵在昔淝水捷內舉不避親賦詩可卻敵請纓豈猶人青山尚無恙還我折角巾披髮欲何往蹈海空自淪舉世皇皇者爲此七尺珍慟哭摧天柱長嘯斥地垠終當攜手去封侯未可遂

傷哉行

傷哉吾今之出處計日居官計月旅至此還家不計年北望長安泣如雨扁舟一日辭津門京東兵事杳不聞元戎

十乘出禁幄諸道聯師走隻輪懸知此日凱歌旋廟堂新策凌煙勳果爾老臣遂南下追惟往事不可論一自漁陽報鼙鼓■塵動地分道奔西過三晉東全齊縱橫千里煙無郡名藩大郡皆失守殉及高皇之子孫此時天下多勤王總以兩督恇莫當突騎出前數百里攖城畫地如處囊料敵計從飽颺去子女玉帛委道傍爭戒行間莫浪戰天子三驅開一面倘方續賜金帛多贏得全師爲彼殿零星功級上幕府都是良民頭頸賤一場兵事今且休百萬生靈付蹂躪獨畱老骨歸故山鼎鑊已避鋒刄見君不記已已之役禍伊始破城破堡三兩耳迨及丙子與戊寅漸入以深畿輔止屈指今年鋒所向一往破竹無畱杖只今天幸良已邀轉眼秋高敵馬壯況及流氛蕩全楚征兵輓餉

江南苦流離載道不忍見劫掠公行無淨土吁嗟乎天王明聖宰臣賢方召韓范亦比肩誰爲戎首不可問應敎截取老臣頭以謝宵旰

出通州用友人韻

策蹇欲何之遭時亦云厄一步一回首四郊營壘逼大道直如矢青天萬古闢從此遂已而身後令人惜

和紫眉安山阻淺

客路傷憔悴江湖氣未馴招招罷舟子蹇蹇勤王臣夢遶安山遠思飛汶水親旅懷何以報吾道在知津

舟次袁營口阻淺和紫眉

乍得北來信餘氛惰未歸天涯鴻雁少客路水雲饑已覺生如寄誰言遯得肥石梁懸咫尺一往欲褰衣

贈別祝開美兼示紫眉汋兒

千里或一士百世或一聖何來得斯語慨人如坑穽矮夫事觀場笑啼安取正大道不擇人有志視所竟況負超世姿𥚃朔互爭勝歷落風煙中魚鳥亦掩映以此話昕夕千秋良可訂行行惜分手轉發林皐興進修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弗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安山道中閱二無訃二首

蘭芬何足喻三歎有餘音別思分流水鄉心共遠岑正疑烽火斷忽訝雁魚沈一夕孤舟泣連教夢覺尋

吾道陸沈日南東天半摧冰壺溷夙慧金屑振微埃雅託鷲湖契終虛皐比陪時艱況如此肅肅舊中臺

和二無易簀韻

先是公以病得請擬與余聯舟而南久之余先發公留滯間竟卒於京邸臨革猶惓惓屬意因口占一韻以志別其門人錄以寄余潸然不置

歸去休來歸去休天涯澤畔任藏舟匆匆早發翻留後枉自臨風歎未由

居越詩二首崇禎甲申以北憲奪職居家作

和劉淸之垂絕韻

暗數流光不記年淮南客路幾同憐祇今了卻江湖債淚動西風白滿巔

又和聽哭

哭盡平生笑了休休休休纔得自家由從敎實境翻身子未許虛空指上頭

南憲歸詠十七首甲申十月請告途次作

和張奠夫用濂溪先生任萍鄉詩韻見遺

吸盡玄霜絳雪寒餘滋仍與辨辛酸幾番世變隨旋轆一是司南下定盤舊學可商吾子信宦情莫問老夫安風光月霽還無恙添得江湖淚萬般

感懷用前韻

轉眼秋深小作寒客程如水客心酸江南半壁烽煙淨天上雄關虎豹盤莫遣賓鴻遲信使時有吏訪先帝山陵空餘落日近長安扁舟博得閒來往一似輕鷗泛泛般

過錫山同奠夫訪第二泉二首

牛斗橫斜劍氣寒第來泉品讓儒酸道心一掬塵開鏡仙掌孤擎露在盤滿地江湖留寂寞半天猿鶴瑣平安匆匆

聊識看山意指點玄亭多少般顧高諸先生皆有祠堂在山麓

丹崖百尺擬凌寒選勝尋幽杖底酸是處煙霞歸孔逝何人題詠不商盤客程每託東君契病骨偏宜高枕安用枕流事領取風騷從舊侶千巖萬壑許多般

出錫山讀鄒忠公碑文益高忠憲公筆也志感用前韻

千秋人與事俱寒讀罷豐碑鼻掩酸遺淚漫憑知已弔壯心空被白頭盤重將學術推元祐長魄功名似建安留卻首陽坏土在山林廊廟任何般忠憲泉在錫山

哭殉難十公用前韻庚寅孟夏有刻本作劉念臺先生甲申慟哭記一作哭十先生

歸途無賴又刻無又字次第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刻作殉節先生就中想見諸君子刻作諸先生精神結撰處

非徒一死而已者而皆辱與余交而余獨何以生爲覽者亦（刻有將字）有感於斯文（刻載詩尾有甲申冬日還山主人紀筆字）

太常磊齋吳公（海寧、刻作吳太常磊齋先生注海鹽諱麟徵謚忠節）公壬戌（刻作先生於）登第之前夢一隱者誦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之句見投問其姓名曰劉宗周也公（刻作先生後同）不省爲何人及余官儀曹郎（刻作及壬戌既第余時官儀曹郎）知貢舉見余訝然越廿年餘公與余後先赴召相見於京師余心識磊齋君子也而公視余亦日親余既見放公致友人稍道舊夢以爲不祥曰劉某竟應矣余得之復訝然既別之明年甲申公繇吏垣擢太常而遘三月十九之變曰吾不可以負劉公遂死之

何人後死骨先寒二十年來夢底酸錯繡山河空一擲注金身世打通盤終嫌西市稽文信不見東山起謝安分付後來知夢者男兒事業儘無般

潛忠布衣許公刻作讀潛忠傳哭許布衣先生

潛忠刻有氏字吳人也以布衣教授里中一日聞先皇帝之變投繯數數竟死之里人沈桐江子著潛忠傳以表之舟過吳江桐江攜以見示愴然不已公

許氏名玹字玉重

韋布家風姓氏寒里中誰怪一經酸緜來臣誼普天下同此人心太古盤若箇衣冠留左袵幾時車馬上西安時寇已竄陝西先生一死真無謂贏得偷生是我般

大司農鴻寶倪公山陰刻作哭倪司農鴻寶先生注上虞諱元璐謚文正

一公官大司農知國事不可爲時懷一帨於袖中曰時至卽行及三月十九之變公卽以巳刻死自此遂有繼公而起者公所著有兒易余嘗受而讀之

臺閣文章星斗寒風標不比俗儒酸迴瀾紫海皆通漢照乘明珠只走盤莫向當場看早暮先從下手較輕安忠臣第一垂青史五十工夫兒也般

憲副四明施公姚江先生注餘姚諱邦曜謚忠介刻作哭施憲副四明

公過越嘗惠教白馬山房

淮南一別煥垂寒再拜班荊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女緯時危轉憶桑根盤身擔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巖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輸般

御史大夫懋明李公吉水明先生注吉水諱邦華謚文忠刻作哭李御史大夫懋

公在籍嘗闢同仁書院與諸生講學旣起總憲於
國難之前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二王皆分封
淮泗間先皇帝曰不可同死社稷而已臨終作絕
命辭
肅肅丰裁亞相寒匡扶九鼎奏鹽酸欲存趙氏孤何處枉
泣公孫淚滿盤燕市賡歌留正氣鹿巖風景自新安可憐
洛蜀推前輩至死猶譏溝瀆般
宮諭湛陸劉公先生中州注中州刻作哭劉宮諭湛陸諱理順謚文正
公之殉國也自妻子而外若婿若外孫若僕從無
一免者以時而言鴻寶第一以事而言公第一嗚
呼聖矣乎
良玉溫溫金礪寒一回把袂一回酸周情孔思聯聲氣方

矩圓規中辟盤十族止憐朋友在九原誰問此心安異時伊洛推人物誠敬淵源似爾般

閣學賀公范公河間刻作哭范相國賀公先生注河間諱景文諡文貞

公固吾黨之翹楚也至晚年氣質益醇先帝之特簡有神鑒焉遇變以夜半從井

白日無光止水寒臣心逾苦骨逾酸獨支本末過方大勉競雲雷屯且盤協夢有艮歸一德招魂無厲逐偏安刻本注先生無子時議於南都建祠永之亦以先生固嘗官南司馬云平生固自推慷慨進步深深不可般

職方玄升成公北地刻作哭成職方玄升先生注職方或云車駕司北地諱德諡忠毅

公令滋陽以忤時相下詔獄再訊再廷杖論戍先帝晚年深悔悟起公職方纔任數月耳遇變持斬

設奠梓宮前立隕

飽歷風霜血性寒更無家計可偸安六師不借郎官箸一劍應加司馬盤道路蒙塵衰邑慘先帝時賓東華鬼神餘恫哭聲酸時人早識楊忠愍百煉如剛彷彿般司馬指張大司馬縉彥○壬午冬[illegible]大人時與論起公宜與相公昌言於朝曰此楊椒山也只此一語先帝之處宜與頗過矣公固椒山鄉人又後先同官○人傳張司馬爲賊所殺今已得叙功擢用

職方伯玉金公順天先生注　刻作哭金職方伯玉順天諱鉉謚忠節

公弱冠登朝卽以言事謫謫十餘年而起官差視皇城遇變卽投玉河死母太夫人聞之亦投河死刻有先生字　嘗數過余問學焉

燕市論交指歲寒青青松柏望中酸早騰汗血駒千里驟折羊腸路幾盤湖鼎從龍攀莫逮瑤池侍綵問加安臣忠

子孝同歸死留與傍人話兩般

司寇肖形孟公（交河刻作哭孟司寇肖形先生注交河諱兆祥謚忠貞子章明謚節愍）

公古心古貌人也遇變而死子章明以進士釋褐從焉癸未榜四百人惟章明空谷一人耳

鐵榦冰姿古邑寒如匏呐呐口流酸白雲攬鳳遙歸漢彩筆驚鴻起漸磐（盤通用）仕以教忠先教孝生非求飽復求安名高卞氏推今古廊廟封疆（刻作疆埸一作疆圉）未可般

附哭二狀元

一為通州一為武進余以壬午之冬出都久住通州時通州相公尙官修撰以一詩箋寄余（一有余亦有和詩卻寄）而武進則二無入室弟子也時方為孝廉與余往來國變之日通州受賊刃武進逃

傾蓋交情轉眼寒行尸何似死尸酸封侯相業推（一作惟）淄水（通州）曠世才名出建安（武進）燒御鳳麟皆作脯食將犬豕不登盤謾誇老病多餘地季孟之間見等般

自哭

何來火熱與冰寒梅子黃時聰自酸一路風光淹信宿諸公音響遞桓盤功名老大終成賺魂夢支離破卽安今日不敎吾事了生生提起又千般

殉難詩三首（弘光乙酉六月聘使過越絕粒中作）

示秦婿嗣瞻（六月二十二日）

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時嗣瞻遺書以數子見商故答詩云云）

示汋兒六月二十四日

子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

絕命辭六月二十九日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七　　山陰後學杜寶爵校刊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七詩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八

門人董瑒編次

經術一　論語學案一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孔子一生精神開萬古宮牆戶牖實盡於此○學之爲言效也漢儒曰覺非也學所以求覺也覺者心之體也心體本覺有物焉蔽之氣質之爲病也學以復性而已矣有方焉仰以觀乎天俯以察乎地中以盡乎人無往而非學也學則覺矣時時學則時時覺矣有此之習時習句時習而

說說其所覺也友來而樂樂其與天下同歸於覺也人不知而不慍不隔其爲天下之覺也故學以獨覺爲真以同覺爲大以無往而不失其所覺爲至此君子之學也說學不慍卽是仁體孔門學以求仁卽於此逗出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是後天最初一脈爲萬行之所從出故學以務本者本此然孝弟又有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也是爲良知是爲良能於此而反求其本其爲天命之性乎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孝弟以爲仁是務本之學巧言令色以爲仁是務華之學務華者絕根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令之於仁從外面做起安得不的然日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三省不是三項事學以忠信爲本忠必證之爲人謀而始眞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如曰爲父君謀而不忠與妻子言而不信則人或勉焉故曾子獨標此二義於此日日提省毫無滲漏方足爲學問立根基而又從事於傳習之間孜孜不息以進於道則反身之能事畢矣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之傳也他日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卽忠信也曾子於此正是做一

貫工夫以爲先三省而後得一貫者此不知忠恕之旨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主忠信忠信之於學要矣哉○宋人有一日三檢點者程子曰不知其餘時做甚句當子謂檢點不知者在甚麽處倘檢點處無分曉雖時時檢點成甚句當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治國之道本天德以爲王道首先敬事而信以成之又漸推開去節用合下愛人有損上益下意力役之征最爲民病故又就愛人下抽出言之自敬事推到使民其究以爲民而已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學只是古者小學教人之法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蓋生而習之如飢食渴飲家常茶飯不可一日離迨習與智長漸授之以學文之功亦所以學此孝弟謹信之理而推之於愛衆親仁者古者人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教以別男女八歲教之讓九歲教之數日十歲出就外傅學書計肄簡諒十有三歲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此皆餘力學文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人必好惡之心正而後行誼敦倫紀篤終身德業可以臻至遠大故子夏論學首以賢賢易色爲言賢賢易色

可與語立志矣賢賢則必以賢者自待必以賢者自待則必爲忠臣必爲孝子必爲信友凡事都做到徹頭底不肎半上半落只此是眞人品只此是眞學問即未暇說到學文之功固已得其本矣然則世有忽略於躬行而專恃口耳者雖謂之目不識丁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威重一章總是實勝之學先從氣宇檢點起見得學者一種輕浮之習其病道爲最深其於學也雖得之必失之何固之有若是者正以心之不存先病於浮也故主忠信要焉纔獨學便須友爲輔第恐以輕浮之心先據入上隨在皆損友也至於學之進地全係遷善改過上

做功夫偷用心稍有不實未免姑且因循過去故友曰毋友過曰勿憚皆此忠信之心爲之而厚重不待言矣學焉而固爲何如哉學之固不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朱子曰而今人都是臨深以爲高切中學者悅不若已之病○苟有善下之心則隨處皆得勝友其不善者而改之非吾師乎或曰不如已是異已者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聖賢論學惓惓以孝弟爲本雖治天下國家化民成俗其道亦不越此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良恭儉讓五字分明畫出一箇聖人須知從何處得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終其身也孝子之事親也終其身志父母之志行父母之行何分存沒必以存沒分兩親者亦謂父子之間未必一德相仍有時以善繼爲志善述爲行此其志與行雖出於人子而未嘗不志父母之志行父母之行必至於三年無改乃謂之孝則當其親在之日勢未可遽觀其行事矣何也沒且不忍改行至要之終身況親在之日乎甚矣孝子之用心苦也○父行未必盡是道在孝子看來則盡是道只爲天下無

不是底父母故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以節人情之流主於嚴勝第當行禮之際則委蛇進反稍以人情爲遷就而未嘗斤斤焉桎梏於尺寸之間使人望而知畏故人樂從之亦禮意原是如此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者知禮之用和而轉導於和和勝則流不以禮節之則禮亡矣又其如和何哉故行禮者愼無因用而溺其體也○禮之和處只在度數節目之間看若大綱所在絲毫不得放過若就在節中看出和亦有是如父坐子立是禮然行禮之際使人子終日站立亦不得自然有變通這是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有子言持身涉世之道皆就人情所最易忽處檢點來如一語輕諾人一貌輕假人一時輕與人作緣皆極易苟且吾輩往往有此病痛豈知後來有不可繼者乎○薛文清公云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字不可輕假人一茶不可輕飲人頗得此意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人生只有居食二字營營結果一生今舍此不爲更有何事獨吾所學一事是安身立命符不可頃刻放過倘恐一語輕出反成逗漏合之於愼言而事益見其敏如

奔馬無嘶精神只在兩跡尤不敢自以爲是也必就正有道以要其至此其於學可謂眞發心眞下手眞能不自滿假觀者故曰好學云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學者之於道不是懸空摸索須實試之當境只貧富兩關幾人打過來貧則諂富則驕鮮有不爲境所遷者學者用幾許學力從凡夫中脫胎換骨方進得無諂無驕地然自知道者觀之何啻太山之於培塿河海之於涓滴不足有無自無諂無驕又不知用幾許學力方進樂與好禮地到此地位又豈無百尺竿頭一步乎夫子於

此直是引而不發在而不圖賜足以知之切磋琢磨之詩分明證出道無窮學亦無窮意故夫子亟與之又亟進之曰告諸往而知來者言貧富之論已成往迹而賜之穎悟更能相引於無窮也賜眞可與言學也已矣言詩云乎哉○夫子之答進子貢前一步子貢之引詩又進夫子前一步故曰知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或問知人可學乎曰可莫先於自知知吾心之是非而天下之爲是非辨知吾心之是而非非而是而天下之是是非非辨吾心本知也有物焉學之則昏故學在致知子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而子輿氏直本知言於養氣爲作聖之功難言哉難言哉○聖人就人不知㘞

患處一轉到自己身上爲一生難了學問不是辨官論

材上論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爲政以德只是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君子學以愼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作察化原)一切言動事爲(一作經綸注措)慶賞刑威無不曰見於天下(一有進字)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一作則存存不動)只有一箇淵默之象(一作恭己垂衣之象)爲天下立(一作建其)皇極而已所謂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也天一氣周流無時不運旋獨有北辰處一點不動如磨心車轂然乃萬化皆從此出故曰天樞北辰卽北斗第四星問無星處北斗亦晝夜旋轉與南斗相對皆密邇北

辰處故其旋轉只在斗間一云北辰猶去北極第五星一度半在無星處第五星今所謂天樞也天樞仍晝夜轉旋於三度之間北辰無星難以標準此星密邇北辰故借以指北辰之所在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常運而常不動若其餘衆星隨天三百六十五度旋轉各以所麗爲遠近皆一日一周天一下有而又過一度字而遲速不同北斗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斗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相亘地之不動正此天樞所貫處然天樞不動處亦間不容髮此氣之生生處也南北相亘北辰貫其中沖漠無眹而周天度數皆從北出衆星環鄉而共之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此其象也尋常言天心天何心卽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處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一也○吾觀北辰而得君道焉大君無爲而能無不爲故萬化自理又觀北辰而得心學焉心君無思而

能無不思故百體從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弗思耳以爲思欲其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邪只在性情流動處生來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各得其性情之正何邪之有桑間濮上失之淫小弁正月失之傷全經臚列其間正變之異同得失莫不極人心之變使讀之者卽所觀感而興起則閑邪之學亦可躍然於言下矣故一言足以蔽三百云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爲政以德而齊之以禮以刑輔之則民日遷善而不自

知矣然任德者只見德而不見政雖政亦德也任禮者只見禮而不見刑雖刑亦禮也其任政刑者反是而民心之應違因之此王霸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莫先於立志志立後猛用工力方有持守可觀持守得力方有解悟可入悟之久則源頭盡徹悟之極則形神不隔更由此而進之則純乎天矣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天道也蓋孔子從七十後視履考旋故自敘年譜如此實萬世學者公案云○聖人一生學問浸假而上不登巔造極不已四十以下猶是凡界人五十以上則清虛高遠漸除參廓莫知所之○

孔子自道猶屬謙詞自志學以後加十五年功纔立脚得定又加十年功纔自信得及又加十年功纔見得合下賦予之理又加十年功反就形骸處體認纔破聲聞障又加十年功細就動念處體認纔破安排障尙未知身之有當於道何如也直沒身焉已矣語意不過如此命只是氣數之命氣數之命卽義理之命知命之大者是忘得喪天下最逆耳的是何物惟有稱譏憎謗覺格格中拒故云逆耳之言順耳是忘毀譽也或曰聖學到晚年乃僅作如是觀乎曰談何容易聖學只是凡夫修盡得凡心便是聖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無違告孟懿子是一教法蓋就世祿之家言但防其悖越犯分而已故僅曰無違其辭嚴其於禮主節勝者生事葬祭發無違之蘊告樊遲又是一教法蓋就樊遲粗鄙近俚者言則非委致盡變竭始終之情文不可故詳述之如此其辭勉其於禮主文勝者所謂因材而篤分明是天地化工或曰子何以知聖人是兩樣教法不失之穿鑿附會否曰夫子告懿子決不作未了語待其再問故懿子亦受教而退未嘗措疑也使聖人有未盡之意必借樊遲轉達方了前件不已勞且拙乎懿子既逝偶値有門人在御舊語未忘復爾拈起所謂筆未隨身逢場作戲意未嘗不在樊遲也吾儕虛心想當日事情亮

聖人胸次合有此等伎倆未嘗附會穿鑿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於父母其初只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以其心爲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父母惟其疾之憂是襁褓間憐息事此時人子於父母光景何如人能常作如此觀方是終身孺慕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問安視膳都是養邊事敬則眞心自致於養者非嚴威儼恪之謂也如曾元之養曾子只是養曾子之養曾晳便是敬非眞謂猥褻之養自同於犬馬而以禮貌周旋之爲敬也或曰愛與敬有差別何得以愛爲敬曰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於禮貌何嘗不周旋只是眞意不到便一似慢親一般則亦謂之能養而已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是心精之注（一作見）於外者不但一心而已并一身肢體血脈皆逼露於此打合在父母身上便是一體之愛事親者到此有著力不得處故難若取給於服勞奉養

之間抑末矣○學不可以僞爲至於根心而生色則形著動變達於天下矣一作達於天矣惟孝子之道亦然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顔問答見於論語者無幾而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所言何事於終日言則回亦必終日聞終日難故相引於無窮而曰不違如愚不知不違處在何言句回在簞瓢陋巷中但有安貧樂道面孔可偵而曰退而省其私不知所私者何事夫子終日言回終日行卽亦步亦趨不失服膺而止不必有以發之也而曰亦足以發曰深潛善學始終不失其如愚之體而已而曰回也不愚聖人何句示後人疑端不了知乎如此者於學問之道亦

思過半矣○凡人之可以耳目盡者必其人囿於形迹者也其不可以耳目盡者則超於精神矣聖人之於回也若疑焉若訝焉歎曰如愚又曰不愚耳目之前語言之下幾不足以得回而知回之於學也深矣得其內而遺其外超於精神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回其潛龍乎○喟然之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於回曰如愚曰不愚是師弟精神相遇處○回也不愚亦是疑詞非初疑之而卒信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人心自有安處是平日志向所決積漸慣熟安頓其中而不自知者須是晝觀妻子夜卜夢寐始得然此不以造詣說只論眞僞之品○瑒曰此可觀先師生平考已

之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新與故本只爲詩書六藝之時習者而言而必以故爲德性之故有者鑿也然詩書六藝之理本具於德性溫故者旣若探吾心之故物而知新者亦若抽吾心之新緒亦何必判内外而二之乎必言爲師者若曰學以時習則先知先覺之任庶幾在我而後人之知覺亦於是乎有賴此亦夫子自道也○瑒曰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人之師也學而無本何可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條之允獲之途公晉之斷推而至於堯舜之治天下皆器也君子不器其體天地之大全而一以貫之者乎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人未有不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雖君子亦然但君子全是一副躬行精神其不得已而有言亦以言其所行而絕不操有餘之勢一似倒用者然非必言之於旣行之後也蓋君子慥慥之學如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與比涉世之道不甚相遠但出於君子則爲周全是元氣周流與人爲善之心雖似同而非同出於小人則爲比全是私情狎比與人濟惡之心雖似和而非和和則和於君子未嘗不和於小人同則同於小人必異於君子心術一分而世道治亂之機恒必由之可懼也夫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專言學則學必兼思兼言思則學只是學學一途而思乃求以自得於心者蓋耳目心思合并而用之者也偏廢則兩妨學非其學學必罔謂無得於心猶迷而失之爾倂思非其思思必殆謂未據其實信心而失之孤危其疑道均也而殆尤甚他日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識罔則爲俗學耳殆則必爲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凡出乎中庸之道者卽爲異端異端者於大道中矯之以爲異而其端緒可指也如楊之義墨之仁佛老之性命皆竊吾道之一端而矯以爲異者至於佛氏作而其說恍惚杳渺漫無端緒可尋矣故害道滋甚異端之異道先中於人心新奇之說一倡能令天下羣起而攻之

而旣且決裂而不可救至於生民糜爛無父無君噫此孔氏之所以斷斷洙泗也與○瑒曰端字從未有如此闡發者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力行可畏未必心地劃然緣他氣質兼人往往失之徑行直遂故心易受蔽心有所蔽則誤不知以爲知者有之此所謂不知而作也故聖人頂門一針告以求知之道知不求之外而卽求之在我爲知爲不知何人不分曉正恐自謂分曉不免種種是錯認得不眞須是子細查考來所知者旣不妨自信所不知者尤不妨自疑則信所信知也信所疑亦知也是知也而非以無不知之爲知也此等學問只虛心反觀便自得之但胸中

習見積久容易沙汰不盡不免時啟時閉終身擾擾學者須從格物致知之功始得○良知在我無所不知但爲私意錮住則有時而昏眼中纔中些子塵便全體昏黑更無通明處故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此蔽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旣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人能知已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如金針一撥宿障全消○語云無行所疑最爲難事是予輩一生病痛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學干祿蓋病在誇多鬭靡之習聞譽有希世之[illegible]

一似爲干祿而學者然故夫子亟以爲己之學挽之多聞多見總以爲反約之地聞見雖多試措之於言行往往疑者多而信者寡卽言行其所信而猶不敢肆然而出之惟恐多言多召尤多動多宿悔也以是爲言行縱不能不抵於尤悔而亦云寡矣不曰無之而曰寡亦據其愼言愼行之心則然而要之學焉而後知不足則寡尤寡悔亦非大賢以上不能者此之爲祿在其中所謂身安爲貴道充爲富不待求而自在者也學者誠知寡尤寡悔之卽祿而後可以言學充得盡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以爲學焉而祿自至者此又深於學干祿者也○言行分愼斂兩法此皆言愼者斂行者之精神政自戰兢惕厲中來也○聞屬言凡所聞者皆言

也見屬行凡所見者皆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人主以一身托天下臣民之上未可以機權控馭之也奉天道之無私以順民心而已舉直錯枉所以奉天道順民心也民焉得不服然君舉錯只一相相擇羣有司羣有司擇百執事下至胥吏之賤皆以此道遞推之則天下帖然成大順之治雖唐虞三代之化不過如此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而且勸所以責民之道至矣盡矣至問所以使之然則必有端本之術在而非可徒責之民者使民敬吾

求吾敬耳使民忠吾求吾忠耳使民勸吾求吾勸耳纔上行則下效捷於影響是操必得之數者也故曰則敬則忠則勸云孝慈則忠人未有孝而不自致保赤子而不以誠者此忠之至也故以使民忠蓋既以孝作忠又以慈感忠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孝是人最初一念天理流動處纔達之第二念便是弟以孝弟推之便得刑寡妻御臣僕之道自此而九族而百姓而昆蟲草木皆卽此一本而推之裕如者此孝所以爲百行之原而萬化之本也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孝治天下矣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知孝之可以使天

下化則知天子有天子之政諸侯有諸侯之政大夫有大夫之政士庶人有士庶人之政政不同而以言乎不出家而成政於孝則一也夫子之所以曉或人者至矣奚其爲爲政言舍此不爲將何所爲而爲政乎○此孔子示人刻刻有見在事業但問諸身不必問諸世也或人言爲政孔子遽言孝且只引書詞一二語加之論斷而不別搆辭說爲政之在身不在世已了然矣至曰孝曰友總是恰好講粗不得講精亦不得也○道之以德亦不離孝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本之眞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處關

振子猶車之有輗軏然舉世尚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爲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然豈知有斷斷乎其不可者可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人而無信任大小地位都行不得卽小事尚然而況其大者乎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夫子繼衰周而爲素王修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垂後世固萬世帝王之所統也子張問十世可知吾非徒知之而已正求夫子所以垂後世者何若使斯道之統傳之無窮耳曰十世亦遠矣不知夫子之道卽三王之道三王之道卽堯舜之道自堯舜以來所以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至三王而具備矣後世帝王無以加矣三王所因之禮卽百世所因之禮三王所損益之禮卽百世所損益之禮因其所因損益其所損益則治革其所因膠其所損益則亂百世之治亂不可知而所以治治亂亂之故可知張子曰爲治不法三王者終苟道也夫百世之後所可知者亦法三代以爲治而已如秦之法律漢之黃老晉之清談隨之暴梁之佛唐之夷宋人之議論元之寬縱皆舉先王之法而蕩然夷之而至於天經地義之不可廢者因歷千古如一日則亦不害其爲可知者世道之降也皇降而帝矣帝降而王矣王降而伯矣後之有天下者伯焉而已矣仲尼生於衰周早已知暴秦之必代興故序書終之以秦誓修春秋則始終經

緯王伯之跡憫王道之不復作也惓惓修舉其廢墜以傳之來世其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則其所因所損益之大端也苟有行先王之道者亦舉此而措之耳不幸而有秦漢隨唐之亂終不足以有爲而猶得以吾聖人所托之空言者存先王之道於千百十一之中使人類之不終爲禽獸則仲尼之功於是爲大矣○後來董仲舒天人三策頗發明此意其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又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質武帝稍行其說故治最爲近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非鬼而祭見義不爲斯二者皆有惑心焉惑者何利害是也人苟利害之爲見則方寸口流於邪僻苟可以邀

福分外一切奴顏婢膝皆將不顧名義而爲之雖非鬼可祭至於顧忌心一生卻又畏首畏尾每事退托雖義所當爲者亦有所不敢爲矣兩項事只是一項人能爲非鬼之祭者必見義不爲趨利者必避害也曰諂曰無勇畫出小人情狀若合符節可見世人終身營營苟苟行徑不同總只一副柔腸脆骨其究總爲身家計耳夫唯超然於利害之途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力破諂瀆之情養成剛大之氣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庶幾可與進道矣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聖人誅亂臣賊子往往就處心積慮處摘發他這種子

出來使他罪狀無逃亦便指點他良心開以自新之路於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也於宰予短喪則曰於汝安乎可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歌雍比舞佾罪狀加著夫子只以名義喚醒之既無所取益彰其僭耳止緣魯僭用天子禮樂故季氏承桓公之後亦用天子禮樂然禮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此等極大名義魯君臣皆相視決裂向微夫子救正之孰謂周禮果在魯也○前輩楊用修嘗辨魯用天子禮樂以爲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說甚當然余則謂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其生也成王雖臣之及其

死也返葬於周必葬以殊禮祭必祔於文武之廟亦祭以殊禮成王宜弗敢臣焉則歌雍舞佾蓋本世室之禮而行以王者之主祭其間沿用重典有自來矣魯人以爲公在周固嘗享天子禮樂成王實賜之雖行於國中也何傷遂僭至於郊禘明堂位一篇魯諸儒又從而附會之甚矣其不可信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宜爲當時僭禮樂者言然人而不仁則本心之德亡五官雖具百行雖存亦行尸坐肉生意萎矣禮樂爲衞生之物莫大焉者器數之陳器數自陳耳生意不相統人其如之何哉甚言禮樂之不可以貌爲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也寧戚

禮之本不可見卽忠質文皆末也學者由文而返質由質而返忠其庶幾乎禮奢寧儉儉返於質矣喪易寧戚居然中心之愛焉忠矣夫夫儉亦禮之儉也非本也然由儉而思其所從出則禮之本可知戚亦喪禮之情耳非本也然由戚而思其所自起則禮之本愈可知本不可見而由奢得儉由文得情直從枝葉漸漸究到根荄則一點眞精神所托始處自可不言而喻矣或曰忠亦非本歟曰禮原於太乙所謂無體之禮是也無體之禮禮之本也忠者心之體卽禮之體謂心之體則可謂禮之本則不可然天下豈有外心之禮故林放問本而夫子以寧儉寧戚告之欲其思而自得之也然人而不仁

如禮何仁其本歟曰此主行禮之本言故又曰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無君終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其他問鼎請隧逼逐僭擬之事不可勝紀蓋滿目是無君世界有出夷狄之下者此孔子所以大管仲之功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魯君臣之僭禮非一日度非口舌之所能諍卽使夫子仕魯亦豈能遽革郊祀諸禮而反之正其所以轉移化導之權亦必有漸矣旅泰山而以救正詰冉求求以不能對蓋師弟一時扼腕之言故夫子不責冉求而直繼

之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若乞靈於鬼神之一殛然則聖人之詞於是乎愈嚴而亂臣賊子聞之亦應股栗而自廢矣雖然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許敬菴先師述云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射之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也惟務自反安知有爭故曰射有似乎君子所謂其爭也君子似有爭而實無爭微婉之詞也○世間射名射利互相爲勝無已時一似射者爭先命中然朝市皆射圃也而聖人以爭之道不可訓天下故於飲食起居出處辭受之節極之郊廟朝享每事節之以禮讓默消其凌競之心

而獨於射發其撰使卿士大夫生而習之爲六藝之一卽辨官論才亦必以射進其意微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君子無爭蓋以禮物身以讓養德其素所學問如此卽於射而亦見其無爭謂雖處天下必爭之地而猶然無事於爭也其斯以爲君子乎○揖讓而升下而飲作一句讀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

東南隅西向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豐立飲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酬之意以是爲罰也始射而升堂旣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本是先王教天下之善物蓋綱紀人道一日而不可廢者自晚周文僘有後進之禮樂而憂世君子且并其禮而厭薄之至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蓋亦有見於文僘之禮不可以言禮非盡去之無以返人心之厚而聖人以爲與其棄禮而返吾所厚不若就禮而識其所先先後之數視而禮教亦無僘於天下矣故子夏有禮後之悟而聖人亟與之進老氏之見一等矣素以爲絢本言素可以加絢而子夏以爲素卽是絢疑天下文章莫大乎太素之質隱然爲禮薄亂首之思從世道起見來夫子解之曰繪事後素則非素卽是絢可知而子夏始悟禮之爲後也曰後則必有爲之先者然亦何可得而廢也可與言詩所謂眞能轉法華者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夫子既能言二代之禮而徒病其無徵則亦無害其可言也必欲有徵者何也欲天下皆尊而信之而行之也行二代之禮將以救周禮之衰挽周文之盛也其所感者深矣按左傳杞夏餘而即東夷故不足徵殷微子封於宋先王之禮樂猶存其後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氏編詩又亡七篇僅存者五篇雖勝於夏之無存而總歸於不足徵矣○夫子能言夏殷之禮者欲言其禮意耳若其經制之備則周禮之所監也周因乎夏殷所損益可知也詎曰杞宋之徵云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禮九獻天子一獻后亞獻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魯禘非禮自始至終皆不足觀曰既灌而往夫子微文也不敢自言宗國之失也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魯祀躋僖爲逆故不欲觀朱子謂魯之君臣浸以懈散故無足觀宜亦兼有之蓋大本一差其餘節目處有種種不堪著眼者聖人固隱而未發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魯禘不欲觀非魯君臣之所知也亦非或人之所易知也卽吾夫子蓋嘗學禮焉而不敢知故直以爲不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則禘固有天下者

之所知也非其人而欲知其說祇成其僭罔之惑而已若謂一臚列其事跡講求其意義遂足以知之則有意縫之業在或人當自得之耳指掌之示直是覷得分明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就一掌裏托出方是知禘大學問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吾不與祭如不祭則祭必如在可知兩如字正相應古人祭祀七日戒三日齋親見所祭非徒如之而已曰如在云者神之也神之也者誠之至敬之至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祭外神所以昭崇報之義非以邀福也若趨一狐媚之

心以邀福則卽此一心已是得罪於天了然人生得罪處亦擢髮難數自一動一靜以往少違天則便成罪案便犯天誅雖邀福於神亦無所用之然則畢竟無禱乎曰還禱於天則解矣故曰丘之禱久矣○禮大夫五祀又儀禮所載士亦行之月令五祀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又以行爲井楊用修云井卽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也者天人之撰也天地旣闢文明之運漸開自堯舜以來夏商代嗚其盛至周而損益之文致大備載在周禮儀禮曲禮諸經始盡經天緯地之蘊官夫子樂從之與然

他日又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聖人進退百王若不恰恰於昭代之制者又何也曰周監二代矣聖人雖有時而用夏殷之禮亦何害於從周乎○郁郁之文周公嘗用之以治天下爲萬世憲其在學者則由六藝之通而推之於六行成之於六德以達於聖人之道立萬世之儒矩焉則孔子之文是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入廟必問蓋夫子初仕於魯而與助祭之列容或有之一旦以章縫之賤而駿奔走於淸廟明堂之上耳目之所經歷不諱其爲不知而問也乃聖人自反必問之心

有必如是而後卽安者乃所以自展臣子之忱在廟則禮然也故曰是禮也若曰吾問卽是禮聖人不應誇口如是○按魯太廟祀周公世室祀伯禽而羣公則稱宮文王無廟主藏於世室當禘則遷主於太廟而行之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甚僭非侯制也孔子之每事問或有以哉○夫子入太廟旣每事問及旣灌以往又不欲觀至或人問其說又答以不知合之具見聖人許多苦心處不欲正言以訐宗國之失而默寄救正於萬一忠厚之至也及歌雍舞佾卻又侃侃以義誅絕魯君臣一時胥有儆乎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許師述云射有五善不專主皮然不中不可以言射鄉射禮亦云不貫不釋貫猶中也若所謂貫革云者卽穿札之謂非甚强有力者不能及故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周衰禮廢射者不知有和容儀節而但逞勇力以主皮爲善孔子所以惜而嘆之○鄉射卽大射賓射燕射古者習射於澤宮蓋鄉學也故云鄉射若庶人田獵之射則主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去羊存羊蓋師弟子有感於時事之衰先王之政不復行於天下也故私相寄慨如此去羊者有激於禮亡而存羊者有幸於禮存也然只此便見聖賢胸次如霄壤

之隔倘以之用世則子貢便多詭激拂人情阻事機處夫子則平情以應自不乏挽回匡救之術批卻導窾遊刃有餘地凡以賢人之言觀聖人始知聖眞不可及也○古者天子頒正朔於邦國每月之政皆有時宜如月令所書藏在守府傳之先世故諸侯每朔必告廟一切刑賞陟黜皆稟一王之法而布之無敢奸焉非徒奉君親亦以馭臣子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不視朔則每月之政令何所稟承諸侯無以馭大夫大夫無以馭陪臣所以養成季氏之惡故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事君者內盡其心外盡其禮蓋有見於臣道之當然而

非貪位固寵之爲也有一毫貪位固寵之心則流而諂矣諂本禮所不載緣春秋之世天下無君人人相習爲驕蹇之風而不知怪故以禮爲諂人心之壞一至於此聖人身示之極實以挽回周家八百年綱常而語意含蓄不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臣之分等之天地天地以泰交成化君臣之道亦然故君道以下濟爲光臣道以上行爲順使臣以禮方能鋤驕貴之色而下交其臣事君以忠方能破身家之私而上交於君此地天交泰之象也而世道之泰同之明良賡歌而後不多見矣○上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

禮故禮之爲物以正君臣以和上下而忠特禮之存諸中者○猶之乎使也出之以恭敬退讓之節則爲禮猶之乎事也本之以眞實無假之忱則爲忠禮與忠皆不失事使之實而已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晉論第三專記禮樂示從周之義則關雎一章蓋言樂也樂之有聲古人皆以詩歌被之管絃奏之朝廟以爲盛而關雎一章有正始之義爲風化之所自出故歌雅頌者必以爲之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舒焉而陽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或失之淫樂之慘焉而陰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或失之傷惟關雎之音樂中有哀哀中有樂宛然適得乎性情之正而

不失天地中和之氣所以爲善也哀樂不過本是箫䆐
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御被管絃中一一摸寫出來
所謂聞其聲樂而知其德也若只以聲響和平爲不淫
不傷則凡善歌者任取一詩而歌之抑揚高下適得其
倫亦可以當關雎之義乎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舒亂
世之音噍以殺亡國之音哀以思使出於亡國之音則
雖歌關雎亦見哀思者○論語述云按毛詩云關雎后
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申公詩
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大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

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由是觀之關雎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蓋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憂既得而樂此其情性之正可以想見且所云參差荇菜者爲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汲汲於求賢內輔絕無閨房燕暱之情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朱子釋詩多不用小序小序傳自子夏成於毛公不無附會增益如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等語誠覺不妥然首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者則確乎其無可疑也若申公詩說傳自漢初文公似未之考故以爲文王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　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

愚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華國也子卽大姒也太姒之配文王何待宮人寤寐思之至於輾轉反側而後得邪若謂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在於文王則尤不得爲情性之正矣後楚莊王夫人樊共姬私捐衣食求美人而進於王卽太姒求淑女之意而文王爲聖君太姒爲聖配當時所以表正宮闈不聽私寵迴越尋常之上又非楚莊與樊姬所可同日而語也關雎爲詩首篇所關於風化不淺而其旨久湮故不可以不論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

哀公問社蓋問有國家者所以立社之義而宰予告之以三代之木欲因事納規維魯事於不競云耳故借昭代之樹栗而推本其意所爲强公室弱私門之道宜於此而得之亦可謂善於進言矣子聞之而反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責之蓋有感於魯事之日非非區區言說之所能救直付之一慨而已然則魯事竟不可說乎聖人論事如良醫之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專事標者快一時之可喜而無拔去病根之意則亦揚湯止沸之勢耳使民戰栗之策正治標之說更於此而求所以自治之道如夫子之所以告公者而次第行之庶幾補救於萬一乎治標之說治之於已病而不足所謂成事之說遂事之諫既往之咎也治本之說治之於

未病而有餘所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一正君而國定
者也況戰栗之說如決潰癰刀匕一施而大命隨之矣
於是乎失言矣夫子不直指其非而姑以空言惜之其
寄慨於魯事深矣○魯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殷
社也蓋周克殷即以亡國之社賜諸侯諸侯皆得立之
以示戒魯東有亳社西有[illegible]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
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疑即亳社告災之時與周禮有
軍社又書曰不用命戮於社宰我之對蓋亦有所本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管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事業儘恢宏彪炳宇宙實春秋二百年以來一人夫子乃以器小譏之只爲仲心術不純學未聞道不免在功名富貴上立腳便占得地步小了天地間唯道至大以道視天地則天地爲小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又小人於萬物之中僅處其一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曲成萬物而不遺以知道故也功名富貴在道中只是一物以一物受一器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其器亦不足有無而況仲之爲器乎假而無當於性也其根柢也伯而無當於王也其作用也則仲之爲器小可知矣器小則易盈盈則偪偪則僭狎上無等充其類何所不至不儉不知禮皆從器小生來夫子就或人發問指點病痛自足爲器小其一供狀

而要之其病根猶不在此終難爲或人言也○說苑以三歸爲臺或人以三歸爲內嬖云娶三歸之女未知孰是按下文塞門反坫已備宮室之僭擬此不應先以宮室言不若以三歸爲內嬖又與下句相蒙以三歸爲內嬖以備官爲外寵總見其臣妾之過盛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館師張宇侗嘗語余樂其可知一章謂翕如以下具元亨利貞四氣之妙分明天地氣象蓋樂之理具於人心人心即天地之撰故樂聲音自然通於天地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爲之也翕非合也蓋貞下起元陽氣始物而尚多翕聚之意於時爲春縱之則始而亨矣盛夏長養

形形色色盡呈於兩間而無所於雜者純如之謂也繼此則爲利秋氣始肅大小各正者皦如之謂也繼此則爲貞玄冬用事收藏復命復種來春發生之意相禪而不窮者繹如之謂也四氣運於天而歲功成四氣備於樂而樂功成一也其說甚善蓋夫子就樂中看出許大道理故以之語太師而曰樂其可知也若僅就音響間撥其節奏條理則太師固已知之乃煩聖人奏技乎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夫子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用於當時顧與諸弟子講求遺經以刪定筆削詔來世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家喻而戶曉之且行於萬世之遠則素王之任所以爲人也此天意也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韓瞶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分明是仲尼一行教小影看封人是何等眼孔邂逅一語雖及門游夏之徒亦贊嘆不及賢矣哉○按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金鐸惟行軍司馬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大抵皆以振文教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玄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爲教者與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古人作樂皆本精神心術之蘊寫出非徒襲取於聲容之末者所以聞樂知德故聞韶即知其爲重華協帝之聞武即知其爲執競惟烈之武德而功業之盛有

不待言者古樂莫盛於韶武其盡美則同於此而更求其美中之蘊其盡善則異蓋世運升降爲之而帝王之德亦於此可想見矣按書唐虞之世四方風動六府三事孔修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至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其氣象雍容廣大眞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其盡善處可以想見禮記載大武之舞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干山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威盛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形著於聲容之間則未盡善處亦自可想見聖人借樂以微示二聖人之優劣如此其寄慨者深乎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王跡既息聖人之教衰居上者往往暴以臨民盡是苛急氣象由此紀綱風俗一齊俱壞行禮者縱恣以決防居喪者忘哀以薄親故聖人合而言之○纔言居上便無所不臨有寬道若不寬直不能容一物了如居上何纔言禮便只是敬纔言喪便只是哀三者正是循名責實學問觚不觚觚哉觚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未有擇里而不於仁者故曰里仁為美擇之斯處之矣乃人之於仁不啻居之有里也苟不能擇而處之寧智遜擇里之下又焉得為智不智所以不仁也故人之於仁處之非難而擇之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眞處仁者處之以約而不濫處之以樂而不淫又不特處之巳也暫處之而安久處之而化處者境而所處者心約樂兩關固勘仁之眞實際也仁者安仁成德之地也智者利仁進學之階也人未有仁而不本於智者但自其利仁言謂之智至於安仁則智不待言矣○仁不仁只爭些子只一私不化遇事便打對不過卽能矜持於旦夕而久之巳不勝其敗露矣故聖人下一久字要之矜持之時已是一團私意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人有好惡之性而用之於人或爽其則甚則好其所

惡惡其所好者有之則以好惡出於我而不公平人故也夫好惡旣出於我而不公平人則好以天下而不謂之能好惡以天下而不謂之能惡必也仁者乎仁者無我無我之好取人之當好而止無我之惡取人之當惡而止兩人也而並分其好惡可一人也而時轉其好惡亦可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此非有見於萬物一體之原而學以克己者其孰能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初機人雖時有爲善去惡之念只不是覿體承當惡根仍在如爝火螢光雖有微明不禁魑魅出沒若一志仁時發心旣眞直從命脈處討歸宿歸宿在此枝葉游移出入之路更從何處容得惡念在太陽一出魑魅豈有

晝嘯之理學者由志道以後到志仁地步有多少功夫志仁則好仁惡不仁於爲仁之功思過半矣然又曰欲仁仁至機何捷也學者省之○志仁無惡正是超凡入聖關過此關是聖人路上人進自不容已若未過此關時如團沙爲黍捉影求形總無是處一切長養成就只是惡胞胎結局○惡與過不同無惡之後方有改過工夫可做然過亦從惡根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志仁以後工夫愈細卽顏子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此中罅隙不容些子纔罅隙便有賊子窺伺在嚴乎嚴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求仁之功直從動念處勘理欲關頭其爲理與欲又只就世緣漸染處勘此關頭淸楚欲富貴惡貧賤是人心之危而所欲尤甚於富貴所惡尤甚於貧賤是道心之微於此而能決不處不去之介必以道衡之以道與富貴又不以道與貧賤此非有見於精一執中之功者不足以語斯此所以爲仁也若所處者惟在於富貴所去者惟在乎貧賤而惟所欲所惡之爲見則去仁遠矣又何以爲君子然則君子之於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際使終食而爲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雖顚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至是而君子所以鍊此心之仁更無躱閃

更無方便所稱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不虛矣○此章只是教人安貧賤而不易所守於此不處卽是於彼不去必雙提富貴貧賤兩關者欲卽此以勘此心欲惡之幾乘於道與非道之辨十分清楚而後謂之仁故也造次亦就貧賤說人豢養富貴之日何等從容侈肆那得有造次景界顚沛是患難交加不特貧且賤而已或問何以知終食亦說貧賤之終食曰富貴旣不處貧賤旣不去則此一食之頃果在何地然則註有添存養之說何如曰存養之功亦卽在取舍之辨上見非有二也以爲能爲仁而後能貞過者亦非也陳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見道之言也○孔子圍匡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智者必用如此說則

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爲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破此關便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仁心體也心體有仁無不仁更不須說好惡不須說力仁然人之心體不可見而見之於好惡兩端好必是仁惡必是不仁好仁惡不仁之謂眞用力於仁眞用力於仁者眞爲仁者也則爲仁之力亦從可決矣張子曰領惡以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此卽不使加身之說也不使

加則不我加矣何用力而力不足之有然而不能不加也人生自氣拘物蔽而後心失其體而欲據之業已渾身子是不仁窟宅全體受障何但加之而已此可謂能惡不仁乎則所好可知卽平旦之氣其好其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耳故夫子有感於斯而以好仁惡不仁爲未見於天下也且反覆言之不置云好仁惡不仁無並用之力於此爲好卽於彼爲惡或曰聖人先言好而後言惡所爲在仁則所惡自在不仁自有不使加身之理宜於領好得惡而張子以爲領惡以全好何也曰旣已好仁無尚矣何須更用不使加身之惡惟仁而有不仁以爲之偶則好不易全而不得不決所惡之一力惡之盡斯好之盡有味乎張子之言也善言學者曰由學云者

又以見工夫之不易補聖門未盡之意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與仁分明是兩路出於過則入於不仁此其大較也然過以類分其間出於小人者固爲本心缺陷之端而其出於君子者既是眞心流露之地誠於其類觀之而君子之過有不可與小人同類而共棄者以其心無不仁故也心無不仁則其過亦仁中之過故觀過可以知仁此惟善觀類者能知之亦惟眞識仁者始知之也仁中無過而過未嘗不可以知仁正以見仁之無往而不在學者求仁之功自有眞血路可入不得以牝牡驪黃之見當之也◎知仁之過不必說周公孔子等項凡君子存心制事自不能無過只是他一點天理決不損壞

又有因過而見者若周公孔子自是仁至義盡有非常人之所爲過者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凡事勢相左不得已而蹈不韙之迹皆達權之理一作大用非過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一生在道中作活只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恁地昏昏終無所聞無所聞則此生與道了無關涉遺卻塊焉一身只是行尸坐肉一旦颺然而死臨岐之際眞若有一未了句當懸在生前至死不肯瞑目卻是逋負而死然重可惜也一日不聞道一日死不得纔一朝聞道生無逋責至此而死方是了生死故曰夕死可矣佛氏了生死只就死上了過去吾儒了生死卻就生時了過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此朝聞夕死之說也○聞道不厭尋

求亦不關尋求不廢解悟亦不關解悟不廢躬行亦不關躬行不廢眞積力久亦不關眞積力久道只是本來人卽率性之謂眞聞道者盡性焉而止矣盡性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生死之故然其要只是一念愼獨來此一念圓滿決之一朝不爲易須之千古萬世不爲難學者省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道不與物對知道者忘物忘富貴貧賤只是忘一衣食伎倆物無大小其累道一也士居恒志道不必說到富貴貧賤上卽一惡衣惡食稍稍動情不免有恥心則此心已爲物潰久矣腳根一差終身擾擾更無進步可

討故曰未足與議也蓋亦立志之不篤故也○聖人論好學必自不求溫飽來豈惟不求溫飽而已纔有惡衣食之恥已未足與議故子路衣敝緼袍則喜之顏子簞瓢陋巷則賢之此中滋味聖賢大討便宜在幸無以寒酸見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無轍迹即天下所宜然之理而宰制則在吾心精義者即心即天下渾無內外應感之跡就心與天下一體中看出義之妙用變化無端而我不宰非即非離一似依比然視義似疏而視天下轉親信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此若離卻天下以我制義孰爲可孰爲否成見不化可否之間未嘗不自以爲義而不知其爲適莫也

適莫者似義而非義義者化適莫而因之者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聖人每每並提君子小人其立心制行皎若冰炭而懷德懷刑懷土懷惠又就其神魄結胍處各各有頭路可指以見君子之所以上達小人之所以下流有如是者懷德非懸想有日進崇高之意而又時恐其入於匪彝也故懷刑則檢身之功益以密矣懷土者一心只是照顧坐下計其身之安不計其心之安也懷惠者坐下只是占便宜計其利之前不計其害之後也此與君子正相反惟懷德故懷刑懷土故懷惠兩下用心都勺水不漏○德中胍路最清著不得便安一念纔欲便安便成墮落於此只得借用箇防檢法門若防檢不及便當一

味沒入懷惠寡曰然則世之小人而號為君子者固不少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利多怨多怨之至親戚叛之其究必為天下僇然小人亦孳孳不顧蠅頭之得不難殉以七尺之軀雖至死不悟於是而孟夫子又動以本心之說曰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為小人者且奈之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天下之亂皆起於爭人情相爭則不足相讓則有餘故先王制禮以教之其間一進一退一俯一仰玉帛之交錯拜跪之趨承大抵先人後己之心事人主躬行讓德

以制禮之本凡有注厝皆身自挹損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以崇高自恃由是而禮教行焉百官讓於朝萬民讓於野紀綱肅而風俗成治國之所以易也舍讓而言禮其人主實有爭心一切制度文章不過為塗飾耳目之具天下何所稟式與人以為禮之無當於治也而不知其畔禮已甚矣蓋春秋之末禮文日盛禮意已亡人情復趨於嚻爭遂流而為戰國故夫子有感而言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有位則必有所以立位者有知己者則必有為可知也此非可以取辦於當日者也念及此則隱居求志之學可不深慮而早圖之乎而顧急急乎有位之患則亦不

思而已矣聖人就世人一副熱眼熱腸極難消煞處一
作商量便令人有汗顏自反處若後世科舉習與幹辦
得八股停當便一味想望高官大祿視天下事如兒戲
傳舍又安可以聖人此言責之本朝賀醫閭陳克菴先
生辭給事御史皆至泣下後來畢竟做出好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之道卽天地之道非聖人所得而私也聖人自任
以爲吾道者聖人從自己心上看出此道滿盤流露一
實萬分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血脈貫通
處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跡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
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中會得無二無雜之

一體從此手提綫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淤便與消融纔看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澈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求仁之旨忠恕之說也假令曾子未唯更作何謂之問則夫子必以忠恕答之而謂曾子淺言之以解門人之惑者謬也何也天下無心外之道聖人無心外之學也此心本一貫萬分無有內外人已感應之跡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忠恕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一貫眞頭面必以忠爲一恕爲貫者亦謬也蓋曾子於聖人之道以身體之而實有得焉一唯之下得心應手將聖人無限幽深宏勝不可思議妙道只作布帛菽粟承當在所謂善發師門之蘊也

○一貫之宗本之大易其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千變萬化無窮而復返於太極周子太極圖說更發其藴此天地人至妙之理然不必作一貫解說是一貫反屬安排此蓋聖人就自己心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便還他天地自然本色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曾子平日只在忠恕上做功夫未有實心合道之妙故夫子就忠恕上指出道體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忠恕是也曾子一聞斯言如寐者之得呼見得平日所用忠恕之功只在有思有爲上湊泊一旦顯他在無盡藏如此淵淵浩浩不覺心力俱墮一切語言無可承

當直曰唯而已一唯之下正好用工夫便不必改頭換面要之唯後之忠恕不是唯前之忠恕矣必以忠恕解一貫者自門人分上周下學之津梁自聖人分上亦上達之照影一作筌蹄也○曾子質曾其爲學也守約一心一路一力作進步便得水窮山盡别有天地非人間依舊是自家屋裏住○曾子以忠恕解一貫若更未達則有大學一書在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義喻利喻猶曉也如牙人辨百貨一經眼目將骨髓都透盡理會他自有獨解處比他人分外看得清須是平日經識多此可以知君子小人之喻○象山先生至白鹿洞講喻義喻利一章大底言科舉之習任宦之途

名雖爲義而實喻於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一時聞之人有流涕者至朱子晚年又與人書曰世間喻於義者必爲君子喻於利者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爲義之學有混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之一途而後有假之一途然要之不可混不可假也張敬夫曰無所爲而爲之謂義有所爲而爲之謂利尚可容混且假否○易曰利者義之和子思子曰仁義所以利之道理何嘗不是此周旋之說所自起義利本非二途但就中君子只見得有義小人只看得有利義利兩

逡遂若蒼素之不可混聖人特爲表其辨如此亦衰世之意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不賢兩等人隨吾所見時時有觀模時時有激發方是精神打成一片日移月化自不容已若遇平等人時亦須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思齊不徒齊其人而已直思我之所以可齊者何在則不必取諸人而自賢內自省不徒省其所有直省其所本無者安在則亦不必鑑諸人而自遠於不賢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之爲言微也下氣怡色柔聲焉微矣抑猶有倫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假聲色而默喻親於道使父母安

之若素微乎微矣然不能必之親也從違之端於志取之苟有見焉弗敢安也親雖違於我而我之精誠專一未嘗一息違乎親其爲幾諫如故也又不特見志已也至於暴於事爲之著多方營救不勝其勞用其力於無可用而其心專一其氣轉和終冀親之一悟其爲幾諫也益進矣親心庶其允若乎此心稍與親相牴卽是違稍見親有不是處卽是怨不違不怨其用心只在無形無聲上皆所爲幾諫之實也○幾諫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敬敬者聖學也忠臣所以事君孝子所以事親仁人所以事天地皆是物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大抵爲役役功名而設如朝秦暮楚所至求合甘

以其親遺萬里之憂者亦名教之罪人也遊必有方出彊而載質爲貧之仕時亦有之語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君親雖並重忠臣固不先親而後君孝子亦不急君而遺親當其時道則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分上有許多事難了而年壽一節尤不能必之天者崦嵫之景難得易失喜懼交并自不容已兩念縈迴於方寸眞有無一刻可以自遣而無方之養自有無所不用其極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天下之道宣之於口易措之於躬難故言出而躬隨之已有不逮之勢矣積而至於易者日易難者日難必口

梱復往往尋丈之言而尺寸不可償豈不可恥之甚古人爲之赧赧焉不敢一出諸口而惟躬之責孳孳猶慥慥之學也夫子見得古人大聖大賢其文釆不盡傳於後世故追想而思其用心如此如典謨所載帝王垂訓者蓋亦慊慊矣故特借以儆學者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今之人何獨不然古人躬行之心重特從有言中看出無言來今人躬行之道亡轉從無言中看出有言來但其所以用恥者異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就事上說而本之在心約之心從操存得來操存之心天理分上多人欲分上少故鮮失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語說不出口大段是好事正欲借此精神在行上若力行不前因循阻喪終成暴棄雖有欲訥之心亦無所用之兩者矯輕儆惰機若相因而心惟一致蓋君子爲己之學然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本人之同得相求相應自是常理其爲不孤不待言言不孤者蓋自學者修德言謂不可孤而自足也必有隣者轉就不孤而言既不能孤而自足則親師取友之功自不容已矣隣之爲言親也左之右之善相長過相規卽出入守望之義使我無善下之心則亦不得而有之有之所以不孤也使我而不有之則雖師保在前直諒在後不免當面錯過而猥欲以獨學無偶之身自托

於知希我貴之說其於德必無幾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易言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凡數數之病皆起於不誠以不誠之心處君臣朋友之間勢孤而情攜未有能得之者也大臣格心良朋之道亦然若取信於言其爲誠意已薄矣況至於數乎數而見辱我自取辱也數而見疏我自取疏也數而見辱見疏而猶歸過於君朋者往往而是也茍反而思之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於臣道友道思過半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門人記二賢之見取於聖人一則謂其縲絏之可原一則謂刑戮之可免總之鑑人於牝牡驪黃之外者免於刑戮亦論其人耳使不幸而遭公冶之詿誤其將以是貶賢乎二賢之品自有優劣而夫子竝引爲肺腑之戚則所謂時之後先年之長短皆有不可得而知者聖人未嘗容私於其間也○謝上蔡謂夫子擇壻後人以爲非子謂公冶長可妻非擇壻而何聖人不擇壻是遠人以爲道也此事正是孔門眞學問平實處於此增一分意思便違天理減一分意思便戾人情可妻也三字何等輕妥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之爲君子也會衆君子力也非衆君子之力能與之而子賤實能取之也雖然魯固有大君子焉尼山振鐸三千七十子之彥萃一堂而講求如江河飲腹聽其恣取或取德行或取言語或取政事或取文學皆有聖人之一體以鳴斯道之盛而子賤亦其裒然者歟顏淵之亞德行之品也夫子之美子賤也蓋亦私幸及門之有人歟○按宓子賤治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語其耆老[illegible]與之共治父事三人兄事五人友事十二人又有[illegible]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道夫爲治如此則其平日力學而孜孜於師友可知大抵親師取友是學問第一義但須虛心善

下方有益孔門若無若虛而外僅見子賤子貢悅不若已子夏離羣索居其成就不逮也○按說苑孔子見子賤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以瑚璉之器視君子之品則霄壤矣賜達於才而子賤成於德也然夏商珍物較之近代澆漓之質遠矣賜蓋聞聖人之道而未得於心不免以才華擅長僅囿於用者乎瑚璉非謂可貴而不可賤賜多學而識就才氣揮霍處儘見所長言語文章卓越人羣爲斯道中之美器

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心一耳內蓀之卽是仁外洩之便給之口舌是佞佞與仁正分道而馳者不佞之雍卽仁而勘仁轉粗故夫子深斥佞之無所用以爲善雍而始曰不知其仁正欲其從事於仁而喜其不佞也然欲求仁者當自不佞而入近取之則幾矣他日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弗施於人雍雖不敏請從事於斯語矣使雍果有得於斯其於仁猶未可知也甚矣仁之難言也○屢憎於人正見其禦人情狀處屢憎屢不悛窮一說又轉一說以蓋之憎者之情

窮而佞人之口不窮終被佞人使喚去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仕學只是一理仕所行之理卽學問所明之理明得盡者措之於行而不疑實有諸己故也有諸己之謂信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及膺三聘而幡然則堯舜君民之業實可見之行而鑿鑿有以自信如握左券然學未至此地一旦當官只嘗試漫爲耳子使漆雕開仕亦借以証其所學爲開之求信於斯者素也而開果以未信對此非眞有見於道體之無窮而通仕學爲一原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悅之悅其終得與於斯而幾於信也斯指此理而言卽指仕之理而言若鶩空摸索恍有一物焉以爲求信之地則鄰於佛老之見矣惟求信

故知未信亦惟有眞信者而後能有其未信總之信不離斯亦不必在斯眞能信者合天地民物非有餘卽語言一室非不足此孔門不慍不尤下學上達之宗也○夫子以知爾試羣賢而曾點卽取之春風沂水之間言卽斯是仕之理也仕在他日而開舉斯在目前與點之言若合符節故曰二人已見大意然點言所信而開言所疑何也點之見虛故眼孔易及開之見實故地步多懸點率流於狂而開之進未可量也○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陸子靜曰古人看道如家常茶飯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皆指斯字言愚謂此猶說得太鑿古人看道理如家常茶飯正不必如此解斯字卽照上仕字言自有根據或以古人之學由己以及人自近以

及遠若曰吾於目前至近者且未之能信而敢言仕爲

則斯字作示斯之斯亦通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於海當日發言有無限酸楚何故子路便以一

喜承當痴人說夢何至於此子路之喜蓋喜其見與於

夫子謂所學之足以忘夷險一得喪耳只此便有進地

可商故夫子復示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裁即是道也

何足以臧之意好勇無裁自是子路平生肆畧不以一

喜言若曰從我之由所惜此耳意猶爲浮海者難同伴

也而所以進子路者至矣夫子本爲道不行發嘆彼子

路一喜轉向子路生情有成就後學傳道來禩之意溥

是天心無已絕處逢生○子路聞公山佛肸之召則不喜見南子則不悅至許從浮海則喜始終只是一轍人看此氣象可爲卓立千仞何故後來有孔悝之死正爲見道不明失卻取裁一節倉卒間不免胡亂下手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門以求仁爲學特開千古道場然極其分量即夫子猶以爲歉而況諸弟子乎故若由若求若赤其才皆有以自見而終不許其仁蓋諸子未嘗不從事於仁而日月之至此心在忽操忽舍之間此理在若存若亡之界

終不可得而知也不知語意自是渾融及又問所以不知之故則姑就其所長而許之又終之曰不知其仁也所長在此所短卽在此也知乎此者可與知仁矣○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箇治賦爲宰爲擯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又有待而然有時豎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卽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使由去其勇求去其藝赤去其禮樂而進之則渾然仁矣此夫子厲由求赤意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聖門論聰明知解回不及賜遠甚疑賜所傲然於回者正或在此人無不自知借回鑄賜意念深矣乃賜則有

爽然自失者曰何敢望回驚避之辭不敢程量之謂也及證於知二知十之問而賜之見地如能望回而趨矣故夫子亦以弗如實之而深與之一與十此理終始之別名而一與二卽彼此之謂皆借喻也兩人學問無可程量卽所聞以叩所知而回得全體之照賜得一察之明全體之照在性體一察之明在億見性體愈約而愈該億見愈多而愈障始知君子之學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就此求其造詣平日得手學問到此了不足恃惟有向上一機在如愚景界賜有廢然而返矣言弗如而得所以弗如之實言弗如而又得所以如之方故夫子與之若只就多寡程量姑自退托甘以地步讓人爲自知而自屈之意則辜負夫子一問矣○按象山先生曰知

二知十之對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曰弗如也時吳生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亟首肯又黃誠甫問此章於陽明子陽明子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工夫顏子在心地上用工夫故夫子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息之非許之也此皆以二先生所學過疑聖賢如此其實子貢當時已悟及聞見不如心性多不如寡故云云若以多寡較則多莫多於子貢寡莫寡於顏子而今也寡者又多多者反寡當必自有說聞所以聞於夫子之教言知從聞得亦不專就知見言子貢畧開眼孔恍惚閃似疑似信雖不離自己窠臼已能超然進一解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

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晝寢便是行不逮言本色予之學平日都以語言抵當過就其說得分曉處一似猛作進步人而徐按之有索然不可繼正如朽木而施雕鏤糞土之牆而繪畫然朽木可雕也吾病易雕而易朽也糞土之牆可朽也吾病其易朽而易剝也二語正寫出多言病道照影非果以爲不可雕不可朽也故下文有聽言觀行之說而於予改是者所以儆予者至矣○宰我能言猶不至朽木之雕若後世專談名理一似刻脂鏤冰無有是處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天體純陽而至健大易首以剛字贊之人得之爲天德

見所性之純一貞信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無所爲剛剛卽性體之超然物表而落在氣質常爲學問之用神夫子所謂剛者是也子嘗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曰我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卽未見剛之說無尚之好不使加身之惡自訟之改何等剛決夫子未見剛卽是未見此等人耳非另有一項强忍不屈者尊之爲絕德而寄思不置也剛不可見離慾而見剛之體又試之於慾而見剛之用棖也慾心爲慾膩何故借此一割這是不剛處故曰棖也慾焉得剛外貌許多强忍矯矯自好只一點私意放不下須知本體全受障一似鉛刀手段矣舊解棖是慾不是剛又說棖也慾則不能剛皆非剛無物可指不是慾之反若不剛在有慾之後便認

剛字作勇字顏子深潛純粹是無血性男子然其克處直恁剛剛字不在氣魄上論或人不舉仲由而舉一申根非病不識剛病不識棖甚矣慾之難勘也○剛如利刃遇物便砍無堅不破若不能剸物直是鉛刀或曰剛喩金慾喩鉛有慾者不剛眞如金之和鉛而必軟也依舊是認勇爲剛見解曰今試問聖人思剛要何用與棖之有慾而不克何故則此章之旨瞭然矣棖因慾故知他不剛這不剛之病又從何來剛體本在只無學問以淬礪之便成頑鈍於有慾之後益增頑鈍可知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人情愛護自己無所不至纔用到人分上便一步推不

去豈知人己可以互觀欲惡可以合看試將不可加一事提衡而論我之不欲於人亦猶人之不欲於我奈何彼此相加竟不能視人猶己日用之間往往而是所以然者非明於己而暗於人也正爲人情愛護自己無所不至其欲惡之智往往用全副精神纔用到人分上即與自己有礙勢不得不拒人以成己故耳此非平日克己功深認得我字血脈最親切者不能作一體親則不欲無加之說談何容易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蓋欲其切己反觀破除坐下病痛爲第一義非可漫說强恕乎情之學也若只虛擬一平等之觀以己心度人必有甚難事俄而當境便成憒憒此其中必有一喫緊關楔子打不過在賜正好於此加功故夫子抑而進之非謂恕

可及仁不可及也○子貢嘗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要之於强恕他日又告以一言可行曰恕故子貢遂於此置力子曰己所不欲弗施於人子貢一日卽勦襲其說漫然承當所謂依樣葫蘆全未有發明夫子之蘊處亦可謂不善學矣非爾所及正使其一理舊案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天之道也人得之以爲性天不離人性不離形也推之日用動靜以至綱常倫理之大洩渤瓦礫之小無往而非性則無往而非天道性者道之本然而天道卽其自然者也夫子設敎洙泗無非闡明

性天之藴蓋無言非性無言非天道歷歷在人耳邊而學者終不可得而聞滯於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有當面錯過者矣其云文章可得而聞者何也以夫子無言非性無言非天道則夫子之言皆性天發見流行之妙如四時之行如百物之生秩然燦然文而且章故曰文章云耳子貢蓋曰夫子之言可得而聞夫子之所以言不可得而聞也云耳一夫子言耳聞之中有不可得聞不聞之中未始不可聞始知夫子之以言教也而乃其以無言教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子貢則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正可互相發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默而不能藏處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語而不能顯處

合之見聖道之妙○夫子言性與天道惟子貢得聞之惟顏子得聞之而且發揮之其餘諸人皆死言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所聞不必定是何等道理只如吾輩日用應酬紛紜汗漫纔猶豫且擔誤過許多斯知古人力行不可及然力行自有力行病痛故夫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眞西山曰子路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不得爲文而有勤於學問一節可取猶然遠於

俗吏之不學無術者故可以爲文要之文子亦學其所學問其所問而未嘗知所謂學問之道者也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人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茲無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有之自文子始夫子亦就其所長而稱之非謂其拘拘有合於謚典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君子之道卽聖賢大學之道道無所不該自行己以往事上使民其大端也曰有君子之道四若千百中僅舉其一二然何也子產之行己有君子之恭而實未盡君子之恭其事上也有君子之敬而實未盡君子之敬

養民也有君子之惠而實未盡君子之惠其使民也有君子之義而實未盡君子之義模倣似是之間概有當於四者云耳聖人不沒人善於春秋賢大夫必以子產爲巨擘故備舉而稱之行己恭謂動有法度較之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事上敬卽其歷事定公獻公申公三朝指膚主動能彌縫闕失外戢四鄰內捍强宗貽鄭國之休有許多小心處在養民惠子產爲政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所以防民之侈節民之欲者皆有章程條教是使民之義也夫子他日又曰惠人也節以一惠蓋舉其重者而言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交友親則易狎狎則侮而攜貳之隙從之生矣平仲久

而能敬信爲交道之善故夫子稱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智者不惑以鬼神謂其見理明而趨避決不假於鬼謀之事也文仲以智稱不過挾數任術私智揣摩王所謂大智之賊耳卽居蔡一事可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甚矣仁之難言也夫子自由求諸子而下概曰不知其

仁尚未直說他不仁處至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亦曰未知而又繼之曰焉得仁若深有不滿於二子者何也微箕之忠也而曰殷有三仁焉夷齊之清而曰求仁而得仁何居乎二子之忠清獨不得爲仁朱子外註云子文相楚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於齊旣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反於齊數語實二子鐵案凡論人論事須提起大綱領二子皆不明於君臣之義者則其於天理人心已隱隱受虧一作隱有虧損迹其所爲未嘗不忠於所事深於謀身而所由終與三仁夷齊異矣故夫子一言斷之爲不仁也然則仁與忠清畢竟何別曰仁一有及字心德而忠與清則事之見於外者以仁者之心而事君則爲忠以仁者之心而淑身則爲清苟無愧於本心則

一言之忠仁也九族之忠亦仁也辭一簞之清仁也辭千駟之清亦仁也即鉏麑之逆命吳祐之受汚亦仁也若極言心德之全則舉天下之道德事功皆不足爲有無而況忠清一節乎故三仁夷齊之爲仁亦就其仁仁之而子文文子之不得爲仁亦就其不仁不仁之也此可以識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人心先橫著私意則遇事茫然愈思愈亂勢必展轉計較終以遂其自私一念而已此文子之意也曰再斯可矣蓋其辭而正之非實是一番再番之謂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人臣謀國之智不論有道無道皆所不廢但無道之日數窮時亟智有時而不可用惟一味朴忠抱王臣蹇蹇之節者庶幾能之死而生之危而安之則天下事眞有以愚濟者矣有道之智智以才顯無道之愚智以節晦故有道之智一中才能辦而無道之愚非才識兩全有天下之純智者不足以當之此甯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或以沉晦免患似非武子本色處無道之日雖不廢沈晦然仍不失爲智巧與愚字無當今考武子在當時晉文公以公子出亡過衞衞文公不禮焉既得國伐衞而文公薨子成公一鄭忽奔楚使元咺奉公子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已晉人復衞侯甯武子與衞

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答天心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衞侯入叔武方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奔晉衞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訟不勝刖鍼莊子爲甯子忠而免之執衞侯歸於京師置諸深室甯俞職納橐饘焉晉人使醫衍鴆衞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鴆得不死魯僖公爲之請乃釋衞侯衞侯再出而終有衞國武子之力也觀此大都以樸愚濟事未見所爲沉晦處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斯道之任斷非庸庸瑣細一流人所可幾及故中行之下首推狂簡就他志意高遠畧於事爲處想其居心之正制行之高向道之篤服善之勤眞能高視人家一等故斐然成章絕非羊質虎皮緜臬兼奏者比第不免有過中失正之病不知所裁此箇病痛亦非小可始於毫釐終於千里使一任其狂簡之質而不納於中正之規則將來異端曲學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深慮也望之也殷故慮之也轉切慮之也切故裁成之也亦不敢自後聖人曲爲吾道計如此歸與一歎萬古餘情○狂簡病痛只坐一不知不知則不心受蔽寶藏不

顯于聖之印合無門一生之立脚何地雖說堯說舜總無是處然不知由於不學學所以求知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者夫子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好善而惡惡本天下同善之情然其中苟一私未化不能如鑑之照物妍媸隨形則我以私感人情亦以私應未有不府之爲怨者如夷齊之不念舊惡俄而好之俄而復惡之好惡不係於我新舊惟其所值雖鑑別之嚴總屬無心之陶鑄何多怨之有夫子恐人以孑孑之義爲樹怨之媒故借夷齊以示訓云他日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後世如東漢顧廚俊及諸君疾仇常待讒訕朝政卒成鉤黨之禍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而范滂之

言曰吾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不悟更以爲黨

身死之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

齊誦其言欽其志亦可哀已雖然君子終不敢以一身

之私慍而廢天下之公義如滂等者亦不媿夷齊者也

○程子曰此淸者之量淸中未嘗有得量只是淸到十

分是盡得分量處盡得淸之量便有餘量出來如許之

大此自然之理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乞醯一事假令移之君父身上如此委曲便成箇忠臣

孝子今不免在情面上用了勘其隱衷有多少私意在

故夫子指而正之其事甚微而害心術甚大便是下文

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帳本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人心惟一點眞心不壞則人品豎立多有其基機械變詐之事如鬼如蜮無所不可而其端往往起於甚微故巧言令色足恭未必便是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只爭一分表暴之意稍不如其所有而眞心壞矣如匿怨之友未必便是包藏禍心待時而發只其中毫有不化不能明白其端而眞心又壞矣兩項事總是一項人其能爲巧言令色也者必其能爲匿怨之友者巧令胸中都是恩怨念頭匿友情面正用巧令伎倆第一則就持己上言一則就處人上言此等氣習非學人立誠之至隨事省察盡化其隱庇回互之見者不能破除淨盡故丘明

以爲恥而巳亦恥之恥之者言恥其事而不敢爲非恥其人之謂也聖人蓋自勉以儆世云耳或曰聖賢猶恥及此乎談何容易儘有守己一生纔啟口動容貌尋常儕俗之與便是打不過儘儘礙明眼人故子輿氏覷破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此正夫子之所恥也○足恭乃足容盤辟爲恭者大戴禮曾子以手容與足容並言則足字不當從去聲可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知爾之問是商他日事言志之問是商今日事今日所志便是他日所事聖賢只就眼前道理即身証學問而

萬物一體之意隨大小廣狹卽以自見如人一身或得一體或具體而微而斟酌於元氣之周施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盡在此間此是洙泗家風○子路何故在朋友上起見子路勇於義然諾不渝精神多映徹在朋友身上於民物胞與未嘗不知此理當須推致耳車馬輕裘共敝無憾卑人情極難割處不作係吝想便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了不見有彼我之殊第不免沾沾自喜有挾之以施伐之心故顏子進一解就此朋友共敝之念推之見得宇宙事皆吾分內事何善可伐何勞可施無伐無施則善勞在一世雖堯舜事業眞是一點浮雲然猶知有善勞之可言也故夫子又進一解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因人情所同然而與天下以各得之

分則我不言善合天下所同然而動吾不容已之愿力則我不言勢此天地之道也聖賢言志各不相謀而實有互相印証之意只此便是學不厭只此便是敎不倦後儒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吾亦云老安少懷卽是時行物生之敎云○老者安之數語志與事一齊俱到事有待而心無待吾有安之之心世卽有安之之象不必問所爲安而安在吾有信之之心世卽有信之之象不必問所爲信而信在吾有懷之之心世卽有懷之之象不必問所爲懷而懷在安信懷願欲在天下聖人以天下之願欲爲願欲而自得不見有功能之迹推致之煩方見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畧無絲毫間隔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昔人云見過非難訟過爲難又謂反是譬如訟者必兩造分明具狀（一作左驗分明）方能聽理各各舉隱匿本情亦何以爲受訟（一作質對）之地今人有過多是含糊過去昏昏藏頭躲尾不肯自見所以終無改圖掩目捕鼠掩耳盜鈴只塗得自己耳目而人已昭乎揭日月而行亦何益之有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故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過未嘗不可見而實無自見之心故其見與君子異而改亦與君子異見過者有過卽知一些子便看作天來大若與天下共見然既見後勢不得不改第恐改圖不力故又須內自訟試問此過從何來歷從何造端從何成就從何結果一一打勘直窮到底如

死者之求生如斷者之求續而遷改之圖自有無所不
至者矣如此一番兩番一作親見已之天君眞能脫胎換骨一日
千里此等力量只得孔顏獨步寥寥千古後幾人聖人
眼見一輩學人悠悠忽忽無長進只是未曾打破此關
故大聲疾呼曰已矣乎吾未見云云如疾雷一下使人
有猛省而其如終不足以語之也吾儕猛省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一生無他嗜好只有好學一事如飢食渴飲依以
爲命自少至老孜孜不息拾級而前進一步又有一步
馴至於上達天德而其心未敢以爲足沒身乃已此一
副精神眞是前無千古後無萬古至問其何以能此亦
從忠信之質來忠信之質人人有之惟聖人能葆之而

不失故發心旣眞自有欲罷不能之味久之而不厭不倦卽爲至誠之無息矣其究竟以完此忠信之質而已

○人皆以聖賢爲生知而不必於學故夫子借己以勉人見得生質之美不甚相遠亦學與不學異耳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九

門人董瑒編次

經術二　論語學案二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嘗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裁之如何亦曰學以居敬而巳矣人心纔肆便疎濶敬則嚴密仲弓德性簡質具有狂者之槩他日見賓承祭之教正裁以居敬法也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故因夫子南面之許而恍然於子桑伯子之大簡也同一簡也而

居之以敬方是可行之簡若有心以行之則居與行皆簡矣不特其所居非幷其行而非矣自狂者流失遂有伯子一種學術以老氏爲宗至欲土苴仁義絕滅禮樂以治天下生心害政莫此爲甚故聖賢嚴辯之至夫子他日曰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幷行處是敬更不道一簡字尤爲萬世無弊之語學者詳之○易從乾道來是心法簡從坤道來是事法然則居易而行簡可乎此乾坤之學也伯子地位立得高故從簡只不居易而居簡是妻乘夫陰干陽是滅人道學問然夫子終不以易簡示教葢難言之矣必也顏氏子乎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學莫要於治心心之體發而爲喜怒哀樂各中其節心有不存而七情先受其蔽矣七情之蔽惟怒易乘故顏子之學於懲忿得其大者凡怒緣感生而隨感以觀理若有一定之域然試就天理分數査檢出入之倪卽動些子亦是遷此際更無强制法可施惟顏子學以克己直能克去此血氣之私而毫不妄溢其發也適還其可怒之理而已何遷之有只此是心體渾然完復時幾於無過矣苟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何貳之有以怒徵其常心以過徵其暫時時保任時時剝換一日而超凡證聖無難此其好學之力誠有非他人所敢望者尋常說懲忿說改過人人理會得只不遷不貳是顏子獨步精神故夫子嘆之○夫子告顏子爲仁只就

視聽言動上說至顏子好學直蔽以不遷怒不貳過兩
言一則就性情上理會是先一著工夫一則就四勿中
提出轉關法是後一著工夫合之是善發聖人之蘊○
薛文清公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已最難學
者且就當境痛加懲創去久久有得力時正不得妄希
高遠而以絕學窺聖賢也○問貳過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分明是貳了○鄧定宇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
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愚謂心本常止而不
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
能不二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貳此正復性之功
最真切處若謂顏子必先有復性之功先得此心之止
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遇過能不貳則是止

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而所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恐非孔顏好學之本旨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二子之取與不必聖人裁定只就二子互勘一則過侈於常施之外一則矯辭於常祿之內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自思而觀方見赤之過於取如飲盜泉一般自求而觀方見思之過於辭必蚓而後可一般兩者比長絜

短而中道見矣只此是天然道義之衡可以互證便可以獨證二子都只爲私允適任所以憒憒○就請者通情則有與釜庾之義就辭者全操則有與鄰里鄉黨之義於此見聖人因物付物而又曲致陶鑄之權分明天地氣象也○質言將毋字連下句讀語意更婉從之○門人陳敬伯質余曰九百之粟疑亦義於常祿之外故原憲辭之不然只合云宰祿不必定數九百矣九百與釜庾類應且以憲之賢而矯情一至於此乎愚按如此看則通章意旨更長表之以俟知者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弗用山川其舍諸

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此章還作用人不以世類看愚謂此疑夫子策勵仲弓之意言人當

自奮於流俗而不可安於自棄也聖賢豪傑只在人當
身分內爲之則是雖天亦不得而限之犂牛之子生而
賤者也騂而且角山川用之矣人其可以生稟自棄哉
困勉可一也下愚可移也亦曰學焉而已矣學之至則
氣稟之駁者幡然一變而近道雖曰不希聖希賢吾不
信也騂且角蓋取喻於變化氣質者如此非以質美言
也疑仲弓初見夫子而夫子策之以此○按玉篇犂字
雜文又耕具今作耕具解與下文山川用之之意更相
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分明逗出其心三月不違仁消息
顏子時時學便時時是仁學固所以求仁也或作或輟

焉而學學荒矣雖有能存焉者寡矣然何言乎心不違仁仁人心也心存而仁存此心常存卽常仁也學之所以純也若諸子之心已不可得而見矣仁更何處討歸宿乎故學非以求仁也以求心也聖人視諸子之仁不是影響摸索實實就心上查檢得是離是合幷時節因緣不差些子是何處印來吾儕莫作文字看過○先儒嘗言心是鏡仁是鏡之明私欲是塵埃塵去則鏡明故克己復禮以爲仁○其心三月不違仁有執玉捧盈氣象恰是融然冰釋時○涂鏡源曰學者須知時至仁知得時至方知得日至知得日至方知得月至知得日月至方知得三月不違○諸子得日法日一中而與進焉得月法月漸盈而食囘得時法寒暑之氣以積而禪夫

子得歲法其一元之常運乎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三子嘗服聖人之教各就其質之所近而學焉達其材斐然成章矣曰果曰達曰藝居然經世之具故皆可使之從政方之九官其夔龍之彥也與○子路勇者也遇事輒斷亦斷於理也子貢穎悟尤能燭事之變於無形冉子周詳機警事事安頓得有理如曲技之迭奏然故曰藝子路才氣極大視求則已疎視賜則已戇賜見事早求見事審要之各有長處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聖賢見道分明出處之際斬然自斷不作一毫遲回前卻之想觀閔子辭費宰可見當時纔卻顧便費許多商量不覺入季氏轂中帖帖聽命矣汶上之托直是不再計聞者能不心折而又先之以善辭則處人有禮不至拂人以取禍所以得行其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閔子有焉夫閔子亦幸而處季氏耳使其不幸而爲蔡邕當董卓之召其肯以死刼哉噫邕亦可哀也若龜山之于京也是亦不可以已乎○閔子至性過人聞道甚早其剛毅似曾子而丰度凝遠過之意其造道精詣則未遠也○問孔門不仕大夫之家者僅閔子曾子歟人而竟以此分優劣何也曰此學不學之分也諸子於

學荒矣賜願息求盡張學干祿由以人民社稷爲學矣
平日信道不篤未免雜一點慕外之心及感遇一加此
心熾然而動而又挾以翹然自試之心苟有用我者亦
遘會而往矣奚暇擇出處之正哉如子路不善不入之
說向人分上最分明及到仕衞輒時便茫然無用處可
見平日只是將道理講貫過更不曾用得踐履之功所
以當境輒憒憒曾閔之徒其得聞聖人之敎而被服之
也日有孜孜必要於至道而後已合下見得此道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將富貴功名之念一齊斬斷到臨境時
只隨緣分付可仕可止不受人羈勒中是甚次第且也
當仕而仕猶不免懷未信之歉而況於權門之奔走乎
故吾於費宰之辭而知閔子之進于道也豈區區沮溺

丈人之流可同日道哉○孔子陶世者也顏子用世者也閔子持世者也曾點超世者也原思矯世者也由求之徒隨世者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之喪也顏之貧也牛之疾也莫非命也春秋之際斯道之阨而聖賢其命矣命也有道焉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疾革而遷簀事師必以一有道字誤焉其有易簀之風乎此聖人所以重嘆斯人也與○陳白沙曰古之人處貧賤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其顏冉之謂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茂叔教人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箇疑案後人鮮開消得一似指空花踏幻影無有是處程子說不是貧又不是道朱子又說未嘗不是道若有極口道不出者畢竟是何事此事不從言說得不從妙悟得學者須實學孔顏之學始得孔顏樂處卽是孔顏學處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何不樂之有善乎王心齋氏之言曰學然後樂樂然後學學卽樂樂卽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然則孔顏之樂也乃其所以合於憤也與○樂字原從貧字勘出故曰貧而樂不改其樂亦言貧而有以自樂也只此便是道不必樂道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學問須自識病痛方有鞭策處吾輩明明坐自畫一病終無長進卻要卸罪於力若以爲天限者然以此誣己誣人如諱疾忌醫更無瘳法聖人直爲人指破膏肓處令人毛骨俱竦○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啓口便錯了所謂遺卻自家寶終日數他珠是也冉求不反求諸己而悅道於夫子是悅他人之道言他人之言行他人之行曾何關涉自己一毛如人原無志上長安只見人上長安便生讚嘆此身仍在門裏坐未曾試足一步安問力足不足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曰女畫者直是喚醒女使之反女而求女悅女道便是道上人不

患不到長安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只認得一我親切所以欲罷不能以冉求對症公案○中道而廢是力不足今女畫是志不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學以持世敎之謂儒蓋素王之業也倡於春秋孔氏其宗與而七十子之徒爲之疏附後先以共鳴儒學之盛萬古斯文之統遂稟於一矣然儒一也而有君子小人之不同君子儒者眞儒也小人儒者僞儒也儒無不君子而不能不溢於小人以小人之心盜君子之學并其儒而小人矣此學術誠僞之辨也夫君子小人易辨也而同冒之以儒則難辨然則儒門便可作小人一藏身窟此箇釀禍胎不淺故聖人嚴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卜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其神岐矣落根不淸卽一切規模謹嚴亦只守得一僞字他日旣老而曾子笑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上退而老於西河之濱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無乃實不至而有侈心與夫子豫窺其微也故以是儆之○陸象山曰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此語最刻葢譏朱子也其譏朱子曰揣量摹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謂朱子實傳子夏之學耳然謂朱子傳子夏規模則可謂朱子傳子夏血脈則不可朱子是孔子的血脈孟子的眼孔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狷士也卽二事而觀則知其一言一動皆有成法而其大節凜然有所不爲又如此得若人以端士習表世風可矣將斯道之傳亦尙有賴乎○洪武末蘇州知府姚善躬下士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兪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餽菜於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詡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

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宏下士之風請俟月朔胥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狥矣後善竟以勤王死節愚按三代而後尊賢下士若姚公者眞空谷之足音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左傳齊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夫子特表其心之不伐以爲居功者

勸云○士君子苟無禮義以養其心於功名之際鮮不攘臂起者晉滅吳王濬功多而見枉於王渾不勝忿憤或說以居功未善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蓋褊心之難化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謝上蔡舉孟之反事或曰今人亦能有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程先生笑曰直如此巧此所謂巧於伐者可見人心輾轉閃換只是一團矜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人心之變也人人習爲二人之態而恬不知怪非徒好諛悅色而已有世教之責者盍思所以挽回之○問祝鮀之佞宋朝之美於世何嘗曰只爲爭名射利非此

一副乖口角撚面孔不能濟所以人人習之由其道便做到弒父與君了○予嘗問朱文懿公何如人劉靜之曰亦甘美正是此美字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不由道而卒莫之由是重可怪也曷不醒於由戶之能乎○人原在道中生活只是一物無以此合彼之勞故曰由要其至如舜之由仁義行者是若依門傍戶猶之乎背而馳也山道之歎非徒激發下愚亦以指點上士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與質華實之稱也纔有華實分數可言便是勝便落小成德器若彬彬直是渾然無迹適得乎禮樂之中矣

故曰君子蓋就其學之所至而言也○質勝文勝氣質之病也文質彬彬學問之功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夫子道性善也言性善而證之情善才善猶在枝葉上論今直舉人生而歸之直只豎一毫喘一息亦是此純粹至善之理更無有罔而生者曰幸免亦危矣哉判到生死關更不必說聖狂人禽之辨令人愴然○學問是救命靈符○只初念是直處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君子之學知啓其端知之至斯好之矣好之至斯樂之矣知道之在我也而學之而求必得之得之斯樂矣此進學之序也學不進只是自足纔一試於道而自謂已

至豈知進一格復有一格乎指點不如處正催人進步也○終身難滿知量當下亦有樂機只好之一關是徹始徹終精神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不可言其可言者皆形下者也雖形下者而形上者卽在其中故聖人之教莫非下亦莫非上也顧學者所聞何如耳上焉者悟其上者之機雖居處恭執事敬亦上也故可以語上下焉者無往而不滯於下卽一貫之傳適以啓門人之惑矣故不可語上也是以君子之設教也不執方而治不凌節而施時達其所已能而不强其所未至○子曰下學而上達直是語下不語上曰可以語上亦非執上以語也如神化性

命之語亦只是註脚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入只是一心只無二無雜便是道第一是禍福心害道進之是欲速助長心害道惟知者知當務之急而不媚神以邀福惟仁者勇於力行而不累於正助之私知以及之仁以守之由粗以及精而漸復其心體之純其於道也幾矣夫子告樊遲亦徹上徹下法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知仁合一之學學至於成德而其交養互發之機有如此者樂水樂山其機正在勿忘勿助間葢證學於造化也君子之學合一一字無從造化取則葢嘗仰觀俯察

見得盈天地間只此陰陽之理卽是吾心之撰偏觸偏靈全觸全靈有亹亹訢合而無間者況山水之大乎知者證道於動故樂水仁者證道於靜故樂山證道於動適還吾心之動矣證道於靜適還吾心之靜矣於動則得其樂者徵動暢天地之化也於靜則得其壽者徵靜存天地之神也學至於此方與造化合而爲一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嗚呼至矣非知道者孰能知之○樂水樂山是窮理事動靜是盡性樂壽是至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聖人上達微言當是學易後方得此機軸○樂水樂山樂卽是樂動亦樂靜亦樂壽則嘗樂欲尋孔顏之樂者知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昔太公治齊曰尊賢而尙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旣周公治魯曰親親而尊賢太公曰後世必弱二公開國規模各異而逆料後世衰亂因之則太公之齊已須一變方至道況後世乎積强而霸積霸而亂矣變齊者一變今日之齊以至魯再變而後至於道葢至道之難也魯之弱也滋甚積衰而壞亦非一變不能至道但視齊差易耳夫子借二國志更化之思實自證經濟下手次第如此○所變者政也而俗因之○魯之壞也其始於隱桓之際乎桓公弑兄自立春秋第一大變也後公子遂擅弑立迄於三家專政追昭公於乾侯君臣滅矣桓公見弑莊公郎位而不討賊昭公見逐定公郎位而

不討賊父子滅矣桓夫人姜氏如齊昭公娶吳孟夫婦滅矣於是三綱之道盡矣其君設兩觀陳大輅其臣八佾舞於庭旅太山歌雍徹其宰據大都執國政盜寶弓名分僭亂極矣他如躋僖公而昭穆紊初稅畝而助法廢作丘甲城中城而武備弛苗蒐之不時而軍政壞烝嘗之不經而祀典瀆觀魚築鹿而政事荒納郜鼎逐歸父而刑賞忒紀綱法度蕩然盡矣區區周禮在官末矣國之喪也何日之有此聖人所以志變魯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約指禮教言知和而不知禮是破觚而圓也故聖人歎之○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

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制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也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律法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不失其身而爲天下者有之矣未聞失身以爲人者也失身以爲人是從井救人之說也其事陷也而其理則罔也懸之以井有人焉之境雖若是足以動仁人之心往而救之宜亦有是理然若可受欺者而不知終無可陷之理也何也爲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故君子必尊其身爲天地萬物之身而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成其仁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即日用之間往往而是況推之天下之大乎故聖賢借證之如此○仲由之醢也龜山之出也皆從井救人之類也聞公山佛肸之召而欲往而卒不往分明是可逝不可陷宰我發問殆是商

夫子出處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孔門教人定本也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始焉借途於耳目之廣而履其事者賾故曰文繼焉歸宿於身心之近而造其理者精故曰禮禮卽文之體博約無先後卽所博而約之也博約合一卽事卽理卽理卽心道在是矣學者一切聰明意見皆足畔道只格此二關有始有卒有倫有要是入道之正路○博而不約俗學也約而不博異端也○陽明先生曰博文是約禮工夫約禮是博文主意愚按博約固是一事但學者初入門只可就文上著力未便是禮（一作祇是博）迨循習之久方有天則可歸方是約迨卽博卽約則一貫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便是博約的樣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旁行而不流是聖道妙處南子之見莫論子路憤憤恐天下後世亦無有知之者聖道猶天然若囿於耳目之近執一說傍一理而求聖人者皆非也如謂仕而見小君禮也子未嘗仕衛亦是宛枉畢竟無一說可傍而卒不自晦其道分明是天道故聖人直舉天相示而已然且不要天之知而姑自疑其行若深見絕於天者何也爲不悅解嘲合如此若說我是道便不是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肺腑語也聖人見子路不悅若疾雷驚耳將平日罪過懺悔一番不止爲事起念者嗚呼此聖人後天之學合於先天者也○問子見南子畢竟是

何意曰恐只是與其潔也教法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始於唐虞以中合庸自夫子發之以中合庸而後知中不淪於幻虛不離於民生日用之經而上達天德者也故曰至至德卽庸德也而人正以庸也而忽之故民鮮久矣非徒責此蚩蚩之民也自堯舜禹湯文武而後斯道之不傳者已非一日矣非吾夫子其孰與於斯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求仁於事而不本之心亦立匱之術也博施濟衆未嘗非仁者之事而堯舜猶病之者勢也聖人之所病

正仁人之所病也若仁者之心則反之一已而裕如矣此已盎然與人同體卽與人同欲就自已發心時是何願欲而此欲已通之人且有必通之人而後快者願欲如是功行卽如是如一元初轉萬象皆春故曰仁此仁體也能近取譬者近取此心而自喻之非以已譬人云也自喻之者良心以一提而醒隨醒隨徹已心人心一齊勘破果能已欲立而立人矣已欲達而達人矣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仁道至大學者苦無下手法令乃不越此取譬者是（一作不越此心而取譬）果是至易至簡至神至妙之術故曰方卽醫家千金匕也得仁之方則造化在手宇宙在宥匹夫可以擬皇王日用足以掩勳華區區博施竟乎小矣此吾夫子之仁也○能近取譬未嘗不是

恕但即心言仁便是恕故是仁之方而仁其體也初非安勉之别○問此與乍見入井時何别曰乍見時因在已原覺得痛故覺得人亦痛此心仍不從人生正立達論仁之意若自已身上先害麻木即有人告以各各痛癢彼必不信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夫子生羲皇堯舜禹湯文武之後固可以無作而其心實退然以愚賤自居寧師古而不敢師心且以吾心誣古人之心而不敢傳其所疑以集羣聖之大成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聖人於古人實是信得及非徒好之而已者能信則古人在吾心矣述古人之事易述古人之

心難述古人之心而事有不待言者幸斯文之在茲竊自附於後之君子以垂憲萬世而已曰竊比老彭志幸也心彌下而自道彌直矣○斯文之鼻祖莫大於羲易持世之功業莫尊於春秋古今作者二人而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道身有之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識識如字訓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即以此教何厭倦之有此聖人之全學也而曰何有於我者身試之而後知不足愈進而愈不足也亦終歸之無窮而已矣然則何有於我一語正默識學誨之證也○自默字訛解而學者遂以語言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學誨都從悟

中來不知聖學是下學只是反躬鞭辟不墮於杳冥玄默之見蓋聖人之致意於三緘者屢矣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敢以是斷默識之旨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節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其憂勤惕厲之意益深切矣夫子旣不有是三者之學則念德有不修矣而又不求所以修之方是學之不講也於是遷善改過之功胥失之矣人生墮落一至此乎故曰是吾憂也聖人切己反觀歷數病痛字字有標本其所以教天下萬世深哉

○聖人是講學不是講道講學是講身分上事講道是

講人分上事講已分上事故只說最下乘講人分上事便說得天花亂墜只說最下乘故不犯口業說得天花亂墜是呵佛駡祖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之燕居正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之時曰申申如無愧容也曰夭夭如無愧色也學者莫只作氣象摸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昔者夫子好古以學夜則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蓋用志如此其勤也及其老而氣則衰矣氣衰而志不足以動之故夢寐之間無復感通會晤之兆亦年運之嘗也夫子不覺有感於斯而歎曰甚矣吾衰也矍然有老大之傷焉若曰吾學其荒矣乎其志不足以帥氣乎今

而後將再鼓生平以一當盛年之志而已乎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聖人垂老一加鞭方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問不夢周公還是道不行之兆否曰只看夢見時光景若何夢時多只見無逸待旦的周公不必見相武攝成的周公然則何以不曰夢見堯舜湯文曰道統自周而及孔則周公其禰也故親而易感然則今何以不夢曰此聖人歸根復命消息也不曰吾衰之甚乎意者與歌梁木其不遠乎或曰張子韶咏此章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嘗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爾是西行我是東何如曰非也孔子終身醒亦終身夢○象山語門人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可以言學愚謂此兩言非孔子不足以盡之

觀此章及上章可見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四者之學只是一時事學要於求仁而其功必始於辨志纔辨志便以道爲的則進學有其基矣志之者欲其得之也故繼曰據德以身據之又不可不以心安之故繼曰依仁德之體即仁非二物也然非偏內而遺外者也志道之後其所得力於六藝之途者深乎故終以游藝合焉蓋藝非道也而其理即道之所寄返而證之德在是仁亦在是實履其事者據德之功也虛泳其趣者依仁之功也此內外合一之學也學者由此庶不迷於入道之方而日就月將以進自不容已矣○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按內則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

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然則游藝之學古人生而習之矣○游之則曰藝溺之則曰多能曰鄙事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還是執贄言有作修淑之義解者非也聖人不責人以苛禮而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曰未嘗無誨何等藹然懇至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悱只就一人見心求通而未得故口欲言而未能啓而發之迎機之教也且啓發之際又姑引其端而不竟其說以俟其自悟而反也而後再告之教學相引於無窮而學者憤悱之機劃然解矣此所謂循循善誘也如攜小兒步然一步一引一引一放指日成行蓋夫子自言教法如此非謂人有不憤者則不必啓云也○聖人精神透入在學者身上一一轉動他消息令人生意勃然方是一體命脈若不會憤時還使他憤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聖人處凶禮而率性之則自然如此所謂盛德之至也

○曲禮哭日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夫子退志三代之英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明王不作世莫宗予終於藏矣而終不忘大行之心也故發用行舍藏之論若曰用之則行矣舍之斯不難藏耳而乘化無心之意自見於言外顏子可與語此者心不違仁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用行之道文事武備以時措之卽三軍之任不廢器使而要非徒勇者可與幾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本之以敬慎之心而審時觀變動有成績也此天下之眞才也有眞才者必辨眞學問以之行師因得稱元老而於天下事亦可隨試而輒效矣孔顏學稱龍德終不落事局中取辦功名但就

事論才只此是孔顏學問後世如充國之老成亞夫之持重何忝聖人所與而反不敢望子路暴虎馮河之勇者則王霸之辨也○用之則爲天下開太平故曰行舍之則爲萬世倡絕學故曰藏此性分之蘊也孔門惟顏子亞聖足以語此其他冉閔之徒雖可仕可止卓然聖賢成法而發揮性分之蘊畢竟有欠缺處況子路以下乎○古者寓兵於農擇將於公卿大夫士大國三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到死時終須悔也世以易簀結纓並言予嘗曰曾子易簀其道心之終乎子路結

纓其悔心之初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不可求盡人而知之正患此貪求心割不下所以明知明犯終身擾擾夫子爲人指出所好來是顯他自家無盡藏與之割貪心也問所好是甚物曰只在吾而不在人者是

子之所愼齊戰疾

聖心之愼是天理凝注處非葸葸畏忌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葢得其道矣又曰丘之禱久矣一愼之外無他道也○三者臨事而懼易先事而愼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聞韶而三月忘味非徒習其聲容器數也聞韶樂而見舜焉學虞廷之學焉假遺響以通好古之精神而舜之爲舜在夫子矣故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至於斯直是不容言說處夫子通體是舜天覆地載規模只適得吾心者是不必如季札作摸擬見也○蘇氏軾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數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黯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按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愚謂三月不知肉味正是學不必更贅學字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按春秋傳衛靈公夫人南子淫亂太子蒯聵羞之與家臣戲陽速謀殺南子南子覺愬諸公蒯聵奔宋旣而靈公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公子郢字蒯聵弟也）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靈公薨夫人曰立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他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居之衛石曼姑與齊國夏帥師圍戚其後蒯聵自戚歸於衛衛侯輒來奔衛輒之稱兵也春秋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主兵者衛也而首序齊人首罪黨惡也黨惡者蒙首誅而況身爲逆者乎則春秋之誅衛輒而定其叛父之罪若曰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如以事論則衛國不可一日而無君人猶得援先君之命而爲之矣然則輒之惡其在不仁乎故曰夫子不爲也蓋春秋討罪之法無非表天理而植人心以垂示萬世非區區成敗利鈍之爲見也或曰衛輒何得與夷齊較是非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夷齊而爲衛輒。或曰公子郢之固辭而不立有夷齊之仁焉愚謂古今讓國惟夷齊尚矣郢也承先君之命而自立可以無憾於兄弟者即亡人之子可以得國而父子之間終於難處寧以身定國耳知不出此而讓國以釀亂廢先君之統亂矣焉得仁春秋之於季札也亦然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聖人日用動靜莫非天理一有不以疏水曲肱加損所謂樂亦在其中也語以天爲體而不繫於物則常樂矣聖心之天不可見就樂地而見故曰樂天此樂不必在疏水曲肱中只就疏水曲肱中拈起亦在看聖人此等氣象分明浩浩無邊浮雲富貴正是樂中滋味覷破時作此眼界曰不義云位在疏水曲肱中看富貴卽屬不義也待揀擇得義中富貴來早被浮雲罣住矣富貴是浮雲則知聖心果有天在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謂有時而不在非天也講以是尋在中之樂○疏水曲肱一段風光自是眼前事如曾點乘暮春之意然若作貧字看早是貧中尋樂矣何樂之有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疏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問顏子之

樂如何曰顏子之樂從憂上勘出正是工夫得力時以
夫子之樂觀之猶帶許多辛酸味在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許師述曰前孔子自序曰五十而知天命而此言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分明是五十之前方學易而未竟而
期畢志於將來汲汲皇皇之心形於言表矣蓋儒林傳
稱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乾鑿度謂
孔子筮易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歎天命之終窮而後息
志停軌五十究易作十翼夫易道廣大精深矣孔子一
見伏羲之卦畫文王之彖象知其理不可容易了竟故
欲假歲月究心焉其曰學易可以無大過者微婉之辭
也學未至於窮天人之奥盡性命之理與天地相似而

不違與羲文千古而一轍則聖人之心猶一息不能以自安夫聖人雖無大過可言而其知天命以後必益純粹精融漸入於耳順從心之境謂非學易之功不可也嗟嗟自孔子贊易而易道大明於天下後世矣數千載之下其有眞知學易之志窺尼聖之一班者幾人哉○愚按易道難言吾夫子學易之心精尤不易言聊舉師說以明之亦已窺其大槩矣而間嘗爲之申補其意曰吾夫子之於益而思過半矣夫子繫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易之道天道也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妙萬物而爲神者疾乎風雷風雷交迅其益無方此後天之用合於先天者也聖人之學易也全體太極之蘊而二氣五行莫窺其朕渾然一天道矣

卽其不能不麗於二五者推行變化之間雖聖人有所不盡乘而神龍之德趨於亢者有之於焉先時而戒懼默察此心之幾而合之於貌言視聽之則苟其有一之不動乎天而聖人之心不容以自恕也皇皇焉乘化於日新者憤忘食樂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雖風雷之不迅疾乎此矣故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後天之在我者奉之以時而不悖則天人合矣聖人於是悟易道矣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遷善改過之書立象以示之變通以趨之繫辭以告之定之以占以斷之皆此物此志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而至此遂自述其學易之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嗚呼文王一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精神盡在是矣夫聖人生而學易矣必云五十者眞見遷善改過之學無窮而姑寬之以歲月庶幾於老而後得之猶不敢以無過自期也僅焉無大過而已則學亦何時而已乎故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甚矣聖人之善學易也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者乎是故與天地合德而不以爲大與日月合明而不以爲昭與四時合序而不以爲順與鬼神合吉凶而不以爲柄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而不以爲聖嗚呼此聖人所以爲至也自易道不明學者多言先天之學而遺後天以無思無爲爲宗幷無名教通乎老氏之玄故後世易老並稱浸淫而爲佛爲禪本虛

無而更空之太要在善惡雙泯而直達本來面目於是遷善改過之學爲世大禁而易道爲天下裂矣善乎周元公推明太極之說也曰君子乾乾不息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述六經以憲萬世則當時及門之教槩可知矣六籍中惟詩書執禮尤切於下學故夫子雅言之以此學亦以此教凡以端學者之志行而推之於經濟事業卓然有體有用之道也按禮大學之教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則雅言之教先王已先之矣○執禮禮之可執者疑當時禮經之篇名即曲禮內則之類是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夫子之爲人非惟沈諸梁不得而知卽子路亦無以舉似諸梁又不惟子路也亞聖如顏子高堅前後之見猶然自墮於望洋而其他若擬之爲天爲日月爲賢於堯舜益遐遠矣曾有爲夫子揭眞面目者乎非聖人果難知也擬其外廓而不得其心精也則亦不善學聖人之過也夫聖人亦何以加於人哉竭一生之力萃之人道之中充充然如有窮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何憤如之而又不敢以欲速乘也優焉游焉徐而聽其自至焉則樂矣憤則但知有憤故忘食樂亦仍歸於憤故忘憂且樂於斯道之中而更無止法亦終其身而已矣故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謂只此足以盡夫子爲人而更無事於遠求也噫殆如天之運乎如日之升乎度越堯舜而不自以爲聖者乎得夫子之自道者而通以諸子之見未爲不足以知夫子也○發憤是聖人困勉學問得力在發字卽天道怒生之機○問憤是心求通而未得否曰憤不同小憤是疑處索解大憤是解處轉疑愈解愈疑時時轉換費盡苦心不覺通身汗下卽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知他費盡苦心在○憤樂相禪須知心體如此○忘處是天理流行處○不知老至如聖人方耐老夕死可矣如聖人方拌死狂馳者何以老何以死爲省之省之一作不知老至自强不息也程子曰不學便老而衰惟聖人好學故惟聖人耐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觀聖人好古敏求則其發憤處正是羹牆堯舜夢寐文周精神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何獨不然○生而知之者知其性也聖人純於天道所性渾然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滿其分量之實則古人其印證矣雖謂聖人非生知可矣雖謂堯舜禹湯文武舉非生知可矣○好古便不廢誦詩讀書但借詩書以尙友古人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之道中庸而已舍中庸而求之於奇詭者怪也求之於功利者力也求之於邪慝者亂也求之於玄虛者神也皆惑世誣民之道也故聖人不語之記者列此四

目槩盡萬世異端之學而知孔門之衞道嚴矣哉○後世如鄒衍公孫龍之說皆怪之屬也管商申韓之說力之屬也楊墨之說亂之屬也佛老之說神之屬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亦言遷善改過之學嘗隨在而自勵也學苟自勵卽三人同行儼然師保之詔矣從善改不善孰啓而孰翼之乎君子曰亦必求諸在我而已矣○人善就看作我之善人不善就看作我之不善何等眞切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史記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遂之鄭而孟子又曰微服而過宋見聖人於患難之際處之不異平日樂天知命而卒免於難其所以自信者至矣愚謂言天則知微知彰自在其中卽不言微服事可也○天之生人德一也但聖人有以全之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以言語求聖人而終無以見道也則疑聖道有隱然不知道亦無容隱也此道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森然不隔宇宙聖人直身體其撰而輸之二三子之身有餘裕矣在學者認取何如耳○無行不與正是一點生意聖人分明有一點生意通與人在皮肉（一作形膚）之外

這一點生意又逢著有生處方透入如春生意豈能透入枯木死灰裏○若覷見丘時方知丘亦只是吾一般

陽明先生曰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僅博約者二而析之則有四博一而已矣約之途精矣哉自文而約之行曰行而約之心曰忠曰信以忠合信而善約者復妙於善推乃所以為約禮也合僅守其一膜之心而無以及物則亦形骸之障而已非禮也故約之途精矣哉四者合而入道之方備矣此之謂善教○教有四而學之則一如事親而窮孝之理是文因而身踐之晨昏食息之間是行反而得吾愛親之心是忠此愛親之心實致之親而不隔是信則孝成矣

○四者立教令人一毫走作不得似只成得一拘儒然聖人只合此教後人妄開方便誤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非聖人無以傳聖人之道故夫子首思聖人而遞及於君子善人有恒者聖人之學因有本而以漸達也惟有本故漸達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是也夫有恒其本也有恒者常心也嘗守其作聖之心而不二則漸進於善人矣漸進於君子矣漸進於聖人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一路浮誇欲立躋善人君子聖人之地以爲學主頓法而不知適以自賊其本心之德

而已故曰難乎有恒矣然則凡頓學皆僞學也亡虛泰三句分明畫出一個僞學情狀本無善也而欲襲爲善即亡而爲有者是本非君子也而欲襲爲君子即虛而爲盈者是本非聖人也而欲襲爲聖人即約而爲泰者是正是不能守其常心處譬之溝澮之盈倏而盈倏而涸亦立待之勢也○聖人君子善人以學言有恒以心言或曰善人以學言何也曰志於仁而無惡非學乎○難乎其有恒凡做作語言鋪張舉止收襲譽望非神化不談非性命不學非一日千里不悟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門人偶得於睹記而集此二事之小以窺聖人萬物一體之仁有如此者使聖人之道行而鳥獸草木昆蟲魚

鼈咸若其性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焉亦性聞見也效性而動者學也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隳體黜聰以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爲人聖而天聰明其盡者耳天聰天明耳辨聞目辨見是也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之次也者得之於學姑遜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此聖人盡性之實功而卒免於不知而作之病也○聞屬聲凡

前言以外皆是見屬行凡往行以外皆是子原驢鳴茂叔牕前草正是正是禪門聞喝喫棒見佛回頭何嘗不是彼第所聞所見者異耳○多聞則善惡並投故須擇多見則不賢亦在內省之資故心識之而已識音志○不知而作寔行也孔門重躬行而先致知者知到然後行也陽明子言良知而曰行到然後知見知行合一之學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童子可見只就見在拈道理看渾然天心無我○夫子以身爲天下萬世之身卽以其學爲天下萬世之學互鄉之見正欲使天下同歸於善於轉汙爲潔之機深致意焉又何忍以已甚阻人之進乎不與其退言不以不

善終錮此童子也聖人特不保旣往耳若旣退之後直殷殷望之矣從本文爲順○仲尼不爲已甚本諸此乃知不爲已甚卽聖人之仁也○問周元公何以不見王介甫曰介甫非童子也不聞夫子誅少正卯乎且不聞程子見介甫而終得之於介甫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欲仁仁至一陽來復之幾也只且書心一轉便是仁覺得不仁便是仁至時纔覺得是仁已不是仁矣然則何以能自復而乾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進於乾矣曰何事曰開除積習○如手欲恭便恭口欲重便重事親欲孝便孝事長欲弟便弟此欲仁仁至之實也○人終日欲仁仁至卻只坐在暗中故聖人醒

之○且莫求仁回頭識我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昭公知禮之對臣子之誼委合如此然自問者觀之委是黨矣司敗之讓恰是正論司敗之讓旣是則夫子自當引過此是平實道理若下一辨語露出諱君之意便是我輩人心事聖人初然亦實無爲君諱過之心只是忠愛所發自然如此及司敗一言正觸著平日遷善改過學問不覺忻然受領亦不是含糊受過借以明禮若然亦是我輩人心事亦不專指知禮一對爲過蓋指乎

日說來而舉今以證故幸之深自是切己痛癢並無諸般回護之情看聖人終始只一箇至誠心隨處圓滿無纖毫夾帶便處處是道理今以我輩心事窺聖人何啻千里司敗旁觀之口不可以得聖人之道後人旁觀之眼尤不可以得聖人之心○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己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一分己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駭人之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至爲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問夫子視周公之過何如曰孔子之過不亦宜乎周公處宗社之幾而以兄弟敗猶然伯鯀之試耳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許師述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記曰夫歌者直己而陳

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義大矣深矣古之君子琴瑟在御歌詠恒有之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曾子曳屣而歌興於詩者其必習於詩可知○聖人一體萬物要在天下各盡其情而無沴鬱之病則聖人之元氣有以噓之也觀夫子與歌一事可見老安少懷如斯而已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博文爲入道之門然必反身力踐而要於成德斯稱躬行君子躬行云者心得之而措諸躬卽身是道也行得盡渣滓便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雖聖人猶引以爲歉況學者乎夫博約雖一事然聖人猶易言博而惓惓於反

躬之難如此則世之徒博而不約者蓋亦多矣○文者道之華也聖人於文無不學故曰文莫猶人非言語文辭之謂也斂華而歸實則躬行君子之道矣○曰未之有得則不敢不勉可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方自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而至此又身任之而不辭何也曰夫子未嘗任也夫子一生學問實從事此二語而恒覺分量之難盡又終不敢自諉其難也雖勉從之或庶幾萬一云爾故曰抑抑云者疑之也猶以今日期明日也若自以爲不厭則厭矣自以爲不倦則倦矣何有於我正其深於無厭倦之實而其心

終未敢以爲是也一生苦心至此幾欲嘔矣公西華智足以知夫子有贊歎而無疑問眞知夫子實踐此二語而仁聖之學正不外是雖欲辭其名而不得也夫學固以求仁也而極於聖也○曰云爾猶云極口道盡不過如此猶是口舌承當者○孔子以仁合聖孟子以智之事合聖之事惟其智盡所以仁至此孔孟之學相印證處○只學而不厭而通於誨人不倦正是仁之眞面非必學此仁聖之理而更以之誨人也○先師謂不厭不倦一副精神卻從何處得來其言引而不發愚竊窺聖人之學只是發心眞自歇手不住○問諸子問爲仁聖人一一有條答聖人爲仁如何曰聖人於諸子法都用得著更有喫緊工夫視諸子反下日遷善改過未達曰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夫子從事於遷善改過之學久矣遷改之學求無念不可對天知而凜凜乎隕越之也可不爲誠乎丘之禱久自是實理實事非姑漫言以解子路之惑也若謂素行已合於神明無罪可悔則只此一言便煩子路請禱矣蓋子路起念於禍福而夫子折之立命之學如此○禮曰疾者齋養者皆齋當子路請禱時正是夫子躬禱時○趙清獻晝有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帝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先王制禮宮室衣服器皿飲食之類皆有等威所以防

民之僭也故貴可同賤賤不可擬貴如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之類等威秩然稍溢於分卽是犯上或以大夫僭諸侯或以諸侯僭天子不可訓矣若儉於分之內則固陋而已固可飾也是故管仲三歸反坫賢大夫也而譏爲上寧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者之難爲下也春秋僭亂相仍其既盡從奢上來蓋先王文

勝之後人情日導於濫觴而一切典章文物皆爲亂臣賊子僭擬之階故夫子訓之賈誼流涕漢事有慨於屋壁帝服娼優后飾彼恭儉之朝且然而況於後世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天地是這樣萬物是這樣人心也這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聖人全副氣象得之切磋琢磨之後渾然圭璧不露些子端倪雖文章也而卽性道也故弟子記之三者一時竝現溫與威陰陽之互藏其宅而恭安又陰陽之各止其所也愚謂學者當自恭而安入○横渠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愚按伯淳於十二年尙除箇喜獵心不去只此是一病除百病

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聖人於商周之際扶萬世君臣之防既表有二事商之德矣又追論其始遡周家世及之自則泰伯之德實與文王並隆以泰伯之德當商周盛衰之際固已浸浸有得天下之勢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自荆蠻一逃而商之天下直已身讓之矣聖人見端而知未遂知其一有將然必至之勢而早決其無可等待之機此眞能讓天下者也故曰三讓今人凡事到臨局處亦無可奈何只得聽時勢所轉時當湯武不合做征誅事時當堯舜不合

做揖讓事若先一着做直可由得自巳雖造化任其斡旋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泰伯之讓眞天地鬼神之所避者也一故曰先天下作若到形勢巳成雖聖者不能不隨時而轉如舜避堯之子於河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天下之民歸之如武王觀兵一有孟津字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欲讓天下其可得乎如泰伯者眞能讓天下者也或曰逆知數世之必有天下而抵之荊蠻以志讓其事不幾於誕乎曰泰伯善繼太王之志與伯夷同義所以全人倫也然則太王廢嫡立少非乎曰泰伯知季歷父子有聖德可以光后稷之烈故讓賢而去非太王之所廢也若夫太王之不能不屬意於季歷也亦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心也天與

賢則與賢也然則太王志翦商乎曰後人見周家王業實定於太王季歷授受之間故謂翦商始於太王而詩人歌之非謂太王志於翦商也然則泰伯讓天下於周乎曰若然則泰伯挈商之天下而假手於弟若姪悖亂甚矣烏乎稱至德然則民無得而稱者何也商周興衰決在四世之後與文王三分有二之勢不同後人亦見得季歷之後至文武而有天下與泰伯全不相及是天命未嘗歸泰伯也安得讓故無由稱之然則泰伯與文王孰賢曰文王何可當也只讓天下一節都做得恰好到至處文王終有取天下之勢而堅讓天下之節其事難泰伯始有取天下之兆而堅讓天下之心其情深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禮者理也所行當乎理而後無弊非徒謂劑乎節文之間者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是也凡人勞擾周章用妄用詐處都是私意○凡淺似直訐亦似直戇似勇不遜亦似勇怯似愼巧亦似愼愚似恭諂亦似恭大勇若怯大直若詘大愼若發機恭而安○君子化天下只有是仁仁道莫先於親親推其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況故舊乎天下化之自是釀成春溫長養氣象無殘刻澆漓之意此盛世之化也○凡人於故舊易遺不遺者厚之至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一生精神息息反躬循頂至踵徹體承當都無放過處稍放過便有不及貫處如人元氣一毫不貫便有痿痺之病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狀仁體曾子之學所以爲仁也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人以爲弘毅也不知實得之小心從小心中流出方能塞天地貫古今然則戰兢惕勵乃是爲仁初非漫無事者也仁者人也啓予足啓予手皆是也○曾子學問最樸實到底無跌蹉破綻他行一寸得一寸○程子病革門人或曰先生之學正要此處用程子曰道著用便不是予曰道著不用亦不是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自善其將死之言恐以病革顚錯誠意不能動人故先言之以啓人之聽其與人爲善之意何如哉○道者聖賢大學之道本之爲格致誠正出之爲修齊治平是也事只是瑣碎細務制度節目之詳皆是籩豆其類也君子之治舉其本而末自該遺本而逐末者陋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大聲色亦只是此意○曾子言動容貌三者是究竟語又是下手語○蔡虛齋曰若是眞道德性命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動容之間若是眞學問文章必有見於當官之法與治家之政旨哉言乎○

曾子學問都就軀殼上討論最有循持一則一二則二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大舜好問好察詢於芻蕘禹不矜不伐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我無能焉顏淵若無若虛自古聖賢同一血脈益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只是進進不已百尺竿頭無窮盡知不足故也若纔自以爲有得便住了如顏子之學不到聖人地步不止也故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後人一得而妄自尊大者陋矣○聖人與途人言亦自有一種發明處恁地有益只是抹殺能不能多寡之相便覺精意有灌輸處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眞不知能與多之在已不能與寡在人惟欲以人之多益我之寡以人之能益我之不能故曰若無若虛此等氣象如

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受何所不娶入雖犯而不校者就而想之居然深潛純粹體段天下歸仁工夫非顏子孰與於斯乎○犯而不校正是學問得力處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故常人聖人之師也不善人善人之師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所存者神犯而不校所過者化○謝上蔡別伊川先生久先生曰賢向做得甚工夫上蔡曰近來也只去得一矜字先生曰可謂切問近思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孤寄命不是等閒事如伊尹周公之任是也當此等

事任生死利害動輒踏著是吾人大節關係處才勝者多行險僥倖之計此心未必對天地質鬼神到緊關一著便差直是賣國家叛君父而不恤德勝者又未必濟天下事徒以身殉而已如文信公方遜志是也必也才誠兩合非君子其人不能矣託孤寄命必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但可託可寄處亦有許多斡旋方克有濟而大節不奪者乃其所以濟天下之本也古人濟大事全靠脚根（一有立得二字）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上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一作尊）

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是爲大學術大經綸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古人辦此亦鮮其人伊周而後諸葛武侯其庶

幾乎其次霍子孟韓魏公郭汾陽差足當萬一○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就上抽出言之其氣一直貫下託孤寄命是大節不奪之事大節不奪是託孤寄命的心腸○霍光出入殿廷有常度不失尺寸金日磾只目不忤視漢武帝屬以少主知人哉○君子計是非不計成敗如陸秀夫抱趙氏幼主投崖山何嘗不是託孤寄命到此雖聖人無下手處安論才不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也難說重聖賢卻重視之如執玉如捧盈舉之如不勝而後能勝也此任仁之眞力量也任仁者眞須用全副精神肢體髮膚合下承當無絲毫缺漏處此便是弘

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便是毅眞能弘者取道必遠不遠則前功盡廢終無所任矣弘毅者爲仁之功也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乃所以爲弘毅也任重道遠不是爲仁者獨如此仁者人也有是人則有是仁推諉不得歇住不得故不可以不弘毅弘毅正所以任仁者然則弘毅與仁二乎一乎曰仁是性弘毅是性之良知良能恢張幹濟處仁體自是弘毅二而一也即本體爲工夫也○仁不越几席之微而天地萬物囿焉學者不得小小承當如淸任和等纔舉得一邊便遺卻一邊仁者見之爲仁智者見之爲智亦然如發育峻極三千三百大莫載小莫破都是此中孕出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全副精神也然君子不從大處求只從微處求故約而易操求而卽至重而輕遠而近○死而後已死亦未已堯舜其心至今在○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義禮智信皆仁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天地之化生於春長於夏斂於秋成於冬而化功畢矣興也者始而亨者也立且成者性情也○六經之教皆以闡人心之蘊而示人以爲學之方也詩以勸善懲惡教主興故人得之以興興以人心所自興也禮以範情約性教主立故人得之以立立以人心所自立也樂以窮神達化教主成故人得之以成成以人心所自成也詩禮樂之教君子無日不從事焉而所得有淺深故所

資於六經者若有先後之不同如此君子亦循序以造之而已矣○詩只是思無邪禮只是敬樂只是和與於詩興於善也立於禮立於敬也成於樂成於和也○善學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六經亦學者之畔也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此之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固也然君子之化民也懸之以大道之的而民率由焉耕田鑿井順帝之則何知之有此王道也若殺之而怨利之而庸遷善而知其自則陋矣○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天德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王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疾貧小人之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君子所以致亂也好勇者天付以狠戾之性而疾貧者又不安於貧賤之常此等奸人必爲亂首如韓侂胄望節鉞而不得終殺趙汝愚以亂宋人而不仁力可除則除之力不能除則優容而化導之可也若疾之已甚則小人至於無可容而且得有辭於我必反受其斃矣卽趙汝愚惡侂胄而靳節鉞之賞終以至亂是也不特此也如宋人攻安石卒遺紹聖之禍唐人攻宦官卒有甘露之變自古以來敗之幾往往然矣戒之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者性之作用也或仁之而爲惻隱或義之而爲羞惡或禮之而爲辭讓或智之而爲是非皆是也才未嘗不

美而驕吝之私賊焉則豈才之故也哉亦失其美而已矣知有才便驕自擅其才而不能舍巳從人便吝二者同體而互發總是器小情狀所爲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者到此便須學問人不學未聞道則有才鮮不至於驕且吝者○凡人矜誇鄙吝之氣無日不生況挾美才乎適足以濟其驕吝而已驕吝反作主張才都是驕吝中餘剩物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利祿之溺人久矣於是有干祿之學當其學而無非穀也況三年乎三年學而心不至於穀則其學純矣豈易得哉充斯志也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乎○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非穀之謂也至道則終身向

往而不足至𣪍則一念馳騖而有餘此學中開不得絲毫竇漏纔漏便是僞學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君子之於道也眞知而信之難知水火之不可蹈而信之知飢渴之與於飲食而信之信之篤也人生開頭露面要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第一件事不是胡亂摸索一場須直下發箇皈依心思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靈於萬物者是何體段思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是何工夫於此信得及更不作含糊牽制想方是篤信可謂志於道矣此作聖第一義也聖人劈頭說箇篤信

是信甚物不假借資不落方所直是自心自信一日千里者由是而好學不倦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此之謂好學由是而學在我矣可守之而弗失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守之至也雖守之也非化之也君子之於道也必至於善而後要其成義之精仁之熟從容中道聖人也此之謂善道學至此其成矣夫如是則道之在我者妙於時措而不窮可以獨善可以兼善可以燭危亂之先幾可以準出處之常法動無死地道必因時其所得於善道之力者深乎夫君子之學無時不在而必於隱見之際獨

觀其大者非漫爲涉世之緣而無關於學術者也有道而不見必其道不足以見者也可恥也無道而不隱必其道不足以隱者也可恥也所學之謂何而碌碌如是士君子之居恒談學術說道理亦易只格此兩關便令人躲遁不去有道不廢無道則免千載而下幾人哉子雲之仕莽龜山之應蔡子陵之披裘君子議之只爲初然合下便信不篤又無學問之功執德不弘見道不的胷中有許多私意廓除不去未免臨境擾擾居恒心下打不過到此愈著忙了龜山之出也朱子譏其做人苟且且隨衆鶻突切中病根龜山平日學問雜禪只作寬大體面無喫緊得力處是以有此出處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八字是我輩四大項工夫一步蹉跌不得學者勗

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到守死處已不會錯若孔顏用行舍藏時又有作境在非君子善道不能也生熟安勉之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位凡局於上下皆是君子居官只盡心於職之內而不侵越於職之外所以明守分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猶然明箇分守況其他乎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夫子自衛反魯之後適師摯在官之始官守得而古樂明凡作之郊廟朝廷者自關雎之亂以往洋洋乎其盈耳也其大道晦明之會乎惜乎不及睹師摯之終也○

樂之以關雎亂也其以風化終乎○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錮其義理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愿悾悾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并漓此聖人所不解人心之變可勝窮乎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直是一念萬年一日千里○聖賢直忙了一生優游何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與勿忘勿助同一步驟○既向前去仍作退後見何所不至○此道在我得之難失之易君子學以至道不得玩愒承當須用全副精神打并一路時時淬勵進一級復距一

級將此道終比看作前一重公案望望而趨如不及然而猶恐其失之也如不及則恐失矣此非意之也此道無窮念念奮猶漫無及處一念輟則墮落千仞終不及矣雖得之必失之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與○學如不及有登先之勢猶恐失之有殿後之勢總是一條精力○不及便是失不進便是退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聖人之心洞乎無物視天下之大何足攖其胸中故心普而天下冐心運而天下轉將天下入在二聖心中湛然不堪些子何與之有此心體也卽性分也○巍巍乎言其道之至極而無以加也聖人之道不可見但投之以勢分之得失而人心之盈歉見矣一有所動便是內

不足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況有天下而不與乎此直是性分圓滿光潔無絲毫牽累處視天下之大總無礙吾胷次故不必與不必不與適得吾體而已此聖人之道所以超天下而獨存亙萬古而立極也○聖人之心只是凝然不動將天下置在胷中了不關涉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如說我大而天下小便有區別相○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過得簞食豆羹關便打過得天下關○當是時有是事當是事有是理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不與眞面目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古今立君道之極者莫如堯君道一天道也堯道則天故其爲君也大矣哉聖人立道之極冥然邑臭之表繫萬民之元命所爲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天於穆而萬物之命托焉故生生化化而不窮欲名天之所以生所以化不可得也惟聖不顯而萬民之命托焉故生生化化而不窮欲名聖之所以生所以化不可得也若是者何也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同天而無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何名之有此天道也無能名不是玄遠莫測只是普物無私因物付物而我不尸其功萬物莫知其所自故無名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惟聖亦然惟無名故大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不知其所以成

煥乎其有文章而不知其所以見卒歸之無能名而已此分明上天氣象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嗚呼大哉○天道主生物君道亦主生物就生物上見其大只是無不生卒莫知其所以生故曰大成功成生物之功也在天曰歲功文章成功之象也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之變化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在所爲民無能名也○堯際中天之會宇宙一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但見其巍然煥然而已二句俱是想像贊揚之詞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唐虞之際揖讓而有天下五臣佐命焉商周之際征誅而得天下十亂之臣或爲疏附或爲後先焉上下古今人才之盛盡於此矣夫子於此而有感焉曰才難不其然乎以唐虞之際而僅以五人著以有周之典而僅以十亂稱且復借才於婦人也況夏殷以降乎才難信已雖然我周之才視唐虞之際遜矣必也遡周之德乎夫德莫大乎君臣之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勢浸歸於周矣而文王彌靖其事殷之節萬古之臣極立矣周之德其可爲至矣以德若此豈不繼揖讓之德而再見也哉○且開闢以來君極唯堯子極唯舜臣極唯文王師極唯孔子○問文王之時還是天命未絕於紂否曰聖人之心卽是天命文王事殷之心卽商紂未亡

之命所爲先天而弗違者武王何如曰後天而奉天時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地平天成萬世而下追禹之烈矣然而德衰之譏起焉

故夫子特表而出之無閒者全體流行渾然至善無可

閒隙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聖人絕不從形骸起念

絕不以天下之大加乎一身方且恬淡以澄神撙節以

先天下而敢以驕侈滅厥德乎至於其所以治天下則

無所不用其力鬼神之孝黻冕之美溝洫之盡力惓惓

乎天地神人之寄無一念之不兢焉此處血脈卻從菲

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中流出來絕無痕迹絕無轉换此

是天理周流渾然至善處故曰無閒○尋常之心於此

圓滿於彼卽欠鈌卽把捉到圓滿仍有合縫在觀大禹之心直是渾成無迹三而字可玩○堯其天乎舜其協帝乎禹其人巧之極可奪天工其在天人之間乎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功利之學聖人所不言命與仁聖人亦不輕言之恐滋人玄遠之惑也今人動喜說無聲無臭此是言命也又喜說不學不慮是言仁也朱子謂子靜心行路絕善惡雙泯爲不曰聖人罕言命與仁○古人之學先拔利根而終達於性命今之學者先勘性命而終逝於利○子雅言求仁之功而未嘗直指仁體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未嘗言利也○三者罕言卽是孔子

一生學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慕夫子之大而以博學無名者當之不足以知聖矣夫聖人之學亦何事於博哉子聞之若爽然自失者乃謂門弟子曰久矣夫予之不善學也予將返而之約乎約則可執也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所執彌下所守彌約而易操予雖成名於御而甘之又何以博而大爲哉聖人之學未嘗不博而一以貫之乃所以反約也聖人既不欲以博自居又不遽以一貫自道而姑以執御名以見反約之有地欲人思而自得之

耳○聖人執御正是下學上達非姑自謙葢學以持循此心之天理而已只萌一泛濫高遠之念天理便陡然而忘聖人言執御是從至卑下處著精神恁地篤實輝光○古人之學於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學非是漫然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禮之大者在綱常名教其小者在制度文爲子曰三代之禮相因而所損益可知也夫損益之禮與時宜之周衰文勝而靡矣救文之敝莫若忠故儉可從也（一作故禮之在所損益者儉可從也）綱常之禮萬古不易失則僭僭則亂漸不可長故拜上不可從也（一作故禮之在於朝廷者泰不可從也）聖人（一有斷酌字）於時俗從違之際而所以教天下萬世者至矣○人心

之變侈則必泰其病授之風俗而世道隨之春秋之時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其病皆從奢侈中來故曰奢則不孫一本有弒父與君皆由此作句聖人就禮之變處指點人心善反之機先從奢處救得一半卻從不孫處橫絕末流此聖人挽回春秋氣化大作用也○夷王之時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其後一變拜於堂上可見上替則下陵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心體也人心與太虛同體不惹纖毫物累纔有物累四者便循環而起始焉無中生有忽起一意已而執意不化必然如此而輾轉一意如堅壘之莫破則固矣究也以客爲主認賊作子成爲我矣

返而勘之果我乎人乎以爲眞如人入夢境種種苦樂認作在我一覺便應釋然此一意之變幻也聖人之心從江漢秋陽洗暴過來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何四者之累哉四者不分是理是欲總是氣拘物蔽○於渾然無物之中而生一意又於倏起之意轉成爲必固我此是夢中做夢○意必固我其人心之危乎○如聲色貨利之念纔一動其勢有必然者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不可禦也由是而滿腔之中盡被貯滿無餘仗處星星不滅便爲燎原涓涓不絕終成江河若實有諸已者然故曰固○聖人絕四知幾其神乎君子誠其意不遠之復也小人有我而罔覺迷復之凶也○人欲之機自淺而深由微而著○四者有一端則人心死○子絕四其夫

子之仁乎○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問楊慈湖不起意如何曰是亦意也慈湖說無意正是硬捉住安得毋只是欲善惡雙泯絕去好意見正要與他自起滅只莫起揀擇心正陽明子所謂又落無聲無臭見解是也學者只從愼獨入斯得○不曰無而曰毋何如曰生生不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曰四者有一端則心死吾於絕四見聖心之仁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之道由文王而後遡於堯舜是堯舜其鼻祖而文王其禰也後死者皆文王之裔而孔子其嫡也故曰文

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也夫文非孔子之所得而私也不以爲私而無乎不合乃見聖人之大分明天地氣象如曰文不在我乎則小矣斯文在茲天將以啓後死者乎使天喪斯文則後死者不與於斯文矣苟其未喪斯文也後死之托非予而誰匡人其奈之何君子亦可以自信矣○道之可見者謂之文故曰在茲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也○人得與斯文便是天未喪斯文聖人以天自處如此如說天未欲喪斯文故使我得與於斯文便聽天分付了與是我與不與是我不與與天何涉○後死是文王以後極之萬世而下皆是聖人胷襟太直欲繼往開來

不只圖目前未喪者○非謂匡人不能害我聖人只自信以天便令匡人無權○夫子其天乎通天下爲一體聯萬古爲一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執御自鳴言不貴博也多能鄙事言不貴多也然則執御非鄙事乎曰所鶩者多則道亦藝所守者約則藝亦道前章病在博此章病在多其旨一也○博與是就道理上理會只是汗漫無歸故聖人以所執反之多能是就才伎上鋪設更爲粗惡故聖人直鄙之而已○不多者一而已矣有一在便是多多種子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不知反約如溫公念中字亦是多○聖人初學時恁地埋頭事事經歷過來使此心有所持循而不放得免忘筌回視平生得力處殊覺索然無味故曰鄙事○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可見多不足病也徒多爲病耳陽明子曰博學者學此者也墮體黜聽直信本心更無餘事者非聖人不多之旨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人之心虛而已矣生一分知識便窒一分天理○聖人嘗從事於求知之功矣及其知之也何嘗益得分毫適還得夫婦之愚而已就中查檢欲尋一聰明知解之端

而不得一似無知者故云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亦何知之有哉鄙夫無知而兩端自躍舍知於虛聖人以鄙夫之知還之鄙夫聖人亦何知之有空空之問兩端之竭此聖人與人渾成一體遞來遞往無纖毫隔壅處卻都從無知中孕出○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聖非有餘凡非不足○纔拈一物便有兩端如有是則有非有本則有末有精則有粗纔有過便有不及兩端之道陰陽而已○空空孕出兩端兩端孕出萬象一作萬象出於兩端兩端出於空空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聖人無知因物付物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伏羲氏作則河出圖文王興則鳳鳥鳴於岐山天人感

應如此聖人身不行義文之道而致嘆於春秋氣數之阨也○久矣夫道之不行也一徵之夢寐再徵之天道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陸子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遇可哀而哀遇可敬而敬遇可矜而矜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亦適得乎常心而已聖人只是全體周流隨感而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常人則從埋沒中感動故是不同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子之學纔發軔便詣極只爲從文禮處得力來便當

一日千里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而禮亦不免於執著絕意末智專用力於末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欲從末由被顏子指點此機括出來便開後人竇漏後人卻將末由處硬欲致其從事之力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聖人致謹於死生之際將些小失錯看作天來大又將門人罪過擔在自家何等嚴切無非自責自勵也此與曾子易簀同意○賢人之學只是擇善不精纔動便有過當處便是惡家臣之舉理不合如此非欺天而何天

者理而已矣欺天者謂不信於理也無臣而爲有臣此非由之罪而夫子之罪也故曰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一二三子也由以爲臣則詐矣違其爲二三子而於心安於理得矣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以見家臣之不必具也皆所以解欺天之罪意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聖賢用世之心同而用世之權則異求賈而沽用世心太熱究竟必枉道徇人失其美矣聖人直欲以道易天下不得終藏又不得漫出時至則行聖人亦不失時而已沽之心愈切則待賈之念愈殷待賈乃所以沽也○

子貢設藏與沽二條以質夫子而夫子只以沽意答之但言外見得子貢之求不若夫子之待日待正見夫子未嘗有須刻忘天下之心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天下無邦聖人九夷之居蓋有激之心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權論耳聞浮海而喜則曰無所取材至此殊不復然者一以抑子路之勇一以廣或人之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樂是治天下大經大法春秋之時周道陵夷禮樂大壞遺籍雖在而守府無人日流於散亂久矣聖人之道不行而思欲以身留文武之道傳之萬世故自衛反魯之後惓惓正樂焉雅頌失所則郊廟朝廷之禮壞而治

化塞矣先王所以正心修德洽神人和上下之意泯矣失在樂章病在世道聖人身任正樂之責使文武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矣○言雅頌則國風在其中闗雎其亂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君子之道常道也即之甚易體之實難即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亦僅僅眼前道理卻有許多分量不易承當精心密勘遺漏實多雖聖人亦歉然不敢自信焉何有於我哉此實落語也學者徵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巳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巳然則無息者其道之體乎道不可見乘氣機而流行闔闢於其間此逝者機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化推遷皆是也川上之機其撰更眞令人目擊而會心故夫子嘆之○逝者如斯天命流行也天地之化運而不息則生生不窮如人元氣運則肢體血脈日日充長於

此見人心中眞有故有新之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大學言誠意曰如好好色此好德之誠也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往往不能如好好色者何哉人亦反而求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未有至者亦只爲聲色貨利之逐耳聖人蓋欲致醒於消長之際云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吾人學問希聖達天有無限階級儘由人造譬如爲山乎山至高然爲之卽是爲是我爲不爲是我不爲此非他人可得而與焉者雖未成一簣末路無幾若吾欲止則止矣假令杜一止心則雖一簣之基立進穹窿何難之有亦吾自往而已吾可往而卒不往初路猶是末路猶是亦終於無成也○爲山平地懸絕天淵一念進止立轉關鍵人心亦神矣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體道之勇莫如顏子未語時生意洋洋原有全體不息之心纔經指點天機迅發如蟄蟲發於春雷草木滋於

時雨停滯不得何其神也語下承當無等待無湊合顏子於聖人之道相爲一體升授受之迹亦化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道本無窮故學無止法吾見其進也日進無疆竭才以赴而不已也未見其止即進也聖人獨窺顏子心法故勘的如此不作窺測見惜之者顏子沒而此學亡也○學之不厭與請事不惰欲罷不能同一脈絡顏子眞是夫子後身後來罕儷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甚矣學貴有成也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無爲貴學矣有矣夫者未定之辭也苗未嘗不能秀且實也有以不秀且實者賊其苗者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君子終身造詣皆是後生中發軔從此自棄永無長進之機必墮落人後者故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日之可畏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將來臾瑣齷齪如此賤亦甚矣何畏之有○陶侃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與人爲善之道只做得六七分到緊關一著人須自力不然君子亦無如之何者○法語之言不得不從從卽改之機也巽與之言不得不悅悅卽繹之機也改

者從之實繹者悅之至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是爲下愚不移者雖法語巽言無所用之將如彼何哉○進言者道主法而權主巽有竝行不悖之理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氣之帥也氣之剛大塞天地配道義皆志爲之今人只無志者多倭地鶻突若志一立天地鬼神避之何奪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此志也故曰志立而學半○聖人纔志於學便貫到從心所欲不踰矩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人有言學問一事開大眼孔豎立一硬脊梁只爲富貴

貧賤打不破打得義利關便打得生死關○學莫先於內外之辨見內重則見外輕此非有超天下之識力不能子路不恥衣敝緼袍與簞瓢陋巷同一胸次非徒勉強矜持之力直破忮求之根矣融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樂亦在其中矣子路終身據於德也孔顏之樂依於仁也爲樂之道有守而後可以達化故曰何用不臧若終身誦之只是就平日得力之地用功更無求進之機何臧之有不特此也卽夫子從心顏子卓爾纔欲安頓其中亦非臧矣故君子之學日新而不已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可與言臧矣○子路地步儘高只輸卻顏子未見其止精神賜也願息冉求自畫子路終身誦之皆半塗而廢也○忮

是妨人利已求是貪得無厭兩念相爲表裏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當是時松柏重於世矣物固有窮而見節如此者○賢人君子處亂世而見則道益貞後彫見節非君子之心也時遭其窮不得不然松柏之性陽春如此歲寒如此聖人爲世之肉眼者醒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所以知此道也眞知道者不可眩以幾微故不惑仁所以體此道也眞體道者不可牽於情欲故不憂勇所以强此道也大勇者不可奪以變故故不懼知仁勇皆進學之力不惑不憂不懼體道之實功也○爲學之功就覺察處入門則曰知擇善之謂也故不惑不惑之知

眞知也就體驗處融洽則曰仁誠身之謂也故不憂不憂之仁至仁也就知精仁熟處擔當則曰勇自强不屈之謂也故不懼不懼之勇大勇也○學問居恒無所驗惟臨是非遇利害平時疑惑者到此不疑惑平時憂懼者到此不憂懼然後於道有得此非知仁勇之學不能○三者工夫一齊竝進然知仁有次第卽知及仁守之謂勇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仁仁之靈覺明瑩處卽是知知仁之全體不息處卽是勇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三千之從遊可與共學乎七十子之彥可與適道矣冉

閔由賜之徒可與立顏氏之子可與權○可與共學則已有志於聖人之學矣由是學焉而有得則適於道矣日用動靜有所持循此心日由於天理之中而無昏惰放逸之習適而至焉則立矣知極其精守極其固卓立於斯道之中而不二學至是定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惟權乎君子之於道也盈科而後進所爲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弗忘弗助長也助之長者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亦失其故步而已矣○君子之教人也必因其材而篤焉可與共學則與之以（舊無以字）爲學之方令其學焉而有得則適道之階也若得力方在學中而遽與（舊有之字）言道則惑矣故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則與之以適從之路令其適道而有至則立之基也若得力方在道中

而遠與言立則倚矣故未可與立可與立則（舊無與立則三字）與之以卓立之歸令其立焉而能遷則達權之漸也者得立方在立中而遠與言權則膠矣故未可與權夫學不要於權未至也然其序有階而進有漸君子亦豈能強聒而逆施之也哉豈所爲循循之教非乎○道者近管於吾心而散見於事物之間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無非是物其當然而不易者卽其自然而然者也其物之有權乎適道而學半達權則成矣○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乎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卽事事卽理其常也乃所以

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謂權非反經而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爲權也二而一者也○金仁山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耳○立之恰好處便是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聖人聞滄浪之歌而啓自取之機觸棠棣之詩而反不遠之道皆得意忘言化朽腐爲神奇斯道散殊耳目之

表一經指點頓令生意躍躍風人之旨意在言外聖人之說詩亦意在言外如鏡花水月不容擬議恰證無上妙道○悟風人之旨可以言道矣悟聖人之說詩可以言學矣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一章乃是仁體周流一滴不漏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章其孔子一部曲禮乎○孔子於鄉黨則道在鄉黨在宗廟朝廷則道在宗廟朝廷孔子於鄉黨而孝弟之道著矣其在宗廟朝廷而忠愛之道著矣恂恂遜實之貌似不能言者恂恂之狀也便便

辯而有倫也惟謹之狀也○方應乾曰道始家庭達於鄉黨是做人第一步他日立朝廟交隣國至轍環四方俱在此起脚故以冠篇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孔子之在朝也有時與下大夫言則侃侃如也意盡而詞直下交不瀆也有時與上大夫言則誾誾如也禮恭而氣舒上交不諂也臨之以君臣則踧踖如也天威咫尺直無行足處與與如也敬而安也聖人竭一心以致主在諫諍敷陳之外但有徵可象而已其作用張弛則流露於朝列濟濟之間精神貫徹協恭和衷推而準動而化其道蓋出於此衰世之習士大夫各爲朋黨小人

既陰賊以傾君子而君子又凌厲恃氣矯枉過正動以口舌招尤全無感動人處於是賢不肖相加而國脈從此斷矣宋熙寧之獻程伯子與安石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意以處之安石愧服蓋有孔氏遺矩焉其他緊主攻擊不勝不休持論愈堅而藩籬愈固適以成安石之拗耳故曰新法之獻吾黨激成之總之士大夫不能以體國爲心必有意見之病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君召使擯爲擯以主隣國來聘也揖所與立者揖同擯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欲傳主命於賓也揖右人則右其手欲傳賓命於主也或左或右之閒而衣之前後襜如

言曲折中度非身不動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孔子趨朝入門則敬過位則加敬升堂則愈敬至屏氣不息無可加矣便是陰極陽生之候故出降一等而舒矣此聖心之變化也怡怡如者亦適得吾常敬之體也翼如踧踖非復起敬也臣度然也安舒中有踧踖也聖人慘舒之氣如四時之代謝絕無痕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承君之命主於敬而致君命於隣則又當紓之以悃款之誠務暢兩國之懽故其道主於和○聖人執圭聘問君命在躬其敬自不容已享禮則聘禮成矣私覿則聘禮終矣其精神變化總是無敢慢中來非始敬而終弛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

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聖人衣服之節飲食之節只與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則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程子曰予兄弟喫飯從喉裏過他人喫飯從脊梁過彼所爲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觀於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道達於下矣觀於鄉人儺之禮而忠敬之

道達於下矣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交道貴敬聖人拜送拜受一於禮而不苟如此未達不嘗藥示無所欺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聖人愛人之心勝故於廄焚而問之不暇問馬也如曰傷人乎否問馬則聖人似有分別處亦猶夫人情而已然則聖人終不問馬乎曰一時倥偬不暇處問及之正是想見其愛人迫切之情後雖問馬不害其爲不問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

聖人飲食起居於事君獨至焉亦禮當然也曰東首則遷南牖可知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聖人處朋友道義之愛骨肉之情無所不至死而殯必拜祭肉情至義盡也

寢不尸居不容

學者每言睡時做主張聖人寢而不尸息中有生仍是勿忘勿助機緘所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居不容申申夭夭如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聖人升車有容只是心存誠敬自無所忽○程子濟舟而遇颶風舟幾覆同舟者皆懼先生危坐自若人問之曰心存誠敬耳程子未必忘戒心遇患而儆亦道也聖人升車則正立執綏豈忘僨敗乎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聖人之道時而已矣翔而後集於止知其所止時止則止也禽獸且然而況於人乎此聖人所以有時哉之歎也三嗅而作作以時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吾夫子以之弟子記此於鄉黨章之末其所窺於聖道者微矣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九

山陰後學沈元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三　論語學案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君子用之以養德也故忠信其質而禮云樂云其文也文勝則史質勝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雖然世人無日不用禮樂而實與之背馳也緣飾愈多而本心愈喪用之適爲賊性蕩情之資而已禮與其奢也寧儉謂其近於本也先輩風味大率以樸勝其後乃漸入於煩縟蓋人心遞降而習尙隨之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習尙之弊久矣聖人有憂之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或曰周文郁郁矣先進禮樂猶以爲野何曰制禮樂者立隆爲極萬世弗可加行禮樂者國初士大夫氣習還多悃愊之意自後進看非野而何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陳蔡之厄吾道之不幸也時異事移而不無追感於斯及門之憾所不能忘情於諸弟子者豈徒以聚散之迹乎葢亦爲斯道惜也弟子因夫子之言而記相從諸賢其最著得十人焉繫以四科或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盛矣哉又以見濟濟多賢古今罕儷景附大聖人

而共遭患難爲春秋氣數之阨也○唐虞之際五臣佐命文武之興十亂同心尼山倡道十哲濟美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道明○自陳蔡至終篇皆記及門之彥其學術經濟之藴有如此者中閒瑕瑜竝存優劣互見皆得與聞斯道聖人陶鑄之功於是乎大矣由今觀之淵之好學閔子之孝德行之徵也子貢之億中言語之徵也由求之爲邦政事之徵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夫子嘗曰吾得回而門人益親甚矣其有助於師也曰無助者何此道人人具足本無假於挹注之煩善學者得意而忘言無不悅也所說非言也能悅諸心悅其在我而已悅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辯難既精聰明盡黜

何助之有○聖人之道渾然全體不見其有盈歉之分數賢人之道就其質之所近必有所獨長纔有所長便見所是如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而夫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卽二子之長豈無助於夫子者若淵則於斯道獨窺其全精神本末一以貫之雖欲就渾淪中剖出一端觸發夫子有所不能故曰無助無所不悅無助之實也○聖道不落言詮二三子以言求道徒以聰明知解窺見迹象之粗就其所見亦足發明夫子之蘊不可謂無助也抑末也善學者得意而忘言全體亹亹無不悅也說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不違如愚何助之有孔顏授受直是心心相印絕無分合的脈的傳諸子罕儷故相喻之深如此誠知回之無助也卽聖人亦豈以言教

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古今論孝者自大舜而下稱閔子焉皆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非至誠能動何以與此故人言易孚而惟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斯爲難此閔子所以稱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放言不檢自是學者大病只能謹言精神便收斂天理存矣南容學問近裏故三復白圭之詩平生得力之地盡在於此庶幾慥慥君子與故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子好學非夫子不能窺見顏子沒而此學亡須知所

學者何事○顏子專用力於內求故後儒亟稱之卻費一段苦心在此其所以幾於聖也若曾點漆雕開只見得大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死家貧不必厚葬便是道安論可徒行不可徒行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亦權論耳觀門人厚葬一章可見○夫子晚年不得曾子則學亦不傳於後世矣顏子之死惜哉夫人一慟萬古餘情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生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所以事人也有生也者則有未始有生也者是生死之說也有體於明者則有體於幽者是鬼神之說也問事鬼神者事吾心之鬼神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卽人以達天也知死者知未始有生之理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盡性以至命也幽明死生初無二理而學者易溺於玄遠之見至有忽庸行而不修舍日用飮食而外

求道者故夫子兩以儆子路其所以教天下萬世微矣

○人鬼死生只是一箇纔問死與鬼神便是支離見故聖人就從一處指點之葢生可以該死而溺於死之說者反至於遠生人可以盡鬼而溺於鬼之故者反至於遠人故曰下學而上達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凡鍾陽明之氣必爲君子鍾陰暗之氣必爲小人但陽明中有蘊藉發露之不同則中行狂狷之別也閔子之誾誾剛而中冉有子貢之侃侃爽而直子路之行行强而厲皆載道之器也故夫子樂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太剛則折取禍之道也不得其死非謂死之可惜也死

而不得則死也惑矣豈所爲聞道而死者乎夫子所以裁子路者意亦至矣○問誾誾和悅莫近柔媚否曰和樂者陽德藹动之意春生氣象也冉有子貢夏長也子路并秋殺盡見然則侃侃較勝行行在曰行行氣魄大無[illegible]不凡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魯人爲長府意在聚斂也故閔子諷止之其言中矣論事易中理難如治病者藥必中病方是國手曾自宣公稅畝文公作丘賦損下益上邦本撥矣閔子之言豈漫無當哉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室矣未入於室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由之德著於瑟矣暴厲之氣勝於中和會是遊聖人之門而成就變化止於是乎故夫子鬨而儆之也雖然由之學固已卓然見其大矣惜也擇善不精履仁未熟於道猶未至耳使由此而進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粹然成德之君子矣○學莫先於變化氣質氣質甚害事纔氣拘便物蔽學者須從軀殼上極力消融至於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便是究竟工夫○或問氣質害事還須涵養否曰能克己方是眞涵養○夫子裁子路之勇而但致之以進學便是探本治病之方非徒就標處挽回者然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何如曰學乃所以變化氣質也要之果能變

化氣質則學亦無餘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之過商之不及各囿於氣質之偏而學問亦如之師近狂商近狷也過者務外自高或希心神化而遺下學之功或起見新奇而忽尋常之理是也不及者繩趨尺步有歉焉不勝之意而無弘毅之養者也則其未至於道均矣故曰過猶不及○過不及只是不善學過之見多起於近名不及之見多起於自足○問子張之過近子路兼人否曰子路氣魄實子張稍浮然則與曾點何如曰點神清子張稍濁子張問仁夫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問政則告之以無倦與忠尊美屏惡皆天德王

道之大者想子張氣局固不凡但騁其高遠之見反能病道至於論士見危授命執德不弘尊賢容衆處其所見實有過人者非復向者堂堂風味夫干祿之學邦家之聞抑其早年未定之見而其後乃知所以裁之與○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夏不及不可謂愚不肖然自聖人視之則亦愚不肖矣若子張爲賢知何疑聖人欲訂定萬世學術故於及門之彥兩相衡量以示大中至正之準雖同治其鑄而微分跬步頓殊千里以見學術之不可不慎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後世朱子之學似子夏而弘毅過之陸子之學似子張而直截過之看來

朱子較勝陸子朱子學問篤實晩年更徹約是下學上達之矩庶幾中矣陸子見地儘高只無下稍其言曰予於踐履未能純一便是虛見此其供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有臣季氏而不能匡救其惡聚斂之爲得罪名敎不小故夫子鳴鼓而攻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四子皆聖門之選也游夏求予之倫降一格矣然而氣質之偏均不無藉於學問之功學則雖愚必明雖魯必敏雖辟必信雖喭必精厥後四子均荷聖道之寄而參其最著云○四子氣質亦就學問上見愚者躬行有餘

而解悟不足於道在離合之間魯者擠荷甚力而奏功甚難於學在困勉之候辟者制乎外而中或不根神情微有滲漏喭者規模已成但未經鑪錘升堂未入於室然學而不已則愚可破魯可化辟可實而喭可文也厥後曾氏之子獨得其傳則進學之力不可誣矣其三子皆有造就非游夏求予可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回無氣質之病而好學不惰純粹精微優入聖域進於道矣屢空則進道之眞境也君子不違仁只是富貴貧賤得不去不處之心而已仁豈遠乎哉誰言義利關淺只安勉分淺深耳如子貢豈不必知無諂無驕之學哉而此中不免有動視回心體便覺俗直貨殖而已往來

計較之私不啻世俗徵貴徵賤之謀可鄙孰甚焉彼其於道中距矣故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言不受義理之命也億則屢中聰明眩而默識疎道心退漏處正見於此此所爲不受命也倘泯其億中之見而窮理盡性以至命亦何貨殖云爾哉○吳康齋夜半思處貧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然則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拌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終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予一斷以義無一毫擬議方便法門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如其非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道之在人始於爲善人終於爲聖人善人之道卽聖人之學也而以爲質美而未學誤矣天下豈有不學而可與言善者哉謂之曰善人則實有爲善去惡之功而不徒蹈襲形迹之似矣故曰不踐迹然亦僅能抉得善惡之大關而於至善之道槩乎未之有聞也善之至便是盡性至命達於聖人乃爲究竟地故曰亦不入於室無他亦學焉而已○善人大段有質地只是粗○如言善超然自得不落筌蹄則無此等高邃若說天資暗合不必摹彷陳迹則善人且未能得門而入也何遽云未入於室乎○此章言善人是兼信人而言入室是美大以上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浮夸之論固非君子即篤實之論亦不足以信君子故
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斯行之爲學自當如此何與父兄事有父兄在只是不敢徑直行將去若有所稟承者然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纔著小心便湊泊處子路力行可畏只是粗兼人處全是氣魄用事如人下食貪多便嚼不化胡亂嚥下退之者欲其且事從容弗遽作向前想也求也退故進之儘著一鞭令人住定不得聖人造就二賢

具見化工之妙○師與商是過不及一對由與求亦是過不及一對但彼是造道已成言此以進學之力而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於匡顏淵後一時師弟情深相倚如手足故曰吾以女爲死矣慰喜之情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則依歸之情亦至矣○問顏子果知夫子不與匡人之難否曰然亦信之以天也子不云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不死不足奇只是以生死之權聽之夫子正其樂天知命處○夫子以斯文爲天顏子以夫子爲天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

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由求以從政之才見稱於夫子蓋非碌碌尸位者然以言乎大臣之道則亦未有聞也大臣以學術正君心周公其選已臣盡臣道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皆是不可則止始終進退一道而已二子不從弑逆亦卓然節槩然見道未明只從季氏便錯妄論所事○章楓山先生稱羅一峰先生可謂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亦大臣具臣之謂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由求之仕季氏非出處之正也復使子羔覘以自賊又

以賊人而子路不達夫子之意以爲學貴用世如民人社稷之施亦學之實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夫子終有難顯斥子路者故但闢之爲佞口謂其口給以求伸其言近理終暗於大道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聖人之志以老安少懷為極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此洙泗學術之宗也羣居講求莫非用世之道卽有用我執此以往矣如不我用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禮樂其施為氣象不凡矣曾點狂者也胸次灑脫志趣超遠舍瑟一對悠然獨

見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雲富貴莫春卽景若曰我何以人之知不知爲哉吾有吾時吾有吾地吾有吾羣吾有吾樂而已葢憂則違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點也見及此進於道矣能無與乎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喟然之歎豈得已哉及曾點請問辨三子之異同而夫子一則曰爲國一則曰爲邦又曰諸侯惓惓用世之心見乎辭矣雖然其言不讓未聞道也安論二子乎斯三子而知所以爲國則夫子不必與點矣夫子既與點之見道而又終與三子之爲邦意葢曰不吾知也則亦爲曾點而已如或知爾曾點不難爲三子卽三子豈可少哉嗚呼此夫子之志也○點卽景容與便是爲國以禮手段

○天子初發問商箇一作權用世之業一用世之業下作點即景寫出自家意思便是爲國以禮氣象覺胷宇閒有津津喜色子路率爾之對不覺一哂亦志喜也及至曾點乃舍御知爾公案別尋箇巨蹙意味出來將夫子一片熱腸頓然灰冷然其道則是故歎息而與之云○三子皆以聖賢之學術奏拯溺亨屯之畧欲爲天下撥亂世而開太平也兵凶幹濟自是宏遠之才康阜生民亦非小康之術宗廟會同達乎朝廷行于邦國有禮陶樂淑之化合而觀之三子事業豈小補云乎哉使夫子而得邦家則諸子亦皐夔稷契之傳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性之德也禮仁之辨也辨其遠於己者也就其井然不淆處識是禮就其雜然拘蔽處識是己蓋天理人欲之別名也○人生有己則有仁有仁則有禮仁者善之長也禮者嘉之會也禮卽仁之始而亨者也仁不可見而禮有體禮有體則別於己矣不可奸也克己復禮者撤盡氣拘物蔽之障而復還先天繼善之良如是則能盡其性矣仁矣夫仁是己之仁而天下其量也誠一日克復而天下歸吾仁焉謂不足以盡仁乎然則爲仁之功斷可識矣吾克吾己吾復吾禮吾致吾一日之力而

已曾別有等待別有推諉乎哉次歟由己之事而已自
諉之偷安一日自棄千古亦終與於不仁而已矣然已
所逃匿處最難搜檢沒於東而生於西若無有克處如
追趕盜賊四路兜拏更無躲閃方得渠魁脅從一齊就
縛故請問其目而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直用全體
精神一克盡克矣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心存於視聽言
動之時而不動於己私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
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必此心時時涵
養時時省察斷然不使非禮者加乎其身而天理於此
周流矣到此克無剩法復無遺體此爲一日克復者也
禮只是一禮己只是一己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
動思敬猶近支離挈這己禮與非禮兩行分途判得清

楚隨吾心發見之端而致力焉便是千流會海萬象歸宗精微直截洞然證此心之本體矣此爲仁者眞條目也顏子於是知所以用力矣故請事云云請事云何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至於其心三月不違而所得於聖人之敎多矣此孔門授受第一義也學者體之○此章論仁是學問全局既就形體中直指夫禮而先天之體睹又就本體中臚列視聽言動而後天之用彰既從天下歸仁著聖仁之功化又從一日由已決反約之要歸高之不墮於玄虛卑之不溺於形器此萬世儒學之極規也分已禮而對立其要歸於克復而爲仁是虞廷之訓也提一禮以遡性命之體而合之於睹聞顯見發必中節是中庸之敎也首拈克復爲綱

領終分視聽言動爲四目壹是修身爲本是大學之道也學者明克復之旨而六經無餘蘊矣○或問仁是善之長禮是嘉之會曰生生而不窮井元乎物物而有則井亨乎○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或言公或言覺或言生或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卻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耳何以能聽目何以能視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井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孟子曰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由仁民而推之便能愛物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

生物爲心本來的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仁只是渾然生意不落善惡區別見禮乃是仁之別也故言仁不言禮不精○問己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故卽克卽復○聖人言克己復禮從儒者言復禮克己○禮者敬而已矣便是視則還他明聽則還他聰言則還他物動則還他恆○問夫子告顏子曷不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顯微無閒然勘至視聽言動處更須一則一二則二○問四勿只是一勿否曰然○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動而省察靜時如何工夫曰當未視時此心瑩然不起吾返吾視孰是非禮勿視也視時可知矣當其耳不接乎聲則吾御吾聽

早是非禮勿聽也聽時可知矣當其未接於言聽亦寧之以默早是非禮勿言也言時可知矣當其未交於動則吾守之以靜早是非禮勿動也動時可知矣總是此心常存動亦定靜亦定孰爲涵養孰爲省察○問克己力量如何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箇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可勝盜賊曰此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箇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箇主人在便是物欲所爲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此心常存不以一出門一使民而有間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出門使民此心而推之於萬物能近取譬者也如是則心體純矣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天下歸仁氣象也故曰仁請事斯語蓋仲弓平日已用力於居敬之學至此聞夫子之言而深契之不覺其承當之力也○問克己乾道敬恕坤道何如曰克復天道敬恕人道也○問陸子靜曰仲弓悟道過於顏子何如曰只見克己尚艱難勿視聽言動尚支離而仲弓之訓有得於易簡之道也不知敬

恕正是克己工夫爲己不易克故設此方便法如顏子直曰克之而已視聽言動只是一克不必說如何是克也○禮者敬而已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求復之端也無適不然而從容中道則復之至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仁之要莫切於此而主敬其本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自仲弓而下論仁則但告之以求放心之道使之由此而自得乎本心之理如訒言論仁是也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此意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二理也仁者其言也訒則訒言爲仁人之心矣牛但求仁於言而忽其見少也故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仁者之言

不必惕於難而後訒然非為之難無以見仁者之心而心之存者訒言之故仁者先難又曰為之難總是一箇兢業精神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不憂不懼語自有含蓄故復本之内省以要其至則成德之學在於是矣小人之心易動只是自信不過此亦羞惡之心也誠能就所疚而善反之亦庶幾遷善改過之道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有同氣之變而子夏廣其所見其道只在自修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道之在我者當如是非饑之以爲涉世之資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亦自信其心耳雖然如舜化象傲君子不謂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明生於誠學者纔不誠便昏濁易動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須知此心澄然無滓在故曰可謂明也已矣明則無乎不明雖舉天下之大萬物之衆皆坐照之有餘非遠而何夫君子之明固不必求之遠也求其所以明而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立政凡以爲民耳食以養民兵以衞民信以教民而先王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矣三者信爲要食次之兵又次之必不得已而去兵見教養之具隱然有禦侮之威焉又必不得已而去食見親上死長之心隱然有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勢焉是以君子居恆固嘗以信爲兵食之本而遇變尤以信爲生民之道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見國可滅君可亡而民心不可不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世道所以不墜也與○三代聖王君民上下相許爲一心固結不散雖紂亡而頑民歷世不變七國興而天下竟不肯帝秦及秦得天下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不二世天下叛之失民信也夫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質同體而異情質必有文文乃見質可合看不可相離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陰陽質也而陰陽之變化則文也孝弟忠信質也而其所當然之理則文也視聽言動質也而動容周旋中禮則文也纔說孝便須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舍此便做孝不得纔說忠便須犯顏授命鞠躬盡禮舍此便成忠不得人知文去而質顯不知文亡而質與俱亡也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虎豹之鞟同於犬羊則質不可見矣世道不可一日

無君子文勝則爲僞君子文亡則爲眞小人故子成欲去文以存君子之質子貢欲合質以存君子之文無非爲君子謀也棘子成所爲文乃小人之文而非君子之文羊質虎皮者是子貢所爲文乃君子之文而即君子之質君子豹變者是但子成之論可以救世得子貢之論可以明道○問文質還是表裏之體是對待之體曰道一而已矣文質其撰也畢竟是對待之體道之一而實者爲質道之二而虛者爲文質立而文行焉若相對待然其實亦非一物而兩體陰陽變化之象也非表裏二致之謂也一而實二而虛皆心也其發而可見者則謂之質謂之文仰觀於日月星辰之質則天之文也俯察於水火土石之質則地之文也中體於日用云爲之

質則人之文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救荒莫如節用節用則薄賦斂薄賦斂則小民無昏陷之虞而大君作父母之戴安富尊榮之業在是矣魯饑所懇者不在用度而在民生矣有若慮切民隱故亟勸行徹法以甦之未暇計及於足國也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君民宛然有一體之情而足國之道固不外足民矣此為萬世荒政之龜鑑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

忠信德之本也義德之制也主忠信有其本矣徙義則日新而不窮日新之謂盛德故曰崇德也夫德本固有而不能不受蔽於有生之情識則辨惑要爲從情識用事時一勘卽破如大夢之獲醒便覺本體昭著從此漸加培養漸加省察而天理造其極至矣○問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此復云徙義何曰易進德對修業而言此則盛德大業一以貫之者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則徙義之謂也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一心而心所散見處便是義便有無窮境界我這主一之心既傑得此理完固足以爲日用云爲之本由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日新又新轉徙無端小而證之日用飲食大而

察之綱常倫理無不得其泛應之妙所謂徙義也此道

問學之功也崇德得力處在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政有大綱君臣父子是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而政無餘蘊矣雖然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於其間者此正之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含蓄無限道理九經三重（一有皆字）從此出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路果斷之才優於從政雖折獄之難而片言之下幾無遁情矣記者申之曰子路無宿諾則豈立辨於剸割之利哉其忠信之所感孚者固然也想其誠心質行可質神明能令狡僞者獻其誠傾險者輸其敬雖未至於無言靡爭之化亦幾有刑清訟簡之風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雖然聽訟未也必也以德化民使民無訟乎則非聲色之可與幾也是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彼徒取信於然諾之閒陋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有純心也行之以忠有實政也夫政未有不本於所居者故先黜倦心以爲萬事萬化之本而行特

舉而措之政在是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恥獨爲君子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恥獨爲小人故反是夫小人豈性與人殊哉不如是不足以自濟其惡也噫芝蘭難植棘荆易栽自世有小人而世道俱受其禍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凡紀綱法度皆是此理只行之有本爲人上者亦以身帥之而已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國貧則多盜上黷貨也上黷貨則廉恥不立教化不行民起爭心況重以誅求無厭民不堪命乎盜賊公行固其所也予觀末世之政貪穢成風京官誅求郡吏縣令掊剋小民催科日巧聽斷日濫無所不至眞白晝爲盜也小民見吏如逢劫手每一供應剜心吸髓動輒破家民窮財盡盜賊橫行官司知而不問苟飽私囊舍傳而去後復如之地方事日弊一日眞大亂之道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爲政不廢刑而刑非所恃也刑以弼教教行而善則刑設而不用矣然非可求之民也子欲善而民善矣呼吸

一氣有風行草偃之機焉覩刑殺之所制爲何如哉夫嗜殺者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從上之好也人主亦愼其所以風之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在行聞在名聞可以徵達而亦可以假達故子張以聞爲達子張未必以虛譽爲聞但旣謂之聞則僞君子所託以文奸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與眞修達士天壤不侔矣故夫子旣表達者之心而又借聞以發僞學盜

名之情狀爲萬世學者垂法戒也嚴矣哉達者之必質有其直而又隨事制宜於凡天理當然之則有深嗜而篤好焉然且不敢自以爲是也察言觀色以證人之應違慮以下人以啓人之樂告其深心密詣全是闇然工夫而實德之所感孚者固已遠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自我達之也聞者之心則不然色取仁則不質直矣而且行違則義襲而取矣又傲然自是居之不疑則與觀察下人之心異矣此其一生誇詐之氣固不必問所行之通塞而借以獵隆隆之譽亦安往而不得哉邦家必聞亦可恥矣一達一聞情狀較然學者未嘗不有志於達而不免托岐於聞毫釐之差辨以千里審之審之○質者樸實之謂而直其理也好義則事事皆天理矣色

取仁而行違者矯飾於外貌而不情事事傷天理也居之不疑則終無敗露處矣世多肉眼被他强口厚顏恁地朦朧過去也○聞達同是一般但達者總是義聞者總是利迹似而實違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德與慝相爲存亡惑則慝中之蔽也查勘到此可謂拔本塞源之見故曰善德者貴日崇而崇苟自以爲得則不足崇矣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慝貴日修而吾修吾之慝而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併力自治無絲毫自恕也至於人心之惑不一而忿慾其大者

從一朝之忿而辨之亦可以得懲忿之功矣辨惑者從血氣上極力消融而此心昭瑩之體復修慝者從物欲上極力克除而此心純白之體全豈所謂崇德之事非乎學者深察乎此而自得焉亦庶幾善學者矣○問崇德何事曰通顯微一體用皆是也凡言德之所當爲者皆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而其道總歸於愛知以知人所以

崇愛也樊遲未達疑知之妨乎愛也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以知成仁矣而樊遲猶未達謂夫子舉錯之說若專言乎知未通乎仁也曷不以帝王已事觀之舉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聖人之知也卽聖人之仁也聖人仁知妙於一原而不見其分布之迹天下但囿於舉錯之中而名言莫罄欲指其跡為仁孰為知而不可得也然則聖人之言其猶天道乎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故曰富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告而善道之大抵匡救如是則它見可矣不可則有止而已何至强顏不入徒自取辱乎不責友亦不自辱以傷友誼所爲朋友之交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所資於朋友講習者不淺而學問之道乃在於求放心而完其德性則文直所藉以爲爲仁之資而友其輔我者也學不求仁而徒博文之爲見無有實益安所輔我者○此亦聖人博約之訓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學不究乎萬物一體之原則臨政出治未有能以身視民家視事者誠以身視民家視事則有先之而已矣勞之而已矣君子以一心之精神運天下於聲色之外我倡導而民自正我勵精而事自康若提綱挈領然而天下治矣然則先勞之外又何益哉人情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亦永持此先勞而已語曰一息不運機緘絕學如是政亦如是○先勞之精神帝王之氣魄大可虞者倦而已○先勞爲政子路固優爲之但要以無倦則知先勞之心尤有本領非襲取意氣者由可以益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爲政有體要先有司赦小過寬大之體也舉賢才則輔理得人而政要舉矣三者俱從廓然大公中流出非私智小惠也故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天下之才公天下之舉如天地之化物各付物而已不勞焉至於天下已治而不知誰之爲此王道也○天下事纔著有心做便不是私意濟得甚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國家名分一不正而禮樂刑政舉受其弊國非其國矣正名所係大矣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而禮樂刑政舉而措之矣君子於稱名之際其容苟焉而不加之意哉此孔子所以惓惓於衛政也或問孔子正名當如何曰使衛君虛心委夫子以政必當人衆與適政不與聞惓惓於父子一本之良感格主心而以天理

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憣然悔悟迎父聵而遜之位蒯聵卽安然受之而不辭猶愈於輒之立也（一作猶愈於輒之自立而拒父也）或曰均一叛父也舍輒而蒯聵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衞輒言非爲蒯聵言當立也（一有況聵之得罪更有說乎）蒯聵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君之死命是重之逆也使蒯聵稍有人心旣反國而不自立自然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盡其道庶幾人倫正而名分肅矣曰使以夷齊之義揆之則父子俱（一有在字）所廢焉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公子郢周天王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無霍光趙汝愚乎曰以孔子處衞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不至爲霍趙（一有廢立字）

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一有回心字則已父父子子矣何必
鄙賢然而衛雖有待政之心思而孔子終不仕衛者亦
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為善
一作終無悔禍之意則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矣一本下云迨孔子之
去志決而衛事益不可為凜然斧鉞故亂之正名一言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曰陳恆弒君
孔子沐浴而請討曷不行於衛輒乎曰滅國廢君既出
於天子之義則孔子固不能行之於與國矣且討陳恆
而不可為其如出公何凜然斧鉞姑託之正名之一言
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古四民之業皆不廢學即道即藝而大小則有判矣故士爲四民之首尤專責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而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大人之學禮義信而已道一也而其肅然整齊者謂禮截然果斷者謂義肫然懇至者謂信皆性體之流露也以此明德即以此親民敬服用情之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如是者謂果能禮以作民敬義以作民服信以作民情而王道可四達而不悖矣襁負之至所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也此學問之極功聖者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得之者視區區稼圃一身之圖渺乎小矣故曰焉用稼○世不乏長沮桀溺之輩如遲者問稼圃亦從而效之故夫子斥之○或

問聖人言大人之道曷不及仁曰禮義信皆仁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窮經將以致用也非其用之謂也明體而已矣無得於身心性命之間而欲措之天下國家無由矣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不嫺於應對則亦章句之學而已雖多亦奚當於用哉甚矣章句之學非學也夫六經皆經濟之道也而詩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脈所寄於當世之用尤切焉是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而民情土俗之變徵矣正之以雅以大其規而綱紀治亂隆汚之運著矣和之於頌以要其正而先王出身加民之道彰矣此所謂達於政也詩言志歌永言故曰不

學詩無以言此所以優於專對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責人主以身教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許先生曰此非特臨御治民爲然卽處妻子對僮僕亦然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聖人進歎魯衛之衰亂而惓惓之意尤在宗國也聖人目擊魯事之日非蓋已方軌於衛矣喪亡無日徒袖手旁觀而無如之何夫子又曰死病無良醫者之謂也雖然卽魯衛而天下可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容已於周流之迹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人情從道義用力多苟且從身家起念多周旋熟有能以苟合苟完苟美爲居室者乎歷始終豐約之境而處之淡然無貪得務多之心則過人遠矣聖人非徒爲居室者示訓蓋欲學者力破此關以爲入道之路也○只爲此心別有在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者治亂之原也富而教則王道成矣孔子策衛孟子策齊梁若合符節三代而後富强之術代有舉之者教則罔聞焉此須人主躬行心術中來非徒科條約束而

已失民日有飢寒之困而上之人方且橫征厚斂以追之及其民窮盜起又不務德教而惟力任五刑以督奸宄法愈煩而民愈亂使天下重足而立民有就死之心而無樂生之望所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仇而天下大亂矣曰富曰教亦舉文武之政而已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亡則其政息時主勉之○時主知富國而不知富民知任刑而不知任教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實落語也聖人元氣一噓天下潛爲鼓舞○聖人秉政革故鼎新不待崇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則弊政非人一舉而改觀矣其後綱舉目張隨

其次第庶績張弛損益之宜而盡善焉優游厭飫需之以三年之久而後治功成巍巍乎其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期月三年度其事則然聖人之道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也○問三年而成則仁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仁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之治以忠厚爲本雖德教未純而刑罰非所恃者至於相繼百年而善政之所浹洽者深矣勝殘去殺庶幾小康之治云爾夫子目擊當時好殺濫刑之弊而致思於善人之化若有小劵然故曰誠哉是言也王者之不作而思善人亦中行狂狷之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以聖人受命而王天下其仁覆之德既以天下為一體矣然而未仁也仁則不徒膚革之貫通而在精誠之融洽有仁心有仁聞而天下各盡其性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王者以道之成倘亦從一世中轉動精神施為有次第德教有淺深非必世何以徵此天地萬物生於仁成於仁聖人全天地萬物之性亦還之以仁而已矣此非歲月俄頃之化可知也○或問以堯舜之仁不能化四凶文武之仁不能化殷頑意者未仁與曰四凶不能累堯舜之仁殷頑不能累文武之仁譬之疥癬之疾於通體元氣何壅焉○或問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其時如何曰百年必世舉其槩也期月三年本孔子作用五年七年本孟子作用亦乘春

秋戰國時如此云孟子五年七年必爲政於天下其下手覰孔子更神捷蓋世愈亂極則轉治愈易所爲事半而功倍也春秋之時人亡政息只一變而復先王之道便成治功戰國之時亂極矣惟發政施仁是收拾天下張本聖賢俱從冐際處下手非姑爲空言無當者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從政所以正人也此爲爲大夫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氏無君將公朝之政視爲一家私事矣雖政亦事也冉子受季氏籠絡墮其術中自以爲義急國政而不之避也亦愚矣故夫子醒之曰此非政也其事也如政則

吾且與聞之矣非夫子不及聞也不可使夫子聞也以不可使夫子聞者而獨聞於冉子則冉子周旋私室果爲公義乎不義乎於此幡然亦可以決引身而避矣○冉子爲季氏家臣則朝爲私朝亦可但觀下文問答則非常時朝會者謂之公朝亦可季氏順逆不在公朝私朝閒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夫子論君道不一而足獨告定公一言興邦立醒昏庸爲萬世人主龜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人言其可忽乎聖人就人言略加詮釋即今制治保邦之道示於指掌○於爲君難也則曰知難於言莫予違也則申之以善不善可謂約而盡矣此無他知難敬也莫予違肆也一念敬肆而興喪因之雖一言亦賛已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觀近悅而遠來則知人主精神自近及遠有隨地灌輸之機非事驩虞要結而已按家語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愚按家語所記與魯論不同蓋王伯之辨也學者知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王道規模宏遠蓋自純心中流出一動於計功謀利之私不免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旦夕而無宏遠之規此伯術也故爲政者未論政先論心則孰有病於欲速見小兩念哉何也欲速則政不達矣所見者小則政之大者廢矣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蘇軾進神宗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皆欲速見小之病也○欲速見小兩念相因○程子曰有天德者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

獨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之理無定形其發於本心而無違忤者是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

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又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矣

此直之說也曰直在其中者無直名有直理也故曰從

井非仁也證父非直也要於理之常而已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

仁體隨處周流學者隨所感發而證此體在居處時爲

恭執事時爲敬與人時爲忠皆心存理得之別名也雖

之夷狄而不可棄則險夷一致此心純矣以是求仁庶

幾乎○湛甘泉氏曰隨處體認天理最得求仁之意○

此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即如居處時言恭便須手容恭足容重坐如尸立如齋纔不恭便箕踞傾欹不成個居處此心瞞昧不過便須改改後方安從此做工夫其進自不能已曾子之學亦嘗從此過○金仁山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最有味分殊所以理一也聖人論仁四克己之目居處恭三言皆是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士以學道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士學在行己之間而其豎立之大者徵於使命行己有恥則充類盡義不媿衾影不辱君命則行己之道達於天下雖堯舜其君民可矣此其操修純備經濟宏遠有學有用之品斯爲上矣其次則學而未適於用者節不著於四方而於宗族則稱其孝焉鄉黨則稱其弟焉亦庶幾篤行之君子已又其次則學焉而未至道者其行己之槩未必斐然成章餙點言行之閒不踰尺寸硜硜然小人哉而立必不二亦造道之基也何忝士乎三者之士品不同皆儒者之學聖人之徒也若今之從政高者入於功名卑者趨於利祿斗筲之器也視三者之品天壤不侔矣君夫子產之惠管仲之仁晏嬰之智公叔文子之文武子之愚令

尹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姑取節焉可也可謂士乎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況其弒父與君可弗論矣○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道者中而已矣君子之學中行而已矣以中為行者本修道之教而要其至從容中道聖人也亦儒學之極則也下中行一等則為狂遊神於規矩形迹之外而獨證聖域進而取古人之學於旦暮者也其見眞矣而體驗似已忽矣又下狂者則為狷特立於道之中而介然有所不為其踐實矣而覺悟似不足矣二者就其所學而進之進取者反於平實有所不為者擴而大之則皆可

進於中行而斯道之傳厥有攸賴矣夫子所以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也○狂者所見極高合下便欲爲聖人畢竟非身經歷過如人上長安便理會京師事務身尙隔幾程也狷者所守極峻只是識不弘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屑以流俗溷如人上長安道怕有他徑只索印步走不肯趁一飄風也○孔門顏曾閔冉庶幾中行然曾閔冉亦是由狷入曾點子張子路狂者也游夏之徒狷者也狂者不易得狷者往往而是如子思可爲狷而中行矣孟子可爲狂而中行矣要之得聖人爲依歸則狂之進道捷於狷當聖遠言湮之日則狷之守道篤於狂宋儒如周子程伯子亦中行之士也然程子謂茂叔窮禪客一有字又曰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伯子定性書（一作仁說）多地位高者事則二子固亦自狂而進也伊川子朱子狷者也而學已美且大橫渠子南軒子其狂狷之閒乎邵康節陸子靜狂者也康節自成規模于靜獨信不疑始終一說始終一人則已固於狂矣陽明子學陸者也其見有開合楊敬仲學陸而失之者也王汝中學王而失之者也自朱子而後師友淵源多狷者矣○狂狷中行之辨也盡學術不至之辨也非異同之辨也智愚賢不肖中庸之名立而異同睹矣狂者之弊必索隱狷者之弊必行怪其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後世諸品諸端都從狂者化出廢則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恒常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得之以為心則為恒德善人君子聖人之學皆由此而進之所謂恒其德也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則立德者可知矣恒之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立德不恒可羞孰甚焉或之者疑之也不期羞而羞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子誦辭閒而歎之曰不占而已矣試占此易辭而憬然切遠辱之思其於恒也思過半矣易曰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惟復乃恒曰不占而已者其訓恆也夫其訓復也夫○問不恒其德與頻復何別頻復以此心之存亡言德不恒則立身皆敗矣其病則自頻復始○先正曰士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本於理則以是非爲同異卽元氣之充周同本於意則以同異爲是非乃私情之黨比和則不同同則不和君子小人之道然也和是與物無戾同是與物無異迹若相似而實相反也○周比言君子小人與人之情和同言君子小人與人之道發必中節和也小人之道漫無可否同而已矣惟和也所以周惟同也所以比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好惡不足以盡人者謂鄉人之好惡未可盡信也惟以鄉人之善不善徵好惡而眞品覩矣凡人雖好修偷一見疑於君子一見容於小人則其品必僞兩下合

譬如金付烈熖中更無躲閃○一鄉之好惡起於一人隻犬吠形羣犬吠聲一鄉皆好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好不必衆矣一鄉皆惡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惡不必衆矣深見雷同之口不足信也○天下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天下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天下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國家用人之柄歸於君子而小人不與焉君子從君國上起念故一面杜倖門便一面愛惜人才以全善類小人從身家上起念惟要權勢利而已又何人才足惜求

備之心不過摧折善類驅除異己爲得計耳懷娟嫉之見以𤺋善類甚矣國利有君子而不利有小人也要之平恕之心每由於嚴正苛刻之心每出於傾邪君子小人於說尤觀其深哉一作於說人處觀其所隱尤深哉二段俱從轉換處洞見心術之微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道充而泰氣盈而驕君子小人氣象不同如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近仁言以後天之氣遡先天之理相去不遠也於是葆之是在學矣蓋人性雖固有而一乘於雜揉之氣即性受其蔽而不可見惟剛毅木訥一些子不涉形氣分明是

仁體發揮處仁不可見此爲近也○道心惟微唯剛毅木訥彷彿情狀故曰近張子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可爲擴前聖所未發朱子曰乎靜千差萬差只是不知有氣質之性將那一拌粗糅之質都認作性○知剛毅木訥近仁則知爲仁之功矣○剛毅木訥充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剛之體常伸毅之神常運惟剛故毅木者凝然中實訥者凜然外持惟木故訥○天下萬物萬事都包孕在仁中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性之德也仁之體也仁體生生貫徹於物我之間於三者得其情狀焉朋友切切偲偲兄

為怡怡則理一而分殊矣非學造精微何以有此故曰可謂士矣然則士之所養可坐而知也彼兼人而行行者視此何如○切切偲偲怡怡而曰如渾然元氣無迹可窺朋友兄弟隨境而流相為表裏者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善人之治以教化為本教以仁則民不遺其親教以義則民不後其君至於七年之久而上下之所感孚者深矣豈有難於卽戎哉古者寓兵於農伍兩卒徒之衆卽比閭族黨之民驅民而戎詎曰難之然而法制禁令天下能無離心乎非善人之教久而何以收親上死長之效也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戰民必二矣非棄而何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行己有恥士品也而惟富貴之士捐廉恥辱名教實甚葢士君子當爲世道寄重輕今不問有道無道而徒穀爲世治無開泰之猷時危無拯溺之具平生所學一切以取世資爲天地閒一朽蠹而已豈不可恥之甚哉○宋呂夷簡謫范仲淹余靖尹洙時高若訥爲司諫不能救歐陽修遺書若訥謂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怒上之於朝修幷謫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恚之○士人涉世欲無災無難坐致公卿非面鐵千重不能人不能有爲只是怕失富貴只索庸庸便罷一輩清謹人尤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其慝雖微而潰決之勢甚力於此不行焉是僅制於念慮之末而未得其本心之體者然也故夫子稱其難而未知其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閒就仁中儵出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證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僞而已於仁體何當○爲仁者不諱言克復也惟慎獨而早圖之其庶幾矣○克己是最初工夫不行是最後工夫故曰知幾其神乎○曰可以爲難矣由其所難而進之則易矣○知克伐怨欲之非仁則必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曰不行分明有容恕意在○巳之累甚微克伐怨欲正若紅鑪片雪與杯水車薪其勢不同○此心不動於克伐怨欲方是仁○克巳爲仁克伐怨欲不行非仁此內外賓主之辨○將虞廷精一處言方見不行意粗○問常人之心方克伐怨欲諸惡未起時亦是仁體呈露否曰人苟無事心之功則亦氣機之暫息而已焉得仁曰平旦之氣如何曰須於好惡相近處看是仁義心學者察識乎此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幾矣○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好田獵旣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此心潛隱處尚是不仁○問用力於

制私既不足以爲仁則爲仁之功果安在乎曰上焉克己是也其次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及其至則一也○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箇已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箇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克復克伐怨欲二章是學問大關鍵處於此分曉更無作說處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人立志不堅一切外物動得居不能累人只心溺於此乃爲累耳噫自一身而外其居邪抑寄邪爲士者合下勘破始得於此不破說甚學說甚士○陸子靜曰幾

雖終日營營討箇甚麽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君子所以貞操而措之天下者行也行不危則以道殉入矣安論有道無道哉至於言則顯晦隨時合言於行而各中其則皆所以妙用世之權也蓋有道之言不危則危行不害無道之言不孫則危行不全其斯以爲用世之準乎○劉秦美新非孫也○危行易危言難危言易孫言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之言言其所當言仁者之勇爲其所當爲而已未嘗取必於言與勇也取必於言則言可飾也能必有德

乎恥必於勇則勇可矜也能必有仁乎多言賊德劉之
害仁詎曰有無云哉甚矣言與勇之不足貴也故君子
務本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

羿奡不終禹稷王天下自是宇宙大常适特舉例以見
修悖殊途而天人之應終有不爽者推斯志也其行法
俟命之心乎故夫子於既出而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其人品之眞學術之正於此獨窺其深矣然
而夫子不答适所言是實理實事卽夫子亦更無可發
明處聖人語默皆教也必俟其既出而贊美之以示法

戒於天下後世也○學者誦羿奡禹稷事亦知有警策處可以有志於道矣○顏子夭盜跖壽正自肉眼看來孔顏道在萬世安在無土不王如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卽身僅免於刑誅後世有餘戮焉學者須高視萬古始覷破不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能不絀英雄漢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判別易清楚雖如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便不清楚以不仁求君子只在一念之微須君子自知自證始得故曰有矣夫蓋疑之也若小人直可決其不仁矣吾於是而知仁體之微也以君子存之而不足以小人喪之而有餘學者惟日有孳孳而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故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又曰學而不厭○小人之不仁可以觀仁

門人曰盜必以夜乎曰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親不愛其子則已愛之能勿勞乎臣不忠於君則已忠焉能勿誨乎勞以爲愛誨以爲忠道若相成而理有固然者君子亦求盡乎忠愛之實而已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國一辭命而人效其長要於共濟宛然同寅協恭氣象其有造於鄭多矣當時秉國之成者子產也集衆思廣衆益尤可以爲相天下者法云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

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王降而論伯大夫則隨世以論品矣非有功於世道者不足稱也春秋之時王室日微而民生促矣鄭有子產庶幾以生民爲念者其猶存先王之遺愛乎故曰惠人也楚有子西則與聞僭王猾夏之惡者出於人理乎彼哉彼哉惡之也若夫至春秋三百年來之權較則管仲一人而已仲之尊周室攘夷狄以其君伯天下即桓公奪伯氏駢邑以與管仲沒齒無怨言而知仲之功眞有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而稱管仲眞人傑也哉以觀子西功罪不兩立者也以視子產加人一等瞠乎後矣夫子此言春秋人物之權衡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非有眞學術大涵養不能故曰難富而無驕則猶可矜持於意見之閒者故曰易夫子蓋就學問中勘難易非就世情上較難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夫子只就孟公綽權任使而魯政日闒矣有人而不善用與無人同何以能國滕薛大夫國小而政繁且坐蹐爲況魯大夫乎○衞靈公無道用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則不喪魯不能用一公綽然則魯之不競也甚於衞矣○房琯以將敗黃霸以丞相損功名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不足卒以敗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世不乏材質之美者苟不學未聞道也道卽當人之體是已禮之爲言節也樂之爲言和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不離氣質而實不倚於氣質禮樂合德而氣質融若卽此文彼然則學以盡性之謂也成人者盡性踐形參天地而成位乎中是也兼長非聖門之學也如必欲合四者而後文之則顏子之沈潛先讓卞莊矣曾子之魯先讓冉求矣焉得聞道哉子路有兼人之質而失之不學故夫子曰人道不必兼成也求其所以自成而已若武仲諸人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蓋知廉勇藝皆生質之美而偏以才技不化而爲德性之累故

必要於禮樂之文而後爲成也僅若武仲之知非知也
公綽之廉非仁也卞莊之勇非勇也冉求之藝非道也
烏乎成今之成人者苟其忠信之德足以辨義利決死生
貞久暫則大本立亦庶無忝於人道矣而非吾之所爲
成人也彼其於禮樂之道未有聞也由亦要其至者而
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此兩者成人之别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文之以
禮樂當如是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道不遠人公叔文子能由之公明賈能道之可見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是精義妙道特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此亦斯民日用之理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審疑之也在文子固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夫子就昏昏憒地中一提一醒使人反身而自得之也○凡人何嘗不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但有至不至耳學者但察識擴而充之始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五伯莫盛於桓文皆假之也而就事而論正譎辨焉桓文之事在征伐會盟會盟之大者於齊則盟於首止定太子以安王室於晉則盟於踐土挾天子以令諸侯並假尊王之義而正譎分征伐之大者於齊則伐楚責包茅之不貢於晉則伐衞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並假攘夷之義而正譎分故夫子大闡其微云○五伯事業如無源之水一發驟涸獨秦穆一誓自根底流出其規模當有天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責管仲不死自是君子守身常法如子貢便看得寬了子路只斷斷責他不死不落第二見郎死孔悝之兆也仲從子糾出奔未定君臣之分於此一死是匹夫而殉義者雖不可謂至忠亦成就一是矣但春秋時終不可以無管仲一人仲固素有挾持必欲以功名顯於天下故隱忍不死卒行其志耳當其與鮑叔奉公子而出奔也三人固已逆知襄公之必亂而各居奇貨待時而發以匡內難亦臣子同心許國之至誼也小白先入則仲固相桓子糾先入則叔亦相糾管鮑素相知才識

相似故兩分所事惟召忽最正可爲伊尉方發亂三人奉兩公子如拯溺救焚利於先入先入定禍亂則當有齊國矣不必問孰爲兄孰爲弟桓公子糾勢不相容而鮑叔三人可相爲用召忽一死可盡周旋之義可無憾於子糾矣仲何爲而復死哉請囚而入必在桓公猶其在子糾也鮑叔言於桓公以爲相二人匡齊之志始盡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微似之但三人皆非見得道理合當如此不免有詭遇獲禽之意區區召忽又不過匹夫之諒總之管仲之事畧其心而取其功可也夫子生於衰周目擊僭王猾夏之禍而身不能用一腔熱血無處可灑不覺追念管仲之功至以爲到今受賜恭傷今之無仲也自是痛癢相關子路子貢只從一身起見

故云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勤學好問曰文舍是無考文子薦賢一事直是虛心無我有古大臣之槩非不學無術者比矣可以爲文者深嘉之也臧文仲文矣而展禽媿易名矣推賢讓能千載盛事非虛心克已以身殉國者不能也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賓客主鄰國之聘問者宗廟以治內軍旅以治外文事

武備皆得其人國奚喪之有主德雖昏而猶明於任人得計多國家之要者國之不亡非幸也愚觀後世若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能知楊愔之賢委以國事幸保首領宋南渡諸君頗無失德只任奸臣柄國以亡故曰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去而殷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其言不怍精神一併外洩安能有爲士君子躬行實難惟凝聚之極方有全力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靡可以至天下之遠而不仆只其言之不怍定可以卜其難爲矣奚必計及言之不可復哉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之不怍無

所恥也○遜國時金川失守楊士奇胡儼解縉金幼孜黃淮周是修會於吳溥邸中約同死節諸臣皆慷慨激發獨是修無言泣下已而溥問其子與弼曰諸叔何如與弼時方七歲對曰獨周叔死耳○羞惡之心正在此處用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請討陳恒自是宇宙大義非專為三家發當時周政不綱失禮樂征伐之柄孔子舉而歸之魯亦春秋意也公曰告夫三子而三子不可則魯為齊續矣故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夫子旣私言之以自傷其志而
又誦言之三家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則所以扶天理植
人心而挽回春秋世道而不墮者意獨至矣○愚按使
夫子之言得行則將義足以克齊取罪人而歸法於天
王天王一舉而號令諸侯由是天子得以收諸侯之權
諸侯得以收大夫之權大夫得以收陪臣之權政教號
令復出於一而文武之道復興於世矣當是時周僅得
中主上命魯爲方伯用孔子以周召之任必將發明二
帝三王之道以致主於堯舜所爲三年之成必世之仁
直於吾夫子親見之矣惜乎哀公之不足有爲也○問
左傳告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齊强魯弱久
矣子言伐之何也孔子曰民之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牛可克也而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如此則以力不以義矣然否曰謂聖人此舉以義不以力則可謂義必廢力則不可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徒虛張名義而不切當日之情事者況以彼强弱之惑乎斯實語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者本吾學之不欺者而持以事君則仕不欺君是也忠也而犯之所以致吾忠也前章曰忠焉能勿誨乎犯而欺焉有矣未能忠而勿誨者也故曰勿欺也而犯之饒雙峰曰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愚謂理固微然若因自己好色好貨便坐視君之好色貨而不諫豈人臣之誼哉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苟其由衷之信則雖不能正己物正

亦卓然社稷臣矣但夫子告子路必要其至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就其上而達焉則天理是也小人就其下而達焉則人欲是也上下之分只在一念之微而達之機自不能已此君子小人之品所以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古今之學一也而學之用情則異爲已者學以成已也學之道本如是也若不求在己而或以利或以名但從毁譽得喪起念是爲人也學斯僞矣爲己爲人之微判古今學術之辨其成就不啻天壤學者愼之○格此一關則後儒逗漏儘多凡事不甚狠狽便過去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欲寡過未能此聖學眞血脈日進無疆之道庶幾在於此子曰不善不能改又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也伯玉之賢夫子相許有素至此更從使者發其一生精神有獨契其好學之心者故及其旣出而贊歎如此其開示學者之心亦至矣○近世如鄧文潔公晩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己過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問欲寡過如何未能曰聖賢看得自己通身都是病直是千瘡百孔須實實用功方得我輩幾時得到與天爲一處雖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誰肯認自家不是處卽駕言改過亦援引聖不自聖之意作一段好話柄

耳勘至此直發一笑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心之官則思此人心無息之體也人心無不思而妙於無思思得其職也故謂之思不出其位位者人心之本體天理是也君子心有常運隨其日用動靜莫非天理之本然欲指其纖毫滲溢而不可得也此卽艮卦象辭之意聖門思誠之學固所雅言故曾子發明簡要之旨以示訓非必得之易象也按易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體艮止之義有如此者而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葢言止也○思不出位宇宙皆吾分內○問人有出位之思否曰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㸌然有覺者思之體

倏然無根者念之動○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思不出其位也○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行可過也言不可過也言過其行可恥孰甚焉此君子所以不言而躬行也○不必說十分話只做九分爲過只占先一步正是過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道者三卽君子所以成德也成德之要曰仁知勇而君子之道實於此矣不憂之仁仁之至也不惑之知知之至也不懼之勇勇之至也於不憂不惑不懼中見

君子之心粹然天理渣滓盡化非上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歉然曰我無能焉蓋實體諸己而其心容有不敢自信者非特謙辭也此學而不厭之心也而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仁知勇之道正非夫子不能全此言乃所以自道其實也猥云無能聖不自聖云爾若子貢亦智足以知聖人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非聖人之所暇也烏得為賢正欲其反觀自鏡深自引媿以為進德之地云爾故曰夫我則不暇仍就方人之見而提醒之深於教矣○子貢方人須從師弟分上一勘賢不賢始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聖人每從人不知處剷俗學之肺腸使之反而從事於為己非以所能邀知遇也聖人雖言之其旨切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億非覺也故不逆億而先覺者爲賢先覺者卓立於物情之表而隨感隨炤也聖賢心體至誠未嘗以詐與不信待人但物來坐炤自無遁情耳○問不逆億矣寧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覺者○如覺人詐覺人不信正是逆億處先覺者有覺而不用者也○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逆億之謂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

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既不敢爲佞又病固必也聖乎清任和其猶病諸○枉道求合君子恥之此在賢者有所不爲而況聖人乎惟聖人體道甚至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未嘗有一定之權何固之有固者我見也聖人無我何固之有○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非固乎曰從一身起念則遯世爲貞從天下起念則周流非佞竝行而不悖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自是稱物平施天理人情之至直則忘怨不較不枉法以伸情亦不匿情以市德德則無德不報於天理之中伸人情之至兩者皆物來順應之

常而不萌一毫私意於其間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推此意便須知明處當萬物各得其所○或曰以德報怨亦謂小怨之可捐者非父兄之讎之謂然不直亦甚矣故聖人因之以告或人而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未嘗有求知之心莫知之歎正自言平生所學無可見知耳此子貢所以有何爲之問也謂夫子之道必有可知者在乎不知不知聖心原不從知不知起念上下天人坦然順應之而不拂何怨尤之有不怨不尤此心正有用在聖人一生精神合併不厭之學學而云下者邈生安而起功於困勉諱性天而擇術於射御執心爾下

而造道彌眞自能尋向上去日就月將卽所學遵之矣
此其闇然爲己之學眞有不媿屋漏而上通於帝命者
知我者其天乎非意之也卽心卽天卽獨知卽天知以
見人之終不我知也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莫知而後
見聖人之心眞則世人之急急於邀知者吾不知其於
知何如之病也聖人亦樂乎人之我知也哉○老子曰
知希我貴則有逃知之心矣聖人眞是無可知處知我
惟天道其實也○聖人將上一乘工夫讓人做只做中
人以下學問故曰下學如發憤忘食直是鈍根如此其
進自不能已所謂上達也達者足此通彼之謂自卑而
高積小而大也聖學不喜道頓下學之學正學不得道
頓隨學隨達機非二致而自下而上功由積累至於達

天知化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纔學便達天德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一時之學達也志學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終身之學達也○學人事而達天理訓上下亦通但未見聖學喫緊精神如子臣弟友開是學未能處是下學聖人言未能何有不一而足爲是艱苦刻厲恁地埋頭去○學只是遏人欲存天理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命我之命也命自我立興廢之機我制之矣公伯寮其如命何言非寮之力所與也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廢行而曰將聖人不以一成之見膠未定之天亦不

以因應之心晦前定之理有如此者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賢者辟世處亂世而長往鴻飛冥冥此其最高云其次則辟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然跼蹐於世網之中其次辟色機斯著矣其次則辟言機斯晚矣論潔身之義則三者遞而上之不若辟世之爲高而君子所遇不同容或有待時而後決者以言乎潔身之義則一也而下章復繼之曰作者七人矣以見天地閉賢人隱深足爲世道之痛也七人無所指當時若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太師摯諸人之流皆從事於辟世云云者視聖人無可無不可若失之固而潔身辟亂以待天下之清亦不詭

出處之正者其清風高節明哲保身之謚千載而下不可多得夫子曰作者七人矣推尊之意亦獨至矣○春秋自逸民諸人外其藏名遠舉若丈人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蕢微生畝得七人焉○或問辟世則果矣辟地辟色辟言猶近聖人栖栖否曰論隱之義畢竟以早見遠舉為高易所一有以字譏尾遯(一作遯尾)也今但見聖人周流轍環便忘卻無道則隱一段公案出處之道幾不明於後世矣○章文懿公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峰第三著如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知其不可旁觀者自明聖人身寄世道若當局而迷者

直是不忍分明一如子視父母病雖不可救無不下藥之理雖既死而猶望復焉聖人直看得世道尙有可爲而爲之非漫爲是無益之行也其如終不可爲何哉晨門本譏聖人不知時而故以爲知之者正欲醒之也可爲婉而諷矣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有心之言眞知夫子之心事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此心固而不化也既已莫已知矣亦可以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與時卷舒不亦善乎荷蕢方自視甚圓而不知聖人視荷蕢甚果也故曰果哉斷壞他忘世之見正爲

硜硜解嘲也淺深制宜他看恰好在只了得自已出處一節猶其難聖人直為其難耳聖人之難以世為一身而拯溺亨屯者是○深則厲淺則揭自是聖人家法但猗蕢看得固聖人看得圓此聖賢之別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父母之喪達乎天子上古聖人以孝治天下也天子有天下之責故制為冢宰聽政之禮使孝子之情伸於上而天下晏然觀古人皆然則此禮為萬世不易之經矣後世喪禮隳壞襄公以墨縗臨戎則在天子可知故聖人垂訓以示天下萬世云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之難使也久矣威刧之而愈叛法繩之而愈畏心存則百體自順心放則百體皆乖君子之於民也亦猶是也上好禮宅心於齋莊中正之體而出身加民無非是物故可以攝天下之精神而通爲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民易使也蓋言順也○上好禮只是毋不敬敬則有以消天下狡慢之情而歸於順故易使禮主於敎而默寓於刑政之中者也○上好禮能以禮讓爲國是也以禮導民則民皆式於規矩而作其忠敬之心故易使亦莫敢不敬之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言君子便從參天地贊化育然其道則求諸己者已非人與百姓對待之己修己亦不爲安人安百姓起念只求得一己而已傳曰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敬者聖學終始之要修己之心法也敬修之道在肅然收斂此心而主於一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湛然無復非幾之擾至於反身而誠則己得其己矣己得其己則靜虛動直天地萬物咸歸在宥無所以及人而人自安即以修之者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人無所以及百姓而百姓自安即以修之者盡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安人安百姓在修己中實有是事非意之也諸君子至此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雖堯舜猶病之矣堯舜之學只是一敬然修修無止法修而安無限量堯舜亦畢竟不了學

者但當敬修而無失可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敬修正當處○修己以敬正是尊德性而道問學○程子曰敬勝百邪○古來無偸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只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愼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脚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爲道病○拈出敬字良多苦心如曰敬只是心中無一事也又曰惟忘敬而後無不敬不免番案立說使後人藉口而謂打破敬字方能入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而聖學晦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夷俟示放達也平生情狀盡露於此故夫子歷舉

其生平而痛斥之以聲名教之辟以杖叩其脛若使之因而知改然則猶有故人之誼乎使老而知改不屑之教誨焉朝聞道夕死可矣○所惡於原壤者為其賊道也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為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觀其行徑大是詭怪不常可喜可愕至易至簡由是天下學士靡然從風轉相祖述愈流愈遠一變而為楊墨再變而為申韓三變而為蘇張終變而為佛氏之學以還其初旨嗣後士大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之意時時出沒其閒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聖人無能益童子但有損之而已童子少而不學恃其聰明才智儼然以成人自命而無求益之心惟取必於速成而已古人八歲而入小學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書數射御之文十五而入大學則教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如彼其漸也速成何為哉故聖人以將命裁之欲使之挹損於禮法之場以消躐等之見也使童子由於此而果知所以益則雖一日而千里可矣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

山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一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四　論語學案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問衛靈問陳一語不合明日遂行無傷於悻悻乎曰道不行矣不去何爲聖人處此直脫然無絲毫計較纔計較便不成行矣所謂進禮退義蓋如此若有激而行便不是○聖人仕止久速莫作死格局看如謂此必當速彼必當久便是可不可之見○聖人不但言軍旅之未學而先動之以俎豆之禮有許多委曲在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嘗誦不忮不求之言可謂能自信矣至此又信不過看窮是分外事一般分明被感遇動了平生得力當在何處乃知其未聞道也故下章有知德之歎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固窮之謂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信矣夫○君子處窮若固有之素位而行也小人窮斯濫矣願乎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多學而識

之之謂也識者隨所學而本諸心使弗忘也由多而識
就事物討歸宿也聖人之學固是如此但所學雖多只
是一理多學而識只是一以貫之非舍多學而識之外
別有一貫也然非與正疑得恰好道是多又有超於多
者故云只喝箇一不出來非也言我之多學莫作多看
了只是一貫耳一者學之歸也貫者學之融會自得之
機也一無體即多而在貫無迹即識而融聖人之學自
日用動靜所及隨處理會只是一理認得是一方爲我
有○一貫之說本無二致但此章直指學脈前章直指
道體道亦學學即道也○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箇一
使未必多學聖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
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

多學而識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性人所固有但行不著習不察鮮能知之知德者深造自得全體洞然有不究其閫奧不已者雖力行如由猶或病之况其他乎夫子呼由而深歎其鮮能也他日又曰由誨女知之乎自知自證何難之有○知德者知性中之德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註此章疑為慍見發也知不知正在此處證揚子雲曰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之此之謂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君道以無爲爲至古帝王之所同也獨稱舜者舜躬聖人之德而紹堯致治凡敬天授時封山濬川命德討罪旣代終於攝政二十八載之日而及其格於文祖首闢四門以來天下之賢乃命禹爲司空平水土命后稷播時百穀命契司徒敷五教命皐陶作士聽五刑命垂共工若予工命益虞掌山澤命伯夷秩宗典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命龍納言出納惟允九官奮庸熙帝之載而天下大治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表其有爲之迹故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天下本無爲也舜亦何爲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更無所爲也敬德之至穆然如天運於上而四時行百物生自莫知其所以

然者此無爲之象也其斯以爲君道之極乎○自古清淨無爲恐稱黃帝時當然也老子之教本於黃帝其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至欲絕聖棄智復結繩而用之則非無爲之旨矣君道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敬而已敬則知要知要則事理堯舜兢兢業業而唯不得舜禹皐陶爲已憂急先務也治至於唐虞無不爲矣而誦一作頌無爲者乃不歸黃帝而歸之舜固知老氏之教不可以治天下也故晉以黃老亡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君道盡於此也舍恭己外絕無聲色可窺故曰夫何爲哉語意呼應倒喝法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心此理隨處發見於言爲忠信於行爲篤敬一而已矣故在輿猶是立亦猶是忠信篤敬所以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所以密其忠信之功也夫然後行苟不如是則不誠未有能動者故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學者體認通塞之機一絲未徹自難假合乃謂誠不能動物是誣性也參前倚衡反身而誠也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其此之謂乎○立則見在輿則見是實有所見我輩只恁地昏昏雖食有不知味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所見合當如此○子張才高意廣看學問事但等閒做過只隔立與在輿一關頓令爽

然自失書紳一舉乃做上大人生活從此一日千里者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直哉史魚臣品之正也君子哉蘧伯玉道學之純也有道無道只是一節更無夾雜轉移處故謂之直可仕可止只是一理更無係累觸突處故謂之君子都從他心體表出來學者學伯玉之學而行史魚之志其可矣○如史魚者何處得來只尸諫一事凛然日月爭光○看來無道則止只爲仕無益於國無濟於君如史魚死而忠感其君何必卷懷乎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學者纔默便失人纔語便失言一無恰好處只是此心物蔽在知者虛而能覺自能知語知默物來順應當境精明何失之有洪鐘之善鳴也以其虛乎○能盡語默之道則能盡出處之道能盡出處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一邊是求生以害仁一邊是殺身以成仁幾人看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德之人必成其仁志一決而莫違心已安而無累君子之於仁直以身殉之而已○志於仁之爲志成其志則仁矣然古今仗節死義之士其品亦有不同者及其至則一也○只爲死得恰好故謂之仁○好仁者無以尚之其殺身成仁

之謂乎○方遜志先生臨難曉門人廖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聖人論仁只是直求本心論爲仁只是親師取友是喫緊工夫即居是邦也何地無仁賢而失之所貴乎我有善下之心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孫志時敏遷善改過之益在其中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王者繼天立極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時昔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定時之法首命羲氏正仲春次命羲仲正仲夏次命和氏正仲秋次命和仲正仲冬舉仲以槩孟季而正四時之中則建寅之法肇於是矣自夏受唐虞之禪其法因之不改其四時之書有夏小正視唐虞益加密焉若日星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冰雪雨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秭秀之候羽毛鱗臝蟠動蟄興陟降離隕鳴呴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準三農以時穫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及此夏時之善而萬世帝王憲天出治之道無踰此矣此聖人行夏時之意也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時授事固未嘗有外夏正之遺而建統改歲則遞而更之取以新天

下之耳目也殷以冬十二月為歲首則建丑之月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也周以冬十一月為歲首則建子月也泰誓曰惟十一月壬午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班固律麻傳曰初發師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後三日為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至戊午渡師於孟津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挨析木為建亥之月於夏為十月殷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殷人建丑故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故越三日而為周正月則周以冬為春矣所云十三年春果何為邪則出於後儒牽

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證也而蔡沈注以爲建寅之月則殷周之時序固不能改乎夏矣故箕子敍疇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又八庶徵曰歲月日時無易曾以箕子之明武王之聖曾不能訪義和萬古不易之序而謬以冬爲春春爲夏審如是也政教號令又安所出乎至秦事不師古但取更新厭勝之意而以孟冬爲歲首按史記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然則秦固以冬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冬十月爲春正月也知秦則知殷周二代矣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而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時冠月謂周之冬正月而聖人改之爲春王正月也若

是則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聖人乃易之是以行夏時而先秦天道矣而其發明春王正月之義則曰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一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其大者在任德不任刑云爾聖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而反以冬爲春失任德之意則又何取於春秋之名哉然則春王正月之序即魯史之舊即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來之序也知武王之時不必冬而春則春秋之時可知矣然而春秋所書時令往往有不合者則其義何居

○王者憲天出治莫大於時時者天道君道即天道也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皆時之所爲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一時也而法莫備於夏且

載在夏小正一書其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前一本堯舜之遺而潤色之要於盡利焉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是矣故夫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至此首以告顏子也區區改正朔其餘事也若夫世道循環之運人心風俗升降之機不過文質二者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乘殷之輅所以崇質也服周之冕所以右文也文勝則返之以質質勝則輔之以文斟酌三代而趨於一中並行不悖所以推而準動而化也由是治定功成而樂作焉尤所以闡宇宙之元氣而歸於必世之仁也舍韶舞又奚則哉協和風動萬古一時也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和之至也樂法韶舞而宛然臻斯世於唐虞之域矣至於蠹政之大者莫如鄭聲與佞人

鄭聲淫淫人心也佞人殆覆人國也放之遠之二端之害似是而非其中人主之惑甚於神叢狐孽非人主端本澄源修身建極徹日月之明而迅雷霆之斷鮮有不中其禍者也夫治亂之機危矣哉以二帝三王之法治之而不足以鄭聲佞人喪之而有餘自古帝王未議經綸先圖儆戒有以也聖人用世之道首法天時以爲覆冒羣生之本而又禮準其中樂奏其和無非本之天道至於法外之防則所爲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君道一天道也嗚呼大哉○達則規四代之禮樂帝王遞其事功窮則修六籍之儒宗帝王遞其道術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四代禮樂不是勦（一作治）襲聖人只明得學問事自於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包孕在這裏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或問所學何事曰克己復禮爲

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更論怎古和今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遠慮者遠大之慮非行險以僥倖徒偷旦夕之安者如

是則慮愼以動動罔不臧小而尤悔之乘大而禍敗之

迫庶幾其免矣人無遠慮其如近憂何○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爲

遠慮燕雀處堂噬臍何及也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必有爲而重言之也如好好色可爲誠矣無以尚之

之謂也故又曰我未見好仁者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人臣之不忠於君父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未得之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者盜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據非其有而唯恐失之非竊位而何竊位之情形無窮而獨於蔽賢一節窺其大者秉軸君子念之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過督之有此君子所以一體天下而無怨也與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然則怨不生於人而生於我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非懸想也自修自證自印自驗輾轉尋

求必恍然而後即安所謂深造自得者也進德修業皆是也此非可取貸於他人之力也明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雖人將如之何哉程子曰他人食飽子無餒乎使人可如之何也則不屬我之事矣即欲倩人索如何仍是騎驢覓驢如何如何只索自家尋取語曰鹵莽焉而耕亦鹵莽焉而穫滅裂焉而耘亦滅裂焉而穫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將一切倫常日用都束之高閣卻只習一等行險僥倖之事自謂得計習慣自然世教人心俱受其病有莫究其終者曰難矣哉不言得失利害而祇絕其出於人道之外也○羣居講學出禪入佛慣用棒喝正是聖人攢眉事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之道不可見而義其質也義也者宜也宜於理之謂義日用動靜皆是也所爲義也義以爲質道體立矣而禮則所以行之也中之至也孫則所以出之也和之至也信則尤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之至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故曰君子哉○就君子上見出義禮孫信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不病人不知已既反求於所能矣至於沒世無稱平生碌碌直與草木同腐耳君子一念及此而早夜皇

皇圖所爲三不朽者其容已乎然則君子之學既杜
前之名心而又激死後之名心非得已也總欲了吾分
內事而已○名之一字正須放在沒世後覷破此方是
亭亭丈夫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同一學也而所學不同其辨在隱微之際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則顯而易見者也求諸已者求則得之求諸人者必勞日拙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矜而爭其失小羣而黨其失大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求終身之行於一言可爲善學矣其恕乎言舉斯心推諸彼而已矣心體與天下相關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學者苟隨所在而擴充之則全體大用無不由此出矣非終身可行之道哉○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卽忠恕一貫之旨○如心爲恕心合是這樣還他這樣如心之愛以爲仁固恕也如心之宜以爲義如心之別以爲禮如心之知以爲智亦恕也此易簡之道也○實有是恕卽是忠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世衰道微人心不直無復三代之遺久矣而聖人猶不忍以叔季之道待其民而曰斯民也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則聖人挽回氣化之情深矣無毀無譽所以爲直也道在人心萬古如一日也道則猶是道故民亦猶是民聖人不過先得斯民之所同然耳因斯民之道以覺斯民而已無所與焉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春秋文勝之習於一史得其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我生之初猶未泯先進之遺也而今不然矣有馬者借人乘之庶幾大道爲公之一端也而今又不然矣文勝則質亡故人皆習於偸而不勝

其自私自利之見其不流爲禽獸者幾希此風一倡至於戰國蘇季子曰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則文勝必至之勢也然則周道其敝於文乎○春秋良史莫如左氏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何辨而多鑿也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韓愈曰左氏浮誇夫子歎闕文殆謂是與此春秋所以作也○或云有馬者借人乘之正是史闕文也張子曰史闕文祝史闕文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者工於言者也彌近理而大亂眞喪德而似德故亂乎德小不忍者顧小則失大大謀

莫決能無亂乎溺於小小利害首尾莫能一劃若煦煦姑息者然是小有所不忍則遠大之圖能無茫然亂乎易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亂則不治言無斷也巧言似德而亂德小不忍似謀而亂謀進德居業者知之○小不忍如婦人之仁謂小之乎不忍也若匹夫之勇是小不一忍也一語不可兩解兩意不能相兼且匹夫之勇無謀者也曷云亂謀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從含忍之忍自與不忍語意不類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好惡不可不察固也曰必察之者見聖人之好惡未嘗求異於衆人而第欲自證於吾心以吾心之好惡衡衆人之好惡而好惡乃定卽從衆可也違衆亦可也要

於其當而已矣故唯聖人能致好致惡亦唯聖人能以衆好衆惡○問衆人好惡何故與聖人不同曰衆人之情或泛而不察或私而不公則好惡亦僅得其槩而已不察故也使能察焉則善惡之情雖有遁焉者寡矣雖然非至虛不能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離人則道之名不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待其人而後行此人能弘道之說也言人能自弘於道之中而非道操其弘也故又曰非道弘人然則自謂不能者是誣人也謂人不必弘而聽道之弘者是誣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心未有有過而不自覺者旋覺旋改何過之有過而不改不即改也是謂過矣其不流而爲惡者幾希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者聖功之本即學中之能事然亦曰愼思而已非荒唐無據者也是之謂思誠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則思而荒矣何益之有哉夫惟反而從事於學乃知斯道只在當人之身學之即是博而約之好古而敏求之進進不已則益矣所爲下學而上達也此之爲學未嘗廢思而所由殆與忘廢寢食者異情則亦止謂之學而已矣夫言學則不言思可也故聖人但曰學而不厭○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只爲有意見在故入艱僻一路去若反觀默識自不應如此○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妙在

勿忘勿助間此聖人之善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益助之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思合是纔致思便已不是道愈思愈隔而今試舉得仁是甚樣只索就日用間平鋪做去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如此而已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謀道不謀食道外無學非富貴利達之學也夫人亦知得失之辨乎耕也餒在其中矣謀食有餘貧也學也祿在其中矣謀道有餘祿也富於道之謂祿貧於道之謂貧得道則失貧故君子但憂道之不我得而卒未嘗動念於貧也謂將以道易貧也謀道不謀食殆謂是

與聖人慨世之學而干祿焉者故惓惓致曉如此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君子之學知之眞守之固大而化之斯全學也知及之者擇乎中庸是也知之所及卽是仁但未必能服膺弗失耳非禮勿視聽言動仁也守之至也意想之及非知也把持之守非仁也知及仁守君子之學有眞得矣然非充積之盛徒有中而忽乎外者以語莊涖無由矣則亦無以作民敬矣非存神過化上下同流則動民之禮猶未見所性之節文而欲民自至於中不可得也則亦豈得爲盡善之學哉故君子從仁守以後隨處體認天

理本諸身徵諸庶民必要乎盡善而後已盛德大業一以貫之其斯以爲全學乎○知仁竝進纔有覺便是知常常覺去便是仁守纔守得便須顯微無閒體用一源莊禮一齊俱到不如此不能守矣但工夫有生熟之不同只得次第檢查去○陸子靜曰論語中多有無頭說話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所及者所守者何事又曰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程子曰仁也者仁此者也言將知去及此理仁去守此理則知仁是一物理是一物如何打合得○禮者敬而已矣以此治身卽以此動天下動猶至誠動物之動動不以禮則敬德在我猶有間隔處未能盡人物之性也所爲聲色之於化民末也烏乎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從道德起經濟則所受者大從才技出揮霍規規乎小已出乎大則入乎小出乎小則入乎大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甚醒人以仁也仁者人也卽水火雖至切於民生乎而仁尤甚何也不仁則不人不人則不生仁則生雖死而生然則起死回生莫仁若矣以生爲生則人固生於水火而有時而死若蹈之而死者然以生生爲生仁能死人乎故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〇蹈水火而死言

終身託於水火而死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當仁不讓之謂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事言人便以聖爲志何讓之有胡雲峯曰顔曾游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遜於夫子旨哉○當仁不讓於師只是極當仁之量不聽人獨占地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四時之貞也言天道貞於終也於人則爲智智者貞之藴也故知是知非而不失其常諒則執一不通爲有我之私而已貞而不諒其君子守道之至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不徒曰任事而曰敬其事一乃心也何暇顧利祿乎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是之謂乎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分明天地氣象善惡之類雖殊而天地生物之心初無揀擇栽培傾覆物之自取則然天地無心也聖教亦然○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又有不屑之教誨也者其無類也夫其辨類也夫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道一而已一則無弗同不同者非我之異於彼而彼之有異於我也大同之中忽起藩籬吾儒與異端之名始立吾儒方獨伸其是而異端且自執其迷兩相角以求

勝若冰炭之不相爲用也君子其如異端何哉雖然爲吾道謀者姑力持同異之辨毋使以異爲同相謀而蝕猶庶幾乎○韓愈曰孔子必能用墨子墨子必能用孔子此見不到處遺衣六顚畢竟惑其說

子曰辭達而已矣

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可與達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與師言意也謝上蔡監西場竹木爲諸生講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章曰一

部論語只如此看故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可爲獨窺其微矣只此是道便只此是學子張實認得來不是鑿空疑問者故夫子曰然而又申之曰是道也固相師之道也言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一有惟字誤）聖人之道乎子張求道於夫子之身所見眞夫子求道於天地萬物之固然所見大（一作夫子行道於天地萬物之間所過者化上所見眞亦深者字）一部論語正合如此看○相師之道不是舊格子聖人仍作舊格看○如（知一作此）是道便知不如此非道知相師之道便知子臣弟友（一作人倫日用）之道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

與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將伐顓臾是無魯也亦無王也將則必誅故夫子因二子之見而力誅之又姑置季氏而先斥二子始終一辭春秋討賊必先治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夫顓臾固先王之封國也而且附庸於魯稱社稷之臣季氏何以伐爲哉二子者獨不能矢大義而折其邪心乎然且曰夫子欲之也則如陳力就列之謂何不特此也爾實有匡救之責而莫之舉則季氏之惡爾實成之是誰之過與直令冉求無迴避處於是辭窮而遁遂有後世必爲子孫憂之說既曰欲之矣又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支吾輾轉欲蓋彌彰故聖人疾之摘發至此如秦鏡照膽邪謀畢見矣丘也以下又發明利害以破子孫憂之說因坐二子誤國之罪而討罪之義無餘蘊矣君子而

臣一均也均則和和則安均故無貧和故無寡安故無傾內治既修何患遠人之不服哉今由求之相夫子也以服遠則無德以安內則不均而徒從臾其君以干戈之事祇以速蕭牆之禍耳可爲忠於所事哉然則始終誤季氏者二子也故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是役也聖人力攻二子既聲大義之不可伐而又深切利害之情愈駁愈證如老吏入獄一字不可平反令聞者感動卒寢顓臾之伐聖人有功於宗國大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先王治天下有五禮六樂八征九伐以統一宇內故係子於天謂之天子降及春秋而自諸侯出又自大夫出又自陪臣出禮樂征伐亂於雜出而淸議自庶人出矣此極亂之徵也權出於下則亂亂而無所歸則散而庶人且將挈其權以歸之一人而天下復治故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此宇宙升降之大機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也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嗚呼其唯聖人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祿去公室則政在一作逮大夫五世四世之及修短異也

勢極重則必反五世希不失矣然則三桓子孫之微也宜在今日乎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是時陽貨專政已執桓子爲三桓浸微之漸故云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友最益人其次莫若諒又其次莫若多聞三者皆益友也即得其一而益矣便辟則不直善柔則不諒便佞謂口給禦人而無聞見之實者皆損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

君子之學察之性情隱微之地而聖狂之介已判然矣其油然而生颼然而莫制者好樂之情是也或動焉以

天益之幾也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是也其動焉以人損者之幾也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是也三益者發乎情止乎理履中蹈和有自然之節焉而又不自滿假津津然道人之善且友人之賢其流露於物我之間者無念非上達也故益三損者任其情之所發而不知節或氣盈而驕或氣偷而佚或神溺而晏欲敗度縱敗禮無念非下達也故損學者深察乎此而致力焉於以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則學問之功思過半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三者所樂在此則所憂在彼○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三益之謂與反是則損矣○益者之樂從憂勤惕厲中來故與損者相反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

無荒良士瞿瞿三益有焉王艮學樂歌曰學即樂樂即學其損乎益乎君子愼諸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三愆蓋儆學者洗心惕慮以爲受教之地也身處函丈而心不在焉或失之語或失之默三愆隨之雖日侍君子日奉君子之言祗以水投石而已矣○纔一啓口得三愆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遷善改過從此處得力便是喫要學問○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教學皆失也諺云盲棋對瞎者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自少至老無非肆力於學其大要在存理遏欲消融血氣之累而已血氣有盛衰而此心隨時而受役焉少則中於色壯則中於鬬老則中於得三者遞爲君臣未有已也故君子戒之防乎其防求之不墮坑塹中嘗是知何力量學者思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不畏者君子之心法三畏其大端也畏卽敬之所發也畏天命畏其命我者也君子知天命之在我而敢弗畏乎畏大人畏其型我者也畏聖人之言畏其訓我者

也皆所以盜畏天之功也三畏一畏也若小人安知有天命哉小人之心死久矣自絕於天不勝其褻越之罪何畏之有況於大人乎況於聖人乎舉無有動其畏者矣然則三畏所以成君子而不畏乃成小人敬肆之關嚴矣哉○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卽畏大人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人生而有知矣自聖人以至於塗人一也其有不知者物蔽之也甚焉則困矣然而未嘗無知也上焉者其唯生知乎德性之知則有生而完具之從容中道聖人也其有不知者可學而知也學生知之知擇善固執是也

故次也雖困可學而知也學學知之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也是又其次也及其知之一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斯下愚矣夫自生知以至於困知同一知實同一學不學而後聖狂霄壤焉天乎人也故君子學之爲貴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道生於一天之數也天體圓徑一而圍三故置一得三又三三而九爲天數之終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吾道一貫而三省三畏三戒三德舉其綱九思盡其變矣○九思者君子檢身克己之功無所不至有隨在而致吾之思者君子一舉目而惟恐亂吾明也求吾之明而已矣一傾耳而惟恐眩吾聽也

求吾之聰而已矣推而色與貌言與事疑忿見得無不皆然思之思之隨感而自得之而天理之在我者無不各止其所矣此之謂思誠九思一思也故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前六思實而可據後三思虛而易忘六者克己之全三者進學之要○君子之學首嚴於視聽而此心出入之關鍵扃矣又求之色貌之全焉又求之言動之大焉又求之念慮之微焉又求之情性之隱焉愈約愈精此心幾無滲漏之地矣又終之以義利之辨而天理人欲之幾有益證其眞者格此一關方合道耳目有所加言動有所措學問更無餘事矣九思終見得是學問路頭徹首徹尾之道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諸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好善惡惡之誠卽求志達道之蘊也學始於修己而終於用世乃潛見則異致士固有有體而未有其用者繕修之密身心性命之間粹如也語有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非乎若夫本窮養爲達施堯舜君民直於吾身親見之則非命世之大人不能與於斯矣語有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乎斯二者皆聖人之所願見也而有見有未見所見之幸固足寄斯道之輕重而所未見乃關世道隆汚之運聖人之所感深哉○行義達道自伊周而後絕響矣有宋諸儒差足當之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以語達道無當焉然則有其道無

其時不能達也有其時無其道不能達也孔孟既不遇而蕭曹王魏之倫終不能致於王茫茫萬古可勝惜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齊景夷齊之論卽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論聖賢矯切世情如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卽家庭授受不過如此

有異聞乎陳亢得伯魚之說而自喜也意曰吾今而知詩之不可不學矣又知禮之不可不學矣又知學詩學禮之外不能有加於子矣故曰問一得三陳亢深信聖人之教故若驚若慰以志喜非實以聖人爲遠子也不然詩禮之聞豈自今日乎○學詩者由歌詠而得其情學禮者由節文而通其意學問大段自禮入然必學詩方能開發性情爲進學之地故詩先而禮後後來無人理會此教法宜子禽擊節歎賞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稱之亦曰君夫人

閨門風化之始也故稱名之禮夫子蓋嘗舉之曰邦君之妻則係重於邦君矣故君稱夫人明有匹也自稱曰

小童明有尊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遜於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亦尊君也循名責實則妾媵固不可以僭夫人夫人亦不可以耦邦君而邦君所以端刑于之化者自不容已矣記者及此有關雎麟趾之思乎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子見陽貨與見師冕同一化工（一作天德流行）之妙○聖人處陽貨、問答皆是至誠中流出絕無矯飾避忌之情自

合所過者化（一作自是規矩方圓之至）不仁不知之說既據理而答之矣及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分明打動聖人心事故直應聲而赴之曰吾將仕矣當是時寧復知貨之不可仕又寧知天下之終不可仕念日月之如斯姑以自決其憂天憫人之懷而已甚矣貨之言得我心也其如道之終不可行哉感時念仕祇增聖人太息而已○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卻被陽貨道破來○佛肸召則欲往公山弗擾召則欲往陽貨見則曰仕皆是當下意更沒下梢知此方知聖人天地萬物一體血脈（一作之懷下云隨觸而見不必實事可爲亦不必後念相續）若云佛肸公山可往此必不可仕眞是說夢○孔子不見只是守道之心觀孟子證入不見諸侯事可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孔門第一微言爲萬世論性之宗性相近猶云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指點（一有出字）粹然之體此無嗇彼無豐夫何間然者（一作曰相近）但人生既有氣質此性若（一作便）囿於氣質之中氣習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而無算聖賢庸愚判若天壤矣此豈性之故也哉（一作有曰習相遠句）夫習雖不能不岐於遠然苟知其遠而亟反之則遠者復歸於近卽習卽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模一近字語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若是彷彿相違便

是利與善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此箇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子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相遠是尋丈如兩人面孔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所爲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渾乎善只是一箇惡亦只是一箇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箇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夫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謂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作一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淸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

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恐人混習於性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曰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章承上文而言習相遠卽盡天下聖狂之路矣然習固聽人所移非一定之權也中材之士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惟上知者生而習於善下愚者生而習於惡皆不可移則氣質若有囿之久矣雖然習也有性焉君子不謂習也愚按性只是一性習只是一習非相近之外復有上知下愚而謂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如此則

三品之說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有弦歌之風教化達矣大道而小試之可喜也故聖人有莞爾之喻偃若有未喻其意者爰述所聞而對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言武城之治舉而措之道者也君子小人皆在斯道範圍之中而愛敬聯為一體和氣溢於兩閒矣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達於治理矣非徒言之實允昭之前言戲之耳志喜也若子游可為不負所學矣○道之所該者廣而禮樂其大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魯自季桓子據費公室遂衰時公山畔費是以陪臣執國命而託於強公室弱私門者然亂臣賊子豈足與有爲而說者乃謂聖人實欲借以行道則置於子路之見矣聞召欲往者一時感動之心若道焉若赴焉已不自知而人亦不得而喩也子路不說正謂公山之往必難行道也聖人不必計道之行不行而先卜人之用不用故觀公山一召若非徒然者當時止因費事感動聖心故漫作癡想謂公山庶能用我耳意者亦吾道大行之機乎夫今天下第無用我耳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周道之衰也平王東遷下陵上替矣聖人豈一日忘東周之業爲之云者挽東周復於文武成康之舊也蓋東周廢興聖人眞以爲分內事爲是吾爲不爲是吾不爲第卜諸用我者何如又安知公山之召非其機也哉

此聖人所以欣然欲往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者此心之生理無不生也則無不行也有不行則生者息矣君子求仁於吾心而得行之之脈物一作焉有一日下五者五者何六字恭寬信敏惠是也此心常運於天下如川流之不息則仁體得矣五者在吾心卽其在天下者也無

以作民敬非恭無以作民懷非寬無以作民爭非信無以作民勞非敏無以作民順非惠有一於此非行也能行五者於天下實有是五者之分量則心體得矣仁矣○行五者於天下是本體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工夫○心能生五者一齊俱到故從行處見五者若借五者爲推行之具便須心是心理是理（一作心自心理自理）則於此圓滿於彼欠缺卽及於天下亦迹而不神矣○張子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行則知行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善不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雖聖人不能踰也故曰然有是言也言有是道也雖然亦恃我有以自信而已不善不入良恐其磷且緇耳若堅白自信者方將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尚何磨涅之病乎如是則安往而不自得哉可行可止與時乘而我不與焉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聖人自狀出當時欲往之心一作不能自已之心誤有如此者○聖人體道之至動無轍迹流行坎止一乘化機之自然其要歸於不可磨涅而已不繫之道卽是堅白之道堅白之道卽是不善不入之道但子路拘滯在形迹中聖人反求在我超然物表憑地活潑無一切心無一切法然則佛肸可往乎曰何可往也不曰然有是言乎○堅不磷白不緇神無方也焉能繫

而不食易無體也聖人就不善不入中推敲出究竟學問非謂佛肸之召必可往也

按春秋定公八年季寤公鉏公山弗擾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謀作亂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遂執季桓子壬辰將殺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出孟孫氏陽貨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成宰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貨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貨歸寶玉大弓奔齊又奔宋遂奔晉適趙氏○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秋叔孫武叔懟公若藐使爲郈宰殺

之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侯犯出奔齊乃致郈後二年春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三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保障也無成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又按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夫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月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孔子行合春秋史記觀之公山之畔卽在陽貨執季桓子之後孔子猶未用事於魯故召而欲往及孔子仕魯爲司寇乃因三桓以墮三都侯犯之叛叔孫非叛魯也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襲季氏也惟成尚私於孟孫故孔子得因叔孫季孫以墮二都而終不墮一成蓋亦事異勢殊也三都之墮正是欲往之心爲東周第一義也使孔子果赴公山之召則固可借公山以墮費而還之公室因以及於郈成但其勢逆其名不正枉尺直尋故夫子卒不往必有待於司寇之用旣墮三都而東周

之業爲之兆矣始知聖言不我誣也然終不及墮成者何也始焉方欲往公山於魯則期月也乗費蹈瑕而動既用事於魯又因三桓以去陪臣總之欲强公室耳權固不可預設也後人未考經傳本末或疑公山之叛卽謂帥師襲魯之日則孔子既爲魯司寇矣又何以召而欲往豈有用我之路乎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程子曰大凡有題目事易合然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有題目事故聖人題之爲六言而六蔽隨之謂其在假合

也資性得於偶近而用意持循容有過中失正之弊以語聞道則未也故君子學焉而已矣六言一學也學一理也好學者求吾心之理而得之也得此理於仁而不愚矣得此理於知而不蕩矣得此理於信而不賊矣得此理於直而不絞矣得此理於勇而不亂矣得此理於剛而不狂矣何蔽之有六蔽不生卽六言亦屬強名之其於道也幾矣○不就六言學只明得一理此理明更無餘事善學者反躬而自得之以盡乎已耳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教生於興故學詩爲小子第一義可興又學詩第一義而觀者因吾興之機而實證之也可羣可怨事父事

君皆反觀之地無非得之於興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窮物理之當然而得吾心之皆備又安往而非興起之餘事哉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詩不可不學而其要則二南盡之矣君子得之以修身而教於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矣此大學之教也傳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雖閨門之內几席之近有倀倀乎其不可行者與面牆何異哉君子求端於二南而先王以肅肅雝雝之德刑于寡妻被於南國裕於子孫者有如是也文王我師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不廢玉帛而玉帛非禮也樂不廢鐘鼓而鐘鼓非樂也因文而達其意亦可以得禮樂之謂矣雖然禮云禮云非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非鐘鼓云乎哉在人思而得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色厲內荏方泰然自以爲君子矣無乃小人之尤乎比諸小人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善匿而畏人知一也此等情狀如揭肺肝覶破時不值半錢雖小人亦不齒之故君子作德誠之謂貴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之名自孔子始立蓋指學聖人之道而僞焉者其

託迹近於中庸最足以當鄉人之好而其閹然媚世之情尤令賢愚盡厭故其謹愿之稱始於鄉人終述於天下後世所爲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爲愿人也則亦題之爲鄉愿而已矣曰德之賊者自有鄉愿之學術而流俗趨之以爲便小人託之以文姦人心世教從風而靡其害至於子弒父臣弒君而有所不顧也其爲德之賊爲何如哉蓋僞學之蔽如此○古來無此名目自聖人題破包盡古今僞學之品必曰鄉愿者爲他起手從流俗汙世中來閹是不一作離本色雖出神入聖繆巧無窮只是鄉人伎倆○學君子不得必爲色厲內荏學聖人不得必爲鄉愿○色厲內荏正是鄉愿之流爲他末燕在故中外兩般若鄉愿是渾成一愿外不厲內不荏

經幾多鍛鍊來方恰好正是竊盜有敗露時鄉愿是盜狐白裘手也一本何作鄉原愈徹規模愈好詭難窺其破綻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塗說者學事口耳隨所聞而騰說之不勝其誇誕之情也此其精神漏洩無餘雖有天理之存焉者寡矣非自棄其德乎然則畜德乃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其是鄉人之庸庸者本無大破壞處只當貫一念割不下便當無所不至初然只是鄙夫後來是大奸大惡若出兩截人殊不知其爲必至之情也若謂鄙夫不

可與事君初然亦信不及故聖人始自疑其辭而曰與哉其旨嚴矣○鄙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何必陋惡聖人窮奸邪之禍而止以鄙夫槩之欲人主辨奸於微也○鄉原鄙夫皆是聖人題畫出其情狀亦甚不相遠

子曰古之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人生不能無氣質之偏已爲所性之累矣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呈露於氣質之中識其偏而善反之古之人所以盡性也何至以古人之疾而今或亡之哉今之人非無古人之疾也而重壞於習染之私知誘物化任其質之所溺而不知反回視最初面目已失其眞益疾猶是

也而症已非矣狂者失於中行故爲肆矜亦狷之流故爲廉愚則多木訥之意故爲直三疾古人蓋嘗因之以入道矣今也狂流而蕩矣非肆也矜流而忿戾矣非廉也愚流而詐矣非直也名存而眞亡故或之或之疑之也欲人反而自叩其有亡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天下蓋有以邪而奸正者若紫奪朱鄭聲亂雅樂是也此猶其小者國家搖亂國是傾陷正人莫如利口其亂正之勢亦猶紫奪朱鄭聲之亂雅然極其禍能令人主之心爲其所中而不自覺能令天下之大人之情爲其所簧鼓而不自持直舉人國而覆亡之猶反掌耳可畏哉

是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惟仁者能惡人其有知三者之足惡蓋亦鮮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參夫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也可言非道也聖人慮以言求道而反格於進故慨然有無言之歎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蓋借疑問以發夫子之藴也夫道即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何言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道也天亦卒歸於無言而已以無言之天顯設於四時百物而非滯於有以時行物生之天復歸於無言而非淪於無所爲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至哉天乎述道者述此而已然則道

固有超於言者矣又有不言而言者矣而猥欲以言述之不幾乎愈言而愈晦乎○予欲無言聖人分明一天矣蓋學至於忘言始秥此義云非專爲立教說天何言哉以身證也若言聖同天更嫌比擬在或曰觀天則知聖人矣程子曰非也觀聖人則知天矣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此聖人知命以後學學字一作覺會第一證處○此道惟顏子足以知之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周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無言處正是道妙四時行百物生是無言之撰故始終曰天何言哉○子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聖人固自以有

言之病道也故慨然歎曰欲無言蓋學進於忘言而以
神道設教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
聞之
許師曰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不教而平心
和氣不大聲色其所以爲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
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
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蓋體人子必至之心而爲之非以強世者也求禮於玉帛周旋求樂於鐘鼓節奏而傷人子之心抑惑矣時物之變人子蓋用以寄追感之情而未能恝然者短喪之說無亦未嘗反而自得其心乎故聖人借予之身動予之心而曰食稻衣錦於女安乎若曰此女之心而非他人之所能爲也予猶未得於心而遽曰安亦口給而已女安則爲之言必有所不安也三年之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亦仁人孝子必至之心也而予獨安之予獨爲之予獨非人子乎予之不仁也姑俟其既出而復責之而欲其知所悔悟心而徐得其不安之實也親親仁也此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之心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直打到痛癢相關處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不思所以竭罔極之報其亦不仁之甚者矣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莫痿痺於此矣食稻衣錦君子曰不仁而不可爲也此三年之喪所以爲通喪也然昔者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禮喪必三年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有由來矣未聞其食稻衣錦以爲安也若宰予抑亦屈已以明道者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

人心不可無所用無所用則昏昧放逸惡日長矣況飽食終日一無所用乎故曰難矣哉世不有博奕者乎博奕雖賤而用心則已勤矣爲之猶賢乎無所用心者矣則是下盡出博奕下也亦愚不肖之甚而已矣然則君子之欲用其心者曷不師智於博奕而通之○泛用其心不可也雜用其心不可也其惟博奕乎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如博奕之用其心則幾矣此聖人所以醒人於博奕也與○人心有全力只是不肎用用而不盡與不用同○心無方所用者亦無方所而曰無所用心者豈有所以爲乎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而致其身○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只此便是學可

爲知所用心矣推之無往不然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義者勇之爲體也義在是即勇在是故除卻勇可不道若見義不爲義非我有非勇亦非義聖人就勇之是處看是義故曰君子義以爲上使徒恃血氣之勇而義不存焉則亦爲亂爲盜而已亂則非勇也盜則非勇也然則義以爲上其爲大勇乎亂與盜視眞正英雄只在是非間學者辨之○君子徒勇必縱恣而不循理故爲亂小人徒勇必暴悍而不循分故爲盜皆惡之別名也非作亂爲盜之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
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聖賢惡惡之嚴皆克己進德之要而維世淑人亦寄於
此人心之惡不可勝窮其大端若稱人之惡者浮薄之
情也居下流而訕上者傾險之習也勇而無禮者逆亂
之節也果敢而窒者狷狂之見也有一於此皆德之賊
故聖人惡之殆有異焉極其情得無徼而託之知乎訐
而託之直乎不孫而託之勇乎以惡爲德何啻千里而
析理不明不免以似亂眞且益肆其遂非長惡之習益
亦爲惡者必至之情也惡惡嘶天理人欲之幾而一破
其假借之見庶幾有拔去病根之意於所爲稱人惡四
者之惡不使得以加身矣此子貢之惡所以合於夫子

也○子貢之惡是申明上文如凡下訕上者未有不訐於直知勇亦然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難養自古皆然知此便須得反身正物之道區區謀所以養之之術鮮克勝者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君子十年而幼學至四十而强仕則其學成矣年四十而見惡焉老大之悲乃在今日矣已矣乎無可復爲也其終也已惜哉是以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自靖自獻於先王生死去就行各不同而愛君憂

國之憂無纖芥可疑各成一是而已一而愛君三句作爾心同心之盡處即道之至處故曰仁就其仁而觀之亦止謂之忠忠之至也仁一也以此事親爲孝以此事君即爲忠故仁人即是孝子即是忠臣孝子不必仁者宗族稱孝之謂也忠臣不必仁者子文荀息之謂也仁可以該忠孝忠孝未必盡仁故聖人於三人不曰忠而曰仁所以表忠臣之極思也令尹子文忠矣然不曰不忠而曰未知焉得仁蓋原心之論屈原之忠忠而過觀過斯知仁矣

○三人一節進一節做始諍之以去繼諍之以奴終諍之以死無可復爲矣於此而國破君亡亦可以自靖於先王矣三人似商量熟慮一作極思共慮各就一件做去一下有均之可以靖獻於先王句觀微子之誥一篇可見所爲同心報國也

說至此方見得三子之義凜然方（一作邑）是仁須知三子去合當去奴合當奴死合當死去者非爲存宗祀悟君之道始在一去微子爲紂庶兄分義當去箕子類貞正志又有一段委曲精誠出萬死一生處此際甚難正是哭不得笑不得此策更無轉動比干方纔撒一死是臨了著數（一作比干方效之以死是末後極思底盡處）若說箕子偶然不撞著紂怒故未死比干不幸而死似未盡當時靖獻心事萬一俱死俱不死豈不有憾且聖賢生死在手豈（一作何）係於紂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然則直道可容乎故展禽亦然惠不能枉道以求容而姑棲遲於父母之邦猶有忠愛之意焉然其如天地萬物一體之誼何孔子便不然惠終置身於世外迹混心超故列之爲逸民○此是油油不自失的面目益然想見其人和而不流其惠之謂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景公商所以待孔子而曰以季氏則吾不能姑以季孟之閒待之乎又曰恐吾老矣不能用也同是一時商量語纔商量志疑矣安能用賢所爲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晏嬰之沮有由矣此孔子所以行也記者不載晏嬰沮孔子之事而專

坐罪於景公固以見聖道興廢非嬰所能與而且不能於用賢者主道不斷云爾此著出處總訣一待字吾老矣不能用也言但恐終不能用孔子也亦自謙之辭非果不用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既志事於齊人又歸罪於季桓若魯無定公然定公已制於齊人卒爲季桓子所悞而不克自主三日不朝魯之爲魯可知矣聖人能行道乎聖人去魯本以膰肉不至存委曲之情而事實坐此故記者直以女樂一事爲孔子行案誠識聖人出處之大者也○或問孔子去魯若何曰此孔子最不得已處孔子方得志於攝相之日而一旦有女樂之歸一有諫諍匡救都無所施句義有可去必俟膰

肉（一作猶然遷延於膰肉之至、）曰尚有可爲姑爲弗聞而安之及膰肉不至然後念絕（一作義無可留）卽出晝心事一般孟子所爲以微罪行者正以示臣子去國之情不忍恝然卒不欲暴其君父之失如孟子所爲王猶足用爲善是也總是夢寐東周心事割不斷處（一作放不下）於去齊衛則不然固是去他國之道亦倘無可爲之光則進退之義可一言決耳（一云不特孟子所謂以微罪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三人言論風旨大略一轍而楚狂衰鳳之歌飄然有塵外之想故謂之狂者夫子下欲與之言其屬意當最切沮溺多溺而不返之意名稱其實所謂石隱也丈人一言而起子路之敬想當時語次有周旋中禮處其操履當在楚狂之上故邂逅遂成莫逆夫子聞而嘉之曰隱者也言有道而隱者也夫子周流楚蔡之間不得一遇時主乃就塵埃中物色數君子使千載而下仰其風節雖數君子之幸乎而吾道不可爲不遇矣夫春秋之世固不以孔子之聖貶數君子也○原旨曰欲與之言亦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而誰與易之言天下皆亂誰可以化而易之者謂世道至此必不可易也故夫子反之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應上與字丘應

上誰字然則今日之滔滔非巨與易之而誰與之易也哉○辟人謂避此適彼屑屑於去就也○聖人憮然數語是盡傾肝膈處○子路憾丈人意專就二子之見上來故尚未得聖人憂天憫人之情意葢曰君臣有義尚矣使人人高不仕之節此義不終廢乎夫君臣之於長幼孰輕孰重長幼之節且不可廢而況君臣之義哉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若丈人之見亦惑矣君子之仕也正藉以行君臣之義也非以仕爲行道計也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如此義之不可廢何此君子所以周流稅駕而不容已也丈人獨何心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

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民以逸稱葢身隱而道超不受世氛亦不繫情於泉石翩然人寰之表者也許師曰逸民者天民之不遇乎時也如夷齊抗節於首陽清而不晦柳下少連伸道於三黜和而不流皆越隱君子一等矣不降不辱者心迹俱超道與日月爭光尚矣降志辱身者心與迹判若擬於降且辱矣而言行合道卓乎操履之純矣隱居放言有輕世肆志之意焉中清中權而獨行君子之槩也總之逸民之行以身志爲綱以夷齊爲案而數子皆在範圍之中以下故就身志外觀言行又就言行外觀清權所謂得其天機遺其牝牡驪黃者於虞連曰如斯而已者

言二子之逸既如斯則降志辱身非其眞矣其在夷逸朱張可知數子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此其所以爲逸也然則數子皆以逸言而學不盡性卒未融其有我之見有所可即有所不可心有所向而行局於隅道滯於器矣惟聖人全體周流神無方而易無體何可不可之有所謂聖人之時者也其異於逸民者有如此然則數子固在夷齊範圍之內而七子又在聖人範圍之內此道之所以集大成也聖人敘逸民而終自附於七人之後其所感者深乎○倫彝也秩也慮者思之精慮善以動也廢中權者自放以爲高而適道之權也凡言中者皆從容中其道也○問伯夷聖之淸柳下惠聖之和聖則大而化之矣如伯夷惡惡之嚴而量且容物柳下

惠與人之寬而介且不易於三公則亦未始非偏至之行而所爲可不可者亦惟要其理之是而已亦何病於中道乎曰如伯夷之清而後可爲聖之清如柳下惠之和而後可爲聖之和卽二子而觀之逈然不相及而成其可不可之見矣此道中本無清和相清和之名從氣質用事而得之○可不可之病非謂可在清不可卽在和可在和不可卽在清只各就清和中見出如不屑就不屑去豈得無成心在纔有成心卽有歧見一彼一此胸中若相對待無往而非可不可之見矣可不可正是假象如鏡中花隨感起滅○聖人未嘗謂七子皆有可不可但言我之爲我有如此者此聖人自名狀最眞切處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惟聖人方認得可不可

最眞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所以能無可無不可○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尚病可不可在聖人之至無聲無臭至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太師諸人以賢者隱於樂工已非其志矣況魯事日非其君舞大夏設兩觀其臣歌雍舞佾禮樂廢墜久矣諸賢目擊僭亂之風思欲舉其職而不可不去何爲意是役也其在孔子去魯之後故附記於此蓋自是魯國虛無人矣三仁去而殷虛八士興而周熾其世道消長之大機乎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按周公之封於魯也太公問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賢聖人以仁厚培國脈藹然有一體充周而無間之氣象此其所以稱隆與親親睦九族也眷舊敘勳庸也敬大臣重股肱也量任使惜人才也四者皆自君子至仁中流出得王道致治之要矣紀綱法度舉而措之耳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春秋而降天地閉賢人隱諸君子觀於至聖之栖栖而宇宙升降之機決矣楚狂沮溺之流既長往而不返大師少師而下又去國而罔顧尚可為邪記八士者思盛王也夫八士之生際周之盛足係一代之興則周能用之周能有之也不然春秋大聖人而下如沮溺丈人遺

逸諸人獨不能媲美八士乎才之用舍係世道之隆汙信矣雖然周能有八士而不能有大聖人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乎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學問只有生死一關爲究竟地尋常只有義利關生死即義利之大者子張劈頭說箇見危致命便是究竟學問而繼之以見得思義正見其平時所致力處人未有錯過義利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也喪祭二端又就民生切近之理密證其躬行以見其精神無不盡處而卒未嘗遠人以爲道者士之操修於此窺其大矣故曰其可已矣子張晚年進學最誠只此數言可立萬世

儒矩今必以爲出於子張而病之亦未知爲學之要者矣○子張一篇皆賢人之學所階以希聖希天者學者欲求觀於夫子之道必自此入於子夏之徒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道體無窮而得之則爲德故執德者必貴弘信道者必貴篤君子所以交致其功也德不極所性之全而守一得以自封則不弘道不證在我之實而恃虛見以爲是則不篤若而人者雖日從事於道德之途而支離之守恍惚之見無當於學矣浮沈墮落恒必由之曰焉能爲有無鄙之也○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兩者之病相爲表裏所執如此所信亦如此一察自矜正是信不眞處○世有一項學問儘有踐履只是拘於所執必信必果總

爲一種意見所纒無開拓處叩其中不過循途守轍未嘗實見得然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也此正是半上半落學問學不得聖人地位猶爲不學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此子張自道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論交自是交道之常如聖人嚴損益之訓是也但損益未嘗無辨而君子取善之量無窮盡賢與愚衆與不能皆君子論交之地畛別分明而付與各當無往非善下之益乃所以成大賢也又合我之賢不賢以見拒

之一字果無用處故總承之曰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所見是大賢以上事如下學者當以子夏爲正學者合而觀之始得○子夏言不可非但庸衆之類但存一拒人之心將視天下之可與者亦寡矣此離羣索居之病所以悵悵於投杖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蘇子瞻曰道體無大小方術技藝恐是一理神而明之皆足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但其用則有分矣大者自一身而達之天下國家無遠弗屆小者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成物僅僅取給於一事一物之濟而已何致遠之能是以君子不爲也君子學務其大謂即

大以該小而未嘗以小病大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既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也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此眞能好學者矣倘玩愒日月而忘助之病乘之如學何○日日而知之日日而有之日日而有之卽日日而熟之原本熟下少之日月相禪而未有已也雖上達天德可矣○道體無窮善學者銖積寸累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日日用力至一月閒閒見充足更無一空隙日便是得一月工夫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日之亡卽爲月之能知其所亡方得葆其所能○一曰知無窮能亦無窮纔有息機知

體便稿○問所知何事曰須知所學何事君子之學心學也知者知此能者能此曰知之知一知也而愈知愈明月能之能一能也而愈能愈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皆道問學之事而求仁之功端不外此哉曰仁在其中仁固無往而不在者也學問思辨非仁也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心仁也然則博學者學此者也篤志者志此者也切問者問此者也近思者思此者也此眞能用力於仁者也謂之仁在其中者謂實有諸中非若存若亡之見也仁本在我非若often之自外而至故與凡言在中者異指子夏蓋示人以求仁之學也亦卽下章學以致道之意○學問工夫切近處正

是仁非心存於此必待熟而後仁也學而不厭則仁安矣既聖矣○博學是博文工夫篤志切問近思是約禮工夫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道不可強致善學者莫之致而至之也所謂自得之也百工居肆則必有事必有事所以成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所以致道也○未有不學而致於道者不致於道非學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眞見是過也小人之過也必文則不可見矣便是同雲密布掩盡陽光此心陷溺之極處○過不可文而其遷就回護之心則

文也○文過時已明知自家不是處卻不肯認錯故討出於此問何故不肯認錯曰一認錯便無由濟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君子有三變神明而時出之君子豹變也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皆莫知其所以然故曰變若儼變爲溫溫變爲厲非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厲已謗已則不誠未有能動矣夫不信以勞民果厲也不信以諫主果謗也人各有心其可愚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如生死利害關係綱常名教處不踰閑者守道之嚴不踰尺寸也人苟能効力於大者則小者或出或入閒可弗論也子夏之言蓋爲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訓○小德只就大德中細細推勘出如孝的大段是卽晨昏小節偶未善亦無害其爲孝如申生之恭可也忠的大段是卽語默去就偶未善亦無害其爲忠如屈原之忠而過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師商論交畢竟子張勝游夏論教畢竟子夏勝要之可

相合而未可相非○子夏篤信謹守其教人多由規矩節目中入而本原性命之地容有未及者故子游但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當之非謂其善於洒掃應對進退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而有本焉曰無本云者正恐其逐末而遺本也故曰抑曰如之何皆疑辭疑其逐末而遺本也子游探本之論亦學者所喫緊但質之聖門循循善誘之方不能無病故子夏從而過之子夏意謂君子教人之道孰何者爲先而傳之孰何者爲後而倦之或先或後初無成法亦無成心但生質不一如草木之區別然君子之道豈可強其所未至而從事於誣罔乎若夫會道器於一原卽始卽終神而明之則聖人而後能之豈可槩責之門人小子乎君子未嘗限人以聖人

之學而無合下證聖之理由洒掃應對進退而進之亦可馴至乎聖人之域矣○子游亦見得洒掃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但欲子夏即末探本也子夏之解謂本末固是一體然須聖人便合下理會到此自學知困勉以下只可就事事物物中逐節磨鍊使之收拾放心變化氣質用力之久有渙然融會處便是知本也若先一齊說破本末彼實未有承當處徒重其躐等之心玄遠之見而已非誣而何子夏所見最得聖門教法聖人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如一貫之呼必俟其學將有得而後及之若曾子以之示門人便須道忠恕而已矣淺深上下各因乎人何嘗執有成法所謂成德達材時雨之化然也合而觀之子游之見即博約之教

子夏之見是循循善誘處○洒掃應對進退與徐行後長同一作用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洒掃應對進退須是誠心中流出方是道愼獨工夫便做在此處○始終無定名總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精粗大小皆在其中○有始有卒正是無始無卒幷本末相盡捐了○朱子譏子靜曰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說他纔見了便發顚狂豈肎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步步做上去又朱子門人嘗過子靜且言師門教法子靜爲誦天尊地卑一章曰某教法如此愚按朱子譏子靜分明子夏之見而子靜不免以有始有卒之聖盡槩門人小子也

學者辨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學一理也亦一事也通爲一事則學不以仕廢也故仕而優則學仕亦不以學妨也故學而優則仕其必優而後及者皆純心之學也當官而理學問祇屬馳騖之見兒學焉以干祿乎蓋學者兩不相妨而相爲用處爲眞儒出爲名世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病末世喪禮不情故以致哀垂訓之致乎哀者自致其心也止者孝子之心無窮而於禮可無憾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子張蓋賢知之過其立心主於高遠若有為人所難能者然以言乎仁則未也未仁之病正坐難能中堂堂氣象望而知其未仁矣以德行言曰為難能以氣象言曰堂堂其病一也不曰不仁者而曰未仁曰難與並為仁蓋即此而反躬切已從事於闇然之學則仁矣所謂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也此二賢忠告善道處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者身致者也實有是心而不容已也人皆有是心然而奪於情識利害攻取之私則不能致矣必也親喪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親之喪則孩提之性於此盡呈雖欲不致不可得也然則良心之在我者亦可以擴而充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蓋爲有家者訓孝也聖人以孝治天下自諸侯而大夫一也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可謂善繼志述事矣此孝道之大處故曰難能非謂他事可能而此獨不可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春秋之世先王撫治天下之道不復存十一之遺而民無固志矣失道者如作丘賦舍中軍而養之之道失其君大路越席朱干玉舞其臣歌雍舞佾而教之之道失民散者民心皆瓦解而不屬於上也亂亟矣小人犯刑

罔其所也然則民情大可原矣如得其情亦仁人之所痛也而可以明察自喜乎哀矜勿喜者豈徒死中求生盡士師欽恤之責哉方將穆然深思若推已而內之溝中於是乎復先王之道以厝斯民於飽煖禮義之域而希刑措之化固不容已矣此曾子爲當時人上者發悔罪下民之意爲聯合人心之本以救世亂也然則亂國傾刑非亟其散乎秦隋可鑒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古今誅不善者莫如商紂紂之不善宜不如是之甚也而天下之惡卒歸之則身自處於不善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惟聖人罔念作狂狂則甚矣

自取之也然則紂之不善果如是之甚者也○紂之不善本如是之甚而曰不如是之甚者欲人謹惡於微而杜下流之勢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則爲桀紂而且自寬曰我之暴惡未至爲紂之甚也則紂亦有可原者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者何君子心事光明磊落絕無一毫掩蔽之情偶値情理之窮不能無過如天道陰陽有沴戾而日月薄蝕者然日月食而後明限刻可期君子隨過隨改不遠之復似之其見與仰總以見君子改過之意無不在人眉睫間若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此

正天理流行處非必以見且仰徵君子之改過也○過也人皆見之便是改過下手處非既見後方更也皆仰則復其初矣日月之還明有待而君子之改過無待纔待則不成改矣卽過卽見卽改一時事其有取於日月之食者只言其有過必改之情同耳○過出於無心只是昏一昏卽覺一覺卽化如周公使兄孔子諱君非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之道得統於文武固非區區滯於大小之見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賢者見之爲大不賢者見之

爲小也大小之見不足以盡道而道未嘗不在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子焉不學則無大非小無小非大無大無小非一貫矣學在是師在是何常之有雖謂能自得師可也師文武亦可也○苟不知所學何事頓令大小兼舉如說一一而學之則聖人之學亦窮於識矣○大小之原正是文王之德之純就此實證正是一貫處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君子必有志於聖人之學而後有以入聖人之道所謂得其門而入者是也得門而入乃能眞見聖道之無窮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一披示之矣此見不必遠求反之當身稽之日用證之天高地下之間無不活潑潑地只限一法便令東馳西騖愈求愈遠且有當前錯過者矣善乎顏子得門而入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盡之矣卓爾之見豈偶然哉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庶幾富美之蘊乎雖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苟得其門而入更無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牆之譬總見賜之造道淺而易窺夫子造道大而難測之意非以門喩外宮喩中也使顯然有及肩數仞之懸絕可見便當程量分明望宮牆而小天下矣然則學者非但不見宗廟百官并數仞之牆亦是坐井觀天○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性分定故也○惟天下至聖爲能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可謂美且富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和一處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日月踰其至高高不可踰雖欲自絕終無傷於日月之明也量量度也不知量言不知量度淺深也不可踰而欲踰之非不知量而何○日月無私照臨日月未嘗絕人而人自絕之自絕之而卒無傷於日月之明則日月之照臨如故而人又烏容自絕爲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罪過儘重自聖人看來亦無甚罪終納之照臨之下而已此日月之所以爲大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聖不可知之謂神一天而已子不云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子存神過化超然聲色之表亦若是而已聖同天不旣深乎善乎子思子推言之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嗚呼至矣○夫子之道不必得邦家而見

只借得那家事業想見其配天之化有如此者然則夫子其堯舜乎曰夫子觀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耳彼子貢等聞說過便是賢於堯舜處味所謂二字可見○斯字只是誠動於此機通於彼聖人治天下有許多措置施爲難得當下便了但事功有待而立達之心無待極之三年必世只了得當下一念極之千萬世亦只了得當下一念聖人視三年必世千萬世只在片晌呼吸間○子貢推尊夫子一擬之宮牆再擬之日月擬之天可謂至矣然實未見得聖人親切處不如其自鳴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如孟子言孔子聖之時亦近之矣○天不可階求天於吾心而階在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

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第二十篇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終之以夫子之論政又推本君子之學內聖外王於斯為至矣○論語未嘗言中而惟於二十篇之末以明之孔子之道不外

一中後來子思作中庸遂權輿於此云○堯授舜言祈天永命之道而推本於執中其旨嚴矣中之爲義從方所得名而實不落方所其在道體亦然渾然至善中而已矣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道統亦準諸此而已矣聖人立天命人心之極而修道以立教者更無偏倚之私過不及之弊所爲允執其中也中而曰執者對天之厤數言則中爲對越之本如執圭之執然又曰允執者昭其信也允執其中中斯無失矣聖人渾淪拈出中字不說心不說事不說工夫其要歸於從容中道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至舜以命禹闡執中之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中於心而中非外物求心於危微而心不墮有無求執中之功

於精一而執非淪於把捉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盡人所以合天也虞廷十六字有功於萬世心學大矣然增十二字於四字之上不加毫末故曰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件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更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不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雜揉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事心一段一作由精與一而中之用全）此虞廷授受心法也觀舜亦以命禹則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亦一而已矣

湯誥周書舉其大綱隱然有上畏天命下憫人窮之意只此便是堯舜眞血脈便是執中無方合而觀之一理不其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敏則有功公則說其帝王一中之化乎○按朱子中以事言愚謂離心無事事之中亦自心上看如堯舜揖讓本於公天下之心湯武征誅本於拯天下之心方是中道豈以揖讓征誅爲中乎中只是理理無內外而心其本也故虞廷首以人心道心發明其旨可謂深切著明矣○一篇精神縮結只十亦字○湯旣伐桀告諸侯之詞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故總承之曰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顧諟明命何所不至乎其得統於堯舜執中之傳以此○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直是吹枯轉朧宇宙皆春爲周家第一大政故首揭之
意重首句又舉其伐紂誓師之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固見仁人之無敵矣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孟津
之舉凡以爲百姓已耳豈徒恃仁人之助以利天下爲
乎及其克商之後立政安民撥亂反正翕然更始如下
所云所以慰百姓之懸望者端在此矣謹權量先謹其
在官者以達於下也審法度謂損益沿革之宜修廢官
謂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者且未及周官分職之事
只是一時修飭官常而已凡此皆行政之本故曰四方
之政行焉興滅繼絕舉逸人心仰望莫切於此故天下
之民歸心焉重民三事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本至此
而一人之德澤在天下矣此王道之所以大也於此見

武王鼎革之際一面除殘一面反商政救安天下若拯溺救焚不遑餘力然方是天地之心帝王之德非徒只其規爲政事之善而已在堯舜禹湯何曾舉一事來○堯曰一章文不屬事不符零碎掇來正是中無轍迹處合之在夫子範圍之內若說某某則見而知之某某則聞而知之便是一付舊本子將道理做註腳看了然則孔子其天乎其視堯舜禹湯文武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夫子告子張問政統帝王之道也曰五美者後儒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是也纔出於伯便是惡一尊一屏方是純王之心純王之政王道規模宏遠如天覆地載萬物得所絕不從驩虞起見故首舉不費之惠至於勞民之政最易斂怨王者以佚道使之而默動其終事之情何怨之有合之見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氣象由是而窺王者之心方淡然無營失得勿恤日轉一元之生意於於

穆之表而已所謂欲仁得仁欲而不貪也仁則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貫便是無敢慢蓋嚴密之極爲安舒何至以驕侈逸豫病天下乎故泰而不驕在心爲無敢慢在貌即爲莊涖正衣冠尊瞻視恭已之象也德威惟畏故威而不猛自政說到心又自心說到貌且見王者過化存神之妙雖平鋪五事而血脈自貫合之見王道之全矣四惡總是一苛迫近小氣象分明畫出一伯道在立教則爲虐在作事則爲暴在出令則爲賊在出納則爲有司有一於此皆治之賊也故曰惡或言上三政是剛惡下一政是柔惡竊未然四者總是不仁之惡與上交相反然伯者信賞罰謹敎令如何以惡歸之只是伯者先詐力而後仁義其心不過欲罔民以就其功

利之私就他條教犁然只是文具誠是不教之殺不戒之成慢令之期有司之出納而已總之從刑罰上起念便是暴從期會上起念便是虐與賊從出納上起念便是有司故歸之伯者夫子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開萬世之太平商確治道莫備於此邵子曰仲尼祖三皇宗五帝考三王孫五伯於此可見嗚呼至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命即天道之流行而付與物者一氣流行而理在其中只是一箇更無氣數義理之別言太極則有陰陽言陰陽則有變化而盈天地間平陂往復之數該於此矣變變化化遊於無窮方見太極之妙人與天地萬物同遊

無窮之中小之日用動靜大之進退存亡莫非命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卽陰陽不測之神也然則學不窺神化之奧不足以言知命矣知命則知時知時則知化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又何利害窮通得喪之惑乎故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之則立之矣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故能仕止久速各適其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至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證上達天德之詣故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可謂互相發明於天下萬世之學則矣禮卽是命之有常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所秩也其箴於人心則敬而已矣無不敬之謂知禮敬則

卓然故曰立記曰莊敬日強是也人心敬肆之端卽天命存亡之介故知命者又必約之以知禮而始眞由立而進之則幾矣然君子之學固非區區一已之言而不足與適之天下者知人則哲由已及物之道在其中矣有鑒別之明而後有曲成之仁君子所以合明親於一致通教學於一原也而非知言又胡以得之知言者知其理也致知之學有以晰羣言之搖亂而衷諸聖卽孟子之知言是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其大端乎知言以知人而學窺其大合人以成已而德造其成其斯以爲君子乎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二

山陰後學沈元德刊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五　周易古文鈔上

易經古文鈔義小引

余年十四五時從先外祖章南洲先生授易先生每脫略章句獨攄所見時於前輩講義中彈射不遺力則以己意硃書附之以勗余小子余小子唯唯而已竟不識爲何語也然亦稍能記憶一二矣及長余取科第去不復理前語而先生亦見背并其硃書舊本亦歸先生孫行余因念易道精微非後生小子所宜言竟不敢從人問易余先人舊存遺書止得古文易一部與今文迥異余少時讀之又不識爲何語也謹封識藏之笥中日久旣而聞前輩知易道

者譚及古文如是余因心識之竊自念曰使小子有知能讀先人遺書請必自易始矣歲時每閱封識輒低徊不能仰視蓋五六十年如一日也今年春罷官京師居外邸頗與友人論太極之說覺語不可了輒舉易以對因憶先人所遺古文取而稱述之隨爲之援筆立書敘其位次爲義易爲文易爲周易爲孔易四家之旨犂然猶未能竟悖今文也而姑從其理之可通者以存古文之萬一其敢謂遂能讀先人遺書至於手抄之下間存疑義亦竊忘其固陋而記之則大抵本先生所昔年口授者云衰廢淚倒舊學罔聞念及父師之遺不勝愴絕遂不敢棄去越月而成帙題之曰古易鈔義脫稿較正者壻王生毓芝而友人祝子開美淵更加訂定焉乃若易道之大則夫子贊之已詳余

何敢復贅所遺種種謬見不無挾勝心以出者俟暇日攷

正云先生授易時年已七十七八矣後壽至九十二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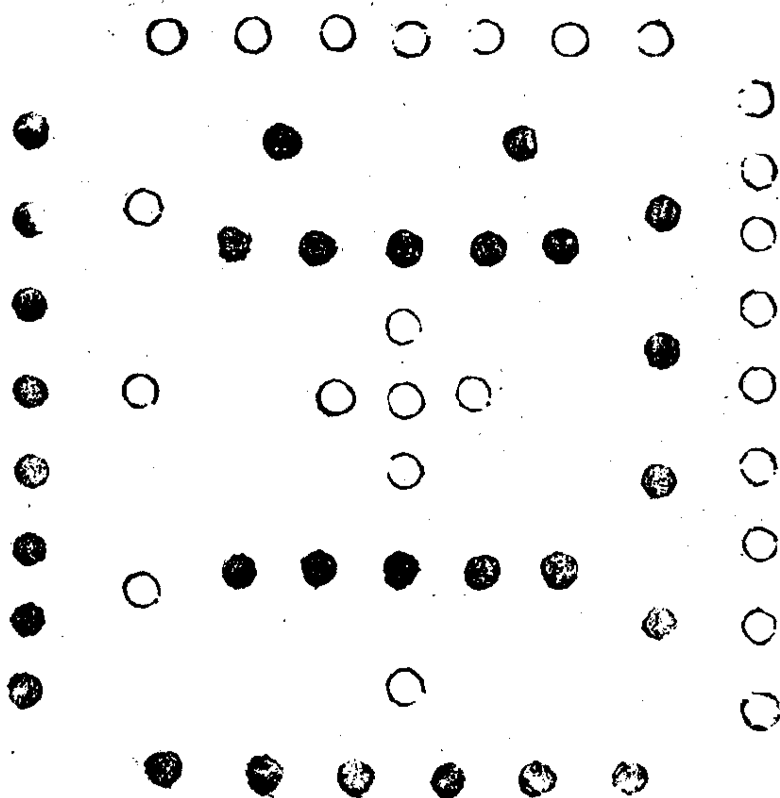
學行高古爲士林祭酒其易解有著向存之河南新鄉郭

氏不復攜歸遂不傳

崇禎癸未夏端陽前一日讀易小子劉宗周書於清源舟

次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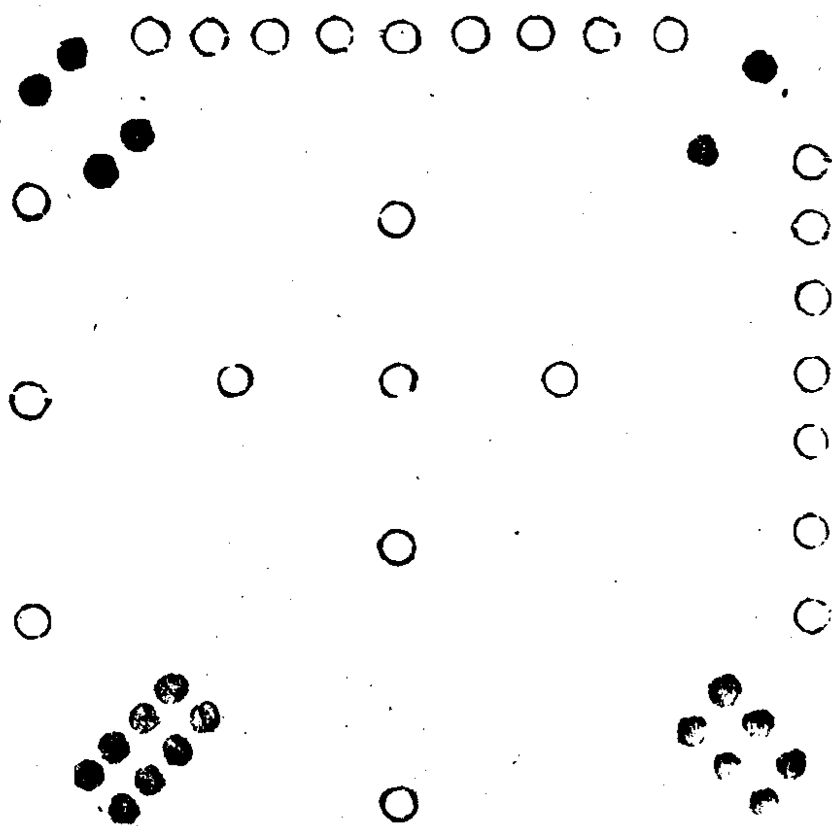


四而六而八而十極於卯而中皆左旋天道之運也一六之水生三八之木三八之木生二七之火二七之火生五十之土五十之土生四九之金而金復生水各以一陰一陽分生成之德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易道於是乎全矣

頌曰太古之世元氣混龐篤生聖人繼天而皇心苞玄極全體陰陽以儀以象八八相當卽理顯數變動不常彊名曰易無物可方附會龍馬偶呈星房旋毛順逆初卒踐行一表二裏交錯玄黃一與六配二以七藏三八居左四九右旁環而拱之五十中央其行左旋自衰而旺其道相生循環無方其體奇員其用偶章五十有五其分低昂爲四時紀爲萬化綱問之天地天地茫茫問

之聖人聖人偎偎是卦是圖或驪或黄爲龍爲馬忽騰
忽翔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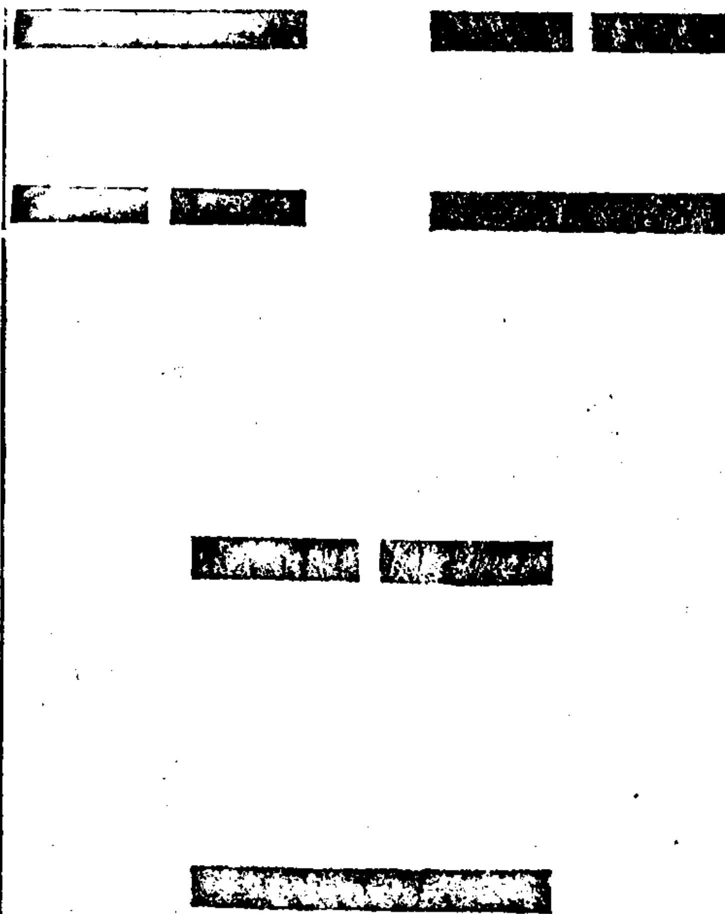


右洛書蓋本之洪範相傳爲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數見於龜文者如此後儒言圖書相爲表裏中五則皇極也四正四隅分陰分陽亦兩儀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亦四象也一三七九震坎艮乾也二四六八巽離兌坤也四正四隅交而六十四卦之體略備於此矣缺十不備者圖數體書數用也體以偶而全用以奇而妙也然合四正四隅以相配亦無往而非十也地道右旋洛書體地者也而數主克故一六之水克二七之火二七之火克四九之金四九之金克三八之木三八之木克五之土而五居中沖氣用事克中有生則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愈有其用矣此所謂後天

之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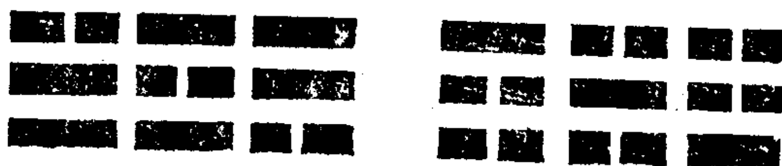
頌曰河洛之間天地孕英河以圖顯洛以書呈是一是二識者紛評圖分象緯書辯淵陵九何以南七乃西行二四六八不與陽爭去十存五土何以成有說於此西南得朋四正四隅偶隨奇零其道右旋相克得平五行次第十無定形後天致用數取不盈以九爲紀九九相乘中宮太極二四從橫八八之象一准圖情圖書表裏易範並稱神禹垂敎商周代興道在皇極九疇以徵建中表正眞陽儲精爲太極則爲人極經一掃無極學者取程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總圖



聖人作易從一畫始卽太極也因而重之卽陰陽也陰陽旣分則太極遂隱於無形而以一奇一偶分陰陽矣兩儀合而一陽生則太陽也太陽變而生少陰少陰變而生少陽少陽變而生太陰則四象立矣兩儀四象立而八卦藴於其中矣統言之得三奇三偶之純卦則乾坤之體也又得三奇三偶之互卦則六子之體也此圖立而前可以無太極後可以無八卦六十四卦葢聖人易簡之精意也

八卦子母相生蘊六十四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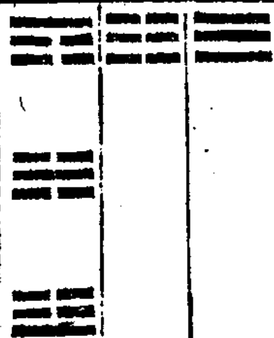


八卦生生之序初然只是乾父坤母父母交而生六子又以乾坤進列於六子各交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觀乾坤可以列六子則太極不必另爲圖象可知故曰太極本無極

羲易原

此宓羲氏作易緣起也聖人初然只是信手一下遂爲大易母因而生生焉以一生二乃得偶數便是兩儀之象自此一與兩分矣兩分又兩對遂爲後天兩儀之定位則三才之道亦蘊於此矣太極出在兩儀外又入在兩儀中出在兩儀外則生陰生陽入在兩儀中則以陽領陰此易道至妙處後人却以一頭兩脚摸之失旨遠矣

奇生偶是爲太陽生少陰偶復生奇是爲少陽奇復生偶是爲太陰右件奇畫自左件偶畫而生右件偶畫自左件奇畫而生見一陰一陽變化之妙卽所謂兩儀生四象也或曰世稱兩儀生四象謂一奇之上生一奇一偶一偶之上生一奇一偶所謂因重之說也而此從互相生何義曰因重者六十四卦之法而非兩儀四象生出之法也天地之間陰變陽化自是當理易之所以爲易者以之舍易道不言而必求之一每生二之說是囿於死數而不知變也邵子之易以之



合兩儀與四象積之得三奇之乾焉得三偶之坤焉又錯而交之以坤交於乾而得長男之震中男之坎少男之艮此陰變陽也以乾交於坤而得長女之巽中女之離少女之兌此陽化陰也卽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必根兩儀者子不能離父母也此八卦者合而言之卽四象之摠分而言之又兩儀四象之摠也或曰世傳四象生八卦謂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此卽從兩儀四象以變化何居曰造化之迹自兩儀四象外無以加矣八卦者儀象之妙蘊非四象之外又有八卦也果如所云同是太陽之位既乾一何以兌復二豈兌亦太陽乎同是少陰之位既離三何以震復四豈震亦少陰乎推之

太陰少陽可知則以四生八之說於是乎窮矣四象生八卦只言八卦由此而生非必以太陽生乾兌少陰生離震也前所謂死數死法不足以拈易道也

乾　夬　大畜　大有　需　小畜　大壯　泰

乾首與坤交爲大生之本於是次第生三男三女而進於本位成純乾

坤　萃　剝　晉　比　觀　豫　否

坤首與乾交爲廣生之本於是次第生三男三女而進於本位成純坤

无妄　隨　頤　噬嗑　屯　益　震　復

震爲坤所一索之長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升　大過　蠱　鼎　井　巽　恒　姤

巽爲乾所一索之長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宮

訟　困　蒙　未濟　坎　渙　解　師

坎爲坤所再索之中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明夷　革　賁　離　既濟　家人　豐　同人

離爲乾所再索之中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宮

遯　咸　艮　旅　蹇　漸　小過　謙

艮爲坤所三索之少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臨 ䷹兌 ䷨損 ䷥睽 ䷻節 ䷼中孚 ䷵歸妹 ䷉履

兌爲乾所三索之少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宫

由八卦而分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者也因而重之者每卦各重一卦八卦各重八卦八八而得六十四也六十四而易之道備矣卦止於八所以重四象也爻止於六所以參三才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或曰因重之法世傳邵圖六十四卦次序盡之矣由八卦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儘見法象自然之妙而此必每卦而重之不已勞乎曰一卦重八卦八卦各重八卦全從造化之理迭相推盪正是自然之理若一每生二循序而進無乃終錮於

死法而不知變乎且易止言八卦六十四卦耳並無所

謂十六卦三十二卦也卦每六爻耳並無所謂四爻之

卦五爻之卦也果若所云一每生兩有加無已則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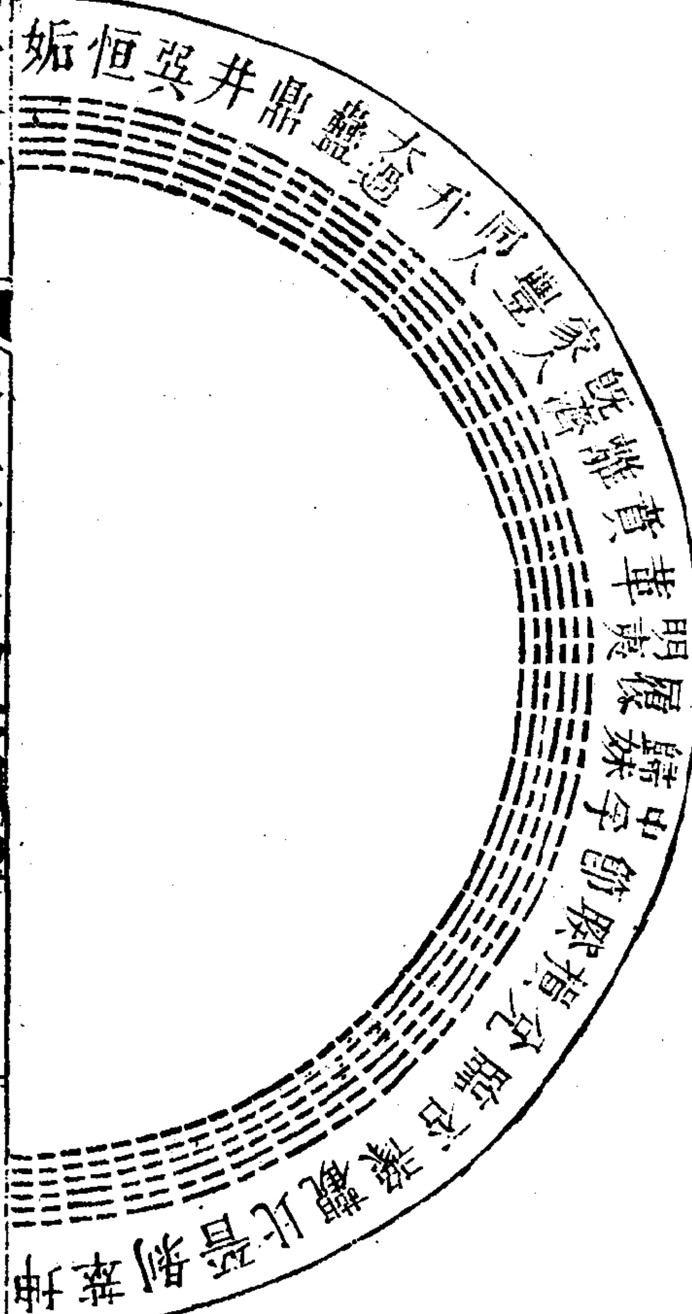
四卦又可分爲一百二十八卦矣進之百千萬億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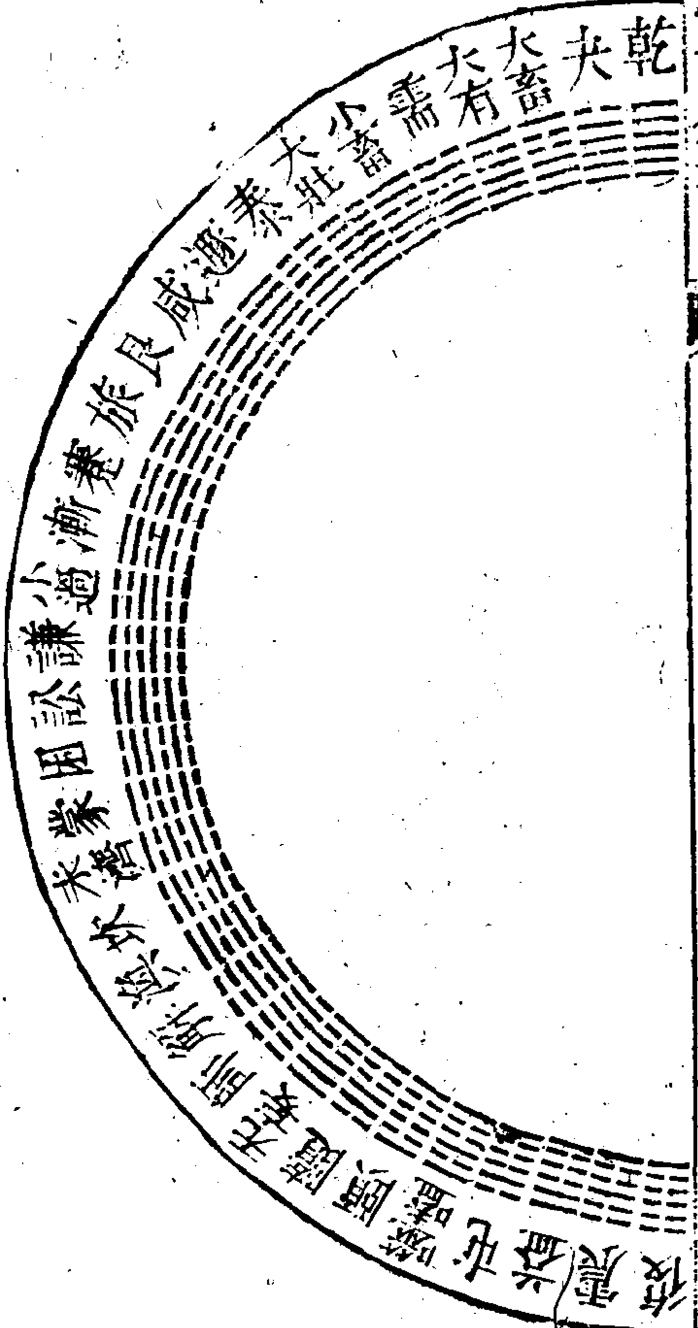
時矣則將有七爻八爻九爻十爻之卦矣而烏乎卦乎

故謂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卦卦可變而爲六十四

卦則可謂六十四卦可變而爲一百二十八卦則不可

六十四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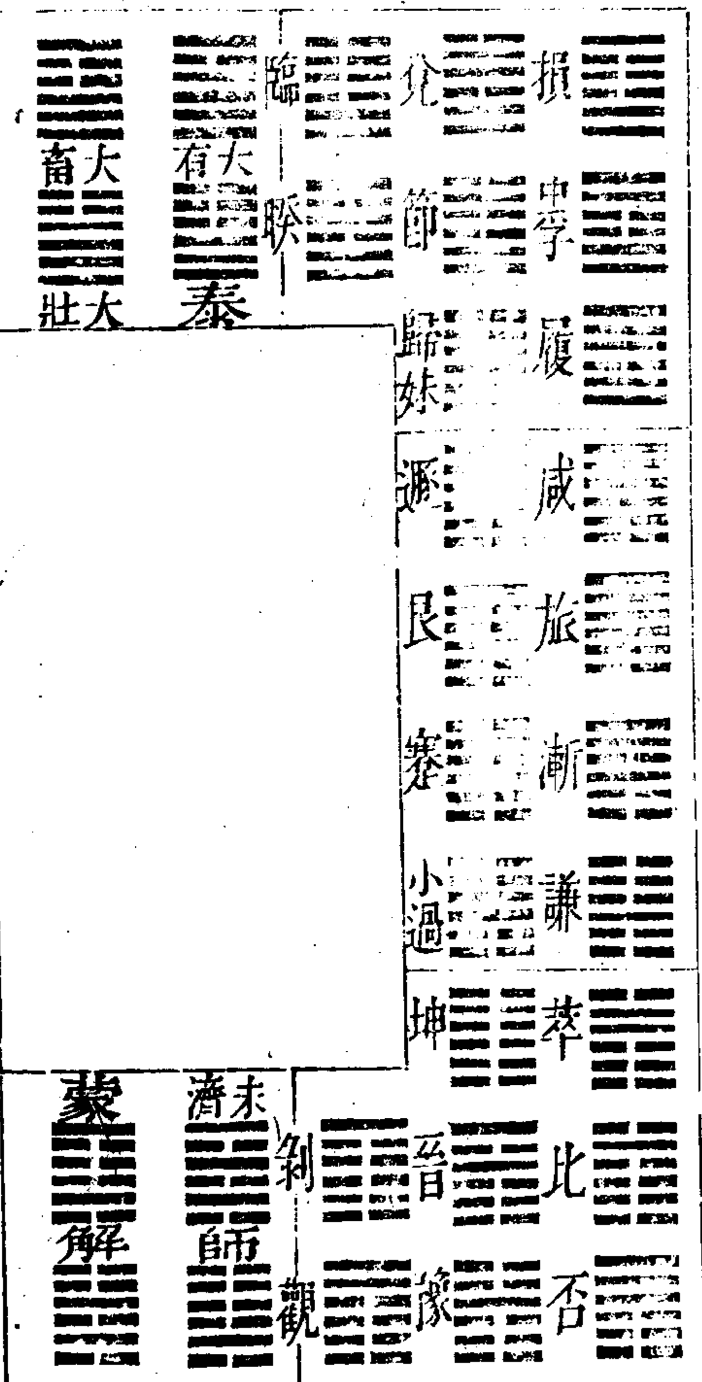


右六十四卦圓圖以象天道也四陽卦居左起震而歷坎艮以至於乾爲春夏之運四陰卦居右起巽而歷離兌以至於坤爲秋冬之運皆左旋而貞下復起元焉震交於坤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復黃鍾之初氣也坎得

陽之中氣艮得陽之終氣而後進於乾則純陽用事矣

巽交於乾一陰遇於二陽之下爲姤蕤賓之初氣也離得坤之中氣兌得坤之終氣而後進於坤則純陰用事矣合之爲一歲十二月之運而氣盈朔虛寓焉所以成閏也又分之爲三百八十四爻則周天之數詳焉多二十四度統閏法而數之也虛其中卽天極也合而觀之有河圖之象焉陽卦居左卽一三五之位然陽中有陰陰卦居右卽二四之象然陰中有陽卽圖數相表裏意中涵元氣卽五十之居中爲陰陽之合德者也

六十四卦方圖



夬　小畜　乾　需　賁　家人　革　既濟　明夷　離　豐　同人　隨　噬嗑　益　復　无妄　頤　屯　震　大過　升　鼎　蠱　恒　巽　井　姤　訟　坎　困　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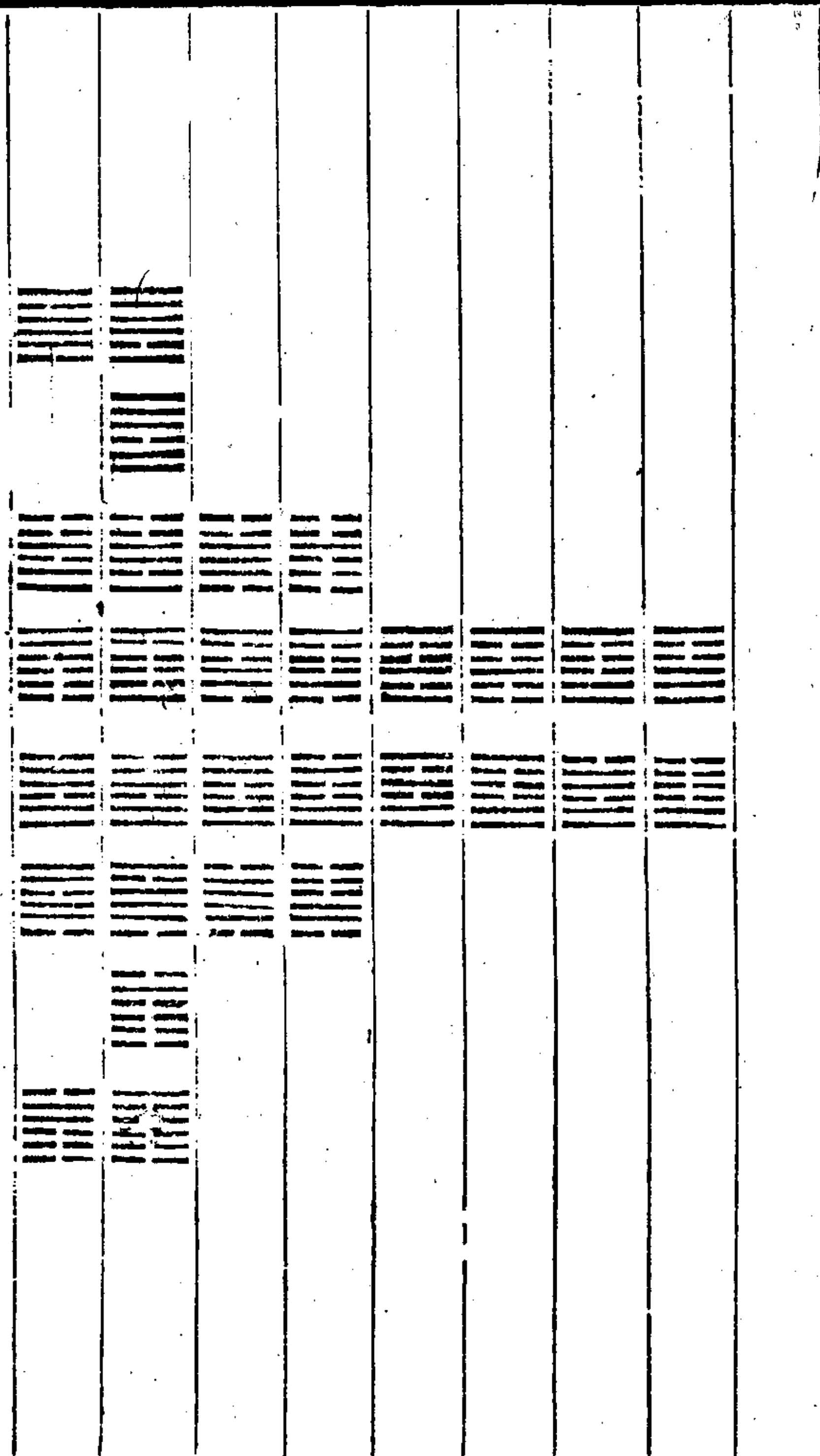
右六十四卦方圖以象地道也分四陽卦爲四正四陰卦爲四隅以陽領陰之義也震東陽始生也坎北陽水旺也乾南陽盛也艮西陽始衰也巽居東北協震木也離居東南助乾火也兌居西南通山氣也坤居西北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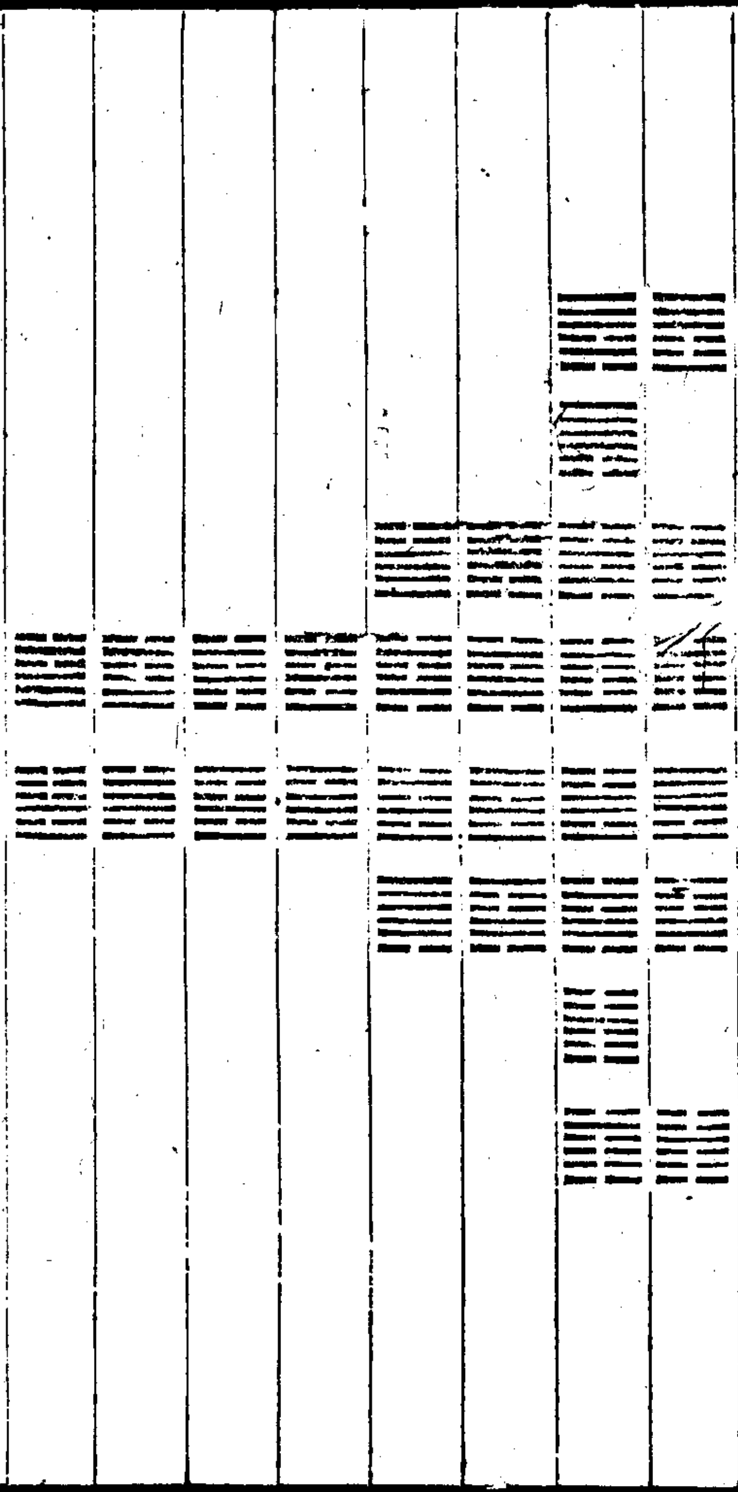
坎水也虛其中亘地極也合而觀之有洛書之象焉即

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皇極

居中是也

六十四卦縱橫圖





右六十四卦縱橫圖象八道也乾坤奠南北之位有父天母地之象自乾而下爲天地否天首交於地也其左爲天雷无妄爲天水訟爲天山遯其右爲天風姤爲天

火同人爲天澤履皆從乾以見天道之職覆無外降而下分左右爲雷地豫爲重雷震爲雷風恒爲雷水解爲雷火豐爲雷山小過爲雷澤歸妹爲雷天大壯皆從震則長男之繼父也又降而分左右其左爲水地比爲水雷屯爲水風井爲重水坎爲水火既濟爲水山蹇爲水澤節爲水天需皆從坎則中男之協於長也其右爲山地剝爲山雷頤爲山風蠱爲山水蒙爲山火賁爲重山艮爲山澤損爲山天大畜皆從艮則少男之協於長也三男從父見乾道之變化無窮而八與之俱無窮君子所以仰戴員而盡參天之責也自坤而上爲地天泰地首交於天也其左爲地雷復爲地水師爲地山謙其右爲地風升爲地火明夷爲地澤臨皆從坤以見地道之

職載無外進而上分列左右爲風天小畜爲風雷益爲重風巽爲風水渙爲風火家人爲風山漸爲風澤中孚爲風地觀皆從巽則長女之繼母也又進而分左右其左爲火天大有爲火雷噬嗑爲火風鼎爲火水未濟爲重火離爲火山旅爲火澤睽爲火地晉皆從離則中女之協於長也其右爲澤天夬爲澤雷隨爲澤風大過爲澤水困爲澤火革爲澤山咸爲重澤兌爲澤地萃皆從兌則少女之協於長也三女從母見坤道之變化無窮而人亦與之俱無窮君子所以俯履方而盡兩地之責也虛其中央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道之本也嗚呼西銘之說備矣

卦變圖

重乾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姤　遯　否　觀　剝　晉　大有

右皆從乾變來類推之可變爲六十四卦後同

重坎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節　屯　既濟　革　豐　明夷　師

右皆從坎變來

重艮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賁　大畜　損　睽　履　中孚　漸

右皆從艮變來

重震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豫　解　恒　升　井　大過　隨

右皆從震變來

重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頤　蠱

右皆從巽變來

重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旅　鼎　未濟　蒙　渙　訟　同人

右皆從離變來

重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復　臨　泰　大壯　夬　需　比

右皆從坤變來

重兌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困　萃　咸　蹇　謙　小過　歸妹

右皆從兌變來

右卦變即舊本卦象之說而變寓其中者如乾爲本位一爻變而得姤二爻變而得遯三爻變而得否四爻變而得觀五爻變而得剝變不可盡也轉與類行而得晉復其本位而得大有凡三變而得所配又三變而還復其初蓋至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乃所以善變而不窮也餘七卦倣此又以類推之則一爻之變自姤而進凡六二爻之變自遯而進凡十五三爻之變自否而進凡二十四爻之變自觀而進凡十四五爻之變自剝而進凡六六爻盡變則坤矣是乾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也餘七卦倣此六十四卦倣此易者變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凡卦皆自變而來非必訟自遯泰自歸妹來也

如訟剛來而得中泰小往大來皆從本卦取義並不謂從卦變來也餘倣此○其序本後天卦位但始乎乾而終乎兌非復帝出乎震之說

文王序卦圖卽反對圖

乾　中孚

蒙 屯　恒 咸

比 師　明夷 晉

否 泰　解 蹇

豫 謙　姤 夬

觀 臨　井 困

復 剝　艮 震

頤　旅 豐

坎　節 渙

坤 ☷

訟 ䷅ 需

大壯 ䷠ 遯

小過 ䷽

履 ䷈ 小畜

睽 ䷤ 家人

大有 ䷌ 同人

益 ䷨ 損

蠱 ䷐ 隨

升 ䷬ 萃

賁 ䷔ 噬嗑

鼎 ䷰ 革

大畜 ䷘ 无妄

歸妹 ䷴ 漸

大過 ䷛

兌 ䷸ 巽

離 ䷝

未濟 ䷾ 既濟

右序卦上經始乾坤立天地之大義而終於坎離以分效水火之用共三十卦凡正對之卦六反對之卦十二共得一十八卦下經首咸恆立夫婦之大綱而終於既濟未濟以合效水火之用共三十四卦凡正對之卦二

反對之卦十六亦共得一十八卦合而言之乾坤爲一部易書之綱故特位乎上中孚小過爲一部易書之紀故配位乎下蓋中孚小過有人心之乾坤焉一中虛虛以實爲體一中實實以虛爲用故也曷不配以既濟未濟以二卦反對非乾坤正對之配也自渙而節乃下及中孚小過而終既濟未濟序適如此也況中孚小過即既未濟之分體皆水火之象也其餘次序則序卦傳已略見其義不敢强解姑附程傳上下篇義於後云

程子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

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

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上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暢一作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

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

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

居四陽之中而爲陰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贊

剛德贊

讀易之法先理其要學易之易踐形唯肖形肖而下形上斯妙上天之載坤以法效曰剛與柔順天之道柔附爲肉剛由骨造粗以植身精以心竅伸萬物表立三才與設卦分爻二老初少出入寒暑奔走二曜元亨利貞於斯有紹嗚呼剛乎太極之號天德之首夫子之歎未見而思棖也有謚

元贊

天地之大其德曰生生生之妙一元渾成橐籥萬有靜專不攖聲希味淡絕類離情俄而盎然俄而蒸蒸勾芒甲拆次第分明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仁者人也生而載靈萬物

一體克己者勝

亨贊

火然斯燔不燔不然泉流斯湍不湍非泉天地之化人心亦然陽春一動品物流焉形形色色紫爛紅鮮一齊俱到渾無後先日用之間視聽貌言紛纜交錯三百三千是爲通德溥博如天天下文明見龍在田

利贊

一氣周流無往不復無往非復往過來續火金之際革道乃屬是謂害氣利害倚伏克與生逢義與利卜易用逆數天地轉轂君子得之以理制欲其利斷金剛德靡惑涉川見大禦寇遷國利斯可矣不言亦足

貞贊

有物凝然吸渾沌髓水涸木脫龍蛇蟄只一念不開四體如圯不剁不豖蓧其根柢爰植厥幹爲萬事紀智以成終仁以成始原始要終一生一死死生之說純亦不已

中贊

窈兮冥兮其中曰眞恍兮惚兮曰精與神善觀道者氣象難親卜其似耳訛而遠人其人維何在心爲身一身之氣與四時循夏不愆冬秋不伏春無過不及乃見中因中無定體萬變錯陳約而操之不動一塵主靜立極頻涉其津卽靜卽動廓兮無垠

正贊

只此心存何動何靜體之爲德踐之成行在德爲中在行爲正體用一源岐之兩病正亦何名各正性命剛善柔善

賦形有定天高地卑與萬物並各得其所四時順令君有君方臣有臣政推之六位吉凶貞勝

吉贊

易道之妙元亨利貞旣中且正純粹以精三才一貫得象得名乃著之占是爲吉徵其或情遷凶與類呈曷趨曷避人定天憑四德之吉元吉首稱要之貞吉終始吉行和風甘雨慶雲景星反是者凶履霜堅冰謂余不信當下分明

悔吝贊

江河之大始於涓涓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君子謹微履冰臨淵一念偶失亦不我寬念念已失轉念可圓克念罔念悔吝無端若念未起孰司其官介然之頃燕越殊轅自悔而吝念與念緣善學易者悔從吝捐悔亦何悔天君自完

无咎贊

悔自內出咎自外來內外敵應紛紜互借以集厥躬爲蛇爲虺小隨吉離大與凶開若彼謾藏主人偶乖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大易惓惓示作聖階其要无咎烈風迅雷自大推小愈拂愈埃無曰胡庸怙終不才過而仍過過云已哉

神物贊

四靈有龜百草有蓍衆人物之聖人神之神以知來來本無知知以藏往善敗攸期吉凶悔吝惟幾惟時其要无咎神若翼思曷爲名神者一心是矣心哉神乎爲百神司不堇而策不介而孳細入毫芒巨出須彌四方萬里章亥所馳一日萬年巧麻所容貫此徑寸無少欠遺人盡心耳聖人孜孜克全於天趨避時宜人盡人耳聖人蒽蒽與民同患

卜筮是資假爾泰占蓍以數依曰貞與悔易卦推移蓍兩

若霽蒙繹克差因龜而兆並決大疑萬心所歸凜乎保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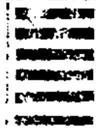
枯朽載靈錫福祁祁是謂權教斯因取斯聖人往矣神乃

在玆

周易古文鈔

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爲之繫彖辭周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彖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指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本是秩然後人渾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尚存古文之舊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爲之更定凡爲經二卷另夫子繫辭傳仍載後如舊

上經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貞陽之德也乾本三畫卦之名上下皆乾則健之至也故乾之名不易焉元始也大也亨通也利宜也

貞正而固也乾之爲道當始亨而利於正言可大又可久也天下之盛德大業也夫乾易道之第一義也

初九潛龍勿用

龍神物也具純陽之德焉故乾爻皆取象於龍而初之位則潛也占曰勿用言其當介如石也不用所以裕用也後分象占做此○凡爻位初三五爲陽二四六爲陰陽大陰小得位曰正二五曰中此爻義吃緊處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非定位也離潛而見仍不離潛位故强擬之曰在田占者當利見大人覲龍德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上下交乾故曰乾乾於龍無所取聖人全以占法繫之

而得君子之心學焉蓋雖當出潛離見之時而猶未敢遽躍也朝乾夕惕若置身無地然或爲魚服或爲螾螘而變化之體於是乎始神雖危无咎之道也乾六爻皆聖學獨於九三示其摸云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者潛地也離下而上躍乎淵矣或者疑詞疑之也者惕之也一以爲躍一以爲潛也精神全與九三縮結故占皆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自躍而上得正位焉遂當霖雨天下矣君子得之以瞻望龍光希聖者當如是

上九亢龍有悔

飛而不已則亢亢言乎過也龍德且然況其他乎故有悔何悔乎惕乎惕乎其返於潛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陽必用九以著變也九為老七為少老變少不變也羣龍一龍非無首也我見之則然龍不可見乃稱龍德仍歸潛體雖然萬物之廣也君子何所不統體焉而托玄於龍德乎彼哉彼哉猶龍氏之道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夫子彖傳也夫子首以天道明乾義而得元亨利貞之用因以聖人配之也乾之元物之始也故為天德之

統領一變爲亨有品物流形之象由變而化則流形者於是乎各正其各正者於是乎保合萬物之所以成終也各正言性命各足其生理也保合言太和貞下起元也此四德之所以循環無端而元之所以爲大也乾道之終始卽聖人之終始而六龍其用神也聖人本龍德以御天卽用龍首以成化不必言无首也无首者體也有首者用也愚按大明終始以下十五字疑在乃利貞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非天也而惟天足以蔽乾道之大故卽以天繫乾惟自彊乃不息彊於自也自之爲言天也人心一天體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下不極不可上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德可施普而膏尚屯在田者寄位也實未離乎潛

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其道乾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龍德以造一世之命猶造化然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未始无首不為首也乃以利貞也○愚按潛龍而下夫

子之小象也繫於大象之後故不必各加象曰二字以

省文也此夫子傳易之定體六十四卦皆從此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另加文言重贊乾道也象言天道此則言人道也嘉之會言人道於斯萃美焉節文彬彬可儀也義之和以義爲利所以利也行此四德謂行之以天行之健也亦曰自彊不息而已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出處之道明潛義龍德而隱時當然也確誠貌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九居二本非正而曰正中以龍德位乎中也閑邪存誠由信謹以來又操之一念之微得誠體焉存之為言潛也而德已見矣故曰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誠者天之道也存之爲德發之爲業忠信所以存之也修辭立誠謂言必由衷本所存爲所發也修辭所以修業業非在外也居之而已又言知至知終誠身必先於明善也知至者知始者也知至至之始乎天也知終終之終乎天也所謂大明終始也知始以知幾所以進德也知終以存義所以居業也此聖學之極則也愚按乾一而實誠是也初以之潛二以之見三以之惕四以之躍五以之飛上以之亢而悔也天道所以元亨利貞也

畫龍點睛其在是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時在上下進退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仍欲

及時以勉學也至是而君子之心益加淵以密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專釋利見之義聖作物覩自然之理誠故也以誠感亦以誠應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專釋亢義有悔則無三者之患矣○自文言至此爲一章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所以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猶言自審彊曰自彊試曰自試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聖人極盛之治非小補云爾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則窮悔乃通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六龍統於乾乾統於元故特表之曰乾元用九以起下文爲成德地○此下疑錯簡應接君子一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六龍一乾元也此所謂陽氣潛於黃鍾是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蓋三陽建寅之象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春夏之交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金火交承之際利用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萬寶告成正是天道及物之盛處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立運將終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貞下起元天之則也乃知六龍卽元亨利貞分現之神
而元亨利貞一元也故下文遂贊乾元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則必亨而利而貞莫非元也元始之氣所謂繼之者
善也利貞性情所謂成之者性也言其體也美利不言
言其用也總見元德之大愚按前章既以各正性命歸
之利貞此章又以性情歸利貞又合之繫辭成性之說
則性之爲義彰彰而後儒一切分疏皆訛也性情合而
言之原未嘗以性爲未發情爲已發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元之大以乾之大也剛健七德一言以蔽誠之至也朱

子曰或疑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者非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惟乾德之大莫不發揮於六龍之下故聖人卽六龍以體乾道而天自我出所以不動聲色而奏天下平之效也程子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自潛藏至此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初雖龍德而行有未成亦其德有未成也此以下又統論聖人之學直自下學立心而推之必也求之潛乎潛學之本也下文遂詳言成德之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至此可以行矣而猶有重剛不中之病致上下之無常則天人不免中立矣故仍用乾惕法以進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德至此益可以行矣而重剛不中之病猶未盡屏也故

於上下不處間并無在中之位幾於人盡而天矣而終不能不臨了一疑一疑益一信龍自此飛矣上下乘乾故亦曰重剛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德至此渾然一天矣又何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有間而乘龍御天之時又何先後之可言哉至此乃見其成行之大處天大元大聖人人亦大是爲成位乎中以我合彼猶二之也聖人之德卽天地之德也聖人之明卽日月之明也聖人之序卽四時之序也聖人之吉凶卽鬼神之吉凶也天道在我駕御之中天若我先亦我後

總弗我違見乘龍一步一驟消息如此聖人偶一爲指

點曰先後天而後人話柄不了淩失初指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德至此尚可進乎於是有止以爲行之法仍寓精神於

潛惕之地而時時進時時作退步想也至此乘化永終

可以上下天淵可以揮斥八極嗚呼其唯神龍无首之

聖人乎自成德至此聖人不作六爻解只一氣呵成蓋

夫子語語自道也○右自下也以下爲一章總見夫子

讀易三絕韋編處

☷☷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貞陰之德也言其順乎乾也上下皆坤純坤體也按陰畫偶者左畔一畫卽陽也其右乃倣而偶之有順道焉故陰卽陽之餘氣而坤道卽乾道之成者也是故有元亨利貞之象牝馬順而健也順而健所以順也其占爲君子攸往元而亨也迷於先而後乃得所主利也得朋喪朋安貞之吉也先迷以利爲利也後得所主以義爲利也陰道右旋自西而南則日與陽遇所以行地無疆也東北反是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始生於下有必至之勢爲世道人心計者盍於此謹

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中得位得坤道之純而順之主也直方大地勢坤也順之至故不習而利習之熟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陰得陽位有章美之象而守之以闇能不輕於自見也如是則雖或出而從王亦終不變其含章之守而臣道於是乎純矣无成有終萬世臣紀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之會不但含章以爲貞而已一味韜韜盡剷章光而加縢固焉則咎與譽皆絕矣惟无譽所以无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中而能下如文見於裳而所見亦儉矣所見雖儉而望之者愈以起敬知其中之所存者美也自含章一路學問來至此闇而章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處重陰之上順極而逆不能安貞故其象爲戰其傷玄黃夫龍神物也非天則淵野戰豈龍乎其蛟螭之類似焉者也猶系之曰龍將以愼防其似也不於其眞於其似非徒禍世還以自傷

用六利永貞

陰數六老而八少用六以志變也然乾利於變坤不利於變陰以順陽爲貞也順之極則至於健矣不然能無戰乎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類舉其四德也乾坤本非二氣乾道之有終者卽坤道也此資始資生之別也故曰乃順承天始則必亨而利而貞亦復如是牝馬順而有終有柔順利貞之象焉天道大元地道至元并至貞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蒨君子句連上此占者法坤之學也攸行則元亨在其中矣坤道代終後者其嘗也東北喪朋我喪之也故終有慶也卽此便是安貞處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行言地以勢言形氣之分也坤道主順順而不已厚之至也故其德足以載物君子象之亦載其所以不息之理而已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倣乾卦例以上象曰領下故爻辭象曰二字皆從衍愚按夫子繫易於乾往往繁詞複說以明道故每爻有小象詞凡三見皆無象曰二字至六十四卦略矣其略者載在繫辭復每爻有象疑孔門弟子習易者續增之以倣乾卦之例與不然何其辭之戔戔也亦以夫子之讀易非訓詁之學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爲中正有合德於乾之義故獨稱動焉甚
矣陽動之可貴也而世之以靜爲學者皆誤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而後發也光大發之盛也

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章不離闇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小爲陰大爲陽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
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以君子之學明坤義也夫坤君子所以致順乎道也故其體至柔而動則剛剛以言乎正也其用至靜而德行則方方以言乎義也先迷後得得所主也既得所主則虛靈不昧之中萬理咸備萬化自彰而天道之在我者眞有以順承之而不二矣此反之之道也乾道主誠坤道主明也明以明此誠誠以誠此明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冰兆於霜霜兆於氣辨之早辨於其未霜者也霜矣又何用辨順本陰德不善用之則禍之積也故君子以逆爲順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以心之體言義以心之用言君子之學其由敬入乎敬以直內而義自從之于是內外交相培養而天德有依據之地至於日新月盛而不容已則其行之而利又奚待習乎抑此猶以利言也必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不言所利矣夫不習之利與不思不勉之中固亦有間矣吾又安知其不至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黃中之德通而且理美之至也正位而居下體則收斂之意多而炫燿之意少至于積久極其充實而四支之暢事業之發自有不容已者矣乃所以爲至美也不貴其美而貴其居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陽窮則亢陰窮則戰戰則无陽戰則兩傷既傷矣而玄黃之大分反於此而著於是造化之復機兆矣幸已哉陰雖稱龍又何疑焉夫天下之禍未有不始於所疑者也疑而不辨辨而不早疑復滋疑玄黃之戰其容免乎

造化且然而況人事乎○坤於初上特著陰陽消長之大機正所以危中四爻也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動而難也爲人物初生之象乾坤之後受之以屯三才之道備矣故元亨利貞如之勿用勿輕用也終有攸往以濟屯也利建侯濟屯第一義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居震之初屯之主也磐桓難進屯之時也利居貞弗用以爲貞也利建侯用之大者也初爲成卦之主有建侯之象位主下而衆所歸見君道所自起也大君者丘

民之秀也以德不以位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當屯之時英雄崛起皆欲有為於天下而審時度勢量己量人最為要義二之遇屯而不能進下乘剛也然擇君而事此其偶乎不苟從於始而卒從於後深得去就之正也馬初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陰柔而居震之終不勝其妄動以取困猶逐鹿而不於虞誤入林中之象其唯君子乎而知幾者乎決之於早尚矣遂舍之亦為晚也往而取吝終暗於幾也掌山澤之官曰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㗳與二同乘馬班如亦指初言不為我所用也唯以

婚媾往則吉而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雖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居險之中未能有為則亦抱

道守貞以獨善而已出處之際大小之分也雖正且凶

非其時也葢五與初兩雄不並棲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乘五之剛而不能進以五亦非可進之人也故泣血

漣如然則濟屯其終在初乎天之所與孰能廢之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剛始交於柔而坎體爲險正大難方殷之日屯之象也其爲洪荒之世乎震德爲動能動故大亨而貞可知建侯不寧此其事也只不寧二字便擧皇王萬古心法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震象爲雷坎象爲雨爲雲雲雷合體屯而未施之象故君子有經綸之作用體國經野立綱陳紀一從一衡次第布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唯善下所以得民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舍五從初可與權也

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入杯但可以得禽失所從也

求而往明也

濟屯之道全賴明眼非特出處去就用著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人生之初也法在求通故亟重教焉然教不可妄施必先啓其誠心而進之其求我者乎既求我矣其初筮告乎而不敢褻其再三之瀆也則庶幾有受教之地矣故終之以正此皆亨蒙之道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柔居下蒙可發也發之之道利用嚴以其柔也然致
雖嚴而法則遜乃徐入也必往焉吝也言終凶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剛中而應有統治羣陰之任而道足以勝為能納
一世之柔邪盡消融於德性之地而歸之於正克家言
肖所生也所謂包蒙之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夫士貴定交法在謹始始合之不正未有能卜其終者
也一女子耳見金不見躬人盡夫矣而尚可與之作緣
乎是以君子致嚴損友也亨蒙之道言師亦言友也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無正應困於蒙者也雖然曷不困而學之乎

六五童蒙吉

一副童心終歷聖位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治蒙過剛亦師道也然以行之五則為寇也以行之三則禦寇也教貴因人如此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象為山德為止險而止性之蒙也蒙而得亨恃善教也時中之謂也蒙求志先定也初筮之告誠也剛在中

也不誠則瀆非徒蒙瀆還懼瀆蒙既不瀆矣養之以正
作聖之功也養之爲道大矣哉待養之功主於教而實
學以自養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易水爲泉取其清也性之未遠也果以作之於前以沛
其氣也育以涵之於後以畜其委也此君子自治之學
也而教者可知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正爲法也以正爲養利用寬以正爲法利用嚴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象所謂志應也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人之實可言也遠巳之實不可言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非徒順之又巽以入之蒙求之至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爻行不順五言順巽至此胥納於順也禦寇之法遂以得順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之爲言待也以待險也唯有自信之德者始可與幾焉光而且亨信之至也守之以正所以濟險也必也操心之危如涉大川然皆所以善其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居下而遠於坎未與物接超然遠害者也恒其德守之嘗也庶其免於咎者也君子之學有利於需者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進郊而沙巳犯危幾矣小有言如所謂頗費解說小有疵也沙非就我我就之也其終得吉也仍賴有此言言則孚孚則光且亨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則進於險矣禍敗之至自致之也蓋涉濡而泥則垢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巳入於險能免於傷乎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出自穴

也人知其出之之難而不知其入之之易也危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陽剛中正處險之時但當盡其道之在我以俟命而已

飲食衎衎處需之正道也樂而不淫所謂貞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處穴之極陷於險矣下應九三乾體相從得益友之助

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夷險之途聖人一以義斷之而利非所計焉所以免於

欲速見小之累也於君道尤甚故特以天位表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有需之象君子以爲天下無可需之事也獨飲食與宴樂皆以需得之雨在前也惟恐其濡也故曰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凡天下之禍未有不生於情欲者也而飲食爲甚飲食不已繼之以宴樂宴樂不已繼之以驕奢驕奢不已繼之以死亡若是者起於有爭心而或失則躁是以聖人制爲禮以品節之一獻之禮終席而百拜以防酒禍也有需之教焉寧失之讓無失之爭所以就中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有先識有定守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孚亨之道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非在外我致之也自我致之亦自我弭之敬肆之分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專以應言不當位未詳或曰其三人者雖非正應之位而能因友以致友則所助者衆所以終能免於入穴之禍也○需之爲義以處人欲得預遠之法下三爻是也以當事機得漸濟之法上三爻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敬非需也需者其跡也需而不安於需者心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人與人相儔不能無事也勢不能不求其直者而伸之此訟之說而衰世之敎也於是聖人示之以無訟之法曰道在信心在屈己而持之以兢惕則亦何至於訟乎不幸而訟不可終也見大人服其無訟之敎也險如涉川人心如之歸訟之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過而能改不遠之復小有言而已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剛中之德實能克己以自處於身約有口不勝言身不勝衣之意焉寡怨之道也象言孚窒此之謂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居坎之上以陽爲體本固有之德也守之而不變則歸遯之操其終免於訟乎處爭辨之世雖君臣之間有訟機焉蓋所求於君者重而或以爲謗己也无成之訓臣道也亦時當然也指應上而言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剛而能柔非求勝於訟者也歸而之於命有修身以俟之道焉渝而且安所以正而吉也渝卽心悟意肯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之謂也

九五訟元吉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此天下是非之衡也爲世教主爲國是政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以剛居上自以爲聽訟之能而是非邪正終無定主或
焉而爲鞶帶之錫矣忽奪焉又忽予忽奪焉賞罰無章
如此世亦何賴焉鞶帶之飾褫奪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有人已相敵之象險而健有才知互逞之象
剛來得中謂上卦乾體坎得其中畫也凡言卦變者皆
從此例本義云自遯而來以三之陽來而居中似乎反
近拘入于淵言愈險愈陷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作事必謀始必也謀及乃心乎一念之不謹流而爲滔

天之禍者有之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此君子身訟法也訟其可長乎一辨卽解而已從而囂

焉如葛藤難斷鮮不蔓矣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自下訟上逆也以逆

而我亦逆也故君子必自反也二五兩剛相敵有交訟

之象

食舊德從上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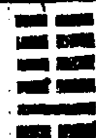
從上與自下訟上正相反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是爲倖恩上不明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者治亂之道也將以正天下之不正而歸於正也非徒師出有名也然擇將亟焉所以衆正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兵者刑之大者也故以律言律死道也死而之生坐作進退其事也自律以律人也或不以律則舉義雖善亦適取敗耳甚矣師貞之以丈人濟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剛中有應允稱長子之任握中樞而治律前後左右皆

制命焉而師貞之道於是乎濟所以吉而无咎也三錫

有命上之人任之專倚之重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九二膺長子之任而三處其上不無參事權而紛紀律

適以撓敗而已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君志先惑也如李

郭爲將監以魚朝恩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同有師旅之寄而獨能左次以讓賢卒成長子之功賢

於六三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一聲罪之間而天下咸震服矣猶

田禽之利執以言不假餘力也長子帥師委任專而將權一矣若衆爲政焉鮮不以國與敵者故雖貞亦凶輿尸言衆爲主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定亂之後王者有論功行賞之典則大者開國如九二是小者承家如初四是又進之言保治之法則小人其可用乎功懋懋賞德懋懋官君之命也亦以奉天之命也上與三應有小人之象云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能以衆正以正用衆也其任則丈人也九二以剛居中而上應六五是也坎險坤順丈人之道也事雖近毒而

道主生人王者之師也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至順之中而至險伏焉師教所自起也君子是以得制

師之道焉事不越於保民而三軍之衜於是乎備所謂

以比閭族黨寓伍兩卒徒之衆也故民卽爲兵而公卿

卽出爲將帥王者所以善用武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嘗也

承以律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一人當陽而天下皆合并以成親輔之勢比之義也則吉之道也原筮再言筮也元永貞王者筮以比天下之道也不寧所以方來也後夫而梗化終取凶也彖貴初筮明有初也比貴原筮卜有終也甚言比天下者之不可苟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爲有孚之象然卜其初未卜其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象有取於原筮以此比之者有所比也有所比則近乎私矣盈缶之比充乎內矣比而無所比

也無所比則亦無所私矣有他之吉吉自外至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得於心孚之至者也又以貞戒考其事也以訓臣道也

六三比之匪人

處一章彖邪以成比正所謂小人比而不周

六四外比之貞吉

近比九五故曰外比占同六二皆取以道事君之義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以一陽當衆陰之比明與天下以利見之道而無所私所謂顯比也當是時有不寧而方來者亦聽其自爲向背而已於王者無所容心焉三驅失禽雖邑人亦喻上

意而不相致誠則王道之感孚遠近有如此矣古者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葢言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自外於五不終所比之象在象則爲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以勢言上下應以德言剛即元德以剛居中所以永而且貞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者小人之道也故於君子無取義焉建國親侯比之大者也王者封建之典方千里以爲王畿又方百方七十方五十及不能五十里以備侯封於是五百里爲畿

服五百里爲甸服五百里爲侯服五百里爲要服五百里爲荒服萬方錯處相與環拱一人以成尊而巡狩述職聘問會同之禮行焉則所以親諸侯也親之也者親民以親天下也親天下所以見親於天下也孰謂封建非聖人意乎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爻重示終象即始以要終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信諸心非枉己以求合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比賢非比勢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位正其中所以元永貞也失前禽忘順逆也上使以中非使人中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鮮克有終也孚不盈也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一陰畜五陽陰在內而陽處其外不我固也畜有亨道亦就始畜言之也及夫畜之久而陰陽混處不可辨矣陽幾化而爲陰矣一種摶結不解之意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密雲陰物西郊陰方君子處此其亦思爲

逃雨計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以陰畜陽陰爲主而陽附之陽若失位然故聖人訓之以復欲其進得位也位其自者也陽得位則柔失位矣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故二得因初以進亦吉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過剛不中而近於四始雖相昵就之般卒嫌疑之甚矣進既不遂好亦不終有說輻反目之象若是則陰不能畜陽矣亦可幸也小畜之時而能始終自全不罹清議者斯人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五陽不勝其入心之危者也而居巽體同力畜乾四從而孚之孚之至則順乎陽矣庶幾免於柔邪之病乎血化爲氣惕轉爲安補過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越四而上遂能厚集諸陽以決尚往之勢中既作孚外亦協力自復自道至此有成巳而孚其本也自道之主也○六爻皆以心學言於理爲長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通雲乃雨矣至此君子之道皎然有自處之地矣幸君子之終不見傷於匪類也而久賴其承載之德如婦順然亦危道也當是時陰氣盛矣如月幾望矣君子而仍復有行徒取敗耳孰若始終有以自處乎嗟乎

反目之釁可防也婦貞之厲不可解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一小人當權用事獨能羈縻衆君子以自益其短而君子猶有可亨之道焉內健外巽以剛居中而志行所以亨也志既行宜若可往而勢在相拒不免動而見括終如遠施何子曰知幾其神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若畜天然小畜而已君子誠欲小其所畜乎請自學文始文雖外也而懿美中涵有諸中乃見乎外也得爲乾之説焉

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初爻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聖人責備夫綱如此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載言君子依之如承藉然此正君子所以疑也能決所疑則逝矣信其爲我栽而已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乾躡兌六三一爻若戴虎威以噬人者而下二爻有

尾象君子之履也必自下而進而能持之以敬愼之心始終不敗之道也此履之所以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初心自葆之地履道第一義也居履之初守履之道如是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无應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如幽人之貞然吉之道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陰柔不中正而進履於乾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本言履也而推本於視蓋惟其彊不知以爲知故惟彊其所不可行以爲行也履尾且傷況又進不已乎武人爲大

君乾有君象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下履陰爻爲能處危地而知懼終免咥人之凶也愬愬
二字是履道要義
九五夬履貞厲
履乾得中亦復何所顧忌爲夬履之象雖貞亦厲況未
必貞乎履虎可以得亨而乘乾不免於或蹶敬肆之分
也○夬與坦異坦安於理夬動於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處履之終庶幾全歸之地而至此正不廢審視以考其
祥果其啓手足而無虧乎又繼之以周旋不舍之念是
謂大善而吉○自素履以往始於坦坦繼以危懼雖可

以一決其履而不敢自信至此乃獲履祥之慶難巳哉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指兌體言踐履之實也君子之履也兌爲澤其德爲說以說應乾取上下卦義臣道之履也剛中正專取九五爻義君道之履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禮也惟禮可以定分分定而後天下之民志定胥天下而納之軌物之中不至以侈肆壞士習以驕奢敗民行以僭擬無涯傷士大夫之操持皆此物此志也而君子所謂端身範以作則於上又可知矣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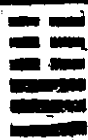
總釋冥行取困之義夫履言乎以說勝也三為說之主而取困若是乃知說不以道未有不乘以躁妄者

愬愬終吉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取義與象傳異本義云傷於所恃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下之道莫善於相反而相交以爲用交則通不交則

攜天地且然而况於人乎天地交泰泰運既啓其時爲

陰往而陽來人事所以贊氣數也吉亨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連類而進初實始之所謂一君子進衆君子與之

俱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上應六五有包荒之象言容小人也越三而洽四有用

馮河之象言去小人勇也遠於上有不遐遺之象言慮

小人之周也近初與三有朋亡之象戒黨同也此中行

之道也主泰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處上下之閒泰運方中爲極盛之世然世不能嘗平而不陂小人不能必往而不復此艱貞之道所以當亟講也孚指小人之黨食福福在人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時已過中雖猶處泰運而羣陰已翩然而進有莫知其所自者又曰以其鄰不戒以孚言小人爲君子鄰且作之合也泰運然也雖然君子亦知所以自處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柔中而應剛中小人誠心改過以順君子爲帝乙歸妹之象至此則小人盡化爲君子矣包荒之效也占者當錫福自天大善而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矣國勢壞人心離矣唯反身自治力修政刑以告有命以回天之祉庶幾乎貞而且吝病其晚也高曰城平曰邑坤爲衆師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由天地之泰而推及於上下君臣之泰於時內外大分秩然但覺世宇總是一派陽明氣象爲內陽外陰而健順之德隨之終之有君子而無小人君子之道所以嘗勝於小人也皆自我內之自我外之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泰得聖人成位乎中以裁成輔相之業左右斯民而泰運始徵裁成以道言全體著也輔相以宜言大用行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之道以包荒爲主

旡往不復天地際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富者陰類之實失實則幾變其類矣然君子辨諸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小人之心可化也假泰運以有爲所願亦然也四與五皆然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君道承天故曰命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極而否有否時則有否人否人之爲匪人也首與君子爲難而正道詘矣於是往來之勢決而上下之交亡世道之所以益否也此非天之所爲也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連類而進與泰同但戒以貞且亨欲其變而爲泰初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曰包荒否曰包承率是道也世之所以嘗治而不亂

與大人指應爻係字於否志其時也往[illegible]之否小人也

泰也

六三包羞

小人至此雖已肆惡於君子而猶有羞惡之心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陽在上命兆於四轉否爲泰之機也疇言類離言離以

疇離祉志慶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曰休有安舒以俟命之意其亡其亡所以善其休也

苞桑言繫之固也存而不忘亡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至此可傾矣先戒否後乃喜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健順以德類也否言剛柔柔則邪也此小人亦與泰小人不同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有收斂之義非自貶也不可者其介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所謂仕則慕君也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在否能亨疑於亂而不亂也

包羞位不當也

處非其位未得志也○三陰皆不能肆惡於君子以有應於上君子猶皆用事也而勢已上進是可危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夫子特傳五爻以志轉否爲泰之意葢休否爲六爻之要義而二語又本爻之要義也聖人說經之例大略如此非以尋章摘句爲訓詁者舊本雜在繫辭今改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以離麗乾同人之義也于野言大也大同故亨而可以涉川然必利於君子之貞乃爲同德而有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在同之初尚無私交越二而同四陽有出門同人之象二爻如門然

六二同人于宗吝

一陰自處既不能大同而有應於上專專一人之作合而已吝道也雖然與其泛而交也無寧擇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六二居中得正本非戎也而九三不勝其尚同之意急

急乎爲意外之防升其高陵以避之且求同於四焉至於久之而戎不我發安知寇之非媾乎而門戶之中不有戈矛乎甚矣尚同之爲病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乘三之上以下攻柔邪誠惡其異己也然君子曰自勝之爲彊不反諸己而惟人之求恐其失之矜而爭也爭則兩傷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同人之道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與二應眞同德相濟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三四類同而意則黨也非剛明之君子不足以破之私交破而公道彰何異何同君子所以辨一世於大同之域者以此

大師指五陽同類互相克互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遠於野無所同矣無所同則無所累矣雖然吾誰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離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卦取同人義取同異異乃所以爲同也柔應乎乾是也指二五而言涉川雖似乾行而欲通天下之志者必本之君子之正則文明以健者是不徒貴健尤貴明也所以辨異致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族同而物異陰陽之辨也君子之學有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甚不可不辨之早也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非敵也亦非三敵也安行言無所虞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義制心無取于勝人也是以君子必自反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君子未求同于人而先審已德唯中且直乃可以辨異致同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以一陰統五陽所有者大也所有既大則其爲盛德大業自有不待言者是爲元善而亨性之也亦極治之象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者陽也我固有之也而不能不害於柔邪則習染之爲病是也卦惟一陰大之害氣也然二變而初未交也可幸也亦既免於咎矣而猶不保其終也艱則无咎將厲之于學也不然恃爲匪咎咎乃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巳進乎有矣有大德又有大學術以承載之以是而
尚往何咎之有謂應五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陽進而三乾體全矣揔大車之載以靖獻於一人大人
之業也而小人何足以當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
上近於五當大任斷大事決大疑恒必由之而獨能不
有其大可與免咎矣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彭程子
作盛近之詩曰出車彭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位處柔中而下應九二之剛中有事賢友仁以成其德
之象然賦質既柔正其不免於害者也必也沉潛剛克

乎既能取友而又變化氣質以有終則亦不徒免咎之斤斤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處有之終自初爻克艱之戒以來步步抑損以體乾之德而其爲自求多福當何如故曰自天祐之非卜之於天卜之於自也吉且利永無交害者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小有大故曰大有以剛健文明之德而達應天時行之業故曰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君子去惡爲善之功非至明無以晰其幾非至健無以

致其決故有取於火天之象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本其剛中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晢明之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虛中有發志之義言發我之志也易而無備懼交害也

蓋大有於利害之際言之審矣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自天賦之自我有之自我有之自天申之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夫子因天祐而又推及於人助以見天人協應之理履信思順歷下五爻備有賢德至此又崇尚之而不已則人之所助者益至而在天又可必矣釋一爻而六爻大旨皆備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以制禮言善下也有而不居之義也君子之道也要於有終恭儉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謙居下爲能有所謙而謙謙之本也君子之道也未卜其終故進以涉川之勇乃吉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能爲發明其所謙之蘊而人亦信之進於鳴矣謙德自此著矣葢達也而非聞也貞則吉言有終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一陽爲卦之主而止於上真能有事於謙而朝乾夕惕以不已者也勞以言乎陽德之動也君子之貞謙尊而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居坤順之初行無不得斯亦涉世之善物已更發揮其謙而進之剛克不愈有終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居坤體之中爲能不自挾其有而慮以下入爲上下諸陰所順從者也獨九三一陽在下有非可以同德孚者克而去之可也无不利所助者多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而鬨徒以謙鳴也鬨也非達也同流合汚鄉愿之漸也則克己之學信有不容已者矣去其鳴而可矣并去其謙而可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聖人卽謙以發明三才之蘊總言謙之亨而君子所以

有終也虧盈如日月四時之類變流如川谷之類尊卑之義無所不概堯舜以君謙九官十二牧以相謙孔孟以學謙老莊以術謙范張以智謙昔賢云丹朱只爲傲字便結果一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本隆地上而此若蘊而下之適得乎平矣故君子衡量於多寡之間而制爲平施之禮乃所以爲謙也葢平也而非過也恭近於禮也又以補象義所未足云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所牧者謙而自其所謙者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得之於闇非得之於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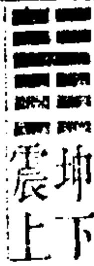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法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人和之義人心和而國勢從之故以之建侯則百度維貞以之行師則反側戢志況其他乎

初六鳴豫凶

柔居下而應由豫之爻安得不鳴凶之道也葢豫之道可以養世而不可以居身也六爻倣此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中正而無應於上故能不溺於豫而處之超然雖欲爲終日之苟安而不可得者君子因以觀其介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三近於四方欲因人以鳴豫而無如其不我與也徒作盱視然是可悔也而亦已遲矣遲復遺悔悔無盡也以視不終日之介遠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世道人心之豫皆四爲之也陽馭陰也而應初非我之匹也得無爲其所疑乎夫惟絶私交而廣善類統羣陰以作合而世乃不窮於豫古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柔中而當豫之時豫且甚而介於疾矣幸其近四之剛有長善救過之益焉故能貞以處疾而不瀕於死然亦數危矣恒死恒不死終生之徒也葢朋盍之生人也大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終而昏矣樂極生悲此其時矣處已成之習而能一變以有終君子以爲善補過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四一陽而上下五陰應之豫之主也其德則順以動也惟順動之義可以建天地而不悖天地一豫也聖人

一豫也而建侯行師其餘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君子之學統無取於豫故推本於樂而言之殷薦盛祭也按周禮冬至薦上帝於南郊以始祖配夏至薦上帝於明堂以考配又冬至祀天配祖氣之始也季秋祀帝配考形之始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於志之謂窮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言美疢不如藥石也中未亡有生理焉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子又申釋二爻以二爲成卦之主也首贊知幾見處豫之時最易溺入非秉先幾之哲鮮有不始於鳴而終於豫者此本爻言外意也上交不諂識盱豫也下交不瀆識冥豫也幾之爲德也動而無動有吉而無凶道心常爲之主者也幾非動也而作乃動也知以前知動以

・前動也介如石靜氣如山也吉之所以先見也其知微者也知微則知彰矣故其爲道也有時知柔而退然有以自下有時知剛而卓然獨立於物表則知幾之竟義也允矣其爲萬夫之望也萬夫之望由豫者也○動之微者人心本嘗動而此其惟微處非謂繼靜而動也吉之先見本無凶字周子以爲幾善惡者誤此千古學脈所關不可不辨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人生少有可隨者隨人則詭隨世則流其惟隨時乎天道有元亨利貞而人事隨之正隨時之義也四時之序人心往往皆然而人自日用而不知於是慾陽伏陰之

病亦與時而積无咎以志寡過也隨時寡過盡八以達天也○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頗得占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主隨者也上從二陰失其主矣以主爲客心官之病也二三有門象越二三而交五陽與陽遇善反其初所謂正也卽隨時之實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凡隨以上從爲義二近三而遠五爲從邪去正之象二本中正而陰柔爲病在隨則然初陽猶懼其或渝況二陰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近四而舍二故爲係丈夫失小子所從不差隨求隨得亦其驗也然柔而無主求卜所終也居貞之戒欲其終不失之於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上隨於五以類而行不待求而有獲其於道也視三更易矣然守而不變亦不免於凶何也吾懼其不求而獲者終以舍之而失也必也求信諸道以誠而進於明則獲爲眞獲庶無俛失之咎語云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得位而下應六二有孚於嘉美之象不言隨得所主也信道篤而美利從之并不言所得盛矣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而居上孚之至也明信之極可交神明天隨之謂也以人盡天之學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正言隨時之學也震以一陽下二陰兌以二陽下一陰皆剛來下柔之義剛上柔下分也有時而下柔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動而說所以隨也大亨以正天之時也隨時之學天下一人耳時乎時乎其唯聖之時者乎故特贊其大云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靜中有動嚮晦而息息乃所以生生也宴息

安之至也○嚮晦宴息夜之隨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晝之隨也瞬有存息有養言有敎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十二時中無非隨也是爲通乎晝夜之道而隨○隨下震上兌統六爻分明夜氣節候昏時未便就寐故以一陽入由一陽進二陰眞陰用事深深久息有酣宴之義進此則亥末子初一陽微復道心種焉進而二陽漸醒漸明平旦之氣開矣陰中之陽寐中之寤最爲得力及將旦時仍有一陰用事所以節束陽氣使不洩也故人於將旦時必反成寐一回而後起霍然之色故曰天將旦而故昧人道亦然若得晝時反其道而用之亦作如此消息便是通晝夜而知今人謂晝做得主夜如何做得主是倒說了夜以天用晝以人用也故曰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及其旦

晝之所爲又從而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夫子特以嚮晦取隨時之義以此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不失謂不失所官

係小子弗兼與也

出見紛華入聞夫子豈能兼乎

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卽心官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而有獲非貞得也雖得之必失之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拘係之上窮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世道之壞大都起於人心下巽而上止則上下不交矣所以蠱也治蠱之道首在扶起元陽一脈一洗卑遜苟止之習以求可亨之道而行之尤貴於果爲涉川之象甲者干之首事之始也始事之道追其先又防其後所謂予其懲而毖後患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六爻承彖而言元亨涉川有幹道焉必稱父母親之也家視國身視蠱也先甲後甲厲之義也正所以作巽止之氣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以剛中而應慮難乎爲上矣故曰不可貞言行之以巽

在二則不嫌巽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小有悔戒剛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柔不能有爲養蠱者也養成苟止之習以中人主之蠱

者四之罪也更何往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下應九二有幹蠱之臣而譽乃收於上即五之幹蠱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幹蠱有八可以身在事外矣而又曰高尚其事亦所以

自治蠱也傳曰往有事天下未有不自事其事而可以
及人可以及天下者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子釋先甲後甲之義不過如此以爲辛丁者鑿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巽爲風其德爲入振民以育德則起弊維風之道也振
之於先而育之於後使自得之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忠臣之用心惓惓之義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有以上臨下之義二陽浸長陰道漸已退聽勢足有臨陽本在下而言臨尊陽之義元亨利貞天之德也君子之道也然陽之臨陰正以其不恃有臨下之勢而惟取其道之足以上行以漸而進焉所謂雖高必以下爲基則制小人之善道也若以上臨下則反對爲觀正當八月之卦而其時四陰已浸長矣凶道也觀雖别有取義而特於臨見其意甚言君子之於小人可與而不可

求也○古人以臨喪爲哭臨臨固凶禮也故取八月應

之

初九咸臨貞吉

以陽居下上應六四無心相感以成臨我臨人非人臨

我也我臨人者德也人臨我者勢也故得正則吉終恃

德而不恃勢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中而有應於五亦相感以無心之象不待言貞而吉

且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柔居兌上甘說臨人之象蓋取憐於二陽也時將過矣

何利之有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與時消息而已矣甚

矣甘情之不足恃也

六四至臨无咎

下應初九初以無心感四則以有心應之心至之臨之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虛中以應九二之賢可謂知人則哲矣蓋二以無心感而五能應之亦以無心應也所謂獨知之契也君道以之卜相庶幾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處臨之極於道敦矣悠久無疆所以成物也下絕甘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剛雖有浸長之勢而行之以說而順且剛中有應乃所以遂其長也言貞而利在其中四時之氣一消一長與時偕行八月有凶時處其長不久而復消矣消又可久乎蓋陰陽消長之勢每如此爲君子幸又爲君子危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上於澤所臨者險也民能載君亦能覆君故君子惓惓於教養之道有无窮之思又有无疆之容德皆所以體地道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或曰雖上遇知臨之主然未嘗以從命爲正也所

臨以咸則然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澤有民象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陽在下取上臨之象陽在上取下觀之象皆扶陽義也

下觀者我作之觀也夫觀非可以貌爲也必也反而求諸心以神道示之盥而不薦交神之始也有孚其本也而顒若所以示觀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取反觀爲義反觀者自知以爲盟自信以爲孚也初陰柔處下懵懵然無知而已如童稚然見其小未見其大也小人而免咎何居乎盍進於君子乎

六二闚觀利女貞

門內之觀見其近未見其遠女子之象丈夫之羞也然視初已通一隙之明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下之上越闚觀而進頗知有立身行己之道而猶未決其進退之關也進則爲君子而退仍不免爲小人中立之界可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越觀生而進乃知我之所以爲我矣其道則上國之光煌煌乎仁義禮樂之具也學至此有進而無退矣用賓于王已具有君子之器矣未成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又越觀光而進益反求諸在我焉則君子成德之地也觀至此幾大矣僅言无咎何加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又越我生而進何我何人乎亦觀其生而已矣生非我之生而本來自具之生也觀至此止矣神也已君子人與必也聖乎僅言无咎又何加乎葢六爻皆以君子之觀教人而責於初者已有其基層纍而進君子之上又有君子焉寡過之後又寡過焉道無窮學亦無窮也然

則如之何而極觀法彖曰盥而不薦必也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乎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君道也順而巽中正之義也中正卽神道也存則神過則化所以下觀而化也天之道中正而已矣天且弗違況於聖人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象專言觀民之義神道之教至此始實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賓即賓王意

觀我生觀民也

君子無獨了之學問故觀生之後可推其餘以及人庶

幾大觀在上者乎

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至此猶不容自安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凡物必有合有間焉離也去其間而合乃真合也利用

獄用治獄之道以去間也治心如是治世如是真能去

閑之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止惡於初之象刑也雖然吾懼其進也一時免咎不足恃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初進而二柔而得中益加懲艾有噬膚滅鼻之象小懲用墨噬膚也大懲用劓所謂滅鼻也旣治其膚又及其鼻一懲再懲期於得悛而後已斯可以補過巳乎猶未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柔進而三鋼甚矣雖痛加懲艾有格格乎難入者噬腊遇毒其殆宮刑乎至此眞能補過矣生刑盡於此矣腊

謂獸腊堅韌之物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秉陽德遂能舍舊取新以吉道行矣噬胏而得金矢其象也利艱貞厲其終也胏肉帶骨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以柔中居尊位有治獄之任以仁恕爲心者也而居明體故法行而人自服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黃金金作贖刑也後世其爲呂刑乎故又有貞厲之戒僅得无咎刑政之於以化民未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荷同滅耳死刑也生刑不悛則入死其來漸也○諸爻受噬者也五噬人者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寛嚴相濟也動而明斷且明也雷電合章取其爲人所服也得中上行指六五言治獄之任也曰雖不當位聖人其有刑措之思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明所罰之當否以謹勑其法使民自以不寃

屨校滅趾不行也

噬膚滅鼻乘剛也

下初有難克之象所謂克已從難克處克也

遇毒位不當也

位不當乃是中毒地

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分明有寡過未能之意

貞厲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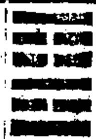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酷盡小人情狀此等人豈小懲可誡勢必至何校而後已者嗚呼小懲大誡天下一人而已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酷盡小人濟惡不悛情狀又申聰不明之意除卻小善

更無大善除卻小惡更無大惡善惡之路不明未有不誤賺一生者卽君子猶然況小人乎君子以小學爲無益而弗學則因以無善爲至善而弗爲也以有惡爲無惡而弗去也危矣夫○夫子釋噬嗑只初終二爻而六爻之義已備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之爲言飾也尚文之道也文所以表質而及其勝也反足以滅質故始亨而終不利所往江河之勢濫觴之漸也聖人其有救文之思乎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在下也有舍車徒步之象蓋敦本尚實之學自託於

野人則然乃所以爲君子矣

六二賁其須

二柔也而處初剛之上所謂柔來文剛也故有相須以賁之象離初則不成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質爲主而文輔之迹若文勝然而實未嘗溺於文也故有濡如之象又以永貞戒終慮其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色之著也人皤而馬更白文如翰之飛子焉不勝其表暴之意若將遠離乎三以自快者而豈知天下無離質爲文之理三之質即四之所以爲文也不以爲

冠而與之合庶幾柔來文剛之義聖人指出一種的然表暴情狀真如建鼓求亡子不勝其心勞而日拙也四離下而上故其象如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于丘園返于樸也束帛戔戔禮從其儉也斯不亦質勝而近于野乎雖然文在是矣

上九白賁无咎

賁於無色返其本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二文初以四文三爲柔來文剛又分之而以上文五

爲剛上文柔天文也上舊有剛柔交錯四字亦通天文文也而有玄者存人文文也而有止者存其玄也其所以止也觀乎天文所以觀乎人文也觀乎人文善觀其止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内明外止明有限也庶政忌苛察而折獄必貴精明故有宜有不宜如此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從象取義非正義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言初附二而進以文見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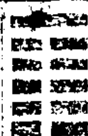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如翰如疑事也非其本色故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陽盡而剝矣可再盡乎故曰不利有攸往抑陰往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有牀象又有輿象廬象各隨所取而名初陰剝之始

　也所剝甚微而決裂已見蔑貞之勢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進而辨矣謂牀幹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上其剝爲自剝自剝所以自全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離下而上剝膚之象禍及君子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巳逼上故不更言剝而別有取義葢五爲衆陰之長柔而得中有魚貫而進以宮人承寵之象則亦羣陰之同利也嗚呼乃所以深於剝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不食不終食也勢必終食而曰不食者惓惓存陽之意也其占爲君子得輿虛車而已終不可行也小人剝廬

又何之乎終不可剝也聖人之情益見乎辭矣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

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變剛權在柔也消息盈虛時處其消且虛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進未有與三與上應也為小人離黨與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象陰在下如承載然存分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生於下若來復其固有然見陽不可一日無也陽復故亨卦象如重門洞開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姤復相爲循環自姤至復得七月也謂月言日從陽類也攸往陽進而上也蓋聖人示人以心學之要如此○聖人言復又遡姤見姤復通爲一體是人心至妙至妙處不然只是孤陽豈成復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復之主也自剝而復一陽絶續之間相去不遠也其在人心爲乍迷得悟之象不遺厥悔依然天體無恙是

爲元善之吉

六二休復吉

二以上皆陰類而卦取於復故皆因其類而復二進於初復之休也初難而二易先難而後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於三爲頻復復而又復也此非操心之危而能如是乎无咎者善補過也政不諱其頻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下與初應陽復於下超然於氣拘物蔽之外獨得其復也復至此自獨而一矣一之爲言獨也

六五敦復无悔

由獨復而進道心益固以安矣敦復之象也尚何悔乎
視初无祗又有分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
復至於上又更端而示誡曰迷未嘗不復也而不勝其
迷乃重雲疊霧暫露日光隨復隨蔽於是繆戾百出大
災小眚無所不備何凶如之雖然尚可圖也用困勉之
力如行師然決勝以往至無益反害動爲心病迷轉得
迷不之恤也遠用力既久幸而一當庶幾迷者悟復者
永復乎此所爲遠復者乎近而復固可喜也而遠復之
復尤大可幸也及其成功一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動而順復之德也天行云者一姤一復往而復返造化自然之運也剛長言方亨未巳原始以要終也其曰見天地之心何也天地之大孰樞紐是孰推行是其有爲之心者乎則一陽之動是也一陽之動動而未嘗動也萬化之權輿而終古恃以不息者也於是君子返而信諸己也曰復其見人心之天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動於下爲萬化生生之本聖人於是特著變理之義以補爻辭所不逮寓意最爲深遠至日閉關先王疑有是政而意固有所取也閉關返跡御聽嚴出入也商旅

云者屏一切應感酬酢也不省方者屏一切心也專易屏心難屏也屏心之盡淵然而已矣湛然而已矣其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者乎是故君子無日而非至日也無時而非至時也○按程子曰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某獨以爲動見天地之心是千古破荒之見然大象又分明示主靜之意云何蓋動可以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體天地之心也動見天地之心動而非動也靜體天地之心靜而非靜也非動非靜亦動亦靜卽動卽靜

其三才之至奧乎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因修得復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另著取友之義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已敦矣猶未廢自考慮其終迷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者心也心不可迷迷則反旨所以凶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所謂不貳過也纔過卽知知卽止而不復行若更無再過然故曰不貳不貳則不遠然則顏子果無貳過乎

非也顏子時時過時時知時時改時時不貳不貳非無貳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嘗人許一過而不許時時過卒流於文過而不自知其言不善又何也在嘗人謂之過在聖賢直謂之惡也嚴辭也○復卦主義在初故夫子繫初而六爻皆在其中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心一天也本天自然而無所於動何妄之有元亨利貞天之命也匪正爲四氣之中微有闕陷不保其終也正妄動之爲累矣眚者妄之著也不利攸往所以亟反之正也失之於動求之於靜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陽居下无妄之主元亨利貞之道也无妄而往往其所有事非妄動也故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二進於柔不能不失之妄者也是以君子有後天之學焉人功之盡天德之歸也世豈有不耕而可以穫不菑而可以畬者乎則亦耕且菑而已矣攸往之謂也一年曰菑三年曰畬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居動體之上全動於妄者也眚不已繼以災矣牛陰類或繫之牛非其質矣行人得而邑人災甚言其妄心之動有沓不知其所之者而終以爲主人之累此之爲災所謂无妄之災也豈知正是有妄之災乎

九四可貞无咎

離動而交乾體可貞之道也庶不爲邑人災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得乾體之中而下應六二不免有柔邪之傷然中苟有主則外至之疾終亦不能爲害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居乾體之上亦爲應爻所累有匪正之嫌者也故占與象同○分上下卦而言皆初吉終亂見天體難完如此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初剛自乾體而來无妄之主也既主於內則動而健矣

又以五應二能絶去柔邪以自藥可貞之道也故謂之大亨以正匪正則妄矣猶曰无妄之往乎如是者爲自絶於天是以卒不可往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所謂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可與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有主於內之謂也

不耕穫未富也

穫在後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世豈有疾而不藥者乎葢嘗試之爲害也欲速助長之類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行卽爲災況可窮上乎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畜之大者也大者正也大未有不正者也不家食大所養也涉大川大所用也本大畜以大所養由大養以大所用君子所以稱大學也

初九有厲利巳

三陽畜於艮而不輕進於初先巳辨之矣行則厲盍巳

諸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也

九二輿說輹

二居中而不進有說輹之象君子曰輿可閑也而未可進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衞利有攸往

乾體之上三陽漸欲類進矣雖然未可遽也處之以艱貞之道而且益大其所畜以往則畜極乃通矣猶未成往也卜其所往堅其所閑也甚言不可輕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柔而得正居止之初故其象爲童牛而得牿然言畜之早也其知所養賢也夫是謂元善而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陰進而毒有難制之象扼其要而圖之乃在去勢何勢
乎除惡務本所謂打蛇得七寸也承四爻而言以克治
得涵養法也○三陽不進其功行正在二陰爻上見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三陽相逐而進蕩蕩乎天矣學至此成矣而
道大行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陽德爲主而又進之篤實有積中發外之象則德日新
矣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上九一爻畜之主也
下畜三乾有尚賢之象而絕無應與之私大而且正也

養賢謂養其賢德尚之斯養之也養之至涉川以往則

乾道乃行應天之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體無内外故君子之學亦無内外前言往行皆畜德

之資理之所在無往而非心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輿說輹中无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象有頤口之義焉養道不可不正也然其要在反觀而得之觀其所養正乎否乎又進而求之觀其所以養之之實正乎否乎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於已取之而已矣何言乎正也其頤則四陰在內美在中也其實則二陽在外以止而動也君子觀頤而得本體之說觀頤之自而得功夫之說貞已乎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初居頤之動地也上應六四不能不恃初之養而終病初之過於動也姑借初之言而質之曰奈何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乎盍亦反而求之實自嘲也蓋養道宜靜不宜動如此然則廢養乎本靜以求動可也爾能攝靈我

當塞兌四柔正居止體有靈龜之象初動體故曰朵頤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二進於動矣不特朵而且顛矣言瀾翻狂動不已也自養之謂何拂經之甚也以言乎所養則自三而上雖聚丘之多非其實也一往而求絕無所得何凶如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居動之極上應止體上而不下失其所養者也既失所養雖正亦凶空疎之學既不能自養亦不能養人者也何攸利乎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應初爲養動而顛者也終得所養吉之道也眈眈求之勇且專也繼以逐逐若將不及猶恐失之也同一顛

頤而吉凶或判君子顛於天理小人顛於人欲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求養於上養非所養異端曲學之類也故亦爲拂經之

象居貞吉貴善反也其終從之能無沒頂自溺乎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居頤之上爲頤之主而處艮止之極養道所由以成焉

以止言由養道之貴靜也如此雖然一於止不廢養乎

涉川而進以下求初動靜相爲體用焉斯得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

哉

天地養萬物時也聖人養其賢德以及萬民亦時也何

言乎時也時習之時山梁之時皆是也○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六爻取義皆從養賢來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二者皆養德之要而其道尚止制雷火也彥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程子曰能盡飲食之道則能盡語言之道能盡語言之道則能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能盡生死之道理無大小故也余則曰能盡生死之道則能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能盡語言之道能盡語言之道則能盡飲食之道理無大小故也養莫大於飲食而生死爲小莫難於節飲食而處生死易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爲朶頤者又當何如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自上逮初其施光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與拂正相反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正君子處非常之時而能僇力相與以有爲不無失之過激者孤棟莫支天下之勢已一無足恃而終能奮不顧身決一往之力以濟天下之變道固

如是他非所計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凡人之過鮮有不乘於所忽者忽於始而敗壞於後所以大也當過之初而居巽下白茅示潔用以爲藉慎之至也抑亦可以無大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以陽居陰方過之始過而不過於天下事尚可爲也又託初陰以爲已輔得人之益更有出於同人之外故其

象占如此

九三棟橈凶

三與四有棟象宜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而三過剛不中果於自用自取橈敗而已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居上之下爲人國所倚如孤棟然視三之任尤重矣而四以剛居柔過而不過一力擔當天下事以有濟棟隆之象也有它則吝不借才於三也三亦不爲我用也故曰獨立不懼當過之時然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兌爲澤有過涉之象時處過極適足隕身凶而无咎以道義配禍福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不嫌過而以爲過者時當然也處棟撓之時人讓其禍我職其辜見以爲過也然剛雖過而得中有巽說之德以是而往所以亨也此之謂以大過之才而處大過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水本生木而過盛反足以滅木所託之勢然也曾子曰辱可避則避之如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不懼无悶分出與處皆死道也死道也者大過之時之道也遯世亦死耳夷狄患難無往無死地也子畏于匡不言死乎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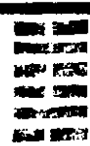
輔指四爻自遠於上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下指三爻而不撓見用八之善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重坎何言乎習也我習之也習險所以處險也習險所以出險也有孚言坎德也坎德爲險爲陷陽陷於中所謂誠於中也有孚所以心亨也行之則尚以言乎無可加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貴有孚也居下何所恃乎言陷溺之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坎之中亦求其所爲孚者而已曰小得下坎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處重險之際雖欲出險其道無由坎而又坎一步進一步也如是則前後皆險矣又將安之乎求出反入小人行險僥倖之禍如此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閱一險又進一險上近於五可以符平矣有法於此一樽之酒二簋之物乘之以缶遞之以約自牖而入以僅免於咎一種惻惻之味如此眞濟險之道也甚矣誠之

可貴也已失其初因明啓蔽自牖而入庶幾乎

九五坎不盈祇旣平无咎

習坎而中有險陷之德亦旣平坎矣但未盈而出耳未出者時也平而待盈君子處坎之道也當天理日長之時正人欲退聽之候自此有不得不抵於盈者亦徐以俟之而已僅曰无咎就不盈時言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處險之上出乎險矣不困於水而困於平陸未嘗不擇地而蹈也而維心不亨自捆自縛如徽纆然自此寸步難施滿眼叢棘適足自困而已嗟乎世法之苦人如此

君子以爲不善學矣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流水之爲物也善下而不盈其量則平其行也以信君子之德以之善處險者也身世本無險人心自爲險耳信人心之易德也以易御險鮮不濟君子是以得守心之法焉如天之不可升也如山川丘陵之不可踰也如高城深池之不可壞也易而險也故曰險之時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不取重險之義而得時習之教學原泉混混有本者如是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險治險不勝之道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柔際剛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

適得其平不敢溢也溢則覆說在欹器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曰失道上曰失道聖人惓惓於處險之道如此其惟

滿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乎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陰麗陽明也不言重離明不可過也唯正則亨善用

其明也畜牝牛順之至也虛中以順乎陽也順乎陽則誠乃明矣牝馬順而健牝牛順而順中得坤體故曰畜有敬道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居離之初而得陽體能不自恃其明而時時處以疑畏曰履得無錯乎則執玉捧盈之心又安往而不至乎眞能寡過者也

六二黃離元吉

柔麗中正明誠之學也是爲大誠而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後明欲繼日昃之象也是爲過用其明而不足以守中履錯之咎何所不至鼓缶之歌大耋之嗟迭

爲用事不敬甚矣正自恃其明故也敬德之聚也明之所以不已也不歌則哭分明見代換之隙所謂日昃之離也曾謂學如是可以入道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至四抑又甚矣不敬之至且流而無忌憚矣突如之來來無所本僅得之情識之倡狂終亦倀倀乎其無之而不勝其焚如死如棄如之狀一似猘狗中狂藥有莫必其旦夕之命者後明之不足恃如此盍亦反之本明乎亦曰敬而已矣敬則誠誠則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柔中而麗有位何所戚乎處重明之會本不正之資懼其明之或過也戚且嗟涕洟從之亦庶乎有以自克

矣此之謂畜牝牛吉也○初爻首言敬五爻言憂戚憂戚所以致敬也敬者本明者也由敬入誠君子之學也初以探其本也五以約之中也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處明極有王者利用征伐之象但摧折戎首而不盡其類所以嘉也極言不過用其明之意舉其大而小者可知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重明言明之盡繼明言相繼爲明大人緝熙之學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虞後學錢協和校刊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六　周易古文鈔中

下經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言乎感也感以無心之謂也故咸有亨道又勗以貞義而有取於取女之象吉道也取女者男先女也天地之大義卽人心之所以取則也

初六咸其拇

六爻以人身取象初當足拇位感之第一義也千里之行始於趾君子愼諸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拇進而腓當足之肚處躁於感矣行則凶而居則吉言勢尚可止也過此無及矣爻位中正猶介靜躁之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進腓而股相隨以進益不容已矣而三陽剛力能有以自持而不進則錯趾亦無多矣然勢不能不進也往而得吝所執之謂何君子曰咸之道不可隨亦不可執也無心而已矣其有爲之執者則必有爲之隨者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正當心位心之官則思也拇腓而股以至於輔皆思爲之也思本靜也其往其來神明而莫測終歸於靜也而有爲之動焉者朋累之也朋亦何朋我媒之也君子

以是善反其思焉亦曰貞而已矣夫貞无思也无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已矣詳在繫辭

九五咸其脢无悔

踰心而脢爲背上肉以是而感何所感乎學之有取於

艮背也心爲之地也離心言背無有是處吾病其離動

以言靜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咸之極兌之主不勝其躁於動而見之於外也輔頰舌

相連而動全不自持何以感人君子以爲佞矣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

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男下女本有不正之嫌而聖人係之曰取女則男先女矣男先女者感之正感之正乃應也感之妙全在應處推之天地萬物可見感以無心卽爲正所感之謂也所感者理也而感則必應者其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所謂山澤通氣也虛者心之體

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進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謂順應非不應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隨人從朋之漸也志在隨人執無益也以所執之非道

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不以正厥心害也

咸其脢志末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夫子讀咸四爻而發明感通之理之妙也蓋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亦何以思慮爲哉盈天下之大皆吾心也故其歸同而塗則殊也同乃所以爲殊也致一而慮則百也一乃所以爲百也百慮一慮一慮無慮亦無思也而君子又何以思慮爲幾以天下還天下而已因請進而求之天地萬物之情今夫日月寒暑之有推遷也一往一來此感而彼應此天地之情也尺蠖龍蛇之有屈信也一往一來自感而自應此萬物之情也萬物之情天地之情爲之也而聖人之情抑又可見矣非精義無以存神往而屈也而因以得致用之機非利用無以行義來而信也而轉以見崇德之實屈信相感間君子所以

深求一致之理而自得夫百慮之妙者猶之日月寒暑之運而已矣則其進而感通天下之妙誠有莫可測識而端倪者我不知所以感人亦不知所以應分明天地之感萬物因之而已不勞焉是爲窮天地之神知天地之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稱盛德之至也聖人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也夫聖人之心知且不事何以思爲我且不知何以天下爲吾故甚惡夫憧憧往來而朋從爾思者此心學要旨也夫子釋咸四一語而六爻之義皆該其中并象傳亦盡情剖露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言乎道之嘗也嘗則可久矣故亨且无咎利貞利有

攸往總從可久來於稽其義其夫婦之道乎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居巽下求道於深者也深造而不以序亦何所云正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雖貞亦凶甚言之也

九二悔亡

以剛居中大德爲之主要於可久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過剛不中上下交承之地其心有遷徙矣是亦可羞也正而不恒无可羞也言羞又言吝聖人痛責君子而不仁者如此羞自內起不可指也故曰或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上卦之下可與有恒矣而深虞不正之爲病也

故曰田无禽田非其地故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居中自以爲恒其德且無不正之病矣而不知此婦人之貞也在夫子則直謂之不恒其德而已恒者陽德也

上六振恒凶

動之極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傳隱明夫婦之道承上卦而言所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是也觀文勢全與咸相類可見其言天地之道即夫婦之道也終則有始即歸妹終始之說恒於相感者情也而必以其道者貞也所恒者也恒咸之貞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者正之體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在始故凶若力學之久何妨深造乎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何至遂無所容則君子羞惡之心固有如此者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陽自此遯矣遯則亨矣何言乎亨也身退而道自亨也貞者君子之道也小爲陰利貞言不遽進也

小利貞所以存陽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者君子之道也而所以致遯則小人也故初爻首稱遯而於象爲尾尾雖在後隨身而進必往之勢也故丁寧以致戒云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牛陰類而順必取黃中小人之貞也上從諸陽堅不可說志在守正也雖小人而不敢遽傷善類在遯言遯如此此三之所以係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非徒三係二二亦不免係三也而疾乃獨中於三亦危道也因係示法以臣妾畜之不失主僕名分斯可已深見小人之難處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陰迹若相好而不相比是爲好而能遯之象君子去而小人留一臧一否通塞頓殊所謂水落石出也

九五嘉遯貞吉

下應六二本有柔順之恭而在君子則有以自處而不

受其惑乃稱嘉遯焉又戒以貞防其終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又進於嘉矣進退超然有餘裕者也下無係應故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時行時止所以爲義也本之剛當位而應所以大也不然鮮有不失之係者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以天自處而巳矣所以遯也非徒以去就決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臣妾小人之分也以小還小豈可干大畜言乎所使非言所事也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四陽進於下陽過乎陰故稱壯焉壯則易罔利貞所以戒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陽壯之始也壯則必進凶之道也有孚自信之過也

九二貞吉

以剛居中壯而不壯是謂貞吉大壯主爻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壯者君子之勢而實小人之道也君子而用壯則罔也言不成其爲君子也貞而且厲所以治壯觸藩而羸角大遭折挫也此非君子之不幸也九三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壯之盡矣故尤貴守貞乃吉而悔亡且遂其進也壯于大輿之輹言先壯其具也不然能無僨車之慮乎君子審諸夫四之幸而不羸也承三之羸也經一跌長一識也語云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陽進而交于陰君子至此忽焉失其所壯也則亦庶乎无用罔之悔矣易本義從場易通用義長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君子之壯小人之羸也蓋小人至此已失勢矣如羝羊之見觸既不能退而自謝於君子又不能終遂其進如之何而可乎艱以處之與其進毋寧退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正則失其壯矣莫大於天地而道則正也莫大於人心而理則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也者理也即天也非禮弗履所以大壯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藩決不羸尚往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喜觸故不及詳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兩壯相觸守道者勝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以言君子之進也非徒進也而日晉有進當其位之義是爲康侯之象而用錫馬晝接之禮以隆報之也坤

爲牝馬晝日三接亦象上下卦體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欲進而見摧者失所援也守正而已其唯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乎則庶乎免於失身之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已進於初矣而猶未晉也愁如之態患得之甚也守之以正則終有慶也君子處功名富貴之場不患三錫之未至而患無其受之也有其受之庶幾報稱之有地康侯之道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有應於上亦既得所援矣學不求自信而唯急急乎人信之爲快君子猶病其志矣曰悔亡亦在晉言晉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三陰皆欲上進而四以一陽據於上恐恐焉唯恐其人之攫我也有鼫鼠之象貞厲自以爲貞而且厲剛狠之至也內荏而色厲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一陰處二陽之間宜有悔也幸居明體知所以進矣進吾進往吾往也不於其進而惟追悔於旣往取效於將來一切計功謀利之不暇則亦何進之可程乎故因占設戒如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進之極嗜進不已已無進步可程矣學問至此果登峰造極之謂乎置位雖誇轉虞坐下之疎也退而伐邑

事尚可商處之以厲劑其躁心與浮氣得吉道焉因而為補過之圖則竿頭進步也雖貞亦吝何也君子以為倒行而逆施也下學無立必之地而取必於末後之一著吾終慮其角而不能下也雖然未為晚也好為之一戰而克光復舊物朝聞道夕死可矣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熙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明明我后也而為之臣者乃進而上行其道此所以有康侯之象而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柔進上行指六五然以臣言坤在下即上行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自明所以明於天下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僅免於咎猶未見其順受乎命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而見傷君子何不幸而生當其時乎艱且貞所以幾

自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在初也而見夷有初入地之象爲小飛垂翼言斂翮而下也入地之明慮其息故言行言往求進乎以也時雖往也而主人愈進乎夷矣甚可危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明之主也而見夷且當地之中夷而夷也其惟速進以求三乎左股行之主也三陽爲馬象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處陰體之極上應暗爻雖猶然夷也而已駸駸乎有向明之勢破地出首矣然而倘求可疾也貞以俟時則夷之道也初二爻皆利用疾三利用徐與時消息之義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已入坤體在至暗之中矣然身雖暗也而心則明也心明夷之心卒不罹明夷之禍爲能超然而引去以自獲其心也明夷之心艱貞是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爻近之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去之不得死之不可其爲箕子之夷乎夷而辱矣辱不可訓故有利貞之戒存臣紀之正也意者人臣之義比于爲貞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下五爻皆明夷而上獨不明亦不夷合天下之夷以爲夷也初登于天未始不明也後入于地一入不可復出

也哀哉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夷而不終夷故文王演易於羑里而箕子敘疇於武王受命之後宜夫子兩有取焉然則二聖人皆無死道乎天之將喪斯明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矣天之未喪斯明也獨夫其如天何夫文王可以不死者也閔天之賂非陷君於不義也此亦一君臣之義彼亦一君臣之義也箕子可以死而不死者也其志在萬世也猶之文王之志也其志同其道同也周公之繫爻辭特微示不滿之意於箕子而夫子特爲表而出之曰正志與文德並稱蓋亦微顯闡幽之意也雖然有箕子之

志則可無箕子之志則賊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善看之作如是觀萬古君道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陽不終夷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玩象意則知箕子之明夷亦是假象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或曰如紂彊足禦諫辯足飾非何嘗不極天下之聰明

若足以照盡四國然而無如失君道之則也何則乎用晦而明也亦艱貞之義也以之為臣則臣則以之為君則君則也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國人之刑也女貞家之刑也易刑之為有人以身之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之始身教尤亟所以閑也易閑之曰禮而已矣千尺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愼之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得婦人之職而正位乎內有天下之母道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居下之上家人之情中變向之閑於有家者可不言而喻而至是不勝其嗃嗃之狀專事督責而已既悔且厲可以獲吉反其所閑也不然而以嗃嗃始勢不免以嘻嘻終吝孰甚焉三爻過剛不中雖以嚴敎家而不能不溺於所愛故爲之設戒如此

六四富家大吉

處有家之上有長子代父之責故其道主柔正以調劑上下養一家和平之福則家道所以昌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中正得位有王者治家以敎國之象則國人從此而治可知也假訓至又訓感格如奏假之假亦通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而以孚道終家人所以則而象之也威如非作威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皆所以正家而正天下之道也而其道在男正位乎外始閨門之地身教之本正文王所以刑于寡妻之道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斯二者皆誠也卽爻義所謂有孚而威如者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其志使未變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非爲婦子尤爲主人尤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以下交於二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世道之禍未有不始於睽者自家人而推之可知也小事吉言處睽之時每事必謹於小也謹之於小所以進

彌其大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君子於身世異同之故求慊於心而已遇非所論也故首繫悔亡悔既亡則何得何喪勿逐自復貞於理也然雖貞於理而終不可不求諸事則乖攜之端我必有以開之矣橫逆如異已猶不難曲以柔之曰我必不忠可乎補過之道也惡人謂九四非應卽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應於五遇其主也于巷云何以剛遇柔慮其逼以致疑也當睽之時則然也深曲曰巷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相爲正應而隔於四五之間讒間之隙所在而

是遂覺種種疑團不化而遇合之機不保其初矣雖然自我作疑自我作合可也四離下而上有輿象五當其前則牛也其人則上九也天者去髮之刑天且劓言其形之醜不可作配也夫君有時而擇臣矣臣乃擇君乎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既無正應而又居二陰之間睽而孤者也然當睽之時苟遇同德卽其配也如之何而自遠於初乎交孚而厲所以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陰性多疑先自處於悔者也去其疑而下交於二始合也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冦

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絕於上而無所與本失之自用者也下應六三乃爲四五所隔而三之疑即中而爲上之疑矣其物豕也而有負塗之汚矣見輿之曳其牛之掣又成鬼矣張弧而射鬼見鬼矣匪寇婚媾化疑爲信也往而遇雨所以合也語曰木必先蠹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讒入之吾以爲上尤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柔進上行謂分三之柔上行以至五也得中應剛指六

五小事吉將由小以推大也非大以睽之時大以睽之用也夫天下事之因睽而濟者葢亦多矣顧用之何如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者理之一而異者分之殊也非理一何以分殊

見惡人以辟咎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積疑成見咎在三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疑字是本卦宗義因疑成睽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與屯異屯動乎險氣仁之阨也蹇止乎險人事之阨也時已險矣唯平易之道乃得所安而一切行險以僥倖者敗域也此西南東北之說也然蹇非大人不能濟而貞則其本也天下之道易而不正者有矣未有正而不易者也

初六往蹇來譽

險在前也止而不進乃智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進於蹇矣故蹇而又蹇上應九五王臣之徵也其道匪躬以濟險也

九三往蹇來反

益近乎險矣往不如反糾初二爲同心也本位陽故利反陰

六四往蹇來連

已進於險矣往而蹇同大蹇也來連糾三陽爲同志也本陰位故利連陽

九五大蹇朋來

合上下往來諸質皆用著也朋之來蹇之所以不終大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無所往矣而云往就蹇時言也來碩且吉以見大人也碩卽五爻之大蹇往蹇一身之蹇來碩則大蹇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往也見大人亦往也貞以正邦往之道也往也而皆本於止則濟蹇之用也發彖辭所未發也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諸身善言止也止之所以行之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指九三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處非常之蹇得非常之助亦其君有蹇德焉處憂患而信義愈明於天下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濟而解矣利西南仍用濟蹇之道以善後也此外更無所往矣即往西南亦不久而來復也夙往夙復平易之中復不爲煩擾總見解之作用所以開治平之路也

初六无咎

居解之初非質柔而碌碌者可與謀天下事也止而不進寡過而已亦所以解一身之難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世道之難小人爲之也故言解者必自解小人始一田而獲三狐將盡其類矣則亦其君倚任專也黃矢之錫嘉乃績也自此君子維有解也已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且乘言旣負且乘兩不相蒙所事非所據也安得不致寇之奪卽幸無奪之者而嘗據此乘尤吝道也與其

內羞无寧外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與初應正其所必解之小人也拇無大過且未當權猶然解之則其他可知此朋至所以孚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能用君子以解小人固也而猶未知君子作用之妙也五與三陰同類於小人頗作腹心之緣矣當此之時君子維以解爲事更無調停一法則必自解君心之小人始君心之小人解而後在位之小人胥解所謂除惡務本也久之而天下服其公非徒君子信之小人亦信之此世道由之以廓清也與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位處柔邪之極又與三爻同惡相濟卒賴九二之賢秉黃矢以相加如發蒙振落眞世道之慶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止坎爲蹇全得止義其往也皆以妙止之用也動險爲解全得動義其往也皆以妙動之時也故蹇利西南爲得中解利西南必來復乃得中天地萬物最妙是一解人心亦然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亦解難之大端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見幾而作小人有焉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又推本於身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應不以正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以去小人爲道而夫子獨取上爻而傳之亦以其義備六爻也弓矢者器也黃矢是也射之者人也非徒九二其人而五爻亦其假器之人也藏器于身一箭三狐眞射雕手也待時而動有是君也藏器非難而待時難既藏器矣又以及時始謂之成器而動故曰我能之而君不能不敢爲也夫一去小人耳夫子惓惓乎屬意如

此蠱亦有所感也夫自傷仕魯而不得去三家請討陳恒而終孤其沐浴之告也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一簋可用享

上經乾坤之後驗十卦而泰否言盛衰之會下經咸恒之後驗十卦而損益言盛衰之始損下卦之上畫益上卦之上畫其象爲損是變泰爲損也益卦從否變亦然蠱否泰之變亦必有所自始矣損下益上有否兆焉其道在孚猶可以聯上下之交也中虛之象也可貞言其道可久也利有攸往可久始可大也用酌二簋以損之時制損之用也皆保治之極思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卦取損剛益柔以初應四道在上行至不難舍其所事而速往以圖新庶幾補過之道雖然剛德不宜過損姑去其太剛之折可也初雖上應乎四然於四不得言損也四無君道卽遄往亦象也世豈有舍己田而耘人者乎

九二利貞往凶弗損益之

二有剛中之德其爲損而有孚元吉不待言矣但戒以貞終所孚也又求益爲凶道也弗損卽所以爲益言剛不可過損也初猶言酌損況處中者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主損者也損乾之三以益上正所謂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以一人行則得其友矣言上與坤遇也此取友

之象實克已之法也占者唯所用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陰故有疾使初遄往焉則一霍而效矣眞能損疾者
也何疾乎疾忿則懲疾慾則窒補過之道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而得中眞能受益者也以天下之大損成天下之大
益其益也莫之致而致若自意外然故曰或或之者爭
之至者也是爲元善而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以剛居上不必言損而得益此可貞之道而吉利不待
言矣則所賴於一人之行其力居多也彼失位而亡家
我乃自損而得益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不可訓也而得上行之道焉道在自損自損之心即孚也自損之途不一而制用爲大所謂儉者不奪人也亦以時詘不得舉贏也凡損之道當損而損皆時也損其過所以益其不及也與時偕行之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人疾之當損者莫是過其道在日損減得一分是一分愼無曰一懲便是一窒便是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志在求損適合其宜道之尚也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言自天祐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乾坤交而爲泰又損三之陽而易一陰以就下愈見絪縕搆精之義故夫子復發其藴以見上下之交未有不得之於致一者彖辭所以言有孚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之初畫益下卦之初畫是轉否爲泰之機故反損曰益益則無所不利可知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爻益之主也大作所以大益也必元善而吉乃得无咎尤愼所作也大作謂全力合作有萬物怒生之機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大作之後不期益而大益焉我不自知也永貞則吉要其終也用以享帝盡人以達天也昔顏子謂夫子曰回益矣回忘禮樂矣又曰回益矣回忘仁義矣旣而又曰回益矣回坐忘矣雖莊子寓言亦表其實云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柔而得中當益下之時而反得凶事亦困衡之地也將於何而自救乎惟本以有孚之心而行之以中則告公而相信矣人恒過然後能改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柔而得正頗有合於中行之道則已不必爲凶事之益而益在是矣告公從自告自喩也雖然益矣而未大也自下而上又舍舊而圖新焉則廣大高明之境將有日進無疆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孚者損道也損上以益上還自下而上相喩於一心一德之交而莫知誰之所爲此王道之純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求益不已則損者至矣推本於立心仍自不孚來也孚之爲義大矣哉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自上下下言無所損亦無所益也上忘其施下忘其報王道之大也然有天德焉動而巽是也日進无疆所以益也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也而莫非時之所爲也凡益之道然也夫子治損益而皆言時以見人事之得失卽天運之消長也中正指二五上震下巽皆木之象

象曰雷風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方改過而歸本於見若無所見何遷又何改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亦大也若不能勝大然故進之

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其所有

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益自志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二曰外來上亦曰外來君子小人之心皆純一不雜如

此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治一陰決之而已一陰亘上有王庭之象陰取孚義且若號也自邑本下卦乾體也不利卽戎弱於未也備有諸善乃所以決也故利往嗚呼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方趾而夬不失之壯乎用壯之道至夬猶不可勝也而況前此者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既惕於己又號於衆何患不備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剛進而三不禁其壯形之辭色此眞不勝之往也然則

如之何而可必也乎且號於時衆君子爭言夬也而已
則獨與之遇盡鋤圭角本之以深心出之以靜氣至時
有不為同志所諒者而決小人終有賴也已獨與陰應
故聖人開示惓惓如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踰頄而上益躁於決矣臀无膚失所安也既失所安故
行遂不進如牽羊之不可前而終不自悔也聞言不信
悻悻然不恤有同志之號也夫夫也盍亦善反坐下而
告自邑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密邇一陰猶莧陸然而終能夬而去之中行之謂也
夬而又夬言其難也以莧陸之所感深也故訓以中行

示斷也獨行見之迹而中行本諸心所處之地不同也

葢君道貴斷如此

上六无號終有凶

柔乘五剛固其罪也自決而已何號之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居德則忌未詳

不勝而往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以人主而去一肘腋之患亦何難者而動煩過計爲固知其存主之疎矣然則於時衆君子言夬夬而不足者正以一小人蠱惑君志而有餘也世道消長之故難言之矣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復本造化之嘗理而聖人於姤獨以人事斷之以爲陰盛之機可畏也而不可狃也其旨深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一陰始生而衆陽在上未可進也而勢已浸浸乎上逼矣金柅所以止車蹢躅決躁貌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近初小人猶在包與之中不至進而顛頓在位以相敵則亦君子之幸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一陰生而衆陽皆失所遇矣葢勢雖盛而交已離其道不能自固也九三以過剛居上下之間故其象如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

二與初遇則不及四矣不在包與之中則進而憑陵於衆君子禍自此長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一陽在位而諸陽皆恃以有立有以杞包瓜離離可摘而章美內含之象此天命所以終不我棄也小人亦何遇之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六爻獨以上言姤蓋至是小人已進而有所遇矣而君子終不與遇以角相見有觸而已恃剛也至是君子終不足以有爲矣然於義无咎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夫子既釋彖辭之義而又推言之見陰陽相遇造化有固然者況於聖人乎中正非陰而意近之君子於是觀姤之時義而知天行不息之中正恃有主靜之微機以

爲之助所以妙於相生而不窮也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姤其見天地之化乎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有且繫且進之意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者民象而賓則列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以言乎心精之合也故孝子以之格廟忠臣以之事君而皆可以得亨也利貞要其終也用大牲以物表誠也利有攸往言臣子報稱有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孚者萃之義而入道之初機也初柔故有孚不終而乃亂乃萃忽離忽合終無固志也其乍離也既若以爲號而其乍合也又握以爲笑是可恤也勿恤而往終求之孚无咎之道也皆指應四言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上進以萃於五恃五爲之引也則利見之道當若之何勉之以孚不必大牲之享也而利在用禴孚之至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爻亦病在不孚故嗟如而無所往其終往而无咎者近於四也非應故吝慮非同道之益也然則與其求人無寧求已乎

九四大吉无咎

下比三陰不免於羣小之惑然當萃之時亦在從其大者而可乎大謂陽則利見之義也又曰從其大者爲大人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有位以一人當天下之萃也猶有匪孚者報之以孚而已矣元永貞合之卽孚也始僅无咎終得悔亡甚矣有位之不易萃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極於上無所萃矣自守以寡過而已齎咨涕洟無乃有隱憾乎亦不爭之故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推聚義以世道之慶言全在順說上見又取九五爻義所謂履帝位而不疚也假廟見大人皆聚道之大也歸之順命聚其所當聚也聚所當聚即天地之情萬物之情也以天地萬物之情合而爲一人之情所以爲聚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義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虞道也於是乎有不虞之戒又可通於治心之法焉天下之禍人心之病皆不始於虞而始於其所不虞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幸其巽終病在巽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心安處卽是乎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柔進而升升從其類道自此行矣用見大人升而得其所遇也南征向明而治與天下共見之也君子得時而駕其象乃如此

初六允升大吉

以陰居下巽於二陽所以升也即彖辭之義而意主進學六爻皆然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以剛居中積誠而往所以升也順積之本也

九三升虛邑

積誠而不已超超乎升矣虛邑坤象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順之初也虛之後又求之於實用禴以來至此大享矣

六五貞吉升階

順而居中柔升之道始可貞於守矣曰貞吉亦戒詞也得階而升其在是乎言進一步卽堂奧也雖然謂之階仍有循序之意焉不可驟也不然將絶類離羣妄希神化吾懼一跌莫可收拾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得階而升遒適而上至此幾無進步矣維玄維默境之冥也无思无爲心之冥也冥升之謂也不息之貞以五之貞仍厲之以不息也凡學未有不始勤而終惰者此顛息之說所自起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衞武焉庶幾矣必曰貞藥其冥也懼其知進而不知退或失則亢

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初言上進而坤升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所以升也剛應指九二既有其德矣又有其遇安得不升有慶志行皆升後之事業然也亦曰升焉而已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根固也順德之本也積小而大所以升也故君子之道自日用飲食而達之神化性命之地惟視其所積焉耳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至此謂之大升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取不自滿假之意虛之極也冥以虛爲則虛升之至所以冥升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窮於遇之謂困然遇可困而心不可困困於心乃眞困也故道在亨貞而以大人當之則吉也有言不信求信諸心也信心所以能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陰柔無可亨之道又居下不能自振是坐下第一義先受困也自幽自蔽故也其何久而思覿乎坎有木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居坎之中處困而亨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利用亨祀誠也所以亨者也方來之獲聽之而已尚在險中故未可攸行然而君子固已信其在我矣吉凶非所論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下乘九二而上承四五所謂困于石據于蒺藜也初其宮而上則妻也二爻皆其同類然陰陽相間方欲下就於宮而已上失其敵矣展轉無聊甚言其困之不能亨

以至此極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出乎險矣未可遽也徐徐而行轉若受困然有金車以爲之尼似未果來也而終有進也非心亨而能若是乎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下相掩有旣劓且刖之象而九二敵而不相應又有困于赤紱之象謂以劓刖之形而膺赤紱乃爲困也徐而說所以亨也利用祭祀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下乘二陽兩有所困困極矣困極思通設爲自解之策曰動悔可乎奈轉得悔何無患也終行以悔以悔入以

亨出斯吉道也聖人寫出一種處困而亨之道類有如此者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有剛揜之義而況以兌澤成其上是險而愈險也君子即所謂大人之貞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水同體故下漏則上枯君子處困之法見得命合如此則志亦如此必致且遂何困之有然則行險而僥倖者其爲厥心病蓋亦多矣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病在心困也亨則明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與以有終言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享祀者感格之象祭祀者受福之義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惜其無君子之道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禍福之數皆人自取耳石非能困人而人自困之困於

名也豈知名乃轉辱乎蒺藜非能困人而人又據而困之據於利也豈知利未得而害已隨至危及乃身乎既辱且危身之不保而何有於妻妻不可見仇者是親也此小象所謂不祥者也然則孰爲所困孰爲所據乎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志而君子所恃以爲亨貞之物也於此辯之見得理眞雖殺身成仁君子猶以爲致命而遂志也而況區區之禍福乎不然康莊之地有荊棘焉跬步之近有山川焉騁其懵懵之見動罹危機至以身陷阱如赴火之蛾不死不已而不之惜往往而是也聖人致戒三爻如此而六爻之義皆在其中以見困之一字總由人造學者知乎此雖不言困可已○處困之道第一義明第二義誠第三義徐第四義說不能則終之

以悔三其絕物乎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地道之深也而源可以上出人之養道資焉本隨邑遷然邑改而井不改以見修諸人者適所以完諸天也无喪无得體之嘗也往來井井用之裕也汔至而不以瓶羸以言乎敬有終也致用之法也他日天子贊之曰井德之地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有泉爲體上出爲用以陰居下所謂泥而不食者也若是者不能改邑故也是謂舊井邑廢而井亦廢曠

然上墟而已无禽之象也氣質之累重而學問之功疎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以剛居中不患無泉矣然下比初陰猶然未潔而不可食也故自井而言有射鮒之象自汲井而言又有甕漏之象井漏而甕亦漏誰受之隙涓涓不絕終成尾閭君子有以觀其自治之疎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

剛進而在下是井已去汚而猶未用於汲也如食者何重可惜也姑試之汲焉有王而明竝受其福裕如也君子亦學爲有用而已矣用不用時也而可用不可用則君子所當自決也

六四井甃无咎

自下而上有改邑之象邑改而井與之俱新矣井不可改而可新甃之爲言修也補過之學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潔而泉復寒浸浸乎有及物之功洵可食矣內聖外王之學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至此始上出矣故收而勿幕則源泉之爲道裕也全體立而大用行是謂元善之吉愚按井歷六爻而始有勿幕之功前此止商其可用可食而未敢遽及於用也則靜深之地所求進於自得之歸者固有非一朝夕之幾幾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以言乎養也自養以養人也巽乎水靜而深也上水其出無窮也剛中指二五功未汔而凶有終君子深病夫半塗之廢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彖傳取自養之意大象專取養人之義以君養民曰勞亦勞其所自養也使民相養曰勸相勸之以不窮之養而相助之也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舍謂舍置之而不圖新也學貴時習將如時舍何

井谷射鮒无與也

既射鮒矣又安在其所與乎去其鮒而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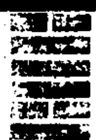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言行而未成尚可惻也

井甃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離下
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法之徹也而利用革矣革故鼎新天下之大事也其可易言乎必求巳日之孚焉元亨利貞四德備而後從之則革而盡善庶不遺更張無漸之悔甚言革之當愼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去故也當革之初法在固志耳孚之本也黃牛之革牛順物而且黃順於革也順於革者所染於故者淺而易爲力也○黃牛應上虎豹取象

六二巳日乃革之往吉无咎

一日革之又日革之也由此以往吉而无咎之道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同一征也二則吉而三則凶三躁於革也助長者也貞而且厲三就其革焉可也有孚內信諸心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離下而上革之盡矣故悔亡言宿疾至此盡除也然非徒革面而已必也內信諸心并其有生之命而改焉拔去病根之說也本非命也改命所以立命也然則向者

認賊作子往往而是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自改命而上革而變矣易故吾而炳然新矣其赫兮喧兮之地乎孚之至也有諸中形諸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虎變之後革猶未已也進而豹變則化也炳然者易而蔚然有收斂章光之意焉斯君子成德之地也所由殆與革面之小人異矣征凶而居則吉即孚不孚之辯也革道之成也聖人又分出一小人以示戒以見下學立心之法必首辯毫釐似是之介以爲入德之基而後其所從不差不然則自人而獸虎豹皮而犬羊鞟亦未始非革學者愼無輕言革也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文明則知之明說則處之當所以大亨以此也天地不革不成造化聖人不革不成世宇一皆時之所爲也革而當時也非文明無以審時非說無以趨時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治厤以明時亦聖人贊化育以成革命之大端詳在堯典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言初革而巳尚未能進而言革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不可征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小人雖順以從道不可久也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器之養者也以託於天下之上則養天下之大器也

君子有養天下之責而能不愧其任焉元吉之道也亨

可知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取新也而法先去故故在初爲顛趾出否去故乃新生顛非美德而可以出否則自賤而貴矣得妾得子所從者賤而反得貴也補過之學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剛而居中有實矣受新之象也然新矣而故猶未盡也亦盡之而已矣故雖有仇而不能近實爲主仇爲賓也仇盡而實者愈實實可食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實且熟矣新者有諸已矣有諸已而未可及於人居下之上耳方革也固宜以雉膏之美人輒棄之矣行有不得動得悔也故君子必自反也有終身之憂所以無一朝之患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離下而上已能舍故而取新矣而應初有顚趾之敗初之顚卽四之折也然初爲出否而在四爲公餗之覆何也四已進於實也其形之渥實其形虛其腹所以凶也斯人也學以取新而託基不固終成一跌幷其故吾而失之其聲聞過情者乎君子賤之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以柔居上之中黃耳之象比美上九爲金鉉耳得鉉而益光也新至此如金斯精矣新之至也其亦取友以輔仁者乎戒以利貞尙要其終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又新而不已如玉斯潤矣於位正鉉也本金鉉也而又

相以玉相得益彰新至此無以加矣此君子自新之功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聖學之全功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以取卦之象所謂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是也柔進應剛皆指五爻剛謂九二吉字偶遺猶諸象言元亨利貞而傳止言大亨以正之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正居位所以奠鼎

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中不足貌有餘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玉比金有相節之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子又從全象起義以見天下重器主鼎者固不可無正位凝命之道輔鼎者尤不可無德薄位尊之戒庶幾君臣相與以有成也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陽動於下也震而震因所動而動也因所動而動是動而未嘗動也虩虩恐動貌虩虩於中而啞啞於笑言恐動之極仍處之以鎮定也震驚及百里而屹然匕鬯之不喪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變之搖奪乎而事心之功於斯爲至所謂動亦定者也蓋聖人設此卦象以示不動心之道如此與艮卦互義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之主也虩虩於始而啞啞於後憂樂相因所謂先憂事者後樂事也蓋心體以戒慎而有得如此與象詞小異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而厲此心不能無所動矣億言多也九陵七日未詳或曰震來而厲以震行可也億且多而喪貝刲其所甚利也躋于九陵得所止也得所止則無所喪矣故又云七日得蓋震反對爲艮出乎震卽入乎艮有上陵之象而艮二爻不拯其隨有七日得之象彼不來拯則我無所喪始於動而終得之於止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當震而蘇蘇正號號之反也行之以震而號號則免於蘇蘇之眚矣蘇蘇卽是眚霹靂一聲陰翳皆破

九四震遂泥

爲上卦之主而陷於二陰之間有遂泥之象言處震得險也險而陷誠也誠以俟時而不爲僥倖苟免之計亦

濟險之道然非陽剛之君子亦孰與于斯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居上卦之中故視二爻多一往字而義略同葢震以剛濟而柔敗二五居中方挾有啞啞之資而不知失之於虩虩終未有得之於啞啞者也道在有事事乎其心而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終動極有索索矍矍之象若能置身於事外以鄰人之震處之不亦善乎然不免婚媾之有言何也五方喪貝竊鈇之疑中之於近則我亦不能無動矣打過此關方成鄰戒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笑言啞啞修省之道云後者處虩虩之後卽在虩虩之中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卽用上文亦宜有訛

震來厲乘剛也

乘初剛也

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遂泥未光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陽止於上之謂也止而又止無往而不止則雖行亦止矣背者心之止地也內得其心所以不有其身也嘗得其心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葢爲學之功得之動後者如此而亦非究竟義也所以治動之法也故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言止於初也止於初未保其終也故又有永貞之戒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自趾而腓勢已上行庭除之地有沓不知其所之者而

吾且任其所之而不之求若以是爲心體之固然曰吾第隨感而應爾何拯之有以隨爲行仍以不拯爲眞止豈知神明之地仍忽忽其不自得乎益習心可假而艮心不可昧告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類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居限之地處一身動靜之會乃不能與時行止而一於止也勢必外庭除以求所爲身身之未得轉傷厥心矣限謂腰胯夤則脊膂也二之隨三之列異症而同病相憐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當心處心止則一身皆得所止矣象詞以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地而能止則言有序矣言寡尤行寡悔也

上九敦艮吉

成艮之主止而又止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此也五爻不言吉至此乃言吉道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陽止於上故稱止上下背止是時止則止時行亦止也時行則行所以止也夫心無動靜者也時或乘而動靜焉時者所止之理也動與時動而未嘗著於動所以行而止也靜與時靜而未嘗著於靜所以止而止也行止

皆止所以止而無止也無止之止至矣哉光明不亦宜
乎卦體上下相敵而不相與止象也晁氏曰艮其止止
宜從背通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點出思字纔見止所之地最靈處此人心之官也心不
曠官思不出位思而未嘗思也思而未嘗思所以止而
未嘗止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久隨而不返拯亦不我聽只得以不拯爲妙義此等心
病最可畏葢私心易拯隨心難拯也學者知之
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與身異躬者背脊膂處爲背之主所以訓心也說文云其字右畔弓如骨節形聖人言反躬言躬行言匪躬言鞠躬不一而足其旨深矣近世孫文介公遂倡言躬之學

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從衍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於進者莫如女子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也故既取象於女歸又訓利貞君子進禮之嘗法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飛有漸而遠故六爻皆取鴻漸于水涯言下也君子於此得漸之初地焉先從下學立心始而處之以厲雖有言而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已閱初關自小子而進則得所安矣立脚已定至此纔從容商進步也衎衎漸意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自磐而陸進步雖勇而一往不顧轉有失所安者夫征婦孕皆莫究其所終之象乃其病仍有坐剝膚者寇在門庭而虛規進步立敗之道也故利用禦寇克己一關至此乃破仍得漸法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閱陸而進則木也於不安之地得小安焉至此可以寡過矣仍得漸法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閱木而進則陵矣至此大有安身立命地矣三歲不孕久之而孕邪不正勝也仍得漸法也二之于磐小成之地也五之于陵大成之地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學至此冥冥升矣令人望之若遠若近可儀而不可卽也聖而天矣自鴻于干而上不知經幾番進步而後及此中間歷安危之地仍不一而足往往大費苦心一步一實地總得個漸法學者奈何輕言頓也乎陸疑逵誤謂

雲路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剛中指九五君象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進居德義備六爻居德如此則善俗可知故曰善人百年而勝殘王者必世而後仁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猶言徒飽謂急於飽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離下而上更下深心所以進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言終合於道物莫能閒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言其進爲之序雖漸遠而羣不亂鴻飛之象如此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漸之反爲歸妹所歸在妹進不以正凶道也何利之有

意在言外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陽在下以娣之象跛能履遲遲吾行非其志也卽後

效可幾君子尚傷其所遇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而能視頗能知進退之義也幽人之貞過於退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爲說之主則須歸也亟矣故未得所配而反歸爲娣失所須矣可賤不亦甚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待時而歸終得所歸未病其晚也

九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王姬下嫁諸侯尚德而不尚飾爲君子以道大行之象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不成嫁娶非其道也此非徒女子之過也其君子亦有

罪焉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女歸而男下之爲天地之大義只就好一邊說終病其所乘之不正如義何如義何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事之當謹始者莫過於男女之合而他事亦有然者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而以娣亦事之嘗也所遇則然也

利幽人之貞未變嘗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一虛字足概歸妹之病虛而筐袂太良也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非大也自大也自大故大也豐而亨其勢然也王者處此有格天之道焉曰在憂勤然徒憂無益也職思其憂以豐治豐宜日而中蓋言照不可過也節其照所以養其明也而兼以制其動也此祈天永命之本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以明之初應動之初未之過也明動相資可配也而亦

可旬也以是而往進地有量乎葢君子寡過之學有取於豐者如此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明進於二明而過矣過則豐豐則滿而積之反以成蔽雖未嘗不察察也而所見極小所遺者極大爲豐蔀見斗之象無行所疑最爲難事以明得疑尤可病也本之以孚庶幾乎言誠之於明也內信諸理也豐大擬天仍小視其天若蔀若沛若屋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處離之極用明不已二日中見斗至此乃見沬所見愈小矣明之極暗之極也尚可行乎左足前而右先折矣一折而反庶幾有改不可爲不幸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踰明而動明乃退矣不明而動動亦成蔀三見沫而四仍見斗憒憒之中尚留一分見地反得與二等則蔽猶未甚也反而遇初濬其本然之明以有動而蔀亦撤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下應九二能用人之明以爲明而不窮於動相得以章也上本非應然以夷主之義推之章光未嘗不上徹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動終明極豐甚矣無天無日自大自瞞豐屋之象也只爲平日做盡關門學問久之幷一室之中亦無所見外既不通內復無主自處絕地諺所云活落地獄斯人哉吾不意盈滿之極狼狽至此可畏哉明動之說也益我

明而天下皆處其暗矣我動而天下皆處其靜矣積天下之暗以乘我之明積天下之靜以制我之動我一人尚有餘地乎是天下皆明而我獨暗也天下皆動而我獨靜也積天下之明以乘我之暗積天下之動以制我之靜我一人更有餘地乎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乎人乎況于鬼神乎

尚大莫大於天王者從而尚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威明並耀此等氣象自無過用處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言明不可過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已成廢人但視上之死絕猶彼善於此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矣尚可以天翔乎正爲其小視天如此小視天

所以遂無容足地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仕止之外又有旅之一途處其變局焉正君子所恃以

寄去就之機者亨取其小不求多於世故也旅貞者旅
自有旅之貞則處變之道非可以尋常論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以柔居下旅而失其所守苟且遷就動惟危機自敗之
道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進於中知所以貞旅者也以居則安以用則裕以所
如則合而固有是三者之象則旅而不失其所亨矣其
周公居東之日乎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居下之上處旅而不勝其躁進之私者雖貞亦厲非旅
之貞故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進于旅矣偶得所安而未有次也偶得其資未可懷也固宜其心之不快也已其爲羈旅之臣栖栖不得志者乎如雲長之於操蘇武之於匈奴是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爲離之主於旅中得遇如射雉而亡矢然所得過償所失也譽命之集有自來矣道自此亨矣此其孔孟之周流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處旅之終而不能守貞越次求安轉蹈危地故有此象喪牛于易剛而躁也凡旅皆病剛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六五以柔居中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明之主也又以柔麗之則旅之正在是其旅貞者其知時者也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也其唯聖人乎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用而不留旅道也非徒用刑爲然

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於道之謂旅窮於志之謂旅災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言無所怨惡於人也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剛處旅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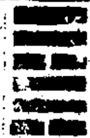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命謂天命故曰上逮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言已喪而猶莫之聞甚言其知進而不知退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言乎下而入也君子之於道也入而又入用力之苦小者得亨耳從此進而不已焉則入者於是乎有造而其道在利見大人始以險入終以陽出也知大人之義者始可與行權也已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入道初機莫先定志志未定忽進而忽退終能有成者未之有也進退者出入之象也其入也不深則其出也必易武人之貞內斷而已徒巽何益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剛而得中能巽乎中以求道而志可行矣牀下猶言坐下言求巽於已而非求巽於外也則亦惟有信以發志而已矣史巫紛若之謂也必言史巫明入路也所以申命也

九三頻巽吝

居下之上巽也而轉乘以躁頻於巽者也頻於巽則頻於不巽可知吝道也以巽本非嘗試之道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四進乎重巽於道有入矣亦庶免於進退之悔矣三品之獲固其宜也處上下四陽之中故也三品一爲乾豆祭物一爲賓客一爲庖厨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可貞之道也吉而悔亡利且終相因而效其爲大人之學乎庚言變也入之愈深變之愈適也變而不窮所以行權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丁癸之說亦近是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以剛居上而處巽終知巽而不知變且知進而不知退更無坐下可求不免幷其懷來而喪之雖貞亦凶況不

可貞乎所由與先後庚之義遠矣五善變上乃窮也後世有索隱而行怪者必此之歸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有申命之義有命自天巽以承之則入道之正鵠也不然鮮不非所巽而巽矣剛巽中正兼指二五大人之象也柔皆順剛則統以二體言卽順二五也亦不離申命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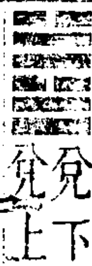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視彖又增行事二字以見命非玄遠實可見之行事者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頻巽之吝志窮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中有凶以見入道之相爲倚伏如此所入之謂何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相解以說入後之消息也說而可亨不待言矣利貞慮
其說不以道也
初九和兌吉
初陽在下和順於道而得說者也故吉凡說之爲道初
吉而終亂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進於說必治之以孚乃可以吉而悔亡孚卽貞之所本者也

六三來兌凶

爲說之主來就二陽以求說强不說以爲說也後人輕言尋樂者近是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離下而上處陰陽之閒商所兌也故未寧未寧以決所兌也雖介於疾而終有喜能去邪以從正也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說道之至不以商而以孚不言介而言剝孚於所剝眞

能去疾者也亦既操心之危矣雖然乃所以說也

上六引兌

處說之終無所與說同類相引則三爻是也彼既來而得凶我亦引而成匹一味外求愈引愈馳亦終必亡而已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陰進乎上故說也柔道然也惟以剛爲主則說之正也充是道也可以大獲天人之助而民勸從之此說之大也精而用之其唯理義之說心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孚之至卽心卽行故其說也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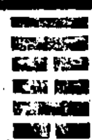
孚兌之吉信志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離披解散之義指人心言而國勢隨之渙有亨道自濟渙者推之也假廟以表凝聚之精神治渙之本也涉川盡其才也又利貞善其用也三者合而濟渙之道

盡是矣榕廟亦假象云

初六用拯馬壯吉

時既渙矣往而救之其在初乎初陰故恃壯於馬言亟

進於二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以九居二又奔而進得机焉匪躬之三可倚以安也合

初以奔犨策屈犨力悔亡之道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於是三爻遂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矣夫人臣第患有

身耳有其渙之何事不濟躬且無矣遑恤其他而遺厥

悔臣道之鵠也○六爻於陰陽爻位皆無所取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請君子之羣然而來弁者恃我一人為政耳翕然羣也
而疑黨矣弁渙其羣焉私交散而同德之類乃益聚於
朝上臣之極軌也元吉慶在國匪思譽在躬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於是大君言渙於上焉渙號而如汗之出推心以置人
腹也此收拾人心之大機也渙王居則渙號之首務也
此皆反向者所以致渙之道而用之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將出乎渙矣此時合天下以言渙乃在渙其血且逖者
蓋生民之不得其所也久矣其死傷者卽吾之痌瘝而
其鳥驚而魚散者實一人所不自安也誠以切身之痛
急急為之區處使血者去逖者出而一人乃可以謝過

於天下雖然亦賴其臣之力居多哉故渙非可以一人
濟也主之者君而輔之者臣一君子之力尤衆君子之
力也○統六爻而觀見君臣間眞有家視國身視民之
意於天下事安得不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
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指九二柔得位指四也而上同於五合剛柔來往
見渙有可聚之象王乃在中亦本剛中言不及貞義已
該於中矣心之中即其事之所以正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此合渙之實事

初六之吉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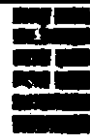
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人道有取於節者表所守也有守則有爲亨道也苦節難貞病其矯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涉世之初與其過於通寧過於塞乎不出戶庭以養節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時可以通矣而復處塞焉斤斤門庭之不出亦何爲乎不成其節者也○初與二一出一處之間可以定禮義之中正焉而節道甘苦於此睹矣故皆不言節至上四爻乃言節大抵皆二爻之餘意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柔而失位不免喪節之始宜若可以自寬者而當節之時苟或引以爲病亟事改圖隨節隨嗟何咎之有若者疑詞尚無固志也葢聖人爲小人廣遷善之門如此

六四安節亨

由嗟得安安斯久亨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主也故其道盡善而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極則苦矣雖貞亦凶況不可貞乎然而與其失之甘也寧失之苦甘易流苦乃堅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陰陽各半剛柔分也剛得中指二五中正專指五爻則節之主也而節道之得失睹矣其下文推天地聖人之道以廣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以制上下之等德行以議進反之則皆寧失之節

無失之文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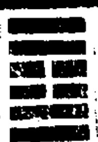
苟以不節爲嗟又誰得而咎之

安節之吉承上道也

上有甘節之道故下亦因而安之然則風節之在天地間蓋亦有相感而成者乎東漢之末可睹巳滂母之言曰汝今與李杜齊名雖死何恨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信諸心故曰中孚信諸心者信諸理也有見於理而信之乃所以信諸心也卦有重離之象因名而得之凡卦畫中虛者必言孚是也孚則無所不感孚豚魚之吉也涉川之利不必言矣又利貞政以推中孚之說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慮之審也入孚之初義也方在慮始能保其不轉惑於他乎君子亦信其在我而已上爻曰我有好爵我者此心此理而他其外此者也

六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爾指五以剛中之德相應中孚之至也鶴鳴子和言感

通之機好爵與靡言所以感應之理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位處中虛而有應乎上不相孚而相敵皆不正故也虛非所虛反因虛而得妄不免認賊作子矣則其爲舉動之乖張性情之反復自有無所不至者今學者每作止不嘗頃刻之閒千起百倒總緣此心得虛病在人苦不自知耳傀儡登場作怪作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以說之終處巽之始爲中虛之主其於道也信之至矣月幾望明之將中而未過也馬匹亡行之有漸而無誇也无咎之道也○三得應而成敵四有匹而能亡正不正之辯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中實之主得完於天無隙可乘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孚之上失之於中而得之於外氣轉浮矣故有翰音登天之象雖貞亦凶孚不中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爲中虛二五皆剛爲中實虛乃得實柔孚乎剛也說而巽所以致虛也信及豚魚虛相感也乘木舟虛虛相濟也其實則理也理也者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利貞之謂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者必於死中求生有許多放不過意在故謂之中孚人若每事作如此觀何所不至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卽孚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上二陽取象於馬匹而四能絕之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不可過也過則傷陽猶可以得亨過在外不在中也利貞補過之道也可小事不可大事酌所以貞也飛鳥遺音過之象也行過則輕言過則誕爲中不足而外有餘也抑而從下斂翮來歸葆光塞兌而反其初則小者不過而大者亦不終受傷於旣往吉之道也合而觀之可以得君子補過之法易凡言无咎皆當於此取則故次兩經之終所謂其要无咎也

初六飛鳥以凶

過之始也有鳥初飛之象蓋習氣用事逞於浮誇者然也時雖無幾而已浸浸乎進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飛而飛矣幸其有中正之資故雖過其祖而轉遇其妣即祖妣也是謂不及其君而過其臣之象言凡事皆循分自裁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過而不過猶過之道也象中之象非必爲臣道訓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以剛在中而下近二陰賊也弗過爲之防則傷之者或至矣或者疑詞賊從暗入有不及防者所以凶也有意外之防始免意外之事諺云家賊難防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剛進於中庶能過防而免於戕矣无咎之謂也上近二陰弗進而與之遇可也往則厲然過守其舊亦不可也

學貴日新德貴日進斤斤於弗過之過而不更求一進步者慮其過之不終無也巳予嘗云是道也何足以臧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柔進而過矣以其得中也下比二陽相遇而不相戕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而終無如小者之過也相彼雲矣有鳥飛矣弋而取之下歸於穴斯可矣孰能之公能之三四是也由中以治外也徒治其外過而愈過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雖應三而弗與之遇從而過之者也飛而至此麗乎天矣嗚呼直過矣是謂災眚殆惡也而非過矣則上之爲禍烈也早下焉何至是乎故曰不宜上宜下○讀六爻而知君子致過之道與所以補過之法其示人之意

最爲痛切惜後人未解今不妨一一拈出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行言過而能改也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皆改過法也柔得中指二五剛不中指三四卦體有飛鳥遺音之象一似人生過狀種種不越此吾儕宜寫一圖置之座右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三者皆陰過之義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子嘗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作一如何想何至一鼓

而上乎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猶言陰不可過又申爻外意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正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上於天則不雨雨斯下矣非徒不雨也轉懼有飛鳥

離天之漸矣

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之極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乾坤立天地之夫體交則泰不交則否水火效天地之大用交則濟不交則違然惟梢違也而後相濟分明乾坤相爲終始之道○既濟又何亨乎利貞所以亨也初吉終亂人事然也貞則不至於亂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在愼所往而已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濟進於二可以往矣而柔中不勝不免過於畏忌若將失其所恃者然亦時當然也七日得疑未濟二爻有曳輪之象夫曳輪而不進婦往遇之乃成水火既濟也○

六爻上下總無取於應義以水上火下雖相濟而實不相爲用故其道有取於未濟二卦總以二爻爲陰陽相搆之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以離之上交坎之下岌岌乎有受克之勢而反用以相克至久而後勝之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象鬼方北方坎象也其占爲小人勿用言克去小人之難也

因占以見象也益保濟之道然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至此旣濟矣亂將開矣思患豫防此其時乎古繻作濡衣袽所以塞漏舟者坎象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唯命不於嘗顧君德之能受何如椎牛而祭不如用禴之實也實則受福有地故曰事天以實不以文嗟乎乾坤何等時而尚可鋪張治具設爲無益之靡文以矯誣上天籠絡天下人耳目乎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濡首而已亦以陰德不可爲首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下事最忌十全如剛柔正而當位六十四卦獨居其一焉豈不是最難得而反有最不美者存乎其閒正爲這十全中伏許多病痛在也水火相反事事受克全無一點生機只外面鋪張得好看而已故曰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終止以上六

言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曳其輪義无咎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三年克之憊也

雖憊而終得克之猶可幸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旣濟之時利用𥼶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反可以得亨卜其終也然未可遽求濟也如小狐汔濟而濡尾姑遲之而不進可也無攸利乃所以利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道未嘗不貴濡而初之濡則病於力之不進也非能進而不進也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已駕而進矣但愼於所之爲曳輪之象故得正而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居下之上當未濟之時而才不能濟徒以取凶涉川示戒變其柔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離之初承坎之上火上炎則水下流終不成濟矣故道在抑其章光而居之以貞乃得吉而悔亡鬼方之役欲其下交於坎也既濟利克未濟利交交於君子故言賞與勿用之旨迥異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居明之體因中得正有吉道焉故无悔更有進焉葆其明德以明於天下爲君子之光而且得之於有孚亶濟天下之吉道也當未濟之時亟言天德王道之要如此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處未濟之極終于濟矣猶有未濟者寬以居之唯盡其在我以俟之則有孚飲酒是也飲酒言孚實信得是故也夫道是而已矣濟之爲道待時而濟非不濟也飲酒

濡首則坐失事機者有之無乃爭其所爭而非其是之爭乎蓋治道之貴審所從也尚矣天下有名是而實非其說似可行而終不可以襲跡求者往往而是也濟之爲道微矣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內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柔中指六五六爻有剛柔相應之義雖不當位從十不全中討出十全事業最妙在相應處相應所以相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卽內陽外陰內健外順濡君子而外小人者是愼辨言辨之微也辨之於心而世道從之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詳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著而暉自近及遠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三

山陰後學孫慶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四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七　周易古文鈔下

繫辭上傳

此夫子所傳易辭也辭凡十翼今既分彖傳文言大小象傳於六十四卦之後而尚存其餘者另爲傳體以附於後凡若干篇分上下數卷其閒葢亦有古文辭而爲夫子所稱述者又有出於後人之附會者皆不能一一也姑仍舊所述而略爲之次其章句如左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道雖本之天地而實具於聖人之一心以聖人之心具有天地之全體也聖人一心耳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此卽易畫乾坤之撰也天地之道在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隨在則易卦之蘊亦悉於此在矣方謂事情所向因方有物其類不離淑慝者是聖人之心本有善無惡而界限轉見分明則吉凶之路於此決矣成象成於中者成形成於外者卽下文知始成物者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坤之體立而大用乃行於是一剛一柔具有相摩相盪之機則六十四卦盡在聖人之心而於所謂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皆一一有以體其撰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聖人之心旣體立用行全具一副造化而生物之功自有不容已者男女葢以配合而爲父母者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一始一生交致其功如男女搆精萬物化生然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至此遂直指乾坤之道乾道健故曰易坤道順故曰簡易知簡能乃乾坤之道而卽聖人之道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以易知故卽以易而知物以簡能故卽順乾之易以爲

簡而成物易知故物物皆於乾資始而有親易從故物物皆於坤作成而有功有親故始始不窮而通萬古於一息有功故生生不匱而會寰宇爲一身則其德業之賢於人當何如者而豈不有以盡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乎此伏羲氏之心易也而一部易書從此開天立教嗚呼盛哉

右第一章

此夫子首贊易道而推本於畫卦之原如此分明是一座伏羲氏道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卦立而象具因象繫辭因辭定占各有一定之理此易之體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一剛一柔互相推換變化生焉此易之用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合而觀之辭占象變皆象也得失憂虞專指人事言進退晝夜則人事所乘之時也六爻之動言皆自變來也三極之道所以象也得失憂虞決於此者也進退晝夜乘此者也此聖人作易之本也虞有宴樂意與憂正相反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此言君子居而學易之功正爲動時要用得著也言爻辭則象辭可知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承上文而言由所居以達之所動而君子全體三極之學於是乎至自天祐之自心自祐也動非以卜筮言

右第二章

此章言文周繫辭之易而因及乎君子之學易則夫子所以自道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爻亦象也而盡乎變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即申前章之意而又進於无咎之說是易道要歸處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貴賤以上下言小大以陰陽言辭以至著者言介以至微者言而悔則介中得力處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所之卽其所存處均所之也而悔爲要蓋聖人作易無非使人趨吉避凶而終之以善補過也

右第三章

余聞之先師此章非言通例蓋聖人憂世覺民之意各見於言表者如此故不憚繁詞以複說云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準天地之道而作故有彌綸之用準之爲言則也

彌以統之於外綸以理之於中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是以君子之學易也必求端於天地以爲致知之本而其大者在陰陽之辨天道之所以成文地道之所以致理也君子仰觀俯察焉而知天地之道莫非陰陽之所爲則幽明之故於此睹矣遂進而求所爲幽明之故其間自明之幽一始一終相爲循環原且反之以推氣數之自然而死生之說莫詳於此矣又進而求所謂死生之說始無所始聚則成形者是終無所終散則成變者是總是一氣之屈伸以爲終始

之運而鬼神之情狀昭昭乎不可揜矣則亦何莫而非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本原既焉由微以知著而愈顯愈明洩造化之妙用此君子致知之功所以爲至也○死生之說即幽明之終始處如方來者進成功者退是也先儒以人物指之已是狹隘至後人則專言七尺之成驟而以原妙爲父母未生前參究反終爲眼光落地後參究遂有了生死之說準之大易何啻千里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於是君子以一心印證天地之理有庶幾相爲比擬而不我違者則天下之大萬物之廣孰爲遺於天地之外

乎知足以周物而道濟因之仁知並建一天地幽明之故也而且推行之道與時消息不墮遷流一天地之始終也樂天以無憂而動而體天之化安土以能愛而靜而效地之靈一鬼神之情狀也聖人之心與天地相似又一層一層推入去有若此者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承上文而言如此則天地受其範圍萬物受其曲成而幽明死生鬼神之知於此益見其通乎天地萬物而無間則知之盡也知之盡者神之至者也神則卽心是易矣神无方所以易无體易與天地準準此而已嗚呼知無體之易者斯可與語易也夫

右第四章

此章深明聖人學易之功用非夫子不足以當之則夫子之易如是正不嫌於自寓也○此章本無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亦非天地相似之後另有範圍曲成知幽明之外另有晝夜若如後儒種種作解架屋疊牀不已則學者亦畢世無以入聖人之道矣讀者幸諦思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一陰一陽專就人心中指出一氣流行不已之妙而得道體焉故下文卽承之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微機也成

之者性也道之實體也至此言道遂謂之率性之道矣而終不能無氣稟之偏也氣質之所囿見亦囿焉見仁見知未嘗非道而非君子全體陰陽之道至百姓之日用不知一切并無所見抑又不足言矣繼善謂自靜而動一念惺然而善端於此呈露也成性謂自生而成一理凝然而善體於此備具也此正陰陽分現之體而仁知之見則局於陰陽者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欲觀君子之道先觀天地之道有時自元而亨以鼓萬物之出機見仁之顯處有時自利而貞以鼓萬物之入機見用之藏處此兩者總一氣之變化實無所容心其

間而萬物已受其生成之賜此之謂以盛德顯大業而天地之道所以爲至也不與聖人同憂轉見聖人能法天地處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君子體天地之道以爲道而業即天地之業則富有者是德即天地之德則日新者是又何所見之爲仁見之爲知乎哉

生生之謂易

又合而言之謂之易易即仁仁乃生生生生之謂心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生生不已而形象分則陰陽之體以立乃所以爲富有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生生不已而占事在則陰陽之用以行乃所以爲日新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如此生生不已而一陰一陽之妙眞有莫測其所在者是以謂之神神一道也道一易也易一心也心一性也性一善也

右第五章

此章直指道體而全以體道之功歸之君子非泛言造化人事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不禦言無外靜正言無內備言該括無遺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言天地之廣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只是大生廣只是廣生而其理分見於動靜之際如此卽四德是也靜翕動闢卽靜專動直之有終處非截然兩事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道廣大之中變通陰陽之義隨之而其德則所謂易簡也蓋易本摹寫天地而作故一一與之脗合如此此非易之配天地而聖人之心自有以配天地也

右第六章

此章直指心易之藴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聖人善學天地而易其階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盈天地之間無非易也聖人人此易者也人此易心此易也心之所在卽性之所成而聖人第以存存而不已者濬心易之源則道義皆從此出而德以之崇崇效天業以之廣卑法地轉若一一於易書有藉然此易之所以爲至而洵非聖人不能用之也

右第七章

此章直贊聖人之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彖言乎象此所謂象指文王彖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賾兼萬物之廣而動專以人事言爻會處便有通行之路亦從物宜來象不言辭占未備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君子學易之功求之於言動者爲最切亦僅以開寡過之門而變化之理卽從此出易簡之外無神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此以下皆用易以擬議言動之要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或出或處行不同而心同或默或語言不同而心同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此下有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凡二十九字一條爲乾卦巳見而重出者本義巳從衍蓋取義亦不甚切也

不出戸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負販之事射利者也乘輿之事名器也以利假名盜之尤也以盜致盜招之之說也慢藏冶容總是一種招搖聲利情狀○六爻引義其閒曰善曰同曰愼曰恭曰密一步進一步至於負乘分明指出病根其示人之意最爲痛切凡爲學人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右第八章

此章言學易者致謹於言動之要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數始於一而終於十百千萬億皆十之積也陽奇陰偶分配天地數也而理在是矣自一至十天地衰旺之理也其法始陳之河圖所謂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是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相得言圖數之分一內一外各得其位有合言圖數之合一奇一偶各配其情分處之而見陰陽之迭爲變化則化者爲鬼之歸變者爲神之伸也合配之而見陰陽之五爲變化則方變方化者爲神之伸既變既化者爲鬼之歸也故天地之數必積五十五而後全觀之四時之運葢可知矣此五行之說也五行之說卽易四象之

說也而圖數之妙合於造化固有如是者豈非易道之權輿而蓍數參伍之法之所自起乎

右第九章

此章專剖河圖之數○此章舊係錯簡已經先儒次第置之大衍之前是矣但攷其語意已完竟當自爲一章且於大衍亦不甚相蒙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蓋言畫卦之後置爲卜筮之法而蓍生適應若或贊助然按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參天兩地而倚數

一者數之始天地之本也故一不立法而天以三起數

地以二起數以三乘兩而得五數之中也以五乘十而得五十數之終也此大衍之數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虛一不用亦本倚數之法而推之乃見造化生生自然之理非人力之所能爲故稱大衍云揲蓍之法詳朱子啓蒙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揲蓍之法通計三變之餘云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

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老陽之數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少陰之數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少陽之數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老陰之數此獨以二老計過揲之策計六箇三十六而得二百一十六六箇二十四而得百四十有四蓋老變而少不變易以變爲道故乾坤皆用九用六而蓍策亦止紀其變者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通六十四卦以乾坤之策計之共得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成易謂成一變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九變而
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以小成作引伸法賅所變何卦以大成作類長法賅所
變何爻則揲蓍求卦之事已備而所謂因貳以濟民行
者於是有全功焉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不外吉凶之途而德行則趨避是也酬酢謂應事不
窮祐神謂前知如響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卽蓍卦之變陰變陽化變化無端而莫知其所以
然所謂神也所稱神物以此

右第十章

此章言揲蓍求卦之法疑前人已有是言而夫子特述而贊之非皆夫子語也蓋卜筮之法相沿舊矣至其間一切配合造化處蓋亦偶會及此因借以尊聖人之教使人不敢褻用之實非蓍法之所重也○幽贊二節舊本在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之前今以文義求之特改置如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占象變是聖人作易大綱使後人尊尚之而不敢忽以開天下寡過之門者此也制器即動之已成者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行卽爲之成者所謂制器者也君子將有爲也則必有言也遂以叩之於蓍卦而其理具於聖人之辭若一一言其意中事者故謂之受命如嚮遠近者所行之遠而幽深則其根於心曲者也來物未來吉凶之幾也此易道至精處於尚辭見之者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揲蓍求卦之法始用參伍法以待陰陽之未定而成變言一先一後更相徵驗以奇參之又以奇合偶而伍之也繼用錯綜法以準陰陽之巳定而成爻言一左一右

互相分合分者錯之合者綜之也〔迹〕皆如是而天地之文以成天地之文不離陰陽之變也極六爻皆如此而天下之象以定天下之象不離陰陽之數也於此見易道至變處也此變字又非尚變之變蓋贊易語也因蓍卦之尚變尚象而知易道之變又有妙於至變者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遂指卜筮尚占之義以見其感通之妙就人心以模易理若一出於神之所爲者此占法之所以可尚而尚辭與象變至此始有全功也人心无思而无乎不思无爲而无乎不爲故能於寂然不動之中而遇感而遂通

之妙是以謂之神實無截然動靜之可言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可只就一時看出未嘗分前後三際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辭占象變皆易也何以遂屬之聖人之道以易非聖人不能用也自其得之至精而言曰極深自其得之至變而言曰研幾則神有不待言者此聖人用易之妙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疑上文皆古語而夫子述之如此故加一者字以別上文不然則上文皆夫子之言而此係記者之稱之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承上章而言見君子用易之要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天地開有一物則有一理有一務則有一理皆道之所在而易能一一有以舉之故云開物成務冒道聖人遂因其然而製卜筮之法以教人則志可通業可定疑可斷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以蓍德與卦爻比類而稱以見體非用不顯而神物之稱有自來矣聖人卽心是易渣滓蕩滌渾盡得洗心之說焉洗之極藏處是易用處亦是易藏不可窺故曰密用不可測故曰知來曰藏往知來之神卽是藏往之知仍歸之密地而已往無可往密之至也聰明睿知一知也不殺之武神武也斷而行之鬼神避之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卽指聖人卜筮時言敬之至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承上文而言本天道以察民故遂及於神物之用此非徒神物之能而實聖人之神預有以感之又非聖人一人之神而實屬天下萬世之心之神同歸於神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推尊六大以歸大於蓍龜仍見聖人前用之功之大亹亹言邈避不倦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垂象即就上四時日月言河圖洛書又與富貴之聖

人應期而出者此四者皆聖人作易之由而神物則專

以卜筮言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又詳聖人作易之指以結上文則效之意

右第十二章

此章專言卜筮而歸功於聖人○舊本用之謂之

神後有易有太極二節文勢不類今改入下章

繫辭下傳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道不可言聖人不得已而有言以見意孰謂遂可盡意乎象者意之顯者也因象設卦而情僞盡因象繫辭而言盡非宂言之務盡也變通亦立象中事象立而變隨之也鼓舞以趨避言亦繫辭中事辭立而占乃斷也然總之所謂立象以盡意也神也者意之精者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象莫大乎陰陽一陰一陽爲聖人立象之大義有象斯有易生者自生成者自成郎聖人不得而知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郎象也象立而道器分一上一下之謂也上者郎其

下者也器外無道也卽變通卽事業皆道也而非離器以爲道也○形上形下此千古論道要語識得形上之道方許識易有太極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於是聖人分明指示道體曰易有太極葢曰道無道卽乾坤之生生而不息者是是以乾坤列而四象與八卦相蘊而生此易道之所以爲至也强名之曰太極而實非另有一物立於兩儀四象之前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斯知道者也○愚按無極太極又是夫子以後破荒語此無字是實落語非玄妙語也朱陸之辨在朱子以爲太極之上必有無極旣不足以得

大易之旨而陸子以爲太極之上決不當有無極亦豈足以得濂溪之旨然象山曰陰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近之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舊本有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一條凡六十字在此節之上原係重出又於上下文不相蒙今從衍承上文而言入卦定吉凶故卦能極天下之賾吉凶生大業故辭能鼓天下之動卦辭存而變

通興之俱存已足見用易之大凡若更由鼓舞之神而從事焉以神會之餘融心得之妙信手拈來頭頭是易非惟得意而忘言抑亦冥心而忘象則君子體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舊本屬上繫之十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與君子用易之意作易者在立象盡意而用易者貴得意忘象反復以明易道之妙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皆象也卦立而爻分則象無所不備矣其象之理則下所謂象此者也是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變與動皆指人事言人事之變如剛柔之相推而聖人因繫之辭焉以明善動之理動則變之已成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承上文而言靜之理一而動則分而爲三故動不可不愼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靜以立其體則靜固靜矣動而有以妙趨時之用則動亦靜矣又何吉凶悔吝之錯出而分途乎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之理雖不能無吉凶之辨而出乎吉者入乎凶則吉之理自有以嘗勝乎凶終非相勝之謂也君子亦吉而已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地之道顯而易見故曰觀貞一卽貞吉也動必貞一則吉凶悔吝之動豈基本初之貞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在天地謂之貞觀在人事卽謂之貞一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指易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言人心中有爻象也故動而吉凶隨之善變而功業見焉則天下之動貞於一矣聖人憂世之情所以見之繫

辭之下者此也學者由聖人之辭以達象變之用於乾坤之道思過半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仁古本作人盍從古按此節亦錯簡也以文意推之宜在下章包犧氏之後蓋聖人作易首爲君天下者立極以示萬世其道必先於憲天而其要乃在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故下文種種備述之如於離於益之類皆理財事也書契之夬正辭事也擊柝之豫弧矢之睽皆禁非事也至變通之乾坤正所以法天地生生之德於無窮以爲守位聚人之本而自此而外皆可類而推之矣

右第二章　舊本爲下繫第一章

此章言易理貞一之教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包犧氏作易緣起的據以爲必仿河洛者皆支見也盈天地之間只是陰陽兩端盡之其間一消一息有許多變化之理而要歸之近取諸身聖人一一以身印之見得盈天地間之理總是吾心之理於是會作一箇分作千萬箇信手一畫捷不停手再畫三畫爲因重之法以推之八卦而六十四卦之體具則天地萬物之理總在一部易書中矣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通所謂夏葛冬裘高黍下稻之類是也神明之德卽天

地之德萬物之情即天地分見之情非有二也愚按天地之德即前章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萬物之情不一而聖人以義約之亦曰治人而已矣人者天地之靈萬物之秀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此言聖人本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大略有如是者蓋雖未嘗因離作網罟而自畫卦之後則網罟之情宜若於離有取焉推之諸卦莫不皆然則推之六十四卦亦有然者推之三百八十四爻亦一一有然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故生生變化而無窮中天氏之聖人所以獨奏垂裳之治而享守位聚人之吉利也垂衣裳卽恭己之象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

明決之意

右第三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有以類萬物之情者如此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形而下者謂之象形而上者謂之像也

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彖言乎材以顯象也天下之動象之著者也吉凶易辨

悔吝難知則所以像者之要也

右第四章

此章承上章而言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專指六子而言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申上文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君謂陽民謂陰心一而已一者陽德也惟一故可以貫

萬故曰一致而百慮二心矣惡乎慮學聖人之道者知

之

右第五章

此章特指心學之要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一部易書皆從乾坤兩畫而出乾坤分陰分陽不過兩物耳而妙在合處分則爲物物乃不化合則爲德德妙一原由其合者以爲分而分剛分柔各有定體體卽是天地之體德卽是天地之德因其體而體之而合德之妙不徒顯昭其撰抑又冥通其理矣此聖人作易之大綱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由是本天道以察民故盈天下之大萬物之廣何者不因名以著而卒未有越於此理之外者然要歸之衰世之教而止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言稱名之雜有如此者往者已然之迹來者未然之幾顯者事爲之著幽者心曲之微名以位列物以情遷言以昭得失之故而辭以判趨避之塗易皆一一備而及之開而二字缺誤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言雜而不越以歸之衰世之意者如此貳疑也報謂

得報以吉失報以凶若報施不爽然蓋聖人立教之意如此實亦非有外於乾坤之德也

右第六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歸之衰世之教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道中衰而興於文周則本羑里之拘而述象東山之征而述爻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夫子於此得處憂患之說焉曰在進德因舉九卦以發明之始於履而終於巽一一是實功實行而漸歷之序

洎不可誣以見聖學之大指宜亦古聖人之所不廢也
是學也有基始無壞先之以履入德第一義也有基而
後可守謂之柄故次之以謙有守而後內反諸心斯有
本故次之以復有本而後可固故次之以恒恒則道心
堅矣乃始進而講克治之功故次以損修又進而求涵
養之要故次以益裕若不恒而漫言損益總無用處也
於是次之困以言辨身世之故離合之交堅志熟仁益
有徵矣又次之井以言地靜深之候取之左右而逢原
也乃終之巽以言制泛應之曲當於此而出也此九者
衡言之循序而及無躐等之嫌幷力而施無支離之病
故首隊其略爲入德初乘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遂縱言之而權進步法履而不已則和順而行有終謙而不已則道尊而業益光復而不已則幾雖微而愈辨於物欲恒而不已則處之愈雜而能不厭數損而不已則用力之後由難得易益而不已則充長自然而不假安排之法困而不已則窮轉能通井而不已則地道安而能慮巽而不已則稱量之下握機益密猶是九德而地位不同如此此中乘進步法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日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又進而權究竟法履之至可以和行即心即行也謙之

至可以制禮禮從心出也復之至可以自知乾知大始也恆之至可以一德坤作成物也損之至可以遠害損無可損也益之至可以興利益與時益也困之至可以寡怨樂天知命也井之至可以辯義精義入神也巽之至可以行權窮神以知化也德至此無以加此上乘進步法也衡言之以極其量而又縱言之以究其歸九德總是一德一德乃爲至德善處憂患者盡於此圖之意者文周之德如是後人又曰此夫子一一自道也苦心哉其然哉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入德之要非徒爲憂患設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易道卽是人道道不遠人於易何疑人道至變易以言乎變者也其變也乃所以常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言變中有嘗度也出言外入言內居嘗行履固已使人不敢畔援而又進之於憂患之道使人不徒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且若有父母臨之以督過我者益典嘗之不可隕越洵有如此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卽度也此言學易者必由其嘗者以通其變者而易道始可得而行終不可與拘攣局曲之士道也

右第八章

此章言學易之方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專指卦爻而言質猶言材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爻之辭若得之擬議而卒乃因而成之亦自讀易者言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又統爻辭而進及於彖以見彖辭之居要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

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遠近之分響懼之別也二遠而四近二四皆柔位而惟柔中爲勝言不過乎柔也四或以剛處柔則亦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二四以遠近言三五以貴賤言非必近爲大臣貴爲人君但據爻位而象有如此柔危剛勝言三五以柔處剛不正則危而重剛者獨勝不特五也按此二節宜置在噫飾之前則文理尤順

右第九章

統論卦爻時物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大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又必重六畫而道始備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在天陰陽在人仁義在地剛柔此道中之變動而爻以效之物則自其不變者而言之也一陰一陽相錯而位所謂文也當否異而吉凶乃生皆自道而裁之也道雖有三才之分而自人用之總一人道也

右第十章

統論爻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聖人身經憂患故備寫危平易傾之理於易書以垂之後世眞是其心至今在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文易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健順分天地之理而惟人能兼體之人以一心之妙契乾坤之理則體之爲德而見之爲行無非易簡之恒易故知險簡故知阻自是一理起照有不假億度計較之私而得之者蓋世路之險阻皆人心之險阻爲之易且簡矣何險阻之有知險知阻所以化險爲夷化阻爲平

也自高臨下曰險取乾象也自下趨上曰阻取坤象也既知險又還而知阻總取回還却顧之意因以見知阻卽是知險恒簡卽是恒易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侯之二字衍聖人以此易簡之理自得於心而又進而研審之凡以善成其德行爲知險知阻之本而吉凶趨避之幾於焉決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人事云爲有變化焉變化雖無嘗而易簡之理實有先見之吉所謂吉事有祥也是以聖人象此吉事而有以知器謂知其已然之理也占此吉事而有以知來謂知

其未然之理也象謂擬之成象占謂決之不爽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而易道行猶未能得之於人也聖人乃作易以成之所不足者有筮卦以效其靈而百姓亦得以與聖人之能非徒與能亦與知知此易簡之知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情即象之情剛柔雜居指象也而吉凶其情也即所以著此易簡之理者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變則象之未定者動則變之所趨者利即情之種處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詳言吉凶情遷之變總之只是易簡之理而修之則吉悖之則凶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皆人心不易不簡之情見之辭氣者如此眞凶道也其唯吉人之辭吉人之情乎言者心之聲

右第十二章

此章發乾坤易簡之蘊惟聖人能以身體之而又作易以教人斯百姓亦與能之也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夫子言三才三極者屢矣至此遂盡情發露其蘊而推本於性命之理性命之理無往不在在天陰陽在地剛柔在人仁義分之以見兩在之機合之以見一原之妙分者道之著合者卽性命之微性命本一理而有其然必有所以然則此天地人各得之性又若有所自來者故言性又言命云卦體其合者而爻體其分者分之無可分實合之而無可合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此節舊序參天兩地而倚數之下今旣分此一句以上

冠之大衍之前則此節宜附於前章之後無疑玩文意當自得之承上文而言君子學易之功有如此者立天之道陰與陽而此專以陰陽立卦者卦必自上而下先得五上之天道也立地之道柔與剛而此專以剛柔生爻者爻必自下而上先得初二之地道也上言成卦成爻專指易體此言立卦生爻指用易者立之生之以見天地之道自君子出也猶云語成象默成爻也天地之道得而人道之仁義在其中矣故繼之以和順道德而理義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也

右第一章

此章直剖性命之理而歸之君子之學易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造化自然之理故聖人因之以作易既以八卦立其體而又得其交錯之情遂成六十四卦蓋天地山澤雷風水火雖只是兩兩相交而六子總囿於天地天地又合爲一體便有展轉相交不窮之理故人但知八卦是天地之撰而不知六十四卦皆是天地變化之撰論易至此方大奇夫子獨得之以繫大象或曰此伏羲八卦之位非也夫子本只言造化之理各以陰陽爲互根絕非有方位之可局者邵子讀易而有見因作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之圖以想像之其意仍是圓通不作死法看後人未解轉拘邵圖以求夫子之說種種葛藤使易簡之道不明

於天下眞所謂以指標月見指而忘月者也其他圖皆可例推

右第二章

此章言羲易之蘊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易中言往來者屢矣皆指造化人事已然未定之理言而此所謂順逆則自難易之見分之也蓋往來只是一理故因往可以知來而往來原無定理故藏往又未必知來此順逆之說也易爲逆數專教人卜未來吉凶如事已得凶仍使之趨吉情已可吝仍使之知悔要在盡人事以回造化若逆挽而進之者此易道之用與造化侔而聖人作易之功亦與天地竝也乃後人又以邵子

圓圖合之方圖有自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爲數巳生之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爲數未生之卦之說然乎否也噫安得再起伏羲氏於九原而問之

右第三章

此章舊本通上章爲一章今以其意義無屬故另爲一章專言易數之要○愚按繫辭章句係程朱二子所定朱子又多更程子者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造化之功用而乾坤並大有統六子之義焉乃知易卦皆從乾坤出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即所謂命也自其出齊相見者而言謂之命統言之則帝也其在人心天也而意帝也造化生物不息之機見於一歲之運始於青陽甲木爲震而自夏而秋而冬又貞下起元八德相禪只是一氣流行有若或使之然者是以謂之帝然並無所謂文王後天之圖之說也豈文王以前獨不得有四時八節乎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而萬物之出入可見因萬物以見帝其端倪有如此者八卦只是名象故乾坤大矣而可退處於偏隅與六子同其功用若以前章泥之則不可解矣天地之化最妙是成終成始處此帝命之樞紐也夏秋之交陰陽接換土氣用事費許多培養之力故曰役

右第五章

此章言造化功用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惟帝之出入不可見而乘萬物以出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是以謂之神又謂之妙神即帝之靈處而其妙在及物處卻又有合并交致之機默運其間以見羣動只是一原妙物本之無物此陰陽之變化所以無方而萬物盡歸其陶鑄者也則乾坤之功於是先著矣

右第六章

此章亦言造化功用前章言一歲之序此章言一時之變化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性情實以直指人心之體而造化有不待言者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遠取諸物如此合而觀之聚衆物之靈得人道焉邵子曰以一物之物爲萬物之物者人也以一人之人爲萬人之人者聖人也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近取諸身如此合而觀之聚衆體之靈得心焉心無體

以象體爲體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求也三男皆坤交於乾是謂陰生陽三女皆乾交於坤是謂陽生陰此見陰陽相生一體無間處分明太極之妙至三男三女子復生子箇箇成家眞是幹蠱之子當門之婦而總歸命於父母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

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

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此一部易書綱領三才之義著矣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屯蒙反對是天然之序而交承處在盈天地之閒唯萬物一語爲喫緊要義後倣此此一節見人物初生氣象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此一節略見聖人處開闢世界如此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此一節初轉入人事上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此一節由人事轉出氣數是宇宙大升降之會自乾坤至此閱十卦矣晁氏云鄭本無而泰二字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此一節自否運重開中更謙豫是治亂關頭豫而且隨終歸有事天下復大弊矣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此一節又經有事之後重開治象至太平文物之盛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自泰否而後又閱十卦至此仍言氣數往復之運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此一節又自世道轉入人心以著存體達用之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乾坤至此凡三十卦為上經一終乾坤立天地之體坎離效天地之用中間妙是四陽卦相錯

而成合之見先天之易氣化爲主而人事應之故治日嘗多亂日嘗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就乾坤推到成男成女爲夫婦之道以見其甚大如此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咸恒反對上文首言夫婦之道而至此以久道合之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咸恒之後便體以遯見世道不好消息雖壯亦不可恃

也而終歸於夷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此一節繼夷之後復自合而乖由難而解見人事不嘗之故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下經閱十卦而受損益其變從泰否來一是關氣化盛衰之始一是關人事盛衰之始故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

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此一節從益之後得決因得遇得聚得升仍得困以下見人事消息進退之故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此一節又推治道盛衰之會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此一節又推及主德以扼盛衰之運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自損益而後又閱十卦至此仍序夫婦之道於父子之後而得盛衰之會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此一節又推之世道爲盛衰之大會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此一節又轉入人事上見得失憂虞不嘗之故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止　節爲世道盛衰之終會○咸恒至此凡三十四卦咸恒立夫婦之大義旣未濟效生成之大功其間妙是四陰卦相錯而成合之見後天之易人事爲主而氣化應之故凶氣嘗多吉氣嘗少○序卦所次往往不必皆本卦之理其間一反一復一順一逆曲盡三才無窮之蘊或以爲非易之精義亦殆不然試問此盈虛消息之故是誰所爲者蓋周易妙處異於夏商全在序卦自反對而外上下相生古人必大有深意一一不可移易序傳亦但指其大意耳卽倣序卦之意再爲更置亦無不通者因思序中所稱猶未必盡是文王之意姑闕所疑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坤正對

比樂師憂

比師反對按易師先於比而此以比先取叶韻也反對之義總之都就乾坤推去如樂是剛德憂是柔德後倣此雜卦亂序卦又前後錯綜大抵指點人心要義讀者當自知之○反對如師卦上坤下坎正看是師反看是比也餘倣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取與人觀取求巳故一曰咸臨一曰我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一處明而用晦俟時也一處晦而用明明昭德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反得盛益反得衰故曰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畜雖大而俟時不可驟也妄雖無而防災不可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聚而不散萃也往而不來升也謙者過損或失則輕豫者過侈或失則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有物之合質之眞也無色之賁文之至也

兌見而巽伏也

分內外之道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一以無事爲功一以有事爲功
剝爛也復反也
盡於上故曰爛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晝則明傷則暗
井通而困相遇也
一以塞而得通一因遇而成揜
咸速也恒久也
言感應之遲速
渙離也節止也
言德行之貞淫
解緩也蹇難也

夷險之勢

暌外也家人內也

外暌者內不足裕於內者推於外也

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一善於處盛一善於處衰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衆取廣與親取擇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一過之小一善之大

豐多故親寡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水火之性義取其交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行止之分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一相解而退一相搆而仇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

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按此爲錯簡無疑今以頤養正也置大過顛也之上歸

妹女之終也補在頤養正處姤遇也柔遇剛也改在男

之窮也下則於義叶矣頤謂失養歸漸女之終始取交

感之機既未濟男之終始取交濟之用終以柔遇剛剛決柔正應乾剛坤柔見扶抑之大義○按易卦有正對有反對正對自乾坤而外爲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凡八卦餘五十六卦皆反對以反對之義權之五十六卦實二十八卦所變二十八卦又自坎離六卦所變坎離又是乾坤所變中孚小過者坎離之純氣頤大過者坎離之盛氣坎離者乾坤之中氣當時文王悟得此理遂以之序卦以見陰陽相生不已之妙卻又還來只是乾坤而冠之以乾乾復統坤六十四卦只是一卦一卦只是一爻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四

蕭山後學王宗炎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五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八　曾子章句

卷之一

立事第一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彊上聲

此曾子首明學之要以示人也學莫要於治心而惡與過皆出於人欲之私者累心者也攻且求之又彊所不能以進之則私欲之端漸克而所從者無適而非義矣義卽天理之公者是也卽心爲理在事爲義以此爲學而作聖之功端在是矣此孔門克復之旨也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辟音避易音異省上聲

學即去私之學學必守業者所習必有業也歸六藝之途學而行之皆業也君子之守業也終身而已矣終身守之則必繼時日而邁之繩繩焉彊彊焉斯不能而惟義之從無或旦夕之閒焉庶其底於成乎省謂省其得失夫學未有玩愒日時而可與幾者旨哉愛日之義也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閒復皆去聲說音悅彊上聲

言學必以問爲事問必以序以遠瀆也閒隙也不說謂色阻彊爭謂彊伸其辨必承閒以復不彊爭者始終不

瀆以爲受教之地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博學謂多聞多見然不習則不熟也由是而進於知焉又進於行焉又進於讓焉此學之序也求知之方審問愼思明辨而已讓則所以擴進學之量也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其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

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數入聲憚音怛

孱小貌即約也怛怛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貌此四

者皆君子守身之法即守約之法也君子由博學而要

於能讓爲守約地也由約而守之於言行有先後法焉

又守此言行於持久無欲速見小之心焉以身先人盡

其在我者而已又守之於小者微者而不殄絕之微者

必使之著也行無不自微而著而卒不以微者求著之

人也故無急人知之心焉又致守之於利與惡嗜慾忿

怒之閑而得克己之要焉凡若此者所守不一端而守

之之法惟一敬且愈守而愈嚴焉斯可謂守約也已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

其及已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卽前章之餘意按舊本置在勿勿也下今因文勢不類另次爲一章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愼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

勝氣浮逞之氣也勝氣者妄動之本故君子慮之君子慮勝氣故行之必思可言也言之必思可行也愼之至也復踐言也在已者有以及於人則人信之矣不徒信之而必以言行從之則盡人而信之且積久而益信之矣葢愼德之至自內以及外如此亦申上章戰戰之意也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君子言所信而已未問雖信亦疑也故不言言之將以行之也兩問以所行而難易辨矣先其易者而後其難者斯行之也果慎之至也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難遠竝去聲

患難之所生不一端而財色流言其大者流言無根之言也孅孅微貌絕惡於微所以防患於蚤也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此善與人同之意不能不以援人者不引人之不能以寬己之不能也則有下人之能而已如是則終於能矣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好惡並去聲趣音促

好善弗促慮其倦也惡惡弗疾慮其遂也不補義未詳或曰疾人之有過而不能補也飾人之有美而不自伐也則不改句宜悞瑒按補猶文字意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此君子與人爲善之心也先謂先意以逆人也成人美者長善而救失是也往者存而不論視其來者有過而能改亟與之可也所以成人之美也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學焉而不厭故有常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有鄉學通於誨也學通於誨則誨亦不倦冀而望之惟恐不至也又優遊而養之不一蹴以求盈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勿趣也其宛然孔氏之脈與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謪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

君子之與人也務自盡其情與禮而不求盡人者以全交也絕亦盡也禮尚往來來者人所施往者己所報不豫不愼亦先己而後人之意至於去就之閒則必以義而不苟不以利害二其心斯其與人也無不自盡之心矣爲人謀而不忠乎亦曾子之所省也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知去聲一作無私

難猶勉强也惠而儉小惠也徑率意也六者君子之成德履中蹈和其必由學乎好學以明理而去其蔽故稱知焉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句音鉤

入國必問諱問禁所以昭敬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所以昭儉也故引古人之言以明之懼惕之言與我起羞之言也句曲貌喻敬也

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

言不期多寡期於信理君子終日言而無罪者言所信也小人一言以爲罪者言所疑也疑信之端榮辱之機也故曰多聞闕疑

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疑有闕誤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流言如水之流而無定也言而無主流莫甚焉折人以辨而不窮陳己之長而不遜皆流言之導也君子不唱流言故言必有主言有主則行有法矣若親人之方又所以輔吾言行之不逮也蓋人己交修之功如此有方謂必從其類也

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

此章舊本置在下章多知而無親一條之下疑有脫悞今訂之三者皆反約之意徒多不足貴也擇謂知之眞算謂辨之明愼謂守之篤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侄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

此承上章而言君子之學博而約守之故其與人也亦然所謂親人必有方也反是者皆弗與也懼其託足於無方而喪吾學也四者大抵騖多而不約之病騖多而

而不約其弊也中於行或失則給或失則徑或失則侄又其弊也中於必爲無恥爲無忌憚爲不仁而忍又其弊也浮誇之極亟達好名足恭口聖而已矣無親之知自用之知也無方之學雜學也無方之多失其守者也給便給也進給不讓者恃才而好勝也好直而徑者訐也侄塞也儉而侄者儉不中度行之或塞也三者皆無行之實也夸奢逞也彊剛愎也好勇者血氣之勇故至於忍人亟達急於求達也學必躐等雖得之必失之名喪其實何體之有忿怒爲惡者陰賊之氣也爲惡非一端而發之不及掩護者莫如忿怒故特指以窮小人閒居之惡足恭以足爲恭對口聖而言無嘗位言陰陽反覆不恆其德也蓋曾子極言與人而不以其方有如此

者亦還可以得進學之要矣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小行而篤卽小廉曲謹之類從巧令而來亦病其僞也故難於仁

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此遊冶之民日趣於下流者也後亦無望矣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

此自暴自棄之民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易平時也暴凶事也

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四者德之大者也大德不立小者可勿問之矣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

此警人及時勉學也人生十年而學矣二十而博學無方三十四十而成矣藝成而下即德成而上也況五十無聞乎其終也已矣七十句未詳或曰雖七十而無德不可自棄也雖小過必勉而改之死而後已之意也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君子之居業也自少至老而不倦則業日廣矣居業所以進德也諷誦者詩書也本諷誦之所得者而論議之以明道也學優則可以教矣君子者通天下萬世以爲

業者乎

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受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弟六辭

前章言無業之人而此遂及於無德者見德業相須者也自少至老三者其大端也由此推之至於衆惡交萃亦喪德者必至之情也衆惡不同而同歸於不學改過遷善言行喜怒之間皆學者事也學則可以免於終身之恥矣道言載道之言也苟加飾焉亦僞也或曰道聽

途說之言亦通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邑蒽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說悅通用

人之不善不必其身親之也觀其所好惡而其情見矣言不善而不知惡言善而不知好所繫於吾身者幾何而不知身之可使爲不善亦猶是也此蓋發於心之所安而不自覺者君子可不致禀於斯乎殆危也一人言也俄而近之俄而身之危孰甚焉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

承上章而言人言善不善而色動焉近於心之悅則中外一機故也色之示人也目先浮之而言以指之心與行較之出矣是故以目之見占心之隱則百不爽也又合之聽言而其指窮矣所好即所悅也觀其流而知其術觀其久而知其信皆知所好之盡也說之流者自原而流極其所指也術心之變也復再按也由觀人之法推之而知自修者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嚴乎哉

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悟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此極言觀人之法隨事以觀其德而心術隱微之間可以盡偵愛親者觀人於所悅也聞正言見正事親正人必君子也反是者必小人也惛亂也誣罔也情動而流或罔於理也有常謂不愆其度也貞永終也營妄謀也動而擾及於人者妄動也蓋眞情之難掩如此不特爲觀人設法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

絕惡必務盡拔本塞源之謂也此惟愼獨之君子能之不然則襲跡於身者耳色則已微矣猶以情示也人皆知有爲之爲而不知無爲之爲之眞也

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

樂善樂而忘之也安之者安處善也自彊則勉强爲善
而已及其成功一也

仁者樂道知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
亦可謂棄民矣

仁者必與道一故能樂知者知此道而利之則幾於仁
矣下此則愚者而已愚者必弱然愚可明柔可强爲其
從人而畏義也更有不安於愚弱者執誣罔之道而果
於自用所謂下愚不移者也程子曰仲尼所謂下愚非
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此
之謂也愚謂凡異端而賊道者亦然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
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

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人心本無惡其有之者生於氣者也聖人氣反於性何生之有其次不能無氣質之病者在先意而蚤絕之復則重失於事爲之著矣雖改之晚矣況不能改其得免於禍敗乎君子有鑒於此而致愼於言行者如斯凡以絕惡於蚤耳不幸而復焉猶可改也鄂與愕同驚懼貌勉免通用罪卽惡之見於禍敗也曾子惓惓於爲善去欲之學故前後反覆言之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

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復承上章而言君子惟禍敗之虞故言行之間尤致謹於小而不敢忽由爲大之心以爲小鮮不備矣居家其近小者也由仕焉鮮不備矣而猶以爲未備也其操慮時勿勿也以下遂詳言居由仕之道如此居必由仕者家內而天下外爲善必自內始也故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小者近之端也爲大於小所以爲外於內也承嗣謂長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

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此言居上位者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敬事爲本而後社稷無傾覆之患即大學先慎乎德之意非徒臨事之栗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職事不同而同歸於戰戰之德以有濟戰戰之義大矣哉故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强也

面謂煦煦之愛貌謂孑孑之勞導而勿强則從之也易且以避責善之夷也

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憘憘悅也切切義勝貌者文勝而情者實勝也隨其所施而當焉所謂義以方外也其修身之極則乎

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朋友學問就正之地也所能者庸德庸言則以友立之所不能者高遠隱怪之道則以友遠之如是而學之所守者固矣終身而與之稱益友矣○愚按立事終篇多與大學一書相發明學者詳之

卷之二

本孝第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學莫先於爲仁而孝弟本也仁人之所以事天正孝子之所以事親也自其根所性而言則曰忠無忠則孝不立故以爲本焉非孝之外復有忠也孝者百行之本忠者孝之本曾子學必務本故本其所本如此然則爲人謀而不忠乎僅指忠之易見者言之而其用力之要實在是矣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勿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忠也者反諸身之謂也孝必反諸身則雖一舉一動一笑一言有不可得而苟者庶幾其免於罪矣不登高履危者敬父母之遺體也痺病也憑倚也訾訿議也隱不命者不訏人隱也臨不指者不以非禮加於賤也尤罪

自外至者也此以下大抵發明本忠之意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

此君子謹言之學見於孝者如此孝子一啓口不敢忘父母故言之惡且流者皆誓死而不行焉死則止之盡也言非禮義曰惡貌言曰流反是則美言也興謂興行

孝子美言足以興故口無惡言加人而人亦不得以煩言及之其不遺親以辱可知矣

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遊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也儉遊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此君子愼行之學見於孝者如此孝子一舉足而不敢

忘父母故其行也居易不居險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因之矣雖橫逆之來不我加矣遊行之寬也出門而使爲父母使也或者意外之憂也險途隘巷卽徼幸之地所謂不履危也儉當作險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家無二尊雖使人必以父命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不忘親也又事及父之朋友者父之所敬亦敬之也又率朋友以助敬者敬人之父人亦敬吾父也若范式登堂拜母則其事已此孝子無方之敬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

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以保家爲孝故以正致諫幾諫不足道也葢情微而義重矣士以保身爲孝故以德從命情伸於義也庶人則竭力以致養而已曰惡食則菽水可承也亦不敢以非義事其親有善養之意焉

任善不敢臣三德

此天子諸侯之孝也三德謂三老也禮曰天子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以教孝也疑諸侯亦然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養老之義也三老謂知天地人之道者

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承上章而言生不徒養也而有義以輔之死而喪且祭

有禮焉則本哀敬以臨之終子之身而無不自盡之心焉忠之至也斯孝之成也

立孝第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前篇言忠者孝之本本立而用斯行焉禮則所以行之之節文也如曲禮內則所記者是

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此卽仲尼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意由爲子而推之

爲人弟爲人臣之道皆孝也由子臣弟推之君父兄之道皆孝也盡已而不求諸人忠之至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

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飮食移味居處慍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

禮者敬而已矣敬以致其忠而節文生焉孝所以立也力卽心之著於外者有禮則敬敬而不安亦非禮也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乎其親也安之謂也微諫卽幾諫也幾諫而終必得之使父子之閒一體感孚而無閒則歡欣忠信咎故不生矣蓋忠敬之所感

者如此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故曰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飲食居處皆力之能爲而心之所以自見者凡以濟吾忠敬之志而已孝不在是也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引孔子之言復引詩而釋之以明忠敬事親之意言其事親也可以爲人矣而親不吾格吾猶當任過而無所懟況不可乎吾實有罪而無以自辭是辱親也敢不夙夜是念乎衞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此以自責任過之辭也小雅小宛之四章兄弟相戒以悔罪

之辭不自舍謂不舍其辭罪之心也合可不可而一於自責自修如此庶幾不虧其身不辱其親矣忠敬之至也人即孟子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之人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之謂也先修謂先修其身也君子之道始於事父事兄終於事君事長

大孝第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尊親之孝惟德爲聖人而後能之其次守身以事親僅不辱親而已若徒養而不免遺父母以辱小人盡力之道也孝斯下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公明儀曾子弟子父母之心未向於道也吾先意啓之若已向於道則順而承之可謂曲於諭親矣親能不順乎極其至亦尊親之孝也而不辱不足言矣愚按曾子當大杖而受其於諭道之義猶有歉焉宜其直以養自居而不敢當孝也斯其無窮之心焉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

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身一作親敢不敬乎故烹熟鮮羶一作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此不辱之孝也君子守身以事親而遺親以幸矣必取願於國人者五者皆遂而孝達於邦國矣國人之稱願不亦宜乎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此復推本而言不辱之孝也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莊忠敬信勇一本也久而卒者終身之敬也敬父母

也者敬其身也敬其身不以辱親不使國人稱不幸焉

庶幾能有終已乎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復推本於所性而言不辱之孝也仁義忠信禮樂性之德也一孝立而所性之蘊全體之矣此敬身之至者也孟子事親從兄之旨葢本諸此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刑自反此作也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經常也孝無施而不準者以其常也常也者性之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又何閒於天下後世乎惟聖人立天下之大經而人物之性由此以盡所以無施而不準也此大孝尊親之道也置猶立也衡橫也放至也準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舊本置在樂正子春章之後文意不屬今從小戴記祭義篇所次定之承上章而言聖人之孝不但推之四海而且有以及於異類使草木禽獸咸得其所其所以尊親不亦至乎程子為崇政說書諫哲宗方春而折柳知

此義也夫

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大孝天子之孝中孝諸侯卿大夫之孝小孝庶人之孝語意與首章通博施備物謂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仁義所以職勞之本言備勳勞於君國也心平親而忘躬耕之勞者庶人之職也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不逆卽微諫也哀以送死祀以追遠也加之句疑有闕文祭義曰父母旣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與本文異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瘳疾愈也人爲大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大也形體卽天性也孝子之全歸也全其所以大

者而已矣道正路也徑捷出邪路也遊徒涉也已不以惡言加人則人不以忿言復我也○愚按此篇皆發明三者之孝而尤惓惓於不辱之義者示學者以用力之要也

事父母第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爲無咎則寧由已爲賢人則亂

單居離曾子弟子愛敬之實在諭父母以道而已非徒養之謂也行如由已謂姑順父母之行而負罪於已以

不用者爲已咎也誠以爲已咎則必思所以免於咎矣
從順也諫而復順者以順爲諫也達猶引導達善者父
母之行雖或未善而未嘗無善可引也將順其美而匡
救寓焉故從善也易不然爲爭辨而已必伸已之賢以
形父母之不肖其孰能悅之所謂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者也葢父子之親無所解於心旣不忍不諫而
又不忍以諫而生亂乃所以爲愛而敬之之至也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

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
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巧變者委曲以承父母之懽惟變所適也巧變敬之至

也敬而安故父母安之成人之善固敬也以施於父母則爲不敬然則敬固無定體乎知道者知之齊齋通用訊問也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事兄之道以敬爲主而愛寄焉尊事之父事之也望則而象之也兄事之有常敬也循命必其不遺其言也養謂和順薰蒸使之自化也養之內者匡救其隱也養之外者彌縫其著也越揚也謂揚兄之惡疏謂坐視其兄而不救皆非所以養之也內外養之愛之至也所以爲

敬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使弟之道以愛爲主而敬輔之嘉事訓冠昏也嘉事父在父爲主兄奉而行之故事兄有父道焉而還以使弟亦有父道焉正使之以弟使之也兄事之敬事之也敬事之者將以作弟之敬也不可而後舍之者姑寬之也有不屑之教誨焉愛之至也所以濟敬之窮也合父母兄弟而必諭以道焉孝子弟弟之則可得而觀矣

曾子曰夫禮大之有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此禮之行於弟者而言大者禮之經也小者禮之曲也不與義未詳大略言由大者必自小云耳飲食之禮服勞之禮和歌之禮皆小者也而爲弟者必謹之則大者弗可叛矣齒謂長幼之序力事謂任勞者辱事謂處垢者不讓不齒言爭先赴也觚酒器實之曰觴虛曰觶杯豆亦酒器四升曰豆哀急切貌不醉不哀敬之至也

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衡坐謂連衡而坐言坐必隅也苟越謂越次而行言行必隨也逆色謂忤色言不犯其所忤也如問訊之類是也趨翔恭謹貌周旋曲折貌此皆弟之見於顏色者其心則然也此亦禮之小者也○愚按本孝四篇與孝經

略相發明蓋曾子嘗聞之夫子云

卷之三

制言上第六

凡分十二章制言皆訓行也由孝弟而推之則行達於鄉國天下矣故三篇次第如此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

禮之於行也猶輿衞然非禮而有行者無之義卽禮之斷者也故曰立五者莫非禮也而行之之大端也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少賤通親疏而言

故君子不貴無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與行也行道之士君子未嘗不貴而第恐其由世而行也由世而行亦由世而喪矣惟以身殉道者惟其所遇必以非道爲恥而不苟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矣所謂有恥之士也與道之士必行而或不行有恥之士不必行而無乎不行此君子之學所以不貴彼而貴此也蓋內外人已之辨與羸與盈同疑亦從或字貧不以道則恥者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暘按羸當作贏餘也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

曰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

詹陰謂屋漏地也密則人莫予聞矣而明日復揚其言者莫見乎隱也明行者表暴而行也篤厚而密也明行而不篤自謂可以欺人而不知人己視其肺肝矣故曰胡為其莫之聞也蓋示弟子以慎獨之學也

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斯二者行之不以禮者也其事甚微而其禍甚大非識微君子胡由信之及親謂辱及其親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蓬之植喻得朋之益也沙之黑喻匪人之損也援之者善下也推之者向往也相濟以達既取諸人亦與人也謂相濟以成行也

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

人非人不濟以禮濟也禮自卑而先人弟道也負任也行爲人負者代勞也寢謂止而不進坐必讓席也夫人謂凡人而無禮者君子不以縱敗禮亦不以諂瀆禮也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如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無賈言無市行也無野言無廣土也旅衆也無據旅言獨行也杖猶行也因依也君子不以利汙義不以俗溷眞而行已也篤矣雖終身依之可矣此亦行禮之大端

也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如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

可不可者義也視死如歸非平時了了焉能措辦如此

夫行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苟焉斯可謂終禮也已

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此處讎之禮如此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教亦德也德言盛禮言恭也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

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達行之利也學問所以求知也比賢則德日進矣比謂類而同也循漸進貌言行之慎也今之弟子曲盡學者無知妄作之病作亦行也闇惑之甚也然則學問者其利行之指南乎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主謂客之也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執而行之則無適而非仁矣千里皆親固其應也庸用也親庸親而依用者

○愚按此上兩章與孔子問達問行之意互相發明學者詳之暘按則雖汝親句

制言中第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惟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出處二者君子行己之大節也靜猶言藏也進貴有功致君澤民是也退貴有守安貧守道之謂也必如是而後爲進退之義不然虛貴而已耳辱身而已耳何以爲

君子懸謂功守之義亦難言矣進必有功者伊周是也若管晏猶卑卑矣退必有守者孔顏是也若老萊子黔婁之徒可謂抗節於亂世而猶未卜其所守之仁則亦一節之士而已曾子敝裘不掩而歌聲徹於金石斯其流亞與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交一作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

此以下多申言有守之義人而不仁不可親也吾守吾獨而已若孔子不主癰子瑕而得衛卿是也比親附也食祿也禮謂禮遇比說者比於心而非比於譽也雖比說而取友而卒不求於人之說所以吾守吾仁也

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一作孳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

蓬戶織蓬為戶穴牖穿牖如穴上向同仁者所守惟仁而無以加也

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屈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

直者守道當然不以世變也直行者仁也直言者智也擇仁而言所謂智也身可逐可殺而仁智必不可變所謂退必有守也宛詭順貌畏之見逐其仁取畏也智之見殺其智取忤也君子有時以智殺其身而小人反以

智免禍亦異乎君子之所謂智矣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必忠者必反諸身也必反諸身而求所以自盡也無有不受者矣不幸而見逐見殺焉雖辱猶弗尸也不然吾固不仁且智也不仁而見逐不智而見殺於人乎何尤君子方自反之不暇而況肯變其所守也哉此數語者

曾子一生得力學問也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説者申慇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循遵也衡牴牾貌僨仆也行必遵道則與世相左而動

輒敗矣四支通一身而言不捐不被凍餒之極皆衡塗之辱也手足節者節力以養也四支說者雖困得以相慰藉也慇懃謂有司之禮遇也言士雖困而猶不至於甚困者萬一有司之禮遇耳所謂周之亦可受也詩小雅小弁之六章墐埋也言行道而死者遇之猶有所不忍而況士饑餓於我土猶得不引以爲恥而恤慇懃之禮乎然既出於有士之恥而非士之罪則士亦豈能必之於人而切切焉以免死爲慮哉況無道之天下公養之禮所在而廢士至於衡塗而債非一日矣而猶望慇懃之遇乎弟聖賢不欲爲已甚之行姑幸萬一之遇以定死生去就之微權所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云耳此守仁之極則也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

極天下之爲富貴而舉不外於一仁此仁之所以尊也君子守之卒不以彼易此者殆爲是與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惟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此節疑漢儒所附益而未復借首篇語以結之云

制言下第八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於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讇矣

訢樂也交同者同於人也謂上交於君同心一德也衡言危言自異之貌不革不改其守也不於其土不求祿也入國問禁如孔子將適趙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至河而反是也不通患句未詳或云不與危亂之患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卒不與其患所謂不讇也若既食其祿則當死君之事矣

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

爲己說以富貴爲說也爲己尊以貧賤自尊也貧賤自

尊者田子方所謂貧賤驕人是也貧賤而屈於人與貪賤而驕人其病一也或曰處貧賤者不諂人富貴以求說處富貴者不乘人貧賤以自尊亦通

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莘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即前篇不親不仁之意

國有道則變若入焉國無道則變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

當出而出當處而處所謂義也義自我而制非以世制也變義未詳舊註如鳥之奮飛然言矯迅也

曰義宜仁者殆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

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語多缺誤

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耦二耜也五耦十人武謂接踵而趨也下下車也蓋人賢不擇地而生故聖王善下如此善下賢者將廣求人賢以自輔也

卷之四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元華皆曾子子也微乎猶靜言疾甚而氣微也夫語助

辭君子之務反身修德之學也如下文所云者盡是曾子病革而發庭訓於其子且欲竊附於同列而猶自歎焉因以啓人之聽聞其所感者深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此君子之首務也華繁實寡指植物而言言者華也行者實也君子務實勝裒多益寡所以盡人也

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

隼鷙鳥鶻也曾當作增蹷躍貌凡物以利而中害者多矣況於人乎以利害義而辱不至者未之有也故君子視利若將浼焉所以遠辱也辱莫辱於貪影之抱慚而

撻市朝爲下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親戚父母也近謂家庭宗黨之屬小者凡親近之地一言一動是也君子之學由內以及外自近以至遠即小以該大可謂當務之爲急矣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服者而先施焉親戚旣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百歲之中而疾病老幼居強半焉所餘者曾幾何時而不思致力於親乎未幾而親年不待雖欲孝弟無由矣

故君子愛日者子路養親躬負米百里之外及親死泣

曰雖欲爲親負米不可得已悲夫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

言行所以修身之物也遠身而可爲言行乎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也雖舉天下之言行無有外之而出者故曰主曰本也有聞言近道也曾子學必反諸身故其言如此

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當作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加之志（當作意）而已矣

按董仲舒天人策中作行其所知志作意董策出先戴記援引宜的而文理更長宜從之戴記本前章有聞而遞承之取成章耳所聞謂聞於古人及師友者尊奉持

之貌尊所聞謂致知也行所聞謂力行也致知則知日進於高明力行則行日究於廣大而其要不外乎加之意者所謂困知而勉行之也誠之者也噫可謂約而盡矣

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苾芬貌蘭芷香草貸義未詳亦互相假易之意鮑魚臭之惡者自修本矣取友以輔仁亟焉友有君子小人而損益因之故不可不慎也久而俱化者與之爲一也雖然世固有入蘭芷而不聞香入鮑魚而不知臭者君子亦蚤辨之而已矣

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復申上章之意君子之益有漸而不自知久而後知之若小人則立陷而已耳一託足不可而況久處乎甚言君子不可不愼也

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盛而不衰無盛無衰也好之至也如食疾子食之而惟恐或傷之保護之至也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與此正相反日省月考好學之至也與來而改

與其方來之善而改其前日之非也好教之至也學也
而教在其中教也而學在其中學通於教而學也成矣
孔顏而後無聞矣此曾子所以反覆而歎其未見也與
○愚按曾子所謂君子之務者凡累言之而不足今以
其次第思之則一章言實勝也學之基也二章言克己
也學之要也三章言當務之急也學之序也四章言孝
弟也五章六章言行也皆以其序進者也七章八章
言取友也則學之藉也九章言教也學之成也務止矣
非曾子反躬力踐學已臻乎君子烏能懇到而條理如
此非徒示家庭之授受然也其所以端萬世學者入道
之方至矣乎

卷之五

天圓第十

天圓一篇首發明造化之蘊而因及於聖人之贊天地者所以盡三極之道也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問之云者有聞而問也天地所生者人也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有生而形體上下判天地之位焉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夫天地之大不可以形盡明矣以形盡天地則方圓相左天不能合體於地所謂四角不揜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

矩言天地不囿於方圓也天地既不囿於方圓則人亦不囿於方圓矣圓首方趾謂足以盡人乎哉曾子於此既首明天地人同體之大義而又求天地於形體之外欲人踐形者必要之於盡性也下文詳言天地之道云

○愚按天積氣氣渾然而運則圓地積形形塊然而處則方此天地自然之體也有天地之體斯有天地之道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天包乎地之外昔人以雞卵狀之近是四角不揜之說蓋爲形求天地者病也

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道者天地之一原也而一者不得不生而爲兩則天地判矣道還以天地判焉天道曰圓者陽之動也天之所以爲健也地道曰方者陰之靜也地之所以爲順也幽明者陰陽之象也一氣含吐而陰陽分法象莫大乎天地也火日金水天地之用也火曰太陽日者火之精皆氣形於天者也故外景金曰少陰水曰太陰皆質麗於地者也故內景然外景者體陰而用陽內景者體陽而用陰又以見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所以相生不已者也不言五行者槩舉以明幽明之義且指易見者言也然木曰少陽吐華於外而上居四氣之中則五行之變可類推矣陽主施陰主化天施而地生也二氣爲主五行

變合一施一化是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道也此易理也正蒙曰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蓋本諸此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陰陽之氣一也而其精者則曰神與靈其粗者則物而已精氣者純粹以精之氣道之形而上者是也神者氣之吐也靈者氣之含也一精含吐而神靈分靈亦神也人物之生莫不本乎陰陽之氣則莫非神之所爲故以爲品物之本而人物之中惟人也得其氣之精者爲最全故生爲萬物之靈而禮樂仁義從此出焉立人之道

仁義是也禮樂者仁義之具也仁陽義陰樂本陽禮本陰也順之則善逆之則否善則治否則亂叉以淑慝分陰陽也夫人之生未嘗不各稟陰陽之精抱禮樂仁義之德而精者不能不揉於物則不能無善否治亂之異二者相爲貞勝莫非一神之變化而弟反乎氣之初則固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神之所以貞夫一者也此盡性位育之功所以必有待於聖人與○愚按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亦曰鬼言靈者二氣對待之眹言鬼者一氣流行之機合之則兩見其義者也

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此推言精氣之變著於造化有如此者造化陰陽之氣動靜而已分之則陽動陰靜合之則相別爲靜相交爲動陰陽之氣無時不交而嘗以不動者爲之樞紐非有時而靜之謂也陰陽之氣互臧其宅陽不干陰陰不干陽若各得其所者然所謂靜也靜一而已動則有偏者俱者交者亂者和者勝者專者而風雨露雷之化出焉無往而非一精之傳化也靜也者精之含而爲靈也動也者精之吐而爲神也靈含萬物而化光神吐萬物而不息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鼓萬物者莫疾乎雷潤萬物者莫悅於雨止萬物者莫肅乎霜雪霰雹所謂神妙萬物者也風者勝氣也陽勝陰也雷者盛氣也陽得陰錮而怒也電者交氣也陰交於陽也電交而後雷越焉霧

者二氣之雜也陽不升陰不降故亂也雨者陰和於陽也雨露霜雪者陰陽之勝也春夏爲雨露秋冬爲霜雪也霰雹者陰陽之專也陽在內陰薄之不相入則凝而爲雹陰在內陽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也二者雖各有專氣而總之爲陰勝之氣故曰一氣之化也若夫偏者有時而正俱與交者有時而退亂者有時而理和者有時而霽勝者有時而平專者有時而奪雖至動紛紜而終不過其則焉所以貞夫一者也是卽所謂靜也○正蒙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

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曀陰嘗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穀梁傳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

陰陽化而萬物生所謂神爲品物之本者也毛羽介鱗之族莫不共稟陰陽之氣而就其中有陽多於陰者有陰多於陽者則各從其類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也倮匈而生謂不毛羽不鱗介也陰多於陽陽多於陰者則各囿於陰陽之氣矣惟人稟陰陽之精而生

故爲萬物靈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易本命曰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故四靈者四物之精也聖人者人中之精也精也者氣之神而靈者也○邵子曰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

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察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即此篇之意也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四靈皆陰陽之精而終不離乎四族則亦氣之偏者耳氣之偏者物於物者也龍以風舉龜以火兆陰交陽而後化也所謂陰陽之際也陰陽之際則龜龍亦一物而已惟人會陰陽之精而聖人又精之精者故潛見飛躍

不風而舉吉凶悔吝不火而兆也四靈之生聖人之瑞也聖人在御而四靈畢至若役使之然一精氣之感召也然則聖人之生豈偶然哉所以能爲天地山川鬼神宗廟之主也

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

聖人生而與天地合其德故能中天地而爲之主所謂天地之宗子也宗子立而山川據之鬼神依之宗廟享之則各主之矣若堯舜禹湯文武是也

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厤

主天地者憲天地者也憲天之道莫大乎治厤明時明天時所以授人事也治厤之法以日爲主日行一晝一

夜爲陰陰陽之大綱日晷測而月行離麗參之晦弦朔望於是乎準則日月各守其數矣愼之爲言敬也欽若昊天之意也因日月之數而知二十八宿爲經經有常行五星爲緯緯有錯行十二辰爲日月之會即經星分次之行行各不爽也因日月星辰之行而以退極而進者爲春夏之序進極而退者爲秋冬之序序四時而中節建焉閏法生焉所以成歲也時有順逆者日月星辰之行各有盈縮而時之順逆因之行有常度則時有常序其順也其有盈與縮則二十四氣隨有僣差而陽或亢陰或涸矣此其不齊之數雖或出於人事之感召者有之而亦莫非天道已然之迹可以推步得之者故聖人謹序之而厤法乃成由是月具政令授之於民而又時

修其闕失以爲挽回氣數之本以奉天道此治之所以盛也其法始於黃帝備於顓頊修明於唐堯及舜則有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按天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一周天而左旋復踰一度日行不及天一度適得周天之數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有南北極中拒爲赤道日行其處以定二分漸北而南去極各六十七度以定二至謂之黃道月行有九道與黃道相出入日與月交則食月衝則食相差則否五星應乎五行歲星爲木熒惑爲火鎮星爲土先日而行太白爲金辰星爲水後日而兢先月而行五星亦各有隱有現有遲有疾有順有逆以占災祥參於日月謂之七政二十八宿麗天不動東起於角角十二九

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爲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爲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爲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爲南百一十三度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次十二辰配十二地支而始於星紀自斗歷牛女曰星紀之次女危曰玄枵之次危奎曰娵訾之次奎胃曰降婁之次胃畢曰大梁之次畢井曰實沈之次井柳曰鶉首之次柳張曰鶉火之次張翼軫曰鶉尾之次軫氐曰壽星之次氐尾曰大火之次尾斗曰析木之次日與月會月歷一辰斗昏建焉斗柄建十二辰以定歲天之綱也日月五星起於星紀紀應乎綱之義也

日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歲得氣盈六日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歲得朔虛六日合氣盈朔虛不盡三歲視中氣所在而置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氣朔分齊是爲一章積而數之氣朔又復同在日首是爲一元造厤者託始焉按厤家推堯時昏旦星中於午至月令在未漢晉以來又差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在斗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謂之歲差治厤者隨時布算通其差法以合於天行之數此尤聖人之所愼云○按厤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宋儒以爲天與七政皆左旋特其行有遲疾行遲者似違天而右其度易推故厤家取以爲說至本朝高皇帝獨斥宋儒之說從厤家言且云二十八

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嘗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則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愚謂天體無形陽也日月星辰有象陰也陽道左陰道右自然之理也天純陽至徤統七政而運行不息然陽過則亢轉而與陰遇乃成歲功此日月星辰所以反右行也葢天體陽而用陰日月星辰天之用也大哉經緯之說足以蔽之矣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清濁高下謂之律

律者主地者也天時有陰陽消長而地氣應之氣之微不可得而見故聖人制律以象之十二管象十二辰以配地支調爲五聲被之八音清濁上下各得其分萬事萬化皆從此出亦天地自然之成法也故謂之律昔者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制爲十二筩陽律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呂以配之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合而吹之以叶鳳鳴之和黃鍾之數長九寸空圍九分以九乘九積之得八十一爲律呂之本故位第一配建子之月於是三分損益隔八卦而相生陽律從損爲下生陰呂從益爲上生黃鍾下生林鍾長六寸得數五十四配建未之月林鍾上生太簇長八寸得數七十二配建寅之月太簇下生南呂長五寸三分得數四十八配建酉之月南呂上生姑洗長七寸一分得數六十四配建辰之月姑洗下生應鍾長四寸六分得數四十二配建亥之月姑洗上生蕤賓長六寸二分零得數五十六配建

午之月蕤賓下生大呂長八寸三分零得數三十八倍之得七十六配建丑之月大呂上生夷則長五寸五分零得數五十一配建申之月夷則上生夾鍾長七寸四分零得數三十四倍之得六十八配建卯之月夾鍾下生無射長四寸八分零得數四十五配建戌之月無射上生仲呂長六寸五分零得數三十倍之得六十配建巳之月五聲之中宮聲最濁徵次之商又次之羽又次之角最清濁者爲上清者爲下故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遞而生之十二律還相爲宮凡宮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又羽宮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以濟五聲之不及聲亦各十二合之爲八十四聲終而復始還於黃鍾之宮

八音革曰鼓北方廣莫風應之律中黃鍾匏曰笙東北條風應之律中大呂介於太簇竹曰管東方明庶風應之律中夾鍾木曰柷東南清明風應之律中姑洗介於仲呂絲曰弦南方景風應之律中蕤賓土曰塤西南涼風應之律中林鍾介於夷則金曰鐘西方閶闔風應之律中南呂石曰磬西北不周風應之律中無射介於應鍾

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迭相治也其閒不容髮

律因地而主氣厤因天而主事主氣者明天時於上主事者察地宜於下蓋相反而相為用者也故律厤一道其數同其理同其相治同所謂閒不容髮也昔者黃帝

作調厤而律呂竝起焉漢遂以律治厤非迭相治而何
律厤之治凡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聖人之所以爲天地主而五禮六樂之所從出也

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吉禮十二祀上帝祀日月星辰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林川澤祭
四方百物肆享先王饋享先王春祠夏禴秋嘗冬蒸時
享先王凶禮五喪以哀死亡荒以哀凶札弔以哀禍裁
禬以哀圍敗恤以哀寇亂賓禮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
時會殷同時問殷覜軍禮五大師以用衆大均以恤衆
大田以簡衆大役以任衆大封以合衆嘉禮六飲食以
親宗族兄弟昏冠以親男女賓射以親故舊朋友饗燕

以親四方之賓客脤膰以親兄弟之國賀慶以親異姓之國詳在周官是謂爲民極

制五衰以別親疎

自此以下皆五禮之所重者五衰以別九族之親疎謂之喪紀

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

樂亦禮也以和導民以化民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察嗜好之情禮始於飲食察之示有節也

正五色之位

正位位貴賤也示民有章也

成五穀之名

示民有養也高黍下稻地之利也春耕秋斂天之時也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示民有報也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貴賤即下文所序者是按陰陽判而爲五行五禮以下各以五紀數配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

諸侯之祭牛曰太牢

自諸侯以上也天子之大夫視諸侯亦太牢也天子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

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天子之士亦少牢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熟而薦之曰饋食盎時享之名天子以下皆行之又天子行九獻之禮其初獻再獻曰果獻三獻四獻曰朝踐五獻六獻曰饋食七獻八獻曰朝獻諸侯助祭者備卒獻焉

無禄者稷食

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

稷饋無尸無尸者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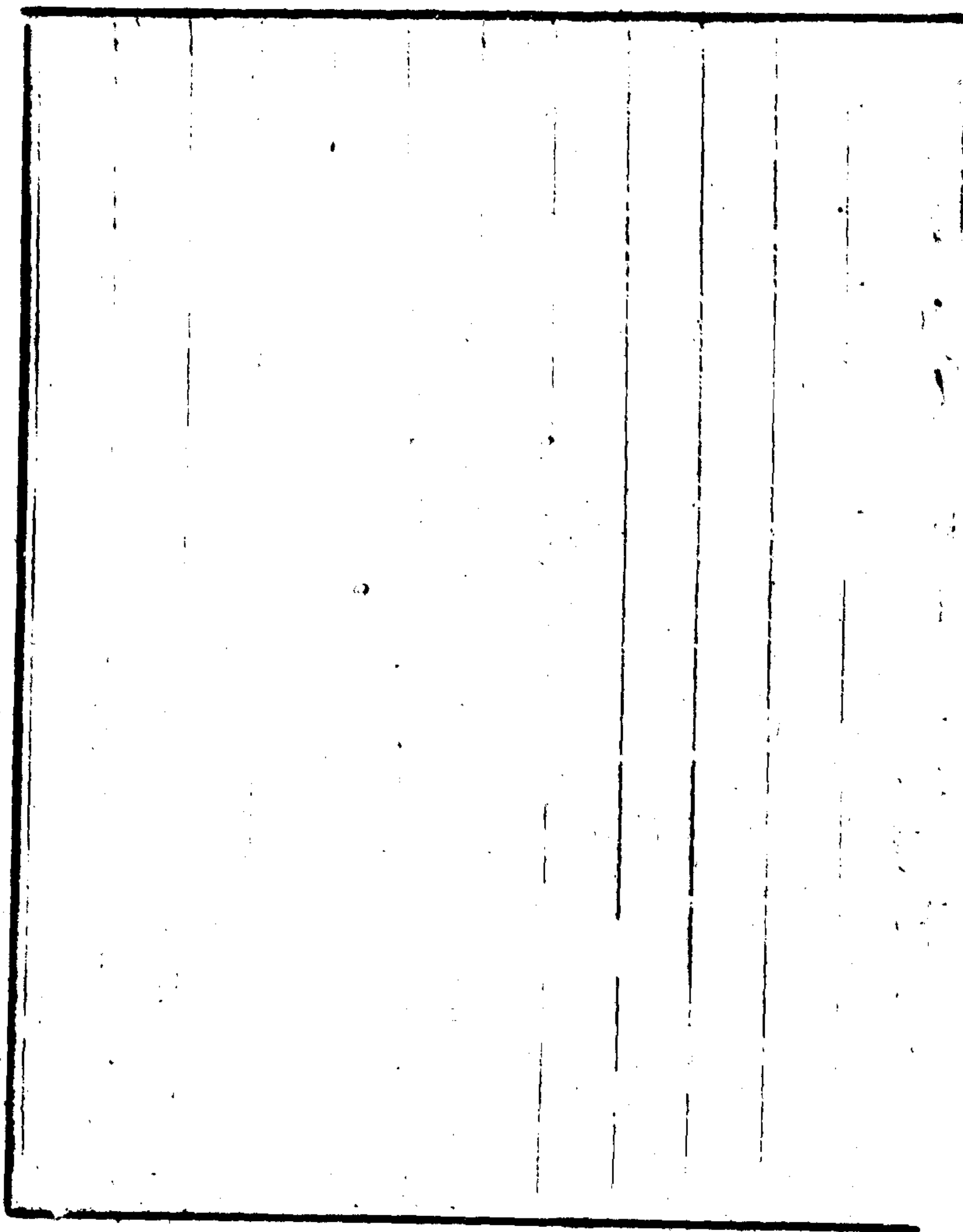
祭殤無尸曰厭祭曾子問篇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穰瘞是有五牲

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牷列犧義未詳五牲者聖人所以爲天地山川鬼神宗廟主而大祟報之禮也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一神所爲也神一道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是也○愚按天圓一篇與易道相發明其中庸太極圖說正蒙之祖與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五　蕭山後學陸成本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六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九　大學古文參疑

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訓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本爲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厖亦何有於大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記誦所得綴而成篇章其言不得不歸之厖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決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盍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與古本更

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吳秋圃著有大學通考輒辨以爲贋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況其足爲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頗信古文亦以爲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立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之下則在今古之間乎余嘗爲之解其略見者韙之而終不敢信以爲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繇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萬一猶

之乎疑也而滋厖矣因題之曰參疑時乙酉春三月六日

會稽秦望望中山人書於鳳林之寄廬

大學古文參疑 大舊音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親如字

解在下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從石本及王魯齋所定○大學以訓古帝王立學之教也故卽以古之人承之明明德於天下而遞及於家轉見親民之義以見己之明德與天下國家竝無二體也繇修身而推之誠意所謂止於至善也然必以知止爲

始事知乎此之謂致知格乎此之謂格物解在下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從古本所次○承上文而言古人之學必遞有所先而要之於格致者正以先致力於此而其後者自從之非敢苟焉而已也通解在後文

右第一章　愚按三綱以著大學之教而八目以申三綱之義三事歸之一事文勢已完故定爲一章先儒之言曰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愚按雖不分經傳而首尾詳略部位森然故不妨分章如右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從石本所次略參明道伊川本○物卽是格物之物知卽是致知之知先後卽前章先后字面道卽大學之道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從石本所次○此釋物之本義也知先之說歸之知止而已知止所以知本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從石本所次○承上知止而言知止而定靜安慮相因而至歸之能得得之於心則德也研之於慮明之盡也明德本在我而學以明之者必以知止爲竅門進之於慮以通微則至善棲眞之地正明德起照之地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從石本所次○承上文自知止而能得不過自知自得耳緜蠻是而推之於矣亦民所共知共得也詠邦畿之詩則知民之所止矣賢者以其昭昭能使人昭昭如王畿爲會極之地而四國之衆各知所向方也仍歸之自知而已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從石本所次○止之卽所本之地知止所以知本也致此之知是爲致知格此之物是爲格物○明道本置邦畿緡蠻於知止條後伊川本置此條於此謂知之至也之後皆改古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從石本所次○所謂知本知此而已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從古本石本所次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從古本石本所次○承上文而言知至物格之義煥然矣夫古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成文理而朱本必更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果孰爲當乎故曰格致不必補傳也

附朱子補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

理也本文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有本有末即是物理有始有終即是窮理知所先後則知所以即物窮理矣知所以即物窮理則知所以致吾之知矣以此入道庶幾乎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本文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已知之理至善是也知其所止而后定靜安慮因之自窮自究自討血路也至于其極則得所止矣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本末兼舉則自身而通於民矣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表裏精粗即本末之別名全體大用即自身而推

之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二章釋格物致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從古本石本所次○此章首喝誠意而不言在致其知以誠意爲專義也致知爲誠意而設如中庸之明善爲誠身而設也葢惟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亦惟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卽誠卽致故曰專義也心所存主之謂意非以所發言也如以所發言則必以知止爲先聘而繇止得行轉入層節非大學一本之旨矣自之爲言繇也非已也歟之爲言罔也非僞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此心

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兩在而一機乃見其所爲誠也如之云者本乎天而不雜以人誠之至者也自好自惡故自慊非對衆言也此所謂毋自欺也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獨之言自也愼者敬德也繇敬入誠伊洛正脈也此可以得文王敬止之說嗚呼誠意之說晦而千古之學脈荒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君子小人之用心只在一敬一肆閒小人好閒故其於不善也便無所不至君子愼獨則其於善也亦無所不至可知夫既無所不至於善矣且得不謂之止至善乎

而猶以誠意爲第二義者何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君子一副愼獨精神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止言必誠其意以應首何更不言先致其知正以見誠意之爲專義也亦了義也以爲誠意之先另有格致工夫誠意之後又有正心工夫皆謬也陽明子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而解誠意仍作第二義以遷就其致良知之旨無乃自相矛盾

右第三章釋誠意　謹按古本於誠意之後即接瞻彼淇澳數節而石經不然朱子章句如石經例從古本則以誠意攝知本知止之說如陽明所謂大

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是也今先置一格致傳而後以誠意接之則先後次第終不可紊安見誠意之爲專義乎曰大學之言明明德也必學以明之而以知止爲入門全是學問用工夫處乃其要歸之誠意而已陶周望曰就虛空中蹬實一步是也故不妨作兩層說其實只是一事○大學以訓學也大學言格致即中庸學問思辨之意言學則問思辨在其中而篤行即在學問思辨中所以明明德也陽明說學問思辨行五項最好學已是行了如學書則必把筆伸紙學射則必操弓挾矢不是學問思辨後方行誠意者行之始也即在學問思辨時即就格致中看出非格致了方去誠意也可見

格致誠意二而一一而二先後之者畢竟學問思辨應在篤行之先也若劈頭就說箇誠意則學問工夫一總無用處矣又若格致後方去誠那意則何人不講解分明卻於坐下了無干涉何故然則讀書窮理非乎曰讀書一項乃格致之資專靠不得亦廢不得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此言修身在正其心而更不言正心先誠其意者正以見誠意之爲專義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焉心何在心無所主便不成其在意不誠也正以見誠意之爲專義也○石經此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似非後人所敢擅加然從古本未嘗不謹嚴而完足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言修身在正心而不詳所以正心之法蓋曰先誠其意云

右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親愛五者卽從忿懥四者生來而忿懥四者又卻從好惡二字生來至誠意之好惡又卻從致知格物來故此章檃括盡之夫知旣只是知好知惡故知格致爲誠意而設而先儒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猶然偏指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知不致之病正是意不誠之病二者皆私意之爲累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此言不修故不齊而不詳所以修身之法葢曰先誠其意云

右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　按首章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訓不修者必合之不正不誠以表其義

則修身爲本正是誠意爲本也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意者躬之地也艮其背是也艮其背所以艮其身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自上文修身五事推到齊家上又約爲孝弟慈三事本身教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誠心之求本之誠意也言舉斯心以加彼何但慈幼之一端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國本之一家一家本之一人一人本之一言則言之
所從出者可知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從古本所次○按古本此上有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文意全不相屬的宜從石本則承接甚緊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
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又承上齊家三事來而歸之絜矩矩者心之位也其所從絜者意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以吾之如惡惡臭者絜而爲上下四旁之惡絜矩之道卽誠意推廣之大道也言所惡則不必更言所好矣所惡在彼所好在此故曰好惡兩用而一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之謂絜矩之道民之所好莫甚於利民之所惡莫甚於害好好惡惡只在與民同利以去其所害而其要先於用人亦在用民之所利以去其所害而已故遂承之以秦誓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從石本所次畧同伊川本○前一項人即民之所好者

是故曰黎民尚亦有利哉後一項人即民之所惡者是

故曰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

愛人能惡人

按此上疑有脫簡故承之曰唯仁人所謂惡惡如莕伯

也又總上文承之曰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

眞能以民之愛惡爲愛惡者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

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人不曰情而曰性乃知好惡性也乃知意以所存言

非所發也則誠意之說彰彰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從石本所次○承上文而言見好惡之不可僻以申絜矩之意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下九節皆從石本所次○先愼乎德先誠意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引書之意重在上句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承上文不寶金玉而言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應老老與孝而言以啓道善之意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下從古本所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以下通從石本所次○承上章而言釋明明德於天下之義而歸之誠意忠信卽誠意之別名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無忠做恕不出

康誥曰克明德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所自者明也言天下之所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明極則新故又進言之

康誥曰作新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自明得新自新得止乃躍至善之體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如此方謂之明明德於天下

右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　愚按前章止言平天下在治其國故通篇止言治國之道而不及於平天下今分出此章方見明明德於天下之義直是包裹八目領會三綱以完一部大學之教斷非後人之見所得而及也○愚按古本大學辭雖錯出而大旨本是躍然只為翻改紛紛轉乖大義故不得已而存此疑案以俟後之君子非敢任亂經之罪也按古本聽訟下此謂知本與前此謂知本少異前者言修身為本後者言誠意為本修身本也誠意本之本也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六　　諸暨後學周桌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七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十　大學古記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繇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盡性而已性量大故其學亦大而三者足以該之云親如字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詳言所以入道之功如此知止而后能止定靜安慮漸

進於止也得其所止之謂德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至善性體也物之本也其所從出者皆末也止至善事之始也明明德以親民其終也知止之要知所先後而已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知此之謂知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知此之謂知後知所先後則知止能得明德親民一以

貫之此盡性之全學也

右第一章統釋大學之教而其下文乃詳言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承上章物有本末而言格物莫要於知本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矣況國與天下乎故又以厚薄之分申言之民言親無所不厚也有所厚薄而末之不治也多矣況無所不薄乎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然其要只在知本一知本而天

下之能事畢矣又多乎哉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以下雜引詩書而詠歎之以明知本之義首引淇澳修身之功盡見於此矣學以始之恂慄以實之威儀以徵之民不能忘以終之而自修始無餘蘊是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言修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民不能忘而要之於沒世則明明德於天下允矣然非修身之功如上文所云何以有此君子小人以臣庶而言賢其可賢親其可親樂其可樂利其可利則君子小人皆與吾爲一體而已德之明即民德之明矣雖沒世之後其忍忘諸此盛德至善之徵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修身之功其要以明明德而已曰自明而明之於天下已在其中正見天下之不離自也故曰修身爲本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新者去舊以從新之謂去舊從新所以得明也自新以

新民而新命見無所不用其極也極卽善之至處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自淇澳以下反覆明親之義而至善已在其中至此正示人以知止也仁敬孝慈信卽明德卽至善之所在知乎此者可與知止矣知止者知本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無訟之化孰使之身使之也非徒以所修者使之實以所止者使之也

此謂知本

總結上文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二章申致知在格物之義按古本此章次誠意章後今從梁溪高氏訂正如此通修身以下合爲一章完格致之傳文理煥然而缺傳之疑立白于千載之下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欺云者自欺本心之知也本心之知善必知好惡必知惡若不能好惡卽屬自欺此正是知不致處毋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斯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而其功歸于愼獨獨者藏身之地物之本也於

此慎之則物格而知至矣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不能慎獨肆惡閒居失此一著更不及圖一切揜著伎倆都無用處觀肺肝之見而知誠形之機切不可誣則慎獨之功益不容已矣慎其獨慎其無形之獨也為形而慎非慎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本無指視而以為衆指衆視慎之至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必慎其獨誠意先致知也必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也

心廣體胖是也

右第三章申誠意之義而致知正心皆舉其中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所之病皆從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來意不誠則發而爲喜怒哀樂無往而不陷於有所於此毫釐於彼尋丈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則心亡矣視聽飲食如行尸耳何修之幾乎有所只爭些子這些子便爭此心之存亡嚴矣哉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但言修之先正非實言正心之功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心自正矣以為誠意之後復有正心之功者謬也

右第四章申修身先正心之義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即喜怒哀樂之及於人者有所不已則隨人而之其所人已同此所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正知不至之證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身不修從心不正來此但言不修之身不可以齊家而已

右第五章申齊家先修身之義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治國有許多規模然只是孝弟慈作用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孝弟慈從天性流出始於一家達於一國終於天下皆

性量自然之化不學而能者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讓卽孝弟慈之教貪與讓反這貪字是聚斂種子一國本之一家一人一言實自一念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桀紂之於民未有不令以善者小人之於善未有不矜於善者然而民不我從人不我喻也故曰修身爲本又曰必愼其獨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以詠歎所先之意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重結上文

右第六章申治國先齊家之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三者皆治國之道舉而推之卽平天下之道若握矩於此隨處比度無不得其方者然蓋矩之成器雖在國而矩之運手則在心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必言孝弟慈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以此心立於環中而上下四方一齊衡量無少欠缺則此心遍滿世界矣所惡在此卽所好在彼平天下之道不外好惡兩端而已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卽孝弟慈是則民之所惡可知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民好民惡非求之民也求之吾心之矩而已纔差些子便僻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凜之以天命之不易愼之至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平天下喫緊學問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平天下必自格致始格物之要格此而已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申言財之爲末而不可內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錢生云通乎天下曰財聚於人主曰貨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善不善只爭本末之內外而已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三引書皆詳證本末之辨以見有天下者所當知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前一項人眞能好善則眞能惡惡可知後一項人惡人所好則好人所惡可知

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仁人者眞能淸好惡之源者也惡不力則好之脈亦不淸此之謂好如好好色此之謂惡如惡惡臭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

不能遠過也

或曰命也若諉之命然過也曰註誤云耳亦通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爲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不能退不能遠卽是好人所惡不能舉不能先卽是惡人所好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信以得毋自欺而已驕泰以失閒居爲不善又揜不善而著善是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絜矩之道以生財爲第一義所以生民之財也民之財用足而後孝弟慈興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財足在天下則人主享其富矣故發身反是則財聚而身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決言以財發身之效如此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以下極言專利之戒見用人尤爲理財本也義即下之所好者民皆好義利孰甚焉而本之自上好仁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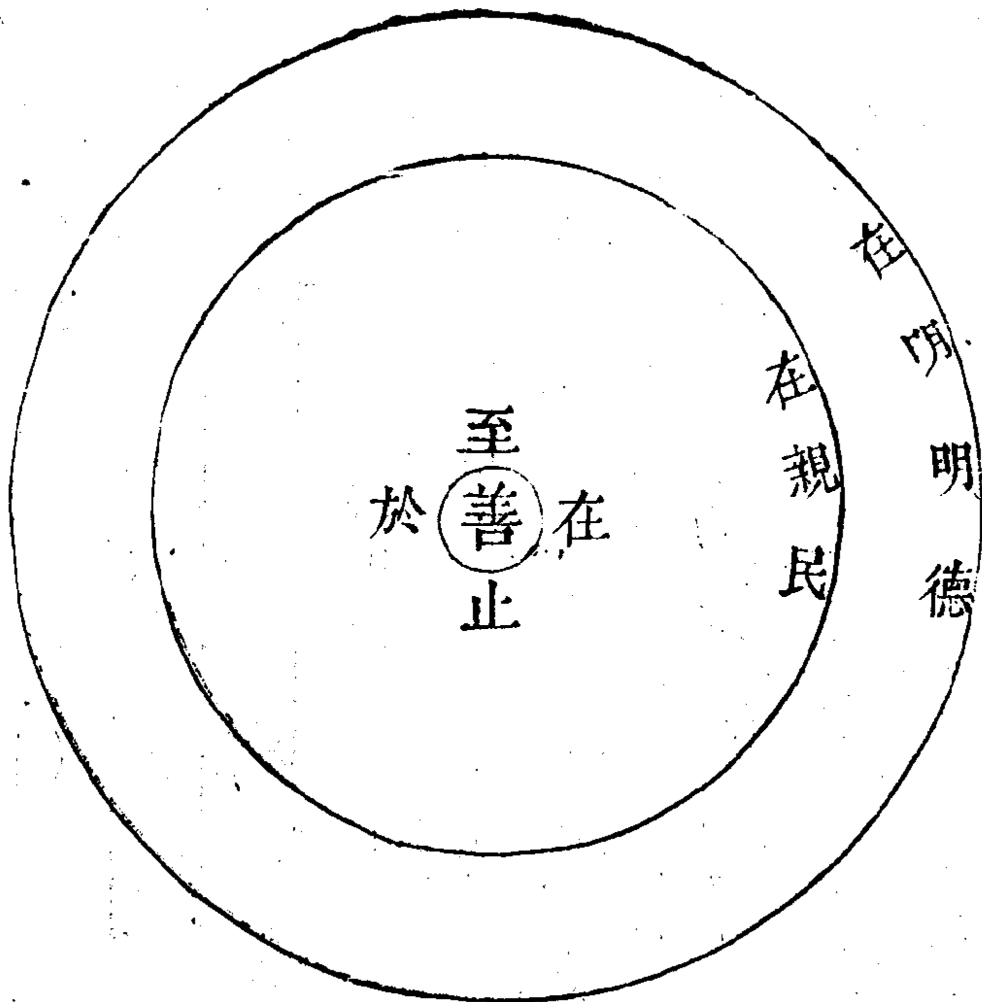
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通章皆訓治國者之道而平天下在其中○愚按平天下之道只在本治國之孝弟慈而絜矩以廣之與天下同好惡而已然非先明本末之辨無以端好惡之矩不預端好惡之矩無以建絜矩之極本末之辨財德是已好善惡不善試之用人而立見始知平天下之大道非繇格致誠正以修諸身不可得也反是爲驕泰之失而是道也正於生財一事見其大生財之道凡以散財足民而已散財足民而民好義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而天下平其爲國之利孰大焉末復惓惓於小人專利之戒云一篇大旨如此平天下章雖曰先治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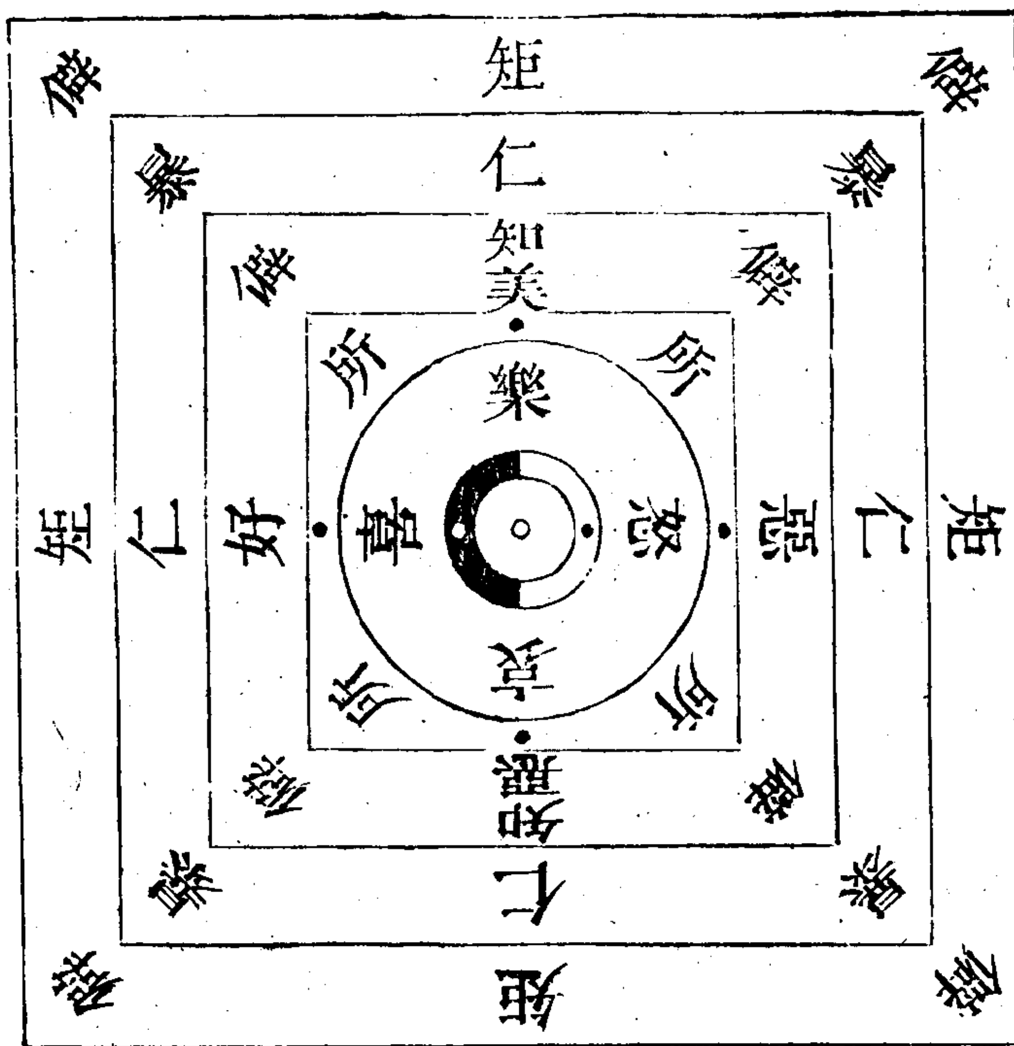
而八目一齊俱到

右第七章申平天下在治國之義

大學三綱之圖



大學八目之圖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七

諸暨後學周臬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八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十一　大學古記約義　大學雜言

大學

大學古天子辟雍之學名而其義則所爲大人之學也古之教人有小學有大學進而天子之學亦有大小小學者習其事而大學以明其理也事囿於萬而不能相通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推之以至於朝覲聘問會同享獻喪紀五禮六樂莫非小也而理則無乎不一莫非大也其本達於性命之微其末該乎天地古今之遠盡人而具也顧獨責其人之秀者而學之以完人之量人此之謂大人學此之謂大學故大小學只一貫而以小儀小節爲小學大儀

大節爲大學并也大學教人之法已盡於學記及錯簡文王世子等篇此篇則直發其道之所在如此正所爲學其理之謂也又大學對異端曲學而言異端曲學語齊治均平而不本於身語格致誠正而不通於世故幻之爲佛老放之爲莊列卑之爲管商偏之爲楊墨𨫼之爲子莫而百家小說又紛然雜出乎其間皆所謂截流斷港支離窒礙之已甚其病至於惑世誣民率天下而爲禽獸異類者此也惟大學直提人道全局了無欠缺理一而分殊守約而施博其階級次第實出於天道之自然而不假造作蓋自繼天立極之聖堯舜以來相傳至於今日皆此學此道而惟孔子集其成其門弟子遂譜之以教萬世後之入道舍是篇無由入或安而學之或勉而學之或困而學之及其

學以至乎道一也或學焉而聖或學焉而賢或學焉而士雖學之所至不同而其望道而趨亦一也舍是則異端曲學而已縱言之盈天地間無一人可廢此學無一時可廢此學無一事可廢此學自有天地便有此道場自有人生當有此學問而是篇特中天下而立永爲學問鵠雖六經可以盡廢嗚呼人而甘爲小人與異端曲學則已如欲爲大人請從事大學而可

章句

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蓋大學爲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艮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覩古全經爲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

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以下合瞻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爲本而不及誠意則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曲暢明親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了無當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几以遷就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百年而高氏古本出實本後渠崔氏中玄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段卽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超出朱王之見千古殘經一朝完復後之人宜復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之

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辨物有本末之義其爲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自修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然爲經爲傳作者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細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註疏似出一人之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氏遺書而朱子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篇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弟非子思而何

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亦何疑焉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爲正經以還孔曾後六篇爲正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爲訓大學而設則亦還其爲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字既可剖一而爲六則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修身爲本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爲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義者也

經旨

道以物身之謂學學以率性之謂道學何以稱大明明德於天下故大也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也必云明

德者天有明命人有明德也明之者如其明而止也卽本體卽工夫也民言親何也通之以一體之明故親也在止於至善何也繼之者善也於天爲明命於人爲明德也明之至者善之至者也不遷其明焉善斯止矣卽止善卽明明德非明德之後方有善可止也卽明明德卽親民非明德之外復有民可親也三物一物三事一事大學之要止至善而已矣繼云知止何也學以止爲究竟法必以知止爲入門法知止而定靜安慮相因生焉所以得止也得其所止之謂德定靜定慮者止善之消息也似有漸次實無漸次也故一知止而學問之能事畢矣乃學以知止也如何曰於此有方焉道之所該莫非物也而本末分學之所該莫非事也而終始分始終本末之數覩而先後之數可

知矣知乎此者以一本握大學之樞而始之而終之漸進於止焉明親一貫在是矣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知止之方也引古人以證何也古人立大學之極者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而意而知爲至善之地則本之本也致知在格物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物格則知本知末且知始知終知所止矣知止則知至意於此而誠心於此而正身於此而修家於此而齊國於此而治天下於此而平矣必疏八目反覆言之何也循八者而反於本則其本始眞循八者而達於末則其末始備如水有源必盈科而放海如木有本必由幹而透華知所先後知此而已知其所先而先之先無可先直通帝降之初知其所后而后之后無可后渾參

覆載之量此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繼天立極而孔門傳授之以教萬世者也大哉學乎後之入大學者如之何亦曰知性而已矣知止所以知性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故學致知焉盡之矣

止善

天命之性而善具焉性者萬物之一原善者物理之一致惟人之生體備萬物而成我得所性之最全而善爲天下之至善故其具於心也未發謂之中已發謂之和自中和之理分見之爲惻隱之仁爲羞惡之義爲辭讓之禮爲是非之智爲以實之信仁義禮智信卽喜怒哀樂之形而上者從渾然至善中時見此端緒於外而知其所性之善有如此非實有此五者名目也其爲惻隱之端也則仁之於

父子是也其爲羞惡之端也則義之於君臣是也其爲辭讓之端也則禮之於長幼是也其爲是非之端也則智之於夫婦是也其爲以實之端也則信之於朋友是也是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得之於心即明德之謂而推之於人即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明吾父子之仁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愛也感吾之愛而天下之爲父子仁明吾君臣之義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敬也感吾之敬而天下之爲君臣義明吾長幼之禮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序也感吾之序而天下之爲長幼禮明吾夫婦之智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別也感吾之別而天下之爲夫婦智明吾朋友之信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交也感吾之交而天下之爲朋友信仁義禮智信之德修之身達於天下渾然天理隨處周流

而一毫人欲之私不得以雜之則窮理之至性盡而命亦至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君子所以明親而止至善也止至善之學如射之有的一性命中如器之有規矩萬法皆齊未嘗不以力至而中非爾力未嘗不以迹踐而妙不盡迹微乎微乎非上聖曷臻斯極乎然纔言學便無有舍此以人者雖有拙射不廢正鵠雖有拙工不廢規矩雖有下學不離知止此大學之道所以約而易操也後之言大學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蓋云善本不與惡對耳然無對之善卽是至善有善可止便非無善其所云心體是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此處不容說說有說無皆不得大學言止至善是工夫邊事非專言心體也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乎

格致

韓子原道自天下國家推之誠正而不及格致昔人云無頭學問然格致之義古今紛紛卒未有折衷其說者則無頭之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實曉得大學眞頭腦則格致誠正不作二觀分言之可合言之亦可蓋大學八條目遞推之以求主腦之所在而歸功於格致若格非其格致非其致則雖八者一齊俱到其爲無頭之病一也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功知止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

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清濁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清濁所以致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淄素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淄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妍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妍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起方圓良知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愼獨此格物眞下手處故格物卽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卽致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經曰物有本末傳申之曰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可謂明白註疏而後人猶以爲缺畧葢亦未之攷矣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者曰博文約禮其定本也他日自道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謂知之至也其曰吾夫子自道也心非內也耳目非外也物非粗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卽心卽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聖學淪於多岐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弊至於一草一木亦用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過也故陽明以朱子爲支離

後人又以陽明之徒爲佛老兩者交譏而相矯之不相爲病入大學之道者宜折衷於斯

愼獨

小人之學從人分上用功故的然日亡君子之學從己分上用功故闇然日章闇然者獨之地也君子之學未嘗不從人分用功來而獨實其根底之地不繫人而繫之己於此著力一分則人分之尋丈也學以爲己雖人分皆己分也學以爲人雖己分亦人分也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已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爲己也隱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

獨者物之本而愼獨者格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所以動者人不可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爲使此心常知常定常靜常安常慮而常得愼之至也愼則無所不愼矣始求之好惡之機得吾誠焉所以愼之於意也因求之喜怒哀樂之發得吾正焉所以愼之於心也又求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所之得吾修焉所以愼之於身也又求之孝弟慈得吾齊焉所以愼之於家也又求之事君事長使衆得吾治焉所以愼之於國也又求之民好民惡明明德於天下焉所以愼之於天下也而實天下而本於國本於家本於身本

於心本於意本於知合於物乃所以爲愼獨也愼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卽格致之功也人以爲格致之功而不知卽明明德於天下遞先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愼獨而已矣大學言愼獨中庸亦言愼獨愼獨之外別無學也在虞廷爲允執厥中在禹爲克艱在湯爲聖敬日躋在文王爲小心翼翼至孔門始單提直指以爲學的其見於論孟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見賓承祭曰求放心皆此意也而伊洛淵源遂以一敬爲入道之門朱子則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截事至解愼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故陽明子反之曰愼獨卽是致良知卽知卽行卽動卽靜庶幾心學獨窺一

源總之獨無動靜者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愼靜亦愼
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撓遊波
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
極是也君子之學盡性而已矣盡性者止至善也性無動
靜知無動靜學亦無動靜知靜而不知動者幷其靜而非
也知動而不知靜者幷其動而非也知動知靜而不知無
動靜幷其動靜而亦非也知乎此者庶幾可以語愼獨之
學矣

絜矩

天圓而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
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
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睹聞

者效天者也由不睹而之於無所不睹由不聞而之於無所不聞地道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立一身於此而環之以家又環之以國又環之以天下雖廣狹不同矩而方之不過上下四旁之境此上下四旁之境寸寸而累之至尺必差尺尺而累之至尋丈又差又累而至於不可紀極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蓋平天下若此之難也先之以治國易易矣非徒先之以治國也又先之齊家又先之修身故易也修身之大者爲孝弟慈一家之孝弟慈一國之孝弟慈也一國之孝弟慈天下之孝弟慈也孝弟慈者明明德之大者也一人之明德千萬人之明德也寸寸而度之至尺不爽也尺尺而度之尋丈不爽也度之上下焉此尺寸此尋丈也度之左右

前後焉此尺寸此尋丈也禮之言孝也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東西南北海此尺寸此尋丈也平天下者亦推此孝弟慈而已此絜矩之說也而其功則在愼獨始獨者矩所自出之體也君子由愼獨而發之於好惡知致意誠矣因驗之於心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無不得其正則天然之矩從此出矣故其本於身而見於家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從最難整齊處較量勻停不差些子層累而進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故曰君子先愼乎德又曰必忠信以得之後儒之言曰愼獨然後可以行王道是也是故君子之絜矩也始之格物以盡其變合之致知以精其鑑授之誠意以謹其幾統之正心以括其體要之修身以立

其本施之齊家以取其則推之治國以廣其施極之明明德於天下以致其量於已爲明明德於人爲親民卽明親之至爲止至善而大人之學盡在是矣乃其大端在理財用人財者民之命而孝弟慈之所從出也君子與民同欲卽是立孝立弟立慈之方小人人人同其欲卽是興孝興弟興慈之化而人則所以分吾父母斯民之責者君子之理財也自郊圻而達於侯甸自侯甸而達於要荒如血脈之引導而無壅直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被其澤則絜矩之道得也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大抵皆爲民而設一切經制盡善皆從此出詳載周官中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此後世桑孔之所以禍人國無窮也

有天下者念之哉

大學雜言

諸生講大學一夕偶思而得之因謂諸生曰大學一篇是人道全譜試思吾輩坐下只此一身漸推開去得家國天下漸約入來得心意知然此知不是懸空起照必寄之於物纔言物而身與家國天下一齊都到面前更無欠剩卽爾諸生身上此時知在起居便有起居之物理可格知在飲食便有飲食之物理可格推此以往莫不皆然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至於意得誠至於心得正至於身得修至於家得齊至於國得治至於天下得平而先後之序自不容紊眞是天造地設規模一了百當道理非人道全譜而何

問大學首言明明德何也曰人生通天徹地只此一點靈

明就此一點靈明參出本體曰明德就此一點靈明做
出工夫曰明明德就此一點靈明所遍合處卽是親民
就此一點靈明所究竟處卽是止至善故下文卽繼之
曰知止曰知先曰知至皆靈明之入路也靈明之用大
矣哉故學以致知爲要

由知而慮分明迸出一箇光明無盡藏故自明同明皆在
其中

德無明附心而成體故曰明德心無善卽物以顯則是爲
至善

問至善之義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君子閒居
爲善亦無所不至可知此之謂止至善此之謂知止此
之謂知至而意誠此之謂愼獨卽工夫卽本體也

知止二字括盡大學工夫有定以下皆破竹之勢迎刃而解者

定靜安慮一層進一層遞出止善消息此是儒者一條眞血痕脈路弗得草草放過

問吾儒言止佛氏言止觀吾儒言定佛氏亦言定吾儒言靜佛氏亦言靜吾儒言安佛氏言安心吾儒言慮佛氏言應無所住而生心異同何如曰吾儒之學從至善來定靜安慮只是一條血脈故以能得爲究竟佛氏無善無智亦無得總爲不知止故

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受累苟能去所以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止至善

大學認定始終本末是入道之訣後儒千差萬錯只爲看此四字不透

問大學要義曰言本體喫緊得箇善字言工夫喫緊得箇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俱到處喫緊得箇知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喫緊得箇身字

止至善止諸躬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止諸躬者修身爲本也

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即是推致到極處殆止於至善則知至矣

致知在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矣

問格物之說朱王異同何如曰朱子格物之說置身於此

而窮物於彼其知馳於外故格致之後又有誠正工夫

陽明格物之說置身於此而窮物於此其知返於內故

格致之時卽是誠正工夫要之格致工夫原爲誠正而

設誠正工夫卽從格致而入先後二字皆就一時看出

非有節候是一是二自可理會

朱子格物之說其大端從詩書六藝窮討物理原是學問

正項工夫士舍此無以入道者但其工夫已做在小學

時至十五而入大學則自小學之所得者由身而達之

天下國家其第一義在格物卽就此身坐下言通大學

一書何嘗有學文遊藝之說

朱子曰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

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又曰窮理如性中

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此二條最得知本之意又曰見得義當爲便必爲利不當爲便必不爲便是物格知致此即王文成格致之說

朱子格物之說雖一草一木亦須格得十分透徹文成初學其學遂就亭前竹子用力數日而不得其說至於病因反求之心漸有悟於知行合一之旨而大學古本出焉自今觀之朱子言一草一木亦格其切於身者如周子庭前草謂其與自家生意一般便是文成本欲誣其說故專就一草一木上用工夫安得不困

文成云聞見非知良知爲知踐履非行致良知爲行言約義精直足以砭後學支離之弊然須知良知之知正是

不廢聞見致良知之行正是不廢踐履文成專就救獘一邊言耳

高存之云誠正是格致實詣處格致是誠正研究處看得此兩項一而二二而一最分曉

朱子云讀書是格物一事予謂讀書便有讀書之物可格句句讀在自身上便是知本處

格物之說古今聚訟有七十二家約之亦不過數說格之為義有訓至者程子朱子也有訓改革者楊慈湖也有訓正者王文成也有訓格式者王心齋也有訓感通者羅念菴也其義皆有所本而其說各有可通然從至為近

格物不妨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正文成所謂良知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所謂致良知也

人生千罪萬惡總坐心下不明若劃然一解非機立化如晛見雪消此外更有何事

問文成良知之說何如曰孟子言不慮而知爲良知大學言知而能慮是學而知之也學知之知卽良知之知而一至焉者專以良知言大學落文成之見

只是一箇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恰便是致知工夫

問朱子補傳之說何如曰余向嘗以邦畿四節爲釋格致今姑以朱子之意通之無不一一脗合者朱子曰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卽邦畿節意言物各有當止之理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緜蠻節意言人各知所止也朱子曰大學始敎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卽穆穆文王節意言仁敬孝慈信皆人心已知之理必如文王之敬止而後有以造其極也卽君臣父子國人之物而窮仁敬孝慈信之理推之萬物莫不皆然所爲卽物窮理也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卽聽訟節意言無訟而必由於畏志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徹見吾至善之全體而明新一貫大用隨之所得於知本之學深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表裏精粗卽本末之謂如聽

訟物之粗者而無訟其精也無訟物之表而使無訟其裏也格物者格此而已致知者知此而已然則格致傳本是完也以爲未完而補之者贅也朱子之補傳善會之卽古本之意也以爲支離而斥之者亦過也

以位而言莫大於天下而吾身爲小一物之散見又小以道而言莫大於物理而吾身亦小天下之指掌又小君子之學從位大處發願力從道大處立根基

三綱是主意而知止一節是工夫卽致知之功也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正致知在格物處故古之節承上文而列主意工夫之所在以見合一之旨誠正以上皆主意也一欲字貫下致知格物工夫也一在字合之從物格貫到天下平結盡一章大旨

誰人不知修身而不知爲天下國家之本誰人不知修身爲本而不知其爲格致誠正之修欲以入大學之道難矣

不曰壹是皆以格物爲本何也格物工夫修齊治平皆用得着誤用之安知不以末爲本惟自修身說來則格物只是格箇本末之物故修身爲本四字不可易李見羅先生曰齊治均平而不本於修則爲五伯之功利格致誠正而不本於修則爲二氏之虛無其言雖主張太過亦自有見

譬如樹木本之生意無所不貫無末非本也譬之經緯始之條理無所不引無終非始也

問中庸是大學註脚其義何如曰天命之謂性善之主也

率性之謂道德之體也民之同體也修道之謂教止善之極則也未發之中即靜中所得已發之和即慮後所得其云大本即修身之本其云達道即修身而齊治平之道也其云位育即明明德於天下之盡而慎獨一義特見於誠意章尤爲喫緊故曰中庸是大學註疏

大學一書只是要人知本中庸一書只是要人養未發之中此中字正是原原本本處

自平天下至齊家是遠之近自修身之致知是風之自致知在格物是微之顯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謂講習討論之事學原不廢講習討論只是爲明親止善而設

文王之止仁止敬眞是格物到極處然合之皆所以修身

而本之義自見至味大畏之說而益燎然於本末之辨
矣故承之曰此謂知本
緝熙二字卽文王之知止處未有止而不本於知者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主一無適爲敬
敬卽是止法故文王曰敬止又曰欽厥止安汝止此本
體工夫一齊俱到處
先儒謂誠意是人鬼關致知是夢覺關只是一關夢覺之
外更無人鬼
好惡二端最微蓋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動而未形有無
之閒爲吉之先見卽至善之體呈露處止有一善更無
不善所好在此所惡卽在彼非實有好惡兩念對偶而
發也此幾一動纔援之喜怒哀樂四者而刑賞進退生

爲依然只是此意之好惡而已

好惡二字是大學一篇骨子直貫到平天下處中間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好惡之幾所發

指視一條是曾子一生最得力學問從來說主敬心法無嚴於此者眞是字字血痕

愼獨是格物第一義纔言獨便是一物此處如何用工夫只戒謹恐懼是格此物正當處

獨者離衆而言亦卽衆而言卽自之閒然處不必言獨知贅此知字獨自有知知不離獨致自之知格自之物只是無不敬儼若思而已

小人閒居爲不善分明畫出一箇自欺情狀肺肝之見已

獻之也已之獻肺肝良知獻之也誠中形外良知之微
內外也至此而愼獨之功益不容已矣陽明先生曰良
知只是獨知時獨知一點是良知落根處於此能愼方
可推而致之故念菴有收攝保任之說

小人無獨君子無閒居

學不知本卽燕居獨處猶存表暴之迹學苟知本卽大廷
廣衆總歸闇淡之神固知獨不以地言也易云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問十手十目莫卽是肺肝之見否曰肺肝之見從人分得
來視指之加從已分得來敬肆之分也

先儒言正心之功譬如眼中著不得金銀屑豈知有所之
病正是糞土塵埃也以爲意誠之後更有正心之功者

非也

家庭中密邇之地眞是此身寫照傳神處一毫逃遯不得獨幾至微雖堯桀胥壞只是幾希至授之身心處其爲有所之病視聽之失猶可巇閃纔到家庭上種種罪過便如天來大眚之眚之

孝弟慈所以教家而成教於家者身也故下文喫緊言藏身之恕以天下藏身者恕也而以身藏天下者格致誠正之理也

未有學養子而嫁不學而知也不學而知良知也好善惡惡人有同心桀紂之於民何嘗不然只是藏身處差了故曰修身爲本又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絜矩是致知眞作用 良知中原有天然權度不爽些子但依此權度四面稱量更無欠缺不齊之處自几席之近漸推之東西南北之遠不假餘力而分量圓滿此平天下要道也

推已及人謂之恕轉推之於人人更無長短廣狹之殊所爲絜矩也矩卽恕的樣子

絜矩非難難在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譬如人能立在中央則上下四旁一齊照管俱到大學自致知後凡所好惡已能不落方所不陷偏僻故推之天下而各得其平故曰僻則爲天下僇矣

問平天下在治國於義何居曰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化先行之國人而後及於天下天下卽自國而推之故曰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大學言明德未知何物至修齊章指出孝弟慈三字孝弟慈是明德眞切處言至善又未知何物至治平章指出仁義二字仁義是至善統體處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反爲暴義之反爲利只看此四字透便是物格知至

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予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至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

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至七十時方

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按周官大宰以九職任民而九賦以斂之以九賦斂財賄而九式以用之授職任民之法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財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九賦畢起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廛二十而一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

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皆大夫卿公之采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出之餘幣斂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其九式之法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大府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荒喪其關市末征幣餘幣餘則王之羞服賜予於是
乎取之乃邦國之九貢亦畢用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
賓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
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無非式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
之貢胥有以待之侯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
服物衞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蕃服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而幣帛斿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產貢之　考工記匠人
之爲溝洫也畢起法於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
伐發也廣尺深尺謂之畎畎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遂言遂也以直遂通水而名也發遂中之土封之
而成徑徑通徒行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溝言遘也九夫之水所遘會也起溝中之土封之而

成畛畛通牛馬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言皐注潦洩如血脈流注曰洫也發洫中之土封之而成涂涂通車輿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言會也水所會也發澮中之土封之而成道道通車二軌兵賦成焉由是千井萬夫之田有川廣四仞深四仞而水於是乎終川上有路高廣如川而達於王畿葢天下之勢兩山之閒有水加疏導焉爲川以達於瀆大川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爲路以達於畿而諸疏浚之法漕輓之使畜洩以御歲封植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而井野分畫之形體秩然其於丘陵山澤不可井授者則因地形而爲之遂徑溝畛皆起法於步計畝而均分之而稼人掌下地之稼以瀦畜水使不洩以

防止水使不淫以溝蕩水使不淤以遂均水使不陂以
列舍水使得職以為灌漑利也而以放水害則澮以瀉
之夏夷草以水殄其芟春揚其芟作田也其用歸於原
委有鍾隰皐有收畢盡其地宜之利而已　春民將出
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視民畢作毋休於都然
後退夕將入亦如之入者持薪樵輕併重分而入唯班
白不任冬民既畢入婦人同巷者相從省燎火同巧拙
以夜績故女工月三十日夜參半之功月得四十五日
男女之不得其所者因相與詠歌以各言其傷行人振
木鐸而時采焉其㪅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
屋粟民無職事者有夫家之征譴辱之　凡民食日食
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而司救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三載大比遂大夫帥吏興甿屬其地治者而明其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餘六年食進功為再登曰平餘九年食為三登曰太平然後王德洽而禮樂興焉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　大司徒主民徒教起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小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地均力征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

七人而用其可用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至其起徒役也又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爲社畢出里惟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羨也然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下年一日用民之力歲無過三日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九

門人黃宗羲撰述

附錄　行狀

本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水澄里年六十八

曾祖槩妣茅氏

祖焞妣陳氏

父坡妣章氏三代皆歷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漢長沙定王劉發之後在宋有退翁先生禮徙廬陵四傳而爲揚州別駕廷玉廷玉生文質尉於山陰始爲其縣之人又四傳而生謹故明之孝子也以童子入滇脫父於戍又三傳而爲贈

兵部右侍郎鐸以其孫棟之貴也鐸生濟濟生槩槩生焞號兼峰焞生坡號蓁臺有名諸生間當其卒時太夫人章氏年二十七越五月而先生生兼峰喪其嫡子家道喪失先生依於外家從外祖章公穎受學十二歲章公在壽昌先生徒步從之學足者數月不顧也凡三上壽昌已學經義於魯念彬念彬介取裁左史授以縱橫變化之法而章公老儒墨守先輩先生從此則失彼徘徊兩岐每遇私試一題必爲二義以正者呈章公奇者呈念彬交相善也萬厤二十五年舉於鄉先生二十歲又四年成進士丁章太夫人憂先生於中門之外倚爲堊室高廣容膝日哭泣其中陶文簡望齡弔之歎曰敎衰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服闋以兼峰年老不欲出兼峰不可又一年就

遂授行人司行人當慶元枋國方興楚宗妖書之獄以陷君子先生草疏劾慶元同年生見之曰君亦曾爲老親計乎先生默然深念者數日遂請終養尋丁兼峰憂毀瘠而病病愈亦不出居家七年孫公丕揚爲太宰聞其名以原官起之充益府册封副使光宗儲位未定先生因報使竣言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未嘗宣召寢門春秋鼎盛講席不設托之阿保之手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復推之而於皇太子亦厭之也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復推之而使皇太子亦狎之也初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其議論是非若秋霜烈日朝野憚之是時崑山顧天埈宣城湯賓尹收召黨與將傳中趙沈朱之衣鉢爲小人宗主辛亥京察孫公掌計事

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禮部郎丁公元薦言太宰是聚奎等排奏丁公往復甚苦太宰既引咎去舉朝蜩螗沸羹聚族分部以丁公故端文講學之弟子也東林崑宣遂爲黨魁之目未幾而荊熊之爭起湯賓尹之居鄉以淫穢著有施氏女不受淫而死其鄉諸生頌之斷斷然賓尹恥之繼梅生者淫徐尚書之女諸生復發其事御史荊養喬以梅生蔽罪熊廷弼督學至宣則盡反其獄出梅生而撲殺諸生之爲首者爰書謂今之公案皆施湯故智蓋廷弼黨賓尹借梅生以灑賓尹耳養喬爭不得而去掌院孫公瑋議廷弼解職聽勘宣黨復大譁謂東林主使之先生上奏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

眞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巳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望而知其不同量者也儻朝廷一日賜環則人人爭按劍矣然則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者亦豈遂爲定論乎略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

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無遺憲成羞可平嗚呼學術之難言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為老莊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為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為申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為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南道御史孫光裕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祖養喬飛章攻之當是時東浙銓曹衆論屬先生同邑商周祚謂先生曰慎毋及時事且晚吏部矣先生不聽於是浙人僉曰非吾家種草可使之居相厄之地乎先生乃給假歸教授鄉里門士日進先生曰昔伊川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無自勵乎天啟元

年起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受事九日即劾奄人魏進忠
保姆客氏進忠者大逆魏忠賢未改之名也與客氏爲對
食宮衞近侍竝所親樹出于朝政威權大震而小人之攻
東林者多出其門下爲舍人故事大婚則保姆出居民間
客氏旣出熹宗涕泣不食復召之臺省倪思輝朱欽相王
心一各上疏爭俱降謫先生言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
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
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
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
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古者公卿有罪則
下廷議而理之不聞以其禁中決也今朝逐一諫官中旨
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

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拂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斜封之勅鈎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奉旨罰俸御史董翼請啟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先生曰自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孟孫氏亦然顏路曾皙伯魚進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上路之長也點之賢

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年之長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學宮啟聖祠當罷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其禮樂豈可降乎在太學從天子在郡邑從諸侯翼出疏辯先生與之往復乃兩報罷光宗升祔議祧憲宗先生曰興獻帝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當祧祧憲宗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宗廟之禮庶幾無憾不聽廣寧之役先生請先問在內者之罪而後及於在外者其所列崔文昇盧受楊鎬李如楨皆黨人之所庇也焚會試錄於孝陵轉光祿寺添註寺丞未至陞尚寶司少卿又陞太僕寺添註少卿先生疏辭不允繼

以告病回籍或謂先生曰令甲無小臣辭官禮先生曰廉恥之在人不因小臣而奪也曰衆君子在位國事可爲何若是其恝耶先生曰進退之義不明而欲正君匡俗未之有聞四年起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又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眞才山林無姱節陸沈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敢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時朝局已變逆閹明攬大政內批劉某藐視朝廷矯情厭世革職爲民追奪誥命鈎黨之禍蔓延天下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袁忠

愍化中周忠毅朝瑞顧裕愍大章死詔獄先生作賦哀正
直暴奸邪悲歌慷慨若旦暮從而遊者高忠憲聞之曰此
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
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
牆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嘗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
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先生
然之輟講遁跡而惠公世揚被逮招辭連染先生有詭行
頗僻之劉某狠心辣手之黃某先忠端公諱語先生自分不免
以子托之門人陳堯年緹騎入浙家人惶遽先生曰毋恐
寧今日而知有是乎既而知其逮先忠端公也先忠端公
至郡先生餞之蕭寺危言深論涕泣流連而別謂門人曰
吾平生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此中怦怦欲

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思陵登極黨禁解先生出弔蒙難諸賢無錫則高忠憲吳門則周忠介順昌江陰則繆文貞昌期李忠毅仲達桐城則左忠毅吳江則周忠毅宗建姚江則先忠端公皆爲文哭之拂拭其棺塵而去楊忠烈周忠惠起元俱以辦香告哀又請建五君子祠於西湖風厲浙人先忠端公與魏忠節忠節之子學洢生於浙周忠毅官於浙高忠憲講學於浙也崇禎二年起順天府府尹上方綜核名實分別功罪羣臣救過不遑先生曰皇上具大有爲之資未有以二帝三王之道進之故使爲治不得其方於是矢責難之義而上言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閉與亂同事以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憂

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試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出塞為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搏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尅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為病甚於加賦以若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頃者陛下嚴

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鴻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矣又勅問既往積弊相仍事屬曖昧比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

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
以希法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六
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
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
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
自知者於爲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
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
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
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巳一日躋於
堯舜矣上見疏不懌批爲迂濶未幾京師戒嚴先生曰吾
守土官當以民生爲急請捐門稅以通煤米行保甲法以
核奸細發內帑二萬金三分之一食餓者一賚守陴者一

給戰士有妻子者出太倉米數千石平糶價遵化難民集京師日以千計議置之郊關先生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毋煩諸君過慮也分遣僚佐出城籍其姓名里業給驗以入分處蘭若無失所上自聞警不出視朝章奏皆留中不報中旨辦布囊八百宮奴競獻馬騾又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匹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動皇上者吾守土官義當與城存亡乃詣午門叩頭奏曰國勢之强弱視人心之安否又必皇上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安臣請皇上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之外無有它計一面批發章奏勿輕羣策俯伏待報自晨至暮中涓傳旨先生始退復造閣門揖輔臣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𡾟𡾟宗周雖竭愚誠不足

上悚主聽閣下可不力爲之所輔臣曰公且休矣走也得閒圖之已而上收督師袁崇煥於詔獄大學士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皆坐煥黨簿閒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益疑羣臣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爲總理統諸帥召白衣申甫授以副將軍又以奄人提督京營協理城守一切刑賞皆亂先生諫曰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乃曰聖謨淵遠悉取獨斷如軍旅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而今使邊將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人援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

武臣若矣張鴻功侯世祿皆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萬一滿桂失事文何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於是降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閫以外將次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魚朝恩童貫千古炯鑑皇上幡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書御不報越二日桂甫以敗沒聞自上誅逆奄之後凡由逆奄而至大官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小人由奇計以翻案行間金數萬於外而後疆場之事起上亦不能無惑志首輔韓爌左都御史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守次第罷官動以東林爲口實先生言萬厤之季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東林名卒構逆璫之禍以死皐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

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黨卽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淸謹在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識者方謂老成不可不惜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網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留中滿桂旣敗上出總兵馬世龍於獄爲總理召張鳳翼爲總督御史吳阿衡爲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未嘗接一戰先生劾之曰今所稱閫以外將將之任者非張鳳翼乎鳳翼依附奄人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之田間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朝廷亦何利有此尚方

付之坐觀之手乎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佐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由是而白簡不聞其風采猶足觀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從前所以治天下者不可不更也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苟法天必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督責朘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又因及一切詿誤者重者以杖死輕

者以謫去紛紛狠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
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囘奏獲罪也亦處之以
詔獄懲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罔
則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矣臣願
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有罪一概下
法司處分寬應昌以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
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
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
必盡又督及來年之預征有司有違司道有罰節節追呼
閭閻中旣已不勝驛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汚吏卽
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
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釜魚甑塵之風空谷

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撫之而有餘勘蘇玫賊詔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勿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勿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周延儒溫體仁方窺伺上意新得相位見而惡之以先生禱旱稱疾激上怒上詰曰除新餉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劉宗周必有便計即明白奏來先生言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

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淸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淸賦之法淸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淸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淸役之法淸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淸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刀錐者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富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乂安而四方不從之賓服者上復以爲迂濶上意在功利先生封章多扞格不入遂請告旨許回籍先生之抵京

步也風裁孤峻其遇豪貴不啻利刃之齒腐朽每坐堂皇奄人闖入言事先生不應或出語相訶誶先生若爲不聞也者治事自如奄人計窮反笑而謝曰公執拗人吾固知其如是也武清伯奴子與諸生爭道諸生受毆投牒先生使吏入武清家捕之武清及門言狀先生拒不見曰奴辱士而主擁護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知不可但已別遣一奴先生心識其僞也令其自理爭道之由奴不能答叱之去乃撲前吏而推捕益急始出之捶撲數十何校武清門外先生厲禁倡優輦轂之下優人服飾有千金以上者一日先生出籠儀纍纍不及避停車向問曰此司禮太監樂器先生曰干禁者卽公侯不汝貸也況宮奴乎焚之通衢單丁下戸則緩其銜鞠周其情隱雖兵革匡勷

皆有恃而不恐先生出門都人罷市而哭八年溫體仁久居政地導上以繁刑厚斂海內盜起臺諫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上念輔相不得其人進大小九卿詹翰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以孫愼行林釬及先生上上降詔召三臣入長吏推促上道蔣擢文文肅震孟直閣起用黃漳浦道周上意頗欲更始而體仁乃大懼亟稱疾愈入直明年正月召對於文華殿孫文介病卒先生與林釬俱入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釬爲支吾之語以逢上先生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

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寛有司之參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參罰不可言蓋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詩云廢爲盜賊莫知其繇臣竊痛之上又問兵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內治既修則遠人自服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勿屆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宗周之言也兩杖相撞鼙鼓興尸之際於此時而

說干羽兩階耶傳旨林釺入閣劉宗周别用陞工部左侍郎先生上封事曰皇上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出塞而王人銳口承當已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廠衛司機務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

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撲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厭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徵收酷吏之威惟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

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鑑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渙散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鎭之釁愼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今之所以日勤聖慮者亦何有哉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

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海知中國有
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又奚煩於觀兵哉此聖人以道
治天下之明効也然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
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
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
其獨體而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上覽
之大怒命文書官口傳重擬次輔錢士升票擬以進上猶
謂其輕也發改票溫體仁從重票擬上之每票擬至御前
上手先生之疏必繙閱數過起行數匝久之而意解難曰
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
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告朝廷如流冦靜聽其窮中
原豈堪盤據烽火照於甘泉虛文何以撐拄若封疆甘心

棄置貪欺一任所爲宋無三釁終困外國可爲前鑑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乃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先生復言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已具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凛之即此一念謹凛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㳂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葢天下之治從本原

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工作繁興度支告匱上命諸臣捐助溫體仁與勳臣朱純臣爲倡又議罷明年朝覲聽其進奉先生諫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國步艱難孰爲匪躬自効者而瑣瑣進奉何當報稱乃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而議以捐助罷議遂行之辱國滋甚上不悅然上意欲大用先生會推閣員廷臣一再推俱不及上皆置之三推始以姓名上上將點用而溫體仁大懼募會稽人許瑚上疏謂先生才諝不足道學有餘上疑瑚同邑知之必眞乃已體仁益修黨人之隙舉動決裂先生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念上欲求治而爲體仁所蔽荷上殊絕之知潔身去

國所不忍也復上疏曰臣惟皇上勤心遠略夙興夜寐而邦畿震蕩禍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假手於門戶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譴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結一捲土之局則朝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翼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

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平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

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幷逐其人而光辰遂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

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已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亟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內批邊臣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疏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始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已巳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舛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顚倒是非姑著革職爲民十四

年起吏部左侍郎上知先生而溫體仁害之體仁去後薛
國觀傳其衣鉢國觀以罪死上念先生者久之適會推少
宰上意不屬臨朝而歎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
莫能及也罷朝遣文書官傳諭吏部而用之再疏請告上
不可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
一涉功利皆爲苟且上書明之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
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
也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臣請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
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
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
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

矣此愼獨之說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愼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効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莫之與豈非知人之道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巳取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眞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讜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天

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以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必也求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朝廷始請自今百僚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厰衞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耻之坊由是化羣臣以化兆民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一面經略農田悉捐天下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陛下但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終以爲迂濶不能施用也先生未至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冬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上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

察院之職在於正已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
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
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由是而求之諸御史端
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
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
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奏上曰已有旨了乃謝恩退而列
風紀六事以上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馮
從吾爲贊宗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復天下社學選明德
老成者爲之師聚里中彥士教之一曰貞法守自今一切
輕重獄詞聽三法司聽斷不得下詔獄其有不公不法五
城御史覺察之廉其情罪之重送刑部究擬一曰崇國體
自今若令大臣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

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始收繫其他卽以其
罪行遣一日清伏奸自今朝紳交結近侍蹤跡顯著者立
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勑
類糾封官同傳奉者臣衙門以白簡從事一日懲官邪官
之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自今有輦金入長
安者臣畢辭檄之立置三尺一日飭吏治察吏之責專在
巡方天下事事宜歸倅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毫不可骩
且亟罷滅俸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上雖可之亦不能盡
行也御史王孫蕃劾奄人劉元斌縱兵搜牢疏未下而元
斌辯入上知爲司禮秉筆奄人王裕民所漏也并下裕民
三法司雜治之尋改刑部徐忠襄石麒以侍郎署事擬裕
民戍仍列院寺姓名於疏上怒三法司故縱召入面詰之

先生趨朝而忠襄始出爰書入對上首傳先生責以擬律不當先生對日此事非臣鞫問不敢妄奏上益怒其謂委先生對曰前下法司臣未受事後改刑部臣不得與聞然閱石麒具案已曲盡情事上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辟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先生對曰司寇所執者三尺法耳法如是而止石麒非有意貸裕民也上曰裕民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先生對曰就事論事裕民之罪止於是若內廷有歷徽之奸自有聖斷在非臣等所知也越日裕民棄市已又京師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造次此臣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

九廟之靈逮致巨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上曰責重朕心亦是但雄盧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敵乎周延儒之再相也起用正人一反其曩日妒賢嫉能之政而君子亦遂喜其附己深相結納乃獨不能得之於先生每朝畢士大夫多與延儒接迹屏語先生魁然孤峙士大夫皆慚而止會考選推知多以賑濟建城防河諸名色滅俸行取郎署有自行陳乞者皆通賄於延儒先生言禮義廉恥士君子居身之本係焉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今不離是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旣不恤又奚有異日立殿廷爭可否其爲植黨營私欺君罔上有必至者延儒不悅授意於兵部尚書張公國維令以邊才錄用其

私人國維薦某某等皆知兵請上考定次第太宰鄭公三俊曰考選者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況樞部乎上疏明職掌宜俟部院考後再請而裁否則爲侵官上怒召吏部都察院出其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臣何謂侵官三俊對曰考選之屬部院祖宗舊制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總攬大權而在臣等亦得盡職掌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有論列明而其人傾邪者有論列庸而其人樸實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乞從宰臣請幸甚上不可宣旨召候考官時敏等十二員對畢先生又奏曰聆諸臣

奏對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再考上默然已俱
授兵科給事中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先生
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實臣生平不
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上革孫順王
育民職法司提問先生又申飭憲綱上讀至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意不懌先是會推閣員一時聲名之士多與焉
小人忌之爲無名子書粘之殿壁以當路二十四人分配
二十四氣上亦遂疑會推之事此二十四人中有把持其
間者成吏部尚書李長庚罷左都御史王道直至是上戒
臺省代人規卸爲人出缺給事中姜埰上言皇上何所聞
而云然此奸人工爲蜚語以中君子即二十四氣之故智
也然事故非無據者上怒其黨比行人司副熊開元奏劾

周延儒於上前請避左右上許之而延儒獨留開元請并避延儒上曰即所言機密輔臣豈得不與開元乃奏延儒不足當國狀然延儒在旁開元故氣奪而辭蹇退而補疏又漏奪失次上怒其陰陽反覆乃下姜埰熊開元於詔獄先生曰皇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九卿當公疏救之鄭太宰以下皆唯唯閏十一月己未召對羣臣皆候於廷相傳有密旨授錦衣衛官賜姜埰熊開元死先生曰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空署爭之必得收發司寇而後已否則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亦唯唯上御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薦西人湯若望善火器請上召試先生奏曰御史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

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
屯戍之法概置不講恃火器爲司命今破城陷邑豈無火
器而然哉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
反爲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
法修舉數十年無窺邊者未嘗專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
國威所以愈頓也湯若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
舜之世今又作爲奇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
放還本國永絶異教上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
命其監制何必深求若仁義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
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
修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閫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
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

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修法紀之大端也上曰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對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督寧薊關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既忽邊防聽其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曰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

疑爾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慨然引爲皇極主於
是進賢才以資治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
宗社幸甚上曰目下烽火逼甸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
極如何整頓先生對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
將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
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而於以制禦邊鄙不難矣然有
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
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
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
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
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口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
之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

先才而後守先生對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對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勅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埰熊開元不能力上拒不納禮部以下無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皇上度量卓越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鑒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

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勑下法司原情定罪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對曰掌衛刑者多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者也每聽寺人之役使勢不容於不私矣即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確直與開元並無交與實從君德起見請皇上勿疑

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寬宥上
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出待罪朝房內降劉宗周愎拘
偏迂朕累優容念其新任望之更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
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
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級調外用上雖怒先生亦遂不敢
寘姜埰熊開元於死而發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
怒杖埰開元各百刑部尚書徐石麒奪官先生以未解嚴
不忍恝然竟去出止門外之僧舍士大夫問學者交錯於
途時李忠文邦華代先生而未至鄉太宰上疏留先生計
吏先生遂行其冬東陽亂浙之在朝者公疏請練鄉勇浙
西徐忠襄主之副以在籍臨司錢繼登浙東先生主之副
以在籍給事中姜應甲制曰可北變聞先生徒跣慟哭謂

諸生曰既不能戮力圖君以至於此又不能身先討賊可斬我頭謝先帝君等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也諸生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縞素發喪檄召四方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乃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尚當先驅効死遂荷戈出從者數千人守道王鄴噤不能發一語先生曰此不足與謀乃至行省語巡撫黃鳴俊一面發喪一面整旅北進鳴俊請少鎮靜以安人心先生勃然變色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讐乃反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而退明日士民洶洶聚先生所不散鳴俊來先生指而示之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亦莫若發喪出師也鳴俊曰

故事發喪必待哀詔先生曰嘻此言其嘗也今日須詔者何人安所得哀詔乎夫禮有嘗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公卽疑凶問亦當行哭廟禮嗚俊不得已從之於五月甲午行禮佑聖觀先生尺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數萬聲震屋瓦先生問師期嗚俊以甲仗未備對先生曰出師而後甲仗從之向者語公以勤王而不應今再爲觀望計吾儕蹈東海而死耳嗚俊唯唯而使其客以封守言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猶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先生度嗚俊不能用乃與章公正宸熊公汝霖朱公大典召募義旅將出而福王監國之詔至先生乃解初有說先生入南中定策者先生曰在我有赴難討賊而已

餘非所知詔起原官先生言一旦遘此鞠凶臣卽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敗席藁以待上批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今憂患相倚無以難進爲辭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屛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鎭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

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
重撫臣事權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
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收侯
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
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臣既封中璫隨
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
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
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
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
人心尤宜誅絕又言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
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
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

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開道北進檄燕中之父老起塞上之名王哭九廟措梓宮訪諸王薦無容自諉者更不然而起閫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鎭合謀急擊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奄定案前後詔書偏異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臣爲今日問罪之師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上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

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核舊官賅拜昌言宣付史館
弘光帝之立也羣臣意多不屬中樞史公可法以七不可
寓書於總督馬士英七不可者言其好色好酒好貨不孝
不讀書侵有司近匪人也士英與其客阮大鋮楊文驄謀
之大鋮則入而交關於誠意伯劉孔昭吏科李沾以爲內
主文驄則出而迎弘光於淮上史公儒緩未定議而四鎮
之納弘光者已至江上錯愕迎拜既登極士英乃以鳳陽
總督印印前書宣示中外史公內不自安以政府讓士英
而出太宰張公慎言起用吳甡鄭三俊孔昭以爲急黨人
緩定策遂廷叱之召阮大鋮陛見用奄人治兵調食修援
立之報日不暇給方利思陵之禍凡言討賊者詘之先生
連疏請告不得遂言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爲君

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泰之理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馬士英乎於是李沾佟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矣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至不難遣撫臣道臣以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信而置若弈棋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鎭以慰之安得不競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京營

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而不意文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為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閫臣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册允為弘光第一美政宗社幸甚上報曰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宮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望其速入面諸大政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其不能致先生以為天下笑反急先生之一出於是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

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
天子也奸人朱統𨭟言先
生請移蹕鳳陽蓋謂鳳陽高牆之所欲以罪宗處皇上而
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所當急備四鎮皆言
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高傑劉澤清
遣刺客數輩往先生危坐僧舍終日無惰容刺客亦心折
不敢犯天下之惡名皆去不知所之黃鳴俊入覲其兵抵
京口與防江兵閧殺士英一聞浙兵則以統𨭟之言爲信
亦震恐上傳云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
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日搆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
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
先生不得已受命上言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

先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各衙門而交結近侍爲罔上行私臣院皆得過而問之臺省諫廠衛給事中袁彭年論外先生言廠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而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長此不已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奸宗社之禍所不忍言尋以阮大鋮爲兵部右侍郎先生諫曰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之辨而才次之六鋮而才臣慮其爲黨邪害正之才病世道而有餘其進其退江左之興衰繫焉 上批大鋮進退繫江左安

危辰否確論先生又再疏請告　尋馳驛歸先生去國無不
唏嘘感嘆老校盧兒亦相聚而語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
其後左良玉移檄亦以不聽先生罪士英從民望也弘光
元年五月南都亡潞王監國先生語守道于穎爲戰守計
不應已而潰兵東渡人心俶擾先生曰馬兵不北進而東
來蓋逃也逃則可誅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
而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由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
者皆可誅穎乃縛奄人屈尚忠撲殺之而上疏請誅士英
先生謂不必俟命下立發第二第三疏令人心悚然知大
義之所在然穎亦終無所措置　六月丙寅日十五　先生聞監
國降方食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遂不食諸生請
曰今日繫天下望者先生也先生何遂言死先生曰向者

累請于公城守褒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在余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今上蒙塵宜死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諸生曰不然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余老矣力不能勝子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余之所守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故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丁卯諸生請先生出城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諸生曰古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城降矣卽欲死豈先生死所先生曰然戊辰先生辭祖廟出居郭外之水心菴癸酉門人王毓蓍自沈於柳橋先生

聞之曰王生死吾尚何濡滯哉秦祖軾曰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則有文山疊山袁閬故事在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尚有望於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監國降矣猶曰俟吾越爲一成一旅乎而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必待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然猶不死則以九十三歲老母在戀戀難自決耳我又何戀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

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王玄趾（毓蓍字）赴水而死所謂士死義也玄趾眞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丙子辭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投洋中顧久不得溺舟子入水扶之而出會聘書至先生口授答曰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俟遷延遺玷名教戊寅遷楊枋王毓蓍侍先生字呼之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

芝曰然語及毓蓍死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又曰始吾不食數日渴甚飲茶覺如甘露因知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毓芝問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泰然如是而已庚辰秦祖軾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書之先生曰偶然爾吾感熊雨殷字汝霖而賦此初先生招雨殷入越雨殷上書陳方略纖而寂然故也先生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庵胷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

同流葢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幾矣嗣子汋請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屬之曰死後葬吾於下蔣碑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泣然淚下曰吾平生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已而曰胷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辛巳朔先生謂毓芝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門士有傳金華建義請先生忍死待之先生曰古

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倡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待爲門士固請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問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死生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先生謂應鰲曰頻夜夢見朱文公應鰲曰先生固文公後身竊謂先生學問精切入微處當軼文公而上之至其晚年自焚諫草號遯翁先生今日所遭微不同耳先生曰還讓先賢應鰲曰鰲非阿所好先生之學直是去聖不遠先生勃然曰不意汝言狂悖乃爾乙酉先生撫心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問先生自裁不出他途而

必以絕食者非但從容就義益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不答丁亥祁忠敏彪佳投水死王毓蓍以告先生已不能言張目舉手者再指几上筆硯至則書一魯字毓蓍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頷之戊子先生卒前後絕食二十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日卒猶不瞑娶章氏贈一品夫人子一汋字伯繩能傳先生之學學者宗之亞於先生女三壻諸生陳剛王毓蓍秦祖軾孫男四茂林士林長林道林而茂林則義之甥也孫女一適吳善禎先生之學始自外祖章公穎公號南洲陶文簡周寧宇名應中皆出其門喜與門士激揚風節先生心竊慕之長師許敬菴先生孚遠已交劉靜之永澄丁長孺元薦而入東林與高忠憲問答首善書院初立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主講席忠介宗解悟恭定

重躬行先生爲兩家騎郵通彼我之懷忠憲忠介恭定既沒講學中絕先生始有證人社之會南都而後門人問學者先生曰守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皐比而講學論道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先生宗旨爲愼獨始從主敬入門中年專用愼獨工夫愼則敬敬則誠晚年愈精微愈平實本體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亦并無這些子可指合於無聲無臭之本然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故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其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問愼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只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靜存不得力纔喜

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無工夫可用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門人葉潤山廷秀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只在意上益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如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省察即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又存個何物養又養個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為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為偽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而為三乎潤山曰然則學問之要

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潤 山曰幾者動之微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个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誤也雖然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毫末增毫末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毫末減毫末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愼獨之功必於斯爲至也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者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

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蓋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工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問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幾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謂程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个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卻不肎下个動字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義之德也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

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人有無七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儒者若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陰之靜也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謂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後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

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不知一奇即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即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即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知此則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性粵自大學中庸散於禮記程朱表章以爲心學之書有功於道術信乎不淺而後之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道心溷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際中體落於偏枯二書矛盾非先生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以知未發之中即誠意之眞體段而二書相爲表裏也當是時浙河

東之學新建一傳而爲王龍溪畿再傳而爲周海門汝登
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爲陶石梁奭齡輔之
以姚江之沈國謨管宗聖史孝咸而密雲悟之禪又入之
會稽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闔之術鼓動以行其教證人
之會石梁與先生分席而講而又爲會於白馬山雜以因
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石梁言識得本體不用
工夫先生曰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後遂
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爲無忌憚之
歸而已其徒甚不然之曰識認即工夫惡得少之先生曰
識認終屬想象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
據以爲了徹也其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
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

嚮之間乎先生以謂新建之流弊亦新建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有以啟之也其駁天泉證道記曰新建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其駁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止因新建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非大學之本旨明矣蓋先生於新建之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辨難不遺餘力

而新建之旨復顯先生以禮記雜出漢人之手記中夫子之言皆出家語有去其問答私爲已有者於是取而考定爲尚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傳二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劉敞補鄉飲酒義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劉敞補喪記三篇喪義四篇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餘簡樂記附鍾呂考倒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禮察保傅餘簡還賈誼勸學還荀子其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表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

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赤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子等書）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兵少間（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弟子行皆從側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學記上（文王世子大戴保傳）學記下（本文）四書曰曾子（十篇）論語孟子子思子（中庸）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合璧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谿之曰連珠附以喫緊三關一曰人已二曰敬肆三曰迷悟言求仁所有事也擇五子書之醇者解之爲聖學宗要周子則太極圖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塞源拔本論先生謂朱

子著大學於誠意章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疏矣至愼獨二字明是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愼獨二字認取而欲綴敬於愼獨之前所謂握燈而索照也作誠意章章句袁了凡功過册盛行因而有做爲遷改格者善與過對舉先生曰此意最害道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路頭不淸未有不入於邪者故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也作人譜太極圖說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爲人人合德爲聖先生獨言人卽天卽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作讀

易圖說先生在京邸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從而詮次之毎卦首彖辭次爻辭次彖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方圓圖皆與先儒不同以發明太極卽在陰陽之中作古文易抄以方文正孝孺從宋潛溪得金華何王金許之脈有明理學當爲第一作遜志正學錄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末學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也作陽明傳信錄有明學術龐雜先生依名臣言行錄例以次諸儒有特書者有附見者不以成論爲然薛敬軒陳白沙羅整庵王龍溪皆有貶辭而方文正吳康齋人所不屬者先生以正

傳歸之又常謂義陽明之後不失其傳者鄒東廓羅念庵耳作有明道統錄先生自家庭以至宗族朋友鄉黨施之無不各當其節其事太夫人也以筋力致養柴水之事皆躬親之兼峰公病先生俯伏左右抱扶臥起身爲薦席居喪則歠粥飲水闔門蔬食次女患痢醫用黃雞爲藥先生勿許也三世七喪尚在淺土先生營立塚墓御史徐縉芳資之百金先生謝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郎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勿污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惟有先人一事試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御史不敢復言事女兄如母女兄病瘵醫藥之資力所不能致者致之先生赴官聞其不豫輕舸徑返卒則養其子子卒又養其孫曰聊以終吾事母之念

嗣叔母朱氏無子先生迎養於家朱氏欲異居先生輒自艾曰古人數世同居今吾一叔母不能安其心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再從弟宗祐流落閩中先生尋歸冬月製衣家人與之以布先生見而恚曰兄弟一體弟衣布兄能安於帛耶易之初劉氏家廟所行皆世俗之禮先生一一正之置祀田輯宗譜乃立宗長一人總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齒宗幹一人司錢穀宗糾一人司賞罰舉宗之事皆質成於宗長宗長未聽而投牒於官者罪之月朔宗長率宗人而謁廟有善惡皆書之置義田百畝定卹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娶五卹喪六助婚罪人與焉婦不卹先生自終養歸閒許敬菴先生之卒於途中不至家而往哭焉丁長孺劉靜之卒後每過必哭先生不妄交

其平生希聲慕義於先生者滿天下所稱性命之友則周寧宇高忠憲丁長孺劉靜之魏忠節先忠端公六人而已崇禎八年十年越郡饑先生募米分遣諸生賑之全活五萬餘人十三年又饑煮粥平糶活者又萬人郡邑下教每坊積米二百石爲明年平糶張本先生所居昌安坊即以所積爲社倉損益舊法行之一坊遂無饑者鄉黨有寃結先生必爲之平理奸吏跼蹐唯恐先生之知也先生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在家强半敎授僦帷穿榻瓦竈破釜不改儒生之舊士大夫飾其輿服而來者不覺慚阻故見先生者多毀衣以入甲戌乙亥之閒先生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其價爲之頓高先生飯客不過數器而士大夫之享先生者亦遂以乾飯寒漿先生未嘗不心

知其僞也會稽令趙士謁問疾至先生傷前見其羸陋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丁巳京察劉廷元韓浚肆怨於東林上謁時爲考功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謁之親見者也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方閉門掃軌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都督劉應國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得見先生不覺喜極而悲也金壇周仲馭鑣謁先生先生留之飯仲馭語人以七箸長短若何杯盤大小若何爲一生未有之樂郎官秦祖襄入京止宿逆旅僕從紛紜主人供應不給周視同旅者一人幅巾危坐童子侍側問之曰劉都御史也祖襄惶恐遁去其爲世所欣慕畏憚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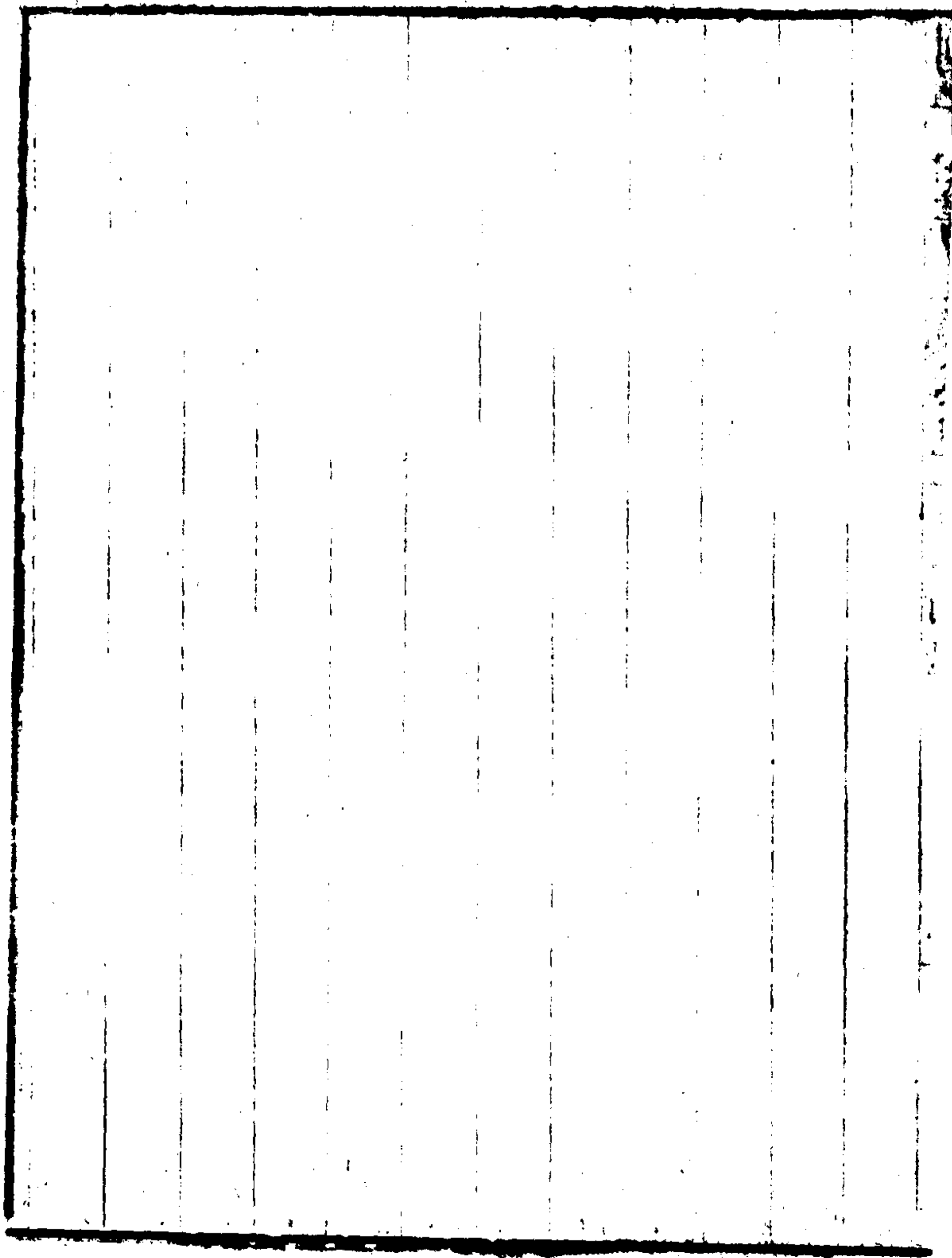
先生門牆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辭色君子亦未嘗不望崖而返周延儒使其客薦誠於先生先生不答其後有爲馬士英言者曰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爲君子國事爲重不宜拒絕太深先生亦不答有司馬自附君子先生惡其佞也同朝不交一言司馬毎晨必詣先生言事先生默坐司馬瀾翻布穀言盡而去黄忠烈祭告禹陵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倘佯山水之日忠烈聞之即行先生德日愼小心日謙微官行人時夢轉衞經歷不樂覺而自責曰此夢從何來終有不忘榮進念頭在乃知平日滿腔子都是聲色貨利不經夢覺自不察耳待罪中左門時諸生惲日初欲上書留先生於經筵先生聞之曰僕自反必是名利塲打不過洗不淨盡有一種聲音笑貌

爲人所覦及處至使朋友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䫺不易過也世之言先生者無不曰其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似胡澹庵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至先生之所以告思陵者歸本德化不宜急急以兵食爲先務學術不明小儒不知猶道往往信不能及卒之思陵以爲勦寇則必強兵強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加派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豈知驅天下之民而盡歸於寇餉無所出而愈不足兵無所食而愈不強其無兵無食者皆於務兵食一念始基之也思陵亦時憶先生之言罷而召召而罷終不能用而天下事已去矣然後知先生之言爲思陵對證之藥也其時爲救時之論者以爲朝野屬意於先生先生稍舒其威嚴則前之陽羨後之貴陽不至

決裂如是此說在孟子杜尺直尋之喻也天下人心方趨於假借由假借而至於無所不爲江河日下先生而假借一時之國未必不亡而千古之聖學先亡矣浙中之爲禪學者以爲忠義名節無關於理學而先生淸心忌惡終陷黨議是意氣之未融也蕺閩之子朱子矣風俗頹弊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萬麻以來排擯詆辱出而殺君子者多自浙人蓋由宋至今浴之爲俗故朝廷之上成之爲黨遂使草野之間講之爲學非先生與先忠端魏忠節三數公振拔汙險之中則亦何以使忠義名節如今日之浙之盛也先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

心之性情分人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為心分性為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為性未發為靜已發為動先生曰存發一機動靜一理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則彼皆非與曰孔子已言之矣吾道一以貫之工夫之與本體有二者便不一也書曰德唯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自有六經以來未之有改也先生生於萬厤六年正月戊寅享年六十有八卒之後三年葬於城東南二十里下蔣之原海寧吳忠節麟徵於壬戌榜前夢至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為文信公過零丁洋詩問之在旁者曰此隱士劉某也覺而不知為何如人

已而有言之者曰此講學之劉先生也忠節識之忠節死國難甬陸符謂義曰夢驗於忠節將無驗於先生乎盍以忠節之誌銘請於先生以當之也義然之先生身殉宇宙關乎晦明嗟乎吾黨之愚也義幼而孤鄉邑之間多逆奄之黨人推築之無所不至先生從而封殖之曰不使白安先生（先忠端公別號）之未亡友也有致難於其家者不使請以螳臂當之衰門由是得安長授先生教誨質性下愚亦自謂書本中可以自得痛掌血痕不沾牛革今也稍有所知而脊說橫流微言將散高天厚地此恨何極因次其始終先生之學術庶幾存其十一而思陵欲治天下之心亦耿然而見之也謹狀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上

門人董　瑒編次

附錄二　年譜上

嗚呼汋不孝罹先君子之變八年矣既不能殞從地下銜哀忍恥强偸視息以至於今罪無所逃乃更欲進而操筆𧬊臚生平遺行將何以爲心乎嗚呼痛哉惟是先君子之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間代一人爲海內學士大夫所尊信久矣必得名世鴻文始可垂諸不朽顧使汋以毀辱自屛日居月諸莫知所紀述則卽有秉如椽者欲起而論次之將何以爲徵信之本是先君子之學或近盛於一時浸至汶汶於後世也嗚呼言及此而汋之罪愈

有不可言者矣爰不自揣摭拾大端輯爲年譜二卷雖荒隕之辭無當淵微萬一然於立朝居身梗概畧具是矣稱曰先生明非一家私言也表之歲月聊著事實次第也倘邀惠立德立言大君子不以汋之無文俯垂採擇賜以發明庶幾先君子之學傳之無窮而汋不孝之罪亦得少逭於萬一云

謹匍匐稽顙以請不孝孤哀子劉汋泣血謹識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姓劉氏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至宋而有退翁先生諱禮者嘗與從父通判廣德軍確分鎮浮梁破賊陷竄居廬陵四傳廷玉官揚州別駕卒於官葬揚州子文質元成宗大德中以才辟山陰縣幕遂家焉爲郡城水澄里人入明四世孫

謹童稱赴滇南覓父骸世稱爲至孝詳在郡志又三傳怡軒公鐸以孫棟貴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生守直公濟是爲先生高祖守直公生茅山公桀爲先生曾祖茅山公娶茅氏生兼峯公焞爲先生祖兼峯公坦衷曠懷以道自適中年喪偶哭子田廬盡廢退耕麻溪山佐以樵漁所種埆田數畝多種秫爲釀屋旁植果樹錯以名卉遇果熟花開山鄰畢集陶然命醉有時突無烟冬無纊而興味逌逌有以自遣其安貧樂道有得之性成者公娶陳氏生三子伯諱坡號秦臺卽先生考也幼穎異甫齠能文長補邑庠生三試棘闈不售而卒性至孝年十六居母陳夫人喪哀毀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大母茅夫人没方預賓

興爲號泣罷試妣章氏南洲公穎之女也當秦臺公
卒章夫人年二十七抱一息女誓以死殉而先生方
在娠南洲公以大義勉之生閱五月先生生及貴奉
詔旌表貞節祖考兩世皆以先生官京兆尹遇皇太
子冊立恩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祖妣泊妣贈淑
人福王監國先生官南憲列進宮銜曾祖以下宜贈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如先生官曾祖妣以下宜贈一
品夫人先生辭不受先生長而念秦臺公之不及見
也別號念臺以志痛學者稱念臺先生晚更號克念
子勵學也又家於蕺山時稱蕺山長

明萬麻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

是爲正月二十六日卯時戊寅乙卯戊寅乙卯時家計浸落外

大母楊念太夫人不置彌月召太夫人攜先生如道墟先生生而清異人以寒玉稱之比壯丰骨拔羣龍晴劍眉長體脩髯望而知爲非常人

萬厯十年壬午先生五歲

隨太夫人依章氏

先是太夫人雖返章猶往來舅氏兼峯公所脩徃餕之禮無何水澄廬舍鬻於宗人兼峯公僦居所親韓踰年再徙麻溪之山庄公尚有仲季二子仲子中望公出贅朱季子秦屛公隨侍左右時飄泊散處無可爲家太夫人歸不能暫棲止日夜哭求死南洲公傷之請止太夫人於其家而時致脩旨以爲敬兼峯公許之自是太夫人與先生依章氏會楊安人巳故依

昆弟以居太夫人躬操紡績以自給

萬厤十二年甲申先生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塾師事趙公某

萬厤十三年乙酉先生八歲

是歲先生從季叔秦屏公授論語公設科嚴所進同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先生率公教無曠課公憐愛有加

萬厤十四年丙戌先生九歲

是歲先生從學於族舅章公某先生弱不好弄飯畢即就學舍往來肅躬而行不他顧不疾趨見者異之

萬厤十五年丁亥先生十歲

太夫人不能爲先生具脩脯命從外大父南洲公授

書公設教四方海內尊師之登科第者數十人吾鄉賢者如寧宇周公石簣陶公皆出其門老而閒墊於家先生從之學公性剛毅善啓發然豪於飲每旦授書扃學舍出飲里中諸生窺公出皆逸去先生獨坐讀自若及歸考課諸生並受箠笞於先生一無所施公居恆稱曰暘必有成晚侍公膳公琅琅談古人忠孝節義不倦先生傾耳而聽心竊慕之故自幼恥爲干祿之學夜則傍太夫人讀機杼之間咿唔聲與組織聲恆相錯也太夫人篤於義方步趨言動不少假有過輒責之里中相詫曰撫遺孤者若是乎

萬厤十七年己丑先生十二歲

讀書壽昌

時南洲公以仲子萃臺公司敎壽昌業與偕行矣恐先生廢學命往讀書太夫人欣然遣行從者匱資斧酷暑中徒步九十里甫達困甚攣一足晝夜楚者五閱月公不得已攜先生歸明年春小愈復遣先生往壽昌頃之患目眚經年而愈復隨公歸又明年侍公之壽昌仍病目小閒受公易又明年萃臺公以遷官去任先生離壽昌年已十六矣先是萃臺公試先生以文閱之喜謂室人宋曰劉甥令器也乃父爲不死矣南洲公以年幼遲之及歸自壽始課以文五年中凡三至壽昌道千里而險又屢攖奇疾郎旁觀者翹舌而太夫人不加姑息冀先生終於學顧先生以疾故僅得之口吟臥聽之餘後人推先生成名所自誦

太夫人三遺壽昌不啻孟母三遷云○壬辰年始與外氏析箸日舉火者再或朝爨餘暮食或暮爨餘朝食

萬厤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先生讀書章又玄氏執經念彬魯公公擠博士家言初試先生文詞之曰子年少而文如老生非應舉之宜也始南洲公嘗命讀先輩程墨積至數百篇故行文有繩矩而少變化於是魯師進之以機法改授新制藝讀之又授讀左傳先秦諸書先生潛心揣摩越三月出其文呈師師喜曰子可謂善變矣南洲公閱之則怒立命易之師復怒自是試必四藝以二藝呈師二藝呈南洲公久之業日進每有所進師嘆賞殊

甚引先生爲益友卽南洲公至是未嘗不亟稱善也

先生天姿明敏而膂師復善於造就故期年學成先生嘗曰吾自少於道理恍從天啓有不煩解說而自明者出入又立家恂恂有禮終歲無故不啓齒主人以下敬愛之見同舍生有過輒曰何不學劉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先生仍讀書又立家師事曾公是歲出應童子試會稽令羅公相特鑒先生牘拔置第二以提學不按臨而罷○先生嘗從大父兼峯公遊水澄故里與於祖廟之祭周旋瞽史閒多不合禮先生乘閒問公及一二宗老曰我劉氏之有廟祀也首及宋五忠臣何也曰劉氏之所肇也祀不稱始祖何也非所始也何始

乎曰以言山陰之水澄則自邑幕公始也舍邑幕公
不始而遠遡之又無始於斯祀何居曰論世而推之
足矣禮乎曰吾未之前聞也并及餘齋屏山先生何
也景賢也曾謂屏山不如林放乎曰誠在斯亭之矣
適祀忠顯而下二十四世又何也法無所祧也禁乎
曰天子且祧何士大夫之禁然則無所祧何也無所
始故無所祧也羣祖羣宗皆南向何也曰神之也不
分昭穆何也曰無所始無所祧則亦無所昭穆也庶
偶嫡何也錄其後也推恩而稱曾孫者誰乎曰家之
長也世嫡長乎曰宗法壞矣嫡不立故立長不擇神
而獻何也世遠數煩勢不行也祝未畢而主祭以下
皆遽起可乎曰祝久而倦不可繼也有士紳而不與

祭何也不欲觀其往也巳而宗老欣然勞曰甚矣子言之辯也子他日將言禮乎先生謝不敏見孺子問

萬厤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移館於章稷峯家改師斗山章公公亦先生族舅也

秋八月行婚禮於章氏以夫人歸

夫人先生母族也貧不能行六禮乃就婚於章越三月迎夫人歸先生晝則受業於師蚤暮則與夫人執炊爨事太夫人惟謹有時先生舁水夫人澣衣或夫人滌溺器先生秉燭以道見者謂有梁孟之風○兼峯公居麻溪仲子季子相繼夭無嗣抑鬱不得志病痞艱食先生聞之泪漱漱下亟走寧公是時先生以

新娶夫人迎公至道墟就養公念故業市旬日輒去之先生留之不可得泪復潄潄下曰豈服勤有闕與致高年僕僕往來將何以稱人孫耶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歲

春二月補紹興府學生

先生初補會稽弟子員改隸郡官貧無以贄見學師師勒作課屢召先生自鄉入郡赴試率終日不食門者憐而竊餉之學師感動遂罷課

秋八月舉浙江鄉試

先生遊膠庠後用功益篤氣機鼓舞每課藝振筆直書若探囊焉腕如其口口如其思意猶夷自得也讀書至丙夜夫人紉繡刺佐之讀罷拈一題須臾脫稿

而夫人所紉繡刺未竟一二也學使者錄遺以高等應試棘院江西龍泉教諭徐公仕登（江西豐城人）得先生卷許爲道器題篇端曰讀其文如鶴唳九霄迥絕塵表知他日非徒以名位顯也中式四十二名（考官爲編修楊公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公士衡）方試畢南洲公將隨任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江干先生馳初場呈公公閱卷擊節曰甥必舉矣予何爲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先生捷音兼峯公在山庄聞之劇病霍然已自此先生得晨夕侍兼峯公○先生一日從衆謁當途太夫人恚曰爾毋之爲乎毋則有舊飦粥在愼毋出此先生皇恐謝罪嘗燕居侍立太夫人顧而申飭曰戒之哉毋多言多言敗德毋多動多動敗事其教誡之嚴類如此

萬厯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三歲

冬十一月計偕北上

先生自戊戌下第歸病目者三年再値計偕察太夫人容色日瘁依依膝下不欲行太夫人趣之先生隱忍揮淚而别至京師卒業於成均

萬厯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

春二月丁酉二十八日母太夫人章氏卒於家

三月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會試中一百二十九名殿試三甲五名都察院觀政張榜日偷鍵戶讀書有客叩扉曰子第矣何孜孜手一編爲乃出而延客先生甫釋褐誓不妄交與非同志士雖邂逅過之必遯而避識者以是覘先生

趨操之堅總裁官爲吏部侍郎兼學士臨朐馮公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臨武曾公朝節房師編修餘姚孫公如游

夏四月聞太夫人訃奔喪至自京

放榜之明日先生聞太夫人訃號慟擗地幾絕或請爲位受弔少藉賻賵以襄大事先生且哭且對曰親喪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卽南奔見星而止見星而行至家以未逮含殮屢欲啓視家人阻之輒號咷躃踊塗泥中忘其身之瀕於河滸也兼峯甬洲二公責以大義先生爲飲血而止親爲廬於中門之外高廣容膝四周塗以堊南穿小牖如禮制終日哭其中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幷有饘事之奠足不踰廬閾杖而後能起陶石簣先生名望齡來弔見哀毀骨立嘆曰毀甚

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卒哭疏食期而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泣血三年未嘗見

齒苫次中讀禮旁及六經疑戴記爲漢儒所附會考

定之意自此始

冬十二月葬考秦臺公妣章太夫人於會稽下蔣之原

初秦臺公殯於梁楊至是營葬太夫人遂舉而合之

甓甎塈土先生罔不躬親盡其誠

萬厤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

春三月奉旨旌表章太夫人貞節

秋八月如德清師事許敬菴先生

先生賦性方嚴自少至長淡嗜好寡言笑蓋生而近

道者又加以太夫人之庭訓南洲公之師範故器識

日底堅凝居憂傷祿不逮養益持節操衰麻饘粥動以古人自期一日旌表母節陳乞於郡守哀動左右武林陳植槐見之感其誼爲介紹而見之於許敬菴先生許先生名孚遠學宗紫陽敦篤眞儒也先生問爲學之要許先生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執贄北面師事之請爲太夫人傳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修身之孝勗先生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即胷次洒落光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先生終身守之不敢失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

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繇來爲如何又勘後所決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於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過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先生蚤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曰象山陽明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治邊事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功矣其旨痛險絕人苟即其說而一再傳終必弊矣觀於慈湖龍溪可見況後之人乎

冬十一月還水澄舊里

先是三月先生以饔飧不給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贍至是復自麻溪還舊里仲嬸朱孺居無依迎養至家

萬厤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

春三月赴京謁選

先生服闋已久以兼峯公年耄不欲赴選入公數數趣之先生不得已拜受命是年八月爲公周八秩先生大會宗黨預行稱觴禮而行過德淸別許先生許先生論爲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先生得之猛省

夏六月除授行人司行人

行人冷曹也司故多書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循讀復旁搜國朝典故名臣言行與治亂否泰之幾邪正消長之介而討論之同籍劉靜之永澄官國學正潔已好脩先生一見語合遂定交日以學行相切劘時

洗四明一貫嘗國與給事錢夢臯朋邪亂政楚獄妖書相緣爲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先生將上書極諫旣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屬草而罷逸疏稿居官淡素自持動必勅法視權貴若將浼焉假寓靈濟宮學琴於宮之道士朝齋暮盥彈琴歌詠聲出金石不復知身在長安也

萬厤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

春三月拜疏請終養奉兪旨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念大父不置去冬拜疏請終養不報至是繼請奉兪旨歸途次聞許先生卒至德清哭奠盡哀

秋八月辛未二十九日大父兼峯公卒

先生歸而奉公几杖兩月公尋病瘧轉劇先生侍湯

藥不懈臥不貼席則身代茵蓐以承之飲食不能下爲潔口咀之更和羹渚以進晝夜不交睫者四浹旬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苫次恒懼卽於匪彝爲祖考羞作皇祖之詩以自警○先是六月南洲公卒其病也侍湯藥一如大父及沒立主私祀之題之曰先師不以戚而稱師志教養之恩云後立祀典春秋二祭配以考妣戒子孫百世不祧又置南洲公及兩舅祭田若干畝遺章氏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居喪之暇進宗人戚屬而講誦之授以舉子業敎學者一準規矩出入進退俱有成度課督甚勤曠業則長跪有不率教者夏楚之成童以上勿恕也未

世師道陵遲見先生嚴毅咸驚異焉○時先生授徒夫人御短褐親操作以供蔬糲足跡不至公庭郎造廬者拒弗見鄉士大夫往來者周宰宇名應中王積齋名泮陶石簣三人而已

萬厤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一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仍教授於僧舍夏五月寢疾乃輟講先生稟質最癯兩遭大故過於哀毀患虛眩浸就危篤時夫人亦以瘦臥病兩榻相對者三年投以藥餌俱不效遂專事靜養久之漸差倚第授二女讀教以小學之禮每晨夕問安侍膳斂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內則之儀焉會稽令趙士諤與先生同籍屢通

好先生不答一日問疾直造榻前見皂幃縷縷百結擁一敝衾所用皆破缶出而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誰謂處士純盜虛聲哉咨嗟太息而去

後丁巳京察御史韓浚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人爲功郎力爭不可乃獲免其詳見錄遺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春二月申文吏部請告

先生服闋在丁未之冬久不赴補至是以病申文吏部請告部覆得俞旨

萬歷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四歲

夏六月會劉靜之於西湖

靜之訪道至武林貽書先生邀會於西湖先生卽命棹西渡慰勞甚歡各出證數年學力淺深時黨論初

起靜之語及當世之故輒刺刺不休先生曰此進而有位之事也吾輩身在山林請退言其藏者因相與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纚纚三日不倦靜之爽然自失曰予學猶未乎已而曰予所論說第險耳如躡懸崖幾難試一武先生得之瞿然時方習靜以存養之功與靜之言也○是年長與丁長孺元薦致書定交長孺敬菴先生門人

秋八月起復原官

浙江巡撫高舉巡按王洪基薦先生於朝維時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皆正人也汲引諸名流得薦疏起先生原官故事庶僚病愈赴部候補先生不行而太宰知先生素以道自重遂登啓事云

冬十月遷居蕺山之麓

先是戊申先生遷居武勳坊至是自武勳坊遷居蕺山之麓壻陳剛祖恩石公以先生無棲椽乃輯室以迎先生仍遺之僦錢以居

萬厤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發自家過梁溪謁高景逸先生名攀龍

景逸先生官大行以建言謫揭陽尉家居與同鄉顧涇陽先生倡道東南風動士林自文成而後學者盛談玄虛徧天下皆禪學而二先生獨宗程朱劉靜之嘗稱其賢丁長孺復言之先生方欲見涇陽而涇陽已卒乃造景逸先生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第一書論居方寸也第二書論窮理也第三書論儒釋異同

與主敬之功也皆佚不傳(因答書知之)自此益反躬近裏

從事治心之功先生生平爲道交者惟周寧宇高景

逸丁長孺劉靜之魏廓園五人而已而景逸洎靜之

尤以德業資麗澤稱最摯云

三月至京師受事

夏四月奉命充副使冊封益藩秋七月至江西建昌行

冊封禮八月自建昌歸省墓

正使爲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先生爲副使王具報禮

百金先生謝之止受贈言一軸素琴一張禊帖數幅

角帶一圍餘無所取

萬厤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復命發自家二月過寶應弔劉靜之

去年先生北上過淮南訪靜之靜之病相與究養心之旨而別別三月靜之卒比先生出使聞變登堂哭之慟至是再上淮南重訪其墓而哭之操文以祭復作淮南賦以哀之私謚曰貞修君子以爲稱情

夏四月至京師復任拜疏條陳宗藩不報

歷朝以來宗藩之困已極當事者窮而不知變先生因使職所及臚六議以獻一曰議爵二曰議祿三曰議官四曰議教五曰議養六曰議制皆原先王封建井田之制以權之洋洋六七千言人以爲經世之文疏入不報時光廟在東宮諸典禮俱廢福王之國愆期羣情危懼故因陳宗藩而推本言之疏載全集又上書葉福淸向高責其不能力贊福藩啓行辭氣切直福

淸謝之書逸七○六月舉不孝子汋

冬十月拜疏脩正學以淑人心不報

初顧涇陽先生以選郎落職與高景逸先生講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東林者宋儒楊龜山先生祠堂也二先生慨然以名教是非爲己任一時從之遊者不齊東漢龍門屛其言爲淸論朝右側目然未有以難也會淮撫李三才罹墨誘顧先生惜其才馳書當路援之羣小遂執爲兵端轉攻顧先生詆諆講學東林之名滿公車海內分門戸焉無何辛亥京察孫公丕揚掌計事崑山顧天埈宣城湯賓尹坐不謹罷諸附崑宣者益黜其黨秦聚奎起而訐丕揚以救被察諸臣丁公元薦復臚察處諸臣罪狀擧朝鼎沸丕揚及

佐察者皆引去於是羣小詆東林把持計典切齒不已適御史熊廷弼督學南畿有梅生者以宣淫屣城且賓尹曲庇之廷弼廽賓尹意斃公擧生而貰其罪爲巡方荊養喬所糾詔下憲長議議廷弼解職聽勘救者蜂起至遂憲長諭言官復坐東林主使時顧先生卒歸獄於于公玉立丁公元薦等欲立奸黨碑榜之朝堂葢爲崑宣報復也先生上疏發明顧先生之學疏入不報疏載文集南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顚倒是非借東林以袒養喬尤苛訾高先生不已先生復出揭以辯之先是黨崑宣者多浙人要先生爲助不少動時選授銓曹浙東泉論屬先生詞藉商公周祚來晤曰無談時事且晩吏部矣先生不答

及拜疏羣小狺狺而浙人恨之尤深光裕亦浙人按先生是疏逆睹東林後日之弊而爲之砭要以化偏黨而歸蕩平藉令謀國有人早爲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無奈彼此意見不化相傾相軋卒至羣賢駢首而宗社隨之墟負先生當日苦心惜哉

萬厯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

春正月申文吏部給假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以羣小在位給假歸闔門讀書曰昔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無自厲乎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著論曰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

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於漠氣合於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冬十月

先生攜章甥一匡養之一匡女兒子也先生痛女兒蚤寡倍篤友于先是太夫人卒先生牽女兒衣而哭曰今而後事姊如事母乎每歲半在先生家凡有廿

旨女兄未食不敢嘗時以瘵卒先生攜甥夫婦養之

曰吾聊以終事母之念云爾

萬厤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

教授於朱氏之解吟軒

先是王子先生北發陳堯年率先執贄問道於門下及給假歸望益隆隆起國人無不信先生爲眞儒於是堯年復率諸生二十餘人納贄北面講授於解吟軒先生謂德行本也時藝末也教學者先行誼而後文章本經之外兼舉一經旁閱子史性理諸書有暇則令習禮歌詩每日古人生稟朴茂又有三千三百之禮以爲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之行於凡威儀之節言動之

準釁而不脩驕惰已成馴至決裂子弟而悖其父兄卑幼而陵其師長往往有之今欲學爲人請自學禮始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進一反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能致謹於斯淺言之則小學之科條深言之即收放心之要法也故設教一以嚴肅爲主盛暑未嘗去冠服有蕩簡者則擯諸門牆之外大約規模視丁未更宏濶云朔望考課畢或尙論古今人物或商榷坐下工夫閒一命酒登蕺山之巔歌古詩二三子和之聲振山谷油然而歸

萬厤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授教於陳氏之石家池

先生著酒色財氣四箴示學者

秋七月建章太夫人貞節坊於萬安里

令甲節婦膺旌典者得表其廬浙東觀察使王時熙下所司如例爲太夫人建坊顏其額北面曰宇宙完貞南面曰冰霜勁節其書爲先生親筆也

萬厤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歲

授教於韓山草堂

先生初館於石家池三月移席郭外之韓山草堂草堂族兄方伯乾陽公毅別業也時先生著座右銘又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以自警○四月嘉善魏廓園大中渡江訪先生關中馮少墟先生名從吾致書通問以學業相勗勉

論語學案成

先生與諸生講論語日書其大旨久而成編至是乃出示學者○是時先生又有壁帖數十條皆自言功用處今不傳

按先生壯年學力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脩之敦篤居身之嚴謹有寧卑毋高寧峻毋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人弟見晚年德器和粹以為先生之學得力在涵養而孰知植基於艱苦刻厲如此也哉

萬厤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

冬十一月葬曾祖茅山公以下三世之喪於會稽雙井里菱山

曾祖茅山公曾祖妣茅夫人祖兼峯公祖妣陳夫人仲叔中望公季叔泰屏公季叔妣王安人三世七喪未克葬先生從從卜地靡閒晦明至是得菱山遂舉三世之柩以次窆焉○初同籍徐御史縉芳巡鹽淮

揚聞先生空乏之不能爲親營葬事欲遺百金以贈屬丁長孺先容先生答書拒之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卽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幸勿汙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固厘有先人一事姑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徐公

榭服

萬厤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

曾子章句成

先生讀大戴禮至曾子十篇謂其言慤而深微而粹爲學者守身之要洵非曾子不能作不宜與曆本同棄乃取而註釋之晚年欲修改不果

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起陞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秋七月發自家

先是光廟御極錄用舊學首召葉公向高還中書時先生有上葉公論國是書熹廟嗣位盡登廢籍諸君子於是趙儕鶴鄒南皐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相次彙征給諫惠世揚御史方震孺張愼言交章薦先生而南皐先生入朝復於途次薦之乃起先生禮部儀制司主事

冬十月癸未十六日至京師受事壬辰拜疏參宦官魏進忠保姆客氏奉旨罰俸

魏進忠者上在潛邸近侍也時尙未改名忠賢上卽位貴寵用事干與外政又交通保姆客氏表裏爲奸日道上舞唱角牴射擊走馬或出中旨進退士大夫時客氏亦幸於上大婚禮成猶潛居宮禁外廷嘖有

煩言上不得已遣之出越兩日復召入臺省倪思遲朱欽相王心一各上疏爭相繼降謫先生涖任九日拜封事劾之疏入進忠銜甚傳旨廷杖六十賴首揆葉公力救改票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究姑從輕罰俸半年朝紳見先生咸賀直諫而臺省則引罪曰予輩不言而公言之愧死無地矣先生遜謝之按客氏出入禁廷臣僚有言及者至進忠之糾則自先生始疏載全集

十一月丙辰十九日拜疏叅正孔廟祀典

御史董翼請學宮啓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以隆追崇之典先生上疏正之謂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罷天下學宮啓聖一祠進顏路曾晳伯

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之長也點之賢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至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不妨槩從侯等以涖祀比古之封域諸侯翼復出疏爭謂先生無父之教先生再出搦以折之兩家聚訟不決議竟寢

○時光宗祔廟詔廷臣議祧廟已祧憲廟矣先生草疏謂輿獻皇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宜祧而祧憲廟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爲署部侍郎

鄭以偉所阻而罷又有與王應遴祧議書俱亡逸

天啓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

春二月戊辰拜疏請誅遼陽廣寧失律諸臣

時上召熊廷弼以大司馬經略遼東而巡撫爲王化貞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兩臣交惡中朝復佐鬬相紛拏議遣大臣解和正月

大清兵渡三岔河入西平化貞棄廣寧遁廷弼聞廣寧不守亦焚棄右屯南走與道臣高出等躡化貞後並日入關喪河西地七百里先是邊方告警以來失律諸臣罪不決卽論辟者下詔從寛典中官盧受以通外黜崔文昇以進藥致先帝驟崩坐譴皆復圖進用首輔葉向高漫無主持致國法大隳先生聞廣寧告變

卽日抗章奏曰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首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法戮盧受以正交私起釁之法速斬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失地喪師之法速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立斬軍中并編管劉國縉傅國仐維曜以正棄城逃潰之法速編管佟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尚書蟒玉以都御史戴罪關外以正欺君誤國之法國法旣申臣紀自肅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夫然後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昔朱雲願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日身秉國成者誰乎而速禍至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葉向高奉旨語言無忌姑不究一時公憤快之會工垣魏公大中疏爭

楊鎬李如楨之獄甚力得長繫未幾詔逮廷弼化貞出嘉棟應乾卜年於理或欲殺廷弼而宥化貞或欲稍寬廷弼先生言於法司曰兩人事任同僨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當爲後世憲司寇王紀以爲然卒案六人暨李鄭罪奏當棄市上從之受文昇俱戍孝陵衛（按朱相國國楨史槩載光廟不豫服中官崔文昇藥浸劇鴻臚丞李可灼因政府方從哲進紅丸上遂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從哲票同籍去禮部尚書孫慎行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義請正從哲弒君之罪從哲奏辨自請削奪以釋群疑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御史吳甡等甚衆則知先生嘗時又有劾從哲疏今亡逸）

三月上揭禮部尚書孫公愼行脩舉學政

時事孔亟司農告匱通行天下郡邑得輸金補博士弟子至有司類考亦有額例先生上揭孫公謂學校

人才所從出天下黌序皆買豎子焉望人才人才不可得而欲濟國家緩急一日之用末之有聞宜首停粟監粟生以端天下之士習次論秀次議儲養次議錄用次議官師次議體統次議激勸大約歸於復祖宗舊制孫公不能用

夏四月庚午初五日奉命齎壬戌會試錄於南京

先生在部五月數上書明國是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畣矢口爭可否公卿咸俯躬下詢依以衡斷嘗磨勘辛酉鄉試卷發舉人錢千秋張惟勤關節會試充印卷官總憲鄒南皋先生僉憲馮少墟先生因兵逼闕門人心崩潰率同志講學於首善書院先生實左右之每有疑義必向先生云何鄒先生學宗解悟

馮先生重躬行兩家送難先生以馮先生之言爲當序其教言傳之暇日必過高先生論道欣然移日又爲鄒先生草疏請卹錄建言國本諸賢及奉命往南京迂道謁孔子闕里拜墓下訪俎豆之事歷覽陋巷舞雩諸遺跡徘徊數日而去

五月至南京謁孝陵

先生奘會試錄於孝陵禮竣拜方正學先生衣冠防棲霞登牛首徧覽燕子磯雨花臺各有題詠

六月陞光祿寺添註寺丞

秋七月自南京歸省墓

天啓三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

春三月復命發自家

始攜眷屬之官舟中用功益力時新參朱公國楨赴
召連舟同行朱公先生舊交也上書論宰相之道在
正心誠意輔人主爲堯舜之君取法伊周不當效近
日調停觀望之術朱公稱謝

夏五月陞尚寶司少卿

先生以未任遽擢義不自安方擬疏辭會津撫李公
邦華來顧謂小臣無辭官禮乃止

秋八月甲子至京師視尚寶事

先生復命畢履尚寶任時值五年議謚拜疏爲從曾
祖艮所公請謚公名棟世廟時以翰林議大禮下詔
獄廷杖者奉旨下部又出揭請劉靜之謚典

九月戊申陞太僕寺添註少卿拜疏固辭

冬十一月回籍

先生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而士大夫方急於競進不知國恤謂何乃力辭上不允繼以病請疏再上奉旨下部按先生日記一爲臣節日壞臣罪滋深懇乞聖明收回成命亟賜罷斥事奉聖旨劉宗周著遵旨到任供職不准辭一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臣以原官回籍調理少全分義事奉聖旨劉宗周著遵旨供職不得瀆陳一爲臣病篤非假托三懇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事奉聖旨吏部知道三疏俱亡逸姑存其目以俟後輯候覆兩月而部疏未進先生曰候覆者臣謊也至以我在而遷延不果毋乃示人留行意乎卽日策蹇行太宰趙儕鶴先生疏上令以新銜回籍病痊卽與起用報可道出鄒滕謁孟廟賦詩志景行焉按崔魏時先生不及於禍亦以見幾先去故也

天啓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

春正月至自京

秋九月刪輯方遜志先生正學錄成

先生謂遜志蚤師宋潛溪接考亭正傳國朝理學當以公爲稱首輯其集之粹者三卷爲異日從祀地

起通政司右通政冬十一月拜疏控辭

先生歸朝士爭推轂不輟太宰趙儕鶴疏訓千進舉先生以諷有位太宰正士冠冕也秉銓政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惟以撰地爲政本所自出未得其人圖破格用先生又慮先生方以躐陞爲恥若驟登大位必固辭乃以通政舊秩起曰俟其入朝用之未既也及部徵至而逆閹魏忠賢以副院楊公漣二十四大罪之劾盡逐諸君子去先生拜疏力辭疏載全集

又具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介一參忠賢誤國之罪二疏俱逸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

春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

賫疏者投三疏於銀臺銀臺咋舌曰此何時進此疏乎大禍立至矣固止之僅以辭疏上奉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月如長興弔丁長孺

先生如長興弔長孺爲文祭之先是正月長孺病先生往視復自長興過嘉善訪魏廓園復遺書訊高景逸先生時二公得罪歸里

夏五月戊申會講於解吟軒

逆閹大興鉤黨之獄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曰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彜於一綫乎會諸生相繼請遂於五月朔會講於解吟軒先生痛言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座中皆有省每會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有愼獨之說焉至歲終輟講

六月遣弔鄒南皐先生（祭文見文集）

冬十月遣弔魏廓園

時矯旨下詔獄死者楊副院漣左僉院光斗魏都諫大中袁掌道化中周冏卿朝瑞顧副使大章先生操文哭廓園曰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以補袞職以此忤權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學鴿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廓園高先生門人）○先生既爲文哭

廓園復傷六君子之死作賦以弔之上述諸賢正直之槩下數逆閹毒忠之辜時時悲歌淋漓一日遺書高先生言及之高先生答書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自

此先生一意韜晦

天啓六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

讀書韓山草堂

邏卒分布天下蹤跡羣賢詗得狀即鍛鍊成罪至縉紳不敢偶語二月先生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登秦

望瞰釣臺訪六寺遺址三月歸家聞惠公世揚被逮

招辭傅會及先生以昔日受薦故也未幾逮高景逸

先生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順昌周公宗建李公

應昇黃公尊素七君子而黃公則吾鄉餘姚人也緹

騎至姑蘇逮順昌士民憤激毆殺緹騎一人餘黨鼠

竄至浙逮黃公不敢東渡錢塘督撫移檄紹郡一時

惧傳爲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毋恐第安坐待

之明日始知爲黃公黃公至郡先生餞之蕭寺促膝

談國是唏噓流涕而別已而謂門人曰吾平生自謂

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覺此中怦怦欲動始

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攜沟課讀於韓

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謂獨只在靜存靜時不得力

動時如何用工夫（先儒以慎獨爲省察之功　先生以慎獨爲存養之功）因信濂溪主靜立極之說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善學及羅李相授亦必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繇是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漸見浩然天地氣象平生嚴毅之意一旦消融每日晨取有明諸儒文集傳記考訂之蓋有意於道統錄也有時倦則散步嘯歌舒其四體秋日諸生十餘輩挐舟來謁座中間孔孟大旨先生告以求仁之說曰吾輩自幼讀論孟至語聖賢合一處則茫然不能置對何以一天下之道於是集二書言仁者錄之題曰孔孟合璧附以喫緊三關言求仁所必有事也入月相傳欲逮文湛持震孟姚現聞希孟及先生乃托汋於陳堯

年堯年攜之武林先生仍讀書韓山著秦臺公太夫人行狀南洲公傳及宗祠祀典初惠公辭連先生獄已造矣同鄉王侍御業浩力救得解無何吳中士民殺校事起京師復有王恭廠火藥之變逆閹懼自此緹騎不復南指先生始免於禍○問愼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得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按先生從主敬入門敬無內外無動靜故自靜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敢忽即其中覓箇主宰曰獨謂於此敬則無所不敬

於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於念慮著其後者耳故中年專用愼獨工夫謂澟如一念未起之先自無夾雜既無夾雜自無虛假愼則敬敬則誠工夫一步推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絕無儱侗虛無之弊洵乎爲伊洛正脉也○按是時禍在不測先生悉以平生著述寄友人其後黨禁解先生不索而友人亦不來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其間行事之始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論語學案曾子註所存皆草本而學案第一卷并草本遺失戊辰續成之丁卯至乙亥九年著述欽召時復爲人竊去丙子汔年二十四始留心抄錄存者十之七八故未後十年行事獨詳今見之文集大略十年內著述

天啓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

皇明道統錄成

先生輯道統錄七卷倣朱子名臣言行錄首紀平生行履次語錄末附斷論大儒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托宿鄉原以取世資者擯弗錄即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敬軒陳

白沙羅整菴王龍溪世推爲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辭方遜志以節義著吳康齋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不置論遜志云先生稟絕世之姿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開二帝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而事業反駕伊周而上之信乎不愧千秋正學也論康齋云先生之學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又曰薛文淸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醇乎醇云通錄中無閒辭者自遜志康齋外又有曹月川胡敬齋陳克庵蔡虛齋王陽明呂涇野六先生

○先生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爲論次曰先生承絕學於辭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

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靜卽動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上卽下無之不一以求學者支離眩鶩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是年正月爲先生五旬初度有慨於夫子知命之學作賦以自諭復追悼丙寅諸君子之死作逝哀以哭之又以汭氣質庸暗著做人說讀書說示警○先生自春徂夏無事率終日靜坐有事則隨感而應每事過自審此中不作將迎否不作將迎

而獨體淵然自如否蓋自是專歸涵養一路矣友人張公伯極爲汋授經營語汋曰向來但仰尊公高風素節如泰嶽然比朝夕聆教始覺氣宇沖融神情淡靜又如春風被物溫然浹於肌理斯有以窺先生之微矣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

秋九月出弔黨籍諸君子

時皇弟信王御極逆閹受誅黨禁解先生裹糧渡錢塘徧弔諸君子之喪無錫則高先生蘇門則周蓼洲順昌江陰則繆西溪昌期李仲達應昇桐城則左滄嶼光斗吳江則周季侯宗建姚江則黃白安尊素有祭文今亡逸或登堂即位而哭或拜哭於墓門其遠者如

楊大洪漣周綿貞起元並遣書之高氏子以其遺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呈覽先生書跋語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者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又處化時端立水中口不入勺水先生平生學力堅定故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予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復過求之二氏特表而出之

冬十一月起歷順天府府尹

上給還削奪諸臣官誥先生與焉時秉政者皆逆閹餘孽名爲反正實用邪黨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啓事給諫黃承昊南銓曹臧照如薦於朝奉旨起用而太

宰王永光猶遲遲久之乃起京兆尹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

春正月疏辭不允

夏六月壬午二十九日發自家

先生傷諸君子之死而身叨新命不勝存亡顯晦之感拜疏辭上不允再拜第二疏賫至京爲所親見尼未及上而朝命又敦趣赴任遂行抵杭會友人講學於先覺祠又致書巡撫陸完學請舉五君子之祠於西湖之勝五君子者卽逆璫魏忠賢所誣搆而慘死者也爲高景逸先生魏廓園父子子名學洢以孝死黃白安周季侯廓園父子白安同浙產高先生嘗倡學於浙季侯宦游於浙故竝祀之

秋九月壬辰卅一至京師戊戌拜疏預矢責難之義以
致君堯舜癸卯視事
上卽位以來勵精圖治核名實別功罪有犯法者卽
宰執勿宥臣下救過不給先生謂皇上具大有爲之
資而羣工不能進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致法令滋章
大非有國者之福舟中卽草疏發明堯舜致治之本
面恩訖詣會極門投匭以進疏入上不懌奉疏瀾之
旨疏載全集
冬十月己未日初八拜疏請併京兆職掌不報
按國朝設立京尹頗倣前代乃重之以撫按分隸之
以五城御史故事權差輕卽屬縣殿最亦不關京尹
履斯任者率優游養尊而已先生涖任深惟古京兆

之職大者擊斷貴戚小者剪戮豪强張趙包歐往往而是豈今盡不古若哉乃拜疏請重事權要之以久任疏入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旨吾惟設誠致行之於是晉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學問之要令飭躬砥節勉爲士君子之行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弊而興除之發大與冤平奸吏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又下令禁勳戚家人不法及巨猾舞文觸禁橫行長安者戚畹武清伯僕人與諸生爭道毆之幾斃諸生泣訴先生怒曰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若輩敢爾立命二人往擒未至又命二人往武清躬詣謝過而匿其僕不出先生拒不見曰僕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懼乃僞飾一人至跪聽事前俯首

受杖先生詰得其實縱之去懲前往者數輩又命二人手銀鐺往僕㸐出榜之者千枷於武清門外明日三學生徒數百人皆涕泣感謝且爲僕請乃得釋一時豪貴屛跡都人士咸慶於途

十一月甲申初三拜疏固人心以張國勢不報

前月二十五日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四方男婦竄至入都者不可勝計煤米價驟踊先生禁弗能止及營軍素稱疲困驟命登陴怨謗沸騰先生曰吾地方官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乃上疏請下令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降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舖設阱廠以惠貧民一賞京營守陴者一賞營兵出援家屬

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或預給軍士月糧一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再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法用戒不虞不報未幾而設粥恤軍保甲諸款俱次第行

立保甲法

京師五方雜處莫可究詰加以流移日衆姦盜叢生先生乃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爲甲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長十保爲鄉鄉有長聚鄉爲坊坊有官五坊爲城城有司五城爲畿畿有守臣院臣一戶容姦九戶舉之一甲容姦九甲舉之一保容姦九保舉之一鄉容姦各鄉舉之司坊官容姦守臣院臣舉之不舉者連坐每鄉備器械弓

矢懸健丁藝士遞相部署受命於上官以居守仍告諭父老子弟務遵高皇帝聖諭六言使一鄉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

安插流移

初六日遵化失守內地震動難民歸京師日以千計當事者慮姦細雜處致生他變欲置之郊關先生力爭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無煩諸君過慮也乃分遣僚佐於城外籍難民姓名里業給篆符入先生驗符躬慰撫之有親戚者令書親戚名居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大蘭若中並聯於保甲委寺僧譏察之給贖鍰兩縣設粥厰數十處收養饑民自此來者就食如流水反側以安○時冬日沍寒守城軍

士鵠立風雪中一夕以飢寒死者三百人先生恣呼市中鬻漿糜者人給其值令擔火酒椒飲飲軍士先生巡行城上見士有倦色則曰勞哉士也亟卻其肩與士有寒色則曰寒哉士也亟去其煖耳

大會薦紳諸生於學宮

先生謂城守急著莫過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安士心乃數會諸生於學宮激以忠義之旨俾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給齊民互相保聚已復憂粥廠不繼大會薦紳倡義捐輸得白鏹千金米百石分發兩縣以濟流離饘粥之乏僵仆者火室溫之道殣者給槀葬之其閭左單戶勸富民更相賙恤人自爲養自仲冬以迄明春閏閱如一日黎遺相慶更生又嘗部合府

輿儓敎之兵法使成一旅以備緩急又屢出示曉諭
衆庶有能團結義勇願爲王家宣力者速報名上府
轉咨司馬調遣至戰守所需若車輛釜甑芻秣之類
取給京兆者不可勝計要皆經費所不載先生竭歷
措應毋敢或怠焉

壬辰十一月　拜疏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不報

先生謂國勢之强弱視人心之安否且慮上無固志
乃拜疏再以安人心之說進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
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
地方之心末請上自安其心謂寇準挾親征之策澶
淵之役保及百年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大計惟
皇上斷然以宋事爲鑑則宗社幸甚疏入不報按月記是

月十九日又拜疏爲亟陳城守急著以祈聖鑒事今亡逸

甲辰二十三日伏闕請上視朝

時承平日久士民罕覩兵革京師震裂上自聞警不視朝一切章奏留中不報又傳中旨辦布爨八百內官競進馬騾并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欺皇上者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爲存亡乃躬詣午門叩頭奏曰皇上深居邃密外廷疑懼臣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惟有嬰城固守以繫衆望一面批發奏章羣策羣議次第舉行臣知時事雖亟有萬萬不足慮者匍匐終日不起至薄暮傳旨報聞始退復造閣門揖政府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

訛言繁興宗社舵卼宗周雖竭愚誠不足上悚主聽相公同國休戚宜首以御門請講求備禦長策豈可泛泛然若秦越人之視而不力爲之所乎政府曰公姑歸署行當得開圖之先生趨而出

丁未六月二十日祭于忠肅公

先生請上視朝不可得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諸公各爲妻孥計漫無可否先生益憤憤乃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作文以祭之畧曰昔公當己巳之變隻手擎天屹如山嶽其大者在首遏徐有貞南幸之議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洗日月以重明迨甲子三易復爲己巳不減當年我

公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諸臣有不忘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瘞之其大小文武臣工及於耆老士庶人有不忘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瘞之其內自禁旅臣以下有不忘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爲存亡者公瘞之祭畢令衆人前爲言忠肅公當日事稱引高皇帝開闢功德列聖休養恩澤以感動激發之時先生辭氣蹈厲不自知涕泗俱下衆環向哭又刻其文徧遞內外各衙門於是文武諸大吏稍有感奮者先生在圍城中一以忠貞蹇諤之風感動上下地方賴以無恐始先生伏闕歸卽草疏極言南幸之非欲補牘諫已而議漸寢遂中止疏稿逸○先生一日與郊祭宿城外府

丞魏光緒在署有男子戎服入府蹤跡之不可得頃之庫掾進一箭言夜拾自庫中不辨從來又傳有奸細布滿京師約丙夜獻城者迫先生歸暝矣方進晚餐光緒角巾帶劍而來曰事變不可測吾已訣妻子與公出外彈壓亦守土者之責也先生曰訛言肆起舉城洶洶吾輩乘夜而出人心滋惑不可遂堅臥不出其遇事鎮靜類如此

十二月庚申會推兵部右侍郎不報

乙丑十五日拜疏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不報

上疑袁崇煥傾險誤國下詔獄繼而內閣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皆坐煥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上益疑羣臣

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統領諸師召白衣申甫授以副將軍又以宦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諸進退刑賞出自上裁諸帥以名位相埒不肯受桂節制援兵多潰散者上置不問先生上疏極諫不報疏載集中越二日滿桂申甫果以全軍敗沒聞二人死之上亦不問崇煥次年凌遲治自縊龍錫鳳翔皆遣戍又誅薊督劉策晉撫耿如杞數人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

春正月拜疏推明人才邪正之介不報

上重譴諸大臣羣小乘機逞報復凡異己者劾之去於是首輔韓爌御史大夫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守次第罷官羣小重以東林爲口實先生拜疏推明之疏入不報疏載集中

埋陣亡將士

先是

大清兵攻德勝門袁崇煥禦之戰没者二千人申甫戰没於蘆溝者七千人滿桂戰没於涼水者三萬人上命京兆府遣官收掩先生委僚屬董其役方大興人徒日事瘞埋忽上怒先生急命下詔切責蓋以前疏論中官不當典兵有借此行譖故也先生躬至涼水蘆溝監視旦出暮返午則袖糗餌以代糧竭蹶月餘埋骨二萬七千有奇將領給棺斂軍士藉以葦席深坎厚築聯絡起墳令所在植榆柳爲蔭卒埋陳牲以祭之祭文見文集春膏土化又加封以示永久

拜疏陳地方善後事宜奉旨下部

去年除夕

大清兵退趨灤水先生陳善後事宜一曰愼選有司二曰招撫流亡三曰淸除道路四曰通作保甲五曰選擇民兵至京師最急者曰飭紀綱明法度厰衞衙門雖主禁奸格暴而告密之途一開拿訛之風轉熾目今人心叵測正宜處以鎭靜未及久任之說奉旨下部議覆尋上命府丞魏光緒賫帑賑恤殘破屬邑從先生招撫流亡之請也

丙子拜疏待罪不允

是時所屬州縣殘破已多封疆失事雖無與京兆然先生心不自安故拜疏請罪奉旨著實心料理不必

引咎

乙巳拜疏申明保甲奉旨允行

先是兵集城下先生以宗社爲重不暇問職掌及解圍復留心民隱念移風易俗終無踰鄉保者乃拜疏申明之按日記爲遵奉明旨申明保甲事宜以安地方事今亡逸上命殫力舉行仍諭都察院通行五城一體申飭遂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視前已行者爲加詳大綱有七一曰保甲之籍二曰保甲之政三曰保甲之教四曰保甲之禮五曰保甲之養六曰保甲之備七曰保甲之禁○按保甲之法雖主弭盜安民而實則教養武備胥寓焉朔望率閭里講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具備者門旌以扁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扁小事

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寓厲兵講武之法戶備器械保備牛羸鄉備馬疋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云至京師最傷風化者莫過梨園自勳戚至大猾小有宴會輒娼優並陳流連卜夜先生嚴其禁於保甲中一日外出見舁戲箱於道呼責之其人遽曰司禮某太監物也先生曰犯吾禁雖王侯不宥況若輩乎命舉火焚之盡逐諸優於境外輦轂爲之一淸

二月遣弔趙儕鶴先生祭文見文集

夏四月清汰賦役

時上詔天下有司清汰賦役特設科院領其事先生於順天一府裁革冗額一萬六千餘金仍恐日久無稽布之方策以昭法守又大興宛平兩縣費用不經各衙門動以年例索供應浸淫濫觴而吏胥得以因緣爲姦那借正供至萬餘金先生取舊籍釐正之例所載者裁之以義例所不載者悉與報罷諸權貴莫敢額外侵漁漏巵頓絕尋上疏請命科院刊定例款附於全書之後上從之按是時有擒治奸猾一事據日記四月初九日拜疏爲訛棍結黨嚇詐藐法欺天謹據招糾叅以肅輦轂事今是疏亡逸不知訛棍屬何主名

五月癸未初四日拜疏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不報

滿桂敗上以總兵馬世龍爲總理又召瑞孽張鳳翼

爲總督御史吳阿衡爲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受事以來永平灤州遷安之間不接一戰先生已拜疏糾之至是報豐潤寶薊殺傷男婦數萬人鳳翼世龍亦不遣兵救援擧朝莫敢言先生復上疏糾之曰今所稱閫以外將軍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於田間固將以干城是寄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賜尙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既賜尙方之後亦曰事在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尙方付之督臣之手乎且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擧朝遂無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爲不必用文臣之說以佐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

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已而一切軍情捷敗爲
功殺良爲級之狀竟不一登白簡世有如是乘驄丰
采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
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臣有以知戰勝之
無日也爲今之計請皇上赫然震怒首問從前私通
失事者罪狀乃革去總理而令督臣曰閫以外侚方
專之仍與之約曰一月不戰勝則戮罪再月不戰勝
則騎逮又請督臣與將士約曰士卒不戰勝罪坐偏
裨偏裨不戰勝罪坐大將大將不戰勝罪在督臣一
鼓而前何患不計日以盡也奏上不報

乙巳拜疏敬陳祈天永命之要奉旨切責

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爲更化之端其

畧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督責朘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又因及一切詿誤者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讁去紛紛狠藉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煆煉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

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必盡又趲及來年之預征有司有逮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旣已不勝驛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卽邇者御史蘓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釜魚甑塵之風空谷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倂賦役全書旣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仍查勘蘓琰贓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

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
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彊釀天下土崩之勢則
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疏入周
延儒温體仁恨語侵內閣以先生旱禱稱疾激上怒
遂奉嚴旨切責且云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
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
劉宗周必有便計卽著明白奏來

丁未拜疏回奏復奉旨切責

疏畧曰遼東一鎭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鎭
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合
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三百
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

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
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
何取五百餘萬之多臣近以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
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
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
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要以清賦之法清其賦
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
法清其役之冐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冐於新者什
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脩聖德於上而
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自古未有民貧而
君獨富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乂安而四夷不從之
賓服者上以爲迂濶復奉旨切責

劉子全書

七月拜疏乞休疏凡再上不許疏載集中

八月戊申朔提調順天鄉試至月杪竣役

九月庚辰拜疏請郵畿輔凋殘奉旨下部

先是上命京兆府及各撫按積穀賑困乏先生拜疏推廣之一曰加派之令宜公二曰編商之令宜罷三曰火耗之令宜自上裁四曰透支之令斷自撫按禁疏入未蒙省發至是重以兵燹之後民不聊生而司農檄催愈急先生復拜疏言大宛有僉商之苦外州縣有派買豆料之苦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又請捐免薪餉一曰平糶銀兩二曰典舖酌分三曰祗侯夫馬銀兩四曰庫吏賠墊五曰與皂工食抽扣末勸上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

罰奉旨下部戶部終寢閣不行

置學田

初先生涖任庫掾手羨餘以進曰例固有之先生懲而貯之庫中時將請告乃取其金幷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二十八畝凡貧生薪水不給父母故不能舉葬貧生故不能舉葬與月考不能備供給者分邮各有差都人國子監博士金鉉紀其事於石

辛卯日十五請告疏三上奉俞旨回籍疏載集中

先生守京兆一載甫受事拜疏請久任意欲從容整齊以幾古化理旋遭兵革惓惓安人心明國是凡所以爲宗社計者靡不殫慮從之京師安堵者先生之力也爲政潔己率物務宏大綱而畧苛小重學校以

作人才講鄉約以興行誼嚴保甲以戢姦宄鋤豪右以安善良類皆振風飭紀之事其他簿書錢穀委僚佐任之不以爲屑屑也尤加意民間疾苦請蠲請貸若惟恐後軍興旁午力主節財恤流掩骼諸大役費各千百計僅取給撙節之餘及捐助而足久之威惠漸周人人自愛而恥犯法訟獄衰止然終以秉正嫉邪好切劘君相諸所建白多格不行遂連疏移疾既得請悉書任內施爲事宜告漸尹後先生應召入都父老不忘舊德必率子弟伏謁先生慰勞如疇昔士民仍呼劉順天志私戴云○先生在事搢紳素憚清剛莫敢干以私惟中貴人習難驟革遇事把持先生謝之則闖入堂皇言狀不應出語相訶詆先生爲不

聞也者治政事自若中貴知先生終不可撓好語慰

曰公執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數月

中貴屏跡於公庭矣

甲辰二十八日辭闕出都門十一月壬寅二十七日至自京

中官守門者見行李蕭然相顧歎曰眞淸官也士民

遮道送者千餘人至十餘里不去先生下車撫之衆

皆泣有送至潞河俟先生舟行始歸者

十二月弔周寗宇

周公年高碩德爲前輩典型先生居恒極敬禮之去

冬以壽終於家先生歸里往弔壽執紼送公葬焉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

春三月癸未初三日始大會同志於陶石簣先生祠

海內自鄒南皐馮少墟高景逸三先生卒後士大夫爭以講學爲諱此道不絕如綫惟先生巋然靈光久而彌信家居之暇門人謀所以壽斯道者先生於三月三日率同志大會於石簣先生祠縉紳學士可二百餘人同主事者爲石梁先生名奭齡石梁石簣先生之介弟也初登講席先生首謂學者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爲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箇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證人名其社會期定每月之三日

著證人社約

約言十則約爲學之大者凡以爲證人地也附戒條

於後

秋七月

著中庸首章大義發明心性之說曰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有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是時先生專揭愼獨之旨敎學者或問愼獨下手處先生曰且靜坐又問靜坐中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故濂溪敎人必先之以無欲以此故也於是作獨箴以明聖學之要○同郡祁世培彪佳始問學於先生座

中言及生死之說世培請曰人於生死關頭打不破恐於義利關亦未淨處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冬十一月續置劉氏祠田告成

初先生自南京奉差歸慮宗祠祭產不敷致春秋殷祀有缺時弗舉者謀諸族兄乾陽公創捐助事例爲續置祭田張本是時先生經理祠事置田三十八畝歲時蒸嘗始免匱之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

春二月輯劉氏家廟祀典成

劉氏廟祀多不合禮先生於丙寅勒爲祀典一書至是復加參訂頒布宗祠行之首家廟圖考次家廟昭穆圖考次子孫序立昭穆圖考次神位式考次祭義十倫一祭主二祭年三祭時四祭器五祭品六祭儀七祭餕入祭樂九祭產十祭法

夏五月重建古小學迎尹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

古小學者祀宋儒尹和靖先生也先是天啓間周海門盛標良知遊其門者率流於放逸先生思表章和靖以救正之方謀所以修葺祠舍爲崇祀地會遭學禁而能至是復具牒當事者鳩工庀材鼎新之享堂落成迎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乃大會生徒

發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簣祠遞會於小學陽
明二祠先生歲時嘗讀書小學中又建養正堂游藝
所左右翼以齋房一如舊制配享者四先生宋石公
整僉公浙元韓公性明潘公府紀重建始末於石又
輯爲崇祀錄○按越中自陽明先生倡學後其門人
最著者爲王龍溪由龍溪而傳及周海門海門同時
爲陶石簣俱本良知爲宗而遞衍遞失其旨石梁先
生固嘗從事於斯而有得是時會講仍揭良知以示
指歸每令學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
中若不識本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
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
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

從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巳諸生王朝式秦弘祐錢永錫等奉石梁先生爲師模糾同志數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認之先生間嘗過從一日座中舉修悟異同復理前說以質弘祐曰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閒乎又與弘祐書曰學者宜時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卻第二義不問須看作一個工夫始得數致規正諸生自

信愈堅先生遂不復與之辨矣

秋九月會推通政司通政使不報

格於內閣溫體仁也時文湛持姚現聞數以書候先生先生不答前後家居凡朝貴人通書問皆不答

冬十月著第一義等說九篇

先生著第一義等說九篇一曰第一義二曰求放心三曰靜坐四曰讀書五曰應事六曰處人七曰向外馳求八曰氣質九曰習靜坐說畧曰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與之甞惺惺可也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悉與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甞致

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不會靜坐且從整齊嚴肅入其他諸篇無非發明靜存之意固先生示人入道之方尤所以自言用功得力處按是時先生用愼獨工夫獨體只是個微字愼獨之功只於微處下一著子故專從靜中討消息久之始悟獨說不得個靜字曰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又曰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不得以未發爲靜已發爲動又不得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蓋謂喜怒哀樂以四德言不以七情言亦一時事不分前後際遂有丙子以後語錄及聖學宗要人譜原旨讀易圖說証學雜解諸書大抵於先儒成說掀翻無遺卽延平看未發氣象亦謂落邊際獨信濂溪伯淳爲無弊俱卓然明道之書也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

春三月輯鄉約小相編

時邑令講鄉約先生參酌古今輯諸條說以佐不及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衍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

約類訓一曰鄉人守望之約二曰鄉人讀法之約三曰鄉祀之約四曰鄉飲之約五曰鄉射之約六曰鄉學之約七曰鄉舉之約八曰鄉儲之約視保民訓要更加詳明令不能行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

春正月輯劉氏宗約

先生輯宗約立宗長一人總宗教以約九族之衆宗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宗老一人專以齒（如宗長年尊不另立）宗幹一人司大家錢穀出納宗糾一人任糾繩綱紀之責置彰善紀過簿各一扇以示勸懲凡宗人有犯倫干義財帛未明皆質成宗長若未經宗長處分而輒興詞訟者以罪論月朔告廟宗長率宗人謁廟

位隨舉祖訓一二條闡明之有疑則質遇事則舉而聽斷於宗長宗人有善當勸有過當懲俟會畢宗長示以勸懲之典仍各書其事於冊按劉氏族大風澆最難齊一先生佐家政以來事無大小無不取裁焉大抵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情雖嚴令之凜如也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有訟公庭者先生沒後猶尊行其教不衰

夏六月輯聖學宗要

先生謂孔孟既沒周程張朱起而承之又三百年而得陽明子其傑然者顧分合異同之間學者多不得其要歸乃輯五子書之要者詮解之周子則太極圖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與陸元靜良知問答及拔本塞源論大約以主靜立人極一

語爲宗而其餘諸子俱要歸於此爲聖學宗要云

秋八月著人譜

人譜者譜人之所以爲人也首人極圖說言人心之體分爲二五散爲萬善極而至於天覆地載民胞物與不外此心之知能乃其工夫要之善補過以異於不思善惡之旨次六事工課卽發明圖說之意終之以紀過格言過不言功遠利也○按是時泰弘祐倣袁了凡功過冊著遷改格一書善與過對舉一理性情二敦倫紀三坊流俗四廣利濟陶先生序而行之因以冊呈先生先生曰此害道之書也乃與弘祐書曰來冊廣利濟一格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等格書之無消煞處不如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

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道處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箇爲善僕以爲論本體決是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因有感而著人譜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

春三月重輯合璧連珠

先生既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孔孟合璧附以喫緊三關一曰人己二曰敬肆三曰迷悟今復裒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歷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并附以五子

之說遂合爲一編

夏五月遣諸生如天樂等鄉賑饑

去年紹郡大水所在民不聊生而山陰之天樂鄉蕭山之桃源鄉諸暨之紫巖鄉被災尤甚民多餓死者先生數致書當道請賑當道難之乃改圖私賑募銀二百四十兩有奇米二十五石有奇遣諸生傅殷等賑三鄉計賑戶五千二百六十口有奇當道復允先生請發米一百八十石行官賑

秋七月甲寅初六日枚卜閣員欽召八月癸未初六日拜疏請展限丁酉發自家

時首輔溫體仁在閣七年專以繁刑厚斂爲先務致民窮盜起給事御史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

退於是上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九卿詹翰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謝陞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行及先生以上上降詔召三臣趨朝仍命部長吏疾馳促上道當是時自世廟以來參大政者率歸詞林先生以外僚與孫公同被徵命又皆一時宿望朝野歡呼相慶使者至先生病痱拜疏請展限越旬餘而愈乃北發尋上擢文公震孟直閣又起用黃公道周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視事

九月丁丑次德州疏辭不允

冬十月戊戌二十一日至京師拜疏請陛見

先生先抵京師而孫林二公未至乃拜疏請謂俟林

釬孫愼行到日同行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上命須
二臣至承旨吏范仁誤傳令先見先生遽行朝見禮
越日始知前旨復拜疏請罪詔詰責尋下仁刑部按
問所繇誤傳狀時溫體仁因事逐文閣學又忌先生
入政府故借端以沮進用云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

春正月丁卯二十一日上召對於文華殿

孫公愼行入都以病卒上下劄子召原任禮部左侍
郎林釬及先生至文華殿面對上問曰方今人才匱
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釬具言所以先
生奏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
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

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流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參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參罰不可言蓋參罰重則縣官急於催科而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詩云廢爲盜賊莫知其繇臣竊痛之上又問邊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以內治爲本內治既修則遠人自服故云脩文德以來遠臣聞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

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顧溫體仁曰先年都城被圍滿桂之敗宗周所目擊此時可說干羽兩階否因不懌而罷遂傳旨林釬入內閣劉宗周查相應員缺來看

庚午二十四日陞工部左侍郎再疏辭不允二月丙戌十一日拜命

體仁諭意太宰授散秩陞久虛司空席以待先生疏辭初以范仁案未竟請罪繼以病請上不允遂拜命而仁旋奏論城旦詔從之先是刑部具仁獄上體仁調旨覆治再擬輒再駁及拜司空之命卽報可

戊戌二十三日拜疏直陳轉亂爲治之機

先生痛切時艱歷數從前敝政請上更調化瑟畧曰
皇上卽位之初鋭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
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
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
者於是首屬意於邊防而賊臣遂以五年奏凱之說
進巳巳之役彊圉孔棘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
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心腹寄於干城治術
尙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
可救故自厰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
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
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

劉子全書

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奏績而行閒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牖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

而又以過聽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
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
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
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
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
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
已從人以寛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
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
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愼宗賢
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
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慮乎外患內憂哉皇上但

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兵之繇與今日不忍
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
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淸野
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
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
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
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
要在於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
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
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愼之則中和位育庶幾
不遠於此而得之末糾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
新疏入上大怒欲重處次輔錢士升擬嚴旨進又發

改票温體仁加嚴以上上意反解親爲改定曰劉宗
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
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堯舜事業詎不
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
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

三月辛亥初六日拜疏恭申對揚之忱

先生以前旨事事商求不勝感激乃復以堯舜之道
進畧曰堯舜之所以爲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
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
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固已具堯舜之心矣
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
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道者

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與又時時而謹凜之卽此一念謹凜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涖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敎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

夏四月丁丑日初三拜疏請禁天下言利奉旨詰責

時陵工城工天壇諸興作競起度支告匱又以囧寺缺馬價上命諸臣捐助大學士溫體仁勳臣朱純臣率先捐助有差又罷來年朝覲令各輸道里費以濟國用先生疏諫畧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

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方今國步艱難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即所輸釐釐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而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未言聚斂之臣甚於盗臣請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而尤在先愼乎德以爲理財用人之本疏入奉旨詰責

六月己卯日初六會推閣員不報

奉旨推閣員三推及先生始廷臣一再推上俱不用意未嘗不在先生也體仁恐嗾會稽人許瑚上疏短先生曰劉某才諝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上謂瑚屬同鄉而所言如是遂不果用

戊子十五日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時温體仁脩黨人之隙連逐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等俱以門戸重得罪上又篤信體仁益用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如陳啓新者皆得論列天下士先生曰吾不可以不行矣遂三上章乞骸骨詔許之

秋七月癸卯朔拜疏辭朝出都門

先生因辭朝復拜疏陳悃畧曰伏願聖德日新聖脩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辨消長驗之由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

且慮積疑成隙終開門戶之爭云先是先生草疏欲參體仁爲人所洩體仁遽調旨允放臨行復遺以書歷數其罪切責之

己未日十七次天津聞邊警暫次津城

大清兵自宣鎮入破昌平皇陵告急先生聞之謂國難崩摧非臣子接淅時乃入津城佐撫軍賀世壽籌兵食京師士民揚言曰己巳之變定國綏民緊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以尺一召之朝廷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於是兵垣宋學顯請召還少司馬王業浩亦以爲言詔下部議謝太宰復希體仁指巧阻而罷越月

大清兵退先生乃南行

九月壬子日十一次德州拜疏陳時事奉旨革職爲民

時先生草疏極言賢奸顚倒任用匪人之禍遺僕上之爲中書陳龍正所阻賫疏者反至德先生曰吾不言誰爲言者是時上以邊警復用中宮監督邊鎮先生幷入其事於疏中改竄前稿以進其畧曰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疇咨側席而今日之禍一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脩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寖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

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鎭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衞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
如杞之死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結一鮑颺之局則朝
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
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己
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
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
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淸
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
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
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
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

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卅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

此明示天下以至有徵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今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目言也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傳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伏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

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事一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疏入司禮以語刺中官恚甚在上前擠之體仁復舉申理成德等爲偏黨激上怒降旨朝廷委任邊臣何嘗不常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査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己巳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爲刑政之舛又牽揑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顚倒是非姑著革職爲民按成德滋陽令也廉而負氣詣文閣學先是以詹翰趨朝道經其地德治席款之酒酣偶案上有緗縹德濡筆甲乙曰某某賢

某某不肯異日得位當令朝廷肅清數體仁十大罪太守鄭偵知之遣健卒報體仁臺使者出對善至遂劾德贓千萬德亦逮疏參體仁奉旨下部獄廷杖竟以貪成巾紹芳文公嫺感也官福建布政齋捧畢休沐歸里門時論咸謂紹芳賢而久任宜內轉文公在直閣嘗言之體仁心嫉文公因嘆太宰謝世參紹芳鑽刺體仁擬旨逮訊以旨傳示同官文公遠擲之几上出諸侵體仁聲召俱應體仁遂罪以入告郎日敕文公閒住次輔何吾騶亦微有言不自安請告亦與致仕去紹芳尋遣戍初鄭鄤以庶常降論家居與孫淇澳同邑相友善及文公入閣孫公起宗伯貽書於鄭從之入都鄭亦冀藉二公圖柄用見人輒慢罵體仁謂吾必露章參奸輔體仁偵知之遂糾鄭遇父杖母大逆逮入詔獄復陰囑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訐之詔磔諸市

始以大學誠意中庸已未發之說示學者

先生在官多暇有所得輒次第記之名獨證編論大學曰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遠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而工

夫則從格致始謂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要歸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眞工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又曰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又曰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是之

謂體用一原是之謂顯微無閒論中庸曰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卻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巳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閒者獨之體也或問寂然之時四氣冥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四氣造於有象安得以未發爲動已發爲靜乎曰寂然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感而遂通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

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他日先生曰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直指喜怒哀樂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卽意誠之眞體段故皆以愼獨爲本教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自聖學不明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淪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旣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學術浸以支離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啓之也○是時先生工夫只在畧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無爲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欲等語曰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旣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專揭立誠之旨卽愼獨姑置第

二義矣先生惓惓說箇誠字又惓惓說思誠二字

冬十一月至自京

十二月乙酉十五日夫人章氏卒

先生平生不問生產家政皆操自夫人夫人性剛明舉止端重處閨閫無惰容及卒先生哭之曰失吾良友題其旐曰孝莊書苦次說示汋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歲

春三月遣諸生如嵊邑賑饑

去歲嵊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或啗草根木皮死者道相望邑令已設法行賑矣是月之會座中言及賑事不繼先生太息久之因商之諸生謂借資廣糴庶幾米集而價自平王朝式曰糶

民死者多矣存者無一錢而欲以平糶博半菽之餘何啻索之枯魚之肆乎盍如昔年天樂故事轉相傳募以佐縣令所不逮先生然之遂書緣冊勸輸得銀六百三十七兩有奇米一百七十一石有奇命王朝式秦弘祐錢永錫邢錫禎楊熬邢錫祥王兆脩徐廷玠王燮之等入嵊綜賑事嵊文學王儆弦佐之又募嵊米八百九十石有奇諸生徧走山谷閒量度道里遠近設粥厰一百三十七所每鄉推擇有心力者董之給粥月餘日飼四五萬人仲夏麥盡民復嗷嗷朝式欲行三賑請再募郡中人多難之會祁世培請之當事巡按某發贖鍰百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嵊邑得銀三千三十兩有奇糴穀凡賑饑民四萬二千

一百三十口有奇迄於有秋一邑獲全

是時問學者縉紳則吳執御葉廷秀王嗣奭諸生則

趙重慶胡鳴鑾金鉉先生皆有答書答金書曰學當

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

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

發散是不得已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

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

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

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

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固俁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

動靜以施其功亦俁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君

子之學愼獨而已矣

冬十一月辨解太極之誤

是時先生有論學數十則見學言內其辨太極曰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因曰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曰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又曰理卽是氣之理斷

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他日先生曰千秋上下大道陸沉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尋箇入門）○先生又發明大中未盡之意論誠意曰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又曰大學言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証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論已未發曰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冬寂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

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眞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言一默莫不皆然此愼獨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愼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

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為單提口訣直求之思慮未萌之先委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之議朱子從事延平之門初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為下手謂獨為動念邊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俟以慎獨之功為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為未發以感而遂通為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卽此而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卽隱卽見卽微卻顯和以行天下之達道卽見卽隱卽顯卽微是之謂無隱見無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為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為工夫于古儱侗支離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天下後世也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下

附錄二　年譜下

門人董　瑒編次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年病瘵卒復撫其遺孤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曰庶可報吾母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貲爲姊氏卜兆先生平生嫁二從妹嫁一姑表姊娶一從弟婦娶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晚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立祭產若干畝家中饑饉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三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閨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刪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敎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

以世之讀是書者誤故也駁天泉證道記曰先生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港乎四無之說先生嘗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旣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爲必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爲先生必加良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闢晚年

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罷（他日先生良知說曰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不待龍溪駁正而已知非大學之本旨矣）○是時諸生互辨儒釋異儕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書勉以敦篤自修不當黨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遇會講多遜謝不赴蓋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濟已請事者遂聽諸生自相會聚矣

十二月丁未改葬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袁村之蕺山

先生以考妣下葬葬域爲平田欲得吉壤改築時增
陳剛卜地得鳳山遺以葬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
決意改葬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斂成禮先
生生不見父捧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既窆疏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遺土仍封於舊宮戒勿毀自此
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
洵偕毓蓍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蓍執弟
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偕
贄者必曰不足爲吾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
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

先生旣續置祠産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公以下祭產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饗先生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曾祖茅山公祖兼峯公考秦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七十畝又季叔秦屏公遺產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沒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義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贍產終不敵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進大理丞張二無瑋初受易於孫文介聞嘗旁參釋

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嘆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凡九容九思應事接物未免多疎略處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慾克已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然郤少有得力總入人爲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聞今日復聞於先

生也盤桓數日而別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厖雜即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問答私為己有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為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言為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闕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為古學記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抄書投壺奔喪為尚書儀禮逸經創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傳之說為是罷去前編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尚

書逸經二篇曰夏小正附月令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坊記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分見外分二十三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燕義射義朝事附聘義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四篇祭法祭義二篇禮本即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樂記附餘篇呂考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傅餘篇還賈誼勸學還荀子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禮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正六本顏回子路初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西

赤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外傳孔叢子等書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代虞德誥志少辨用兵少閒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弟子弟子行皆從倒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大學學記上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傅學記下即原學記四書曰曾子十篇論語孟子子思子中庸又定後儒為十三子曰董子文中子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川薛子吳子康齋胡子王子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之說古人原是此意禮記一書大抵如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為書不必北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睹不得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著三禮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擇焉不精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下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禮爲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傅學記下卽原學記總名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卽戴記古本孝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爲一段釋格物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中玄拱所定先生讀而亟稱之已巳夏著約義一編謂既可剖一而爲六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乃斷自首節至天下平節爲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

釋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明其略晚年以所疏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笥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而疏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愼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幷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愼獨乃誠意之功誠

無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諡曰文覺操文以祭略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離覺無心卽覺卽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邇啓宗門先生益排玄鑰直令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纏橫說豎說不出良知還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洙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辨難惟虛己請事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爲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六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數學終之以聖統聖統系有明上溯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齋吳子附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子張子程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子顏子孔子衛武公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臯陶夏禹虞舜唐堯伏羲氏維玄氏而終以吾道于城述先儒之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子小異於宋進尹子於明退曹子而進羅子於○時有答文司理德翼沈中柱曹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二月辛酉改染下蔣先塋衣冠之藏祔葬章夫人先是下蔣啓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營舊宮葬之左規生壙仍實泰臺公遺木遺土於其中先生爲夫人志墓且附以自況稱劉子合葬預志

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遭水災米價騾踊民以大饑先生與郡紳王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各出私囷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議郡以儲米數爲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饑戶上中下三等上等行粥賑法中下等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季春季夏粥賑亦在春夏之交百日爲率其有孝子悌弟節婦貧儒喪不

能舉者年有䘏不論豐歉爲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爲任任滿交代書其事宜爲昌安里社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首大學石經次務學篇次知本篇次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次問官首孔子問官次周官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次歷代六官考曰官制土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次入官首子張入官次春秋諸臣尚論次戰國諸臣列傳次邑宰列傳次守宰列傳次監司列傳次文學侍從列傳次諫議列傳次師儒列傳次九卿列傳次宰相列傳次將帥列傳次五等世家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終之以王道書歷代詔書奏議赴少宰任倘攜書編輯大體具者

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十一月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爲慨嘆久之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譴在籍俟定論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獎舊德如鄭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辰李公邦華倪公

元璐黃公道周吳公麟徵祁公彪佳陳公子壯以大
登用先生召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黃
公以稱引鄭鄤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
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猶私
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
疏及之旋爲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時患癃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初九日發自家

先生患癃閉未解忽聞

大清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進圍開封所過無
堅城躡然起曰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
死一日爲君父之身遂襆被上道泝從行胥渡錢塘
及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二十七日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遇恐一旦塡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上覽疏謂淵於事情難施用置之疏載集中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說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學三皆所以發明心學也文載全集治念說者言念與思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

干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慮而已○濮州葉潤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比部郎中救黃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遇先生於淮上肅躬請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尙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個何物養又養箇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

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巳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箇心嘗惺而嘗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

必於斯爲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二十三日）北進候旨八月丁未（初十日）次臨朐前疏報聞

不允癸丑（十六日）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十六日）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二十六日）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二十四日）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僉謂代之者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躐遷義有未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庶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艮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

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初三日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十二日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

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庶在是乎繇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

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己貞廉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二十五日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一曰貞法守一曰崇國體一曰清伏奸一曰懲官邪一曰飭吏治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掌卽嚴勅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贓的指實參來其餘諸款俱不行疏載集中

甲子二十七日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減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

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敘之典特糾御史喩上

猷短喪起復河南巡按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冐功

又薦舊給事袁愷戍籍御史成勇延儒見疏怏然不

悅調旨減俸以勵軍勞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

殊喩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日十一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輦轂日打喧鬧禁賭博捕盜

賊參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陵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

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

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

題參輕則拏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

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絜令

戊寅叶二拜疏條奏備邊大略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黃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大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生應詔陳言略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之遺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旌血戰死綏之盧象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懲追戮

誤國姦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將左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後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備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貲召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旌盧象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十四日趨召對

先生既拜疏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先生典選必闔已華貫銳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急行閒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

薦俟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略可用并請
上親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
選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況樞輔乎遂上疏明職
掌謂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
怒是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
出太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
臣何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
祖宗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
命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
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
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爲總攬大權而在臣
等亦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

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概往往論列明辨者其人多賢
邪條奏質曾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皇
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
宣旨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
聆諸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
再考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
與焉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五月二十日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
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脩覲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俞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
者謁先生贄以書儀爲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

生揮之去上疏糾之且自劾曰臣忝列風紀此曹不難爲非義之干覦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爲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著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姦有裨風紀著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

甲午二十八日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著實舉行先生櫽括書中大旨約爲五事以獻一曰重臺員之建白二曰定臺員之差遣三曰正臺員之體統四曰覈回道之考察五曰嚴臺員之遷轉大都釐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

旨係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攸容二語意不憚奉旨憲

綱舊制甚明不必另托敷陳疏載全集

閏十一月己未二十九日上召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規卸爲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埰見之曰此必奸人入蜚語謀翻局卸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人規卸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先是六月枚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宵小忌之思有以中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推一二人皆下獄掌院生道追免官上大怒下吏議埰罪會上又開弘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

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頷之勅令具疏疏上而語顧綎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獄并收埰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衛堂三日內以埰開元絕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僇人於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尚何顏立交戟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諭督撫去留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望

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堠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其罪愈無可逭乞皇上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懌曰火器乃中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其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

義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肅則閫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上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旣忽邊防聽兵闌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閒諜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

人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
上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
脫卸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
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
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
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
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爲好惡合
國人爲用舍慨然永爲皇極主於是進賢才以資治
理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
曰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
整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
必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

二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正以前人敗壞皆緣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

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因勅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款語申救採開元上巳拒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舉多狂妄幸寬鈇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宥斃於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前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旨豈二臣可得與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果如此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硜直與開元並無舊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也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理之

旨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旨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狥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級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採開元以獲罪不得上六卿臺省詞林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祝淵又特疏從銀臺入上俱不省越數日上終以先生言攺採開元刑部擬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而大司寇徐石麒奪官并司官降級爲民者數人○晚近憲度陵夷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六十八日正色諤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外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清

請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爲憾副院爲張瑋僉院卽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位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初七日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馳一蹇見者欷歔竦嘆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者列道周揚鞭不見人蒸實錄也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悃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又以採開元及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故相王應熊且勑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恇懼先生草疏欲糾既而念身方待罪二疏俱不上○先

劉子全書

生在寺幅巾布服道味迫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佳劉公理順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日初祝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祁公方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乃祁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每造寺詣必竟日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遺公書言身居言責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中人舊遊馮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問相叩擊

先生遞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卽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標曰誠意筌蹄祝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爲意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說

先生既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按太極圖說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illegible][illegible]有人人合德爲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卽天卽地人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

也

二月丁丑十三日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爲上詰責先生不自安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爲歸歛金以贐先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往往形之詩歌以見志搢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彖辭次爻辭孔子傳十篇首彖傳上次彖傳下次象傳上小象附後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說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

在今古之間每卦首彖辭次爻辭次象傳大小象一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圓圖六十四卦方圖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後因重皆繇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臨絕先生曰易抄有心得之解再入楊止菴精者彖傳小象俱降一字書之）

夏四月己巳（初六日）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十三日）至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總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請令先生戴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即日戒舟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爲祝淵淵既得

罪滯京邸欲上書掊擊二三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
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洵剖疑抉微各漉焉有會
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惜分手轉
發林皐輿進修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
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啟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
居室三有百畝曰始有三百畝曰少有三百畝以上
曰富有其贍族卹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卹典事
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嫠五卹喪六助婚若
鰥寡孤獨而已經犯過犯譴者不給煕婦同蓋於存

郵之中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

冬十月重建天樂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之水而外通錢塘江江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築壩以障之自麻溪築壩而溪水改從茅山出外江春夏雨集外江潮汐與山洪會天鄉之民盡爲魚鼈嘉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圮江復歲決而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則天鄉與內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沮而罷是時先生憫天鄉痌瘝不已復與余公煌請於當事謂移壩不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困當事允之舊制閘

二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
築其上半如壩開口僅高丈許舊制開一重今於門
內加板一重內外扃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鄉少水
患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
孝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答
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
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說於
下
著證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證學雜解二十

五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又著良知說一篇文俱見全集中○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爲聖學也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學專在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競以玄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與

十二月書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

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奚適乎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人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為心分性為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為性未發為靜已發為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心之所以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曰誠意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惟有謹凜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慎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為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為性命陽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罔

先生即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
失之玄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
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合
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
至矣
乎

崇禎十七年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初四日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眞定一入居
庸關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
軍黃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
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鐲鐸
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
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

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
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
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已所輸金
遺撫軍又致書趣其啓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
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特纚履出語之曰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
京師坐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援不至都城之
破可旦夕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
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
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
廷臣譁之竟不行
五月己丑初二日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

司申討賊之義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徬徨者彌月初二日門人朞黃告北都淪陷上投繯狀先生怛然震絕頃之諸生秦弘祐錢永錫王谷等數十人連袂先生所告變先生跣而號迎謂曰當日既不能戮力圖君今又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汝輩各守所學無交臂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讐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責宗周是也身雖老敢爲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衞廳事一時蠭擁者數千人監司王鄘來會先生具

告所欲爲云云鄜戰慄囁懦不敢出一語目覘移時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暨諸生從之行撫軍黃鳴俊與各當事者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尙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闖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覘退越日會城傳述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

鳴俊默不應既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噫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卽上萬無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縞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掖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耳鳴俊唯唯然實無興師意以大義無逃面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托言封守爲重先生太息曰

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千里提封屬之誰氏而吾儕又爲誰氏之民乎趣駕愈急卒趑趄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越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生爲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太冲章公正宸熊公汝霖爲書郵致總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賈豎靡不接引措畫旬日而先生猝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絕滋味日啜糜粥數盂酬發紛糾力不能支重以兵饟無所出方在討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

壯其氣爲白撫軍屬之召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至先生乃弛其任初大典坐墨先帝勒餉三十萬尚未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先生念國難方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日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罪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冢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不染之操百折不回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强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遘此鞠凶痛臣工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都察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即不致死於賊亦當歸死司寇謹席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遘此

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爲辭署疏稱草莽孤臣
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會推冢宰兩次
戊申二十一日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初八日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
及請誅內外不職諸臣奉温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
略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
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
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
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
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

有謂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銳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

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陰陽詭祕爲賊行閒尤宜顯示誅絕其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糾中外不職之罪略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迨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尚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諸鎮共淸國讐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

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王既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諸皇子音耗萬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捲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即誅璫定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之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温旨褒答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與慎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著

宣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新君北伐無期日議定策功至諸鎭稱兵譬殺反進爵侯伯恩詔不禁逆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髮指故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遂攢矢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以上四疏俱稱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尚懸故再疏請罪按淵即金吾訊考掠不屈旋改司寇定罪寇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者聽臣僚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士英爲銀臺所格邑邑而歸後海寧失守結帆自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二十六日次丹陽候旨即前三疏之旨

秋七月己丑初四日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恝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又進求之設誠之地且剖之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云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聞變大臣議迎立主世次詢謀僉屬福藩

中樞史可法主之闕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所親爲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管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朝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蔭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鼠懲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訐太宰張愼言引舊輔吳甡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勳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愼言及司空程註少宰呂大器而加銜勳臣各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鋮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粮竹山盧

九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弘圖姜曰廣固爭召大鋮
而不用收攣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尙未寢先生不勝
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略曰天道有陰陽而
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
泰之象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
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
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
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矣而羣
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
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

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
已疎何以言匡復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
浸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
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
諸將又各有舊汎地而置若棋奕洶洶爲遯雞之勢
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起其雄心則皆
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
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
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
之謂何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
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
表裏自古未有宦官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

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以大法處之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弘光第一美政宗社幸甚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盡調劑宮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汋曰時下邪正尚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吾言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舟濟之風矣前後溫旨出高弘圖姜曰廣所票二公皆正人日晚望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時四鎮暨士英見先生糾疏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入覲抵

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鳴俊內除君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統攝鳴俊不得陛見高劉二鎮又遣人刺先生見先生主僕三人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衍枵然相與慨惜告謝而去四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海高傑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鳳壽黃得功封靖南侯鎮滁和

壬寅十七日至南京

前疏雖奉溫旨先生倘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

有當新君嗣服之初取行定策之誅某負海內重名
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
生結黨蠹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爲大
臣蠱惑世道之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興善
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
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幷
坐臣不臣天子臣死有餘辜但使天下病及先帝卽
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
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鎭岌岌乎有分崩離析
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聽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
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月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

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

臣叅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

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

丹沈碧化獨臣尚偷覦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

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

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王俱慰解

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訐以私疏先

生置不校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初六日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既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

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

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袒分左右口搆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隨請面恩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荷溫綸最後有面諭之旨大懼為黃語搆之朝堂坐疏中移蹕鳳陽語為不軌顯狀又言搆死黨三千潛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王愈畏忌不果召所云搆死黨三千即指浙撫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略曰漢臣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爲專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敢逃陛下之斧鉞統祈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奉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趣司寇賀世壽世壽以子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爲喻上猷其次在官僞命有據者裴希度衞楨固陳羽白凃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僞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金毓峒魏琯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承詔鄭楚勳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新長蘆巡鹽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尚無下落者直隸巡按劉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

按楊爾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鹽成友謙茶馬徐一掄請王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量從末減或竟予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兩淮巡鹽楊學愿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一敬巡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甲戌拜疏清輦轂以清天下

大略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令所司畫赭衣以當辟承廢歸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下從重典論

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莫重於察吏而與其徒言察吏無寧言風吏仍倣周官六計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曰廉善責招撫也二曰廉能責開墾也三曰廉辨責均役也四曰廉法簡獄訟也五曰廉正責教化也六曰廉敬責備禦也另編巡方實政冊詳開六計項款以請告未及頒行

乙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勅三日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二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時先生草疏欲諫既謂王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

一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疑廷臣之有黨姑借一人以示罰夫廠衛設而宦官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姦矣言路阻而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蜚語含沙下陵上嫚妨貴遠閒親淫破義法紀蕩然長此不已必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姦而其爲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九月戊子初三日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鋮奉令旨詰責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鋮詔拜兵部右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愕莫敢言先生方在告候命即草疏糾之略曰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

之辨而才謂爲次大鋮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
邪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夫一大鋮耳樞輔
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
勳臣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宰
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總之大鋮進退關
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
旨阮大鋮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
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鋮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
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初十日再疏請告賜馳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
辭
王子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

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卻之在臺二十四日於
凡治平大經修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
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爲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
高弘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麒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
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
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革
職爲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位而憂時亹亹復拜疏陳悃一曰脩聖
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
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
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王不省

辛丑十六日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初三日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切齒權姦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此羣邪益競進盡毀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黃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牽坐先生黨首先生還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沒齒不茹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皐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

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

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起曰是予志也即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應鰲與陳鏞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鑑五曰帝鑑近自皇祖宋高唐肅而上遡之帝堯又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

林

三月考訂大學參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參疑蓋積衆疑而參之略爲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爲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緡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以明格物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三節爲一章入在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

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石經爲僞書先生酷愛之日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何病況其足爲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絕先生謂過於割裂并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參疑本視高本更爲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之以俟論定

夏四月避跡於上竈陳氏之別業

時有答史孝復書發明致知之知卽知止之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

五月改訂人譜

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

雜記雜記尚未畢草先生臨絕命汋補之敬受命成書

六月丙寅十五日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楚鎮左良玉以馬士英亂政舉兵向闕移檄暴士英罪狀指黜逐先生姜曰廣及任用阮大鋮等事士英大懼調江北諸鎮兵入衛

大清兵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可法死之

大兵遂渡江乘勝攻南京五月初十日福王蹌踉出奔或傳偕士英赴浙先生方以潞藩攸國於杭而良玉檄辭及巳日在席藁驟聞王臨幸又不遑寧處欲趨會城趣撫按迎駕而撫軍張秉貞巡按彭遇颽士英私人也不可與深言先遣汋偵動定汋西渡則士英擁太后抵浙境秉貞以下爭持金帛郊迎絡繹於道莫有一人及乘輿者汋歸白狀先生憤然曰士英亡國

之罪不必言焉有身為宰相棄君上挾母后而逃者某恨不能手刃國賊豈涉江而同諸公迎之耶不果行士英至杭奉太后垂簾決事召越紳商周祚祁彪佳二公不欲行先生曰國難至此尚欲袖手坐視乎遺書祁公曰今日不行異時有三徵九辟不已公果能以死對使者抑別有藏身之地與藏身之法乎祁公終遲遲初王之出奔也幸滁鎮黃得功營得功以禦良玉駐兵太平時

大清兵已破南京鳳鎮劉良佐軍降遣良佐追王且招得功方對語得功稗將田雄從後射得功貫顱死雄遂執王奔良佐營良佐挾王以降遂遇害報至太后命潞王監國而仍祕王變不發先生聞會城有主亟請

守道于潁集丁壯礪器仗爲戰守計又寓書章格菴正宸及餘姚熊雨殷汝霖趣入城共治守具諸書俱失錄不應先生爲鬱鬱久之無何

大清兵所過郡縣望風降附越中大吏多遣妻孥去潁還臬司杜門將行士紳挽之不可得會士英麾下有東遁者郡中驚懼先生遺書潁曰馬兵不北進而東來蓋逃也逃則可誅也馬兵一來并提督馬兵之公侯將相俱來矣皆逃也逃則可誅也由是推之凡屬吏之遷移家屬者皆可誅也幸執事表明忠義之心立決固圉之策先將諸倡逃者置一二重典則布置自有次第而聞風於隔江未必非疾雷之破瞶毋徒以去爲汲汲也潁覽書不行翼日出視事拜疏請誅士

英又縛內侍屈倘忠先生聞而稱快復致書從恿之
謂宜立發第二第三疏必得請而後已又勸穎立甤
倘忠於杖下且曰吾越有險可恃一成一旅斷有濟
於天下事所恃執事一人執事存越則存天下矣穎
不能用始終無所措置當是時烽火逼郊圻潞王左
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爲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皆
戰慄旦晚且行遯先生忠憤塡胸莫可告語六月十
三日杭城失守諸大帥盡散潞王具款降十五日午
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
遂不食僵臥楊間汋流涕奉糜以請先生揮之曰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爈
呂生滋請見言事先生延入臥內憑几而見之應爈

進曰今日繫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猶有魯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名華堞先生何遽言死聞黃石齋越在近郊時以祭告禹陵使越曷不擇諸王賢者與黃公開道走閩檄鄭帥以海師直擣南都吾浙之兵不攻自去此千載一時也先生曰向者累請于公城守公褎如充耳今欲爲於國亡勢去之餘亦已知其難矣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尙俟何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應熼曰不然今日所論者宗社爲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靈實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於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

生曰吾固知圖事鮮於捐生顧予老矣力不能勝徳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其不知量耳予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匡復之事付之後人已矣應熺反覆數四先生必避之命往見于潁爲後事圖十六日吾越爭醵金犒師應熺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乎應熺知不可奪卽以死激先生曰古人云擇一塊乾淨土死今城降矣卽欲死豈先生死所先生爲色動曰姑從子出城觀變遲數日授命耳晚始粒遣人訪石齋復趣格菴兩殷急趨郡書失錄

七日辰刻先生辭櫛辭家祠出居郭外之水心菴越數日雨殷約期來會曰爲今日計宜別擁賢王畫江自守首則借資方藩方國安次則藉援末孩朱大典先是大典亦以禦良玉駐兵江上王被執大典引兵趨浙是時歸金華若聞兵數十艘見泊蛟川使其列防錢塘東岸自足寢兵窺江更從徽寧間道邀約左兵擣虛建業彼當退而自顧如此則恢復可期矣即當趨候指使長者之前不敢一字欺先生又以書邀之曰辱手諭足盡今日措置事宜門下若有意高皇一綫急宜捐軀入郡吾輩斷無生路行亦死住亦死做事亦死等死也與其墨墨而死毋寧烈烈而死況事尚可爲乎若不做便合迷死矣隨命洽以雨殷書上穎不遇

丁丑二十六月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㢘忍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愫賫冊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二日門人王毓蓍痛予矜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蓍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汋不敢以書呈時雨殷爲邑人所覺避入山中格菴以書辭蹤跡不齊無所遇而二生亦竟去先生聞毓蓍死曰王生死我尚何濡滯哉先是壻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文文山謝疊山袁閎事言死尚有待先生覽書爲進㢘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

尙有望於中興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迨杭州失守監國降矣今吾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少需時日爲必待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敗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歲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尙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

義也父子之覩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玄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玄趾眞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猶義猶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覓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又屬示汋曰祠事要爽盤明白不得容情作不結之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斂用孝衣銘旌外書官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村甚薄

弗刻文集汝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之病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己又繫以辭曰予職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五日昧爽乘小舸駕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洋中舟行十數丈舟子急挽擢救而先生尚浮水面輒以手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毋悞我顧良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也隨進鳳林辭墓困頓彌甚暫息靈峯寺是日學羅徵書至同先生徵者八人在越爲高弘圖去位寓越商周祚姜逢元祁彪佳及先生乃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能兩般諸君不忘明室故

今巳矣吾止盡今日之事遂口授答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巳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敎取譏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敎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鈇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言不再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汋錄書付使者并來書不啓封歸之

戊寅二十七日舍於楊枋

汋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屋旁二十八日友人來候復勸先生請進少飮先生曰勿入吾耳士可殺不可辱書來復何爲乎壻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

子態毓芝曰然因語及弟毓蓍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知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旣而曰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又曰吾日來靜坐小巷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汋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汋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汋曰下蔣暨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泪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胷中有萬斛泪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若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

六月初一日毓芝復來候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説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敎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

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覺撫髯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義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肯之

閏六月戊子日初八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臥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攜至前先生捉筆書爵字毓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頷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齧齒擊牀

太息者再戌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
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
八歲遵遺命歛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旐曰皇明
蕺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二十七日舉殯於鳳山泰臺公墓側
遵遺命祔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初七日葬先生於下蔣之原
自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蔣之原暨夫
人合葬泰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其他婚配子女及卹典謹綴之末簡元配爲章夫人
累封淑人先生官南憲弘光登極覃恩宜贈一品夫
人先生辭不受子一汋不孝孤汋以先生官京兆尹

遇先帝冊立東宮恩補官生娶光祿寺少卿周公夢尹女女三長祖愛適陳剛邑庠生次祖祥適王毓芝太學生次于沚適秦祖軾邑庠生皆出自夫人孫男四長茂林娶御史黃公尊素子官生宗羲女次士林娶吏部尚書商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聘江西寧泰兵備參政祁公承㸁子貢生駿佳女次道林未聘孫女一適錦衣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子善禎先生沒之三日越中師迎魯王監國所司以褒忠請贈先生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謚忠端與祭九壇給全葬勅建專祠曾祖父母王父母父母及配夫人贈如先生官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千戶是時閩中特設先生暨祁中丞彪佳位親臨

哭質撰祝辭贈先生東閣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諡忠正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功於愼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繇敬入誠之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眞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完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其修於身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儀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閨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朋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登其堂雍雍

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甥孫如其孫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使恩誼周洽不以親疎而閒焉其待宗族也祖免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置義田百畝以贍之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洊饑則圖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警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進君子退小人爲斡濟時艱之要然謹難

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卜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釐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闢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詖謬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弘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非一誠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非一誠之所貫徹而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身忠孝兩慊仁義兼盡死合夷齊首陽曾子易簀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歷千載而不朽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過於嚴毅平居齋莊端肅見之者

不寒而栗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竊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眞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晦菴象山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朱陸畢竟偏內而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見大學參疑卽內而卽外卽動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濂溪明道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復心體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儒廓清之

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掃蓁蕪
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汋負罪
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閒嘗外諏宗黨退考遺文聊
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如右復括其大旨而
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君子考焉至於言之獲
戾斯文罔有所不暇恤也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
浣之日不孝汋泣血百拜書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下

山陰族裔劉驥校刊

劉子年譜錄遺　　不孝男汋謹輯

先生八九歲在外家諸舅母有私食於中表者先生知必引避之

先生六歲冬無綿絮仲舅萃臺公與一縕成人衣也服之如襏襫然每歲以之禦寒至十五六釋去及長就室於章不能具新衣服太夫人舊衣而往先生不以介意

先生初名憲章今名其字也試童子時納卷者誤以字書遂以今名進膠庠督學爲伍公袁萃家貧不能製藍衫巾笥萃臺公以故物遺之後官總憲是笥猶用以盛朝冠終身不易也

先生再上公車念兼峰公與太夫人年逾衰暮思得升斗祿以供朝夕顧國家令甲凡乙榜必入監方許謁選先

生抵京卽入太學以是科不第決意受官故也晩年嘗曰吾一生思退後結果當再上公車年倘少卽圖謁選養親及筮仕行入歸已有終隱之志自後再蹶再起每登啓事輒不樂不意晩年竟叨膴仕乃爾

先生居喪擧家疏食承重兼峯公次女患久痢不愈家人烹鷄療之先生知終不許食丁太夫人艱小祥後猶啜粥飲水以爲嘗

先生弱冠後猶躬親勞役之事晝則讀書夜則與夫人舁水或爲太夫人滌溺器登第十年始買一婢子服起居前此官京師攜一婢歸輒贈女兄寧使夫人自操井臼云

先生與女兄極友愛平日自爨煬小竈及女兄歸寧命夫

人螢大竈炊之事之如上賓已病瘵盡力以療卽已無
參藥弗顧也時先生赴官抵杭聞病亟復返棹親爲調
治而後行及卒養其子一匡越數年亦病瘵先生又以
儀曹復命抵吳門知病篤亦買舟潛歸親爲調治之
先生平日不赴人飲亦不招人飲越中縉紳有蓬萊會月
一治具燕集先生登第後有邀與會者先生曰不談道
不講藝爲此無益之舉無論虛費資財卽光陰詎不可
惜乎固辭不往前輩竊先生雅操云
先生饔飧不給歲貸米於大善寺僧取之如外府然恒越
一年償其直前貸方償畢而後貸復已一年如是者二
十載然故舊窮孀就食者嘗滿座先生朝夕蔬糲悉與
共之絕無難色也至官僕少時夫人始以紡績之餘置

田二十畝得免貸米事

先生仲叔中望公無子迎叔母朱養之事之如母以降朱
欲子其從子兼峰公不許先生委曲勸之始得繼公不
許見復稱兒侄不置口公方令之見朱患病先生親調
湯藥以進繼子長則課之讀撫字如親弟已爲讒者所
閒欲分爨先生輒自艾曰古人數世同居今吾一叔母
不能安其心何古今人不相及一至此耶數引過請合
朱不從聽之別居仍歲時迎養不絕後朱卒棺殮悉具
自先生復畀己山以葬之繼子備喪位而已

先生再從弟宗禧茅山公長子之後祖父皆客死於外止
遺宗禧一人流落閩中先生以其爲宗子訪之歸冬製
絮衣夫人衣以布先生見而恚曰兄弟誼屬一體吾衣

緇而彼衣布一體之謂何而爲此爾我之形乎亟命易之尋爲之娶婦越十餘年夫婦相繼死又爲之撫其遺孤

先生有從叔來顧以衣敝不能更製爲言先生即解所衣紫花布袍贈之

先生嫁二從妹令壻親迎於門妹升席醮而命之歸嫁女亦然洎冠迎周寧宇先生爲賓門人章明德壻王毓芝爲贊次第行三加如儀越中冠婚禮久廢賓友知先生復行古禮咸造門聚觀焉

先生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人每請膳先生手書注目而視若弗聞者往往過時弗食大病三年少閒即莊誦經史不以病廢也

先生官行人時夜夢隨衞經歷心甚不快旣寤深自刻責書於粲曰予雅欲謝病去官不知此夢從何來終是不忘榮進念頭在乃知平日滿腔子皆是聲色貨利不經發覺人自不察耳猛省

先生在大行將上書糾沈一貫脫草以示友人友人曰公有老親萬一加以不測之禍奈何先生默然明日遂請終養友人復來詢之曰公昨且擬疏今胡爾耶先生曰旣以老親故不得行其志不告歸更何待乎

先生設教石家池嘗示諸生曰學以變化氣質爲先矯輕警惰道在人倫日用之際事親從兄

先生閱漢書取政事之大制作之美詔令之善者采集成篇如尙書典謨訓誥體曰高紀曰王政曰文誥曰變刑

曰南越藩外裔論曰至言曰治安策曰太初厤曰輪臺詔曰霍命曰金城方畧曰珠崖議曰遏巷折檻曰洪範五行總名曰後古書蓋將續書也先生卒業六經慨然有續經之意大畧欲以周子太極通書續易刪後世詩歌之有裨勸戒者續詩取後世詔令奏議之有益治忽者續書朱子家禮續禮綱目續春秋有志未就

先生辭劉公一焜扁額有曰克念聖罔念狂敢不勉予衾影實勝善名勝恥庶幾奉爾韋弦

先生官大行給假歸江西巡按韓浚上疏叅先生比之爲少正卯謂行僞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尙方加誅以爲惑世誣民之戒歸子顧劉廷元復相繼攻之蓋爲先生脩正學一疏發難也越丁巳考察京朝官主計

者盡黜東林諸君子浚入掌河南道必欲以考功法處
先生時功郎爲趙士諤言於衆曰劉大行貞脩拔俗士
諤昔令會稽稔知之非相倚爲名高者也且論人不以
職業爲衡而横持方隅之見豈得爲虚公之道乎浚乃
止先是浚以巡鹺按浙行部至越中脩年誼謁先生者
再先生正患病謝之浚疑爲僞也一日屏騶從單車造
門蒼頭報按君至而浚已入卧室先生亟從幃後避之
浚恨絕之甚遂有此狂詆

先生以曾祖以下三世之喪未葬卜地得菱山引山主陸
姓者成約交直方半或云不吉先生惑焉乃謂山主曰
日後用此地足其直否則聽公別售可也已再閱歲卜
地無勝此山者遂決意營兆於是足其直舉三世之柩

窆焉居閒者族叔某也閲數歲山主以山價未足言於族兄乾陽公公轉聞之先生先生曰已償之矣豈有直不足而可以遺骨葬人山者乎因言過付爲叔某云時叔已謝世無可質山主付之不言先生晚年疑是金爲叔乾沒屢動諸懷曰是非直不足而以遺骨葬人山者乎復如數償山主山主亦故訪其子而畀之

先生官儀曹無錢僦屋寓本部朝房上雨下風不問也時法紀陵夷庶僚僭用肩輿先生獨策一羸馬蹩躠長安道中

先生遷太僕寺少卿固辭同志爭挽之曰小臣無辭官禮先生曰小臣固無辭官禮然廉恥之在人不因小臣而奪也挽者又曰衆正在位國事猶可爲何公若是恝乎

先生曰進退之義不明而欲正君臣俗未之有聞吳日穡曰君父而托身權門將自吾儕開之耶國朝故事三品大臣方許辭官先生於尙璽五品也卽擬疏辭爲李懋明所阻不果僕少右通政四品也京兆尹三品小京堂也皆例所不許而先生累疏控辭自此以上必三四辭而後受事

趙儕鶴先生爲太宰力以激濁揚清奬恬抑競爲首務每言先生辭卧卿一節爲不可及以風厲一時士大夫當先生之起右通政也舊例檄小卿用文憑趙公改用照會不敢以嘗禮待先生照會語有曰千秋閒氣一代完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宜膺不次之擢緣本官夙操難進易退之節故仍以舊秩起使賢者聞命而幡然也又遺書先生曰高景逸入國門魏廓園未去署中多剛方之士乃敢請翁臺來來則眞君子之氣勝天

丁事尙可爲願勿遂忘世而辜天所以生我之意其相與推重如此

有吳生者工堪輿術嘗從先生游貧甚一日持東坡醉翁亭記墨蹟進之先生曰此東坡眞筆也敢以奉我公得二金易薪水足矣先生曰如果眞直不止二金吾不敢欺子吾亦無從得三金置此無用之物也請爲子藏之以待識者後攜之京師無所售閱十餘年遇一貴公子好古蹟先生出示之其人曰果東坡眞筆也酬之三十金先生轉與吳生生喜出望外先生晚年間述其事曰吾平生無他玩好類如此

先生當黨禍杜門倪鴻寶以翰編歸里三謁先生不見復致書曰先生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動以孔孟之至貴而

爲責諸荆卞之所難璐心服之誠如七十子之於夫子也每於士大夫推尊不齊口言及必曰劉先生云何先是越之衿士無不信先生爲眞儒而縉紳未嘗不訕笑之獨鴻寶號於衆曰劉念臺今之朱元晦也於是始有信之而願學者自此祁公彪佳施公邦曜章公正宸熊公汝霖何公弘仁爭以著蔡奉先生

舊例京兆莅任有設供帳器具先生入門卽命撤去每升堂視事庫掾供午餐過晡朝日中貴爲之主冬設爐火夏備扇箑異時居閒以取償有事城南別有館人治具以待先生悉嚴拒之每出或置餅餌袖中或終日不食而返先生前後居官凡公堂器具一物不持歸

時倘警急先生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銓部因謂先生知

兵推兵部右侍郎先生移揭銓部謂五日京兆而推堅
卿百年近事所未有已受事地方報稱有自終不敢借
時變爲催官符以干清議後朝命亦不下
先生在京兆歲終有餽遺鄉紳木炭例本府官屬亦分給
有差其炭解自霸州先生念屬邑受殘破已甚何堪復
事誅求移文於州令免解而裁革鄉紳之餽及本府所
應給者然府屬藉以供歲事一旦議裁不免有後言先
生仍不欲拂情復取贖鍰十餘金市炭遺之而已則一
清盤卒歲舊規遂報罷其他罷去無藝之征類如此
先生搆小樓於莪山之麓讀書其中書壁帖曰讀書有要
在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己出做人有
方只謹凛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

人譜六事工課一日凜閒居原文爲主靜坐先生以爲落
偏乃改今文
門人問先生近功何似先生曰近來夢境頗清無雜夢亦
有無夢時若嘗惺惺者門人曰先生已打破夢覺關矣
先生謝不敏先是先生嘗書門聯曰舊學還章縫新功
卜夢寐時年五十一歲
先生里居不與戶外事自京兆歸謝絕當途如故然遇地
方風教民生休戚不避嫌怨任之如表章沈烈女周孝
愍之節發南糧之弊白欽賑之誣尤其較著者郡守杜
其初漁食富民先生致書切責之至他日不敢過門山
陰令某以私加南糧先生持之竟去官近而鄰里遠而
鄉邑再遠而通郡無日不踵門質平得一言爲心折去

先生赴欽召浙撫致郵符先生謂不以官召義不當乘傳辭之後北銓南憲俱自治舟輿行門人疑而問焉先生曰北銓吾欲在途請告故不用南憲則當國戕君亡爲人臣子投死無地尙敢擁騶從揚揚負弩前耶曰北銓中途何以復用郵符乎先生曰請告不獲命意在赴闕故乘傳而進卒本心之所安而已

先生候召在京邸適上嚴禁餽遺士大夫每於揖見時袖中相授受有萬壽賫表官來候先生亦以是法行之先生謝不受退而負愧曰此何爲至於我哉知平生不足取信於人故有是餽耳自反者累日

先生葬夫人卜地諸氏而請之族議不協訟於官先生聽之牘邑令竟斷嘗葬先生暫舉夫人之柩殯之越三年

遷於他所曰吾已許贖矣不可負前言也
先生家居恒杜門謝客兵垣徐耀以督糧使浙載幣請教且涉江造謁先生辭之耀托倪鴻寶介紹曰昔宋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不得見大聖頃立雪程門不得望見清光卽歸去將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破例見之又有都督劉應國者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涕泣再拜自言不遠萬里而來以得見先生爲幸云
先生赴少宰召次臨朐候旨縣令以十金相餽先生爲資斧告辭姑受以易薪水時山東奇荒斗米千錢先生日市麪作餅啖之或閒進米飯從者有慍色而先生處之恬然安也及行有故人見遺者先生以爲可受而受之輒還令入金因謂汋曰此不當受之物安得以一時乏

絕而瓤爾妄取乎其平生介操如此

上以司禮監王裕民漏洩所聞下三法司治之尋改刑部按驗先生莅總憲時少司寇徐石麒擬戍以請疏內仍列院寺名上謂法司故縱人罪召先生及司寇石麒大理卿孫晉廷詰之趣朝石麒始以爰書呈先生既入對

上首傳先生過責以所擬未足蔽辜先生奏曰此事非臣竊聞不敢妄對上益怒先生讕委先生奏曰前下法司臣未受事後改刑部臣不得與聞然頃閱石麒所具爰書可謂曲盡事情矣上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辟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先生奏曰司寇所執者三尺法耳法如是而止石麒非有意貸裕民也上曰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先生奏曰就事論事裕民之罪止於是若

內廷有隱微之姦自有聖斷在非臣等所知也先生及二臣退越日石麒以大辟請上卽日付西市先是中貴人劉元斌統禁旅勦禦縱士卒淫掠爲南臺王孫蕃所糾會還孫蕃再糾之詔未下而元斌辨疏至時司禮秉筆者裕民上怒裕民洩旨誅元斌而治裕民罪故及之先生入朝步趨皆有軌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其容輝如也內寺見而歎曰眞御史大夫每朝畢士大夫與首輔周延儒通慇勤移時先生獨正色拱立久之習少變先生在掌院遇冬至遙祭祖考所存錢二百文市脯醢酒果數事而少紙錢貰汋以告先生先生曰此浮屠氏之教也吾久欲革之而不果今旣無錢可買罷之可也以祝文焚於爐告虔而畢禮

先生召對中左門得罪因有警滯京邸惲日初欲上書請留先生經筵以輔道主德又上命詞臣輯宋六子遺書疏中言惟先生足以司去取之衡宜勅之兼治此書張二無止其疏不上先生聞之遺書日初且自咎曰僕益反而自芟名利場打不過洗不淨盡必有一種聲音笑貌爲人所覷及處至使朋友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關不易過也

先生在北憲遺書越中守令凡有引某姓名干請武斷者槩置之法時宗人訟牒俱署總憲名不論曲直求勝不已守令方難之得先生書悉論如法而且以書揭於屏宗人不勝憤恚曰門內之道恩掩義將以宗族博名高乎具狀當道數先生罪爲當道呵責而散先生歸謝宗

人曰是予之過也相待如初
越郡縉紳大家不僉繇役附在十甲之外名曰附甲致勢家田連阡陌萬畝不當差而細民以百畝僉役者有之獨先生族自族兄方伯乾陽公及先生不立附甲與通族一體當差戶田八千畝執筆飛坊十甲不他徙然視細民懸甚先生每於冊期倡均役之說當事者不能從歲在辛巳復屆大造黃冊先生復倡議曰請自某始邑令韙之將行之通郡諸紳無何先生赴召北上諸紳各中變遂格不行而邑令以均役發自先生欲以劉族八千畝分二十甲族人不服曰均役通郡事也豈獨予劉而以予劉分細民之謗哉諸紳咸不平出公啟爭邑令乃減六甲定爲十四甲明年先生罷官歸時先生已

執筆再一甲役均出者應族人趨辦族人曰均役之議倡於公公可逃役乎先生又役昌安三甲計先生戶田百畝執兩年繇役視細民之不均抑又甚矣然先生供命惟謹而不辭者蓋其通細民肥瘠爲一體其心實有所不容已以先是均役議定族人詬先生曰爲法自敝一至於此旣而曰未嘗非至公之心久之輿情大歡先生乃筆其始末爲義役記事

先生有從嬸秦氏無子依其壻通州從事孫時先生以司空請告歸道出通州秦欲附舟南還不果因以白金五十四兩有奇及衣飾數篋付先生別贈錢三千爲道里費未幾孫以在官事敗擬戍有同役者謂孫曰得鏹一百六十兩可爲子免戍孫與之已而竟遣戍同役者越

人也秦致書先生述壻受欺狀求索金先生追金如數乃悉合前後金及所贈里道費置田二十二畝以待越數年秦卒於通會京師陷通於京畿邑也孫令次子扶秦櫬歸越先生乃割祖塋餘山爲秦夫婦營葬焉以所置田六畝立爲祭產以十六畝及見寄衣篋歸孫氏其所置產又積租一百金悉以畀之又爲孫氏子娶婦平生不負所托類如此

先生赴官大行有戚屬奕姓者從行途中墜馬傷足先生留數金暨一僕爲之調治越一月死及解任攜其柩歸後官司空過念彬魯師之子於京師其人落魄無依先生賙而趣之歸尋卒於途次先生告歸載其柩俱還將抵家爲薦脯醢奠告如禮而去

先生在京兆有親戴王恩者給事崇文門分司爲姦猾所發下衞獄衞北鎭撫吳公孟明同邑人戴令人言願奉百金爲先生壽求解先生曰若坐法曲直宜聽主者吾豈能爲若緩頰且吾豈受金人而向我言乎揮之去已而致札吳公解之庭鞫日戴得從薄刑及出獄先生不言所以而戴終身不知他日先生以北憲南還過寶應劉永沁言及湯生廷璉冤獄狀先生解之令君得釋廷璉出獄至舟謝先生拒不見曰偶聞爾誣聊爲白之何謝之有先生里居人有持金求居閒者必嚴謝退而廉其枉必爲申理之被德者往往不知所繇如戴云

癸未冬東陽許都倡亂撫軍黃鳴俊未至巡按左光先候代移境上會城統率無人民情洶洶先生急移書光先

深明無逃之義勉其返旆治兵復與紹郡守于頴練丁
壯畫城守以防賊豕突光先還省設法招徠未幾司理
陳子龍入賊營誘都降事遂平浙紳在朝者聞都變咸
切桑梓憂會流寇陷吉安岌岌有東下之勢浙紳因上
公疏言兩浙財賦之地爲國家根本今流氛入江西浙
患在剝膚況許都餘黨竄伏尚多恐有因而竊發者乞
勅各郡縣團練鄉勇爲先事之防宜責鄉紳有宿望者
領其事在朝廷無召募之擾而地方獲干城之衞浙西
舉舊司寇徐石麒而副以舊監司錢繼登浙東舉先生
而副以舊給事姜應甲實欲借此起用先生及三公也
上覽章從之下司馬議事宜先生聞命輯鄉書廣鄉書
鄉書言鄉保積儲城守義勇諸務廣鄉書則兵農里甲

合議皆保民固圉至計朔望會士民講鄉約習武藝以
副上明命無何京師陷司馬不及覆而罷
先生聞北變在武林有紳士勸赴南都議立君者門人亦以爲言先生曰草莽臣義不當與在我有赴難討賊而已且國變已經兩月彼中應有定議亦無俟予行也後諸奸誣先生與姜曰廣有擁立潞藩之意門人始服先生定識
先生在南憲頒禁約十三款於五城御史曰賭曰盜曰私娼曰酒館畜娼妓彈唱曰梨園宴戲曰梨園賽愿曰遊僧遊道曰勳戚家人不法曰內官家人不法曰各衙門打點賄賂曰遊兵曰廢閑官吏曰山人墨客小者盡行禁止次者驅逐大者題參且飭御史曰務在必行毋徒

以虛文應之士民見者莫不舉手加額曰海都爺再來相率至院門訟寃抑者千餘人

先生在南憲雖以日計然遇職掌所係毫不少假有凌駉者舊以職方監閣臣李建泰軍從征逆闖甫出國門而建泰師降賊駉遁走山東後傳收拾殘疆頗著勞績史可法疏薦之請授山東巡按奉旨下部先生謂國破君亡監軍義無生理況臺員係風紀之司非苟免可倖選授向有定例非督撫所私移咨吏部力言其不可

有朝紳爲馬士英解於先生曰樞輔甚向慕先生先生不荅一見無有不歸命者所貴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爲君子今日國事爲重不宜拒絕太深先生不答後士英所親再四言之先生亦不答

時內閣進宮銜九卿往賀先生獨不往
考選臺省各官初謁執門生刺先生辭不受
先生素淡宦情晚年冠服敝棄已久當南憲赴召初意欲
堅辭其後不得已拜命一時索冠服弗備族姪石屏遺
以冠士琦遺以靴服則取舊製補綴之聊供一月朝參
及解組仍以冠及靴反二姪二姪戲曰盍攜歸爲出山
佳話乎先生曰趨朝非本懷也今得遂乞骸安所用之
此古人掛冠神武之意也幅巾草履出國門觀者謂不
啻老書生
先生在南憲辭登極恩典不允抵家謝恩復固辭時九列
俱進宮銜政府謂允辭無以處受者若不允勢必復辭
乃票旨已圜之中謝悃藹然知道了竟不及辭恩一事

意使先生聞喻云先生自是不復拜疏矣

先生在留都一月日給不過四分每日買菜腐一二十文長安謠曰劉豆腐出入都門行李一肩長安又謠曰劉一擔

先生初遷北憲當道例豎竿旌門首先生遺書家中令止之即以其貲易米賑婣族鄰里之貧者後官南憲馳驛歸故事凡賜馳驛人夫輿馬得專制夫多至數百名馬數十疋且大書欽賜馳驛金牌前道至里門先生遣牌夫二十名馬五疋一肩輿至家歸數日里中尚無知者

先生以憲長里居一日乘竹兜自雲門歸途遇會稽縣尉呵道而來先生避阡陌中輿人恥之以爲言先生曰吾部民也彼父母也官雖卑惡得不避乎須其過然後行

縣尉察之知爲先生也亟至前謝罪先生遜不安曰反累公矣爲下車敘賓主之禮而去

陳道永祝淵侍先生雲門嘗終日相對靜坐不出一言

先生乙酉四月假館上竈陳氏別業避黃公道周也初黃公負重名建言下詔獄後天下益仰爲岱斗然氣節有餘而學問不足先生嘗移書勉之金陵建立晉宗伯赴召過武林先生已懸車復遺書沮其出公不聽入朝尋以祭告禹陵使越先生曰際此亂朝義不當出既出不能少有建明而復借使職以優游非大臣事君之道也聞其將至出居陳塤別業避之公至請見再三不遇遂巡月餘一日先生走詩箋諷之行公遂去及浙潰先生欲訪公言事亦不可得乃悔之曰未免當日拒絕太深耳

先生居房僦之所親陳思石翁僅足蔽風雨無餘房可爲誦讀處屋後有解吟軒數楹園地一二畝爲門人朱縣之別業縣之延先生至軒中朝夕講論凡四方來請教者悉寓其中久之縣之病篤遺友人謂先生曰昌祚無子今病將革矣願以解吟軒送先生爲終身受益之報先生卻之再三縣之曰昌祚出之眞情幸先生無固卻也將契縣五紙卽日送來先生遂斂書籍衾枕退還家中不數日而縣之卒族人以爭繼結訟未及付還國變時先生已絕食數日將出郭外呼其繼孫天植時天植年幼甫五歲并接其岳翁陳紀嘗還之紀嘗曰此縣之生前意也天植何敢背其祖而受之先生曰縣之病中吾再三辭卻今日縣之死我何敢負之於地下乎命其

翁埍其居之廿字二號山三分五釐五毫廿字三號山二分八釐一毫作字六十九號地一畝三釐七毫作字七十號地一畝四毫平屋四間剷披臺門竹木等俱在內○陳紀菖名樹蕢亦先生門人原契一紙繇之新契一紙繇帖四紙俱付還

先生絕食中有宗人數輩至牀前欲分散義田爲已產先生不荅宗人說至再三先生曰吾平生未嘗爲子孫置贍田一畝居房一椽拮据一生置得此祭義兩田所以上報祖宗之蔭庇不第爲汝輩而設也吾之心惟天可表揮之去故遺言囑汋者首書祠事義田要盡心經理不得容情作不結之局

先生絕食中謂汋曰易抄一書有心得之解再錄楊止菴精者彖傳小象俱降一字書之人譜雜記屬垂絕之筆尚多殘闕宜輯補完之小學集記亦有未盡處若通記

大學恭疑削之可也愼勿以示人凡人作書輒以示人者此卽浮誇浮誇卽欺罔也

先生蚤覺謂張應鰲曰此夜夢朱文公來此應鰲曰先生固文公後身竊謂先生學問精切入微處當軼文公而上之至文公晚年焚諫草自號遯翁先生今日遭此微不同耳先生曰還讓先賢應鰲曰鰲非阿所好先生之學幾於聖矣先生勃然曰惡何狂悖乃爾

先生絕食中時以火氣上沖取鏡按之少選曰我精神漸復遽命徹去

六月二十三日有大星隕二十五日又有大星自西墜東南色白如月人咸謂先生及祁世培將沒之兆

先生過先世忌祭昧爽必謁於家祠曰今日某親某府君

諱日敢告考妣則素服齋戒不飲酒不茹葷愀然有哀

戚之容兼祭誕辰自王祖以上則不祭然兼峰公以承

重亦以考妣禮行之

先生平生爲人作傳誌未嘗受潤筆錢或曰子孫爲祖父

求文義亦可受且古人亦未有辭者先生曰此商賈之

行也古人爲此或自有說某不敢爲也

先生家中門聯皆論學語其堂聯曰門以內和氣蒸蒸式

表宜家之德雞旣鳴善端惺惺時嚴作聖之幾廊柱聯

曰潛伏孔昭凜神明以對越物來順應體天理之周流

書齋聯曰每於獨覺還眞覺敢謂凡心卽聖心又曰道

證形而下心求艮以前又曰過而能改聖心因無用神

先生平生未嘗有嗜好卽有以書籍贄者如義不可受先

生亦不受筆墨之類適用而已晚年輯書藁本以廢書覆摺而用之一小几以之爲書案即以之爲食案又無書室每就簷前著述米鹽雜處風日侵薄而先生安之食不重味衣不加采惟冬日複襦及絮被用紬其他裳袴之類及內襗外袍終身未嘗以寸帛加體也

先生不晝寢不岸冠不脫幘暑無袒衣有事則起而應無事則考訂羣書手不釋卷筆不停書未嘗有一息之懈也

先生著述多不存稿即存稿不以示人汋私抄筆札先生知必切責之蓋平生無一毫名心臨沒猶戒以勿刻文集勿倩做葬文

先生家無應門之童汋幼時嘗命典謁一日張愼甫先生

名伯樞來顧汋辭以他出張公以爲厮兒易之汋進而揖
退而侍立始知爲先生之子張公退而語人曰此古人
風味於今不可復見矣

先生賦稟淸癯少壯强半臥病迨晚年涵養純熟體逾康
愉終日著書不倦平生淡甘旨佐餐無過魚蔬罹變以
後竟素食而神氣充足面浮精彩絶粒至兩旬而卒者
皆靜養之功也

先生所置祭田義田自置者十居八九而孝義傳芳曰宗
人歲有輸將者蓋宗人有兗抑先生代白之量事酬金
先生捐之祠仍不有其名書之冊曰某捐若干兩歸其
德於彼也故孝義傳芳引曰使予有負郭田百畝一旦
割所愛以博名高直舉手間事而予正病其專且驟也

專則私騾則不祥故不惜稱苦稱難與族賢共之嗚呼昔范文正公遺義田千畝佳名佳事垂之百禩先生雖不及文正十一然倂不有其名而歸之族人過昔賢遠矣

先生以誠待人不逆詐不億不信

先生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卽之溫如有可親就之容聽其言則方嚴靜正復肅肅而凝凝

先生晚年德彌高恭彌甚節彌勁氣彌和

先生語錄云德日愼小心日謹微爲晚年寫照

先生京兆里居姚現聞希孟曰方今鳳翔千仞爲萬鳥所環歸而弋人無所容其慕者海內以劉先生爲第一人

其一種退藏微密之妙從深根寧極中證入非吾輩可

望其項背者也
陳幾亭龍正曰先生一生學力驗於進退之間可以無憾足爲後世模楷又曰先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使天下見儒者眞有銖視軒冕之致寧諤諤而爲氓毋默默而爲臣於以維士氣感人心有益於世道不淺也
胡璞完琳曰他人清而矯劉公清而眞他人清而刻劉公清而恕此則學問之不可幾及也
章鳳梧曰神廟以來吾越冠進賢者趨富貴如鶩言及國家安危人品邪正則掉臂而去之能免於賢哲之詬厲足矣敢進而語古人之名行乎自先生以貞介之操倡明聖學士大夫後起者翕然宗之爭以救時匡主爲務直言敢諫爲忠一時顯名朝右者若而人下至委巷鄙

儒亦斥斥寡過好脩飭行誼絀恥辱焉及夫皇國崩陁而風槩愈振仗節死義之士後先接踵天下望而凜焉請得而備述之北都則倪文正大司農元璐上虞施忠介副院邦曜餘姚周文節學士鳳翔山陰南都之變同先生死者則祁忠敏中丞彪佳山陰王文學毓蓍會稽周文學卜年山陰潘布衣集會稽渡錢塘蹈難而死者則余大宗伯煌會稽高兵曹岱會稽葉孝廉汝蘁會稽高文學朗會稽倪布衣文徵山陰朱布衣瑋山陰王布衣文宇山陰傅布衣日炯諸暨陷金華以越人禦敵死者則張總鎮鵬翼兄弟三人諸暨吳總鎮邦璘山陰徐中軍汝琦山陰魯王航海從亡而死者則熊督師汝霖餘姚孫督師嘉績餘姚全髦隱居以天年終者則吳通政從魯山陰傅文學天籟諸暨潔身遐舉莫可蹤跡者

則吾宗督師正宸會稽何御史弘仁山陰足跡不入城市以農圃老者則余邑令增遠會稽徐進士復儀上虞其他故國舊臣無一人入仕版經生杜門誦讀不應制科者又比比而是也雖其間存亡微著不一要之均不愧君臣大誼嗚呼盛矣夫同一越人也昔何以與糞土同棄今何以與日月爭光推其所自不得不歸先生風厲之功矣或謂死忠死孝得於秉彝豈必人人有所訓誡而然與然良心在人薰爍之則梏亡提撕之則渙發向非先生誠篤之教漸磨以數十年之久烏能使有位無位咸知倖生爲恥殉國爲正視一死如飴蜜哉且不見逆璫之禍稱功頌德者通郡至十餘人而死詔獄者止一姚江之黃忠端也耶則今日安得不歸功於先生哉甚矣先



生明道覺人之澤在百世之遠也

劉子全書卷之四十下

上虞後學王燕藻校刊